

卷一

《傷寒論》論傷寒，《金匱要略》論雜病，乃仲景全書。《傷寒論》得成無己創注，續者五十餘家，故得昌明宇內。《金匱要略》人罕言之，雖有趙良、徐彬等注釋，但其文義古奧，系千載殘編錯簡，頗多疑義，闕文亦復不少，承訛襲謬，隨文蔓衍，宜後人視為迂遠，束諸高閣。今於其失次者序之，殘缺者補之，博采群書，詳加注釋，俾二書並行於世，庶後之業醫者，不為俗說所誤，知仲景能治傷寒，未嘗不能治雜證也。

【講解】

「〈卷一〉《傷寒論》論傷寒，《金匱要略》論雜病，乃仲景全書」，其實《傷寒》跟《金匱》原來就是一本，叫《傷寒卒病論》，有些人就叫《傷寒雜病論》。那《傷寒論》的開始注釋是由成無己先開始的，成無己先注解《傷寒論》後，後面接續注釋的有五十多家，所以就可以說是昌明在宇內。那《金匱要略》呢？因為《金匱要略》這個部分，在那時候是被私密起來的，沒有流傳出，所以後面的人就沒能去講它，因為沒有東西，那如何去講。一直到後面，王洙從蠹簡中發現了這個，所以後面的人才開始使用《金匱要略》。後來之學者，如趙良、徐彬，也開始幫它注釋。它的文意呢？其實都是古文，比較「古和奧」，奧就是深遠，而且都是千載的殘編或錯簡，放比較久了，又被蟲蛀了，有很多的疑義，缺文也不少。

「承訛襲謬」，承襲錯誤的言論。訛是從言從化，就是說加油添醋的，不是真實的言論。我們中國字很有意思，比如我們來說「變化」這個字詞，化，就是已經失去原本的樣子，就

叫做化。所以言論跟原來完全不像，叫做訛，因為訛的字型從言從化。謬，就是錯的，對的把它說成錯的，這個叫謬，謬就是錯。

「隨文蔓衍」，或者是隨著文詞慢慢的過多的推演，甚至加油添醋。蔓，就是滋生。衍，你有沒有看到中間有三個點，這三點就是水，所以中間是水，「衍」的水也可以放在外，就成「汙」，意思是一樣的。衍，就是水四處亂行的意思。

「後人視為迂遠，束諸高閣」，那後人就認為它迂腐又很遙遠，所以就把它放在高閣，不去看。

「失次者序之」，那次的意思就是一篇從開始到結束，起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章，一直到結束的那一章，就是叫次，不再講回頭。那「序」的部份我們之前有講過了，就是它會回頭，它是一個圓圈，它不是如同次是一條直線一路下去不回頭的。它是圓圈，如四時的春夏秋冬，會再一次循環，這叫做序。

「殘缺者補之」，那殘缺的呢，我們就去補它。

「博采群書」，采就是採集，後代人都喜歡多加一個手字旁，結果變成說只能用手去拿、去蒐集的才行，用心去採的就不行。

「詳加注釋」，完全詳加以注釋，使「二書能併行於世」。

希望後代的「業醫者」，就是以醫生為行業，像我們這一類的，就是把當醫生做為自己志業的。

「不為俗說所誤」，不被世俗的講法，就是一般的通講所誤導。

「知仲景能治傷寒，未嘗不能治雜證也」，然後能知道仲景除了可以治療傷寒，也未嘗不能治雜病。

首先，我們來說明一下陰陽字詞，在有些時候我們會看到一些陰陽字詞，除了要加以留意其字形外，還要了解其義。在中文中的陰陽字詞很多，切切反映出老祖宗的思想，就是追求不偏不倚，陰陽平和的人生觀，他們把這人生觀溶入於文字中，使後人能了解和體悟。譬如說有疾跟病，「疾」和「病」相合成一詞的「疾病」，就包含所有的病。那疾的原因是什麼？疾是外來的。你看它從一個矢，它是被弓箭射傷的，外來受傷的，這叫做疾，不是你內因的病，不是內因所造成的，所以不是你吃錯東西，不是你氣血不和這種的。那病在上次的演講中有講過，它從丙字旁，我們之前《傷寒論》講解的部分有講到病就是一個丙，丙就是小腸，就是我們的脾胃來源出了問題，所以有些人說「萬病不離脾胃」，因為脾胃是後天之氣血的來源，所以病是內因所造成的。那我們為什麼要再講一次，把疾講出來，其實我們也很清楚，在《孟子》的一部分，有一天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說「寡人有疾」，梁惠王所以講這個疾，我們就知道這是外因的，所以他說「寡人好色」，喜歡美女。那還有就是寡人有疾，就是喜歡錢財、好財貨，這些都是外來的，就叫做疾，跟病是不一樣的。如果這個人講說我有病，那就表示他有內在的病，譬如說他有心臟、頭腦的問題，這個叫做病。像一般常說的腦殘，人家說「腦殘無藥醫」，這個就是病。

# 典 秋 蘭 靈 的 諸 永

---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夫人秉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痰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腑臟，即醫治之。四肢才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針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不能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人稟有仁義禮智信五種倫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然能生長萬物，也能殘害萬物，就像水能浮舟，也能使舟翻覆。如果五臟的神志和氣血通暢，人就會安和。外來的氣和不正常的風，中傷於人則多死。千般的災難，不超過三條。第一條，經絡感受邪氣，進入臟腑，是內病所造成的因素。第二條，四肢九竅，血脈相互傳送，壅塞不通，是外面皮膚所傷的原因。第三條，房室、金刃、毒蟲、野獸所傷。從這些部份來詳查，病的原因都能盡括於內。如果人能謹慎的養生，不使邪風干擾忤逆經絡，剛剛傷經絡，還未流傳臟腑，就馬上醫治。四肢才覺沉重遲滯，就馬上導引、吐納、針灸、擦膏藥、按摩，不要使九竅閉塞。而且更要不要不犯

王法，不被猛禽野獸攻擊而受災傷，房事不要竭盡匱乏，穿著要合適冷熱，食飲在酸苦辛甘的味道要合適，不可讓形體有所衰弱，就不會使疾病有可乘之機，病則沒有方式可以進入腠理。腠是三焦淋巴通會元真為氣血所注的地方，理是皮膚臟腑的紋理。

【講解】

我們繼續來看第一卷，卷一有兩章，一個叫做〈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另外一個，是〈瘧濕病脈證并治〉。好，我們先看他的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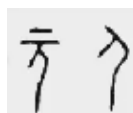
「夫人秉五常」，秉，是上天所給予的，就是生下來就有的，這叫天賦。人秉的五常，有那五常呢？那其實這邊有講，就是「仁、義、禮、智、信」五種倫常。

「因風氣而生長」，那為什麼要先講風，不講寒或暑熱呢？其實我們知道，一年之計始於春，一年的開始是從春天開始，那春氣呢？就是風啊，所以他是比照天氣是從什麼開始？都是從風而始。因為季節是春，春生，所以他講風氣，在這個時候，萬物剛好生長。那肝是木，春天主風，所以是由它開始的。風氣開始，萬物始生，風性是怎樣的呢？風的性是往外拉，所以它可以幫助氣中之氣的外散，不像熱是把它溫了以後，讓它憑著熱性來上升外散的。所以風是有拉力，把生物體的陽氣向外拉，拉拔萬物生長。從出生就開始讓他生長起來，所以風有這個的作用。

「也能害萬物」，比如說拉拔過頭，就成揠苗助長，或者是把這個陽氣都散乾了，造成像肌肉萎縮的或是瘧那類的疾病，所以它也能害萬物，過度了就會傷害到萬物。比如說風本來可以使用的樹蒸散作用加強，像「和風」會讓樹慢慢的長，那如果來「颱風」，就把它吹斷。

所以他能生萬物，也能害萬物。就像水一樣，「水能浮舟」，這浮是動詞，讓舟走在它的平面上，這就叫做浮。也能覆舟，覆是指翻覆了。因為舟原本是凹的在上面，翻倒過來了就叫做覆，所以覆巢之下無完卵。如果整個巢是以原本的狀態掉下來是不會無完卵的，只有覆巢，整個翻過來，卵就往下掉了，所以叫「覆巢之下無完卵」，覆就是這樣的意思。

「若五臟元真通暢」，什麼叫元真呢？真就是真的，完全不假的。元呢？就是氣開始的位置。五臟真氣真正開始的地方，就叫做元真。元就是所起始，我們可以從圖來看這個元。



圖象上我們看到左邊的是元，在右邊的是人，元和人在象形的文字是這樣。元它下面是一個人，那這邊上面這兩劃是上，就是人的前面、最初的起源，叫做元，人類的起始。元的話就是下面一個人，上面多了一個叫上。如果上面是長橫，下面一短橫，這個叫下。人之上，除了形體以外，還有其他的形而上的，如神。所以元真是氣開始的時候，不是假的，是真正氣的開始，叫做元真。「若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凡事一定要要求其本，五臟的元真通暢的話，人就會安和。那氣的來源受到瘀堵不順的話，人就會有病。客氣是外面的氣，而在身體，我們就是主人。身體就是主，那外面的氣，比如說外面的空氣，身體外的一些氣體的流動，譬如說風寒暑濕燥火，這些氣是在身體外的，就叫客氣。那我們常常講說，我們身體裏面有正氣，但事實上除了正氣外，也有邪氣。人體內的氣就是主要的氣，叫做主氣，故主氣在人。因為我們的人體的氣，是由我們自身做主的，叫主氣，而外面天候跟地理環境所影響人體的這個氣，這叫客氣。邪風呢？風有正常的跟不正常的，因為風是屬於天，是六氣。



六氣裏面不正常的，太過的、不及的，稱為六淫。風如果不及會怎樣？風不及的話，人體散熱會變差，會悶熱，也會使人生病。很簡單阿！一個嬰孩關在車子裏面就被悶死了，因為氣體的流動不好、熱散的也不好，就熱衰竭而死了。所以樹木呢？一定要有風，要有風才能長的好，若是「和風」，它會長的更好。因為和風呢？你看二氧化碳的進入，還有氧氣的排出去就會很順暢，不會太過與不及，所以它就形成了一圓的循環，也是一個太極了。出入調和，流動循環順暢的，這就叫作和風。那不及的話呢？出去很慢，進來的也會變少。

「中人多死」，這個中到人，為什麼會造成死，一定要有很多的原因，那就要去找原因，像「千般疢難」。疢是火的病，你看這個疢字，下面一個火，是指火造成的病。那有些人是講災難，就是火造成的災難，所以疢就是指火病或是災難。

「不越三條」，不超過三個原因。第一種叫做「經絡受邪入臟腑」，我們經絡受到邪產生邪氣，經絡是在外面的，任何一個外邪產生的邪氣，它影響到人，一定是先從人體之最外，再慢慢進入人體最內的。所以經絡受到邪氣，時間經久，再加上人體的虛衰，則會進入臟腑。

那經絡的氣是什麼？就是經氣、絡氣。我們用一棵樹來比喻，樹葉就是皮部，葉脈就是經筋，葉片行光合作用之後，吸收的養份慢慢往葉脈聚集，然後再由枝幹，就是所謂的孫絡、絡，到經。經就是主幹，隨著主幹到根部，根部就是臟腑，而臟腑除了腎外，其它臟的精會轉輸到腎而藏之，腎之精在腎間的命門化成原氣，外輸於十二經的原。所以「經絡受邪入臟腑」，你就把它當作是一個樹木養分的循環，樹木的養分是由葉片開始往內送到根部的，所以經絡受到邪，這個邪氣會進到臟腑。

「為內所因」，這個內所因的意思就是什麼？內在生病所導致的因素。我們內在為什麼會生病呢？是因為經絡受到邪氣，而這些邪氣進到臟腑，影響到臟腑的氣血流動，進而影響到功能，就會造成內在的疾病。那既然講到內在的疾病，就會有外在的疾病。第二個，就是「四肢」，我們四肢為陽嘛，外在的四肢是屬陽。四肢和頭皆為陽。頭是重陽，頭有什麼？頭有七竅，但人有九竅，所以往外通的還有兩竅，這二個便是前後陰，也就是肛門和尿道口。九竅大家知道是什麼嗎？鼻有二，眼有二，耳有二，嘴有一，那前後陰各一竅，所以總共是九竅。那這些部分是靠什麼來傳遞的？是靠血脈互相的傳遞，像動脈、靜脈、淋巴管，藉由這些動靜脈的交互流通，還有淋巴的回流來完成。我們知道氣血的循環是如環無端，生生不息的，那如果在行走的時候壅塞不通。壅的話就是什麼，壅跟塞不一樣，塞是完全已經塞住了，壅就是原本一條好好的路突然道路縮減，然後一堆車車速很慢，就壅在那邊，這就叫做壅。

「為外皮膚所中也」，這就是外面的皮膚所中，這就是在告訴你，是外在的原因，那是什麼外在的原因？為外面皮膚所中傷。所以中病的原因就是告訴你外面皮膚為何會中病呢？因為你的四肢九竅血脈的相傳不流通，所以外面才會生病。那裏面為什麼會生病，就是因為你的經絡受到邪產生邪氣，而這些邪氣進入臟腑，才會導致內在的生病。那另外還有一種，是除了這二個之外，他還講了第三種，第三種叫做「房室、金刃、蟲獸所傷」，那房室我們一般有時候會把它講作什麼？講成房事，就是男女生小孩那些事情，是窄化了它的意義。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推廣的更廣一點，所謂的房室就是一家人的相處之事，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或是推的更廣，就是人與人之相處，在人與人相處中，情緒難免會波動起伏，這種波動起伏，會影響氣血的流動，進而造成疾病。「金刃」，金刃就是屬金屬所做的，鋒利的

東西，如刀、劍、槍等，會傷到人。「蟲獸」，蟲，比如像是蚊、蒼蠅、蛇蟲這些蟲，或是蛇，在古時蛇也屬於蟲，你看蛇字不是為虫字旁嗎？獸，就是老虎、獅子、狼這一類的，被這些野獸所咬傷等等。第三種的是屬於這個，不屬於經絡臟腑受邪，也不屬於四肢九竅壅塞的，是屬於不知不覺被受傷的，受到非內外的因素。所以後代呢？把它分成三因，簡單來講叫做「內因，外因，不內外因」，這是陳無擇的三因。在他的《三因極方》，他就分成內因，外因，不內外因，它是針對因素，那跟我們這邊講的，其實不一樣。總之，我們可以把三因歸類成天、地、人三部來說。天就是四時之氣，地就是我們的飲食居處，人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病由都盡」，那用這樣來詳細探討它的病因都可以詳盡，都可以很完整。

「若人能養慎」，如果我們「人能養慎」，養慎翻過來就是慎養。慎是真心，如果是真心，就不要只是做做樣子而已，是真正的用心來好好養護自己，不逆天時，該睡就睡，十一點之前要睡就要睡，不要撐了。三餐飲食都要有節（適當的量），也要有時（固定的時間），這樣就不會使「邪風干忤經絡」。干的意思就是直直的棍子，直直的棍子就叫干。我們講干戈，干戈，干呢？就是直直的一根就叫干，所以揭竿而起的竿，是用竹子做的，加個木旁的就成杆，其實都是一樣，是直直的棍子，只不過材料不同。戈是前面還有轉彎，像鐮刀一樣，這一類叫戈。直直的木頭上面又綁著一個兵器，這就叫戈。干戈就是打仗的東西。「干忤」，既然干是直直的棍子，則忤是什麼意思呢？很簡單，我們把忤的心旁去掉，再加上木字旁，是不是變成杵白的杵。杵是用來搗物，它是不是直直的來，所以這邊告訴我們，不要讓邪風直直地去搗入你的經絡，衝擊你的經絡，去衝擊到你的心。

「適中經絡，未流傳腑臟，即醫治之」，如果剛好中經絡呢？為什麼用中呢？因為風是有動力的，就像我們在射箭，射箭是直直中到標靶，剛剛好中到經絡的時候，還沒有流傳到臟腑，這個是內所因的「經絡受邪入臟腑」。剛中到經絡，還沒流傳到臟腑的時候，就要趕快醫治了，從小處做起，沒有小那來大，沒有表那來裏呢？所以病是從小變大，病也是從表才能入裏。那因為它中到表會影響到人體的氣血，造成氣血流通受阻，所以四肢就會覺得重滯。為什麼會重呢？因為四肢的氣血回不去，造成氣血堆積在那邊，越堆越多，就會重。那滯就是什麼？你看旁邊一個水一個帶，就如同被一個帶子綁住的，繃繃的，因為它腫脹所以繃繃的。滯有時候是說氣血停滯，滯就是這個意思。

「導引」，其實導引就是利用自己的神志去引導氣的流動，《內經》有言「神留之，則氣歸之」，我們的神到那邊，衛氣就到那邊，所以當一個人心無雜念，神志歸一，他的心神之力很強，便可以利用自己的意志來導引氣血的流動，例如有些人練瑜珈，可以練到不食，或是使心跳變很慢。所以那邊氣血流動堵住了，我們就用神志去引導，這個導引，是由意志來的完成的。

「吐納」是藉由呼吸，也就是調息，所以古代人治病就是藉由導引跟吐納。那「針灸」呢？針灸我們講過，就用針或是艾。那「膏」就是貼膏藥，「摩」就是按摩。

「勿令九竅閉塞」，不要使九竅閉塞。其實我們知道外邪一定是先傷陽的部位，陽就是表，那陽的最外面是屬於什麼，陽中之陽。陽中之陽的部位也就是重陽的部位，是最容易受到外邪的侵入的，而我們頭所在的部位，就是重陽之陽，這個部份是最容易受傷，又加上頭有七竅，那個竅又是跟外界的接口，所以這些地方就更容易受傷。因此它叫我們做一些導引、

針灸、膏摩，不要讓九竅閉塞。此外，最主要的還是我們要能盡我們的人事，我們能真心的好好保養我們自己的自身。

「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行為上的錯誤，也會影響生命的問題，所以不要去犯王法，古代還有很多刑罰，如劓（割鼻子）、劓（割足）、還有宮刑（割睪丸），嚴重的刑罰會剝奪生命。這些都不是你自身養身不好的關係，而是行為的失常所導致，或者是像後面的「禽獸災傷」，明明知道那裏有淹大水你還要過去，那就是會受到洪水所傷，或者是那邊已經火燒了，你還偏要去，或者知道那邊有猛獸，有猛禽，你還執意去，這就是自找的，所以講說希望不要去「犯王法，禽獸災傷」。其實在孔子的《論語》就有講了「危城不入，亂邦不居」，就是這樣的意思。

「房室勿令竭乏」，房室包括兒女之事，人與人相處之事等等事情。「勿令竭乏」，不要過度竭乏自己的體力、心力，不要把自己的形神都用得很累，都不曉得要休息。竭就是快乾了，乏就是缺了，少了。本來我們有十分的氣，耗到剩下七分就叫做乏。竭就是快乾了，本來有十分，耗到剩下一分，再下去就沒了，這就叫竭。

「服食」，服就是衣服，我們穿的衣服，服飾衣褲那類的。食，就是吃東西。吃東西要調節它的冷熱，比如說現在已經是中午了，血氣都往外散了，都在陽處，結果你還吃什麼，你還喝酒，使氣血更往陽處走，這就叫使「陽氣重」。本來外之血氣已很多，喝酒又讓血氣更多，這叫做「實實」，比如說現在已經很冷了，晚上很冷了，你還吃冰，那血氣更出不去，對不對，陰部更實，更冷，這也是實實。所以服食都要節其冷熱，並不是冷熱就不好，有時候我們用服食的冷熱來調和自身做為治療的方法，中醫的治療就是要使身體平和。冷者要用

熱使它歸於平和，熱者要用寒使它歸於平和。同樣的，五味的作用也是這樣的，因為五味入五臟，它有它的作用和歸處，像酸苦辛甘，它都有它的作用，利用這些來調節自身，使身體達到一個中道，達到一個平衡，就像太極，裏面生有陰陽，陰陽交接，循環無端。

「不遺形體有衰」，就是不讓形體有所衰損。衰就是整個由盛而弱，就是由頂點開始往下走就是衰。往上叫做盛，往下叫做衰，最高點就叫做「極」，所以不要讓形體衰弱。

「病則無由入其腠理」，無由，沒有原因。沒有任何病因可以進入到它的腠理，這邊就要來解釋「腠理」了。

「腠」是什麼，它說「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之所注」，其實腠從肉字旁，從一個奏，奏的字義可以從春來看。春字下的日換成天，就是奏。春是日漸長，所以奏是天漸大，因此腠就是分肉之間的空間，血氣灌注於此，使得皮膚得長養。以解剖來看，三焦就是我們的淋巴循環，淋巴循環偏布於腠理。

「通會元真」，元真是什麼？元真就是真氣的最初起點。後天氣血的最初的起點就是脾，而五臟元真也是先天之氣的最初起點就在腎，先天之氣，從腎間的命門出。

「血氣所注」，血氣所灌注一個的位置，就是肌肉或皮膚之間的空隙，這個就叫腠。理是皮膚臟腑的文理，文代表是什麼，物體表面的花紋花色。比如說這邊的土地種了很多花，有很多花的顏色，這些就是該處的地文。比如說地的顏色是什麼顏色的，這就是該處地本身的地文，像黃土高原的地文是黃色的，那黑龍江那邊的土比較肥沃，是黑土，所以它的地文就是黑色的。每個地方土的颜色不一樣，是因為地文不同所致。理，地勢的高低起伏，

縱橫的走向，這個就叫作理。所以它說理就是皮膚臟腑的文理，是個紋理的總括。每個皮膚有每個的顏色，還有每個皮膚的走向，臟腑有各自的顏色，還有他們各自的走向。那為什麼要知道這些，因為這些文理，都是氣血所致的，氣血的盛衰可以導致他們的不同。

【按】

此篇乃一書之綱領，前人誤編為次篇，先後失序，今冠於首，以統大意。

【永諸按】

那按的部分是吳謙講的，他說「此篇乃一書之綱領，前人誤編為次篇，先後失序」，這一篇是應該要放在最前面是沒錯。

【注】

五常者，五行也。五行之氣，風、暑、濕、燥、寒也。五行之味，酸、苦、甘、辛、鹹也。夫人稟此而有其形，則臟腑日與氣味相通。不曰五氣，而曰風氣者，該他氣而言也。蓋風貫四氣，猶仁貫四德，故曰「因風氣而生長也」。然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者，蓋主氣正風，從其所居之鄉而來，主長養萬物者也。客氣邪風，從其衝後而來，主殺害萬物者也。人在氣交之中，其生其害，猶水能浮舟，亦能覆舟也。天之五氣，人得之，則為五臟真元之氣。若通暢相生，雖有客氣邪風，勿之能害，人自安和。如不通暢，則客氣邪風，乘隙而入，中人多死。然人致死之由，雖有千般疾難，大要不外三因。一者，中虛，經絡受邪，即入臟腑，此為內所因也。二者，中實，雖感於邪，臟腑不受，惟外病軀體，四肢九竅，血

脈壅塞，此為外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非由中外虛實，感召其邪，是為不內外因也。以此三者詳之，千般痰難，病由悉盡矣。若人能慎養形氣，不令客氣邪風，干忤經絡，即適中經絡，未傳臟腑，遂醫治之，自可愈也。四肢九竅，才覺重滯，尚未閉塞，即導引、吐納、針灸、按摩，亦可愈也。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五味各得其宜，不使形氣有衰，萬病難無由而入其腠理矣。腠者，一身空隙，血氣往來之處，三焦通會真元之道路也。理者，皮膚臟腑，內外井然，不亂之條理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他說「五常就是五行」，五常其實就是仁、義、禮、智、信，那五常與五行，他們是怎樣相對的。我們來看，仁義禮智信對應的五行是木金火土水，所以仁是木，樹木會生果仁，你可以這樣想就好。那義呢？義是什麼，剛正不阿，所以他對應什麼？是金，只有金才是這樣。那禮？人有禮，那這是跟心有關係，所以屬於火。智，是與腎氣有關，腎主水，故智對水。那信為土，因為土主四時，他有規律的時間，他四時的間斷是剛剛好，所以很符合信。這樣大概你就可以把仁義禮智信記起來了。仁義禮智信與五行有對應，那五行的氣，你看他是從風開始，他與四時對應，就是春木、夏火、長夏土、秋金、冬水，那長夏他是土，是在中央，灌溉四旁，所以在四時的四個交界的部份，每個季節的交界，各占有九天，所以交界之處有十八天，那有四個，剛好七十二天，這個我們在《傷寒論》那邊有講了。那五行的味道就是酸、苦、甘、辛、鹹。

「夫人，稟此而有其形」，因為受到天地影響的關係，天的氣候，地的位勢，所以我們呢？秉此而有這個形體，所以叫天父地母。那臟腑的五行也跟氣味是相通的，那為什麼他不



講五氣而曰風氣，其實他講風氣是說，它是由這邊開始的，因為一年之四季始於春，所以我們來看六氣，六氣的開始是從厥陰風木開始的，因此氣的開始是從風開始的，也是從少陽。

「蓋風貫四氣，猶仁貫四德」，一年之氣從少陽開始，甲子後少陽開始，所以也不是說什麼仁貫四德，不是，因為少陽是六氣的起頭，就像我們講的《傷寒論》他的病一定是從太陽開始，因為太陽是他的起頭。過來我們來看他這邊有講很多什麼風，什麼正風啦等等，在這邊我們來看一下八風。《靈樞》〈九宮八風篇〉「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為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大腸，外在於兩脅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紐，其氣主為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於肌肉，其氣主體重」，風從南方來叫大弱風，這是屬於什麼，因為南方是屬於心，所以他是內舍於心，外在於血脈，又心主血脈，為火，故風是熱的。那風從西南方，西南方在後天八卦是什麼位？坤地，所以它叫做謀風，他傷人，內舍在脾這個地方，外在於肌肉，因為脾主肌肉，為土，其氣弱，故風是弱的。風從西方來，西方是屬於金，所以他剛強，叫剛風，內舍於肺，因為西方是肺，那外在是在什麼？對應皮膚，他的氣主是燥的。風從西北，西北在後天八卦是什麼位，乾天，乾是陽剛，陽剛易折，所以他叫折風，他傷人，內舍於小腸，小腸是心之腑。乾為天，心也是天，所以內舍在他的腑，心腑的小腸，那外在於手太陽小腸經的部分。脈絕就血氣溢出來，脈閉則氣血結不通，故

東南 胃 巽風 弱風	南 心 離火 大弱風	西南 脾 坤地 謀風
東 肝 震雷 嬰兒風	八風	西 肺 兌澤 剛風
東北 大腸 艮山 凶風	北 腎 坎水 大剛風	西北 小腸 乾天 折風

善暴死。那風如果從北方來，叫大剛風，北方屬於腎，腎主骨，還有他這邊講的腎筋，腎筋是什麼，腎的筋就是脊椎骨內側的那些筋，我們脊椎，我們背部的脊椎內側有一些筋膜，這個跟腎有關係。因為腎為寒水，所以氣之主寒。那風從東北，東北是屬於什麼，東北在後天八卦是屬艮，艮為山，叫凶風，其傷人內舍於什麼，還有肢節。如果風從東方來是屬於什麼風？嬰兒風，那因為東方是屬肝的，所以它傷人也在肝，外在筋紐，就是筋，他氣主是身濕。如果風從東南方來，東南為巽，名曰弱風，它傷人，內舍於胃，外在是肌肉。西南是坤地，內舍於脾，那東南對稱下來這邊，所以是胃土，他的氣主重，體重。八風如下圖。

然後這邊的「一者，中虛，經絡受邪，即入臟腑」，這個我們之前講的是內在病所導致的因素。吳謙說這個是「中虛」，這個不太對，條文只是講經絡受邪入臟腑的意思，不是講中虛，第二個吳謙指中實，也不是，內在的病，他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會產生內在的病？外在的病它的原因是怎樣造成的，是這樣而已。那房室、金刃這些，是跟內在、外在沒有關係，是因為我們處事的關係所導致的，所以我們把這個當作不內外因。

【按】

正風者，從八方應時而來，相生和緩之主氣也。邪風者，從其衝後而來，相克衝烈之客氣也。如時當東風而來西風也，所謂後者，以已過之時言也。

【永諸按】

「正風者，從八方應時而來，相生和緩之主氣也。邪風者，從其衝後而來，相克衝烈之客氣也」，那這邊他把它分成什麼正風，應時而來，相生和緩的主氣。一般來講我們叫和風會比正風好，邪風就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天氣。他這邊講當時節氣應東風來西風，這個叫賊風，因為克他的謂之賊。一般相克的講賊風，不講為邪風。

【集注】

趙良曰「人在氣交中，秉地之剛柔，以成五臟百骸之形。秉天之陰陽，以成六經之氣。形氣合一，神機發用，駕行穀氣，出入內外，同乎天度。升降浮沉，應夫四時。主宰於身形之中，謂之元真。外感者，客氣也。《靈樞》曰『虛邪不能獨傷人，必因身形之虛而後客之』。

蓋天人之氣，各有正、不正，人氣正則不受邪，不正則邪乘之；天氣正則助其生長，不正則害之。人氣不正者，由七情動中，服食不節，房欲過度，金刃蟲獸，傷其氣血，盡足以受病也。天氣不正者，由四時不和，八風不常，盡足以傷萬物也」。

【永諸按】

這邊我們看集注的部分，趙良說「人在氣交之中，秉地的剛柔以成五臟之行」，其實氣就是天氣，所以我們人是天地所生，就造成這個五臟百骸的形體，秉天的陽形成六經的氣，那形氣合在一起，所以我們人是有形又有氣的，有陰也有陽。

「神機發用，駕行穀氣，出入內外，同乎天度」，最主要是應乎天、應乎地，這邊還講一個「虛邪不能獨傷人」，如果我們杯子是裝滿的話，那外面的水是沒辦法再加進去的，一定要裏面有空，它才會進入，這句話講的就是這樣的意思，那這邊他還講「服食不節，房欲過度」，這是七情，還有其他的人與人相處所導致的情緒波動起伏也是。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准此」。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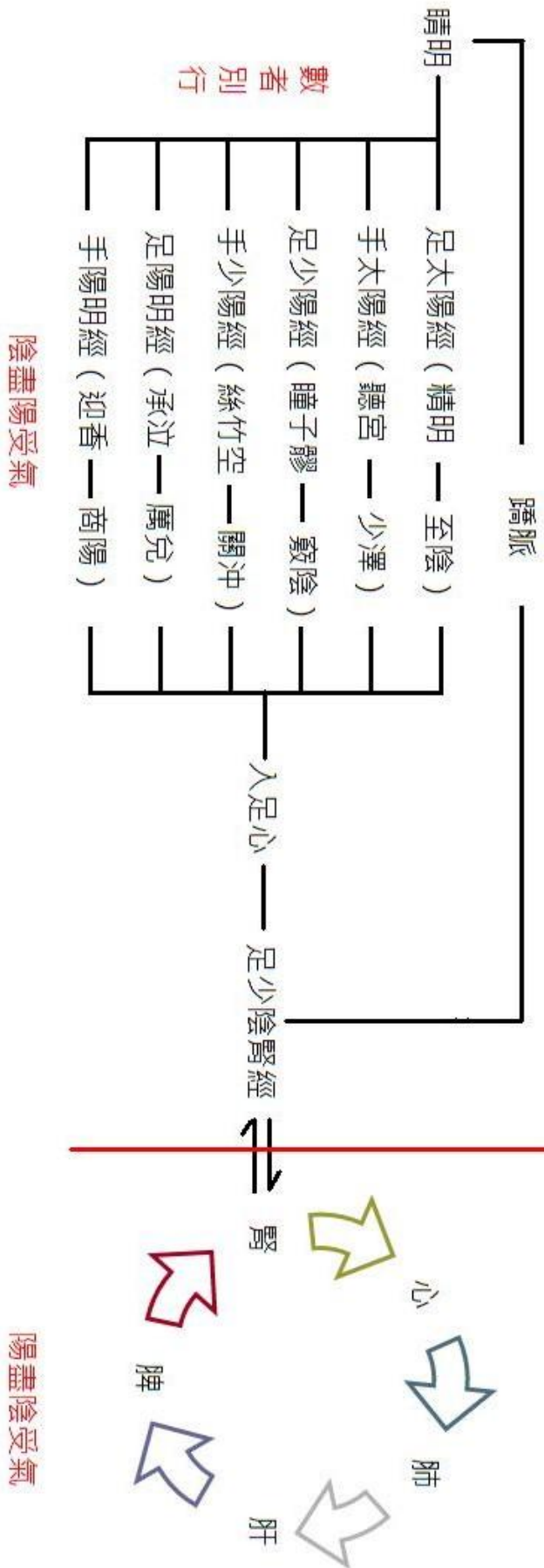
問曰「上工治未來將發生的病，為什麼」？師曰「所謂治未來將發生的病，就是看見肝病，知道肝會傳脾，應當強脾，而在四季交替之時，脾受天時影響氣血皆旺，不會受邪，所以就不要補它。中等程度的醫生不知道臟相傳的道理，看見肝病，不了解要強脾，只知道治肝。肝的病，補要用酸味，用焦苦味來協助，用甘味的藥來增益效果。酸味入肝，焦苦味入心，甘味入脾。脾能制腎能影響腎的氣血，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肝一定會自己會好。這就是利用補脾來治療肝的奧妙。肝虛用這個方法，肝實就不可以用。經曰「不要使虛更虛，不要使實更實。要補不足的，減少多的，就是這個意思。其餘的臟也是以此為準則」。

【永諸講解】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謂也』」，學生問說上工治還沒有發生的疾病，這怎麼說呢？老師就說，像這個治還沒有發生的疾病就是我們如果看到肝有病，我們知道，肝會傳脾，就要先去預防去阻止病傳到脾。我們之前有提過，五臟的氣的傳遞是以相克進行的，這可以從衛氣夜行於陰，在入陰後走五臟的情形來看，他先由腎的經脈進入腎，然後腎傳心，心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再回到腎，然後出去，如果要出去的話，也是從腎那邊出去，藉由陽蹻脈傳到眼睛，然後從睛明發出十二條經氣，這是衛氣循行的部分，如下圖所示：

日行於陽二十五周

夜行於陰二十五周



衛氣循行圖

由衛氣夜行於陰的圖，我們知道臟是以相克的方式在進行傳遞的，所以肝會傳脾，為了避免脾病，我們就應該讓脾充實起來，充實的話就像我們之前講的，一間充滿人的教室，你要讓外面的人，再進去是不可能的，除非裏面的人要出一些來，這就是使教室先空虛，這樣外面的人才能進入。

「四季脾王」，什麼叫四季？四季就是什麼？四季之間，彼此交錯之處，春跟夏的交接，還有夏跟秋，還有秋跟冬的交接，冬跟春的交接。在這四個時間，因為脾主中土，他是一個緩衝，他是一個緩和的能量，所以它的脈也是緩的，在這四季交錯之地是由脾來主導的，所以是「脾旺」，它的氣血是最旺的，旺的話就不會受到邪氣，既然它已經旺了，那就是實了，所以就不要再去補他，補他的話就會變實實，這是「上工」的治法。所以「上工」看到肝病，他就知道先要去實脾，不要讓脾也受病，因為病氣傳變的關係而受病。「中工」不知道這種相傳的結果，「不曉」不知道這種相傳，看到肝的病不知道要去實脾，只知道要去治肝，這就是「中工」。

像這種肝本身的病，如果你要補他，就要用酸的東西，補是直接的幫助，直接的幫助就是補。比如說兒子的錢不足，爸爸直接給兒子錢，就直接給這個兒子的幫助，這個叫做補。因為酸味會走入肝，所以補要用酸，直接入肝的。那一助用焦苦」，焦苦是心的味，為什麼助用焦苦呢？因為助就是從旁去協助的，從旁去協助的這個叫做助，比如說那個媽媽拿錢給爸爸，爸爸再把錢給你，媽媽先給錢給爸爸，然後爸爸再給錢給那個兒子，那個經過一手的就叫做助。助的話是怎樣？你看他是利用火，我們要補這個肝，我們藉由火去克金，來幫助木，所以助是這個意思。那一「益」的意思就是再隔一個，就是去幫助火，幫助火讓它旺，然

後克金來助肝，所以「益用甘味」，甘是土之味，土克水，水被克了以後，火就旺，所以益要用甘之味，這叫做益。益是隔二的幫助，所以用甘味藥來調和他。

那開始他還講這個，酸是直接進入肝的，焦苦的味是直接入心的。我們五臟都有他喜歡的味道，所以呢？五味一定會進入各別的五臟，比如說你吃酸的，在脾胃吸收以後，除了把甜的留在脾本身用以外，脾會把其他四味各個傳輸到它們的臟腑，酸的就傳到肝，那苦的就傳到心，那辛的就傳到肺，那鹹的就傳到腎，就是這樣的意思，另外我們也可以說，當飲食之味為酸時，往肝的氣血就會多，其它臟也是如此。那因為「甘入脾」，如果脾太旺的話，他會傷到腎，因為甘味把氣血都往脾去了，脾的氣血充足的話，在脾下的腎的氣血就會不足，所以脾能傷腎。在此要了解到，我們若要去單挑別人，一定是自己本質要很強，所以脾強了之後，它會去傷腎，因為甘使氣血都進到脾，脾的氣血就旺了，往腎的氣血少了，所以就傷到腎，那腎的氣血就會比較弱。腎的氣血微弱的話就是「水不行」，「水不行」，腎的功能就差了，就沒辦法把水上輸去抑制火。

「水不行」，腎的氣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克心，「水不行，則心火氣盛」，那心的氣就開始旺了，心的氣盛的話，他就去犯了肺，因為相克，他就抑制肺，所以這個東西講說「則傷肺」，那肺被傷，一樣它也變弱了，所以金氣就沒有辦法行去克制肝。「金氣不行」，那肝氣就盛，肝氣盛，肝就自己好了，這個是用來治療什麼？治療肝虛的，所以說這邊有講說「治肝補脾之要妙也」，為什麼會講到補脾，而不是講說「治肝要補心」的要妙，因為脾是隔了第二個的治法，所以是更奇妙的，不像心是隔一之治。就像這個人，下棋如果能算到七步以外，那真的呢就是變成很奇妙。肝虛就是用這種方法，那實的就不可用這個，「實則不可



以用之」。那「經」就是《內經》還有《難經》，《難經》也是這樣說的，「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醫殺之耳」，不可以讓虛的更虛，不可以讓實的更實，我們要補那些不足的，要減損那些有餘的，就是這樣的意思。因為我們學的是中醫，中醫就是要讓他什麼，陰陽平和，其他的臟腑也是要這樣子。這邊的條文，翻譯的大概就是直接這樣翻。

【注】

此承上條受病三因，以明其治也。上工，良醫也。中工，常醫也。已病，已然之病也。未病，未然之病也。假如現下肝病，此已然之病也。肝病將來傳脾，此未然之病也。良醫知肝病傳脾，見人病肝，先審天時衰旺，次審脾土虛實，時旺脾實，則知不受肝邪，不須補脾，直治已病之肝。若時衰脾虛，則知肝必傳脾，先補未病之脾，兼治已病之肝。彼常醫不曉四時所勝，五臟相傳之理，見肝之病，惟瀉已病之肝，不知補未病之脾也。上工不但知肝實必傳脾虛之病，而且知肝虛不傳脾虛反受肺邪之病。故治肝虛、脾虛之病，則用酸入肝，以補已病之肝。用焦苦入心，以助不病之心。用甘入脾，以益不實之脾。使火生土，使土制水。水弱則火旺，火旺則制金，金被制則木不受邪，而肝病自愈矣。此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化生不病之理，隔二、隔三之治，故曰「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然肝虛則用此法，若肝實則不用此法也。中工不曉虛實，虛者瀉之，是為虛虛；實者補之，是為實實。非其義也。上工知其虛實，補其不足，損其有餘。是其義也。其餘四臟，皆准此法。傷字，作制字看。

【永諸按】

「上工，良醫也。中工，常醫也」。已病，已然之病也。未病，未然之病也。「已病，已然之病也。未病，未然之病也」。已病不是已然之病，一般「已」的字義是已經完成了，如發汗已，就是發汗的過程已經結束了。「已病」是已經完成的，病態已經形成的了叫「已病」。那「未病」，表示這種病態尚未形成的叫未病，不是說未然之病。已病是已經成形的，所以才會顯現出它的病態，未病是還沒有成形的。「假如現下肝病，此已然之病，肝病將來傳脾，此未然之病」，不是這樣講。我們再把已病未病講一下。在已病的部份，比如說，像我們皮膚傷到寒，但寒沒有傷到他的經絡，只有傷到他的皮膚，引起皮膚的癢，會有點酸麻，對不對。但是這個還是在皮部，在經筋，在孫脈的部分，它沒有到經絡，沒有到經絡，他就沒有辦法進到臟腑，對不對。只有進到臟腑，才會我們前面講的內所因「經絡受邪入臟腑」，所以它必須要先傷到外面，進到經絡，經絡再傳到臟腑，才會造成肝整個病灶的情勢，而造成肝整個的病勢，就是已病。那如果是在外面呢？那個雖然有受到邪，但是有沒有病？沒有，就是還沒有成形，因為這些邪氣還沒有進入臟腑，那未病也是啊！因為它有受到一些影響，但是這病所還是在它表淺的位置，所以要去做一些預防。此外，只有實質上肝的臟病，才會有七傳，也就是克脾的情形。那邊還有講說，「良醫知肝病傳脾，見人病肝，先審天時衰旺，次審脾土虛實，時旺脾實，則知不受邪，不須補脾，直治已病之肝」，在這個四時的時候，因為天時已經幫我們，我們人呢？我們人的命運總共受到三個因素影響。一個是天、一個是地、一個是人。每個都占三分之一，所以我們如果能得天時。像三國時代，曹操就得天時；孫權得地利；那劉備就是因為得到人和，所以才能三國鼎立。反過來說，如果曹操失去天時的話，他的國力就會衰弱；孫權失去地利的話，那就很危險了；那劉備失掉人和，國家有可能滅亡，世間萬物都受此三因影響，同樣的人也受到這三才的影響。

在四季的時候天時助你，天時助你呢，就已經助你三分之一了。這時候，若是本身已經盛了，雖在那時候有肝病，但因脾土是旺的，所以肝不會傳過去脾。也就是他這邊說的直接治療已病的肝。如果天時不與脾，是說不是脾的旺時，而且是在它相克之時的時候，比如說春天，這個我們的治療一定先要補脾為主，其基本要在脾的臟還沒有病，我們要趕快去做，因為這個時候它已經失掉天時，輸掉三分之一了，不可以再輸下去，所以這就是這樣的意思，一定要先補未病的脾，再來治肝。

前面的是治肝補脾，這邊是「隔二、隔三之治」。隔二是用助的，用焦苦，因為火去克金，金就沒辦法克木，金沒有多餘的能力去克木，木就旺起來。隔三的話就是土去克水，水沒辦法克火，火就旺起來了，火旺起來又克金，那金就弱了，金弱那木就旺起來，這是隔三。所以他才說這是治肝補脾的要妙，這個是針對虛來講，那肝實的就不可了。那肝實的話大家應該會治吧？如果說那個是實的話，一定有一個虛，就它所克的一定是虛，所以就治那個虛的，如果所克的沒有虛，那就直接攻實就可以了。理論上，在治病方面的先後，治虛比瀉實來的要緊，因為虛再失去就沒了。例如你已經從一百塊剩到十塊，都一直在減損了，從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對不對，那如果你不趕快去幫他補，補到它能生活夠用的話，他就沒錢了，可能就要餓死了，所以要先補虛，這是比較重要的，維持它的基本。瀉實呢？因為它已經有餘了，瀉的話要怎麼瀉呢？也不會說瀉的很快，比如說這個人基本生活費是一百塊，這個人有一千塊，當你要去減損它，會發現那他金錢相對減損的比例是很慢的。反之，虛的耗損其相對比例是很快，他如果十塊一直減只剩下一塊的時候，再下去就沒了。所以先補虛，「必先補之，然後瀉之」，這就是針灸的治療法則原理。一定要先補，然後再瀉，原因就在

這邊。因為虛了就不可復了，等到虛了都沒有了，就不可復了，就很難去救的起來，那實的話它只是減損它而已，並沒有影響它的基本開銷。

【集注】

徐彬曰「假如肝經之病，肝木勝脾土，知邪必傳脾經，治宜實脾為先，此脾未病而先實之，所謂治未病也。不憂本臟之虛，而憂相傳不已，其病益深，故先以實脾為急務也」。

【永諸按】

徐彬說「假令肝經之病，肝木勝脾土」，這邊沒有講肝經的病，他說肝病。當然肝，包含很多的問題，真正比較嚴重，會傳的是已經病到臟了，只有臟才會「七傳」，以相克來傳，腑是以相生的「間臟」方式來傳的，這是臟腑之不同。因為經絡是以相生的方式，經絡跟腑，它們是以相生的方式在傳，比如說，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你看它的循環就是這個樣子。那如果是臟的就不是，屬於臟的話，它是以相克的方式在進行，所以它氣走的是不一樣的。因此這邊他說是肝經之病，其實不對，應該直接就說是肝的臟病，不該講肝經。肝木勝脾土，知道邪一定是傳脾，這個經字也不要，把它去掉，是肝臟去傳脾臟，因為臟氣的關係，所以要先實脾。就是在病情還沒成為肝克脾的事實之前，先把脾臟充實，所以這叫做治未病也。

程林曰「經云『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所謂因者，乘其機也。治未病者，謂治未病之臟腑，非治未病之人也。見肝之病，當先實脾，使土旺則能勝水，水不行則火盛而制金，金不能干木，肝自愈矣。此治肝補脾，治未病之法也」。

【永諸按】

程林說「經云『因其輕而揚之』」，因為以輕重的陰陽字詞而言，輕為陽，所以它的性呢？比較靠近什麼？外嘛。所以我們用揚的方式，這樣比較容易。那重的話呢？我們就要想辦法把它減，「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衰，就是氣色不好，我們就讓它氣色好，所以就是彰，就是讓它鮮明。「所謂因者，乘其機也」，什麼叫機？就是這邊的輕、重、衰所顯現出於外的跡象，那我們用揚、減、彰，作為治法。

「治未病者，謂治未病之臟腑，非治未病之人也」，未病之臟腑的腑要去掉才是。

「見肝之病，當先實脾，使土旺則能勝水，水不行則火盛而制金，金不能干木，肝自愈矣。此治肝補脾，治未病之法也」，講的就是這個。

高世栻曰「實脾專為制水，使火盛金衰，肝不受制，則肝自愈，其理甚精微，故曰『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

【永諸按】

那高世栻說「實脾專為制水，使火盛金衰，肝不受制，則肝自愈，其理甚精微」，所以說「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本來就是這樣！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一云「腹中冷，苦痛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

設微赤非時者，死。其目正圓者，瘥，不治。又色青為痛，色黑為勞，色赤為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問曰「病人，會有氣色顯見於面部，學生希望聽這種說法」。師曰「鼻根色青，腹中痛，為冷所苦者，死。鼻根色微黑的，有水氣。鼻根色黃的，胸上寒。鼻根色白的，失血。假設稍赤而非該四時的顏色的，死。病人眼睛睜的圓圓大大且正視不動的，瘥病，不能治了。另外，面的顏色青色的表示痛，黑色的表示過勞，紅色的表示風，黃色的表示大便困難，顏色光鮮明亮的表示有停留的水飲」。

【永諸講解】

黃帝他問說「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見」這個字呢？其實我們在後面都有講，見加個玉字旁，就表示玉出土讓人看到，「見」跟「現」是一樣的意思。就是氣色表現在我們的臉部，而不是我們講展現的「現」，「現」字只針對講玉而已。

「面部」，就是我們頭前面的部分。

「病人」，病在人之前，病是指動詞，是病於人。

「願聞其說？」那老師就說，「鼻頭色青：」，因為在臉部有兩個顏色很重要，一個是面色，一個是鼻頭的色。那鼻頭是在那邊呢？一般我們講的就是山根，鼻子就像一座山，那山的根在那邊呢？就是在兩眼之間的凹窩，那個位置，我們有時候叫做印堂，或是一個穴叫玄關穴，上玄關，一般修道家稱作為上玄關，兩眼之間交叉，跟鼻中膈交叉，那個叫上玄關。那鼻的頭是候什麼？因為山根這地方在《內經》是候心，心的顏色是顯色在那邊的，大家可以去看面部代表臟腑的圖，就很清楚。鼻頭就是山根的位置，山根為什麼是青的？我們人體表面的顏色，都是氣跟血所造成的。那鼻頭色青，青就是血液循環不良，表示冷了，既然是在心的位置，表示心的血走不了，這個鼻頭位置很有意思，是重陽處，那重陽處應該是心陽布散氣血最充足之處，但它是青色，表示它上面的血已經運行不足了，下面的更難說。所以橫膈以下屬於陰的腹呢？血就一定更少。所以我們看到這顏色，就一定腹中痛。因為它是重陽之處，本來這邊是很充足的，陽應該是最旺的，結果居然沒有了，受到冷了，所以推測出來，它肚子會痛，因為重陽部的血不足，則陰部這邊的血液更不足了。

那「苦冷者死」呢？為什麼叫「苦冷者」，苦冷就是為冷所苦，那我們會覺得冷熱是內臟的冷熱所決定，在《靈樞》裏，如果說這個人，裏面是有寒，外面是有熱，也就是裏真寒外假熱，那這個人，雖然外面很熱，但是他是會怕冷，會穿很厚的衣服。那如果這個人，外面是假寒，裏面是真的熱，這個人會脫掉很多衣服，會棄衣而走，所以是以內臟為主。那「苦冷者死」，一直為冷所苦，表示我們心臟的血，一直沒辦法供給到他的陰的區域，也就是我們的臟器。那一直供給不到陰的區域，他的功能就減退了，因為沒有氣血的供給，當然我們可以預見，那就是死，最終的目的就是死。

「鼻頭色黑者有水氣」，為什麼會出現黑色，與血跟氣有關係，你看我們身上的黑斑，是怎麼造成的？就是陽部的水不足所造成的，就是陰部的水沒有上來。那為何沒有水上來呢？因為有水氣，水是失去熱的氣，水氣的產生是因為寒。又水是屬於陰的，它是往下走的，所以這邊告訴我們說，因為有水氣在下，下面的氣沒辦法得到熱上來，所以形成陰部的水氣阻止這邊，下面的水沒辦法上去，使得上面沒有水了。沒水了，就會形成怎樣？因為上面是陽，那陰部所成的水因為少了陽，沒能上濟，陽部沒有水，血就會比較乾，比較乾就會有點黑。所以他講說「鼻頭色為黑者，有水氣」。表示怎樣？我們的腎水上去，其實這也很容易看出來，像有些腎臟病的人呢？如洗腎的患者，他的臉，其實不用講，他的整個臉，包括鼻頭，都是黑的，那為什麼是黑的？因為他腎臟沒辦法再吸收水，那些水也沒辦法送到上面，所以就導致了鼻頭色黑，這就是「鼻頭色黑有水氣」。

「色黃者，胸上有寒」，為什麼講這樣？黃色是什麼色？脾胃的色。你看我們這邊的氣血，從脾一路到心，又從心往上面，一直到臉到鼻頭。正常人的顏色，就是我們看到粉紅色，那為什麼出現黃色？這就是我們脾胃所消化的食飲精微是可以供給上去的。也就是脾胃這邊送到心是沒問題的。但是心在送血往上的過程中，因心的循環不好，所以脾胃的黃色還在，但是心所要顯現的赤色不見了，所以送到鼻頭這個位置只能顯現出什麼？因為脾胃是沒有問題的，一路衝上去，所以是黃色的。但是胸這邊送得比較慢，有寒氣，比較送不到上面去，所以導致紅色不足，紅色不足就產生只見到黃色，就顯現出黃色。所以就說，「鼻頭色黃者，胸上有寒」。



「色白者，亡血也」，色白，就是血液裏面的血都不見了，血球不見了，剩下脫血的白色，所以這邊很清楚，就講說是亡失掉血了。

我們再看「色微赤」，它只有一點點赤，而且「非時者」，什麼叫非時者？時就是固定的時間嘛，那這邊既然鼻頭是候心臟，他的時是在夏日，所以在夏日的時候，他的鼻頭本來就應該赤色的，那如果不是呢？他反而是在冬日的時候，不是這個時候，這代表什麼？在冬天的時候，鼻頭突然紅起來，出現微赤，這代表心陽的外絕。心的陽不能布散氣血於下，只能顯現而出於外，這是心陽外絕，所以出現赤色。其實我們看到紅斑性狼瘡有些也是這樣，為什麼鼻頭那邊一直延伸到兩顴是紅色，若不是四時屬心的夏，就會死。如果是屬於心的夏天，那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冬天，這樣的話，那表示血沒辦法打到腎，腎臟會受到損壞。紅斑性狼瘡嚴重的病者，他的內臟都會遭到破壞，所以紅斑性狼瘡就是因為他的內臟遭到破壞，我們的血氣進不去裏部，故只能往上衝，所以導致鼻根鼻頭的色赤。所以他講說「色微赤，非時者，死」，這也是死證。

「其目正圓者」，目，就是整個眼睛。正圓者，就是沒有動，我們眼睛都不動，圓滾滾的，就是瞪視，這是瘧病。瘧病如果是這樣的病證的，這種瘧病是沒辦法治療的。不治，不治的意思就是說，不能治療，沒有方法可以去治，不一定代表死，是沒辦法去治。

前面所講的都叫做鼻頭色，這邊又講「又色青為痛」，這是屬於後面的部分。仲景他必須要把重要的鼻頭色先講，因為這個很重要，所以他先講鼻頭色，而後面講的是面色。因為學生問你，他有氣色現於面部，面部包含鼻頭和整個臉色，所以他先講重要的、主要的，然後再來講次要的。所以後面這些「色青為痛」等，這些是在講面色，整體的面色。

好，我們來看，整體的面色是青的，整個人青筋，那就知道什麼？他的靜脈回流不好，血流不順，那血流不順、不通就會出現什麼，就會出現痛，所以他才告訴你「色青為痛」，臉色看起來青的，就是在痛，很痛的時候，臉色也是發青嚴重的會發白，因為血管收縮的關係。

「色黑為勞」，就是剛才在「鼻頭色黑者，有水氣」所講得，有沒有？當一個人勞動過度，耗掉太多氣，這些水呢，從外面耗失了，或是腎臟該對水再吸收那些水沒辦法回流，積於下成水氣，陽部的血液失去了水，那面色就會出現黑色。越是表面的，越是重陽位的，越容易血乾，使面色變成黑色，所以他告訴你，色黑是一種勞病。

那色赤為什麼是風呢？因為風呢，風會把氣往外拉得很快，那拉得很快，就會使血往外的表部流動更快，它的整個動力是往外拉的，所以整個血會充斥在皮膚的表面，而且血中之氣因風外拉的關係，也變少，因而就會出現整個臉是赤的顏色，又因為重陽之位，更何況風亦是陽，所以頭上的風就越大，我們看颱風來的時候，那邊風吹得越強？越上處越強，所以臉受到風的影響最大，因為他是陽中之陽，最先接觸的位置，所以他整個氣被拉出去了以後，會容易充血，整個臉充血，所以條文才告訴你「色赤為風」。

「色黃者便難」，一般臉的顏色黃是什麼？是黃疸，那從現代生理學來看其實很簡單，我們大便小便就是負責排什麼？排膽黃素，所以他的膽黃素、膽紅素排的不順，那血液中膽黃素就會比較多，會滲出而形成黃疸，也因為面在重陽之位，血流多，在《難經》有言「人面獨能耐寒」，所以最快表現，整個臉色都會出現黃，所以我們從面色可以做為黃疸的判斷，因此他說「色黃者，便難」，這個便呢？不僅是大便，也指小便。

「色鮮明者，有留飲」，色鮮明者就是說，你看自然界，凡是一些東西浸到水，就會變得亮麗，所以我們看到一個人臉光鮮亮麗，非常的亮白，這種就是他水分含量很多，身體的水過多了，所以他才說他身上一定有留飲。

【注】

氣色見於面部，而知病之死生者，以五氣入鼻，藏於五臟，其精外榮於面也。色者，青、赤、黃、白、黑也。氣者，五色之光華也。氣色相得者，有氣有色，平人之色也。即經云「青如翠羽，赤如雞冠，黃如蟹黃，白如豚膏，黑如烏羽者，生也」。氣色相失者，色或淺深，氣或顯晦，病患之色也。即經云：「浮澤為外，沉濁為內，察其浮沉，以知淺深。察其天澤，以觀成敗。察其散搏，以知新故。視色上下，以知病處，色粗以明，沉夭為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也。有色無氣者，色枯不澤，死人之色也。即經云「青如藍葉，黃如黃土，赤如血，白如枯骨，黑如炁者，死也。鼻者，明堂也。明堂光澤，則無病矣。而曰見青色為腹中痛，鼻苦冷甚者死；黑色為水為勞，黃色為上寒下熱，小便難；面目鮮明，內有留飲；色白為亡血；色赤為熱為風，若見於冬，為非其時者，死。目直視，正圓不闔，如魚眼者，瘥，不治。此氣色主病之大略也。其詳皆載《內經》」。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我們的鼻頭色、面色就是有青、赤、黃、白、黑五種，色的青赤黃白黑就是代表五臟，五臟所代表的色。

「氣色相得者，有氣有色」，如果只有色沒有氣，那就是枯掉的顏色，就是死色。「青」，就是現在講的綠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所以就像翠羽，像青翠的羽毛，像翠玉白菜一樣，有亮光。那「赤」，也就是紅，要像什麼？像雞冠，大家可以去看雞上面的頭冠，也是有氣的亮澤。那「黃」則要如蟹的黃這種顏色，那白色要如豚膏，你去看豬板油，亮亮的，對不對？那「黑」要如烏鴉的羽毛，也是亮亮的，那就表示這是有氣的，那如果沒氣的色呢？大家可以很容易去判斷，例如在外面分別枯的葉子跟健康的葉子他們的不同，一個是有色看起來很亮，一個是枯萎看起來比較沒有顏色。人也是一樣呀！人的臉色呢？如果說看起來比較亮，就比較有氣，我們常說「你看起來氣色不錯喔」！如果說這個人他的臉顏色較枯黃，比較暗晦，比較沒有亮的那種顏色，這就是比較不好的，就是失去了氣的色，所以呢？「氣色相得者，有氣有色，平人之色也」，這裏不是說氣色相得，應該是說因為色是顯於外的，是形質，它是不會變的，而是因為氣的關係，使得它或亮或暗，所以如果色失去了這個氣的話，顏色就會不好看，不好看就是怎樣？我們來看喔，經云「浮澤是在外，沉濁是在內」，如果看到這個顏色，是表面的、很亮的，這是一個陽，這是在外面的，如果看到是一個沉濁的呢？就知道他是在裏面的。那我們只要觀察這個顏色的沉或浮，就可以知道它色的淺深。陽就是在外，陰就是在內，浮者在外，沉者在內，就可以知道病在那邊。比如說，一般人平常的臉色因有血流，所以是淡紅色的，這淡紅色是浮在我們的膚色上，若這個人是黑種人，面色的暗黑或亮黑，代表的病位就不同。同樣道理，醫者可藉由「察其天澤」，來觀他病的成敗，有氣跟沒有氣，就可知這個人的病是好治或是不好治。

「察其散搏，以知新故」，面色若是外散出去，外散為陽，因為陽是有動力的，陽是屬發散的，所以這個散是屬於陽。「搏」是兩個都糾在一起像搏擊，以前叫摔角，那也是個搏，

就是纏在一起、聚在一起，為陰，內收為陰，所以就是故有的、舊有的病。氣色散開的，是新病，聚在一起的，是久病。那我們看顏色的上下，就可以知道病在那邊，因為有問題的地方它的顏色跟正常身體的色是不合的，比如說這邊扭傷了，這邊瘀血了，不說他那邊有病，那不是很誇張嗎？因為那邊很明顯是瘀血的色，所以視色的上與下可以知道病的位置。

「色粗以明」，顏色比較粗，然後而且明亮，這個是好的，是好的色，那沉呢？往下沉，是陰。夭呢？沒有氣，這個就是不好，夭是屬陰，是不好的。那沒有特別明亮，沒有特別滋潤的，也不會看見沉，也不會看見夭的話，就是病在中間，就是僵持，正邪僵持在那邊，沒有什麼變化。

那如果有色沒有氣呢？就是色枯，不澤，就是死人的顏色，所以經就有講「青如藍葉」，藍就是青黛的葉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少了潤澤。

「黃如黃土」，你看黃土跟蟹膏，有氣跟沒氣就可以看的出來。

「赤如衄血」，其實這邊「赤如衄血」，衄就是不好的血，如同乾掉的血的顏色，沒氣的壞血或是乾掉的凝在外的血。因為血到外面，開始失去水氣，而凝固，所以少了氣的血，叫赤如衄血。

「白如枯骨」也是一樣，枯骨啊！其實大家學中醫，有上過西醫解剖課的，你看那些枯骨都失去了它的顏色，跟一般外面的，剛買回來的骨頭，還有氣的、亮亮的不一樣。

「黑如炁者，死也」，像這些沒氣的色，就是死色，會死，因為人死了叫做「斷氣」。那這個炁是什麼意思呢？炁，這個字不是唸「怡」而是唸黑如「台」。炁就是煤灰，或是我們燒木頭剩下的那些灰，因為灰慢慢會堆積起來像個平台。像火在上，灰在下，那「黑如炁」就是黑像灰一樣，我們燒木頭所留下的那個灰，可以去看一下，黑黑的炭，因為燒了都已經都沒水了，失去他的氣。

吳謙這邊跟你講說，「鼻者，明堂也」，他講錯了，明堂並不是指鼻，在《內經》，鼻是講明堂沒錯，然後在《傷寒論》，明堂是指眉毛以上，寬廣的這部分，這才叫作明堂。那明堂光澤就沒病，所以吳謙把《內經》講的「鼻者，明堂」跟《傷寒論》講的明堂，用錯了，兩個是不一樣的。

※師曰「病人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一作痛）」。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師曰「說話聲音非常小聲，常驚呼的，骨節間的病。講話聲音模糊不清徹的，心膈間的病。講話聲音高，音細長的，頭中的病」。

【永諸講解】

我們繼續來看這條，「師曰『病人語聲寂然』」，其實他這邊是病患語聲寂然，他講話的聲音都快聽不到了，寂就是很靜，幾乎都快聽不到，為什麼？因為他如果講話太大聲，氣會耗更快。在人體上，我們一講話會呼氣，內部的氣就動了，整體的氣也耗損了，你講得快，氣動的快，講的大聲，氣動的快，出來更多，所以我們講話都是在耗氣。有些人不喜歡講話，為什麼？因為他本身氣虛，他就是不想講話，因為講話耗了氣，人更虛，更不舒服，所以他不喜歡講話，那他講話就沒有出聲音，如果他一路都是聲音這麼小，那我們就知道他就是氣虛的問題，就是他本身有氣虛，所以他不喜歡講很多話，或者是講的話就是這麼小聲，但是條文後面還講「喜驚呼」，為什麼會喜驚呼？因為他在講這個話時，不希望氣走太快，講的比較小聲，這樣氣不會走快，骨頭才不會有一些氣堵到導致痛，所以他突然有個時間就「喔」痛了一下，驚呼一下，那就知道他骨頭痛了，原本講話都小小聲的幾乎快聽不到了，後來就叫「哎叻喂呀」，那你就知道，他就是骨節間痛。

「骨節」，我們一段一段的骨叫節，兩骨之間，叫做關。我們的骨，像我們的手有一段段的指骨，這一段一段的叫骨節。間就是兩個骨之間的縫隙，就是骨節腔這邊，也叫做「關」，為上下二骨節交接之處，位在上陽、下陰的交界，故曰「關」。

我們回流的淋巴液，最容易瘀堵在有空腔的骨節間，造成氣的不通，故形成酸痛，像現代的類風濕性關節炎。類風濕關節炎，也是骨節間病，因為氣會堵在這邊形成腫，堵在這邊造成氣血不通，故會痛，所以類風濕或退化性關節炎的病因，就是這些氣長期堵在關節腔，導致發炎所產生的。

「語聲啞啞然」，那啞啞然是什麼意思呢？啞啞在古代宋、齊的時候，小朋友一直哭不止到最後變小叫做啞，哭到最後沒有聲音叫啞啞然，其實啞啞然就是說話的過程中會有頓挫。

「不徹」，沒有辦法完整，講話沒有完整，為什麼？因為小朋友在哭時，氣接不上，主要因為脾胃這邊的氣要送上去到心，結果上焦那邊有受到一些阻礙，突然通道變小，如同道路縮減一樣，氣會接續不上，像我們之前《傷寒論》有看到，隔上如果有痰，他的脈反而是微浮，這是在瓜蒂散證的條文中，那個脈微浮是指他的脈在浮的部位，力道是微微的，因為氣沒辦法從那邊出來，寸的氣沒辦法從那邊出，胸中有瘀堵才導致脈微浮，所以才用吐法，「因其上而越之」。那這邊的「語聲啞啞然，不徹」，就是心膈的一些病，導致瘀堵，氣出不暢，所以語音才這樣斷斷續續的。那「語聲啞啞然」，大家可以去聽麻雀，就啞啞啞，啞啞啞，很長，細細的，長長的，秋主收澀，他從口從秋，是一種收澀的音，那他為什麼要細而長，因為如果說話的聲音粗而大，氣往上的力道會強，重陽部位的頭會充血，也就是我們講話的聲音太大，比如說生氣時，大聲跟人吵架，然後就會面紅耳赤，整個腦充血，講話大聲就會這樣，那這個人為什麼要講話小聲，表示他不敢講話很大聲，為什麼？因為講話大聲，腦那邊就充血，充血了就痛，也就因為他那裏有病，只要一充血則氣一旺就堵在那邊，就不舒服，所以條文就說頭中病或是頭中痛，那這個就是從與病患談話的聞診中來知道病是在那邊的。

【按】

頭中病之「頭」字，當是「腹」字。經中從無頭中病之文，且文義不屬，必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吳謙的按語，他說頭應該是要腹，因為經文中沒有頭中病，而且文義不屬，其實就是剛剛講的，剛剛解釋過的，也還好有《桂林古本》相對照，可以確定是頭中病，並不是腹。他講話小聲，是因為怎樣？你講話大聲，氣血也會往上衝，氣血往上衝，而頭本來就有病，那一衝，氣血瘀堵，就會產生痛，就會不舒服，所以他講話不得不好啾啾然，細而長。所以吳謙他有時候照自己的想法來注說就是「腹中病」，他也沒講說腹中病是怎樣的腹中病，為什麼會腹中病，不管是講課或是怎樣的解釋，我們一定要有他的道理在，因為有理才能服人，那你沒有理如何服人呢？假如說，頭中病，條文寫頭而你認為應該是要腹，那你要講說為什麼是腹啊！吳謙他只有解釋說，因為經中沒有頭中病，那文義不屬，怎樣的文義不屬也沒有講，只說一定是傳寫之訛，這樣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寫書注釋的不應該犯這種錯誤。

【注】

病人語聲寂然，謂寂然不語也。若惡人語，是心病也。喜驚呼者，謂不惡人語，且喜驚呼，是知其病不在心而在外也，故曰「骨節間病也」。病患語聲喑然不徹者，謂聲不響亮而不了徹也，此有礙於息氣，故知為心膈間病也。病患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謂啾啾嚶嚶小而悠長也，因不敢使氣急促動中，故知腹中病也。

【永諸按】

「寂然」的意思就是我們常講的寂靜，他聲音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小聲，快要聽不到了，這就叫寂，寂的意思是非常的小，快要接近無的叫做寂。那滅呢，才是完全的不見，寂滅嘛。

那他這邊講說若惡人語，其實我們有些人呢，如果是陽證的人、陽病的人，其實不喜歡跟人講話，所以吳謙他這邊講說「惡人語，不喜歡講話，是心病」。

「喜歡驚呼者，為不惡人語」，條文這邊沒有講說惡人語，吳謙他又自己把它加上去了，然後把它延伸，說不喜歡聽人的話就是心病，其實不太對喔。因為惡人語呢，就是我們人呢，心情已經很煩的時候，在那個時候需要的是彼此的冷靜啦，對不對？你不要一直在碎碎念、碎碎念，他會覺得煩死了啦！是這樣的意思。所以為什麼會惡人語，惡人語是怎麼造成的？就是心煩，我心煩了，你不要再用言語來轟炸我了啦，我不喜歡跟你講話了啦，他有他的問題，因為身體的關係。那不會惡人語，喜歡找人講話的人，表示他孤孤單單、表示寂寞，他心有病，他需要有人來傾訴、聽訴他的苦衷。這些都是一些診斷的方式。其實他一直喜歡來找你講話，表示他孤單，那你又討厭他來跟你講話，因為你覺的心煩，表示你喜歡孤單，二是不同的。所以呢？應該是只有「同病才會相憐」啦，同樣都喜歡找人講話的，都有那種抑鬱症的，需要人家開導的，需要人群關心的，因為人聚在一起才會溫暖嘛，分開了那就孤單嘛。所以喜歡自己一個人在外的、獨自闖蕩江湖的，這個人通常都是比較陽盛的啦。那喜歡和一群人聚在一起黏在一起的，這種大概都是屬陰的，都是陽比較虛的啦。我們也可以由這樣來判斷陰陽，這是從陰陽上去判斷。

那這裏有講「語暗暗然不徹」，聲音不響亮而不徹，徹是通貫，這個有礙氣的通利，所以他大概知道就是什麼？心隔間的病，這邊講得還可以。另外「語聲啾啾然細而長」，就是那種啾啾啾啾，那個麻雀的聲音，或者是黃鶯的那種啾，有時候拉得很長。那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敢使氣啦，我們人在講話是氣往外出，會把氣血往外拉、往陽部拉的，而頭這個地方

是陽中之陽，那邊會充很多的血，所以頭有病的就不希望那邊去充血，跟腹中病其實是不一樣的。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咳；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師曰「呼吸時肩部動搖的，心中堅硬。呼吸時引起胸中上氣的，咳嗽。呼吸時張口短氣的，肺痿唾沫」。

【永諸講解】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咳；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我們來看一下。息，一呼一吸謂之息。那「息搖肩」，搖，就像日本的搖獎，垂直作用像圓形的就叫做搖，那他的肩膀呢就會往前傾，往前傾，感覺是很像在搖的樣子，就像我們身體前傾又回來，就像在搖。那息搖肩，肩是指那邊呢？就是我們頸部下來那個地方，肩井、肩髃、肩髃穴的命名，就是以部位來命名的，那肩就是從頸那邊一直到我們與手臂接觸的部位，所以我們手臂、肩之間有一個叫做肩髃穴，還有一個肩髃穴，就是肩邊邊角角的位置，叫肩髃。所以息搖肩者，這個肩呢就是整個部分往前傾，像是在搖獎一樣的。那為什麼會這樣呢？他

說這個是因為心中堅，所以他往前傾，可以幫助氣的出來，進而可幫助心臟推動氣血的流動，像前後這樣吐吸吐吸，是用來幫助心臟。因為心中堅呢？堅的底部為土，代表是因為土的堆積造成這個堅。這個堅就是土所造起來的，土在五行，為脾胃。那心中堅呢？是因為從脾胃上行的氣堵在中心中，所以導致他呼吸不順，必須用搖肩的方式來幫助呼吸，這是心臟的問題。那息呢？如果呼吸的時候呢？「引胸中上氣」，引就是我們一段一段的收，像我們收繩子沒有，一段一段的收，這個就叫做引。那拔的話呢，手拉著不移動，然後出力把整個拔出來，手都沒有動喔，手握住的地方都沒有動，這個就叫做拔。那引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這個就叫做引。

「胸中上氣」，因為胸中這邊的氣受到呼吸的牽引，導致氣往上衝了，那當然會引起咳嗽啊。像有些人呼吸，一吸的時候，喉嚨就突然癢起來了，或者是一呼的時候，也是引起癢起來了，就會引起咳嗽。

「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息，就是一呼一吸謂之息。嘴巴張開，氣很短，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肺痿唾沫。為什麼氣會短呢？因為肺痿，肺萎縮了。張口是因為氣不足，氣不足所以才要張口，因為還要吐涎沫，所以也要張口啦。肺萎縮了，導致上焦氣的不流通，因為瘀阻，所以滲出涎沫，又因為要吐沫，所以張口短氣。

【注】

息者，一呼一吸也。搖肩，謂抬肩也。心中堅，謂胸中壅滿也。呼吸之息，動形抬肩，胸中壅氣上逆者，喘病也。呼吸引胸中之氣上逆，喉中作癢梗氣者，咳病也。呼吸張口。不

能續息，似喘而不抬肩者，短氣病也。蓋肺氣壅滿，邪有餘之喘也，肺氣不續息，正不足之短氣也。然不足之喘，亦有不續息者；有餘之短氣，亦有胸中壅滿者。肺氣上逆者，必咳也。咳時唾痰，嗽也。若咳唾涎沫不已者，非咳病也，乃肺痿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息」呢？就是一呼一吸，沒錯。搖肩並不是抬肩，因為搖呢？搖是一個旋轉的動作，是一個前後旋，大家有看過日劇的搖獎，就是轉轉轉，然後看有沒有中啊，一般搖出金色的球就中獎了，這個就是搖。抬是從下往上垂直拉起來的叫做抬，我們兩個把他抬起來，是從下往上的動作，所以是不一樣的。

那「心中堅」，是氣堵在那邊，而且積聚的蠻多的，所以心中堅說成「胸中壅滿」，這個還可以啦。

「呼吸之息，動形抬肩，胸中壅氣上逆者，喘病也」，這不是喘啦，這是因為心臟功能不好，氣堵住了，所以導致這樣的情形。喘的話呢？一定是張口，氣一定是很促，因為喘字從口嘛。把喘字去掉口，加一個心呢？形成惴，就表示心跳得很快。如果加一個水，成湍，就表示這個水流得很快，所以我們叫湍流，就是急流。所以口旁的喘呢？不就是嘴巴張開的次數很頻繁，這是為什麼？因為呼吸不利，所以隨著呼吸而張開嘴巴。

「呼吸引胸中之氣上逆，喉中作癢梗氣者」，這個是咳病嘛，那張口呼吸是因為氣不足，因為用鼻子吸不足，所以必須要藉由嘴巴幫忙，故張口。原因是氣短，還有是因為他短氣。短氣就是什麼？我們覺得吸只能吸一段很短的氣，因為氣下不去，沒辦法下到腎，所以它從

肺那邊，一開始就出了問題。我們常常說金主肅降，會把氣往下導，若是因為肺的吸收有所壅堵，會使心臟打下去的血液也會變少。我們吸氣是一個動力，是一個動力往下推，因為吸氣會對胸腔產生一個壓迫，那種氣的壓迫，就是我們的肺泡擴張，肺泡擴張會壓迫肺靜脈的血流往心臟回流的。而當往內、往外受到瘀阻，或是肺本身有瘀阻，就會出現短氣。

「肺氣壅滿，邪有餘之喘」，條文前面並不是寫「肺氣壅滿」，是寫「心中堅」，它已經跟你講是心中堅，不是跟你講肺中堅。後面的張口是因為肺痿，痿是因為氣少了，枯萎了的意思啦，所以叫做肺痿。唾沫呢？我們到後面肺痿肺癰的章節，就有一時時吐濁如米粥」句，那是因為它壅堵不順，因為肺痿掉了嘛，造成上焦氣道比較不通，淋巴就會滲出來形成一些涎沫啦，造成唾沫不已。所以這個心中的是前面先產生的，短氣的話是後面的結果，肺痿，張口短氣的原因是這樣的。這是由病人的呼吸的狀況來判斷他的疾病，這個診斷主要是這樣的。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即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師曰「吸氣稍快的，病在中焦，有實形的積，應當攻下就會好，體虛的人不能治了。病在上焦的，吸氣急促；病在下焦的，吸氣深長。這些都難以治療。呼吸時，身體搖動搖抖動的，不可治了」。

【永諸講解】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即愈，虛者不治」，吸是什麼，是吸氣，先吸氣但是這個氣息是很微的，且吸氣次數多的，這個是病在中焦。我們這個吸進去氣從肺，經由心，往外往內，往外是往頭手，往內是到中焦、下焦，然後再一直往下走到足趾嘛。因為吸氣對肺靜脈產生一個推力，那吸為什麼會微呢？因為有堵，堵住的話，就像一個灌飽氣的氣球，你要再把氣推進去是沒辦法的，那推不進去，所以他吸下去可能只到肺，因為沒辦法下到中焦，所以很快又出來了，所以他先吸，然後發覺他的吸氣的力是很微的，沒力的，又吸的次數多，然後我們就可知道病是在中焦的，為什麼？因為中焦那邊有個實堵住呼吸了，我們剛剛講的，吸氣進去肺，然後對肺的血管靜脈產生一個推力，因為它是一個往下的力道，那這個推力會使得它沿著下走，所以腎才會納氣，所以我們說腎納氣是這樣的原因。腎若不納氣，肺那邊的吸氣，氣要往下走會受到一些阻力，那肺本來就在上焦，上焦要到下焦，第一個是先由上焦進而才到中焦，所以吸比較微跟數，是因為堵在中焦。我們把中焦的有形東西攻下了它就會好，那如果這個病並不實而是虛的話呢，表示氣快要絕了，人連肺都沒辦法納氣，所以他說虛則不需要去治療了，沒辦法治了。因為如果是在上焦，其吸促，我們講得很清楚嘛，我們說如果你是上焦有些堵的話，那吸呢？推力一剛開始氣就推不動了，所以吸會很短、很促，這邊的促就是不規律的數。數是有規律的，促是沒規律的，促有數但是會

越來越短，甚至是有停止，呼吸停止的情形，這個叫做促，和數是不太一樣的，這個是它們的區分。

在下焦的腎離肺的上焦遠，若是堵在下焦，吸氣的氣路比較遠，從上焦通過中焦，再到下焦。而在下焦時才發覺這邊堵住了，這比較遠。但是他們病本是在吸而微數，所以不管是這個「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呢？都是不好治的，因為這原本就是你上焦的問題，若是這是實的話還好，如果是虛的話，就不治了。這邊這條整個的意思是說，撇開了實，如果都是虛的話，你不管是在上焦、在下焦、在中焦，這些都不好治，都難治。

那「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呼吸到必須動搖振振者，這表示我們呼吸還須要藉由動作來幫助它。一般我們的呼吸是很自然而然，根本不需要藉動作，就像我們煩躁的躁，躁的話是因為腳的氣血不足，所以人體自主反應要動。他不能停啊，停了那邊氣血不足就停住了，他會很不舒服，所以他不得已要動啊。有些人一坐下來，坐不到兩分鐘，他受不了啊，他一定要起來，這就叫做躁。為什麼會躁呢？因他它是藉由行為來幫助氣血的流動。呼吸也一樣，我們呼吸，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在呼吸時需靠動搖來幫助氣血的流通，才能幫助他的呼吸，所以這是很嚴重的了。可以說是身體的陽失去了，所以這邊才講說不治，不能治療了。那什麼時候會死？不曉得，但可以由其病的相克之時日推知。「不治」，就表示這個沒辦法去治療。

【按】



吸促之「促」字，當是「遠」字；吸遠之「遠」字，當是「促」字，方合病義，必傳寫之訛。

【永諸按】

我們看吳謙這邊說「吸促之『促』字，當是『遠』字」；吸遠之『遠』字，當是『促』字，方合病義」，照吳謙的講法，則條文要變成「在上焦，其吸遠；在下焦，其吸促」，怎麼看都不對？那吸在下焦，是比較深層的位置了，從肺到下焦還要有一段時間呢，所以他是遠嘛。那在上焦是短短的促啊，這是沒錯啊。我不曉得他為什麼要這樣改，然後又講不出道理，就說「方合病義」，什麼的病義呢？他自己想的病義嗎？所以有時候我們讀書呢，要去思考。不是這樣看了照記，這就是讀死書啊，你有時候會被他所誤啊，他錯了，你也跟著錯。如果他舉出這些例子，像剛剛講的促字應該要是遠字，這樣應該講他的道理在那邊，不是寫一個「方合病義，必傳寫之訛」，就把條文改了，這是沒辦法服人的。所以這個地方，吳謙的按語不是很好。

【注】

此承上文，言喘分三焦，有可治、不可治之辨也。喘，肺病也。肺主氣，司呼吸，故以呼吸氣促，謂之喘也。若呼吸氣均促，是病在呼吸，阻升降之氣也，故知喘在中焦也。呼之氣促，吸之氣長，病在呼，呼出心與肺，故知喘在上焦也；呼之氣長，吸之氣短，病在吸，吸入腎與肝，故知喘在下焦也。喘之實者，謂邪氣盛，則實也。中實，則必腹滿便硬，當下之，可治也。喘之虛者，謂正氣奪則虛也。中虛，則必腹軟便滋，不堪下，難治也。若喘而

呼吸動搖，振振不能擎身者，則為形氣不相保，勿論虛實，不治也。曰吸而微數，數，即促也；促，即短也；遠，即長也。吸不言呼，略辭也，猶言呼吸均短，呼短吸長，吸短呼長也。

【永諸按】

我們看吳謙的注，他說此承上文，言喘分三焦，這裏有說到喘嗎？沒有啊！只有說到吸而已。所以我不曉得為什麼他要把呼吸的診斷變為喘分三焦，有可治、不可治，真的是引伸過頭了。條文他這邊講的是呼吸，這一條主要說明的是呼吸如果是微而且又數的，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若他原因是實的，那病在中焦，他一定有所瘀堵，可能從上、從下，上中下都有可能瘀堵，導致我們吸氣不能吸很多，所以吸的次數會代償性的變多。因為我們整個呼吸的流程，氣血是因吸而下去，因呼而回來，如果氣血循環通利，沒有受到瘀堵，呼吸就不會很數。如果有阻礙的，我們就要攻，這邊雖然他講中焦實，其實在下焦也是有，像有些小便不利、癱閉的，也會引起這種呼吸微而數。像這種因實而吸氣微數的，我們就應要攻實。

凡是病證，一定有虛有實，實的話就把實去掉，實則減之，就瀉之；虛則補之。像這種吸而微數的話，這個已經是很虛了，如果我們看到這個是虛證，是不能治了，虛過度了。所以我們前面講，在虛的時候，虛實之間的取捨，是要先瀉實呢？還是要先補虛呢？原則上，我們一定要先補虛，因為再虛下去就沒了，沒了我們就沒辦法了，命就回不了頭了。所以虛不管是如何，一定要先治他的虛。他的虛已經到極了，已經先拮据了，就不要去管他的實。他的實是假的，所以先去治他的真虛，以虛為主，先治裏虛。如表有實，再去攻表的實。補虛要先固本，這就是治病求其本。

吳謙把它分三焦，在上焦他就是吸又促，在下焦吸而遠。為什麼沒有在中焦？因為中焦剛剛好，中焦在中間，他也不促，也不遠，所以不需要寫出來了嘛。其實在這邊你也可以寫說「在中焦者，其吸不促，亦不遠」，這樣剛好三個。為什麼要講這個？是講說我們呼吸堵礙的地方，或是他虛的地方。如果是在上焦，那吸就會促；在下焦，他的吸就會遠；在中焦，不促也不遠，但是在中焦，它是微而數。

同樣的，若是實一樣是去實，那虛，怎麼辦呢？所以就條文來看，並不像吳謙所講的，不可治之辨不是在喘。因為前面他已經把他改了，所以後面的我們都知道他講的都有誤，就不需要去看了。如果要看，我們也再看一下好了。他說「呼吸氣均促，是病在呼吸，阻升降之氣也，故知喘在中焦也」，條文只有講吸而已，與呼無關，因為吸是由外內入，其力從上焦到下焦。我們知道「呼出心與肺」，呼氣是藉由心肺，這是一個陽的過程。因為呼出是由內而外，屬於發散，這是一個陽的過程，所以他是由心跟肺來完成的。「吸入腎與肝」，因吸入是一個由外往內，屬於內收，為陰，由陽入陰的過程。這是要靠陰來完成，陰要能納。因此這邊《難經》才講「吸入腎與肝」。若「喘而呼吸動搖，振振不能擎身者，則為形氣不相保，勿論虛實，不治也」，這不是喔！為什麼病人會喘呢？因為他呼吸不足。為什麼他要呼吸動搖呢？我們前面講過因為病者的呼吸沒辦法讓氣血的維持基本的流動。因為你呼吸時會使氣血流動，若是肺那邊氣體交換不好，氣血沒流動，那要用動來幫助你的呼吸，如果不動，他覺得他吸不到氣。因為氣體交換很不好，血的流動也很不好，所以他要一直動搖振振，來幫助他的呼吸，因此這就難治。就是因為病者比原本正常人更虛，所以不能治療了。這邊還講，數即促也。促跟數，我們之前有做分別，數是規律的，譬如，原本正常的心跳是一息四五至，一分鐘大約十六息，也就是一分鐘大約六十四至八十下的心跳，而病者的心跳為八

十五而且都規律的在八十五那邊，這就叫做數，我們摸起來都在八十五這叫做數。什麼叫做促呢？越跳越快，原本是八十五，過來變九十，過來變一百，到最後甚至還有停掉的，這就是促。這條中，促其實是有點短數的意思。條文這邊言吸而不是言呼，因為呼是跟心肺有關係，最主要的是吸。為什麼？因為吸是氣血的起頭，呼吸是脈之頭，「呼吸者，脈之頭也」，這在《傷寒論》裏面也有講。呼吸是脈之頭，因為推力嘛。吸是一個助力，是一個把氣血向內推去的推力；呼，是一個把氣血拉出去的拉力。我們氣血要從外往內，由上往下，必須要靠什麼？可以靠吸來幫忙。如果由內往外出呢？就是要靠呼來幫忙。

※師曰「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旺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脈，皆當病」。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師曰「寸口脈動的，會因其旺時而動。假使春天肝旺，顏色是青的，也就是四時各隨其旺時之色。肝色青而反而色白，不是它的旺時的面色和脈象，都應當生病了」。

【永諸講解】

「寸口脈動者」，寸口脈，指的是肺的脈，肺的脈就叫做寸口脈。所以《難經》有講為什麼要用寸口脈來取決五臟六腑的死生吉凶，因為寸口為手太陰之脈動，手太陰就是肺啊。手太陰剛好是每個經絡的起點。我們看精專營氣和五十營，他們的起點都是手太陰肺開始，所以他是氣的起源。所有十二經的氣是經過脾胃的吸收，由中焦送到了上焦的手太陰，再開始分布。中焦的榮衛藉由三焦回流到心，再經由手太陰與外所得的宗氣，藉由心包絡分布到各個經絡去，所以它裏面的脈氣，就包含了十二個經絡的脈氣。

「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寸口脈之所以動呢？動在《傷寒論》裏面講脈為什麼會動，是因為陰陽不相順接？就是陰陽無法相接、相交，才會出現動。這是在《傷寒論》裏面，我們之前在講《傷寒論》裏面就有脈動。

「因其王時而動」，為什麼「因其王時而動」？因為得天時之助，其陰陽會有偏盛，陽與陰就沒辦法交，如同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脈，就是如此，所以就是因為這個王時才會出現他的動。動就是不定，跳的位置不定。

「假令肝旺」，他指在人體的肝旺，顏色是青色的。

「四時各隨其色」，肝的四時是在什麼時候？肝的主時是屬於春，所以春天肝逢旺時，它的脈是弦的，顏色比較偏向青色。為什麼？因為肝脈是弦的，是屬春的少陽，他的氣血要外散出去，受到外面冬之餘寒的影響，造成血流不利，不是那麼的順，所以血循要差一點，顏色為青色。那為什麼心夏的時候，血是紅的呢？因為在秋天，陽氣才剛開始收斂，所以膚表的血所以顏色是紅色的。那為什麼肺秋是白的？因為在秋天，陽氣才剛開始收斂，所以膚表的血

變少，面色就慢慢出現白色。血氣往內收，在外的脈就開始枯燥，呈現一個澀脈，所以肺的色會是什麼？是白色，原因就是這樣來的。那脾土為什麼是黃色？因為人體的氣血在腸胃消化吸收的過程中，氣血往腸胃走，所以氣跟血開始內行，而那黃色的表現其實應該是說脾胃在腐熟吸收食飲精微時，有人則要有出，所以是脾胃把他的氣送到外面，才呈現黃色。像我們是黃種人，所以就出現這種原來的顏色。那冬天會什麼會是黑色呢？因為陰往內收，但熱往外，外面的血變得比較乾燥乾枯，所以出現黑色。

「肝色青，反色白」，為什麼肝色青反色白？肝本來氣血往外是比較不順，因為是弦脈，陽氣初生。「反色白」，色白是涼降，它是收回來的，屬於金的，金是克木的，所以不是那時候的色脈，不是春天那時候應該有的色跟該有的脈。「非其時色脈，皆當病」，春天的脈應該是弦，春天的色應該是青，結果反而是色白，如果是時與色不相應，這樣都是有病。

【注】

寸口者，統言左右三部脈也。脈動法乎四時，命乎五臟，然必因其旺時而動，則為平脈也。假令肝旺於春，隨其時，色當青，脈當弦，此不病之色脈也。若色反白，脈反浮，此非其時，乃病之色脈也。四時准此。

【永諸按】

我們來看「寸口」，寸口就是寸口脈。寸口脈是在太淵的位置。那如果我們要講整個的脈，在《傷寒論》他有講寸口脈、跌陽脈、少陰脈，如果是指全身的脈，我們會以右的寸口、跌陽脈來總括，這在之前講的《傷寒論》都已說過了。那如果只言寸口，就

是講太淵的肺脈。只言少陰就是心、腎的脈，太谿的脈。那只言跌陽，就是胃的脈，就是這樣而已。寸口脈、跌陽脈、少陰脈，都是單獨經脈的診法。

脈動跟四時有關係，各有它的旺脈，在《難經》那邊，它有四時的旺脈，那這個旺脈不可以過其度？其實我們身體自身有波動的起伏，以因應一天，例如體溫、心跳等，但這波動不可以超過它緩衝的極限。所以在《難經》有講，比如我們肝經本來應該微弦，如果旺時會弦稍微多一點，不會過弦。太過與不及都是病了，在旺時會多一點點，不會過弦，太過就是病了。

【集注】

尤怡曰「旺時，當時至而氣旺，乃脈乘之而動，其色亦應之。如肝旺於春，脈弦而色青，此其常也。推之四時，無不皆然。若色當青而反白，為非其時而有是色，不特肝病為然，即肺亦當病矣」。

【永諸按】

尤怡說「旺時，當時至而氣旺，乃脈乘之而動」，是天候幫助的關係，因為天候是這個樣子、天時是這個樣子，天時是符合那個天時，所以那時候它的氣會比較旺，色也會應之，也會加強，在春天，青色會比較明顯一點。那這邊有講，如果四時不是這樣，本來要青，不青反白，白是金的顏色，屬於肺，金克木是相克的顏色，這時應當就會有病。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為未至而至也。似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為至而太過也」。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問曰「有時間未到而氣候先到，有時間已到而氣候未到，有時間到而之前的氣候未離去，有時間到而氣候大過於平常。怎麼回事呢」？師曰「冬至以後的甲子夜半，少陽就開始了，少陽的天時，陽開始生長，天因而溫和。如果還未到甲子，天因而溫和，這就是時間未到而氣候先到。因到甲子而天還沒溫和，這就是時間已到而氣候未到。因到甲子而天還是大寒沒有緩解，這就是時間已到而之前的氣候未離去。因到甲子而天溫和如同盛夏五六月的時候，這就是時間到而氣候大過於平常」。

【永諸講解】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前面的至，是指時間到了；後面的至，是指氣候到了。「有未至而至」，就是說時間還沒有到，氣候先到了。「有至而不至」，就是說時間已經到了，那氣候還沒到。「有至而不去」，時間已經到



了，原本的氣候還沒有離去。「至而太過」，時間已經到了，但氣候卻太過頭了。本來是溫的，結果變成熱的。

這邊講「冬至之後」，冬至是講一個節氣，也是講一個日子。冬至的日子在那邊？從古代來看，他們不是用日曆，而是用北斗七星的斗杓來看。北斗七星的斗杓，那個斗柄指著正北的時候，那一天就是冬至。從那一天以後我們開始往後翻農民曆，翻翻：翻到的那一天，剛好是甲子日，那一天就是那一年的開始日。所以這邊「甲子夜半」，指的是甲子日，古代不說甲子日而講甲子，我們就要知道是甲子日的那一天。夜半，那一天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中醫說一天最早的開始是從十一點到一點，也就是子時。甲子那一天十一點到一點，剛好是夜半，所以就是那一年起頭的時候，一個節氣開始了，就是少陽。

「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就開始了。那少陽開始的時候陽氣就開始生，陽氣就開始增長。年數或日數都是從甲子開始，因為甲子之數為六十。

少陽之時，陽開始生，天開始溫和。那因為還沒有到甲子日，冬至以後還沒到甲子日，天因此溫和，這個就是時間還沒到，氣候卻到了，此為「未至而至」。

「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這個就是時間到了，而該時的氣候還沒到，此為「至而不至」。

「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已經到甲子日了怎麼天還那麼冷，這個就是時間到了而原本那個氣候還沒去。

另外還有一個「以得甲子日，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這就是甲子日已經到了，但氣候已經太過了。整個講完就是這樣。後面的注釋就是這樣一個講解，所以這裏吳謙注得不錯，甲子夜半就是甲子日的夜半。

【注】

冬至之後，得甲子日夜半，少陽之氣始生，天漸溫和，氣之常也。若未得甲子，天即溫和，此為未至而至也。氣未應至而先至者，是來氣有餘也。已得甲子，陽氣漸盛，天未溫和，此為至而不至也，氣應至而不至者，是來氣不足也。若天大寒不解，此為至而不去也。氣應去而不去者，是去氣太過也。若天過溫如盛夏時，此為至而太過也。氣應至而甚者，是至氣太過也。太過者，其氣淫，則薄其所不勝，乘其所勝也；不及者，其氣迫，則所勝妄行，所生者受病，所不勝薄之也。此《內經》所謂「謹候其時，氣可與期」。餘皆仿此。

※師曰「病人脈，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

【《桂林古本》】

脈，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假令濡而上魚際者，宗氣泄也。孤而下尺中者，精不藏也。若乍高乍卑，乍升乍墜，為難治。

【永諸譯】

把脈，如果脈的部位前面脈浮的，病在表，如果脈的部位後面脈浮的，病在裏。如果脈軟而上到手大拇指內邊緣的，是宗氣泄。如果脈弦而下到尺中，是精不藏。如果突然高突然低，突然升突然降，是不好治的。

【永諸講解】

師曰「病人脈，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我們知道前後為陰陽字詞，前為陽、後為陰，所以浮在前，他病在陽在表，他的脈若浮在後，病在陰在裏。脈的前後，一般有些人就把他分成寸關尺，前面就是寸，後面就是尺。其實不一定，還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來表示，這只是陰陽的表示。所以他前就是在表，後就是在裏。

後面的一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這個在《桂林古本》也有。腰痛，背強，就知道他氣血流動不好，沒辦法走。「短氣而極」，短氣我們知道因為氣血不流通，如果影響到心肺就會短氣。《桂林古本》是怎樣寫呢？把脈，如果是浮在前面，這個病是在表。我們以寸關尺來講，寸是陽、尺是陰。尺是寸的根，所以尺脈是人的根本。那如果把脈從由內向外看，就是尺、關、寸，所以《桂林古本》才說「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

「假令濡而上魚際者，宗氣瀉也」，濡是什麼的脈？濡是脈軟的意思，大多是屬於脾胃的脈，因為它屬濕。濡的脈既然往上走到了魚際，表示脾胃的氣被拉到上面去了。氣的力道是往外走，所以他這邊講我原本要從外進入的氣進不進去了，由體外向內的氣，就是宗氣。宗氣就是外來的氣，像我們直接呼吸。那為什麼這個脈會到那邊呢？因為他有個力道把他外

拉，魚際又屬於寸的更上面，這是一個重陽的位置。濡脈本來應該是要在關，結果不僅是上到寸而且還上到魚際，所以他這一個拉力很強，而我們寸的位置本來就聚了宗氣，我們講「胸者，宗氣之海」。就是我們呼吸的氣體交換在這邊。寸這邊既然沒有脈了，那濡脈已經跑到頂端的魚際，所以我們可以判斷說「啊！宗氣瀉掉了」。

「孤而下尺中者，精不藏也」，只有單獨一個腎脈走到尺中，因為這個脈是往下行的。腎主藏五臟之精，為什麼只有單獨一個腎脈，其他四臟為什麼沒有呢？那是因為其他四臟之精都已經都被瀉掉了，所以他說精不藏，飲食精華沒辦法藏。脈孤就是單獨的一種，尺就是指腎，腎主五臟之精而藏之，孤就是單獨一個，就是只一個腎精，其他都沒有了，所以這是精不藏。

「若乍高乍卑，乍升乍墜，為難治」，如果突然高突然低，有時候升，有時候降，這是氣血的失調，如果我們的氣血走的很混亂，那邊的虛實都不一定，這就不好，這就難治，所以他說這個是不好治的。

【注】

脈浮，虛風之候也。關前之寸脈浮者，病在表也；關後之尺脈浮者，病在裏也。虛風在表，故主腰痛背強不能行也；虛風在裏，故主短氣而極也。

【永諸注】

那我們來看看吳謙的注。「脈浮，虛風之候也。關前之寸脈浮者，病在表也；關後之尺脈浮者，病在裏也」，因為後面的這個部分，《桂林古本》沒有這條文，沒能參照。「虛風在表，故主腰痛背強不能行也；虛風在裏，故主短氣而極也」，這是他針對這個解釋的。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為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這是什麼意思呢」？師曰「這就是有陽沒有陰，所以稱作厥陽」。

【永諸講解】

《內經》說「厥陽獨行」，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要清楚厥的意思。厥的意思就是陰跟陽沒辦法相接，陰陽不交接就叫做厥。

「厥陽」，就是單獨的陽，就是說這個陽只有往外走，一直往前，絕對不回頭的，這個叫做「厥陽」，因為它沒有跟陰接嘛！陰就是一個向裏的過程，所以厥陽就是勇往直前、往外走的、有去無回的，這個就叫做厥陽，所以才叫做「獨行」，因為沒有跟陰相接，只有往

外、只知道一直往外、永遠不回頭，所以師曰「此為有陽無陰」，這個就叫做厥陽。同理，我們可知「厥陰」的意思，就是都一直往內、不會出去的，這個就叫做厥陰。

【注】

陰陽偕行，順也；陰陽獨行，逆也。厥，逆也。逆陽獨行，此為有陽無陰，故稱厥陽也。

【永諸注】

我們的氣血一般都要如太極一樣有去有回，才能形成一個循環，也就是陰陽要相接，我們的經絡，其所運行的五十營也是這樣環繞出來，如同一個圓圈，如果它只是單獨行，不與其相對的陰或陽相交，這個叫做「厥」，這不叫逆，逆的意思就是退回來，換句話說，我原本心臟的陽可以把氣血送到指尖，因為某些因素我的心陽不足了，從指間慢慢退到手掌，手掌那邊又不足了，就慢慢退到手腕，更嚴重的就慢慢退到手臂，這種氣血因為陽不足而一路往回退的過程，就叫做「逆」，這裏是針對病證上來講。那如果是方法上來講的逆，比如說「本應發汗之而反下之，此為逆也」，這個逆就叫做錯誤的治法，與這邊逆的解釋又不一樣。

總之，針對症狀來講，陽氣不能佈達到外面，而且一直退回去，這個叫做逆。而「厥逆」合起來的意思就是什麼？手足陰陽不能相順接，因而導致的逆的症狀，這個逆是因為厥所造成的。

【集注】

李彥曰「厥陽即陽厥也。《內經》云『陽氣衰於下，則為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此厥陽獨行，有陽無陰之大概也」。

【永諸按】

李彥說「厥陽即陽厥」，這個不太對！「厥陽」代表是這個陽是與陰不相交接的，而陽厥是指陽部的陰與陽不相接。就像「邪風」跟「風邪」不一樣，「風邪」的風是形容詞，來形容邪的。「邪風」的話，本質是風，邪只是形容詞，指的是不合時節、不正常的風。所以「厥陽」代表一往直前的陽，厥是形容這個陽；「陽厥」是指這個陰陽氣不相接的厥發生的位置只有在陽的部位，因為厥有陽厥跟陰厥，如果厥的位置是在陽的部分就叫「陽厥」，所以不能說「厥陽即陽厥」，這個是不一樣的。中國在字詞上分的非常清楚。

《內經》上說「陽氣衰於下」，陽就是表面、外部，陽氣就是往上外走的氣，陽氣衰於下是因為沒跟陰相接，所以陽氣沒辦法拉到裏面去，就會寒厥，因為陽代表比較熱，所以裏部這邊單純只有陰氣，這個厥是寒性的厥，因為陽沒辦法進入到陰；同樣的，陰氣如果衰於下，裏面的陰如果不足就是熱厥，因為陰氣不足，陽氣就會侵犯，如同兩國之一國如果虛弱，另一國就會侵犯它的地盤，所以陽氣慢慢進入就會造成熱厥，這是原本在外面的陽，因為裏面的陰太衰了，形成空位，所以外面的陽就會進去造成熱厥。

高世栻曰「按此為有陽無陰，是為厥陽也。經曰『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於四肢也。乃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此所以為有陽無陰，而為厥陽獨行也』」。

高世忒說「按此為有陽無陰，是為厥陽也。經曰『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岐伯就說陰氣虛了，陽氣就會進來。陽氣進入之後，胃就不合，因為本來胃的氣就是要往外送，但是陽氣侵犯進來，胃裏面的陰陽氣就會不合，因為胃本來就有陰陽氣，現在陽氣進入，陽氣就變多了，陰氣就變少了，這時候水穀所形成的精氣就會耗散，一但耗散就沒有水穀精氣可以營養四肢，於是腎氣就日漸衰減，陽氣更為獨盛，所以這個就叫做「有陽無陰，而為厥陽獨行」。

※問曰「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臟即死，入腑即愈，此為卒厥。何謂也」？師曰「唇口青，身冷，為入臟，即死。身和，汗自出，為入腑，即愈」。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問曰「寸脈沉大而滑利，沉則內實，滑則是氣，實氣相合，血氣入臟則死亡，入腑則痊癒，這是突然的昏厥，怎麼說呢」？師曰「唇口青色，身體冷，是入臟，則死亡。身體溫和，汗自出，是入腑，則痊癒」。

【永諸講解】



問曰「寸脈沉大而滑」，寸脈這邊也可以指寸口脈。寸脈沉大而滑，寸脈為什麼會沉？「沉」是陽不足，沒辦法往外走，或是說氣血往裏面走。「大」是氣血很旺盛，充滿了脈管，但還有另外一種大是虛所造成的，為了分別虛實，所以條文後面又看到了滑脈。「滑」是氣血旺盛，因此「寸脈沉大而滑」，我們可以知道寸脈有血氣不往外面走，反而往內走。

「沉則為實，滑則為氣」，所以它是氣跟實混在一起，因為它往內走（寸脈沉，要往外而不往外走）。

「實氣相搏，血氣入臟即死，入腑即愈」，氣實相糾合，這時候氣血進入臟就會死，如果氣血沒有進到臟而是進入腑就會痊癒。

「此為卒厥」，「卒厥」是什麼呢？就是突然間陰陽沒有相接。本來要出去的沒有出去，就純粹是獨陰往內走，例如像寸脈在這裏屬陽應該是要往外走，但卻沒有往外走。「卒厥」，後面很多人解釋成突然昏倒，其實應該是突然的陰陽氣不相接，導致氣往裏面走，既然氣血入臟，因為臟屬於陰，進入臟會出現什麼症狀？由於氣血由外往內，表面氣血流動少，所以會出現唇口循環不好的青，因為表面氣血流動少，故證現身冷，這是告訴你，這是入臟的。反過來說，腑是陽，所以如果進入腑還是有機會轉出去，不像臟就收藏起來，沒辦法轉輸出去了，所以外面的氣血都會不足了。那腑是陽，是指流通，所以氣血進到這個腑，它就把氣血轉輸出去，就會出現身和、汗自出，這個叫做入腑，就會馬上好。藉由這些症狀來判斷入臟或入腑，是陰是陽的不同，因為病往陰走就會越來越嚴重，往陽走就會痊癒，所以說治病要如何判斷生死、進退，就是從陰陽來做判斷。

【按】

「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之十八字，文理不順，衍文也。血氣入臟之「血」字，當是「厥」字，始與卒厥相合，必傳寫之訛也。

【永諸按】

「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這個部分吳謙看不懂，只說這是衍文，其實我們剛剛敘述得很清楚，寸脈沉就是氣血往裏的過程，寸脈應該要往外散，因為陽的功能本來就是要往外，結果居然往裏，造成陰陽相糾結。至於氣血為何會入臟呢？在《靈樞》就有提到「形寒飲冷，則傷肺」就會入臟，形寒是外因，飲冷是內因，外寒內寒相夾擊就會傷肺，再舉一例「久坐濕地，強力入房，則傷腎」，久坐濕地是外因，強力入房是內因，這樣內外夾擊就會傷腎，否則一般形寒是會出腑而不會入臟。在這裏寸脈沉而大滑就是入臟，而裏面的尺脈本應要出來，受人裏的寸脈相阻，結果兩個聚集在一起。像這種它有兩個情形，不是入臟，就是入腑。如何區分入臟還是入腑，就是由症狀來判斷，唇口青、身冷就是入臟，外面沒有陽。身和、自汗出，外面有陽，就是入腑。

【注】

此詳申陽厥、陰厥生死之義也。厥氣者，逆氣也，即逆陽逆陰之氣也。氣逆則亂於胸中，故忽然眩僕，名曰卒厥。若唇口青，身冷，是陰進陽退，則為入臟，即死也；若身溫，汗自出，是陰消陽長，則為入腑，即愈也。

在這邊吳謙解釋卒厥是突然昏厥，其實不是，應該是本來要出去的陽氣沒有出去所致，所以是陰陽氣突然不相接所引起的。

【永諸按】

【集注】

沈明宗曰「邪氣入臟，神明昏憤，卒倒無知，謂之卒厥。若唇口青，身冷，神機不能出入，臟氣垂絕，所以主死。經曰『血氣並走於上，則為大厥、暴厥』是也。若身和汗出，乃邪氣入腑，不得出入，一時卒倒，非臟絕之比，頃時陽機外達，邪氣隨之外泄，故知入腑即愈」。

【永諸按】

沈明宗也解釋卒厥為「邪氣入臟，神明昏憤，卒倒無知」，與吳謙相類。總而言之，卒厥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陰陽氣突然不相順接，唇口青、身冷就是氣血不能行於外，這跟《內經》所講的「血氣並走於上」，是不一樣，因為並走於上，脈應該是浮的，《內經》這邊說「血氣並走於上則為大厥、暴厥」，應該是腦部充血太過頭、神經太過興奮，然後突然暈倒，這個敘述屬於實證，跟我們上面所說的卒厥不一樣。

※問曰「脈脫入臟即死，入腑即愈，何謂也？」師曰：「非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問曰「脈脫失，入臟則死亡，入腑則痊癒，怎麼說呢」？師曰「並非一種疾病才這樣，各種疾病都是這樣。譬如浸淫瘡，從口流向四肢的，可治。從四肢流入口的，不可治。病在外的可治，入裏的則死亡」。

【永諸講解】

問曰「脈脫」，「脈脫」可以當作是一個病象。

「脈脫，入臟即死，入腑即愈」這怎麼說呢，「脈脫」，脫是指什麼，就是像我們脫衣服，外在的不見了，叫做「脈脫」，所以這邊的脈脫跟脈絕是不一樣，絕是裏面氣血送不到外面，這叫做絕，「脈脫」是氣血是可以送到外面，但突然就不見了，這是一個病症，表示氣血走不到外面，是整個往裏走，往裏走是一個病，因為原本我們氣血是內外表裏平衡的，陰陽也是平衡，結果外面都沒有了，裏面的氣血就會更盛，就像我們中風一樣，身體氣血往上衝，整個頭面的血管承受不住的時候，血管破裂，腦溢血，有時會造成暴斃。同樣的意思，「脈脫」這個症，入臟就會死，因為臟沒辦法泄，臟是屬陰，所以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就爆掉了，所以就什麼？不得疏泄，所以入臟就會死，「入腑即愈」，因為進到腑，腑是屬什麼？腑是屬陽，主通調，它主往外疏泄，因為腑是陽，所以進到腑呢，氣血有一部分會出

來，因為它有排泄的孔道，它不會聚在那邊而導致氣血的爆裂，氣血過多而血管的爆裂而死，所以入腑它有往外的性，有疏散的性，所以這些氣血呢，是可以紓解出去的，所以「入腑即愈」。

那「何謂也」，其實呢我們有時候在一些日常生活中，我們從電視新聞看，像有些人沒有，他就上廁所，然後一出力人就死了，因為心臟就麻痺了，心臟就停了，為什麼？因為他一出力，血往外而不往內，當然這個跟脈脫是有點是相反的，這個是直接往外衝，往外衝，回流的血變少，心臟沒有養分，心臟就停了，所以就所謂他們講的心肌梗塞，或心臟病發，就死了，心臟就停了，然後就沒有動作了，像這種，其實他們是很類似的，只不過一個像這個「脈脫」，是氣血原本走於外的，突然全部被拉到裏面去，而像剛才那個大便，心臟病發死掉，那是氣血走不到內，所以陰沒有氣血，所導致的死。那問這個原因呢，其實我們很清楚，就是說，凡是病，「師曰，非為一病」，不是這種病是這樣而已，任何一種病都一樣的，因為病是由陽入陰、由外到裏，所以從外面一直到裏面呢，表示病變嚴重的，那如果病呢從陰出陽，從裏之外出於外，病就是減輕，比如說我們濕疹，原本是處處在胸腹這邊，那它往外長這是好現象，比如說麻疹，體表的麻疹如果突然不見了，代表什麼，病屬陰，病往內走，狀況不好，了解嗎？所以麻疹原本外發，然後突然就不見了，縮進裏面的，這個很危險，為什麼？因為這些毒素它往內攻，會造成內臟發炎，所以麻疹原本在發，要讓它發透，因為它是一個表病，要讓它發透，把髒的都排掉了，自然就好了，所以我們麻疹很怕什麼？突然不見了，這些疹本來該出的，不見了，被收到裏面去了。本來是外面的發炎，表、經絡的發炎，樹葉的發炎，一棵樹只是樹葉的枯而已，結果你把它拉到裏面，變成它莖幹受到損害，這病就變嚴重了，它這邊講的，就是這樣的道理，告訴我們治病的道理就是這樣，如果病往外走

出去這是好現象，就是由陰往陽是好的，由陽入陰就是不好的，了解這個道理，我們就可以觀察疾病的進退。

「譬如浸淫瘡」，「浸」呢，你看它是水嘛，我如果加一個人，是「侵」，侵就是什麼，人到了人家居住的地方，侵入了，占了不屬於自己的土地，這叫做侵，就慢慢的蠶食，從外面蠶食，「淫」呢，是四處，四處的侵犯，氾濫，所以這個叫「浸淫瘡」，現在的濕疹也算屬於浸淫瘡的一部分。那我們浸淫瘡呢，如果從口，我們知道頭、口，頭，是屬於什麼？重陽嘛，對不對？以前講過，是重陽，那口是屬於重陽，是頭的一部分。但此處是以脾主四肢，口為胃竅來講，所以它對於四肢來講，反而是屬於內，因為它是胃的竅，四肢是指外面的，它說從口流向四肢，口腔對於四肢，它是屬於比較什麼，屬於陰的部分，因為這邊的口不是指頭那邊，而是指嘴巴，因為我們胃經的經絡到嘴巴，從口流向四肢，這個是可以治的，這是代表它是從什麼？從陰往陽走，陰往陽走，四肢是最外，那「從四肢流來入口，不可治」，流來入口就表示這個口是胃的竅，胃經的竅，所以它是由外往內走，是由外來入內，這就不好治的，這邊就告訴我們病在外是可以治的，入裏就會死，那這條講的就是這樣的意思，就是告訴我們陰陽的進退，得陽者生，得陰者死。

【注】

此詳申入臟即死、入腑即愈之義也。卒厥之病，多脈脫而不見，脈脫不見而死者，是正氣不反也；脈脫不見而生者，是邪氣閉而復通也。非為厥氣一病，百病入臟入腑皆然也。譬如浸淫、癰風等瘡，從口起流向四肢，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也。蓋以病向外者，可治；病入裏者，難醫，亦此義也。

【永諸按】

那我們再來看這邊有一句注釋，它說「卒厥」，「卒厥」就是突然，卒就是突然，厥呢，厥是什麼？陰陽不相接，突然陽氣沒辦法到達外面去跟陰氣相接，所以脈有時候會不見，就是「脈脫」了，脈不見了，就死了，意思是說這種「卒厥」之病呢，它脈脫呢？不一定是經氣突然送不出去，而是那邊受到一些阻礙，有時候像我們大驚，受到驚嚇，或者是突然吃到極度冰冷的東西，胃氣出不去，導致外面的脈不見。「脫」，不見，那「脈脫不見而死者，是正氣不反」，其實並不是說正氣不反，那是因為有時候，受到一些情緒的影響，那這些氣受到七情的因素而有所閉阻，或者是有些五臟的力不夠，比如說心臟的突然無力，都會導致外面的脈見不到，或者是突然的閉阻，就是說生氣，生氣時血衝到任何一個部位去，衝到外面，或衝到其它地方，沒有衝到手，往像這種不往手衝，而其它部位衝，手部的脈就會不見，這個也會造成這種脈脫的情形。

脈脫會出現的話，就表示這些氣已經不見了，「脈脫不見而生者」是指說這些原本該有的因素又出現又回復了，就是說原本心臟突然沒有的氣，力道不足，導致打不出去的，沒有脈，那後來心臟力道恢復了以後，氣血送出去了這就好，表示它能出去的，所以它把它形容叫做入腑，可以出去的，並不是整個心臟的問題，是心包的問題，就是說血管收縮的問題，導致那邊的脈分配的問題，那這個叫入腑，如果是整個入到心臟，心臟完全的停止，心肌的梗塞，這個就叫做入臟，入臟就會死。

【集注】

趙良曰「脫者，去也，經脈乃臟腑之隧道。為邪氣所逼，故絕氣脫去其脈而入於內。五臟陰也，六腑陽也，陰主死而陽主生，所以入臟即死，入腑即愈，而可治。非惟臟腑之陰陽然也，凡內外陰陽之邪毒出入表裏者，皆然也」。

【永諸按】

趙良說「脫者，去也」，脫就是跟穿衣服一樣，就我們的衣服就這樣不見，原本在外面的有了，突然就沒有了，這個就叫做「脫」，那經脈本來就是臟腑往外的通道，就像一棵樹一樣，經者為主幹，絡者為枝幹，那這些所有的包括皮部、經筋、孫絡、絡脈、經，這些整個合起來叫做脈，脈分為經跟絡，所以有時候我們前面這個經是它的形容詞，表示這個脈是經的脈，絡的脈就是絡脈，還有孫絡的脈，還有皮部的脈，還有經筋的脈，那是它們並不是說臟腑的穴道，它是氣血通行的道路，氣血通行的道路如果為邪氣所蔽，其實邪氣是不正常的氣，就是說有時候是因為自己臟腑功能的問題，有些瘀堵，或有些臟腑的力道不足，送不出去到表，所以我們見不到那脈，那就表示說這個有問題，所以就是表示這個問題，所以我們有時候在把脈上，我們如果寸脈把下去，那脈是痿的，表示寸口這邊，寸口指什麼，比如說我們若右寸是指肺，所以表示肺那邊的氣出不太出去，那我們就去考慮，它究竟是肺的虛呢？也就是回流的力道不好，還是肺的實，也就是有所瘀堵，經由看它的症狀，比如說有些是呼吸短氣，氣比較短，那肺在呼吸時胸腔擴張不夠，導致壓迫肺靜脈的力道不足，循環變差，也會導致這邊的寸部那脈會比較微弱，這時候我們就要來什麼，補肺氣。如果是實證，而且瘀堵的，有喘啊痰飲啊，也會導致肺的擴張不利，肺靜脈的流通不好，那我們就要去它



的痰。所以治病要去找它的病因，藉由它的脈證的獲得，以證來證脈，然後經由這樣找到這個病機，來治療，這才是正確的。

徐彬曰「凡病邪能出陽為淺，故生；閉陰不出為深，故死。非止一病，百病皆然。復以浸淫瘡喻之，若從口起而流向四肢者，是邪從內發於外，泄而不進，故可治；若從四肢起，流入口者，是邪由外入於內，進而不泄，此臟氣傷敗，故不可治」。

【永諸按】

那我們再來看徐彬，徐彬說「凡病邪能出陽為淺」，其實能往陽呢？因為我們正氣是根於內發於外，所以像我們飲食有沒有，脾胃腐熟水穀，然後運送飲食精微往外走的時候，這就是從內向外的過程，所以如果我們症狀能往外出，表示正氣是比較旺盛的，正氣的通行是比較正常的，那如它是入陰呢？出不太出去，就會在陰，就會往內走，所以它這邊講「閉陰而不出」。意思是說陰，它是閉，就是出不去，出不去，這病就會比較深。其實就是內外深淺，外的病，陽，出現陽的，這就是比較好治，那往裏的呢，那就是屬陰，比較難治。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腳掣痛」。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咳、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臟病各有十八，合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為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榮飪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於前，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風令脈浮，寒令脈急。霧傷皮腠，濕流關節，食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

【《桂林古本》】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項痛、腰、脊、臂、腳掣痛」。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咳、上氣、喘、噦、咽痛、腸鳴、脹滿、心痛、拘急。臟病三十六，腑病三十六，合為一百八病。此外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穀飪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

【永諸譯】

問曰「陽病有十八種，怎麼說呢」？師曰「頭、項痛，腰、脊、臂、腳掣痛，這些是三陽經所循行六處的部位，故有十八」。陰病有十八種，怎麼說呢」？師曰「咳嗽，上氣，喘，噦，咽痛，腸鳴，脹滿，心痛，拘急，這些病在內，有寒有熱，故有十八種。臟病有三十六種。五臟和心包，受風寒暑濕燥熱六氣所致故有三十六種。腑病有三十六種，六腑受六氣所致，故有三十六種。總共合起來有一百零八種病。另外，五勞、七傷，六極，婦人的三十六病，都不在一百零八病內。清輕的邪居上，重濁的邪居下。大邪明顯而易防於外，故中於表，小邪細微易滲而難禦，故中於裏。穀食烹飪不當，從口而入的邪，就是宿食」。

【永諸講解】

好我們繼續看《桂林古本》的跟這個不太一樣，我們來看一下，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腳掣痛」，這是在陽，陽部的部分，這就是外部，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外部的病症，比如我們來看，頭、項、腰、脊、臂、腳，總共有多少？總共有六個部位，每個部位有三陽，三陽經所過，所以三乘以六種，頭痛有太陽的頭痛，少陽的

頭痛，陽明的頭痛；脖子呢，脖子的掣痛，就是說被手拉住，被人家抓住的那種感覺。那項呢？有太陽、少陽和陽明的頭痛，腰也有太陽、少陽和陽明的腰痛，脊也是有，所以共有六三為十八，陽病有十八就是這樣來的。

那陰病十八，陰是屬於裏的，所以我們來看，裏面的病它會出現「咳、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那總共有這九種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陰病有這九種。那陰病裏面有寒熱，咳有寒咳有熱咳，上氣有寒性上氣有熱性上氣，所以這些呢？經由寒熱來看，所以就九二為十八，陰病有十八。

那「五臟病各有十八」，《桂林古本》這邊是都沒有的，從這邊下去都沒有。那「五臟病各有十八，合為九十」，五乘以十八就是九十。那「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所以六微，微總共加起來十八。所以九十加十八是一百零八個病。一百八就是一百零八個病。九十加十八是後面把它接起來的。

那「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不在這裏面。那這部分呢，跟《桂林古本》是不一樣的。那我們再看，「濁邪居下，清邪居上」，這個我們這邊呢？先看下面的《桂林古本》好了。《桂林古本》這邊的陽病十八已經講完了，陰病十八講完了，然後它說臟病有三十六，腑病也有三十六，所以十八、十八、三十六加三十六剛好是一百零八個病。

那此外呢？「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都不算在這裏面，所以這是一個概括的病。那「清邪居上」呢，清是比較乾淨的，是屬於陽，跟我們身體的清氣是不一樣的，我們清氣是正氣是乾淨的，會往裏面送，而清邪是邪氣反而會往外排，人體最外的部分，也就

是重陽位上，所以這清邪居上，這是陽。那濁邪呢？它屬陰，會往陰中之陽之處排出，陰中之陽處為足，足在下，所以它是居下。

「大邪中表，小邪中裏」，大為陽，因為陽往外散，所以是大的。那小呢，是屬陰，會內收，所以是小。所以大的屬於陽，是中表，小的邪屬陰，是中裏。

那繫飪之邪，那這個字呢？「音穀」，因為它和穀很像。像這個「聲」字上面這邊的字型，其實有一個框框，跟這個穀很像，所以它可以唸成穀。然後呢？它下面再加一個禾，再加一個日，就變成了馨，所以我們說繫飪之邪，也可以說馨飪之邪。

「從口入者，宿食也」。飪呢，我們食物配合這個人，那繫飪之邪，食入過多的飲食、不好消受的、不好消化的這些飲食。那我們如果吃進去以後它就是不太消化，停留過久，堵在那邊，所以叫做繫飪之邪，它是這樣來的。或者是因為食物太過美好，「繫飪」，非常好吃的、非常香的，吃很多。那吃很多超過我們腸胃所能消化吸收，就堵在那邊，像吃到飽的，就會造成宿食。那「宿」呢，什麼叫做宿？宿就是經過一個晚上，就是晚上吃太飽後躺著睡覺，那就很容易造成宿食的產生。那這種宿食長期的堆積，有時就會成為硬大便，會成為陽明病。

那後面《金鑑本》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五邪中人」，五邪就是風、寒、暑、濕還有燥。那這五邪中人呢，各有法度，各有它的定法，還有程度，以風而言，如剛風、折風、嬰兒風等等。

「風中於前、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濕是陰所以傷於下，那霧是有陽的，所以它是傷於上。

「風令脈浮」，風把表氣往外拉的速度變快，所以風會令脈浮起來。那「寒令脈急」，寒會讓血管收縮，所以就讓脈變得更急緊。急就是繃緊。霧就會傷到皮膚，因為它是屬於陽的部分，霧是陽的，陽的性往外散，所以是比較表面的，霧傷皮膚。那濕的話，碰到濕呢，它的性是屬於陰的，比較寒的，進入以後，往裏流，所以濕會往關節那邊流，「濕流關節」。

「食傷脾胃」是過食，之前的宿食，過食了才會傷到脾胃。

「極寒傷經」，為什麼極寒會傷經呢？寒主內束，寒往內走，所以它的寒大部分都往深處流，所以容易傷到經。經跟絡來講呢，經在裏屬陰，那絡在外屬陽。所以當我們身體熱的話，經脈氣血熱的話，那會導致絡脈充滿很多，比較充血。那若是氣血比較寒，它就會在經，絡較少，因為往外送的力道少了，那絡會變少。所以它這邊極寒傷到經，就是因為以經絡而言，經是屬於陰，所以寒比較容易傷到。那熱呢？會傷到絡，因為絡為陽，這是這邊講的。

「風中於前、寒中於暮」，前面有提過，《金鑑本》和《桂林古本》這兩個有點不太一樣，所以有些人認為這個前跟後，或者這邊是日或者是暮，那用這樣來判斷。那這邊我們也只需要知道說，風呢？風是陽，寒是陰。我們只要知道這個，那它們陰陽去判斷就知道它傷的是什麼了。

【按】

字典無「繫」字，當是「繫」字。音傾，側水也。後之積聚門，繫氣之「繫」字亦誤。

【永諸按】

吳謙有些按，說那字典沒有這個字，有可能是抄錯，也有可能是這個水的，其實不是啊！因為條文這邊有宿食，宿食的話應該還是以「禾」為部首沒錯，但字呢？有可能是上邊這邊寫錯，那這個部分有些人覺得是穀，所以它這個就寫得有點不太對。那繫氣呢？這個是穀氣，或馨香的馨氣，用這樣來解釋會比較好。

【注】

此章曰十八、曰九十等文，乃古醫書之文，今不可考，難以強釋。五勞七傷等說，亦詳在《千金》，故不復注也。頭痛，項、腰、脊、臂、腳掣痛，病皆在外，故為陽病也。咳、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病皆在內，故為陰病也。清邪居上，謂霧邪本乎天也；濁邪居下，謂濕邪本乎地也。六淫天邪，故名大邪，六淫傷外，故曰中表也；七情人邪，故名小邪，七情傷內，故曰中裏也。繫者，飲食也。飲食之邪，從口而入。食傷，隔夜不化，故名曰「宿食也」。五邪，謂風、寒、濕、霧、飲食也。夫五邪之中人，莫不各以類而相從。前者早也，風中於早，從陽類也。寒中於暮，從陰類也。霧邪清輕，故傷皮膚。濕邪濁重，故流關節。飲食失節，故傷脾胃。極寒之食傷經，以經屬陰也；極熱之食傷絡，以絡屬陽也。

【永諸按】

那五勞七傷呢？在《千金方》可以看到，那《千金方》這裏寫的是這樣。它說呢？五勞是五臟的病，是「志勞、思勞、憂勞、心勞、疲勞」。那六極是「氣極、血極、筋極、骨極、髓極、精極」。那七傷是「肝傷善夢、心傷善忘、脾傷善飲、肺傷善痿、腎傷善唾、骨傷善飢、脈傷善嗽」。那這邊還有一遠思強慮傷人、憂悲哀傷人、喜樂過度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暄失節傷人」，所以五勞七傷的解釋是這樣的。那一般有些的解釋，五勞就是五臟的問題，那七傷是情志的勞損，因為人有七情，那五勞是因為人有五臟，所以這種五臟的問題導致的勞損叫做五勞，那七情的影響過度導致身體的受傷叫做七傷，也有一說是用這樣在講的。

那我們再來看，在這邊呢？大邪是因為我們講因為陽性外散，所以它才會大，那陰性內收，所以陰屬小。所以大小就包含了陰陽。那既然大邪是屬陽，它當然會中表，按照六淫天邪，所以叫大邪，其實有點牽扯。那這「七情人邪」，叫做小邪，那這樣的話，還有一個五味啊？五味是不是也是小邪，五味在地邪，所以這在理論上有點不妥。

那繫飪之邪或馨飪之邪，或就是飲食、穀物所造成的。吃的穀不能消受，所以叫穀飪。那個食旁邊加一個王，就是我們身體呢、脾胃呢消化吸收的有限，超過了就會變成宿食。

那這邊的五邪呢？它是直接說後面的風、寒、濕、霧、飲食，它就把它歸類在五邪。因為它說五邪各中人，各有法度嘛。法是一定的方法。度是用來量物的長度，像我們之前的度量衡。度是量「長度」，量是量「體積」，衡是來量「重量」的。

這邊說「前者：，風中於早」，前就是早，早上，其實都是一樣，早上屬於陽，屬於少陽。暮是屬於近陰，其實它也是陽，是陽明。其實風是在比較陽的部分，那寒其實是因為它是寒性的，所以它比較冷，會往內歸，因為它傷內嘛！所以我們若看到臉是紅的，它就偏向風，因為陽會隨著氣血往外走，那寒會使氣血內縮，所以風寒之邪，由臉上就可以看出來了。所以臉色青那就是有寒，臉色紅就是有風。那不管是中風或傷寒，傷寒的話其實它也會傷到表面，但是它這個寒會往內走，所以相對地先傷表，然後慢慢的再傷裏。那風的話，因為它的性質本來就是往外走的，所以它傷在表皮較多，往內的就比較少。往內較少，所以風要入裏比寒入裏還來的少，還比較不可能，因為風是往外的。

那一樣的，霧它是屬於陽邪，傷的是比較皮膚，那中濕邪它會流注關節。因為濕傷到我們體表以後，產生這些寒冷的水，寒冷的邪氣，這些寒性的邪氣往深處流。所以它是往陰流，所以會流到關節傷害到它，後面那個「極寒傷經，極熱傷絡」，其實之前都講過了。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師曰「病，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問曰「病有緊急需要救裏和需要救表的，怎麼一回事呢」？師曰「生病了，醫攻下，導致下利未消化的食物而沒有停止，兼身體疼痛的，要趕快救裏。治療後，身體疼痛，大便正常的，要趕快救表」。

【永諸講解】

那我們再看下面這一個，它說「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什麼時候應該救裏，什麼時候應該救表呢？簡單的說，如果這個病影響到腸胃，影響到我們後天的吸收，我們的藥物的吸收，藥品的吸收，那就要先什麼，先治療脾胃嘛！因為如果你不治療，我們的腸胃沒辦法吸收，你藥品也沒有用呀！所以所有的病，如果脾胃的功能失去了，一定要先恢復脾胃功能為優先，這是我們人體氣血、後天的來源，如果它已經傷到這個，一定要先去處理它。

「病醫下之」，它已經得病了，結果醫生用攻下的方式，「續得下利，清穀不止」，一直下利，清穀不止。續得下利，就往下一直排，那清穀不止代表它有傷到腎，因為腎主水。你看，「清」是什麼，精華的水、乾淨的水。穀呢？原封不動的食物。所以表示水沒有吸收，穀沒有消化。那「水沒有吸收」，就牽涉到腎的問題，「穀沒有消化」，就牽涉到脾胃的問題。那如果是一完穀不化呢？完穀不化只有穀的問題，水沒有問題，完穀不化是脾陽不足的問題。清穀不止代表有水有穀物，這就是脾腎的問題了，所以治療上是不一樣。既然水和食飲的精微沒法送到外面，因為都被拉下去。整個氣血都往下拉，所以導致表面的營養不足，溫度不夠，所以造成身體的「疼痛」，疼是因為寒的關係，痛是因為氣血之道不通，因為被拉回來了。那要怎麼辦？一定要先救它的來源，所以應該要趕快救它的裏面，恢復營衛的來源。那救了以後，下利都已經好了，人體腸胃開始恢復功能，榮衛的流行也恢復正常了。那

身體還是痛，表示供給的還是不足，流動還是不順，那「清便自調」者，清字應該改成圍字，這是大便。大小便都是很調和的，就表示裏面沒有病，要看是否是裏病是從大小便來看。那大便不正常小便不利，這些都是牽扯到裏，那二便都正常，那很好呀，剩表的問題。所以這時候呢再來救它的表。

【注】

詳見《傷寒論》〈太陰篇〉內，不復釋。

【永諸按】

這個在《傷寒論》的〈太陰篇〉裏就有了，所以吳謙就說這個不用再解釋。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原本生了頑固牽延不愈的病，又逢了新病，應當先治新生的病，好了後再治療原本的痼疾。

【永諸講解】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痼疾是已經很久了，它已經很堅固了。痼字內的固，其內有「古」，被框框框住，表示很久了，代表很久的病。卒病是突然的。疾是外因，不是內因所生病才是內因。所以痼疾是外來的，外來進入人體後已很久了，「卒病」是內生的，這時候要先治它的什麼？突然的病，內生的病，然後再來治它的痼疾。先治新病，後治久病。久病都已經那麼久了，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卒病它會影響，更何況，你看這邊是寫「疾」，這邊是「病」。疾是外的，病是內的。先治其卒「病」，先治其裏，後治其外。

【注】

痼疾，舊病也。卒病，新疾也。當以舊病為本、為緩，新疾為標、為急，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故先治卒病，後治痼疾也。

【永諸按】

這邊講「痼疾，舊病也」，痼疾是舊的病；卒病，也是剛剛的病，舊病都那麼久了，舊病那麼久也都沒有怎樣，所以要治新的病。像有些人本身有高血壓，那血壓高這就是痼疾嘛！那他感冒的時候血壓會飆得更高。那是說要先降他的血壓，還是治他的感冒呢？那先要把感冒治下去，感冒治下去高血壓就會恢復。因為他們本身都有在吃慢性病的藥，所以血壓突然之間的增高，並不是說他的血壓在飆高或怎樣，我們再加降血壓的藥，這是不對的，因為當你加量血壓藥的時候治的是感冒所引起的高血壓，所以當你感冒好的時候，血壓會降太低反

而對人體是一種傷害。因此，如果是感冒引起的高血壓，突然生氣的高血壓，情緒引起的高血壓，我們要去治他的病本，病的因。就是呢，高血壓是因為感冒引起的，高血壓是因為生氣引起的。那感冒引起的我們就把感冒治好，血壓就會回到正常。如果是因為生氣引起的，我們就要安撫他的情緒，開解它，讓他的心情快樂，不生氣了，氣血緩和了，血壓也就會低了。

【集注】

趙良曰「痼疾，病已沉痼，非旦夕可取效者；卒病，謂卒然而來。新感之病，可取效於旦夕者，乘其所入未深，急去其邪，不使稽留而為患也。且痼疾之人，正氣素虛，邪尤易傳，設多瞻顧，致令兩邪相合，為患不淺，故仲景立言於此，使後學人知所先後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趙良的注釋，痼疾就是病已經沉痼，不是旦夕可以取效，所以這就先不用去管它。卒病呢！卒然而來新感之病，可取效旦夕的，避免它們兩個新舊合邪，所以先治療卒病，因為它可以旦夕取效，剛開始淺啦！那痼疾比較深了，所以先治卒病，不要使新舊相合。

沈明宗曰「此有舊疾，復感新邪，當分先後治也。痼者，邪氣堅固難拔；卒者，邪氣驟來而易去也。若病者素有痼疾，而忽加卒病，務當先治卒病，不使邪氣相並，轉增舊疾。但久病乃非朝夕可除，須當緩圖，所以後乃治其痼疾也」。

【永諸按】

同樣的，沈明宗講法也是一樣，痼疾呢？邪氣堅固難拔。卒者，邪氣驟來而易去，那樣道理，最主要是不使邪氣相併，兩兩相合，導致了大病。

※師曰「五臟病各有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為病。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也」。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師曰「五臟的病各有所喜歡的，就會痊癒。五臟病各有所討厭的，就會隨它所討厭的生病。比如，病患平常不喜歡吃東西，反而突然想要吃，若吃了一定發熱」。

【永諸講解】

師曰「五臟病各有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為病。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也」，那五臟的病，我們其實可以從彼此之間的承制來看，比如說它們之間的相克，五臟的相克。比如說，心勝什麼？肺，心火克肺金。心克肺，肺克什麼？肝。肝木克脾土，脾土克腎水。心火克肺金，肺金會克肝木，肝木克脾土，脾土克腎水，腎水克心火，所以它有各不喜歡的。那每個五臟都有各的味道，比如心火苦，肺金辛，肝木酸，脾土甘，腎水鹹，那各自喜歡自己的氣、味、形、色、音、時。如它所得的愈，比如說它是肝的

虛證，之前最前面所講的。肝虛它就喜歡酸嘛！那我們留一些助嘛！以苦助之，以甘來益之。那如果實證就不喜歡，就不可以用這種方式，所以它實的話，它就不會喜歡酸，它就是因為虛，所以需要這個味道。

同樣的，五色也是一樣，我們可以從五色來斷定，比如說肝虛的人，它就比較喜歡綠色，所以世界上的人所喜歡的顏色都不太一樣。那腎水虛的人就喜歡黑色，心火虛的人就喜歡紅色，肺金虛的人就喜歡白色，脾土虛的人就喜歡黃色。所以我們可以從顏色去做一些診斷。那五臟病各有所惡，比如說，它如果是虛的話，肝虛它就喜歡酸，但是它就不喜歡辛，因為辛會補肺，肺會更克它，所以它會更討厭，所以它會「各隨其所不喜者為病」，就產生病。

我們再講另外一個是生活的，剛剛是五味，現在是生活的，比如說這個人平素不想吃飯，或者平素不太會流汗，平素都是晚睡，所以突然間的飲食作息改變以後，反而會導致病，所以我們有時候改變生活習慣要循序漸進。比方說原本一、二點才睡的，那你叫他改正習慣，叫他十一點以前睡。結果平素是這樣子的，然後反常十一點之前睡反而睡不著，然後一直翻身，翻到一、二點，有的時候甚至睡不著，這也是一樣的意思。比如說病者原本就不太喜歡吃飯的，沒有經過什麼治療，突然會想要吃飯，那這就是有病了，如果吃下去，因為這些食物沒有辦法消化，原本他的消化就不是很好，這就會導致了宿食的產生，那宿食的產生就會產生發熱，像堆肥等等，那些都會產生熱，這些熱會往外散，所以他說會「必發熱也」。其實這道理也很簡單，比方說這個人平常喜歡喝涼的，因為他體質很熱，所以喜歡喝涼的，那突然間你給他喝熱的或吃到熱性食物，那他就會什麼？就會心煩或是口瘡、嘴巴破，像這些的病就會發生。

【注】

此明五臟各有所得而愈，言以情志相勝也，即如怒傷肝，得悲而愈，此悲勝怒也。亦有得之時日而愈者，經曰「病在肝，愈於夏，是喜得子氣，制其勝我者也。夏不愈，勝於秋，是惡其勝我者，得旺氣也。秋不死，持於冬，是我喜得母氣以生我也。起於春，是喜自得其位而氣旺也。余臟仿此」。病者云云，謂平素不愛食之物，及當病之時，而反暴思食，是病邪臟氣之變，故雖思食，而食之必發熱也。

【永諸按】

吳謙的注其實就是跟那個一樣，比如說情志的部分，講的比較廣，所以它五臟的所得除了情志、生活作息還有形色氣味，這些都有影響。這說明了一「五臟各有所得」的原因，它這邊是舉其情志，比如說「怒傷肝，得悲而愈」，所以喜歡生氣的人你要讓它多看悲傷的連續劇，那憂鬱的人我們就要讓它看喜劇。

「得之時日而愈者」，這是為什麼？因為怒傷肝，肝氣太旺，所以用金來克它，那憂鬱憂鬱過頭就是肺氣太旺，所以我們用心火，心的喜來克它，那這個人高興過頭了，所以我們就用恐懼，讓他驚嚇，不然會過度放肆而無忌憚，所以用恐來抑制他的喜。

另外還有得它的時日，每個五臟都有它的天時，這邊有講「病在肝，愈於夏」，因為火克金，那金就不去克木，所以這個病它是以虛為主，那一「夏不愈，勝於秋」，就是夏天沒有好的話，那會更嚴重，在秋天的時候會更嚴重。那如果所克的氣沒那麼旺，也就是當年秋氣不旺，秋氣不旺是因為夏時火氣有餘，也就是「至而不去」，所以在秋的時候不會死，反而

會死於冬，因為冬的話，是水克火，把有餘的火氣去除，金氣就到來了。所以火少了金旺，所以就死於這個冬。

「起於春」，得春氣，氣自己旺，在春天，肝虛的有時候會好，肝實的在春天可能就不好。肝虛的人在春天的時候，病會往好的方向走，因為得它的時，如果是肝氣實的，如果得它的旺氣，叫做「實實」，就反而造成死。從虛實來看，所以我們得到一些經驗了，怎麼肝病的會死於春呢？其實它講的是肝的實，肝的實證，肝實在春，在春天會死，那肝虛的人，在春天反而會愈，這樣了解嗎？所以肝實的人在秋天會反而比較好一些，因為它肝氣太旺，所以在秋天可以稍微克制，制一下它的肝氣，所以任何病症我們要從虛實，從陰陽來看。

【集注】

程林曰「《內經》云『肝色青，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宜食苦；脾色黃，宜食酸；腎色黑，宜食辛』，此五臟得飲食而愈者。肝病癒於丙丁，起於甲乙；心病癒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癒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癒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癒於甲乙，起於壬癸。此五臟自得其位而愈者。五臟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各隨其所惡而不喜者為病也。若病患素不食而暴食之，則入於陰，長氣於陽，必發熱也」。

【永諸按】

程林說「肝色青，宜食甘」，這是因為用甘來益土，土實克水，水虛火旺，火旺克金，金弱則肝得實，這是屬於肝虛。「肺色白，宜食苦」，說宜食苦是因為肺氣太旺了，是肺實，肺氣太旺的要吃苦，以火克之。那「心色赤，宜食酸」是什麼？心火太旺了，心實，那吃酸



可以斂它的心火，因為木會克土，那土弱了，水就強，水強就會克這個火，那「肝色青，宜食甘」，這是屬於虛的，所以我們去看這邊它把虛實講在裏面，要懂得去判別。

一樣的道理，「脾色黃，宜食酸」，這是指實的，脾氣過旺，我們要吃酸來克制它，木克土。那「腎色黑，宜食辛」，這是屬於什麼？這也是屬於實的，腎氣實，因為金去克木，那木弱土旺，土旺就會去克水，所以要從虛實來看，不是一概看到文字說什麼就說肝怎樣怎樣，我們要去判斷虛實。

那肝病這邊有說「起於甲乙，癒於丙丁」，為什麼會起於甲乙？這個是指肝，肝本身，如果是肝實的人，得到天之旺時會更實，所以病會出現，這個還是一樣從虛實來看，那「五臟所惡」，它就說「心惡熱」，心氣實的話就不喜歡熱，肺氣實的話就惡寒，寒會使肺氣更實，因為更走不出去。那「肝惡風」，這個是肝疏泄太過，它就不喜歡再吹風，風的話會使疏泄更多，這也是指肝實。那「脾惡濕」，脾它本身就屬於主濕，濕病在人，排不出去的時候會使身體更重更疼。那「腎惡燥」，腎主五液，因為腎水不足的時候，就虛的時候它就不喜歡燥，這是腎虛的。像這都要去看寒熱，而不是說整個就套用下去，不問虛實了，所以我們看這個病一定要知道它的虛實。

※夫諸病在臟，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豬苓湯。餘皆仿此。

【《桂林古本》】

同。

各種病在臟，想要攻它，就應當隨它所喜歡的來攻它，比如口渴的，就給豬苓湯。其它的可按照這樣做。

【永諸譯】

【永諸講解】

「夫諸病在臟」，在臟在裏面，想要去攻它，那一定要隨它所得，它所喜歡的來攻它，比如說口渴的那就給豬苓湯，豬苓湯是治什麼？最主要是治療少陰病的渴，少陰病是腎病，腎病的渴，腎主水，水不足所以它用豬苓湯來治療，腎中有一些熱導致津虧，所以用豬苓利小便、清熱、滋陰來治療，這是針對少陰病的口渴來做治療。

【按】

「如渴者」之下，當有「小便不利」四字，必傳寫之遺也。

【注】

臟者，裏也。凡諸病在裏，有可攻之證。雖欲攻之，當隨其所得之輕重而攻之，不可卒意而攻之也。如渴者、小便不利，先與豬苓湯利其小便，俟小便利，乃可攻也。餘皆仿此，謂他證或有未可遽攻者，皆仿此也。

【永諸按】

那臟是指五臟。

「凡諸病在裏，有可攻之證。雖欲攻之，當隨其所得知輕重而攻之」，那渴、小便不利是豬苓湯，如果這邊像吳謙這樣講的話，還要有小便不利。其實還是要去看寒熱，因為有些是五苓散證，有些是豬苓湯證，那豬苓湯證會出現有熱的象，五苓散證它熱的象就比較不明顯，所以條文有「微熱，消渴」，五苓散是比較偏向中間的還有寒的。

瘧濕病脈證並治第二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若發其汗者，寒濕相搏，其表益虛，即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

【《桂林古本》】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若發其汗，寒濕相得，其表益虛，則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暴脈長者，為欲解。其脈如故，及伏弦者，為未解。

【永諸譯】

病人身體熱，腳冷，頸項僵急，惡寒，有時頭熱，面赤，目赤，只有頭搖動，突然口閉，背反向拉緊的，瘧病。如果發病人的汗，寒濕相契合，病人的表就更虛，惡寒就更嚴重。已經發了病人的汗，脈像蛇，突然變長變大的，是將要解了。脈如果如之前以及伏弦的，是還未解。

【永諸講解】

「病者」，生病的人。

「身熱」，「身」呢，是指除了四肢、頭以外的身體。我們身體分成頭，然後四肢，還有身。「身」是屬於陰，頭、四肢是屬於陽，所以「身熱」的身，是指陰的這個身。「身」，就是胸腹背合起來這個地方叫「身」。

「身熱，足寒」，身是熱的，腳是寒的。

那「頸」呢？我們脖子的前面叫做頸，後面叫項。「強」就是僵硬，「急」就繃。

「惡寒」，怕冷。

「時頭熱」，時就是固定的時間，在固定的時辰頭那邊會熱起來。「面赤」，臉紅起來。「目赤」，眼睛紅。在固定的時間，血充於上，所以頭會熱起來，臉會紅，眼睛會赤。

「獨頭動搖」，就只有頭那邊動搖。「動」，是不能固定一處。「搖」呢？搖就是像我們去看日本搖獎的機器，那種垂直的圓周運動，而橫向的圓周運動叫做「轉」。

「卒口噤」，突然口沒辦法講話了。「卒」是突然發生。「噤」就是口被閉住了。

「背反張」，正常人的背是往前微曲，「反」就是違反正常，反而是往後曲，如同張弓一樣。

「瘕病也」，這個就叫「瘕病」。

若是發他的汗，「寒濕相搏，其表益虛」，寒跟濕相糾結在一起，他表會更虛，因為發汗的話是會耗掉表面的陽氣，而他表的氣血因發汗排出而耗損了，所以就越虛。而原本他就已經惡寒了，所以他怕冷會更嚴重。陽的氣血更少，陽少就不會熱，就會更惡寒。

「發其汗已」，那古本後面還有一些，所以我們來看古本，「已」是完全結束，這個「已」就是完全結束。發汗已經完全結束，就從剛開始的出汗到最後，全部都停了，都已經結束。

「其脈如蛇」，就是病者的這個脈，就像蛇一樣，我們說的蛇是怎麼樣呢？彎彎曲曲，彎彎曲曲，所以你摸他脈管的形狀，它就像一條蛇，就是這樣彎彎曲曲的，這個叫「其脈如蛇」。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津不足阿，例如這個弓弦直直的，那是因為繃緊的關係，所以是拉直的，我們人也是這樣的，津液不足，脈少氣血，脈就會彎曲如蛇。津液的不足，不能充滿脈管，脈管就不會拉直，脈管就會像一條蛇，所以說「其脈如蛇」。「如」，就是大部分像，所以就是大部分像蛇一樣。

「暴脈長大」，就是脈突然變長又變大了，長長的直起來了，變大的。「暴」，突然脈變長變大，表示什麼？津液供給來了，因為原本已經是虛脫的脈了，像一條蛇這樣，突然變直了，充血了，充滿了，就直了，就突然脈變長了，而且變大了，代表什麼呢？因為津液來復了。我們陰中之陽，陰裏面的陽氣突然供給來了，所以「暴脈長大」。也因為先鋒部隊的氣血剛到，所以他脈的改變是很明顯，突然變長變大，這是代表什麼呢？是病快要好了，因為津液有來供給了，陰來濟陽了，這就是要好的脈象。

「其脈如故，及伏弦者，為未解」，那如果他的脈，跟之前一樣，叫「如故」。如故就是其脈如蛇，跟蛇一樣。或是脈是伏弦的，「伏」是什麼呢？「伏」就是脈比沉更下面的，要重按至骨邊的才感受到脈的跳動，就叫做伏。伏是脈已經走至深處的骨頭，它是更沉，表示它陽氣更不足，它裏面的氣更出不來。「弦」呢？是代表它陽氣流動不利，因為寒的關係。陽虛無力外出就形成伏脈，陽氣所行的通道鬱阻就會出現弦。弦脈都是發在春天，春天的時候，因為陽氣要往外散，但是冬天的寒還沒走，所以陽氣出去外面的時候，原本裏面是熱的，血管很大很粗流動很順，可是一到外面，受到外寒影響，血管收縮，所以血的通路縮小，就形成弦。一般弦脈代表的是氣血受到鬱阻的，所以脈弦它的病因就是氣血鬱阻。把到弦脈，知道氣血鬱阻，我們要去知道氣血鬱阻的原因是什麼？是什麼原因造成氣血的鬱阻，例如有些是因為痰飲，有些是因為寒，所以我們除了把脈知道脈外，還要配和著症狀，推理出它的病因，進而來做治療，這就是脈證並治。脈同，證不同，病因就不同，例如脈弦，有水飲、寒等虛實的因素。像這種的脈伏弦的，還是沒有解，因為他外面的脈沒有出來，不像這個暴脈長大，脈伏弦的脈沒有出來，所以還是沒有要好。「未解」，就是沒有緩解的趨向。

那這個「瘕病」呢？它本身病證，「身熱」表示陰不足以涵熱，所以熱隨其自性往上走在陽部。由於陰的不足，不能斂熱於下，因為腳是屬陽中之陰處，熱不能下，故足寒。

「身」呢？身是屬陰的這個部分，這裏也有陰不涵陽的問題，所以陽熱外發，導致身熱。

「頸項強急」，也是因為津虧致筋乾而強急的關係。那固定時間頭熱，是因為怎樣呢？在《傷寒論》，「病人臟無它病，時發熱自汗出，此榮衛不和，故使自汗出」，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固定時間發熱是因為營衛不和，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什麼，臟有病的時候，會固定時

間有熱的發生。而一般瘧病大概是以陽明為主，所以它是「時頭熱」，然後「面赤」、「目赤」，這個就是代表它的燥熱之氣往上衝，血循向上不向下，故足寒。頸項津少，故筋乾而強急。「頭動搖」、「卒口噤」，因為津虧的關係，就是燥熱，燥熱導致的這些病證。那如果是發汗的話，更耗損陽氣，重陽之處的頭會更燥熱，頭動搖、卒口噤會更嚴重，而原本在頭下屬陽的表，血流循環變差，無氣血之濟，所以表益虛，惡寒會更甚。相對於頭的燥熱，根據陰陽之理，頭下便是寒濕相得了，故條文言寒濕相得。也就是在陽部，燥熱在頭，頭下為寒，在陰部，熱被逼到身外面而成身熱，身的內部的臟腑就是寒的。

【按】

諸家以剛、柔二瘧，列為首條，今以此為第一條者，蓋剛，柔之辨，俱從此條分出。瘧病之最備者，宜冠諸首。再「瘧病也」之下，「若發其汗：」六句，與上文義不屬，與後之十一條中「為欲解，脈如故，反伏弦者，瘧」句，文義相屬，宜分於彼。

【注】

病患身熱惡寒，太陽證也。頸項強急，面赤目赤，陽明證也。頭熱，陽鬱於上也。足寒，陰凝於下也。太陽之脈循背上頭，陽明之筋上挾於口，風寒客於二經，則有頭搖口噤，反張拘強之證矣。此皆瘧病之形證，故首揭之，以為要領。

【永諸按】



「病者身熱惡寒」，身熱呢，其實身熱是屬於陽明病，不是太陽證。背部為太陽之部，背反張才是太陽的症狀。那背反張的原因是因為陽明主肌肉，因為肌肉失去津液，導致繃緊，才會產生背反張的這個症狀。所以身熱，惡寒，在這邊看起來應該都是為陽明。

頸項，頸是屬於陽明，項是屬於太陽，那強急在此條是因為津虧。當然寒也會使頸項強急，因為寒使得氣血流通不利進而導致正氣化成濕氣，濕氣浸潤筋肉使其脹緊，也會出現強急。前面的頸項強急是虛證的津虧，後面的頸項強急是因為寒濕，在後面的條文都有相關的條文和治法。

那目赤面赤呢？面部都是屬陽明之部，所以這都是陽明病。目赤、面赤是因為氣血往上走的關係，主要因為熱的關係。如果津虧的話，會是先熱，那這個熱的性是往上行，產生氣血向上之力，所以氣血向上，因而面赤目赤，足為陽中之陰部，氣血上而不下，故足寒。頭熱是因為燥熱氣血向上，並不是陽鬱於上，而是氣血整個往上走。足寒呢？是氣血沒有往下走，所以腳才變冷的。我們如果血有到那邊，那邊就會熱。血液循環有到那邊，那邊就會熱。那血中的熱不足或是循環不利，也會導致冷。因為一些其他的症狀，比如說像背反張、頸項強急，所以他就是太陽。其實頸項強急呢？也可是屬於陽明，所以這邊看起來是兩陽的問題。

【集注】

李杲曰「手三陽之筋，結入於頷頰。足陽明之筋，上挾於口。風寒乘虛，入其筋則攣，故牙關急而口噤」。

【永諸按】

李彭說「手三陽之筋，結入於頷頰。足陽明之筋，上挾於口。風寒乘虛，入其筋則攣，故牙關急而口噤」，手三陽的筋，手三陽是指手少陽三焦經，他會結在頷頰的部分。頷的部位在那呢？由針灸穴名的頷厭，可以知道頷在頭側耳上的部位，而頰則在頭側耳下的部位，都是屬少陽的區域。

「足陽明之筋，上挾於口」，我們知道足陽明是胃經，挾在口，所以當他經絡之血氣不足的時候，肌肉會繃緊、牽引。足陽明胃經是夾於喉，挾著喉往上，所以當他氣血不足，咽、口、喉就會因津液不足而繃緊。

那條文這邊沒有講到風寒後，只有講說病者身熱、足寒這個症狀而已，所以並不是說「風寒」。這個條文主要致病的病機都是津虧。那津虧，我們碰到這種症狀，就知道有什麼？有虛。虛的話就氣血供給不足，那實的話，就是有所瘀堵，導致通行不暢。那痙病的病機也不外乎這兩個。

※夫痙脈，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痙病的脈，按了緊大部分像弦，上下摸都是直的。

【永諸講課】

「夫瘧脈」，瘧病的脈是怎樣？「按之緊，如弦」，按下去脈管是緊，形狀大部分像條琴弦。所以瘧病的脈是弦緊，這個是屬於寒的病因，因為緊是寒所造成的，那弦呢？弦是因為寒造成脈道變小，氣血流通不利，故脈弦。你看條文這裏有緊弦，先有這個緊，也就是它陽氣出到外面，受到寒邪的影響，導致血管變緊，氣血不利所以變弦。弦就是像琴弦一樣，當我們一把脈，第一下對脈的形狀的感覺，舉個例，弦屬肝，肝主筋，我們摸到筋的感覺就是弦，而緩屬脾，脾主肌肉，所以我們摸到肉的感覺，就是緩，弦緩是相對的脈。

「直上下行」，上至寸下至尺，摸起來都是如琴弦樣直直的。

【注】

瘧之為病，其狀勁急強直，故其脈亦勁急強直。按之緊，勁急之象也，如弦直行之象也。

※《脈經》「瘧家，其脈伏堅，直上下」。

【永諸按】

《脈經》把瘧病的脈延伸成「其脈伏堅」，我們之前不是有「其脈伏弦」。那堅的意思呢？就是變堅硬了。堅硬就是固定一處不移。那瘧家的脈伏，是代表怎樣的病因呢？我們看到伏，就知道它陽不足，所以這是屬於陽虛。陽不足，出不去，所以這是屬於裏寒，陽出不

去的。治療上，我們就給它溫陽，溫陽以後若脈象還是伏堅的話，就表示脈氣外行受到阻滯，就必需參用攻瘀和破氣的藥，所以脈就是與治法相參看的。

【注】

痙家其脈緊弦，直上下者，以痙病屬太陽表也。《脈經》所云其脈伏堅，直上下者，以痙病屬陽明裏也。蓋痙家原屬二經，故有太陽葛根湯汗之，陽明大承氣湯下之之治也。伏堅，沉實也。直上下，弦直也，即沉實弦直之脈也。

【永諸按】

吳謙說「痙家，其脈緊弦，直上下者，以痙病屬太陽表也」，如果是受寒造成痙，它的脈就是緊跟弦，但痙還有屬津虧燥熱的病因，所以說痙家脈就是緊弦，不是很好。其次，「痙病屬太陽」之病，那如果這樣的話，太陽脈是浮，這邊是弦緊，就不合了。而脈弦那應該是屬於少陽三焦，脈弦緊，代表三焦氣血受寒而流通不好。

那這邊說「脈伏堅，直上下者，以痙病屬陽明裏也」，都不是，因為脈弦、脈伏堅，有些是因為陽的不足，有些是因為輸送的不足，不是陽明燥熱所造成的痙病。

「蓋痙家原屬二經，故有太陽葛根湯汗之，陽明大承氣湯下之之治也」，這裏有太陽葛根湯汗之和陽明大承氣湯下之的治痙方法，但這兩者的病機是不同。太陽葛根湯汗之是因為表寒把毛孔束住了，氣中之氣出不去，然後又因為受到寒的關係，表的氣中之氣聚集成水，寒濕浸潤肌肉造成僵硬。我們知道氣如果失去它的熱，就會變成水。就像我們呼出的氣，如

果碰到像天冷的時候，你就看到呼氣的水蒸氣出來了，是這樣的。所以當這些要出去的氣中之氣，碰到外寒，因為毛孔都堵住，所以會凝結成水濕。這些水濕就會浸潤在那附近的肌肉，造成整個肌肉的繃緊。一般來講，都是屬於背的肌肉較常受到影響，因為背是整個身體的陽，所以那些傷寒啊！像葛根湯是傷到寒。那個寒受到的影響一定是最陽處，主要因為我們身體最先遭遇的部分跟外表相接觸的就是最陽的地方，所以出現的就是背和頭的問題。因為那些津液的聚集在脖子，所以脖子會緊，頭本身又是重陽之部，它的氣中之血（淋巴）是往心的方向回流的，當受到寒，就堆積在脖子。因為脖子是頭跟身的交會之處，是屬於關的位置（頭為陽，身為陰），所以我們就要把這些瘀阻的一些邪氣藉由發汗排出，因為無汗，故用葛根湯。

那什麼是邪氣呢？邪氣就是那些本來要出去的，結果受到外寒，毛孔阻閉，出不去的那些正氣所變成的。那這樣的痙，其背的肌肉因為這邪氣而腫脹繃緊，因此就是用葛根湯來出汗。葛根的作用呢？就疏通那些肌肉津液的流動。我們把毛孔打開來以後，那葛根來疏通、用生薑來帶出去，所以就可以緩解整個肌肉的緊繃。所以葛根湯對肌肉的緊繃呢，是很有用的。如果患者他主訴說，全身肌肉都緊繃。那不一定說要「項背強几几」才可用，只要是肌肉緊繃都可以用葛根。

陽明大承氣湯是因為怎樣？是因為它裏面太燥熱，它是一個燥熱之氣。之前我們說胃那邊太熱了，所以那邊的水吸收很少，胃的津液很少嘛，導致整體的津液很少。因為那些是燥熱的，燥熱的會往那邊走？往陽部走。若是燥熱往表面走呢？就造成這種燥熱的痙，這種痙跟剛剛的寒所造成的痙是不一樣。寒的是因為水的浸潤變飽飽、繃緊，這個呢是燥熱。燥熱

進到肌肉裏面，它會把肌肉的津液收走，所以它會變燥，所以這時候的筋是又乾又緊的，乾緊的。像這種的話，我們就要把熱源，把它攻掉，把這燥熱去掉，所以才會用到大承氣湯。所以這兩個瘧病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是屬於寒，一個是屬於熱。

像這種脈伏堅、沉實的，我們去看證，要去推理病機。所以這種脈伏堅，用到大承氣湯也都有可能，主要因為氣血被燥屎所阻，它氣出不去，會造成伏脈。而像前面條文那個弦緊的，那個脈弦是氣中之氣散不去所以才導致的。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瘧。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瘧。

【《桂林古本》】

太陽病，發熱，無汗，而惡寒者，若脈沉遲，名剛瘧。

太陽病，發熱，汗出，不惡寒者，若脈浮數，名柔瘧。

【永諸譯】

太陽病，發熱，沒有汗而惡寒的，如果脈沉遲的，叫做剛瘧。

太陽病，發熱，出汗，不惡寒的，如果脈浮數，叫做柔瘧。

【永諸講解】

「太陽病，發熱，無汗」，我們一看就知道什麼？它是傷到寒。那邊寫「反惡寒」，所以我這邊可以知道「反惡寒」是錯的，為什麼？因為《桂林古本》是「而惡寒」，由條文我們知道它是傷寒呀，所以不會有「反惡寒」呀，若它要寫「反惡寒」，應該說「太陽病，發熱，汗出，反惡寒」，因為「發熱、汗出」是屬於風嘛！所以這個條文的「反」是錯誤的，《桂林古本》這個「而」是對的！那這個叫做「剛瘧」。

為什麼叫做剛瘧呢？這邊有寫「脈沉遲，名剛瘧」。所以古本比《金鑑本》多一個「脈沉遲」。那太陽病呢？「發熱，汗出，不惡寒」，後面有個但書「脈浮數」，叫做「柔瘧」，所以相對看起來呢！金鑑版本少了一些東西，所以我們直接來看《桂林古本》。

「太陽病，發熱，無汗」，這是傷到寒嘛，那它是先無汗而後接著惡寒。是告訴我們先沒有汗，然後才開始惡寒，跟那種傷寒的呢？是不一樣的，跟麻黃湯證的傷寒是不太一樣的。麻黃湯證是一開始就會惡寒，它不會因為無汗，毛孔堵住了，才開始惡寒。那條文這個呢？都是傷寒的證，可以用麻黃湯去解。但它這邊告訴我說，「若脈沉遲」，沉呢是陽虛，陽氣往外比較少，走得比較不力。遲呢是什麼，陰阻氣血，陰呢？我們要把它想像它的功能，比如說陰主收斂，陰主內收，陰主退却。因為陰的收斂的關係，寒的關係，所以才會使整個脈出現這個遲脈。那會導致怎樣？因為它有出汗，脈又出現沉遲，表示它的陽是比較虛的，而且它的氣的堵是比較嚴重的。像這種的話，跟我們那浮緊的麻黃湯證只有一「發熱，惡寒，汗不出」、「發熱，惡寒，無汗而喘」，牽涉到肺的不一樣。它是整個在外面，整個外的通行不暢，是堵住的，所以這個沉不要當裏證，是因為它表之陽氣不足的關係，畢竟症狀有出現發熱嘛！有熱就不該有裏，所以這「沉」是表面的沉。就是說它的脈管被這些濕瘀阻到氣道，

導致陽氣的動力不足。這外面是比較寒的，所以脈出現在比較底部的位置。脈沉遲這告訴我們表的寒，還有那些水氣的瘀阻是比較嚴重的。總之，這個沉不是裏病的意思，沉脈另外一個意思就是這樣，如果是裏，光純粹是裏的沉脈它是不應該有發熱的，它也不是陽病，所以就是這樣的。這與桂枝附子湯一樣，桂枝附子湯的脈也是沉的，原因就是表面的寒逼迫，使它的脈走在比較深沉的位置。

像這種叫做剛瘧，那是因為堵住的關係，我們知道就是它表面的陽氣堵住，通行不利，肌肉那邊又浸滿了水，導致整個腫脹，這個叫剛瘧。那剛瘧像這個呢？我們知道用什麼，葛根湯！像這個就是用葛根湯的方，所以我們就用葛根湯來主之。那同樣的「太陽病，發熱，汗出，不惡寒者，而且脈浮數」，一般如果是中風的話，我們看這邊「太陽病，發熱，汗出，不惡寒」是屬於風嘛！因為風為陽邪，性向外，所以會把氣血往外拉，會發熱，會出汗。那邊我們看到脈浮數，浮是陽，熱又屬陽，表示浮也是熱有餘的。因為熱為陽嘛，所以它是往外走的。數呢？是血液中的水比較少，血液中的血中之氣比較少，所以會造成數的脈。所以脈數就是告訴你，它本身的血是熱的，然後血液中的血中之氣少，這是屬於血比較乾的，所以我們要補它的津液。像這種呢？就叫做柔瘧。柔瘧，是因為這種瘧它表面肌肉血的不足，不是像大承氣湯有內熱的起始源，它是表面的問題而已，所以叫做柔瘧。那我們用什麼？這裏有兩個方。一個叫做桂枝加葛根湯，因為它有汗出，所以不用葛根湯，那另一個呢？桂枝加栝蒌根湯。用桂枝湯來調和營衛，用葛根把肌肉那邊的氣道疏通，津液的流通也可以補它的津液。因為用桂枝湯讓氣血往表，走至肌肉，血中之氣滲出到肌肉，而葛根把它拉到肌肉，讓它去走肌肉。每個肌肉都可以得到津液，那就不會出現瘧病了，這叫做柔瘧。桂枝加栝蒌



根的柔瘧與桂枝加葛根湯的柔瘧是不同的，栝蘘根的作用是把腹部不能上升的津液，往外拉升，所以桂枝加栝蘘根的脈是沉的。

【按】

反惡寒之「反」字，衍文也。玩瘧病之條自知當惡寒也。

【永諸按】

其實吳謙也看到，知道這個「反」是多寫的。

【注】

瘧病既屬太陽，當以太陽虛實例之，故曰「太陽病，發熱，無汗，惡寒為實邪，名曰剛瘧」者，強而有力也。「發熱，汗出，不惡寒為虛邪，名曰柔瘧」者，強而無力也。

【永諸按】

注釋的這邊，其實已經是很清楚了，這個剛剛已經講過了，實邪叫剛瘧。虛邪，它是虛為主，為柔瘧。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瘧，葛根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太陽病，先沒有汗而後接著小便反而少，氣上衝胸，口閉不能言語，將要發作剛瘧的，葛根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先沒有汗而後小便反而少。一般汗出不去，我們氣的排出方式有陽法和陰法，我們之前有講過陽法。「氣中之氣」的陽法有兩個，一個部分是汗，一個部分是小便。如果汗少的話，小便應該變多呀，對不對。汗少，小便應該變多。結果呢？它剛開始沒有汗，但是後面小便也沒有變多，反而變少，所以告訴我們是說，這邊的氣呢？是往那邊聚集，都是在表那邊聚集。那沒有排出去，那它也有沒有回流入小便入膀胱，沒有！所以它整個氣是堵在外面，然後會造成逆堵，如氣上衝胸，頸項僵硬，這些都是。氣若是逆堵回去，我們會看得到很清楚的症狀，如果在頭這邊的氣逆堵的話，那脖子這邊開始會什麼？會僵硬。這邊的肌肉僵硬是因為津液灌注的關係，甚至喉嚨的水腫，嘴巴肌肉的繃緊也是，所以症狀就出現這種「口噤，不得語」。

「欲作剛瘧」，想要作剛瘧，「剛瘧」就是脖子很緊。「氣上衝胸」，是因為外面表氣逆堵了，而且這個氣沒有往小便那邊走，造成整個的氣都是往陽中之陽走。如果是陽，陽中之陽法，就是汗法，陽中之陰法，就是小便，那這個氣都往外上走，所以氣整個上行的孔道，

一開始從脾胃沿著胸管一路走，走到心臟外面，在這段堵住了，所以會出現氣往上衝胸的感覺，因為它回堵、逆堵，所以就有種氣上衝胸的感覺。

那像這種快要發作剛瘧，所以我們用什麼？用葛根湯發表，把氣流通，疏通這些津液讓它從表走的快一點。葛根的話，如果在這邊，肌肉中的津液太多的話，它主要是在疏通，多的就是疏通讓它變平穩，少的就是把水拉到這邊來，來幫助它，這是葛根的作用。那這整個就是剛瘧，葛根湯的治法。

【注】

此申明剛瘧在表，以明其治也。太陽病，為頭項強痛、發熱等證也。無汗，謂傷寒也。太陽傷寒，小便不當少，今反少者，是寒氣盛而收引也。不當氣上衝胸，今氣上衝胸，是寒氣盛而上逆也。不當口噤不得語，今口噤不得語，是寒氣盛，牙關緊急而甚也。以太陽傷寒，而有此衝擊勁急之象，是欲作剛瘧之病也。麻黃湯能治太陽，而不能治陽明，故以葛很湯兼太陽、陽明兩經之治，為剛瘧無汗之正法也。

【永諸注】

「無汗」，就是毛孔被閉住了，大部分就是講傷寒，太陽傷於寒，沒有汗，小便應該要多，為什麼？我們知道汗多則小便少，汗少則小便多，這是相對的。那之所以小便少的時候，並不是吳謙講的「陽氣的收引」，而是告訴我們，它整個氣往外走，它並不往陰走，不是從小便那邊利掉，它不是這樣走的，整個氣血是往外走，導致越積越多，積到一個程度，原本是傷寒，那積到某一程度，嚴重就變瘧病，因為整個肌肉都因浸潤而繃緊了，傷寒只有骨節

疼而已，骨節疼是因為氣積在骨節而已，只有骨節疼、身疼而已，那堵得更嚴重，肌肉浸潤腫脹就變痙病。另外還有病機是燥熱的，這個後面會有條文來說。

※痙為病，胸滿，口噤，臥不著席，腳攣急，必齟齒，可與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痙病，胸滿，口噤，臥不著席，腳攣急，必齟齒，宜大承氣湯。

【永諸譯】

痙病，胸悶，口閉，躺時不能固著在席，腳攣繃緊，一定牙齒相磨，適合大承氣湯。

【永諸講解】

「痙為病」，痙導致的病。

「胸滿、口噤」，胸中會悶，因為是什麼？熱。「口噤、臥不著席」，也因為熱，睡久了蓆子會熱，會不喜歡。

「腳攣急，必齟齒」，腳是攣急的，必齟齒，「可與大承氣湯」。這個痙病是因為津虧、內熱津虧，而且是因為裏的燥熱所造成，為什麼會胸悶呢？因為胸是由陽出到手那邊再出去的，那熱一般會堵在那邊？就是由陰要出陽的位置，因為裏面的熱都外走出來，走得很快，

那外面疏散的很慢，所以整個熱都會積在那邊，導致了這個胸滿、胸中滿，這是屬於熱性的滿，熱燥的滿。

那這個「口噤」跟上面寒性的口噤不一樣，這個口噤是因為熱、燥熱津虧，嘴巴肌肉乾熱的口噤。人家說喉嚨縮住，有冷有熱，記住，任何的症狀一定是有寒有熱，一定有虛實，所以我們治病看證都要從陰陽去判斷。

那這個「臥不著席」，也不是因為血液循環不好導致的，而是因為這些燥熱的關係，燥熱的關係所以它沒辦法躺著，因為躺著更熱，腳攣急也是因為血沒有往下走，它整個是燥熱的血，所以血走到那邊，那邊津液就被吸走。

那「齧齒」，咬著牙齒，牙根緊閉這個也是屬於津虧的，那整個津虧的原因是什麼？不是說外面的津液不足，而是因為它本身裏面有燥熱，那這個燥熱的來源來自那邊？來自於腸胃，胃家實，所以這是屬陽明燥熱的，這時候我們就用大承氣湯來攻，大承氣湯把它的燥氣去除。把氣血往腸子那邊拉下去讓它滋潤，等於說像汗法一樣，腸胃道的汗法。把氣血拉下去，把燥屎滋潤的方式，把一些裏面產生炙熱的堆肥、燥屎把它排掉，那燥屎一去的話，這邊就不會有燥熱的存在，那這些胸滿口噤就會好。所以他的原因跟上面不一樣，這是因為裏面的燥熱，這一條是裏面燥熱，這邊都有寫。

【注】

此申瘧病入裏，以明其治也。瘧病而更胸滿，裏氣壅也。臥不著席，反張甚也。腳攣急，勁急甚也。必斷齒，牙緊甚也。此皆陽明熱盛灼筋，筋急而甚之象，故以大承氣湯直攻其熱，非攻陽明之實也。其曰「可與」，非盡言其可與，有慎重之意。

【永諸按】

「陽明熱盛灼筋，筋急而甚」，所以要攻它實。那邊有講「可與」是大概可以、慎重，並不是什麼主之、宜、適合。

【大承氣湯方】

大黃（酒洗，四兩），濃朴（炙，去皮，半斤），枳實（炙，五枚），芒硝（三合）。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一二沸，分溫再服，得下止服。

【《桂林古本》】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厚朴半斤（炙，去皮），枳實五枚，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納大黃，更煮取二升，去滓，納芒硝，更上微火一二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大承氣湯，它用大黃，大黃用四兩，大黃最主要是讓血液往腸胃道流動，往深處流動，往腹內流動，這就是大黃主要的用意，所以藥有大黃的時候，因為突然之間的充血，會導致腹痛，但是當你排便了以後，泄掉那些壓力以後，就不痛了。

厚朴是疏通什麼？其實厚朴是治血痺，也就是血到不了的痺證。厚朴有擴張血管的作用，不管是胃腸的還是表面肌膚的都有，那因為這邊有大黃先帶往腸胃道了，所以它整個厚朴的藥性作用是在腸胃道，讓腸胃道血管擴張，若是大黃沒有厚朴的話，那肚子會更痛，為什麼？因為血管沒有擴張，血管沒有擴張，它充血會進而把靜脈撐開，撐開了就會痛，因為我們血管都有一些感覺受器，所以打靜脈的時候都覺得很痛。

枳實是用來疏通它那邊的淋巴循環。因為你整個動脈氣血經由大黃帶進來了以後，它牽涉到靜脈的回流，還有一個淋巴液的流通，所以這邊用枳實，幫助淋巴的流通。若是淋巴這邊有些瘀堵，像這種燥病的話，也會有些氣的瘀堵，那也是用枳實把這些結氣去掉。

芒硝，因為你本身是燥熱，所以腸黏膜這邊應該都有很多稠稠的痰，你可以把它想說芒硝就是用來去除這些腸胃道黏膜它稠稠的痰，因為芒硝是一個鹽類，進到胃腸道來會吸水，因為形成一個高滲的環境。高滲的話會使水往腸胃道管腔內拉，就會把這些阻在外面的稠稠的痰排出去了，所以芒硝的作用是做這樣的。

大承氣湯吃完了後就可以把燥熱、裏面的結痰去除，所以就可以治療這種因腸胃道燥熱引起的痙病。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几几然，脈反沉遲，此為瘧，栝萸桂枝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太陽病，病人的太陽病證候具備，身體僵緊緊，脈反而是沉遲，這是瘧。栝萸桂枝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這個是虛證的，他講「太陽病，其證備」，太陽病他的病證，就是頭項強痛，「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這是太陽的病證，它的病證都具備了。這邊呢講了「身體強」，身體強，整個身體都很僵硬，那「几几」，這個音唸「緊緊」，几几然，都是很繃緊，肌肉都很繃緊。那脈呢？一般來講，看到表證應該是要出現什麼？出現浮脈啊！表證應該都是出現浮脈，所以他覺得奇怪，怎麼會出現沉脈。那之前那個剛瘧的部分，脈是沉遲與此相同，但剛瘧的脈本來就是沉遲，是無汗的證，但此條由其治方栝萸桂枝湯來看，是有汗的，是柔瘧。柔瘧脈應是浮數的，不應是沉遲，故曰「反沉遲」。所以這裏的脈沉遲是什麼？沉是裏病，遲是陰阻氣血。



為什麼是裏病？因為裏面的津液不夠，所以用栝蘘根，栝蘘是用來治療津液的不足的，像小柴胡湯方義，口渴去半夏加栝蘘根有沒有，所以裏的津液不足，淋巴管內液體的不足我們就是用什麼，用栝蘘根。栝蘘根就是天花粉嘛。小柴胡湯證如果口渴的話，去掉半夏，因為它沒有結痰結氣可以攻，因為口渴表示津虧，它是用栝蘘根來補充三焦的津，總之栝蘘根除了可以用來流通三焦的津液，也有補充三焦的津液的功能。

這條文的脈沉遲，遲就是氣有受到瘀阻，所以才用栝蘘根，第一個可以通三焦，第二個可以補充三焦的津液。那像這個因為它是脈沉遲，病在裏，是原本的津液的不足，跟表面受到瘀阻的不一樣，那這種痙是屬於柔痙，不是剛痙，那我們就用什麼，栝蘘桂枝湯來治療，所以我們柔痙有兩個方，一個是栝蘘桂枝湯，另一個叫做什麼，桂枝加葛根湯。而剛痙用的是什麼湯？剛痙用的就是葛根湯，所以柔痙用桂枝加葛根湯，葛根湯是無汗的剛痙，桂枝加葛根湯是有汗的柔痙。

【注】

太陽病，其證備，謂頭痛、項強、發熱、惡風寒具見也。而更身體強，有凡凡然俯仰不能自如之象，痙病也。但脈反見沉遲太陰之脈，非太陽浮緊無汗剛痙者比，故不與葛根湯，而與栝蘘桂枝湯，和太陽之表，清太陰之裏也。

【永諸按】

「太陽病，其證備」，就是「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所以他證都有具備，除了脈浮反而是脈沉遲不一樣以外。

那「几几然」，几几就俯仰不利之象，這就是瘧病。

【栝萋桂枝湯方】

栝萋根（二兩），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頃，啜熱粥發之。

【《桂林古本》】

【栝萋桂枝湯方】

栝萋根三兩，桂枝三兩（去皮），甘草二兩（炙），芍藥三兩，生薑二兩（切），大棗十二枚（劈）。

上六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栝萋根的作用剛剛已經有講過了，桂枝呢？是用來通脈的，通利動脈的循環。我們小腸內微絨毛內的淋管吸收營養以後，是藉由胸管，回流注入上腔靜脈，然後入心。那胸管這邊的流通如果不利的話，換句話說，就是三焦流通不利，三焦流通不利或是三焦的津液不足的話，我們就要用什麼，用栝萋根。那葛根的話是屬外部肌肉，肌肉又為脾胃所管，所以葛根

是疏通肌肉的津和胃的津，胃的上升的津流通不利的話，我們就用葛根，因為葛根是屬於脾胃肌肉，那三焦的話就是枯蘖根，枯蘖根還可補他的津。那桂枝呢？促進動脈的向外流動，芍藥促進靜脈的回流，兩個剛好形成一個血液循環迴圈，桂枝、芍藥剛好可以讓血管的動靜脈回流很好。那甘草是做什麼用的呢？甘草是用來補脾氣的，這邊是要用炙甘草，他是用來補脾氣的或補心的氣的。那生薑呢？是幫助什麼，幫助津液從微血管那邊滲出來的，也幫助胃氣的發散。那大棗是避免生薑發汗太過，導致津液的不足，所以大棗可以固護津液。有時候我們怕發汗或利水太過，可以加大棗，原因就是維持淋巴液的等滲，不會因為發汗而導致津液的缺乏。

那《醫宗金鑑本》這邊要吃熱粥，其實你如果看到桂枝湯的服法，大部分都要吃粥。「適寒，溫服一升」，《桂林古本》是適寒，遇到冷天，要溫服，代表非冷天，則可以不需溫服。

※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瘧，為難治。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太陽病，發熱，脈先沉而後接著細的，叫做瘧，難治。

【永諸講解】

「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瘧」，太陽病是什麼，太陽是主身體跟外面交界的部分。發熱表示他的熱跟外面交通的比較慢，就是說熱瘀在裏面所產生的。發熱的原因有實有虛，我們來看，這邊告訴我們「脈沉而細」，脈沉表示氣血是在深處是裏病，氣血沒辦法外發所造成的。脈先沉，陽的力道不足，而後接著細，細是氣血少。氣血少則沒辦法容納過多的熱，如同無水的沙漠地區，其白天是酷熱的。而熱的性呢？是往外發的。氣血少，熱外發，這就叫做陰不能涵陽。因為脈先沉，沒有力上去，陰的氣沒辦法補到陽，所以陽部的寸口脈這邊就出現細的脈。細脈表示陽部的氣血已經非常少了，血氣非常少又發熱，所以這個是虛熱。這個瘧病呢？是因為本身氣血虛都虛，屬於虛證的，像那些熱病末期的發熱啊，到最後出現這種瘧，是很不好的病況，因為本身正虛的關係，發熱是陽往外散，裏面正虛津液不足，導致的這種瘧很難治，不好治，因為他本虛已經過頭了，本虛過頭所導致的，像我們一般大便的話，若是津虧，大部分就是大便會比較難而已，而這個已經是到瘧病的出現，這個算很嚴重的。

【注】

發熱，太陽病也。脈沉細，少陰脈也。而名曰瘧者，必有或剛或柔之證見也。以太陽瘧證，而見少陰之脈，表裏兼病也。夫太陽之邪鬱於外，故病發熱；少陰之邪凝於內，故脈沉細。然瘧病而見弦緊之脈，是為本脈，即或沉遲，尚為可治。今沉而細，邪入少陰，陽氣已衰，豈易治乎？故曰難也。

【永諸按】

那這邊吳謙還解釋說「發熱，太陽病也。脈沉細，少陰脈也」，發熱是太陽病，其實發熱是陽病，不一定是太陽病，只要有發熱是屬於陽，所以是陽的病。那脈的沉細呢？因為沉是屬陰嘛，那細也是屬陰嘛，所以他覺得是少陰的脈，血的供給不足。

那這個「夫太陽之邪鬱於外，故病發熱；少陰之邪凝於內，故脈沉細」，這個不是喔！不是說外面太陽邪鬱於外，裏面少陰之邪凝於內，它是告訴我們說這個病是屬於虛，虛引起的燥熱向外的，像這種的不好治。

※夫風病，下之則瘥，復發汗。必拘急。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舉凡風所導致的病，攻下就會瘥，又發汗，一定拘攣繃緊。

【永諸講解】

「夫風病，下之則瘥」，風病就是講因為風會使表面的氣中之氣走得很快，所以我們的血液滲透的血中之氣會跟不上，就會造成風病。因為風的性質就是這樣，所以風勝則燥，風會導致陽氣虛，故桂枝湯治中風表虛就是如此。風病就是會導致這樣，會導致表面的血管外的那些氣不足，因為風把它拉走了。

那「下之則瘧」，攻下會把氣血往內攻，原本氣血向外的力已經跟不上了，你又攻下，把氣血向內拉，導致這些從陰出來的氣血又被拉回去，所以陽部的氣血供給更少。那更少了以後，這些在血管表面的肌肉啊！它津液不足，就越乾燥，乾燥過度，它就會產生瘧病，所以這個瘧病是屬於津枯燥所造成的，這種瘧病的病機就是這樣。

「復發汗，必拘急」，復呢？就是一序列的起始，如春夏秋冬的四時之序，又回到春，這條首先是風病，風病有汗出↓再來下之↓又回到發汗的汗出，那第三個叫做復發汗，比如說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一年又開始這一個循環。所以如果又發汗，那原本因攻下不能上的陰部氣血除了耗損外，也不能上濟陽之氣血，這樣的發汗又會耗掉什麼？就只會耗掉陽部的這些氣血，陽部氣血既無陰濟，又發汗耗損，那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它的津液比前面還未攻下時還更少了，減少更多了，津液的嚴重缺乏，它就出現拘急這種比瘧更嚴重的病況。「拘」是從手字旁，所以拘的意思就是說他的手，有沒有看過中風的人，就像勾一樣彎曲啊！變成一個像勾一樣這個叫拘。為什麼？因為筋肉都太乾了，所以就變成這種拘急的樣子。所以中風的人有些到了後面以後會出現津虧燥熱的情形，形成了拘急的病證，而氣血不足久了，四肢會變枯細，這種就叫「失養」或「失榮」。「急」就是繃緊，就是整個手會非常的繃緊，手彎腳彎阿！那個更嚴重呢？就像嚴重的破傷風那種，除了背反張的瘧，還再加了手足拘急。它這個呢就是因為津虧耗得更嚴重，所以才會導致這樣的。

那寒主要就是造成氣血流動不暢，氣血堵住而已嘛，像我們之前講的葛根湯，他的病機，就是寒傷於外，造成氣堵在外面，形成表實，導致肌肉浸潤脹緊。像葛根湯這種的也是緊啊！因為肌肉一繃緊的話筋也繃緊了，但這是屬於寒所造成的瘧病，要用發汗，與本條文津虧的

肌肉失養的是不一樣的。病屬外寒，利用發汗把堆阻的淋巴發汗出去，肌肉就不會那麼的緊繃，那麼的脹，所以病就會解了。

【注】

以上論瘧，皆外感風、寒。濕而為病也。亦有因風邪為病，不應下而下之傷液，不應汗而汗之傷津，以致津液枯燥，筋失所養而病瘧者，故曰「風病，下之則瘧，復發汗，必拘急」，此不可以外感瘧病治之，當以專養津液為務也。

【永諸按】

「因風邪為病，不應下而下之傷液，不應汗而汗之傷津，以致津液枯燥，筋失所養而病瘧者」，那這邊其實也有講風邪的病，因為風是為陽嘛，它會使氣中之氣往外面加速流動造成耗損，形成表虛，那耗損的話我們應該是怎樣？像桂枝湯有沒有，它應該補充榮衛，使榮衛得上什麼？跟得上衛啊。若是肌肉的津不足的病，像風家的這種病，我們可以吃桂枝加葛根湯啊！桂枝湯調和營衛嘛，讓榮血可以跟得上衛，追得上衛。那葛根疏通什麼？葛根疏通從桂枝湯供給來的津液，利用葛根把它疏通到各個的肌肉上，那肌肉就不會繃緊了，所以桂枝加葛根湯就是用來治療柔瘧的，病因就是在風。那如果是葛根湯呢？葛根湯是用來治療剛瘧的，病機是屬於什麼呢？是屬於表面受寒的關係，導致毛孔不開，裏面津液的堵住，導致肌肉浸潤的脹緊，那這邊講的就是這樣。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而導致瘧。

【永諸講解】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這個也是津液虧損所造成的瘧病。

太陽病如果我們發汗太多的話，那氣中之氣耗損太多，氣中之血就會少，那相對的呢表面的肌肉它的津液也會變少，所以我們就知道這瘧病的原因是肌肉津液變少所造成的。另外，一種是肌肉沒有怎樣，反而是因為汗出過多，導致那些氣中之血（內流的淋巴）出現了變少問題，氣中之血變少，則在心之前相會的血中之血和氣中之血所形成入心的血就會變乾燥，若是這血入冠狀動脈，就可能造成心肌梗塞而猝死，所以跑馬拉松，汗出過多的人，常常會有卒死的報導，其原因就在此。若是這些血經由肺循環，有可能造成肺中乾的咳嗽或喘，這種就是麻杏甘石湯的病證，若是肺沒有受到影響，經由肺靜脈到左心房，左心室，再轉往體循環。首先我們必須先了解這燥熱的血，是屬陽的，所以這些血是會往陽走的。若是這些血上行到頭，會出現煩，嚴重的會譫語、直視、神昏。若是入到腹，則會走到最上部的胃或是雖在下，但卻會在表層與外相通的膀胱。其次，照其部位的高低到的其它的腑，如小腸，再來是大腸。那入到胃裏面啊！形成胃中燥的陽明病，這就是汗出過多轉屬的陽明病，這在《傷



寒論》提到。若是這些血往除了頭以外的表走，則人體背為陽，背部的肌肉就會津虧，因而造成背反張的痙病，若燥熱更嚴重，侵犯到手足，則會造成手足拘急。所以有些熱性病到最後面，就變成後代中醫常常會講的急驚風、慢驚風，那個驚風就是這個痙病啦！急驚風跟慢驚風就是一個痙病。因為被風影響嘛，所以叫驚風，後代的急驚跟慢驚就是這個部分。

【注】

此承上文，詳申發汗過多成痙之義也。太陽病當發汗，若發汗太過，腠理大開，表氣不固，邪風乘虛而入，因成痙者，乃內虛所召入也，宜以桂枝加附子湯主之，固表溫經也。由此推之，凡病出汗過多，新產、金瘡破傷出血過多，而變生此證者，皆其類也。

【永諸按】

「此承上文，詳申發汗過多成痙之義也。太陽病當發汗，若發汗太過，腠理大開，表氣不固，邪風乘虛而入，因成痙者，乃內虛所召入也，宜以桂枝加附子湯主之，固表溫經也」，太陽病當發汗，就是說屬於傷寒的，那我們當然發汗啊！那如果是屬於風的話也是發汗，不過那個發汗是什麼？是通調營衛的發汗，汗出不可多，因為它本來就有汗出了嘛，只有傷寒的才需要開毛竅，發多一些的汗。那你如果發汗過頭的話呢，會導致怎樣？會導致氣中之血的不足，並不是說邪風乘虛而入，並不是喔！而是你本身陽的氣的耗損。那陽氣的耗損呢會導致肌肉的繃緊，因為津虧嘛，所以會繃緊嘛，這個就是痙，那我們應該怎樣？津虧的話，其實治療方式還是一樣，我們用桂枝加葛根。那如果他本身還是有血液中的血中之氣不足，我們可以用桂枝加葛根湯再加人參。

那這個它說用桂枝加附子湯，其實是不太合適的，因為桂枝加附子湯是陽虛毛孔不閉所造成的汗出遂漏不止，並沒有瘧，它的津液還是夠的，只不過它的津液一直在外滲，脾胃所化的穀氣還可以供給，血液的供給還夠，這個路還是順的。那只不過是它是怎麼了？因為毛孔沒有辦法閉起來，就是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神經他們失常，導致毛孔它該關的時候不關了，所以才會出現那種汗出遂漏而不止，所以利用附子來恢復毛孔閉闔的功能，在此附子是溫腎陽，也可以溫腎之腑，也就是足太陽膀胱的陽，使毛孔閉闔。像附子吃多了，中毒了，就會產生全身皮膚麻痺的感覺，那就是附子對自主神經的末梢的作用，所以炮附子是溫腎陽溫膀胱陽的。

※暴腹脹大者，為欲解；脈如故，反伏弦者，瘧。

【《桂林古本》】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若發其汗，寒濕相得，其表益虛，則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暴脈長大者，為欲解。其脈如故，及伏弦者，為未解。

【永諸譯】

病人身體熱，腳冷，頸項僵急，惡寒，有時頭熱，面赤，目赤，只有頭搖動，突然口閉，背反向拉緊的，瘧病。如果發病人的汗，寒濕相契合，病人的表就更虛，惡寒就更嚴重。已經發了病人的汗，脈像蛇，突然變長變大的，是將要解了。脈如果如之前以及伏弦的，是還未解。

【永諸講解】

「暴腹脹大者，為欲解；脈如故，反伏弦者，瘕」，然後這邊這條是在之前首條《桂林古本》後面，其條文為「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瘕病也。若發其汗，寒濕相得，其表益虛，則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暴脈長大者，為欲解。其脈如故，及伏弦者，為未解」，這條文之前有講過，請參照。《金鑑本》這條叫做「暴腹脹大」，「暴腹脹大」就是什麼？就是突然上焦氣道堵住，導致中焦、下焦的氣堵在肚子那邊，所以形成暴腹脹大，氣堵住不通了，怎麼會變成就快好了呢？所以條文不合理，因此我認為《桂林古本》的條文是較好的。

那應該是「暴脈」，不是脹而是「長」，又長又大的，前面的條文接著「其脈如蛇」，後面接著「其脈如故」，條文要與其前後相對嘛，所以我們要講這個「暴脈長大」才是對的。《桂林古本》這邊講的，暴脈長大為欲解，其「脈如故」就是說脈還是像蛇一樣，是津虧所導致，脈行的像蛇一樣，摸起來的脈像蛇一樣。伏就是陽氣出不去，弦是陽氣的運行受到阻礙，那表示呢，因為它是表面的津虧問題嗎，所以我們出現了這個的話，就是我們裏面的陰氣，裏面有一些陰中之陽，就是從根本提供給外面的，出不太去，所以我們可以預測的到它是還沒有好，那要好還有一段時間，

【按】

本門首條瘕病也之下「若發其汗：」六句，當移於此條之首，文義始屬。此條「暴腹脹大者」句，衍文也，當刪之。

【永諸按】

吳謙說「暴腹脹大者」是衍文。不是啦，還好我們有《桂林古本》，所以我們知道這個不是衍文，它只是用錯了，是「暴脈長大者」。也符合暴脈長大者，脈長是氣治，大表示它脈管氣血供應來了。

【注】

不但風病，發汗過多則瘧，即寒濕相搏之病，發汗過多亦瘧也。發汗過多，其表益虛，表虛則必即惡寒甚也。發寒濕汗後，其脈不直緊，如蛇之曲緩，則為邪退，不成瘧病，為欲解也。若脈仍直緊不緩，或不直緊反伏堅弦急者，為邪不退，成瘧病矣。

【永諸按】

風病、發汗過多導致的瘧，這個都會有津虧的問題，但如果是屬於寒的，就不同了，寒的是屬於津液的瘀阻。像寒濕相搏的病，如果要說發汗過多會導致瘧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外寒大部分會造成表實，更何況還有濕。所以只有單純的寒病啦，只有寒病，要發汗過多且過度，才會導致瘧，所以吳謙這邊其實都講不太對。

吳謙說發汗過多，說它脈不直緊，如蛇之曲緩，像蛇一樣的。那個是什麼，是它乾燥的關係，它津會有不足脈才會像蛇，這是邪進，病勢往不好的走，這不是邪退。

瘧病的脈，其脈如蛇我們知道它津虧，津虧就是瘧病的病機，導致肌肉乾緊，因為它是在肌肉那附近的，表的，所以導致肌肉緊繃，瘧病大部分都是屬於外面的症狀。

※瘧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瘧。

【《桂林古本》】

瘧家，不可發汗，汗出則瘧。

【永諸譯】

瘧家，不可以發汗，汗出就會發瘧病。

【永諸講解】

「瘧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瘧」，《桂林古本》為「瘧家，不可發汗，汗出則瘧」。《金鑑本》多了「雖身疼痛」，疼為寒，痛為氣血不通所致，照理來講是屬於寒的病證，若是病瘧，則應當要發汗，用葛根湯，但此條文是不可發汗，故知其病機為津虧，所以「雖身疼痛」此句是多加的。

「瘧家」，是會產生瘧的症狀的相關疾病，稱之為瘧家。如現代醫學所說的濕疹、異位性皮膚炎等。像這種瘧，可以當作是津虧所產生的病證，而像金刀瘧也會導致津虧。病者本身會有津虧的問題，那津虧然後我們再發汗就會導致瘧症。瘧家跟風家有點像，因為他津液一直流失、往外流失。

「瘡家，不可發汗」，《金鑑本》多了一「雖身疼痛」，為什麼疼痛這個要發汗呢？因為這個像傷寒的書，告訴我們冬天的冷會引起氣血的不通，痛就是氣血不通，所以身疼痛的話呢？就是表面氣血瘀阻。所以傷到寒應該要發汗嘛，但是它本身又有什麼，津虧的問題，有津虧問題的話，那發汗過多的話，就導致瘧病。那古本呢並沒有說身疼痛，因為身疼痛若是屬於寒的，要發汗，是可以發汗的。瘡病加身疼痛，表沒有解，氣有堵在那邊，是可以發汗的，如同剛痊的葛根湯。但若是身疼痛是屬於津液不足所導致的，若是發汗過多的話，津虧過少，則會導致瘧，並不是說它身疼痛就可以發汗。所以身疼痛屬於津虧的，是可以微發汗，但是它的發汗不可以如平常，那後代我們可以用什麼？用熏法嘛。熏法有一個好處，因為熏法是用濕跟熱，也就是外面的濕熱，像藥液熏蒸、三溫暖，這種幫助出汗，那它出汗就會比較少，就比較不會傷津，所以古代對於津虧呢？我們的汗就要用很少的汗，我們就用熏法。用熏呢？熏一熏汗出了，它出一些些，因為外面的濕度比較大，它不會出很多，津虧也就比較少，所以是可以這樣子來做治療的。

那瘡家為什麼發汗會瘧？因為一般會形成瘡的話都是有氣的外洩問題，因為瘡是傷皮流血，流湯，像那種擦傷有沒有，我們擦傷以後，你會發覺傷口的表皮被磨損了，開始滲液體，那液體的外滲導致那個地方津液的不足，對不對？所以它是滲液多，就導致津虧，所以一般瘡家不是只有單純一位置而已，它是很多，非常多。

瘡家就是很多跟瘡有病的，有些關連的病，這個就叫做「瘡家」。那這些瘡家都有共同的症狀就是什麼，就是它表面的氣，它表面的氣都顧不住，都滲出去。滲出去，因為瘡病久

了，本身就有津虧的問題，那津虧呢，如果我們再發汗呢，就是會導致痙病。跟風家有點像，因為它的津液一直在流失，往外流失。

【注】

瘡家初起，毒熱未成，法當汗散。已經潰後，血氣被傷，雖有身痛表證，亦不可發汗，恐汗出血液愈竭，筋失所養，因而成痙，或邪風乘之，亦令痙也。

【永諸按】

那這邊有「瘡家初起，毒熱未成，法當汗散。已經潰後，血氣被傷，雖有身痛表證，亦不可發汗，恐汗出血液愈竭，筋失所養，因而成痙，或邪風乘之，亦令痙也」，就是他如果沒有津虧的話，沒有一直流湯的話，他如果受到傷寒的話我們還是可以用解表的方式，這邊是講他有滲液的情形，這一種就不行。

※痙病有灸瘡，難治。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痙病，有灸瘡的，難治。

【永諸講解】

「痙病，有灸瘡，難治」，那一樣「痙病又有灸瘡」的證，因為痙病，他本來就是津虧，那津虧導致了病，結果還有灸瘡，一直在漏那些津液。我們之前有講，最前面這邊「夫風病，下之則痙，復發汗，必拘急」是一樣，他已經有津虧，結果又用攻下把氣血拉下去，本來是風病，大概就是燥，榮衛接續不及，結果攻下以後，使陰部的氣接濟陽部的變更少，所以陽部的津液變更少，就形成痙病。既然他發痙病，已經很慘了，你又再發汗，又再奪他那邊的津液，所以就導致拘急，這跟「痙病，有灸瘡，難治」一樣，他已經痙病，外面津液已經不足了，肌肉已經是緊繃的，結果又有一個灸瘡。灸瘡這種瘡就會滲液，就等於你給他發汗，這是一樣的道理，因此就難治。所以痙病有灸瘡會難治，道理就在這邊其實灸瘡還暗示病者有受灸療，在《傷寒論》中，我們了解到，病者津虧血少的，是不可以用灸的，因為「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注】

痙病宜灸，如有灸瘡，若不發膿，則為營衛已絕，故曰「難治」。

※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也。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濕家的病，一身全都疼痛，發熱，身體的顏色好像被薰黃。

【永諸講解】

「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也」，那濕家就是各種病所導致的濕，因為濕是陰邪，他會往內走，所以在外面感受濕的時候，其實他會先聚在外面，而聚在外面則會影響到氣中之氣的出去。那些在裏面的正氣要出去，受到外面的濕所阻，因為濕為陰要往裏面走，正氣為陽要往外走，所以兩個相糾結在一起，形成氣的瘀堵，所以就會發熱，跟傷寒的發熱其實是一樣，但是他是因為濕堵在外面，而不是寒。在大青龍湯證內也有這種濕堵在外面所導致的發熱，濕堵在外面導致的外有寒裏有熱的大青龍湯證，條文「病無少陰證，一身盡重，大青龍湯發之」的那個條文。

那「一身盡疼」，因為濕是屬於陰，因為他接近外面，所以他相對於身體是屬於寒的，所以就會導致這種疼，屬於寒邪病機的疼，因為他是充滿全身，留在體表內側，所以一身盡疼，身沒有不疼的區域。那裏面又有熱在熏，因為我們人體的津液，正氣跟濕混在一起，又有熱，所以燒一燒就變成黃色的，整個身體的顏色就會像黃色一樣，所以身色如熏黃。「身色如熏黃」是在身那邊被熏過的。

【注】

濕家，謂病濕之人。濕之為病，或因外受濕氣，則一身盡痛。或因內生濕病，則發熱身黃。若內外同病，則一身盡痛，發熱，身色如熏黃也。濕家之身痛發黃，不似傷寒之身痛發黃者，以無六經之形證也。

【永諸按】

那濕家其實並不是病濕的人，是與濕有相關的病證，造成濕的那些病證，像有些形成濕病證的一些疾病叫作濕家。濕的病這些都是外來的，濕是陰會往內走，濕為天之六淫，所以他是外面受到濕氣，那濕為陰邪，相較起來表皮會比較冷，所以會出現疼而不是痛，痛是氣流通不順才導致的痛，濕是先附著在表皮，表皮那邊有受濕，氣中之氣出不暢，瘀阻於內，形成濕氣所感之邪氣，這邪氣影響了淋巴流動，進而影響血液的流通。邪氣因為受的濕的影響，變冷會使血管收縮，血液流動不暢，因而產生痛。那會出現身黃，剛才有講過，這是因為我們體內的正氣，氣中之氣出不去，還有身體的熱要散出去散不出去，因為被濕擋住，所以以這個熱呢？跟那個濕還有身體的正氣混在一起，合在一起就變成黃，愈燒就出現黃，所以就這是濕家的病因。

【集注】

徐彬曰「此言全乎濕而久鬱為熱者。若濕挾風者，風走空竅，故痛只在關節。今單濕為病，則浸淫遍體，一身盡痛，不止關節矣。然濕久而鬱，鬱則熱，故發熱。熱久而氣蒸於皮毛，故疼之所至，即濕之所至，濕之所至，即熱之所至。面色如熏黃者，熏，火氣也。濕為火氣所熏，故髮色黃帶黑而不亮也。」

【永諸按】

徐彬他說這個是「全乎濕而久鬱為熱」，是可以這樣講，外面有濕裏面有熱。

那如果是風濕，那風呢？風性是疏泄流暢的，風性是屬陽的，風勝則燥，所以近皮膚處會呈現燥，而裏的濕就被隔在內，像異位性皮膚炎就是這個樣子，外面皮膚乾燥，但內水留氣。痛只有在關節，因為關節為陰陽交界之處，風為陽，濕為陰，故風濕相搏之處就是位於陰陽交界之關處。

「濕病是浸淫遍體」這邊是對的，那風濕的話也不一定全走關節，只要陰陽交界之處，如少陽三焦之部分，都是。以患病部位來說，因為風為陽是往外走，若風勝濕的話，濕就是比較瘀阻在表層，濕勝風，則會瘀阻在深層的關節或三焦部位。

「濕久就鬱」為什麼會鬱呢？因為正氣要出去，要做為散熱的氣中之氣出不去，被濕擋了，這些氣中之氣的瘀阻會導致熱，因為熱要往外散，我們身體的熱要往外散，這些就會出現這樣。那熱熏津液水飲的話就會出現什麼？就會出現這種黃色。

※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

【《桂林古本》】

濕家，病身上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納藥鼻中則愈。

【永諸譯】

濕家，身上疼痛，發燒，面先黃而後接著喘，頭痛，常常鼻塞，病人脈大，自己能飲食，腹中平和沒有病，病在頭傷了寒濕，所以鼻塞，把藥放入鼻中就會好。

【永諸講解】

那濕我們知道它是陰邪，所以會病身上疼痛。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的條文「濕家，病身上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會病身上疼痛，所以這邊有講一個疼還有痛，產生的病因呢？因為濕為陰邪的關係，會出現冷，所以會出現疼。濕阻礙了氣血的流通交會，所以會出現痛。那氣中之氣出不出去，所以會發熱。因為那氣中之氣堵住了，熱散不出去產生了發熱，熱燒這個津，就會出現黃。熱性是上的，所以屬重陽的頭面，先受其影響，故會先面黃。

「面黃而喘」，那面黃以後這些熱呢？因為氣中之氣出不去，只好往回流，隨著氣中之血往回流，回流到心再到肺，這些比較濕熱的血會經由肺動脈到肺，就會形成喘，所以他一定是先面黃，而後接著喘。

「鼻塞而煩」，因為熱性會上衝，熱往上衝，影響到鼻就會鼻塞，因為鼻部那邊受寒濕的影響而腫脹，腫脹處的淋巴液再受熱就變的濃稠，所以就被塞住了。鼻道因為受到熱會形

成一些結痰，就塞住了，因為他先到鼻，這些熱再往上衝，所以是先鼻塞，再往上衝到頭後接著煩，「鼻塞而煩」就是這樣來的。

那頭痛的原因呢？也是因為我們這個熱往上衝，除了煩以後，往上衝，往外的力道多，回來的力道少，所以頭這邊氣就開始堵住了，影響氣血流通，所以會形成頭痛。

那他的脈大是為什麼？大為陽脈，因為他脈大，表示病是在外面而已。因為我們本身正氣沒有問題，只是最表面被堵到而已，所以我們脈會因為熱的關係，所以他變大了，跟裏面沒關係，沒影響到腸胃，所以他自己能吃能喝，故曰「腹中和無病」。

因為這不是表面的病，所以他說了「病在頭中寒濕，所以鼻塞」，病在頭中了一個寒濕，頭這地方有個寒，還有濕擋住了，所以使得這個熱出不去，才會鼻塞，他說把藥放在鼻中，就會好了，把藥放在鼻中，就會好了。

那這邊的條文呢？要分成兩個來看，第一段就是從「濕家，病身上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這是一段，然後後面「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是第二段，是用來解釋為什麼會鼻塞的，因為他是頭中寒濕，其實全身都有中到寒濕，但是它沒有人到裏，所以不會出現裏病。

那鼻塞的方藥是怎麼組成呢？《金鑑本》沒有，《桂林古本》有。因為他最主要是濕在外面的關係，雖然裏面有熱，但我們只要把外面的寒、濕去掉的話，那這些熱就自然而散掉了。因此他用了一個方，這是《桂林古本》的方，毛竅因為濕堵住了表皮而閉，氣中之氣出不去，所以用麻黃。因為有結痰，而這結痰是濕跟熱混在一起，就出現一種膠痰，就是稠

稠的，黃色的那種痰，有點黃，濕熱的，故用皂莢。細辛從其名來看，辛可以散氣，細則可至最細之氣道處，所以是用來通利氣道的。因為細辛散的力道很強，所以可以到氣道之極細之處，換句話說，可以到那種淋巴孔道最細之處，它可以把藥引到那邊，這就是細辛的作用。那蒲灰是石菖蒲的灰，石菖蒲的灰有些人是說蒲黃的灰，這兩者有一些差異，雖然他們都生在水中，但蒲黃是蒲的花是在水上，其可以行上之水，其花燥後似灰，名為蒲灰，而石菖蒲是在水中，其有節，節者，氣之所易瘀之處也，所以其主要在於通結氣。此條鼻塞，因鼻之位高，似以蒲黃為佳，然病因若在於結氣，則石菖蒲通結氣的力比蒲黃強。

雖然石菖蒲可以通結氣，可以行水，但因為是鼻那邊有濕，所以就利用蒲灰來行這些水，通結氣。利用細辛把一些藥帶到淋巴末端，因為辛能散嘛，細辛它可以散這些藥至極最細的血管之處或是淋巴之處，讓那些藥去作用。那我們把它放在鼻中，麻黃把分泌腺的孔道打開，辛散的細辛，幫助氣中之氣的外散，皂莢把一些濁垢洗出來，蒲灰破結氣，讓那些最末梢的淋巴管流動順暢，不瘀阻。

【《桂林古本》】

【鼻塞方】

蒲灰、細辛、皂莢、麻黃。上四味，等分為末，調和，納鼻中少許，嚏則愈。

【注】

此申上條，詳其義，出其脈，別其治也。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此內生外受之濕病也。外宜羌活勝濕湯，內宜茵陳五苓散。喘甚，大陷胸丸。若更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證類傷寒，但其人裏和能食，知非傷寒，不可發汗，乃頭中寒濕之邪，故頭痛鼻塞。惟宜納藥鼻中，取黃水從涕出，而寒濕以泄，病可愈也。所納之藥，如瓜蒂散之類。

【永諸按】

那吳謙注的這邊「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此內生外受之濕病也。外宜羌活勝濕湯，內宜茵陳五苓散」，「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這些症狀是外受濕，那我們知道是外受濕，所以我們要去掉它的濕，它又有疼的病機，所以有寒，這是濕導致的寒，所以我們要用一些去寒濕的藥方，那這邊列出羌活勝濕湯。羌活勝濕湯是金元四大家補土派李東垣的方。那這邊還有說「內宜茵陳五苓散」，其實茵陳五苓散不需要啦，因為它主要的病機是因為外面堵住，要用發汗的方式，而茵陳五苓散是疏利小便的，所以跟它不一樣。那邊說「喘甚，大陷胸丸」，除非你誤下，你把它攻下造成結胸，這種才需要大陷胸丸。

那這邊的「頭痛鼻塞而煩」，是指那邊頭中寒濕，所以汗出不去，或者是它那邊鼻子有一些竅，例如說眼淚啦、鼻涕，這些地方出不去，所以用一些辛香的藥來幫助排出。《桂林古本》用那一些辛香的藥放在鼻子裏面，讓這些濕氣附著的黏膜，藉由去掉那黏膜，讓它可以流通，熱就可以散掉。所以這個方子是用來治療局部鼻塞，若真正要處理整體的寒濕，就必須要能作用整個表面的方劑，像我們可以用麻黃加朮湯，在《傷寒論》是用麻黃加朮湯，那後代大概都是用羌活勝濕湯那一類的。

【集注】

魏荔彤曰「頭中為諸陽之首，非寒濕能犯之地。今頭中有寒濕，則熱氣挾之上炎，非寒濕外邪自能然也，有濕熱則內為之主持也。熱引濕邪，上干清分，鼻必為塞。故用納鼻藥，宣通清氣而病癒矣」。

【永諸按】

魏荔彤說「頭中為諸陽之首」，頭就是重陽之處，所以陰邪大部分都先犯頭或是影響頭。因為頭是陽中之陽，它在上，又在外部，所以寒濕大部分都先犯這邊。那頭中（音仲）寒濕之後，那些熱出不去，故鬱於鼻而成鼻塞的，並不是魏荔彤說的「熱氣挾之上炎，非寒濕外邪自能然也」。因為表受寒濕也會鼻塞，像我們受到寒濕，感冒了以後，有時候都會導致鼻塞的症狀，如果化熱的話，整個鼻子都會塞住。

那一般像這個如果只是頭中寒濕，出現在頭痛、鼻塞，沒有其他身疼、四肢的症狀的話，它是用鼻塞方。其實我們也可以用麻黃加朮湯來處理，這是屬於寒濕的部分。那濕熱的話，我們當然是利用另外一種。濕熱的話，去除濕熱的、濕病呢，我們用越婢加朮湯。越婢加朮湯是用來清濕熱的。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濕家身體煩疼痛，可以給麻黃加朮湯來發汗是比較合適的，要小心不可以火來攻。

【永諸講解】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濕家，身煩疼」，單純一字的煩是指火燒頭的煩，那這邊的是身煩，身煩是指整個身熱熱的，熱被鬱住了的這種感覺。那疼呢？因為冷的關係，為什麼身體熱熱的又會疼呢？這是因為濕的關係，表面有濕堵住了氣中之氣外出的道路，所以裏面的氣出不去，因而身有那種熱被鬱住，悶的感覺，這種感覺就叫做「身煩」。那外面的皮膚因為濕的影響，流動不利，濕屬陰，是冷的，所以出現疼。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外面的寒濕藉由發汗去掉，因為疼的出現，是濕引起的寒，我們就要用麻黃加朮湯來發汗會比較好。

「慎不可以火攻之」，不可以用火攻，你用火去攻只是助長它的熱，助長身煩。因為熱出不去，火燒這些寒濕，燒到最後就變成發黃了，所以這個是不可以的，因此這邊告訴你要小心啊，不可以用火來攻，攻了會發黃。

【注】

濕家外證，身痛甚者，羌活勝濕湯；內證發黃甚者，茵陳五苓散。若惟身煩痛而不發黃者，則為外感寒濕，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寒濕兩解也。慎不可以火攻之者，謂不可以火劫大發其汗，必致變也。

【永諸按】

這邊有講「濕家外證，身痛甚者，羌活勝濕湯」，不管外痛，只要是寒濕在表，就是一樣用麻黃加朮湯啦。若是裏面濕熱出不去的發黃，以後的章節會講到，像是茵陳蒿湯、茵陳五苓散，這個是濕熱在裏面的，是不一樣的。

這邊是講濕家的表病，當然濕家也有裏面的病，那這是表面的病，所以告訴我們不要用火去攻，要用汗法。有些人看到疼痛就想說把它熱一熱，甚至有些用灸的，有些用吹風機療法，對這種濕證其實都不是很合適的，反而助了熱，導致發黃的產生。

【集注】

趙良曰「濕與寒合，令人身疼。大法，表實成熱，則可發汗。無熱是陽氣尚微，汗之恐虛其表。是證雖不云熱而煩，以生煩由熱也。所以服藥不敢大發其汗。且濕亦非暴汗可散，用麻黃湯治寒，加朮去濕，使其微汗耳。不可火攻，火攻則增其熱，必有他變，所以戒人慎之」。

【永諸按】

趙良說「濕與寒合，令人身疼」，其實是因為濕鬱久了，因為濕本身就是個陰邪，又在表部，久了以後體溫會比人體的體內還低，這就形成一個寒，所以本質是濕導致的寒，並不是說濕與寒合。那濕導致寒、導致冷，那寒冷就導致身疼。那身煩疼前面已講了，身煩來自濕所致的鬱熱，身疼來自於寒濕，因為寒濕在外，鬱熱在內，故身煩疼。這種表面的寒濕，裏面的鬱熱的濕病呢？我們可以用大青龍湯來發汗。

喻昌曰「麻黃加朮，則雖發汗不至多汗，而求得麻黃，並可以行表裏之濕。不可以火攻者，反增發熱也」。

【麻黃加朮湯方】

麻黃（去節，三兩），桂枝（去皮，二兩），甘草（炙，二兩），杏仁（去皮、尖，七十個），白朮（四兩）。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桂林古本》】

【麻黃加朮湯方】

麻黃三兩，桂枝二兩，杏仁七十個，甘草一兩（炙），白朮四兩。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汗。不汗再服，得汗停後服。

【永諸按】

麻黃加朮湯的麻黃是用來開毛竅。

桂枝通行血脈之路，所以桂枝可做為諸藥之通使，就是靠桂枝把其它的藥帶到四肢去的。

炙甘草，緩和這個藥性，使作用之力持久。炙甘草也提供心臟的氣，因為甘草炙了以後變苦，苦味入心，所以炙甘草可以補心的氣，加強心的力道。我們以血液循環來說，當外面有阻力的時候，心臟承受很大的壓力，導致所做的功、所做的力道，反而會減半，就是因為外面堵住了嘛！因而心臟會耗費較多的氣，故心氣會受損耗，所以我們用炙甘草來補心氣。

那杏仁的作用就是在幫助汗液分泌，因為皮孔有油脂腺和汗的分泌，所以麻黃把毛竅打開了以後，用杏仁加速它汗腺的分泌，這樣就很快把一些堆積的一些氣中之氣散掉。那邊用朮的目的是？因為我們毛孔有限，能散的汗有限，而且它這個還加了一個濕，所以除了從外散以外，還用白朮把這些濕趕進去淋巴循環系統，讓淋巴流動快一點、加強一個肌肉的推力，讓氣中之血的部分，用白朮幫助它從肌肉滲進去，這樣可以減少氣中之氣的瘀積，所以說白朮可以除濕，就是這樣來的。

【按】

桂枝氣味辛甘，全在於皮，若去皮是枯木矣，如何有解肌發汗之功？宜刪此二字，後仿此。

【永諸按】

那這邊有「桂枝氣味辛甘，全在於皮，若去皮是枯木矣，如何有解肌發汗之功？宜刪此二字，後仿此」，桂枝去皮，皮是指粗皮啦，去掉粗皮。何謂枝呢？枝就是從主幹生出來的，就像我們一個人，主幹分出來的就是四肢，所以有些枝很粗，很粗的枝都有一層的厚皮，而越細的枝其皮已經跟肉一起了，分不開了。

這邊主要講的是粗大的枝皮要去掉，因為如果不去掉的話，它的作用會在大血管的脈管，就是比較粗的枝的皮作用在大血管，但是我們的桂枝，我們希望它作用在比較小的動脈和微血管，然後能通經脈，我們不希望它作用在大血管的皮部肌肉，所以要把這個皮去掉，而留下主幹用來通脈，所以桂枝去皮就是這樣的意思。那後代呢？全部都用成桂枝只取枝端末梢的部分，那應該是桂梢啦，不應該叫桂枝，因為它是末梢的部分的，有些人又叫「桂尖」。因為桂尖走的是表微血管，微血管會走得比較快，反而原本的動脈因為沒有去粗皮的這一段枝，所以動脈會走變得比較慢，這就失去了桂枝的用法。如果我們照這樣來用桂枝，桂枝會很便宜的，因為它整個枝的部份都可以用，不過粗枝部分我們要把皮去掉。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痺。濕痺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太陽病，關節先疼痛而煩，脈沉而細的，這叫做濕痺。濕痺的病候，病人小便不利，大便反而快，應當利病人的小便。

【永諸講解】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痺。濕痺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同樣是太陽病，但包含很多的病因，如風寒暑濕燥火，它的病因非常的多。首先條文告訴我們關節疼痛，關節疼是因為寒，關節痛是因為氣血不通。它是先疼痛而後回流的氣中之血，也就是回流的淋巴開始堵在關節，氣越堵越多所以關節部會發熱，所以後接著關節煩，也就是熱鬱在關節。就像煩，是指頭的煩，火燒頭的煩，是熱鬱在頭。條文是利用火燒頭那種意思的煩的來告訴，關節這地方已經鬱熱起來，所以叫關節煩。這個我們在類風濕關節炎常常看到，或者是退化性關節炎，因為都是淋巴堵住嘛！然後慢慢就熱起來，痛風也是啊！那邊呢？像這種「脈沉而細」，本來「關節疼痛而煩」這是表證，脈應該是要是什麼？浮嘛！應該是要浮起來的，浮緊的那一類的。那結果呢？他反而是沉的。脈沉告訴我們，那邊的陽氣達不到表陽那邊，陰部的氣血達不到。那細又告訴我們氣血到寸口脈的都很少。所以陽既達不到外面所以脈沉，那氣血又少故脈是細。脈沉細就是不僅陽的不足，本身的氣血又少。像這種病證就叫做濕痺。痺呢？其實就是患處的氣血很少，不足以推動該處

氣血的流動，導致該處氣血流動受阻。那前面的「關節疼痛而煩」，是因為濕造成的，濕造成該處的氣血變少流動受阻，形成痺的情形，所以稱作濕痺。

濕痺之後呢？因為這些氣血出不去，陽又少，又小便是屬於陽的，所以小便當然是不順的。當然從小便那邊出去的也有問題，因為這些濕都堵在外面嘛！所以小便那邊一定是不利的。那原本我們中焦所生的穀氣應是隨著氣血外行至體表，然因外受濕所阻，氣中之氣不得出或出遲，既然外不得出或出遲，故胃腸內的穀氣就不得入或入遲，因而就會導致「大便反快」。

條文的「大便反快」，是因為氣血出不去所導致的，像這種應該怎麼去治療呢？如果你發汗的話，第一個你的陰陽氣血本來就不足了，因為脈沉而細，所以不可以再發汗，若發汗除了亡陽外，氣血也會更不足。所以這個治療的方式，我們是把外面的這些濕呢？讓他流通，既然本虛不可發汗，而皮表的氣中之氣又為濕阻而出不去，更何況有小便不利，所以我們就用陽的陰法，陽的陰法就是利小便。

濕痺的證候是「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我們要去掉這些濕，第一發汗不可行，因為他「脈沉而細」的，氣血沒辦法到那邊。更何況他本身的氣血供給就不足了。所以我們只能用現有的方式，把外面的濕去掉。濕一去掉以後，他那邊開始會流通，那這種痺症會開始慢慢減少。又濕痺的證候有小便不利，所以我們從小便來利濕，因此治療上以利小便為主。

這邊脈沉而細，我們來了解一下脈，「脈沉而細」就是他脈先沉，先有陽的不足，然後導致後面氣血的供應不足，脈就變細的嘛！也就表示這邊有濕的瘀堵，導致氣血流動不利。那症狀出現小便不利，我們當然要先利小便。

【注】

此承上條互詳其義，謂「濕家，身痛，不可發汗」，當有利小便之法也。太陽病，一身關節煩疼，若脈浮細者，濕在外也，當汗之。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脈沉細者，濕在內也，當利之。今濕氣淫於內外，故關節煩疼，著而不行，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此名濕痺。雖有身痛，其脈不浮細，故不可發汗。設脈沉細，故但當利小便。若小便利，濡瀉止，痺不愈，身仍疼痛，汗之可也。

【永諸按】

那吳謙的注說「濕家，身痛，不可發汗」，這個是不對的，濕家呢？如果身痛的話，身痛為表面的問題，氣血不通，這是要發汗的。他跟這濕痺是不一樣的，因為濕痺有氣血不足，不能發汗，所以才要利小便，因為他氣血沒有辦法到那邊了，怎麼還可以發汗呢？而濕家呢？屬於表寒濕的，沒有氣血虛的問題，所以就是要發汗。我們要了解一件事情，要發汗的話一定要氣血夠，氣血如果不足的話，本身就衰少的話，是不可以發汗的。這個在《傷寒論》裏面就有了，脈浮細的、脈沉細的，這個是完全不能發汗的。但從這邊告訴我們，是可以利小便的。所以如果碰到濕痺的這種，我們要去利小便。

【集注】



趙良曰「痺，痛也。因其關節煩疼，脈沉而細，則名曰濕痺也。經云『濕勝則濡瀉』。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是濕氣內勝也，但當先利小便，以瀉腹中濕氣，故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設小便利已，而關節之痺不去，又必自表治之」。

【永諸按】

趙良說「痺，痛也」，不是的。痺從疒從卑，這告訴我們，脾病嘛！脾為後天氣血之化源，氣血不足，大都與脾有關。把痺去掉疒加一個肉，就是脾字。痺是營衛氣血生化的源沒辦法達到他的地方，所以導致那邊出現了肌膚不仁的問題，這叫做痺。

「因其關節煩疼」，關節煩我們上次講過了，他其實條文還有一個痛字，他除了冷引起的疼，還有氣血不暢引起的痛，所以我們那些身體的氣中之氣、氣中之血開始堵在關節那邊，慢慢久了，瘀阻變多以後就化熱嘛！我們氣血本來是要流通的，氣血不流通瘀阻就會化熱，所以就出現熱鬱關節的關節煩。

「脈沉而細」，沉是剛開始說我們本身裏陽不足，他送不太出去，沒有辦法達到表。那陽的外輸力越來越不足，輸的血越來越少，所以才出現後面接著氣血不足的細，這個叫做濕痺，是因為濕所引起的。那濕的原因是他堵住了，氣越來越堵了，所以往外的力道越來越小了，所以使的我們這個脈呢？會越沒有力上去，所以就出現脈就變沉了。那因為輸送越來越少，那滲出去的也越來越少，所以脈就越來越細了。

經云「濕勝則濡泄」，他是說這個濕影響到脾胃，脾胃是輸送水穀之精嘛！外面水濕的瘀阻，而氣中之氣少出或不出，進而影響到脾胃的吸收，吸收變差，所以會濡泄。

「小便不利」，因為這些濕都聚在外面，影響到氣中之血的回流，導致氣血變少，所以到腎的血流也會變少，造成小便不通利，如果小便通利的話，濕就排掉了，就不會出現這種濕痺。所以濕痺因為本有虛，是不可發汗而是要先利小便，利小便不是用來瀉腹中濕氣，是用來瀉表的濕的。像西醫看到有個人雙腳水腫，所做的治療處置都是利小便，就是利用利尿劑，利尿劑利一利以後，就發覺下焦的腳的水腫就會減少或是消失了，但實際上，這只是治療而沒有治本，因為西醫的利尿劑只是抑制腎小管對水的再吸收，這個對於治療腎是沒有幫助的，反而會傷腎。正確來說，我們要增加腎的利水排濕的話，我們應該要去增加絲球體那邊的血流量，這才是真正治腎又可以顧腎的方式。中醫不像西醫去壓抑腎小管對水的再吸收，像他那樣壓抑的話，髓質只會越來越乾，甚至導致髓質腎小管的管壁的硬化，進而失去其功能，所以禍害無窮喔！所以有些人雙足水腫，長期服用利尿劑來利小便，或是長期吃利尿劑來降高血壓或是其它降高血壓的藥（特別是ACE抑制劑），血壓降太低，像收縮壓一百二十以下，腎的血流不足，腎絲球過濾率（GFR）就低下，低於六十就是第一期的腎衰竭了，等到低於三十以下，肌酐酸（CR）、血中尿氮素（BUN）就往上等了等到肌酐酸到六以上，西醫就準備要洗腎了，筆者在臨床上有一位七十多歲的伯伯，肌酐酸是十二至十三，吃中藥九個月都維持的很好，然而因為認為過年沒有在吃藥的，又加上年節接賓客導致晚睡，因而傷到血，血色素越來越低，最後只好建議先去西醫輸血，不過西醫說不洗腎，不能輸血，所以此後就洗腎了。另外還有一個年輕人，看診的時候，肌酐酸已經二十幾了，尿毒的症狀都出現（噁心嘔吐，無食欲），我說如果吃藥，尿毒症狀還是沒有改善，那就要洗腎了。一星期後回診，尿毒症狀還在，沒有減輕，所以建議去洗腎了。

為什麼會慢性腎衰竭，最後會洗腎呢？主要因為腎元的氣血不足，導致其萎縮，而這是不可逆的，因為腎元無法再生，最後過多的腎元死亡，腎功能變差，因而洗腎。

李彭曰「太陽經行身之表，外邪皆得傷之，故亦受濕氣也。關節疼痛者，濕留關節也。濕氣鬱蒸而生熱，故煩也。經云『沉潛水蓄』，沉細為內濕脈。痺者，閉塞不通之謂，即《內經》『濕氣勝者為著痺之意。今小便不利，是濕盛於內也，即《內經》『濕勝則濡泄』也。利小便則濕去，而瀉煩止矣」。

【永諸按】

李彭說「太陽經行身之表，外邪皆得傷之，故亦受濕氣也。關節疼痛者，濕留關節也」，太陽就是負責我們身體與外界的接觸的區域，所以太陽也是個關卡。如果外面的邪氣要進來一定要先經過太陽，因為他是陽的平台，是我們身體跟外界接觸的第一道防線。

「受到濕氣」，什麼叫受到濕氣呢？譬如去游泳啊！因為外面都是水，那你毛孔打開，水就滲進皮膚去。不信你把你的兩隻手拿去浸水，浸久了皮膚就皺皺的，而且那個表皮浸水久了都變白色的，大家可以去試試看。那像在外面濕氣很重的時候呢？這些濕會影響我們原本要出去的氣中之氣，因為濕度的關係。譬如如果外面濕度九十，我們體內氣中之氣是六十，外面反而會向內滲進來，如浸水一樣。若是氣中之氣出不去，這就產生皮內的氣堵，出不去的部位，氣堵起來，然後慢慢變熱。氣中之氣出不去，則氣中之血要負責大部分氣的疏泄，但人體氣中之血的疏泄能力是有限度的，所以過多的淋巴液會堆積在關節腔，因為它是個空腔的關係。

人體位於表部的體液是會流動的，而沒有進到淋巴管回去的，或者是淋巴管已經沒有辦法處理那麼多濕了的時候，這些體液會滲往空腔。那那邊有空腔？就是關節啊！關節這地方都有空腔啊！所以就在這邊開始聚集了，關節就腫脹了，所謂「濕留關節」就是這樣造成的。

「濕氣鬱蒸而生熱，故煩也」，這不是火燒頭的煩喔？這個煩是因為我們這邊關節裏面慢慢積了很多氣，然後氣積久了化熱，關節鬱熱就變成關節煩，有火熱的感覺。

經云「沉潛水蓄」，沉潛水蓄代表他的脈是沉的，或是伏在下面的。這表示什麼？表示他的陽氣不足，沉是陽氣很不足，因為潛伏到底了。雖然他除了陽的不足以外，其實他還有水的問題，因為陽氣上不去，又有一個很重的水往下，所以他才會出現沉、潛，更裏面更下面。脈潛相對於沉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也就是病將成，而脈沉則代表病已成了，脈潛也就一開始在沉部的位置可以摸到脈動，然後一段時間過去了，就摸不到，反而要更深的位置才摸到，這種脈稱作潛，表示疾病開始產生，還未完成，以水病來說，是水開始在聚集，所以脈潛表示陽氣的漸衰，而脈沉代表陽氣的已衰，且水病已成了。相同的道理，也可以用在脈弱和脈微上。

「沉細為內濕脈」，我們要知道這裏的沉細並不是內濕脈，那是因為陽氣出不去，然後因為我們把的脈都在手外的寸口脈，是候陽中之陰，然而外面又有一些寒濕，寒濕堵住，導致這邊氣血越供應越少，又因為濕氣會壓迫這些血管。所以由於濕氣壓迫，還有他本身的氣血不足，陽氣不足，所以脈就會沉潛下去，氣血不足，故脈出現細。

所以呢？我們把到一個細脈，雖然我們知道他是血少，但是我們要知道他血少的病因。血少的病因像是這條的條文，為什麼是瀆的脈？我們從外證得知是因為外面濕很重，濕重所以氣血供給不足，導致他變細，所以病本在濕，應該要去處理濕的問題，而不是氣血少我們就去補氣血，這是不對的。治病要求其本，而要找找到病的本，所以要用證來明瞭造成這個脈的原因。

那這邊又講「痺者，閉塞不通之謂」，你看我們古人在造字很有意思，痺這個字同什麼？我們去疒加一個「月」就是脾，脾為氣血後天的來源，所以氣血供給不足、氣血流通不暢，就會造成痺。所以怎麼造成痺呢？就是脈細的關係。脈細就是氣血都少，往外的氣血都少。那這邊有講說「濕氣勝者為著痺」，因為這些淋巴呢？淋巴液瘀阻生熱了以後，就像我們講煮粥好了，粥煮久後會變濃稠，就有黏性，那有黏性他就會附著，組織液也是如此，所以我們才講說這是著痺，因為他會黏在那邊。那痺呢？是因為氣血不足。

那這邊「濕勝則濡泄」就是說外面的濕氣太重，皮表的排濕功能不好，影響到氣中之氣的外行，使得腸胃的穀氣外行不利，吸收不好，輸送飲食精微功能不好的，就會導致下利。「濡」是軟，軟便代表水多，就是大便含水量很多。「泄」，就是水泄，就是水更多，所以「濡泄」的意思是這樣。「濡」是排軟軟細細的便，「泄」是水泄，濡泄告訴我們呢？這個脾胃吸收水濕功能不好，所以是脾病的問題。像有些腸胃功能不好的人呢？一下雨，他就很容易拉肚子。因為皮表水濕的排泄出現問題，所以就導致裏面脾胃穀氣的運行，造成拉肚子，這個是因為他本身體質的關係。那當這種患者來的時候呢？就知道他脾胃不好，所以我們就要先健他的脾胃，那這樣他以後就不會只要一下雨就拉肚子。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苔者，以丹田有熱，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濕家，病人只有頭出汗，背部僵硬，想要蓋被，靠近火。如果太早攻下，則會打嗝，胸滿，小便不通利。舌上水滑苔的，因為丹田有熱，胸中有寒，渴想要喝水但卻不能喝，因為會口燥心煩。

【永諸講解】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我們先看到這邊好了。「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表示這是寒，濕開始已經變冷了，所以背會僵硬，然後喜歡蓋的溫溫的，溫溫的氣流動較快，才不會出現因為冷導致的疼。「向火」，喜歡靠近火。那為什麼會但頭汗出呢？其實我們頭是諸陽之會，是重陽之處，陽是最旺盛的，所以他陽可以勝這些陰。當這邊有一些濕，重陽之處的熱比較旺盛，把汗逼出，所以會頭出汗。其他在比較下面的，不是諸陽之處，像背等的這些就沒辦法，所以他的熱就只能往上衝重陽之處的頭，而造成頭微汗出。那還有一個就是他本身胃比較燥熱的話，我們講陽明絡腦，所以胃熱也會往上衝，也會導致頭汗出。因為陽明胃的絡是往上走，走到上面。

「若下之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就是說如果這些濕所造成的邪氣在還沒有進到裏面，就去攻下的話，濕所造成的表面邪氣，就會隨著被攻下所影響而向內之氣血，向內入，若是內入至中焦，影響到胃，就會導致胃虛寒的噦。若是內入只到上焦，則形成胸滿。至於下焦，則因為攻下，使得下焦往膀胱的氣，被拉往腸胃道，因而形成小便不利。

「舌上如苔」，「如」，就是大部分相同，很少的不同。整句就是舌頭看起來就像是長了一層厚厚的苔，這代表什麼？有濕在內。濕在內，舌上有苔，如果是在表或是燥，則苔薄少。那因為濕下入到胃，還有胸這邊，所以造成噦和胸滿的症狀。那為什麼會「舌上如苔」呢？條文說因為「丹田有熱，胸上有寒」，「丹田有熱」，丹田是那邊？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的腹部，有八塊腹肌，它就是像一個田，而腹肌外圍的一圈的這個圓圓的呢？是不是像一個丹。八塊肌看起來像田，外圈圓圓的像一個丹，所以叫丹田。丹田的位置指的就是我們八塊腹肌那個地方。「丹田有熱」，因為原本脾胃所化穀氣，隨著氣血往外的熱，因攻下而退留於腹部丹田處，所造成的。「胸中有寒」，外面的寒濕隨著攻下時氣血內卻而內入於胸，故成胸中有寒。

「渴欲得水，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因為丹田熱，所以會口渴想要喝水，但是因為「胸中有寒」，中焦之上的上焦的氣是動的很慢的，所以中焦食飲所欲入的水，以上焦寒阻之因，難以吸收，我們可以推理得知，若是喝了水，胃更脹更不舒服，甚至嚴重的會「水入而吐」，故「不能飲」，不能飲代表其人是可以喝的，但是喝了會很不舒服，所以「不能」，如同我們可以從高樓跳下，但卻不能跳，因為會受傷，會死。而「胸中有寒」，寒為陰，以

頭胸部來看，頭為陽，胸為陰，因胸中有寒，胸為陰，所以胸部的津液是多的，以有形的津液為陰，無形的熱氣為陽（無形是指無固定之形），所以造成了口燥煩。

此外口為脾胃之外候，因為丹田有熱，而胃有燥熱，燥熱的氣沿著胃的支絡往上衝，所以會形成口燥而且煩。那煩呢？是火燒頭的，胃的熱，陽明胃的經絡不是有絡腦嘛！他一路上去，然後影響到他的開竅於口，所以這邊會燥。然後剩餘的熱隨著陽明的胃經往上去，這樣上去、從整個鼻子上去，就引起火燒頭的煩。

【注】

濕家頭汗出者，乃上濕下熱，蒸而使然，非陽明內實之熱，蒸而上越之汗也，背強者，乃濕邪重著之強，非風濕拘急之強也。欲覆被向火者，乃一時濕盛生寒，非傷寒之惡寒也。若誤以陽明內濕之熱，上越之頭汗而遂下之，則濕從寒化，即乘虛入於上，則肺氣逆而胸滿；入於中，則胃不和而為噦；入於下，則膀胱氣化不行，為小便不利，舌上白滑如苔者。蓋以誤下，熱陷，丹田有熱也。寒聚於上，胸中有寒也。所以渴欲得水，而不能飲。由下有熱而生口燥煩，由上有寒而不化生津液，雖口燥舌乾，而不能多飲也。

【永諸按】

「濕家頭汗出者，乃上濕下熱，蒸而使然」，因為胃的熱大部分都往頭衝，有沒有看到後面是口燥煩！而且頭是重陽之處，所以這個熱都往上。那這些陽可以逼滲上面的濕、寒濕，所以會出現頭汗出。但是其他地方他沒有熱可以逼滲這個汗，所以才會出現背強與背覆向火。



那背強是因為什麼？背強就是剛才講的，是因為濕造成的邪氣，濕慢慢聚集在那邊，使的肌肉腫脹，這些濕造成的邪氣呢？因為在外表，所以跟外表的體溫是相同的。如果外表是二十六度而我們的體溫是三十七，相較起來就變成較寒，這些寒邪氣會使得肌肉腫脹變僵硬。你看我們如果碰到有些人他身體水分含量多，而他又非常怕冷，這個怕冷並不是說他身體本身是寒，而是因為他水太多了。所以一碰到風或冷，他降溫降的很快，表皮受器都會感受到覺得寒冷，所以他惡寒是這樣的關係。

那「欲被覆向火」，也表示他是寒，所以他想要用熱來幫助這些濕的流通，故「欲被覆向火」。條文這邊之所以早下之是因為醫生誤判濕熱在裏面，所以用攻下的方式。如果濕隨著身體氣血的流動進到裏面，大部分都會堵在那邊呢？因為濕是屬於陰邪，所以會堵到中下焦屬陰的位置，比較不會在胃，因為胃在上焦之陽處，濕會留在比較下面的位置。因濕為陰，所以我們整個肚子他比較會堵在下半身的位置。那下半身這個病證，若是濕熱，就是茵陳蒿湯和茵陳五苓散用藥的病機，茵陳蒿湯和茵陳五苓散會把這些濕熱從小便排掉。但若是見到有大便不利的症狀，在茵陳蒿湯還有茵陳五苓散的選擇上，用茵陳蒿湯。沒有大便不利的，用茵陳五苓散。因為濕是陰，所以一般我們會認為濕會慢慢入裏，因為濕為陰本來的性就是向裏，跟風不一樣，風本來就往外。所以我們看到中風有沒有看到？中風都是在頭，為什麼會講風呢？因為風性就是陽，就往上，所以大部分影響的疾病就是在頭。那這個濕就慢慢流到裏面，影響到脾胃。若外面因濕所造成的邪氣，影響腸胃運送穀氣之氣血，和這些從下部下肢回流的氣中之血，其回流的通道堵住了，氣液從中下焦滲出來，會留在腹腔的下部，造成裏急後重，或是小腹大。在女子會有帶下，在男子會陰部濕。

所以這個濕所造成的邪氣呢？大部分都下面往流去，所以裏面的濕大概就是用利小便的方法，因為它離小便比較近，而不用汗法。那你如果認為它是裏面的濕呢？像這一條，你太早攻下了，由於它還沒有入裏而你把攻下了，就會把外面的寒濕的邪氣拉進來，第一個，如果陷在胸就出現胸悶，如果這些寒濕邪氣進到胃，影響到胃，就形成噦，是這樣的關係。在這邊很簡單，它就寒濕邪氣到那邊，就造成那邊的病證，其實並不是吳謙說的「肺氣逆而胸滿」，意思就是說這些寒濕邪氣因被攻下，然後隨氣血內卻而流到肺，所以會導致胸滿，入到中焦胃的部分在那邊就形成噦。噦呢？是胃的虛寒就會導致噦，並不是胃不和喔！胃如果有虛有寒就會噦，為什麼會虛寒？因為你攻下傷到胃，影響胃氣上行，那外面的這個是寒濕邪氣，所以就是寒，再加上攻下造成它本身的胃氣虛，胃部虛寒，所以就出現了這個噦，並不是說它入於下，而是因為我們攻下的關係導致所有的淋巴氣血往內走。

那小便是一個由內往外排的一個方式，這是一個陽法，所以它是屬於陽的氣血，所以你攻下把氣血拉下來以後呢？它陽的氣血就變少了，因為都往裏走，所以你小便就不行了，更何況攻下是往後肛門嘛！後陰跟前陰有競爭，你如果拉肚子的話，小便也會跟著少，因為原本大腸吸收的這些水，在屬於下焦的氣道部份，應該是要滲到那裏？是走下焦，然後走到膀胱，因為被攻下所以被拉回腸胃道去了，小便也就變少了，這是這樣來的。

那吳謙他說「誤下，熱陷，丹田有熱」，其實不是喔！誤下不是熱陷丹田，因為他原本就是裏有熱了，裏有熱，所以才會用攻下。又因為裏有熱，但表有寒濕邪氣，所以攻下才會是太早。你認為他裏面有熱所以攻裏面的熱，熱雖有因攻下而卻，但反而把那個寒濕邪氣拉

進來了。所以丹田那邊有熱，那是因為原本就有熱了，因為這邊告訴你「濕家，頭汗出」，他就是有一個內熱，「胸中有寒」是因為外面的寒濕進來的，所以是這樣的。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濕家，攻下後，額頭上出汗，稍微喘。小便通利的，死。如果下利不止的，也死。

【永諸講解】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就是像這個濕家，如果我們把他攻下了，攻下後所有的氣血都是會往內走的，往內走表示什麼呢？氣血往內走不應該會有汗，所以這邊攻下氣血往內走，額頭不應該有汗，何況他還出現了一個喘。這告訴我們怎麼一回事呢？就是攻下以後，他的陽離脫了，就是陰跟陽離絕了，陽歸陽往上走，陰歸陰往下走。攻下後陰部氣血沒辦法上濟，所以上面的陽部的氣血便沒有來源，沒有根，形成一個虛熱，熱逼氣出，所以會出現了汗出，然後陽氣要絕，故微喘。

那如果「小便利者」，小便利者就是說下面的陰也絕了。你看這邊陽往上外離，陰往下內脫，中間就沒氣血啦，胃氣絕了。因為陽脫了嘛！脫出去了，所以出汗。我本來攻下的話

呢，氣血都往內了怎麼會脫呢？當氣血往內，若是其人本陽氣微少，攻下會形成一個虛陽了，虛陽往外脫，會造成絕汗，絕汗是汗沒有根的，所以汗出如豆，不轉也不流，停在皮膚上。那小便利者就是什麼？陰內的陽也絕了，因為攻下利，小便會少，然而小便反利，故陰之陽絕了，陰無陽濟，陽無陰濟，陰陽相離，故亦死。陰因為有陽，陰才能守住，像這小便利呢？他陰不守，因為他陽已經從上面脫了。額上汗出、微喘，告訴我們他上面的陽已經脫了，上面的陽已經脫了，下面只剩下陰，沒有陽可以守，所以他小便利，陽為陰之守嘛！小便利，陰脫了，所以會死。同樣的，下利不止也是，下利不止也是陰脫了，因為陽脫了，陰中無陽，沒辦法守住這些陰，那這也是死，就是這樣的關係，這是死證。

所以呢？這邊我們可以衍生一下，如果我們把他下了，額上微汗出，小便並沒有利，這時還沒有陰脫喔！這是說只是單純的誤下，下面的陰中之陽不足，就是陰中之陽無法去濟陽中之陽，陰這邊的陽還沒有脫，那陽中之陽因為沒有陰中之陽濟。陰在內，陽為之守，陽在外，陰為之固，陰會固這個陽，就是說，我的陽如果陰有在這邊就會固住這個陽，陽不會外脫，如果陽有在陰裏面，那陽就會守住這個陰，這個陰就不會下。所以像這個「誤下，微汗而喘」，代表什麼？陽部分的就是表部的陰已經失去了，沒有辦法固住陽，所以導致這個陽脫，所以說陰為陽之固嘛，陰要固住這個陽，就像我們有水才能聚集這些熱，那沒有水的這些熱是一種虛熱，它會虛無飄渺，整個散掉，所以才叫做亡陽。這個就是《內經》講的道理，在這邊「額汗、微喘」就是表面的陽已經脫了，因為這邊沒陰可以固了。但是這邊如果小便不利，表示說什麼？這裏的陰中之陽還在，陰有陽之守。

像上面這個是什麼？這個陽已經沒有了，所以陽不能守陰，陰守不住才會小便利，而小便利表示陰中還有陽守。小便利或者是大便利，表示說陰中之陽、裏面陰的陽還有，所以裏的陰不會脫，裏面的陽還是可以固到陰，因而沒有下利。像這個我們想辦法利用這個陰，把它升提、滋陰或是補他的陰讓他能接這個外部的陽。其實像這種的就不算實證，我們常看到一些例子，比如說有些流虛汗的，那些虛汗就是表面虛，裏面還好，他大便、小便沒有什麼過利的情形，所以他陰中之陽還是夠的，但是陽部的氣是不足的，因為他陰中之陽沒有辦法去濟他，沒有陰可以固表面的陽，像這個是不會死的。那條文這個是死的，我們講的上脫，「額汗、微喘」，就是說表面的屬於陽部的，他的陽沒有陰可以去固他，所以它陽脫就導致「汗出、微喘」，而這個下利不止，就是裏面的陰已經沒有陽為之守，所以他陰守不住，才會下利。

這一條「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就是表的陽脫了，因為沒有陰可以固，那裏面的陰沒有陽可以守，所以陰也絕了。外陽絕、內陰絕，所以就死。

【注】

此承上條互詳誤下，以明濕家頭汗之死證也。夫誤下，額汗微喘，若小便利，是濕家額汗之喘，未可言死也。今小便利，則知非濕氣上溢，乃上脫額汗之喘，故曰死。若下利不止，亦知非濕去之利，乃中脫直下之利，故曰亦死。

【集注】

趙良曰「此妄下之，因而致逆。逆則陽自上越，陰自下脫。其額上汗出、微喘者，陽之越；小便利與下利不止者，陰之脫也。陰陽離決，必死之兆也。自此而推之，下之，雖額上汗出微喘，若大小便利不利者，是陰氣不脫，而陽之根猶在也；下之，雖大小便利，設額上無汗與喘，是陽氣不越，而陰之根猶在也，則非離決，可以隨其證而治之」。

【永諸按】

趙良說「此妄下之，因而致逆。逆則陽自上越，陰自下脫」，這個陽自上越，代表陽這邊的陰已絕了，但如果陰這邊的陽還在，陰有陽固住，就不會死，因為陰是根本，陰沒有下脫，就是陰中之陽還在。

這邊「其額上汗出、微喘者，陽之越」，寫的沒錯。這個「汗出、微喘」是因為表面那個地方沒有陰去固這個陽，所以陽才會出去。「小便利與下利不止者，陰之脫也」，這是裏面那個陰呢沒有陽來守，所以它就脫了，陰跟陽都脫掉了，就一定會死的。這邊趙良推論了，如果說只是微喘，但是大、小便沒有過利、沒有不利，就表示這個陰是有陽守的，根還在，所以這是可以的。

李瑋西曰「前云『濕家當利小便』，以濕氣內瘀，小便原自不利，宜用藥利之。此下後裏虛，小便自利，液脫而死，不可一例概也」。

【永諸按】

我們再來看李瑋西說的「前云『濕家當利小便』，以濕氣內瘀，小便原自不利，宜用藥利之。此下後裏虛，小便自利，液脫而死，不可一例概也」，這個利其小便是因為他的濕是在那邊？是在外，那像這個「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他的濕因為攻下了，傷到脾胃，傷到我們正氣的陰陽。這個為什麼攻下？因為濕在裏所以攻下，或者是濕家在表，他把他攻下，他說「前云『濕家當利小便』，當利小便是一條是指那是表的，第一條，這個本來虛弱的，所以脈沉細的，這個要利小便，那另外還有一條就是他的濕是堆在膀胱附近下焦的，也是用利小便來去掉，像茵陳五苓散就是利小便的，是以這樣來講的，要看他的證來決定他的治法。

那如果治法是錯的，像這個是表的，然後誤下，或者是本來就已經虛了，像之前那個講的脈沉細，你把他以為是裏病，其實他是表的，把他誤攻下，那裏氣更虛，造成陽脫了。我們要記住，裏面是陰的本宅，隨著往陽部走，陰相對越少，所以才分成陰陽。那同樣的，表面的陽是比較多的，越往內這個陽是比較少，所以我們必須要讓陰陽交通，所以陰要去濟陽，陰中有陽，陽要去濟陰，陽中有陰，相互交流，形成一個圓的循環，維持一個平衡，這個人才能生生不息。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病人，全身疼痛，發熱，下午的時候變嚴重，這叫做風濕。生病的原因是汗出的時候傷於風，或是長久喜冷所導致的。可以給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永諸按】

「病者，一身盡疼」，「病者」，生病的人，「一身盡疼」全身都痛，這個疼是因為冷所造成的。那「發熱」，熱是往外散的。「日晡所劇」，日晡所就是下午的時候，日晡所在〈陽明病篇〉常常看到，像承氣湯那一類的，如調胃承氣、大承氣、小承氣都有日晡所發潮熱，日晡所的時候它是發潮熱，這比較嚴重，這個名稱就叫做風濕，所以風濕具備的原因是全身都痛而且還要發燒，那在日晡所會比較嚴重。

那它的病因是怎樣？這是它的名，它的病因是「傷於汗出當風」，因為汗出的時候吹風，使得汗出不暢，因為風一吹，因為既然它是熱的話，出去的汗最前面的地方受到風吹會變冷，那變冷就是使得毛孔收縮，所以它才會疼，一身盡疼，所以這個疼的原因是因為汗出去了，我們出去的汗是熱的，吹到風就冷了，那這些冷的汗阻塞了氣道，使得要出去的作汗的氣中之氣瘀阻留在皮表，所以就導致它的濕冷。還有一個就是「久傷取冷」，這個也是，你看像我們，我們氣本來是要從毛竅這樣出去的，那氣要出去結果外面受到一個冷、寒，所以這些氣到外面的時候，表面的氣就被冷住了，使得毛孔也是收縮，那外面一層也是冷的液體，因為它不流通所以會導致疼，那我們「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用麻黃來開毛竅，那杏仁幫助液體的分泌出去，那薏仁就是除一塊一塊結的濕，全身之濕，一般因為表面它既然堵住



了，所以一般薏仁我們常常會用來治療肌膚甲錯，那肌膚甲錯就是外面看起來比較乾燥，為風，裏面有濕，故叫「風濕」，所以外面是被風所造成的，因為風一吹這個熱往外這邊一走，前面的部分冷到了，那冷到了就堵住了，毛孔閉住不出了所以就叫作風濕，那表就是比較燥，那皮的下面，皮的最外面是燥，皮的最下面是冷的，產生一些濕氣，所以用薏仁。因為麻杏薏甘湯也是發汗藥，為了避免發汗什麼？發汗太過，傷到了心的什麼？氣嘛。汗是心之液，所以用炙甘草，整個處方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看這邊，濕家呢？「濕家一身盡痛」，不一定哦！因為濕家有分寒濕，還有一些濕熱。如果它不是冷的，不是冷的就不會疼，那濕家的話大概是氣血流動比較差，那這邊是疼不是痛，痛的話是氣的流通不好，濕家有時候是什麼？身重，它並不一定會痛，那風濕這邊有講了。那濕家因為它是比較重，以濕為主，所以它是一「重著不能轉側」，那風濕的痛呢，風濕的痛其實它那種痛呢，並不是說「輕掣不可屈伸」，而是膚表，膚表的地方有沒有，我們剛才講了，它是汗出受到風，所以表面呢？表面的汗出不去，所以導致皮膚，皮的部分的一些濕所引起的痛，它跟關節比較沒有什麼關係。所以這邊「輕掣不可屈伸」的，是關節，與風濕的皮表是不同的。那這邊講了濕家發熱，它因為這個是風濕，因為風濕風是陽，所以它的氣是往外走的，不像我們一般的寒濕，有些氣是在裏面的，那濕氣久了以後，有時候會變成水，所以後面會講一些水，水病，石水啊、裏水啊、皮水啊、風水這一類的。那因為它是發熱，而且「日晡所劇」是代表下午的時候，它這個熱往外出去更嚴重，所以它堵的更厲害，所以它在日晡所會更嚴重。那個嚴重？就是發熱嚴重，痛也更嚴重，所以所劇是用來形容這個發熱還有疼痛，是這樣的意思。

【注】

病者，謂一身盡痛之病患也。濕家一身盡痛，風濕亦一身盡痛，然濕家痛，則重著不能轉側；風濕痛，則輕掣不可屈伸。此痛之有別者也。濕家發熱，早暮不分微甚；風濕之熱，日晡所必劇，蓋以濕無來去，而風有休作，故名風濕。原其由來，或為汗出當風，或為久傷取冷，相合而致，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發散風濕，可與也明矣。

【永諸注】

吳謙講「風濕之熱，日晡所劇，蓋以濕無來去」，這不是哦！剛才我們已經講過了。它這個熱，它風濕本來就是一定會有熱，因為你有熱，所以風吹一冷，它才會停嘛，就是因為風所造成的，那吹風也是取冷。以前沒有冷氣啦，以前皇帝都是兩旁有幫扇子的人幫忙扇，那個就叫取冷，或是去到比較冷的地方，避暑的聖地那些都是取冷。

那麻杏薏甘湯，剛剛我們講過了，它的治療方式是怎樣的。它主要，它要說發散風濕，這是可以的。

【集注】

程林曰「一身盡疼發熱，風濕在表也。日晡，申時也。陽明王於申酉戌，土惡濕，今為風濕所干，當其旺時，邪正相搏，則反劇也。汗亦濕類，或汗出當風而成風濕者，或勞傷汗出而入冷水者，皆成風濕之病也」。

【永諸按】

那程林講說「一身盡疼，發熱，風濕在表」，這是沒錯的。你看這邊發熱它是往外走的，這是風濕在表面，風濕是屬於比較表的。

「日晡」我們剛才講過了，日晡的時候是陽明的旺時，它的熱會比較旺，所以發熱會更強，那既然風濕已經堵的時候，它發熱更強的時候，它堵的更嚴重，所以反而變得比較劇，是那些病症呢？發熱啊！還有一身盡疼會比較嚴重。所以這個可以作為我們那個臨床診斷的參考。比如說下午的時候比較痛，有發燒的，那我們就可以考慮，如果脈把起來是屬於濕性的脈，那我們就可以考慮是風濕，用風濕的治法，用麻杏薏甘湯來做為治療。

魏荔彤曰「瘧家，非風不成，雖有寒，亦附於風；濕痺，無寒不作，雖有風，亦附於寒。此一定之理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瘧家非風不成，雖有寒，亦附於風」，其實瘧我們之前有講過了，就是因為表面的津虧，而這個條文是濕。瘧病那個是津虧，或者是經氣的堵住，有分成剛瘧、柔瘧，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裏部燥熱所致的，用大承氣湯，因為那燥熱出去，整個乾燥引起瘧，所以整體來看，瘧病它不一定是風，它也有寒，以及燥熱。

那濕痺的話它還是風寒都有了，濕痺主要是濕兼有內虛，不是「雖有風亦附於寒」。那是濕造成的病因，跟風與寒是不同的病因，不可以這樣來作為一個混用，風、寒、濕，它是不同的邪氣的病因。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黃（去節，湯泡，半兩），甘草（炙，一兩），薏苡仁（半兩），杏仁（去皮尖，炒，十枚）。

上銼麻豆大，每服四錢，水盞半，煮八分，去滓，溫服，有微汗，避風。

【《桂林古本》】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黃一兩，杏仁二十枚（去皮尖），薏苡一兩，甘草一兩（炙）。

上四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那我們之前已經講過，麻黃把毛孔打開，因為那邊有些濕氣堵住，那炙甘草是因為怎樣？因為我們怕發汗過後，發汗過度，會傷到什麼？傷到心氣。因為汗是心之液，傷到心液，那薏苡仁是用來除皮膚腠理的水濕。那杏仁是幫助什麼？汗腺的分泌。

《醫宗金鑑本》它是把它鏗成麻豆大，那每服四錢，就變成散了，水盞半煮八分，這個跟《桂林古本》不同。因為《傷寒論》是寫湯而非散，所以《金鑑本》就有錯誤，主要因為這個《金匱要略》是比較後代的，比較晚出現，所以注家也少。有些地方會有些用錯。另外，《金鑑本》服法的部份，這邊注意的就是如果有微汗要避風，因為它是風所造成的，所以我們要避風。

※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風濕，脈浮，身體重，流汗，怕風的，防己黃耆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過來我們再看第二個，這也是風濕，那表示它氣血往外走是很快的。那既然很快，所以它的力道是往外的，脈就會浮。既然很快，為什麼會身重呢？就是出去太快了，太快的話沒辦法處理。第一個排汗排不掉，因為我們人的排汗的速度是固定的，來太多的氣中之氣，就如同大雨，水溝排水不及，造成淹水。那我們再來看，它出汗了，所以表示我們這個在排是比較沒問題的，就是氣中之氣要出去膚表呢，是比較沒有問題的。或者是，它排的比較差，

因為這邊有講風濕，它排的比較差，但是不像麻杏薏甘湯那麼差，因為它已經有汗出來，麻杏薏甘湯是完全沒有出汗，所以才要用麻黃來發汗。那這個有出汗，所以表示說這個通道是比較暢通的，氣中之氣出去是比較暢通的。

那惡風，因為怕風嘛！因為風一吹的話，原本有汗出，如果本身沒有濕的，則吹了風以後呢，汗出會更快，形成表虛，身體不舒服，若有濕的，則風吹以後，濕往外面聚集，影響氣中之血的回流，而且氣中之血的回流也因風把氣外拉的關係，所以留滯在外，造成了身重，為什麼惡風？因為風使病狀更差，所以惡風。那這個用防己黃耆湯主之，為什麼用防己黃耆湯呢？因為這個不是麻杏薏甘湯它表面堵住的，它是因為氣往外太多了，造成氣中之血的回流變差。它是這邊呢？因為有汗出，氣中之氣是可以出去的，但是因為這邊來的太快了，太多了，又加上氣中之血的回流不良，所以身體外便瘀堵了氣，造成身重，治療的方式在於如何使氣中之血的回流加速，因此用防己黃耆湯幫助這個氣中之血的回流，因為條文有汗出，所以這邊氣中之氣的通路是沒什麼問題，主要是氣中之血的回流出了問題。那麻杏薏甘湯呢？是這個氣中之氣要出去的通路出了問題，堵住了，所以它用發汗，把這個瘀堵用掉，風濕就去了。

【注】

脈浮，風也。身重，濕也。寒濕則脈沉，風濕則脈浮。若浮而汗不出惡風者，為實邪，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汗之。浮而汗出惡風者，為虛邪，故以防己、白朮以去濕，黃耆、甘草以固表，生薑、大棗以和營衛也。

【永諸按】

「脈浮」，脈浮是表證，氣血往外面走。「身重」，濕或者是水都會。濕呢？是比水多一點點熱，濕再冷一點呢，去掉了熱，凝結一起就變成水了。

那「寒濕則脈沉」，不一定哦？像麻黃加朮湯，它就是寒濕，不一定脈沉。「風濕脈浮」，這是可以的，因為風是為陽嘛，它往外拉，所以它的脈是浮起來，寒是往內攻，但是你看它的寒的程度，如果它寒只是在表皮，表皮還是浮，除非它已經冷到什麼，冷到皮脈肉嘛，肉裏面了，那脈就變成沉，這樣能瞭解嗎？

好，我們繼續看，吳謙說了「若浮而汗不出惡風者，為實邪」，就是它那個汗是不出的，剛才我們已經講過病因了，這邊的「浮而汗出，惡風者，為虛邪」，其實這個不太對的，它並不是虛，它是氣中之血的回流不好，所以導致的，所以它才要用防己、白朮去去濕，對不對？那用甘草的目的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就是你這個是去發汗的話，因為汗是心之液，我們發汗的話會耗掉心液，那為了避免心臟出了問題，就傷到心氣，所以用甘草，主要的目的是在這邊的。所以你看一些利小便的啊！如五苓散，你看就沒有甘草了，是不是。

那黃耆我們等一下做整個來講，那裏面還有生薑、大棗，因為要減少氣中之血回流的負荷量，所以這邊就加了生薑，那加了生薑，這邊是生薑、大棗在用的，生薑是出汗，但是避免把這個汗出太多，這邊太乾了，所以它是用大棗，那其實它們的量都很少。那主要清除掉這邊因氣中之血回流不利所導致的濕，那就必需靠什麼？防己、黃耆。

【集注】

趙良曰「此證風濕皆從表受之，其病在外，故脈浮汗出。凡身重，有肌肉痿而重者，有骨痿而重者。此之身重，乃風濕在皮毛之表，故不作疼。虛其衛氣，而濕著為身重，故以黃耆實衛，甘草佐之；防己去濕，白朮佐之。然則風濕二邪，獨無散風之藥何耶？蓋汗多，知其風已不留，以表虛而風出入乎其間，因之惡風爾。惟實其衛，正氣壯則風自退，此不治而治者也」。

【永諸按】

趙良說這個風濕都從表，所以它病在外，故脈浮、汗出是沒錯的。我們再看它講的第二個，「凡身重，有肌肉痿而重者，有骨痿而重者」，其實它這邊講的是屬於虛性的，就是津虧，因為我們人如果淋巴液那邊供給不足，血液循環到那邊的氣不足，我們可以講說這種是屬於氣不足的，會有這種的，那這種是屬於虛性的，這種是屬於虛。痿就是「枯萎」嘛！骨痿、肌肉痿都是，就是它整個氣的不足，所以不管是肌肉，骨、筋都會造成影響，出現這一種重。那這個條文它的重，是因為它有汗出，所以跟前條那個不一樣，前條的麻杏薏甘湯是汗沒有出，而且它有熱，為什麼會有熱呢？因為人之所以汗出，代表有熱要散？而會發熱，是代表它的出的汗速度是很快，結果突然吹到風，風把前面要出的汗變冷了，這些汗出不去，就停留在皮膚，要出去的那一層，所以那冷會刺激到它的受器，皮膚的感覺受器，所以就會出現疼痛，出現疼，這個是這樣的，那這一條沒有，因為這一條它沒有受到風，因為它那邊前面有講「汗出當風」，還有「久傷取冷」，取冷很久了才會導致的，而這個是它有汗出，所以它氣中之氣是順的，這邊說「虛其衛氣」其實就不太對了。我們剛才已經知道，防己黃耆湯也是氣的瘀堵，原因也是皮膚下面的瘀阻，那為什麼瘀阻呢？是因為氣中之血，淋



巴的回流不好所導致的，這種也是風濕。因為風是陽邪，所以氣血向外，因為疏通不利所以導致這種濕氣的聚集，我們就叫做風濕。那這個身重是什麼？濕著，是沒有錯的，那黃耆不是用來實衛，黃耆是幫助什麼？衛氣的回流的，就是氣中之血的回流的。那甘草佐之補之，甘草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甘草是用來做什麼？臨床上，你只要碰到有發汗的藥，我們都會用甘草來輔佐，避免亡失心陽。這邊防己黃耆湯有防己、黃耆、白朮，也有甘草，因為它本身有出汗，而且後面它還有加生薑跟大棗，所以會這樣來輔助。那麼防己呢？並不是去濕，防己它苦，可泄那些氣，就是有些氣它堵住了，成團，它可以去把它通，把它破，而且它像車輪，可以運輸，防己它裏面有個車輪紋。那白朮是把外面的濕趕到淋巴系統裏面，白朮負責趕，黃耆負責送，送快一點，黃耆負責送快一點，那防己去把那些堵住了，前面堵住的通一通，疏泄，所以方藥就是這樣組成的，當然因為防己、黃耆是主要的，所以湯劑以其命名。那麼這條文的雖然有「汗出」，但是我們可以再幫它加點忙，可以去掉下面這邊的濕，減少氣中之血回流的負荷，就是說我們雖然有汗出了，但是這邊我們可以跟剛才講的，用生薑來加強氣中之氣外行，而紅棗是為了避免生薑的汗出過多。防己黃耆是讓氣中之血回流的快一點，是這樣的。

那「風濕二邪，獨無散風之藥」這個呢？它沒有散風藥。「汗多，知其風已不留」，條文那裏沒有講多汗，所以我們在講解上不能妄加多汗呢？因為如果有多汗的話，那我幹嘛要用生薑呢？是不是？它只有出汗而已。

那它說「表虛而風出入乎其間」，這個也不是，我們整個聽就已經知道了，惡風的原因是因為怎樣？因為風一吹我這邊汗有出，風一吹導致前面的麻杏薏甘湯證，所以有時候如果

碰到風濕，你如果不是很了解，有些人就二個直接合起來用，用麻杏薏甘湯幫助氣中之氣的流通，用防己黃耆湯幫助氣中之血的流通，不過這會有個壞處，兩個互相制衡，有時候風濕這樣去一去，然後這邊就乾掉變燥了，就整個皮膚可能就乾掉了，到最後變痙病就不好了，這是這樣的關係。

尤怡曰「風濕在表，法當從汗而解，乃汗不得發而自出，表尚未解而已虛，汗解之法，不可守矣。故不用麻黃，出之皮毛之表，而用防己，驅之肌膚之裏。服後如蟲行皮中及腰下如冰，皆濕下行之徵也。然非朮、甘草，焉能使衛陽復振，而驅濕下行哉」。

【永諸按】

尤怡也是跟趙良一樣，它們都把防己黃耆湯認作是來治療虛，其實並不是，防己黃耆湯是治療因為氣中之血的回流不好所導致的風濕。

「風濕在表，法當從汗而解，乃汗不得發而自出」，這是因為它本來就有出汗了，「表尚未解而已虛」，這都亂講，都不是的，它的治療方法是幫助氣中之血的回流。我們要分辨注解的正確與否，我們可以從方劑上來證明它對不對，因為方劑這邊有生薑，有大棗，表示它沒有虛掉啊！如果有虛，幹嘛需要發汗呢？是不是。但它事實上還是有發汗，因為有生薑在發汗，所以怎麼說「汗解之法，不可以守」呢？桂枝湯就是靠生薑在發汗，它也是有汗出啊，所以是這樣的。不用麻黃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毛孔有開，毛孔有開就不需要用麻黃了，因為汗有出啊！汗腺、皮脂腺的分泌夠，就不用杏仁了。表面的濕呢？其實這邊要加薏仁也是可以，因為薏仁是去除皮那邊的濕，把麻黃杏仁不用，薏仁也可以把它加進去。

【防己黃耆湯方】

防己（一兩），甘草（半兩），白朮（七錢半），黃耆（去蘆，一兩一分）。

上銼麻豆大，每抄五錢匕，生薑四片，大棗一枚，水盪半，煎八分，去滓溫服，良久再服。喘者，加麻黃半兩。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服後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以下，溫令微汗瘥。

【《桂林古本》】

【防己黃耆湯方】

防己二兩，甘草一兩（炙），白朮一兩，黃耆二兩，生薑一兩，大棗十二枚（擘）。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喘者，加麻黃五分。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服後，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之，溫令有微汗，差。

【永諸按】

我們來看方劑的講解，防己和黃耆都用到二兩。防己黃耆用量比較多，在使用上，我們把它用到一比一，甘草和白朮減半，那這邊你看它要加生薑大棗，最主要是我們剛剛所講的，要幫助它發汗，其實也有避免氣中之血回流過度，造成氣中之氣的外出不利。防己黃耆湯記得要溫服，因為我們要發汗，溫會使氣血往外走，走才能散掉一些什麼？氣中之氣。才能往

外解表，如果冷的話走的就慢了，所以它的有些性是往外走的，雖然藥物有些溫性，但是用冷水的話會妨礙它往外走的力道。

那喘呢？它說這邊如果有喘的話，加麻黃半兩。為什麼喘？就是表示那邊壅堵比較嚴重，有些氣是堵住的，外面那層氣是比較不通利的，就是這一層氣中之氣是不通利的，甚至可能有些是毛孔被閉住，那導致這邊氣出不來逆流回去。我們的血管內的血中之氣從微血管出去，再走到氣中之氣的通路再外出成汗，所以這邊通路如果堵住的話，氣血會逆回去。逆回去影響心肺部血液的流造成喘，這個時候就加麻黃，所以人家說麻黃可以開肺氣，這邊的毛孔開了，肺的壓力就減輕了，這個很重要。

那一「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為什麼加芍藥？芍藥是一個陰藥，因為這邊氣都往外走的，有沒有？氣中之氣走得比較快，但是血中之血反而走的慢，所以加芍藥。胃這邊，氣走快，結果血呢？因為氣走快，動脈出去這邊快，靜脈這邊回流就是慢，造成不和。所謂的不和，就是這邊強，那邊弱，所以叫做「不和」，我們之前講的營衛不和，往外的出的太快，回收的太慢，或是裏面跟不上了，這個胃中不和是氣去得太快，血反而變少了，這出去的太多了，導致不和，所以我們加芍藥，幫助靜脈的回流，不要讓整個血都往氣那邊走了。

「氣上衝者加桂枝」，為什麼會氣上衝呢？氣上衝就是，從胃到心的動脈有收縮，如同奔豚一樣，所以血從心的血脈出去，在這個位置就塞車了，從縮減車道的位置開始就逆堵，所以就會有氣往上衝的感覺，一路堵，從這邊一直堵回心，就會變成奔豚了。加桂枝的目的就是擴張動脈管和強心，像婦人胸部這邊會脹，是因為淋巴回流不好，淋巴回流不好，就是因為心臟的力量不足，心臟的力量不足，有虛有實，虛的可以用桂枝甘草湯，嚴重一點的用

炙甘草湯，實的可以用苓桂朮甘湯或是桂枝加桂湯。那這邊是胃部的淋巴回流不好，造成胃腸道的腫脹，壓迫影響了動脈管的大小和流速，出現了堵，逆流回去，所以這種氣上衝出現瘀堵，我們就加桂枝，加桂枝擴張動脈管，促進動脈血的流通，促進動脈血的流通可幫助上腔靜脈灌注，胸管的淋巴可以吸收更快，所以這邊加桂枝是這樣的原因。

這邊再講一個，「下有沉寒」，細辛它是屬於什麼？它是辛，辛就是有散的功用，那它是散誰的水氣呢？溫散誰的氣呢？當然是溫散腎啊！我們看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細辛湯就是溫散腎的，少陰腎這邊有沉寒，太冷了，太冷的話腎氣上不太出去。我們知道冷、寒主收引，所以我們加了細辛，把腎氣拉上去以及通利氣道。那寒有些是本身的問題，所以其實這邊還可以加什麼？炮附子，來溫腎陽。所以你看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它用都是什麼，都是炮附子，它不是心的問題所以它不用生附子，它是腎陽的問題，用細辛幫忙把腎氣拉出去，因為這邊有沉寒。那麻黃附子甘草湯是因為心的氣力不夠，而腎的這邊也有寒，所以它加了什麼？炮附子溫腎陽，炙甘草補心氣，因為心的氣不足，所以送的力道不夠，而那麻黃是開毛竅用的，麻黃到表面這邊開毛竅，所以整個從腎到表的氣道就通了，是不是？

那這邊講「服後當如蟲行皮中」，為什麼？因為水氣在流動，皮那邊的水氣開始在流動了，這邊開始在流動，流到細淋巴，像這樣走，如同水流動就感覺有什麼？蟲在走，所以「蟲行皮中」，所以這印證我們防己黃耆湯是幫助淋巴液的回流的，這些淋巴液回流入淋巴管，那臨床上我們的印證也是這樣，那些人氣虛的、足部氣腫的、淋巴液回流不好的，我們用防己黃耆湯效果很好，就是這樣。

為什麼這邊會講「腰下如冰」呢？我們知道腰是什麼？腰是屬於陰的，腰以下如冰，所以一般腰的下面都是以寒為主，腰以上呢？這邊肚臍，肚臍以上是陽，肚臍以下到腰這是下焦，這邊橫膈以上是上焦，橫膈以下至肚臍是中焦，所以那肚臍是分隔陰陽的。腰以下其實是更冷的，因為下面有腳，那為什麼冰呢？因為如果它那邊堵到，形成一些水，水往下的跟往上的，能量一不一樣？不一樣！所以我們不管在驗血糖或是什麼的，你驗出來絕對不一樣！左邊跟右邊的不一樣，腳的血糖跟手的血糖是不一樣的，那是因為這邊是屬陰，相較其它部位是比較寒的。防己黃耆湯有生薑它會比較走上半部，所以上半部有時候它會出現這樣的感覺，會比較熱。如果比較冷的呢？因為他氣都聚在下面，所以腰以下會感覺有冰的症狀。

那這個「從腰下如冰」這邊要把他逗開來，和「服後當如蟲行皮中」，那像這種腰以下如冰的，從腰以下如冰的話，要他做什麼？要坐在被上，坐在被上最主要是要溫那水，幫助他氣的流通。你看這邊又有說「又以一被繞腰以下，溫令有微汗」，然後他出一些汗，就會好。目的就是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以後如果發汗呢？下面比較冷的，我們吃完方藥要怎樣？有些是溫覆，像這個防己黃耆湯呢？如果你覺得這個患者覺得他的腰以下是冰的，那我們要吃藥的話，我們要怎樣呢？要用一條棉被，把他繞在腰下。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桂林古本》】

問曰「風濕相搏，一身盡疼，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師曰「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風濕俱去也」。

【永諸譯】

問曰「風濕相糾纏，全身疼痛，治法上應以發汗來解除病證，剛好碰到天陰下雨不停，醫生說『這可以發汗』。發汗而病沒有好的，是為什麼？」師曰「發汗，汗大出的，只有風氣去，而濕氣還在，所以沒有好。如果治療風濕，發病人的汗，要微微好像要出汗的，風濕才會都去」。

【永諸講解】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那風跟濕兩個相糾纏在一起，因為風為陽且風勝則燥，濕為陰，且黏滯，燥與濕相反，故風與濕會相糾纏在相碰之處。一身盡疼痛，這個呢？跟我們之前講的風濕條文內的麻杏苡甘湯？是一身盡疼。那防己黃耆湯是什麼？它並沒身疼，它只有身重而已，因為它有汗出。像這種會造成一身盡疼，它是屬寒的，例如傷寒有沒有，因為表有寒束，這個很清楚一定要出汗，所以照道理講應該要先汗出，先讓他汗出，然後這個因淋巴瘀阻的壓力所產生的疼痛才會解掉，因此我們要記得有些表面的疼痛，一定要記住幫他發汗，發汗可以解掉淋巴瘀阻的壓力，進而解除他的疼痛，故條文言「法當汗出而解」，先汗出而後接著病症解。

「值天陰雨不止」，值呢？碰巧。碰巧天呢？陰雨。下雨又沒有止，那醫生就說呢？「此可發汗」，此可發汗，因為他沒有注意到天候的變化，沒有看到下雨，所以這個醫生呢？比較庸醫一點。他說這個可以發汗，因為他沒有注意到天候，所以汗了以後病沒有好，這是什麼原因？很簡單嘛！關於出汗呢？如果表面濕氣很重，濕度很高，在出汗時會碰到外面很大的壓力，所以會出不透。另外呢？出不透所以沒辦法把這個濕給去掉。

那邊還有講另外一個，另外一個是什麼？有時候我們發汗呢？汗大出，如果服用的發汗藥力量比較大，那造成汗大出呢？我們知道發汗是陽中之陽法，所以發汗為陽，那風也是陽，所以用這種方式來發風濕的汗，就只能除去屬陽的風，不能去屬陰的濕。

「風氣」，就是風所影響的氣，就是他溫度和動能比較高的，比較屬於陽性的氣，同理比較向外的這邊的濕氣，是比較輕揚鬆散的，也是陽性較多的，像這二種可以統稱為風氣，可以受風影響的氣和濕，是比較靠表的。此外，在內在裏沉重黏稠的濕是屬於陰的，可以稱為濕氣，所以表面是風氣，裏面是濕氣。若發了汗大出呢？大就表示的陽是很盛的，所以呢？外層的風氣向外流動變得更快，而內層的濕氣還未受汗的影響，如同一滴水，位於表面的水蒸散的很快，而裏面的卻還沒有動，就這邊動不了，風氣和濕氣之間就形成一個空腔，沒有相連，所以濕呢還是留著。因此他這邊就有講，發汗的時候，汗大出只有風氣去，風所影響那個氣出去而已，那濕呢？因為風跟濕兩個相搏在一起，你只把風拉走，發大汗只把風拉走，風拉太快了，結果濕跟不上，因為風為陽，濕為陰，他們之間有關，有間隔，沒有手牽手一起出去郊遊，一起從汗那邊出去，所以這樣就是不會好。條文告訴你不會好，所以我們要治療風濕，外邊是風氣，裏邊是濕氣，一定要慢慢的，速度剛剛好，讓他們手牽手一起出去。



所以呢？「發其汗」，不要大汗，「微微」，就是要出去不出去一直把他慢慢的拖，所以風氣，風所影響的氣，跟濕這邊所造成的氣，兩個才可以出去。所以他講這個發汗是什麼「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這樣才會去，這樣風濕才會去。

因為條文這邊已經告訴你了，「風濕相搏」嘛！風跟濕糾纏在一起，那風有造成風的氣，濕有造成濕的氣，都堵在體表，一個在陽，一個在陰，所以導致一身的疼痛。那像這個呢？我們一般都「麻杏薏甘湯」。而在劑量的話，一定要「微發其汗」。我們來看方劑這邊的條文，在麻杏薏甘湯，你看他寫著「有微汗」，所以就是要微微的汗，才可以去。

以後我們要發風濕的汗，一定要微汗出。我們也要記住表面汗不出才會出現疼痛，那如果是身重的話，是有濕，像這個雖有風，但比較偏向寒濕，因而一身盡痛。而防己黃耆湯有身重而沒有痛，那個比較偏向於風濕，所以用的藥方不太一樣，我們也可以由防己黃耆湯有生薑得知，因為治風的話用生薑，治寒用麻黃，這就是他們的差別。

【注】

風濕相搏，一身盡痛，法當從汗而解，而汗亦不可失其宜也。值雨淫濕盛之時，若發其汗使大出，亦不能愈，以風氣去，濕氣在，故不愈。然治風濕者，必俟其天氣晴明發其汗，使微微似欲汗出者，則風濕皆去，病斯愈矣。

【永諸按】

「風濕相搏，一身盡痛，法當從汗而解，而汗亦不可失其宜也」，這個很重要。第一個，如果雨淫濕盛的時候，這個時候是不太適合發汗，為什麼？如果你把毛孔一開，外面濕氣太重，進而內入，身體會更傷，你想出去，結果沒有出去，又把外面的濕氣，天候的濕氣引進來，這邊濕氣很重，遠大於裏面的濕，他就會進來。若是裏汗發不太出去，汗發不太出去，你如果硬要發出去，那麼就是你必須要有很大的力道，抵抗過外面的濕氣，他才會出去。那抵抗這個就變什麼？要大汗出了，而大汗出就不會好，為什麼？因為風出去，濕留在這裏，也沒有好，所以你看「若發其汗使大出，亦不能愈，以風氣去，濕氣在，故不愈」，這個吳謙注的不錯。

如果我們要治療風濕，最好不要選什麼雨天，最好還是天氣晴明的時候發汗，那發汗要「微微似汗出」，這樣濕才會一起出，為什麼？我們之前講的，他們才會手拉手一起出去，因為濕這個，他是走的比較慢的，他比較重，風呢？走的快啊！他比較輕揚，所以你如果用大汗出，風跑的比較快，濕跟不上，兩者之間就出了一個間隔，所以他們沒辦法手拉手一起出去，所以必須要慢慢的出汗，這樣才會好。

【集注】

徐彬曰「此言風濕當汗解，而不可過也。謂風濕相搏疼痛，原當汗解，值天陰雨，則濕更甚，可汗無疑。而不愈何故？蓋風性急可驟驅，濕性滯當漸解，汗大出則驟，風去而濕不去，故不愈。若發之微，則出之緩，緩則風濕俱去矣。然則濕在人身，黏滯難去，驟汗且不可，而況驟下乎？故前章曰『下之，死』，此但云『不愈』，見用法不當，而非誤下比也」。

【永諸注】

徐彬這邊有講「此言風濕當汗解，而不可過也」，若是寒濕，因為兩者皆為陰，在治療上，會以發汗的方式，只有風濕，因為風是陽，濕是陰，所以要微發汗。寒濕發汗就會出去，因為皆為陰，跟風濕一為陽一為陰是不一樣的，所以「風濕，汗解，不可太過」，寒濕的話就直接發汗，像麻黃加朮湯，直接發了。「風濕」，一個風快，濕慢，因為風快，濕慢，所以跟他跟不上，發太快，只有風去濕不去。那如果這邊是寒濕，他們就一起出去，因為他們都是陰都是走得很慢的。

那這邊講說，既然是「謂風濕相搏疼痛，原當汗解，值天陰雨，則濕更甚，可汗無疑。而不愈何故」，應該要讓他汗解，但是陰雨的話，外面的濕更甚，所以不是可汗無疑，而是不太適合去發汗，這才是對的，不太適合去發汗，才會出現一些問題。

那這邊還告訴我們說，你如果要去掉風濕，不是所有的濕，就風濕，就單純只有風濕，要微汗出。同樣的，另外還有二種叫什麼？「寒濕」、「濕熱」。我們可以推理出來寒濕兩因皆為陰，所以不需要微汗出，而濕熱則要微微汗出，因為濕熱的話，外邊有熱，熱為陽，裏邊有濕，濕為陰，發汗太快，把熱去掉，但濕還留著，所以濕熱的話，他也是要微微汗出比較好，這是我們另外一個的引申。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澀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澹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白朮附子湯主之。

【永諸譯】

傷寒，已經八九個白天，風濕相糾纏，不能自己翻身，不嘔吐，不口渴，脈先浮虛而後接著澹的，桂枝附子湯主治之。如果大便堅硬，小便自通利的，白朮附子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澀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傷於寒已經八、九天，那我們知道這已經過了經盡的週期，那他是風濕相糾結在一起，身體是疼煩，身體疼還有煩，火燒頭啊！因為熱嘛，散不出去，會往上走所以就出現火燒頭，所以身體會疼，煩。

「不能自轉側」，因為他整個筋都被繃緊，因為疼嘛，所以他那邊濕呢？不是浸在關節的「骨節疼煩」，而是浸在肌肉，你一轉側是不是會拉扯到肉，拉扯到筋，拉扯到皮，所以不能自轉，為什麼不能自轉？因為疼，他已經疼得那個樣子，所以沒辦法自轉，一轉就疼，像你如果有扭傷足踝的筋就知道這種感覺，一轉就痛。

這邊加了個「不嘔、不渴」，不嘔不渴告訴我什麼？嘔是樞機的問題，「嘔」字是一個「樞」去掉木字旁加上口部嘛！嘔屬少陽樞機的問題，所不嘔是少陽沒問題，因為少陽會有嘔，所以這個有沒有傳到少陽？沒有，沒有進到淋巴，沒有進到裏，不能當作胸脅鼓滿去治，

因為他已經告訴你他不嘔，所以中焦，上焦這些的淋巴是疏通的。「不渴」，渴屬陽明嘛，陽明胃，陽明胃中津液如果送的不夠的話，血液中的血漿，血液中的水不夠，他就形成口渴，所以不渴也是告訴你這也不是胃，胃也沒有問題。既然他的輸送都沒問題，三焦出去沒問題，然後胃吸收也沒問題，那那邊有問題？從心臟出來到皮表的這邊有問題。

再來看，「脈浮」，浮表示什麼，氣血向外走，是表證。脈「浮」，但是又有「虛」，所以心臟到皮表的輸送有問題，所以造成了脈虛。「脈浮虛而澀者」，先浮虛而後澀，這是輸送的津液不足，那用「桂枝附子湯」主治之。「脈澀」，我們知道是什麼？血少，平脈法言澀為血不足。那你看我們中焦脾胃這邊送的水都可以啊，那為什麼脈會變澀呢？因為回流到心臟的血，還有腎部的血。也就是除了脾胃肝膽，其實還有一個水的來源是在腎臟這邊。腎臟呢？從腎絲球過濾出的尿內的水，在腎小管會再吸收回去，回去那邊？腎的靜脈，腎靜脈再經由下腔靜脈回流到心。所以呢？腎這邊吸收出了問題，導致心臟這邊的血液變少，脈變澀。

「不渴、不嘔」，代表從中焦、上焦的通道都沒問題，所以他是出在下焦。因為下焦傷到寒，他告訴你是寒，所以腎寒，我們必須要用炮附子，因此桂枝附子湯的藥方內用炮附子，炮附子加強腎的功能，加強腎氣化的功能，氣化就是腎的過濾和再吸收的功能，把血液中的血中之氣變成尿，尿中的水可以再吸收，剩下的尿的就排出去了，所以他用炮附子加強腎氣，加強腎的功能。那這邊呢？再吸收進到腎靜脈的水多的話，這邊就不會澀，你看這樣澀就去掉了。那浮虛呢？也是血少所造成，所以治療上用桂枝附子湯。

裏的問題我們用炮附子解除了，那表的風濕相搏還是要解決，表面這邊風濕，要用發汗，所以這邊要有什麼？生薑。也要用桂枝通脈解表，加強他這邊血液的流通，另外用白朮驅掉這邊的濕，把趕到進去淋巴管。

因為他沒有身重，他是完全的這個冷疼，所以要出汗嘛！因此這邊有生薑，大棗。其實，我們可以從桂枝附子湯這邊看得出來，你看桂枝用到四兩，比桂枝湯的三兩還多，通脈的效果就更強了。「附子」是用炮的，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是腎陽那邊的問題。那「炙甘草」用來補心氣，因為他要出汗要發汗，發汗會耗損心氣。那重點是在什麼？在「生薑」這個部份，因為要來出汗，至於用紅棗，是用來避免汗出太過。所以這個就是桂枝附子湯各個藥所用的目的。因為這個是屬於偏向裏以及還有表的問題，所以他這邊告訴你，「八九日」，代表已經過了經盡的周期，病有可能入裏了，也就是這個寒有進到膀胱腑或腎臟。

「八九日」，我們把它減掉經盡的七日，就變成是再經的第一二日的時候，所以是太陽再經。這邊告訴我們這裏有人腑的跡象。人腑，入到膀胱腑，因為他是寒，八九日嘛，有人到膀胱腑，所以膀胱這邊有受到一些寒，所以才用這個炮附子。膀胱這邊有寒邪，導致膀胱整個氣化功能變差，所能氣化出去的尿和能再吸收的水，其相對的溫度比較低的，所以上行無力，再吸收也變差，因為膀胱和腎若有寒，該區的血流也會變少，則小便會不利，同樣的，腎的再吸收變少，造成「脈浮虛而澀」。

「若大便堅，小便利」，小便利了，代表下焦從大腸至膀胱的下焦水道通利了，但「小便利」這個呢？他還是有寒在這邊。只不過他因為他大便變得比較硬，所以呢？原本桂枝附子湯中加強走表的四兩桂枝，就必須去掉，因為我們不要讓他往表流動得那麼快了，

所以他這邊大便堅是因為往表的氣血過多所造成的。因為大便堅了，如果再加四兩桂枝走表，到最後變陽明病，也就脾約麻子仁丸證。所以在這邊呢？他把原來的方劑去掉桂枝，減少走表的力道，這樣裏部的氣血就比較有，就比較不會那麼硬了。條文的大便堅已經告訴你說你走表走太多了啦，導致我這大便的腸子的水都被拉走了，就是這樣的意思。

「小便自利」代表下焦那邊，下焦那邊其實他還是有一些寒，但是呢，寒不是那麼明顯，你有沒有發覺這兩個比起來，他的炮附子只有一枚半而已，而桂枝附子湯這邊幾枚？三枚。是不是發覺他們之間的不同。這邊為什麼要去桂枝，在前段講過了。桂枝用到四兩來通脈嘛！所以氣血都往外走，走得太快了，使得裏部氣血變少進而使得大便堅。

那這邊炮附子作一枚半，因為他小便已經自利了，但是還是有寒，而且他脈還是浮虛而澀，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還是要用炮附子。那這邊最重要的就是這個點，「傷寒，八九日」。所以久病的風濕話，一直在痛的，我們可以考慮兩個方，一個呢？「桂枝附子湯」，如果大便比較硬一些的，我們就用白朮附子湯。那桂枝附子湯呢？他痛蠻明顯的，所以它的炮附子要用到三枚，若以現在來看的話，我們把他乾掉，一枚大概是三錢，乾的附子大概是三錢，所以用到九錢，很重喔！炮附子用九錢，其實沒什麼啊！因為人家李可老中醫都用到一兩多了，甚至還有到一斤，所以不要怕，就放膽給他用，不過記得炮附子要煮一小時以上。

【注】

此承上條詳申脈證，以明其治也。謂此風濕之病，雖得之傷寒八九日，而不嘔不渴，是無傷寒裏病之證也。脈浮虛澀，是無傷寒表病之脈也。脈浮虛，表虛風也。澀者，濕也。身

體煩疼，風也。不能轉側，濕也。乃風濕相搏之身體疼痛，非傷寒骨節疼痛也。與桂枝附子湯溫散其風濕，從表而解也。若脈浮實者，則又當以麻黃加朮湯，大發其風濕也，如其人有是證，雖大便硬，小便自利，而不議下者，以其非邪熱入裏之硬，乃風燥濕去之硬，故仍以桂枝附子湯。去桂枝者，以大便堅，小便自利，不欲其發汗，再奪津液也。加白朮者，以身重著濕在肌分，用以佐附子逐水氣於皮中也。

【永諸按】

「謂此風濕之病，雖得之傷寒八九日」，其實他講傷寒八九日，是告訴你說有一部分已經入裏囉，有一部分還在表。入裏的到那邊，到膀胱，膀胱的腑，他不走上焦、中焦，所以上中焦無犯，因此就「不嘔不渴」。主要因為在太陽嘛！所以他若是入裏入腑則會到膀胱，所以膀胱這邊寒了。因此我們的藥裏面才有炮附子，並不是說沒有傷寒裏病，他下焦有病。那一脈浮虛澀，是無傷寒表病」，這不是喔！他是先浮虛而後澀。那為什麼會澀呢？就是因為供給的不足，一些淋巴的回流不好，在腎那邊啊！因為屬於下焦的下半身，他那邊的淋巴有些是靠腎再吸收進入腎靜脈再上去的，當然也有一部分是靠胸管這樣子上去的嘛！那些藉由腎部對尿的再吸收，也就是藉由利尿的方式把他再吸收回去的。在這邊是因為腎的問題，所以他是這樣的。

「脈浮虛」，脈浮虛是告訴我們說我們身體的脈，裏面所擁有的狀況。浮呢？表示他是一個力道往外，因為表證嘛，往外走。那虛呢？裏面空空的，表示供給的津液不足。至於前面講「不嘔不渴」，所以表示不是上焦和中焦的問題，中焦的氣血有流進去，但是為什麼會出現虛呢？原來是因為下焦的問題，所以我們就要考慮下焦，剛好他已傷寒八九日，所以下



焦是腎的再吸收的水出了問題，所以出現他浮虛。那先出現浮虛以後，又因為外面氣血堵了，主要是因為受到風濕嘛！所以腎的再吸收更差，表面風濕堵的更嚴重，所以到最後就變成什麼，澀脈。

這個澀，是濕是沒錯，這個濕的產生是因為什麼？回流不良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幫助他。那「身體煩疼，風也」，這不對，身體疼，這是屬於什麼，寒，都已經告訴你傷寒，怎麼還是風呢？所以他傷於寒，而這個煩，是因為傷寒，氣中之氣出不出，相對的體熱也出不太去，瘀熱在身表，所以才會出現身體疼煩這樣的情形。

那是身體疼痛是因為傷寒，又有風濕相搏，所以那些寒濕是聚在表面皮膚肌肉，所以他不可轉側，因為轉側那個皮很痛，繃的很痛，稍微動一下或筋肉動一下就痛得要命，這邊是用桂枝附子湯，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知道桂枝附子湯、白朮附子湯是用於什麼？病比較久的，跟麻黃湯加朮不一樣。剛剛上一方呢？我們是用麻黃加朮湯，若是病比較久，從太陽經入到腑，已經有出現虛證，且腎陽的不足，水的運化出了問題，但是沒有傷到脾胃。所以呢？我們可以用桂枝附子湯和白朮附子湯。他們兩個之間的區別就是什麼？從大便的硬與否來看。因為如果桂枝附子湯呢？他那邊桂枝用到四兩，所以往外的動脈血走得很快，造成氣血的外有餘而裏不足，外面走得很快，去的太多，裏面就變少，所以出現大便堅，所以我們就把桂枝去掉，不要讓他外面走那麼快。「大便堅」便把桂枝去掉，那小便自利呢？因為他小便不像之前，之前那是比較寒嘛，現在已經開始有點溫化了，所以他炮附子就有減量，有沒有發覺，白朮附子湯的炮附子是減量的，是原來的一半。原來桂枝附子湯的炮附子用三枚，那後

面的白朮附子湯就變一枚半。因為他小便已經自利，寒有去些，但是還是有。這邊講大便堅，堅跟硬不一樣，硬是更嚴重。

然後這邊「不議下者，以其非邪熱入裏之硬，乃風燥濕去之硬」呢？有點胡扯，並不是這樣的。主要是因為你怕桂枝把氣血拉得太多去外面，導致他更硬，就變陽明腑實了，那時就要用承氣去攻了，所以他大便堅的原因是在這樣。

吳謙說「不欲其發汗，再奪津液」，桂枝只有通脈之功，真正能發汗的是生薑，若照吳謙這樣說，則應去掉生薑才是。

桂枝會把氣血都往外拉，是一個陽藥，是一個辛溫的藥。那白朮主要是在肌肉逐水濕，那附子是把水熱起來，如果我們要把水濕往外排除掉，一定要把水濕加熱。下雨過後，太陽一照積水就去除了，所以我們要把水濕去掉，加熱最快了，加熱讓水濕變成氣，氣的流動快，就很容易去掉。

【集注】

程林曰「風淫所勝，則身煩疼；濕淫所勝，則身體難轉側。風濕相搏於營衛之間，不干於裏，故不嘔不渴也。脈浮為風。澀為濕，以其脈近於虛，故用桂枝附子湯溫經以散風濕。小便利者，大便秘硬，桂枝近於解肌，恐大汗故去之；白朮能去肌濕，不妨乎內，故加之。凡方後有如蟲、如醉、如冒等狀者，皆藥勢將行使然」。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程林講，「風淫所勝，則身煩疼」，不對嘛！這裏已經告訴我們疼是什麼，疼是冬所在的病，就是寒。那濕呢？濕本身就是重著，所以不是身體煩疼而是身重，但是風濕合起來以後就會變成一身盡痛，因為他表面就又受到一個冷。那像這個呢？難轉側的是比較久了，有點人到裏了，原本的膀胱和腎的那邊的也受寒。那難轉側是因為皮還有筋都變繃緊了，所以導致的。

「不嘔不渴」是要告訴我們說中上焦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他下焦是出問題的，因為他病已經八九日，已經有人裏了，雖作再經，還有一些人裏的。

「脈浮為風」，因為風性浮動為陽。既然有表證，氣血往外拉，所以才出現脈浮，與風相類，故言脈浮為風。

「澀為濕」，這個「澀為濕」是因為怎樣，是因為他的淋巴，就是因為我們淋巴回流不好，那這些淋巴回流不好是因為濕氣的堵滯所導致回流不好，像這種的澀脈，才叫做濕。那一般澀告訴我們的就是血少，血少的原因我們要去了解，有時候並不是濕，所以他這樣說「澀為濕」，這樣就不妥了。有時候澀脈是血少的，不是濕，這個人已經很乾枯了，你還跟他說他是濕，不是，我們需要用證來證明我們的脈。

「脈近於虛」，其實這邊就告訴我們在腎的部分呢？他對水的再吸收不好，所以導致流到心臟那邊的血本來就乾了。

「如醉」，這個其實都是藥勢使然，也就是因服藥後所產的症狀，也可以說是暝眩反應。

周揚俊曰「傷寒至八九日，亦云久矣。既不傳經，復不入腑者，因風濕持之也。所現外證，煩疼者，風也；不能轉側者，濕也；不嘔不渴者，無裏證也。其脈浮虛而澀，正與相應。然後知風濕之邪，在肌肉而不在筋節，故以桂枝表之。不發熱為陽氣素虛，故以附子逐濕。兩相綰合，自不能留矣」。

【永諸按】

那這邊周揚俊講得還不錯啦！他已經告訴你傷寒到八九日，已經久了，其實他已經有人腑了，但他並沒有說入腑，是因為他沒有看到條文有入腑的症狀。而像這樣不嘔不渴呢？是告訴你說中上焦沒有病。但是我們來看他的藥方，有炮附子，所以他表現是那邊有寒濕？腎那邊有寒濕。

「煩疼者，風也」，不是，煩疼，不是風，是寒。「不能轉側者，濕也」，這都不是，「一身盡痛」，「不能轉側」是風濕所造成。

「不嘔不渴，無裏證」，我們也知道不嘔不渴只是代表他的上中焦，少陽陽明那邊沒有什麼問題，少陽陽明沒有問題，所以他病是在什麼？太陽。那八九日，所以有傳經，傳經到那邊？腑那邊有，所以有人腑了，因為已經過了一個經了，所以有一些入腑，有一些還在表。那人腑的話，他寒進去了，所以我們必須要用什麼，他裏面就有出現炮附子，那我們看這個我們就知道了。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去皮，四兩）附子（炮，去皮，破八片，三枚）甘草（炙，二兩）生薑（切，三兩）大棗（擘，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白朮附子湯方】

白朮（二兩）附子（炮，去皮，一枚半）甘草（炙，一兩）生薑（切，一兩半）大棗（擘，六枚）。

上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

【《桂林古本》】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附子二枚（炮），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白朮附子湯方】

白朮一兩，附子一枚（炮），甘草二兩（炙），生薑一兩半，大棗六枚（劈）。  
上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耳。

【永諸按】

之前大概已經有講過他們的特點，你看桂枝用到四錢，附子用到三枚，這比較冷。那後面因為他大便比較堅，所以把桂枝去掉。但是小便自利，所以炮附子不需要這麼多，減半，變一枚半，其實都減下去了，因為他並不是像他們想的那麼嚴重，所以都減下去了。

「上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有些藥我們治療表證，想要發表、想要吐的，這些比較往外比較偏向陽的。因為吐法是陰中之陽，那汗法是陽中之陽的法，像這種陽法，我們煮藥不要煮太久，因為煮太久，你本來要發汗就會變成什麼？利小便，本來陽中之陽的汗法，就變陽中之陰的利小便。你桂枝湯久煮，發汗沒有了，反而變成利小便。麻黃湯煮太久，你會從小便利掉了，本來要發汗就變成利小便。所以像我之前有一個有癲癩弟弟的病人，他吃藜蘆甘草湯，他媽媽煮太久了，就變成拉大便了，吐就吐很少，所以後來我們把方改一下，跟她說不要煮太久，這一次弟弟就吐得很好，所以他那一個禮拜就只有發作一次，以前都發作三四次，因此藥的煎煮方式是很重要的。因為要發表，而且力道速度要快，所以用三升煮取一升。

「分溫」，分就是分成三次。溫呢？就是要喝的時候要把他溫。

「一服覺身痺」，這個痺呢？是附子的作用，附子會麻痺神經，所以吃了會覺得身體痺，那沒關係的。

「半日許」，半日許是多久？半日許是一個白天十二小時的一半，半個白天，也就是六個小時。所以六小時再服一次。那三服都服完了，「其人如冒狀」，冒就是眼睛以上被巾裏住的感覺，感覺頭溫溫重重的，因為他開始熱起來了。那是因為這些濕氣因為附子、桂枝這些熱藥的關係，所以被逼往上走所造成冒的感覺。

「朮附走皮中，逐水」，那些比較熱的濕氣會往上走，所以會出現冒狀。

「氣未得除」，有些氣還沒除掉，而導致這樣的原因。

※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風濕相糾合，骨節疼煩，牽扯疼痛，不能彎曲和伸直的，摸它就會痛的更嚴重，汗出，短氣，小便不通利，怕風，不想要脫掉衣服，或是身稍微腫的，甘草附子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風濕相搏」，風與濕兩個糾纏在一起。

「骨節疼」，因為冷的關係。「骨節疼煩」，那「煩」，「掣痛」。其實這個「煩」，我們以前看到的「煩躁」、「躁煩」，這是指火燒頭的煩。此條是指骨節這個地方因為氣堵住了，堵久了那邊會產生氣鬱或化熱，那化熱，那邊就會出現熱的情形。所以這個「煩」是用來形容這個「骨節」的。所以煩有兩種情形，一個就是火燒頭的煩，如「煩躁」、「躁煩」。另一個是指讓部位，如「身體疼煩」、「骨節疼煩」等，因為淋巴流通不利，受到冷的關係，就像傷寒發熱的狀況是一樣的，導致他部位的腫脹發熱。

「掣痛」，就是被拉扯住了，就像我要彎卻彎不了，像是被什麼拉住了，主要是因為筋繃緊了，我們想要去屈伸的時候，感覺很像是被拉緊了，被「掣」，被牽制住了，然後會痛，因為他那個已經收縮了嘛，筋因為受到寒的關係收縮，所以我們在拉他的時候會痛，那沒辦法屈伸，不管是屈或伸都會導致繃緊的筋產生牽扯的痛。

「近之則痛劇」，表示他那個地方氣堵得很厲害，且引起發炎反應了，所以才會你靠近他，他會痛得很明顯，就像之前我們提過的陷胸。陷胸也是這種情形，陷胸就是他表面的淋巴管炎，所以他不喜歡人家去按。同樣的這邊，氣的堵住，產生熱性的煩，再瘀阻過度，熱性的淋巴會充滿表面，所以他就出現「近之則痛劇」的情形。我們「近之則痛劇」都是因為氣堵住然後淋巴的發炎，淋巴管的發炎，所以才會導致這樣。



你看到他有一「汗出」所以表面是有熱的。那這「骨節」是在裏面的，所以裏面是有寒因而疼，表面是有熱，有煩嘛！那表面又這個熱，所以他會出汗。

「短氣」，是因為我們氣血的外行，輸送不是很順。進而影響到我們肺循環，包括心臟運送血的部分都不順，所以肺靜脈回流不佳，肺區淋巴回流不良，因而造成短氣。

「小便不利」表示什麼？腎陽那邊的不足，他沒辦法氣化，就是腎陽的氣化的功能出了問題。

「惡風」，不喜歡風，不喜歡風的原因，是因為風會把氣往外拉，那有可能造成什麼？表部虛燥。之前條文有「骨節煩疼」，還有「近之則痛劇」，還有汗出，我們前面講過是表層的淋巴瘀阻且化熱發炎了，代表表面的水在相對狀況下是不夠的，所以才會骨節煩，而風會使表面的水更少，會加重骨節煩以及痛不可近，所以才會「惡風」。另外，還有一種是上層是比較屬於熱性的淋巴液（氣），那這邊熱性的淋巴管（氣），他還是有外出因為有汗出。惡風是因為風吹的話這邊會產生冷，外冷內熱，其中就形成關，所以就導致什麼？汗出不去，堵得更嚴重。

「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因為他本質是骨頭內寒外熱，陰裏面的寒，陰為根為本。所以他就怕冷，不喜歡去衣被，身體稍微的腫。然而因為有出汗，所以他不會那麼腫。如果沒有汗的話他會腫的更明顯，因為要出去的淋巴堵在這邊，全身會更明顯。

那他是用什麼藥方來治療呢？是用甘草附子湯。我們來看一下甘草附子湯他的藥方。「炙甘草」，因為他有出汗，炙甘草是用來什麼？補心氣的，還有治療痛不可近的淋巴發炎，因

為甘草內的甘草甜酸是天然的類固醇。「附子」要用炮的，因為他有小便不利，他下焦腎這邊的水氣上去出了問題。因為腎這邊的陽不夠，因為小便不利嘛！所以上承至心臟這邊的氣不足，所以用炮附子溫腎陽，用炙甘草來補心氣。還記不記得我們少陰病有什麼？麻黃附子甘草湯嘛！此條是已經有汗出了，所以這個不需要用到麻黃。另外他用什麼？因為外面有一些濕嘛，所以他用「白朮」，用白朮來去這些濕。白朮去外面的濕，或者是骨頭裏面的濕寒濕。利用「桂枝」來通脈，利用桂枝來通血脈，然後幫助他的血液流通。我們看他整個的病機，表部有風濕，骨節內是寒，骨節的寒濕在內。氣中之氣有出去，所以有汗出，汗出的話跟我們之前講的那個防己黃耆湯有點一樣，有汗出，但是氣中之血這邊回流不好。但因為骨節是疼煩，所以有寒的影子在，導致循環不好，所以他骨節會疼煩。

首先呢？因為本身還有小便不利，所以藥用什麼？用炮附子，來增加腎臟水氣再吸收的能力。那因為心臟這邊還沒有好嘛！用炙甘草來補心。然後用桂枝來通這個脈，通這個脈是要怎樣？是要把這邊的寒去掉的啦，骨節這邊的疼，因為冷嘛，所以通脈讓這邊熱起來。白朮呢？就把這些水趕到淋巴管，還有骨節這邊的也趕到淋巴管，所以整個的治療是用這種方式來治療。因為表部這邊有汗出，氣中之氣有通，所以不去管它，因此仲景這邊只用白朮。

我們可以從之前學到的來做一些加減。第一個，如果我們這邊腫得很厲害，那因為他只有微腫，所以表示這邊的氣中之氣、氣中之血的回流並不是很嚴重，所以防己黃耆湯就沒有用，仲景只用一個白朮就可以了。那他的冷，最主要用什麼？用桂枝還有附子。因為骨節屬於深處，屬於腎，表示腎的寒，所以用炮附子，你如果用炮附子，除了可以溫腎陽以外，還可以溫骨頭，因為炮附子色黑入腎，腎主骨。腎這邊溫了，骨頭也跟著溫了。那短氣是因為

心臟那邊遭受瘀堵所導致的。還有一個受到寒，那個動脈的收縮所導致的，所以用桂枝來通脈。那他整個就是這樣。

【注】

風濕相搏，身體煩疼重著，不能轉側者，濕勝風也。今掣痛不可屈伸，風勝濕也。掣痛不可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皆風邪壅盛也。小便不利，濕內蓄也。身微腫者，濕外搏也。以甘草附子湯微汗之，祛風為主，除濕次之也。此上二條，皆詳風濕之義，以明風濕之治也。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看吳謙怎麼說呢？「風濕相搏，身體煩疼重著，不能轉側者，濕勝風也」。「今掣痛不可屈伸」，其實是因為有寒的關係。「掣痛不可屈伸」是因為寒使得筋變繃緊了。那「近之則痛劇」，因為這邊掣痛不可屈伸，是因為骨節疼的關係，不是還有一個煩嗎，就是骨節那部分的熱，病因分成了兩個：表面的熱和裏面的寒。表面的熱和裏面的寒。那表面的熱呢？因為熱性往外走嘛，所以出現汗出，如果氣的疏通不是很好，積在那邊就形成淋巴管炎，雖有淋巴管炎但不是很嚴重，因為有出汗，所以身只有一點點腫。那淋巴管炎我們只要壓，就會很痛，因此病人就不喜歡按。

短氣的原因是因為骨頭那邊的循環不好，所以心臟循環到那邊承受的一個壓力，因為骨節煩疼嘛，所以造成短氣。

「惡風不欲去衣」，惡風的原因是因為骨節這邊的裏面有熱，屬於煩，這邊有熱氣，那如果風一吹，這個汗呢？因為這個熱受到冷束住了，使得這些汗出不去，反而更不舒服，堵得更厲害。那「惡風不欲去衣」是因為本身他骨節裏就寒了，所以他不要丟去衣被。

那「小便不利」，那是寒喔！並不是「濕內蓄」。如果「濕內蓄」應該加茯苓啦，但是並沒有，純粹是腎的問題，所以這不是「濕內蓄」。

「甘草附子湯微汗之，祛風為主」，這不是喔。因為甘草附子主要是講甘草用來什麼？強心氣，去發炎，因為心的力道沒辦法送到那邊，導致骨節的疼痛，受到寒。那附子，來壯陽氣。其實這個有點麻黃附子甘草湯的影子，但是因為有出汗，毛孔有開，所以不用麻黃。因此仲景用甘草附子，然後在加一些通脈的藥，因為骨節痛嘛！那邊的血流不好，所以用桂枝來通脈。然後再用白朮來去濕，去掉表面的還有裏面的濕氣，所以這個方的重點是在這邊。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炙，二兩）附子（炮，去皮，二枚）白朮（二兩）桂枝（去皮，四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

【《桂林古本》】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二兩（炙），附子二枚（炮，去皮），白朮二兩，桂枝四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服六七合為佳。

【永諸按】

我們再來看「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一天不是一日喔！「日三服」是什麼？一個白天服三次。也就是一個白天剛好是十二小時，三次的話就是四小時吃一次。那如果得到微汗，之前有講，風濕要微汗出，這樣風與濕才會一起出去。像此條，表部的外是一個熱的淋巴，裏是一個寒的濕氣，病因分隔成兩個。那如果汗出太多太快，上面這個煩去掉了，裏面這個寒還在。所以要微汗，這樣才能一個接著一個出去，是這樣子的關係。

「能食」，表示什麼？能食表示告訴你，胃那邊的淋巴有通了。那為什麼用甘草附子呢？因為他那邊心的氣不足，其實他也告訴我們脾那邊的氣也不足。因為甘草，甘入脾，炙過後，除了可以補脾氣，也可以補心氣，能增加脾的功能和心的功能，所以能食。

很有意思的是，我們譬如說像類固醇好了，甘草甜酸就是天然的類固醇。類固醇吃了人會很餓，很會吃，會很餓，所以是這樣的關係。

「汗出，復煩」，汗出又煩的，已經出了汗了，出了微汗又煩的話，表示比較身體的津液不足，比較乾熱。這個除濕的力道過強了呢？甘草附子湯內有白朮的去濕，還有附子的溫

熱，既然有點乾熱了，就吃少一點，所以「服五合」，因為有煩起來了。那個熱又起來了，因為甘草附子湯會助熱，所以就服五合。如果還怕一升太多的話，就喝六七合。

【方解】

甘草附子湯，即桂枝附子湯去薑、棗加白朮也。去薑、棗者，畏過散也。加白朮者，燥中濕也。日三服，初服一升，不得汗，則仍服一升，若得微汗則解，解則能食，解已徹也，可止再服，若汗出而復煩者，是解未徹，仍當服也，但不可服一升，恐已經汗出而過汗也，服五合可也。如不解，再服六七合為妙。似此服法，總是示人不可盡劑之意，學人宜詳求之。

【永諸按】

甘草附子湯是去薑、棗加白朮，其實他有各個的反應，反應區不一樣。那桂枝附子湯我們上次也有講過它的方義了。那白朮是除了「燥中濕」，也去外面的濕。

※太陽中熱者，喝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太陽中熱者，喝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永諸譯】

太陽的部位傷於熱，就是喝。這個人汗出，惡寒，身先熱而後口渴，白虎加人參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來風濕已講完了，過來我們來看太陽的部分中到熱邪。我們知道太陽部位能受到六淫的侵害，也就是風寒暑濕燥熱。太陽中到熱邪，這個病就叫做「喝」。那中「喝」的話，因為是熱，熱是陽邪，所以他會出汗，也會「惡寒」。他會「身熱」，身體先熱，因為熱往外走，然後後來熱會帶走什麼？水嘛！我們要散熱所以就出現口渴，就「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好這邊為什麼他會惡寒？因為他既然中到熱邪，身體希望把熱往外推出去，要出汗嘛！要散熱嘛！所以我們現在中熱，整個裏面熱。如果外面冷的話，毛孔會怎樣？閉住，遇到寒，閉住。閉住的話熱就出不去，他覺得很煩，裏面會更熱更煩，所以他不喜歡吹風，不喜歡寒，因為冷會把毛孔束住使得散熱少，所以他惡寒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身熱」，就是說他的身熱是沒有在四肢及頭。身呢？我們上次講過，人體我們分成四部分，四肢、頭、身，所以身這邊的熱是在裏的，是歸屬陽明的熱。

那這裏給我們一個定義，就是太陽部位呢？因為太陽中熱邪，不管是六淫或是其他「傳經化熱」來的，如果要進到身體裏面，因為太陽是屬於身體跟外界交流的部分，所以它是最早受到外邪的部分。所以太陽傷到熱，為熱所中，就是「喝」，因為是熱邪所以他會汗出，他會惡寒，因為他要散熱，他不希望外面的寒把毛孔束住。那身體是先熱，沒有發熱喔，我摸他的身是熱的，手腳不一定是熱的，也可能冷的，因為整個氣血是聚在身的這邊，熱出不

去，所以身熱後面口渴。然後「白虎加人參湯主治之」，那之所以會產生熱病呢？主要是因為身體內的水的不足，所以他這個一定要加人參。

【注】

中喝暑熱病，亦由太陽而入，故曰太陽中熱者，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頗似太陽溫熱之病。但溫熱無惡寒，以熱從裏生，故雖汗出而不惡寒也。中喝暑邪，由表而入，故汗出惡寒也。究之於脈，溫熱之浮，浮而實；中喝之浮，浮而虛，以暑熱傷氣也。究之於渴，溫熱之渴，初病不過欲飲；中喝之渴，初病即大引飲也。溫熱則傳經，變病不一；中喝則不傳，不愈即死也。雖同為太陽經中之病，而虛實施治，自有不同。用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者，蓋以益氣為主，清暑熱次之也。

【永諸按】

其實在這個病呢？我們在前面那邊在《傷寒論》那邊有講，他說熱跟溫病其實看起來真的很像，熱與溫真的很像，但是兩個是不同的。所以如果熱病你用溫病來治，常常有時候會造成死亡，很有意思喔！他《傷寒論》就這樣講，你溫以熱治的話，因為它們根本不同，所以不要去誤治到。那更何況溫病是汗出而渴，汗出口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來源也不同的，病象很像但是不同。

這邊有講溫病的話是因為怎樣？是因為其實裏面內的燥，是內生的因，為裏面的內燥，然後感受溫所以才產生的，所以他這邊有講「溫熱無惡寒，所以熱從裏生」。那中喝的話是



因為傷暑，所以要排掉暑汗、暑邪，所以他不喜歡寒，因為他要把他排出去，你如果受個寒會影響到出汗的排熱，所以他會汗出、他會惡寒。

那溫熱的脈呢？應該講說溫病的脈，中熱是一個熱病，這是一個溫病，兩者不同。溫病他的脈是浮，但是因為他是內熱津虧，所以他會比較乾，並不是實而是虛乾。那中喝的話是因為熱是從表，所以表面因熱逼汗出，所以會濕，因此中喝的浮，會汗出。中喝也是虛，因為是裏面沒有水的。溫是虛，內熱津虧造成的。中喝也是虛，因為熱把水逼出去，然後就造成本身的津虧。好，那其實只要六邪進到太陽經而不是絡、經筋、皮部，那就是「傳經」，傳經會化熱就變「熱病」了。那其它的三陰三陽呢？它在表的部分為六淫所傷，傳經化熱，就變成熱病。那白虎加人參湯剛才講了，我們可以知道它的病機就是一個熱，所以利用這些方式來清掉一些表熱。因此有些人說白虎湯可以解溫熱的原因就在於此，因為是從內部的來源就直接把熱減低，然後用一些比較涼的氣血去補充那邊，除了可以瀉熱，而且還可以幫忙補充那邊的津液。

【集注】

李彭曰「熱傷氣，氣泄則汗出，氣虛則惡寒，熱蒸肌腠則身熱，熱傷津液則作渴，此惡寒身熱，與傷寒相類。然所異者，傷寒初起無汗不渴，中喝初起即汗出而渴也」。

【永諸按】

李彭說「熱會傷氣，氣泄則汗出，氣虛則惡寒，熱蒸肌腠則生熱，……作渴」。其實這樣講還可以，不過是汗出則氣泄，非是氣泄則汗出。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碎，一斤），甘草（二兩），粳米（六合），人參（三兩）。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碎），甘草二兩（炙），粳米六合，人參二兩。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他說我們白虎湯要煮到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十二個小時吃三次，四小時吃一次，日三服、四小時吃一次。

我們來看他的方藥，知母其實是用來補胃的津液。那其實麥門冬也有這個作用，但是麥門冬性較陽，因為根散，他比較會走，麥門冬是可以走的，所以麥門冬可以治療「胃絡絕」，胃的絡津不到，麥門冬可以有行的性質。知母不是，知母他是比較黏稠的，黏稠的話就會拉慢氣血往外走的速度，那既然熱病的話氣血往外是非常快的，遠勝於我們平常的，所以第一

個他用知母，我給你個黏黏的東西讓你走比較不順，利用這種方式可以來減低氣血往外的那種熱。

石膏呢？石膏是清熱的來源，因為石膏色白屬陽明入肺、胃、大腸嘛！石膏進入到胃裏面，他也會降低胃的熱度，我們脾胃氣血來源的部分他那邊的熱就可以降低，所以我們出去的氣血是比較涼的。出去涼的剛好去治療外面的熱，把他中和掉了對不對？這是體表，那這是胃，胃他這邊先讓他走慢一點，因為既然他走很快，到心臟然後然後到血管出去，那這個速度是很快的，所以第一個我們先處理胃這個部分。在胃的這個部分呢？第一個用知母讓他減速，因為黏稠讓他減速。第二個用石膏讓他降溫，所以我們這邊補充出去的就是一個比較寒涼的氣血的氣，所以可以用來治療經絡的熱，這裏就解掉了，這邊的熱因為這樣灌了一個冷水就解掉了。那甘草？我們知道這邊是用炙甘草，炙甘草他是用來做什麼？炙甘草是用來補心氣，我們知道說如果說汗出過多，心氣會不足，所以用炙甘草來補心氣，還有補脾。那粳米就是硬的米，就是現在說的再來米。再來米有什麼好處？再來米是因為你這邊用那麼多寒涼的，怕脾胃的氣因此走得慢更不出去，所以用粳米來促進氣的流通。粳米這個東西大家可以吃一下，像吃碗粿、米苔目、板條，那這些東西吃了以後其實很容易餓，因為他消化很快，所以讓知母石膏不會去影響到我們正常脾胃的流行，就是氣的流動，所以用粳米。那人參呢？人參是補氣的，補什麼氣？整個補整體的氣，為什麼？因為人參可以直接補血液中的血漿這個部份。所以從血液中滲出去就是整個氣了，氣有氣中之氣、還有回流的氣中之血。這個都是直接補血液中的津，我們直接講他是補血中之氣。這個氣出去可以供應整個人的氣，所以人參的目的會是這樣。因為他熱嘛！熱就告訴我們他水少了嘛，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這個藥方來治療。

※太陽中，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乳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桂林古本》】

太陽中暈，發熱，惡寒，身重，疼痛，其脈弦細乳遲，小便已，灑灑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汗，則惡寒甚。加溫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白虎加桂枝人參芍藥湯主之。

【永諸譯】

太陽部位中暈，發熱，惡寒，身重，疼痛，脈弦細空遲，小便結束後，如雨淋樣的毛骨聳然，手腳逆冷，稍微勞動，身體就熱，口開，門牙乾燥，白虎加桂枝人參芍藥湯主治之。如果發汗，就更惡寒。如果加溫針，就更發熱。如果數度攻下，則小便更淋瀝。

【永諸講解】

《桂林古本》說「太陽中暈」就是說其實他是熱，那中熱這個病叫做「暈」，太陽產生一個暈病，那我們之前有講他是發熱，惡寒，先身重而後疼痛。那太陽中暈，其實中暑就如同之前講的，因為他熱都一直往外散，那熱要往外散嘛，暑會把一些水被耗掉，那會形成什麼？水其實就是氣，那身體的氣就耗散太多，那耗散太多的話呢，還有一個因為氣血往外都走得太快，外散出去，但是毛孔散的開的有限，所以有一些氣是會瘀堵在這邊的，那瘀堵在

這邊就會造成身體重重的，身重。那疼呢？因為水開始變冷，所以就形成疼。然後痛呢？因為這些氣不往回流通，因為都是一個向外力道，氣中之氣的力道太強了，所以不往氣中之血走，所以他就會痛。那因為整個氣血都被拉到這邊嘛，所以血管這邊呢？第一個弦，弦因為這邊有個寒會壓迫血管使血管往內縮，所以就弦。那這邊的氣都被抽虛了，所以就變成細，細細的因為氣都被拉出去了。這邊的寒影響到這邊的血管，這邊氣又被拉出去，所以他變弦，又變小小條，細。那孔，裏面就空空的。因為整個氣血呢？受到一些外寒，就是因為寒所以脈嘍會比較慢一點，因為皮部這邊拉得太快，血脈這邊補不足，所以接不上，便會出現脈會跳得比較慢，這是他整個病機的情形。

「小便已，洒洒然毛聳」，小便是屬於陰的部分，我們說陽中之陰法。原本這些氣血都是往外散，那小便已後呢？表面供應變少了，反而供應到小便這邊來了，所以尿了以後氣血是往下的，整個屬於手腳的氣血都被拉到膀胱這邊來了，手足這邊就缺少血流的灌注，所以就會出現洒洒然毛聳。那因為氣血往內，往膀胱那邊走去了，因而就出現手足逆冷，手腳氣血都被拉到小便那邊去了。整個氣血往小便這邊走，所以等於在這邊開了一個孔道，但是這邊還是有一點氣血接續不及，所以就出現突然涼了一下，「灑灑然」就是突然涼了一下。

那「毛骨聳，小有勞」，其實他本身從腸胃那邊供應的氣血就不夠，因為已經耗掉太多氣了，所以他那邊不僅是氣不足，熱因為耗散過度也不足，所以他整體出現的是一個寒，有裏寒有表熱，整體出現一個有寒有熱，因為氣血整個都被拉出去嘛！第一個氣不足了、氣少了，那第二個呢，熱也少了，所以血熱都少了，血熱都是往下降的都少了，所以當你去掉血他就會出現很熱。那小有勞就是說因為我們氣血少了嘛！所以我們身體的這個水火，如果兩

者都變少了，那只要我熱多加一些，那火就什麼就遠勝於水了嘛，因為兩者都變少的關係！稍微多些就大於它了，所以這邊小有勞身就熱。那身是指什麼？身不是四肢喔！是胸腹背的部份。稍微動一下，胸腹背的部份就熱起來了。因為這個地方是屬裏屬陰，因熱會往上走，因為手腳都是往下的嘛！手腳都會往下，所以這個熱都是往上走，所以他就會什麼？嘴巴張開開要散熱啊！前板齒就是門牙，前板齒就乾燥。

「若發汗，則惡寒甚」，如果又發汗呢？發汗以後，他把熱帶走了，帶更多熱走？所以他的惡寒就更嚴重，因為皮部裏面就剩下那個寒、就剩下水，所以就是更惡寒。

「加溫針，則發熱甚」，如果我們把他加一個溫針，加溫針是助他熱嘛，因為他水跟熱其實都變少了，所以助了這個熱，那發熱就更嚴重了。

「數下之，則淋甚」，那如果我們再把他數度攻下，就是那個下之、拉肚子，那小便就變得更不順了。這是大腸的孔道，這是小便的孔道，那攻下呢？水都往後陰拉了，所以下焦這邊的什麼淋巴本來要往膀胱這邊的氣都被拉回去了，所以淋呢？小便很少、點滴不利，你看尿不太出來，尿都尿一點點而已，所以淋甚，是因為攻下使氣都往後陰拉，所以原本在那邊的氣血都不足了。

那怎麼治療呢？他用白虎湯為底，又因他的氣不足，所以還是以白虎加人參為主，但是他還有什麼的不足？他還有本身的榮氣的不足，因為他的這個脈細，那這個脈弦是因為有寒，就是那個血液受到冷的，所以這邊因為脈弦所以加桂枝通脈。那脈細呢？因為氣血都不足，氣血不足我們要加人參，人參補氣嘛！芍藥斂血，所以芍藥促進靜脈回流，也就是血中之血

的流動，相反的，會使血中之氣出去變少，這樣血管內的血就足了，脈就不會細了。我們血管這樣走嘛，一個拉出去的、一個從靜脈回流的，我們第一個用人參補了以後，我們桂枝到這邊，因為他本來這邊就有一個力道了，力道往外拉的嘛，因為氣虛嘛！那個熱的關係、中喝，那我們不要幫他出去太多，所以我們還要再加個芍藥，所以《桂林古本》有個方叫做白虎加人參，其實他還要再加個桂枝跟芍藥，桂枝是因為他這邊是弦的關係，芤呢？是因為血管裏面空空的沒有什麼氣血，所以用人參來補氣、用芍藥來養血，使他不被發散掉，所以就出現這個治療的方式。

那身重疼痛呢？我們剛剛已經講了，他主要是因為暑熱逼著氣往外走，但是呢我們毛孔沒有那麼多，沒辦法開得很大，要出去的氣中之氣太多了，所以會瘀阻在那邊形成氣鬱，導致身重疼痛，換句話說，那邊也可以講說他有形成一個水氣或濕。至於身重為什麼會疼呢？因為他一直在散熱，所以會把內層淋巴的熱都帶走了，他外邊這邊散熱，所以裏面這邊呢變得比較冷，那就形成一個什麼？疼！那又因為氣又不通，所以形成痛。所以這個看起來他是有一點像是風濕，但條文上，他這個是中熱，是中熱造成類似風濕的結果。其實仲聖把他和「瘧」一濕」放在一起，像「喝」這個有兼什麼呢？瘧病跟濕病，他有津虧的瘧病樣子，又有風濕的樣子，所以瘧濕喝病脈證並治，這三個很類似、很像，有沒有？很像那這個喝到這邊是不是像風濕了？

那「小便已，洒洒然毛聳」，那我們已經講了因為整個氣血往小便那邊走，所以皮膚那邊的氣血變少了，所以就出現突然冷一下的感覺。手足逆冷這裏很清楚，手足逆冷剛才我

們已經都講了，因為氣血在小便完之後也是往那邊走，所以說腳的氣血也是往那邊走，所以會造成逆冷。

那「小有勞」呢？因為本身他這個病因就是一個氣、血都不足的狀況才會中暈，所以他稍微動了身體，氣血耗損，氣是組織液，血是血液，兩者就本質來說，是屬於陰，陰虛的人動一下就會發熱，就發虛熱了。那如果你把他加個溫針，有更加助其陽，則發熱會更甚。

小有勞、身體發熱，那如果給他發汗，那熱去掉太多又變冷了，這個都是這樣的關係，那《醫宗金鑑本》這邊講說以人參白虎湯，其實有《桂林古本》來參照還不錯，因為他有一個脈弦嘛！所以細的話他用芍藥，細告訴我們血管裏面的血不夠，雖然我們用白虎加人參湯來治療這個芤，芤脈。那遲的原因是因為有些瘀堵嘛！瘀阻氣血，因為我們整個陽要出去呢，那因為血管收縮，所以呢他脈跳反而變得比較慢，受到一些阻礙，就是呢我們原本是這麼大的血管，然後一直到表就突然變小了，變小呢這邊叫做陰，因為這個是一個弦寒，這是一個陰的，弦是陰，所以因這個的因素導致氣血流動受阻，所以出現了這個遲，那樣了解嗎？是這樣一個關係。

【注】

此承上文互詳證脈，不可妄行汗、下也。中本有汗，若發熱無汗，身重疼痛者，雖證似傷寒，然見弦細芤遲虛脈，則非傷寒也。且有小便已，洒洒然惡寒毛聳之狀，皆太陽膀胱表氣，為暑所傷而畏也；手足逆冷者，暑傷氣，氣不能達四肢則寒也；小有勞，身即發熱，口開，前板齒燥者，勞則動熱，暑熱益烈，傷陰液也。此皆中危證。若以發熱無汗，惡寒身痛，



誤為傷寒之表，妄行發汗，則表氣愈虛，惡寒更甚也。若以手足逆冷，誤為陽虛，妄加溫針，則暑邪愈盛，發熱更熾也。若以壯熱齒乾，誤為胃火，而數下之，則水源竭涸，尿淋窘甚也。凡此之證皆中妄行汗，下、溫針致變，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或人參湯調辰砂六一散亦可也。

【集注】

程林曰「《內經》云『先夏至為病溫，後夏至為病暑』。又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以其太陽受病與傷寒相似，亦令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也。經曰『寒傷形，暑傷氣』。氣傷則氣消而脈虛弱，所以弦細訖遲也。小便已毛聳者，陽氣內陷，不能衛外，手足亦逆冷也。勞動則擾乎陽，故熱甚則口開，口開則前板齒燥也。發汗虛其陽，則惡寒甚。溫針動火邪，則發熱甚。下之亡津液，則淋甚也」。

【永諸按】

前面有講先夏至日，因為夏天是最熱的，所以夏至日呢？《內經》本來講了，夏至日本來是病溫，然後到夏至的時候呢是病暑，不病溫喔！因為那時是很熱的，天陽是已經很盛了。

那這邊的熱病就是有些常常發熱的，那傷寒呢是指統稱整個，像《難經》有「傷寒有五」嘛！他是一個統稱。那邊的《內經》有講「寒傷形，暑傷氣」喔！這一個病機就是這樣的。

那因為氣傷所以他出現脈芤，那因為有冷的關係所以出現了脈弦跟遲，那血的不足所以出現了什麼？脈細！靜脈的血液回流整個都不足，所以出現細。

那小便已灑灑然毛聳，並不是他說陽氣內陷，其實應該是陽的氣血都往內走了，往小便的位置走嘛，手腳的氣血都被拉下去，所以才會出現逆冷的情形。

那勞動的話會產生熱嘛！因為他本身氣血屬於陰的兩個已經都少了，所以多了一個陽，就比原來大多了，就出現熱盛。

那口乾呢？因為這是身熱，那身熱呢是一種什麼？底部這樣一路上去的，所以他是往上走的，所以他嘴巴開要散熱，然後前板齒燥，你看暑病的他本來就是一個津虧，因為整個氣堵在外面，往內的回流少。那血液呢？裏部也變少了，因為被拉出去的很多，所以這靜脈血回流的少，氣中之氣回流的很少，所以整個心臟能用的血就很少，所以就出現了細，就出現了這個細脈。

※太陽中，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

【《桂林古本》】

太陽中暈，身熱疼重而脈微弱者，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豬苓加人參湯主之。一物瓜蒂湯亦主之。

【永諸譯】

太陽的部位傷於喝，先身熱身疼身重而後接著脈微脈弱的，因為夏天被冷水所傷，水行在皮膚中所致。豬苓加人參湯主治之，一物瓜蒂湯也主治之。

【永諸講解】

「太陽中喝，身熱」，一樣身體中熱嘛，因為陽，「疼重」之前我們有講過了，他的疼、他的重就跟前面的一樣。那這邊的這個脈微弱，是比較怎樣？如果是照我們之前那邊的話他應該是怎樣？他應該是弦、細、芤、遲嘛！對不對？但是他反而是出現微又弱的脈，微弱代表是什麼？陽氣還有陰氣的不足，雖然身熱疼痛但是他出現的脈微弱，陽氣還有陰氣的不足，為什麼氣會不足呢？是有沒有上去呢？他說這是因為夏月為冷水所傷，就是他覺得夏天太熱了，那都要散熱嘛！結果他用冷水來澆灌，夏天太熱他用冷水來澆灌，那這些氣要出去不去嘛！所以形成一個水，或者是我們講濕嘛！氣中之氣走在皮膚的這邊堵到了，那邊水呢會影響到我們氣中之氣呢是不是？氣中之氣要往外，那往外受堵所以他表部力道就變得比較弱，往外出少他就往內走，所以表面這邊出去少，那就堵回去裏面這邊嘛！就堵到什麼、反正從心臟啦、肺阿這樣出去到血管的。那一般脈微弱，脈是心在管的，所以跟心這邊有關係。那然後心下這邊又有脾胃。而條文主要他病是在那邊？其實最主要病是在心的位置、上焦的位置。

那《桂林古本》是說什麼？《桂林古本》他有「豬苓加人參湯主之」，豬苓加人參湯主之，還有呢？「一物瓜蒂散亦主之」。主要因為他是熱邪啦！所以這邊是用豬苓喔，豬苓湯把積在表面皮這些已經瘀阻，還不能靠出汗帶走的氣中之氣，藉由利小便的方式把一些帶走，然後用人參來補裏面的氣不足，外面因為都送出去了，造成脈弱嘛！脈弱是指陽的氣不足，

所以我們用人參來補這個氣。因為還有一個一物瓜蒂散。豬苓加人參湯這個是以虛為主啦，就是表面的這邊氣中之氣的瘀阻，氣中之血的回流不良，因為中暈，氣血往外，導致裏面的不足，所以用豬苓湯，那還要再加人參。同樣的，如果是裏面的實導致的脈微弱呢？就是上焦有所瘀堵，那我們就是用什麼？用瓜蒂散，用瓜蒂散來去除。

【《桂林古本》】

【豬苓加人參湯方】

豬苓一兩、茯苓一兩、滑石一兩、澤瀉一兩、阿膠一兩、人參三兩。上六味，以水四升，先煮五味，取二升，納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注】

太陽中之證，身熱而倦者，暑也；身熱疼重者，濕也；脈微弱者，暑傷氣也。以此證脈揆之，乃因夏月中暑之人，暴貪風涼，過飲冷水，水氣雖輸行於皮中，不得汗瀉所致也。此時即以香薷飲、大順散汗之，可立愈矣。若稍緩，水氣既不得外瀉，勢必內攻於中而作喘腫脹矣。喘則以葶藶大棗湯，腫脹則以瓜蒂一物湯下之，可也。

【永諸按】

他的注其實很簡單，太陽中暈之證，身熱身熱疼重呢？其實他是有一些濕，因為那些氣中之氣出不去，主要是傷到冷水，造成皮膚下的水濕。

那脈微弱呢？他說暑傷氣，微弱的脈是屬於什麼？陰陽氣的不足，所以他這邊有用人參嘛！

因為他這個有一些是實，有一些是什麼虛，虛的話就是用豬苓加人參湯去處理，那實的話就是用瓜蒂散把一些瘀堵在上焦的氣把他吐掉，從上焦把他去掉。

【集注】

周揚俊曰「無形之熱傷其肺金，則用白虎加人參湯；有形之水傷其肺金，則用瓜蒂湯，各有所主也」。

【永諸按】

那周揚俊呢？因為他沒有《桂林古本》來參照，所以他不是很清楚，故他反而是說白虎加人參湯，其實這邊他不是白虎加人參湯，他也是要用豬苓湯幫他把它水濾掉，表面皮的水。表面皮還是屬於什麼？膀胱經的位置，那下面的熱屬於陽明，所以我們可以用豬苓湯把這些皮所產生的水把它濾掉。

那瓜蒂散就是通上焦那邊的瘀阻，所以吃這個呢一定會吐，然而不要煮太久，有沒有看到「以水一升煮五合」，所以他煮的速度很快，因為這個是要讓他吐的，所以吐法的藥不要煮太久，煮太久呢就會變拉肚子，吐的效果就會變差。

李彥曰「中邪在表，故身熱。傷冷水，故身疼。中暑傷氣，氣虛，故脈微弱也。瓜蒂治身面四肢浮腫，散皮膚中水氣，苦以泄之也」

【一物瓜蒂湯方】

瓜蒂（二十個）。

上銼，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桂林古本》】

【一物瓜蒂湯】

瓜蒂二十個。

上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永諸按】

那整個第二篇我們大概就講完了，這邊講的是瘰、濕還有噎，其實他們病機都很相像，一個像瘰的話他有剛瘰、柔瘰，有津虧的，還有一些堵住的。反正我們看病呢？就要了解陰、陽，從陰、陽上去做處理，不管是看怎樣的病都是一樣的，沒有只有單一個，因為我們在這太極的世界一定有陰、陽，所以從陰陽去處理。同樣的，我們辨病呢？也一定是從陰、陽上去看。下堂課呢我們就看第二卷：百合狐惑陰陽毒他的病的脈證。

〈卷二〉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並治第三

※論曰：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每尿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尿時頭不痛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尿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

【《桂林古本》】

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欲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時頭不痛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時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始見，或病至二十日，或一月後見者，各隨其證，依法治之。

【永諸譯】

百合病，百脈歸心，皆能導致。想要吃又不能吃，常默默，想要躺下又不能躺下，想要行走又不能行走，有時飲食覺得食物美味，或是有時不想聞食物的味道，好像會冷又不冷，好像熱又不熱，口苦，小便顏色赤，各種藥都不能治療，服了藥就嚴重吐利，好像有神靈附身。身體形狀好像平和，病人的脈微數，每次小便時頭痛的，六十日才會好。如果溺時頭不痛的，淅淅不順的，四十天好。如果溺時痛快，只有頭眩的，二十天好。百合病證，或是還

沒病就可以預先顯現，或是病已四五天而開始出現，或是病到二十日或一個月後出現的，各隨百合病的證，依照原則來治療。

【永諸講解】

我們來看，第三篇「百合狐惑陰陽毒脈證並治第三篇」，就是百合病，狐惑病，然後陰陽毒病脈證並治，那「論曰」呢？這個「論」，就是《傷寒論》之前的一些古書，如《內經》等等。那他說「百合病者」，百合的病啦，他是一百脈一宗，宗就是來源，比如說像我們的手臂，到手掌，然後手掌分出五個手指頭，那這個臂掌就是五隻手指的宗。因此百脈一個宗，就是脈的起始，所以那個宗就是心啦，因為心主血脈，故所有的血脈都跟心有關係。那這個病呢，他說「悉致其病」，「悉」，就是全部，就是他所導致的病，也就是他是一些血脈的問題，血脈循環的多少，或是它裏面水含量的多少所造成的，這些就造成很多的問題，你看，條文說「意欲食」，想要吃飯，心裏想，又不能吃，為什麼呢？其實我們若想要吃飯的話，這跟脾有關係，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百合病，他剛開始時，血流到脾是好的，到了脾的血是夠的，所以他會想要吃，那「復不能食」，能不能吃得下是靠胃，那這邊就告訴我們說他的血都到脾，但是到胃那邊呢就變少了，那脾胃呢？他們本來就是表裏關係嘛、陰陽關係嘛，那就有血液的分布往脾的多，那往胃的就少，所以導致這種「意欲食復不能食」。

那「常默默」，「默默」呢？閩南語叫做惦惦，就是整個人看起來很像不高興的樣子，就是說沒有特別有生氣的樣子啦，因為他血液的流動和分配出了問題，血液的循環出了問題，那血流如果往腦那邊變少的話，他就不太想動，人會倦怠，也不喜歡講話，所以就出現常默默。

「欲臥不能臥」，因為血流到腦不夠的話，就會想要睡覺，那想要睡覺呢，卻沒辦法睡，是因為腦的血流不足，就想要睡覺，但是又沒辦法睡，因為腦的血流變少，造成腦神經的興奮，所以這是一種虛性的興奮所導致的失眠，是虛而不得眠，所以呢人覺得很累了，但是卻不能睡。

「欲行不能行」，想要走，一樣呢，往腳那邊的血流不夠，那想要走是為什麼，因為腳那邊循環不好，所以我們腳會想要躁動，讓他動一動會比較舒服，他想要走，但是又沒辦法走，因為血流供給不及，所以沒有那種力可以走，所以「欲行不能行」。

那「飲食或有美時」，吃飯時，當胃腸的氣血很充盛的時候，吃起來就覺得滋味都很甘美，像我們能吃到那種味道，飲食知道這個味道，是脾的功能，所以往脾的血很多的時候，哈他覺得好好吃，什麼都很好吃，五味都可以吸收，所以飲食就有美的時候。

那「或有不欲聞食臭之時」，當脾那邊的血不足的時候，然後他就不想吃飯了，所以他就不喜歡聞那些食物的味道，不用聞食臭之時。

那「如寒無寒」，好像冷呢？但是又沒有冷。好像冷是因為什麼？血液到周遭的表皮不足，不足，所以他會覺得很像冷，但是我們手一摸又沒有冷。「如熱」，好像有熱起來，大部分很像有，但是又沒有，這都是血循所造成的。

「口苦」，口苦是一些熱造成的，若血往舌頭那邊走，產生熱，往口腔那邊走，他就形成口苦，或者是血往胃那邊走，造成胃的熱多，或者是往肝那邊走，肝膽那邊走，造成他們的火熱多，也會出現口苦的症狀。

那「小便赤」，就是往膀胱，往腎那邊的血流比較少的時候小便就會赤，或者是那邊血流多，一些燥熱的血比較多的話，他也會形成小便赤。

然後呢「諸藥不能治」，因為他症狀實在太多了，主要是脈所造成的，那邊血液的循環不好就造成那邊的問題，所以我們才講心主神明，他統管著五臟六腑，各種藥都沒辦法去治。若是給他藥呢，那麼就突然間的劇吐，又拉肚子，因為脾胃那邊的血流也是不太夠，血流不太夠，所以他得到這個藥呢他沒辦法吸收，在胃就會吐，在脾就下利。那我們知道這個吐呢？吐的偏旁是土嘛，所以他是胃的問題，那利呢是脾的問題，所以我們若看到吐就是病在胃，如果看到利就是病在脾。

「如有神靈者」，就好像有神靈的附身。神是什麼？我們知道對於未知的，他可以預先得知，就是對未來的事有預知能力的，而且事件的發生狀況，非常符合的，這種叫做神，也就是我們綜合各個症狀、外證呢，然後呢可以得到、了解他的問題所在，就是說經由各個時候，然後判斷他即將發生什麼事情，這個叫做神，而且是完全符合的。那靈呢？就是一般我們講的靈魂。

那「身形如和」呢？「如」就是大部分相似。他身形呢？大部分看起來就很像很好啊，但是你看，他的脈是微又數。那微告訴我們是什麼？陰陽氣不足，陰陽氣不足則脈微，數就是血熱，因為陰陽氣的不足，也造成陰陽血的不足，血不足就會產生熱，所以就產生數脈，所以脈微又數，這就是整個百合病。就是說他的血液中的氣血不足，且分布有候也出了問題，因為氣血不夠所以他的分布有可能分布那邊比較多，有可能那邊分布比較少。分布比較多，但其他地方整體來講也就是比較少的，主要因為它的脈是微數。

「每溺時頭痛」，我們知道小便的話，氣血是往下拉的，小便的時候氣血是往下拉的，所以在上部的頭他就會形成缺血，那缺血若缺的很嚴重，血管就收縮，原本這麼寬的就變這麼小了，所以就出現頭痛，像這種比較嚴重，所以六十日乃會好，那六十日剛好一個週期，六十日我們叫做甲子，六十日為一甲子，就是一甲子的日，如果是年，一甲子就是六十年，六十日就是一甲子的日，甲子是指六十，那六十天乃會好。

「若溺時頭不痛者，淅淅然者」，那如果尿的時候不頭痛，而且是淅然的，同樣的他尿的時候不頭痛，小便的時候氣血往下拉，但是他不會頭痛，所以他血管沒有收縮，但是「淅淅然」就是被水淋到的那種感覺，冷阿，所以突然涼一陣，我們有些人小便會加冷筍（台語），頭沒有痛，但是會怕冷加冷筍（台語），那這個幾天才會好？四十天，「四十日愈」。

「若溺時快然，但頭眩者」，小便的時候很順、很順暢很快來，但是頭有點暈眩，這只是有點虛而已，因為是稍微虛，所以二十日就會好了。頭眩的，就目黑，頭目黑，就氣血暫時性的不足而已，氣的不足，所以這個二十天會好。

經由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尿的時候頭痛的，牽涉到血寒，血管的收縮，所以六十天才會好，這是比較陰的；那尿的時候不頭痛，血沒有問題，反而淅然者是什麼？寒的問題，就是氣比較冷的關係，那是四十日愈；那如果尿的時候很舒服，頭有點眩，是氣血稍微有點不足，這個又更輕，所以他二十天就會好，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是比較陰的部分，陰的部分的，我們把它看成三等份，比較陰的，這裏要六十日；有一點冷到的那種感覺，這是四十日；那比較表面，有點虛的這就是二十日，所以利用這樣我們可以判斷病愈的時候。

百合病這邊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就是說如果你牽涉到血的問題，這一種要六十天好，那如果是牽涉到什麼？寒的問題，因為其實這邊都包含什麼？虛寒，這只是虛寒，這多了一個寒，這邊呢，血不寒，就只有氣的虛寒而已，這也是氣虛，這邊呢，氣血都虛寒所以六十天，這邊寒去掉了只剩一個虛而已，所以二十天好，所以我們在治病我們就可以知道，如果是一個虛的人，我們可以判斷大概二十日我們可以把他治好，如果這個人有虛寒，我們要幾天？要四十天，如果這個人血又虛又寒，外帶氣又虛又寒，請問要什麼？那要六十天。

那我們再來看，「其證」就是有些症狀，因為血供應的不足，脈微數是血供應的不足，所以在有時候還沒有病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了這個人懶懶（台語）不想吃東西，就是未病，還沒有病，但是就可以預先見到了。就開始出的症狀，那或者是整個都完成了，這些病、病情都有了，所以「或病四五日」，病了四五日這些症狀才出現，所以他的症狀很有意思，就是說，這邊要逗點，「其證」他的症狀還沒有病就可以看見了，有這種情形，他還沒有病，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症狀，那有些是要病了四五天，我們才可以看到他的症狀，那或者是病了二十天或一個月，有些是病了二十天一個月，才稍微有點看到了，那這個我們要怎麼去治療？一樣就是要各隨其證而治之，因為他病侵犯很廣，五臟六腑，主要因為他是跟心有關係，血脈的問題，所以他的範圍會比較廣。

【注】

百合，百瓣一蒂，如人百脈一宗，命名取治，皆此義也。百合病者，謂人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曰百脈即一脈也，猶言百體一體也。是蓋以周身言之也，周身之脈，分而言之曰百，合而言之曰一，故曰百脈一宗。若曰百合之病，總脈病也。脈者，謂十二脈，三百六十

五絡脈也。傷寒大病之後，餘熱未解，百脈未和，或平素多思不斷，情志不遂，或偶觸驚疑，卒臨景遇，因而形神俱病，故有如是之現證也。百脈周於身，脈病則身病，故身形如和不和，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也。百脈通於心，脈病則心病，故常默默也。如寒無寒，如熱無熱，似外感而非外感也。意欲食復不能食，或有美時，或聞食臭，有不用時，似裏病而非裏病也。至脈數、口苦、小便赤者，是鬱結之熱，雖侵裏而其熱未甚也。方其初病之時，醫者不識，誤為表裏之病，以藥汗下之，故劇吐利也。雖劇吐利，不變諸逆。若有神靈，身形如前之和，而脈則比前微數，故其勢即不能遽進，不覺加甚，而亦不能速愈也。試以緩愈之期，約略言之，重者不過六十日，輕者不過二十日，輕重之間者，不過四十日可愈也。然愈必以每尿時頭痛不頭痛，惡風不惡風，快然不快然辨者，以經脈之邪，莫不由太陽而愈也。頭痛惡風，是其經之候也；尿時快然，是其腑之徵也。其證或未病而預見者，其證指百合病等證言也。未病，言未病傷寒病也，猶言未病傷寒之前，而預先見百合欲食不食等證也。或病四五日而出，謂已病傷寒之後，而始見百合病證也。預先見者，是先有情志不遂，偶觸驚疑而召病也，或病二十日或一月才見者，是因傷寒病後而才見也。故曰「各隨證治之」也。

【永諸按】

他吳謙的注還不錯，他說「百合之病」就是脈病，那這邊我們剛才字義都有做一些解釋，吳謙這邊講說「方其初病之時，醫者不識，誤為表裏之病，以藥汗下之，故劇吐利也」，他完全沒有去做任何治療，他只是給他吃藥而已，所以他這邊講的太多了，引申太多了，什麼汗下之，不是，他給的就是根據一些血液分布問題的藥，那因為脾胃氣血比較差，供給不足，

所以他一喝下去不能承受所以才會出現吐利，他並沒有說他用汗藥或是下藥去下他，而且前面的症狀也不是，所以吳謙這邊寫過頭。

然後他這邊又講「重者不過六十日，輕者不過二十日，輕重之間者，不過：」。這個其實剛才也有講，他的重呢，我們之前講的重是因為什麼？他已經到比較深處，是血虛，有寒，所以才導致的痛，頭那邊的血虛有寒，所以這個才會痛，這個要六十天，如果只是氣虛的寒呢？他要多少？四十天，因為他尿了以後他就會一個「淅然」，就是突然加冷筍（台語）的感覺，那如果是純粹虛的呢？這就是尿了一下有點暈眩的感覺，暈眩，不會嘎拎順（台語），只有虛而已，這個就比較輕，所以二十日，從這邊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如果是虛的我們可以預測二十日，如果有個患者患這病，他是虛跟寒的，我們可以預測大概治療四十日可以好，那如果這個患者已經牽涉到血虛的寒，那我們要治多少？六十天才會好。那「尿時頭痛不頭痛，惡風不惡風」是他表現的症狀，因為整個氣血往下拉所導致的。

那「莫不由太陽而愈也」也不是齣，他並不是說他是要由太陽而愈，如果這樣的話每個都用太陽病的方証去，可是百合病他不適用太陽病，不是太陽的方証。

那「頭痛惡風，是其經之候也」，那不是，是因為尿的關係導致的，不是他的經。「尿時快然，是其腑之徵也」這都有點太扯了，都牽扯到那邊去了，那「其證或未病而預見者」其證是指百合證沒錯，那未病呢就是還沒有病百合，就有些百合病的病症在還沒有完全看出百合病的時候他就會顯現了，那這叫未病，吳謙又把它衍生什麼？「未病傷寒病也」，這根本完全沒有講到傷寒就把他「未病傷寒病也」，這不對。不是什麼「未病傷寒之前，而預先



見百合欲食不食等證也」這不是的，「：四五日而出」，也不是說已病傷寒之後，始見百合病，那有百合傷寒一起的？這不是，所以他這邊都把它衍伸過頭。

【集注】

李彭曰「《活人書》云『傷寒大病後，氣血未得平復，變成百合病。今由百脈一宗，悉致其病觀之，當是心、肺二經之病也』，如行臥、飲食、寒熱等證，皆有莫可形容之狀，在《內經》解侏病似之。觀篇中有如神靈者，豈非以心藏神、肺藏魄，人生神魄失守，斯有恍惚錯妄之情乎？」又曰「《內經》云『凡傷於寒，則為病熱』。熱氣遺留不去，伏於脈中，則昏昏默默，凡行臥、飲食、寒熱，皆有一種虛煩不耐之象矣」。

【永諸按】

李彭他這邊有講「《活人書》云『傷寒大病後：』，一般我們生病，不一定要傷寒，如果病過於勞累，勞久，長時間的積勞，導致那邊的脈微數，有些人瘦巴巴的，其實我們不可以認為他是虛勞，其實他也有可能就是百合病，因為是脈的問題，如果有些病我們用虛勞的方去治，結果病人並沒有特別好，或是服了虛勞的藥，吃了就拉肚子，大拉肚子，劇吐利嘛，因為那些人它沒辦法去承受食飲，所以我們這時候就要考慮它是百合病，所以不一定要傷寒大病後，那「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他說心、肺二經之病，不是喔？其實是整個都是「百脈一宗」，當然就是心啊，當然心會影響到肺啦，心如果有熱，心會去克肺嘛，心病會傳脾，傳肺嘛，就像治肝之病必先實脾一樣，所以心一定會影響到肺，所以這邊也有用一些肺的問題，然後《內經》有一個叫解侏，這個病，他覺得滿像的。那「如有神靈」呢，一篇中

有如神靈者」就是什麼？心藏神，因為他已經告訴你神嘛，不是肺藏魄，所以他硬要把它牽扯到肺，這是不妥的。

那《內經》內我們只要傷寒就病熱，就是這個，這個寫的不錯，熱氣遺留不去，不一定要傷寒啦，就是說我們只要病到熱病，或是說虛勞的一些病，導致身體血脈的津虧，像是現在人長期熬夜熬到最後就真的有可能病百合病。一般像這種除了是虛勞也有可能病百合病，熱氣一直在脈中，所以就昏昏默默，現在很多人有些都會把到脈微，然後又數的脈，這個就是百合病，所以以後我們從這個脈還有看到他吃，不吃，或其他的一些見症，我們就從百合病來做一些治療。

沈明宗曰「若邪淫於胸中，連及上脘，則意欲食，復不能食；走於肝腎，故常默默；流入脾胃，故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邪不在胃，飲食或有美時；壅抑胃氣，則聞食臭；流於膽則口苦；流於膀胱則便赤。以上諸證，非一齊並見，皆移易變動而見也」。

【永諸按】

那沈明宗呢？「若邪淫於胸中」，其實他這一個病是一個本身脈的病，所以「復不能食」這些都把它講說邪，這個都不太對。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為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為逆。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百合病，顯現於陰的，用陽法來救之。顯現於陽的，以陰法救之。顯現陽卻攻陰，再發病人的汗，這是錯的治法。顯現陰卻攻陽，於是再攻下之，這也是治法的錯誤。

【永諸講解】

好，我們繼續來看第二個，百合病，如果表現在陰的，要用陽的法，陽法來救之，如果表現在陽的，「見於陽者」，出現在陽的，那麼就要用陰法來救之，那見到陽，進去攻他的陰，又發它的汗，這個就是逆。如果見到他的陰，去攻他的陽，又再攻下，這個也是錯（逆就是錯誤的字）。我們來講一下，比如說見於陰者，顯現陰的。陰有包括什麼，比如說他有裏、寒，那我們用陽法來救他。陽法是什麼？比如說她有裏寒，那我們就用陽。陽是什麼，陽是熱的，就溫裏來救他。如果看到的是陽的，顯現是陽證的，比如說發熱、燥熱，那一類的，那我們就用陰法，陰法就是滋潤、柔養來幫助他。這叫做「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那後面的見陽攻陰，我們見到他是有陽病在表，其實跟傷寒一樣，見到他是有陽病在表，這不是用陰法，她病是在陽，我們卻攻他的陰。見到陽，比如說她有發熱，惡寒這些，他是陽證，那其實應該要先怎樣，應該要先發汗，應該要這個先發汗，先解表再救裏。那他反而先攻什麼，先攻陰。所以次序錯了，因此就逆了，逆就是相反，倒回去了。同樣的，你有見到陰，比如說她有裏實證，裏實證要什麼，這要先攻下。然後呢，如果有陽證呢，再去治療陽。比如說裏面有大便硬，那你應該要先攻下，你反而先攻陽，先

發汗，裏面都已經是燥屎了，你又去發汗，那大便會更硬，所以這次序錯誤，這個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見到陰呢？一樣跟傷寒的方式一樣，先攻下，有裏實先攻下。如果有陽證再去救陽。如果是他有利或是其他的，不過在這邊呢？它就是百合病，他如果進到陰病，比如說裏實，我們就先攻下，那攻下以後，若是還有陽證，再攻陽，同樣的這個也是，百脈都有病，所以他可能全身上下都有病，那看到什麼就處理什麼，不要是要攻下，卻反而用發汗的，像這個也是逆。

這句講的就是這樣，跟傷寒的治法是一樣。有表證，先發汗，要先發汗，不可以先什麼，先攻下，攻下就是逆了，治療錯誤，所以這個逆是只先攻陰，後發汗，這個是逆的。那，同樣的，先攻陽後攻下，這個也是逆的，所以她講的是這個意思。

【注】

此承上條以明其治也。百合一病，難分陰陽表裏，故以百合等湯主之。若病見於陰者，以溫養陽之法救之；見於陽者，以涼養陰之法救之。即下文見陽攻陰，或攻陰之後，表仍不解，復發其汗者，此為逆。見陰攻陽，或攻陽之後，裏仍不解，乃復下之者，此亦為逆也。

【永諸按】

好！這個呢？吳謙就有講了，如果「病見於陰者，以溫養病之法救之」這個是對的，就是陽法。「見於陽者，以涼養陰之法救之」，這個是陰法，這沒錯。那下文呢？「見陽攻陰」，這個就是見到陽，便不可攻它陰。見陽呢？就要先發汗，先解表，那你攻陰就錯了。那「見陰攻陽」，你看到陰應該要下之，然而你卻去攻陽發表，這也是錯的，所以這也是逆。所以

吳謙他這邊講是錯的，講的不對，並不是說「攻陰以後，表仍不解，復發其汗，此為逆」而是說，你見到陽，你就跟傷寒的方法一樣，你就先發汗，病在表嘛，表這些都屬於陽，因為陽是在最外面，用汗是最快的。我們如果把身體區分陰陽，這是體表為陽，這是內部為陰，所以我們治病要選最快的途徑把邪氣排出。如果這邊陽有問題呢，我們先發汗，那裏陰有問題，我們再下之。因為以這個為主，那如果，陰有問題呢，因為它顯現是陰的病嘛，我們先什麼，這邊是比較快，用攻下的，所以他是講說，如果現陽的話你要先發汗，然後再去攻陰，那同樣的，如果現於陰者，你要先攻下，先下之，然後再去攻陽，跟傷寒方法是一樣的。

【集注】

徐彬曰「《內經》所謂『用陰和陽，用陽和陰』，即是此義。故諸治法，皆以百合為主。至病見於陽，加一二味以和其陰；病見於陰，加一二味以和其陽」。

【永諸按】

這邊講的「用陰和陽，用陽和陰」，這是指那個治法啦，一般「用陰和陽，用陽和陰」，這個叫正治，就是你如果是寒，那我們就用熱。那如果是熱，我就用寒，這就是用陰來和陽，用陽和陰。

李彭曰「百合病多端，數條之法，亦說不盡」。

【永諸按】

那李彭說「百合病多端，數條之法，亦說不盡」，那有解釋跟沒解釋一樣。

百合病本來就多端了，因為他牽涉到血脈的問題。我們血脈通行出現了問題，所以才叫百脈一端，百脈一宗，悉治其病。

沈明宗曰「此治百合病之總要法也。微邪伏於營衛，流行而病表裏，當分陰陽以施救治可也」。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百合病，沒有經過發汗，吐，攻下，病形如最初的，百合地黃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我們再來看，那百合病剛發的時候呢，百合病沒有經過吐、下、發汗，就是它原本有病，什麼都沒有去動。那後面有的條文就是因為他有經過吐、有經過下、有經過發汗，那導致的相關變證，他的治療呢就不太一樣。百合病剛開始的病形呢，跟最初的開始是一樣的，那我們就是用百合地黃湯來主治他。

百合的治療作用呢？百合一般是用在什麼呢？之前不是有講嗎？他脈有微、數，微是陰陽氣虛，數是血熱，所以這邊告訴著我們，氣虛又有血熱，就叫做氣血虛熱。那我們用什麼？用百合。百合用來治療什麼？因為百合它色白，所以用來治氣。是什麼的氣呢？是整個脈的氣，脈的氣的虛熱，脈氣的虛熱，所以百合治脈氣的虛熱。那地黃呢？就來治脈裏面血的虛熱，脈血的虛熱。

那一般百合在整個氣的虛熱，譬如肺氣的虛熱，肺的氣也是由脈來給的，所以百合都可以治療。所以只要是脈裏面氣的虛熱，導致五臟氣的虛熱，那都可以用百合。百合主要是除氣的虛熱為主，補氣虛的效果沒有人參那麼好，這是他跟人參的區別。總之，百合去脈虛熱的效果比較強，那補氣的效果比較弱。

百合其實味是苦的，我們現在吃的百合，其實都是種植改良過的，所以比較不會苦，那真的百合是蠻苦的，所以苦入心。那它的形狀是聚集起來的，一瓣一瓣聚集起來的，他其實就像一個心。你看百合的形狀，像不像心？心臟有瓣膜，分成四區，所以呢他就像心。其實百合跟蔥蒜，樣子也差不多。我們蔥蒜，其實都是用在心氣的問題。但是蔥蒜和薤白的那類呢？薤白就是小蒜啦！薤白也是治療心氣的堵，百合是治療這個虛。百合治虛，虛熱，然後薤白呢？治實，治療心氣的實。所以胸中悶痛，背痛徹心，我們就要用薤白。那如果是虛的呢？我們就要用百合，這兩個相對，大家現在把他記起來。那這邊用生地黃不用熟地黃，因為地黃熟了以後，陽少陰多，且助血熱，失去了他走的力，只能滋陰，不能除血熱，所以我們是這樣來用生熟地黃的。

【注】

百合一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是謂其病遷延日久，而不增減，形證如首章之初也。以百合地黃湯，通其百脈涼其百脈。中病勿更服，恐過服生地黃，大便常如漆也。

【百合地黃湯方】

百合（擘，七枚），生地黃汁（一升）。

上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常如漆。

【《桂林古本》】

【百合地黃湯方】

百合七枚，生地黃汁一升。

上兩味，先洗煮百合如上法，去滓，納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當如漆。

【永諸按】

這邊是用泉水兩升。因為泉是屬於陰中之陽，從地下湧出，所以泉水本質為陰又帶有動力，也就是走的性，能行百脈。泉水因為陰的性多，所以它也是有清熱的作用。那煎取一升，去滓，首先洗百合，把白沫洗出來，然後去滓，納地黃汁。分溫，分成兩等分，溫服。把一



升五合的藥汁，分成二次服。「分溫」，這個溫就是指我們吃藥時要把藥用溫。「再服」是兩服，所以一服大概是七點五合，大概七分滿、八分滿的碗。那「中病勿更服」，中病呢？當你看到它虛熱有些減退了，那就不要再服。再服的話呢，他說大便會常如漆。因為你吃下去，生地黃其實它吸收是很夠了，因為夠了，沒那麼虛了。我如果身體是虛的呢，藥可以進去。當身體這邊已經開始實的時候，你給的藥有時候進不太去了，所以會進不去停留在腸胃道的空腔內，就從腸胃道排出來。所以這邊才會講「大便常如漆」。中病如果再服的話，大便會常如漆。

【集解】

程林曰「百合花葉皆四向，故能通達上下四旁，其根亦眾瓣合成，故名百合，用以醫百合病也，有以夫」。

【永諸按】

程林解釋百合說「花葉皆四向」，然後他的意思就是說百合花葉皆四向，大家有沒有看過百合花，百合花俗稱喇叭花，就是長這樣，當然有時候我們要看一下百合花，所以花葉，葉也是這樣像這樣輪狀的，所以能「通達四旁」，其實這跟血脈有像。

那「眾瓣合成」，所以叫做百合。那用百合來治療百合病，那大家知道百合病就是一個脈的血氣虛熱的病，那脈氣虛熱我們用百合，脈裏面的血的虛熱我們用什麼？生地黃。

高世栻曰「百合色白味甘，手太陰之補劑也。其花晝開夜合，如氣之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司開闔，以行榮衛和陰陽」。

【永諸按】

那高世栻呢？他說「百合色白味甘」，百合花色白，但它的根莖的味是苦的啦。他說是手太陰的補劑，其實應該說是手厥陰的瀉劑，也就是手厥陰心包的瀉劑，百合它有瀉也有補啦，但是清熱為多，補虛比較少。

那「花晝開夜合」，晝開夜合所以它能行陽，它不怕熱。晝開呢，就是它不怕熱，那夜合呢，就是它關起來，它不喜歡陰，所以它不怕熱，但是怕冷，所以它可以清什麼？清熱。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百合病，變發熱的，百合滑石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百合病，如果變發熱者，「變」就是慢慢導致，比如說我們人的生長，從年輕，然後慢慢變老有沒有？這是一個過程，所以慢慢出現發熱了，那我們就用什麼，百合滑石散主之。

因為沒有牽涉到血的虛熱，主要因為發熱是一個陽的過程，就是說百合病越來越好了，它的熱呢是往外走的，血也不虛了，所以它不用地黃了，因為血已經沒有虛熱，血熱已經慢慢不見了。主要是因為發熱是一個陽的過程，熱開始往外發，表示血慢慢恢復了，血已經恢復了，所以陰慢慢有了，把陽慢慢往外推出去，陰中的熱慢慢推出去了，所以變發熱。像這種熱跟傷寒的熱不太一樣，傷寒是外因是體熱不得散，百合病是內因，是內部的陰虛所致。主要用百合滑石散來治，百合是清脈氣的虛熱？因為已經沒有血的虛熱，所以他不用地黃了，這裏告訴我們血已經恢復了，就是百合病慢慢已經變好了，然後變成屬於氣虛熱所致發熱的陽症。那麼我們就用什麼？百合，去清什麼？他氣的虛熱。然後呢再用什麼？滑石，因為它有一些熱，你看百合沒辦法清掉的時候，因為百合是清虛熱的，那其它的熱我們用什麼？滑石。滑石讓熱從小便去，為什麼用滑石呢？因為你看豬苓湯，豬苓湯是不是心的熱？少陰病，包括黃連阿膠湯，他們是一樣的，這都是少陰病，所以滑石可以把心氣的熱或血脈的熱從小便排出，因為本來是虛嘛，而心氣虛其實不適合發汗，發汗會耗掉心氣嘛，對不對？心氣虛不適合發汗，那它的熱呢怎麼辦，既然心氣虛不能發汗，我們先用百合補，然後讓它從腎那邊排出去。從腎那邊有個好處，它可以用少量的水，來排大量的熱，主要因為水在腎還會再吸收嘛，所以可以用少量的水，清掉大部分的熱，少量的水清大部分的熱，這樣就比較不耗氣，因此有些造成心氣虛的暑熱可以用豬苓湯來治療，後代六一散治中暑的想法也是如此。那這裏的豬苓湯為什麼用滑石用阿膠？原因在於他用阿膠是表示腎那邊還有一些什麼熱，血的虛熱。那滑石呢，是直接從腎那邊把一些血脈的熱從腎那邊排掉的。同理我們也可以了。

解，如果我們說麻黃湯是把表的鬱熱從外散的話，那滑石就是把血脈的一些熱和心的熱呢，從腎那邊排掉。而且又比較不去傷到什麼？傷到心的陰、心的氣，因為發汗會傷心氣。所以像這種百合病變發熱的，我們就不用那個陽中之陽法的發汗，因為他不是氣中之氣的問題，反而我們就要直接用陽中之陰法的利小便，因此在這邊是用滑石。到這邊，我們知道百合的作用，滑石我們也知道了。

【注】

百合病，如寒無寒，如熱無熱，本不發熱，今變發熱者，其內熱可知也，故以百合滑石散主之，使其微利，熱從小便而除矣。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炙，一兩），滑石（三兩）。

上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當微利，則止服，熱則除。

【《桂林古本》】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兩（炙），滑石二兩。

上二味為散，飲服方寸匙，日三服，當微利，熱除則止後服。

【永諸按】

「上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方寸匕」就如同邊長一寸正方形的匙。「日三服」就是在白天的時間吃三次。

「當微利，就止服，熱則除」，微利就是小便有點不順，百合病是氣血虛熱，小便比較不利，所以吃了滑石以後，小便開始有一點通利，當通利了就不要吃，因為代表熱已經除掉了。

【集解】

高世栻曰「滑石亦名液石，又名栳勞石，石之脂膏也，主治身熱，泄，利小便」。

【永諸按】

「滑石亦名液石」，夜間的水，「又名栳勞石，石之脂，主治身熱」，這個身熱是從那裏瀉掉的？是從小便瀉掉的。用滑石的目的是為了保留脈裏面的水，所以豬苓湯用滑石的目就在這邊。同樣地我們再來看，百合病如果一個月都沒有好，它會往那邊走呢？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桂林古本》】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不差，栳萸牡蠣散主之。

【永諸譯】

百合病，一個月不解除，變成口渴的，百合洗方主治之。若是沒有比較好，栝萸牡蠣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我們再來看「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百合病如果一個月都沒有好，「不解」，就是症狀沒有解除，而且慢慢變成口渴，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他的熱慢慢往那邊走？因為出現了口渴的症狀，所以是往「胃」。之前的條文他是變發熱，所以我們讓他從小便去除。那現在是變成渴，口渴就是津液的不足，從胃那邊導致的，然後他是用什麼「百合洗方主之」。那「百合洗方」就是用百合的浸液去洗外面的熱，以水浸百合之液來洗身，那洗完了以後吃餅，餅不要放鹽豉，因為鹽豉呢，會使血液變乾變熱。我們知道鹹勝水，他已經是血氣虛熱了，那心氣也是不足，所以不可以吃鹽。由這條文我們也可以知道百合病的患者呢，要禁鹽，禁吃鹽，同理可知血氣虛少的人，也要禁鹽。反之，血液中濕重的人，可以用鹽來幫助去濕。

那其實《桂林古本》的條文是「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不差，栝萸牡蠣散主之」。他這邊講的是百合病如果變成渴的，我們先用百合洗方先洗洗看，也許這口渴是表部氣虛熱所造成的，因而在古代呢，如果可以外治，我們就外治，如果外治不行的話，我們再使用內治，故「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先洗。那如果沒有好的就用栝萸牡

蠟散，這部份在《金鑑本》把他用成兩個條文，另一條就是「百合病，病不瘥者，用後方主之」，其實後方就是什麼，就是用栝蒌牡蠣散。

我們現在來看裏面的藥物，栝蒌根跟葛根有什麼不一樣的，葛根是通補肌肉的津液，那栝蒌根是直接補三焦、淋巴的，它藉由補三焦內的液體，為什麼可以知道栝蒌根是補三焦淋巴液呢？因為在小柴胡湯證，如果說口渴，去半夏加栝蒌根，所以我們知道栝蒌根可以補三焦的氣津、氣陰。所以百合病若是口渴的話，表示胃那邊三焦的氣津不夠，所以用栝蒌根來補它。那牡蠣呢？牡蠣牠是用來做什麼，因為若是口渴的話，牡蠣可以收斂腎陰。我們知道生長在海裏，那海水是鹹的，所以牡蠣是屬於腎，因此牡蠣牠可以收斂腎津以減少耗損，不然你這樣喝了以後，小便又尿掉了，都不會有補足的時候，所以用牡蠣來收斂一些汗和尿，像有一方叫做「牡蠣澤瀉散」其實也是這樣的意思。用牡蠣還有一個原因，主要在津虧的時候，津液容易結痰，在上、中、下的三焦的淋巴部份。若是從中焦到上焦出現這些熱結的痰的話，一般用是用什麼，用半夏。然後兼用黃芩，把這個地方的熱清掉。若是下焦的部份該怎麼辦呢？在這條文這邊就告訴你，下焦這邊用牡蠣。牡蠣可以去掉這邊的熱，可以去掉這邊的結痰。

栝蒌牡蠣散的栝蒌根是直接補三焦，整個三焦的津液都可以補進去，補進去然後要去掉這些結在內的痰，故用牡蠣，這也是用牡蠣的目的，方劑上做成散，因為百合病所造成的部位廣泛，故取散的分散力來治療。

【注】

百合病本不渴，今一月不解，變成渴者，外以百合湯浸洗其身，通表瀉熱；內食煮餅，勿以鹽豉，不致引飲，而渴自止也。

【百合洗方】

百合（一升）。

上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餅，勿以鹽豉也。

【《桂林古本》】

【百合洗方】

百合一升。

上一味，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餅，勿以鹽豉也。

※百合病，渴不瘥者，用後方主之。

【《桂林古本》】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不差，栝萸牡蠣散主之。

【永諸譯】



百合病，一個月不解除，變成口渴的，百合洗方主治之。沒有較好，栝萸牡蠣散主治之。

【注】

與百合洗身而渴不瘥者，內熱盛而津液竭也。栝萸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蠣鹹寒，引熱下行也。

【栝萸牡蠣散方】

栝萸根、牡蠣（熬，等分）。

上為細末，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桂林古本》】

【栝萸牡蠣散方】

栝萸根、牡蠣（熬）各等分。

上兩味，搗為散，白飲和服方寸匙，日三服。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桂林古本》】

百合病，見於發汗之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永諸譯】

百合病，顯現於發汗後的，百合知母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百合病，這次又不一样了，百合病發汗後，你看他剛開始治療沒有用百合地黃湯去治，反而去發汗，造成表氣更虛。我們知道氣津的來源是胃、胃腸，在百合病裏，我們又不喜歡那種太過寒涼的石膏，會造成整個胃都不動，因為病者本身胃血流已經不是很好，所以他沒有胃口特別好的問題，反而是出現胃津不足的問題。我們知道有火但水不足也不能煮好飯，所以像有些胃津不足，不會覺得口渴，也不會覺得餓，那又因為你發汗以後把整個津液都拉出去了，所以造成胃津的不足，故用知母。知母本性黏稠可以補胃的津，清胃的氣熱，我們可以吧知母當作是一個冰塊，當這胃的虛熱遇到知母以後，就會把這類似冰塊的知母融解，就會產生很多的水，所以百合知母湯是利用這樣。所以我們在用知母在於不是非常熱的補津不要去用他，一定要有熱，熱性的，我們要補胃津，我們就用什麼？知母，他就融掉了。那百合去補三焦的虛熱。

那發汗呢？發汗會傷到什麼，會傷到心之液，也會傷到血中之氣，所以他是用知母來補血中之氣。百合病誤用發汗，就用知母來補血中之氣。那知母為什麼有這種性呢？因為知母的質是比較黏稠的。

【注】

百合病不應汗而汗之，不解者，則致燥。以百合知母湯主之者，清而潤之也。

【百合知母湯方】

百合（擘，七枚）知母（切，三兩）。

上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去滓後合和，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永諸按】

在煎煮上，同樣是把二者分開煮，再合起來，然後二者用的都是以泉水，為什麼用泉水呢？因為泉水的性寒涼，本質在地下，亦屬陰，故取其寒、涼來清虛熱。

總之，百合病是攻下以後，傷到陰部的津，陰部津虧會產生熱。而且攻下除了傷到津，也會傷到血。所以百合病攻下就傷到了下部的氣跟血。

【《桂林古本》】

【百合知母湯方】

百合七枚，知母三兩。

上二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另以泉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煮知母，取一升，去滓，後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桂林古本》】

百合病，見於下之後者，百合滑石代赭湯主之。

【永諸譯】

百合病，顯現於攻下以後的，百合滑石代赭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我們在治療上，若是用攻下，會把氣血都往內拉，然而表部與裏部有橫隔阻礙，所以會先傷到裏部陰部的津液，所以陰是更少了。那陰更少又產生虛熱的百合病，要怎麼去做呢？我們用滑石，滑石我們剛剛有講過，它在腎這個部分，可以用少量的水清掉一些熱。代赭石其實是作用在腸胃道，像旋覆代赭石湯，它可以降燥熱的血的上逆，因為它攻下以後整個氣血瘀在腹腔的下部，上不太去，所以腹腔的上部就形成燥熱，燥熱會沿胃絡上衝，形成噫氣不除，這時就用代赭石。

【注】

百合病不應下而下之，不解者，則怯中，以滑石代赭湯清而鎮之也。

【永諸按】

吳謙的注釋說「百合病不應下而下之，不解者，則怯中」，這個跟怯中沒關係，他可能看到滑石跟代赭石，他就覺得是用滑石跟代赭石來鎮靜安神。其實並不是，我們之前有提到滑石是可以保留心之液，然後把心的一些氣分的熱從小便導出去。因為腎有再吸收的作用，所以耗損的津液很少，若是像我們發汗的話，汗出去以後，就是完全的耗損，故用從小便清熱的方式，可以比發汗的方式，耗損較少的津液。同樣的，方內還是有百合，百合是治療氣的虛熱，因為沒有牽涉到血，所以地黃就不見了，百合病之所以會造成是因為脈裏面氣跟血都虛，所以導致了熱，在之前的條文中的脈已經告訴我們它是微數的脈，所以用百合來清氣的熱，治療氣的虛熱，用生地黃來清脈內血虛的熱。而生地黃有時候因為血沒有虛熱的話就不需要用了。這邊因為攻下以後耗損的是氣，因為氣是脈的在外面，而血在脈內，所以氣的耗損是最多的。在人體生理上，血管內是血液，而周邊的則是組織液（氣），所以不管是攻下或是發汗，所傷的都是氣。那要如何把氣固住？所以在這百合病裏百合是一定要用的。滑石剛才講過，代赭呢？代赭石是紅紅的，我們在那邊有碰到呢？在旋覆代赭湯裏面有看到的，代赭石湯是來收斂胃的血的。代赭石色赤，收澀血，主要是避免攻下以後，氣損及血，當外面的氣少很多的時候，血就會流出，就像哭過頭，最後就會出現血淚，這意思是一樣的。代赭石講簡單一點就是抑制血液的滲出去和治療血的上衝，因為攻下以後氣這邊的不足，所以我們要抑制這邊的滲出去，所以用代赭石把血收澀。他的治療方式「上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也是用泉水，滑石代赭湯的代赭石的作用是在這邊的。

【滑石代赭湯方】

百合（擘，七枚）滑石（碎，綿裹，三兩）代赭石（碎，綿裹，如彈丸大一枚）。

上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後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溫服。

【《桂林古本》】

【百合滑石代赭湯方】

百合七枚，滑石三兩，代赭石如彈丸大（碎綿裹）。

上三味，以水先洗煮百合如前法，別以泉水二升，煮二味，取一升，去滓，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百合病，吐之後者，用後方主之。

【《桂林古本》】

百合病，見於吐之後者，百合鷄子黃湯主之。

【永諸譯】

百合病，顯現於吐了以後的，百合鷄子黃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百合病，見於吐之後者」，吐跟胃有關係，所以他會傷到什麼？我們之前有發汗，然後用知母，因為他是從胃一路拉上去到毛孔處排出，故用知母，與白虎湯的汗出多用知母是一樣的。吐的話和發汗所傷的胃津不太一樣，吐從胃處而汗是從毛孔，一屬陰，一屬陽，吐傷胃陰部之氣，汗傷胃陽部之氣，故二者的治療方式是不太一樣的，在這裏胃陽部之氣用知母，胃陰部之氣，用雞子黃。在這條文我們用什麼？一樣的，百合還是存在，因為他本身就**有百合的問題**，那吐了以後，傷到胃陰部之氣，這氣是從心來的，因為火生土，所以用雞子黃。「見於吐之後者，用百合雞子黃湯」，用雞蛋蛋黃，這個跟黃連阿膠湯是一樣的，用雞子黃來養心的陰，心的氣和養胃陰部的氣，因為他們都因吐而耗損掉了。所以從這邊我們就可以知道，百合病如果發汗後我們就用知母來補胃陽部的氣，用百合知母湯來治療它。如果是吐我們就用什麼？我們就加雞子黃來補胃陰部的氣，用百合雞子黃湯來治療它。如果用於下之後的我們就加滑石代赭石，這樣因汗吐下所導致的百合病我們都講完了。沒有變化的先用百合地黃湯，變發熱，因為他有可能氣開始熱起來，慢慢往陽證走，他是發熱的，他是往外面走的，那我們就是用百合滑石。那如果是變口渴的呢？我們就用栝萸牡蠣散，或者是用百合去洗。這樣我們整個百合病就講完了。

【注】

百合病不應吐而吐之，不解者，則虛中，以百合雞子湯清而補之也。

【百合雞子湯方】

百合（擘，七枚）雞子黃（一枚）。

上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雞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桂林古本》】

【百合雞子黃湯方】

百合七枚，雞子黃一枚。

上二味，先洗煮百合如前法，去滓，納雞子黃，攪勻，頓服之。

※狐惑之為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於喉為惑，蝕於陰為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啞，甘草瀉心湯主之。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蝕於肛者，雄黃熏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狐惑所造成的病，病狀像傷於寒，默默的想要睡覺，眼睛不能閉，躺下站立都不安穩。侵蝕喉部的是惑，侵蝕陰部的是狐。不想吃飯，討厭聞到食物的味道，病人的臉及眼睛有時紅，有時黑，有時白。侵蝕上部的則聲音沙啞，甘草瀉心湯主治之。侵蝕下部則咽喉乾，苦參湯清洗患部。侵蝕肛門的，用雄黃薰之。

【永諸講解】

我們再來看狐惑，首先來看狐惑的字義，狐，我們講狐疑嘛，就告訴我們狐狸生性多疑，警戒心很強，而且出沒不定，所以狐就告訴我們這個病四處跑的位子蠻奇怪的，會讓人家狐疑。惑呢？疑惑，就覺得這個病人發病的位置很奇怪，像有些會讓人以為是性病，認為這個病人的私生活不檢點。其實狐惑病據考證，跟現在的白塞氏病蠻像的，因為它的位子蠻奇怪的，有時候在嘴巴，有時候在陰部，所以是蠻令人疑惑的，會招致額外的想像，以為說這個人是不是得了性病或什麼之類的，所以大家都狐惑，就是這樣來的。

那狐惑的病狀是怎樣的呢？首先，「狀如傷寒」，它的樣子像傷寒，形狀像傷於寒，因為傷寒是表受寒扼，所以體內的熱出不去，身內就像在夏天，如同小孩子發熱一樣，沒有精神，懶懶散散的，很想要睡覺，就是「默默欲眠」，靜靜的想要睡覺。「目不得閉」，眼睛想閉卻閉不起來，因為面目內熱的關係，所以後面才會有一面目乍赤乍黑乍白」。

那「臥起不安」，不管是躺著或者坐起來，心神都不會很安定表示熱瀰漫全身，因為躺為陰，坐為陽，坐臥不安，表示陰陽都有受到熱的問題。那眼睛為什麼不得閉呢？我們眼閉要有什麼？要有陰嘛！所以這邊告訴我們，我們陽是開，陰是閉。那「目不得閉」是陰不足，

陰的問題，那陰的部分也有可能不是陰的問題，而是陽太盛了，所以導致目不得閉。同樣的，「臥起不安」這也是陰的問題，陰導致靜，陽就是動，所以「臥起不安」是陰，有可能是陰虛的問題，有可能是陽盛的問題。那「默默欲眠」，一直想要睡覺，這個呢，這個「默默欲眠」是比較偏向陽的，像人太熱了，像我們在大熱天整個人很累啊。氣都充滿外面，裏面內臟的氣血就會不足，會一直想要睡覺，所以從這邊來看，他「狀如傷寒」是屬於寒束表，熱不得外發，而積在裏面，所以是屬於陽盛的。

這個條文很有意思，由前面講的部份，我們看到後面就講「蝕於喉」就叫做「惑」的病。蝕於喉就是喉嚨被侵蝕了。「蝕」，就是蟲咬了食物。狐惑病的惑就較表示喉那邊有一個被侵蝕所形成的瘡。那「蝕於陰」呢？如果蝕的位置是在陰的話就是「狐」。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熱的緣故，熱會生瘡，《內經》有言「諸痛瘡癢皆屬於心」，心在五行上屬火。既然我們體內有熱的話，這個熱會往兩個部分跑。一般我們外傷於寒，所導致的鬱熱都是往上跑，所以頭部會發熱。而在狐惑病這裏蠻有意思的，它除了往上跑，還有往下的部分。往上就叫做「惑」，往下的叫做狐，所以稱為狐惑病。

如果我們體內的熱要往下的話，大部分都是因為有陰作為引導，因此下部的熱大部分都偏向於濕熱。因為濕為陰，有陰才能固陽嘛！有水才能把這個熱，往下導。因為水性往下流嘛，濕也是往下，所以這個熱會往下走。所以我們可以推知，濕多熱少的就會往下走，那熱多濕少的，濕熱就會往上跑。我們再來把它講一下好了，這是一個濕熱的病，如果熱多的呢，它就往上跑，如果熱多濕少就往上跑，因為陽盛嘛。那如果濕多熱少呢，它就往下跑。

「不欲飲食」，是因為消化吸收的氣機堵住啦，這個氣機堵住了。「惡聞食臭」，告訴我們脾那邊整個濕，這個跟痞症很像，腸道的黏膜充滿濕氣，所以他那邊吸收不進去了，吸不進去了，就會惡聞食臭，像去吃到飽，最後就會有這種情形，不過吃到飽是屬於食積造成的，而不是脾濕所致。

然後你再來看他的「面目乍赤」，乍赤呢？火，火燒上去，火有上炎。「乍黑」，黑的話就什麼？火燒過頭就變黑了。那白，血沒有上去就白，所以他的臉就有可能紅、有可能是黑、有可能是白，白就是他血往下走，血往下走他就變白的。

那如果「蝕於上部則聲啞」，蝕於上嘛！他以熱為主，所以聲音會沙啞，這個與少陰病咽痛用甘草湯是一樣的原理。那這邊我們用「甘草瀉心湯主之」，因為他本身就有一「惡聞食臭」，「不欲飲食」，就有點像痞症。痞症呢？是脾這邊出現下利，下利的原因是淋巴都堵在這裏，所以導致水穀精微沒辦法吸收，所以出現下利。而這個跟痞症的甘草瀉心湯一樣，因為堵在這邊，雖然沒有出現下利，但是他不喜歡吃東西，因為送不走嘛，所以不喜歡吃東西，「惡聞食臭」，這都是跟脾有關係的。那本來要清一個熱，如果是痞症，它有胃熱，胃這邊充血，而狐惑病充血位子不在胃而是在喉，更上部。治療方式因為兩者一樣病機，上面熱，下面虛寒，這個就符合甘草瀉心湯的病機，所以他用甘草瀉心湯來治療。

那如果「蝕於下部」，「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下部呢？就是陰的部分，陰的部分。他如果侵蝕在下部呢？會出現咽乾的症狀，用苦參湯去洗下部，從這條文我們可以知道，苦參是用來治下部濕熱的，另外為什麼狐惑病會蝕於上部和下部，而且兩者治法不同，首先蝕上部出現聲啞，「啞」這個字從口從夏，意思是口如同夏天一樣熱，其位置在喉，喉

中主天氣，而上為陽。同樣的，蝕於下部，則知下部有濕熱，然上部因水津不能上承，故出現咽乾，因為咽主地氣，咽為陰，故咽乾，其原因是這樣的。

蝕於下部則咽乾，用苦參來洗。蝕於下部，是因為氣血隨濕熱聚在下部，我們的氣血是從中焦開始，所以後天氣血的來源是起於中焦，因為蝕於下部，所以整個氣血往那邊走，氣血都往那邊，上面就少，所以就出現咽乾。那跟蝕於上部的不一樣，上部的聲啞，其濕熱是從胃來的，脾胃這邊的熱導致的，所以用甘草瀉心湯。同樣的，蝕於肛門，肛門也是在下部，病機都是一樣，不過治療上的藥物有所分別，屬於前陰的，我們用苦參湯來洗，所以苦參治陰部和膀胱濕熱，而不用於肛門。肛門的我們就用雄黃去薰它，雄黃是外治肛門濕熱的，屬後陰。由此來看《傷寒論》，其不論病機和方藥，其在陰陽上是很講究的，同樣的下部治法，就有前陰苦參湯，後陰雄黃熏之，兩種外治法的不同。

【注】

狐惑，牙疳、下疳等瘡之古名也，近時惟以疳呼之，下疳即狐也，蝕爛肛陰；牙疳即惑也，蝕咽腐齦，脫牙穿腮破唇。每因傷寒病後，餘毒與濕之為害也，或生斑疹之後，或生癬疾下利之後，其為患亦同也。狀如傷寒，謂發熱憎寒也。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謂其病或在陰，亦或在陽，故臥起俱不安也。此病有蟲，蟲聞食臭而動，動則令人煩心，故不欲飲食，惡聞食也。面目乍赤、乍黑、乍白，亦由蟲動交亂胃中，胃主面，故色無定也。惑蝕於上部之喉，故先聲啞，毒在喉也。狐蝕於下部之陰，故先咽乾，毒在陰也。外治之法，苦參湯、雄黃散解毒殺蟲，尚屬有理。內用甘草瀉心湯，必傳寫之誤也，姑存之。

【永諸按】

「狐惑，牙疳，下疳」狐惑就是牙疳、下疳等瘡的古名，吳謙是這樣講。其實狐惑就是濕熱而導致的病，因為病狀像傷於寒。裏面的濕熱不得解，形成的病狀大部分像傷寒一樣，但它有部分是是不是的，因為「如」的意思是大部分像。吳謙都把它放在疳病，什麼是疳病呢？疳就是甜所導致的病，因為甜會生濕，濕停身體久了，會化熱，就形成濕熱了。

吳謙說「每因傷寒病後，餘毒與濕之為害也」，條文只是說狀如傷寒，並不是說他是因為傷寒所導致的，所以他這邊只有講說「狀如傷寒」。那狀如傷寒就是會發熱，會惡寒，狀跟這個有點像。

「默默欲眠，目不得閉」，就是我們之前講的。「目不得閉」，因為閉就是要靠陰，開是靠陽，所以這個若不是陰虛的問題就是陽盛的問題，「默默欲眠」也是。「臥起不安」也是。臥起不安，能臥是陰的，因為陰主靜，能起是陽，因為陽主動，既然臥起不安，則陰陽皆有問題，所以不是陰虛的問題，就是陽太盛的問題。

吳謙說「此病有蟲」，其實並不是，這邊是沒有蟲的，吳謙之所以會這樣想，是因為病中有一「蝕」字，還有濕熱會生蟲。狐惑病的「不欲食」跟「惡聞食臭」是因為怎樣？是因為脾胃那邊的濕熱，濕傷脾，熱傷胃，濕熱這種病都會影響到脾胃，所以濕熱的病影響脾胃為多，因此病者就不想吃，然後惡聞食臭。

「面目乍黑、乍赤、乍白」，其實就是面部和目部充血情狀的表現，像面目乍赤就像甘草瀉心湯那個，胃內的熱往上衝去，你看那喝酒的人是不是這樣的呢？所以臉和眼睛會出現

紅色。狐惑因為熱上衝而蝕於喉，所以用甘草瀉心湯。那面目黑的話是熱過頭，就燒乾了、燒焦了。那面目白的原因是因為怎樣？是因為他這個氣血整個往下部走，所以蝕於下部則咽乾，他整個上面沒有血，就出現白色的，是這樣的關係，所以面目的決定是因為氣血所致的。由此可知，面目色白的話，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他就是蝕於什麼？蝕於下部。那乍赤乍黑，就是蝕於上部。

「蝕於上部」就是「聲啞」嘛！氣血來源在脾，因為脾胃這邊的濕熱往上蒸，使得喉那邊出現腐爛的情形，被蝕的情形。那下部因為整個氣血往下走，上面出現只有燥熱，因為濕熱都在下所以導致蝕於陰，而在上因燥熱，所以出現咽乾。那在治療用苦參還有雄黃，下面如果陰部是、下部是包括整個陰跟肛門，那可以用苦參來洗。那如果肛門有瘡的話，或者侵蝕到肛門，那我們就用雄黃，是這樣的。

「內用甘草瀉心湯，必傳寫之誤也，姑存之」，主要是因為對病機不了解，所以他就覺得這是錯的，其實並不是。

【注】

程林曰「《靈樞經》云『蟲動則令人悅心』，是以有臥起不安等項也」。

李紘曰「喉肛與前陰，皆關竅所通，津液滋潤之處，故蟲每蝕於此」。

【永諸按】

程林說「蟲動則令人悞心」，那個不是蟲的關係，「臥起不安」是因為怎樣？我們之前有講嘛，我們要安就必須要有陰，陰是主靜，陽是主動，所以臥起不安有陽的問題，有陰的問題。像剛剛那個面赤有沒有？面赤、面黑是因為濕熱在脾胃，他整個熱往上衝的關係，所以臥起不安。那不欲食也告訴我們他是胃腸的問題。那他們都把他當作是蟲，所以這邊就不太對。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黃芩、人參、乾薑（各三兩），黃連（一兩），大棗（十二枚），半夏（半升）。

上七味，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苦參湯方】

苦參（一升）。

水一斗，煮取七升，熏洗日三。

【雄黃熏方】

雄黃。

上一味為末，筒瓦二枚，合之燒，向肛熏之。

【《桂林古本》】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炙），黃芩三兩，人參三兩，乾薑三兩，黃連一兩，大棗十二枚（劈）。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那甘草瀉心湯其實很清楚，我們來看，主要用黃芩、黃連清上面胃的濕熱。而下面因為他脾有一些濕，那這些濕是跟脾有關係的，所以他用甘草。還有脾虛的問題，故用人參、乾薑，還有大棗來補這個脾，加強他氣的流通。那半夏是來除上面的、因為熱導致的結痰。

【苦參湯方】

苦參一斤。

上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七升，去滓，薰洗，日三次。

【雄黃散方】

雄黃一兩。

上一味為末，筒瓦二枚合之，納藥於中，以火燒烟，向肛薰之。



【永諸按】

苦參湯是用來洗，雄黃是用熏的。雄黃的組成是四硫化四砷，把雄黃點火，會產生二氧化硫，遇水氣會產生亞硫酸，所以有毒，因此一般它就是用熏法的方式來斂瘡殺菌。首先把雄黃磨成粉末，然後用筒瓦，筒瓦就像半邊竹筒狀的瓦片，二片筒瓦合起來就成一個筒狀物，雄黃點燃產生煙，把二片筒瓦合起來，使煙不外散而向上，然後使病者的肛門對煙來熏。

《脈經》云「病患或從呼吸，上蝕其咽；或從下焦，蝕其肛陰。蝕上為惑，蝕下為狐。狐惑病者，豬苓散主之」。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皆四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病人脈數，沒有發熱，稍微煩，默默，只想躺，出汗。開始得到三四天，眼睛紅像斑鳩的眼睛，目四皆黑。如果能吃的，膿已經成了，赤小豆當歸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病者脈數」，由脈數我們就知道說這個人血熱，「陽迫氣血則脈數」嘛！因為血有熱，熱為陽，血液內的熱迫著血中之氣血，使脈走得很快，血熱也刺激心臟使其心跳加速。但是呢這邊告訴我們「無熱」，無熱表示熱被封在脈管內而沒有外散，也就是這個熱是在血，沒有往外走，所以他沒有出現熱象，像身熱汗出等，既然沒有往外，也沒有往上部的頭，往頭也很少，所以只是稍微有點煩。既然熱是在血脈，沒有往頭上衝，只有很少很少的熱往那邊，所以一點點煩。因為血熱，如同身處炎夏，所以「默默」，你看我們發燒就是裏面有熱，和血有熱的人一樣，都不太喜歡講話，一直想要睡覺。因為有熱，所以出汗來散掉一些熱。那剛開始得到了三、四天喔，三、四天眼睛紅得像鳩，鳩是什麼？斑鳩，就是現在的鴿子。「目赤如鳩眼」，像鴿子的眼睛，鴿子的眼睛是什麼顏色？紅色的眼。

「七八日，目眇四黑」，那到七、八天，你看是過經了喔！病情變更嚴重，原本你這邊已經血熱，若再不去處理，到了第七、八日，就過了經盡的週期。那眼睛四眇黑喔！一目有二眇，二目共四眇，目四眇整個看起來都黑黑的，這個表示火更旺，血更熱啦。如果病者能吃，表示這個胃的熱可以外散而走，熱不積於胃，若積於胃，則化膿在胃，服桂枝湯就會吐膿血。既然能食，故熱可外散，便可知化膿在外，所以是外部膿已成，膿已成那用什麼方呢？用赤小豆當歸散來主治之，方內用發芽的赤小豆出血中之氣且排膿，用當歸助表部血流之力，來助赤小豆排膿之力，在此處當歸的用法，值得學習，因為一般血熱，是不用當歸的來行表部之血流，如《傷寒論》中的當歸四逆湯有手足厥寒的病症，此處有膿，故用赤小豆伍當歸來治療。

【注】

病者脈數，謂病狐惑之人脈數也。數，主瘡主熱，今外無身熱，而內有瘡熱，瘡之熱在於陰，故默默但欲臥也。熱在於陽，故微煩汗出也。然其病，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者，是熱蘊於血，故絡赤也。七八日，四眦皆黑者，是熱瘀血腐，故絡黑也。若不能食，其毒尚伏諸裏，若已能食，其毒已化成膿也。故以赤小豆排癰腫，當歸調瘍血，米漿和胃氣也。

【永諸按】

剛才講狐惑是白塞氏病嘛！那白塞氏病有些也是會這樣，因為他熱更往上衝了，之前不是在喉部的狐，咽乾的惑而已嘛！然後熱再往上，就出現這樣，甚至化膿了。若化膿了，治療的方式是用赤小豆當歸散。

那邊有講「數，主瘡主熱」，那「今外無身熱」表示什麼？表示內有瘡熱啦！就是熱沒有出去。那內有熱沒有出去，氣血沒有往外走，所以他那時候是什麼？不能食，那等到氣血能往外走就會開始化膿，所以這邊才會講說「若能食者，膿已成也」。那之前因為熱在陰，所以默默欲食，這時熱還沒有到頭，陽處只有一點點，所以只有一點點煩，那還有出汗。過了三、四日，血熱變的更嚴重，因而目赤如鳩眼。那七、八日呢？目四眦皆黑，內外皆那附近都黑了，有瘀血啦！因為太熱了，熱到血都黑掉了。如果還不能食，表示裏面的熱不能外散，沒有往外走，所以我們吃了東西，熱散不出去，會不能食，如果可以食的話呢？表示這些熱是有往外散，熱外散積於表部就表示膿已成。那膿已成，我們要怎樣治療呢？治療就用赤小豆當歸散，赤小豆當歸散。主要是用赤小豆來出血中之氣，來排膿啦！赤小豆來排膿，像我們在瓜蒂散這個吐劑的時候，裏面還有赤小豆。瓜蒂散還有赤小豆，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赤小豆的作用是怎樣了。赤小豆他這邊呢一定要讓它出芽，出芽才可以出血中之氣，來

排膿啦！出芽才可以去膿，如果赤小豆沒有出芽的話，它只能怎樣？只能把微血管中的水往旁邊滲。在此，我們知道生薑也有行散血中之氣的作用，但是生薑它偏向於外散，所以會一直往外出去，以出汗，而赤小豆偏向於排膿的水氣，故把赤小豆發芽用來排膿。赤小豆也是紅豆的一種，所以也可以通利小便來利水，但力不強，只用於食療，幫助我們血液中的水滲出去。赤小豆也有補性，因為他是豆嘛，裏面有澱粉、有蛋白質，所以它可以補血脈的津，然後又可以出血中之氣來除膿。那用當歸加強血流，以輔助赤小豆出血中之氣之力，把膿排出體外。因為赤小豆他並沒有行血的功能，所以利用當歸，當歸可以讓血走到最末梢的部分，然後由赤小豆來處理那些膿，這兩個是這樣的關係。那《醫宗金鑑本》這邊當歸他沒有寫是多少量，所以我們以《桂林古本》的劑量來做。

狐惑病大概就是這樣，狐惑就只有這兩個情形，蝕於喉，蝕於陰，那有三個的方，第一種就是還沒有成膿的，只是蝕掉而已，在喉的用甘草瀉心湯，在陰部的用苦參湯來洗，在肛門的用雄黃來熏。那另一種是熱不得出的成膿，就是用什麼？赤小豆當歸散。

【集注】

李彥曰「經云『脈數不止，而熱不解，則生惡瘡』。今膿成何處？大率在喉與陰肛。蓋積熱生蟲，亦積熱成膿，是亦惡瘡之類也」。

【赤小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浸令芽出，曝乾，三升），當歸。

上二味，杵為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桂林古本》】

【赤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毛出曝乾），當歸十兩。

上二味，杵為散，漿水服方寸匙，日三服。

※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驚甲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陽毒所造成的病，面色斑斑像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天可以治，七天不可治。升麻驚甲湯主治之。

※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驚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陰毒造成的病，面色眼目青，身體疼痛好像被杖打，咽喉痛。五日可以治，七日不可以治。升麻鱉甲去雄黃蜀椒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我們看陰陽毒的病，「陰陽毒」近代醫家有些覺得是鼠疫，有些覺得是免疫疾患的紅斑性狼瘡，條文這邊寫「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一般我們先要了解「毒」的字義，所謂的毒，就是遠過其常度，所以陽毒是陽之極盛。病面赤，臉是紅的，因為我們知道病是從外人到裏，陽毒這個東西從外人到裏，所以他首先顯現於重陽之位，如同外感時頭部的發熱，故首先顯現的是面赤，在陽中之陽的頭面部，所以他的眼睛是紅的。「斑斑如錦文」，一塊一塊的像錦文。

「咽喉痛」，因為他咽喉這邊都充滿了什麼？熱，所以這個咽喉痛是熱所造成的，然後因為咽喉這邊的氣血受熱的影響，便化膿血，因為熱的薰蒸氣血變成膿血，所以他會「唾膿血」。

「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我們知道經盡一般是幾天？六天，所以他意思告訴我們說，在經盡的這個時候，也就是六天之內的五天是可以治的，你看這邊沒有寫六天，因為六天告訴我們是經盡，就是一個決定期，所以在經盡之前的五天還可以治療，那經盡過後第七天不可治，為什麼？因為它是陽毒，毒就是遠過其常度，陽遠過其常度，故稱之為「陽毒」，它這種毒造成了陰陽的格離，如少陰病的面色戴陽，而且還甚之，如果說你在五天之內沒辦法幫他把他治好，那麼他第七天，陰陽離絕，就不可治了。

那用什麼治療？「升麻鱉甲湯」。「升麻鱉甲湯」裏面有什麼？有升麻，升麻是用來解毒的。升麻根的縱切，色黑如鬼臉，所以常稱鬼臉升麻，如同黃連根，形如雞爪，所以稱雞爪黃連。升麻色黑，所以他會把腎之水氣往上拉，以濟上之乾。而當歸的作用就是什麼？把血向陽走。那陽之處有陰中之陽和陽部，陽部包含了陽中之陰以及陽中之陽，因為此條有身痛如被杖，表示屬於陰中之陽的身，血液流動很差，故用當歸，一般我們的正氣是由內至外，故用當歸會先至陰中之陽行血，其之是陽中之陰的四肢手足，最後才是陽中之陽的頭面。那蜀椒呢？蜀椒皮赤子黑，能導心火於下之小腸和腎，故大建中湯用蜀椒來溫小腸之血，而升麻鱉甲湯用來助腎火，以蒸騰腎水以上濟於頭面，以治陽毒，因為雖有升麻之升，鱉甲之滋陰，若無火熱之助，也只能留於陰而不能入於陽，蜀椒之用在此。那生甘草二兩，用來補脾胃之氣。鱉甲，用來助腎之水津，以及除去因為太熱會傷津，津液煉成痰，所以用鱉甲滋陰來祛這種痰熱，為什麼呢？因為鱉喜歡在水裏，水屬腎，故鱉是屬於陰，那龜是屬於比較偏向於陽，我們可以在陸上看到龜而不易見鱉，養鱉之家會在水中置放上浮板，讓鱉可以曬太陽，故鱉最多只在岸邊而已。若兩個以身體來分陰陽的話，同樣的，鱉是陰龜為陽，為什麼呢？因為鱉是整個是光滑的、平平的，而那個龜是有甲殼的，像龜有這個甲殼的錯雜紋路，

跟鱉它有肉裙，肉比較多的，沒有什麼紋路、光滑的屬於陰的，龜就是屬於陽，就是以這樣來分，鱉就是屬於陰，龜就屬於陽。用鱉甲還有另一個目的，那就是鱉很喜歡鑽土，當你要抓他的時候，他會鑽土，和鰻魚一樣，都可以藉由疏土滋陰來治療陰虛骨蒸。雄黃在前面狐惑有談到雄黃熏肛門，主要治療肛門的濕熱，既然陽毒的面色斑斑如錦紋，是熱聚於臉上，故用雄黃來收斂除熱，雄黃含有呷，可以用來抑制免疫的過亢。這一條文既然它是陽毒在外，所以他治療的方式是怎樣？陽毒在外，那治療的方式就是我們把過熱的氣血，受到陽毒影響的氣血幫它來降溫，所以我們用了一些藥，那這些藥作用是什麼呢？首先，「面赤如錦紋」代表什麼？血熱，血很熱而且熱到很嚴重，表面的血熱很嚴重，所以除了要瀉血熱外還要補水，因為面部為重陽，故陰是很少的，因此在治療上，滋水要比瀉熱來得重要，所以我們用濟水來降熱。那水是在那邊？我們的水的大主是在腎，所以用升麻把津液往上拉、往外拉，來處理這個「面赤斑斑如錦文」，還有用鱉甲以滋陰，滋陰可以除那些膠著的痰，但只有升麻的升，鱉甲的滋陰除痰，還是不夠的，因為少了陽熱，就不易入陽，也就是不能入重陽之面目，因此用蜀椒這個助腎之火熱，以蒸騰腎水的蜀椒來濟之。用雄黃來除表部之火毒，如同狐惑病用來熏肛門一樣，以現代來說，雄黃含砷可以抑制過亢的免疫反應。裏面還有一個當歸，當歸的量比這些還少，主要是治身痛用的，身是屬陰中之陽，在前面有提過了。還有一個甘草，甘草是用來補氣的，用生甘草來提供脾胃之氣，這就是陽毒的治療大概。

造成面目循環不好的就是陰毒，陰毒就是強陰聚於表，而造成陽平在內所造成的，那表面的陰過盛，我們就可知道會顯現什麼？顯現的是陽的極度不足，就是往上的血流不足，導致面目青，青就代表什麼？代表血液循環不好，然後因為血液循環不好，氣的循環不好，所以也會出現青。



「身痛如被杖」，痛告訴我們什麼？氣血不通，好像被打。而陰毒的「咽喉痛」跟陽毒的咽喉痛，雖然症狀看起來是一樣的，但本質是不一樣的，為什麼？因為陰毒是寒性過度所產生的痛，所以他沒有唾膿血這一樣，唾膿血是熱性所造成的。從《傷寒論》的少陰病我們知道咽喉痛有寒有熱，熱的用甘草湯和桔梗甘草湯，寒的用半夏散及湯。

那陰毒呢？陰盛於體表，體表都是陰，因此相對下，體內是陽，所以我們治療同陽毒一樣，以升麻鱉甲拉補腎陰，以濟體內之陽，面色表血流不佳，用當歸促進血流，體內有陽，所以第不像陽毒一樣要用蜀椒來助小腸火，也沒有像陽毒一樣的外之火毒，所以雄黃也去掉了。

受到陰毒的病，整個面色都是青青的，表示頭面的血液循環不好，相對之下，體內的氣血就會過多，形成陽有餘，既然陽有餘，就不用蜀椒來助小腸火，所以他這邊就把蜀椒去掉了。而面沒有陽毒之火毒，故也不用雄黃來去外部之火毒。

陰毒同陽毒一樣，「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也是因為經盡的關係。因為第六天是經盡嘛，他是從表，然後過了經盡一定入裏，所以他有時間性，在五天的時間要趕快可以治，如果超過七天呢，超過經盡的週期就沒辦法治了，因為他一定入裏，入裏後陰寒毒勝，就沒辦法去治療，「不可治」代表的是無法去治療，但是並不一定代表是死，就沒辦法治療，他的陰已經到那邊，影響某邊的血液循環，這邊已經受傷了，這種沒辦法治療了，臟腑有些受傷不可以治療。

【注】

陰陽平，正氣也；陰陽偏，邪氣也；陰陽變，異氣也。正氣者，即四時令平之氣也，中人為病，徐而淺；邪氣者，即四時不和之氣也，中人為病，速而危；異氣者，非常災癘之氣也，中人為病，暴而死。所以過五日不治，以五臟相傳俱受邪也，此氣適中人之陽，則為陽毒；適中人之陰，則為陰毒。非後人所論陰寒極、陽熱極之陰毒、陽毒也。觀其所主之方，要不過升麻、甘草。當歸、鱉甲、蜀椒、雄黃，而並不用大寒大熱之藥，則可知仲景所論陰毒陽毒，非陰寒極、陽熱極之謂也。此二證即今世俗所稱痧證是也。陽毒終屬陽邪，故見面赤斑斑如錦文，唾膿血之熱證；陰毒終屬陰邪，故見面目青，身痛如被杖之寒證。二證俱咽喉痛者，以此證乃邪從口鼻而下入咽喉，故痛也。

【永諸按】

那吳謙這邊說「陰陽平，正氣」，我們人體就是要追求陰陽的平衡。「陰陽偏，邪氣也」，陰陽如果有偏的話，就產生不正的氣，所以叫做邪氣。那什麼叫陰陽偏，比如氣候要溫，反而是熱，氣候要涼，反而是冷，這就是陰陽偏。那「陰陽變，異氣」，什麼叫陰陽變呢？就是原本要是冷的，突然變熱的，這個叫做變，是異氣。那他這邊就講正氣而在《靈樞》那邊，是用正邪，除了正邪外，還有虛邪，之前不久才上過《靈樞》，有八風有五邪。邪氣者是四時不合之氣，那異氣者是相反的，就是說原本要熱，反而是寒的，原本是寒的，反而是熱。

吳謙說「過五日不治，以五臟相傳俱受邪」，這是《難經》的「七傳者死，間藏者生」，其實不是這個，我們所受陽毒，這個病呢，一定是先從外入內，疾病都是這樣的，像明末的流寇一樣，從外到內，一入京城，國家就亡了，同樣的，病一入心，則神去，神去人就死了。這個陽毒就好比是陽過頭了產生的毒，然後傷到於人體，就產生這樣的病。那五天可治是因

為什麼？因為經盡是六天，故六天之內還可以治，六天之後到第七天就不可以治了。為什麼會這樣呢？那是代表這個陽毒、陰毒的病，只要一入裏，一定會有所傷，而且這個傷是永久性的損傷，這是沒辦法治療的，所以條文才寫說不可治，不可治並不是代表說死，而是說他已經造成了損傷了。這種損傷是不可逆的，沒辦法去治的。我們簡單的講，就像腎衰竭，腎臟的血流已經不夠了，導致腎小球的死掉。腎小球是沒辦法再生，所以我們這個就叫做不可治。那跟肝不太一樣，肝會再生，所以可治，比如說這個邪入裏影響到一部份的小腸，造成一部分小腸他的收縮、他的乾澀，失去了功能，變成一個疤痕組織，那像這種呢，也是不可治，因為是沒辦法可逆的，他已經變成疤痕了，不可逆了。所以我們覺得西醫的手術是最後一道防線，因為你刀一開下去呢，一定會產生疤痕組織，那這些疤痕組織一定會影響到你氣血的流通。而什麼叫做氣，就是人體的體液，運輸體液的是三焦系統，也就是淋巴循環。你的淋巴循環的路若被割斷了，你那地方氣的流通就不好，所以為什麼在冬天我們舊有的傷疤會痛，因為冬天血氣的流通變差，而疤痕的地方則更差，故氣血不通而引起痛。你如果有外傷形成疤痕組織，那地方氣就最會堵，堵了就會引起你的疼痛，這就是為什麼冬天常常疤痕痛。

那什麼「此氣適中人之陽」，不是，這個陽毒呢就同我們講的中風傷寒一樣啦，只不過他的名稱叫做陽毒，而陽毒跟陰毒其實都是一樣的，他們傷害人都是從表，一定是先從外面的皮部孫絡然後進到經，而因為他太強了，所以很快就進到經絡了，那在經絡這段時間，他必須要經過六天才能入腑或入臟，那這段時間沒有處理好，到了第七天，他進入臟腑，一定對臟腑，有所損傷。

「觀其所用主方，就是升麻甘草當歸鱉甲蜀椒雄黃」，「此二證即世俗所稱痧證」，其實不是痧症，陰陽毒是屬於另外一個的，有些人說這是鼠疫，鼠疫又叫黑死病，他的症狀就類似這樣，另外免疫疾患的紅斑性狼瘡，其發作的情形也類似這樣，所以有人也認為是紅斑性狼瘡。那升麻甘草當歸鱉甲蜀椒雄黃，就是升麻鱉甲湯的主方，大家可以很快記起來，就是說外面當他受到陰陽毒的話，他表部的氣一定不足，所以主要還是以什麼，升麻鱉甲作為主體，因為就是表面的氣不足，所以才導致陰陽毒的侵襲，所以他以這兩個為主，升麻是把腎氣往上提，鱉甲是用來滋腎陰而且他也可以破那些結氣，從而促進氣血的循環。然後再加甘草來補脾胃的氣，用當歸來行血的，來治療身痛。而蜀椒用在陽毒是用來熱小腸，例如大建中湯中用蜀椒的道理是一樣的。雄黃在陽毒是用來祛除陽部的熱毒，也可以讓血往肝膽那邊走。那陰毒我就不需要這兩味藥，把血再往內帶，因為外面的循環已經非常不好了，所以就將蜀椒跟雄黃去掉。陰毒就是因為我表面的氣血循環不好，所以不需要蜀椒和雄黃，又把氣血拉到裏面，所以在陰毒的時候為什麼要去蜀椒和雄黃，是這樣的。

【按】

由此推之，凡邪所過之處無不痛也。故中此氣之人，不止咽喉痛，身痛，甚至有心腹絞痛，大滿大脹，通身絡脈青紫暴出，手足指甲色如靛葉，口噤牙緊，心中忙亂，死在旦夕者。若謂必從皮毛而入，未有為病如是之速者也，是必從口鼻，而下入咽喉無疑。況陰毒反去雄黃、蜀椒，必傳寫之訛。故治是證者，不必問其陰陽，但刺其尺澤、委中、手中十指脈絡暴出之處出血，輕則用刮痧法，隨即服紫金錠，或吐、或下、或汗出而愈者不少，若吐瀉不止，

厥逆冷汗，脈微欲絕，用炮附子、炮川烏、吳茱萸、丁香、生乾薑、甘草，虛者加人參救之，亦多得生。

【按】

那後代醫家說，那它既然是陰毒，是寒的話，應該不會，去蜀椒雄黃，其實去蜀椒雄黃的目的其實就是因為我表面已經中陰毒了，血液循環不好了，我又把我的血往裏面拉。那反過來陽毒就不一樣了，陽毒是血都積在外面，氣的不足，所以他還是一樣以升麻鱉甲為主，甘草為輔，那當歸還是留著來治陰陽毒都有身痛，然後把蜀椒和雄黃留著，為什麼呢？因為這樣才能讓外面所充斥著氣血往裏面走，而不是堵在外面。所以為什麼陽毒的話他是留下蜀椒跟雄黃？大家覺得陽毒既是熱為什麼還要留這個，原因在於陽毒是熱在表不是在裏？原因就在這邊。所以有些醫家他覺得不太對，就說他不知道這個原因，所以他就講說「況陰毒反去雄黃蜀椒：」所以是「傳寫之訛」，他不曉得雄黃和蜀椒會把血往裏面帶。既然那陰毒已經是表面受傷了，且更嚴重了，所謂毒者更劇，所以他外面陰的症狀非常清楚，你又不讓氣血往外走，把它往裏面走，這樣表面會更嚴重，所以一定要把雄黃蜀椒去掉，這樣血才會往外走。同樣的，因為陽毒血在外面很多，所以才要用雄黃蜀椒，把血往內拉，這樣他陽毒才可以痊癒。在針灸上，如果是陽毒我們針灸扎什麼？因為它有很多血嘛，所以我們可以放血，在陽毒的時候我們可以用什麼？放血。可以選用別名為「血鄰」的委中，來放出毒血。

【集注】

王履曰「仲景雖有陰毒之名，其敘證不過面目青，身痛咽痛而已，並不言陰寒極盛之說。其升麻鱉甲湯，並不用大熱藥，是知仲景所論陰毒者，非陰寒之病，乃感天地惡毒異氣入於陰經，故曰陰毒耳！後人謂陰寒極盛之證，稱為陰毒，引仲景所敘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數語，卻用附子散、止陽散等藥。竊謂陰寒極盛之證，固可名為陰毒，然終非仲景所以立名之本意。後人所敘陰毒，與仲景所敘陰毒，自是兩般，豈可混論。蓋後人所敘陰毒，只是內傷冷物，或暴寒所中，或過服寒涼藥，或內外俱傷於寒而成耳！非天地惡毒異氣所中者也」。

【按】

這邊王履說「陰毒者，非陰寒之病，乃感天地惡毒異氣入於陰經，故曰陰毒」，不是喔，其實這邊講的是陰陽，邪氣的陰陽。陽邪非常的盛，過度的所以稱「陽毒」，陰邪是非常的盛，過度了所以叫做「陰毒」。後代這邊講的就還好，後代的人說陰寒極盛這個叫陰毒，陰寒極盛，所以也許是陰寒極盛的氣候去影響到的。

李彥曰「趙獻可云『此陰陽二毒，是感天地疫癘非常之氣，沿家傳染，所謂時疫證也』。觀方內『老小再服』可見」。

【按】

李彥說「趙獻可說此陰陽二毒，是感天地疫癘非常之氣」，這邊就講得很好，疫癘非常之氣，有屬陰盛的叫陰毒，屬陽盛的叫陽毒。在這邊是把陰陽毒講成時疫，其實跟時疫呢，也算是還像，不過他是比他們還盛的。

【升麻驚甲湯方】

升麻（二兩）當歸（一兩），蜀椒（炒，去汗，二兩），甘草（二兩），驚甲（炙，手掌大一片），雄黃（研，半兩）。

上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

【《桂林古本》】

【升麻驚甲湯方】

升麻二兩，當歸一兩，蜀椒一兩（炒去汗），甘草二兩，驚甲一片（炙），雄黃五錢（研）。上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不差，再服，取汗。

【升麻驚甲去雄黃蜀椒湯方】

升麻二兩，當歸一兩，甘草二兩，驚甲一片。

上四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之，不差，再服。

【按】

升麻驚甲湯的組成就是升麻、驚甲、甘草、當歸、蜀椒、雄黃這個樣子，那邊有「老小再服，取汗」，就是老人小孩都要分兩次服啦，這個意思就是說，我煮這個湯，用水四升

煮取一升，因為壯年人體力比較旺盛，抵抗力比較好，所以他就只吃一次，一次把一升喝完，那老年人脾胃吸收能力不是很好，所以老人小孩反而要分二次服，就是說你煮起來的一升，老人小孩其實他吸收會比較差一點，所以老人小孩要分成兩次服用，所以這叫做再服，再服就是分成兩次服用，壯年人一次喝完，老年人跟小孩因為他們脾胃比較弱，而且劑量的問題，他們是要吃兩次的，所以叫做再服。



瘧病脈證並治第四

※師曰「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瘥；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針灸也；弦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桂林古本》】

師曰「瘧病。其脈弦數者，熱多寒少。其脈弦遲者，寒多熱少。脈弦而小緊者，可下之。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汗之，針之，灸之。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當於少陽中求之」。

【永諸譯】

師曰「瘧病，病人的脈弦數的，熱多寒少。脈弦遲的，寒多熱少。脈先弦而後接著小緊的，可以攻下。弦遲的，可以溫。弦緊的，可以發汗，針灸。浮大的，可以吐。弦數的，風發，應當於少陽中求之」。

【永諸講解】

我們很快就進到了瘧病脈證並治第四，那我們來看條文，「師曰：瘧病……」，我們看《桂林古本》好了，他的脈如果是弦數，「數」是血的熱，所以是代表什麼？熱多寒少，數就是陽迫氣血。那遲的話，遲者為寒，指血寒，所以就是寒多熱少。瘧病的脈跟少陽和厥陰很像都是弦脈，那為什麼會得瘧病呢？就是淋巴和血液的循環不好，有時候快有時候慢，所以是

開闔無度，屬陰陽樞機的問題，所以才會出現瘧疾，故瘧疾就是有寒有熱，就出現陰陽交替。那陰陽交界，我們就知道是戶樞，是少陽和厥陰的開闔出了問題，開闔出了問題的脈都是弦的，因為少陽和厥陰屬樞機。

這邊寫說，脈先弦而後小又緊，可以攻下。為什麼？他弦又後接著小緊，剛開始弦，後面接著小緊的，可以攻下，你看我們脈是以把寸口脈的為主，那寸口脈原本是弦，只是道路縮減，氣血流動塞車而已，後來變小還有變緊呢，表示裏的氣血有些沒辦法出去，沒辦法出於外，因為怎樣？因為有瘀堵了，也就是路上發生車禍了，剛開始是弦而已，就是往外走不順暢，後來出現這些小緊的陰脈，表示他本身內已有些寒阻，有些寒痰，有有形之積，所以他才講說可以攻下，把內部的瘀阻去掉。

「弦遲」呢？弦遲他是寒多嘛，所以他弦遲就可以溫之，在這裏我們要分別一下，脈若是弦數代表體內的血熱，要用去血熱的藥，脈若是弦遲，表示體內的血寒，要用溫血的藥。那弦緊的呢？「脈緊」是有受外寒，故弦緊他兩個一起存在的是可以出汗，因為這個是瘧病脈是弦的，但受外寒，脈是弦緊，也是可以出汗，在《傷寒論》中少陽也是可以出汗，少陽病基本方的小柴胡湯，本來就有發汗的功能，主要是因為有生薑的關係。雖然弦緊是在中間，中取得弦緊，但緊是外寒，表示有受外寒，雖寒有內進，但也可以出汗，去掉外寒所導致的脈緊。在弦脈上所顯示的是氣血的不流利，所以我們也可以用針來疏通氣血，也可以用灸來溫通氣血。

那如果「浮大」呢？浮大為陽，所以是病在外，病在上焦會出現浮大的，為什麼會出現浮大呢？我們的血氣是從心臟沿著主動脈經過橫膈下到中下焦，因為有些血氣在胸膈之處被

堵住了，所以血氣能過橫膈的變少，使得血氣只能往手往頭這邊，因而出現浮大的脈。因為本身有瘧病的症狀，而瘧病的症狀就是往來寒熱，所以我們可以說，是因為橫膈這邊要往下走血氣瘀阻了，所以導致脈出現了浮大的脈。那我們知道，在橫膈、胸脅這個地方，有所瘀阻，若要把這邊的瘀阻去掉，那麼就必需用吐法，故「脈浮大者，可吐之」。簡單說明一下，因為橫膈有所瘀阻，血氣往下走不下去，所以出現在外面使得脈變浮大。又因為它本身表現的是瘧病，是瘧疾的病。瘧疾的病就應該弦，但反而出現浮大，表示呢他不僅是三焦的不利，而且重點在上焦不利，因為這邊出現一個實，所以才會產生浮大的脈。因此就可以用吐的。所謂病在橫膈之上用吐法，所以脈浮大的是可以用吐的。

那弦數呢？弦數這邊有講「熱多寒少」。為什麼會產生熱呢？因為風發也。什麼叫風發也？因為風把氣血往外拉的關係。有些氣，我們知道風會把氣中之氣帶得比較快。風是一個陽的力道，它會使氣中之氣外行更快。氣中之氣外行變快會導致什麼？我們表皮這邊的氣，包含了氣中之氣和氣中之血，當氣中之氣外行變快，相對的回去的氣中之血就變少，氣中之血變少，到心臟和血中之血匯合的血就會變得燥熱，所以就出現弦數的脈。這就是風把汗拉走所導致的。那像這種呢？大都屬於淋巴循環，也就是三焦系統的問題，所以我們應該都從少陽求之。在這條文告訴我們說，瘧病它是開闔出了問題，屬樞機的問題，就是屬於少陽。

【按】

弦小緊者之「小」字，當是「沉」字，則有可下之理。弦緊者，當是「弦浮緊」，則有可發汗之理。弦浮大者，當是「弦滑大」，則有可吐之理。且不遺本文瘧脈自弦之意。

【永諸按】

吳謙在這條文改了很多，他說「弦小緊者」之「小」字，當是「沉」字，則有可下之理。這就是我們有時沒有好好去明白的病機，所以才有這樣的說辭，為什麼呢？像我們的寸口脈，把起來本來出現小緊，所以我們是不是要想一下，既然是小緊就代表裏面的氣血供給不足。那為什麼裏面的血供給不足，而且他是弦的？表示你的積聚若是不在脾胃，不在中焦，就會是在下焦，但若是在下焦，是不太會出現小緊，而是沉小緊。「弦小緊」就是你有一些堆積的地方在飲食的來源之處，也就是腸胃道，所以從腸胃道出去的食飲精微，還有外出的力量就變小，因而脈就變成小緊，在這時候是可以攻下的，主要是它這邊有所積，故這「小緊」脈是因為這樣造成的。吳謙在這邊也有講到弦緊，應當是「浮弦緊」，《傷寒論》有說過，脈浮病在太陽，太陽傷寒脈浮緊就要發汗，若是脈浮弦緊，病是在太陽少陽，與瘧病是病在少陽不同。因為病在少陽，所以脈弦，故少陽經有寒，脈會弦緊，就可發汗，像小柴胡湯本身就有發汗的作用，因為他本身就有生薑，所以他才講說「可發汗」。還有條文有說瘧病當從少陽求之，是不是？同理可推，脈如果出現那種浮大，就表示氣血是往裏受阻或是本身的陽盛陰虛，若是氣血往裏受阻，從心出來的氣血要往陰走，但因為陰有瘀阻，所以進去很少，使得氣血都往陽處走，因而造成脈浮大。我們再把它重新敘述一次。這是一個脾胃，這是一個橫膈，上、中、下焦。那為什麼小緊呢，小緊的脈是因為中焦的這個氣出不出去，所以出現了小緊的脈。那為什麼會出現浮大呢？我們心這邊的氣血，進不去中下焦的裏部，進不去就只好往陽處走，所以它就變浮大了。中焦這邊氣血出的少，所以脈小，又因為熱量不足，所以就出現緊的脈。像這個當然是這邊的問題，所以要用什麼？攻下。脈出現浮大，

就是氣血要下去橫膈的路有所堵，流通出了問題，病在膈上，是屬上焦，所以用什麼？吐法。那吳謙沒有想到這個，他說「浮弦大應該是弦滑大才有可吐之理」，其實不是啦！

【注】

瘧之為病，寒熱也。三陰三陽皆有之，因其邪伏藏於半表半裏之間，故屬少陽，脈自弦也。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謂發作之時、多熱為陽盛，多寒為陰盛也。夫傷寒少陽病，則有汗、吐、下三法之禁，而瘧亦屬少陽，何以有汗、吐，下三法之宜？是蓋瘧屬雜病，不可不知也。初發脈弦兼沉緊者，主乎裏也，可下之；兼遲者，主乎寒也，可溫之；兼浮緊者，主乎表也，可汗之；兼滑大者，主乎飲也，可吐之；兼數者，風發也，即風熱之謂也，可清之。若久發不止，則不可以此法治之，當以飲食搏節，調理消息止之，蓋初病以治邪為急，久病以養正為主也。其他瘧瘧，即《內經》所謂但熱不寒之瘧瘧也；溫瘧，即《內經》所言先傷於風，後傷於寒，熱多寒少之溫瘧也；牝瘧，即《內經》所言先傷於寒，後傷於風，寒多熱少之寒瘧也；惟瘧母一證，經所未載。然論諸瘧，未有詳於《內經》者也。其文雖略有不同，必是脫簡，然所出治法，亦未有過於仲景者也。

【按】

「瘧之為病，寒熱也」，沒錯齣！有寒跟熱，然後他說三陰三陽皆有之，其實這邊講錯了。在寒熱這種狀況下，大概就只有在三陰三陽的那個才有？我們看到寒熱往來，出現這種寒熱的，對抗的，大概就只有什麼？第一個是太陽。為什麼？因為太陽是屬於我們人的身體跟外界的交界，交界的關卡，這是太陽。第二個，是少陽。少陽剛好是體內陽跟陰的交界。

所以少陽也有寒熱的問題。那第三個是什麼？厥陰。厥陰是陰跟陽的交界，因為我們的陰跟陽，是太極所生，兩者相接續，如環無端。比如說這是一個太極。從外面進去，跟裏面的交界，是誰在管？太陽在管。那我們把裏面它分成成陽和陰，陽要入陰有個交界，這是誰在管？這是少陽在管。然後這邊從陰要返回陽的交界，這是誰在管？厥陰在管。我們歸納一下：內外的交界，這個太陽管的。體內的陽要入陰的交界是少陽在管。陰要出於陽的交界是誰在管？厥陰。所以呢？並不是三陰三陽都有寒熱，而是只太陽、少陽、還有厥陰才有。

為什麼脈會弦呢？弦是有陰跟陽脈，就是說弦是春天的四時脈嘛！春天的時候裏面的陽開始盛，陽氣開始往外發，但是外面的陰寒還是盛，所以就出現了什麼，弦脈！然後慢慢在春分的時候，陰陽各半，過了春分的節氣，陽就盛過這個陰，然後慢慢的脈開始有力了，就變成什麼？有些是講浮滑，有些就是什麼？洪。所以到達夏季，就會出現心脈的洪。那等到秋分之前，這部分的陽還是盛過這部分的陰，所以氣血往陰的回流比較少，但氣血已經往陰部收了，但陽部的氣血還是比陰部氣血多，因為氣血內收，外部的氣血相對於盛夏時變少了，這就造成秋天氣候燥的緣故，因為秋天主收，就是這樣。既然氣血往陰部走，開始內收了，到了秋分以後，陰就勝陽了。往內收的象是什麼？是陰。過了秋分的這時候，陰的力道已經完全勝過陽了，一直到冬至，陰陽合，陰乘陽的現象，所以冬天是主藏。這就是春、夏、秋、冬，陽氣的變化。

我們畫個圓，那少陽刚好在斗杓指北方時，這時的節氣是冬至，所謂「冬至一陽生」，也就是少陽的開始。陽氣已經開始在升了，可是陰又還沒退，所以就出現往來寒熱，就是出現寒熱的情形，所以脈才會出現這種弦。

那麼脈弦「數」，數是代表血熱，我們講陽迫氣血就是數，那陰阻氣血就是遲，數是因為血有熱，所以氣血被陽（熱為陽）所迫，所以它跳比較快，走得比較快，所以弦數者多熱。那弦遲者多寒呢？這是陰阻氣血，是因為內寒，寒是屬陰，所以使氣血流動變慢，就成了脈遲。我們來分辨一下陰陽，像重是屬於陰，陰比較沉重，比較濁，陽比較輕。古人用陰陽來代表很多事物，像陽的方面有很多，如熱是陽，日是陽，而寒是陰，月是陰。火為陽，水為陰，你看它代表了這麼多。那像它所表現的呢？比如說，你既然是熱，它就是陽，就出現什麼性質？就是上炎發散，因而它出現發熱的症狀會比較多，而陰就不會，《傷寒論》中說「陰不當有熱」、「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就告訴我們這個道理。熱是陽，寒就是陰，所以弦遲者他惡寒的情形會比較嚴重，因為從脈的數遲就可以知道。

那這邊呢？在《傷寒論》用「汗、吐、下三法之禁」，其實在汗的方面，小柴胡湯本身就是有一個發汗的作用，它並沒有說去禁汗，凡病如果在表的話，在《傷寒論》裏頭有講，如果病邪還是在表的，都可以用汗法把它解掉。那麼病邪如果在裏的，入腑的，就用下法。那這是一個大的法則，並不是說少陽病就是禁汗、吐、下。我們說明一下，像少陽經絡的病就要用汗法，少陽的腑病呢？就必須要用下法，所以各個有所不同。所以我們再舉例，像太陽病，若是它在經絡，就有麻黃湯、桂枝湯，還有越婢湯，這三個湯方剛好主寒、風、溫的病。若是入裏的話，像蓄水，還有蓄血，所以就有五苓散證、桃核承氣湯、抵當湯那一類的來治蓄水和蓄血。同樣的，陽明的表證的話有什麼湯方？有些醫家是認為葛根湯證，或白虎湯證。因為白虎辛甘，白虎就是石膏嘛，石膏就辛甘。那麼辛能散，因為辛的性味是往外散的，甘呢？因為甘能提供能量，所以甘就有補的性，所以東西吃到甘的，都有補的性，甘入脾，脾氣散精，故辛甘發散為陽。一樣的，陽明病如果入裏的話，就是有三承氣湯來治

療證。同樣的，少陽病如果在表，它就用小柴胡湯。如果入裏呢？開始氣有所結，就出現四逆散證，氣結微實就是小柴胡加芒硝，到最後成氣結實的大柴胡湯證，這是入腑的。所以這邊的少陽病禁汗吐下三法是不對的，而吳謙自己也覺得奇怪，他說瘧也是屬於少陽，那為什麼有汗吐下三法之宜，因為少陽病嚴禁汗、吐、下，這是不對的，開始就錯，怎麼講都不對。但吳謙沒辦法要解釋啊！所以就說瘧是屬於雜病，其實瘧在病機上是跟少陽病是很像的，因為少陽病，是屬三焦內氣流動的問題如果氣走的快，它就會出現熱，氣走的慢，它就會出現寒，道理是一樣的。

那這邊「初發脈弦兼沉緊者，主乎裏也，可下之：」，其實前面都有講過了，但是吳謙把這邊改了，我們就不再看了，只看一些重要的，之前就已經有講了。以後《內經》會談到什麼瘧瘧啊！牝瘧啊！溫瘧啊！這邊有做一些解釋。還有「瘧母」的部分，《內經》這邊沒有。這邊講瘧瘧是什麼？瘧裏面有一個單，就是單一個的病，所以它就是只有熱而不會寒，就叫做瘧瘧。那溫瘧呢？它有有寒有熱，但是它是溫為主，所以它應該是熱多寒少，溫瘧就是熱多寒少。那牝呢？我們都知道牝母雌黃，那為什麼又叫牝瘧呢？因為牝是母的，屬於陰，如果是母的就屬於陰。所以牝瘧的話呢？它是寒，寒多熱少。那瘧母呢？是瘧在前變形容詞，母在內為名詞了，陰被加強了，所以瘧母就是陰更盛，內收結聚，造成氣血結實更甚，故結成一個癥瘕。因為內縮啊，所以陰的作用更強。之前只是寒跟熱而已，寒熱的這種，但是瘧母的話，它陰縮到更小。所以就出現什麼？癥瘕，所以它用鱉甲煎丸去治這一個瘧母。那癥瘕是什麼？是屬積聚。我們都知道傷寒的病，氣血結聚就會形成癥瘕積聚，癥瘕積聚是比濕、水飲、留飲還要堅固，所以才會出現瘧母。在這裏仲景只是把瘧病再加強，把《內經》所言的瘧病再加強，提出了這個瘧母。



【集注】

徐彬曰「自者，謂感有風寒，而脈惟自弦也。於是脈既有一定之象，而兼數為熱，兼遲為寒，此其大綱也」。

【按】

徐彬說了「自」。「自」就是本本來來，如道法自然，本來就是這樣，瘧病原原本本它的脈是弦的，所以講脈「自弦」。像我們自發汗，就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出汗，這不是病汗，這是身體調適自身環境溫度的一種汗。

那這邊還要講「兼數為熱」，之前我們已經知道，數的脈是陽迫氣血，脈遲是陰阻氣血嘛。所以一個是脈遲屬陰，一個是脈數屬陽，所以會出現數熱、遲寒了。

尤怡曰「瘧之舍，固在半表半裏之間，而人之藏則有偏多偏少之異，故其病有熱多者，有寒多者，有裏多而可下者，有表多而可汗、可吐者，當各隨其脈而施治也」。

【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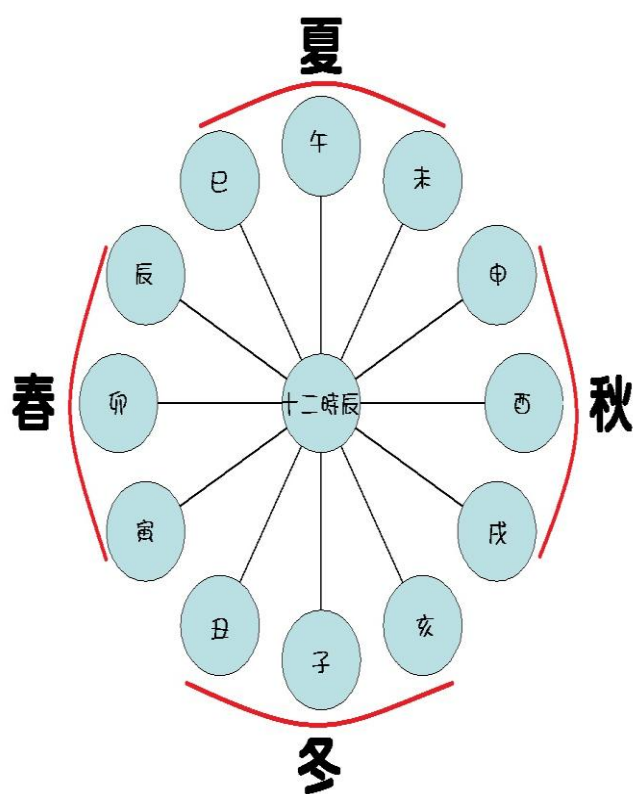
尤怡說「瘧之舍，固在半表半裏」，也就是說瘧病是屬於少陽是屬於淋巴循環的問題，但是還有那個血管，主血夜循環的厥陰，血管內流的血多跟血管流的血少，也會出現寒熱的問題。那淋巴流動的快、流動的慢也出現寒熱的問題。那太陽呢？太陽是與體外交接的部分，若是散熱的快或散熱的慢，其毛孔開的大小，也會出現寒熱的問題。所以尤怡說「瘧之舍，

固在半表半裏之間，而人之藏則有偏多偏少之異」，其實是供應臟腑的氣血有偏多偏甚之意，所以病有熱有寒。當然若是病入裏，在腑的部分你就可以攻下了。在《傷寒論》中，有個原則是說只要是在經絡都可以汗，只要入腑呢，都可以攻下，入腑都可以攻下。那如果入臟呢？這一部分在臟結可見到，大部分是用溫法或者其它的方式來處理。

周揚俊曰「人之瘧證，由外邪之入，每伏於半表半裏，入而與陰爭則寒，出而與陽爭則熱，故寒熱往來。主少陽，謂兼他經證則有之，謂全不涉少陽，則無是理也。仲景曰『瘧脈自弦』，正以脈之數、遲、小、緊、浮、大皆未可定，要必兼弦，弦為少陽脈也。夫邪犯少陽與衛氣並居，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邪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搏，是以日作。若氣之舍深，內搏於陰，陽氣獨發，陰氣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然則偏陰多寒，偏陽多熱，其為瘧、為溫、為牝，莫不自少陽而造其極，補偏救弊，必從少陽之界，使邪去而陰陽適，歸於和而後愈也」。

周揚俊講說「人的瘧由外邪之入」，其實那是外在環境的影響，比如像太陽的瘧，它是外界的影響導致我們人體的毛孔開闔失調，就出現寒熱。同樣的，外邪影響了血脈，甚至影響了淋巴的系統，導致了血液和淋巴系統的流動變快或變慢，也會形成寒熱。那我們假設說它是由外邪的影響，但「每伏於半表半裏」，這裏只講對一個，半表半裏是屬於少陽，屬於淋巴系統，那瘧還有太陽和厥陰的。

「入而與陰爭則寒，出而與陽爭則熱，故寒熱往來」，所以我們知道，瘧影響到外面的，就是影響到我們的太陽和少陽。瘧如果是屬於陽性的，陽性的就會熱多，如果屬於陰的就寒。比如說淋巴走的快，這個外邪導致淋巴走的快，該處的氣就不足，就會寒啊。那淋巴走的慢



呢？淋巴走的慢，該處的氣就過盛，像扭傷的地方一樣是發熱的，所以淋巴的氣走的慢，氣就會瘀阻而出現熱。那在太陽部分也是一樣，散熱散太快，毛孔開太大，就會出現寒了，那毛孔閉緊不得散熱就會出現熱。所以道理是一樣的，那血液的部分也是一樣的，血流的快就熱，那血流的慢就寒，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才出現寒熱。瘧脈自弦其實有講很多了，這種瘧脈的治療方式有很多種，要根據其病因來治。那周揚俊講的就只是一部分了，只是講到少陽的部分。他說「少陽跟衛氣並居」，其實少陽就是負責淋巴的循環，衛行脈外所以跟那個淋巴循環有關係，像這樣的話我們就知道厥陰跟營有關係。不管是氣還是血啊，因為它是彼此相關，整個循環是相連續的，從內到外，出到體表，再回流入內。我們的人體氣血循環是應天地的，一天也可對映一年的四時，如圖。

一天有十二個時辰，在平旦的時候陽氣開始升上去，平旦就是對應春的時候。從卯西畫一條線，剛好是一個平線，所以是「平」。那旦呢？從字型來看就是太陽出於地平面的那段時間，所以在卯時，早上五點到七點的時候，太陽會出到地平面。在平旦的時候，陽氣漸長，開始在長了。那如果到了日暮，大概就是酉時，下午五點到七點的時候，太陽下出了。這時對映一年之秋季，天氣就是要收了，所以人體的氣血也在收，氣血就會往內走。我們人是要順天才會昌盛，所以有這麼一句話「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這就是我們常常講說早上運動比較好，因為早上運動呢，剛好是幫助陽氣的升發，但是運動不可以過度，例如跑步跑了滿身大汗，這是不好的，我們一般都是鼓勵走路。為什麼？因為跑步流了很多汗，「汗為心之液」，「大汗亡陽」，會傷到心。這就是為什麼運動選手，像有些長期慢跑的人，壽命反而不長，而且常死於心臟病，心肌的梗塞，原因就在此。其實這個都是可以推而知的，我們以前有講過，當汗出了太多，往內的氣中之血少了，心臟是最早接收到回流血液和淋巴液的臟，當淋巴液的回流變少，血液會很乾稠，所以很容易造成冠狀動脈的梗塞，因為心裏面的血就是供給冠狀動脈，這些乾稠的血，你說不會引起心臟的問題嗎？不會傷到心肌嗎？因為心臟是最早承受的，這個是這樣。

瘧他發作的情形是看你氣血瘀堵的情形如何，這邊有講說，如果氣舍的比較深，是就會隔一天發作，也就是兩天發一次。我們可以由瘧病的發作情形，來判斷疾病的進退，如果是間隔越短，比如說一天發兩次，一天發三次，或者一天一次，或者兩天一次，其實一天發作次數越多的人，那反而比較快好，表示正氣的對抗的程度是比較強的。就像打卡介苗和一些住院的患者的抗生素敏感性試驗，打下去，然後看紅腫的情形，像這個試驗也可以來了解說這個病人體力的好或不好。若是體質好、氣比較旺的，他的反應就會比較大。就是打下去就

會有紅紅的一塊，而且範圍越大的，就是抵抗力會越好。那有些人根本都沒反應，這個體質就很差。那由這樣我們也可以知道說每個病人的預後好不好。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瘥，當月盡解。如其不瘥，當云何？師曰「此結為瘕，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丸」。

【《桂林古本》】

問曰「瘧病，以月，一日發者，當以十五日愈，甚者，當月盡解。如其不瘥，當云何？」師曰「此結為瘕瘕，必有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丸」。

【永諸譯】

問曰「瘧病，以一個月來算，一日發作一次的，應當十五天好，嚴重的，當月症狀完全解除。如果瘧病沒有好，應當怎麼說呢？」師曰「這是結作瘕瘕，一定有瘧母，趕緊治之，適合鱉甲煎丸」。

【永諸講解】

「病瘧」，他已經告訴我們瘧是弦脈了，他的脈是弦的，而且他有寒熱的症狀。他說「以月，一日發」，病瘧以月來算。瘧病要用月，大部分都一個月，那不一定三十天。那病瘧以月，如果是一日發的，也就是說一天發一次，應當是十五天會好。十五天你看是過兩個再經

的時間嘛！如果以月，就是病瘡要以月來算，一天發的十五天會好。如果沒有好呢，到當個月，就是三十天，一定會完全好，這是他的基本原則，一定會完全好。

「如其不瘥」，如果沒有好，瘥就是好的差不多了，就是已經好了七、八分了。病瘥是十分，瘥是好了七、八分。那如果他沒有好，是怎樣呢？那師就說，這就是結為瘥，這沒有好的就是結為瘥。照理來講，如果這個是瘡病，我們是用一個月來觀察。每天都發的，那十五天就會好。如果沒有好完全、不瘥呢？沒有好完全，沒有好到七八分，到當個月底，三十天就會完全好。如果都沒有好呢？三十天以後又沒好，老師就說「此結為瘥瘥，名曰瘥母，急治之，宜鰲甲煎丸」，這個病人，他的結氣結成一個瘥。「瘥」的字型，一個疒一個段。瘥是假物以成形屬陽屬氣，跟我們人一樣，我們人加一個段，就是說人很假。這個病是假物以成形，是假的，不是實積的，他是一種陽。那瘥的話是陰，是有形可徵的。有形體的是屬於陰，沒形體的是屬於陽，所以我知道瘥這個是什麼？是氣結所致的，就是那些淋巴的瘀堵所導致的，而瘥是有形體的東西所聚成的，屬陰，是血結所致。那這結起來的淋巴和聚起來的血液的就形成這個瘥瘥，我們就把他叫作什麼？「瘥母」，這東西就叫「瘥母」。

「急治之」，趕快要去治療，要去治療就適合什麼「鰲甲煎丸」，那我們從這邊就可以知道什麼？那鰲甲煎丸裏面一定有一些破氣去瘀的藥，但主要以鰲甲為主，故以它命名。你看一個月裏面結起來的氣血可以把他打開，所以鰲甲是用來什麼？破氣結進而去瘀血的。那什麼叫煎呢？煎就是我們把藥材在鍋內煮，煮好了，內有藥材有藥液，把藥材拿掉，比如說他從九碗煮成七碗，這邊有水還有藥材，這個就叫「煮」。在七碗的時候，把藥材拿掉過濾

掉了，剩下藥汁再把它煎成三碗，從七碗到三碗的煮藥汁過程，這個就叫「煎」，簡單的說把溶液濃縮過程就叫煎，所以「宜鰲甲煎丸」。

「如其不瘥」，如果一個月都沒有好，應該怎樣講，就是結為癥瘕。其實「《桂林古本》」多了一個「癥瘕」，「必有瘧母，急治之，宜鰲甲煎丸」。以這樣來看，這裏就告訴我們，如果以《醫宗金鑑本》來看的話，他只是講氣，那如果是《桂林古本》來看的話，他有血結的部分，有氣血收集的部分，血結就為「癥」嘛，那「瘕」的話就是氣，血結還有氣結，兩者合起來成為瘧母，所以要用鰲甲煎丸。

【注】

病瘧者，以月計之，如一日發者，當以十五日愈，以十五日更一氣也。人受氣於天，天氣更則人身之氣亦更。更氣旺，則不受瘧邪，故愈也；設若不瘥，當月盡解，是又更一旺氣也。倘如更二氣不差，此瘧邪不衰，與病者氣血痰飲，結為瘕，名曰瘧母也，當急治之，宜用鰲甲煎丸攻之可也。

【永諸按】

吳謙注病瘧者，以月來計，病瘧以月是這樣來翻譯的。如果一日發的，十五日，十五日更一氣，一年有幾個節氣？一年有二十四個節氣，所以每十五天更一次。所以一般我們看病，如果他是慢性的，我們最好開藥開兩個禮拜，兩個禮拜為什麼？因為剛好一個節氣，剛好也是再經盡之時，第一次是第一個經，第二是再經，用十五日來看。吳謙這邊講得很好，我們任何一個人在解釋金匱或傷寒時，應該要把天地考慮進來，所以這邊講「人受氣於天，天

氣更則人身之氣亦更，更氣旺，則不受瘧邪：「，就不會受到病邪，所以就會好。若是沒有好，又是要再一氣，如果二個氣是剛好陰陽氣數，一為陽，二為陰，你看前面有個一，後面有個二，若是過了二氣，病沒有衰，那表示他一定有痼疾，要急治，用鱉甲煎丸來攻。

【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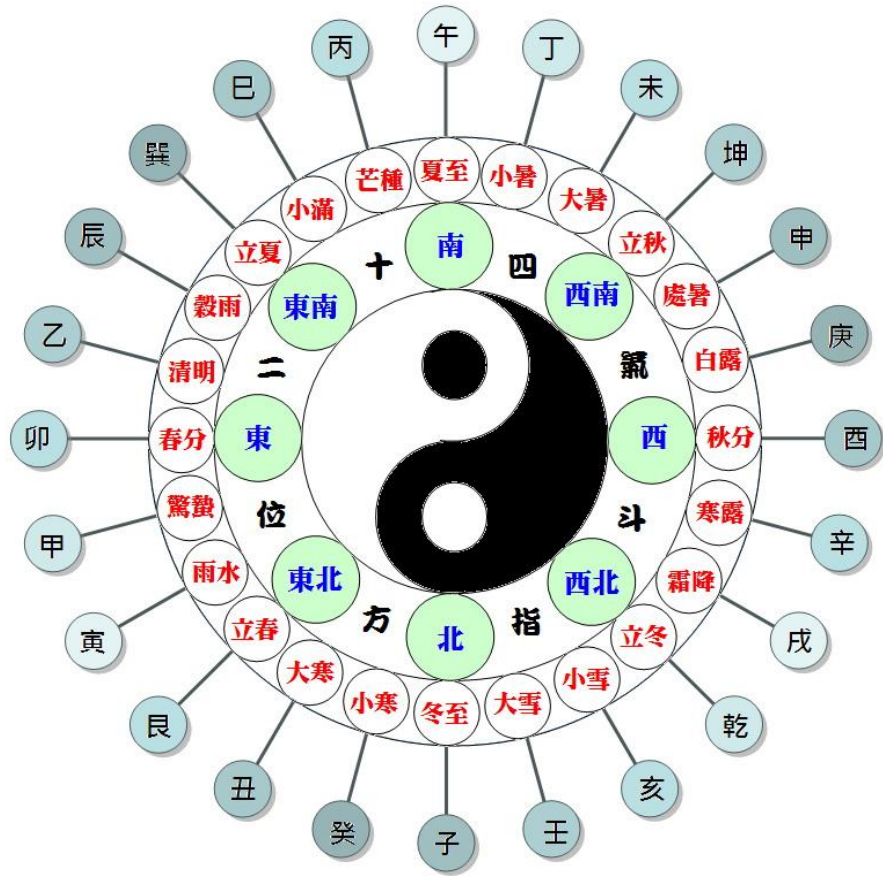
程林曰「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一氣十五日也。夫人受氣於天，氣節更移，榮衛亦因之以易也」。

【永諸按】

程林這邊有做一些解釋，我們來看。我們知道五日是一候，三個候就是一氣，所以一氣是十五日，一年有二十四節氣，二十四節氣大家有沒有記得，這個要記一下，因為這個是岐伯他的師父僦貸季，「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而這個二十四節氣是他的先師不傳之秘，今天我就跟黃帝你講了，所以這個很重要，故我們要了解二十四節氣。那如何看節氣呢？在這部分，我這邊有一張圖，我們把它秀給大家看，這張是我畫的二十四節氣斗指方位，大家仔細看。



我們從春天開始看，斗的那個柄啦，剛好是指著北方，子的位置，那麼這個節氣就是冬至。立春時陽開始有能力與陰相戰，而因為陰陽相戰，所以先就下雨打雷，下雨打雷就會驚動冬眠於下的昆蟲，故接驚蟄。除了立春後，那在什麼時候也會下雨？在秋天的時候也會下雨，因為陰陽



相戰。在立春後，這些雨打下來了就會驚蟄。蟄是指冬眠的昆蟲，驚蟄就是把冬眠的蟲驚醒。古人覺得冬天蟲是躲在地底下，像蟬不也是沉伏在地底的，所以就被驚醒了，或者是把休眠下穀種驚醒了，開始要發芽了，也代表春天到了的意思。春分，為什麼講春分呢？因為在這邊呢，陰跟陽是分開了，各據一邊，楚河漢界，所以叫分，所以在《內經》的陰陽離合論就提到這個，春分、秋分是陰陽離，夏至、冬至是陰陽合。夏天陽盛到頂點所以叫夏至，內含有被陽蓋住的陰，也就是陽乘陰，冬天陰盛到頂點所以叫冬至，內含有陰蓋住的陽，也就是陰乘陽，在這夏至和冬至是陰陽合的。

好，所以春有春分，秋有秋分。那從立春以後，天氣開始下雨，一到清明的節氣，整個天氣看起來會比較清明，清的意思是最精華的水，天空看起來會乾淨，而且陽光開始多了，稱清明。那穀雨呢，在這時候會再下一次雨，那這一次雨是叫你要趕快種穀物了啦，所以把它命名叫做穀雨。下這段雨要趕快耕作，種穀物，讓穀開始長。然後慢慢接近立夏了，開始陽氣升發，所以開始冒出頭了。在立夏開始，穀物生長旺盛，一直到小滿，就開花結穗了，然後這些稻穀慢慢地充滿起來了，稻穗開始有點飽滿了。芒種，就是稻穗會出現這種穗芒的時候。稻子開花後，他開始結穀。到了小滿這個節氣，再過十五天他就形成較大的芒種，稻穗的穀前面不是有芒長出來，這叫做芒種。然後就到了夏至，越長越好。之後接著小暑、大暑、立秋，剛開始是小後面是大嘛！所以他對應的是小寒大寒。而立秋以後處暑，在處暑這個時候，暑開始要結束了。過了處暑這個節氣，以後就開始涼，從立夏這邊都是熱，到了處暑，暑被處決了，處暑就是說暑氣在這個地方完全退去了，所以叫做處暑。既然暑熱，那就是陰開始強了，所以開始出現白露，露水開始凝結了。因為他陽氣還是夠啦，沒有那麼冷，所以叫做白露。到了這個部分陰陽開始分了，所以這邊叫秋分。而白露變得比較冷就叫做寒

露，露水就變冷了，所以就叫寒露。那露水再冷一點呢？就起霜了。所以就出現霜降。那霜降以後更冷，就開始立冬了，所以過來立冬。霜降完了以後就要下雪了啦，所以就出現了這個小雪，然後大的雪。那大雪到了頂點，陰到極盛，就到了冬至，冬至以後一陽生，一陽生以後開始有陽氣，所以這些雪，結成的雪開始會有些融化，慢慢的融化。那剛開始融的時候是小寒嘛！那因為雪的融化吸收了一些熱量，所以造成小寒。那陽氣更多的話，融雪吸收的熱量就更多，因此就變成大寒。那過來就再接著立春，這就是二十四節氣，你看我們祖先命名很清楚，很有意思，有沒有很容易記起來了。我們復述一次，開始就是立春，立春再來就是什麼？下雨了。雨水，雨水呢？把蟲子驚醒了就叫驚蟄。那驚蟄這段時間過了就叫做春分。那春分呢？因為雨下一些，把天空洗淨，所以看起來天氣比較清明，所以叫清明。那清明以後開始要插秧播種，開始要種穀物，因為要種穀開始，所以那時要下個雨，就這樣，穀雨。那穀雨過來就夏至了。那夏至過後呢，穀子開始長起來了，那就小滿，稻穗也開始開花生芒了，所以過來就是芒種。然後到夏至，然後又小暑大暑。然後到立秋。那暑氣到這邊要結束了，所以下一個節氣要把暑氣結束，所以把暑處掉了，處決掉了，所以叫處暑。那處暑完了以後呢？暑氣已經慢慢退掉了，那應該是結露了。那剛開始不會很冷，所以叫白露。這時候就要面臨到什麼？過來就秋分了，因為隔了兩個就秋分了。那過了秋分，那個露開始變寒了，所以叫寒露。那更冷以後，就結霜了。所以叫霜降。那霜降過了以後就碰到立冬了。立冬以後既然結霜了，過來之後就下雪了，所以就是小雪，下小小的雪。然後雪越大就變成大雪，好，就變成大雪。到了最冷的時間冬至了，到了最陰的時候了，冬至。那冬至過後因為雪要開始融化了，冬至後一陽生嘛！對不對，所以這個節氣呢，因為融化雪需要耗掉能量，所以反而融雪的時候最冷，下雪反而不會冷。因為下雪的時候他把那個冷都吸在雪了嘛，他是不吸熱的。下雪是因為純粹的寒嘛！不吸熱，它會吸寒。所以下雪反而不冷。等到融雪的

時候把熱量吸走了，所以就出現小寒，剛開始融，小寒。融越多的時候越冷，大寒。融越多吸收的能量越多，所以大寒。大寒後就立春。你看整個二十四節氣記起來，好不好記。大家把它記起來一下喔，就是這樣。

【鱉甲煎丸方】

鱉甲（炙，十二分），烏扇（燒，三分），黃芩（三分），柴胡（六分），鼠婦（熬，三分），乾薑（三分），大黃（三分），芍藥（五分），桂枝（三分），葶藶（熬，一分），石葦（去毛，三分），濃朴（三分），牡丹（去心，五分），瞿麥（二分），紫葳（三分），半夏（一分），人參（一分），蟪蟲（熬，五分），阿膠（三分），蜂窠（炙，四分），赤硝（十二分），蛻螂（熬，六分），桃仁（二分）。

上二十三味為末，取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盡一半，著鱉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桂林古本》】

【鱉甲煎丸方】

鱉甲、柴胡、黃芩、大黃、牡丹、蟪蟲、阿膠。

上七味，各等分，搗篩，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日三服，清酒下，不能飲者，白飲亦可。

【永諸按】

我們看「《桂林古本》」，「鱉甲」我們知道鱉甲會鑽土，那土裏面藏津液，那如果津液結的，那鱉能破。你看鱉甲的邊有肉裙，表示甲外有很多津，而甲就是沒有津的部分。鱉甲我們從這邊就知道它是去氣結而成的痰涎，整群的痰涎、氣結，整個氣結起來，那把它去除。鱉的頭長長的而龜的頭短短的，然後牠的甲都沒有那個紋，不像龜一樣，然後鱉甲的旁邊有個肉，而龜沒有，而且鱉的尾巴比較小的，所以人家閩南話才會講說「龜笑鱉無尾，鱉笑龜頭短短」（台語），所以兩個各有所長。龜的話牠的頭比較短，那鱉的頭比較長，牠可以伸得很長，前面是尖的，那龜的話大概都扁的，有沒有你看到烏龜的頭都扁頭的，每個都不一樣。甲的部分，鱉的甲是沒有紋路的，那龜的甲是有甲殼紋的。鱉的尾巴有時看不到，其實牠還是有尾巴，不過比較短，被牠的甲蓋住了，所以你就看不到，以為牠沒有尾，其實牠是有尾的啦，就是短短的。那龜的尾是比較長一點，烏龜的尾巴比較長一點。所以鱉的作用就是去結痰，而且是要結於內的，因為牠是屬於陰，有沒有看到鱉甲是在陰，我們一般那種骨頭都是屬於陰的，像鱉甲，這些是屬於陰的，還有龜甲也是屬於陰，因為就跟骨頭一樣，骨頭屬於陰，所以我們拿到虎骨啊、拿到人骨啊，用這些來做藥，它就根據它的本性，會往深處的骨頭走，當然頭骨就走頭，足骨就走腳，道理是一樣的。由這裏我們可以知道說，在骨節的因為氣結所造成的疼，所以用鱉甲進去清。簡單的說，骨節或者是筋的氣結，我們可以用鱉甲來清，因為筋、骨是在陰部，肉在中位，所以皮、脈這個都屬於什麼，都屬於陽，

筋骨都屬陰。所以鱉甲不是用來除陽的結痰，而是用來除陰的結痰，因此筋骨裏面有一些結痰的話會去結成癥，例如退化或類風濕關節炎的手指關節腫脹變形，裏面就是骨內有結痰，也就是淋巴的瘀堵。或者比如說骨瘤，它不是形成一塊了嗎，筋瘤啊，形成一塊，硬硬的讓你看到，那就是告訴你要用鱉甲。在這裏我們看到他用「柴胡、黃芩」，為什麼用柴胡、黃芩？因為柴胡黃芩是屬少陽用藥，瘧病偏向少陽，因為淋巴的流通不利，所以我們必須用柴胡來疏通。那為什麼會結呢？其實是熱的作用，例如像蛋清加熱後就變成塊狀的蛋白了。淋巴循環不良，用柴胡來通利淋巴使這些氣不要結聚在裏，因為柴胡的作用就是通利三焦淋巴，使氣都往外散，所以柴胡解表，解誰的表？解少陽的表，所以他可以通利、通順少陽的脈氣。那用黃芩的目的是因為淋巴的瘀堵，就會產生了熱，就像你扭傷一樣，患處氣阻不通，所以就熱熱的，故用黃芩來清三焦的熱。

那後面就很有意思，你看後面這邊都是血的藥，所以由這樣看起來，我們就知道《桂林古本》他的條文是比較好的，我們也可以比較那版本是比較對的，是不是？其實在《醫宗金鑑本》裏面也是可以看到攻血的藥，那既然有攻瘀血的藥，那應該就要有這個「癥」，而不是只有單獨「瘕」的一個字，所以應該是「癥瘕」，故《桂林古本》他條文是比較的。

大黃是讓氣血往陰走，往下往內走。既然是血，我們以氣跟血來比，血屬陰是很容易結在陰的，因為他是陰的性嘛，或者是體外面的瘀血，其實都很容易往下走，而體內的瘀血，是往內和下走，因為瘀血的本性本來就會往內往下走，所以利用這個性，也是一個治療的方法，比如說像你腦受了一個外傷，那你要清瘀血，要讓他往裏走，從腸胃道排。我們之前講的《靈樞》，它說我們人有所墮下，墮下就是比較高的摔下來，身體會產生一些瘀血，這些

瘀血會結在那邊，如果是身體上半部屬陽的瘀血，他會結在脇下。脇下剛好是第七到第十肋的位置，在橫膈的上面，橫膈以下是陰，以上是陽，他是結在陽中之陰的這個位置，這是血的性，血是陰的性。我們要去這些瘀血，一定要怎樣，一定要把血先往腸胃道那邊送去，把要除掉的瘀血從腸胃道排出，所以就讓氣血往陰走的大黃。用了大黃讓氣血往陰走，過來就要祛瘀血，用牡丹皮。牡丹皮那因為色丹，也就是紅黑色，不就是瘀血的顏色嗎？故牡丹皮有去瘀血的作用，所以他就把那邊因為氣堵而造成的瘀血，把他清掉。

蠅蟲呢？牠是祛瘀血之力少補血虛之力多的。蠅蟲有個作用，因為我們所結的血在時間上有久的有短的，有深的，有淺的，像時間短部位淺的，這些是比較活的血，它不是一個死血，那用蠅蟲來救活血。那蠅蟲是什麼蟲呢？蠅蟲就是一般我們講的蜚蟲，就是牛蜚。為什麼呢？因為蠅蟲的旁邊從虫從庶。那什麼叫庶呢？庶就是婢妾所生，不是正宮所生之子。所以蠅蟲是不是就是婢所生的兒子，也就就是婢。蠅蟲的作用是什麼？其實蜚小小的一個，吸起血來很大，非常的大，所以蠅蟲牠在攻瘀的方面呢？牠是弱一點，但是牠在養血在補血的作用呢，是比較強的。所以對於一些比如說像乾血勞，需要長期治療，不適合長期用攻瘀很強的藥，要緩慢攻瘀，然後又要補血的，我們就用蠅蟲，所以在乾血勞的部分，就是用大黃蠅蟲丸。他把大黃講出來就是有積在陰的瘀血，那我大黃、蠅蟲這個最要緊，所以才以二者為主方名，而這邊講的是鱉甲煎丸，所以重點是在鱉甲。鱉甲告訴我們，他的氣堵了，堵在陰那邊且結起來了，結成一塊了，影響到血流，所以也要用一些攻瘀補血的藥。阿膠是清熱止血，因為瘧有時候會導致一些血熱而出血，而阿膠它可以清熱止血。把這幾味藥，你看，《桂林古本》的方很簡便，七味藥，然後等分，然後搗篩。搗篩其實要分開來看喔，等分以

後，然後把它搗碎，然後再篩過濾，然後才能煉蜜，做成丸。丸就如同梧桐子的大小，每次要吃七丸，一天吃三次，那用清酒下，清酒是用來助藥性，使氣往外走。

「不能飲者，白飲亦可」，清酒是比較濃縮的酒，也就是蒸餾酒類的。白飲就是我們講的酒釀，其實就是用粥發酵了，變成酒了，這一種就叫白飲，酒釀就是這樣做的，它的酒精濃度是比較低的，主要是因為清酒太烈，有些人吃不下，那酒釀很好吃啊，所以我們就用白飲。

在《醫宗金鑑本》呢，他用鱉甲，用烏扇，烏扇是什麼，烏扇就是燒黑的射干葉。你看射干這個植物，是鳶尾科的，鳶尾科的就是一莖直上，然後一路發葉，最後上面再出花，你看起來是不是像一把扇子，因為要燒黑以用來止血，所以就叫烏扇，後代用燒黑的棕櫚葉，它們的意思是一樣的。黃芩、柴胡，前面講過了，我們應該都了解了。鼠婦這個東西是什麼？不是很清楚，若是照字上來講，就是母鼠，但可能也是一個植物，這個還得去細究看看。

乾薑，《金鑑本》用的比《桂林古本》多，如果照這樣來看的話，《醫宗金鑑本》的乾薑量，其實是不太適合的，因為方中有黃芩已經有出現一些氣分熱，除非這個人的脾不好，有拉肚子、腹痛的情形，因為乾薑主要作用在脾，治脾寒，屬太陰病的用藥。

那這邊有用芍藥，桂枝要去通血液循環。葶藶子用來降肺氣治肺脹用的，它是屬於清熱的，比如說肺脹、肺脹下利，肺脹就是用葶藶子，像葶藶大棗瀉肺湯啊，所以我們就知道葶藶可以下氣，下肺、胸部的熱氣，這就是葶藶的作用。石葦其實跟石斛是一樣的，都是用來



滋陰的。濃樸呢就是厚朴，用來擴張陰部的血管，那這邊還有用丹皮，來去瘀，與《桂林古本》是一樣的。

瞿麥屬石竹科，與康乃馨是同科的，作用是降心氣於下來治療心脹熱的，又可以利尿的，與葶藶子相類，像瓜萇瞿麥丸，瞿麥與茯苓是通利小便的，不過瞿麥作用在心，而茯苓作用在肺。紫葳其實用來攻瘀血的，紫葳用它的花，花對應人體是屬於心，所謂「心花怒放」，而葉是屬肺，故綠葉襯紅花，紫葳是用來去心熱所造成的瘀血，半夏用來除痰，人參用來補氣，蜂巢是用來去除癰的，其實蜂巢用來治療什麼最好，因為蜂巢清熱解毒，用來治療蜂窩性組織炎。赤硝就是硝石，那是用紅色。蜣螂是什麼呢？這個也不是很清楚，不過以字的形和音，應是現今的蟑螂，用來消食飲之積。那桃仁用來去新成的瘀血。

《醫宗金鑑本》這邊竟然用了二十三味，比《桂林古本》的七味還多，依《傷寒論》的方來看，品味沒有那麼多的，而又因為《桂林古本》它藥簡，然後我們這樣去看，我們大概就知道它的意思。

【集解】

徐彬曰「藥用鱉甲煎者，鱉甲入肝，除邪養正，合灶灰所浸酒，去瘀，故以為君。小柴胡湯、桂枝湯、大承氣湯為三陽主藥，故以為臣。但甘草嫌柔緩，而減藥力，枳實嫌破氣而直下，故去之，外加乾薑、阿膠，助人參、白朮溫養為佐。瘦必假血根據痰，故以四蟲、桃仁合半夏消血化痰。凡積必由氣結，氣利而積消，故以烏扇。葶藶利肺氣，合石葶、瞿麥；

清邪熱而化氣散結血。因邪聚則熱，故以牡丹、紫葳去血中伏火，膈中實熱，為使。《千金方》去鼠婦、赤硝，而加海藻、大戟，以軟堅化水更妙」。

【永諸按】

徐彬說「藥用鱉甲煎者，鱉甲入肝」，為什麼用「鱉甲入肝」呢？因為活的鱉是青色的，是綠色的。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鱉、烏龜那個都是綠色，像巴西龜啊！所以我們知道牠入什麼？入肝，入膽，入肝膽，大概是這樣，主要作用是要來「去瘕」。那這邊因為《醫宗金鑑本》的方劑跟《桂林古本》不同，而徐彬是針對《醫宗金鑑本》這個方劑來解，所以裏面的「小柴胡湯」部分，就有柴胡、黃芩、半夏。「桂枝湯」部分，就有桂枝、芍藥。「大承氣湯」部分，就有大黃、厚朴、芒硝。

「三陽主藥，故以為臣」，三陽就是太陽的桂枝湯，陽明的大承氣湯，少陽的小柴胡湯。甘草呢，因為甘草會蓄水，甘草蓄水要攻那個癥瘕就更不容易了，因為你這鱉甲是要去水，要除癥瘕，除那些稠痰的。那你用甘草來反而不太合適，蓄水會減緩攻下的藥力。所以在一些強力攻水藥中，不要用甘草，因為甘草會蓄水。我們反而會用什麼？用紅棗，比較會用紅棗。用紅棗的目的是怕他去水去太多了，會整個乾掉，攻過頭了，所以紅棗的目的是維持基本所有的一些津液啦。

「枳實嫌破氣而直下」，枳實作用是在那邊，因為這是在淋巴，所以枳實的目的是在腸胃道啦！枳實跟厚朴都是作用在腸胃道的管腔，而不是在淋巴的那些瘀堵，是在管腔的一些位置的氣結。其實我們要攻三焦的痰水，我們可以用大陷胸、小陷胸對不對，大陷胸、小陷

胸是沒有枳實、厚朴的，只有在胃家的時候，如小承氣、大承氣、桃核承氣才會有這些東西，調胃承氣沒有，調胃承氣只有大黃而已，因為它是胃也是津液的問題，所以不需要枳實、厚朴，小承氣、大承氣才會有枳實、厚朴的問題。或者是厚朴三物湯、厚朴七物湯這些，因為這些牽涉到腸胃的。而且因為陽明絡腦，第十對的腦神經也就是迷走神經支配著腸胃道，所以腸胃的問題也會有牽涉到睡眠和情智的問題。所以這並不是破氣而直下，因為本來就要破氣，但主要不是作用在腸胃，而且我們要去結痰，所以他那邊芒硝有留著。實際上我們這邊加了芒硝是比較偏向腸胃道的部分，要從腸胃道解，但這條文不太像，這邊只是要把堆積的一些膠稠的痰飲，這些膠稠的痰飲其本來也是正氣，但因為三焦的不通，導致這些正氣過於積聚黏稠，最後就變成邪氣。那這邊也是這樣，血積聚黏稠起來就變不好的血了。那邊要用人參嗎？這邊根本不需要加，因為你已經是津液結了，是氣實，不是氣虛，所以不需要用人參。那白朮呢？我們不需要把邪氣趕到淋巴管，因為淋巴管已經被堵住了，幹嘛要用白朮把它趕進去呢？我應該要破它，所以這些都不太對。那阿膠呢？是可以想說因為我用攻法，所以避免他攻過頭。

那「瘻」呢？這邊講錯了，「瘻」是假物以成形。什麼叫「假物以成形」？像我這邊有一個茶杯，我的水倒進去，水是沒有形，所以就靠著這形狀，它就形成茶杯的形。這樣了解嗎？這個就是「瘻」的假物以成形。那積呢？積就是堆起來。像我們講的積沙可以成塔，那堆起來，它是有形的，它是有形可徵的，木材慢慢堆起來，形成可見的木材堆，那這個就是有形可徵，會不會因為我把它怎樣後就不見了，不會！我們也可以把瘻看做什麼？我這邊一個水球，假這個水球的塑膠皮外觀以成形，如果把這個外形用釘子刺破了，這水球就不存在了。同樣的，這個是一個木球，它有形體，你會不會因為我們把外面這個皮破掉，「瘻」就

不見了？不會，所以這就是「癥」跟「瘕」的區別。癥是長久的累積所造成的，是實質的物質，所以很「硬實」，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它屬於陰。而瘕是屬於陽，它是暫時性的，比如說我這些水不小心過不去，像什麼腎臟的水泡有沒有那些，就過不去然後到這邊形成的，到這邊就形成一個裝滿水的囊泡，那我們只要把它用破水跑出去就不見了，這個就叫「瘕」。所以「瘕必假血根據痰」，這不太對。

其他的就是一些消瘀血的藥，那這邊講的一些不管他。《千金方》因為孫思邈那時候沒有看到《桂林古本》，《桂林古本》的有些條文是在《金匱要略》，因而有些地方不見了，所以他用了一個方式，像什麼鼠婦，因為他不曉得鼠婦、赤硝是什麼東西，而且他加了一些去水的藥，所以大概也知道說這個偏向氣啊！是氣導致一些血的問題，所以就用海藻、大戟，大戟是攻水的，用海藻來軟堅來化水。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瘴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肌肉。」

【《桂林古本》】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此名瘴瘧。白虎加桂枝人參湯主之」。

【永諸譯】

師曰「陰氣因無濟助而絕，陽氣獨自發展，則熱而少氣，煩，抑鬱，手足先熱而後接著想嘔，這叫做瘴瘧，白虎加桂枝人參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陰氣孤絕，陽氣獨發」，陰氣孤立無援，來源快沒了，什麼叫做「絕」？絕就是我這個來源沒有了，像定量的水流到最後就流不下去了，沒有來源了，那這個就叫絕。什麼叫斷？這邊有一條水流，它流得很好，人為加工用了一個東西把水流擋住，這個叫斷。所以絕斷也是陰陽字詞，一個是天然自然的，一個是人為的、造作的。陰氣孤絕就告訴我們，陰氣孤立無援，孤就是很孤單一個人，都沒有獲得濟助，孤孤單單，所以叫孤，陰氣沒有得到濟助，漸漸耗損，到最後慢慢的就沒了，這是因為氣都往陽去了，故「陽氣獨發」。什麼叫做陰氣呢？我們人體就像一個臭皮囊，往內走往裏走的就叫陰氣，往外往上走的就叫做陽氣，也可以說往陽的部分走的就叫做陽氣，往陰部分走的就是陰氣。所以氣不往內往裏走，而是往外往上走，就造成了「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因為是陽氣獨發，所以它熱，主要的根本是「陰氣孤絕」，陰氣少，往深層臟腑的氣少，所以就少氣。那臟腑少氣，機能變差，後天食飲的消化和吸收變少，回流入心的也少了，像我們之前講的發汗，若你汗出太多，往外的力道強，往內的力道就弱，所以回流的氣中之血變很少，但是血液中的血中之氣一直被拉出去，所以你可以想像那樣的血一定是又乾又少又少氣，所以就出現「熱而少氣、煩」，火燒頭嘛！因為為水少就熱多。「冤」，冤是什麼？裏面空空的，就是那種空空的感覺。「手足熱」，因為整個血變很熱嘛！「手足熱而欲嘔」，為什麼會欲嘔呢？嘔是樞機的問題，告訴我這是少陽。三焦屬少陽，三焦的氣被這些熱蒸騰，又一直往外散，導致氣津越來越少，越來越熱，就形

成黏稠的結痰，影響到氣道的流通，進而出現嘔的感覺。像這種症狀的瘧就叫「瘧瘧」，就是單純的熱，所以就叫「瘧瘧」。

《醫宗金鑑本》裏面多了「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肌肉」這些字，《桂林古本》沒有。「邪氣藏於心」，那些不好的氣本來就是在血脈和氣道之內，進而隨著通道回流入心。如果這邪氣在外面的話，會堵塞氣道造成氣的供給，肌肉也會變消鑠。《桂林古本》是這樣講，「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手足熱，像我們血熱的人，血中津液不足的話，會造成手足熱，像你去熬夜都不要睡覺，我們在熬夜會一直耗掉氣，到最後你會覺得很熱又想吐，那其實這就告訴你，你得了瘧瘧了。「手足熱」，熱還是在表嘛！而當這個熱隨著氣血回流入裏的時候就會出現欲嘔嘛！「手足熱而欲嘔」，先手足熱而後出現欲嘔，表示這個熱原本是向外的，太過嚴重了，已經往裏擴散了，外面已經承受不住了，往裏擴散就出現這個嘔，這個叫瘧瘧。既然我們知道了病機，我們就知道怎樣開方了。像你熱得要命，津液又不足，所以一定要補津液，你看他用什麼？我們飲食的來源，我們所補津液的來源是從那邊？胃、腸、脾胃嘛！對不對？這跟陽明病不是很像嗎？所以我們從起源直接給他一個冷的東西，就是用白虎，白虎我們知道嘛！白虎就是石石膏嘛！石石膏呢？他辛、寒，因為辛，所以本身也有外散的性，它寒，所以有涼之性。那個寒主要作用在氣，石石膏下去以後，氣就變涼了。那知母呢？知母本質黏稠，黏稠代表它的涼潤之性，如同冰塊一遇熱，產生津液，而且也可拖慢氣的外行速度。又因為白虎湯冷的性，所以往外走就會比較慢，因此再加桂枝，幫助血脈流通，讓整個表的血脈流通，就會產生一個往外的拉力，把這些冷的往外拉、往末梢拉。那因為他本身還有什麼？氣的不足嘛！他也告訴你少氣了，所以我們從來源直接給他人參。

所以痺瘧在治療我們用什麼？用白虎加桂枝人參湯。像這個也告訴我們，如果這個人一直長時間的熬夜，導致五心煩熱，照一般溫病的想法，一定會是滋陰涼血，但是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好的想法，因為這些氣血的不足是因為怎樣？他耗掉的關係，因為他本身熬夜一直耗掉氣，氣一直往外散，所以耗掉氣。我們可以考慮用什麼？白虎加桂枝人參湯，其實白虎人參湯加桂枝會比較好記啦！這是痺瘧的治法。

【《桂林古本》】

【白虎加桂枝人參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甘草二兩（炙），粳米二合，桂枝三兩，人參三兩。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

此言痺瘧，其文脫簡，《內經》已詳，不復釋。

※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桂林古本》】

瘧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作嘔，此名溫瘧。宜白虎加桂枝湯。

【永諸譯】

瘧病，脈好像正常，身沒有寒，只有熱，骨節疼煩，有時嘔，這叫做溫瘧。適合白虎加桂枝湯。

【永諸講解】

「溫瘧者，其脈如平」，平就是陰陽相等，和就是陰陽相順接，正常人的脈要緩平和，脈緩就是有胃氣。因為溫瘧的話也是有陰有陽，只不過他的陽比較多一點點而已，所以他才會講說他的脈如平。

「身無寒，但熱」，我們要記住喔！身是把頭、四肢去掉的這個部分，就叫做身。所以這邊摸起來不會冷，只會熱，所以他熱在裏面。

「骨節疼煩」，骨節是在外面？我們的身這邊有骨節嗎？沒有！骨節在身體外面，所以外面是冷的。那骨節為什麼疼煩？因為外面這邊的循環不好，血熱在裏面都沒有送出去，所以外面血少，血中之氣外滲少，便不能推氣行，氣阻骨節間之腔造成骨節的疼和骨節的煩。因為熱在裏，影響到三焦的流通，故時嘔，固定的時間嘔，因為他是瘧。因為三焦淋巴這邊疏通不好，往外也沒有辦法疏通，所以只能往上疏通，因而嘔。我們清楚的知道用什麼？白虎！裏面很熱嘛，就是用白虎，然後要讓這邊的熱往外走，所以他用什麼？桂枝！所以他的方就是白虎加桂枝湯喔！

【按】



此言溫瘧，其文脫簡，《內經》已詳，不復釋。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六兩），甘草（炙，二兩），石膏（一斤），粳米（二合），桂枝（三兩）。  
上銼，每五錢，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汗出愈。

【《桂林古本》】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甘草二兩（炙），粳米二合，桂枝三兩。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瘧多寒者，名曰牝瘧，蜀漆散主之。

【《桂林古本》】

瘧病，多寒，或但寒不熱者，此名牝瘧。蜀漆散主之，柴胡桂薑湯亦主之。

【永諸譯】

瘧病，多寒，或是只寒不熱的，這叫做牝瘧。蜀漆散主治之，柴胡桂枝乾薑湯也主治之。

【永諸講解】

《醫宗金鑑本》「瘧多寒者：」，《桂林古本》是「瘧病，多寒，或但寒不熱者。此名牝瘧，蜀漆散主之，柴胡桂薑湯亦主之」喔！牝是陰牡是陽，故牝瘧屬陰，所以多寒。從之前的溫瘧來看嘛！溫瘧他裏面熱、外面寒，那牝瘧的話他是裏面寒，外面有一些熱，是相反的。相對的，四肢、頭、身來講，我們身是佔了比較大的部分，也就是我們的身軀是佔了大部分，那這個人體所表現的寒熱是由什麼來看？由我們的陰來看。之前《傷寒論》也有提嘛！陽氣太盛如果入到人體裏面，形成陽乘陰，就出現陽的徵兆，所以死前就不靜了，就會煩躁。那如果裏面是陰氣獨盛，外行乘陽，那麼死前，就靜，也就是一直嗜睡到死。這條文我們可以知道裏寒外熱，所以你看他用蜀漆。蜀漆用來治療表的痰熱，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有一個火逆的條文，裏面用的方是桂枝加龍骨牡蠣救逆湯，而像這個牝瘧多寒的，他的熱是被寒排出於外了，所以除了要把熱所造成的熱痰去掉外，還要把熱導入裏，因此在這邊有兩個方，一個叫蜀漆散，一個叫柴胡桂枝乾薑湯。如果這個牝瘧因裏寒多使熱在外，因而外面出現一些結痰腫脹的症狀，就用蜀漆散。蜀漆散內有蜀漆、雲母、龍骨。雲母的外形就像一層一層的疊片，比物取象，那是氣的疊聚。意思是屬天的雲，在山上上下下碰到地氣就結成這個母，所以叫雲母，一層一層的。那你看我們的熱呢往外走，因為熱在外，在外面淋巴因熱而結成一層一層的痰飲，跟雲母的樣子很像，所以用雲母。蜀漆是要去什麼？去痰！外面結了一些這種熱痰。那龍骨呢？因為他是從胃這邊引起的，因為從胃的邪，所以他只用龍骨。蜀漆散用來治母瘧外在的症狀，那既然有治外在的症狀，所以如果外在症狀比較明顯，你就用蜀漆散來治，如果是內在症狀比較明顯，我們就用什麼？柴胡桂薑湯來治。

【按】

此言牝瘧，其文脫簡，《內經》已詳，不復釋。

【蜀漆散方】

蜀漆（洗去腥）雲母（燒二日夜）龍骨（等分）。

上三味，杵為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匕。溫瘧加蜀漆半分，臨發時服一錢匕。

【永諸按】

治療呢？是在未發之前就先把他痰啦！那些堵著的氣把他用掉。那這個漿水就是我們一般講的稀飯，稀飯上面浮一層的那個混濁的液就叫做漿水，那用這個來帶他們，因為他是甘的嘛，脾胃吸收就可以輸精於皮毛。

那如果是屬於比較有偏裏的，有裏的作用的，我們就用什麼？就用柴胡桂枝乾薑湯，其實這個柴胡、桂枝這邊是用來疏通表面的氣和血，進而疏通表面的熱，用乾薑來補脾陽，瓜蒌根來補裏面的脾陰。那如果是陰的話喔！因為你是寒都在裏面，所以這邊會結一些氣，因為營衛之氣是由中焦往上和外走，會比較沒力道，比較出不去，所以用瓜蒌根幫他拉上去，用乾薑來加熱度。若氣結久了會產生痰飲，所以用牡蠣。牡蠣因為長在海水裏，所以它的作用就是在太陽部位，屬膀胱和腎區，用來祛除此區的結痰。而甘草是用來調和諸藥，補脾和心之氣的。所以吃了以後會有一點煩，因為他這些熱水開始往上，導致心肺熱氣的壅滯，因

而導致微煩，等到整個熱氣出到表時，就不會了，這個煩，也可以視為服藥後的暝眩反應。那剛開始吃的時候會有一點點煩，那再服就會出汗，因為從裏出的熱氣已經到表了。汗出呢？代表從裏到外的氣道血道已經順暢了。初服時熱出不太去，所以會煩，那再服吃一次以後，他那個熱就出表了。而蜀漆散是直接作用在外面的，因為身體氣血都往外，造成表熱裏寒，形成表的結氣，進而影響到裏氣的外出，所以他先用蜀漆散把他去掉，這樣裏氣就通了，病本在表，而病標在裏，所以治本，標就好了。在這邊我們知道牝瘧，有兩個病因，一個是裏寒外熱，所以用蜀漆散，一個是表裏皆寒，用柴胡桂枝乾薑湯。

【《桂林古本》】

【蜀漆散方】

蜀漆（洗去腥）、雲母（燒二日夜）、龍骨各等分。

上三味，杵為散，未發前，以漿水和服半錢匙。

【柴胡桂薑湯方】

柴胡半斤、桂枝三兩、乾薑二兩、栝蒌根四兩、黃芩三兩、甘草二兩（炙）牡蠣二兩（熬）。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再服，汗出便愈。

【《桂林古本》】

【柴胡桂薑湯方】

柴胡半斤，桂枝三兩，乾薑二兩，枳實根四兩，黃芩三兩，甘草二兩（炙），牡蠣二兩（熬）。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再服，汗出便愈。

【集解】

李杲曰「牝瘧證多陰寒，治宜助陽溫散為主。雲母之根為陽起石，下有雲母，上多雲氣，性溫氣升，乃升發陽氣之物；龍骨屬陽，能逐陰邪而起陽氣；蜀漆乃常山之苗，功能治瘧，不用根而用苗者，取其性多升發，能透達陽氣於上之義也。溫瘧加蜀漆，亦取其升散之功」。

【永諸按】

雲母的形狀是一層層的，所以可以去除一層層的結氣。龍骨說他能逐陰邪、起陽氣，其實龍骨重鎮，主要沉降陽氣歸之於土，也就是脾胃，龍骨可以使往外往上的氣，減少其速度，甚者可以改變走向，使其向內向下。至於常山、蜀漆是用來去除表所結的熱痰。那柴胡桂枝乾薑湯呢？他是偏向表裏皆寒。

※夫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為痺。脈微而數，中風使然。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講解】

「夫風之為病」，我們知道風能使氣行加速，像我們水上行舟，如果有風吹，帆船走的速度就會快。因為風為六氣，是外面所感，所以我們表部的氣中之氣會被拉去很多，既然氣中之氣拉出去很多的話，相對的，原本能回流的氣中之血就會變少，所以人體內的氣血就會越來越少，長期下來的話，會產生一個病，也就是當一個地方氣血不足，就會出現半身不遂。「半身」就是身體的一半。那「遂」，就是如你所願，就是說我想要去動它，可是我卻動不了就叫「不遂」。「或」，或者、只有。「但臂不遂」，但臂就只有一個手臂，只有手臂的部分沒辦法如自己所願，那這個就叫做「痺」。什麼叫做「痺」？痺就是氣血不足，它主要來自於後天的氣血不足，主要與後天氣血來源的脾胃有關。因為「痺」是一個病字旁，內再加卑，如果我們偏旁加個肉，就成了脾，這就告訴我們是跟脾、跟氣血有關係的，因為風使氣耗掉太多，使氣血變少，因而造成微脈，我們之前有學過，「微」就是陰陽的氣都不足，就會出現微脈。陰陽氣不足，到最後會怎樣？因為心臟也發覺自己的氣不夠了，所以它就會跳得快，就想要跳得快來加速氣血的供給，所以就出現什麼？數脈。數脈其實是因為心跳過快所導致的，本身代表的是氣不足，心臟察覺氣不足就會跳快，這是一種虛數。另外，

血熱也會造成數脈。本條文因為氣變少了，血液中的血漿變少，摩擦力變大也會造成熱，起始的原因都是傷到風，故條文曰「中風使然」，因為風是有動力的，所以他是用「中」，那「寒」是慢慢的，所以他是用「傷」。

【注】

風病，《內經》論之詳矣。但往往與痺合論，後人惑之，故仲景復言之曰「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即經所謂偏枯也。或但兩臂不遂者，非中風也，即痺病也。蓋痺為陰病，脈多沉澀，風為陽病，脈多浮緩，今脈微而數，中風使然。其脈微者，正氣虛也，數者，邪氣勝也。故病中風之人，因虛而召風者，未有不見微弱之脈者也。因熱而生風者，未有不見數急之脈者也。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注這邊，「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即經所謂偏枯也，「偏」就是一邊，「枯也」，就是說我們那一邊的氣血不足，那「但臂不遂」其實也是，它是講說這兩個都是因為氣血不足，「痺」所導致的。這邊「脈微者」我們剛剛有講過，脈微在《傷寒論》已經有講過了，它是陰陽的氣都衰，那「數」的話我們剛才也講過了，數是因為心跳跳得快，那心跳跳得快是因為有他們氣血的不足，導致本身氣血虛少，所以產生心跳變快，還有血中之氣的不足，就血漿的不足，血會比較乾燥，這些因風所導致氣中之血回流變少，也會導致心臟跳快，因為它要救自己。那它這邊講說「因熱而生風者，未有不見數急之脈者也」，這個原因是因為風把氣都拉走了，所以身體的氣血、回流的淋巴變少了，因而脈「數」，是這

樣產生，並不是說「因熱而生風者，未有不見數急之脈者也」，不是因風而導致的生熱，應該是因風致虛，而導致熱，也就是虛熱。

【集注】

沈明宗曰「此分中風與痺也。風之為病，非傷於衛，即侵於榮，故當半身不遂，謂半身之氣傷而不用也。若但臂不遂，此為痺。痺者，閉也，謂一節之氣，閉而不仁也。於是診之於脈，必微而數。微者，陽之微也。數者，風之數也。此中風使然，謂風乘虛入，而後使半身不遂也。」

【永諸按】

沈明宗說「此分中風與痺」，其實中風跟痺的病機是一樣的，它們都是氣血的匱乏，進而產生了這種病，其實是氣血少所導致的。那風產生的病呢，因為風是陽嘛，在外面走，陰與陽會有一個隔，例如血管壁內是血，血管壁外是氣，中間有個隔就是血管壁，風能影響氣這邊，而血與氣之間有個血管壁的阻礙，所以血液滲出成氣的速度不一定是那麼快，所以風主要是影響氣這邊，是氣中之氣的部分。那既然影響了氣中之氣，也會影響了氣中之血，為什麼？因為氣中之氣被拉出去很多的時候，能回流的氣中之血就變少了，是這樣的關係。

沈明宗說「風之為病，非傷於衛」。風的為病就是傷到衛呀，表面的衛氣呀。那一「即侵於榮」，「侵於榮」是因為什麼？氣中之血的回流變少了，所以整個血液就變得枯燥，因為氣中之血的流注變少了，血液會越來越黏稠。血液越來越黏稠，它的滲透壓就變高，血球都



會比較萎縮，因為血漿變少的緣故。所以這個侵於榮並不是「風侵於榮」，而是風造成氣中之血的回流不足，進而所導致的。

「半身不遂」，它說半身之氣傷而不用，半身不「遂」是什麼？「遂」是如你所願，你所想要什麼就可以馬上做到，比如說我的手想要動，想要抓東西，我就可以拿呀！就很順的叫遂，那不遂呢？就是說我的心裏，我的頭腦明明就想要去拿，我也發布指令要去拿，可是我的手就是動不了，這叫做「不遂」那「半身不遂」就是半身不能如你所願，並不是說「半身之氣傷而不用」。最主要是因為現代的醫學，把它講做中風，這名詞有點嚇人。其實中風呢？像我臨診一直在強調，其實中風都是因為氣虛所導致的，那個風呢？只是它的一個原因而已。我們人過度熬夜，耗損血中之氣，導致氣血的不足，就會產生中風的情形，並不是說血壓高才會造成中風，並不是，有些人血壓低也會造成中風，主要是在於他什麼？虛。只有虛才能中風。所以這邊已經很清楚了。那這邊呢，斷句都沒有斷得很好，他要整句在看，也就是「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那這個就叫做痺，風導致的痺，而不是但臂不遂才叫痺。其實痺還有另外一種。我們有風、寒、濕的痺，那這邊是風導致的，它是其中裏面的一種，所以叫風痺。其實在《內經》中，它還有一個名稱叫做「風痲」。

那「痺者」不是一「閉」啦！痺者，卑也。痺是卑，怎麼會卑，因為低下啦，不足啦，應該是卑，是不足也。因為低下的人都是不足。像我們財富的不足，是貧窮的人，或是其他心靈不足的人。那怎麼不足呢？你們看它是與脾有關，而脾是後天氣血的來源。一般大部分的人不是含著金湯匙出世的，而是靠後天努力來賺取財富，若是我們不工作賺錢，或是所賺的錢很少，養活自己都有問題，那就會變成卑賤之人。所以痺不是閉，沈明宗翻錯了，他說「一

節之氣，閉而不仁」，並不是，而是氣的不足導致不仁。所以這邊沈明宗講的也不好，它是講錯的。

那「於是診之於脈必微數」，如果痺是閉呢，脈就不一定是微了。因為閉住，氣反而會實，例如傷寒毛竅閉住，氣鬱反變實。同樣的，像大便硬，腸道不通，也會產生實，故「陽明病，胃家實是也」。所以條文重點先告訴我們，說脈一定先微。先產生微，為什麼先微，因為陰陽的氣都不足了嘛。那為什麼後面接「數」，因為氣血變少，到最後心臟受不了，它要救自己，所以只好跳快了。像脈代表是陰陽氣偏衰，這個部分在前面的「平脈法」都有講過了。為什麼他們都不去看前面呢？這些注家他們不去看前面，然後都用自己的己意去解，這是不對的。仲景在前面的「平脈篇」他已經講「微者，陰陽氣偏衰」。那數呢，並不是風之數。數呢，是陽迫氣血。什麼叫陽迫氣血？很簡單，你看水就是失去熱能的氣。氣就是加了熱能的水，水加了能量就是氣。所以氣也是實質的東西，在這部分也可以歸屬於陰的部分，當你血液中的血漿不足的時候，那相對來說他就是一個比較乾枯的、少氣的血，會造成心跳跳得比較快，這是虛所造成的，並不是風的數。然後「此中風使然」，並不是說風乘虛入。我們要有一個觀念，天地所感在於人，那作用呢，是人自己的作用。我給你一個東西，那煞到你、影響到你，是影響到你的氣血，影響到你的氣血循環，所以才產生病的。不是我這個什麼邪氣就進到裏面，我的邪就進去裏面，這不是。是這個邪感染了你的氣，那你的氣失去了它正常功能，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邪氣。那六氣都有，比如說風感到人的氣，就叫做風氣，風產生的邪氣。那火呢，影響到你的氣，使你的氣比較熱，就變成火氣，是這樣的，並不是什麼乘虛而入。任何一個病源，都是藉由影響到人身體的氣血循環，進而導致疾病。因

為氣血的循環失去常道，就會導致經絡、臟腑的氣血不通利，嚴重的話會造成臟腑的缺損、損害，這個呢，就是病所產生的原因。

※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則難言，口吐涎。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講解】

「寸口脈浮而緊」，寸口脈就是我們講的肺的脈，在太淵的位置，用來候肺的氣。那腎的脈叫少陰脈，位置在太谿，胃的脈呢就叫做趺陽脈。肺主皮毛，寸口脈浮而緊，「浮而緊」就是脈先浮而後緊，脈浮大部分代表是表的病，皮表那邊的病。浮後接緊，緊則為寒代表表部受寒了。我們人體的氣機，如果一路出去很通暢，脈就不會浮起來。如果氣中之氣有受到阻礙，造成表部鬱積，那這邊壓力就越大，脈就會浮起來，就會往外浮，所以這就是一個表病。因此，我們常常講脈浮，就是表病。那為什麼先浮呢？浮是這邊氣中之氣不流通，然後鬱積，受寒而造成水或飲。而這邊的水飲呢，一定要有毛孔，一定要有孔道才能跑出去，而水飲屬陰，那就出現緊脈。出現這個緊呢，是因為這個水冷掉了，或者這個人本身體質是熱的，這個水反而不會冷，會出現熱，就出現發熱。「浮則為虛」，像這個浮，是風所影響的，因為他這邊講的是中風的部分，所以呢？「風令脈浮」。風在表這邊把氣中之氣拉出去以後，

會令脈浮起來，也會令人體的氣不足。風是一個陽邪，會把氣往外拉，往外力道會強，所以脈管會浮起來。那「浮則為虛」嘛，為什麼？風把氣中之氣拉走了，剩下這邊的氣呢就少了，氣中之血也少了，所以浮則為虛。而這邊又冷，因為風加速熱量的排除，這邊熱不見了，氣也不見了，所以這邊就出現了虛和寒，那「寒虛相搏」這個叫搏，其實應該是團在一起。就像我們束縛呢用繩子把它綁在一起。或是說，寒跟虛就像摔角，二個糾結在一起。這個邪在那邊？它告訴你，這個邪呢就在皮膚，他不講氣，因為還有血，用邪一字便包含了不正常的氣血。

那「浮者血虛」，為什麼浮會血虛？因為氣中之氣被風拉出，血中之氣也被拉出血管外，而同樣的，氣中之血回流變少，結果血是不是就虛掉了。而絡脈是除了皮部和經筋外，為在最外之脈，是受風最強的地方，因而形成絡脈空虛。相對的，經脈因為除了五十營的灌注外，還有精專營氣的補給，所以不會像絡脈這樣空虛。「賊邪不瀉」，賊邪就是那些不正常的氣血，外來的六淫，影響到那些正常的氣血，進而造成氣血瘀阻或不足。像同一個地方一直受到風的影響，使得氣虛掉了，一直沒有回復，代表它已經虛了。那虛在一個地方，有可能在左邊，有可能在右邊，因為虛所以失去它的功能，因此它就「反緩」，沒辦法執行它的功能，所以肌肉就鬆弛了。「正氣即起」，相對比較起來，正常邊的肌肉拉扯就會比較緊，所以「正氣即急」，正常邊就會造成繃緊的情形，虛的那邊就鬆掉了。

「喎僻不遂」，「喎」就是嘴角歪了一邊。那「僻」呢？「僻」就是什麼？不走直道嘛！原本嘴唇是直直的，那這個僻就會被拉過去了，走到偏旁去了，所以「喎僻」就會嘴歪往一邊，那沒辦法如自己所願。那它這邊講得更簡單，如果邪在絡，我們叫表面的位置，因為它

沒有氣嘛，所以沒辦法給神經養分，還有受器也是，所以皮膚就「不仁」，不仁就是麻痺，你怎麼摸他都沒有感覺就叫不仁，也就是肌膚失去了感覺。

那如果「邪在經呢」？經是氣血流動的主要的幹道，邪入經，經內血氣不足就「重」，覺得這個身體很重。又因為它氣血不足，所以肌肉的收縮也變差了，所以就覺得這手好重，像中風的就會覺得他的手很重，所以他要去運動，運動就是復健，恢復他的陽氣。那如果是邪在腑呢？這個邪，就是風，入於腑嘛，它的影響範圍從原本的外面最肢節的位置一直到經脈，一直到腑，這整個都會影響。表部經絡的氣被拉走了，使得裏部的腑氣也受影響了，所以叫「邪入於腑」，其實是外面的影響，從絡到經，然後到於腑，氣都被拉出去了。「邪入於腑」就會產生什麼事情？腑裏面沒有氣血的話，就不識人。什麼叫不識人？正常狀況下，你爸爸媽媽是認識你的，對不對？突然看到你爸爸媽媽問你是誰？這就是不識人。我以前碰到一個案例她是睡美人症候群，那睡美人症候群只要她一睡呢？怎樣都叫不起來，只能自己醒來，而她醒的時候就是不識人，問他爸爸媽媽是誰？他不曉得。說你是豬，你是什麼之類，就是出現這樣。邪入腑則不識人，不識人就是這樣，不管認識不認識他都不認識了。

「邪入於臟」，那我們看喔，入於臟的話，又在更深層，就出現「口難語」，然後呢？會「口吐涎」。「口難言」，舌頭想講話，講不起來。「口吐涎」，因為自主神經的收縮不好，就吐涎沫，這個是更嚴重的，這邊告訴我們，不是說只有邪入臟的症狀，而前面入絡、入經、入腑的症狀都沒有，而是邪入臟是前面的這邊都有，好比如說這個人邪入臟，他就有肌膚不仁、重不勝、不識人，還有什麼，舌難言、口吐涎，這樣了解嗎？因為臟是已經到最深層的了，沒有人說邪入經而沒有人絡的。所以如果是邪入腑，不會有邪入臟的症狀，不會

舌難言口吐涎，他只是不識人，然後他也會有重不勝、還有肌膚不仁的反應。那如果邪如果沒有人腑呢？那他還是識人的，所以我們是這樣去判斷病人是人絡、人經、人腑，還是入臟。例如這個人醒來後可以認識他家人，那就是他邪沒有人腑，他只有在那裏？比如說手舉不太起來，肌膚不仁，這叫什麼？邪入經。那如果他只有肌膚不仁，摸起來沒感覺，這就是邪入絡，所以當中風之前呢，也就是邪入絡的時候，症狀出現肌膚不仁，其實已經告訴你說，他的氣虛已經在絡了，絡那邊已經變虛了，叫他趕快去睡覺啦，因為中風大部分都是因為虛所導致的，而有些是因為受到風邪進而更加劇，所以在台東關山有個西醫師，他是很努力的，也是很有醫德的，因為那邊只有他一個醫師，所以過度的勞累，所以導致了中風。

【按】

「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此五句與本條文義不屬，當在後條之首。後條「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為寒，緩則為虛；榮緩則為亡血，衛緩則為中風；邪氣中經」，此六句亦與本條文義不屬，當在此條之首，文氣相屬，必是錯簡。其中有「浮者血虛」一句，必是衍文。浮則為虛，寒虛相搏，二「虛」字當是「風」字，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按，吳謙的按說「寸口脈浮而緊」，這個五句根本條文義不實，「當在後條之」，其實呢你如果對這個條文不了解，就不要亂加啦，他並不是在後文條之，這個浮是因為風導致的，那風會降低溫度，所以到最後會出現緊，因為他本身就是虛啦。那邊是

講「遲而緩，緩而虛，榮緩則為亡血，衛緩則為中風，邪氣中經」，這個在後面，我們後面再看。所以我們還是根據我們原來的來看。那中風虛邪之脈，為什麼呢？因為風是使氣往外走的變快，那氣往外走的變快，往回走的就變少，所以呢他會變虛，所以他才會說他是虛的脈，脈是虛。我們脈受到兩個力，一個是往外走的，一個是往內走的，往外走的力道強，就會出現浮脈，脈就會浮起來，就會走到往上的位置，那如果受到一個往內走的呢，那就形成沉脈，往內走的力道比較強，所以沉脈，所以像有些人喜歡勞力，做農事的，我們常可以看到他的脈是比較浮的，浮大的脈。那如果是整天待在家裏不喜歡動的，因為他氣往外排出的少，脈幾乎都是沉的，甚至出現拉肚子的，那些也是脈比較沉的。

【注】

中風虛邪之脈，皆當浮緩，以浮主風，緩主虛也，榮分見緩，經絡之血亡也；衛分見緩，經絡之氣空也。蓋邪風中人，未有不由經絡血氣空虛而中也。賊邪不瀉，留而不去，在左則病左，在右則病右，淺則病經絡，深則病臟腑。邪在於絡，則為病肌膚，麻木不仁也；邪在於經，則為病身肢偏重，斜不遂也；邪入於腑，則為病九竅閉不識人也；邪入於臟，則為病舌暗難言，唇緩吐涎也。

【永諸按】

「浮緩」，其實並不是說緩主虛，緩的意思呢是營跟衛不和，出去和回來的不足，往外走的，跟往內的，這是內，接不上，這邊氣，這邊血管的血，氣走的太快血接不上，就會出現這種緩脈，緩脈，那他這邊講，「榮分見緩」，其實他是後面的這個部分，「榮分見緩」，

代表的是什麼，血出去的快，然後回流來的慢，血進去有兩個嘛，一個是什麼？靜脈的血液回流，另外一個呢，是氣中之血的回流，這個出去太快了，滲出去的很多，回流的少，這叫榮分的緩，等下我們會講，所以就表示他這個血呢，慢慢失去了，不見了，那一衛分見緩」的話，就表示他氣空掉了，等於說我們看一下，衛分的衛在脈外嘛，這是衛的部分，衛氣的部分，這是皮膚，那衛分見緩表示他出去的，出去的多，那血管滲出來的比較少，所以就導致怎樣，他這邊比較空，沒有什麼氣，導致一個虛，這就是衛分見緩。

※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為寒，緩則為虛。榮緩則為亡血，衛緩則為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癢而癢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氣短。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講解】

「寸口脈遲而緩」，這一條《桂林古本》也是沒有的。寸口脈，我們講的肺脈，因為肺為五臟氣的來源，因為手太陰肺是一個經脈的起始，所以在《難經》才會講「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生之法何謂也」？就是這樣子。寸口者，脈之大要會，是這樣的原因。那寸口肺脈主氣，那它的脈是遲，遲就是陰的這個因素阻到氣血的流動，比如說因為外寒內冷，所以才說是寒。緩就是虛，為什麼緩就是虛？浮緩或沉緩就是榮衛不相和導致的，比如說在氣的話，氣中之氣太快了，血中之氣補不上，所以它就虛，脈是浮緩，同樣的，若是血中之氣走的快，而氣中之血補不上，脈會沉緩。「榮緩則為亡血」在剛剛已經講過了。我們這個血



管呢，血中之氣出去太快了，而氣中之血回流少，補充不及，所以整個就形成出多入少，人就虛了，就像我們花錢花太多，沒有開源，也不節流，所以這樣就導致虛。

「衛緩則中風」，衛的緩呢，因為氣中之氣出去的太快了，榮的血中之氣補充來不及，所以它也是一樣是虛，那這個是因為中風的關係，因為風把這個氣拉得太快了。邪氣就是我們之前都有講過，就是不正常的氣，就是不正的氣，一般我們正氣該流汗出去了就出去，該分泌就該分泌，但邪氣就失去它的功能，停堵在那邊，那如果影響到經絡，就會產生身體會癢。身是指軀幹這個部分。一個氣堵到了以後就開始會起疹子，像我們的濕疹啊蕁麻疹那些都是起疹子。那如果心的氣不足，「邪氣入中」就會胸悶短氣，因為它影響到身體整體氣的流通。心氣不足我們心臟打血的力道不夠，那這些本來要回流的氣，例如右淋巴總管的淋巴啊，還有負責胸管的淋巴，在心臟打出去的力道變弱的时候，這邊的流速呢，右淋巴總管所講說邪氣入中。那胸這邊的氣，因為我們胸這邊的氣是離心臟最近的，所以它影響最大，因而會胸滿而短氣。先胸悶，然後悶住了以後氣道開始流通不順，就短氣了。我們氣血流通就是一個圓，一個地方出了問題了以後，慢慢會影響到其他地方，所以它是先胸悶，告訴你說，我們這個就是氣開始堵了，那堵住了以後就是影響呼吸嘛，包括肺的淋巴那些都堵了，所以肺、胸腔、肋間那些的擴張都變弱了，所以就變得比較弱比較差，所以就出現什麼短氣，短氣是胸悶漸進的表現，就是變差了。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知道說如果短氣跟胸悶來比的話，那一個比較嚴重？當然是短氣就變比較嚴重了。

【按】

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為寒，二「遲」字當是「浮」字，「寒」字當是「風」字，始得文義瞭然，且遲、緩二脈不能並見，必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條《桂林古本》也是沒有的，那吳謙他的按是說，「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為寒，他說這個遲應該是浮，所以它搞錯了，浮的話是風引起的，或者是熱也會導致脈浮啊，所以我們就要知道浮的定義，就是一個往外的力道遠勝於往下的力道，所以浮是陽，就是這樣的意思。因為遲則為寒，這個遲若改成浮，反而是錯的。寸口脈遲是因為什麼？是因為陰阻氣血，所以它才能對到那個寒，而浮為風或虛，不是寒啦。然後你看這樣了以後，他就必須要講說寒字應該是風字，始得文義瞭然。其實我們這樣講一講大家應該都很清楚了，為什麼緩是虛呢？遲是寒呢？就很清楚了。而且他說「遲、緩二脈不能並見」，所以我就講嘛，有些醫家，像我之前的病歷啦，我給它寫一個緩數，然後那個審核醫師就給我核減了，因為他認為緩就是一息四至啦，所以他都搞錯了，緩不是這樣的意思，緩跟遲不是相對。那緩跟誰相對呢？緩是跟弦相對的。為什麼跟弦相對呢？因為緩是脾胃之脈，代表有胃氣啊，而弦是肝膽之脈，在《傷寒論》是賊脈，而弦的脈摸起來就像是摸筋一樣，很簡單，你找手的一櫛筋摸下去，你把脈一摸下去，哎呀這個血管就像這一根筋一樣，那就叫弦。同樣的，你找一塊肉你把它摸下去，哎呀你摸到這個脈感覺就像摸到肉一樣，這個叫做緩，所以他們兩個是相對的。那麼遲是跟誰相對？是跟數是相對的。所以吳謙搞錯了，什麼不能並見，這是可以的，什麼傳寫之訛，所以他自己沒有把它搞清楚。好，那後面的注呢，你看他又把它改了，把緩呢遲呢就改成浮了，然後就：，隨他去講了啦。

【注】

上條發明虛邪賊風之為病，此條發明榮衛風寒之為病也。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風，風寒之邪，相搏於表，鬱於皮膚經絡，則令人身癢而發癩疹也。若其人心氣不足，謂心胸之氣不足，而邪氣入心胸，故令人胸滿而短氣也。

※寸口脈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為腎，弱即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黃汗出，故曰歷節。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寸口脈先沉而後接著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是腎，弱即是肝。汗出進入水中，好像水傷心，遍佈骨節，出黃汗，所以叫做歷節。

【永諸講解】

這一條，《桂林古本》也是沒有的。寸口脈我們知道是肺脈嘛，代表的是陽。沉而弱表示它什麼，寸口脈主氣，寸口脈沉而弱呢，沉是什麼？我們剛剛講浮，現在有個沉，沉就是這個脈遭受一個陰的壓力比陽的壓力還大，所以它就脈出現沉。所以沉就是什麼，他就告訴我們這是一個陰脈，那因為陽的力道少。以手脈來說，手是屬陽，所以它陽剛開始出現少，

就是力道不夠，它出現沉脈。那沉久了之後呢，到手陽之部這邊的力道更小了，就出現弱脈，就是陽氣不足的脈。沉即主骨，因為它陽氣不足，從深層出不來。弱呢主筋，其實還有一個叫微啦，我們微是弱之漸，弱過頭就是微了，弱就是主筋，因為它脈是以深層來看，骨跟筋呢都是陰嘛，沉跟弱的脈呢都是屬於什麼？也是陰。所以他講什麼，沉就是腎，弱就是肝，因為骨跟筋嘛。

那我們出了汗，如果我們出汗，然後進到水裏面，那水會傷到心，正常下心氣要布散到外而成微汗，因為入水，導致汗不出，心氣外散受阻，故傷心。然後會怎樣？會歷節，這些出不去的氣中之氣，只能靠氣中之血回流，但氣中之血的回流量是一定的，所以有些便滲到骨節，造成歷節，瘀阻的氣中之氣久鬱變熱，造成黃汗。

條文「黃汗出，故曰歷節」，那這一部分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人出汗呢？一定是一個陽氣很有餘嘛，我們血管滲出去了，這個就是氣，這個部分代表氣，出去了。那既然你汗出了結果你浸到水，那不好意思，這邊水的壓力比你這邊還大，你這邊被堵住了，氣中之氣都出不去了，而且這氣中之氣是有陽的喔，他入水中，這是有陽的，當然在水中是沒辦法出汗的啦，這是一個陽。那所以這邊的氣會慢慢變熱，那氣把它用熱了，就跟我們的清鼻涕放久了變熱一樣，就變黃色的，所以他出現黃汗就是這樣的關係，因為他鬱久了，因為水把氣中之氣壓抑讓他排不出去，鬱久了變成一個熱。那為什麼講如水傷心呢？因為我們心臟收縮，會把血布散到整個身體，在表部這邊成汗散出去，整個氣血之路是一路這樣出去的，結果你一進到水中呢，水寒束束住毛孔，汗孔這邊被堵住了，便會產生一個逆壓回去，是不是會傷到心？條文說「如」就是大部分像，就好像是水傷心，而且汗為心之液。為什麼汗為心之液？

你看我們心打出的血這樣一路走到外，然後從體表滲出去，所以不就是汗為心之液？那什麼叫歷節？它還是以陽為主，但是它毛孔這邊被堵住了，堵住了汗沒辦法出，只有靠氣中之血回收，又因為它陰是比較弱的，氣中之血回流會比正常時慢。你看喔，我們這些氣中之血回去就是陰的力道，但是整體來講它陽的力道是強的，因為他有汗出，所以它陽的力道是比較強的，陰是弱的，所以會慢慢堵回去，原本只是表面脹，最後就堵到關節。因為關節裏面有腔嘛，所以就堵一些水氣，堵滿了，形成歷節。就是這樣慢慢填起來，慢慢越來越多填起來，這樣一路回去的，所以叫歷節。就是這一段關節一直回去、回去、回去，一直堵，堵到這邊這個手指啊，甚至是堵到腕關節了，這叫歷節。歷節以後呢，有時候因為瘀堵的氣越來越熱的關係，陽的力可以把毛孔打開，所以他就會排出那些瘀阻的氣中之氣，也就是黃汗了，這就是歷節黃汗的來由。歷是經歷，一路一路下去，叫經歷，就是一路堵回去。這是我們的指甲，指與指間有指關節，同樣的，也有腕關節、肘關節，就這樣一路回去到肩關節，關節內有關節腔，所以瘀阻的氣中之血就堵在這邊，腫起來，一路這樣過去所以叫歷節。

【注】

寸口脈沉而弱，肝腎之氣不足也。蓋肝主筋，腎主骨，肝腎不足，筋骨痿緩，一為風寒濕邪所乘，即病筋骨關節交會之處。夫人汗出時，腠理開，風尚易入，沉入水中浴，焉得不得致寒耶！水傷心，心主汗，汗鬱成濕，故風勝為歷節，濕勝為黃汗出也。

【永諸按】

吳謙說「寸口脈沉而弱」，「肝腎之氣不足也」其實就是陽氣的不足，沉的脈就是腎，心陽的不足，並不是說肝腎之氣，他是用沉弱來表示他們深淺陰的關係，所以他說沉是腎，因為腎主骨，弱是在筋，因為肝比腎還浮。「夫人汗出時，腠理開」，所以汗未出，但是如果入到水中，那些汗就出不去，「水傷心」我們剛剛有講，因為汗要出去，就被外面的水堵住，而汗出是心之氣力外行的結果，所以會傷到心，又因為這些汗是有熱量的，所以鬱起來的熱，就會使汗變黃，形成黃汗。

【集注】

趙良曰「腎主水，骨與之合，故脈沉者，病在骨也。肝藏血，筋與之合，血虛則脈弱，故病在筋也。心主汗，汗出入水，其汗為水所阻，水汗相搏，聚以成濕，久變為熱，濕熱相蒸，是以歷節發出黃汗也」。

【永諸按】

趙良說「腎主水，骨與之合，故脈沉者，病在骨也」，「肝藏血」這個還不錯，「筋與之合，血虛則脈弱，故病在筋也」，這個都講得不錯，「心主汗，汗出入水，其汗為水所阻」，所以才會傷到心，水跟汗相結聚在一起，聚就結成濕。因為是汗出不去，所以也可以講水跟汗併合一起成濕，濕鬱久就變熱。「濕熱相蒸」，會循著什麼管道出去呢？因為濕熱本來就是要往外走的，但外行受阻，所以只能往內慢慢的堆，而到骨節的空腔處便堆起來，所以叫歷節。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榮氣不通，衛不獨行，榮衛俱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為歷節也。

※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烏頭湯主之。

【《桂林古本》】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榮氣不通，衛不獨行，榮衛俱微，三焦無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兩脛熱，便為歷節。

病歷節，疼痛，不可屈伸，脈沉弱者。烏頭麻黃黃耆芍藥甘草湯方主之。

【永諸譯】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弛緩，叫做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叫做枯。枯泄相糾結，叫做斷泄。榮氣不通，衛不能單獨運行，榮衛都衰微，三焦沒有可駕御的氣血，四肢斷絕榮衛的來源，身體瘦弱，只有足腫大，出黃汗，兩足脛熱，便是歷節。

生歷節的病，疼痛，不可以屈伸，脈沉弱的，烏頭麻黃黃耆芍藥甘草湯方主治之。

【永諸講解】

我們來看這個條文，《桂林古本》分成二個，「味酸」，味太過酸，就會傷到筋，太過與不及都是不對的，我們知道肝虛的時候就要用酸來補，但是如果太過酸，它不虛你用酸來補，就會變成肝內的氣實，因為酸味屬陰，氣血向內，這樣會導致外部筋的氣血不足，筋就傷到了。「筋傷則緩」，我們之前已經緩，緩是什麼，講簡單一點就是支出大於收入，我們就叫緩，支出大於收入，所以是泄，筋部的供給的氣血不足，但支出還是一樣，收入不夠而是一直支出，這就是泄。鹹會傷到骨頭，為什麼呢？因為鹹勝血，會讓血液黏稠，鹹也是屬於腎，而鹹味也是屬陰，吃太鹹反而會傷到骨頭，因為這較高滲的血基於其本性會往深層走，往骨頭去，因而骨內的漿液會被抽出，所以骨頭就傷到了，骨痿了，就像樹木的吸水不足就枯萎了，古人都是由觀察來的，就像我的爸爸媽媽是種蓮霧的，為了要產黑珍珠蓮霧，他們會在田園裏灌鹽水，如果鹽水灌過頭，樹葉就會枯萎，嚴重一點就會枯死。「名曰」，名是以前就有的名詞，他把它拿來用，所以叫名曰，如果是自己講的，就叫「命曰」。

「枯泄相搏」，因為緩，支出遠大於收入，又因為鹹的關係使得津液變濃稠，把骨內的漿液抽出，所以這兩個因素相糾結在一起，叫做斷泄。一個是斷，氣血來源不見了，一個是泄，因為緩的關係，支出大於收入。這樣會導致怎樣呢？因為既然沒有了，流出去都沒有存留了，所以榮氣就不通，衛也沒辦法獨行，榮衛的氣都少了，三焦，講得很清楚，就是氣的通道，三焦裏面淋巴裏面都沒有津液、都沒有氣。「四屬」我們一般會講附屬的，附屬在身上的，有些就講說四肢，他的來源是什麼，他的氣血來源就斷絕了，身體當然就是羸瘦，羸就是沒力，羸是由陽的部分看出來，比如說這個人沒氣力，叫他搬個東西他搬不太起來，其實那個東西很輕，他舉不起來，這叫羸，或是看一匹馬，跑不動，跑步很慢，這個叫羸，這是形容功能的，瘦是形容整個陰的，實體的不足，所以羸為陽，瘦為陰，羸瘦就是整個陰陽



都虛了。「獨足腫大」，因為他陰，他那些氣，他前面為什麼斷絕，因為他的陰，陽跟陰沒辦法回流，所以「獨足腫大」，足是那邊，上次有講過，從膝以下這個部分就叫做足，就這個地方脹起來，其實我們常常臨診上會看到這個地方，膝蓋以上沒有脹，膝蓋以下整個腫起來，又變得很大，後代有個名詞叫腳氣，主要是脾氣虛，淋巴回流無力，進而鬱阻，形成歷節，隨著淋巴瘀阻，液體壓力大，把毛孔衝開後，便流出黃汗，所以「黃汗出」，這一條文是因虛所導致歷節，前面是因為實，二者不同，但結果卻是一樣，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治法也會不同。因為他這邊的淋巴瘀堵，久了會變熱，所以不應是脛冷，而應該是「兩脛熱」才對，故在《桂林古本》是對的。「歷節」的原因是怎樣呢？前一條是氣中之氣，因汗出入水中，導致毛孔閉塞，而這一條是因為氣中之血，因為素體虛之故，回流不好，所導致，這樣就可以很清楚了。下一條，則是因為寒，導致氣中之氣出不去，氣中之血回流不良，進而導致歷節，但因為病因是寒不是熱，所以沒有黃汗。

那病歷節，看起來腳的關節會腫大，其實手關節的腫大也可以算歷節，手指關節的腫大，西醫有這樣分，近端指節腫大的叫風濕性關節炎，遠端指節腫大的叫退化性關節炎。

「病歷節，不可屈伸」，那主要是傷到寒，所以你看「疼痛」，告訴我們什麼，疼有傷到寒，因為外寒，氣中之氣不得出，所以導致它只能往內堵回去。痛呢？他是氣不通，這個「不可屈伸」，沒辦法彎，因為關節整個脹起來了，筋繃緊了，不可以屈伸。

「脈沉弱者」，沉，陽熱的不足。弱呢？也是陽氣不足。沉是陽虛，弱是陽氣衰。往陽的氣少，往陰的也就多了。所以方藥要用什麼？第一個，因為既然被寒傷，毛孔閉住了，所以「脈沉弱者」要用「麻黃」開毛竅。「麻黃」是發汗的，開毛孔，讓他毛孔開大一點，讓

氣中之氣外出。「炙甘草」是要補心氣，不管是外寒還是汗出入水中，都會傷心，所以冬天心臟病死掉的多，流大汗，跳入水中的，也常會導致心臟病，因為他這個是心氣不足，所以用炙甘草。「黃耆」，做什麼用？黃耆可以幫助四肢氣中之血的回流。那芍藥呢？芍藥可以加速血中之血的回流，進而使血中之氣的滲出減少。那烏頭做什麼用呢？就是去掉堵在關節腔內的寒濕，所以烏頭的作用，簡單來說就是去掉骨頭間比較深沉的寒濕水氣。既然他脈是沉弱，他一定是腳內外都有。那陽部的部分，我們用麻黃、黃耆、芍藥、甘草。陰部的寒濕呢？用烏頭。《桂林古本》叫做「烏頭麻黃耆芍藥甘草湯」這樣你就知道原來是這樣用，有沒有道理？有道理。那這個方就叫作烏頭湯，跟《桂林古本》是一樣的。

那烏頭一般我們都是用蜜減緩它的毒性，所以烏頭是要用蜜去煮。那煮法是用二升的蜜來煮烏頭，煮成一升以後再跟其他藥材所另外煮成的藥汁混在一起，再煮成要的升數。

【按】

名曰斷泄之「泄」字，當是「絕」字，始與下文相屬，必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那「斷泄」的「泄」並不是「絕」，就是講他「緩」的關係，「緩」為「泄」。為什麼？因為支出大於收入嘛！像太陽中風，營衛不和，衛氣耗損多，而營氣接應不及，故脈浮緩。

【注】

此詳申上條，互發其義，以明其治也。歷節之病，屬肝、腎虛。肝、腎不足於內，筋骨不榮於外，客邪始得乘之而為是病也。究其所以致虛之由，不止一端也。如飲食之味過傷，日久亦為是病也。味過於酸則傷肝，肝傷則筋傷，筋傷則緩不收持，名曰泄也。味過於鹹則傷腎，傷腎則骨傷，骨傷則枯不能立，名曰枯也。枯泄相搏，名曰斷絕。斷絕者，即榮氣不通，衛不獨行，榮衛俱虛，三焦失所，四維斷絕，身體羸瘦也。若獨足腫、脛冷，寒勝凝於下也。黃汗自出，濕勝發於中也。假令發熱，則屬風，便為歷節也。病歷節者，歷節疼痛不能屈伸也，故主之以烏頭湯，通榮行衛，並驅風寒濕之邪也。以蜜制烏頭，亦緩毒法耳！

【永諸按】

歷節的病他是什麼？氣本來要出去，然後被堵住了。被水阿！寒阿！所束住了，或是因為虛，致使氣中之血回流不利。像被水和寒束住的氣中之氣，因為氣中之氣的本質是要往外，本身是陽比較盛的，所以當它外出被束住了，就慢慢往回堵，就會出現歷節，堵久鬱熱，氣變黃，而熱逼汗出，形成黃汗。

【集注】

沈明宗曰「《金匱》補示飲食內傷，脾、胃、心、肺、肝、腎致病，名曰歷節。然出脈證，皆因飲酒，濕壅內熱而招外邪合病。謂飲酒汗出當風所致，即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矣。或外風而合內濕，外寒而合內濕，內寒而招外濕，內熱而招外濕，此等關頭，不可不曉。又當分別風、寒、濕氣，偏多偏少，而處發表、溫中、行陽、補虛散邪之法，故治此當與《靈》、《素》、《金匱》合看則備，若泛用成方，則非良工所為之事也」。

【永諸按】

集注的部分，沈明宗曰「《金匱》補示飲食內傷，脾、胃、心、肺、肝、腎致病，名曰歷節。然出脈證，皆因飲酒，濕壅內熱而招外邪合病。謂飲酒汗出當風所致，即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矣」，他主要的病機呢？其實我們再講一次就很簡單。我們心臟到皮部的血脈，然後要出去做汗，在毛孔這邊擋住了，而且還有一個病機就是出去的快、耗散的快，補充的慢，造成虛，因而氣中之血的回流力道不足，造成歷節。

【烏頭湯方】

麻黃、芍藥、黃耆（各三兩），甘草（炙，三兩），川烏（㕮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烏頭，五枚）。

上五味，㕮咀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盡服之。

【《桂林古本》】

【烏頭麻黃黃耆芍藥甘草湯方】

烏頭五枚（切），麻黃三兩，黃耆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三兩。

上五味，先以蜜兩升煮烏頭，取一升，去滓，別以水三升，煮四味，取一升，去滓，納蜜，再煮一二沸，服七合，不知，盡服之。

※諸肢節疼痛，身體尫羸，腳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欲吐，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

【《桂林古本》】

諸肢節疼痛，身體羸瘦，腳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欲吐者，桂枝芍藥知母甘草湯主之。

【永諸譯】

各種四肢關節疼痛，身體瘦弱，腳腫好像腳要掉了，頭昏亂，短氣，溫溫想吐的，桂枝芍藥知母甘草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過來我們來看，這是《桂林古本》的另外一個，剛才那個是寒，這個就比較偏向於熱了。寒、熱都有，我們來看一下，「諸肢節」肢是四肢。「節」，四肢的關節。「疼」，冷。「痛」，氣不通。「身體尫羸」，「尫」其實就是比瘦更嚴重，瘦到皮包骨的這一種，是不是又看到枯泄相搏那種歷節的影子。

「腳腫如脫」，腳很腫，感覺像不是自己能控制的腳。腳是指那邊？腳是從股部一直到膝再到足，這整個叫腳，所以我們人有兩隻腳，不會說我們有兩隻足。足是怎樣？足是從膝以下叫做足，膝以上的叫做股，中間叫做膝。股、膝，然後下面叫做足，所以足那邊有趾部，

有足趾。所以腳腫，整個腳都腫起來跟之前那個獨足腫大不太一樣，腳腫好像不是自己的。「如脫」，脫就是這個東西丟掉了，或者是跟我沒關係了。

那「頭眩」，因為頭是諸陽之會，他是在最陽的部分，因為這些氣血都往下面走，頭所收到的氣血一定是很少，所以他就眩，眼睛就黑掉，這是養分不足的關係。

那「短氣」呢？因為堆在足的這些氣沒有回流，而心臟要打到腳這邊的氣血，因為這邊腳堵住了，下不去，所以會短氣。

「溫溫欲吐」，是嘴巴覺得溫溫的，因為上面為陽，所以口這邊熱，沒有下面的陰氣上濟，因為陰都堵在下面了嘛！「溫溫欲吐」應該「口」字旁的，就是嘴巴覺得熱熱的，然後一直想要吐。那他治療方式是「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

【按】

溫溫當是「噍噍」。

【永諸按】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溫溫」當是「噍噍」，其實這兩個意思差不多，一個是水溫，一個是嘴巴溫。

【注】

歷節之證，諸肢節疼痛也。身體羸，即上條身體羸瘦，甚言其瘦之甚也。腳腫如脫，即上條獨足腫大，甚言其腫之甚也。頭眩短氣，陽氣虛也。欲吐，寒邪盛也。而不用烏頭湯者，因無黃汗之濕勝也。用桂枝芍藥知母湯者，以壯陽氣，散寒濕為急也，故方中桂枝芍藥倍於麻黃、防風，大加白朮、附子，其意專在溫行陽氣，次在散寒濕也。多用生薑，因其欲吐。更佐知母、甘草者，以其劑過辛熱，監製之也。

【永諸按】

那歷節呢？其實像這個「諸肢節疼痛」也算是屬於歷節，身體尪羸是比他更嚴重，他只是羸瘦，羸是功能不足屬陽，瘦是實體的不足屬陰，因為尪比羸瘦更嚴重，所以尪就是講他瘦得很嚴重。那腳腫如脫跟獨足腫大不一樣，他腫更嚴重了，都腫到腳那邊了。那頭眩呢？上面的氣都沒有了，頭眩我們講陽氣虛，就是陰沒辦法去濟陽。那欲吐呢？也是因為熱，我們知道胃有熱會吐，胃有寒也會吐，那並不是寒盛的欲吐，而是胃熱的欲吐。那不用烏頭是因為他沒有牽涉到骨節的寒濕，所以他不用烏頭，但有牽涉到下部的陽虛，所以用附子，烏頭沒有補性，故長於熱骨間寒濕，而附子是有補性，用來補腎陽，二者不同。那用桂枝、芍藥呢？桂枝、芍藥是用來通行血脈。知母是用來助上之陰，因為上面乾得要命，又乾又熱。我們人體很有意思，當往下不行的話，他往上就會過快。胃這邊其實很乾，為了要補這邊的陰，所以直接從胃這邊補，那補他的陰你用麥門冬可以啊！但是因為上面還有一些熱，所以這效果不是很好。如果我們把麥門冬當作是一杯水，那知母就是一塊冰，表示他可以去掉一些熱，然後可以產生一些氣、補一些氣。好我們看桂枝、芍藥通行血脈，增進表部的血液循

環。甘草、麻黃是因為既然腳部已經堵了，下面腳的氣出不去了，所以要用發汗，跟之前那個是一樣的。

之前烏頭湯，或者是我們之前講的烏頭麻黃芍藥甘草湯，其實是一樣的，你看在那邊因為是關節，而這邊是四肢，所以他用桂枝，那烏頭湯他沒有，但是芍藥、甘草、麻黃是不是一樣的，因為要幫助那邊的汗排出去，所以他有用到生薑。幫助淋巴液的回流，所以他用白朮跟附子來去掉那些寒濕。那用知母呢？來補充中上焦之陰。防風呢？防風是加強知母的流動啦，防風呢是避免風把他什麼？支出太多。對不對？他最主要是因為風病所造成的，那知母去補上面津液的不足。那這個方就是什麼？桂枝芍藥知母湯，跟烏頭湯的這個「不可屈伸，疼痛」是不一樣的，他是獨足腫大比較嚴重的。

【集注】

李彥曰「此歷節病，由氣血兩虛而致者也。風濕相搏，四肢節節皆痛，即歷節病也。身體羸，邪勝正衰也。腳腫如脫，氣絕於下也。頭眩短氣，氣虛於上也。欲吐，氣逆於中也。此三焦氣血兩虛，故是湯主祛風濕而溫氣血」。

【桂枝芍藥知母湯方】

桂枝（四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麻黃（二兩），生薑（五兩），白朮（五兩），知母（四兩），防風（二兩），附子（炮，二枚）。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桂林古本》】

【桂枝芍藥知母甘草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知母二兩，甘草二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跗陽脈浮而滑，滑則穀氣實，浮則汗自出。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跗陽胃脈先浮而後滑，滑就是穀氣充實，浮就會汗自出。

【永諸講解】

這個條文《桂林古本》也是沒有，那把它看完好了，跗陽脈是胃脈。浮屬陽，浮為風，浮為虛，浮是氣血向外之力大於向內，脈浮氣血往外。浮而滑，滑是血偏盛，血偏盛的原因來自於穀氣實。怎麼樣會出現滑呢？支出少、收入多，所以滑就是穀氣實，到最後氣血俱實、俱盛，進而產生浮脈，就會汗自出，所以浮則汗自出，但這只是針對跗陽脈胃脈。

【注】

跗陽，胃脈也。穀氣，胃氣也。浮則為風外薄，滑則為胃實熱，風熱蒸於肌腠之間，故汗自出。此發明黃汗，亦有因風熱之義也。

※少陰脈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為風，風血相搏，即疼痛如掣。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少陰脈先浮而後接著弱，弱則血不夠，浮則是風，風血相糾合，身體即疼痛好像要撕裂。

【永諸講解】

少陰脈，少陰脈是什麼？心脈。浮屬陽，為風，為虛，因為氣往外走太快。弱就是陽氣的不足喔！那邊他講說脈浮呢是因為風所造成的，而風耗損氣，使得陽氣衰，因而脈變弱，脈弱就是氣不足，因為風把什麼氣都往外拉，進而使得血當然就不足了，故弱則血不足，這實際上是氣不足，進而血不足的。

我們之前有講過，這裏是血脈、那裏是淋巴管，脈浮是因為受到風外拉的影響，出去的時候營血這邊跟不上，就形成榮衛不和。那若是慢慢拉走氣呢，氣中之血這邊回流的也變少

嘛，所以相對過來的血就會不足。那風跟血呢？風造成的氣虛跟血虛這兩個因素相結合在一起，表部的氣血不足，會形成冷，進而造成疼。因為氣血的供給不足的話，患部就會形成冷，因為氣主煦之，血主濡之嘛！所以就冷，然後呢，因為氣中之血回流會變慢，因為風拉氣中之氣，氣中之氣行速，氣中之血就慢，慢的話，淋巴瘀阻，所以也會痛，痛就是氣不通。「如掣」，好像被人家牽制住的感覺。「疼痛如掣」，的意思就是被疼痛所牽制住，意思是一動就疼痛，不敢輕舉妄動。

【注】

少陰，心脈也，心主血。心脈浮而弱，弱則為血虛，浮則為風邪，風血相搏，而交爭於經絡之間，故疼痛牽引如掣也。此發明歷節亦有因血虛之義也。

【集注】

李彥曰「風在血中，則剽悍勁切，無所不至，為風血相搏。蓋血主營養筋骨者也，若風以燥之，則血愈耗而筋骨失其所養，故疼痛如掣。昔人曰『治風先養血，血生風自滅』。此其治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李彥這邊喔，昔人曰「治風先養血，血生風自滅」。其實我們治風應該要怎樣？不是先養血啦！我們應該是先什麼？你知道嘛！先收那個氣，所以治風要先收氣，氣收以後

血就養起來了，了解嗎？先要把那個氣收起來，因為風會把那個氣往外拉，所以治風應該要先收氣。

※盛人脈澀小，短氣，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

【《桂林古本》】

肥盛之人，脈濇小，短氣，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也。

【永諸譯】

肥壯的人，脈濇小，短氣，自行汗出，遍佈關節疼痛，不可以屈伸，這都是飲酒，汗出受風所導致的。

【永諸講解】

「盛人脈澀小」，盛人之所以脈澀小的原因是怎麼樣？因為他有餘於外嘛！不足於內喔，也就是陽有餘而陰不足，或是陽盛而陰衰。脈澀呢？是血中之氣的不足。脈小是長時間陰的耗損所導致的，陰陽部的血不足。盛人就是胖子啦喔！脈澀就是因為氣都往外走，所以氣中之血的回流變少，所以血管都變比較乾澀，也會變小，那既然血流少的話，氣流通不好，就會短氣，然後會自汗出，然後也會出現這種歷節疼，因為氣有餘在外，不足於內，所以這就是歷節的病機，然後不可以屈伸，那這都是因為什麼？飲酒。條文說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他就是喝了酒，那喝了酒後呢就會出汗嘛喔！酒一喝，哇！這血中之氣從血管滲出去一直到

皮膚的氣中之氣流汗出去了。那出汗以後又去吹風，那風呢？第一種，把氣中之氣拉得更快，形成虛性的歷節。那另外一種呢？風一吹呢？冷住了、束住了，所以氣就堵起來了，造成實性的歷節，這些都是汗出當風所致。

【注】

盛人脈盛，不應澀小；盛人氣長，不應氣短。今盛人脈澀小，短氣，是形氣脈息不合也。審其證，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詢其由，得之於飲酒汗出當風也。此又發明歷節不止一端之義也。

【永諸按】

然後注這邊講說「盛人脈盛，不應澀小」，胖子有時候脈都是比較弱的，因為他有餘於外，然後他們脂肪呢很多嘛！胖的人呢，骨頭跟筋都比較弱，為什麼？因為氣血都跑去藏脂肪了，脂肪是在那邊？外面啦。肌膚之間這是血脈，然後深層的這是筋骨，血脈呢都往表皮脂肪去了，筋骨的血就少，所以胖子大概筋骨都比較弱。為什麼往筋往骨的血都變少了，這是陰陽的道理。皮肉屬陽，筋骨屬陰。往這邊多，另一邊就少了。這邊拉去了以後能回流的就少，所以脈就會變得怎麼？澀小。所以並不是說什麼盛人氣脈盛不應澀小，不對！盛人的脈氣並不盛，盛人的氣也不長，你看他們跑步都氣喘噓噓的。

【集注】

徐彬曰「盛人，肥人也。肥人濕多，脈得澀小，此痺象也。於是氣為濕所搏而短，因風作使而自汗，氣血為邪所痺而疼痛不可屈伸，然肥人固多濕，何以脈驟澀小，豈非酒濕困之乎？何以疼痛有加而汗出不已，豈非濕而挾風乎？脈證不同，因風則一，故曰『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

【永諸按】

那徐彬這邊有講，盛人就是胖子啦！胖子濕多，為什麼？其實不應該講說濕多，是因為他脂肪多、油多，所以脈都往外去了，所以會澀小，那這是痺，痺跟脾胃有關係，他會出現這個歷節不可屈伸那都是怎樣？後面是講說這都是飲酒汗出當風所導致的病因。

血痺虛勞病脈證並治第六

※問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脈自微澀，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針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

【《桂林古本》】

問曰「血痺之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之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脈寸口微澀，關上小緊，宜針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

【永諸譯】

問曰「血痺的病從那兒得到？」師曰：「尊榮的人，骨弱肌膚厚重，又因疲勞，出汗，躺著睡覺時睡不好，常翻身，又加上感受到微風，因此得到。但因寸口脈微澀，關脈小緊，適合針刺引導陽氣，使脈和緊去就好了」。

【永諸講解】

我們看「血痺虛勞病脈證並治第六」，問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學生問說血痺的病是從那邊怎樣得來的？那我們來看這個「血痺」，首先我們來看這個「痺」字，它跟脾有關係，我們把這個病字旁去掉，改成肉字旁，它就是什麼字？脾。所以單純病字旁裏面這個卑呢，其實就是它的病因。卑就是什麼？低下、是不足、貧賤的人叫卑，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血痺的人大概都是怎樣？是氣的不足沒辦法送到外面所導致的，所以老師就講了「夫尊榮人」，像

那些尊貴的人，王公大人還有君王之類的，他們的骨頭是弱的，他們的肌膚是盛的，因為他們吃的都是甘美，調味很重的甘美之味，那甘美之味的話，那些氣就比較往那邊走？往肉那邊走，所以吃到肥嘟嘟，因此皮膚間的油很多，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氣血的走向是往外，既然是往外的話，所以相對之下往內就是往筋骨的，我們的血流就會變少。同樣的，從我們人體的生理也可以發覺到，如果一個人吃了太多甜的，我們的血都會往那邊走？往脾胃走，去那邊消化，那主動脈下來首先經過的是什麼？脾胃的部分，這時有一些血被拿走了，那腎是在最下面的，所以吃太甜也會影響到腎的血流，而腎是主骨，那脾主肌肉，所以就造成了脾強腎弱，土克水，所以就「肌膚盛骨弱」。

「重因疲勞，汗出」，那我們看這個「疲」，你看它是一個什麼？皮的病，所以是表示他皮那邊的問題，那「勞」是力，那上面有個蓋子，就是長時間的出力導致上面出現了火，就是我們過度使用氣力，導致身體出現了熱，這個就叫做「勞」，那既然裏面有熱，然後因為它皮出了問題就會出汗，本來他外面的氣血是不夠的，但是因為勞動的關係，火熱在裏面的關係，力出於裏面的關係，所以把表皮上的津液又往外耗損。

「臥不時動搖」為什麼躺著會不時動搖？「不時」就是沒有固定的時間，沒有固定的時間會在那邊搖動，為什麼他會去動搖？睡覺的時候翻來覆去，原因是因為什麼？有些是因為氣血的不足，當我們人氣血不足的時候，我們就會用動作來回饋，使他氣血流動，所以就會產生這種不時動搖，跟躁一樣，那躁的話也是因為腳氣血的循環不足，供給的不足，所以他必須藉由動作來促進它的流通，所以這個「不時動搖」告訴我們他有虛的問題。



「加被微風」，被呢，我們可以看到，外面是一個衣服，裏面是一個皮，把衣服蓋在表皮上叫做被，就是說他的表皮被微風侵襲，那為什麼被微風侵襲就會得到這種血痺的病？我們知道風會讓氣中之氣加速外泄，那他都已经疲勞了，又汗出，加上又被風所侵襲，把氣中之氣拉出去更多的話，那是不是更虛，表面的氣血就更少，所以就得到血痺這個病。

那脈呢？這邊金鑿和古本不一樣，我們來看古本的，「但以脈寸口微瀋」，寸口脈微沒有力，表示陰陽氣的衰，微就是整體的氣衰。瀋就是血少，所以寸口脈表陽部，它對應的是皮毛，因為寸口是肺脈，所以寸口這個部分它微瀋，氣不足，血又不足。那「關上」呢？「關上」的部分它又「小」又「緊」。「關上小緊」，這個小呢，是怎樣？本質的血不足，吸收也不是很好。「緊」呢？緊則為外寒，關上也有受到一些寒氣，表示胃有受寒，所以我們應該「針引陽氣」，用針灸來引陽氣，幫它拉出來，讓脈平和，「令緊去則癒」，使受的外寒退去就會好。

【注】

歷節，屬傷氣也。氣傷痛，故疼痛也。血痺，屬傷血也。血傷腫，故麻木也。前以明邪氣聚於氣分，此以明邪氣凝於血分，故以血痺名之也。尊榮人，謂膏粱之人。素食甘肥，故骨弱肌膚盛，是以不任疲勞，疲勞則汗出，汗出則腠理開。亦不勝久臥，臥則不時動搖，動搖即加被微風，亦遂得以干之。此言膏粱之人，外盛內虛，雖微風小邪，易為病也，然何以知病血痺也？但以身體不仁，脈自微澀，則知邪凝於血故也。寸口關上小緊，亦風寒微邪應得之脈也。針能導引經絡取諸痺，故宜針引氣血，以瀉其邪，令脈不澀而和，緊去邪散，血痺自通也。

【永諸按】

注的部份，這邊講說「歷節，屬傷氣也」，之前我們不是學過，歷節就是它的淋巴液，深層的淋巴液回流不好，堵在關節那邊所造成的。因為氣堵住，也影響到深層血的流動，所以呢，氣血不通，就會疼痛，所謂「氣傷痛，形傷腫」，歷節就是這樣造成的。那血痺呢？我們前面講它是因為血的不足，痺就是卑，就是少，血的不足所導致的。那邊血的不足，表面血的不足所導致的，往陽的血流不足，也就是說往陽的氣血不足所導致的。那邊說「血傷腫」，血並沒有傷腫，它是用錯了，是「形傷腫」。另外，病在氣才會有形，病在血是沒有形的痛，因為血在固定的血管腔內。前章的內容《靈樞》已經講過了，所以這邊說血傷腫是錯的，然後這邊又講說「前以明邪氣聚於氣分，此明邪氣聚於血分」，條文這是虛，這並不是實，歷節是實沒錯，但也有虛的歷節，如前條「枯泄相搏」的，因為它的淋巴回流不好，有些因為瘀堵，有些因為回流之力不足，所以產生這種歷節。

我們可以說，因為回流的氣，這正氣應該照那個速度，但它不往後回流了，積在骨節的部分，就形成了這種歷節。像這種氣我們可以講邪氣，因為邪氣呢就是失去正常功能的正氣所生的。

此條是虛，是血的往外不足，所以它就是這種血痺虛勞的這個脈症，就是說本質是虛，血送不到最外面。陰部的氣血沒辦法接濟陽部的氣血，所以它是利用針來導引陽氣使在外，就是我們之前《靈樞》講過，「五臟之氣矣已絕於內，用針著反實其外」，這個叫虛虛「五臟之氣已絕於外，用針者反實其內」，這就是實實。就是外面沒有了嘛，用針者反實其內就造成實實，那我們在治療，治之者應該什麼？五臟氣沒辦法出去外面嗎，所以我們要針什麼？

四肢的井穴，使這些氣血往外走，是用這樣來治療的。這邊講說邪氣凝於血分這是錯的，它是因為虛的關係。

「尊榮人」他是膏粱之人，膏就是油，吃油吃的很多啦。像《傷寒論》方中的豬膏髮煎，膏就在肉上那一層油就叫膏，膏就是肉間的油。那膏肓就是三焦，三焦之原在膏肓。三焦裏面的淋巴液呢，如果脂肪酸過多的話會做一些儲存，所以膏肓是三焦之原。那尊榮人就是王宮大人，因為他們吃的太好了，又喝酒又吃那個吃甘美的食物。所以它這邊講了還不錯，他說「素食甘肥」，那一「骨弱肌膚盛」。骨弱肌膚盛剛才我們已經講過了，因為土克水的關係脾克土的關係。所以骨弱呢，就不任疲勞。你看胖子很容易出汗，因為肌膚盛，所以氣是往外走的，那往內是少。「汗出腠理開」，毛孔打開就會耗氣，耗掉什麼氣？氣中之氣。如果汗出很多則耗的更多，那我們原本的氣中之血就會變更少。「不勝久臥」的原因剛才我們已經講過了，因為他虛，所以他沒辦法躺的很久，因為躺的很久的話一個部分的地方虛就會不舒服，所以他必須要去動搖，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動呢，像有種脈叫動脈，所謂的「陰陽相搏，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這都是什麼陰陽氣血都不足。陰陽沒辦法相交，導致這個動，他的氣血不足，所以他沒辦法定住喔！所以我們在診脈上呢，如果這個脈是有規律的這是好的現象，如果他的脈是有時候快有時候慢，他的脈跳次數是不是那麼穩定的，那麼這個病呢病情就比較不好，就比較差。那同樣的，在結代脈的部分呢，結脈是脈跳的慢，二跳之間隔越來越長，最後時而一止，止沒有定數。促脈是脈跳的快，二跳之間隔越來越短，最後時而一止，止沒有定數。那如果是代脈呢，他就是二跳之間隔有固定，但在某一個地方就停，那像這種就比較不好，表示有一臟固定的傷到了，一臟的氣呢沒有供給到那邊，所以產生代脈。我們把到代脈跟把到結促脈，代脈的病況是比較差的。

那臥不時動搖是因為告訴我們，病者本身氣虛，那本來他已經有出汗啦，加被微風，雖然只有少少的風，但是風的屬性是什麼，風會使汗出加快，像我們吹風啦表皮就容易乾燥，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氣中之氣呢，皮的津液被拉走，所以又加到微風，就會導致這樣，表皮的氣就更差了。那既然表皮的氣更差，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表皮的氣血是很少的，所以我們可以推測一下寸口脈呢，右邊的寸口是肺嘛，那肺主皮毛，所以寸口部分的脈就微澀，條文就說寸口脈微澀，微脈就是陰陽氣都不足，弱的話是陽氣不足，那微的話呢，是陰陽氣都不足，澀脈告訴我們，脈澀就是血少，什麼叫血少，並不是血中之血的少，而是什麼，血中之氣的不足，所以出現了這種澀脈。那關脈小緊呢？脈小的話也是代表說整體的氣血不足，在此的關脈是指右關的脾胃或是左關的肝膽，主要由證來看，那關脈小，然後又緊，脾胃的氣疏通不出去，三焦也不通利，所以脈小，那表面又虛，所以我們，我們就要用針，針來導引這個氣血，使氣呢送出去，那送出去脈就和，脈和就是我們陽已經出去了嘛，所以表皮那邊因有裏氣的助力，氣血因而流通，那脈緊也就是表面的受寒也會去，所以他講說令脈和，緊去則愈，這個脈和呢，就是陰跟陽，陰跟陽和了，病就好了。

【集注】

周揚俊曰「天下惟尊榮人為形樂志苦，形樂故肌膚盛，志苦故骨弱，骨弱則不耐勞，肌盛則氣不固，稍有勞困即汗出也，汗出而陽氣虛，雖微風且得以襲之，則血為之痺，故一見脈微，則知其陽之不足，一見脈澀，則知其陰之多阻，此血痺之本脈也。而其邪入之處，則自形其小緊，小為正氣拘抑之象，緊為寒邪入中之徵。然仲景明言微風，何以反得寒脈也？」

蓋邪隨血脈上下，阻滯汁沫，未有不痛者，故痛為緊脈也，針以泄之，引陽外出，則邪去而正自伸也」。

【永諸按】

我們繼續呢來看集注的部分。周揚俊他說呢天下就只有尊榮人為形樂志苦，這在《素問》的地方有講到，有形樂志苦，形苦志樂等等，「形樂」呢，外形安樂，無所於勞作，所以肌膚盛，像肥腴之人。「志苦」，飽暖思淫欲，因為飲食上已滿足，所以在情欲上就會想多，就造成骨弱，因為腎藏志，腎氣耗損，腎主骨，所以骨弱。骨弱就撐不住軀體，像那很胖的人，連走路都有問題，如同一間房子的樑柱不夠粗壯，支撐力不足，所以就撐不太住，以人來說就不耐勞。肌肉盛，腠理就疏鬆，像肥人，肉都軟軟的，不結實，稍有勞困，氣就從腠理逸出，就會出汗，那汗出陽氣就虛，為什麼陽氣虛呢？因為屬於陽部的氣中之氣往外散出去了，「又被微風」，又加風來加速氣中之氣的外出，所以說風會令人虛，人體就虛上加虛，導致血微之痺。皮膚那邊因氣中之氣外出多，所以氣中之血就變少，整體來說，血液中的血中之氣就會不足，形成血痺。那它這邊講「故見脈微，即知其陽之不足」，這個是寸口脈微，寸口脈微代表的是陽的部分陰陽的氣不足，脈澀也代表的是它的陽部的血不足，所以才會出現澀脈，那寸口是候陽，是候表皮（肺）和血脈（心），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皮膚那邊的血是不足的，所以就導致這種痺，麻木不仁。痺就是麻木，因為氣血不夠的關係，養分不足，所以導致感覺受器出現手麻木，沒有感覺的情形，這就叫做血痺。

那這邊它講說，關脈的小緊，解釋說「小為正氣拘抑之象」，其實小還是虛，本身的氣血虛才會出現小，你看我們血管突然變小，那就表示我們出去外面的血流是不足的，緊是告

訴我們，就是因為動力不足的關係，在這邊脈緊不是寒邪入，雖然《難經》講「緊為寒」是沒錯，表示陽的不足，也就是說脾胃那邊產生的氣血不夠，而且運送往外的力道也不夠，所以才會出現關脈小緊的脈。如從關脈小緊來看，我們可以用小建中湯，它是桂枝湯倍芍藥加飴糖，但是條文已經有治法，我們等一下看那個治法。

「仲景明言微風，何以反得寒脈」？這個微風是因為風為陽邪，它感受的是外面的，那寒為陰邪，所以它傷的會比較深。「邪隨血脈上下，阻滯汁沫，未有不痛者，故痛為緊脈也」，痺呢？我們看條文，它有沒有說痛，沒有啊！所以周揚俊把它搞錯了，病機不是實，它是一個虛，因為血送不到最外部，導致皮膚的麻木，感受器失靈，感覺皮膚好像不是自己的，這個就叫做血痺，所以它這邊講「邪隨血脈上下，阻滯汁沫，未有不痛者，故痛為緊脈也」，是不對的喔！緊是因為它的陽不足，因為陽不足，我們這邊才講針引陽氣，針並不是用來瀉它的，是要把這個陽引出來，引出來的話體表的氣血變多了，病就好了，那脈也不會緊也不會小也不會微，所以我們就是要把體表的血引出去。那這個在《靈樞》我們已經有講過了，我們就針四肢末端，然後引出他的陽氣。

※血痺，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

【《桂林古本》】

血痺，陰陽俱微，或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

【永諸譯】

血痺，尺寸脈都微，或是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面的證候是身體沒有感覺，如風痺的樣子，黃耆桂枝五物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我們看第二條，接下來我們繼續到血痺的成因，它的病因就是表面的氣血都不足了，皮膚那邊氣血不足了。為什麼會不足呢？因為他本來從中焦送出去的就少。因為診中焦的關上脈小緊了，所以關部本身的氣血就少，然後陽又不足，往外的力量不夠，因為脈也緊，陽氣送不太出去。那寸口脈告訴我們它是微澀，脈微就是陽部的陰陽的氣都不足。那脈澀呢？代表血少。所以我們的治療方式，第一，既然他是本虛，我們就不要讓他的氣中之氣出了太多，要用什麼方式？用收的方式，就把毛孔收起來，收氣讓他不要再耗。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什麼？加速氣中之血回流，那氣中之血回流快的話，那氣中之氣的外散就少了。因為血中之氣從血液滲出去，變成氣，這氣有二種，一是氣中之氣，一是氣中之血，氣中之血回流多，往外跑的氣中之氣就少了。

那我們來看這條他的治法。「血痺，陰陽俱微」，陰陽俱微就是說陰跟陽部分的氣血都是不足的。寸口還有關上都微，這告訴我們，寸呢是表面皮膚，關呢是氣血的來源。那他們氣血的來源不足了。那陽氣退到那邊呢？我們陰裏面的陽氣，上焦、中焦、下焦，就只剩下原始的什麼，腎中的陽氣。那腎中的陽氣他回流的也少，所以它這邊也出現了小緊、虛。之前那條呢是關，是關上小緊，他的虛其實是虛在中焦這邊。而這個因為他陰陽俱微了，裏面

後天氣血的來源沒辦法到那邊，整個上去都是少的，就剩下關以下的尺這邊，所以他的脈小緊退到那邊？退到尺，因而條文就出現「寸口關上微」，所以寸口關上那邊的氣血呢都是不足的，「尺中小緊」，是腎這些部分他的氣血開始不足了。那緊呢，他的陽氣也不足了，往外輸送的陽。所以外面的症狀是告訴你，血痺的外面症狀是什麼？「身體不仁，如風痺狀」，什麼的叫風痺？我們剛剛是講血痺嘛！這個是風痺。風痺呢，他是風所造成的痺症；血痺是血流通不好所造成的痺症。風怎樣會造成痺症？我們知道，風會把氣中之氣往外拉。所以呢風吹太久人會虛掉，表面的氣會虛掉。那虛掉呢，我們那個表皮的神經那感覺受器呀養分不足，所以就失去它的功能，所以就出現這種不仁的狀，這個叫風痺。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風痺和血痺的外面症狀就是身體不仁，身體就是全身，全身手足那邊都不仁。「如」，如就是大部分像。風痺、血痺都會身體不仁，那我們用什麼，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我們等一下再看它的藥物的組成，那就告訴你為什麼是這樣治。

【注】

此承上條互詳脈證，以明其治也。上條言六脈微澀，寸口關上小緊，此條言陰陽寸口關上俱微，尺中亦小緊，合而觀之，可知血痺之脈浮沉，寸口、關上、尺中俱微、俱澀、俱小緊也。微者虛也，澀者滯也，小緊者邪也，故血痺應有如是之診也。血痺外證，亦身體頑麻，不知痛癢，故曰：如風痺狀。但不似風痺歷關節流走疼痛也。主黃耆桂枝五物湯者，調養榮衛為本，祛風散邪為末也。

【永諸按】



吳謙他講說「上條言六脈微澀」，有嗎？沒有啊，上條是言什麼？寸口脈微澀，那關上小緊，那這條言的是什麼，寸口關上都是微的，寸口關都是微的，尺中小緊，所以不一樣，它這邊寫錯了。這條是寫寸口關上俱微，陰陽的氣血俱微，為什麼呢？對應它的脈，陰陽氣血俱微，也就是寸口關上，因為關是氣血的來源，那寸口，寸口的氣是由關那邊所供給的，所以它既然陰陽都不足了，寸口關上都出現微，那陰部的尺也跟著小緊，那這個之前我們已經有講過了。脈小就是氣血它有點虛了，那緊呢？是因為尺這邊的陽出不太去，在此吳謙有點過於衍伸，他說「合而觀之，可知血痺之脈浮沉，寸口、關上、尺中俱微、俱澀、俱小緊」，這邊衍伸過頭了，衍伸過頭了他就沒辦法了解仲景講說寸口關上俱微，尺中小緊所代表的含意。那這邊微脈其實我們以前講過了，微就是陰陽氣血不足，這個是在「平脈法」那邊就已經講過了，吳謙既然有看過平脈法，不應該就說微就是虛。那澀呢？仲景的「平脈法」也講了，澀就是血少，血不足，血少就會瘀滯，所以後代很多醫家把到澀脈，就說這是瘀啊，然後就去攻，結果這是血少的脈，結果你把它攻一攻，它血變得更少了。所以你如果看到那是瘀導致的血少，那一定會有瘀的一些證出現，沒有瘀的證，那澀就不是瘀。例如這個人她告訴你她月經來，女孩子告訴你她月經量少，然後不會痛，沒有血塊，量很少，兩天就結束了，你會覺得她是瘀嗎？看她的證我們知道她是虛，而不是瘀，那你如果用攻瘀的話，她就更慘了，就虛以實治嘛！虛用實來治，那就是虛虛，那到最後就是《難經》講「勿虛虛，勿實實，如此死者，醫殺之耳」，因為這樣而死的，就是醫生殺的。「小緊者邪」，其實也不是講這樣，小緊是告訴我們是尺中小緊，表示尺的部分也受到影響了，因為它前面講陰陽俱微嘛，所以尺，我們先天腎氣那邊的陽氣也有點不足了，這是小，小就是氣血不足了，脈管變小，我們脈管有一定的寬度，有一定的容量大小，那這邊變得比較小的話，就代表那邊的血流量不夠。那為什麼會不夠呢？其實後面已經講了，他脈緊。往外輸送為陽，腎那邊血

流要往外送，要靠陽，腎部的陽氣不足，沒辦法把氣血往外送，所導致的這個脈小。那血痺的外證，他說「如風痺狀」，他告訴我們外證是什麼，是身體不仁。身的話是指什麼？除了頭，四肢以外的部分就叫做身。但是這邊他講身體的話，指的就是全身。不仁並不是什麼頑麻。「不仁」，不知痛癢，什麼都沒有感覺，這叫做不仁。「如風痺狀」，表示血痺和風痺他們的病症其實都是因為虛嘛，所以才會這樣的。那這邊呢，你看他牽扯到「風痺歷關節流走疼痛」，風痺和歷節有什麼不一樣？歷節是實，風痺是虛，所以吳謙又引申過頭，又錯了。治療的方劑主要以黃耆桂枝五物湯者來治療，那等一下我們看方就知道了。

【集注】

周揚俊曰「此申上條既痺之後，未能針引以愈，遂令寸口微者。今則陰陽俱微，且寸關俱微矣，且尺中小緊矣。夫小緊既見於尺，則邪之入也愈深而愈不得出，何也？正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也。脈經內外，謂之陰陽，上下亦謂之陰陽，今尺既小緊，則微屬內外也明矣。若言證以不仁概之，則疼痛麻木，每與我相阻，其為不仁甚矣，故以風痺象之，非真風痺也。於是黃耆固衛，芍藥養陰，桂枝調和榮衛，托實表裏，驅邪外出，佐以生薑宣胃，大棗益脾，為至當不易之治也」。

【永諸按】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集注。集注的部分，那周揚俊說「此申上條既痺之後，未能針引以愈」，就像之前的上條，其實他緊澀在在關而已，這個「關上小緊」。後來病得比較嚴重，就變成尺中小緊，寸關也變得俱微了。因為前面那一條只是「寸口脈微而澀，關上小緊」，尺都還

沒影響到，那這條呢？就比較更嚴重了，他已經變得「寸口關上俱微，尺中小緊」。這邊周揚俊他講的不錯，就是說「此申上條既痺之後，未能針引以愈」，所以才慢慢使得陰陽俱微，尺中小緊，就這次的病是比上面更深層，那小緊既見於尺，則邪之入也愈深而愈不得出。其實我們應該講說因正氣虛，導致邪氣留止，我們正氣是由內往外，因為正氣虛所以往外的走供給愈顯得不足，又因為小緊脈見於尺，則見正氣愈出不去，如同我們的一年四季，春天的陽氣開始往上發，到夏至會發到頂點，然後秋冬再收藏起來。因為那陽氣慢慢退回來原本關脈小緊，就變成尺中出現小緊，這代表並不是邪入深，而是正氣的虛，就是一路退回去，那邊講「正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也」，以周揚俊也覺得說他講邪之入很像不妥，因為他不知道是什麼特別的邪，所以他必須再解釋一下，正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其實那邊是因為供給不足所導致的，不一定會造成邪，只要我們血脈能供向之前到不了地方，那地方的虛就會好。我們知道「邪勝則實」，所以會出現邪的，大概都是因為實，那這個是虛呢？虛就不太會有藏邪，因為是正氣沒辦法到達外面，導致那邊血脈的空，血脈當會變小，那如何容邪呢，所以這句我們可以有待一些思量。周揚俊說「《脈經》說內外謂之陰陽」，「脈經」，王叔和寫的《脈經》，他說內外叫作陰陽，上下也是陰陽，那邊講的對，沒錯，陰陽代表有很多，有內外，有上下，有表裏，有寒熱，這些都是陰陽的總稱。那當這個病因病位不止一個，例如有上下、表裏等，不能以上下來表示的時候，我們就會把他統稱陰陽。在《傷寒論》中，或是《金匱要略》裏面，遇到這種情形，他就會統稱陰陽。那他說「今尺既小緊，則微屬內外也明矣」，其實這邊尺脈變得小跟緊，是代表我們的正氣愈出不去，已經退守到尺了，之前是只有在關而已嘛，關脈小緊，現在關脈也跟著微了，所以他是用這樣來推，推說微屬內外也明矣，應該是說先看到前面，那後面才知道說尺脈的小緊，看到前面寸口關上都微，然後我們就要去看尺，尺是不是有影響到，結果去摸尺，發現他是小緊，表示陽氣的退散是

到那邊？已經退到腎的部分。因為脾胃為後天之本，那後天的水穀之氣，也會供給到腎。以前有畫了經氣、精專營氣、五十營的循環圖給大家看。五十營是供給絡、孫絡、經筋、皮部的氣血，而經氣是精專營氣在固定的時辰，經由井穴的部位灌注到經脈，形成經氣，這些經氣到了腑或者是臟，就變成臟氣、腑氣。然後臟氣的部分若是有餘，它會轉往腎，因為腎主五臟之精而藏之嘛。那腎藏了精以後，這些精有些外出至於命門處，在命門有先天之火，所以我們講命門火，精在此受火蒸化而形成原氣。那原氣會走那邊？走到經脈的原穴，從那邊進入，所以它形成一個循環。不仁並不疼痛麻木，不仁就是麻木，沒有感覺，沒有痛。那如風痺呢？是指大部分的症狀像風痺一樣，少部分不一樣。「如」就是大部分像。那我們來看他這邊講的「以黃耆固衛、芍藥養陰，桂枝調和營衛，托實表裏，驅邪外出，佐以生薑宣胃，大棗益脾，為至當不易之治也」，這部份我們到後面再來看黃耆桂枝五物湯用藥的情形。

【黃耆桂枝五物湯方】

黃耆（三兩），芍藥（三兩），桂枝（三兩），生薑（六兩），大棗（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一方有人參。）

【《桂林古本》】

【黃耆桂枝五物湯方】

黃耆三兩，桂枝三兩，芍藥三兩，大棗十二枚，生薑六兩。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永諸按】

為什麼要用黃耆？我們之前講了嘛，因為氣中之氣出去太多了，我們有個方式就是要想到幫助氣中之血的回流，這樣就可減少氣中之氣之外出。那要幫助氣中之血回流的就用黃耆。黃耆能加強表面淋巴的進入淋巴管，使淋巴的流速變快，所以這邊用黃耆加強氣中之血的回流啦，加強氣中之血的回流，這樣就可以減少氣中之氣向外的耗損，前面血痺已經講他會汗出嘛。芍藥、桂枝呢？這裏桂枝和芍藥等量，桂枝增強動脈血流，芍藥增強靜脈的回流，這裏這邊剛好形成一個血液循環的迴圈，使血流順暢。生薑呢？既然我們迴圈已經做好了，從脾胃那邊做好了，送到外面去了，那我們在微血管的部分我們要用生薑幫忙血中之氣的滲出，使外散到皮膚，補皮部的氣。那大棗呢？上次我們已經講過了，大棗就是讓表面這些皮膚不會再耗氣了，它維持體外這邊的淋巴液（氣），固守這些氣，避免耗損過度。所以他整個治療方式是，血脈流通至皮表，生薑散氣到皮這個部分，那要避免耗氣，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這邊就直接用黃耆幫助氣中之血的回流，所以是以黃耆為主，加強氣中之血的回流，因此這就形成一個迴圈，有沒有發覺？血中之氣從微血管出去，然後氣中之血經由三焦回流，然後入血脈，這樣表部都供給到了，痺證就去除了。

那這邊為什麼會去掉甘草呢？因為尺中已經小緊了，所以腎的氣已經不足了。甘草甘補脾，脾主肌肉，那就會肌肉易盛，骨就會弱了，既然肌肉盛骨弱那就不應該再用甘草，所以黃耆五物湯就把甘草去掉。因為甘草會補脾，那補脾，脾土旺就會克腎水，會造成腎的更虛，所以他把甘草去掉。那紅棗留著是避免我們耗散氣血太過，還有紅棗屬果實，可以補腎，然

後那紅棗本身你再怎麼用也不太會乾，所以它可以保存固有的津液，維持身體津液的等滲，不會滲出太多。那這邊「一方有人參」，可不可以用人參呢？其實你要加人參也是可以啦！因為他的脈都已經微澀了，氣血不足，而人參可以補血中之氣，進而補整個的氣。那氣的耗損，若他是虛勞也可以加人參嘛，但是人參畢竟價錢比較貴，不是每個人都吃得起的。經方的話，主要是以價錢要便宜，而效果要很有效的，因為是要濟世用的，所以我們用便宜的，但是又非常有效的，這就是經方。所以學經方就是體會古人這個的用心，他沒有像後代時方，用什麼熊掌、燕窩、清華桂，還有鹿茸、羚羊角、犀角等等昂貴的藥材。

※夫男子平人，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

【《桂林古本》】

男子平人，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

【永諸譯】

男子或平常人，脈大的是勞，極度虛弱也是勞。

【永諸講解】

「男子平人脈大」，他是一種勞病。「極虛」呢？也是一種勞病。其實在這部份，我們喜歡做一個句讀，像這樣「夫男子平人，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脈的虛也是一種勞病，逗這樣看起來就不一樣了。男子在古代都是出去外面種田的，女子在裏面做家事，所以男主

外，女主內。那勞重的事務男子做很多，所以會過度勞累。像「勞」字的字型有沒有看到力出了過頭，力出於過頭，所以他沒有力可以出去了，上面便產生了一些火。我們人體裏面的氣沒辦法濟外面了，就出現了勞，所以虛勞這種勞呢，就會出現熱，你看兩個火在燒。

「男子」，一般講是男生，勞力多。「平人」呢？是指一般人。因為女孩子也有可能，所以他乾脆就用兩個，男子，還有一般的人。平人就是一般的人。如果我們把到脈，是大的脈，這就是勞極，勞動過度。勞極就是勞動過度，像你家裏父母是從事農業的，種田的，或是你能夠摸到那些種田人的脈，其實你會發覺他們的脈是非常的大，和我們一般人不一樣，幾乎是充滿的，大到幾乎是充滿整個脈道。那什麼是脈道呢？這是我們的手，這是寸口脈（橈動脈），寸口脈內側會有條筋，外面是骨的邊緣，在關的位子，外邊有高骨，內邊有筋，骨和筋之間的通道這個路就叫做脈道，正常脈是這個脈道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比三分之一還小就叫做脈小，比三分之二大就叫做脈大。那像這個脈很大，大到這個脈道都充滿了，如果不懂脈的會覺得說很好阿！那個氣血往外都很盛，非常好阿！是不是？氣血往外都往外很多非常好，但是這邊告訴我們，往外很多，那你就想要到裏面就是很少喔，所以這就是陰陽嘛！陽的氣血都往陽那邊走了，所以導致他外部血管的脈血量變多、脈變大了，以此來反向思考，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他裏面內臟的血就是少了，所以這個就是勞極，為什麼？過度的勞累，因為勞累的話氣血都會往外走，因而造成這種虛象，這種病叫做勞病，就是外有餘、裏不足。那另外有一種叫做脈虛，它也是勞病，脈虛就是裏面空空的，他沒有大，他是裏面摸下去空空的，叫做虛脈，那空空的這也是勞病，那這個勞是怎樣的勞呢？是因為本身氣血的不足，它的氣血生成是正常的，但因為整體耗掉的氣太多了，導致脈變空空的，脈裏面感覺沒有什麼血氣。一般我們氣血，像我們之前氣血變少，血氣少的那應該會變小、變細嘛！

為什麼這邊只是虛而已？因為他裏面有熱，氣血變少是虛，會出現那種血痺，但是這個是虛，然後本身還有熱，因為他有勞動，他的那種虛，又加上有熱的擴張，就會出現這種虛脈，反而不會出現小或澀的脈，因為他氣是熱的，所以才會導致這樣。這是我們的血管，血管有血中之氣、有血中之血嘛！那現在這個都耗掉了，因為他過度的使用，這裏面空空的了，所以實質的東西變少了，實質的東西就是血變少了，血是實質的變少了，那氣因為有熱的關係所以充滿了整個血管腔，所以摸起來他就感覺裏面是空空的，這是虛！

【注】

男子平人，應得四時五臟平脈，今六脈大而極虛，非平人之脈也。然大而無力，勞役傷脾氣也；極虛者，內損腎陰精也。此皆欲作虛勞之候，故有如是之診也。

【永諸按】

過來我們來看注的部分，注的部分他講「男子平人，應得四時五臟平脈」，其實四時的脈就是春的時候要微弦、夏天的時候要微鉤、秋天的時候要微浮或者是微澀，那冬天的話要微沉，他說現在六脈大，這邊的脈就是指寸口、關上、尺中都是喔！那左右各有三部脈，所以是六脈大，那我們知道他是勞，過度的勞，勞極喔！後面呢？因為他斷句是斷這樣，所以造成「極虛者」也是勞，這個極虛不是喔，其實是因為他前面講脈大，後面是要講脈虛，脈大是勞，是極度勞極，那後面再講一個虛，脈的虛也是勞，所以我們就知道在脈上，大脈跟虛脈，裏面空空的，像摸起來像芤脈的那種的，這個都是虛，這個都是虛勞。

【集注】



李彥曰「平人者，形如無病之人，經云『脈病，人不病者』是也。勞則體疲於外，氣耗於中，脈大非氣盛也，重按必空濡，乃外有餘而內不足之象，脈極虛則精氣耗矣。蓋大者，勞脈之外暴者也；極虛者，勞脈之內衰者也」。

魏荔彤曰「夫男子平人，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脈大者，邪氣盛也，極虛者，精氣奪也。以二句揭虛勞之總，而未嘗言其大在何脈？虛在何經？是在主治者，隨五勞七傷之故而諦審之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一下「集注」，集注李彥說「平人者」就是一般人，看起來像沒病的人，經有講「脈病，人不病者」，脈有病，但是我們看起來其外形沒有病的，那這個人李彥說這個叫平人，不是喔！平人就是一般的人，而且經後有云「卒僵仆，其人短命而死」，所以脈病，人不病，非不病也。後面的脈大是針對他過度使用，氣血的耗損，所導致的虛勞。這邊講「勞則體疲於外」，勞的話呢氣血都往外走，往外走那裏面的血就少，所以所有的氣血都是往外走的力道很強，往裏的少，這一種導致的是什麼？內虛。所以這邊講的是對的，「外有餘而內不足之象」，脈大是外有餘而內不足的象，內不足的話當然就是勞。為什麼造成這樣的呢？因為外有餘內不足，就是過度的勞累，所以是勞極。那虛呢？虛就是本身的氣血來源不足，那裏面空空的，還加有一個熱，這個也是勞，就像扎脈一樣，就是實質的東西變少了，但是熱的氣變多，所以充起來呢，你摸下去脈是不紮實，就是實質的血變少，反而是那些血中之氣變熱了，變熱以後膨脹，所以摸起來他裏面是虛的，所以脈虛告訴我們，血中之血不足，所以我們要知道虛的脈，就是血中之血的不足，澀的脈就是血中之氣的不足。

魏荔彤他說「男子平人，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其實他們逗點都是變成脈大為勞，其實我們要把逗點放到極後面，才會比較好，因為這樣才是告訴我們，脈大是勞極，脈的虛呢？後面的虛簡略這個脈，脈的虛也是勞。

※人年五六十，其病脈大者，痺俠背行。若腸鳴、馬刀、俠瘦，皆為勞得之。

【《桂林古本》】

人年五六十，其脈大者，病痺俠背行。若腸鳴、馬刀、俠瘦者，皆為勞得之也。其脈小沉遲者，病脫氣，疾行則喘渴，手足逆寒者，亦勞之為病也。

【永諸譯】

五六十歲的人，脈大的，生痺俠背走的病。如果腸鳴，馬刀，俠瘦的，都是勞所得到的。脈小沉遲的，生脫氣的病，走快一點就喘渴。手足逆冷的，也是勞所造成的。

【永諸講解】

「人年五六十」，人的年紀已經到了五六十歲這個時候了，如果他的脈大，剛才之前我們已經講過了，脈大是過度勞累，因為古代的人大部份都從事勞作的工作，所以強壯的時候，三四十歲還不會覺得虛，不會有那個影響，因為是少壯，等到五六十邁入老年的時候呢，就會開始出現這種虛的象。如果脈大，他告訴我們他勞動過度了，做事做過頭了。痺呢？痺就是什麼？麻木的感覺，麻木不仁的感覺，上次我們就講了。「病痺」就會產生這種痺病，這

個病呢？就是痺，俠著背往上往下走。所以這個俠是兩個人把你靠在一起，挾持、夾住了，這裏一個人，旁邊兩個人把他夾住，這個叫做俠。背呢？就是這整個我們身體外部的背。痺呢？人感覺是背被俠著，該處沒有感覺，然後這種病狀向上下延伸，所以叫做「痺俠背行」。如果是一「腸鳴」，腸鳴就是什麼？因為我們腸胃道對水的吸收不好，對水的吸收比較差，所以有些水停在腸道，隨著腸子的蠕動而流動出聲，咕嚕咕嚕的叫，像出現這種腸鳴，表示身體脾胃對水的吸收比較差了。因為腸鳴是水造成的，水要走三焦，人太過虛的話，脾胃不好，三焦運行無力。「馬刀」，為什麼要叫馬刀呢？因為當你三焦通路不好的時候，那些水氣會瘀堵，瘀堵就形成什麼？形成馬刀的樣子。水氣沒有辦法吸收運行，往上的力道不足，所以水走腸間，腸鳴了。已吸收的水氣不出去，導致局部水氣的瘀堵，所以就出現馬刀。「俠癭者」，俠癭就是整串淋巴結的腫大，這個部份大都在脖子那邊，我們講刀都是架在脖子上的，所以馬刀俠癭就大部份在脖子這邊，他長的部份是這個位子。我們會拿刀架在脖子上，我們不會拿刀架在你肚子上，所以叫做馬刀俠癭，癭呢？我們講癭就是指頸這個位置，因為我們戴的一些飾品，「嬰」就是一些裝飾物，有些像項鍊那些都是屬「嬰」，是裝飾物，例如像絲巾的纓有沒有。所以像這種馬刀俠癭，其實這邊產生的就是氣結，俠著癭就是脖子這裏，都是勞所產生的，為什麼會在這邊呢？因為勞有火，所以有火的話氣往上行的多，所以下面這邊就虛了，往上走會造成頭盛，因為有火，火往上去，所以往頭這邊的血流很多，滲液很多，但是能回流的氣中之血是一定的，經久後就慢慢堵起來了，都堵在脖子這邊，所以這一種都是因為勞，勞得之的。這個告訴我們他的脈是小，為什麼？你看我們的氣血都往頭那邊走了，那請問一下往寸口那邊的會多嗎？就少了，力道會有嗎？也是少了，所以他的脈就會出現小，這個脈就會變成小、沉、遲，若人年五六十，他的脈小沉遲，他的氣脫掉了，那如果走得很慢呢？因為氣已經沒有了。脫呢？脫是什麼意思，就是外來的東西洩掉了叫做脫，

像我們脫衣服是一樣的意思。疾行是走得很快，那麼就會喘，因為氣接不上，會渴，既然他的氣已經脫的話，所以他能行到外面的就很有有限，陽氣能到外面就很有有限，手足逆寒，這個寒呢和冷不一樣，我們之前講冷是內生，寒是外來的，像少陰病的手足厥冷，是心臟無力，心陽不足所造成的，而手足逆寒，是因為氣血的不足所導致的，因為他氣血走不到外面，受到外面寒的影響，或者是他氣血不足，不足以分配到手足的，所以抵抗不了外寒在的侵襲，就出現手足逆寒，那這個手足逆寒也是勞的病。

【按】

「若腸鳴」三字，與上下文不屬，必是錯簡。俠瘦之「瘦」字，當是「瘰」字。每經此證，先勞後瘰、先瘰後勞者有之，從未見勞瘦先後病也，必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吳謙的按呢他說「『若腸鳴』三字，與上下文不屬，必是錯簡」，其實「若腸鳴」是告訴我們腸胃道的吸收變差了，對水氣的吸收變差了，所以水氣才會流走腸間造成這種腸鳴。那俠瘦的「瘦」他說應當是「瘰」字，瘰是形容整串的淋巴結腫大，像我們說的「結實累累」，而瘦則是表示病在脖子，因為瘦內的字為嬰兒，你看嬰兒不就是都要媽媽抱著嗎，對不對！而且手都纏著媽媽的頸部，在古代，這個嬰是一種裝飾品，你看字型是女字上有二個貝，把嬰加一個疒字旁就是瘦的病，瘦是在頸部的病，所以都在脖子，那馬刀是形容這形狀如馬刀，現在的甲狀腺腫大，就像這個樣子，兩邊各一個馬刀，俠瘦就是我們馬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來形容。那他說「每經此證，先勞後瘦」，其實這個是正確的，為什麼，先勞後瘦，不是先瘰

後勞者，都是要先勞，因為勞了以後那熱氣都往上衝，所以才導致那邊淋巴的回流不好，頭部淋巴回流不好，然後瘀堵在頭跟身的交會之處，也就是脖子那邊，最常見到甲狀腺的腫大，現在的甲狀腺機能亢進，就是這種勞病。

【注】

平人年二三十，常得大脈者，則多病勞。若人年已五六十，其脈亦大，不即病勞者，以氣血雖虛，而火自微也，火微故不病勞也。雖不病勞，然氣血榮衛虛痺不行，故為馬刀、鼠瘡、俠瘰也。此發明脈大雖同，為病不同之義也。

【永諸按】

我們看吳謙的注，吳謙的注說「平人年二三十，常得大脈者，則多病勞」，這個不太對，為什麼？年壽三十正當少壯的時候，氣血旺盛，脈道滑利，而且體力恢復也比較快，所以它不太容易得到勞病，年二三十不太容易勞病。到五六十歲已經老了，漸老漸衰了，那漸老漸衰如果脈是大的，那就是勞病了，那如何去判斷那是勞病呢？吳謙說「脈大」，津液氣血都往外走，故裏面虛，所以後面的條文會有一些是治療裏病的，就是專門來治療這種脈大的勞的，裏病的，因為裏面氣血不夠，氣血沒有往裏走的這種病，主要是因為氣血都往外所產生的勞病。

「不即病勞者，以氣血雖虛，而火自微也」，不是這樣的意思，而是外面的脈大，氣血都往外面走，裏面的氣血變少所導致的。

※勞之為病，其脈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陰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勞所造成的病，病人的脈浮大，手足疲勞，春夏劇，秋冬較好，陰部寒冷，精液自行流出，雙腳酸和瘦，不能行走。

【永諸講解】

「勞之為病」，勞所產生的病症，「其脈浮大」，它的脈是浮的，而且是大的，脈管是大的。「手足煩」，手腳因為氣血向外，導致氣血瘀阻在外，導致手腳的煩熱，現在一些長時間熬夜的人，其手足心都熱，不過因為不是勞作所造成的，故脈不浮大反而是沉細澀。「春夏劇」，春天夏天呢，因為陽是往外走的，偏向於外出，陽的外出，所以勞病會更嚴重。「秋冬瘥」，因為秋冬的時候，天的陽氣是往內收的，人的陽氣也是隨著天也是往內收，所以在秋冬的時候就會比較好。「陰寒精自出」，因為整個氣血都往外走，往陽走，所以它的「脈浮大，手足煩」，它的陽是有餘的，但是他的陰是不足的，陰的氣血不足，所以就造成了陰寒。那陰寒導致了一個功能的問題，就是「精自出」，精就是水穀的精華，那在這邊引申為男子之精，或者是其實應該是說飲食的精華，如女生的白帶，男生的那些遺精，這一類都可以叫做是精自出，所以當陰的氣血不足，就會造成陰寒精自出的病症，因此把陰的氣血補足，

病就會好了。「酸削不能行」，「酸削」呢？就是陰的部分酸酸痛痛的。「削」就是被削減，感覺氣力不足，那屬於陰中之陽的腳，屬於陰中之陰的腹部的，這些都是屬於陰。那不能行是針對腳來講，因為他的氣血供給不足不夠，比如說骨頭、筋，在相對於皮膚血脈肌肉，是屬於陰的部分，那部分氣血供應不足，就會導致走路沒辦法走，所以「不能行」。

【按】

陰寒精自出之「寒」字，當是「虛」字，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按」，吳謙他說「陰寒精自出」的「寒」字當字「虛」字，其實我們整個來看，還是當作寒比較好。虛的話呢？條文並沒有講到虛。我們為什麼會說寒比較好呢？因為他的一些脈證上，包括「脈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這些都是陽有餘，氣血都往陽部走，以這樣來看的話，若陽的氣血有餘，那陰的氣血不足，外面都展現出熱，熱都往外走，陰部自然就出現寒，所以「陰寒精自出」的寒是沒錯的。

【注】

此言浮大為勞，以詳其證也。手足煩，即今之虛勞，五心煩熱，陰虛不能藏陽也。陰虛精自出，即今之虛勞遺精，陰虛不能固守也。酸削不能行，即今之虛勞膝酸，削瘦骨痿不能起於床也。夫春夏，陽也，陰虛不勝其陽，故劇；秋冬，陰也，陰虛得位自起，故瘥。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浮大為勞」，就是脈浮大為勞，其實勞有分很多種，有虛勞、有女勞，有人年五六十的勞等等，而人年五六十的勞，脈就不是浮大了。那這邊的浮大為勞是針對一般勞作的人，長期從事農作，在古代的男人都長期從事農作，所以氣血往外會很多，往內會少，這種過度的勞力，脈會浮大，氣血往外走，久了就出現這種勞病。「勞」字它下面是一個「力」字，上面是一個蓋，就是我們力呢？力都往外走，那產生什麼？產生了火，產生了火，這個叫用力過度。其實勞字我們也可以跟什麼做比較呢？在針灸，我們不是有一個榮字，水愈來愈多的意思，那勞的意思就是什麼，力出的過多，他的力出來愈來愈多，像我們的榮啊，木愈來愈多，「榮」，火愈來愈多，都是這樣的關係。所以勞就是用力過度，超過自己本身的力。而這種勞病呢，是氣血都往外的。那還有一種是陰部的氣血不足所以導致的裏面的勞，所以他出現了一「陰寒精自出」。「手足煩，即今之虛勞」，其實條文這邊沒有講是「虛勞」，那個手足的煩，是氣血瘀阻在外，回流不利所導致的，不是「虛勞」。虛勞應該是裏面的虛導致的勞症，那邊它還是統稱為勞症，不講「虛勞」，「虛勞」部分後面條文有。這邊也沒有講到「五心煩熱」，他只有講手足煩熱，那一般講的「五心」是那「五心」？手心、足心、還有什麼，頭心，因為這些都是在最陽的部位，而熱是陽，所以熱會往那個地方走，最外的地方走，那像這種是陰虛，五心煩熱是陰虛，陰虛所以沒辦法藏陽。什麼叫做陰虛沒辦法藏陽？就是我們身體會產生固定的熱，我們身體也有固定的津液，當你津液不足的時候，因為我們身體還是要維持一個大概的恆溫，大概三十六到三十七，要維持恆溫的話，但因為我的津液不足，那多餘的熱怎麼辦？多餘的熱就會往外散，所以就導致這種陰虛不能涵養，就是我的水不夠所以我不能抓住這麼多的熱，因為我要維持一個固定的溫度，



所以多餘的熱就會往外，而熱的性本來就是往外散的，所以導致手心熱啊腳熱啊頭熱這一類的。吳謙這邊講「陰虛精自出」，這邊他把條文改了，這裏應該是講寒啦，「陰寒精自出」，如果他都已經虛了，怎麼有可能精可以出來呢？對不對？若是像人虛而遺精，病就很危險了，如同人遺尿尿而不覺，腎陽就絕了。所以它是因為寒，才導致精自出，像我們吃了太多冰冷的西瓜，有些體質陰寒的人，小便就會不禁。那因為陰裏面寒，所以陰少了陽，陽沒辦法固陰，所以就導致它的精自出，像有些重症患者他們其實到了最後都會有遺尿失洩的情形，就是大小便失禁的情形，他自己都不瞭解，這個就是《難經》裏面講的損至脈的部分，它的至從下到上，就是出現至脈的時候，病狀是先骨痿不能起於床，因為腎陽已經絕掉了，腎陽絕的症狀就是大小便失禁，自己大便或小便都不知道，這個叫做腎絕。吳謙講說「即今之虛勞遺精」，這不是喔，不是陰虛不能固守而是陰中的陽不足了，陰寒導致它沒辦法固住這些陰。那一「酸削不能行」，酸是因為這些瘀堵在外的氣回流不好，像我們運動過頭腳會痠，腳為什麼會痠？因為那些堆積的乳酸還沒辦法排掉，就是淋巴的循環沒法處理掉多瘀堵的氣，主要是因為你產生太多了，這是勞所導致的，所以沒辦法把這酸去掉，就導致酸削，不能行是因為筋骨，它本身也是屬於陰，所以它那邊的血流也是比較少，那筋骨的血流少當然走路就不順，無力。那吳謙講說「虛勞膝酸，削瘦骨痿不能起於床」，不能起於床就是之前《難經》裏面剛剛講的損至脈裏面的至脈，它是從下面開始絕，從腎肝脾心肺，那腎絕的話就是骨痿不能起於床。那一「春夏，陽也，陰虛不勝其陽」，這講錯了，春夏是陽，那因為你原本手足都已經充滿氣血，造成手足煩，又逢了這個天時是陽的時候，就是陽在升的時候，陽上升的時候，所以在這部分它會更嚴重，因為你的氣血會更往外走，所以裏面就更冷，所以會更嚴重。那秋冬陰呢？陽氣內收，所以陰的氣血會比較多一些，就會有幫助，就會比較好。

【集注】

徐彬曰「脈大既為勞矣，更加浮，其證則手足煩，蓋陰既不足而陽必盛也。於是春夏助其陽則劇，秋冬助其陰則瘥。陰虛而精自出者，久則酸削不能行矣」。

【永諸按】

我們來看徐彬這邊講說「脈大既為勞」，這個脈大是因為整個陽的關係，浮大那些都是陽，所以他告訴我們那是陽比較盛，氣血往那邊走，所以他這邊講說手足煩是陰的氣血不足，陽的氣血有餘，在這邊後半段講的還不錯，手足煩是陽的氣血有餘，而不是陰的氣血不足所產生的症狀，陰的氣血不足的症狀是「陰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才是。那他說因為春夏會助它的陽，所以會劇，秋冬助它的陰，所以比較好，後面也跟吳謙都講陰虛熱，其實不對的應該是陰寒，既然氣血到陰那邊不足，所以陰當然會寒，同樣的，氣血到筋骨不足，那當然就是不能行，那就酸削。

程林曰「『寒』字作『虛』字看，陰虛則氣不守，而精自出矣」。

【永諸按】

程林也說寒要當虛字看，他們都把它亂改，因為他沒辦法解釋這個寒字，他就把它用成虛。我們來看，因為陰寒則陽沒辦法幫它守住這個陰，它這邊是寫「陰虛則氣不守」，應該改成「陰寒則陽不守」，陰中之陽沒辦法去守住這些精，則精自出，這樣會比較好。

李炆曰「脈浮大者，裏虛而氣暴於外也。四肢者，諸陽之本，勞則陽耗，陰虛而生內熱，故手足煩。凡勞傷多屬陰虛，當春夏木火盛炎之際，氣浮於外則裏愈虛，故劇；秋冬金水相生之候，氣斂於內則外不擾，故瘥也。腎藏精，精自出者，腎水不藏也；腎主骨，故酸削而不能行也」。

【永諸按】

那李炆說「脈浮大者，裏虛而氣『血』暴於外也」，這邊再加個血會比較好，裏面因為陰不足，那氣血往外走，這種脈浮大是氣血造成的。四肢是諸陽之本，四肢也是脾胃所管，那脾胃的氣血，因為從中焦一直發散到四肢，其中有五十營、精專營氣，他們所供應的部位不同，我們之前都已經講過了，精專營氣進到經絡以後變經氣，經氣回流到臟腑就變臟氣跟腑氣。好，那這個我們之前講了。「勞則陽耗」，這講得不太對，「勞」字你看這個是力為底。我們剛才講過了，它是力越來越多，過度的耗力，那耗力是耗掉人的氣血，那邊的並不是陽耗，而因為它脈浮大，所以陽那邊的氣血是多的，相反的，告訴我們它裏部是不足的，當我們把到脈是外有餘的時候，表示裏面的氣血是不足的。那是不是不足呢？我們從它後面所展現出的裏部的症狀來看，因為這邊剛才講說「陰寒精自出」，所以我們知道他陰是寒的，陰寒它並不會說什麼「生內熱」，這錯了。這個「手足煩」是因為陽的氣有餘所造成的，並不是說什麼「陰虛生內熱」，不是，而且條文也講「陰寒，精自出了」，那裏還會生內熱呢？他這邊又講說「凡勞傷多屬陰虛」，其實這也不對，以條文來看，都是因為過度的用力，使氣血往外，所以大部分都是陽有餘而陰不足，陰部的氣血不足，所以有寒。「春夏」的時節，陽氣往外展，所以它會幫助陽部的氣血，所以《內經》講「春夏養陽，秋冬養

陰」，就是這樣的意思，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內經》說「春夏的時候，因為天時是它善於長養陽氣，因為整個氣血都是往什麼？往外走，所以這時候來養它的陽氣是最好的，那秋冬養陰，因為秋冬的氣血是往裏面走的，所以當你本身陰部的氣血不足的時候，在秋冬的時候來養它的氣血最好，換句話說我們在秋冬，而你本來就是陰的氣血不足，你吃的那些補氣血的藥，這些氣血就會往陰部走，所以是利用這種方式來養這個陰的，那很多注家都把它用得蠻混亂的。「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最主要是告訴我們，在春天夏天的時候，比如說你本身陽氣不足的，這個人原本都是怕冷的，手腳都是冷的，到了春夏的時候，很容易去長養它的陽氣，我們這時候去補他的氣血，他的氣血就會往什麼？往陽走，陽的氣血就夠了，這就是春夏養陽的意思。那秋冬養陰，因為本身陰部氣血不足，在秋冬的時候，氣血內收往陰部走，所以藉由此時服補氣血的藥，會比較好養陰部氣血，同樣的一天中也是有四時啊，像寅卯辰是屬春，巳午未是屬夏，申酉戌屬秋，亥子丑屬冬。也可以用來養陽和養陰啊！像這一條它原本陰部氣血就不足，陽部的氣血過盛，所以在春夏的時候他會嚴重，在秋冬的時候他就比較好，一天之中的申酉戌亥子丑的時辰也會比較好。「瘥」，好了七八分了。「腎藏精，精自出者」，因為精是屬於陰，是很濃縮的、是極陰的，所以腎藏了五臟之精，必須要命門（在兩腎間）那邊的火，把它蒸騰了以後，就形成什麼？我們先天的原氣，那這些原氣會經歷我們的五臟六腑，到十二條經絡的原穴，從那邊灌注進去，所以剛好形成一個經、腑、臟整體的一個循環，這個我們之前有畫一個圖給大家看過，大家自己看一下。「精自出」是因為什麼？寒，因為陰之所以會洩漏是因為它陽的不足，當然還有一種是什麼？是陽有餘，陽入裏面把它逼出來的，如同熱而汗出，是陽侵入陰導致的，像我們房事，就屬於這種，不過大部分都是寒為主，它的陽不足為主。

※男子脈虛沉弦，無寒熱，短氣，裏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時目瞑兼衄，少腹滿，此為勞使之然。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男子脈虛沉弦，沒有寒熱，短氣，裏急，小便不通利，面色白，有時眼睛昏花兼流血，少腹滿，這是因為勞使之如此。

【永諸講解】

這邊特別講男子，不講女子。為什麼呢？因為古代男子是主外，女主內，所以男子在外操勞，所以他都是以男子來講。男子脈是虛的，又是沉的，又是弦的，「男子脈虛沉弦」，這個脈沉告訴我們他的陽氣出不來，像前條都是陽氣在外面，陽的氣血有餘，陰的氣血不足。而這邊呢，脈沉是告訴我們，裏面的陽不足，沒辦法把氣血供到外。為什麼？因為他告訴你，脈是虛的，空的。因為陽部的脈是由陰來濟的，由飲食脾胃那邊後天的氣血來幫助的，所以就出現了一個虛，一個沉，也就陽的不足。那因為陽的不足是運送的失調，就像一把燭光，一個蠟燭，它能照亮一個房間的範圍是很少的，如果是一個日光燈它照的就更大，像這個亮度的大小代表是他們陽的大小。而像這個脈沉呢，就是陽比較小，所以有的地方還是照不到的，因此會造成這個外面氣血的不足。因為我們把脈是把手足的脈，如寸口、趺陽、少陰，

這脈位是屬於陽的部分，所以先出現一個虛沉，而越到後面越沒力嘛，所以出現這個弦脈，所以這個弦是因為前面這個沉造成的，因為裏陽不足。好，這就告訴我是一個裏陽的問題。

「無寒熱」，什麼時候會出現寒熱呢？第一個，厥陰病。第二個，少陽病。第三個，太陽病。太陽是體內跟體外的交界，相交接。少陽是體內陽與陰的交接，主本身的氣，氣的出去與回流與少陽有關，是一個氣的樞機。厥陰是體內陰與陽的交接，主本身的血脈，是一個血的樞機，血脈流通利與不利，就會出現寒熱。比如說像三焦，三焦氣流的太快或氣流的太慢就會產生寒熱。同樣在厥陰呢，血流的快，血流的慢也出現寒熱。那太陽呢，散熱過多就出現寒，散熱不及就出現熱，所以就只有三個牽扯到寒熱，而太陽這個大概都是表的問題。他這邊講沒有寒熱，所以沒有表的問題。「短氣」，為什麼短氣，因為寒。寒主收引，所以那個氣的外出與內收都變差了。這是心跟肺，那下面是脾胃，兩者之間一個橫膈，橫膈以下，是陰，上面是陽，因為寒是由外來，冷是內生的，所以陽這邊的氣血回流的比較不順，不順的話呢，心肺這邊的氣血交換也會變的慢，循環變差，所以肺是比較收縮的，擴張會沒有辦法擴張。像一個彈性很好的氣球跟一個彈性緊繃的，你想那一個會充氣充的多，當然是呢，彈性很大的，對不對，他可以擴張很大的，這個他裝的氣多，而緊繃的，氣就少，短氣是這樣來的，因為寒的關係，導致他的容量少，肺的容量少所導致。「裏急」，急是繃緊，怎樣會繃緊，冷啊，冷就會繃緊，像冬天的時候手腳會繃緊，原因就在於寒。「裏急，小便不利」，因為冷的關係，冷的話，那個膀胱那邊括約肌，會收縮。還有那個尿道也會收縮，膀胱也會收縮，所以小便就不是那麼的通利。「面色白」，告訴我們氣血沒有供在上面，頭的部位在重陽之處，既然他本身已經裏陽不足，又虛又寒，所以當然氣血是不容易送到重陽之處的頭，因而導致面色的白。「時目瞑」，目瞑就是在固定的時辰眼精的氣血會供給不足，所以目瞑，

瞑就是眼睛黑掉，瞑就是暗了。所以固定的時間呢，他眼睛會什麼，暗掉，就突然看不太到。因為氣血那個時候供給到那邊的時候不足，所以就突然看不清楚，眼黑。兼衄，眼睛出血，為什麼？當眼部外層氣血不足時，血管會乾硬，因為頭目在重陽之處，燥熱所易居之地，當氣血再度供給時，最外層的微血管就易破裂出血。「時」指固定的時辰，人在固定的時辰有固定的經絡的氣血灌注，突然來多的血，又碰到比較硬的血管，那就導致爆掉，那血管爆掉當然就出血了，所以他這邊的目瞑兼衄就是這樣來的。「少腹滿」，少腹指那邊呢？從肚臍以下到小腹，肚臍以上的部分稱大腹，而小腹兩旁就叫做少腹。在少腹這邊有左右各一條的大淋巴管，從左右下肢匯集來的淋巴液經由此上行，這兩條往上合成胸管往上走，而之所以會少腹滿，因為本身陰裏面寒，所以氣會內縮，在肚子最下面的這個地方，所以這邊會悶悶的，他說這個就是勞所造成的。這個勞跟前面那個勞不太一樣，這個勞是因為過度的損傷陽氣，使得整身冷。為什麼會這樣呢？有些人是虛的，跟壯實不太一樣，如果他本身是一個壯實的人，經由過度的勞動，就會導致前面那一條，脈浮大，陰寒精自出，因為氣血都往外走。這一條就是屬於比較虛寒的人，已經很虛寒的人，你又再讓他過度勞動，他陰就更寒，因為他本身能儲存的養分已經很少了，你再讓他勞動，就會出現這種的狀況。在這邊都沒有列出治法，其實後面有一些治法我們就可以看一下，那個是治那個的。

【注】

此復申虛極為勞，以詳其證之義也。脈虛沉弦，陰陽俱不足也；無寒熱，是陰陽雖不足而不相乘也；短氣面白，時瞑兼衄，乃上焦虛而血不榮也；裏急，小便不利，少腹滿，乃下焦虛而氣不行也。凡此脈證，皆因勞而病也，故曰「此為勞使之然」。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吳謙他說「此復申虛極為勞，以詳其證之義也」，那一脈虛沉弦，陰陽俱不足」，除了陽不足，陰也不足，所以他這邊講「陰陽俱不足」，這是對的。「無寒熱，是陰陽雖不足而不相乘也」，這邊講的也對。沒有寒熱就是陽沒有乘陰，陰沒有乘陽，不會說因為陽太虛，陰氣侵犯到他，不會說陰氣過虛，陽去侵犯他，所以上下陰陽都沒有相互侵犯，所以他這個是沒有寒熱。「短氣面白，時暝兼衄」，那邊講的「上焦虛而血不榮」，上焦為陽嘛，所以會導致這種的問題，所以這樣講是對的。「裏急，小便利，少腹滿，乃下焦虛而氣不行」，並不是說下焦虛啦，因為他整個「裏急，小便利，少腹滿」，是下焦的寒，這是因為寒，下焦的冷，他的陽的不足，所以導致氣的不行。若是虛的話，就不會出現「滿」，我們一般虛的氣不行呢，就是因為我們人太累了，最末梢的血管，原本就存留有一些血液，而我們人太虛了，沒辦法提供這邊血液的流動更新或充實，顏色就會變白。我們末梢都有小動脈，小動脈有控制該處血流量的括約肌，當這邊不需要血流的時候，他這邊的括約肌就會收縮，使這邊的血流斷掉，所以我們的手掌的顏色可看到白跟紅，白的呢？就是那邊的血呢是暫停的，沒有過的，紅的話，那邊小動脈括約肌是放鬆了，所以使血流可以過，就是利用這樣來調節各處的血流量，我們人的血量是不夠充滿全身各部位，若是人血到能充滿全身，那麼當血液遇熱膨脹，那我們身上就不知有多少的血管要爆掉了，像火車的鐵軌、橋樑上的伸縮縫都是為此而設的，用在人的處事也是如此，要留三分虛，才不會爆，故乾卦上九「亢龍有悔」。所謂的虛，就整體的氣血都不足，導致呢他根本沒有血來流通外面的脈管，是這樣的關係，這叫做虛。「凡此脈證，皆因勞而病」，像這種脈沉虛，跟上面的那個不一樣，那這個也是勞所造成的。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脈浮者，裏虛也。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男子面色淺薄的，代表渴及失血。突然氣喘，心悸，脈浮的，裏虛。

【永諸講解】

「男子面薄者」，面呢？就是他臉。薄呢？就是淺淺一層色，臉色很薄，也就是說淡淡的紅，淡淡的黃，淡淡的青等。為什麼會淡呢？因為，第一個，他講主渴，還有失血。最主要是因失血，血的不足，還有津液的不足，都會導致這種臉色變得比較薄，臉色比較淡。那另外一種呢？臉色變的很黑很暗呢？這代表是什麼，因為臉在上焦，又是重陽之處，燥熱所居之處，陽過盛的時候就會出現那種顏色很深的，譬如說臉很紅，充血充地很嚴重，臉很黑火太旺都燒乾了，是這樣地。「卒喘悸」，卒是突然，突然會喘、會悸。前面因為臉色薄，所以氣跟血都不足。渴，因為血中之氣的不足，血液中有血漿，那血漿的不足，導致滲透壓變高，所以呢我們橋腦那邊的口渴的中樞就會感受到滲透壓太高了，所以會出現渴。那亡血呢？血漿的不足也是失去血，另外是外傷、車禍的突然出血，都叫亡血。亡血就是血已經都失去了，不再回頭了，像捐血就是一種亡血，所以有些人捐血捐久了，也亡血了，我們並不是說不要大家去捐血，而是有時候捐血要看自己的能力，你如果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了，

那是不太適合去捐血的，因為本身血已經不足了，你再去捐血恐怕那恐怕會更嚴重，那一般在外面的捐血車，其實他們用那種比重的測試，那個它沒辦法去知道這個人是否亡血，這種比重測試只能了解到我血液的血比容不夠，但是血比容的因素影響很大，當你血漿多的時候，血比容就會變少，當你血漿少，血比容就會變多，所以這個人若都沒喝水，熬夜熬了一整天，他可以捐血，因為去那邊一滴下去，絕對沉下去的，而可以捐，但是他本身已經是總血量的不足了，那你說會發生什麼事情，總血量不足，你把他血抽掉了，那我們可以預測啦，他血開始不足了，有可能出現手足厥冷，有可能出現小便不利，影響到腎，因為腎、肺、肝，都是我們需要血最多的地方。我之前有一個患者，他就是去捐血，我說捐血是好事，也是一個善事，那捐了以後去捐血小板，結果導致腎臟的受傷，那這樣就划不來了。捐血救人是好，但是要衡量自己的能力，那怎樣才是一個最好檢驗能否捐血的方式，把脈啊！如果大家都會把脈，那就可以知道自己適不適合捐血。其實把脈並不是那麼地困難，因為古人都把脈的形數位勢用字表明了啊！，他已經都幫你講了弦，就是摸起來像筋的樣子，緩就是摸到肉那種感覺，那小，就是脈管摸起來小小的，那更小一點就是細細地，那脈管如果比較粗的就脈比較大，那脈管壓下去空空的就叫做虛，脈管摸下去好飽喔，像灌飽氣的氣球、籃球一樣，這就叫實，所以能捐血的就是那些大而且實的，我們摸下去他的脈管比較和緩的，血管不小不虛的，這個才行，像那些血管小又虛的呢，血比容一定很高，那一定沉下去，然後捐完以後，會很慘，所以呢，我們學中醫就知道說最好的方式是用把脈的，而不是看血比容滴不下滴得下去喔。像你如果不想捐血的話，你把水灌很多，你就不用捐了，為什麼？因為血比容本身變少了，血比容變低了，所以你的血滴下去了，絕對浮在上面了，所以你不用捐，像捐血如果你是被強迫的，就用這種方式。

【按】

「脈浮者，裏虛也」當是衍文。

【永諸按】

脈浮者，這邊出現一個脈浮，那我們知道浮是一個氣血往外的脈象，因為我們的手脈都是在外面的，包括腳脈也是，既然氣血都在外面，那就告訴我們裏面氣血不足，所以才講說這就是裏虛，那跟前面那邊有「脈浮大」是不一樣，脈浮再加一個大的話，它就變成裏寒。關於這個的部分，我們在《傷寒論》仲景有特別講到。其實手脈跟足脈是很重要的，所以仲景在序中說「按寸不及尺，按手不及足」，告訴我們手足脈是很重要的。我們一般都壓手脈，手脈只能代表我們陽部的氣血，我們心臟的氣血打出去這邊的診斷，當然有寸關尺部位，在仲景的部分，它還參照了兩個足的脈，一個叫跌陽脈，一個叫少陰脈。一般我們會去把跌陽脈，比如說我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你如果在手脈這邊把到全部都是澀脈，那就告訴你，有陽部的血中之氣不夠，那陽部的血中之氣不夠，是因為脾胃停水的问题嗎？還是因為三焦淋巴回流的問題？因為我們總體的淋巴量是胸管那邊來的最多，是不是那邊有濕有堵呢？其實我們把足脈，如果我們足脈壓下去也是澀的，那告訴我們是整體的中之氣不足，這與生產來源有關，所以是來自中焦的脾胃，因為攝食的不足所導致，所以我們要去補脾，補先天的脾的氣血。如果我們把到的不是呢？手脈是澀的，但下面的足脈是緩濡的而且弱的，那表示是下部的氣回流不好，如果我們又問患者的症狀，那患者告訴我下午的腳都好脹，很重又脹，然後鞋子反而會穿不下了，這告訴你他是一個虛，就是下部的氣中之血的回流不足導致我們手脈出現這個澀，那治療的方式就不一樣囉！前面那個是兩個都是澀的，我們就

是補脾胃，那如果是我們剛講的，他的腳腫脹，我們就要怎樣，我們就要幫助他腳部氣中之血的回流，所以開的方不一樣，大部分我們都用防己黃耆湯，來幫助淋巴的回流，用這個來治療。那另外一種是什麼？另外一種是堵住的，那堵住的話呢？我們腳的脈會把到很厚實，他的脈很「飽氣」，然後又有出現弦，因為循環比較不利會出現弦脈，這裏就出現弦實，那我們知道他有所瘀堵，有所瘀堵我們就要去看他瘀堵的來源，去從事瘀堵的治療。這個瘀堵有可能堵在上焦，也有可能堵在中焦，也有可能堵在下焦，所以我們就要「通利」，讓他流通，所以整個是這樣的治療方式。在此希望大家以後如果可以的話，手脈把完的時候去按按腳，腳的跌陽脈，順便可以摸摸腳的體溫，這樣來作為診斷會更好。比如說，我們之前也講過，手是溫的，腳是冷的，腎的陽氣不足，所以告訴你到腎那邊血是不夠的，所以我們應該要把血導往腎那邊，因為腎的血不夠。是為什麼呢？腳都冷的，腳部氣血不夠，那在腳上面的腎會夠嗎？所以說這個人腳是溫的，我們可以很確定，他腎陽很好，那你需不需要去加炮附子？不要。了解嗎，你如果加炮附子，對他是不好的，會變成實實，如果他腳冷的，我加炮附子，有什麼好怕炮附子的呢，是不是！那如果我們用摸腳跟手兩個脈，跌陽脈都是微細，手的脈也是微細，那分明就告訴你，他心臟的陽不足，那四逆湯開了以後有什麼好怕的呢，是不是？生附子用下去又怕什麼呢？這樣了解嗎，所以是這樣的。

【注】

此復申虛勞面色白，互詳其證之義也。面色白不因衄者，是血不内生也；因衄者，是血亡於外也。今日面色薄，謂面色淺淡不華，亦不足之色也。故主津液不足之渴及吐衄亡血、氣虛卒喘，血虛卒悸也。

【永諸按】

吳謙在他這個按說「脈浮者，裏虛也」，當是衍文」，其實脈浮其實就告訴我們，裏本來就有虛，不過以這邊他前面所表現出來的脈症，面色薄，還有卒喘悸，又出現了脈浮，表示裏是虛的。那面色白呢？這邊只有指面色薄，沒有講說面色白，但是我們在之前的面診上，面色白告訴我們是什麼？亡血。重點已經講，面色白是亡血，血的失去了，所以出現了白。我們就要想辦法去了解他，血失去的原因是怎樣，是不是因為脾胃生化來源的問題？問他胃口，喔，我的胃口好的不得了，那就不是。那我們是不是就要去了解，是不是他有某些的出血，所以要問他大便是不是黑色的，若大便是黑色，知道說腸胃道有出血，如果大便有帶血就表示他痔瘡，或者這是女子的話，經期來的太多，也會導致面色的白，像這個都要問，用問診來確定。那另外有些大出血，突然性外傷出血也會導致，導致這種面色的白，不過條文講的是面色薄，不是面色白。那面色薄呢？這個面色薄就是面色比較淺淡，所以這邊講面色淺淡不華，那也是不足之色，所以這邊有講津液的不足。津液的不足主渴，這個渴是怎樣造成的？血中之氣的不足所導致的，我們有些講氣不足所導致的也可以。亡血呢？就是失去血，但是這邊沒有講吐衄，所以不一定是吐衄造成的，有時候潛藏性的出血我們自己本身不知道，它一直在流不知道，但是一定會有症狀，比如說有人小便紅色的那就是潛藏性的出血，大便黑色都是啊，比如說鼻子流血那都是看得到的，其實出血大部分都以下部為多，因為血是陰嘛，相對於上部的陽來講的話，下部是陰。我們來講一下出血，一般血是陰所以大部分都是在下部，處於下焦，這地方常見到出血，比如說痔瘡的出血、大便的便血，所以重點才要區分遠血、近血。遠血的像黃土湯、三黃瀉心湯；近血的呢？像是便腸垢、大腸出血就是白頭翁湯，那如果是痔瘡的部分我們一般都是用什麼？槐花散。它是後代的方，其實

是滿不錯的一個藥方，可以治痔瘡出血。陰的話是因為它性向下嘛，所以痔瘡出血，在直腸這邊充血，血是陰所以會往下流。那上邊的出血、眼睛的出血，吐血，這邊是陽，陽一定有一個上衝的力道，導致血管的破裂出血，這樣了解嗎？所以呢，鼻子、眼睛的出血和往上衝的吐血，這都跟陽有關，所以叫陽盛。同樣的往上走的，像牙齒流血，這都是有火的，牙齒流血、流鼻血、眼睛出血、吐血，這些都屬於血熱，只有少部分是因為寒，像小腸寒的便膿血，小腸熱的病痔。有些出血是因為陰虛，因為腎水虛啦導致的虛熱衝上去的，這就是我們講的陰虛火旺所導致的臉赤，或出血，這時要滋陰來降火。陰虛可以由把脈就知道啦，把脈就摸到他的脈是什麼？澀的、小細、沉，它不是很有力的，很有力的當然就是實的熱，虛的就是虛熱。治療虛熱呢？在上面是可以清熱，但是一定要補他的虛才會好。那喘呢是什麼？是口嘛，從口從一個喘，喘是急促的意思，例如喘、湍，所以喘的意思就是什麼，嘴巴張開呢很急促的，張口呼吸啦，喘就是急促的張口呼吸。那悸呢？就是心臟跳得不規律，就叫做悸，悸的原因是因為血的不足，喘的部分是因為肺那邊氣的不足，所以他這邊才會講說氣虛才會喘，血虛促氣，就是這樣來的。

【集注】

李彥曰「此節以亡血為主。《內經》云『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又云『心之華在面，其充在血脈』。勞則氣耗火動，逼血妄行，必致亡血。蓋血主濡之，血亡則精采奪而面色薄，津液去而煩且渴矣。又勞者，氣血俱耗，肺主氣，氣虛則喘，心主血，血虛則悸。卒者，猝然見此病也」。

【永諸按】

我們再來看集注的部分。李彭就說「此節以亡血為主」。那《內經》這邊講「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這個精明五色呢？精明在《內經》這邊是指眼睛。眼睛有五種顏色，怎麼講呢？因為氣是陽嘛，所以彰顯在外面，正常的膚色要有光澤柔潤感，若水氣大多，膚色會鮮亮，氣不足則色顯枯黯。這是眼睛，內側這邊是目內眦，內眦紅色的代表這個是心；白色的眼白是肺；瞳仁最外面一層，你如果看藍眼珠的外國人，他是什麼色的？湛藍色的，也就是青色的，這個是肝；再向內這一層呢？這一層很厚實的、土色的，這個就是脾；至於黑色的瞳孔，這是腎。其實這邊就告訴我們五臟是以什麼，相克在進行。心克肺，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那我們不是也有衛氣，當人醒時是從精明這邊發出，其實並不是從精明穴，他是從眼睛這邊發出來的。為什麼？當人睡時，氣血入陰時，衛氣從腎經入腎，然後以心、肺、肝、脾，再到腎，一直循環，等到人醒了，衛氣從腎經出來，經由陰陽二蹻脈到眼睛發出，所以眼睛是受五臟之氣，所以可以診五臟。「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因為氣是陽嘛，所以彰顯我們眼睛五臟之色，青赤黃白黑，大家可以仔細去看一下眼睛。然後他又說「心之華在面，其充在血脈」，因為心主血，血為陰，那如果我們陽部的地方都有陰的話，這個就是陰陽有相交，所以他說「心之華在面，充是在血脈」，那這邊的條文完全沒有提到什麼「勞」，他只有講他亡血、卒喘。所以這邊過度延伸了，李彭說「勞則氣耗火動，逼血妄行，必致亡血」，講的是那種熱性的出血，其實還有寒性的出血阿！他沒有講，所以這不是。總體來講是指亡血還有亡津液。

※男子脈浮弱而澀，為無子，精氣清冷。

【《桂林古本》】

男子脈浮弱瀼，為無子，精氣清冷。

【永諸譯】

男子脈浮弱瀼，是無子，不能生孩子，精氣清稀寒冷。

【永諸講解】

「男子脈浮弱而澀，為無子，精氣清冷」，我們來看一下《桂林古本》，它是講說「男子脈浮弱瀼（沒有講而澀），為無子，精氣清冷」，我們來看，若講的是「弱而澀」就是他先有脈浮弱，所以我們把下去，他的脈是浮弱的，然後才發覺澀脈開始出現了，這叫做「浮弱而澀」。這樣可以聽的懂嗎？就是剛開始把，把下去十秒之內我摸到的都是浮弱脈，還沒感受澀脈。隨著我按壓的久了以後，才發覺。咦！他的脈竟然出現了澀，這就叫做「脈浮弱而澀」。就是先有脈浮弱，你先把到的是這個，但是那時候澀脈還沒出現，後來因為我們手按壓久了，阻礙到氣血的流動，澀脈慢慢就出現了，這叫做「浮弱而澀」。那《桂林古本》講的「男子脈浮弱瀼」，他的意思是說我們一按下去呢，就把到浮弱澀，三個脈都摸的到，沒有先後。首先我們來講這個脈浮，這邊也是講男子。脈浮就代表陽是有的，往外的力道是有的。正常下，身體的陽是可以使氣血達到表的，同樣的，身體的陰是可以使氣血到裏的。陽的力是發散，所以可以送到表的，陰的力是收斂，故可至裏，故陽欲至裏，要有陰，陰要至表需靠陽。脈弱澀呢？脈弱是陽的氣不足，脈澀是血少，所以脈浮弱瀼的，陽是有餘的，但氣不足跟血的少，這邊的條文告訴我們，這原因就是本質的問題，我的力道會送阿，但是我的來源不足，所以我能送給你的就這麼少阿！所以才出現這種脈浮、弱、瀼的脈。這就告



訴你他本身就有陰的不足，所以這個男子只要出現這個陰的不足，他就會無子，沒有小孩子。為什麼？因為他的精氣清冷。我們男子的精氣清冷，乾乾淨淨的都沒有混濁感，一般我們的精要混濁，表示你的藏精量多，如果你的精液像水這樣稀稀的呢，然後又涼涼的呢，這個表示你的什麼精子數非常的少，而且你那個精液又冷的，熱量也不夠，當然精子游也游不動，凍都凍死了，他那裏會有子阿，所以條文就判斷是無子喔！

這邊我們總結一下，這個脈「浮」呢？它是陽，表示是氣血往外走，那弱澀呢？是因為他本身的氣血，陰部的氣血也不足了，因為整體氣血不足就出現這個弱澀，那浮是告訴我們整個氣血往外走，還兼有整體的氣血不足，所以陰部的氣血會更不足，所以才會導致這種精氣清冷。

【注】

男子之脈浮大而虛者，為虛勞也。浮弱而澀者，則為精氣清冷，故為無子也。

【永諸按】

吳謙說男子的脈如果出現浮，那浮如果有根的話就好，如果是沒有根，也就是說它是浮大而虛，裏面空空的，這就是虛勞，虛是本質的不足，那本質的不足，你的氣血又往外面走，所以就告訴我們，病者裏面的氣血會更少，所以在前面的第一條就是講這個，剛開始講男子脈浮大，然後導致陰寒精自出有沒有？是這樣的關係。而這條的浮弱而澀，這個浮也是這樣的意思，這個條文沒有「大」，表示說氣血並沒有非常的不足。而脈弱澀呢？就是本身氣血

有所不足，而浮呢？又表示氣血都往外面走，所以裏面的氣血又更不足，所以就會出現精氣的清冷，所以會無子，不像前條有脈大，因而精自出。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為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桂林古本》】

失精家，少陰脈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者，為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者，男子則失精，女子則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天雄散亦主之。

【永諸譯】

常失精的人，少陰脈弦急，陰頭冷，目眩，落髮，脈極虛空遲的，是腹泄未消化食物，失血失精。把到各種空動微緊脈的，在男子則是失精，女子則是夢中與人性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治之，天雄散也主之。

【永諸講解】

「夫失精家」，我們剛才前面已經有講到了，陰寒精自出的有沒有？他的脈是浮大的，氣血都往外走，導致裏面的陰寒的有沒有？還有前面這一個的脈浮弱澀的，也是氣血往外走，然後他有本質的不足，那這一條告訴我們「少腹弦急」，弦呢？就是我們摸我們的少腹呢？那邊有肉嘛！摸起來整片整片像肌肉條，像琴弦的感覺，像天冷的時候肌肉會收縮，會形成

一個筋條。那急呢？就是繃緊的感覺，少腹也會繃緊，因為冷的關係。「陰頭寒」，陰頭就是所謂的男子的龜頭，或者是女子的陰蒂，這些都叫做陰頭，會覺得那個地方冷冷的。「目眩」，眼睛黑，眼睛黑因為上部氣血的無給不足，所以他眼睛黑。「髮落」，既然眼睛氣血供給不足，那位在人體頂部的頭，當然也是氣血供應不足，所以頭髮會掉。髮呢？是血所生的，所以我們的髮又叫做血餘，血之餘。脈呢？「極虛」，脈非常的虛，虛到頂點了。脈極虛又孔，孔就是裏面呢像蔥啦！孔就是那種有孔的草，像我們現在的蔥就是，那裏面空空的，所以孔就是摸脈像摸到蔥的感覺。「遲」，陰阻氣血，氣血送不太上去，為什麼氣血沒辦法上去呢？這邊就表示脾胃的氣血受到一個往下拉拉力，所以導致上行的氣血的速度受到影響，變得很慢、慢慢的走。因為有一個力道往下拉，所以就判斷出來說，你看中焦脾胃的氣往上非常的少，所以頭這邊養分不夠，所以就出現了目眩、髮落。那陽部的這個地方因為氣血不夠，所以這裏面的脈是空的喔，裏面非常的虛，然後流動很慢。所以我們就知道這邊有一個力道，中焦脾胃有一個力道往下，所以就是什麼？清穀，清穀就是下利清穀。清，乾淨的水，沒有吸收的水，穀呢？沒有消化的食物。「亡血」，我們之前講的亡血，因為血比較容易從下面亡，主要因為它是陰，所以血從下面亡，如腸胃道的出血之類的，也是一個力道往下走，所以才會導致這樣。「失精」也是，我們講的精，包括精液或女孩子正常的陰部分泌物，像這一些，也是都往下走，所以就出現下行的力道，所以使得上行力道變弱，就出現這個遲脈，所以他說，就會造成像這個「脈極虛、孔、遲，就是造成清穀亡血失精」。

我們繼續來看這裏「脈得諸孔」，只要脈得到這種脈，一個叫孔脈，諸呢？就是這些。諸孔，這些孔脈，或者是動脈，什麼叫動脈呢？你不要亂動，就是表示他沒有靜，沒有靜就是表示什麼？像我們脈的跳動，他會固定在一個位置，這個叫做靜，當脈的跳動，有時候是

跳中間，有時候就跳到旁邊去了，這個就叫做動脈，代表就是陽欲絕，微呢？微是陽的不足，整體的陰陽的虛。緊是因為寒所造成的，因為陽的不足導致這個緊脈，所以我們脈只要摸得到下面這些脈，比如說芤脈、動脈、微脈、緊脈，告訴我們就是男子失精，女子夢交。這邊的失精是精液，精自出的那種精，女子夢交就是半夜夢到，做夢的時候與人有做愛的那種情形叫夢交，這個我們就用桂枝龍骨牡蠣湯來做為主要治療的方劑。因為我們的氣血的根本都在於陰，所以一定要守住陰，桂枝龍骨牡蠣湯呢？它是桂枝湯再加龍骨牡蠣。桂枝龍骨牡蠣湯就是桂枝湯加龍骨牡蠣，我們知道桂枝湯是用來幫助血液循環，表的血液循環的，加了龍骨牡蠣，最主要是因為它有失精的情形，所以用來攝這些精，不要讓裏面的精失去，也就是說，龍骨跟牡蠣可以收澀，包括脾胃和腎。剛剛不是有這個脾胃的見症，有說他下利清穀，或者是腸胃道的亡血，所以他用龍骨來收澀，不要讓他下利，因為它是虛導致的，用龍骨來收澀這些氣，就是減少它的分泌，一些腸胃道分泌，用龍骨收澀，也可以收澀這些血。這邊的失精是腎的問題，用牡蠣來收澀這些精，這樣我們收澀了以後，往下的力道就少了，所以他就可以治療這些清穀、亡血、失精的症狀，像之前講的遲脈，是外面的虛，我們用龍骨牡蠣收澀好了，藉由桂枝湯把他送到表面，就可以治療這些虛勞。所以像這種失精亡血清穀，它是利用龍骨跟牡蠣來完成。

【按】

此條「亡血失精」之下等句，與上文義不屬，當另作一條在後。

【永諸按】

「此條『亡血失精』之下等句，與上文義不屬」，這個其實是可以做另一條看，因為它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摸到的脈是這一類的，就會出現這種病證，而前面這些失精家呢，我們是可以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天雄散也可以。

【注】

失精家，謂腎陽不固精者也。少腹弦急，虛而寒也。陰頭寒，陽氣衰也。目眩，精氣虧也。髮落，血本竭也，若診其脈極虛而芤遲者，當知極虛為勞，芤則亡血，遲則為寒，故有清穀、亡血、失精之證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失精家這邊就講對了，腎陽不固精，有的是腎陽不足，有些是因為什麼？因為它收澀的問題，收的力道不夠，澀的力道不夠，像這種腎陽不固，我們就是用什麼？天雄散。像收澀不利的，我們就用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這邊講「少腹弦急」，其實就是什麼？就是寒，因為寒導致的問題，寒是外來，冷是內生，因為表部的氣血不足，所以導致外寒的入侵，使得少腹外的肌肉繃緊。「陰頭寒」，也是外寒導致。我們陰中的陽氣不足，包括腎的陽氣不足，肝的陽氣不足，因為我們的生殖器除了睪丸和副睪丸那些屬於腎外，龜頭有筋是肝經所經過的。目眩的話因為氣血供給不上去，所以導致這種眩。眩從目從玄，意思是張開眼，眼前會黑掉，跟目瞑不一樣，目瞑是眼皮打不開，眼皮無力。「髮落」，就是掉頭髮，因為血不足導致的。

【集注】

程林曰「腎主閉藏，肝主疏泄，失精則過於疏泄，故少腹弦急也。陰頭，宗筋之所聚，真陽日虧，故陰頭寒也。目眩，則精衰，髮落則血竭，是以脈虛芤遲也。虛主失精，芤主亡血，遲主下利清穀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集注程林的部分，「腎主閉藏」，腎主精，因為腎在四季是屬冬，冬天時萬物閉藏。「肝主疏泄」，其實肝是少陽，在四時為春。而少陽為木主疏泄，如果我們疏泄過度就會失精，然後陽的不足，缺少陽之衛外，也會失精。疏泄過度我們就要幫他收澀，所以就用桂枝龍骨牡蠣。陽的不足我們就用什麼？用天雄散，這邊講的是可以的。在這邊講「失精則過於疏泄」，只講到一個，心就是過於疏泄導致的，我們要用收澀。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陽的不足，腎陽的不足，導致閉藏失調，進而造成失精，在這邊程林少講了一個，我們把他添下去。

少腹的弦急並不是說他過於疏泄，少腹的弦急是因為寒的關係，因為少腹表部的氣血不足，導致外寒的侵入，使得少腹弦急，也導致脾胃那邊會清穀還有亡血，閩南話說的「感到腹肚」。「陰頭，宗筋之所聚，真陽日虧，故陰頭寒也」，寒為外感，冷自內生，陰頭寒，陰部那邊的氣血不足了，所以導致的外寒的侵入。目眩跟髮落都是因為血的關係。這邊程林講「虛主失精，芤主亡血，遲主下利清穀也」，遲為什麼主下利清穀？應該是說下利清穀導致脈遲，亡血導致芤脈產生，失精導致虛的產生。我們之前有講，精氣是從腎臟那邊，經由

命門火的蒸騰，會疏通到經絡裏面，因為精是特別的濃縮的，飽實的，會使血脈裏面的飽實感更少，所以才會講虛是主失精。治療上其實我們就必須要用一些補精的藥。

李彥曰「肝主藏血，腎主藏精，亡血失精，則肝腎俱虛矣。少腹看肝、腎之部，今少腹弦急，以肝腎兩虧，則裏氣虛而張急加弦也。肝主筋，前陰者，宗筋之所聚，肝衰，故陰頭寒也。肝藏血，開竅於目，腎主骨，骨之精為瞳子，又腎之華在髮。髮者，血之餘，此肝腎兩虛，故目眩髮落也。芤脈者，浮沉有，中間無，似中空芤草，故名芤脈，此亡血之脈，以脈者血之腑，血虛則脈亦虛也。遲為在臟，遲則為寒，脈極虛芤遲，則其證亦虛。清穀者，大便完穀不化也。此虛勞在肝、腎二經者也」。

【永諸按】

李彥說「肝主藏血」，這講沒錯，「腎主藏精」很好，「亡血失精，肝腎俱虛矣」，這講的是對的。少腹最主要是看肝，不是肝腎，因為肝脈過少腹，而少腹的弦急是因為寒，我們之前有講過，這是因為寒所以導致他弦。弦是我們剛剛有講過，他的肌肉變成一條，一條筋束，就是我們講的筋條，急就是繃繃緊緊的，因為寒的關係。前陰與肝有關係，氣血的不足，當然會導致氣血流動不利，所以導致陰頭的氣血不足，外寒的侵入。肝開竅於目，肝臟這邊的血不足，送到眼睛那邊不足，就會出現目眩，因為目受血而能視。頭呢？頭髮受到血才能長的漂亮，才能長出來，所以是這樣的關係。

這邊講「腎之華在髮」，什麼叫做腎之華？華就是他的顏色，他的光華，他的顏色。比如說頭髮如果看起來枯枯的，沒有氣色的，你要去補他的腎，它就告訴你我腎虛，因為這是

腎在管的。頭髮變白色的話，這個也是腎氣的衰老，所以我們人為什麼年紀越大了以後，頭髮就慢慢的變白，因為我們的腎虛了，所以最好補腎的時間在什麼時候呢？大家如果早一點補應該會比較好，我們在《上古天真論》裏面有講到，《內經》的《上古天真論》「男子八四三十二，真牙生而長極」，在三十二歲的時候，記住這是虛歲，在三十二歲的時候，他已經是真牙生而長極，生長已經到達極限了，因為腎主骨主齒，齒為骨之餘，所以腎氣在三十二歲到頂點，然而盛極必衰，三十三歲以後開始衰老，開始腎氣的耗損。所以大家記得，三十三歲開始去調養你的腎氣，那我們當然不要用湯啦，因為湯是用來掃盪的，我們要用丸，「丸者緩也」，丸就緩緩的去補，這就是調養身體的一個很好的方式，所以大家三十三歲的時候記得開始吃補腎的藥，補腎藥一般是用六味地黃丸，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狀況來做一些加減、調理，這樣會比較好。那女生呢？女生剛好是七四二十八，所以女生比較早衰，因此女生在二十八歲，虛歲二十八的時候，她的生長也是真牙生而長極，生長已經到達了極限，所以在二十九歲呢，女孩子開始衰老，所以女孩子在二十九歲的時候就要開始要調養自己的腎氣了，調養自己的腎氣，從二十九歲開始要補腎。妳如果這樣長期以往的去補妳的腎氣，那腎氣的衰會比較慢。像男子在三十二，女子二十八以後，你如果有吃六味地黃丸，那你的腎氣可能是慢慢的走下坡，而不是像溜滑梯那樣，很快到谷底，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女人到五六十歲竟然還有月經，原因就是這樣子。而有些人沒有調養，到了五六十歲呢，以後你們臨床會看到，哦那個伯母來了，哦看起來，你跟他講伯母妳好，結果你們看病歷，哇靠，怎麼才五十幾歲而已，就是這樣的關係，所以記住女孩子二十九歲以後開始要去補養妳的腎氣。因為肝為陰中之少陽，脾為陰中之至陰，腎為陰中之太陰，所以要腎氣送到最外面最上面的頭，是需要較強的力道嘛，它需要有它的力道，它氣力夠的話它就可以照耀到四方照耀你的



身體，可以照耀到離它最遠的地方，就是頭、腦、髓，所以要增加記憶記得去補腎，你們現在還年輕，趕快做，效果會很好。

這邊「芤脈」就告訴你它的脈形像中空的草，像蔥管一樣，其實芤脈並不是說什麼浮沉有啦，浮的部分、沉的部分都有把到，然後中間的部分沒把到，這不是，浮中沉是屬於脈位。芤脈就是這個脈你摸下去，裏面空空的，像空空的草，這叫芤脈，那把到這個脈，你就有個底，就是說這個是亡血，亡血呢是有出血，芤脈是有出血的脈。我們要去幫他什麼？補血，要去幫他收澀，減少他的出血，了解嗎？那把到遲的脈，就告訴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力道是往內拉的，因為我們手的脈是陽嘛，所以表示有個陰的力道拉住了他，才會使他走得慢，那我們必須要去找這個陰是那種陰，有些是因為下利。下利脈當然會遲啊，下利脈如果是數的話那很危險，因為脈證相反，在《難經》也有講到這個部分，所以在下利，或者是有失血，或者是她來了月經，整個氣血往下拉，也會出現這種遲脈。那清穀呢？「清」就是乾乾淨淨的水，「穀」呢就是穀物，所以你看水很乾淨，吃得下去的飯都原封不動的排出來，這個叫「完穀不化」。這牽涉到什麼？「清」，代表水的吸收有問題，所以這個是腎。穀不化，是脾的消化出問題，所以你如果看到下利清穀的話，記住它牽涉到脾跟腎的虛，如果只有下利，沒有清穀，那就只有脾的問題，像理中湯這樣，只有脾陽的問題。如果他還有下利清穀，那就牽涉到腎的問題，所以治療方式我們怎麼做？如果下利我們只用理中湯，下利清穀我們用附子理中湯，或是四逆湯，這樣了解嗎？這是它們的差別。

【《桂林古本》】

【桂枝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二枚，龍骨三兩，牡蠣三兩，生薑三兩。上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天雄散方】

天雄三兩（炮），白朮八兩，桂枝六兩，龍骨三兩。

上四味，杵為散，酒服半錢匙，日三服，不知稍增，以知為度。

※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善盜汗也。

【《桂林古本》】

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喜盜汗也。

【永諸譯】

男子或正常人，脈虛弱細微的，常盜汗也。

【永諸講解】

「男子平人」，「男子」就是男生，「平人」就是一般的人，「脈虛弱細微者」，「脈虛」就是空空的，「弱」就是比較沒有力，「弱」就是陽的氣不足，「細」就是很小條，比小還要小，叫做細，是氣血俱不足的。「微」呢？脈非常沒有力的，陰陽氣俱不足，就會脈

微。「善盜汗」，「善」就是常常，常常盜汗，以前的盜是偷，一般小偷都是晚上行動，所以盜汗多在晚上，一般是指睡覺的時候，不自覺的出汗，所以半夜睡覺的時候不自覺出汗，就叫盜汗（小偷偷東西也是讓人不自覺）。那就是因為盜汗的關係，所以才導致脈「虛弱細微」，因為汗是心之液嘛，所以我們大部分治盜汗是以補心氣為主，還有補血中之氣，因為血中之氣的耗損。

【按】

此節脈證不合，必有脫簡，故不釋。

※脈沉、小，遲，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手足逆寒，腹滿，甚則溏泄，食不消化也。

【《桂林古本》】

人年五六十，其脈大者，病痺俠背行。若腸鳴、馬刀、俠瘦者，皆為勞得之也。其脈小沉遲者，病脫氣，疾行則喘渴。手足逆寒者，亦勞之為病也。

【永諸譯】

五六十歲的人，脈大的，生痺夾背走的病。如果腸鳴，馬刀，俠瘦的，都是勞所得到的。脈小沉遲的，生失漏氣的病，走快一點就喘渴。手足逆冷的，也是勞所造成的。

【永諸講解】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部分，脈如果是沉的、是小的、是遲的，「名脫氣」，就是氣脫掉了。脈沉是陽不足，因為我們没有力道把它打到外面，所以我們寸口部摸到的脈是沉的，比較没有力道往外，表示陽的不足。脈小呢？就是比較小條，比細好一點，而氣血的不足就會使脈管變小。脈遲呢？代表陰阻氣血，就是陰的力道影響著氣血往外流行，所以導致遲，代表那些血氣回流至心的力道不夠，使得血流變慢。血氣回流慢或是不夠就會導致遲，脈出去的遲，那這種叫做「脫氣」，氣脫掉。

「其人疾行則喘喝」，其人就是這個人有脈沉小遲的人，如果疾行，走的很快，「則」就是就的意思，就會喘。喘就是張口呼吸，很快，像我們在跑步完後一直呼吸，這種就是喘。「喝」是大叫一聲叫做喝，那種聲音我們聽得到，就是喝、喝、喝（表演喘的聲音），像這個聲音呢？我們聽到就是「喝」。

「手足逆寒」，手跟腳「逆寒」呢？「逆寒」是什麼？本來外行的氣血，因外寒的影響，其所溫暖的部位由外退至內。我們知道「寒」是外來的，冷是內生的，所以這個寒是外因，那一「逆」呢？就是往回，本來我的冷就到手指頭，因為天氣寒，所以手指頭寒，往回退，這就叫做「逆寒」，到最後整個手掌都寒了，甚至到手肘都寒的，這個就叫「逆寒」，最主要的原因是本身氣血的虛微。

「腹滿」，因為我們的氣出不太去，因為這邊有個「遲」，有個「沉」嘛，陽的力道是衰少的，然後這個小是沉遲所造成的，因為從中焦出去的食飲精微，有受到一個陰的壓力往

回拉，所以它由三焦這邊出去很慢，那很慢呢？我們腸胃道吸收的一些養分啊、食飲精微啊、穀氣啊它往外走就會慢，所以輸送的速度不足，但是我吸收的速度差不多，那這些東西就會堆在肚子這邊，所以就造成「腹滿」，那嚴重一點的，出去都受到阻礙了，不能再送了，所以會造成「溏泄」。那個「溏」呢？就是有一些食糜，已經經過消化了，「溏泄」就是它有消化，我們脾這邊已經有消化了，但是小腸沒辦法吸收，所以就出現這種「溏泄」。那如果是那種沒有消化的呢？我們就看到什麼？清穀或者是完穀不化，那後面這邊寫「食不消化也」，這邊的「消」是說我們的食物他其實是有消，就是沒有運送而已，那這是這一條。

【注】

脈沉、小、遲，則陽大虛，故名脫氣。脫氣者，謂胸中大氣虛少，不充氣息所用，故疾行喘喝也。陽虛則寒，寒盛於外，四末不溫，故手足逆冷也。寒盛於中，故腹滿溏泄，食不消化也。

【永諸按】

吳謙的注說「脈沉、小、遲，則陽大虛」，所以叫做「脫氣」，是陽氣的不足，原因是因為沉，裏陽的不足，還有什麼？裏陰往外受到阻礙而出現這個遲。因為陽氣的供給變少，所以陽氣少了，叫「脫氣」。往陽的氣不夠是怎麼一回事？例如你走久了，你耗掉太多氣，使得我們人體內部沒辦法供給的上，因為走快的話，氣往外拉得多，但是內部中焦這邊跟不上，所以在這之間的誰會受到影響？心臟跟肺。因為心肺跟脾胃隔了橫膈，所以脾胃這邊是陰，心肺這邊是陽，當你走得很快氣血往外拉的時候，所拉掉的是肺跟心之氣，而脾胃這邊

又沒法補足，主要因為這邊有橫膈，隔開陰陽，如同一道關卡，大家都知道在通關的時候是要時間的，所以受到影響的是心肺這邊，因此他才會喘。「喝」是一種喘息的聲音，而這種的聲音，就是心肺的問題，所以才會造成這樣。那因為心肺這裏的氣血不足，無法供給足夠的氣血至手足，所以手腳受到外寒的影響會變寒。

「陽虛則寒」，這個要注意一下，這個「寒」是指外來的，「陽虛」一般是指冷，如果本身的就是冷，那這個「寒」是外來的，所以他手腳會不溫，主要是因為本身氣血的不足，所以他手腳會什麼？逆寒，手足逆寒，他這邊把它講成「逆冷」是不對的，冷是內的，所以我們四逆湯是因為裏面的心陽不足所導致的，所以手足逆冷，是不一樣，逆寒是因為本身氣血不足，而逆冷是因為心陽不足、心臟無力所致。那「寒」並不是「盛於中」所以「腹滿漉泄」，不是，那是因為他的氣血不足，而氣血不足當然是會產生寒，所以會「腹滿漉泄」，那食物因為消化以後沒有足夠的氣血可以外送，所以才會出現這種「漉泄」。「漉泄」就是食物有消化但送不出去，才會出現這種「漉泄」。

【集注】

徐彬曰「脈沉，小、遲，其為陽衰無疑。沉、小、遲三脈相並，是陽氣全虧，故名脫氣。其軀為空殼，疾行則氣竭而喘喝，四肢無陽而寒，腹中無陽而滿，甚則胃虛極而漉泄，脾虛極而食不化也」。

【永諸按】

徐彬說「脈沉，小、遲」，所以這是往外的力道不足，那個「小」是「沉」跟「遲」所造成的結果，但是還不至於那麼的嚴重，如果變成一個細，甚至出現那個微，這就比較嚴重一點，這表示他的陽更衰了。「脫氣」，「脫」就是把身外之物去除，像我們東西加在外面的，比如說我們穿的衣服，那是在外的，所以屬於陽的，那「脫」就是外面的一些氣不足，氣供給不足，失去了，所以它叫「脫氣」。「疾行」的話，它會把心肺的氣拉走，所以心肺本身被拉出去的陽氣，就不足，所以出現什麼？「喘喝」。那當然心肺的陽氣被拉走，心的陽慢慢不足了，所以最後導致什麼？手腳的手足冷，但此條是手足寒，是本身氣血不足，外寒侵入所造成的，像有些沉細瀋脈的人，在冷房內，手足很快變寒，就是這個樣子。那「腹中」是因為氣血不足，送不出去，所以才出現了一「滿」，那這邊講「胃虛極而瀉泄」，不是啦！瀉泄」是食糜有消化，但是卻送不出去。

李彥曰「此脾、肺、腎三經俱病也。肺主氣，氣為陽，沉、小、遲皆陽氣虛衰之脈，故為脫氣。疾行則喘喝，以肺主出氣，而腎主納氣，為生氣之原，呼吸之門，若真元耗損，則氣虛不能續息，肺無所出，腎無所納，故喘喝，此肺腎病也。又脾主四肢，四肢者，諸陽之本。逆寒者，陽虛不溫四末也。腹滿者，脾經入腹，氣虛中滿也。瀉泄食不化者，此脾虛不能運磨水穀，多見驚瀉飧泄之證也」。

【永諸按】

那李彥說「此脾、肺、腎三經俱病也」，其實我們整體來講，氣血是從中焦開始出去，所以是脾、肺的關係，還有牽涉到心，至於出現那些症狀都是心肺的問題。

肺是主氣沒錯，氣是陽，氣其實它有陽，也有什麼？如果氣跟血來講，氣因為是在外面，所以是陽，血在內所以為陰，但是氣在我們之前有講過，氣有氣中之氣，氣中之血，這個氣中之氣就是陽，氣中之血就是陰，同樣的我們血雖然為陰，但是血裏面有往外走的跟往回流的，所以就有血中之氣跟血中之血，那個血中之氣就是陽，血中之血就是陰，是要這樣來看。那沉小遲呢？沉遲是陽的不足，因為遲是陰阻氣血，沉是陽的虛，那這個小是因為沉遲所造成的，告訴我們這個屬陰的小其實還不算很嚴重，外面的供給勉強可以接得上，但是還是不足的，所以出現小脈，如果是嚴重不足，就會出現微，微細的脈。李彭這邊講的脫氣其實上次已經講了，脫是外在的，所以外面的氣會不足，因為之前已經很勉強了，前面的脈是沉小遲，所以外面氣的供給已經很勉強了，如果過度使用當然會出現喘喝，喘喝跟肺腎病沒有關係，這是屬於心跟肺的問題。那手足逆寒是因為外在的寒所導致的，那如果是內在的就要改成冷，所以叫手足逆冷，這個條文的部分，《桂林古本》沒有，《桂林古本》只有「其脈小沉遲者，病脫氣，疾行則喘渴，手足逆寒者，亦勞之為病也」這邊而已，這個人也是一「勞」之類的。腹滿我們已經講了，腹滿因為氣血不足以運送，所造成的，是屬於虛滿，而像我們太陰病的腹滿是脾陽不足是寒，所以它用乾薑來溫脾的陽，使它能往外送，就不會下痢，就不會腹痛，所以是這樣關係的，那溏泄這個我們講過了，溏泄就是它有消化但是送不出去。

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虛寒相搏，此名為革。婦人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脈像弓弦而脈管很大，弦就是陽氣衰減，脈管大則脈內中空，陽氣衰減就是寒，脈內中空就是虛，寒虛相合起來影響身體，就叫革。婦人會小產及漏下，在男子就是失血失精。

【永諸講解】

「脈弦而大」，《桂林古本》與《醫宗金鑑本》是相同的，脈先弦，它的脈是顯現出弦，然後後來變成什麼？大。其實是弦而後大，那它告訴我們弦為減，因為弦是脈的血管有點收縮，就是道路縮減，所以弦就是氣血不足，所以它氣血就減少了，所以「弦則為減」。那「大則為芤」，往外的氣血既然已經供給不足了，但是它的脈竟然變成芤。氣血已經減少，但是我的脈竟然是增大的，所以這個大脈就是芤，原因在於亡血失精所造成的，一般氣血運行不暢或受外寒脈會變弦，脈管會變小而不會變大，但是碰到亡血失精，脈就變大而形成芤脈。弦就代表原來氣血供給的不足，就是道路縮減，受到影響，所以外面供給的氣血不足，可是我們竟然摸到這個大的脈，那表示這裏面氣血比原來正常還更不足，那大是比原來正常脈管還大，所以裏面就會比較空，所以他講大則為芤，裏面比較空空的。「減則為寒」，既然氣血供給不足當然外部受寒侵就會寒。那芤呢，脈管裏面的氣血分散的不足，已經很空了，因為前面先是弦，然後後來出現這種芤、大的脈，那芤就是裏面虛。弦為寒、芤為虛這兩個因素互相糾結在一起，就是說它有虛又有寒，併有虛寒，這個名字呢就叫革。

所以革就是什麼？虛寒相搏叫革。「革」，就是皮革。皮革可以充氣充很大，但是外表摸起來比較緊硬一點。那如果在婦人摸到這種脈，先弦而後大，那麼就告訴我們，她會半產。「半產」，就是流產，半產就是現在所謂的流產。就是還不到足月一半的日子就生下來。足月就是懷孕十月生產，我們生產要懷胎十個月，那半產就是不到五個月，所以她叫半產。也可以說孕期變半而產，叫半產。「漏下」，就是血像下雨天屋頂漏雨一樣一滴一滴，滴下來，主要是因為寒，寒為陰，陰主下，所以下面會滲血。我們下部的血回流，會因為寒而積在下腹。像我們下肢的靜脈血，還有我們的下肢的淋巴液，在回流時繞過兩個大腿，通過腹股溝這邊的關，也就是股部和鼠蹊部的淋巴結，然後到肚臍以下結成一條回去心臟。但是如果像這個自身虛寒的話，外面的氣的回流之力會不足，而少腹裏面是寒的，它就會在這邊形成一個積，所以少腹的靜脈會擴張，同樣微血管也擴張，到最後是微血管或小靜脈破裂，因而滲出血來。那滲出血來，在女孩子會從陰部滲血。所以不是所有女孩子的陰部出血都是熱的，因為他是在陰部，所以這邊呢以寒為多，像我們《金匱》後面的婦科，我們治療那個漏下的，有些崩漏的，他用的是什麼？芎歸膠艾湯，你看是吃這個藥。所以說臨診碰到這種革脈，婦人就是半產漏下，那男子就是亡血失精。那精是指什麼？這邊的精是指男子的精液。這個精其實是水穀的精華煉成的，因為為了繁衍後代，所以要用最精華的部分來營養它。水穀練成精華以後，從腎分泌出來，所以男生的精是跟腎有關，這個可能要後代慢慢去研究，是不是當精液的流失呢也會導致我們骨髓的缺失。你看我們人的腦、脊髓，然後一直到馬尾，這邊有腦脊液，那最下面的末端這邊，男生會有陰囊，會有睪丸，所以這邊的淋巴液，也就是氣，是不是跟腦脊液那邊有氣道（淋巴循環）的連接呢？這邊氣的灌注，也許是有相通的，所以當這邊在產生精，而且流失的時候，我們腦髓液是不是會比較少。因此失去精太多的時

後腦髓會空，男生可以自己試看看，等到年紀大了以後，又過度的房事，你會覺得你會變笨了。

【注】

詳見《傷寒論》〈辨脈法〉中，不復釋。

【永諸按】

那這一條其實在《傷寒論》那邊就有了，在《辨脈法》中，所以吳謙就說他不再講。

※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桂林古本》】

失精家，少陰脈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者，為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者，男子則失精，女子則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天雄散亦主之。

【永諸譯】

常失精的人，少陰脈弦急，陰頭寒，目眩，落髮，脈極虛空遲的，是下利未消化食物、失血、失精。把脈得到各種空動微緊的，在男子則是失精，女子則夢中與人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治之，天雄散也主之。

【永諸講解】

《金鑑本》說「脈得諸空動脈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這個部分在《桂林古本》，它前面還有一個部分，所以那我們還要把前面的部分再看一下。

《桂林古本》說，失精家，就是常常會有遺精的男人，若是女孩子的話，當然是說陰部分泌物很多的女人。像精液、陰分泌物這些，都是水穀精華的部分，都跟腎有關係。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呢？因為寒，氣血回流不上去，所以只能往下墜。以天候來講，像我們這邊如果是一個低氣壓的熱氣團，我們碰到一個高氣壓的冷氣團，冷熱相遇就會戰，戰則打雷下雨，比較精華的部分它就會往下墜，這是一樣的道理。所以身內的熱遇寒，如消化道則腸鳴下利，泌尿道則小便量多不禁，在生殖道則是亡血失精。因此這邊告訴我們這邊是有一個寒，所以「失精家，少陰脈弦急」，少陰是心跟腎，那這邊我們看失精家，是比較偏向屬於腎的。「弦急」，我們之前有講到，弦是摸脈像摸到筋的感覺，屬於脈形，急是繃緊，屬於脈勢，其實這個整個合起來就是什麼寒。它出現弦，它出現急，所以代表是這個弦是因為外寒，導致血液的疏通不順暢，血管收縮所形成的。那前面那條的弦大，弦是代表裏面的運輸的陽不太夠，所以送不出去。而這個弦是因為寒的關係，因為它出現一個繃緊的急脈。急就是繃緊，這個就是寒。所以條文就告訴我們「陰頭寒」。陰頭，男生是龜頭，那女生是陰蒂，這個地方就叫陰頭。你看我們人的頭在上面對不對？那如果以身體來講的話，陰頭就在下面，所以不就在那邊嘛。那在這邊男生是以性器官為主，他是以龜頭為主，所以這邊叫龜頭，那女生就叫陰蒂。

「陰頭寒」，為什麼會寒呢？因為他受到外面寒的影響，所以會出現這種寒。其實是本身的陽不足，沒辦法抵抗這個外面的寒，所以出現陰頭感覺有寒的感覺。

「目眩」告訴我們，因為你看下面都已經寒了，氣血不足了，所以能上去的氣血更少，因而目眩。「眩」從目從玄，玄是黑的意思，所以目眩就是眼睛黑了，因為氣血不足嘛，所以目珠會烏烏（台語），所以眼睛看起來烏烏不清楚，這些都跟腎虛有關係。

「髮落」，頭髮掉落，掉頭髮跟肝有關係。我們肝藏血嘛，所以肝的血夠的話，我們有很大的血庫，我們肝藏這些血，只有血夠的話才能送到最外頭啊，你看我們頭上面的毛髮不是在最陽的部位，所以需要個力道啊。當血夠，然後陽又夠，頭髮就會長的很好，像肝是陰中之陽，以陰來說是屬陽有餘的，所以只要肝血夠的話，才能送到這邊，然後長頭髮。如果血不夠，那分配很少，搞不好灌溉的位置就只能灌溉到頭以下這邊而已。所以本質血夠的話，其實就不會掉頭髮，所以陰的血不足，肝的血不足就會造成落髮。那如果腎的精不足，因為腎之華在髮，就是髮的顏色，頭髮的亮澤度不足。比如髮色是白色的，跟腎有關係，所以我們也要記住一下。

「脈極虛芤遲」，脈非常的虛，那芤我們之前也講到了，芤，裏面空空的；遲，然後又供給的慢，遲是陰供給到陽這邊不足。所以因為怎樣，為什麼不足？因為寒的關係，所以這邊的虛芤遲，代表其實他這邊供給的什麼不足？本質的不足。那本質的不足導致它的寒，往外送的不足，是來自這個寒的關係。寒，那可是寒的話不至於造成虛，不至於芤，所以它還兼有其他的因素。就是我們氣血的來源不足，這邊就很清楚的講說「清穀」，清是腎的關係，腎因為對水的吸收沒辦法，所以那些水沒辦法吸收，出現這種清，乾乾淨淨的水。穀，穀物，

就是脾消化出了問題，所以清穀就是脾腎的陽不足，這很嚴重。或者是因為本身還兼有亡血，還有失精，上面有講，所以造成了極虛芤遲。

「脈得諸芤動微緊」，如果脈呢得到各種的芤，芤脈就是裏面空空的，氣血的不足，動呢，陽的不足，陽如果足的話，他的脈跳的力道會在固定的位置，像我們的指腹，這是我們的指腹，我們把脈的話呢，脈跳會固定在一個位置，那如果是動脈呢？有時候跳這裏，有時候跳這裏，感覺動的地方不定，這就叫動。微呢？就是陰陽氣都虛了。微為陰，就是陽的不足，所以造成這種微脈，陰陽氣都不足，會出現這種微，〈平脈法〉那邊有講到。那緊呢？就是冷，只要把到這一種，「諸芤動微緊」的，那就告訴我們，男子就會失精，那女子就會夢交。夢交呢？就是作夢的時候夢到房事，與人做愛，這個叫夢交。那像這個的話，我們就知道是一個虛，治療方式用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主之。「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主之，天雄散亦主之」，那這兩個有那些不同，桂枝加龍骨牡蠣湯是收澀的問題，比如說那男生一直失精，像這種一直失精，比如說像之前前面有一些盜汗，像這個失精的，夢遺，一直在夢遺。女孩子呢？下腹部的分泌物非常的多，精華的那些黏液，白稠的黏液很多，而且人覺得很累，目眶都黑黑的，眼睛呢起來以後會眼黑，頭髮掉的很嚴重，那我們就要幫助他，所以他所失去的要先幫他收住，這個是因為漏的關係。我們可以講說，這邊有一桶水，但是下面破了一個洞，水一直從下面流失，所以你怎麼加水也加不滿，這一種我們就是用桂枝加龍骨牡蠣，用龍骨牡蠣把脾跟腎的精華，漏掉的把它補起來，龍骨是補脾的，澀脾的，那牡蠣呢？是澀腎的。把水桶的破洞補了以後，就不會再漏水，可以把一桶水加滿了。像女子脾虛就會出現帶下，把帶下治好以後，再利用桂枝湯調和營衛，帶到四處的地方去，桂枝加龍骨牡蠣湯是這樣的。那天雄散就給了嘛，所以我們調和營衛，帶到四處的地方去，桂枝加龍骨牡蠣湯是這樣的。那天雄散就

不太一樣，天雄散著重在補精，我們來看這邊，天雄散他是以天雄、桂枝、白朮，還有龍骨來組成。適合天雄散的患者本身沒有漏泄，而是本身的來源的不足，所以他用天雄去補。「天雄」，是毛茛科附子的根，我們挖起來後，有些主根旁邊會長一些支根的塊，這個支根塊的叫附子，甚至從支根部再長支根的，叫喙子、烏喙，而中間的主根就叫做烏頭。另外有一些的主根不長支根，只有單獨的主根而已，那這個主根就是天雄。因為表皮顏色都是黑的，黑入腎，所以天雄入腎，肉是白色的，所以入氣分，而且他沒有分支出去，本身的精華都內藏在這裏面，因為內藏所以屬於陰，而且都藏著精華，所以天雄我們就來補陰的精華，屬於腎的。

因為黑入腎，天雄補腎裏面的精華，所以用天雄的目的就是直接補腎精，然後用桂枝、白朮，還有加龍骨，來補脾澀脾，幫助藥物的吸收和運行。桂枝、白朮是用來幫助脾胃的，桂枝是通脈，幫助血往外走，白朮是幫助腸胃道的，補脾的，它可以提供補脾的一些氣，因而健脾，那龍骨呢？是收澀脾氣的。所以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和天雄散是不一樣的，一個是有滴漏的，一個是腎本身精的不足。一個是滴漏，我們把滴漏補足了，那腎精就足了，而天雄散是本身就不足了。

【注】

脈得諸竅動微緊者，謂概虛勞之諸脈而為言也，非謂竅動微緊，僅主男子失精，女子夢交之候也。通舉男女失精之病，而用桂枝龍骨牡蠣湯者，調陰陽和榮衛，兼固澀精液也。

【永諸按】

吳謙這邊的注說「脈得諸芤動微緊」這是虛勞的脈，把到這種脈，我們大概可以問說，男生是不是有失精的情形，女生是不是有夢交的情形，如果覺得有的話，我們就去看是那種的問題，進而用桂枝加龍骨牡蠣湯或天雄散，去做一些相對的治療。

【集注】

徐彬曰「失精之家，脈復不一，苟得諸芤動微緊，是男子以虛陰而挾火則失精，女子以虛陰而挾火則夢交。主以桂枝龍骨牡蠣湯者，蓋陰虛之人，大概當助腎，故以桂枝，芍藥通陽固陰，甘草、薑、棗和中，龍骨、牡蠣固精也」。

【永諸按】

徐彬說「諸芤動微緊」，諸，就是這一類的，有芤動微緊這一類的，那這個是因為什麼？徐彬說因為「虛陰夾火則失精」，這不是的，由條文來看是因為陰寒，夢交也是陰寒，陰寒導致的虛，整體來講就叫虛寒。最前面講的虛寒相搏有沒有，最主要是以虛寒，並不是什麼虛陰夾火，是陰那邊的虛寒導致的。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龍骨、牡蠣（各三兩）。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桂林古本》】



【桂枝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二枚，龍骨三兩，牡蠣三兩，生薑三兩。上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桂林古本》】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者，小建中湯主之。

【永諸譯】

虛勞，裏急，心悸，流鼻血，肚內痛，作夢遺精，四肢酸疼，手腳常熱，咽乾，口燥的，小建中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虛勞」，《桂林古本》和《醫宗金鑑本》兩個是差不多的，我們看古本好了。「虛勞」，因虛導致的勞，這種勞病是因為虛導致的，那既然他是勞，表示就有出現虛火。「裏急」就是什麼，裏面啦，很繃緊，內部繃緊，所以告訴我們這邊是什麼，陰寒。那裏急是什麼？比

如說，大便常常會覺得想要小便，常常想要大便，那去到廁所，又大不出來或小便小不出來，或者是量少，排不乾淨的感覺，這就是裏急。主要是因為下面的氣血沒有回流，導致下部的膀胱還有大腸的腫脹，因而產生這種裏急的感覺，其實腸胃道和膀胱內是沒有多少東西的，同樣的，喉中梗塞，感覺有痰，又咳不出痰的梅核氣，原因也是上焦回流的氣血瘀阻在喉中所導致的。因為裏急、腹中痛我們知道他裏面有寒，因為手足煩熱、咽乾、口燥，所以外面有虛熱，這個在治療上是要怎麼做呢？既然裏面有寒，所以送往心臟的氣血就會不足，心臟得到的血就少，就出現心悸，心跳亂跳。又因為勞的虛火，虛火使陽部的血往外流，血管壓力大，又乾燥，就會出現衄。腹中痛，腹為陰，因為是冷的關係，既然這邊已經告訴我們陰部有虛有寒，所以他就出現了夢失精，就是做夢了以後就失精了，而這個失精是不知不覺的，所以稱失，若是遺精，則是有所知覺的，像「饋」贈的饋，意思是一樣的。那四肢因為少了氣血的供給，所以他出現酸，出現疼，因為氣血供給不足，那出現了酸疼的情形。手腳會煩熱，是因為手足氣血不足，因虛而熱。我們來看一下，既然手足氣血已經不足，已經虛的話，手腳這個比較陽部的地方，會出現煩熱，那反而裏面的氣血回流的這邊，因為熱為陽力道往外，所以回流力道很少，導致這些關節腔氣的瘀阻，形成酸疼。因為熱為陽，所以以手足來說呢，氣血大概都是在最外面，所以手足末稍這邊他會覺得較熱，那靠近裏側的呢？就會比較寒，因為供給的氣血比較少，骨頭啊還有肌肉比較深層的這些氣血供給就會少，會出現痠痛，但是外面反而出現了煩熱。

「咽乾口燥」也是，咽乾口燥就是因為氣血的供給不足。所謂的「咽主地氣，喉主天氣」，所以咽是因為胃中的氣血的不足，口燥也是，因為脾開竅於口，所以就跟脾胃比較有關係，

所以他用什麼？他用小建中湯來治療，主要是有「裏急，腹中痛，咽乾口燥，手足煩熱，四肢痠疼」這部分，所以我們記得要用小建中湯來治療。

【注】

虛勞云云者，概虛勞之證而言也，非謂虛勞之證，止於此也，故下文有諸不足之說也。均主以小建中湯者，欲小小創建中虛之意，合下六節，皆論虛勞，各有所主之方也。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甘草（炙，三兩），大棗（十二枚），芍藥（六兩），生薑（二兩），膠飴（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永諸按】

小建中湯你看它的組成就是桂枝、芍藥、生薑、甘草、大棗。芍藥用六兩，生薑比桂枝湯內的三兩少一兩。用芍藥是幫助什麼？是幫助靜脈回流，增加營血的量，《傷寒論》中營血不足用芍藥甘草湯，就是這樣的意思。那為什麼要幫助靜脈的回流呢？因為氣血往外出去了太多了，因為手足煩熱，虛勞的血就是往外出去太快了，去多回少，所以我們同樣也是用

有去有回的桂枝湯為底來治療這個問題。在治療上，那回來要比去多，去一回來要二，進而達成一個平衡，所以芍藥用二倍的量，而又避免出去太多，所以減生薑的量。

因為它本身是勞嘛，氣血的不足，所以用膠飴來補虛。所謂的膠飴就是麥芽糖，那麥芽糖是用什麼做的？是用糯米和麥芽做的。糯米的養份非常的高，煮熟後會黏稠，所以腸胃的吸收會較慢，而腸胃吸收完後，在三焦中也會走很慢。像太黏稠的東西都有這個問題，那所以要先用一些東西來幫它消化，因而用麥芽來消穀積，把那些煮熟的糯米做成麥芽糖，就比較好。你看古人很聰明，把糯米轉變成麥芽糖，養份又很夠，然後又比較不會礙胃（台語）。

我們再來看，後面有一個「嘔家不可用建中湯」，因為甜。為什麼嘔家不可以用建中湯？嘔我們之前已經知道了，嘔是什麼？樞機的不利，因為嘔的字呢？從口從區，就是樞機，是樞機出問題導致的症狀，所以跟少陽有關係。因為淋巴回流比較差，如果用建中湯，建中湯內有膠飴，我們有講過它是糯米做的，所以它會更影響這個淋巴管的流通，使得瘀阻更嚴重，那麼嘔會更加重。少陽病是三焦流通出了問題，所以主要用方以小柴胡湯為主，用它來通利三焦，去除氣分鬱熱。所以有嘔的症狀，代表三焦內回流的淋巴堵住了，你再用這種內含糯米製成飴糖的小建中湯的話，它就會更堵，因為它甜的關係。那為什麼這個虛勞可以呢？因為虛勞他本身的脈道並沒有堵，而且三焦內氣少，往外流動很快，不是少陽的問題，他並沒有堵，也沒有嘔，反而是氣血出去太快了，氣血出去了兩倍，回來只有一倍，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用小建中湯，用小建中湯的原因，最主要的是這個膠飴和芍藥，膠飴可以讓氣血出去變慢，所以出去的速度變慢，而回來變快，是靠什麼？靠用二倍芍藥的量。

【《桂林古本》】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六兩，甘草三兩（炙），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膠飴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虛勞，裏急，諸不足，黃耆建中湯主之。

【《桂林古本》】

虛勞，裏急，諸不足者，黃耆建中湯主之。

【永諸譯】

虛勞，裏急，各種不足的病證的，黃耆建中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這邊還有個「虛勞，裏急，諸不足」，各種都不足的。之前那邊是有幫助血的回流，還有提供他養分。那像這個諸不足，還有牽涉到氣不足的。若是氣血的不足，我們就要再加什麼？因為這個不足包含了氣血，那小建中湯只可以幫助陰，而像這個是陽比較餘，那陰比較少，而像「咽乾口燥」是陽比較盛，那陰比較少。像「諸不足」呢？我們用「黃耆建中湯」，為什麼用黃耆建中湯，也就是小建中湯內再加一個黃耆，黃耆是幫助氣的回收，治療裏面氣

不足了，因為裏急嘛！那小建中湯把血回收回來了，我們再把氣回收回來，所以再加一個黃耆，像這種諸不足，才加黃耆。

【注】

所謂虛勞裏急諸不足者，亦該上條，諸不足證之謂也。黃耆建中湯，創建中外兩虛，非單謂裏急一證之治也。桂枝龍骨牡蠣湯，即桂枝湯加龍骨、牡蠣；小建中湯，即桂枝湯加膠飴；黃耆建中湯即桂枝湯加膠飴、黃耆也。故嘗因是而思仲景以一桂枝湯出入加減，無往不利如此。何後世一見桂枝，即為傷寒發汗之劑。是但知仲景用桂枝湯治傷寒，而不知仲景用桂枝湯治虛勞也。若知桂枝湯治虛勞之義，則得仲景心法矣，蓋桂枝湯辛甘而溫之品也，若啜粥溫覆取汗，則發散榮衛以逐外邪，即經曰「辛甘發散為陽」，是以辛為主也，若加龍骨、牡蠣、膠飴、黃耆，則補固中外以治虛勞，即經曰「勞者溫之，甘藥調之」，是以溫以甘為主也。由此推之，諸藥之性味功能加減出入，其妙無窮也。

【永諸按】

「諸不足」就是氣血不足，各種氣血的不足，因為有牽涉到氣，所以我們用黃耆，黃耆建中湯。那如果只有牽涉到血，屬陰的部分，我們就用小建中湯，就不需要加黃耆。那在後代還有黃耆當歸建中湯，這個當歸加下去是多餘的，而且反而不是那麼好。為什麼？因為當歸會促進血更往外走，當歸是屬於血中之氣藥，主要走表部的血，而川芎也是血中之氣藥，不過它是走深層的，所以當歸和桂枝湯形成的當歸四逆湯是用來治療手足厥寒。那像這個虛勞，他已經有熱往外走又這麼快，我們不需要用當歸，用當歸反而會減少療效。而像這個整

個非常不足的，也就是氣在外多而內反而少的，我們就用黃耆，黃耆是氣中之血藥，可以幫助表氣的回流，那當然也可以加一點人參，黃耆人參建中湯，看起來也是非常不錯，是不是？那小建中湯裏面已經有膠飴，以經方來講，經方的想法是藥要「簡」，藥很簡單。你看看經方各個的藥方是不是都很簡單。「便」，便就是很方便，就是說四處隨處可得，不會說我要去特別去採阿或怎樣，像什麼參（人參）茸（鹿茸）燕（燕窩）桂（清化桂），像那個沉香或者是熊掌、犀角、麝香、牛黃阿，那一類的，來源稀少的，這個就不符合「便」。「廉」，就是要便宜，以上這些就是經方的精神。「簡」、「便」、「廉」，來源很廣泛，量很多，取用方便，價錢便宜，這樣才能治療眾生的病，所以這是經方的整個原則。

吳謙說後代常把桂枝當作發汗劑，其實桂枝不是，桂枝是加強動脈血的流動的，譬如說，你的動脈周邊血管，流通不好，速度不夠，導致的心臟的一些問題，我們是用桂枝，所以《傷寒論》有一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用的是桂枝甘草湯，有沒有。用桂枝甘草來治療什麼叉手自冒心的心氣虛。藉由把包絡擴張，減少周邊阻力，進而減少心臟的作功，因為如果外面堵住的話，我們心臟外面的血管這邊有點堵的話，裏面這個心臟幫浦要做比較大的功，所以就造成心氣不足，形成叉手自冒心的症狀。那我們用了桂枝以後，動脈管會擴張、血流也加快，所以心臟的作的功就會變少，那變少就等於說讓心臟得到休息，就可以治療叉手自冒心，所以我們在《傷寒論》裏面的叉手自冒心告訴我們就是心臟沒力了，它需要休息。由此我們可以得知讓心臟休息，不要讓心臟那麼累，最好的藥就是什麼？桂枝甘草湯，大家記起來吧！大家要知道，桂枝湯內的桂枝不是用來發汗，真正桂枝湯裏面用來發汗的是什麼？是生薑。那吳謙講說「桂枝湯治虛勞」，其實桂枝湯只是調和營衛啦！它加了白芍跟飴糖，就是用來治療虛勞的啦！那至於加龍骨、牡

蠟的那一個喔，他是用來治療失精家，就是因為本身的固守不足所導致的，所以他加了龍骨、牡蠣來固守住。

【集注】

魏荔彤曰「氣虛甚，加黃耆，津枯甚，加人參，以治虛勞裏急。此言裏急非單指裏急之謂也，乃虛勞諸不足腹痛之謂也。故名其方為建中，正所以扶持其中氣，使漸生陰陽，達於榮衛，佈於肢體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氣虛甚，那我們就加黃耆」，並不正確，黃耆是針對那種表部淋巴回流不良，因而導致氣虛，例如腳氣或是中風病者的手足腫脹，這一類。所以氣虛的很嚴重的話，我們要補氣的話，一般都是用人參。那邊有講「津枯甚，加人參」這個是可以的喔！氣不足的話我們加人參，那他這邊講的裏急，其實已經告訴你就是裏面繃繃緊緊的，主要告訴我們是因為寒，那如果原本還有虛的話，那整個就是虛寒，在這邊講得還不錯。他的方名建中主要是在「扶持中氣，使漸生陰陽，達於榮衛，佈於肢體也」，魏荔彤這邊講得很好。

尤怡曰「裏虛脈急，腹中當引痛也。諸不足者，陰陽諸脈俱不足，而眩悸喘喝，失精亡血等證，相因而至也。急者緩之必以甘，不足者補之必以溫，而充虛塞空，則黃耆尤有專長也」。

【永諸按】



尤怡講說「裏虛脈急，腹中當引痛」，裏虛，裏面很虛、脈很急，應該要腹痛，但是他這邊只有講裏急，並不是說裏虛脈急。裏急是裏面繃緊，就是整個感覺筋繃緊。那諸不足就是陰跟陽都不足啦！那都不足呢就是之前那些的一些脈，就會出現像什麼的症狀？如眩、悸、喘喝、失精亡血。那既然是急的，是很繃緊的呢，我們就要讓它緩，讓它放鬆，緩就是放鬆，那一定要用什麼？甘味，所以甘能緩之嘛！那不足的我們就是要補，補之以甘，因為甘有補的性，像甜的就是能提供我們的能量，所以就是有補的性。

【黃耆建中湯方】

於小建中湯內，加黃耆一兩半。餘根據上法，若氣短胸滿者，加生薑；腹滿者，去棗加茯苓一兩半，及療肺虛損不足補氣，加半夏三兩。

【《桂林古本》】

【黃耆建中湯方】

即前方小建中加黃耆一兩半。

氣短胸滿者，加生薑一兩。腹滿者，去大棗，加茯苓一兩半。大便秘結者，去大棗，加枳實一兩半。肺氣虛損者，加半夏三兩。

【永諸按】

那我們看黃耆建中湯，他裏面就是小建中湯再加黃耆一兩半。

「若是氣短胸滿者」，氣比較短，胸比較悶的，就是告訴我們，血中之氣往外的力道是不太夠的，所以導致氣會比較短，既然我們建中湯要往外走，所以要加強往外散的力道，所以我們用什麼？再加一兩的生薑，幫助血中之氣的滲出。

「腹滿」，就是肚子那邊他的氣往外送送不太利，送不太出去，所以導致腹中之氣的瘀堵，代表氣是夠的，所以我們就把紅棗去掉，然後加茯苓，加茯苓的目的是幫助什麼？一個往腎的力道，把氣血往小便那邊拉去，這樣可以除掉腹滿。

「大便秘結者」，大便比較硬的，比較秘結的，就是把大棗也去掉，讓胃中之液可以下行潤腸，再加枳實，使氣下行，畢竟因為整個血循的力道還是要往外，所以不加使血向內走的大黃，主要因為要補外面，所以他這邊是用枳實去降腸胃之氣，去通腸胃道的氣，而不用大黃去充腸胃道的血，也不用厚朴去擴張腸胃道的血管。

「肺氣虛損者」，這邊的虛損是因為有什麼？有堵，為什麼說堵呢？就是中焦這些淋巴管道有所瘀堵，也就是腸胃道送到心臟的管子有堵，所以導致肺的虛損。因為他的虛損是因為這邊氣的不通所導致的，所以我們不是加人參，而是加半夏，把那些瘀堵的痰氣去掉。

※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通利的，腎氣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虛勞，腰痛」這邊也是因為勞導致的虛，腰痛告訴我們腰這邊氣血不通。「少腹拘急」，這種拘急其實都是因為冷，氣血供應不足導致的。「小便不利者」，小便不利者，意思是，小便細長，排要排比較久。也是因為那邊氣冷，所以膀胱與尿道之間的括約肌收縮繃緊所致，要去除這邊的虛冷，使氣溫痛，所以用什麼？用腎氣丸來主治之，臨床上攝護腺肥大，小便細長，尿要尿很久的，是可以利用腎氣丸的加減來治療。拘就是手彎成鉤型，這就是叫拘。攣呢？我們把我們的手握起來後會有突起，就像山巒一樣，手握拳的時候會有骨節突起，所以叫攣。手彎成鉤型叫拘，又繃緊，所以這都是因為寒。

【注】

虛勞之人腰痛，腎氣虛而不行也，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膀胱氣虛不化也，主以八味腎氣丸溫補下焦。腎與膀胱表裏之氣足，而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未有不愈者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他說虛勞，本身已經有虛了，虛勞人的腰痛是因為氣虛，氣虛導致前面腰那邊的氣血不通，因為沒有來源去推動它，所以導致不行，這種的痛，我們補虛就好，雖然是氣血堵，但其根本在虛，所以補虛就可通了。有些虛性的氣血堵是因為那邊沒有氣在通的時候，我們的氣血會停留在一個位置，沒有動力，沒辦法流動，流動變差，如果來源的地方開始通了，虛的這邊氣血夠了，就會推動瘀阻的氣血，把這些髒的氣血排掉，所以像這個不是說要去行血、破氣、化痰，反而像這種虛性的，我們需要補虛，自然就會把瘀推開了，推動了，推去代謝掉了，所以這種腰痛，雖然他痛是因為氣血瘀阻不通，但其主要的原

因是虛，虛所產生的結果，所以這邊講的不錯。這種的腰痛是因為腎氣虛，導致那邊的氣血不流動所導致的。少腹的拘急也是因為虛導致那邊的什麼？冷。小便利也是因為冷、虛導致不利的。膀胱氣虛不化，所以我們就知道他有寒還有虛，所以我們要補虛，補虛就是用八味腎氣丸，裏面的六味地黃丸是用來什麼？補腎氣虛的，而桂枝、附子是用來溫陽還有通脈的，所以是這樣的。

【集注】

程林曰「腰者，腎之外候，腎虛則腰痛；腎與膀胱為表裏，不得三焦之陽氣以決瀆，則小便不利而少腹拘急矣。與是方以益腎間之氣，氣強則便尿行，而少腹拘急亦愈矣」。

【永諸按】

我們來看集注的部分，程林他說「腰是腎的外候」，沒錯，腰的部分是腎的外候，因為背部那邊都是膀胱經所過的區域，虛的話那邊氣送不太上去，我們腰背部的氣都要一路往上

推，推回心臟這邊，所以當它虛，氣血堵在那邊，沒有一個推力就會腰痛。小便不利的話是因為寒，還有少腹的拘急，都是因為那邊的氣冷所導致的，所以他用桂枝通脈，還有炮附子補腎陽，溫腎的氣，像這樣熱起來尿就會通了，畢竟我們排尿也是一個往外的過程，所以排尿也是陽法，所以需要陽，陰太多的話也排不太出來，陰太冷的話凍住了，所以有些人一吃到止痛藥那種苦寒的藥，尿就尿不太出來了，那就是陽的不足，像這種我們在臨床上如果碰到患者吃了感冒的藥，導致小便細少色清，甚至小便尿不出來的，我們治療的方式就是什麼？補腎陽溫腎氣，補腎陽我們可以用什麼？可以用真武湯，真武湯是治療少陰的寒，或者是用五苓散也可以，幫助他的氣化。

尤怡曰「虛勞之人，損傷少陰腎氣，是以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以八味腎氣丸補陰之虛，可以生氣，助陽之弱，可以化水，乃補下治下之良劑也」。

【永諸按】

尤怡說「虛勞之人，損傷少陰腎氣」，所以他氣虛沒有辦法推動那些堆積的一些髒東西出來，所以才會導致這種腰痛，因為他虛，導致少腹那邊的循環不好，因而拘急還有小便不利，所以用八味腎氣丸來補，第一個補腎氣，用六味地黃丸，第二個來補腎陽，用桂枝、炮附子。

【八味腎氣丸方】（見婦人雜病中）

【《桂林古本》】

【腎氣丸方】

地黃八兩，薯蕷四兩，山茱萸四兩，澤瀉三兩，牡丹皮三兩，茯苓三兩，桂枝一兩，附子一枚（炮）。

上八味，搗篩，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酒下十五丸，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不能飲者，白飲下之。

※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虛勞，虛煩，不能入睡，酸棗仁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這邊也是因為虛勞的病導致的這種「虛煩，不得眠」，《桂林古本》條文跟《金鑑本》相同。像我們之前的虛勞是影響到手足，所以手足煩熱，而這個比較嚴重，它的虛影響到頭，所以往頭這邊的氣血，又燥又熱，導致他沒有辦法睡覺，因為影響到頭，這邊血脈虛，又煩

又熱，煩是火燒頭，這邊的熱散不出去，導致我們腦神經的興奮，這種屬於燥熱性的失眠，燥熱性的失眠所以用酸棗仁來主治它。酸棗仁湯很有意思，我們等一下再看藥方。

【注】

因虛勞而煩，是虛煩也。因虛煩而不得眠，是虛煩不得眠也。故主以酸棗仁湯，專治虛煩，煩去則得眠也。

【永諸按】

我們先看吳謙的注，「因虛勞而煩」，之前有因為虛勞而手足煩，這個叫做虛勞，還有虛煩，那虛煩不得眠是因為腦那邊有虛熱，一直影響大腦所以導致不得眠。「不得眠」跟「不能眠」是不一樣的，不得眠是我一直想要睡，「得」字的意思是我一直想要這個東西，所以我想睡，但是卻睡不著，跟不能眠是不一樣的哦，不能眠是完全沒有想要睡的狀況，覺得精神好好哦，根本都不會想睡覺，這叫不能眠，跟不得眠是不一樣的。我們治療就是要來把這虛煩，把這個虛勞去掉，所以我們大概就知道說要補虛。

【集注】

李彥曰「虛煩不得眠者，血虛生內熱，而陰氣不斂也。《內經》云『氣行於陽，陽氣滿，不得入於陰，陰氣虛，故目不得瞑』。酸棗湯養血虛而斂陰氣也」。

【永諸按】

李彭他說「虛煩不得眠者，血虛生內熱，而陰氣不斂也」，這邊講得還不錯。血有分血中之血和血中之氣，血虛生內熱，以我來講，我比較喜歡講說屬於血漿的血中之氣虛生內熱，那代表血球部分的血中之血是固定存在的，血中之血的不足我們可以从臉色看出來，臉色就是血球的不足嘛，血比容的不足，所以臉色就比較淡，甚至出現白色的，那這邊有要分清一點，血中之氣的不足導致內熱的產生。《內經》有講「氣行於陽，陽氣滿，不得入於陰」，所以外面一直滿熱，所以頭部會產生一些煩，因而目不得瞑。

李彭說酸棗仁湯養血虛而斂陰氣，這不對，酸棗仁湯不是用來養血氣斂陰氣，我們來看，既然名是酸棗仁，所以味酸，酸呢是入肝，我們知道「夜臥而血歸於肝」，那棗仁是用來補的，一般的仁呢是藏了很多精華的，做為繁衍後代用，所以仁一般是入腎補腎，然而此仁味酸，故能引水入木，引腎精入肝中，也就是以水涵木，因此我們可以講說酸棗仁用來補肝的，補肝的陰氣的。酸棗仁能引水入木，滋養肝膽之氣，因為酸入肝且能收。因為棗樹刺很多，所以刺很多，像刺蒺藜歸在肝的部分，像鉤藤是不是有鉤，那也是歸在肝，這樣了解嗎？那種仁的部分，圓圓的，很硬的，這個就歸在腎。那像毛毛的有細屑的那一類的且薄薄的表皮的，我們就歸在肺。那紅紅的，或者如枝條，如花，這個就歸在心，所以酸棗是歸在酸之內，肝的關係，因而引水入木，補肝氣。那生甘草補脾補氣，那知母呢？知母是用來補胃陰的，像我們白虎湯。那知母跟麥門冬的不同就是說知母他會讓那些氣濃縮，就跟那個貽糖差不多，是很膠稠的一些津液，所以他也是可以用來補一些虛的。那茯苓呢？茯苓是讓甘草和知母的氣津，從胃至心然後下交於腎，心得津氣，血中之氣足，就不會有虛煩，然後茯苓再讓心氣往下導交於腎。那芎藭呢？芎藭是讓血中之氣走到深處，如內臟、腦和骨髓內，所以利用這種方式呢來治療他什麼，虛勞、虛煩、不得眠，所以現在有些長期失眠的，像這種都大概會



產生什麼，虛勞、虛煩、沒辦法睡覺甚至更年期的障礙，其實常常都會有這種問題的產生，所以酸棗仁湯我們一般用來治療虛勞，這一種虛證的失眠且病程很久的，效果會比較好。

【酸棗湯方】

酸棗仁（二升），甘草（一兩），知母（二兩），茯苓（二兩），芎藭（二兩）。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棗仁，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桂林古本》】

【酸棗仁湯方】

酸棗仁二升，甘草一兩，知母二兩，茯苓二兩，芎藭一兩。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棗仁，得六升，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五勞，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饑傷、勞傷、經絡營衛氣傷，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緩中補虛，大黃蟪蟲丸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五種勞，極虛，羸瘦，腹滿，吃喝不下。傷於食，傷於憂，傷於飲，傷於房室，傷於飢餓，傷於勞，傷了經絡榮衛氣。內有乾血，肌膚如龜甲般交錯，兩眼黯黑，緩其中，補其虛，大黃蠹蟲丸主治之。

【永諸按】

「五勞」，有些人翻譯就是五臟氣血不足所造成的勞損，那就是肝、心、脾、肺、腎這五臟氣血不足所造成的勞損。「虛極」，非常的虛。「羸瘦」，羸是氣的不足，氣的不足叫做羸，那瘦呢？就是形體的不足。我們一般人有形跟氣，那外形的小，外形不足叫做瘦。那氣力的不足叫做羸，比如說雖然這個人很胖，但是卻手無縛雞之力這個就叫做羸。「腹滿」，腹是指橫膈以下到腹股溝以上，這整個的位置就叫做腹。我們之前也有提過，腹可以分成三部，肚臍以上的，我們叫做大腹，肚臍以下的叫小腹。小腹的兩側就是少腹。肚臍的中間這個位置這就叫做腹中。胃的上口，鳩尾以下這個部分剛好在心臟下面，屬於胃的上脘的部分，這一個地方就叫做心下。兩邊肋骨除去正心下的部分，兩邊肋骨之下部，這個就叫做什麼？就叫做脅下。我們看到脅這個字，它跟肋怎麼區別呢？我們常常講脅肋，肋是指單一根肋骨，我們有很多肋骨都是單一根，如第一肋到第六肋。那到第七八九十肋的時候呢，在前面的時候它聚合起來接上我們的胸骨柄，像這個就叫脅，這是它的意思。

「不能飲食」，不能飲食，就是完全沒辦法吃，因為腹滿，就是整個氣呢都堵在那邊，沒辦法運化了，所謂中焦氣不出則飲食不能入。我們的脾胃是負責什麼？胃是腐熟水穀，也就是消，而脾分泌消化液來化，所謂的化，使磨細的食飲，化成精微之物，像是澱粉變葡萄糖、脂肪變脂肪酸、蛋白質變胺基酸等等。一般我們胃的問題，大概都會寫心下，因為它剛

好在心下的位置。而整個腹是包括腸，還有脾胃的部分，就是包括了消化，還有吸收的位置。脾呢？現在西醫講的胰臟，它在胃的後面，所以胃痛會痛前而不會引背，但是胰臟的痛，是會痛到背，這是兩者的區別。脾臟的功能不好，消化液的分泌不足，會造成小腸的吸收不好了，他氣就堵在腹，所以他沒辦法吃，不能飲食就是完全沒辦法吃。跟我們不得食不一樣，不得是想要吃但是卻吃不下去，這個叫不得食。那不能飲食呢就完全就表示他沒辦法，沒辦法吃。像不能臥，不能眠，這個就代表都沒辦法睡，是這樣的意思。

「食傷」，因為飲食所受的傷，為什麼飲食會造成傷呢？因為五味的過度，五味有什麼？酸苦甘辛鹹，那還有氣，因為食物有氣嘛，那氣的話又怎麼，寒熱溫涼平嘛，是不是？所以過度食飲這種不適合自己體質的食物，就會造成食傷。比如說你這個人氣血流動已經很慢，體質已經很冷了，你還吃了冷性的東西或者是酸苦的食物，這就是食傷，會導致你的氣血出不去。

「憂傷」，我們之前有講過，憂思會傷脾啦，那脾胃剛好是後天氣血的來源，我們希望後天氣血的來源供給和順，進而調養我們自己的身體，提供我們身體所需要的氣血，還有新陳代謝所用。那後天飲食也可以幫助到先天腎氣的部分，之前有畫了一個圖有講過了。那憂思會傷脾，憂跟思跟恐，都會造成氣結，憂所造成的氣結是在那邊？因為憂是屬於肺的神志，所以憂是傷肺的，思是傷脾的，恐是傷腎的，這三個呢都會使所對應的臟氣不利。像憂會使肺的氣鬱，所以你大概就知道憂慮的人他會覺得常常胸悶，因為肺在上焦，所以他覺得阿整個心情很不舒服。那如果過度的思慮，脾那邊的氣就會結聚，若是人患了相思病，就會出現這種我不想吃，然後日漸消瘦，所以過度的思就會傷到脾。那恐懼就會傷到腎，所以常常恐

懼，到最後他稍微嚇到一下就漏尿了，因為他腎那邊陽失去了，就漏尿，或者他常常覺得膀胱那邊脹脹的，所以會小便頻數，因為恐傷腎。像憂思恐是屬於負性的能量，屬於陰的能量，所以也有屬於陽的能量，那陽的能量就那兩個，一個叫做喜，一個叫做怒。那怒屬於陽，所以生氣的時候，你看這個人臉紅脖子粗，整個肝火很旺，氣血往上衝，這個是怒所造成的。那喜也是，喜的話會怎樣，會把氣血更往外耗散，像人很高興的時候，有些人會笑到流眼淚，那笑得很開心，有些人會笑到上氣不接下氣，因為他心臟耗散過度，就是發散氣血過度，這個喜跟怒是屬於陽的，跟憂思恐屬於陰是不同的。

「飲傷」，飲是指什麼？你看他飲字，從食從欠，就是這些裏面沒有食物的，簡單的講，飲就是比如說我們喝的豆漿、牛奶、酒、果汁，這些都是飲。這些也是有它們氣的寒熱性質，也是有它們的五味，所以這種飲的氣味所造成不適合個人的影響，就是飲傷。

「房室傷」，一般有些講說，房室大部分會解釋成男女之間的房事，那個部分。過度的房事會傷到腎，因為會傷到精，不管男生或女生。因為房室的時候會分泌一些精華之液，男生是精液，黏稠的，女生是陰道的分泌液，那些是從腎來的，所以房室會傷到什麼，腎。那另外一種講的房室傷，不是講房事，而是講一家之內之軌，所謂的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裏面的相處，或者是在工作上與人的互動和相處，像這種過勞或是情緒所導致的傷害，也可以叫做房室傷。

「饑傷」，就是過度的飢餓，氣血來源沒有了，總之因為飢所造成的傷，所以我們講飢餓也會造成病。以前就有人問說，你是個醫生，那我問你，飯可以治療什麼病？那時有人就

想不出來飯可以治療什麼病？飯不是吃的東西嗎？所以飯可以治療飢餓的病，所以就是一「饑傷」的病。

「勞傷」，我們之前講了虛勞，過度的耗損，導致外面的氣不足，或是裏面的氣不足，所以勞有兩種，一種是外面的氣不足，一種是裏面的氣不足，產生的脈有不同，一種是浮大芤，一種是沉細澀，所以我們要去判斷它是屬於那一種的，來做一些處置，這是勞傷的部份。

「經絡榮衛氣傷」，「經絡」我們之前有講過，直條為經，所以經只有一條，但是我們的絡可以有很多條，如果以《內經》、《難經》來講呢，我們有比較大的絡，也就是大絡，有十五條，又稱別絡，那絡之外還有一些小的絡叫孫絡，所以我們才講絡有很多條。那絡的部分我們在《靈樞》那邊已經有講過了，不再重述了。那營衛氣傷，這邊特別講「營衛氣傷」，我們之前有講營跟衛，營就是行在脈內的，這是《內經》講的，那衛行脈外，「營行脈中，衛行脈外」，那營的氣呢？其實就是我們講的脈中之氣，脈中之氣的不足。衛的氣就是屬於整體的氣，它受傷指的就是氣中之血回流的不夠或是氣中之氣的外散過度，這就會造成我們本體裏面氣的耗損。從微血管處血液中的脈中之氣滲出去，就形成衛氣。換句話說，營的脈中之氣出去，變成衛的整個氣的部分。在氣的部份，有一個脈中之氣是往外耗損的，有一個脈中之血是要回流的，所以如果脈中之氣耗損過度，會導致脈中之血的回流不足，就會導致人體身體的乾燥，形成「經絡榮衛氣傷」。那你看這邊就講「內有乾血」，內就是我們身體內有乾血，血是走在脈內，那血變乾了，那就告訴你脈中之氣不足嘛。脈中之氣就是我們講的血漿，既然脈中之氣不足，血液中就乾澀，那乾澀的話，會在那邊呢？會在最外層，我們知道燥是屬於陽，熱也屬於陽，所以燥熱所造成的影響是最外層的，像我們

有些燥熱的診斷可以從皮膚最外層的肌膚來做為診斷。至於濕、飲、寒飲呢？它們是屬於陰的，所以我們就可以從內來發覺，陰病跟陽病的差別就在這邊。有形的叫做陰，它要供給到最外層，一定是從最陰處，所以愈靠近陰的地方愈有，愈遠離陰的地方就是最陽之處，那邊最沒有。那這邊包括什麼，比如說頭，頭是最外面的，所以陽明燥熱會致狂，原因在此。我們的皮膚為什麼會「甲錯」呢？因為它整個乾掉了，血管內血液乾掉，相對的，表面的皮膚也會乾，會造成一個結果，原本這邊要滲出去的血中之氣，它太乾了，變成一個高滲的，所以表面的肌肉相對就變成一個低滲的，所以這些水反而滲入微血管部，本來是要從血管滲出去的，變拉回來了，那拉回來就皮膚就乾燥。沒有看過田地？我們田如果在旱災的時候就裂開了，那裂開就會出現甲錯。甲錯，大家可以去看看烏龜的殼，那就是甲錯。兩個一模一樣對齊在一起這個叫做併，那兩個交互的，叫做錯，像我們蓋房子，我們要看好看，那磚子就會把它用成錯位。肌膚甲錯的會看到一些白白的線條，因為太乾燥了，乾裂出現白色。那一兩目黯黑」，兩目黯黑因為頭是不是陽中之陽？剛才講的，如果你血中之氣的不足，裏面陰的不足，你想到第一個是頭另一個是皮膚。那在頭最上面的竅是什麼？眼睛，我們眼睛是最上面的，因為眼、耳、鼻、舌那些，其實都是五臟之氣血所表現，它們都有宗筋與之相連，都有氣在那邊，所以目能視五色，耳能聽五音，鼻能辨五嗅，口能知五味。而在此，眼是最陽之處，所以兩目黯黑告訴我們這邊的靜脈回流很不好，因為血很乾，乾掉了，所以就兩目黯黑。這種黑就是我們之前〈上古天真論〉有講過「女子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就是因為沒有水，只有熱，所以就整個燒黑了。那兩目並不是說兩個眼睛，而是兩個眼睛的區域，就是我們眼睛這個地方，眼瞼、眼胞這些位置，這看起來都黑黑的。所以看到兩目黯黑，你大概就會知道這個人有勞病。

在對比之下，若是我們陰的不足，陽就會比較盛，會出現急迫的情形，中焦的部分也會變得比較急，中是指身體中部的部分，所以就是脾胃啦，當我們氣血不足的時候，我們肌肉啦筋啦這些都會繃緊，相對的胃腸這部分的肌肉也會繃緊，所以像小建中湯也是會出現這種急，因而我們要使中部緩，不要因為氣血不足而導致的急緊。緩中有其他緩中的藥，然後還要補它的虛，我們知道它是氣血的虛，為什麼講氣血的虛呢？第一個氣少了，所以不是氣虛嗎？氣中之氣少了，血中之氣也少了，所以不是有血虛嗎？所以他這邊講補虛，就是包含氣跟血的虛，用「大黃蠪蟲丸」，在這裏主要是用大黃，還有蠪蟲，所以以兩者命名。那大黃的目的是做什麼用呢？大黃可以通氣血之虛所導致的血閉，像那種因乾血瘀閉而血流不通的，大黃可以讓它充血，而我們要先充血一定要先補氣血嘛，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知道，大黃蠪蟲丸裏面大概會有什麼藥，第一個有氣的不足，再來有血的不足，所以我們想應該它有補氣的藥補血的藥，所以四君、四物可能就有了，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它用的是什麼。

【按】

「緩中補虛」四字，當在「不能飲食」之下，必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吳謙說「緩中補虛」四個字當在「不能飲食」之下，必是傳寫之訛，其實「緩中補虛」在這邊是要告訴說，我們用大黃蠪蟲丸，這是治療原則。像這種勞傷的，出現這些症狀的，我們一定要用緩中補虛，因為勞病是長久造成的，不能速成。吳謙這邊其實是不太對啦，不是在「不能飲食」之下，它整個是治療的原則，所以用大黃蠪蟲丸。

【注】

五勞所傷，久之令人極虛羸瘦，腹中虛滿，不能飲食，宜緩中補虛，如前之建中等方也。原其所傷之道，不止過勞傷氣，房室傷精也，即飲食傷胃，饑過傷脾，渴過傷腎，憂思傷心，罷極傷肝，過言傷肺，皆令人經絡營衛氣傷，是以勞熱煎熬，內有乾血，故肌膚不潤，甲錯如鱗也。兩目不榮，黯黑不明也。似此乾血之證，非緩中補虛之劑所能治，故主以大黃蟪蟲丸，攻熱下血，俾瘀積去而虛勞可復也。

【永諸按】

「五勞所傷」，其實勞病都是時間經久所造成的，所謂「久病必虛，久病必瘀」，那虛包含什麼？氣力的不足叫「羸」，羸就是沒力，就是馬跑一公里就在那邊喘，這叫做「羸」。那一「瘦」呢？瘦是形體的消滅，所以這個人體形看起來就比較瘦，因此虛有兩個涵義，一個是氣力的不足，這是屬於陽，一個是形體的不足，這是屬於陰。羸是屬於陽的不足，瘦是屬於陰的不足。我們的老祖宗，非常重視陰陽，所以在文字方面都有陰陽的涵義在，同樣在醫學的病名都包含了陰陽。那中醫也是，中醫看一件事情也是從陰陽兩面來看，所以同樣的從證、從脈，也是從陰陽來看，《素問》說「察色按脈，先別陰陽」，意思就在此，比如說，像頭痛的話，我們就要看到，是不是有虛、有實、有寒、有熱。那從脈呢？頭痛的脈，可能有緊、有數。這些都會造成頭痛。一個病證，一定有陰陽兩個因，這就是陰陽。

那他這邊講說「腹中虛滿，不能飲食，宜緩中補虛，用建中」，建中的話，最主要是緩急啦！腸胃之急，所以裏面有一些飴糖，還有芍藥，因為芍藥是屬於陰的，所以芍藥可以讓



所有的靜脈的血回流，大概留存在什麼地方？腸胃道。這樣可以幫助飲食的什麼？消化、吸收。

「所傷」，太過勞，我們知道會傷到氣，這是沒錯的。太過勞損，氣中之氣的耗損，會使得我們氣的不足，所以過勞會傷氣。那房事呢？他在這邊講的，是針對男女之間的房事，那房事這些部分會傷害筋。那飲食呢？他說飲食會傷害到胃。飲食的不慎會影響到脾胃氣血的流動，有時過快有時過慢，都是不好的，過與不及都不好，所以我們中醫就是取其中。那太過飢餓呢？並不是傷脾，太過飢餓會傷到胃。同樣的這邊還有講說太過口渴會傷到腎，這不太對，應該講「傷到腎，有時會有過度口渴的反應」，像五苓散的消渴、腎氣丸的飲一溲一，所以腎傷有時過渴，而不是過渴會傷到腎，但若是「小便太利」的話，腎氣不藏才會傷到腎。還有一個就是小便過少，也會傷到腎，因為腎是主二便嘛。那口渴呢，跟胃和腎也有關係。但是那個腎的問題，是因為小便所造成的，小便不收，所以才造成口渴，所以一般我們的口渴都是以什麼？以胃為關係。那憂思呢？他說「憂思傷心」，不是傷心，我們喜才會傷心，過喜會傷心。憂會傷肺，思是傷脾。那「罷極」呢？罷極就是工作超過自己的能力限度。我們看這個「罷」字，罷字下面是一個能力的能，上面是一個網，意思是怎樣呢？就是我自身的能力，是有限度，所以能被一個網所蓋住，你的能力就只有到網的這條線。比如說我們把一隻跳蚤，放到一個盒子，它的最高只能跳到盒蓋，這個就叫做「罷」。那罷極就是過度超過自己的能力限度這叫做「罷極」。這樣了解嘛？所以古人造字很有意思，罷就是顯示出自己有限的的能力，所以超過自己的能力，就會傷到什麼？就會傷到肝，所以《內經》有講「肝為罷極之本」，就是這樣。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因為肝主要是藏血，那血是用來濡潤我們的肌肉，濡潤我們的身體。我們身體的各個部分，所耗所需要的養分，都是由肝血所

決定，所以你這個人肝的血如果常常很多的話，那就有餘了，血有餘的話，那相對的能力也會比較好，那血如果不足的呢？我們在血脈能通行運輸的五十營就變少了，濡潤的效果就不好，所以人就會比較會累。

那「過言傷肺」呢？過言為什麼會傷肺？因為講話講太多，我們講話都是一個耗氣的過程，你看我們講話要出氣嘛，要呼吸，然後都要出一些力，如果是我們平常的呼吸，是不太會有聲音的，我們往往沒辦法注意到人家呼吸，但是如果我們講話的話，我們有抑揚頓挫，那講出話要出力嘛，出力加壓，是一個加壓把氣送出去的過程，那肺裏面也是有氣，而說話會使往外的氣中之氣變多，會耗損肺本來有的氣，那氣中之氣耗損過度，那氣中之血就會變少，所以它就會傷到肺，所以過言會傷到肺。而像這種太過、不及呢，都會令經絡榮衛的氣有所損傷。人體的氣在外就是津嘛，在內就是液嘛。津液是水，氣就是水經熱所化而成，那津液的不足就會產生什麼？「勞熱」，就會出現勞、熱，那這些都是因為水太乾產生的熱，就會燒灼你的血，那血就變乾了，所以它才講說「內有乾血」。血脈中有乾血，那肌膚當然就變枯燥甲錯了，因為血主潤之，你血中之氣不足當然沒辦法滋潤，除了沒辦法滋潤，有時候也會把那個水也收回去了，在微血管的部分，因為血是一個高滲，所以反而是把水逆收回來，所以就造成肌膚甲錯如鱗。甲錯我們之前有講過了，兩者交錯相堆疊的，這個就叫做錯。因為眼睛是位於重陽之處，我們之前有講過了，所以氣陰的供給較不易到達，因為陰在最上面、最陽之處是最少的，就像你住靠近水庫的地方，你的供水絕對沒問題的，水庫區附近的住家呢，如果水管直接從水庫接出來，他們是不太會缺水的，所以停水也停不到他，但是離水庫越遠的地方，就水壓不足，所以它常常會供水不足，是這樣，所以眼睛最容易表現出。另外最外層的皮膚、肌膚也會有這問題，還有一個就是什麼？頭，那頭其實也可以看頭皮啦，

這個人如果頭皮屑很多，其實也告訴你他是一個什麼？虛勞，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從眼來看，眼的黯黑，黯黑顯示什麼？就是血乾掉了，眼睛那邊受到燥熱的影響，因為血沒有供給嘛，所以它出現血暗黑的色，所以會兩目黯黑，是這樣來的。那像這種的話，我們就是要讓他什麼？緩中補虛，因為這種虛已經是很久了，久病的話，我們大部分用丸來治，丸者，緩也，也表示圓滑，丸就是做成一個圓圓的，也表示圓融，那跟湯比較呢？湯是用來掃蕩，不一樣，所謂「湯著蕩也，丸者緩也」，所以像這種，是要用緩中補虛的方式來治療，所以用大黃蟪蟲丸。那吳謙這邊講說什麼「非緩中補虛之劑所能治」，這邊是講錯的，其實緩中補虛是整個大黃蟪蟲丸的一個治則，所以我們才可以知道它有補氣、補血的，還有其他的一些藥，等一下可以去看。

【集注】

程林曰「此條單指內有乾血而言。夫人或因七情，或因飲食，或因房勞，皆令正氣內傷，血脈凝積，致有乾血積於中，而羸見於外也。血積則不能以濡肌膚，故肌膚甲錯；不能營於目，則兩目黯黑。與大黃蟪蟲丸以下乾血，則邪除正王矣，非大黃蟪蟲丸能緩中補虛也」。

【永諸按】

程林說「此條單指內有乾血而言」，這條內有乾血是因為什麼？因它五勞、虛極，所造成氣血的不足。這邊講說「夫人或因七情，或因飲食，或因房勞，皆令正氣內傷」，其實應該說氣的耗損，那氣的耗損，血脈就會乾澀，就會流動不利，所以就乾，他這邊其實應該要說乾凝，所以導致乾血積在血脈之中，那其實乾血積的位置，會不會積在內臟？其實積在

內臟是比較少的，為什麼？因為內臟為陰啊！我們剛才講陰的不足，顯現最明顯之處就是最陽之處，才會有那種肌膚甲錯，所以在這邊講說「乾血積於中」是不對的，凡病像這種陰不足的，一定先顯現於外，因為外面為陽，代表陰的不足。那陽的不足，你就可以了解了，陽的不足就先顯現於什麼？就先顯現於陰，最陰之處，比如說這個人心陽不足，那可能會出現什麼？陽氣快沒了，這個人自己泌尿、自己大便都不曉得，腎是不是最陰處，另外還有一個腳變冷了，所以陽的不足一定顯現於最陰之處，陰的不足一定顯現於最陽之處，所以乾血並不是積於中，而是積於什麼？最外最外最陽之處，那邊乾血最多。我們動作需要陽，那邊沒有陰氣，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羸瘦，那這邊也講的不是很好，他說血積並不是血積，他是血乾，血乾就沒辦法濡潤肌膚，所以才肌膚甲錯，血乾不能營於目，所以呢，血乾掉了所以才會兩目黯黑，那用大黃蠪蟲丸呢？他是用來去掉外面的那層乾血外的乾血，最外層包括臟的最外層，其實一般是腑啦！因為腑為陽，腑的最外層的血絡，那我們用大黃蠪蟲丸這樣慢慢把它清掉，我們補陰一定是先從氣血來源，先從中焦開始，所以要緩中，然後慢慢送出去，送出去，那原本少血的這地方，沒有血供給的，然後慢慢送過來，那送過來以後呢，我們就會帶來一些藥物，把有一些瘀血的地方，把他通一通，那當然你血流不通，氣一定也有不通，他也要用一個通氣，我們等一下來看藥方你就知道他的配方。那用大黃蠪蟲丸不是用來下乾血，不是喔！這邊寫的下乾血就不太對了。第一個我們陰已經不足，那陰不足的話，我們還要用大黃去攻我們不足的虛嗎？所以這邊大黃並不是用來攻下用的，我們知道大黃可以讓腸胃道裏面充血，可以讓腸胃道的血變多，但是那充血會導致腹痛，會讓腸胃道血中氣的外滲，引起排便，所以大黃蠪蟲丸並不是用下乾血的，乾血是在外面，所以他們到最後變得說非大黃蠪蟲丸不能補氣，不是，整個大黃蠪蟲丸是用來緩中補虛的。

尤怡曰「內有乾血不去，適足以留新血而滲灌不周，故去之不可不早也。此方潤以濡其乾，蠱蟲以動其瘀，通以去其閉，而以地黃、芍藥、甘草和養其虛，攻血而仍滋夫血也」。

【永諸按】

尤怡說「內有乾血不去，適足以留新血而滲灌不周」，這邊我們之前講過了，這個應該要寫「外」，因為那些肌膚甲錯，兩目黯黑，身體羸瘦沒有力的，這些都是因為外有乾血導致的。我們之前也有學到太陰病，如果有大實痛者，我們是用大黃，所以大黃我們可以用來什麼？行血。那像這邊的大黃其實我覺得應該是比較適合用屬於調胃承氣湯那類的，要用酒。酒幫助他外行，所以尤怡說「內有乾血」，不太對呢？它是「外」，當然也有可能內也會有，因為外面一直慢慢乾血的話就會影響內，慢慢會到內嘛，因為燥熱慢慢往內走，就會影響到內，最先形成就是外的部分。那乾血的話呢？尤怡說「適足以留新血」，既然乾血，就表示血沒辦法往那邊，怎麼還留新血滲灌不周，其實不是的，如果有乾血，反而會阻礙到血的流通，所以必須要去這些乾血的瘀，那乾血跟新瘀的瘀血也不一樣，乾血一定要先滋潤，就像我們吃完飯或吃完一個東西，任何一個東西好了，它乾掉黏住了，你用菜瓜布去刷，刷的時候可以刷得動嗎？刷不太起來，既使很大力它還是會黏住，因為它是乾的。所以我們在洗這一種的，比如說，你炒飯啊，那些乾乾的鍋巴，你要怎麼洗呢？中醫就是自然，我們先用熱水，或者是那種一般的水也可以啦，大部分的人都是用熱水啦，沒關係，我們今天用水下去，讓它不乾，先浸一下，那浸好了以後，我們再把它洗一洗那就很好洗了，如果你沒有浸的話你要去洗那些鍋巴的東西，超難洗的，是這樣的關係。那如果說是一般的那種濕濕的，在清洗上就很簡單嘛。我們再講一個例子，我們喝豆漿，豆漿都有一些豆渣，如果在它還沒乾的

時候我們在洗很好洗，那如果豆漿都乾掉了，豆渣黏在碗上的，你必須要去浸，是這樣。尤其後面講的就比較可以啦，那這邊說「新血滲灌不周」這就不太好。「此方潤以濡其乾」，就是治療乾血一定要先潤，潤完以後呢要去祛他的瘀、通他的閉。

蠓蟲通瘀的效果是比較差的，用蠓蟲的目的就是要補血虛，蠓蟲是一種補虛的藥。它除瘀的力道弱，但是它補虛的力道強，而且它又是動物。那什麼是蠓蟲呢？蠓你看旁邊是一個庶，那庶呢？古代講的庶子就是婢妾所生的兒子，所以我們把它再加一個虫字旁，就變成了「蠓」所以蠓蟲就是婢的兒子，這邊用的是牛婢，如果沒有狗婢也可。那我們一般是用牛婢，因為什麼？因為仲景那時，農家都有養牛，所以牛婢、牛虻的是很方便取得的。那牛婢是長樣子呢？牠就小小一隻，就這樣，大家可以上網去看，小小一隻，等到吸飽血以後，整個肚子變很大。你看它裏面血多多啊！裏面都牛血，所以它補虛強、去瘀弱，那這樣我們就知道這個蠓蟲一定要抓什麼？一定要抓充滿血的啦，不是抓那小小隻都還沒吸血、吸飽血的，瞭解嗎？所以蠓蟲一定去要抓充滿血的，而且是牛婢，充滿血的，這個藥才是對的。所以蠓蟲不是要動其瘀的，動瘀的是其他的，我們要動瘀的話，這邊有什麼？虻蟲、水蛭就是動瘀的啦。虻蟲、水蛭，你看它吸血時肚子有沒有變很飽？沒有啊！還是原來的樣子。那水蛭吸血會比較膨脹一點，但不至於像蠓蟲這樣子膨脹了好幾倍。那通其閉是用虻蟲跟水蛭，一個通上一個通下。虻蟲是通上，水蛭為陽嘛所以在上，水蛭生長在水裏所以通下，所以通上通下用這二種藥，因為我們的身體是下有足，上有手嘛，要通上通下，所以用了虻蟲跟水蛭，因此我們知道大黃蠓蟲丸裏面一定有虻蟲、水蛭，然後還要補虛，所以還要用蠓蟲。

我們也可以知道裏面應該有補血的藥，我們要補營血的不足，第一個我們用芍藥和地黃，為什麼我們這邊不用四物呢？主要因為川芎、當歸是行血中之氣的，本身這個血已經有熱了，是一個燥熱。那血有燥熱，他本身就有陽的性往外，所以我們不需要去加陽藥，因此川芎、當歸就直接去掉不要加。川芎、當歸的使用是在於血的流動力不足，我們才加川芎、當歸，像溫經湯、芎歸膠艾湯，因為小腹那邊血流的不足。而當歸芍藥散是婦人腹中疝痛，疝就是血不流通髒掉的那種痛，也就是血流不好的，我們才加川芎、當歸。像這個有燥熱，所以血的流動力夠。我們不用川芎、當歸，表示他陽有餘，那我們要加陰的，所以他裏面一定會有什麼？就是有芍藥，我們一定要用到芍藥，然後一定要用到地黃。大黃蟪蟲丸的部分我們已經把血的部分，芍藥、地黃。蛇蟲、水蛭、蟪蟲去瘀的部分這已經講完。我們知道動物是動屬陽，植物是靜屬陰。中醫的想法是很圓融，有陰有陽。因為這種久了的瘀血呢，要讓它動。要動這個瘀血，我們用陽藥。對於不動的瘀血，我們要用屬於植物性的，所以這邊就出現了桃仁，桃仁的部分。桃仁也是去瘀的，那這個瘀血是屬於靜的，所以動靜都有了。你看大黃用的蠻多的，主要是要通外面的血脈，在這邊應該要有酒製，但這邊沒有用酒製，你看這邊服用法已經有酒了，酒飲幫忙服了。所以有酒飲就不用酒製了，「酒飲服五丸，日三服」，像這個並不會造成瀉下的作用，如果這邊有瀉下，就如同承氣湯類寫「得下止後服」。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燥熱，所以這些陰在進去裏面以後，會往外走，而不往下走。這個乾血會產生什麼？因為氣的不足，會產生氣的虛熱，所以我們用黃芩，黃芩可以清三焦淋巴內氣的熱。那補氣用甘草，其實最重要的還有一個，一般植物藥在補氣的效果，因為它是靜屬陰，所以是慢慢的來。那動物藥呢？因為動嘛，屬陽，所以快。因為這已經很虛，是乾血勞了，所以要緩中補虛，故用丸劑去補，但丸者緩也，我們要快一點，因此必須再加個動物藥，這個動物藥就是什麼？就是「蟪糟」。那蟪糟是什麼呢？以前會有乾草堆或有牛糞，牛糞或是乾草

腐敗形成腐質土，那一種東西喜歡生長在腐質土呢？金龜子。古代的金龜子很多，那金龜子就長在土裏面，以前也有獨角仙嘛！那這蟻螞呢，一般我們就是用金龜子的幼蟲，金龜子跟獨角仙的幼蟲都很像，我們以前小時候叫做把這種蟲叫做雞母豬（台語）！他就是小小的頭，然後大大的身體，屁股這邊還黑黑的，然後胸部很多腳，大家可以上網去看一下那個金龜子的幼蟲，如果把它橫向來看呢？就是長成這個腳齊齊的，那腳有齊嘛！所以叫做蟻，「蟻」是代表它腳每一節每一節都很對齊。那「螞」呢？把它翻過來，它的腹部像馬槽，故叫螞，所以整體而言就叫做「蟻螞」，就是金龜子的幼蟲，它吃很多腐質的東西，就代表它吃很多營養喔，那這種東西我們剛好也拿來做什麼？補充我們的氣啊！你看它白白的、胖胖的，所以看它氣有多少啊？氣飽飽的，所以就是用蟻螞來補這個氣最快，若無蟻螞，我們也可以用胡蜂的幼蟲來替，那剩下你看還有什麼？杏仁！為什麼要用杏仁呢？因為我們氣要分泌，我們要滋潤我們的皮膚，我們需要用一些分泌的東西，所以杏仁可以讓皮膚光滑滋潤，所以我們養生吃杏仁不錯，我們皮膚乾燥的人，我們食補上我們可以跟他說「你可以多喝杏仁」，杏仁很好的，喝杏仁那皮膚就會很滋潤喔，因為杏仁可以什麼？杏仁可以幫助汗腺和皮脂腺的分泌，所以它可以讓我們的一些氣分泌到肌膚的部分，所以就可以用來治療之前那邊的肌膚甲錯。那乾漆做什麼用？其實乾漆就是去因熱而造成的痰，其實乾漆就是蜀漆啦！我們還記不記得「火逆」的條文？它用的是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那個蜀漆就是所謂的乾漆喔！蜀漆用來去那些因熱燒起來的痰，雖外部的氣不足，但我們表面還是會有一些氣嘛！那些結氣被燒了以後就是變成非常非常濃稠的那些痰喔，就像我們蛋清煮久了就變成蛋白那麼膠稠的，我們就是用乾漆來去。那你看整個大黃蟻蟲丸治乾血勞方式，你看有補氣的，我用蟻螞、甘草這個來補氣，有補血的，我有芍藥、地黃，有一些破瘀的，有水蛭、虻蟲，然後我再加一個補血的，動物補血藥，動物的補血要叫做蟻蟲，那動物的補氣藥，叫蟻螞，



那幫助分泌幫助通瘀的桃仁，桃仁也可以講說它可以幫助血的分泌，因為它跟杏仁，都同樣是薔薇科的。那最主要的是用大黃喔！記住這一定要用酒服，你如果沒有酒服呢，往上的力道不太夠，有可能會造成拉肚子，那我們用酒服的話呢它走得就快了。

【大黃蠱蟲丸方】

大黃（蒸，十分），黃芩（二兩），甘草（三兩），桃仁（一升），杏仁（一升），芍藥（四兩），乾漆（一兩），蛇蟲（一升），水蛭（百枚），蠱蟲（半升），蟻螬（一升），乾地黃（十兩）。

上十二味，末之，煉蜜為丸，小豆大，酒飲服五丸，日三服。

【《桂林古本》】

【大黃蠱蟲丸方】

大黃十兩，黃芩二兩，甘草三兩，桃仁一升，杏仁一升，芍藥四兩，地黃十兩，乾漆一兩，蛇蟲一升，水蛭百枚，蟻螬一升，蠱蟲半升。

上十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小豆大，酒飲服五丸，日三服。

※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方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虛勞，各種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虛勞，這個勞呢是虛所造成的，所以用虛來形容它，這是屬於勞病其中一種，叫「虛勞」我們勞有什麼？女勞，還有很多喔，那這叫虛勞。虛勞就是告訴我們他是氣血不足，這種虛勞，所以他後面講諸不足，什麼不足呢？就是氣血不足，所以像各種不足，還有「風氣百疾」，百疾就是形容很多疾病，這種疾病是怎樣造成的？是風氣造成的，所以叫做風氣百疾，什麼叫做風氣造成的？因為風盛則燥，我們之前有講過，我們有六氣有六淫，當風太過的時候，風氣就是往外耗散氣太多了，影響到血，血中之氣的不足，所以這個叫做風氣引起的百疾。因為風是陽，會把最靠近皮膚的氣抽出去，所以這邊就不足了，一路這樣抽的話，相對的也會影響到血中之氣，所以整個就會變得不足。像這個不足我們知道是風氣所造成的，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藥要去防止什麼？防止風的作用，既然風氣是向上，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把氣往內拉往內收的力道，不要讓他往外，還有補氣補血的藥，後面就講「薯蕷丸方主之」。這條文在《桂林古本》是沒有的，但是我們來看它是不是講的很合理呢？我們可以參照來用呢。我們來看他的方是不是很合這個，雖然他不是古本，也許他不是《傷寒論》裏面的，但是古人經驗的，把他學起來，也是經方的一個想法。

【注】

虛勞諸不足者，謂五勞。諸虛，百損也。上條以熱傷乾血為言，此條以風氣百疾立論。熱傷其上之血分，則病肺癰；熱傷其下之血分，則病乾血。風中其外之氣分，則病肺痿；風中其內之氣分，則病百疾。主之以薯蕷丸，散諸風邪，補諸不足，滋諸枯槁，調諸榮衛，故其藥溫潤共劑，補散同方也。

【永諸按】

「虛勞諸不足者，謂五勞」，注這邊講五勞，其實不是，他已經告訴我們是虛勞了。

「諸虛，百損也」，其實虛就是氣血的損傷，諸虛不是什麼百損。

「上條以熱傷乾血為言」，其實上條不是熱傷乾血，其實最主要是燥、熱，因為他的五勞還有些耗損，所以是燥熱，氣血的不足導致的勞損。這個有很多的問題，事實上吳謙沒有講，勞傷、飲傷、筋肉氣血傷看起來是比較偏向於內在，這一條是比較偏向於外在，因為他是風氣，風氣造成的虛勞，所以這邊是以風氣百疾來立論。這邊我覺得他有過度的引用，「熱傷其上之血分，則病肺癰」，其實因熱會造成肺痿、肺癰，不一定只是肺癰，所以這個是不太對的。

「熱傷其下之血分，則病乾血」，這也不太對的，因為這種乾血，我們之前講的陰的不足一定顯現在最陽處，所以這並不是在下。

「風中其外之氣分，則病肺痿」，這個又過頭了。我們知道氣血的不足，當然是會造成什麼？因為風造成氣的不足，當然是肺痿。如果是肺那邊氣的流通不利，氣沒有不足只是流通不利瘀堵，就會造成什麼？肺癰。癰者，氣血不通也，這個叫做癰。

這邊講風中其外之氣分，因為耗傷皮毛之氣，有可能病肺痿，這是可以的。那一「風中其內之氣分，則病百疾」，其實「風氣百疾」並不是講「風中其內之氣分，則病百疾」，我們的病一定是由外而內，外邪的部分一定是由外慢慢往裏面，一定病先生於最外層，包括我們腸胃道也是，腸胃道所受傷，一定是先從他的表層，出現下利嘔吐的症狀，然後慢慢會出現到只有嘔吐，其他的一些如人倦怠不思食的症狀，就是病的證也是有漸層的關係，我們治病就是像在剝洋蔥，每一層有每一層的漸層。同樣病的深入也是漸層的，到這一層產生怎樣的症狀，我們從這些證還有脈來確定他是到了那個部分。我們擁有多少，病機是怎樣，然後慢慢把它除去，所以病慢慢從外進到內，我們在治療上如果內受影響，我們就由內治到外。薯蕷丸因為是虛勞，所以我們用薯蕷丸一定是補虛。

【集注】

徐彬曰「虛勞不足證，多有兼風者，正不可著急治風氣，故仲景以四君、四物，養其氣血；麥冬、阿膠、乾薑、大棗，補其肺胃；而以桔梗、杏仁、開提肺氣；桂枝行陽；防風運脾；神麴開鬱；黃卷宣腎；柴胡升少陽之氣；白薇化入營之風。雖有風氣未嘗專治之，謂正氣運而風氣自去也。然以薯蕷名丸者，取其不寒不熱，不燥不滑，脾腎兼宜，故多用以為君，則諸藥相助以為理耳」。

【永諸按】

我們來看集注的部分，徐彬說「虛勞不足證」，如果他是因為風氣所造成的不足，我們一定要先補虛，因為本身有虛，虛就包含了氣血，這邊有講四君、四物，所以薯蕷丸裏面就有四君、四物。有風的話要防風去風，所以用防風，防風可以潤外部之燥以去風。又因為風把氣往外拉，所以我們一定要幫助氣的收斂。白是入肺，蘇是收斂？白蘇剛好入肺裏面斂肺氣，不要受到風的影響，其他的部分我們等一下薯蕷丸的時候再看。

【薯蕷丸方】

薯蕷（三十分），當歸、桂枝、麴、乾地、黃豆黃卷（各十分），甘草（二十八分），人參（七分），芎藭、芍藥、白朮、麥門冬、杏仁（各六分），柴胡、桔梗、茯苓（各五分），阿膠（七分），乾薑（三分），白蘇（二分），防風（六分），大棗（為膏，百枚）。

上二十一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為劑。

【《桂林古本》】

無。

【永諸按】

《桂林古本》有沒有薯蕷丸這個東西？沒有，《桂林古本》沒有薯蕷丸。薯蕷呢？其實我們人體的氣血是來自於脾胃，薯蕷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山藥，山藥是生長在那邊？土裏面。

既然生長在土，土是屬於什麼？土是屬於脾，所以他是補脾氣，他把土的精華都收集在一起，所以結成那麼大一個粗粗的，所以薯蕷就是用來補脾的氣的。薯蕷你把他切一切，他裏面是白的，所以我們就知道它是補土以生金，他把土的氣生成白色的精華，是土生金，可以補肺氣的，所以薯蕷是從來源大補脾氣、肺氣。既然已經補他的氣，但是還有血的不足，血的不出去，所以我們就會用地黃、芍藥來補血，因為他是虛勞，有諸不足，所以有些氣是出不去的，送不出去的，所以我們要加跟大黃蟪蟲丸不一樣的一些東西。我們就必須用一些行血的藥，所以就有當歸、桂枝來走血，因為薯蕷這個東西比較滋膩，那麼大的養分，本來我們就虛了，我們一定需要一些來幫助他消化跟吸收，所以我們必須要健脾，這邊就出現人參、白朮、乾薑、甘草，這理中湯的影子來幫助它。要消化，我們就要加一些幫助消化的東西，酵素之類的，所以就加了一個麴，加黃豆黃卷，其實黃豆黃卷就是經過酵素作用，使黃豆變成黃卷，那這些就是用來幫助消化的，幫助胃的。

那消化要消化液，那消化液的話呢我們必須要用什麼？麥冬。麥冬可以幫助胃的消化液分泌，因為它是通胃絡，所以麥冬幫助他的消化液。大棗避免胃的液體分泌過多，分泌過多而導致胃本體的乾熱，所以用一個大棗，大棗做膏。防風因為有風氣，那如果沒有風氣這個可以不用，有風氣所以我們用防風，防止，驅風的作用，所以是表面的潤劑，防風的氣是香的，香的氣入脾，為什麼能防風呢？因為它可以把津液送到脾主肌肉這個部分，然後能讓你風呢沒辦法拉走，所以這個叫防風。那白蘇呢？是把肺的氣往內收，因為肺主皮毛，我們肺的氣如果是往內走，往內縮的話，他就不會散出去，所以白蘇的作用是在這邊。其實這邊還加了一個補血的就是阿膠，阿膠是補心血、腎血的部分，那為什麼要加阿膠呢？它跟茯苓做一起的，茯苓呢會把氣血導到腎，因為既然我的飲食用了這麼大堆補氣血的藥，我要讓

他全身都到，所以茯苓呢用來讓氣血通到腎那邊，所以茯苓阿膠剛好去腎那邊，養腎的氣血，幫助氣的血的流動。那杏仁呢是用來潤皮膚的，因為這個地方已經虛嘛，最遠之處一定達不到。那柴胡呢？是來通三焦的，那三焦的氣不通所以用了柴胡。那桔梗呢？是怕肺那邊的氣流通不利，因為我們麼多的補藥，所以要幫助它的輸送。整體的方講起來就是這樣。那因為要他藥性快一點，所以他這邊也有用到酒服，然後用空腹，空腹酒服一丸，吃到一百丸為止，一百丸為劑就是吃一百丸，也是呢酒服一丸，如果他是照三餐吃的話那大概是一個月，他用蜜去煉讓他緩，蜜丸使他緩，那彈子大就是像那個子彈，就是要去看古人打麻雀的那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嘛，黃雀在後還有人拿彈弓，他那個就彈子，彈弓裏面的彈子，那準備瞄準他來打他，這就是彈子大。這整個薯蕷丸方也是後代的，其實他的製方原則有道理，也是很清楚，那我們可以拿來做為一些用，大概就知道怎麼去用。血痺虛勞這整篇我們大概都就講完了。

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並治第七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脈數，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為肺癰，咳唾膿血」。

【《桂林古本》】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熱在中焦者，為腹堅。熱在下焦者，則溺血，或為淋閼不通。大腸有寒者，多驚澹；有熱者，便腸垢。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膿血；有熱者，必痔」。

【永諸譯】

師曰「熱在上焦的，因為咳嗽耗氣，肺因而枯萎。熱在中焦的，與食物相結而成燥屎，就會肚子堅硬。熱在下焦的，逼迫津液而動血，就會尿血或小便淋閉不通利。大腸受寒的，大多大清水便，大腸受熱的，大黏稠便。小腸受寒的，大便時有脹墜感，大膿血便。有熱的，一定痔瘡」。

【永諸講解】



我們開始看「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並治第七」，第一個條文，《醫宗金鑑本》跟《桂林古本》有些不同，我們先看《醫宗金鑑本》的，問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痿的病就是一個氣血不足，少氣的病，就像我們那個樹木一樣，你如果沒有澆水，它就枯萎的感覺，那肺主皮毛，所以他看起來就像什麼？樹木的表面的那個葉子枯萎，那這種就叫做痿病，那痿病是因為肺在上面、上焦部分，那「熱在上焦」所以來導致他的津液的不足，因為耗損氣。肺有熱的話，就如同我們身體熱，就靠排汗散出熱，同樣的，肺有熱，它就要必須藉由呼吸去散熱，然後就會耗掉一些津液，同樣的肺主皮毛，如果是熱在皮膚那邊的時候，我們會出汗，所以這邊就開始講「肺痿之病，從何得之？」，肺痿的病，是從那邊來的呢？「師曰」老師就說了，「或從汗出」有時候從汗來的，因為汗會亡掉津液，「或從嘔吐」，嘔吐會使得中焦送往上焦的津液不足，而且嘔吐的話，它會把上焦的一些氣、氣血拉下來，所以這也是一種亡津液的方式，我們之前有瓜蒂散，還記不記得？就是病在上焦，它有一些痰，結聚在那邊，那我們就是用吐法，所以嘔吐會這樣，那嘔跟吐兩個是不一樣，嘔是因為什麼？樞機不利；吐是因為脾胃的問題，那「或從消渴」，一般出現消渴，在《傷寒論》中有那兩個病的之間，我們有看到消渴，那這個病都跟什麼有關係呢？我們想像一下有一個水桶，上面有一個水龍頭，水龍頭在供水，那水龍頭這邊的水是屬於胃的，提供的水就是像我們的飲食，從外來的，那慢慢可以把這個水桶裝滿，可是當發生一件事情的時候，那個水桶是沒辦法裝滿的，為什麼？因為底下這邊破了一個洞，那下面破了一個洞的時候，水桶就會漏水，會裝不滿，這就是等同消渴，所以消渴的病都跟什麼有關係？都跟腎有關係，因為腎會對水進行再吸收，就是說腎如果沒有再吸收就是等於破了一個洞，那腎的再吸收水的能力在腎小管，小管區的部分就是負責水的再吸收，那個地方如果功能失常的話，那就會形成消渴，這些腎小管那邊的水沒辦法吸收，那從腎臟回流的靜脈的血液，靜脈血就會乾燥，引起消渴，

所以消渴又跟血管也有關係，所以消渴的病還在那邊出現？還在厥陰，就是就是心包，或者是肝，肝主藏血，那厥陰主血液的運送，那厥陰裏面、血管裏面的津液不足也會出現什麼？消渴，是這樣。那它的原因呢？條文說還有一種就「小便利數」，消渴症小便利數，小便過利了，那一數」就是次數太多。「或從便難」就是原本，這個人本身的津液就不足，肺跟大腸是相表裏，那大腸的燥也會影響到肺，更何況這些燥熱是往什麼？往上走的，因為燥熱的本性就是陽，陽就是往上或是往外。那另外一個就是從脾那邊把它的津液奪去了，比如說「快藥下利」，「快藥」就是吃了很快就拉肚子造成下利，那一「重亡津液」就是說重複的亡失津液，比如說前面已經亡掉了津液，然後又再一次叫做「重」。「重」就是這一個東西又一次，在它還沒有完的時候，比如說重發汗，我們已經發汗亡掉津液了，那你在它發汗還沒止，還在發汗的過程，你又用其它的方式發汗，這種叫做重發汗，這才會得到肺痿這種病。然後學生又問說「寸口脈數」，寸口是候什麼，候上焦的，寸口是屬於肺的心的。脈數，數就告訴我們血中有熱，數的原因是心跳很快啦，那心跳為什麼跳快呢？因為心跳它覺得它很乾，所以說你回流的靜脈血和淋巴，在進入心臟之前匯合起來，當匯合的淋巴液不足時，進到心臟以後，心臟覺得它的血乾，所以它會加快它的跳動速度，因而就出現了這種寸口脈數，數的產生就是這樣。「其人咳」，這個咳嗽是因為燥熱的關係，因為這些血中之熱，第一個散出去的地方，就是我們胸中肺跟外界有交通嘛，我們散熱呢，第一個呼吸。所以狗比較沒有毛孔，所以都靠什麼？呼吸張口來散熱，狗在平時或運動時，嘴巴都開開的，就由呼吸來散熱。那人除了呼吸，還有什麼方式可以散熱？流汗，由皮膚的毛孔散熱，還有大便小便這些都是散熱的通道。只不過看它是那個熱，熱在那邊，從那邊找最短的路徑來散掉，這個是最快的。

寸口脈這個是在上面，是上焦，所以這個熱呢大部分都會從什麼，呼吸或者是從發汗去掉。那燥熱首先就影響到肺了，像這種，我們知道它是血液比較燥，血比較熱的這種咳。我們知道他一定會咳。但是這種咳，一般是比較沒有什麼涎沫的，因為如果純粹的燥的話，表示那我們身體的氣的功能還好的話，就會出現沒有痰。但是如果你的氣比較虛的、守不住的，就會出現相反的症狀，痰反而會多，就是症狀相反。我們之前有講過在婦科的部分。你這個女孩子呢，血本來就少，摸下去我們看那個脈是很弦小澀的，血不多，結果經期來，量本來就是不多，這是正常的，這是人體可以撐得住。那如果像那種身體撐不住的，你血已經少了，結果你經期量還來的特別的多，就是跟這個亡精、亡血差不多，這個是不好的，就是身體氣虛撐不住才會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做了兩個區別，如果人本質還可以，氣還不至於到非常虛的，本質調和還好的。所以當你這種出現這種咳，像脈數出現這種咳，這種咳是不太會有痰的。除非你本身虛了，氣力守不住了，這個陽就會去奪陰，陰就守不住，陽就會去奪陰。所以你看他這邊就出現了，「口中反有濁唾涎沫」，為什麼嘴巴反而會有濁唾涎沫呢？這個原因是怎樣？不應該有啊！如果正常人不應該有，因為他虛。所以老師就會告訴你說這個就是肺痿，跟一般我們咳嗽，外感的咳嗽不一樣。這就是肺痿，肺痿它本身已經虛了，你看痿，他就已經虛了，氣已經痿了。肺痿，它碰到這種熱，反而會奪出津液，所以他口中反而出現濁唾涎沫，這個涎沫是被逼出來的，但是因為他本身有燥熱嘛，所以這個涎沫會比較什麼？比較濃稠，因為它本身虛所以這個涎沫不是黃色的，它還是白色的，很黏。「濁」呢？就是我們常常講，清的話是乾乾淨淨，濁的話就是混濁。我們看「濁」這個字，裏面就蜀國的蜀，因為蜀國多瘴癘，所以那邊的水呢都比較混濁，所以才會用濁字。像清的話呢？古代有青州，所以就是青州的

水，青州的水是比較乾淨的。那青州就是大概在山東那附近，孔子的魯國那邊，清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水的精華的部分，就叫清，好這就是肺痿的病。同樣的，在書中一樣脈是數的，如果前面這個牽涉到虛，肺痿是屬於虛，那後面的那個仲景就講實，《傷寒論》裏面講虛也講實，所以它這邊就講了「若口中辟辟燥」，口中就是嘴巴裏面，那辟辟燥，燥就是乾燥啦，辟辟是一個形容詞，就是這個燥它不是固定一處的，因為辟就是比較偏遠的，是分散開的，整個口中覺得都很乾燥，所以叫辟辟燥。「咳則胸中隱隱痛」，那咳嗽就會胸中隱隱痛，一咳的話胸中就會隱隱痛，因為像我們筋被拉扯一樣，然後隱隱的痛。然後脈呢？若它是痿的話，應該是虛的，然後這個病症，它不是痿，脈反而是滑，滑是氣血俱盛。那為什麼會數呢？你看既然氣血走得那麼快，那心臟接收的氣血應該很夠，氣血是夠的，那為什麼反而它會用數來表示呢？其實這個就告訴我們把到滑數的脈，滑一般氣血有餘，那氣血有餘，如果沒有瘀堵的話，心臟感受氣血很充足，脈不會跳很快，那如果把到是一個滑脈但是脈反而跳很快，告訴你氣血的流動有所瘀堵，氣血瘀堵，則會產生熱，而血的熱會使心跳加快。那堵在那邊呢？因為它這邊已經是寸口脈了，所以是瘀堵在肺那邊，這個就形成了肺癰。因為氣血有所不通嘛，條文有告訴你隱隱痛，痛就是氣血不通，痛的字就是道路不通所導致的，所以它告訴你，這個就是肺癰。因為瘀堵久了會化熱，甚至，堵久了，熱燒灼氣血而化膿，或是瘀堵久了，壓力過大造成那個血破裂，所以最後一句就「咳唾膿血」。在這邊呢，肺痿跟肺癰，一個講虛，一個講實，那太虛的話它就守不住津液，所以它雖然跟一般外感的咳嗽不太一樣，外感的咳嗽若是燥，是沒有痰，聲音沙啞沒有痰，那如果是肺痿的呢？它有痰，是那種是白濁痰，白色的，比較濁唾的，為什麼？因為它虛，那虛呢守不住那些津液，而本身上焦又是熱，所以就逼津液逼出來，這是肺痿跟外感的燥邪所導致的不一樣，這是它們的區別。那肺癰呢？當然就是氣血有餘，那肺癰的脈一定是滑數，為什麼？因為它已經

瘀堵住了，滑是氣血皆盛，那氣血盛的脈不應該跳快，氣血很旺盛的話，心臟感覺很好啊，幹嘛要跳快，那之所以會跳快，是因為它氣血瘀堵住，化熱了，何況它這邊有講，「口中辟燥」，被堵住了，所以嘴巴那邊的氣血居然沒有上來，只有熱上而已。那心臟也是因為血熱，脈反而變跳快了，在理論上，以滑來看的話，是不應該跳快的。那堵住不通，所以咳就會胸中隱隱痛，所以肺的部分呢那邊就會痛，因為肋間肌腫脹繃緊，所以牽扯引痛，這就是肺癰，因此它就會咳唾膿血，這個是《金鑑本》的一部分，這條文還很合理。我們繼續來看《桂林古本》的，《桂林古本》沒有上面那條，它只有下面的，《桂林古本》它怎麼講？師曰「熱如果在上焦，那因咳為肺痿」，就是你一直咳嗽，咳久了就什麼？一直耗氣嘛，因為熱在上焦，我們一直要散，散掉它的熱，那它的表現方式是從呼吸那邊去散掉，所以它一直引起咳嗽，那麼慢慢咳久了呢？肺的氣津不足，耗氣了、耗過頭了，肺就痿了，就乾枯了，所以因為咳，會造成肺痿。

如果熱是在中焦，中焦是脾胃，「熱在中焦，為腹堅」，堅就是厚硬，肚子厚硬，脆是薄硬，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如果熱在中焦，會一直把食物中飲食中那些水會耗掉，然後隨著腸胃道的蠕動，水一直拉走，因為熱就是一直往外，我們身體要散熱會把熱隨著水散到體外去，因而造成那邊的食穀或大便變硬，所以就腹堅。

那熱在下焦呢？熱如果在下焦，它要排熱，要從我們下焦的水道，也就是從小便。熱在下焦引起小便會頻數，因為它熱多水少，那當你一直利尿，尿到最後沒尿了，所以就是見點點滴滴的滴，或者是閉，因為它有熱，嚴重的話會小便不通，閉就是跟不通其實是一樣的，沒有尿，那既然已經沒有尿，就是沒有氣嘛，那尿是氣所產生，那到最後就會怎樣？當氣津

沒了，熱會動到血，因為外面沒氣津可散熱了，到最後會變尿血，這是熱在下焦會出現這種情形。

然後他再提到我們診斷，如果大腸有寒，大腸如果冷，就是它那邊吸收水的速度不夠快的話，會「多驚漉」，多驚漉，就像驚啊，驚是一種鳥與鴨類似，驚大概是屬於野鴨那類的，那鴨子的大便就是漉漉的，就是說大腸那邊的水吸收不好，所以它有水還有兼有一些大便混在一起的，而小腸那邊的水分吸收沒問題，但是大腸那邊因為水的吸收不好，沒有燥，所以就出現這種漉，湯湯水水的鴨子的大便。

那如果大腸那邊有熱的話，那邊的熱的話會把那個大腸黏液變得比較黏稠，所以就「便腸垢」。大腸這邊如果很熱，充血，那小腸那邊已經吸收完的食糜，剩下一些渣渣，在腸壁，就會形成黏稠物，因為食物的水，然後受到腸子熱的影響，那腸的邊緣，就會出現那種黏稠的，就像我們鼻涕一樣。我們鼻子如果熱熱的，表面那些滲出物，慢慢就被薰成黃黃的，稠稠的鼻涕，在大腸這個就是便腸垢。

那小腸如果是冷的，小腸本來是一個火，小腸有寒，就是它那邊血的流動不好。那寒的話，本來就是主收引，那寒的性是往下的，以消化道的順序來說，小腸在大腸的上面，大腸是在下面，如果小腸有寒的話，小腸也是主要分別吸收水跟食糜，大腸是水，主要吸收水是在小腸，所以它的水往上吸變差，所以大部分的水沒有吸收，那水這是陰性的，會往下走，所以會出現什麼？「下重」。那「便膿血」呢？小腸本來就是一個充血很多的，血液供應很旺盛的地方，它是心之外腑，所以當它冷的時候，血管收縮變硬，但是從心臟打下去那血的力道還有，那寒是吸收不好，所以它會導致回流的靜脈和淋巴循環變差，因為寒的話血管就

變得比較硬，從心那邊打下的血又多，所以就產生壓力，導致血管破裂出血。我們小腸的吸收比較差，所以這邊的回流差，這個叫寒。但是從心下來的供血是夠的，所以意思就告訴我們說，動脈來到小腸這邊的血是夠的，但是因為小腸這邊冷，回流是慢的，那就造成這地方會產生瘀堵，那瘀堵久了，這邊的血管就會會腫脹化熱或是破裂出血，瘀堵久了也會化膿，所以才會講說小腸寒，便膿血。因此在治療的過程中，我們有一個叫附子粳米湯，或者桃花湯，這一類的。那主要是加強這邊回流的氣的熱度，所以用附子，只要這邊回流好了，這邊就不堵了。那不堵了，就不會便膿血，治療是這樣，那赤石脂也是收澀，幫助小腸壁瘡口的收澀和止血。那這個條文，在《傷寒論》》，大家碰到桃花湯那一部分，都把它解釋成小腸熱，其實它這邊小腸有寒，它會告訴你，它是便膿血。那如果有熱的話，就會痔瘡。小腸有熱的話，那邊充血過多，就會痔瘡，這是古人的發現。小腸有熱的話，會在末梢那邊充血，所以會在肛門那邊變重，因為肛門那邊為外屬陽，因而產生痔瘡。所以痔瘡，大部分就是用黃連解毒湯，用黃連來清血熱，因為那些熱是從心臟來的，心來的血過多的時候，那多餘的血就會跑到小腸，肛門那邊，導致到擁擠，因為越下面的地方血回流越差，所以才會產生這種痔瘡，那是一種分配的關係。我們小腸有熱的時候，一般我們都講，心臟，像我們吃一些太補的，往小腸的血變多，所以產生這邊的熱，那往小腸的血過多，下面還有什麼，下面還有肛門，所以它往下的力道強，血流往下的力道強，相對地也影響到肛門這部分，那越下面的回流越差，因為越下面所以它回流路程比較長，所以比較差，所以越下面這邊，直腸這邊就很容易什麼，充血，然後瘀血，然後破裂，所以導致痔瘡。那我們是藉由痔瘡來了解到小腸那邊有熱，它的熱並不是造成小腸什麼發炎，雖然腸炎也算是充血有熱，但是它最主要是最末稍受到瘀阻是比較嚴重，因為全部的腸道充血的話，那瘀血的地方是以肛門那邊最為嚴重，所以就出現了痔瘡。

【注】

熱在上焦，不咳，不病肺痿也。因熱病咳，則為肺痿。肺熱致痿之由，非止一端，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數利，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之，重亡津液，故令肺熱乾痿也。肺熱乾痿，則清肅之令不行，水精四布失度。脾氣雖散，精液上歸於肺，而肺不但不能自滋其乾，亦不能內灑陳於臟腑，外輸精於皮毛也。其精液留貯胸中，得熱煎熬，變為涎沫，侵肺作咳，唾之不已，故乾者自乾，唾者自唾，愈唾愈乾，痿病成矣。若口中辟辟乾燥，不吐濁唾涎沫，每咳即胸中隱隱而痛，脈數而滑，不數而虛，則非肺痿乃為肺癰。久則癰成膿潰，不唾涎沫，而必咳唾膿血矣。

【永諸按】

好，我們來看吳謙的注，熱在上焦，如果沒有咳，不病肺痿也。其實，它主要是因為咳嗽，一直咳會耗掉一些氣，像我們講話也一樣。所以如果我們熱在上焦，除了咳嗽，你一直講話也會造成肺痿，不一定會咳，你一直講話也會耗氣，像老師上課，然後一直講話，沒有停，沒有休息，也會導致肺痿，不一定是咳，我們從這個病機就知道。然後因為熱導致的咳，「因熱病咳，則為肺痿」，肺痿有個重點就是說它除了有熱，還有氣虛的問題，所以，它不像一般外感的咳嗽，熱燥但沒有痰，肺痿反而是有濁唾涎沫，這不一樣。那這邊也有講肺為什麼會熱呢？上焦為什麼會熱？它的因素有很多，像我們剛講，有出汗，有嘔吐，最主要就是重亡津液，重亡津液所以導致這裏的熱，那既然已經比較乾痿的話，那它說「清肅之令不行，水津四布失度」，其實不是這樣的，肺的部分它是主皮毛，它與大腸相表裏，所以有一些津液會往大腸那邊流動，就是藉由體循環然後送往大腸，所以有時候肺熱會導致便秘，肺



熱也會導致皮膚的乾焦，這是因為它表裏的關係。那當然你本身氣的不足，你所有供給的，養分釋出的供給當然也不夠。

我這邊來看「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脾氣散精到肺，肺經由心到體循環，歸到整個身體，那你脾胃那邊如果供給的不足的話，也會導致肺的氣血不足，也會導致肺痿。那吳謙這邊講說，脾氣雖散精液，上歸於肺，脾氣雖然散精，還有液，上歸於肺，那一肺不能自滋其乾」，其實這不是這樣造成的，脾氣有散精，本來就是要上歸於肺，但若有所堵，若脾有所耗損，像剛剛所講拉肚子啦，或是嘔吐，導致沒辦法把這些氣血到於肺，那肺就沒有養分，沒辦法自滋其乾，那從胃到肺這段，或這邊心到肺了這一段，這段如果有問題，那出了問題，那當然我們這邊體循環的供給也會變少，也會有相對其他一些的疾病。那這邊講說「亦不能內灑陳於臟腑，外輸精於皮毛」，因為你本來氣血就不足，因為已經肺痿了嘛。所以當然會這樣，這是後面的結果，這是氣血流動後半段的部分，那這邊講說「其精液留貯胸中，得熱煎熬，變為涎沫，侵肺作咳，唾之不已，故乾者自乾，唾者自唾，愈唾愈乾」，這個不是喔，這個原因是它已經虛了，氣不能外固，那一「熱煎熬」病人的熱都不退，如果是一「熱煎熬」，表示病人的氣血有餘，這種反而會變成肺癰，那肺痿是因為它氣不足，那氣不足本來有熱，那咳嗽的話，氣越不足，更會奪陰，所以他才講說「反唾濁沫」，反，跟正常的是相反的，跟正常的原理是相反的，是這樣的。所以吳謙這邊講得不太對，他講的「故乾者自乾，唾者自唾，愈唾愈乾」，不是這樣，他前面已經把病因講得很明了，就是「亡津液」，整個津液留存在胸中，又「得熱煎熬」，它已經亡津液了，還有津液留存在胸中呢？是因為肺氣過虛，不能固守津，所以遇熱則出，形成「反唾濁沫」，如同血過虛的婦女，經行還大出血，意思是一樣的。

那這邊另外講的「口中辟辟燥」，「口中辟辟燥」這個不一樣，因為已經告訴你脈已經滑數，那滑數的話這個就是有餘的脈，就是實，為什麼？之前已經有講了，數是因為心臟跳得快，心臟覺得它自己氣血不夠，既然滑已經是氣血有餘，為什麼心臟還覺得它自己氣血不夠呢？那是有所瘀堵，才出現滑數，所以氣血不通才會胸中隱隱痛，那這是肺癰，那肺癰久了會怎樣？瘀堵了氣血就會化膿，然後出血，才會咳吐膿血，所以吳謙講的一部分講的不是很好。

【集注】

周揚俊曰「喻昌云『行動數武，氣即喘鳴，衝擊連聲，痰始一應。《金匱》治法，貴得其精意，大要緩而圖之，生胃津，潤肺燥，下逆氣，開積痰，止濁唾，補真氣，以通肺之小管，散火熱，以復肺之清肅，如半身痿廢及手足痿軟，治之得法，亦能復起。而肺近在胸中，呼吸所關，可不致力乎？肺癰屬在有形之血，血結宜驟攻；肺痿屬在無形之氣，氣傷宜徐理。故癰為實，誤以肺痿治之，是為實實；痿為虛，誤以肺癰治之，是為虛虛。此辨證用藥之大概也。然兩手寸口之脈，原為手太陰肺脈，此云寸口脈數，云滑數，云數實，云數虛，皆指左右三部統言，非如氣口獨主右關之上也。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頃之遍地者為肺痿，言咳而口中不乾燥也。若咳而口中辟辟燥，則是肺已結癰，火熱之毒，出現於口，咳聲上下，觸動其癰，胸中即隱隱而痛，其脈必見滑數有力，正邪氣方盛之徵也。數虛、數實之脈，以之分別肺痿、肺癰，是則肺痿當補，肺癰當瀉，也可知矣』。又云『才見久咳，先須防此兩證，肺癰由五臟蘊崇之火，與胃中停蓄之熱，上乘乎肺，肺受火熱熏灼，血為之凝，痰為之裹，遂成小癰。所結之形漸長，則肺日脹而脅骨日昂，乃至咳聲頻並，痰濁如膠，發熱畏寒，

日晡尤甚，面紅鼻燥，胸生甲錯。始先即能辨其脈證，屬表屬裏，極力開提攻下，無不愈者，迨至血化為膿，肺葉朽壞，傾囊吐出，始識其證，十死不救，嗟無及矣。」。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周揚俊集注的部分，喻昌就是喻嘉言，喻嘉言說我們的行還有動如果數，很頻繁，武就是過度的損耗，那「氣即喘鳴」，因為你的氣的不足，所以供給肺那邊的氣不足，心肺氣的不足當然就會喘，那衝擊連聲，久了就變燥，「衝擊連聲，痰始一應」，那金匱的治法大概就是生胃津，如果是本身的氣血來源不足的，導致的肺痿，我們就是要生胃津然後來潤肺燥，那如果本身胃津是有的但是耗損過度了，或者是肺本身有熱的，胃津也不足以滋，就是火太大了，這個太燥，水沒辦法去滅掉的時候，那我們就要加一些清熱的藥對不對，滅火的藥，補水沒有用，我們要加一些直接把他滅火的，所以治療方式很有意思，那另外還有一種是什麼，比如說，本身的耗損，我們有生啊，但耗也耗太多了，耗太多比如說像發汗，汗出過多這種肺痿，我們就要去斂汗，斂汗補津，你看生脈飲，不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那如果這種是屬於什麼，小便過利的導致肺津的不足，那麥味地黃湯、都氣丸不就是很好的選擇嗎？我們治病就是求其本，了解他的原因。那如果他胃津的不足是由於嘔吐的關係，比如說胃寒的吐或者是三焦，淋巴不通利的嘔，那我們用小柴胡湯去半夏加天花粉，那是不是也可以來治療肺痿，所以我們要了解他的病因，我們的治療才會更有效率，那像剛才講的如果是胃寒，剛好有吐涎沫呢這種，一直吐涎沫，那我們用吳茱萸湯，也許你會覺得奇怪吳茱萸湯不是熱的嗎？但是他的病因是在胃的寒一直吐掉涎沫所導致的肺痿，那讓胃不寒就可以一樣治療肺痿了，所以原因有很多，有時候我們一個病，他的病因是非常的多的，他主要造成

的病因非常的多，那我們看他從症狀，從脈象來相參合，了解他的病機，我們治療就不會有誤，效果也很好，就是如鼓應桴，鼓槌打下去，鼓一定會有聲音。那這邊有很多的一下逆氣，開積痰：「什麼的一堆，還有「散火熱」，那原因就是這樣，其實是要告訴我們治病求其本。

那肺癰的話就不一樣了，肺癰是屬氣血的壅阻所致，因為他脈滑，脈滑在傷寒講是血盛則脈滑，所以若有所瘀堵的話，我們就要去攻，氣血有所瘀堵我們就要去攻，那如果是血瘀的呢？因為血是屬陰嘛，除了攻血我們還要行氣，因為氣為血之帥，氣行則血行，而且血是陰嘛，那已經病到血了，那屬於陽的氣那有不病的呢？那如果只是病到氣，就不一定會到血，因為血是陰嘛，我們傷到了陽我們外面受傷，裏面不一定會受傷，但是裏面受傷外面一定會受傷，因為陰是陽的本，所以一般我們在治療方式上，如果像有瘀血的話，我們除了破血藥，還要用行氣藥，要兼顧到氣分的治療，因為血為陰，氣為陽的關係，陰為陽之本。周揚俊說肺癰是氣血的瘀堵所造成的，所以我們要去疏通氣血，那肺痿是亡津液所造成的，所以我們要去了解亡津液的原因，進而採取相應的治法，因為熱在上焦，還有亡津，我們要去了解他是怎樣導致亡津液的，是汗多呢？還是下利呢？還是小便過利呢？還是嘔吐呢？還是因為咳嗽呢？有的咳嗽，或者是這個人本身就是一直在講話，是個老師，一直在耗氣的，這個就是我們參考治療的方式。那他後面講，其實癰本來就是實，仲景在解釋一個條文，他一個條文如果有虛的有實的部分，他一定會相對照出來。癰是實，實證，當然我們不能用實的法去治療它，用實的方式去治療它的話那就會造成實實。那痿是虛呢？如果我們還去攻下，或是用吐法，這些屬於攻的，或用發汗，那反而會造成虛者更虛。

那這邊講的寸口脈呢？寸口脈就是指肺脈，那如果只是單純脈，如脈浮，在《傷寒論》就是全身的脈都包含在裏面，所以寸口脈就單指寸口。寸口那個部份是候肺，因為肺的脈在寸口。那這邊的不是左右三部啦，左右三部他就寫脈或是寸口、關上、尺中，那下面的那邊就是了，脈滑數，他沒有寫寸口脈滑數，那就是指三部。那如果特別要指三部裏面的寸關尺，他就用寸口、關上、尺中，他不會寫寸口脈什麼，它反而會寸口什麼、關上什麼、尺中什麼，如果三部都一樣、不分別，會寫脈，那單指寸口脈是指候肺氣的寸口脈。跌陽脈是候胃氣的，跌陽脈，還有少陰脈，還有人迎脈，我們之前有上過診法。人迎跟寸口呢？我們來摸的話，它們的大小有時會有所不同，如果有人迎比較大、大於寸口，有一倍、兩倍、三倍，這個在《靈樞》那邊有講到，那一倍的話就在少陽，兩倍的話就在太陽，三倍呢病就在陽明。那如果寸口大於人迎的話呢？一倍的話，就是在厥陰，兩倍的話就是在少陰，三倍的話就是在太陰，這在《靈樞》那邊，上次我們有講過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邊說「非如氣口獨主右關之上也」，不是啦，因為特別講寸口脈，那就是肺脈，寸口的肺脈，候肺氣的。那他這邊有講「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頃之遍地者為肺痿，言咳而口中不乾燥也」，肺痿本身還有過虛的問題，所以跟剛才我們講的，才導致這種肺痿，因為它本身過虛嘛，所以它不像外感，外感如果是燥邪引起的咳嗽它只會咳而沒有痰，但是肺痿的話它反而會有痰，反而會有濁痰出現，這就是肺痿。那下面的部分「口中辟辟燥」，這是癰啦，癰，然後就導致肺癰。主要是因為胸中氣的瘀堵，所以咳嗽會引動胸中的氣血，所以就痛。那脈呢，它是滑數的，因為要跟肺痿做一些區別。那肺癰的部分呢？其實這邊也有講說，「肺癰由五臟蘊崇之火，與胃中停蓄之熱」，當然這些熱呢，因為它是從底下，像是腎啊，那些下焦中焦回流的淋巴液，其實都會先到肺那邊，我們從我們三焦的氣道來看就

知道了。我們下焦、中焦、上焦，那這邊的淋巴循環呢，都會先回流入到心，從右心室走肺循環，所以這些先影響是這個肺。所以當臟有熱都會藉由三焦轉移到肺，因為肺為五臟六腑之華蓋，華蓋是在最上面，所以它承受所有的熱。所以他這個假說，「肺癰由五臟蘊崇之火」可以的。那不一定是胃中停留，這五臟六腑的那些火都會「上乘乎肺」，所以五臟皆能令人咳。五臟就包含在六腑裏面了。因為五臟是陰，那六腑是陽。

沈明宗曰「此肺痿肺癰之辨也。心居上，腎水不足，心火刑金，為熱在上焦，肺陰日消，氣逆則咳，故致肺痿。然本經明其始病之因，或從病後陰虛，過汗傷液，嘔吐傷津，消渴，血虛津竭；或利小便，數而傷陰；或大便難，反被快藥下利而重亡津液，以致肺金枯燥，虛熱熏蒸，故寸口脈數，其人咳嗽，氣弱不振，津液不布，化為濁唾涎沫而成肺痿。若口中辟燥，咳即胸中隱隱痛者，乃風寒侵入肺中，凝滯榮血為癰，故脈滑數而咳唾膿血。因無形虛熱致痿，故脈數虛；因有形氣血凝滯成癰，故脈數實。此明肺癰屬實、肺痿屬虛也」。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沈明宗的，他說這是肺痿肺癰之辨，這沒錯，這是來辨別肺痿肺癰的。那「心居上，腎水不足，心的火會刑金」，其實這邊講的就是說，我們的津液如果不足的話，回流到心的氣中之血不足，心會熱，而這熱從心再送到肺，那這些就叫做心火刑金。那熱在上焦呢？因為肺是跟外界有交通，因為是靠呼吸來與外界交通，所以上焦那些熱，有時候從呼吸散掉，就導致肺痿，主要因為散熱要耗掉一些水，就像我們在烘東西，若是過頭的話就會焦掉，就痿縮了，這是一樣的意思。那這邊也講到重點，其實肺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是

津液的損傷，亡津液所導致的，與那肺癰是不同喔！肺癰是什麼？肺癰就是實嘛！就是氣血有所瘀堵，所以脈是滑數的。

※脈數虛者，為肺痿。數實者，為肺癰。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脈數虛的，是肺痿。數實的，是肺癰。

【永諸講解】

第二個部分這個《醫宗金鑑本》的，那《桂林古本》沒有。它講脈數虛，前面是用寸口脈。那現在是以整體的脈來看，所以寸口關上尺中摸起來都是什麼？數虛的。脈若摸起來都是又數又虛的，數跟虛是一起的。這就是什麼？肺痿。那脈摸起來是數，因為數就是有熱嘛！脈數實，裏面飽實的，這就肺癰。告訴我們肺痿是虛證，然後肺癰是實證。《桂林古本》沒有這一條。那這一條是可以的。

【注】

此詳申上條肺痿、肺癰之脈也。肺痿得之於熱亡津液，虛邪也，故脈數而虛；肺癰得之於熱毒蓄結，實邪也，故脈數而實。

【集注】

李彥曰「潘碩甫云『痿與癰，皆熱在上焦，其脈皆數，皆咳，亡津液，未有異也』。但痿屬肺氣虛而亡津，雖有熱亦不烈，故不至燥涸，雖咳而口中有濁唾涎沫，故脈雖數而虛也。癰則氣壅血凝，邪實而熱烈，故津液亡而更覺乾涸，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隱痛，津液既涸，脈應澀滯而反滑數者，蓄熱腐膿，脈故數實也」。

【永諸按】

那李彥他就說了，「潘碩甫云『痿跟癰，都是熱在上焦』，肺癰是因為氣血的堵，所以導致化膿，脈都是數，那都會咳。那他有講說「亡津液」，這不太對，肺痿是亡津液的，肺癰是氣血不通，氣血是夠的怎麼會亡津液，只是因為不通導致的。他說「亡津液，未有異也」，那他講錯了，那肺痿是氣虛亡津嘛！那他說「不至燥涸，有熱不至燥涸，微熱不烈」，其實不對啦！那是因為當已經熱，又加虛，本身虛的時候反而會出汗。為什麼虛熱反而會出汗呢？原本他已經虛了，氣虛了不能固津，又因為熱太強，熱為陽，會奪陰。當你陰已經沒力反抗的時候，你就會受到熱的茶毒，就是乘嘛，陽乘陰所以才會導致這種的汗出，不然陰如果還強的話陽是沒辦法乘陰的，所以會濁唾涎沫是這樣的關係。那癰的話是因為在肺那邊的氣，已經癰阻住了，所以從肺往外出去的、散津液那些孔道的就會不足，所以當然會出現這種口



中辟辟燥這種問題，如果是他局部肺癰堵氣血的地方呢？那就蓄熱，然後就會導致膿的產生，就會變膿血，會有出現咳吐膿血的情形產生。

尤怡曰「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榮，為津亡而肺焦也；癰者，壅也，如土之壅而不通，為熱聚而肺也。故其脈有虛實不同，而其數，則一也」。

【永諸按】

尤怡這邊講得不錯，他說「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榮」，告訴我們氣津，亡津液的關係，所以「津亡而肺焦也」。那「癰者，壅也，如土之壅而不通，為熱聚而肺也」，熱聚在肺那邊，故熱聚而肺癰也。所以他的脈有虛實不同，然後他的數也是一樣的。

※問曰「病咳逆，脈之，何以知此為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為風，數則為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咳，口乾，喘滿，咽燥，不渴，時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為之凝滯，蓄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問曰「生了咳嗽越來越重的病，診其脈，如何知道這是肺癰」？「應當有膿血，若是用吐法，吐了就會死」。「病者的脈像那一類」？師曰「寸口脈先微而後接著數，微就是風，數就是熱。微就會汗出，數就會惡寒。風於於衛，呼時氣不入內，熱過了榮，吸時而後氣不出。風傷到皮毛，熱傷到血脈。風住舍在肺，病者就會咳，口乾，咳滿，咽燥，不口渴，固定時辰唾濁沫，多個固定時辰會振寒。熱所經過之處，血被凝滯，積蓄結聚形成癰膿，吐出的膿如米粥，開始出現可以救，膿成了就會死」。

【永諸講解】

學生問說，「病咳逆」，咳逆就是越咳越嚴重，逆就是像我們講得厥逆，就是手腳，厥就是手就是陰陽不相順接的位置往內延伸，那咳逆是指越咳越嚴重。越咳越少是順，越咳越嚴重，變劇烈就叫做咳逆。那病人咳越來越嚴重，我們把他的脈，如何知道這個是肺癰？那老師就講說應當會有膿血，因為他氣血已經結聚了嘛！結聚了就會化膿，會出血。

「吐之則死」，為什麼吐之則死呢？因為我們病往陽是好的，那原本堵的位置是在比較上面的，這是肺，這是上焦與中焦相接的橫膈，這是脾胃，在肺是算堵在比較外層的。結果你吐了以後呢？把病往內拉，因為吐是一個陰法，所以他會把氣血往內拉，把這些髒東西往內，那往內拉以後呢？可能形成內部的臟腑的發炎，所以呢？不可以用吐法，吐了就會什麼？死。所以肺癰我們應該怎樣？他堵住的地方我們應該幫他疏通，讓他從往外而走。你如果用把他吐或者攻下都一樣的意思，就會把不好的東西往內拉，所以他說吐了就會死。

「其脈何類」？他的脈呢是怎樣的呢？學生又問，那老師就講說「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為風」，寸口脈微，微是代表什麼？寸口是候肺，微是陰陽氣不足，所以代表肺部的氣少，又有熱。因為在《桂林古本》，沒有這一條，所以呢？寸口脈微而數呢？以理來講應該是肺痿而不是肺癰，若真的是肺癰，那表示病肺癰很久，吐膿血，吐到整個人的氣血都虛掉了，才會出現寸口脈微而數。以此得知，寸口脈微而數，在新病中，應屬肺痿，久病，則有肺癰的可能。所以這個條文應該是什麼？肺痿啊！這個是肺痿的部分，那在《醫宗金鑑本》這個從那邊來的不是很清楚，不過我們覺得寸口脈微而數這個是講的是肺痿，肺癰的話是滑而數喔！那寸口脈微，微就是陰陽氣不足喔！就是肺的那邊氣不足，因為供給的不足，那因為心臟感受氣血的不足，所以跳得快。那微就是風，為什麼微就是風呢？因為風會耗氣，風把氣往外拉了喔！風是一個陽喔！吹到風容易耗氣，所以呢我們常常講一般人中風喔！像中風癱瘓掉了，其實都是因為什麼？因為虛！因為虛的關係。那微是風所造成的，那數是熱所造成的，數就代表是熱。因為微則汗出，因為風嘛，風會把我們往外的氣血拉得很快，那不像寒，寒的話會束住，它反而不出。風會拉得很快，所以導致本身的虛，那微就是會汗出喔，因為風的關係，那數呢？脈數，跳太快了，那數則惡寒這麼部分主要是因為氣虛的關係，一般氣虛會惡寒，血虛會惡熱。

「風中於衛，呼氣不入」，那風中於衛的話，表皮上往外拉的拉力變強了，那我們呼吸是從鼻一路吸入到肺嘛！所以一個往內收的力道很強，因為從肺這樣進去肺泡，然後經由體循環到表皮散出去，

所以「風中於衛，呼氣不入」，這邊的「不入」應改為「不出」，比較不好呼出，因為呼是一個往外的力道，往內的力道太強導致呼氣就出了問題。這邊也強調一個「熱過於榮」，如果熱在榮血裏面，循環會過快，剛好表皮血流也會過快，風也會把氣往外拉，所以導致氣血都往外，熱過於榮這個熱也會使氣血往外走，所以同樣的，往內，由肺吸進來的力道很強，出去就很弱，所以「吸而不出」，這邊呼氣不入跟吸而不出都是這樣造成的。風會傷到皮毛和氣，熱會傷到血脈，熱會讓血往外面走導致裏面出問題。

「風舍於肺」就會造成肺氣的不足，肺氣的乾，病人就會咳，因為風盛則燥，所以會口乾、會喘、會悶，因為這邊只剩下一個燥熱。咽喉會乾燥，咽燥不渴，不渴是代表血裏面的血中之氣還夠，不過我覺得不渴是比較怪怪的。

「時唾濁沫」是因為他太虛了，這些燥熱會把陰逼出來，「時時振寒」，時時是病比較深入了，有時候營衛不和會有一時發熱自汗出」，像這種時時的話，有時候牽涉到臟腑的問題，臟腑有所堆積，所以他會固定的時間發作。所以固定的時間會怎樣？惡寒。因為熱在營血裏面，「血為之凝滯」，凝滯就血結，所以這個我們要通氣也要通血滯，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氣的堵。

「吐如米粥」，那種癰膿吐起來就像米粥，古代的米不是白米，像胚芽米，外鞘、種皮還沒有去掉，所以煮起來是黃黃的。所以米粥是黃黃的，這邊癰膿講的就是黃黃的。剛開始還沒有爛的很嚴重還可以救，膿成的話則瀰漫性的轉移，瀰漫性化膿的感染，膿成就會死。這一條《桂林古本》是沒有的，也不曉得是從那邊來的。

【按】

肺癰之上，當有「肺痿」二字，不然本文論肺痿之義，則無著落，必是脫簡。脈微之三「微」字，當是三「浮」字，「微」字文氣不屬，必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吳謙覺得這一條比較奇怪「肺癰之上，當有『肺痿』二字」，其實肺痿的部分應該是寸口脈微而數的部分，比較偏向於肺痿，肺痿其實應該要在「一時時振寒」的這個部分歸肺痿。後面的這個部分是屬於肺癰，因為肺癰跟肺痿都有熱，但是肺痿是因為氣虛，肺癰是因為氣實，所以這邊應該有缺文，不然就必須要把寸口脈微，這個微變成滑，但是滑又跟「微則為風」不合。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地方應該是這樣，「一時時振寒，『此為肺痿』。熱之所過，血為之凝滯，蓄結癰膿，吐如米粥，『此為肺癰』，始萌可救，膿成則死」，這樣會比較好。

【注】

病咳逆者，何以知為肺痿肺癰也？咳而不渴，濁唾涎沫，脈數而虛，是以脈證知為肺痿也。口中乾燥，胸中隱痛，脈數而實，是以脈證知為肺癰也。至於所以受病之由，肺痿前已言之，而肺癰則未嘗言也，故又取所以致熱而病肺痿肺癰之由，互為詳悉發明也。寸口，肺脈也。肺脈當浮澀而短，今浮而數，是以知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初病風熱，外搏皮毛，則榮衛受邪，故汗出而惡寒也。末傳風熱，內舍於肺，則榮衛分病。病肺痿者，屬風熱傷於衛氣，氣分有津液而無血，津液為之濁。故其為證，咳而不吐膿血，唾濁涎沫也。病肺癰者，屬風熱傷於營血，血分有血而無津液，血為之凝蓄，故其為證，咳而不唾涎沫，吐膿血如米

粥也。具發熱汗出，惡寒惡風，咳而喘滿，咽燥不渴，呼氣不入，吸氣不出，則為痿、癱互相兼有必然之證也。呼氣不入，吸氣不出，乃言其呼吸氣促，難出難入，非竟不出入也。始萌可救，謂肺傷尚淺。膿成則死，謂肺已壞矣。蓋示人圖治於早，又特為肺癰而諄諄言之也。

【永諸按】

「病咳逆者，何以知為肺痿肺癰也」？「咳而不渴」，其實這個不渴是一個問號，如果會口渴的是一個外感，如果是不口渴的是屬於肺痿。其實肺痿應該也是會口渴，所以這個有點怪怪的，但是痿跟外感的不同就是他會咳唾濁沫，咳唾濁沫是因為熱，熱逼他出來的。本身有氣虛，氣虛反而會出汗，如果本身氣不會虛，只是外感的燥熱，就不會吐濁沫。同樣的「口中乾燥，胸中隱痛，脈數而實」，這是肺癰，這個前面都已經講了。這邊講寸口是肺脈，沒錯寸口脈是肺脈，此候肺脈也。肺的脈，一般四時的脈應該是浮澀而短，現今微而數，這邊「浮而數」是吳謙改了，微就知道是氣的不足，氣的不足是因為出汗，因為風所造成，有時候並不是因為出汗，因為這條是針對風來講，有些是因為下利，所以原因很多。導致肺的津虧，肺有熱，所以舍在肺導致肺痿。肺癰的話是那邊熱的瘀堵，就是氣血的瘀堵在肺，堵久了導致會吐膿血，他吐的是一些濁痰、厚痰、黃痰，所以我們以後如果碰到一些感冒症狀，告訴你咳了之後胸會痛的，痰很黃稠的，這個就是肺癰，所以我們要去疏通他的肺氣。當然如果膿血已成，病是變的更嚴重了，肺就爛掉了，要趕快去救，不然等到全部都爛光了，人就沒有辦法活了。

※肺癰，喘，不得臥，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肺癰，喘，想臥卻不得臥，葶藶大棗瀉肺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後面的這一條「肺癰，喘不得臥，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這個《桂林古本》沒有，就只有《醫宗金鑑本》有。肺癰就是他氣堵住，堵住導致肺那邊氣的不利，所以他就喘，既然氣被堵住了，肺就比較會脹，因為他是屬於熱，癰積跟熱，他會唾沫。因為熱而肺脹，所以會喘，其實葶藶大棗湯是用來治療肺脹。

「不得臥」就是什麼？我想睡但是睡不著，我想躺，躺不下，那就用葶藶大棗瀉肺湯來主治之。那我們知道這是因為肺氣的瘀堵所致的，把那些堵到的氣把它通利，病就會好，所以用葶藶大棗瀉肺湯。葶藶子呢？他是往下拉的，所以是把整個氣血拉往下走，所以叫瀉肺。那葶藶熬令黃色，熬就是炒，要先炒過，然後做成一個丸像彈子那麼大，然後煮紅棗湯來併服。紅棗是避免像這些攻攻痰的藥，造成過度津虧的問題，所以我們要維持我們血液中的津液，不要過度的耗損，我們用大棗，像十棗湯也是，煮法也是一樣要先煮棗，把棗煮一煮然後取兩升，把棗去掉，然後再把葶藶子放進去，然後煮一升，然後記住這葶藶是沒有去濾掉。煮成一升，葶藶比較晚放，所以說葶藶呢不要煮太久，煮太久他功效作用就比較沒有

用，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把他記起來，然後只吃一次，也就是頓服，一般在《傷寒論》或《金匱要略》裏面像這種藥味很少的都是取其迅捷，像桂枝甘草湯這一類的，只喝一服的都是取其迅捷，「頓服」煮完了馬上喝，不要管有沒有沒有吃飯，所以就比較急，那《桂林古本》也是一樣，三升、先煮大棗，拿了兩升來再去把葶藶煮下去，這個煮法很重要大家要記得，這樣才會有用，你如果三個都一起煮，然後七煮三，我想沒用，葶藶要這樣去做。

【注】

此承上條，以明急治之義也。肺癰者，謂口中辟辟乾燥，胸中隱隱作痛，脈數實也。而更加喘、不得臥，是邪壅肺甚急，故以葶藶大棗瀉肺湯，大苦大寒，峻瀉肺邪，恐稍遷延，膿成則死矣。

【葶藶大棗瀉肺湯方】

葶藶（熬令黃色，搗，丸如彈子大），大棗（十二枚）。

上先以水三升，煮棗，取二升，去棗，內葶藶，煮取一升，頓服。

【《桂林古本》】

【葶藶大棗瀉肺湯方】

葶藶（熬令黃色，搗，丸如彈子大），大棗十二枚。



上二味，以水三升，先煮大棗，取二升，去棗，納葶藶，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集解】

趙良曰「此治肺癰吃緊之方也。肺中生癰，不瀉何待？恐日久癰膿已成，瀉之無益。日久肺氣已索，瀉之轉傷，乘其血結而膿未成，當急以瀉之之法奪之。況喘不得臥，不亦甚乎？」

【永諸按】

我們來看集解的部分，他說治療肺癰吃緊，就是肺癰已經出現喘，成熟，然後去瀉，瀉肺的熱，所以他趙良才講說「肺中生癰」，氣血都堵住了，「不瀉何待」，所以這是一個攻的方式，葶藶大棗瀉肺，瀉肺裏面氣的瘀堵，所以是葶藶大棗瀉肺湯。

※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辛，咳逆，上氣，喘鳴迫塞，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方見上）。

【《桂林古本》】

咳而氣逆，喘鳴迫塞，胸滿而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出清涕，不聞香臭，此為肺脹。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永諸譯】

先咳嗽而後接著氣上逆，喘鳴急迫閉塞，胸先滿而後接著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出清涕，不聞香臭，這是肺脹。葶藶大棗瀉肺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肺癰，」這個癰是發生在肺，癰是什麼？氣血壅堵所導致的病，就叫癰。因為它氣堵住了，所以胸會悶會脹，胸滿，滿就是悶，整個滿起來，然後會脹。「一身」是指除去頭外的部分，跟我們身冷身熱，除去頭、四肢之外的一身「不一樣，所以一身還有面跟目都是浮腫，浮就是有往外脹的情形，腫腫的，腫就是肉，肉多了水會變得比較腫。那鼻塞，鼻子塞住了，為什麼鼻子塞住了？因為面腫嘛，淋巴的流通不好，淋巴的流通不好嘛，鼻涕那邊的淋巴循環就會瘀堵就會腫脹，所以這就會出現鼻塞。那清涕出，清是像水一樣乾乾淨淨的這一個叫清，涕就是鼻涕流出來的。那不聞香臭，為什麼不聞香臭，不聞香臭的話，這是我們鼻子的鼻腔，鼻腔內有嗅神經毛出現，那這邊嗅神經負責嗅覺。那因為鼻子的腫大，所以它的黏膜把這個毛蓋住了，嗅覺神經的纖維那個毛被蓋住了，所以它就會不聞香臭，不聞香臭是這樣來的。因為氣堵住了，越堵越嚴重嘛，胸部的氣就會越悶，所以會咳逆，咳逆就是越咳越嚴重，剛開始很輕的咳，咳了一下到最後突然越咳越嚴重，像我們有時候嗆到，你不講話還好，一講話越咳越嚴重，這個就是咳逆。逆呢？我們有順有逆，順的話就是咳嗽越來越少叫做順，咳嗽越來越嚴重就叫做逆，所以咳逆就是咳嗽越來越嚴重了，表示它的氣越堵越嚴重了。「上氣」，氣往上衝，上氣是氣往上衝，因為熱的氣是往上衝的。那為什麼我們可以知道氣是往上衝的？因為胸、面目、鼻塞，這些症狀都是在上面的屬於陽的，所以像這一種是比較屬於熱性的氣。癰是屬於實熱的，那會導致喘，因為氣管也因為氣的瘀堵所以變小了，

會出現喘。鳴就是它氣道瘀塞就會出現聲音，就像我們鼻塞，晚上呼吸的時候就會出現那種鼻鳴的聲音，一樣的意思喔。「迫塞」，很急迫，喘得很急迫，因為塞得很嚴重，然後它用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用葶藶來瀉肺，把氣往下導，那避免因為瀉那個氣太過導致肺部正常津液的耗損，用大棗來維持身體的液體的平衡，所以用葶藶大棗瀉肺湯主治之。那《桂林古本》跟《金鑑本》差不多，不過有一些它沒有的部分，像這個酸辛這是多出來的，咳逆上氣這個也是它多出來的。它直接說這個是肺脹，那既然肺是脹的，肺是陽嘛，所以我們要把氣往下，往下瀉下去，所以就要用葶藶大棗瀉肺湯來主治它。

【注】

此承上條互詳其證，以同其治也。肺癰，胸脹而滿，咳逆上氣，喘鳴迫塞，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辛，是邪外塞皮毛，內壅肺氣，比之喘不得臥，殆尤甚焉。亦以葶藶大棗瀉肺湯者，因其膿未成，故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講的「喘鳴迫塞」，是邪外塞皮毛，就是往外的氣被堵住了，使得裏面肺的氣呢？因為肺主皮毛，我們肺的淋巴的循環，還有靜脈的循環，經由心臟到體循環。那體循環最重要是散熱，散熱還有出汗，那地方受到壅堵就會導致心臟的問題或者是肺的問題，所以才是會這樣。喘不得臥等等這些都是肺系的症狀嘛，所以就用葶藶大棗瀉肺湯來把它氣瀉掉。瀉他的多餘的氣，瀉那些往上焦、上衝的一些氣。

※咳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桔梗湯主之。

【《桂林古本》】

咳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此為肺癰，桔梗湯主之。

【永諸譯】

先咳嗽而後接著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口渴，固定時辰咳出混濁唾液且口水腥臭，久久吐膿像米粥的，這是肺癰，桔梗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咳而胸滿」，滿和悶是一樣的，就是先咳嗽，後面就接著胸就悶起來了。因為那個氣，氣先堵住，堵住不通，不通就會引起那邊咳。咳的目的呢，就是要把氣往外排，這樣就不會堵。可是呢？因為他堵得很嚴重，咳排的氣比堵的氣還少，所以到最後胸就悶起來了。然後「振寒」，一陣冷，因為氣血沒有供給到外面，在肺這邊就堵住了，所以它就出現咳而胸滿，外面的氣血沒辦法到，所以就出現振寒。那因為肺氣那邊有所壅堵，所以肺這邊的氣血回流到心臟呢會比較差一點，這邊有所壅堵，所以回流到心臟呢的氣呢，氣中之氣就變少了，變少的話呢就會造成什麼，脈便跳得快，因為心臟覺得氣不足，就跳得快，因為血中之氣不足，變血有燥熱嘛，所以它乾燥的地方，上面會比較嚴重，會出現咽乾。「咽主地氣，喉主天氣」，

咽就是食道啦，所以咽也屬於胃家。那它本身並不是氣的不足，而是氣的瘀堵，像這種瘀堵的話呢，它是不太會口渴的，因為它並沒有本身氣的不足，而是它瘀堵導致其它地方的氣不足，所以它是不會口渴。瘀堵像水溝塞住了，那水勢還是有的，慢慢堵起來會滲出來。所以它就會出現，時出濁唾腥臭。因為堵住了，故固定的時間就會溢出來，就會流出來，所以就會有出現比較混濁的唾液，這些比較腥的，比較臭的，腥臭的這些唾液就出來，因為堵住的關係。那久了這些唾液，因為這些氣堵久了就化膿。就像我們鼻涕呀，剛開始清清的，像前面的那些瀉肺湯，葶藶大棗瀉肺湯，它是清清的，那這一條堵久的話，鼻涕會變白色。甚至嚴重一點呢，我們鼻涕塞久了就會變成黃色，所以它就說久久就會吐膿如米粥，就會吐出膿，那這種膿像米粥一樣，古代的米它是沒有去掉外皮的，因為種皮沒有去掉，所以它是那種胚芽米。那胚芽米，你看糙米都黃黃的，所以這種下去煮粥看起來就黃黃的，不是非常的黃，就是那種黃黃暗暗的黃色，所以他這樣來形容，而不是說白米粥的白色，這不是這樣的意思，這個是古代米沒有去種皮，不容易去種皮，所以呢看到的米就是胚芽米，就是糙米，所以它是那種黃色的。「吐膿如米粥」這一條是告訴你這是肺癰，跟前面那一條是一樣的，剛開始，這一條跟前一條的不同，前一條它比較在上面，堵在肺，而且它有上面的症狀，而這條它才剛開始而已，所以它還是清的鼻涕，所以不一樣。那若這已經「唾濁腥臭，吐膿如米粥」了，那這個就叫肺癰，肺已經壅住，已經要化膿了，所以他用什麼？「桔梗湯主之」。桔梗湯大概就這兩個藥，一個是桔梗，一個是甘草，桔梗的作用，是把那個壅阻在肺的熱的氣結通利掉，把那些化膿的一些濁痰通利，從呼吸道利用咳嗽排掉，所以藥中有桔梗可以排那些黏稠的黃痰，甚至是膿瘍的膿。我們一般癰，其實像外面皮膚的一般癰腫，那些皮膚的化膿，像蜂窩性組織炎這一類的，我們要去掉那種膿，我們可以用桔梗，就記得加桔梗，會有幫助的，像排膿散內就有桔梗。

【注】

咳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此為肺癰證也。肺癰尚未成膿，實邪也，故以葶藶之劑瀉之；今已潰後，虛邪也，故以桔梗之苦，甘草之甘，解肺毒排癰膿也。此治已成肺癰，輕而不死者之法也。

【永諸按】

吳謙這段話「咳而胸悶，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此為肺癰症也」，他再把它重複一次。那肺癰它是實邪，是壅堵，跟痿不一樣，痿是乾枯不潤，癰是氣血的壅堵，壅堵久了就會成膿，像這個已經成膿了，還沒成膿的用葶藶大棗瀉肺湯。像這已經成膿了，因為它已經吐膿如米粥了，這已經成膿，成膿的話就用桔梗，還沒有成膿就是用葶藶，用葶藶瀉肺的熱氣。那吳謙這邊講說「潰後虛邪也，故以桔梗之苦」，不是的，它即使潰的話它那邊還是實，只有久潰的傷口不收，一直滲液耗氣的，才是虛，因為這邊還是一直化膿，像我們外面的膿，生膿了以後，我們把膿擠出來以後，記住，要把那個頭，就是堵住的那個地方，因為堵住的那個地方它接受最大的熱，那是它的根，所以膿堵住的那個根，膿頭要出來，清膿一定要清到膿頭出來，膿頭一清出來就好了，所以我們擠膿如果沒有把膿頭清乾淨，隔沒多久膿就出現了，那所以這邊講得很簡單，桔梗就是去除那個膿頭，它把它清掉，因為那個膿頭就是癰的來源，所以它除肺癰，是這樣的，並不是它潰後已虛，它沒有，它已經成膿了，成膿出現熱，堵得比較嚴重化膿，才用桔梗甘草，像這種證比較嚴重的，在《傷寒論》它用的藥都比較少，它都兩味藥，我們看到那些治急症的方劑，藥材都簡單，所謂藥簡力專，是一個專門治療重症，急症在用的。

【集注】

高世栻曰「吐如米粥，亦膿也。何以上文云『膿成則死』？若謂『如米粥者非膿』，上文既曰『蓄結癰膿，吐如米粥』，此又云『吐膿如米粥』，既吐膿矣，奚有始萌膿成之別也？愚曰『上文先咳逆，而呼吸不利，後凝滯而血脈成膿，陰陽血氣皆傷，故膿成則死。若上節言『肺癰而氣機不利』，此節言『肺癰而經絡不和』。病陽氣者，不傷陰；病血脈者，不傷陽。故可治也。如但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二語盡之，是以辭害志也，奚可乎？」

【永諸按】

我們來看集注的部分，高世栻說「吐如米粥」，那這邊就已經告訴你已經成膿了，如果你都把米當做白米來看，就會想說這是米粥還沒有成膿，古代的米就是糙米，還不到那個技術可以去除白米，所以白米會比較貴。那一「吐膿如米粥」這是膿啦，已經「蓄結癰膿」。前面說「膿成則死」，是有其它的先決條件，那這吐膿如米粥，已經有化膿了，這邊高世栻講說為什麼會這樣呢？他說「先有咳逆，呼吸不利，然後凝滯血脈而成膿」，那這種「膿成則死」是因為陰陽氣血都沒有了，所以則死，而這邊的癰是氣機不利，氣機不利所以還可以救，其實這邊應該講說「始萌可救」，剛開始這個膿出現，是可以救，那一「膿成則死」的話是已經瀰漫性的整個化膿性的肺炎，在那時候是不太好治的，所以大部分都是死症，所以這個膿成則死是指整個肺炎是全部性的、瀰漫性的化膿，是這樣的關係。桔梗剛才我們講過它的作用，它的治療方式，那甘草這邊是用生甘草，那生甘草主要是針對脈數，為什麼？要補心氣，補一些氣，新鮮的一些氣，那桔梗先通了以後，因為那些膿已經是死掉的氣，那個把他排掉，那我們這些膿排掉以後，我們會耗氣，所以他用甘草來補後面的氣，補他的虛，是這樣的。

【桔梗湯方】

桔梗（一兩），甘草（二兩）。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則吐膿血也。

【《桂林古本》】

【桔梗湯方】

桔梗一兩，甘草二兩。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永諸按】

桔梗湯方就是兩味，用三碗煮成一碗，大部分如果是兩味藥的話，就用三碗煮成一碗，一升，古代在量都是用碗，一個碗狀的形狀，用來在量那種小小的圓圓的藥材，像半夏、薏米，或者是米，這種的我們都是用升來計算，就是那個一個碗，像水也是，所以用水三升，就直接跟他講用三碗水，那煮成一碗。「分溫」，分成二個半碗，要溫過。「再服」，一天吃兩次，《醫宗金鑑本》的桔梗湯後面還多了一個「則吐膿血」，如果喝的話就會吐膿血，吐膿血是中病的表現，要喝到不吐膿血為止，像我們在擠膿包，一定要擠到膿頭出來，流出鮮血才可以，那麼這膿包隔天就會好，意思是一樣的。



※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肺痿，先吐涎沫而後不接著咳的，病者不渴，一定會遺尿，小便頻數。之所以如此，是上面虛不能控制下面的緣故，這是肺中冷，一定會眼黑，涎唾多，用甘草乾薑湯來溫。若是服完湯藥，口渴的，屬於消渴病。

【永諸講解】

「肺痿」，現在講的是「肺痿」，那這個條文《桂林古本》也沒有，這是《醫宗金鑑本》，看一下，「肺痿」跟外感燥邪是不一樣的，肺痿也是不會口渴，之前都有講過了。這個「肺痿」它是裏面內因性的熱，就像我們裏面的熱就逼著汗出，那如果外因的外感的燥邪的話，其實是會口渴的，而且他也不會有吐涎沫的情形，這個痿是內生的，所以「肺痿，吐涎沫」，一直吐涎沫，這個虛熱、燥熱，一直裏面的燥熱，逼著他一直吐涎沫，但是卻不咳嗽，一直吐涎沫而後卻不接著咳嗽的，那人的反應就是不口渴。那條文說一定會「遺尿」，會「小便數」，一般來講如果是虛的話，我們知道肺既然是痿的話，所以相對的整個心肺的氣血會不足，所以要輸送最遠的地方，就像五臟六腑的腎、膀胱，它是比較屬於身體比較遠處的，同

樣的四肢中的腳也是最遠的地方，那邊就沒辦法去制約住，所以就出現「遺尿」、「小便數」，小便頻數的情形。所以條文就講說「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其實我們也可以講這個跟頭有關係。因為肺痿的話，往上的氣血是不夠的，因為在其下的肺都痿了，所以腦這邊神經的部分的氣血供應會比較差，那氣血供應比較差，就會出現遺尿、小便數，主要是腦這邊產生的，就是神經啦，腦的部分也是屬於腎。神經的虛導致控制不好，所以叫做遺尿、小便數。古人就告訴我們這叫什麼？上虛。為什麼上虛不能制下？因為上面有腦，我們上面是腦，腦是控制的，神經控制的整體，所以這個遺尿、小便數，是因為腦造成的。那古代人他就會覺得說，這個就是上面虛，沒辦法制下，其實就是這樣的原因。這是在腦，腦部的血流不足，因為他肺痿了，他上焦那邊都已經痿掉，沒有辦法送到上面的頭，所以上面的頭也會跟著虛掉。像這個的話，又說就是「肺中冷」，一般如果這個有咳嗽的話，那比較是屬於燥，那這個說是肺中冷，那一定會眩，因為上面血供應不足嘛。肺冷，那上面氣血不足，眼睛會黑掉，涎唾也會多，就是說用甘草乾薑湯來溫他。甘草乾薑從脾胃那邊氣血的起源啦，胃腸那邊熱起來。那甘草乾薑一熱的話，我們的脾胃吸收了以後，然後上到了心肺。因為甘草乾薑本來就是熱的，所以它的性就是往上走，它就可以走到心、走到肺，所以它就可以用甘草乾薑湯來溫它。那如果喝完湯以後，反而會口渴，這個就是屬於消渴那一類的。那這條文呢，《桂林古本》沒有。

【注】

咳而不吐涎沫者，肺燥咳也；咳而吐涎沫者，肺熱痿也。若似肺痿之吐涎沫而不咳者，此為肺中有冷飲，非為肺中成熱痿也。肺中冷，則其人必不渴，遺尿，小便數，頭眩，多涎

唾。所以然者，以上焦陽虛，不能約制下焦陰水，下焦之水泛上而唾涎沫，用甘草乾薑湯以溫散肺之寒飲也。如服湯已，渴者，屬消渴，謂「始先不渴，服溫藥即轉渴」者，不但非肺中熱，亦非肺中冷，乃胃中熱也。則不當以屬肺中冷、寒飲治之，當以屬胃中熱、消渴治之也。

【永諸按】

吳謙這邊講的很好。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炙，四兩），乾薑（炮，二兩）。

上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桂林古本》】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四兩（炙），乾薑二兩（炮）。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咳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咳而氣逆，喉中作水鷄聲者，射干麻黃湯主之。

【永諸譯】

先咳嗽而後接著氣逆，喉中作水鷄聲的，射干麻黃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咳而上氣」，先咳嗽而後氣往上衝，咳嗽咳到臉紅脖子粗，那這個很嚴重啦。「咻咻」，或是，咳本來是肺啦，那上氣呢？就是喉嚨會出現那種「咻咻」的聲音後，那種水氣聲。所以就講說先咳嗽而後氣往上衝，喉嚨就出現水雞聲。那水雞呢？就是青蛙。青蛙是「呱呱呱」，是水雞，水雞叫做青蛙，閩南話叫水雞。水雞聲，青蛙的聲音，那這個就用射干麻黃湯主之。那《桂林古本》是說「咳而氣逆，喉中作水雞聲者，射干麻黃湯主之」。有些感冒被西藥治了，都治不好，這是肺寒造成的，因為西藥是寒的，夜間也是屬陰，氣血在陽處流動不好，所以晚上咳嗽咳的很嚴重的，會「咻咻咻」的那種，這個是水氣的聲音，我們大部分都用射干麻黃湯，因為已經很久了，沒有外證。射干麻黃湯是針對久咳的，新咳的話呢？我們是用小青龍，因為還有外感。

【注】

咳逆上氣，謂咳則氣上衝逆也。上條發明不咳而吐涎沫者，非為肺痿，是為肺冷也。此條發明咳而不吐涎沫者，亦非肺痿，亦為肺冷也。上條以不渴，小便數，多唾涎沫為肺中冷，故以乾薑佐甘草，是以溫中為主也。此條以氣上逆，喉中有水雞聲為肺經寒，故以生薑佐麻黃，是以散外為主也。病同冷飲，而有在外、在內之別；方同辛溫，而有主溫、主散之異也。水雞聲者，謂水與氣相觸之聲，在喉中連連不絕也。

【永諸按】

好我們來看看注，《桂林古本》是「咳而氣逆」，因為氣往上衝，什麼叫氣逆？那咳嗽越來越嚴重，只要一咳很像止不住的感覺，有些要咳到清涕出，或是嘔吐，或是吐涎沫，才能止。那這邊是咳逆上氣，咳逆是代表咳越來越嚴重，上氣是氣往上衝。吐涎沫的這個是肺痿啦，它已經講肺痿了，那這個肺痿的原因是因為肺冷的關係，肺冷導致的肺痿，就動力的不足，這個我們用甘草乾薑湯來治療它。那這一條是先咳嗽，然後上氣，它只是水氣，還不至於吐涎沫，它也是因為冷的關係。

那上面那一條它是說「不渴，小便數」，那是上虛不能制下，因為上面的氣血的不足，因為到肺那邊冷就上不去了，那這條是水雞聲，水雞聲是那種水氣的聲音，所以我們治療就是用射干麻黃湯，雖然同樣是冷，但射干最主要用來降逆氣治療它的水氣聲的，像水氣聲你聽到他的咳有那種咻咻的，就是水氣的咳，比較像氣音，不是那種痰聲，痰聲是比較厚的，水氣聲是比較輕揚，比較清脆的，但是它不是乾咳，你可以聽得出來它是有水氣的，因為痰的聲是重濁的，水氣是輕輕的，而且晚上會越咳越嚴重。為什麼晚上會越咳越嚴重？因為晚上我們氣血的流動更差，所以更容易有水氣的堆積。

【射干麻黃湯方】

射干（三兩），麻黃（四兩），生薑（四兩），細辛、紫菀、款冬花（各三兩），五味子（半升），大棗（七枚），半夏（半升）。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桂林古本》】

【射干麻黃湯方】

射干三兩，麻黃三兩，半夏半升，五味子半升，生薑四兩，細辛三兩，大棗七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永諸按】

所以你看這邊，射干三兩用來去肺中的水氣，避免肺那邊氣的瘀堵，去除它那邊水氣，細辛也是。那《桂林古本》它沒有紫菀、款冬花，這個是金鑑版才有的。那麻黃開竅，把毛孔開了，把分泌汗腺的汗孔打開，這就是麻黃的作用。麻黃內的麻黃素，屬於交感神經，所以會使汗孔打開，也會促使汗液分泌，就是會讓分泌腺的腺孔打開啦，麻黃是做這樣的作用。那生薑是把水氣散出去的，散到外面的，所以生薑是行胃中水氣的。細辛呢？細辛是通氣道，因為細辛的根很細，想到那邊就那邊，它可以到很細的氣道那邊，把藥引到那邊，那用生薑把這些水氣散掉。那五味子五味具備，但以酸為勝，所以五味子是在收，因為外面的水氣我

們要散掉，那血液中我們就不要讓它再滲出去了，這用五味子來收，不要讓它滲，五味子把它的氣收回來，五味子也可以收逆氣。那大棗呢？它是跟生薑合在一起的，和生薑在一起是因為避免生薑耗散氣過頭。那半夏呢？半夏是來除氣的堵的，尤其是這些寒氣的堵。那像這一個我們先煮麻黃，那這個麻黃都要先煮，那用水一斗兩升，就是十二碗，先煮麻黃，然後再把其它藥放進去，把它煮成三碗，然後分溫三服。

【集解】

程林曰「咳而上氣，如水雞聲連連不絕者，是湯主之。《內經》曰『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瀉之』。射干、紫菀之苦，所以泄逆氣也。以辛瀉之，麻黃、生薑、細辛、半夏、款冬花之辛，所以瀉風邪也。以酸收之，以酸補之，五味子之酸，以補不足。虛則補其母，大棗之甘，所以補其母也」。

【永諸按】

那程林集解這邊講了，「咳而上氣」，其實應該是說咳有水氣啦，就是水雞聲的，就是用這個方，射干呢？一般後代比較多用來治療咽喉腫痛，它其實是來散那些水氣，清那些水氣的。那五味子呢？就是在收，避免水氣的，減少肺內血管內的血中之氣外滲，五味子屬陰，所以作用在內，生薑屬陽，作用在外，所以以生薑不會干擾五味子收肺之氣，而五味子不會干擾生薑散表部之氣。那大棗呢？其實之前講過了，就是要避免生薑發散在表部的血中之氣過度，所以整個是這樣的。那射干麻黃湯用的很廣，我們若是看到那種小朋友給西醫治過，

然後咳有一段時間了，都還在咳，晚上咳嚴重，你給射干麻黃湯他會好的蠻快的，很快的一兩天馬上就看到效果，用科中就可以看到這種很好的效果。

※大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

【《桂林古本》】

欬而上氣，咽喉不利，脈數者，麥門冬湯主之。

【永諸譯】

先咳而後接著上氣，咽喉不滑利，脈數的，麥門冬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我們再來看《醫宗金鑑本》是說「大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那有些人就把它說這個「大」應該是「火」，吳謙覺得說是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桂林古本》是「咳而上氣，咽喉不利，脈數者，麥門冬湯主之」，脈是跳是快的，因為它裏面有石膏，會清那些熱，那跟前面咳而氣逆的這個，射干麻黃湯不一樣，做為一個比較，麥門冬湯是屬於燥，胃的氣分燥熱的，導致氣上衝，衝到咽喉的，那射干麻黃湯是屬於水氣的，所以它是屬於寒水氣的，水飲之氣的那個，兩個是不一樣的，這樣做一個相對。那咳嗽呢？先咳嗽而後氣往上衝，那這邊告訴我們呢，射干麻黃湯是喉中水雞聲，那這邊告訴我們是咽喉不利，什麼是不利呢？就是咽喉澀澀。



咽就是食道，喉就是氣管，所以條文就告訴你就是燥，這燥是由胃，經由三焦到肺，所以代表胃外部的咽和肺外部的喉，都因此乾燥澀滯不利。因為它脈又數，所以是燥熱，它說麥門冬湯來主治之。

【按】

大逆上氣之「大」字，當是「火」字，文義病藥始屬，必是傳寫之訛。

【注】

咳而上氣，咽喉有水雞聲而連連者，是寒飲上逆也。今咳而上氣，咽喉無水雞聲而不利者，是火氣上逆也。不利者，謂咽喉若有物相礙，不爽利也。主之以麥門冬湯，止其火逆，下其上氣也。

【永諸按】

這邊吳謙的注，就是射干麻黃湯它就是一個濕氣的，濕氣的上衝，所以是水雞聲，那燥氣的呢？是屬於咽喉不利，喉嚨卡卡，甚至失聲，陰燥導致的失聲，我們失聲有兩種，一種是痰堵住的，他感覺喉嚨有痰，沒有聲音，這個用桔梗甘草湯。那如果沒痰，沒有聲音，喉中燥熱痛的，我們用麥門冬湯。所以對失聲的方面，在《傷寒論》中，以經方來說，大概就是這兩個，一個就是實，實的就是氣堵，痰堵的，若是熱實的，因為熱引起氣堵的，痰堵的，用桔梗甘草湯。若是寒實的，寒性的，血液不足導致那邊的失聲的，我們用半夏散及湯。那如果是虛，屬燥熱的，就是用麥門冬湯。

那喉中瘡的，那就是用「苦酒湯」。那咽喉不利呢，就是咽喉卡卡的，就是用「麥門冬湯」，所以，我們就知道「麥門冬湯」是用來潤燥的，潤那邊的燥？肺跟胃的燥。那在陽明病呢？麥門冬主要是通胃絡的，為什麼，通胃絡因為你有燥邪，那血達不到那邊，咽是食道，在最上面，愈上面的地方水愈達不到，對不對？因為水性是向下的，所以咽那邊水氣達不到，麥門冬呢，可以通這些胃絡，它可以讓氣血流通到這邊，那麥門冬本身你看它色白，圓圓飽飽的，所以津液很多，你看起來它就是多津的東西，在土中，所以他可以生津，雖然用麥門冬來治療什麼？咽喉的不利，單一味麥門冬就可以治療燥性的咽喉不利，那麥門冬通胃絡是以溢水滋乾來通胃絡之燥，但若是三焦淋巴有堵住的，就到不了了。麥門冬是把水拉上去，那拉的過程中如果有堵呢？在上提的過程中遇到燥結，麥門冬潤燥，但不能去結，所以用半夏來驅除這些壅堵的結。那用人參是因為脈跳的快，脈跳的快就是血中之氣不足，導致心臟感受不到很多的津液，所以它脈會跳，所以你看炙甘草湯的裏面就有人參，有麥門冬，用人參補脾氣，用麥門冬補胃氣，其實炙甘草湯是要補氣為主，補血是其次的，生地黃是補血，因為心主血，那炙甘草也是用來補氣的，所以他用人參，我們記住喔！如果我們碰到比較數的脈，脈跳的比較快的，其實用人參來補是滿快的，不過人參價貴。那這個人參要用什麼人參，在麥門冬湯和白虎加人參湯中是用西洋參，所以心跳跳快的，那摸起來是燥邪的，我們可以給西洋參。那這邊甘草我們在《桂林古本》是用炙甘草啦，那用生甘草也是可以，因為生甘草比較有走性，那炙甘草是比較偏停留的補，那我們要心氣要留住，要外走陽部，也是可以的，看你要怎麼用。那粳米呢？就是再來米，不是糯米，粳米就是再來米，就是硬的米，你把粳的米部換了石字就變成硬，所以就是硬的米，現在講就是再來米。那為什麼要加這個粳米呢？因為粳米可以讓氣的流通更快，主要是我們用了這一堆滋陰的藥，如麥門冬、人參、大棗，那我怕它氣會因此走慢，造成腸胃的悶脹，所以用粳米加強氣的流通。那粳米

同湯煮熟也是粥嘛，也可以補津液啊，所以粳米可以補津液又可以讓氣流的快。如果你用麥門冬的話，又用糯米的話更走不了，整個腸胃悶脹，病人會吃不下。麥門冬在這邊用很多，用到七升，麥門冬也是一個質稠的東西，可以補胃津，所以要用粳米來輔助麥門冬走的快一點，所以要記住若是處方中有麥門冬或者是有知母這些質稠的東西，我們就用粳米來做一個輔助。

【麥門冬湯方】

麥門冬（七升），半夏（一升），人參（三兩），甘草（二兩），粳米（三合），大棗（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桂林古本》】

【麥門冬湯方】

麥門冬七升，半夏一升，人參二兩，甘草二兩（炙），粳米三合，大棗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三服。

【永諸按】

那《桂林古本》的麥門冬湯其實跟《金鑑本》是一樣的，那服法不一樣。麥門冬湯上面六味也是一樣用一斗兩升，就是十二碗煮成六碗，記住他只煮成六碗而已，然後把滓去掉，那溫溫的喝一升，這個比較有意思，喝溫溫的喝一升。麥門冬湯一天要吃六次，一天六次就是四小時吃一次，白天的時候吃三次，那晚上的時候吃三次，你照這樣吃就好了，所以為什麼以《傷寒論》為根的經方家可以一劑知二劑已，主要是病機明確以及用藥服用的服法的關係，這個我們必須要去了解一下。麥門冬湯它是一整天吃到六次的，白天三次，晚上三次，患者晚上被叫起來，其實他在咳嗽也不好睡了。大家會覺得奇怪，啊晚上已經睡著，睡覺了為什麼還要再吃？其實我跟你講，現在的那種癆，像你若是隔壁一直在咳喔，你根本沒辦法睡覺。那既然沒辦法睡覺，或者是咳醒了，那起來就再喝個一次嘛，所以一天總共喝六次。

【集解】

周揚俊曰「喻昌云『此胃中津液枯燥，虛火上炎之證，麥冬湯乃治本之良法也』。夫用降火之藥而火反升，用寒涼之藥而熱轉熾者，不惟無益，而反害之。凡病，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即死。胃氣者，肺之母氣也。《本草》有知母之名者，謂『肺藉其清涼，知清涼為肺之母也』。有貝母之名者，謂『肺藉其豁痰實，豁痰為肺之母也』。然屢施於火逆上氣，咽喉不利之證，而屢不應，名不稱矣。孰知仲景有此妙法，於麥冬、人參、甘草、粳米大補中氣，大生津液隊中，增入半夏之辛溫一味，其利嚥下氣，非半夏之功，實善用半夏之功，擅古今未有之奇矣」。

【永諸按】

周揚俊說「喻昌云『此胃中津液枯燥』」，這是胃中津液枯燥，所以是一個胃中燥熱，燥熱上衝，那用麥門冬湯來治療。然後周揚俊又說，如果我們用降火的藥，「降火之藥火反升，寒涼之藥熱轉熾者，不惟無益，而反害之」，那像用降火的藥火反而升，會出現這樣是因為病機不明的關係，所謂「實火當瀉，虛火當補」，若是以治實火來治虛火，則火益盛。並不是說我有火就要用苦寒的藥去瀉，只有實火才可以用降火的藥，但是虛火就不行，虛火的本是在什麼？虛。那虛的話呢？降火只是治標而已，他並沒有去處理掉虛的問題。那同樣用寒涼的藥，比如說這個也是一個熱症，但我們用寒涼藥治了以後，熱反而更嚴重了，這就告於你，他是虛火，像這個也是病機的問題啦，虛實不明。而這種虛火呢？我們是可以用少許的寒涼藥來降炎上之火，但是重點在於補虛，補虛為本，降火為次。那邊講「凡病有胃氣則生」，因為胃氣為人的根本，其實在《難經》早就已經講了，因為那是後天氣血生化的來源。後天就是我們從外界提供，所以叫做後天。那我們先天呢？是我們的腎氣，就是你生出來的稟賦，比如說像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它就是一年，這一年就是他的腎氣，不管怎樣，但是你如果養分供給不足他不用一年就死了，所以一年就是他的壽命。所以我們常常講說我們的命在一生下來就已經注定了，看要是活多久。除非你有做了大善事或是大惡事，那會改變命運，像是有行善積德的，這個才能改變。大家可以去看《了凡四訓》，他是以本身自己的經歷來跟後代人講，那同樣的，也可以看俞淨意遇灶神，俞淨意公他遇到灶神，也是這樣，因為行善積德改善了命運，這也是自身的經歷，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這確實是有根據的，那人的修行就在這邊，是可以改變命運啦！但是人終究還是要死，不過可以延長壽命，可以減少一些禍患的發生。

那沒有胃氣就死，胃氣就是「肺之母氣」，因為土生金。其實後天的脾胃是供應整個身體氣血的源頭，是人生命的根本。那先天的那個實際氣數就是你的壽命期，就是你生下來這個身體他可以用幾年已經固定好了。那你好好的保養，可能可以再比較久一點。

那一《本草》有知母之名」，知母那個藥也是來滋陰清胃熱的，那為什麼這邊不用知母而是用麥冬呢？因為麥門冬可以通肺絡，主要在通胃絡，所以可以上治咽喉不利。那知母不是啦！知母養胃陰協石膏以清胃熱，不能如麥門冬上行，所以胃熱善飢口渴無咽喉不利，則用石膏知母，火逆上氣，咽喉不利的用麥門冬。

那他說「《本草》有知母之名」，是肺藉它清涼，知清涼而去熱，其實這有點過度引用，像白虎湯用知母還有石膏。知母是補胃陰，石膏是清他的熱。因為知母黏稠，補胃陰的力強，所以白虎湯和麥門冬湯這兩個的治療方式是不一樣的。因為咽喉是肺胃之絡啦！肺還有胃，所以是用麥門冬，那知母沒有這個功能。那知母在白虎湯那邊大熱大煩渴，胃中的熱，反而有它的功效在。那貝母呢？像三物小白散，三物小白散治寒實結胸。貝母主要是生在地下，所以貝母主要是祛下面的痰比較多，那後代呢把它引用到肺那邊，用它來除痰豁實，其實這主要是要用桔梗才是，我們來看前面的桔梗甘草湯，用桔梗來除去這些熱痰，肺癰的痰。好，我們熱痰用桔梗。寒痰呢？我們用什麼？用半夏。那不用用到貝母，貝母在《傷寒論》主要是清下面的，下焦的一些結痰，所以像當歸貝母苦參丸用來治妊娠小便難，有沒有，還有三物白散，用桔梗通上焦，巴豆通中焦，貝母通下焦，通利下焦淋巴的一些瘀堵或痰。

那他這邊講說「施於火逆上氣」，那這些藥為什麼用在這不能好呢？主要的原因是在於他有咽喉不利，那這個部分，麥冬遠比知母強，所以我們不用知母，我們用麥冬。那脈數，

其實就如同炙甘草湯治療心氣不足，他那個因為燥邪的關係，心氣會不足，所以他取人參和甘草來治療？為什麼我們知道它清燥熱引起的津液不足？因為他脈跳得快。心臟之所以會跳快，是因為心臟本身覺得自己的氣不夠，所以只好跳快來加強血流供給速度，但其主要的原因在於心氣不足，所以我們就用人參、炙甘草，加強補心的氣，就會去掉掉這個脈數。那粳米呢？粳米什麼大補津液，不是。稻米本來就有產生營衛氣的功能，那用粳米的目的呢？是因為粳米可以走氣，他能補、能行，主要是行的快。反觀糯米的補是壅補，難以行，所以吃了糯米肚子會脹；吃了粳米會容易餓。大家不信你可以吃碗粿跟吃粽子兩個去做一些比較，因為碗粿是用粳米作的，就是再來米做的，那粽子是用糯米做的，你吃一次就知道了那種感覺。因為我有吃過，吃碗粿好容易餓，那吃到粽子就比較容易脹。

那他說「增入半夏辛溫」，半夏辛是可以散，最主要是在散什麼？他那邊有一些痰，最主要去除了痰，所以在半夏散及湯裏面，半夏就是拿來做什麼？去痰。那這些痰，堆阻久了以後就形成瘡，所以半夏主要是清這些痰邪。像天南星科的植物大都有這功用，半夏是屬於天南星科，像姑婆芋、芋頭啊，你吃那個就知道，人家說芋拐，芋頭那個葉子的莖，我們在台灣有做菜，那芋莖你如果沒有把他煮熟，破壞掉它的那個毒性，會割喉。我們煮的不夠熟，人家說芋拐會割喉，沒熟的芋莖它會把你喉嚨的那些氣、一些津液都清光，所以喉嚨就會燥痛甚至失聲，這時就用麥門冬湯來治。那半夏也是阿，天南星科都有這種作用，所以古代天南星科的都叫婆婆藥。所謂的婆婆藥，就是吃了讓婆婆失音，不會碎碎唸，就是這樣。那半夏的毒用什麼來解？用生薑來解，所以芋莖可以炒薑絲，一般說生薑可以解半夏毒，但記住這是未服用前的炮製，服用後的產生的症狀，要依《傷寒論》中「觀其脈證，隨證治之」，所以服用後的失音，就用麥門冬湯來治療。

※咳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桂林古本》】

咳逆，上氣，時唾濁痰，但坐不得眠者，皂莢丸主之。

【永諸譯】

咳嗽越來越重，上氣，固定時辰唾濁痰，只能坐，不能睡的，皂莢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咳逆」就是越咳越嚴重，「上氣」氣往上衝，所以我們知道這屬於比較偏向熱，熱才會讓氣往上衝。那「時時唾濁」跟「時唾濁痰」，好像都是一樣，但這個「時時唾濁」是比較嚴重的。「時唾濁痰」是常常會吐那些比較黏稠的，濁就混濁的痰、白濁的痰。「但坐」表示這個痰邪很多啦！「但坐不得眠」只能坐著但沒辦法睡覺，「不得眠」就是什麼？不得眠跟不能眠不一樣，不得眠是想睡好想睡，那睡覺都想躺著，好想睡好想睡，但是卻睡不著，為什麼？因為痰太多了，痰擾心神。後代溫病家講說就痰擾心神，因為在肺那邊堵住了導致心臟的氣變少了，那心氣不牢，神就不安嘛！神不安就想睡不能睡，那只能坐著，為什麼只能坐著？因為躺下去呢？那些痰呢就上衝堆滿了肺，會造成呼吸困難。我們如果坐著呢？那一些痰氣因為是比較重的東西，會堆在下部，會比較舒服，那如果我們人一躺著呢？躺著時幾乎整個肺都被都蓋到，連心都會蓋到，這些氣都會壅塞在這邊，所以像氣壅堵了，像小青龍湯為什麼咳逆依息不得臥呢？原因就在這邊，因為他一躺下去整個水氣都凌犯到心神這



邊的部分，所以根本睡不著，心被擾就都睡不著，所以他只能坐，不能躺，想睡又不能睡。像這條它是痰很多，那痰很多，我們就要去痰。「濁唾」，白濁的痰，那我們用什麼？皂莢丸。

【注】

咳逆，上氣，喉中有水雞聲者，是寒飲衝肺，射干麻黃湯證也。咳逆，上氣，咽喉不利者，是火氣衝肺，麥門冬湯證也。今咳逆，上氣，惟時時唾濁，痰涎多也。但坐不得臥，氣逆甚也。此痰氣為病，非寒飲，亦非火氣。主之以皂莢丸者，宣導其痰，通達其氣也。佐棗膏之甘，以藥性剽悍，緩其勢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他說我們這邊有咳嗽氣逆的有水雞聲的就是用射干麻黃湯，這個是屬於水氣的，那咽喉不利的這邊是麥門冬湯證，這是燥氣的。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痰濕太多的，是比較偏向於寒痰的，所以用皂莢丸。因為濁痰，濁就是那個什麼？白白的，因為痰變黏稠了。比較濁就是表示他有變濃縮嘛，一般衣服有污濁的垢，我們都是用肥皂去刷洗，肥皂可以洗掉一些污垢喔，故濁痰就用皂莢，那因為怕洗過頭了，連本身正常的津液都去掉了，所以一定要用棗喔！我們知道大棗就是維持我們身體的等滲，能保存津液，不會因為這些攻水藥、祛痰藥祛得太多，或發汗藥太多，導致身體乾燥，是這樣的目的，所以棗膏的目的是這樣的。

【集注】

程林曰「濁唾壅塞於肺，則不得臥，故時時唾濁也。皂莢味辛鹹，辛能散，鹹能軟，宣壅導滯，利竅消風，莫過於此。故咳逆，上氣，時時唾濁，坐不得臥者宜之。然藥性剽悍，佐棗膏之甘，以緩其藥勢」。

【永諸按】

程林說「濁唾壅塞於肺」，就沒辦法躺，我們已經講過了，因為躺下去，整個濁唾會侵犯到心、肺，所以更不舒服，那胸會更悶、更沒辦法呼吸，所以只能坐起來，這時痰氣是在下面的，不會侵擾心肺，所以呼吸還可以。像這種就沒辦法躺，一躺下去整個悶得要命的，我們從這邊就可以知道，如果我們胸中有過多的水氣、痰濕、水飲的話，其實是都沒辦法躺喔。包括十棗湯的肺積水，都是不能躺。

皂莢屬於辛能散，鹹能軟堅，可以祛痰，是很強的祛痰藥，用來洗去污垢的，像這種濁痰、污垢的痰，怕去得太過了，像後代有礞石滾痰丸那些比較強的藥，所以就是用棗膏來合成這個藥丸，來保護自身正常的津液，而不是緩其藥勢，是用來輔佐皂莢祛邪而不傷正。

魏荔彤曰「咳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則較重於喉中水雞聲者矣。聲滯者，挾外感之因。唾濁，則內傷之故。但坐不得臥，而肺癰之證將成矣。是上焦有熱，痰血包裹，結聚成患，不可不急為宣通其結聚，而後可津液徐生，枯乾獲潤也。皂莢丸主之，皂莢驅風理痺，正為其有除痰滌垢之能也。咳逆，上氣，時時唾濁，胸膈惡臭之痰血已結，可不急為滌蕩，使之湔洗不留乎？如今用皂莢澡浴，以除垢膩，即此理也。用丸，俾徐徐潤化，自上

而下，而上部方清。若用湯，直瀉無餘，不能治上部之膠凝矣。古人立法誠善哉。此為預治肺癰將成者主治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咳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則較重於喉中水雞聲音矣」，這個也是一個寒痰，很重的一個寒痰，熱痰的話，像時時吐濁，吐如膿米粥的，這個是桔梗甘草湯的肺癰，所以皂莢跟這個是相對的，一個是黃痰的，如米粥的黃痰，用什麼？用桔梗甘草。像這種寒痰的，很久的白濁痰，有些人咳嗽很久的，就是那種寒痰很久的，都咳不太出來的，這種人我們就是用皂莢丸讓他吃。久病的寒咳，人很怕冷，像寒痰的話，寒在很深層就會這樣。這邊他有點延伸過度了，「但坐不得臥，而肺癰之證將成以」，這個跟肺癰不一樣，皂莢是辛溫，有點鹹可以祛痰，所以這個不是肺癰。肺癰是桔梗甘草湯，這個不是肺癰，它是屬於寒性的濁痰，唾濁。

「上焦有熱，痰血包裹，結聚成患」，他搞錯了，因為皂莢是辛溫的藥，不是針對來治肺癰的，他是針對久病的寒痰，積的老痰，老痰都是冷，都濃縮在裏面深處，因為寒屬陰。什麼叫寒痰？收引起來的，聚集在那邊的就是寒痰。寒痰堵住了以後，有些地方因為寒然後津液也不足，你沒有把這些寒去掉的話那邊永遠都不會通。所以他這邊講「上焦有熱，痰血包裹」講錯了，他把皂莢丸當作肺癰來講，肺癰是用桔梗甘草湯。寒痰、老痰才是用皂莢丸。皂莢最主要用在祛痰，而不是驅風理痺，是在滌除垢蒂，最主要是這樣。因為這個已經久的，所以做成丸，緩緩的去治療，像肺癰是比較急症的，「此為預治肺癰將成者主治也」，這個是魏荔彤整個搞錯了，他把皂莢針對寒痰的治療當作是肺癰了。

【皂莢丸方】

皂莢（刮去皮，用酥，炙，八兩）。

上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棗膏和湯，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桂林古本》】

【皂莢丸方】

皂莢八兩（刮去皮，酥炙）。

上一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以棗膏和湯，服三丸，日三服，夜一服。

【永諸按】

我們來看皂莢，皂莢就是皂樹的豆莢，豆莢拿下來以後把皮刮掉，就是最外面的皮刮一刮，用酥炙。酥就是一種什麼？酥是一個禾，一個酉，後代會講說像酥油就是豬油，其實是塗油去烤，炙就是烤，就是先塗油，塗什麼油？像花生油等這些植物油都叫做酥，先把它用油塗一塗，滋潤一下然後再去烤，烤了後，皂莢會變得更燥更熱性。在皂莢丸中，皂莢用到八兩，為什麼要這麼燥，因為要祛除那些老的寒痰。「上一味，末之」，末之就是把它用成粉末，用蜜來做丸，像梧桐子那麼大，大家看一下梧桐子，梧桐子有多大，彈丸比梧桐子大，梧桐子是比較小一點，網路上看，小小一顆。用棗膏，我們要把大棗去煉成膏，和著這個湯，

用棗膏來和，就是我們用大棗膏已經很稠了，加一些湯湯水水把它化掉。吃三丸，用這個湯配下去喝，一天吃四次，這是緩治的，因為病久了，故用丸。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上氣，面浮腫，抬肩呼吸，病者的脈浮大，不能治了。又加下利，病更嚴重。

【永諸講解】

「上氣」，氣往上衝，臉浮腫，看這個也知道，這是什麼？這是一個熱。「肩息」就是呼吸的時候肩膀會跟著動，所以叫肩息，靠著肩膀的動作來幫助呼吸，所以他表示人已經很虛了，我們一般的動作和功能，包括我們的血液循環、呼吸，我們是不需要靠動作的，我們自然而然就可以呼吸，但是如果當他氣血不足的時候，那呼吸會變困難，所以他必須要藉用外力的動作來幫忙，像我們的躁，躁就會足動不安於靜，因為足部的血流動力不足，回流也不行，所以藉由腳動來幫助他氣血的回流，因此這邊的肩息是比較嚴重的。

「脈浮大」，浮和大都是陽脈，所以整個陽氣是往上衝，這個「不治」，《桂林古本》沒有這條文，不治是沒有辦法治療，像這麼嚴重的，沒有辦法治療，並不代表會死，不治是

沒有辦法治療，如果又加利，就更嚴重，像這個就有可能會死。為什麼？脈浮大為陽，下利是陰症，脈證相反，陰陽相離。下面是下利無陽，上面上氣肩息，無陰，所以會死。「尤甚」就是更嚴重，會導致死。

【注】

上氣，謂咳逆上氣也。面浮腫，謂面目浮腫也。肩息，謂喘也。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謂脈證兩虛，已屬不治，又加利，則上喘下利，陰陽兩脫，脈證相反，故曰「尤甚也」。

【永諸按】

上氣是氣往上衝，並沒有說咳，他只是說一個氣，包括你生氣，你生氣看看，會不會有一股氣往上衝，衝上去臉為什麼會腫起來，因為我們的血往上太多了，上去太多了，你一生氣以後氣血往上變得很多，但是我們回來是固定的，所以就出現什麼？堵，所以臉就會腫起來，上去多，回來是正常的，所以一定會有剩下的，這叫做餘下來的，餘下來的就留在什麼？因為是熱，所以就餘在表皮，所以就出現這種面浮腫，是這樣的關係。肩息他不是喘，息是呼吸，因為很難呼吸，他不是喘，喘是呼吸很急促，肩息他必須要靠動作，用動作來幫他，他呼吸很不順，所以這叫做「肩息」。

「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這個「脈浮」跟「加利」是代表我們陽跟陰相離了，因為我們把的脈是在手的部分，那脈浮大表示氣血都往外走，那下面利呢表示什麼，陰守不住，因為那邊陽沒有了。我們正常人下部的陰，因為陽而能守的住，所謂「陽在外陰為

之使，陰在內陽為之守」，就是這樣。那這個什麼「脈證兩虛」，其實不是，是以陰陽來看，陰陽有點離了，不是很好，所以更嚴重，有可能導致死亡。

【集注】

徐彬曰「此言肺癰之證，元氣憊者，為難治也。謂肺癰由風，則風性上行，必先上氣。若兼面浮腫，肩息，氣升不降也。又脈浮大，元氣不能復斂，則補既不可，汗又不可。況內外皆逆氣，非風之比，可盡汗泄乎？故云不治。加利，則陽從上脫，陰從下脫，故曰尤甚」。

【永諸按】

集注的部分呢我們來看，徐彬說這是肺癰的症狀，這不是，它只是講上氣而已，氣往上衝，並不是肺癰，肺癰是氣堵在肺那邊，他這邊氣沒有堵在肺，他整個氣是往上出的，面目浮腫而已，若要說比較像肺脹。那這個他說「元氣憊」，因為氣都在外面所以裏面會比較虛，所以沒辦法治療，不治。

「肺癰由風則風性上行，必先上氣」，他說肺癰如果是因為風造成的，那風是陽，氣會往上，所以會「兼面浮腫、肩息、氣升不降」，「肩息」是因為他已經很虛了，「脈浮大」都是從陽，所以他是個陽，陽都在外了。像這個的話我們必須要怎麼去做呢？你們知道陰不能涵陽，因為陽在上面，陽盛了，陰不足，所以我們第一個我們要降陽，把陽的氣降下來，然後呢我們要用陰幫助他，所以呢在《桂林古本》有一個方我覺得還不錯，那一個方叫做什麼？生地、五味子收氣，茯苓把整個氣往膀胱那邊導去，茯苓往下導，龍骨、牡蠣來斂降胃

和腎之氣，所以方名叫「生地五味茯苓龍骨牡蠣湯」五味藥，我覺得是對的，以這樣來治療這個，效果應該還不錯。

尤怡曰「上氣，面浮腫，肩息，氣但升而不降矣。脈復浮大，則陽有上越之機。脈偏盛者，偏絕也。又加下利，是陰復從下脫矣。陰陽離決，故當不治。肩息，息搖肩也」。

【永諸按】

尤怡說呢「上氣，面浮腫，肩息，氣但升而不降」，這邊講的是對的，他不講癱，這樣是對的，徐彬推演過頭。那「脈浮大」，他講得很好，是陽有上越之跡，脈偏盛的都從陽，你看脈浮又大，陽部陰偏絕。那「又加下利」表示陰復下脫，陰為什麼會下脫，因為陽不在陰了，所以陽沒辦法守住陰，陰就會下脫。那「陰陽離絕」，他說「故當不治」，不治不是死，不治是不能治療，像我們洗腎，腎臟死掉，那就沒辦法治療。那「肩息」他寫的不錯，「息」，呼吸的時候會搖著肩，幫助他的呼吸。所以尤怡呢在金匱這邊，講的還不錯，講到一些重點。

※咳而上氣，此為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

【《桂林古本》】

咳而氣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此為肺脹。越婢加半夏湯主之。小青龍加石膏湯亦主之。



【永諸譯】

先咳而後接著氣喘，眼睛好像要脫出，脈浮大的，這是肺脹，越婢加半夏湯主治之。小青龍加石膏湯也主治之。

【永諸講解】

「咳而上氣」，先咳然後氣往上衝，然後它說這個是肺脹。「其人喘」，喘就是呼吸急促啦，因為從口從喘啦。那眼睛好像要脫，這是一個熱，裏面的一個熱。那脈浮大呢？浮是指病在表，大是血管變大。那在治療上呢？用越婢加半夏湯主之。《金鑑本》跟《桂林古本》有些差異，《桂林古本》還有多寫了一些，那我們來看一下。《桂林古本》是說「咳而氣喘」，先咳而後氣會跟著喘，然後眼睛很像脫掉的樣子，脈浮大的，這是肺脹，越婢加半夏湯主之，還有小青龍加石膏湯亦主之。我們來看這條，為什麼會先咳呢？第一個，因為脈浮嘛，病是在表，所以它是一個氣要出去受到了阻礙、不順暢，那不順暢導致了一個瘀堵。導致了瘀堵以後，脈管會變大會擴張，所以會出現脈浮大，就是這樣來的。那表這邊既然堵了，所以氣血就逆回去了，那邊會受到影響？我們一般心臟是最終受邪之處，因為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所以心沒有受影響，因此就影響到做為相傳之官的肺。那肺受到影響，因為氣血逆回去，所以要外行皮毛的肺氣開始堵了，所以就出現了肺脹。那堵氣以後他就會咳，但是這邊多了一個「其人喘，目如脫狀」。我們的眼睛在上面，那我們知道榮衛從中焦的脾胃，到肺這邊，再經由體循環至四肢表部，那表皮部瘀阻，會使肺這邊堵到了，那胃這邊也跟著堵到了，瘀堵會化熱，所以胃的熱就往上衝，使得眼睛變得腫脹。所以我們在治療上呢？第一個我們表的部分，要讓他流通順暢。還有胃這邊有一些熱，因為堵產生一些熱往上衝的情形也要處理。

分成兩段，首先表的瘀阻，一個是表寒引起的，一個是熱引起的。所以治療上呢？屬於熱的就用越婢湯，那因為從胃至肺這邊的三焦，是有瘀堵，所以才會有胃熱上衝，如同麥門冬湯證的火逆上氣，所以要用半夏，因為從中焦到肺這邊有瘀堵。因為有瘀堵，所以氣血不能循常道入三焦，反而逆走胃經上部的絡、孫絡或皮部部分，導致熱氣往上衝，會沿著的經絡往上，不能從三焦往外至表，只能走上，所以導致目如脫狀。因此這邊必須要用什麼？石膏。所以越婢本來就有石膏了。小青龍湯也有用石膏。那小青龍呢？是他表部的毛孔這邊有閉塞，氣中之氣沒辦法出去了，所以這邊是另外一個，小青龍加石膏。那它整個病機是這樣的。

【注】

咳而上氣，此為肺脹，其證肩息而喘，目突如脫之狀。今脈浮大，則可知浮則為風，大則為實，故以越婢加半夏湯主之。外疏皮毛，內降氣逆也。

【永諸按】

好我們來看吳謙的注，「咳而上氣」，咳然後氣往上衝，因為氣出不出去了嘛，所以整個逆流，因為表的關係所以整個都脹起來了，那它的證就是喘氣很快，還有一個什麼？因為裏面的熱會往上衝，所以出現目如脫狀，那這邊講肩息而喘是錯的，肩息的話是我們人很虛，在很虛的時候我們才會靠動作來幫助我們呼吸，所以肩息比喘還更嚴重，這是虛才會出現肩息。那目如脫狀我們之前有講，就是胃氣那邊有一些熱，但往肺那邊的三焦堵了，因為肺要出表，那表部那邊堵了，所以逆回來也影響到胃。那胃本身是熱的，所以它的熱就沿著胃的經脈，往上衝，因為它不能往外了嘛，因為往外那個到肺到整個出去的那個已經有所瘀堵了，

所以只好走自己的一些支脈、絡脈，沿著胃經往上到眼睛，所以就感覺眼睛脹脹的，突出來的樣子，很像要掉出來，所以才會有這個「目如脫狀」。那這邊的脈浮大就告訴我們，它的病是在表，因為它是脈浮，那大就告訴我們其實裏面是有些熱的，因為如果是裏面沒有熱的話，它就不會出現這個大，大不一定代表實，大是代表有裏有熱，如果你摸下去大，然後裏面空空的，這是虛，這是不一樣。像這個它用越婢加半夏湯。越婢湯一般用來治太陽的溫病，像桂枝湯治中風，麻黃湯治傷寒，麻黃加朮湯治寒濕，越婢加朮湯治濕溫，因為從中焦到肺那邊那一段可能有些瘀阻，所以它加了半夏，為什麼覺得有瘀阻呢？因為有目如脫狀，熱氣沿著胃的經絡往上走，才導致這樣的。

【集注】

趙良曰「咳而上氣，則其氣之有衝而不下，可知矣。其咳之相連而不已，可知矣。此皆屬肺之脹使之也。邪入於肺，則氣壅。氣壅，則欲不喘不可得。惟喘極，故目如脫，所以肺脹與喘之至也。脈浮，邪也，兼大則邪實。而所以遺害於肺，正未有已。故必以辛熱發之，亦兼以甘寒佐之。使久合之邪，渙然冰釋，豈不快乎？然久蓄之飲，何由得泄，故特加半夏於越婢湯中，一定之法也」。

【永諸按】

趙良說「咳而上氣，則其氣之有衝而不下」，因為堵嘛，那堵了以後影響到肺，影響到胃，那胃的氣只能往上衝，因為從胃到肺的三焦氣不通利了嘛，所以胃的氣沿著胃家的絡往上衝，所以就出現這種咳而上氣，先咳，那上氣是胃的熱往上的。因為肺那邊脹了，所以

肋間空腔開展會受到限制，所以它呼吸會比較促一點，比較喘，所以就出現這種喘。又因為胃的熱沿著胃的經絡往上衝，衝到眼睛所以會出現目如脫狀。那脈浮告訴我們，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呢？原因是因為表氣的不疏通，導致肺中外行的氣也受到影響，因而出現了這種肺脹。

那表有表寒也有那種表溫，所以就兩個方來治療，一個是小青龍湯加石膏來治表寒裏熱，小青龍湯它剛好去除肺到外面的一些表寒，那胃的部分它還是要加石膏，因為有胃熱，胃有個熱往上，往上衝導致目如脫狀。另一個是表溫的部分，是用越婢加半夏湯，那寒的部分就小青龍湯加石膏。那小青龍它本身就有一半夏了，所以它這邊不需要半夏。越婢加半夏湯它是一個涼藥，那麻黃要帶著劑量重的石膏的話，它重量必須要重，才能拉往外面，所以他跟小青龍湯加石膏的麻黃量是不太一樣的，小青龍湯加石膏的麻黃是三兩，石膏二兩，越婢加半夏湯它麻黃湯量是六兩，就是現在大概是用六錢，石膏是八兩，用麻黃來開毛孔，把毛孔開大一點，用石膏來清內熱，用來治療上氣還有目如脫狀。那麻黃來跟石膏、甘草、生薑、半夏、大棗這些來，生薑是來通胃氣的，把胃氣往上拉，那大棗是避免發汗過度，導致體內電解質的不平衡，那麻黃最主要是開竅，把那個氣中之氣出去的更順暢，炙甘草來補心脾之氣。那小青龍湯它反過來，它外面表寒，所以它是用麻黃，有麻黃湯的影子，它是麻黃、桂枝、甘草，那麻黃湯的話會有杏仁，這裏面沒有，那因為主要是小青龍是治有水氣，外面含有一些水氣，那因為這些氣是比較寒的，也會導致這些脹，所以他用乾薑跟半夏，那石膏是用來清胃熱，它量不多，因為它只有些微的熱，所以石膏只有用二兩而已，所以寒藥我們有一些胃熱，那我們用石膏的量就少一點，大概二兩，那如果是一般表症、熱症的那些藥，那石膏我們預計需要用到八錢，那如果是白虎湯的話，那用的量是更重，至少要從二兩、三兩開始起。好，小青龍湯，用麻黃、桂枝、甘草，桂枝來通脈，麻黃開毛孔，等量的芍藥和桂枝讓

表的循環，動脈跟靜脈的回流變好，那麻黃開毛孔，那細辛通那些支絡，就是一些絡，小小的氣的絡道把它通，那乾薑是溫肺，它也可以溫脾，屬於臟的。那半夏呢？是去中上焦的結氣，就是從胃到肺的氣道的氣結，因為他已經有肺脹。那五味子呢，五味子屬陰，所以用來收陰氣，如肺氣、腎氣，五味子收氣來止咳。

尤怡曰「外邪內飲，填塞肺中，為脹、為喘、為咳而上氣，越婢湯散邪之力多，而蠲飲之力少，故以半夏輔其未逮。不用小青龍者，以脈浮且大，病屬陽熱，故利辛寒，不利辛熱也。目如脫狀者，目暗脹突，如欲脫落之狀，壅氣然也」。

【越婢加半夏湯方】

麻黃（六兩），石膏（半斤），生薑（三兩），大棗（十五枚），甘草（二兩），半夏（半升）。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桂林古本》】

【越婢加半夏湯方】

麻黃六兩，石膏半斤，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半夏半升，大棗十五枚。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小青龍加石膏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芍藥三兩，細辛三兩，桂枝三兩（去皮），乾薑三兩，半夏半升（洗），甘草三兩，五味子半升，石膏二兩。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集解】

李杲曰「脾運水穀，主為胃行津液，職卑如婢也。湯名越婢者，取發越脾氣，通行津液之義也。今治肺脹，則麻黃散表邪，石膏清內熱。甘草、大棗，養正緩邪。半夏、生薑，散逆下氣也」。

【永諸按】

李杲他說「脾運水穀，主為胃行津液，職卑如婢也」，所以他的湯名叫越婢者，他就是發越脾氣，通行津液的意思，那現在來治療肺脹呢，就是用麻黃，麻黃來開毛竅，因為肺跟皮毛相表裏，那石膏清裏面的熱，那甘草補脾氣，那大棗維持等滲，那生薑半夏呢，生薑有點發散胃中水氣，那半夏去除三焦結氣或痰氣，讓三焦疏通，生薑走胃氣，半夏去痰氣，那肺這邊呢，因為外面如果沒有解的話，你用這樣沒有用，所以要有一些解表的藥，就是麻黃，那麻黃解表開了以後，這氣就跟著順暢，那石膏清這個胃，往上衝上去的熱。

※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上氣，先喘而後接著躁的，屬於肺脹。將要作風水病的，發汗就會好。

【永諸講解】

這一條《桂林古本》是沒有的，「上氣」，氣往上衝，這也是一個熱，一個熱往上走的。那喘，喘就是呼吸比較急促，先呼吸很急促，而且還有躁，躁就是什麼？躁就是血沒有往下走，沒有往下走，腳的血液動力不足，換句話說，腳的陽不足，所以他必須靠外部的動力來幫忙他，因此就造成躁。為什麼喘而躁？因為胃熱，熱氣隨中上焦上衝而停滯於肺，造成肺脹，在這邊有兩個病機，一個是從肺往表部皮毛的發汗通路有所瘀堵，所以造成肺脹，這就是條文所言，欲作風水，發汗則愈，這有二個方劑，一個就是越婢加半夏湯，另一個是小青龍加石膏湯。另一個是肺的肅降出了問題，氣不能導於下，故喘而躁，這時要用之前肺脹的治療方，也就葶藶大棗瀉肺湯來治療。

【注】

上氣，咳逆，喘而躁急者，屬肺脹也。乃風鬱於外，水逆於中之候也，故曰「欲作風水」。當發其汗，故曰「發汗則愈也」。

【永諸按】

「上氣」，是氣往上面衝。「咳逆」，會愈咳愈嚴重，會「喘而躁急者」，其實只要有上氣，跟咳，你看他整個臉腫得像豬頭的，這都屬於肺脹。這個肺脹呢？其實是受到風的影響，就跟之前講的越婢加半夏湯，它表面堵住了所以導致的。表面的堵久了以後，就會形成風水，那這個主要是表面的問題，我們要發他的汗，所以講說「發汗則愈」。

【集注】

徐彬曰「有邪者，尚可治也。若上氣但喘而躁，則喘為風之扇，躁為風之煩。其逆上之涎沫，將挾風勢而為風水。今使先泄於肌表，水無風戰，自然順趨而從下，故曰『可汗而愈』」。

【永諸按】

徐彬說「有邪者尚可治」，其實它這個本來就是外面引起的，他說如果「上氣」，氣往上衝，那會喘，會躁，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氣都沒辦法往下走，陽往上走，下面的陰少了陽，故躁。那喘的原因是因為肺氣堵得愈來愈嚴重，就會喘。那躁不是風之煩，躁的話它是因為下面的陽不足，氣血的流動比較差，所以要靠腳的動能來幫助它。那風水是因為表部外面的氣瘀堵所造成，所以我們用發汗就會好。



※肺脹，咳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肺脹，先咳而後接著上氣，先煩躁而後接著喘，脈浮的，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同樣講肺脹，為什麼它講肺脹？因為它咳嗽，又兼有上氣，我們知道氣會往上衝是因為胃那邊有熱，那它為什麼會往上衝而不往肺那邊走？它的原因是因為肺那邊有堵，所以是肺先堵，所以它講先咳，因為肺先瘀堵，故先有咳嗽，然後胃那邊的氣也瘀阻化熱，因而後面產生上氣，是由外面漸漸影響到裏面，所以它出現先咳而後上氣，那就知道說這個已經肺脹了。然後這條《桂林古本》也沒有，那「煩」是火燒頭，整個胃熱衝上去，所謂「陽明絡腦」。既然那上面是熱，那下面是寒嘛，缺少了動力，缺少了陽，所以出現躁，陽在上而煩，陰在下而躁。躁的原因是因為足部的氣血供應不足，所以我們動來幫助它的流動。然後肺氣堵得愈來愈嚴重就會出現喘，當然也會出現上氣，目如脫狀，甚至出現煩。煩是火燒得更上面了，那脈浮呢？脈浮起來是表證，然後他告訴我們，這是心下有水，心下就是指胃的上腕部，所謂胃有三腕，上腕、中腕、下腕，心下有水是說胃的上腕部那邊有水氣，因為上腕部有水氣，

而上腕是在上位的，所以這水氣是熱性的，因此那他用小青龍，小青龍來發散表邪，前面那條越婢加半夏是屬於表面受到溫邪，那小青龍呢？是受到寒，那主要都是因為胃有熱，因為有上氣的情形，所以用石膏，所以呢他就是用小青龍加石膏。

【注】

此承上條互詳脈證，以明其治也。肺脹，咳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是外傷風寒，內有水氣，主以小青龍湯，發汗則愈。加石膏者，因多一煩躁證也。

【永諸按】

「肺脹，咳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是外傷風寒」，加石膏並不是說多一煩躁，石膏不是用來治療煩躁，石膏是用來治療因胃熱產生的上氣和煩的，並不是用來治療的。

【集注】

沈明宗曰「此互上條，肺脹治法也。風寒之邪，入於營衛，挾飲上逆，則咳而上氣也。煩躁而喘，肺氣壅逆，謂之肺脹，即肺癰未成之初也」。

【永諸按】

沈明宗說這條和上條是相互條。我們要知道肺脹的原因，就是出現怎樣，先咳然後上氣，有咳有氣往上衝，這種叫肺脹。

尤怡曰：「此亦外邪內飲相搏之證，而兼煩躁，則挾有熱邪。麻桂藥中，必用石膏，如大青龍之例也。又此條見證，與上條頗同，而心下寒飲，則非溫藥不能開而去之。故不用越婢加半夏，而用小青龍加石膏，溫寒並進，水熱俱捐，於法尤為密矣」。

【永諸按】

尤怡說用石膏的原因是因為煩的關係，那用小青龍是因為外有一些表寒鬱住，那大青龍的話呢？就是外有表寒裏面有出現煩躁口渴的，其實也可以考慮用大青龍啦。為什麼？在書後有一個條「病溢飲，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就說明了此事。那是後面的部分。

【小青龍加石膏湯方】

麻黃、芍藥、桂枝、細辛、甘草、乾薑（各三兩），五味子、半夏（各半升），石膏（二兩）。

上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強人服一升，羸者減之，二三服，小兒服四合。

【《桂林古本》】

【小青龍加石膏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芍藥三兩，細辛三兩，桂枝三兩（去皮），乾薑三兩，半夏半升（洗），甘草三兩，五味子半升，石膏二兩。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集解】

李彭曰「心下有水，麻黃、桂枝，發汗以泄水於外。半夏、乾薑、細辛，溫中以散水於內。芍藥、五味子，收逆氣以平肝。甘草，益脾土以制水。加石膏，以去煩躁，兼能解肌出汗也」。

【永諸按】

李彭說麻黃開毛竅來行水，是來行氣中之氣啦，桂枝用來通脈，那桂枝通脈是要促進血液把藥品帶到表面，那還要幫助它回流，避免血液在表的壅堵，所以又加了什麼？芍藥。桂枝跟芍藥剛好維持一個動靜脈的回流的平衡。那半夏生薑呢？我們的氣堵在胃，因為胃那邊要送到肺那邊的三焦被堵住了，所以胃的那邊氣是沿著胃絡往上衝的，因而出現這種上氣，那既然表面的氣道已經開始通利，那我們怕胃到肺那邊有一些結氣，有一些痰水，所以我們用半夏，來清痰水，那怕它是冷的啦，因為它是受到表寒的，所以它用乾薑呢把脾那邊的津液加熱送到肺那邊，用乾薑、細辛來散一些寒性的水氣，也就是溫寒化飲啦。那五味子呢？把這個陰氣呢收回來，所以收回來送出去，剛剛好。這邊是表的血脈，這是皮膚。外寒堵住氣中之氣外出之路，所以產生一個逆回去的力，逆到肺心，然後再到胃脾。進而胃有一些

熱和水氣，所以用生薑來散胃這邊的水氣，半夏去除三焦通路的痰，用乾薑溫這邊的脾和肺。那這邊有一個氣往上衝，所以他出現煩，用五味子可以把這個氣降下來。只要看到那種咳嗽到整個臉紅脖子粗的，我們就用五味子幫他氣收進來，那收這個氣以後呢一定要加生薑半夏，或者是乾薑這些，幫他疏通出去，那整個就好了。

※咳而脈浮者，濃朴麻黃湯主之。脈沉者，澤漆湯主之。

【《桂林古本》】

咳而脈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咳而脈沉者，澤漆湯主之。

【永諸譯】

先咳而後接著脈浮的，厚朴麻黃湯主治之。先咳嗽而後接著脈沉的，澤漆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咳而脈浮」，先有咳，然後再出現脈浮的。我們把的脈是在外面，咳是裏面的症，所以這個病症是由內往外的。先咳嗽而後接著脈浮者，原本榮衛之氣從中外行，那沉就是從外入裏。所以前面的咳而脈浮的，是從內往外，它是一個陽的過程。所以厚朴麻黃湯是個從內往外的過程。那咳而脈沉呢，是外往內的一個過程，從外再到內的過程，兩個呢是不太一樣。如果以這樣看起來，厚朴麻黃湯呢？它是比較偏向於裏面的問題。那咳而脈沉，澤漆湯主之，是偏向外面的，外面的寒內攻的問題，所以治療方式不一樣。

【注】

咳，謂咳而不上氣也。脈浮者，風寒病外也。主之濃朴、麻黃者，以散外邪為主也。脈沉者，痰飲病裏也。主之澤漆湯，以逐內飲為主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注，就是只有咳嗽而已，沒有氣往上衝，所以他沒有肺脹的問題，只是咳。那脈浮呢，浮為陽嘛，所以這個是陽往外的一個過程。咳而脈沉呢？它是先咳嗽，然後後來脈接著沉。他是什麼，他是一個氣血往內的一個過程。

【集解】

尤怡曰「此不詳見證，而但以脈之浮沉為辨，而異其治。按，濃朴麻黃湯與小青龍加石膏湯大同，則散邪蠲飲之力居多，而濃朴辛溫亦能助表，小麥甘平，五味斂安正氣者也。澤漆湯以澤漆為主，而以白前、黃芩、半夏佐之，則下趨之力較猛，雖生薑、桂枝之辛，亦只為下氣降逆之用而已，不能發表也。仲景之意，蓋以咳皆肺邪，而脈浮者，氣多居表，故驅之使從外出為易。脈沉者，氣多居裏，故驅之使從下出為易，亦因勢利導之法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尤怡的注解。因為條文太短，而且不曉得「而」的意思是前面先、後面先有的話，那就很難去了解條文的整個意思。更何況依《醫宗金鑑本》後面的脈沉，是把前面的「咳而脈沉」把「咳而」省略掉，所以反而就變成說前面是咳而脈浮，後面脈沉少了「咳而」。

那濃朴麻黃湯跟小青龍加石膏湯其實是不同的，他跟麻杏甘石湯是相似的，而且他還有兼這些胃的熱氣，從胃那邊上去的。那麻杏甘石湯是熱在肺，那厚朴麻黃湯是他的熱在胃，而且這個熱是往肺那邊衝去的，所以他不要處理肺的問題，他也要處理胃的問題，所以他才會多了一個厚朴、五味子、半夏相對來處理逆氣，胃那邊衝氣的問題。

那澤漆湯他偏向於是什麼？因為一個寒從外一路攻進來，所以導致外面因冷之所過會形成一個痰，所以從表一直到肺這段的三焦通道形成一些寒痰，當我們要用藥物把他攻出去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去掉這些瘀堵。那去掉這些瘀堵他是用什麼？用澤漆。因為漆這種東西會凝結成塊，所以主要是用來治療結成塊的痰，像寒痰。像蜀漆也是，不過蜀漆是治熱痰，因為火逆所造成的，例如火燒燙傷那些屬熱的。那這些寒進到裏面瘀堵了氣血的流通，所以必須要用紫參。肺寒的血流不好，那這個我們就必須要用紫參，就是肺部的血流的瘀堵引起肺痛，我們用紫參來清。既然病情是一路向內惡化，所以他有正虛的問題，因此用甘草來補脾，然後用人參來補本身虛掉的氣，所以整個藥方的治療就是這樣。譬另外它還要用生薑、半夏，來幫忙把中焦那邊疏通，還有胃那邊，此外還用東流水，而且一天吃到十次，這原因在藥方的部分會講解。

【濃朴麻黃湯方】

濃朴（五兩），麻黃（四兩），石膏（如雞子大），杏仁（半升），半夏（半升），乾薑（二兩），細辛（二兩），小麥（一升），五味子（半升）。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厚朴麻黃湯方】

厚朴五兩、麻黃四兩、石膏如鷄子大、杏仁半升、半夏半升、五味子半升。

上六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去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永諸按】

我們看《桂林古本》的，既然他是一個先咳，再往外形成脈浮，所以它是一個陽，有熱的問題。這個熱的問題是在胃。胃的那部分的問題，胃還有肺，那邊的熱，所以用的方是從麻杏甘石開始。既然是一個陽的過程，一定裏面有個熱，這些由胃熱傳到肺這邊，所以引起咳嗽，這些熱再到表部就引起脈浮起來，所以這邊有麻杏甘石的影子，但是沒有甘草。又因為胃肺這邊有一些熱，所以這邊氣往上，因此用五味子把肺氣收起來，把氣收進來，然後用厚朴，厚朴讓陰部的血管擴張，讓血走到裏面去，不要讓它往外衝出去。用麻、杏、石把熱清掉，那裏面把他拉進來，在三焦這邊怕過多胃然的熱氣會壅阻住，阻礙氣的流通，所以用半夏來去除一些痰飲。其實半夏用的很少，只用半升，也就是半碗的量。以上是咳而脈浮的，



那咳而脈沉的呢？表示它是一個陰寒的過程，先咳嗽，是先外寒冷往內走，所以先引起咳嗽，後來呢？因為氣血都往內了嘛，所以出現脈沉，那既然這樣的話，那氣血往內送必須要把它散出去，幫他散寒，所以我們用生薑，它是一個病往內進的過程，所以用生薑半夏把氣散出去，氣為血之帥，所以血也會跟著走，既然病往內走，表示本身有正虛的問題，所以我們加炙甘草，還有人參，來補我們的氣。紫參的目的，紫參是來通利肺部血流的。

因為這些寒往內來走，會出現血液的循環不好，造成疼痛，所以用紫參來通利肺部血流治療肺痛。「肺痛，下利」，先肺痛然後再下利，紫參的治療是一個寒先到肺，引起肺的血液不流通，所以出現痛，這些寒再內侵到脾，所以引起下利，把肺的血流通，這樣肺不痛，也不會下利了，所以針對肺血液循環不好、受到寒影響的，我們就用紫參。因為條文是肺痛下利，用紫參跟甘草，甘草是用來補脾，表示他本身虛，你看只要是一個逆下的過程，都有正虛的問題，寒從肺一直到脾，是一個虛的過程。因為虛所以擋不住，外面的寒一直進來。澤漆也是，它先咳而脈沉，氣血慢慢拉到裏面來，引起咳嗽，所以是一個逆下的過程，是一個寒的過程，所以這個就牽涉到虛，因為我們正常的氣血都在推外面，如體循環，若是有逆回的反應表示牽涉到虛，所以這個寒才會這樣進來。澤漆的部分呢？澤漆在水澤，也算是溫藥，因為我們蜀漆是蜀國的，種在蜀那邊的漆樹，澤就是種在沼澤的漆樹，那既然是沼澤的漆樹，他可以去什麼？因為我們正氣一路往外出去，這邊寒一路回來，表部會有一些寒痰，痰涎在經絡外面的，我們用澤漆來治療，因為一路回來，到肺，肺這邊有寒痰引起血液流通不好，所以用紫參，其實半夏也可以去除這邊的寒痰、氣的不通，不過半夏是在三焦，他整個方的組成就是以這樣為主。

他的煮法我們先來看一下，因為這邊要散水氣比較多，生薑用很多，然後澤漆也用的滿多的，澤漆和紫參都用得滿多的。為了避免水性的寒，所以用東流水五斗，又因為漆樹有毒，所以一定要先煮澤漆。五斗就是五十碗水，用東流水，為什麼要用東流水呢？因為東邊是一個陽，升發的，所以他升發這個陽氣，剛才這邊講的，他是咳而脈沉，所以他是一個寒的過程，向內的一個過程，我們要幫助陽氣的升發，所以他要用東流水，東流水就有陽的升發的性質，用這樣來幫忙。那澤漆這個藥比較毒，因為漆樹都比較毒，所以他必須要煮久一點，那這種毒的話有時候是熱性的，因此會去除痰飲太過，像這一種我們都必須要用大量的水來煮。因為漆是黏黏的啦，所以它的性是有去除濁痰的功能。那這個澤漆比較毒，所以他用五十碗然後煮到剩十五碗，十五碗以後呢，再把整個藥用進去煮，然後煮成五碗。那煮五碗呢，因為它這個比較毒一點，所以一次服半碗，那一天吃十次，為什麼呢？因為服法上寫說「日夜服盡」，所以他一天要吃十次。為什麼一天吃十次？因為這個人已經有虛、有寒了，你看他的病是外往內在走嘛，病是在前進的，當然我們服藥也要勤一些，以後當我們面對一些重症、急症的一些病的話，我們減少服藥間隔，雖然這個藥很毒，但是我們減少他的服藥劑量，那也減短他的服藥間隔，其實跟現在的藥理其實是一模一樣的，現在藥也是這樣，少量然後持續的、縮短間隔的服。所以古人早就有這個部份了，對於服藥的部分他的方法。

那至於厚朴麻黃湯的部分呢？因為是咳而脈浮，所以那個熱是從內出於外面，所以必須要清那些熱。那出現了咳嗽所以要止他的咳，要把它的那些熱降下來。所以用厚朴把氣血都往腸道走，像小承氣、大承氣都有用到厚朴、枳實，原因就是在那這邊。那半夏是要去他的痰，那五味就是用來收它的逆氣。什麼是「逆氣」？病人會覺得喉嚨癢癢，因為三焦壅堵，氣不往三焦去，而從臟腑的支絡往上衝，就導致咽癢或咽乾，咽就是食道，咽喉那邊會癢癢，就

是有氣往上衝，這就叫上氣，一直咳，所以碰到這種癢癢的，就要加五味子，這個叫做降逆氣，因為這是由胃那邊的，不管是寒的水氣或者是熱的往上去的，我們都可以用五味子來治療。

【澤漆湯方】

半夏（半升），紫參（一作紫菀，五兩），澤漆（以東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三升），生薑（五兩），白前（五兩），甘草、黃芩、人參、桂枝（各三兩）。

上九味，咀，內澤漆汁中，煮取五升，溫服五合，至夜盡。

【《桂林古本》】

【澤漆湯方】

半夏半升、紫參五兩、澤漆三升、生薑五兩、甘草三兩（炙）、人參三兩。

上六味，以東流水五斗，先煮澤漆，取一斗五升，納諸藥，煮取五升，溫服五合，日夜服盡。

【集解】

李杲曰「咳者，水寒射肺也。脈浮者，停水而又挾風以鼓之也。麻黃，去風散肺逆，與半夏、細辛、乾薑、五味子、石膏同用，即前小青龍加石膏，為解表行水之劑也。然土能制

水，而地道壅塞，則水亦不行，故用濃朴疏敦阜之土，使脾氣健運，而水自下泄矣。杏仁，下氣去逆。小麥，入心經，能通火氣，以火能生土助脾，而共成決水之功也」。又云「脈沉為水，以澤漆為君者，因其功專於消痰行水也。水性陰寒，桂枝行陽氣以導之。然所以停水者，以脾土衰，不能制水；肺氣逆，不能通調水道。故用人參、紫參、白前、甘草，補脾順肺，同為制水利水之方也。黃芩，苦以泄之。半夏、生薑，辛以散之也」。

【永諸按】

那集解的部分我們也把他跳過，因為這個部份他們不了解「咳而脈浮」跟「咳而脈沉」所代表的意義，所以他們的集解就會有些錯誤，比如說，像李彭這邊說「咳，水寒射肺也」，可是這並不一定，熱跟寒都會導致這種咳嗽，那如果他今天有上氣的話，就代表說氣往上衝，也有臉紅脖子粗，整個臉喔頭部的症狀出現了，比如說煩、比如目如脫這種症狀出現，這個就是肺脹，咳而上氣就是導致肺脹，就是肺脹造成，那脈浮呢？告訴我們這是一個表、是一個陽的症狀，所以在這邊咳而脈浮呢？他是先從裏面的熱延伸到肺，然後再往外面走，所以才導致脈的浮起來，這是一個陽的過程，所以必須要去清裏面的熱喔，是這樣的。脈浮並不是說停水又夾風以鼓，若是這樣，就直接講「脈浮、咳」，不需要去講「咳而脈浮」。那邊「咳而脈沉」呢？是因為本虛，然後那個寒沿著表一路往裏面攻，所以會先形成表部的寒痰，然後脈變沉的，因為本來氣血是在外嘛，然後慢慢被攻進去，影響到肺，他就咳了。肺跟心的陽都敷佈不到寸口脈的時候，他的脈就出現沉，因為陽氣不足，所以他會先出現咳而脈沉，然後往裏面攻，所以它牽涉到虛，虛跟寒的問題，所以他那邊有一些用來治療虛寒的問題。

第二個他說「風傷衛分」，其實就小青龍加石膏，還有越婢加半夏湯。其實不一定是風，寒傷也是，因為小青龍湯是屬於治寒的，就是表面的氣中之氣出不去，然後逆回去，影響肺，肺的氣也出不去，好歹好歹，胃那邊又有熱，所以就成行了，小青龍加石膏湯證。胃這邊的熱要出去，結果表部這邊不管是溫、是寒堵住了，所以造成肺這邊咳嗽，咳嗽因為氣堵住了，所以胃往肺這一段通路沒辦法出去了，所以他只好沿他的經絡往上走，陽明絡腦，所以就出現上面的症狀，叫作上氣、目如脫、煩，那因為氣血沒有往下走，就行成燥，這個就是什麼？肺脹。第三個就是氣血凝聚在肺那邊，走不過去，因為氣堵久了就會熱，熱就會化膿，這個是屬於實，前面肺痿是屬於虛，這個實的話，會化膿。化膿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用桔梗甘草湯去去掉這些膿，通利他的氣，所以才說始萌可治，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就這樣去治療，如果等到整個瀰漫性的肺炎了，就不是很好治了，所以它講膿成則死，就整個瀰漫性的肺發炎。

沈明宗曰「詳《金匱》咳嗽病，本於肺則一，大綱有三：一者，熱刑肺金，氣弱不振，咳而唾沫，為肺痿。二者，風傷衛分，則病咳、上氣、喘，為肺脹。三者，邪傳營血，凝而不行，為肺癰。然肺脹之中，又分風寒、表裏、飲多風少、風多飲少之治。故氣喘而躁，脈浮者，為心下有水，欲作風水，當以小青龍兩解表裏，加石膏以清風熱。目如脫狀，乃風寒多而飲少，以越婢驅風，加半夏而下痰逆。風寒外束，火熱內鬱，喉中水雞聲者，射干麻黃湯，宣通表裏之邪。風熱壅逆，津液不布，化而為涎，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者，皂莢丸以驅風鬱之涎。若咳而脈浮，邪居肺氣，以濃朴麻黃湯，俾從表解。咳而脈沉，邪入於營，將成肺癰，以澤漆而破壅結。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是無外邪，治當麥門冬湯，清潤滋降。若見浮腫肩息，脈浮大而下利，真氣上浮下脫，則為不治。以上，皆外邪兼內飲合病，微細之辨，臨證又當合《內經》五臟六腑，互相傳乘之咳而辨之，則盡善矣」。

【永諸按】

這一條的部分，沈明宗說，像我們這個咳嗽，在肺是一，但大綱有三，第一個我們前面有讀到了，就是肺痿；第二個就是肺癰，肺癰就是下面氣血的瘀堵，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比較久的老痰，就是什麼？皂莢丸，老痰的、寒痰的。肺痿的症狀是什麼？咳嗽但是會有吐涎沫，痿就是那邊氣血不足，如果是外感的燥病的話，是不會吐涎沫，因為肺痿是內生的問題，所以會吐涎沫，就是陽盛乘陰反而會導致涎沫，所以燥熱襲肺反而會出現咳涎沫，這是肺痿，所以他這邊有講「熱刑肺金，氣弱不振，咳而唾沫，為肺痿」。

他這邊講肺脹呢？就是有風跟寒，就是有表面的寒，屬於寒的就是小青龍加石膏，屬於熱的就是越婢加半夏，像一些喉中水雞聲的，這是個水氣，都是因為肺的寒，小青龍是表裏都有寒，當這些寒，表證已經解的時候，進到肺的時候，這個喉中水雞聲就是射干麻黃湯，其實很多小朋友給西醫治療，吃了太多止咳藥還有一些抗生素那些，身體冷了，冷就導致肺也跟著寒，所以他半夜會咳的比較嚴重，為什麼？因為半夜的時候氣血走得更慢，那寒加寒就叫做雪上加霜，所以半夜還有清晨的時候會嚴重，因為清晨的時候是最冷的時候，會咳得很嚴重，所以你就需要給射干麻黃，如果他是表有寒有發熱的，這個我們當然是給小青龍湯，小青龍湯是有表證的。當然沒有表證的，單純肺寒的，我們就給射干麻黃湯。

還有一個就是，他這邊講「風熱壅逆」，皂莢丸其實他是一個什麼？他並不是用來治療風熱，他是治療久病的寒痰，他都已经很久了，因為他久病，所以他才必須要用丸，一般我們丸就取其緩，這個病很久了，所以我們必須用這種藥來治療，丸以緩治之。皂莢必須要用酥製，酥製就是一些酥油，植物的油，去烤，烤了他性就燥熱了，去寒痰的力就更強了，然

後刮皮，做成丸，因為肥皂就是用來洗什麼？洗痰的。大家記不記得，肥皂這個東西喜歡熱，他不喜歡寒，他本身就是熱的，同性相吸，所以在熱水中洗肥皂，很容易起泡，衣服也很容易洗乾淨，如果是在冷的地方洗就不好洗。皂莢最主要的是用來洗什麼，清那些老痰的、濁痰的，因為他講「一時時唾濁」，那「濁」呢就是白色的、混濁的那些痰，並不是黃色的，所以它是一個寒。

那「咳而脈浮」呢？就是我們剛才講過的，他是一個從內往外的一個熱，外出導致這種咳而脈浮，所以他用厚朴、麻黃。用厚朴的目的就是把這些氣血往內，因為那個血一直往外、往肺那邊，所以厚朴來降血氣，讓血往深層走，往腸胃走，避免再造成那種咳嗽。為什麼往裏面走，不怕熱傷到內嗎？其實內部那邊就已經有石膏先清掉了，所以讓往外多的血，血裏走，回歸於平衡，這樣就不會咳嗽，所以有厚朴。那這邊也有五味子來收逆氣。後而又有麻黃、杏仁還有石膏，這不就是治療肺熱的麻杏石膏湯的變方嗎？又因為有一些結痰，一些熱痰，不管是熱的痰結或是寒的痰結，反正只要是中焦到上焦呢這部分的氣道的瘀堵，我們都是用半夏來祛除他的結痰的，所以是這樣的。

那「咳而脈沉」呢？咳而脈沉，這邊講得還可以，其實就是邪往內，表示這個人就有虛，虛的問題，所以必須用人參、甘草來補虛，那本身是寒，這是一個寒症，而且這個病比較急，所以短時間吃，一天吃十次，那劑量吃少一點，只吃半碗而已，少量、頻服來治。那邊什麼「肺癰」，他講錯了，澤漆是在祛除那些寒往內所形成的寒痰，在表面的，不在肺部。那裏面還有紫參，紫參是用來什麼，紫參是用來通利肺部的血管因為冷呢循環不好的，所以紫參湯條文說「肺痛下利」，這個寒還往內走，還影響到脾。

那像其他的呢？「火逆上氣」其實屬於燥的，那些純粹的燥的，從胃那邊燥熱上去的，麥門冬湯，咽喉不利，所以麥門冬湯主要看到的是什麼，喉嚨卡卡或者是聲音沙啞的，這個麥門冬湯。那整個咳大概就這樣講完了。



〈卷三〉

奔豚氣病脈證並治第八

※師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發得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師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而心神散，有火造成的邪氣，這四部的病，都是從驚所發起而得到的」。

【永諸講解】

「奔豚」，「豚」就是小豬啦，小隻的豬叫做豚，大隻的豬叫做彘。「吐膿」就是吐那些氣結化熱所導致的膿，這叫吐膿，那驚呢？是受到驚嚇，怖呢？字型是從心，從那個布，就是心神耗散，失神了，這個叫做怖。那火邪呢？火邪就是因為火所造成我們身體氣功能不正常，所導致的邪氣，因為這種邪氣會往上衝，所以叫做火邪。

那他說這四部的病都是因為驚所導致的，驚會導致什麼原因？驚會導致血管的收縮，嚇到了以後臉色會發青，手腳會冰冷，這些都是因為血管收縮的關係，如果要廣義來講，這個也可以當作是傷寒，因為傷寒就是會讓手腳冰冷，讓血液往內收，往外出不太去，這就叫傷於寒。然後他說這四種病都是驚所導致的，奔豚呢？因為血管的收縮啦，豚是屬於水畜，所

以它是屬於腎之畜，因此當腎臟那邊動脈收縮的時候，會使得主動脈有一個逆壓往上衝，這就是奔豚。那驚怖的這個呢？因為你的受到驚嚇，心神耗散，心的陽不足，那血管也是一樣是收縮的。那火邪的話呢？比如說，你遇到大火，或者是要被實行艾灸啦，突然嚇到，那嚇到氣血往內縮，血管收縮，有些地方沒有血液的流通，形成邪氣。吐膿是因為受致驚嚇導致某些地方氣血壅堵，進而化熱生膿，像肺癰、腸癰都是。那吐膿的部分就比較難以解釋，所以吳謙的按才說「一篇中只有奔豚一證，而吐膿、驚怖、火邪皆簡脫，必有缺文」，《桂林古本》上這個條文是沒有的。

【按】

篇中只有奔豚一證，而吐膿、驚怖、火邪皆簡脫，必有缺文。

※師曰：「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

【《桂林古本》】

奔豚，病從少腹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者，皆從驚恐得之。

【永諸譯】

奔豚，病從少腹上衝到咽喉，發作時好像要死，又返回而停止的，都是從驚恐得到此病。

【永諸講解】

那因為這一章是講奔豚，所以我們直接就看奔豚。「師曰奔豚」，奔豚就是小豬在跑，從下往上跑，所以他說病從少腹，那少腹我們已經知道少腹是肚子的兩旁，肚臍以下整個就叫小腹，小腹兩旁的部分呢，我們畫成左邊、中間、右邊，那左、右這兩旁就叫少腹，那邊呢剛好是一個主動脈往下分支成兩條處，所以當你嚇到的時候呢，這兩個動脈的收縮導致一個逆壓，所以會感覺從少腹兩旁往上衝到咽喉。因為心臟在上面，所以會產生一個脈衝。當然不舒服，這個脈衝影響到心臟，所以他會覺得非常不舒服，那發作欲死，發作的時候感覺就要死了，因為心臟已經快要不行了，很痛，感覺要死掉了。然後過一會兒又止，因為這些脈衝波，這個波過後，就像海浪襲來，這個海浪就沒了，所以有時候又停了。那像這種都是從驚跟恐得之。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咽我們這裏也有講過，咽就是什麼？食道，喉呢？喉就是氣管。那驚呢？驚就是受到未知的東西嚇到的。比如說，你的兒子躲在門旁，那你就走進門裏面，那女生比較容易嚇到，那他就突然跳出來，因為媽媽完全沒有防範，所以她就嚇到了，這個就叫驚。那恐呢？就是以前有害怕某種東西，這一種叫做恐。比如說他怕蛇，他知道蛇是這個東西嘛，他知道蛇，所以已知的，對已知的東西叫做恐，受到未知呢，受到未知的叫做驚，所以這叫驚恐。

【注】

奔豚者，腎病也，以其病從少腹上衝咽喉，有如豚竄奔突之狀，故名之也。發作，則腎氣上乘於心而欲死；作已，則氣衰復還於腎而止。故其病雖有微甚不同，然必皆從驚恐得之。蓋驚傷心，恐傷腎，兩臟交病也。水能勝火，腎上凌心，故治法宜瀉腎而補心也。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吳謙的注，「奔豚，腎病也」，為什麼它是腎病呢？因為豚為水畜，那腎主水，所以呢他說奔豚是腎病也。它的病從少腹往上衝到咽喉，又沿著主動脈一直衝上去，那就好像小豬奔突之狀，所以才叫這個名稱，來形容這個病狀。那發作的時候呢，因為血管的收縮導致一個脈衝，然後沿著主動脈到心臟那邊，所以發作的時候，他講說腎氣上乘心，感覺要死了，那脈衝波一過又好了，所以就復還止。因此就說那發作欲死復還止，那種症狀又不見了，這個原因就是因為驚嚇，驚恐，就是因為嚇到了，血管收縮所導致的。

這治療方式呢？我們就是要降低它的脈衝，去掉那個脈衝，所以最好的藥呢就是桂枝，所以幾乎所有的奔豚的病裏面它都一定有桂枝這味藥，桂枝是降衝氣，降那種脈衝，所以以後你受到驚嚇，血管的收縮，記得都要給桂枝。

【集注】

張從政曰「驚者，為自不知故也；恐者，為自知也」。

【永諸按】

張從政就說，驚者，為自不知故也。驚呢，就是我們自己不知道的緣故，那恐呢就是我們自己知道，比如說我怕蛇啊，或我怕貓啊，什麼那一類的，怕蟑螂啊，這都是自知的，就是恐。

周揚俊曰「少陰脈循喉嚨，因其所繫之經，而上衝殊便也」。

【永諸按】

那周揚俊講說少陰心的脈，循著喉嚨，那因為這個它有所繫的經，就是說喉嚨那邊其實也有少陰之支絡，也受有少陰之氣血，所以也有上衝所導致這種的問題。

※發汗後，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主之。

【《桂林古本》】

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

【永諸譯】

用燒針想讓他發汗，但施針之處被寒所遏，氣出不去腫起如核，進而血流瘀阻而皮色變赤，一定會發奔豚的病。氣從少腹往上衝到心。治療上要灸腫起如核處各一壯，然後給與桂枝加桂湯。

【永諸講解】

發汗後呢，因為氣中之氣會往外散，存在表部的陽氣會減少，所以我們知道發汗會耗損陽的氣，因為發汗為陽法，所以它會耗損陽氣，嚴重會亡陽，它就用燒針想要助陽，但燒針又令發汗，又把他的汗劫走了，那劫走了以後，這邊現在已經陽氣衰了，又再劫它的汗，所以它燒針的那個地方就冷了，被寒就是披了一層寒啦。那核起而赤者，就先腫起來，那腫起來以後呢後面赤就是變紅，接者慢慢變紅，因為開始充血了，它說這個一定會發奔豚病，就是針的地方這血管被寒，就是血管收縮啦，那血管收縮會產生一個逆壓，也是一個脈衝波，所以它才講說必發奔豚。那這邊被寒的地方為什麼會核起而赤呢？因為其實它血流是很旺盛的，那血流在這邊很旺盛，那因為你針處呢這邊受到寒，那氣血出不去，結聚起，就是一個核起來，然後開始充血。那這個也會導致這個脈往外受到阻礙，導致一個逆的脈衝，這個脈衝逆回去，所以它才說這會「必發奔豚」，一定會發奔豚。那奔豚它的病症是什麼？「氣從少腹上至心」。那「灸其核上各一壯」，其實是用來治療這邊的「核起而赤者」，那再給它桂枝加桂湯來主之。《桂林古本》條文跟它是不太一樣，它並沒有發汗後，它只是說我們燒針令其汗，一般古代那個針，像布袋針，很粗的，把那針燒一燒，病患看到會嚇到，那你想要用燒針來奪它的汗，結果那個針，一扎下去，病人嚇一跳，那嚇一跳叫做「針處被寒」，因為氣血內收，針處的血流變少，所以就是被寒，就是說你整個身體都已經受到驚嚇了，血管收縮了，其實會導致一個什麼？逆的脈衝。那針的地方因為扎下去嘛，又因為燒針是熱的，所以它就會先腫，然後因為針熱造成皮的紅，所以叫做核起而赤。那必發奔豚的原因是因為燒針的關係嚇到了，像我們嚇到會起雞皮疙瘩一樣的意思。那「氣從少腹上衝咽喉」，氣就是講淋巴，其實血液中也有血中之氣啦，血中之氣會逆行，導致一個脈衝，會從少腹，最主要是動脈的位置，往上衝到心，所以這就產生奔豚了。那治療方式就是灸其核上各一壯，就是我們燒針的位置，可見它扎了很多針，所以才會嚇到，因為它這邊講「各一壯」，所以表

示有很多個，如果是一個，那就是只有灸其核上一壯，並不會出現這個「各」字，所以我們針處有很多個，而且每一個都腫起來，所以對這些腫起來我們是用什麼？灸。灸其核，就是這個核起，核就是突出一塊，像果實突出一粒，這個叫核嘛，每一個突起來的地方都灸。那內治的部份我們用什麼？桂枝加桂湯，我們剛有講過嘛，因為一個逆向的脈衝往心臟那邊過去，最好的藥就是用桂枝，那既然它針處因為是在表，表處的地方受到阻礙，被寒，嚇到了，血管通不出去，所以我們必須要用桂枝湯來調和它的營衛，幫助血脈的流通，因為血脈受到驚嚇了，流通不上，那因為它是受到驚嚇，它有一個脈衝逆上，所以這邊還要再加桂，桂枝加桂湯。那桂枝加桂湯呢？桂枝加桂加多少，桂枝加了二兩，二兩的桂枝，主要的目的是要加強動脈的流通。

【注】

此條與《傷寒論》同。《傷寒論》中無「發汗後」三字，而有「太陽傷寒者，加溫針必驚也」十一字，當從《傷寒論》為是。蓋明所以致驚之由非一端，即寒侵針處，亦能為是病也。夫太陽傷寒者，加溫針必驚也。謂病傷寒之人，卒然加以溫針，其心必驚，非謂溫針之後必生驚病也。燒針，即溫針也。燒針取汗，亦汗法也。針處宜當避寒，若不知謹，外被寒襲，火鬱脈中，血不流行，所以有結核腫赤之患也。夫溫針取汗，其法亦為迅烈矣。既針而營不奉行作解，必其人素寒陰盛也。故雖有溫針之火，但發核赤，又被寒侵，故不但不解，反召陰邪。而加針之時，心既驚虛，所以腎水陰邪，得上凌心陽而發奔豚也。奔豚者，腎水陰邪之氣，從少腹上衝於心，若豚之奔也。先灸核上各一壯者，外祛其寒邪，繼與桂枝加桂湯者，內伐其腎邪也。



【永諸按】

吳謙他說這個條文跟《傷寒論》相同，但《傷寒論》沒有「發汗後」，所以他多了這條「發汗後」，但是《傷寒論》有特別有講，太陽傷於寒如果加溫針，一定會受到驚嚇，其實針那麼粗，加溫針，我想每個都會嚇到，我們小時候在打預防針的時候，都咬緊牙根，因為真的對小孩來說很恐怖，也難怪現在小朋友一到診間看到白衣服的馬上就號咷大哭。這邊講的「至驚之由」，其實主要是溫針的關係。那邊講的燒針就是溫針，就是燒針取汗，那是以前的汗法。那邊又講說針處宜當避寒，那個針處宜當避寒不是這樣的意思，它是針處因為扎下去人受到驚，氣血收縮所導致的，我們講說廣義的傷寒，氣血的流動不好都叫做寒，所以他針處扎下去嚇到了，所以那個地方肌肉的收縮，血管的收縮，導致它的冷，那因為這個針是熱的嘛，那熱的話就會產生一個結氣，又會把那邊的氣用熱起來，所以就出現「核起而赤」。那有些人會講說這是不是感染了？其實這不太是，因為已經把針都燒過了，消毒已經很完全，這只是自身的，就像你被火燙到其實是一樣的，燒針進到那個皮後，那個皮就會熱起來，你可以當做它是一個被溫針所燙到的。那他有講說「針而營不奉行所解，必其人素寒陰盛也」，其實他那個針不是最主要的，這個條文是說燒針受到了驚訝導致了奔豚的發生。

【集注】

周揚俊曰「奔豚，北方腎邪也。燒針令汗，縱不合法，與少陰何與而作奔豚？蓋太陽相表裏也。針處被寒，核起而赤，吾知前此之邪未散，而後此之邪復入。惟桂能伐腎邪也，所

以用桂加入桂枝湯中，一以外解風邪，一以內泄陰氣也。先灸核上者，因寒而腫，惟灸消之也」。

【永諸按】

好，我們來看集注的部分，周揚俊「奔豚，北方腎邪」，已經講過了，那燒針要使它做汗，縱使不合法度，「跟少陰何與」？跟少陰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又會作奔豚，他又做一個解釋，這是說太陽跟它相表裏，太陽跟少陰它是表裏經的關係，那「針處被寒，核起而赤，吾知前此之邪未散，而後此之邪復入」，其實講簡單一點，也就是那邊的血液循環不好。核起而赤呢？是因為針的關係。那用桂枝加桂湯是用來治奔豚，不是用來治核起而赤。那治療這個核起而赤，是用灸的。灸多久？灸一壯而已，每個扎的地方灸一壯，是這樣的。

【桂枝加桂湯方】

桂枝（五兩），芍藥（三兩），甘草（炙，二兩），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桂林古本》】

【桂枝加桂湯方】

桂枝五兩，芍藥三兩，生薑三兩（切），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二枚（劈）。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桂枝加桂湯其實就是一個桂枝湯方，然後加重二兩的桂枝，實際上我們用是兩錢。這裏告訴了我們，如果我們有受驚的話，我們應該要怎麼治療？加桂枝，一定要加桂枝。那加多少？如果是桂枝湯來講的話，要加到變五錢。所以若是病人容易受到驚慌、恐懼，其實呢這些都是因為什麼？他血管容易收縮，很容易就受到驚嚇，所以我們要促進他動脈的循環。所以碰到這種驚、恐所導致的這些病症，我們可以加桂枝。

※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奔豚，氣上衝胸，肚子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奔豚，奔豚的病，他的氣上衝胸，他的氣血往上衝胸，因為血管收縮、受到驚嚇關係。那這情形有影響到肚子，所以肚子因此痛。我們知道呢，痛呢就是什麼？是血液循環的血液。

的回流還有血液的循環不足，反正出現血液循環的問題，都會產生痛。那這邊腹痛呢是在肚子的區域，整個腹痛。

「往來寒熱」，我們知道往來寒熱就是跟什麼有關？太陽、少陽、厥陰。不過這個往來寒熱呢，是跟淋巴的有關係，因為他前面已經腹痛了。腹痛了就是他那邊有點冷，所以不是血脈的問題，那也不是太陽的問題。因為太陽是跟發汗有關係嘛，其相對於本身和體外的散熱，體外熱的交通出了問題，才會出現那種太陽的往來寒熱的這種熱。那邊為什麼會講是少陽？因為它是淋巴的流通的快慢所導致的這種往來寒熱。那用奔豚湯主治之，那條文《桂林古本》是和《醫宗金鑑本》相同的，但是呢他們的方式不同，我們等一下來做一些解釋。

【注】

奔豚氣上衝咽喉，發作欲死，是奔豚之甚者也。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是奔豚之微者也。甚者，以桂枝加桂湯，從腎逐陰降逆也；微者，以奔豚湯，從心調血散逆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注。那奔豚的「氣上衝咽喉，發作欲死，是奔豚之甚者」，為什麼？因為咽喉比較高，那胸比較低，所以呢他就做這樣的解釋。奔豚的氣上衝，衝得比較上面嘛，發作欲死，這個呢是奔豚的病比較深，因為是比較在上面的。那氣上衝胸，然後肚子痛，然後往來寒熱，這是奔豚比較弱一點的，然後他說嚴重的就用桂枝加桂湯，其實這個是比較嚴重的，因為寒比較多所以用桂枝加桂湯，就是動脈收縮比較嚴重，再來他說桂枝加桂湯從腎逐

陰降逆，其實並不是說從腎逐陰降逆，而是他把那邊的血管擴張，加強動脈血循。那微的，以奔豚湯，從心調血散逆。

那我們直接來看《桂林古本》。《桂林古本》呢，它跟《醫宗金鑑本》奔豚湯的差別就是，《醫宗金鑑本》的奔豚湯它用甘李根白皮，那《桂林古本》還是用桂枝，記住還是用桂枝。其實我們應該很清楚，既然是動脈收縮產生的脈衝，脈衝逆行到心引起的各種奔豚症狀，基本上我們還是用桂枝，所以以這樣來看，是《桂林古本》比較好。

首先他肚子痛，肚子痛告訴我們血循的問題，那表面的血循我們用桂枝跟白芍就可以了，那裏面血循呢？像在婦人病篇，婦人肚子的痛或是我們少腹的一些痛，婦人腹中疝痛，都是有什麼？川芎跟當歸，所以他這邊就是用川芎跟當歸再加芍藥幫助血循，來阻止這個肚子的腹痛。那往來寒熱是因為淋巴，淋巴的流通瘀堵，所導致的熱，有時候流通不及，所產生的寒，所以這邊一定取小柴胡湯，因為他不需要散到外面去，因為他氣表面是沒問題的，氣只有到胸這邊，所以他不需要柴胡，所以去掉柴胡，只取小柴胡湯內三味藥，也就是黃芩、半夏、生薑，那因為這個瘀堵比較嚴重，條文有氣上衝胸，又因為血脈的瘀堵，然後氣的瘀堵，所以他的半夏的量跟生薑的量加的比較多，比原來的多了一兩，那另外還有一個呢？半夏生薑是從胃往上的，半夏生薑是從脾胃這邊一路往上，沿著中焦還有上焦，另外還有一個是胃本身的，氣往下逆的，這個部分我們要幫它拉出去，所以用了葛根，所以呢我們整個看起來，這就是整個奔豚湯的方義精神。腹痛用川芎、當歸、白芍，然後整個血循部分，外面血循，整個靜脈血循跟動脈血循，加了桂枝，跟白芍，那淋巴的流通不利，他就用了黃芩、半夏、黃芩去祛淋巴的結熱，那半夏去祛掉淋巴的瘀堵，那生薑是幫助散胃中的水氣，那葛根是通

表面，讓脖子還有胃的津液往外拉，像葛根湯是治下利的，幫助胃氣的上行。那條文本身還有氣虛的問題，所以他加了甘草來補脾氣，所以整個就是這樣的方義。

【奔豚湯方】

甘草、芎藭、當歸（各二兩），半夏（四兩），黃芩（二兩），生薑（五兩），芍藥（二兩），生薑（四兩），甘李根白皮（一升）。

上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桂林古本》】

【奔豚湯方】

甘草二兩（炙），芎藭二兩，當歸二兩，黃芩二兩，芍藥二兩，半夏四兩，生薑四兩，葛根五兩，桂枝三兩。

上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集解】

沈明宗曰「用芎、歸、白芍、甘草，調養厥陰、少陽血氣之正，而邪自外出；以生薑、黃芩、半夏、生薑佐李根，解半表半裏之寒熱，而逆可散。蓋奔豚雖屬腎病，然兼厥陰、少陽之邪而發者有之。仲景用此方，明非僅寒邪一端致然也」。

【永諸按】

沈明宗對藥來做一些說明，他說「用芎、歸、白芍」，其實就是調什麼？最主要是調厥陰，如果要講我們就講說他是調厥陰，因為它是掌管血脈，川芎、當歸掌管血液的流通的陽，所以芎跟當歸可以行血中之氣，可以幫助血的流動，只不過川芎是比較偏向於深層的血流，當歸是偏向於淺層的血流，那白芍主要是幫助靜脈的回流，所以是這樣的，所以應該是一調養厥陰」。那黃芩、半夏、生薑其實是少陽的氣，所以來治療往來寒熱。那用桂枝跟葛根的原因呢？用桂枝來治療這奔豚、衝逆的氣，那用葛根來幫忙疏通那些胃氣，就出去外面的一些肌肉的一些氣，因為葛根可以治療項背強几几，所以他可以通利肌肉那邊的氣，這就是奔豚湯用藥的原則。

我們再講一次。第一個，他是氣往上，上衝到胸，從少腹這邊的動脈匯合成一個大的動脈上去，所以要降這個氣呢？第一用桂枝，那少腹這邊的血流有影響到，肚子痛血循不好，所以用川芎、當歸幫助動脈血往這邊流通，因為你嚇到了，整個地方的血管都有所收縮，因為有腹痛，所以用川芎、當歸幫助這邊的動脈流動，再用白芍幫助靜脈的回流，那這樣血通了就不會痛。那三焦這邊的淋巴因為受到血流的影響，淋巴流動也不通利，所以出現往來寒熱，而小腸然後脾胃，從脾胃這部分拉上去的淋巴受到瘀堵，所以用什麼？用了黃芩、半夏、生薑幫助氣從這邊散出去，那葛根主要的作用是，第一個，胃的津往下瀉的時候幫忙往下拉，像葛芩連湯啊！那生薑是把胃外面的水氣拉出去，沿著中上焦的路一路拉，拉到外面去，那葛根是針對它本身肌肉這邊，不是胃外的，而是本身這邊津液，幫他流通，那炙甘草呢來補脾氣。

※發汗後，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桂林古本》】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也，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永諸譯】

發汗以後，病人肚臍下悸動的，想要作奔豚病，茯苓甘草大棗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發汗後，《桂林古本》和《醫宗金鑑本》是有點不太一樣，差一些些，其實字差不多，發汗後，肚臍以下悸，悸呢就是怎樣造成的，因為那邊有水氣，像我們皮膚的那個跳動。腹內的深層有主動脈，因為水太多了，下面的主動脈跳動，震波延伸到肚皮，所以形成悸，肚臍的下面突然會有跳的感覺，那這些水積久了會變成冷，當然也會導致動脈的收縮，那動脈的收縮也有可能導致一個脈衝往上，但是因為不是突然的，所以條文說欲作奔豚。像突然血管收縮就會出現奔豚，這個是已經久了，不是突然的，所以血管會慢慢的收縮，因為是慢慢的冷，而這邊血管收縮會有類似要奔豚的感覺，所以才講欲作奔豚，感覺很像要作奔豚，有個脈波會往上，可是又沒有，因為純粹是臍下這邊有水的積聚，所以導致動脈的跳動，傳到表面，所以才感覺到臍下悸，他也是欲作奔豚，並沒有作奔豚。



那治療上，我們要怎樣去治療？臍下這邊有水，屬於下焦，所以我們當然是什麼，第一個，用什麼？茯苓，一定要加重茯苓把這個水去掉，對不對。那第二個，臍下這邊動脈的收縮，感覺要作奔豚，那我們是不是要強心，所以他要用桂枝跟甘草，不僅補心氣，因為這邊有水氣，回流的氣也不足，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心氣也會有所不足，所以我們用桂枝還有甘草，強心還有通這個脈，這樣就不會了。那大棗的目的是因為茯苓的用量大的關係，我們之前講過大棗可以維持液體的等滲，當我們怕這個東西過於耗掉水，要維持身體的等滲的話，我們就要用大棗，或者是我們要保留這個水的話，比如說我用了一些利水藥或去痰藥，那為了避免利水或除痰除過頭，造成身體的津液缺失，太過乾燥，我也會加大棗，所以他這一條就說用苓桂棗甘湯，那另外大棗，有些人是說大棗可以把脾胃顧好，這些水就不會衝上去，有些是這樣講的，那參考看看啦。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個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既然出現了大棗，所以他茯苓的量一定非常的重，畢竟是在臍下屬腎的位置，所以他茯苓要用非常的重。

【注】

發汗後，心下悸者，心陽虛，本經自病也。臍下悸者，腎邪乘虛上千心病也。奔豚者，臍下氣動而上衝也。欲作奔豚者，有似奔豚之狀而將作未作也。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所以補火土而伐水邪也。上條發明外感寒邪，能病奔豚，此條更申明內有水氣，亦能病奔豚也。

【永諸按】

吳謙他說「發汗後，心下悸」，心的悸表示心的虛，心的虛也會產生悸，這是本身心喔，我們用桂枝甘草湯。「欲得按，叉手自冒心」，還記不記得這個是桂枝甘草湯證的條文。「臍

下悸」，是腎那邊有一些水，而心臟跳動傳到臍上的主動脈，主動脈的跳動傳到臍下的外面形成一種悸的感覺，這個其實是告訴我們臍下部有停水，吳謙他說「腎邪乘虛上干心病」，其實並不算是，就是說你那個水氣，因為心陽的不足，水氣沒辦法從腎部消掉，所以導致腎那邊極陰之處，你看下焦的部分，是腹中最底部，我們以腹來看它是最底的位置，因為心臟發汗以後他陽虛了，動力的不足，所以沒辦法將血流往腎流動去化掉這些水，因而這些水積在臍下這邊，又因為臍下後面深處有一個動脈，所以產生一個震波到前面形成一個臍下悸。那後代是講說什麼腎邪乘虛上干心病，我是覺得不好，不過每個人有各自的講法，重點我們要會去明辨。

「欲作奔豚」，並沒有說作奔豚，因為他只是有一個水在那邊，那水的寒導致動脈的收縮，但是這個收縮不是急促的，所以不會產生一個很大的逆向脈波，但是會感覺很像要作奔豚，其實是沒有作奔豚的。

用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最主要是要瀉水邪然後補心，所以用茯苓、桂枝、甘草。那因為茯苓用得很重，我們茯苓桂枝甘草湯的茯苓用得很重，所以必須用大棗來保存好自己的津液，不要過度耗損，維持等滲。

【集注】

徐彬曰「仲景論證，每合數條以盡其變。言奔豚由於驚，又言其從少腹衝至咽喉，又言其兼腹痛，而往來寒熱，又言其兼核起，而無他病，又言汗後臍下悸，欲作奔豚而未成者，

其淺深瞭然。用和解，用伐腎，用桂不用桂，酌治微妙。奔豚一證，病因證治，無復剩義。苟不體會仲景立方之意，則峻藥畏用，平劑寡效，豈古方不宜於今哉」。

【永諸按】

我們來看集注的部分。徐彬說「仲景論證，每合數條以盡其變」，那奔豚的病因是因為驚嘛！那對什麼是驚造成的，其實只要能造成你血管的急速收縮就會產生奔豚病。那他的症狀就是從少腹那邊因為血管收縮，它的脈衝，逆向到心、到咽喉、到胸中都有，那各個不同，像這個衝到胸、咽喉的呢？他就要用桂枝加桂湯，那表示呢他道路沒有阻或者是上衝之力很大，所以可以到咽喉。那另外呢？也有說上衝到胸而已，因為症狀出現了腹痛、往來寒熱，就表示他的血有些瘀堵，他血路比較不順，氣道也不利，所以就用奔豚湯，那奔豚湯裏面一樣有桂枝，但是為了治腹痛，所以必須要加強血液的流通，所以有川芎、當歸還有白芍。那出現了往來寒熱表示淋巴的流通出了問題，所以他就用黃芩、半夏、生薑來幫忙。又因為是有奔豚嘛，所以一定有用桂枝，其次他又再加了一個葛根，葛根幫忙疏通外面肌肉，於是主要是要用來協助生薑、黃芩、半夏那些水氣淋巴的疏通啦喔！

另外呢還有一個就是又兼核起，這個也是少腹上衝至咽喉，又有那個核起而赤，主要是因為針處被寒啦，由燒針嚇到的，要治那個核就灸其核上各一壯。至於對於奔豚也是用桂枝加桂湯。另外還有一個發汗後，心陽有點虛，那水沒辦法代謝，心腎沒辦法交，去代謝水，因為心臟把血液送到腎，腎可以排水，水就不會積在腎那邊，就不會積在臍下，臍下悸是因為他有水飲在那邊，水性是寒的，會影響到主動脈，所以導致主動脈有點收縮，但收縮不大，所以只有欲作奔豚，而不是像突然間的收縮，導致奔豚發作的奔豚一樣，所以他用什麼？

主要一定要去利下焦的水，那茯苓是一個交通心腎的藥物，茯苓會把心臟所有的血液往腎送去，送去可以利掉一些水，到腎那邊利水，又怕利水過度，所以必須用大棗來預防，因為已經發汗後，怕心陽虛，所以用桂枝加甘草來補心陽，所以整個的藥就是這樣。

周揚俊曰「汗本心之液，發汗而臍下病悸者，心氣虛而腎氣動也」。

【永諸按】

周揚俊說「汗本心之液」，這是沒錯的，「發汗而臍下病悸者，心氣虛：：：」你可以講發汗是心氣虛，臍下病悸其實是腎，因為臍下是屬於下焦的部分，腎那邊的陽不足、功能不足導致的臍下停水因而致臍下悸。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半斤），桂枝（四兩），甘草（炙，二兩），大棗（十五枚）。

上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作甘瀾水法：取水三升，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數千遍，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桂林古本》】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半斤，桂枝四兩，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五枚（劈）。

上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作甘瀾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永諸按】

你看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茯苓用到半斤，他是苓桂朮甘湯四兩的兩倍，所以他用的茯苓是非常的重，因為它是臍下悸，這個要注意，如果我們下焦水很多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加倍茯苓的量，茯苓一般是開四錢（古劑量一兩現在用的是一錢），像這個臍下悸、很嚴重的、或是嚴重的水腫，我們要幫助他利尿，我們就是用到八錢。桂枝用到四錢的原因是因為他有欲作奔豚，所以比尋常的桂枝湯多了一錢，作了奔豚就加二錢，所以就變成五錢，所以桂枝加桂湯就出現桂枝五錢，炙甘草還是跟原來的一樣，還是二錢，大棗是十五枚比一般的十二枚多三枚，因為我們是煮湯方，怕水喝下去結果藥力不動，所以我們必須要取有動力的水，動力的水怎麼取呢，就是比較陽的水，就是在上面會跑的，所以就是要用甘瀾水，然後先煮茯苓，為什麼要先煮茯苓呢？因為希望茯苓往下的作用比較強一點，通腎的作用比較強一點，而且他有八錢，所以他是先煮茯苓，我們東西先煮的目的，讓它熟了以後，就比較會下行，增加下行的力道，用甘瀾水是避免這些水停住，因為這些水是有動力的，然後把他減掉兩升，再把諸藥拉進去煮成三升，把渣渣去掉，溫溫的喝一碗，一天喝三次。

那甘瀾水要有陽嘛，所以一定取那些會跑的。《醫宗金鑑本》說「取水三升」，把三碗水放在大盆子裏面，這個有點問題啦，三碗水很少。「取水三升，那放在大盆內，那用杓子揚之數千遍，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之」，就是在跑啦！最主要是要取這個會動的水，甘瀾水的目的是這樣。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桂林古本》是比較不一樣。甘瀾水，用水兩斗，其實這才是對的啦！水兩斗是多少？二十碗嘛，而不是像《醫宗金鑑本》的三碗。二十碗碗的話合現在應該有五升，一碗大約大概二百五十毫升。那如果照那個《金鑑本》，三升就七百五十毫升而已，裝在大盆內，用杓怎麼搖啊！所以這個應該是有一些抄寫的錯誤。

【集解】

程林曰「汗後臍下悸者，陽氣虛而腎邪上逆也。臍下為腎氣發源之地，茯苓泄水以伐腎邪，桂枝行陽以散逆氣，甘草、大棗甘溫助脾土以制腎水。煎用甘瀾水者，揚之無力，全無水性，取其不助腎邪也」。

【永諸按】

程林說「汗後臍下悸」，因為陽氣虛。因為汗後會耗損陽氣，所以陽氣虛，導致腎那邊沒有化的水，往上衝，他們會覺得是這樣。那臍下是三焦，屬於腎區。我們把整個肚子來看，橫膈以上是胸就不管了，因為胸是上焦，這是橫膈的部分，把它隔開了。肚臍的部分，《難經》說臍上有動氣屬心，左邊是肝，右邊是肺，肚臍這邊是脾，臍下是腎。一樣同樣是五行，下面是腎。那臍下是腎呢，底下的原氣發源的地方。茯苓最主要是瀉水，其實不是發腎水，茯苓幫助腎臟腎絲球部的過濾功能，像小便的變少可以使其變多。因為茯苓抱著松根而生，

你看它從得根那邊長出來，他是吸著根的血脈的水把它瀉出去的，所以茯苓就能幫助腎臟的絲球體的過濾，可以增加絲球體過濾速率。那我們再加個桂枝來通陽，就是行陽，幫助動脈的擴張增加動脈的血液流動，還有甘草補心臟的力道。因為茯苓他用了八錢，非常的多，那大棗是避免茯苓把正常的津液都利掉了，所以用大棗。大棗其實可以補脾胃，因為裏面肉黃，黃色屬土嘛！裏面是黃色的，又甜，所以他可以補脾土。所以後代就說他可以補脾土來抑制腎水，避免腎的往上衝。那煎用甘瀾水呢？因為他已經水太多了，有臍下悸，在腎的位置，所以我們要取甘瀾水的目的，是要這個是水能動的、會跑的、不是死水的，比較有陽性的，所以他才取上面的珠子，因為這在上面又容易跑，那這個才不會變成死水，加重臍下的水邪、臍下的悸。那什麼「煎用甘瀾水，揚之無力，全無水性」，其實它有水性，因為它是水啊！只不過要加它的陽的性啦，比較能有動力，因為臍下那些氣已經不動了，所以是這樣的。

胸痺心痛短氣病脈證並治第九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痺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痺、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

【《桂林古本》】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痺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胸痺而痛者，以其脈弦，故也。」

【永諸譯】

師曰「夫診脈，應當取太過和不及的脈，陽微陰弦，就胸先痺而後接著痛。之所以如此，歸因於病人極虛也。現今陽虛，知道在上焦。先胸麻痺而後接著痛的，因為病人脈弦的緣故」。

【永諸按】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還有不及」，我們在把脈，我們要去取那個什麼？這個脈太過的和不及的，因為要取他的病態嘛！所以正常的緩平和的脈我們不去管他。那病態的就是有太過跟不及喔！一定要去這樣看，所以這個陽的部份取到的脈是什麼？微的！陽是微，表示陽部的氣力很少，推動力不足，脈微是陰陽氣皆不足。那陰的部分弦呢？陰的部分氣血流動不暢，所以脈弦，既然陽的部分氣力很少，那陰的部分也流通不暢，所以他就說了，那就會胸痺。因為胸為陽，那陽的氣血流動不暢，往外的推動力不足，所以胸就會痺，痺就是氣血供



應不足，我們之前有講過了。那陰弦呢？陰部的部分氣血回流不好，所以胸痺了以後，因為該處的氣血送不回，然後就會瘀堵產生痛。因為胸部的氣血不足、推動沒有力，到最後氣血循環不好，所以他這邊即胸痺，胸痺就是心胸痺嘛！那胸是心陽，心中之陽部，動力的不足，然後漸漸的血流不暢，所以就出現了什麼？痛！所以心胸痺也會痛。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呢？其實他就講了「責其極虛也」，我們「責」跟「問」，意思其實是差不多，但「責」是上對下，「問」是下對上。責就是說這個有問題，就是因為他非常虛的關係，那既然陽微我們知道陽氣虛嘛，那陽氣虛就代表陽的氣血的虛，陽的微也代表陽的氣血的微，那今天是陽虛所以知道是上焦，為什麼？因為上焦為陽嘛！所以我們知道在上焦。「所以胸痺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為什麼會造成胸痺心痛呢？因為陽微我們知道是虛、虛在上焦，那原因呢？因為陰為陽之本，所以我們的脾胃是後天氣血的來源。那為什麼會陽微呢？是因為陰弦！陰為什麼會弦？陰它那邊的氣血流動不好、送不上去，所以導致的，因此條文說「以其陰弦故也」。

【注】

脈太過則病，不及亦病，故脈當取太過不及而候病也。陽微，寸口脈微也。陽得陰脈為陽不及，上焦陽虛也；陰弦，尺中脈弦也，陰得陰脈為陰太過，下焦陰實也。凡陰實之邪，皆得以上乘陽虛之胸，所以病胸痺心痛。胸痺之病，輕者即今之胸滿，重者即今之胸痛也。

【永諸按】

「脈太過則病，不及亦病」，所以脈我們要取太過、不及來了解他的病，這是對的。「陽微」是指陽的部分微，不一定是講寸口脈，他講寸口脈就有點窄化了，如果仲景覺得是寸口，

他就會寫寸口脈怎麼了？陰的話就會寫尺中緊，尺中弦等等，所以陽微如果把他講是寸口，就是比較窄化了。

那陽得到微，微是什麼？力道，氣血的不足，他的脈因為氣血的不足，所以導致的這種微。微就是陰陽氣血俱不足，所以陽微就是陽部氣血不足，陽又代表什麼？上焦。陰弦我們剛才講過了，陰是屬於裏，為陽之本。弦是代表什麼？第一個弦有可能代表寒，因為寒會令血管收縮，氣血的收縮，流動不順暢。另外一個情緒也會導致弦。所以弦的病機代表的是他的氣血流動不順暢，有時候因為寒，有時候因為心情的問題，緊張、壓力，有沒有可能因為熱？也有可能，不過熱是因為瘀堵，有些是因為堵住的關係，所以弦脈如果是因為熱的話，要有所瘀堵，像少陽病的淋巴流通不順暢，就會出現弦脈。

為什麼會病胸痺呢？因為陰為陽之本，陽的氣血要靠陰的接濟，既然現在陽已經微了，那表示這就是病在陰，陰沒有給它，為什麼沒給它？是因為有堵嗎？還是動力不足呢？有可能有痰阻，有可能有陰的寒，那還有可能受到情緒的關係，都有可能，所以這些導致陽的微，就會出現陰弦。導致胸痺、心痛的原因，就是因為陰弦的關係，陰不得濟陽，氣血供給營養的不足，所以導致這樣的。

【集注】

李杲曰「《內經》云『胃脈平者，不可見，太過不及則病見矣』。寸脈為陽，以候上焦，正應胸中部分，若陽脈不及而微，則為陽虛，主病上焦，故受病胸痺。尺脈太過而弦，則為陰盛，知在下焦，故上逆而為痛也」。

【永諸按】

集注的部分，李彭說「《內經》云『胃脈平者，不可見』」，胃的脈平的，就是正常，平常人，我們是看不到這個胃脈的，如果我們的脈太過不或是病很嚴重的時候，就會看到他解釋「寸脈為陽」，寸脈就只是陽的一部份，我們可以講人迎為陽也是，所以這樣會有點窄化。寸脈當然是候上焦，應胸中的部分，所以他用這樣來解釋，如果陽脈不及，「陽脈不及而微」，就是陽的氣血不足，所以導致他的極虛，微就是極虛，弱只是虛一點點，微就是極虛，病本來就在上焦，因為上焦為陽，所以胸中的氣血就會有所不足，所以會病胸痺。

他這邊「尺脈太過而弦」，其實是不對的，陰的弦，解釋為陰就是尺脈，其實是不對的。陰為陽之本，所以陰部的弦，代表陰部的氣血的流動不順暢，氣血流動不順暢沒有辦法供給到陽，所以導致陽供給的不足，因而致陽的微。不順暢的原因有很多，有些是因為瘀堵，尤其是因為寒，所以這種胸痺後面接著痛，痛就是告訴你不通，他的病機就是陰那邊氣血供給到陽的不夠，表示陰沒有辦法跨過橫膈而上，他有瘀堵，所以才出現他是脈弦。

尤怡曰「上焦為陽之位，而微脈為虛之甚，故曰『責其極虛』」。

【永諸按】

尤怡講的還不錯，尤怡沒有特別去講脈，他只講上焦就是陽的位，「微脈」就是虛很甚，才會出現微脈，所以他說責其極虛。他不針對陽脈什麼的來做講解。不會把陽脈用成寸口把他窄化。

※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桂林古本》】

平人，無寒熱，胸痺，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永諸譯】

平人，沒有寒熱，胸痺，短氣，不夠呼吸的，實也。

【永諸講解】

「平人，無寒熱」，沒有寒熱就是沒有少陽淋巴的瘀阻，沒有太陽與外界交通的失常，厥陰血脈流動的太過與不及的問題。以少陽來講就是中焦淋巴的回流的問題，沒有淋巴回流的問題，因為出現寒熱就是淋巴回流的快或慢。

「短氣」，但是沒有淋巴回流的問題竟然會出現短氣，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比較偏向於胸的問題。我們胸中負責呼吸的問題，「短氣，不足以息者」，氣太短了，不足就是呼吸的氣不足，息就是呼吸，呼吸不足這是因為實的關係，就是說這個地方有所瘀堵，中間好像少了一些東西，所以《桂林古本》他添了胸痺，《桂林古本》是比較對的，《桂林古本》「平人，無寒熱」沒有淋巴流通的問題，但是「胸痺」，胸中的氣血不足，所以造成短氣，所以心肺的功能不好，所以就短氣，沒有辦法呼吸，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就是因為實的關係，雖

然這個痺是胸部供應和更新的氣血不足，而其不足在於胸中氣血的流通不良，是因為胸中有所實，所導致的，所以他是說這個胸痺是實証，並不是虛證。

【注】

平人，無病之人也。無寒熱，無表邪也。平人無故而有短氣不足以息之證，不可責其虛也。此必邪在胸中，痺而不通，阻礙呼吸，當責其實也。

【永諸按】

吳謙注的部分，「平人」就是沒有病的人，一般的人，「無寒熱」他這邊講說是沒有表邪，其實寒熱也代表著淋巴的流通，沒有淋巴瘀堵的問題，都沒有問題，但卻有短氣兼呼吸不足，表示他的氣有所瘀堵，他的氣血流通不夠，像這種痺，雖然是表示氣血的不足。但是本身氣血的不足其實有很多原因，有些是因為虛，虛的原因是因為我供給，供給肺不夠，另外一種是「實」，實就是因為什麼？我這邊的氣都不動，所以當然沒有新的進來，這個也是一種胸痺，本質都是虛，但是病因是不同，所以他特別把他提出來，像這種「短氣」，氣很短，沒辦法呼吸的這個是實而不是虛，虛的是血完全沒有辦法到達這邊，所以導致這邊的虛。那這個實呢？是因為他這邊的氣都不動，所以新的進不來，這種的胸痺，告訴我們這個是實的。那一平人無故而有短氣，不足以息」，這個不是他的虛，這是因為他實的關係，因為氣沒辦法去更新，當初那邊的氣血壅堵所導致，所以他說要責他的實。

【集注】

李彥曰「上節云『責其極虛』，此又云『實』，何也？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為實是也』，然短氣與少氣有辨。少氣者，氣少不足於言，《內經》云『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是也』。短氣者，氣短不能相續，似喘非喘。若有氣上衝，故似喘而不搖肩，似呻吟而無痛是也」。

【永諸按】

集注的部分呢，李彥就說了，上節說「責其極虛」，前面是講虛，那這邊是講實，這邊引的經文來講，「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如果不正常的氣留了不去，那麼病就是實，這邊就講得不錯。那短氣跟少氣是不一樣的，短氣是吸下去，因為他是在胸中那邊氣堵住了，沒辦法流通，氣進去，所以才會出現短氣。少氣呢？就是氣少，他不要講話，那短氣又不一樣，短氣因為他氣實，所以他可以多呼吸一些或者是講話，來幫助氣的流通，所以他這邊做一些少氣跟短氣的分別。我們看一下，少氣就是不想講話，因為氣已經不足了，講了更耗氣，就是《內經》講的「言而微」講得很小聲，一整天很少講話、不想講話。那短氣的話，他是講說氣比較短，短促，沒辦法相接，「似喘非喘」但是他並沒有少氣，他還是可以講，那講的呢可能沒辦法一句講的完，他可能要講很多句，但是他並不會說他不想講完，越講講的話很小聲，這個不一樣，這是少氣跟短氣的分辨。

尤怡曰「平人，素無疾之人也。無寒熱，無新邪也。而乃短氣不足以息，當是裏氣因邪而實，或痰、或食、或飲，礙其升降之氣而然也」。

【永諸按】

尤怡講說，平人就是平常沒有疾病的人，那寒熱呢？他是說是沒有外感、沒有新邪。那「短氣不足以息」就是因為裏氣實，影響了氣的流通，所以出現這種短氣不足以息，這是實，那這些是怎樣子造成的？他說或痰或食或飲，其實這個實多了啊，因為在胸痺的話，並不是因為食，他主要是痰或飲，礙其升降所導致。

※胸痺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栝蒌薤白白酒湯主之。

【《桂林古本》】

胸痺，喘息，咳唾，胸背痛，寸脈沉遲，關上小緊數者，栝蒌薤白白酒湯主之。

【永諸譯】

胸悶，喘息，咳嗽，吐口水，胸背痛，寸脈沉遲，關脈小緊數的，栝蒌薤白白酒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胸痺之病」，胸痺的病呢，「喘息」，喘就是呼吸很急促。喘息就是呼吸很急促，因為喘從口從喘字的別旁，那這個就是很急促的意思，張著嘴像湍流一樣的意思。那「咳唾」呢？咳就是用力咳出來的，咳是要用力的，而嗽不用，所以我們講咳嗽，那是二個不同的意思。像我們清痰的那種叫咳，那嗽是自然而然地就這樣出來的。那唾呢？就是因為裏面有一

些黏液堵住的，淋巴堵住的，所以會咳出一種唾。唾是一種比較聚集的，屬於陰的，那涎是屬於比較能展長的，所以唾是屬於腎，涎屬於脾，因為脾是比腎還更陽的部分。

「胸背痛」，那之所以會痛是因為血液的流動不好的緣故。那為什麼會痛呢？因為他的淋巴也堵住了，導致了血流的不好，所以出現了這種胸背痛。那因為它的氣是堵在胸廓的位置，導致那邊氣血供應的不足，這是屬於實證的胸痺。又因為淋巴的瘀堵，那邊的筋還有肉就會比較脹繃緊，所以會導致「短氣」，就是吸的氣很短，那呼出去的氣也是很短。

「寸口脈沉而遲」，寸口是候上焦，脈是沉的就代表他往外的力道不足，也就是陽的不足，往外的力道不足，那往外的力道不足有可能是因為他本身的虛，或者是有東西堵住，所以這邊寸口脈先沉，而後就是接著會遲，如果他是虛的話，他的脈會出現什麼？先沉而且後面是微，沉微而不是沉遲，遲的話是告訴我們說，有陰阻擋著氣血。那我們由這邊來看就大概知道，那可能他胸中有些實，實性的瘀堵，導致胸痺的產生。

那我們再看「關上小緊數」，關上是小、緊、數。因為上焦有所瘀堵，候中焦的關上其實他陽是沒問題的，但是由於瘀堵導致脈道的變小，所以他的脈會變得比較小。那緊是因為他外在的，不是本身的，因為脈緊這個東西是外來導致的，例如表部受寒或是飲食冰冷，都會造成脈緊。如果是我們本身內陽的不足，出現的是沉，沉是因為內陽的不足，緊是外面受到寒，所以「關上緊」。為什麼會出現緊？因為它上面的上焦他那邊有些堵住了，而且那些氣又比較冷，所以使得他變緊，就是上焦的寒使得關這邊出去的脈變成緊，因為他本身的陽氣是夠的，所以他不會出現沉，但是他受到外面上焦的影響所以他變成緊。那數，因為他的動力是沒問題的，所以他必須要往外，因為前面已經有堵住了嘛。就像我們傷於寒，表面



的毛孔堵住了以後開始脈就會變成什麼？脈會變得跳得比較快，這是數，因為化熱了。上焦的瘀堵，導致關這個部份化熱，會出現這種數脈，數脈的意思是脈跳比正常人的一息四五至還快，若是一次一次的比之前跳得快一些這叫促。那上面寸口脈的遲呢？「遲」是跳得比正常人的一息四五至還慢的樣子，用「栝蒌薤白白酒湯」來主治它。

在《桂林古本》這邊的差別，就是寸口脈是「沉遲」並沒有「沉而遲」。沉的陽虛是因為遲造成，所以兩個互相影響，只有沉遲並沒有沉而遲，所以用「栝蒌薤白白酒湯」來主治它。

【注】

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為裏氣滯，遲則為臟內寒，主上焦臟寒氣滯也。關上小緊而疾，小為陽虛，緊疾寒痛，是主中焦氣急寒痛也。胸背者，心肺之宮城也。陽氣一虛，諸寒陰邪得以乘之，則胸背之氣痺而不通。輕者病滿，重者病痛，理之必然也。喘息、咳唾、短氣，證之必有也。主之以栝蒌薤白白酒湯者，用辛以開胸痺，用溫以行陽氣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吳謙的脈是因為是寸口脈沉而遲，其實我們要知道，沉是本身的陽不足，是本身的寒，本寒而不是外寒，所以陰病脈幾乎都是沉。三陰病上幾乎都是沉，因為本身的寒。那三陽病如果是外面的，大部分不是本身的寒，都是外面的寒造成的，大多出現緊。所以大家了解一下，脈的緊是外面的寒所導致的，脈的沉是本身的寒導致的，所以我們在開藥上又不一樣了，一個是溫裏，一個是發表，不一樣。如果有出現遲脈就告訴我們是有

東西堵住，這是一個實證，就是說我們的氣被堵住。因為遲在仲景《傷寒論》裏面的「平脈法」講「陰阻氣血」，就是陰阻止了氣血的流通。那如果本身是虛的話，那出現是「微」而不是「沉遲」。所以它這邊也講，我的寸脈是沉遲，我的沉是陽出不去。如果是「微」就是說我心臟沒力，打不出去。那這邊出現是「遲」，代表我心臟是好的，但就是因為有阻礙到，所以出不到氣口那邊。因為脈遲是陰有東西給我堵在那邊，所以才會造成這種胸痺，那這種胸痺是屬於實的。

吳謙說「沉則裏氣滯。」不是唷！大家要學起來。「沉」是因為裏面自身的陽不足；「緊」是受到外面的寒；「遲」是因為有東西堵，「陰阻氣血」，才會出現脈遲。所以這邊告訴我們，寸口脈我們把這樣就知道陽出不去被閉住了，原因是因為它遲，不是因為虛，是因為脈遲所以有東西堵，我們就知道上面有些瘀堵，所以我們就知道除去上面的瘀阻。條文那邊再次強調它是出現上焦，會不會下焦也有問題呢？是不是下焦太快了呢？所以它就看「關上小緊」，你看這邊出現是緊，所以表示中焦並沒有自身陽不足的問題，這個緊是因為上焦這邊的陽虛導致它那邊的緊，進而影響到中焦，因為對中焦來講上焦是屬於外，所以是外面的。那為什麼會變小？因為原本它是正常的，那為什麼脈出到那邊變小了？因為經過了窄路，所以就變小了嘛，我中焦出去然後到上焦告訴我道路縮減，因為這些脈道路縮減以後，氣血變少的這些反應到寸口，它就出現小脈，脈就變比較小，是這樣的。那數呢？為什麼會造成數呢？因為胸中這邊就瘀堵了，那氣瘀堵之後就會化熱，像我們扭傷足踝，就會腫脹發熱，化熱就會產生數，那它說小而陽虛其實不是喔，小是因為它上焦瘀堵所以導致的脈管變小，中焦出去變小，那為什麼知道是這樣呢？因為它後面告訴你它是緊，所以是中焦外的寒，中焦外是屬於上焦，所以上焦那邊有寒，那既然是屬於寒把它堵住的，所以他出去的氣血變小，

那就表示偶爾中焦那邊因為它是正常嘛所以出去的少，當然慢慢會有堵就塞車了，氣血瘀堵就會產生熱，所以重點在講中焦出現了數。

好，整個病理看一下，吳謙這邊對於脈的部分的申述不是很好，那胸背它是心肺的位置嘛，彼此會相牽扯著，就像我們的肋間肌的痛會延伸至背，小腹的痛會延伸至腰，道理是一樣的。像胸大肌從胸至背，所以胸有時會牽扯到背，意思是一樣的，那整個肋間腔的肌的環繞都會影響，像環繞肋骨的內外肋間肌都會影響，因為氣堵在那邊嘛，那牽扯就會痛，那這個痛主要是氣堵到，導致血的流通也不順，因為整個血都會往靜脈那邊去所以導致的那種痛，這叫做氣滯導致的血瘀。那它這邊講「胸背者，心肺之宮城也」，這是可以的。那一「陽氣一虛，諸寒陰邪得以乘之」，它其實不是陽虛，是因為它本身堵住了，所以它這邊有講「輕者病滿」，滿就只有氣病，「重者病痛」，就是氣滯導致的血瘀。那一「喘息、咳唾」，既然氣已經堵住了所以胸腔的擴張比較不順，不好擴的比較大，所以氣進去的就會比較短，出去的也會比較短，因為氣血有所瘀堵，所以會造成滲液，就像我們水溝的水滿了，前面那邊堵住了，然後呢？水滿了以後就溢出來，當然就出現痰、唾，就是這樣。那用栝萸薤白白酒湯，這個治則很有意思，栝萸薤白白酒湯只有三味藥，我們等一下再看就好。

【集注】

趙良曰「凡寒濁之邪，滯於上焦，則阻其上下往來之氣，塞其前後陰陽之位，遂令為喘息、為咳唾、為痛、為短氣也」。

【永諸按】

趙良說「凡寒濁之邪」，反正就是講那邊有一些氣的瘀堵在上焦，既然這個氣不是作為正常的功能之用，走到外面去而瘀堵在那邊，他就是一個邪氣。那堵在那邊影響中焦對上焦氣血的供給，所導致的這種胸痺。我們有些的不足，不是本虛的問題而是供應出了問題，比如說颱風過後山上的資源我們救濟不足，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山崩、道路壅堵的關係，那另外有一些是國家本來就窮，那偏遠的地方就照顧不到，所以一個是虛一個是實，像這個是實。它堵在上焦，所以「阻其上下來往之氣，塞其前後陰陽之位」，這邊講的好。主要就是瘀堵影響到心胸氣的流通，所以導致「喘息、咳唾、痛、短氣」，是這樣的。

程林曰「胸中者，心肺之分，故作喘息、咳唾也。諸陽受氣於胸，而轉行於背。氣痺不行，則胸背為痛，而氣為短也」。

【永諸按】

程林說「胸中者，心肺，故作喘息、咳唾也」，沒錯！所以咳唾、短息這個沒錯，但是他沒有講他的原因，為什麼會咳嗽、會短氣？那「諸陽受氣於胸，而轉行於背」，因為以胸背來說，胸為陰，背為陽，人體的氣是從陰出陽。那「氣痺不行，則胸脅為痛」，這個並不是氣痺，而是氣都堵住了，所以他那邊供給的不足，就是我們一個地方堵住，他後面順位的氣血都沒流通，堵久了以後影響到血的流通，因而導致的痛。那短氣的原因是因為你整個胸腔的淋巴都堵住了，那邊肌肉都比較緊繃，所以當呼吸時，胸部肌肉的擴張出現了問題，就出現短氣。那既然短氣的話，呼吸交換變差，氧氣會不足，所以就喘息，整個就是這樣。

【栝蒌薤白白酒湯方】

栝萸實（搗，一枚），薤白（半斤），白酒（七升）。

上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桂林古本》】

【栝萸薤白白酒湯方】

栝萸實一枚（搗），薤白半斤，白酒七升。

上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永諸按】

那我們知道他的病因就是上焦那邊反正就瘀堵住了。好，瘀堵是有表、有裏，那我們就必須根據在表或在裏來去掉瘀堵的東西。還記不記得我們有小陷胸湯？小陷胸湯他栝萸用到一枚，這邊栝萸實也是要用到一枚，一枚很重阿。如果照網路上來看的話，一枚大概有三百到五百公克，這樣才有用。用栝萸來去除胸間，就是胸那邊一些淋巴管炎、淋巴的結痰。為什麼會發炎呢？就是因為他那邊淋巴的末梢，還有表面肌肉的經筋皮部的那些的淋巴的瘀堵、氣的瘀堵導致的發炎。因為栝萸可以把這些氣清掉，所以他是用來治療因為淋巴瘀堵所造成的胸背痛，所以他可以除掉那邊部位的發炎淋巴。好，所以栝萸是用來做這個用的。

那薤白呢？薤白用到半斤，也是很重。薤白在四逆散的湯方，「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兩，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匙納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果說

大便不利的、比較硬的，可以用薤白，其實薤白就是什麼？韭菜那一類的，它是屬於小蒜，所以又叫小蒜，屬於跟它一樣的。它的味道是重濁，所以它把氣往那邊導？往下導，而且它還可以除掉一些痰，讓痰往下走從大腸排出。薤白是讓痰往下走，所以為什麼韭菜籽可以壯陽，因為他會把整個氣往下導，導到陰部，那氣走血也跟著走，所以它就可以壯陽。那薤白的目的就是這樣，把一些濁痰從大腸或者是把大腸的一些腫脹黏液從那邊排掉，所以可以治大腸的瘰肉。白酒，白酒是指酒釀，清酒是屬於蒸餾酒，白酒就是我們的酒釀，因為我們發醇的時候，剛開始用飯下去，飯下去以後慢慢混濁，這種混濁的白白的就叫做白酒。那這個做什麼？其實白酒也是有除痰作用，它把氣往外拉，又因為它白濁嘛，所以它也可以除掉一些濁痰。因此整個湯方很有意思，在我們胸中枳蘘把這邊的痰都消解去掉，這是表面的，至於那比較深層的，一個用薤白往下導，一個用白酒把氣往外，讓它內外流通，這樣胸就不會痺了，那整個胸就通啦，胸中氣通，新的氣血一進來，胸就不痺了。

※胸痺，不得臥，心痛徹背者，枳蘘薤白半夏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胸痺，想要躺卻躺不得，心痛透達整個背的，枳蘘薤白半夏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胸痺」，一樣這個胸痺，那邊講的胸痺大概都是堵住的啦，就是氣血瘀堵住的胸痺，導致氣血循環不好的胸痺。「不得臥」，我們如果看到不得臥我們就要說他那邊一定有痰或有水，「不得臥」就是想睡沒辦法睡，所以這個「不得臥」就是想躺，但是卻不能躺，因為他坐著還好啦，坐著呢痰或水是聚在比較下部，比較不會影響上焦的運行，那如果躺下來以後就變成痰或水往上淹，就影響到心肺之間氣血的流動，所以他躺著會很不舒服，根本沒辦法躺，所以才說「不得臥」。那還告訴你「心痛」，心很痛，因為心那邊的氣有點堵住，而且生了一個痰，因為堵住比較久，而且還生痰，所以他從心痛痛到背。那我們這用什麼？「栝蔞薤白半夏湯」，同樣的這邊也是有酒，只不過他多了一個痰，因為他不得臥所以多了一個痰，因此加了一個半夏，半夏就是去除淋巴管道壅堵的痰，因為他會心痛徹背不得臥，所以加了一個半夏。

【注】

上條胸痺胸背痛，尚能臥，以痛微而氣不逆也。此條心痛徹背，不得臥，是痛甚而氣上逆也。故仍用前方，大加半夏以降逆也。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注，他說「上條胸痺胸背痛」他還能躺，因為沒有痰，所以只要用栝蔞薤白酒湯就可以了，那這條因為他沒辦法躺，想躺不能躺，所以記住這就是有痰或是有水，隨著我們姿勢的改變，比如說橫向下來的，半坐不得臥有沒有，皂莢丸是不是，那個也是痰很多，所以他沒辦法躺。因為不能躺我們必須要加半夏來去那個痰，那這個是在心所以可以用

半夏，那如果是在肺的話，之前那邊有皂莢，其實在小青龍湯也是有痰飲的時候，小青龍湯可以治療咳逆倚息不得臥，兩個是一樣的道理。以後若是有「不得臥」的症狀，只能坐著睡，就表示他胸中有痰或水，所以記得要用半夏或是十棗湯，那如果是在肺的就用皂莢，老痰比較久的就要用皂莢丸。那這邊就加半夏，一樣的道理，原因是一樣的。

【集注】

尤怡曰「胸痺，不得臥，是胸中痛甚，肺氣上而不下也；心痛徹背，是氣閉塞而前後不通故也，其痺為尤甚矣。所以然者，有痰飲以為之援也」。

【永諸按】

胸痺，尤怡提出「胸痺，不得臥，是胸中痛甚」，其實最主要是痰的關係，那為什麼他講的是心痛不是說胸痛，所以心痛是痰在心那個位置，因為他告訴我們心痛徹背，之所以會徹背，是因為脊神經是從背往前部這樣環繞過來的，各個脊神經有各個支配的皮節，可以上網看，所以那種延伸的痛，會延伸到那邊的脊神經。我們有皮節的感覺區，痛的傳導會沿著其區域投射，比如說像膽結石，我們身體右半邊的脅肋痛通常會牽扯到肩部的痛，那同樣胰臟部分的痛會延伸到後背，肩胛那邊下半部，因為他們是屬於同一條感覺神經從那個脊椎這邊出來的，所以我們叫牽引的痛。所以心痛牽引到後面痛到背，主要是氣堵住，那像心絞痛的話，心絞痛是瘀，是心臟瘀血的關係，他痛是沿著左手的心經部，然後到手的中指。因為是痰的關係，所以尤怡這邊有講的不錯，是因為有痰飲為之援的關係，所以還要再加重去痰飲，所以他整個的作法是一樣，但是相對的薤白會比較少，因為半夏是往上升的，去上面的



痰飲，所以薤白就讓他用少一點，避免影響到半夏，所以不是用到半斤，而是三兩。它藥方的藥還是差不多，都是一樣的。

【栝蒌薤白半夏湯方】

栝蒌實（搗，一枚），薤白（三兩），半夏（半升），白酒（一斗）。

上四味，同煮取四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栝蒌薤白半夏湯方】

栝蒌實一枚（搗），薤白三兩，半夏半升，白酒一斗。

上四味，同煮取四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集解】

魏荔彤曰「用半夏之苦，以開鬱行氣。痛甚則結甚，故減薤白之濕，用半夏之燥，更能使膠膩之物，隨湯而蕩滌也。日三服，亦從上治者，應徐取頻服也」。

【永諸按】

那集解的部分，用半夏的辛苦，辛以開之，苦以瀉之，可以散結，散掉一些痰飲，可以開鬱行氣，去伏飲伏水。「痛甚則結甚，減薤白之濕」，那其實薤白是把氣往下導，主要是用半夏來辛開，加強它散的力道，而薤白的力道是往下，所以把它減量。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丸主之。

【《桂林古本》】

胸痺，胸痛徹背，背痛徹胸者。烏頭赤石脂丸主之。

【永諸譯】

胸痺，胸痛透達背，背痛透達胸的，烏頭赤石脂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心的痛會痛到背，然後再從背痛回來，那用烏頭赤石脂丸，這種很痛是牽涉到血，之前那邊是牽涉到痰，後來就再更深層一點，影響到血，影響到心臟血流的，屬於主動脈的問題，心痛痛到背，痛滿了整個背，再從背痛到整個心，這剛好是主動脈的通行的部位，如果以現代醫學來講，它的病名，比較偏向於主動脈剝離，那主動脈的剝離會有這種現象的出現，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丸的用法，下面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注】

上條心痛徹背，尚有休止之時，故以栝蒌薤白白酒加半夏湯平劑治之。此條心痛徹背，背痛徹心，是連連痛而不休。則為陰寒邪甚，浸浸乎陽光欲熄，非薤白白酒之所能治也，故以烏頭赤石脂丸主之。方中烏、附、椒、薑，一派大辛大熱，別無他顧，峻逐陰邪而已。

【永諸按】

那吳謙的注，上條心痛徹背，還有休止的時候，所以有栝蒌薤白白酒加半夏湯，平劑治之。此條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已經牽涉到血分的問題，上面是只有氣，上面兩個是牽涉到氣，這邊牽涉是血，那血的話，是我們必須要知道血的痛是很痛，那種寒痛，我們必須要溫陽，所以必須第一個，讓血通一定要氣先行，因為氣病及血，血是最裏層的，所以一定氣有病，才會到血病，那有些只有氣有病，不一定會有血病，這是陰陽的觀念，陽病，陰不一定會有病，因為陰是由陽入到陰的，可是如果說陰已經病的話，這邊陽也一定會有病，有這層道理。氣是屬於陽，所以血病呢我們要用氣的部分來救。好，那背痛徹心這個是一直很痛，那用烏頭赤石脂丸。

【集注】

李紘曰「心痛在內而徹背，則內而達於外矣；背痛在外而徹心，則外而入於內矣。故既有附子之溫，而復用烏頭之迅，佐乾薑行陽，大散其寒。佐蜀椒下氣，大開其鬱。恐過於大散大開，故復佐赤石脂入心，以固澀而收陽氣也」。

【永諸按】

那我們再看集注李杲的部分，他說「心痛在內而徹背，則內而達於外；背痛在外而徹心，則外而入於內」，所以他說這種溫呢？因為主要是病在血當然氣也是，因為氣病已經到血了，所以他用烏頭用附子這些溫陽氣的，去掉寒氣的藥來散寒。然後用蜀椒溫通小腸的血脈，因為蜀椒是紅的，蜀椒最主要是入到血分，然後讓血的流動變快，讓血熱起來，不要讓血冷。那蜀椒會讓血從心嘛，打到小腸去熱起來，然後往小腸散去，讓心不會有結寒的血梗在那邊引起的痛。那赤石脂的話呢？就是說那個寒會使血管會有些裂，那赤石脂最主要是來修補血管，就像我們補刷牆壁有沒有，用了一些土來黏的。那赤石脂也是有用在桃花湯的小腸寒便秘血，用來收澀修補血管，而這邊赤石脂最主要是用來修補因為寒導致的血管裂。

【烏頭赤石脂丸方】

蜀椒（一兩，一法二分），烏頭（炮，一分），附子（炮，半兩，一法一分），赤石脂（一兩，一法二分），乾薑（一兩，一法一分）。

上五味，末之，蜜丸如桐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加服。

【《桂林古本》】

【烏頭赤石脂丸方】

烏頭一兩，蜀椒一兩，附子五錢，赤石脂一兩，乾薑一兩。

上五味，末之，蜜為丸，如梧桐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增，以知為度。

【永諸按】

因為這個病比較久了，因為從氣病到血病比較久了，所以我們都是使用丸劑，因此他吃的話，都是先吃一丸，那一天吃三次。如果沒有感覺呢，就是要吃到有感覺，就是要加重劑量，吃到有所感覺。那它的藥呢？第一個烏頭，烏頭是用來去除骨間的寒濕，他是比較深層的。那附子呢？主要是偏向於陽啦，因為附子是長在外面，那烏頭是主根。這個外散的附子就是為陽，那這邊母的烏頭就是為陰。所以呢烏頭處理比較深層的，骨頭間的寒濕，像歷節。附子呢，是處理表面的，表寒啦，或者肌肉這邊的，這一區呢是用附子。因為表裏都寒，因為胸痛從內到外，從外到內都有，所以烏頭附子一起用。那因為心臟那邊冷住了嘛，所以他必須加強心臟那邊的血流。因為心跟小腸相表裏，所以用蜀椒來促進心和小腸的熱。其實蜀椒呢？因為它紅嘛，所以它入心，可以進到心臟裏面讓血熱起來。那熱了以後呢，它都會送到那邊？因為蜀椒為陽所以會送到心臟的腑，也就是小腸，因為心跟小腸相表裏嘛。從心出於它的「腑」小腸，所以，蜀椒的作用是這樣。

乾薑呢？乾薑是先把脾熱起來，因為他本質是個寒，乾薑先把氣血來源的「脾」，先要熱起來，然後送到心那邊，這些藥物去心那邊把那邊的一些寒冷的濕氣溫化掉，因為這裏有病到血，血病氣也是有病的，所以說用烏頭、附子把那些寒濕去掉，然後呢？因為他血寒，所以用蜀椒，蜀椒針對心臟冷來做一些處理。

赤石脂呢？因為寒會導致有一些裂，又因為他痛，那種痛女孩子都知道，為什麼呢？在經前時大量喝冷飲，這時子宮寒會使該部的血管收縮，當到行經期時會很痛，因為血管收縮，血管收縮裏面的血又要把它撐開，撐開呢血管會裂，那種撕裂的痛。「心痛徹背，背痛徹心」

那種撕裂的痛，我們要用赤石脂；赤石脂就是把裂開的黏起來，把那種撕裂的感覺把它阻止，因為赤石脂就是用來黏的，石脂就是兩個石頭之間的膠黏，赤石脂就是這樣，所以赤石脂是可以修復血管的，修復的是動脈血管，動脈撕裂的那種痛的感覺，所以整個原因就是這樣。

赤石脂來治療「心痛徹背」那種撕裂的感；蜀椒讓心臟熱起來；烏頭、附子讓心臟的氣熱起來；乾薑讓脾胃也熱起來，像這種很痛的，大部份都是屬於寒。這邊用「蜜丸」，蜜丸的話，我們一般是用什麼？像這個是寒的，我們一般是用龍眼蜜，以龍眼蜜為主。

※胸痺，緩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桂林古本》】

胸痺，時緩時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永諸譯】

胸痺，有時緩解，有時急迫的，薏苡附子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緩急」，有時候比較好一點，有時候又突然痛起來的，有時候緩、有時候急的，就是用「薏苡附子散主之」，用薏苡跟附子來主治。像這種緩跟急，緩是屬於陽，急是屬於陰，所以，他治療方式很有意思，它一個必須要去治緩，一個必須要去治急。

【注】

緩急者，謂胸痺痛而時緩時急也。當審其緩急而施治。若緩而不急者，以栝蒌薤白白酒湯主之。今時緩時急，故以薏苡附子散，急通痺氣，以迅掃陰邪也。

【永諸按】

吳謙的注這邊講「緩急」就是胸痺痛有時候是緩、有時候就是繃緊的；緩就是鬆鬆的，摸起來「緩」就是那種摸到肉的感覺，「急」就是繃緊，如同摸到筋的感覺，所以我們治療就是有用有治緩、有治急的。急是因為冷，緩是因為濕，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有一些濕，心臟這邊存了一些濕氣、水氣，當然這個濕氣久了以後會化熱。化熱它濕會變成濕熱散掉，開始堵的時候是一個寒，會造成寒結，但身體因為血行的關係，這些堵到的東西慢慢變熱，熱會把他用暖就會把它散掉，剛開始堵住的時候是急，慢慢化掉之後就變緩，要幫助這些濕熱去，我們用薏苡仁，而剛開始堵的是一個寒，所以我們用附子，所以他把兩個混在一起，有陰有陽，他用這兩個藥，一個是熱的，一個是寒的，薏苡仁用來去濕熱，大附子用來去寒，為什麼會出現寒和濕熱呢？就像少陽一樣，少陽堵住的時候會往來寒熱，有時候冷有時候熱，因為氣走得快，若是熱散太多就寒，氣堵住就熱，像這種時緩時急，也是跟樞機有關係，所以我們用兩個藥，一個去寒，一個去濕熱，用薏苡仁來去掉堵住的濕熱，用大附子來去掉原本的寒，就是用這樣，因為他緩急的關係。

【薏苡附子散方】

薏苡仁（十五兩），大附子（炮，十枚）。

上二味，杵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桂林古本》】

【薏苡附子散方】

薏苡十五兩，大附子十枚（炮）。

上二味，杵為散，白飲和服方寸匙，日三服。

【集解】

李彥曰「緩急者，或緩而痛暫止，或急而痛復作也。薏苡仁入肺利氣，附子溫中行陽，為散服，則其效更速矣」。

【永諸按】

李彥說緩急呢？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他說「或緩而痛暫止，或急而痛復作」，這種痛復作是寒，緩的時候是暫止，痛比較少的，是用薏苡來治，避免這些濕氣的存留。

魏荔彤曰「薏苡下氣寬胸，附子溫中散邪，為邪盛甚而陽微亦甚者立法也」。

【永諸按】



魏荔彤他說，薏苡可以下氣可以寬胸，其實薏苡並不一定會下氣寬胸，因為我們有麻杏苡甘湯，麻杏薏甘湯常用來治異位性皮膚炎，異位性皮膚炎的皮膚症狀，就是皮膚外層燥裂，內層腫脹，而薏苡是治療什麼，皮裏面內層的濕熱，而像皮膚外面的燥裂，是風造成的，所以用麻黃開毛竅，用杏仁來潤燥。皮裏面的腫脹是濕造成的，所以薏苡在這邊是去除風裏面這個濕熱，那附子我們是來去寒的，就是因為冷，流動不好導致的這些濕邪，所以他這兩個部分一起做一些處理，這就是薏苡附子散。

※胸痺，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枳薑湯亦主之。

【《桂林古本》】

胸痺，胸中氣塞，或短氣者，此胸中有水氣也。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皮枳實生薑湯亦主之。

【永諸譯】

胸痺，胸中氣塞，或是短氣的，這是胸中有水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治之，橘皮枳實生薑湯也主治之。

【永諸講解】

「胸痺」，這個也是因為氣血流動不利、堵住所導致的胸痺。「胸中氣塞」，塞就是堵住了，氣有所堵住，為什麼胸中會氣塞呢，然後也造成短氣，並沒有悶，只是氣堵而已，所

以大概這個告訴我們他有一些地方，就是外在的影響遷延到胸，這種氣塞，如果是純粹在胸這邊的話，會喘息，胸會出現痛，那這個不是，他只是氣悶悶的而已。氣之所以悶悶的是因為外面的環境造成，像我們在這間房間覺得悶悶的，是因為外面的氣沒有通，所以他有二個方，一個叫茯苓杏仁甘草湯，一個叫橘枳生薑湯。我們心肺散氣有二個地方，一個是從肺、從表散掉，表面有瘀堵的話，會導致這邊的胸悶、氣塞；同樣還有一個部份是隨主動脈往下，從小便或腸道那邊出去，往下的，這個地方堵住也會影響這邊出現胸悶、氣塞的感覺，那這整個病機就講完了，所以他的治療上，茯苓杏仁甘草湯就是治療下面的，就是從小便、大便通利那些堵到氣的地方。像這種小便和大便不利，氣道堵住導致胸中塞的，用茯苓杏仁甘草而橘枳生薑湯是針對表皮的，皮膚這邊要出去的這個脈道，從心肺出來後，外面出來這些道的瘀堵所導致的胸中氣塞、短氣，通利外面的瘀堵，是用橘枳生薑湯。所以他有二個方來通利下和外的氣道，一個是下的部分，一個是表的部分。

《桂林古本》跟《醫宗金鑑本》不一樣，「胸痺，胸中氣塞，或短氣者，此胸中有水氣也。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皮枳實生薑湯亦主之」，胸中水氣的產生是因為外面，從胸出去往外的那些道路受到了瘀堵，所以他必須要處理，因為他要往外還有往裏，所以他用茯苓杏仁甘草湯和橘皮枳實生薑湯主治之。

【注】

胸痺，胸中急痛，胸痺之重者也。胸中氣塞，胸痺之輕者也。胸為氣海，一有其隙，若陽邪干之則化火，火性氣開，不病痺也。若陰邪干之則化水，水性氣闔，故令胸中氣塞短氣，

不足以息，而為胸痺也。水盛氣者，則息促，主以茯苓杏仁甘草湯，以利其水，水利則氣順矣。氣盛水者，則痞塞，主以橘皮枳實生薑湯，以開其氣，氣開則痺通矣。

【永諸按】

「胸痺，胸中急痛，胸痺之重者也；胸中氣塞，胸痺之輕者也」，胸痺注的部分，有一些說胸痺者胸中急痛，其實不是，胸中急痛在胸痺的部分是比較嚴重的，急痛是在他自己本身堵；氣塞是外面的氣疏散不出去，導致胸中裏面栓塞的感覺，跟痛是不一樣的，這是兩者之間的分別。吳謙說胸痺比較重的因為病在自己，所以他比較重；病在表的就是比較表面的、比較輕的，就是那種氣塞，所以用的方不一樣，如果是瘀堵在胸中的淋巴，我們必須要用栝蒌薤白白酒湯這一類的，甚至氣病及血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的，用烏頭赤石脂丸；那有心痛徹背的，短氣，不得臥的，我們就用栝蒌薤白半夏湯，還有胸痛緩急，有急迫還有減緩，這是淋巴流通的問題，有寒濕，有濕熱並存的，濕熱、寒濕有沒有可能並存？有呀！濕熱在胸中處於陽位（上方），寒濕就屬於陰位（下方），很簡單就像我們一棟房子，上面就是濕熱，這邊有隔開，下面就是寒濕，所以在夏天的時候上面很熱、下面很涼，在冬天的時候一樣上面比較溫暖，下面比較冷，原理就是這樣，這陰陽的問題。

「胸為氣海」，其實我們一些淋巴還有血液的氣往外發送，都是靠心臟還有肺，肺那邊的呼吸也會擠壓肺靜脈和肺部淋巴管，幫助它們的流通，當這些氣血流通不好、堵住的，或是受到外面影響的時候，會導致這種胸痺，胸中的氣血不足。那吳謙這邊講說「水氣盛者，則息促，主以茯苓杏仁甘草湯，以利其水，水利則氣順矣」，其實他這邊主要是講的是茯苓杏仁甘草湯是往下焦的，大便跟小便部分的，它的淋巴道的瘀堵影響到肺，所以導致胸中氣

塞；那橘枳生薑湯的呢？是因為外在的、往表的那些淋巴的瘀堵，所以也導致肺中的氣塞，所以他是用橘枳生薑湯來開散它的氣。

【集注】

沈明宗曰「邪氣阻塞胸膈，肺氣不得往來流利，則胸中氣塞短氣。方用杏仁使肺氣下通，以茯苓導引濕下行，甘草和中，俾邪去則痺開而氣不短矣。然胸痺，乃胸中氣塞，土濕寒濁陰氣以挾外邪上逆所致，故橘、枳、生薑善於散邪下濁，所以亦主之」。

【永諸按】

沈明宗說「邪氣阻塞胸膈，肺氣不得往來流利，則胸中氣塞短氣」，這個他講的氣塞跟那個痛的不一樣，那痛的話是直接就在它的部位，就在胸中，那這種氣塞是因為外在去影響到才出現這種氣塞，兩個是不一樣的，所以氣塞是這樣的意思。因為塞車，這邊的塞車是因為前面那邊堵住了，是不是？那邊還不錯，杏仁就是幫助那邊下面的淋巴的流通，所以使肺氣從大腸那邊可以分泌掉一些液體，讓氣流通，然後茯苓從小便那邊利水氣，那甘草是調和藥性或者是補一些氣，或者是使它的作用能緩，使它的作用能持久。那另外一個就講的還不錯，「胸中氣塞」它是「土濕寒濁陰氣以挾外邪」，雖然土濕寒夾水氣，會影響氣的外行，但最主要還是在那些外邪，外面的地方導致出不去的，所以用橘、枳、生薑，它不是散邪效果，它主要是「開」，生薑是散胃的氣，所以它一路從胃那邊散出去，那枳實是表面的氣堵住了，像我們的排膿湯、排膿散，它都有枳實，就是表面的一些結氣，淋巴的結氣堵住的，

我們用枳實。那橘皮呢？又更外面了，你看橘皮是不是看起來像我們的皮膚？對啊，所以橘皮是又更往外了，它是通更表更表、更細的氣道，所以才會有用橘枳生薑湯，來做一些治療。

魏荔彤曰「此證乃邪實而正不甚虛，陽微而陰不甚盛。蓋痺則氣必塞，氣塞則必短氣，前言之矣。今開降其氣，而諸證自除矣」。

【永諸按】

那魏荔彤說「此證乃邪實而正不甚虛」，那其實是最主要整個講的就是它是表面的問題影響到它肺本身，造成胸痺的，這個叫氣塞，而不是胸痛，兩個是不一樣的，它是這樣影響的。好啦，那注意一下，他們都不是講這樣，什麼「邪實正不甚虛，陽微而陰不甚盛，蓋痺則氣必塞，氣塞則必短氣」，那這個看看就好了。

【茯苓杏仁甘草湯方】

茯苓（三兩），杏仁（五十個），甘草（一兩）。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服，不瘥更服。

【橘皮枳實生薑湯方】

橘皮（一斤），枳實（三兩），生薑（半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煎取二升，分溫再服。

【《桂林古本》】

【茯苓杏仁甘草湯方】

茯苓二兩，杏仁五十個，甘草一兩（炙）。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服。

【橘皮枳實生薑湯方】

橘皮一斤，枳實三兩，生薑半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永諸按】

那這邊生薑用到半斤，主要要散那些水氣，把它散出去，那橘皮也是用到一斤，那枳實用比較少，因為它要在皮膚那邊，我們橘皮很多、橘皮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游絲的孔，毛孔，跟我們人的皮很像，所以你要通體表的氣呢，就是用橘皮，那一定要用重喔，橘皮記住一斤，那所以呢我們要用橘枳生薑湯，以現在劑量來說橘皮要用到一兩，枳實是三錢，那生薑呢要用到八錢，它們都是用生的。

之。  
※胸痺，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

【《桂林古本》】

胸痺，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厚朴栝蒌湯主之。桂枝人參湯亦主之。

【永諸譯】

胸痺，心中痞脹，停留的氣結在胸，胸悶，脅下氣逆衝心，枳實薤白桂枝厚朴栝蒌實湯主治之，桂枝人參湯也主治之。

【永諸講解】

「胸痺，心中痞氣，那這邊是寫心中痞氣，然後氣結在胸，那胸悶呢？脅下逆呢？脅下有個氣逆上去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治它，那「人參湯」也主治它。我們來看《桂林古本》，《桂林古本》它是講說「胸痺，心中痞」，心中那邊有痞就分成陰跟陽了，痞就是，就是天地痞，陽跟陰沒有相交，所以形成這個痞。那告訴我們，他說這裏有一個留氣，氣留在那邊，而且還結在胸，所以導致胸的悶，那它還出現了脅下逆，脅下有一個氣逆，然後橫逆衝到心臟，「搶心」。直直的來呢叫做衝，比如像奔豚的，氣上衝胸，有沒有直直的這樣，這叫做衝。那什麼叫做搶呢？從旁邊來叫做搶喔，像一些機車搶劫是不是都從側邊搶東西，所以側面來的這叫做搶。搶劫都是從旁邊嘛，從側邊搶，有直直的跟你衝過來搶嗎？沒有嘛，直直的就撞上了，就叫做衝，所以搶的意思是這樣。所以脅下這邊其實有一個氣，橫上，橫的過來，然後往心上，所以叫做脅下逆搶心。那既然有一個氣呢從脅那邊來，那其實我們就該知道，因為脅下的是屬於膽，那膽的氣往上那邊衝過去的話，其實這個部份我們一定是用什

麼？枳實，那還有搶心，就如同奔豚一樣，有血管收縮的問題，所以就用桂枝了，等一下後面會看這湯方。

【注】

心中，即心下也。胸痺病，心下痞氣，悶而不通者，虛也。若不在心下而氣結在胸，胸滿連脅下，氣逆撞心者，實也。實者，用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倍用枳、朴者，是以破氣降逆為主也。虛者，用人參湯主之，即理中湯，是以溫中補氣為主也。由此可知，痛有補法，「塞因塞用」之義也。

【永諸按】

那吳謙的注，它「心中，就是心下」，不是，心中就是原本就是在心那邊，就是在心中的位置，那心下是指胃的上脘，不一樣，所以這邊用錯了。那「胸痺，心中痞」，那「悶而不通」，這邊的痞告訴我們，它是有什麼？有熱，有寒，心中這個部分，上半部是熱的，下面是寒的，相對的，在下的心之腑小腸也是寒的，所以它們不交通，導致那邊的胸痺。那因為下部寒的關係，血管收縮，所以產生一個逆向脈衝，從脅下部往心去，跟奔豚類似。同樣的，因為寒它下邊的肝這邊有一些氣受到一些瘀堵，那堵了以後，這邊一路堵上去，所以出現胸悶，脅下逆，其實這是一個實是沒錯啦！所以就枳實薤白桂枝湯，用枳實疏肝膽之氣，用桂枝、厚朴擴張腸道的動脈管，用枳實除胸上的熱痰，再用薤白降胸中之氣於大腸。那它這邊又說虛的呢？主要是心之腑小腸的冷，所以用桂枝加人參湯，那我們等一下看是虛的部分。那人參湯就是理中湯，那主要是溫中補氣為主。



【集注】

魏荔彤曰「胸痺，自是陽微陰盛矣。心中痞氣，氣結在胸，正胸痺之病狀也。再連脅下之氣，俱逆而搶心。則痰飲水氣，俱乘陰寒之邪，動而上逆，胸胃之陽氣全難支拒矣。故用枳實薤白桂枝湯，行陽開鬱，溫中降氣。猶必先後煮治，以融和其氣味，俾緩緩蕩除其結聚之邪也。再或虛寒已甚，無敢恣為開破者，故人參湯亦主之。以溫補其陽，使正氣旺而邪氣自消也。」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集注的部分，魏荔彤說「胸痺自然是陽微陰盛」，其實有時候陽不一定微，這邊有些時候是堵住了，那另外陽微的是那種屬於氣血虛打不到胸的，這種是虛性的胸痺，像這條的人參湯，那在這章節看到的都是實證的胸痺，就是一些氣的堵住。那一「心中痞氣，氣結在胸」，其實這個就是氣結在那邊，當然胸那邊的養分會不足，所以會有「胸痺的症狀」，那脅下之氣逆上去，衝到心那邊，這個的部分是下面血管的收縮，導致一個「脅下逆搶心」。那這邊把它歸於「痰飲水氣，俱乘陰寒之邪，動而上逆，胸胃的陽氣全難支拒」，那其實不是，等下再看，因為它是一個實證的，有些醫家的解釋，其實都不是很好。

尤怡曰「心中痞氣，氣痺而成痞也。脅下逆搶心，氣逆不降，將為中之害也。用此二方者，一以去邪之實，即以安正。一以養陽之虛，即以逐陰。是在審其病之新久，與氣之虛實而決之」。

【枳實薤白桂枝湯方】

枳實（四枚），濃朴（四兩），薤白（半斤），桂枝（一兩），栝蒌實（搗，一枚）。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實、濃朴，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數沸，分溫三服。

【人參湯方】

人參、甘草、乾薑、白朮（各三兩）。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枳實薤白桂枝厚朴栝蒌湯方】

枳實四枚，薤白半斤，桂枝一兩，厚朴四兩，栝蒌實一枚（搗）。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實、厚朴，取二升，去滓，納諸藥，煮數沸，分溫三服。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四兩，人參三兩，甘草三兩，乾薑三兩，白朮三兩。上五味，以水一斗，先煮四味，取五升，納桂枝，更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藥方的部分，首先他既然有胸痺，然後他有心中痞，心那邊有一些氣堵，所以他還是一樣，必須要用「薤白、枳實、桂枝」，針對這些的部分來做一些處理。這邊他不用白酒，他用「桂枝」來通脈，治其上衝，因為寒，血管收縮導致的，另外用「枳實」來疏通肝膽之結氣，還有一「厚朴」來擴充肝腸那邊的血管，那枳實、厚朴就是用來治療脅下逆搶心，枳實跟薤白就是用來治療心中的痞，痞就是有陽有陰，陰陽分隔不通謂之否，所以心中的結氣，枳實治陽的氣結，薤白治陰的氣結，桂枝通脈，治氣上衝。

那「桂枝加人參湯」的部分，主要病機是虛寒的關係，我們知道前面有講心中痞，所以他下半部是寒，造成這個心中的痞，治療方式就是把肝腸這邊熱起來，讓氣血流動，在陰中助陽，使陰能交通於陽，來治療心中痞，這是從中焦來著手治其虛寒。那枳實薤白桂枝湯是直接針對胸中的部分來著手，那人參湯的話，他是針對下部的虛寒，這邊來做一些著手，所以以他來講，人參湯也是可以，那人參湯他有加「桂枝」，加桂枝也是要幫助心臟，把血流外散出去，也治療氣衝。桂枝加人參湯就是理中加桂枝，那用來治療這個。這兩個方，一個是以實為主，就胸中的那些實為主，那人參湯是以虛寒為主，主要著重在他的虛寒。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薑枳實湯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心中痞，各種氣血逆行，心懸痛的，桂枝生薑枳實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我們再來看，這個《桂林古本》沒有，「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薑枳實湯主治之。心中痞也是一樣，就是心中有寒氣熱氣，氣聚在一起，隔開，因為下面是寒，寒會導致氣逆，因為氣送過不去。我們心臟分成兩個，心中這個位子，下半部屬於寒，上半部是熱，下半部的寒導致心臟那邊氣送不太過去，所以我們要去除下半身這些寒，讓它跟陽相通，就像我們肚子的痞證，下半部的部分用乾薑人參甘草，胃的部分是半夏黃連黃芩，心中痞的話就沒有了，就直接去下面的寒，上面的熱是可以的，因為它位在屬陽位的上焦，陽居陽位是可以的。那上焦的寒從裏面這邊來，所以以去裏寒為優先。之前的那一條是第一個祛痰祛結氣，還有另外一種思考方式就是祛下面的寒，那一樣要通心臟。「諸逆，心懸痛」，心懸在上面，痛是因為寒，那我們就幫助寒氣的散發，所以他用生薑從胃散寒氣，枳實幫助淋巴管的擴張，可以幫助去掉一些氣結，幫助氣的流通。

【注】

心中痞，即上條心中痞氣也。諸逆，諸氣上逆也。上條之逆，不過撞心而不痛。此條之逆，則心懸而空痛，如空中懸物動搖而痛也。用桂枝生薑枳實湯，通陽氣，破逆氣，痛止痞開矣。

【永諸按】

吳謙講「上條之逆不過撞心」，上條之逆不是撞心，他是從脅下那邊撞過去的，所以是搶心，那這條的諸逆，氣血出不去，出現了心懸痛。懸就是掛在空中，空空的，沒有根，所以比空中懸物還要痛，所以要把它散出去，幫助它散一些氣。

那這條其實《桂林古本》其實是沒有的，這條比較怪一些，因為只有桂枝、生薑、枳實、三味藥而已，把寒散出去，而《桂林古本》有橘皮枳實生薑湯，那橘枳生薑湯就是之前講的胸痺，所以有點懷疑說這個比較偏向於橘枳生薑湯，就是偏向外面的氣不通的。

那再來就是枳實生薑，枳實是散肝膽三焦之結氣，生薑是散胃的氣，桂枝通動脈，所以是用來治療這個。

【集注】

程林曰「諸逆，如脅下逆搶心之類，邪氣獨留於上，則心懸痛」。

尤怡曰「諸逆，該痰飲客氣而言。心懸痛，謂如懸物動搖而痛，逆氣使然也」。

【桂枝生薑枳實湯方】

桂枝（三兩），生薑（三兩），枳實（五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桂林古本》】

【橘皮枳實生薑湯方】

橘皮一斤，枳實三兩，生薑半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集解】

趙良曰「枳實、生薑，原以治氣塞，況於痞乎？故較前條稍減輕分兩，使痞者下其氣以開之。懸痛屬飲者，得生薑以散之，既足建功矣。乃去橘皮而用桂枝者，以所逆非一，或通陽氣，或破結氣，或散寒氣，皆能去痺也」。

【永諸按】

趙良說懸痛它是屬於飲，就是下面沒有東西撐住，所以用生薑來散他。不用橘皮用枳實，是要用枳實破結氣，用桂枝通陽氣、通心臟的脈，那整個是這樣。

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並治第十

之。  
※跗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桂林古本》】

跌陽脈微而弦，法當腹滿。若不滿者，必大便難，兩胠疼痛。此為虛寒，當溫之，宜吳茱萸湯。

【永諸譯】

跌陽脈微又弦，原則上應當腹滿，如果不滿的，一定大便困難，兩胠疼痛。這是虛寒，應當溫之，適合吳茱萸湯。

【永諸講解】

「跗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那《桂林古本》是寫「跌陽脈微而弦」，跗陽脈呢？跗就是我們那個腳背的部分，那腳背部分那邊的脈，跗陽就是衝陽那個的位置，那它的脈是微，微是怎樣？微是氣力不足，那就是本虛啦，微是本虛的時候，它的脈打不到外面，那是微，所以仲景他在講微就是陰陽的氣都不足，那微因為氣的不足，所以導致流動的不順暢，所以它是先微而後面又弦起來，後面才接著弦，那照道理來講，「法」就照道理來講，應當肚子會滿，因為虛，這是屬於虛性

的滿，送不上去嘛，送不上去就會堵在脾胃的位置，因為氣力的不足，好，那如果他沒有悶，若「不滿者」，一定大便難，兩脘疼痛，如果他肚子沒有滿，那就會大便比較困難，因為下面的氣不足，所以他沒有肢滿表示他不是堵在中焦，而是在下焦的部分，在中下焦的部分，比較下焦的部分，那一定大便比較困難，比較沒氣力。那兩脘，脘就是什麼？肋骨下面的軟的部位，剛好是肚臍橫線以下的部分，是下焦的位置，兩脘會比較疼痛，疼是因為冷，痛是因為氣血不通，因為它氣血不足，會導致那邊冷痛，所以他告訴我們這就是有虛有寒，那應當要用溫藥，溫藥幫助它的熱度往上送，所以他說適合「吳茱萸湯」，吳茱萸我們在溫經湯那邊有看到，〈厥陰病篇〉也有，所以它是利用吳茱萸來溫肝經的血寒，因為衝為血海主胞宮，而且肝藏血，何況脘部為肝經所過之部，所以肝和衝的血寒，就用吳茱萸。

我們一般如果以肝跟衝脈來講，胞宮要讓它血熱起來，我們大部分都是用吳茱萸，那如果是小腸那部分的，腸部的血流的熱呢？我們一般是用蜀椒，為什麼？因為蜀椒是紅色的，心與小腸相表裏，所以我們會用蜀椒。這邊《桂林古本》有方，它是說適合吳茱萸湯，吳茱萸湯就是吳茱萸、生薑、大棗、人參，那生薑去胃中的寒水氣，吳茱萸讓肝血熱起來，這樣也可以讓胃的血流熱起來，幫助把氣血往外散，那大棗可以避免說因為吳茱萸它是比較熱的藥，那怕過頭導致什麼？津液的不平衡，反而變成乾燥，因而用大棗。也因為這樣，所以有些後代溫病家，很怕用吳茱萸，他們說吳茱萸會導致胃燥，所以不太敢用。那其實很簡單，因為像吳茱萸生薑，這種溫燥的，若是怕生薑發散強的話，我們一般都會用大棗，用大棗避免生薑發散過頭，那吳茱萸呢的話，既然怕血太過燥熱，所以他要讓血裏面有血中之氣，怕血液中的血中之氣耗損，所以他加了一個人參，合起來剛好就是這個方的意思。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下焦，中焦，然後上焦，如果是堵在中焦，中焦這邊的氣上不出去，這邊就會悶起來喔！跌陽脈是候胃氣，那胃氣是包括整個胃家，既然它是微又弦呢，表示它有氣虛又有流通不利的問題。我們在下焦那邊有分支成二條淋巴管，這二條淋巴管在下焦會合成一個胸管往上行，那如果是中焦這邊堵，或是中焦這邊往上的推力不足，可以說是中焦這邊的虛弱，氣上不去，那就會造成腹滿，所以他講「跌陽脈微而弦，法當腹滿」，是指脾胃中焦的氣不足或是中焦有所瘀堵的時候會這樣。那另外還有一個呢，如果中焦這邊沒有腹滿，那就是下焦的氣道有問題，在下焦這邊就是小腹的位置，在側邊是脅下的部位，那肚臍的橫線與髂骨前上棘的部位就是臑，在《靈樞》呢他叫做眇，那在這裏就稱臑。那後面的這個是冷得比較嚴重，因為他的氣是從下焦這邊氣就上不太去了，那下焦這邊氣血本身就不足了，所以他大便的難呢是因為氣血的不足所導致的，那這是虛寒，他這邊條文是說虛寒從下上，從下往上，因為我們以整個來講，我們陽是要靠陰的濟，那陰一定要靠陽的下交，這樣陰才有升力，陽才有降力，這樣形成一個如環無端的循環，人體才會正常，才不會有病。

【注】

跗陽，胃脈也。當緩而和，今見弦脈，是肝脈也。肝脈見於脾部，是木盛土虛也，法當腹滿。今不腹滿者，肝脈微弦，不盛而脾不虛，故脾未受病也，肝自鬱則失其條達之性，必本經自病，故便難兩痛也。然非肝火實病，此乃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為寒，當與溫藥。

【永諸按】

吳謙說跌陽它是胃脈，所以是候胃的氣，一般正常的脈都是緩而和，而不是說只有胃脈應當緩而和，我們的不管是寸口脈、跌陽脈，或者是我們一般三部的脈，那脈都應該要緩平和，那我們看到弦脈，為什麼會看到弦脈呢？脈弦告訴我們是氣血的流動不順暢，它的原因有很多，有些是因為外寒，有些是因為情緒，那我們必須從證來看。如果像這個，脈微弦，這個人看起來很虛，那我們知道他是以虛為主的，那其實他前面有一個條件，那就是脈「微」，微就是陰陽氣不足，就是氣的不足才會導致脈的微啦，因為氣出不去嘛。如果呢只有單純的陽氣的不足，他出現的脈是「弱」，因為陰的氣可以出去，陽的氣出少，沒辦法到寸口，所以就出現那種弱的脈。那如果呢連陰中的氣也少了，沒辦法出去，就會出現那種微脈。那這個脈弦我們就知道了，這個弦呢，因為它是微而弦，先有微，後有弦，告訴我們這個脈弦的氣流通不順暢的現象，是因為微的關係，是因為虛所導致的。好，那邊有虛、寒，因為它那邊後面有兩肱的疼痛，兩肱的那個位置呢，有肝經之所過，所以呢治療上去肝寒的藥就是吳茱萸湯啦，因此《桂林古本》他這邊附的方是對的。

那吳謙這邊講說，這個不是肝火實病。其實我們還是可以從證呢，還有這邊的脈已經有告訴我們「微」了，所以當然這不是實啦，是虛啦。那有虛寒，所以我們用溫藥讓他吃。好，這是吳謙注的部分。

【按】

此篇無治虛寒腹滿之方。當與溫藥之下，當有「宜濃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十四字，必是脫簡，閱《傷寒論》〈太陰篇〉自知。

【永諸按】

那我們看按的部分。按的部分，他是說「宜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他說應該有這個方，但是這個方是發汗後，腹脹滿的用方，此條文並沒有腹滿，所以不是很對，其實我覺得吳茱萸湯是很對的，畢竟他有兩肱的痛，他並不是腹中痛，或者是發汗後腹滿啦。因為厚朴生薑甘草半夏湯是發汗後導致的腹滿，那所以就是發汗後，傷到了陽氣，陽的氣呢走的太快，陰部的氣呢沒辦法接上，所以呢導致呢腹那邊的脹滿，那這個呢他就是利用一些藥，比如說生薑、半夏去幫助陰氣的接上，那厚朴幫助腹部血管的擴張，幫助腸道的吸收，因為他接不上啦，所以他補虛啦，是這樣的，這個在〈太陰篇〉。

【注】

此承上條，互詳其證，以明其治也。腹滿便難，脾實病也，今腹滿而不便難，脾虛病也。且腹滿有時而減，有時復如不滿，乃虛寒也，當與溫藥主之。以濃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消滿散寒，緩中降逆補虛，乃治虛滿之法也。

【永諸按】

他說，「腹滿便難，脾實病也」，太陰之為病，腹滿下利，時腹自痛，這是太陰病的條文。那腹滿便難呢？他說脾實，不一定啦，雖然肚子的滿，有時候是因為便秘的關係，胃家實也會。

那更何況前面這邊有的大便難，這也不是脾實，這是虛，便難有些是因為便秘，有些是因為脾胃蠕動的差，所以便秘有很多種，不可以馬上說腹滿便難就是脾實，然後說腹滿而不便難是脾虛，這都不對的。那腹滿時減，腹滿有時會減輕是因為怎樣？其實固定的時間會減輕，其實是因為它本身是腸胃的吸收比較差啦，腸胃的吸收消化吸收能力比較差，那這個你只要給它足夠的消化時間，或是在它血流旺盛的時間，例如王時的時候，它的腹滿就會減，這個是因為脾胃消化比較差的關係。那如果是那種宿食或是大便燥實的，它的腹滿是不會減的，因為不管你隔了多少時間，硬的大便還是卡在那邊，所以沒有通就不會減，那腹滿時減是因為虛，那我們就補它的虛，讓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好的話，它的腹滿就會去掉，那像這個就前面講的，它可以用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可以用這個來治療這種虛的，但是前面那個只有虛，那要有寒的話，就是牽涉到要有吳茱萸湯，因為它牽涉到疼痛，兩胛的疼痛，兩胛是肝的位置，那疼有寒，所以它用吳茱萸湯。

【集注】

魏荔彤曰「腹滿或服下藥，或服補藥。有時減退，未幾旋腹滿如故，則不可作實與熱治也。仲景明此為寒，裏寒從無下法，惟有溫藥與服，虛者以溫中補氣，實者亦以溫中行氣為義，是治氣寒腹滿第一善法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腹滿有時候是因為服下藥，攻過頭了，所以我們整個氣血都堆積在腸胃那邊，那陽又不足所以上不去，所以整個引起腹滿，那有的是服補藥，但是本身的淋巴流通不好，

比如說少陽的病，輸送的問題，你補了那麼多，但是輸送出了問題，也會造成腹滿，那像這種的腹滿我們就用小柴胡湯，反而腹滿就減掉了，要看它整個的病機，選擇相對的藥方治療。有些的腹滿是因為肺的關係，其實我們整個的來看，這是脾胃，脾胃的氣血都會先到肺，因為它先從心臟這邊，右心房，然後右心室到肺循環以後，再從肺動脈，然後再從肺靜脈回到左心房左心室，然後走體循環一直到表，所以如果表部這一區受到瘀堵，第一個脾胃的氣送不上去，它往上的力道弱了，降下來了，送不上去，第二個三焦的淋巴堵住了，出不去了，第三個心臟沒力，這樣會導致腹滿，因為這種輸送出去的力道沒有了，也會導致逆回來，或者是影響到肺的呼吸，所以為什麼有時候吃得很飽的時候，呼吸反而不順，是這樣的關係。因為這些氣呢，會瘀堵在肺了。所以氣喘有些也是飲食造成的，宿食也會造成氣喘，我們的食積，過多飽食都會。那呼吸不順暢也會造成腹滿，那還有這個表皮，氣中之氣要出去呢，也堵到了，也會造成腹滿。所以你看他是一個整體的，那每個治療方式不一樣。比如說，像心肺的問題，往下這邊排便的問題，也會造成腹滿，我們就用桂枝加厚朴杏仁湯就是來治療造成現在這個的喘或者腹滿都可以。或者是表部無汗，毛孔竅閉塞導致的腹滿，我們也可以用麻黃湯，如果他肺沒有喘，就是腹滿。這樣瞭解嘛！人體是一個整體，所以我們一定要整體來看，不是說你看到腹滿就用什麼方，你要看他的病是在那邊，在那個位置，那你就知道如何去出手。

像有些人腹水呢？他是因為表寒，表部的水氣出不去，所以導致裏部的水氣越積越多，所以你用小青龍湯把這個水氣改善了以後，腹水就會有一點消了。我們治病要求他的根，他的病因所在是這樣。

那魏荔彤說呢腹滿如果服下藥或服補藥有時候會減退，那有時候就。那像這個的話，他說不可跟實與熱。其實我們可以用證來看，所以我們要脈證並參。那仲景其實告訴我們這個寒，其實已經很清楚嘛，因為他脈已經跟你講是微了，然後呢肱那邊又有寒痛，扭曲疼痛。所以呢，還有大便難，這些都很清楚的看出來是什麼？虛嘛，是以虛寒，所以他是這樣告訴我們的。那如果是陽明裏實的腹滿的話，會有大便硬，然後呢？可以用一些診斷方式來確認，你可以壓肚子，壓了會痛，表示裏面有食積、有宿食、有糞便，那就要去攻下，所以呢整個是這樣的。

那吳謙呢把他覺得是要用厚朴生薑，這個是治虛啦，沒辦法治寒。所以服藥下去，虛性的腹悶會比較好，但是他的痛沒辦法解除，這叫做治療的一些差異，其結果會有一些不同。然後他這個的冷，主要是因為血，是氣病及血啦，為什麼呢？因為他會疼痛，血病的痛是主動的，他血流的不足和不利，所以造成兩肱那邊疼痛。因為他是血的寒，所以他適合吳茱萸湯。

【濃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方】

濃朴（半斤），生薑（半斤），半夏（半斤），人參（一兩），甘草（炙，三兩）。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方】

兩。

厚朴半斤（炙，去皮），生薑半斤（切），半夏半升（洗），甘草二兩（炙），人參一兩。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一升，人參三兩，生薑六兩（切），大棗十二枚（劈）。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永諸譯】

腹滿沒有減輕，或者減輕了一點點，應當攻下，適合大承氣湯。

【永諸講解】

條文說「腹滿不減」，就是像實症的，因為大便一直堵在那邊嘛，你當然不會減少。所以你把大便攻出來，腹滿才會減。或者是大便有稍微通了一點點，排了一些氣有稍微好一點，可是過沒多久又脹起來了，因為腸胃一直有在蠕動，那邊被卡住，就一直塞車，腸胃道內的氣又再度堵住，所以這個腹滿不減，沒有減，或者是減輕了一點點，這個其實告訴我們已經堵住了，大便堵住了，所以應當需要去攻下，「當下之」。那適合那一個，因為如果有牽涉到燥屎的話，我們用大承氣湯。

【注】

腹滿時減、時滿，虛滿也；腹滿常常而滿，實滿也。腹滿不減，減不足言，謂腹滿不減，雖減不過稍減，不足言減也。虛滿當溫，實滿當下，故宜大承氣湯下之，此治實滿之法也。

【永諸按】

吳謙說「腹滿時減，時滿，虛滿也」，其實腹滿如果是虛的話，第一個他早上胃口還不錯，中午呢還可以，晚上不行了，因為它本身虛嘛，我們人體是以一天做一個更新，然後一切胃腸又重新開始，所以早上的時候呢，昨天的消化因為幾乎都已經排空了，經過了八個小時，腸胃道幾乎都沒東西，那你吃下去是可以的，但是當你在中午的時候，早上還沒消化完，它有一些堆積，所以中午胃口會比較差一點，那到了晚上呢？整個早餐跟中餐的那些沒消化的所堆積的量，我們的腸胃沒辦法處理，所以它整個就堵起來了，就出現這種腹滿，這一種是虛滿，所以我們要去幫助脾胃之氣的恢復，消化的功能恢復，那當然，像這個的你可以幫忙加一些，消食化積的藥，這個也是有幫助，像這一種就是虛滿。那腹滿常常悶的，然後都



沒有解除，但是他如果跟你講說我大便以後會比較舒服一點，這個其實就告訴你說，他就是有宿食，有大便硬，大便堵住了，所以他才會悶起來，這個就是所謂屎，所以一定要去攻下。那我們攻下呢用什麼？用大承氣湯。其實這個還是有一些診斷的方式啦，就是靠壓肚皮，如果是虛滿的話，那壓的話不會痛，會舒服，所謂的喜按，那實滿，裏面有大便，有堆東西的，壓了就會痛，那「不喜按」。

【集注】

尤怡曰「減不足言，所以形其滿之至也，故宜大下。所謂中滿者，瀉之於內也」。

【永諸按】

尤怡說「減不足言，謂雖減而不足云減」，減不足言的意思就是說呢雖然有稍微減少一點點，但是呢他還是覺得滿，他並沒有覺得腹滿減輕，這就叫減不足言。那他後面又講了一個「所謂中滿者，瀉之於內」，這個要分虛實，中滿的話要分虛實，不是說中滿就要瀉之於內，不對。中滿的原因有很多，有些發表反而可以減滿，有些強心可以解腹滿，有些通利了肺氣，也可以解虛滿，也可以解那些滿，只要身體的整個氣道的流通，都可以除滿，只要身體的部分氣道瘀堵，都可以導致滿，所以是這樣。如果是大便的不通，那我們也可以導大便，所以中滿，有虛有實，不是用瀉法，不是瀉之於內，所以這句話呢是針對實證而講的，但只是針對大便堵住講的，不包括其它的。

【大承氣湯方】（見前瘕病中）

【《桂林古本》】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厚朴半斤（炙去皮），枳實五枚（炙），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納大黃，更煮取二升，去滓，納芒硝，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永諸按】

那大承氣湯呢？就是大黃。大黃就是把血都往裏部那邊去，因為我們要让那邊有作用嘛，要让腸子做工，我們要让腸道分泌液體，我們要让它血流好和蠕動，所以一定要用大黃。大黃使血往內部流動，然後厚朴呢就擴張內部的血管，那枳實呢，他是擴充淋巴管，它可以讓淋巴管擴張，也可以破掉一些氣堵住的結氣，因為枳實是未成熟的果實，所以有擴展性，本身的外型就是一顆圓圓的，所以它就可以破結氣。那芒硝呢？是把腸胃道的黏液，幫助它的滲出，因為它是鹽類，鹽類使腸胃道裏面是一個高滲的環境，所以就很容易把那邊的黏液抽出來，幫助腸胃道黏液的分泌。那這樣要推一些硬的大便就比較方便。

上面這四味呢，就是先煮兩物，把枳實、厚朴先煮。那大黃呢？後下。因為大黃煮太久了，下利的功能沒了，反而會止瀉。所以呢再放大黃煮一下，然後芒硝是煮完後去滓再放入，因為芒硝可以溶掉。

※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為虛，痛者為實，可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病人腹滿，用手按了，不痛的是虛，痛的是實，可以攻下。舌苔黃，沒有攻下的，攻下後，苔黃會自行退去。

【永諸講解】

「病人腹滿」，病人肚子就滿，這一條《桂林古本》沒有。按之不痛，就是虛，就是第一個診斷，虛實的診斷。就是你按下去呢？他沒有痛，就表示他腸道沒有阻礙任何東西。那如果會痛呢？就是他腸胃道有有很多東西堵在那邊，那這個可以攻下。若是實的話，我們可以攻下把它去掉，肚子就不會悶了。那如果舌黃，就是舌苔呢看起來很黃。「舌苔黃」，是因為原本的白苔被燥熱燒灼後，造成的，像我們原本白鼻涕，但經過一個晚上的體熱薰灼以後，早上鼻涕變黃，但把黃涕擤出後，又是白鼻涕了。因為有東西堵在腸胃道，就如同有堆肥在體內，那堆肥會產生熱，若你沒有攻下的，這些燥熱往上衝了，因為熱性本來就往上，就會把白苔變黃苔。那你把他攻下以後，熱的來源沒有了，他的舌苔黃就會不見。這句話呢告訴我們怎樣？我們治療大便硬的，如果看到舌苔是黃的，我們的攻下，就是要攻到他舌苔

不黃。其實像我們治感冒一樣。他告訴你，他是黃鼻涕、黃痰、濁痰，黃黃的，所以我們清熱要清到什麼？清到它那個黃不見了。清到那個黃退掉了，就不能再用清熱的藥了。

【注】

前條腹滿，以時減、時不減別虛實；此條腹滿，以痛、不痛辨有餘不足也。腹滿按之痛為虛，虛者，脾虛也，可溫之，則當與濃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也。按而痛者為實，實者，胃實也，可下之，當與大承氣湯。胃實者，舌苔必黃，若未下者，下之黃苔自去也。

【永諸按】

吳謙說前條的滿有腹滿時減、腹滿不減、減不足言。那我們之前也講了，這時減的，他就是虛啦，我們講他的道理就是這樣。那不減、減不足言的話呢？就是什麼？就是實。那這條他是用症狀來看，就是壓、按肚腹，以按診、切診來看。就是壓了肚子不會痛的，就是虛；那痛的，就是實。那如果虛的話呢，我們就要幫助他的運化，還有消化吸收的問題。那如果實的話呢，按了會痛，那我們就是用什麼？用大承氣湯去攻他。那如果有胃實的話，舌苔會黃，有的舌苔黃，那攻到舌苔不黃。

【集注】

趙良曰「腹滿亦有屬實，實則非虛寒也明矣，豈概以溫藥治之乎？故有試之之法，在痛與不痛之分，虛實較然矣。蓋胃實必熱，熱蒸必舌黃，下其實熱，舌黃不自己乎？有此一辨，並虛者愈審已」。

【永諸按】

趙良說「腹滿亦有屬實」，其實不只是腹滿，任何一個病症，它有虛有實，那我們必須去了解它的病機、病因在那邊，我們去從病機上去處理，就可以了，所以沒有像我們以前提的，腹滿就一定要用厚朴，除非它是真的病在脾胃的血，有些腹滿是因為少陽，淋巴的回流不好，有些腹滿是靜脈回流的不好，比如說小建中湯，靜脈回流就不好，像前面那一條，它是什麼，吳茱萸湯，它是血的很冷，導致它有脘的痛，導致它腹的滿，這影響很多，因為病牽涉到氣血，牽涉到陰陽，所以沒有絕對一個的，重點還是在圓機活法，看到病機在那邊，然後用我們的方法去治那邊的問題，從那邊去治，那解了一個結以後，或許還有另一個結在，所以我覺得治病像剝洋蔥，剝掉這個，看到還有什麼，如果沒有，那太好了，他只有一層，若剝掉一層，發現他還有下一層的問題，比如說他的腹滿，有可能是表氣被鬱住了，毛孔被閉住了，還有他本身三焦小柴胡的也不通，那結果我們把毛孔打開了之後，發現他還沒有好，表寒去掉了嘛，發覺他三焦淋巴有堵住了，再用小柴胡，治病就是這樣，那小柴胡去掉，又發覺這個人原來他有虛啊，還有脾胃的虛，那我們再把他補虛，一路一路呢，層層剝開，最後治好，其實這前後的每個都是它的病因病機，只不過有深淺之別，把一個一個病因去掉之後，身體就恢復正常，這就是治病。

那再來我們說呢？有用溫藥，溫藥是屬於寒的，像剛才血寒，甚至小建中湯，這個也可以治療腹滿，他是靜脈血回流不好，引起腹滿的，那如果是虛跟實呢，這邊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診斷，就是痛跟不痛，那還有一個實的診斷，就是舌苔，那如果他胃家實的熱，舌苔會黃，那我們把熱攻下，把實去掉，熱就去掉了，所以他舌苔就不會黃了。

魏荔彤曰「無形之虛氣作痞塞，則按之無物，何痛之有？倘挾有形之實物為患，如宿食在胃，疝氣在少腹等是也。按之有物阻礙於臟腑之側焉，有不痛者乎？是於按之痛否，以決其虛實之法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無形之虛氣作痞塞」，其實就淋巴啦，因為淋巴本來就是沒有形的，沒有固定形狀，隨著你器官是怎樣，就形成那種的形狀。像這個你壓了會流動嘛，所以壓了不會痛，但是會脹脹悶悶的。如果是大便有形的，像燥屎、宿屎你是壓它，他一定會痛，這就是虛實的分辦，虛實的診斷的分辦。

※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病人整體是乾黃，先躁而後不接著渴，胸中先有寒實而後接著下利不止的，死。

【永諸講解】

這一條《桂林古本》也沒有，「病者痿黃」，痿是什麼？就是沒水。像我們看樹木，樹木如果沒水氣的話，它的葉片會萎去，所以叫痿，那痿黃就是因為我們身體的氣（淋巴液）呢，當它水夠的話，是清清的，像擦傷破皮，你流湯水的時候或是剛感冒流鼻水，這些滲出的氣看起來清清的，但是當那個水含量少的时候，那種湯就比較黃，會黃黃的，就會出現這種痿黃，所以這個是告訴我們這個是氣虛，整個病人是痿黃，整個氣的嚴重不足。然後他這邊講「躁而不渴」，為什麼會躁，躁我們講就是他氣血沒辦法到腳，所以腳必須靠動作來幫助氣血流動，不然會很不舒服，這就是躁，那既然氣血沒辦法到腳，沒有向下，就表示氣血一定往上，那本身呢痿黃，所以表示氣又不足，血液中的血漿不足，應該會口渴，結果反而沒有口渴，因為陽熱在上會口渴，所以他這個反而是顯現出了一派的寒象，他的陽非常的少。一般如果少陰病的話，我們會出現手足躁擾，手足躁擾是又更嚴重了，我們會手四逆，還有足這邊躁，那頭上一定會出現「煩」，因為這熱在頭這邊。像這個會煩的話其實這是一個燥熱血往上衝所導致，那像這個應該會口渴、會想要喝水，因為頭這邊視丘、橋腦，若發覺血液中的滲透壓太高，蠻乾的，就會想要喝水，那結果卻沒有，那是表示怎樣？這是一個純陰的證。因為這邊完全連煩的狀況都沒有，連陽都很少，是一個純陰的證，所以寒是一路上，一直到腦這邊，整個的身體都很差。那為什麼這邊也出現氣血沒供應到，沒有往上衝，什麼都沒有，都是寒？因為我們心臟，心臟是我們氣血宣發的、宣佈氣血的來源，所以他本來可以供到全身，然後因為冷的關係慢慢縮回來、縮回來，到最後就縮到胸那邊，所以胸中這邊就出現了寒性，實就是氣血都出不去了都悶在這裏。因為氣血沒有到腳，所以會躁，因為氣血也沒有到上，所以這邊不會渴，這邊會躁，因為氣血沒有動，那這邊沒有燥熱上衝，因為連陽都沒有了，所以就只佈在心這邊，那脾胃也達不到了，氣血也沒有，所以呢？就出現這種胸中寒實，然後下利不止，這個是死證。

【按】

躁而不渴，當是「燥而不渴」，文始通順。胸中寒實，當是「胃中寒實」。若是胸中寒實，如何曰下利不止者死？皆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吳謙說「躁而不渴」應該把躁改成火字旁的燥，就是因為乾。那其實條文要強調的是整個是個陰寒，完全陰寒的狀態，連陽相都出不見。躁是陰症，不渴，口渴是陽，連口渴那個陽都不見了，所以整個告訴我們什麼？是寒。那寒以後呢？心臟的陽是很少的，一路退守到胸中，所以只剩下胸中這個地方循環比較好，胸中循環稍微好一些些，如果出現了胸中寒實，這邊就堵住了，那腸胃呢？因為心臟沒辦法把氣血送到腸胃，腸胃沒氣血的供給來進行消化吸收，所以就一直下利不止，這種當然是死證啦，這沒辦法救了。

【注】

病者面色痿黃，若口燥而渴者，熱實也；今痿黃口燥不渴，寒實也。寒實者，當不下利，若下利是寒虛也；今下利不止，乃寒虛胃氣下脫，故死也。

【永諸按】



這邊講說胸中寒實之後下利，胸中寒實是因為它的陽，心陽退守的關係，那下利不止呢是因為怎樣？其實就明白白告訴我們他心陽不足，連脾胃那邊也都沒有血的流通，所以導致沒辦法消化而出現下利不止，那這個當然是死證了。

如果病人面色痿黃，口燥而渴，這個是什麼？吳謙說這個是熱實，其實這是一個什麼？我們口燥而渴，它這個其實並不是熱實，它是氣的不足，我們可以講說他是一個虛熱，我們要補什麼？補血液中的血漿，也就是血中之氣。那現在痿黃口燥不渴，這個是虛寒，本身的氣血的不足，所以這個是虛寒，而那個口燥而渴是虛熱。那當然也有實熱的啦，實熱的是陽明病，陽明病也會出現痿黃，汗出太多了，像白虎湯證。那寒的當然會出現下利嘛，因為氣血沒有供應到脾胃，所以下利不止，脾胃之陽已經耗散了，因此才會死。

【集注】

程林曰「痿黃者，脾胃病也。見燥而渴者為熱，不渴者為寒。病患既痿黃，又兼下利不禁，則脾氣衰絕，故死」。

【永諸按】

程林說痿黃是脾胃病，因為黃色是屬於脾胃嘛。脾胃為後天氣血的來源，我們血中之氣還有血中之血都是靠脾胃來供給、來榮養周身的。所以如果我們看到躁而渴，躁呢？手腳沒有氣血的流動，然後因為吳謙把這個燥都把它用成火字旁，他說「燥而渴是熱」，那有虛有實，有虛熱有實熱。那不渴呢？不渴當然是寒，也是有虛有實。那又告訴我們呢，它下利還有寒實，所以有脾陽的不足，所以這個是一個寒，虛寒獨盛，所以會死。

李彥曰「下利若燥而渴者為熱，陽氣尚存，猶為可治。今燥而不渴，胃中寒邪盛也，若利不止，則陰盛陽衰，氣下脫矣，故死」。

【永諸按】

李彥講法也是跟吳謙還有程林的差不多。

※夫瘦人，繞臍痛，必有風冷，穀氣不行，而反下之，其氣必衝。不衝者，心下則痞。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瘦的人，繞著臍部腹痛的，一定有風冷，使得穀氣不能外行，而後接著反去攻下，這穀氣一定上衝，穀氣不上衝的，心下一定有痞證。

【永諸講解】

這個條文《桂林古本》也是沒有，「夫瘦人」，比較瘦的人，其實瘦的人比較重要就是我們知道他是陰的不足，那繞著臍部的地方會痛。痛呢？其實已經告訴我們，他是什麼？氣血不通，那氣血不通所導致的，所以他說一定有風跟冷，那這個風冷是指在裏面，裏面有風跟冷，那風使氣走得快，但是裏面走得快，外面速度跟不上，那就堵住了，這是膈，膈上是

陽，隔下是陰，陰出得很快，陽照正常速度，當然陰部就堵了，堵住就會引起氣滯、引起血瘀、會痛。冷的話就走得慢，那陽還是照正常速度，但陽受陰的影響，因為陰要濟陽，不然陽無氣血以行，造成整個都走得很慢，一路拉上去都很慢很慢，當然氣血的循環不好，所以他這邊講「穀氣不行」，這個當然就會痛。風是指陰走得快但陽是正常速度，所以造成陰部氣血的壅阻，而冷是讓，陰部的氣血流動變慢，近而影響整體的氣血流動。寒跟冷是有別的，寒是外來，冷是內生的，冷是屬於內，所以脾胃的冷，氣血就走得慢，但陽還是以正常的速度走，整體上氣血就走的慢，所以這個也會導致疼痛，穀氣在走就走得不是很順，你如果認為他這邊有堆東西、有實，而不曉得他是因為風冷的話，反而攻下，那攻下以後，整個氣血會往內堵。往內堵的話，他的氣一定有上衝的感覺，就是一路堵回去，因為陰部這邊已經堵住了，又把整個氣血拉進來，這樣會一路就從陰部回堵到陽部，沿著下來的一路堵上去，就有氣往上衝的感覺，這是因為從下面開始一路往上堵，因為陰部的氣是要上行的，那你把它攻下以後，就從陰部這個地方一路堵、堵上去，所以會出現氣上衝，如果沒有衝上去的，到中焦橫膈這個地方堵住了，就出現心下痞，是這樣的。

【注】

此承上條「寒實證誤以寒藥下之」之義也。瘦人形氣虛弱，難御外邪，若繞臍痛，必有風冷傷胃，致令穀氣不行也。繞臍疼痛，雖屬實邪，但因風冷則為寒實，醫者當溫而行之，今反以寒藥下之，其風冷之邪，若上虛則氣上衝，中虛則痞結心下，理必然也。

【永諸按】

吳謙說「此承上條，寒實證誤以寒藥下之」，所以他說這是風冷造成的。「瘦人行氣虛弱」，是氣比較虛，陰的不足，所以才會有養分不足的問題。他說如果是一繞臍痛，必有風冷傷胃，致令穀氣不行也」，風冷傷胃我們剛剛已經有作一些解釋了，那繞臍的痛呢？不要寫疼，疼的話就出現寒，那這邊只有寫痛，繞臍的痛是因為瘀堵的關係，

那我們應該要看他的病因，像這個是屬於什麼？寒，脾胃的寒使氣血與上焦的陽接不上。還有一個是營衛不和，因為有風嘛！外面走的快，裏面走的慢。那我們可以用桂枝調和他的營衛，那冷的我們就用理中。那這樣的話我們來治療才對，而不是用攻下。攻下會使他的氣血更上不上去，那會從脾那邊一路往上回堵，那就感覺到有一股氣往上衝的感覺。那如果氣沒有上衝，表示呢他橫膈的地方瘀堵了，所以就結在橫膈下面的心下。

【集注】

尤怡曰「瘦人臟虛氣弱，風冷易入，入則穀氣留滯不行，繞臍疼痛，有似裏實而實為虛冷。是宜溫藥以助脾之行，乃反下之，穀出而風冷不與俱出，正乃益虛，邪乃無制，勢必上衝，若不衝者，心下則痞」。

【永諸按】

尤怡說「瘦人臟虛氣弱，風冷易入，入則穀氣留滯不行，繞臍疼痛，有似裏實而實為虛冷」，看起來好像裏實但其實他是虛冷。那應該用溫藥幫助脾而不應該去攻下，攻下以後因為病因還在，反而使要外行的榮衛之氣下陷，然後氣血被拉到裏面，所以就導致更堵。那更

堵就出現氣上衝的那種感覺，如果沒有上衝，就表示陰陽有所隔，沒有交通，所以就堵在屬於陰中之陽部的心下。

※寸口脈弦者，即脅下拘急而痛，其人嗇嗇惡寒也。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寸口脈弦的，就會先脅下拘急而後接著痛，這人會嗇嗇惡寒。

【永諸講解】

「寸口脈」，寸口脈是候肺氣。那「寸口脈弦」告訴你說上焦那邊的氣是流通不利的。那上焦肺那邊的氣流通不利，然後就會「脇下拘急而痛」。因為上焦的氣流通不利，也會影響中焦之氣的上行，也會影響到下焦氣的流通。所以肝部那邊的氣要流回去也出了問題，因為寸口脈弦，已經告訴你肺那邊的氣已經走得不順了，所以相對的脇下開始會繃緊，為什麼會繃緊呢？因為氣開始堵起來，整個筋肉被氣浸潤開始飽起來，就會拘急繃緊。若是影響到血流就形成痛。那既然寸口脈弦，為什麼肺的氣的走會比較差，會有瘀阻呢？可能有表證的問題，所以條文就出現「其人嗇嗇惡寒」，嗇嗇惡寒，就是有一點點惡寒，嗇嗇是一點點。比如像這個人吝嗇，吝嗇就是不喜歡付出一點點，所以「嗇嗇惡寒」是有一點點、有稍微的

惡寒，那這是剛開始受寒，脈會弦，如果真的是很惡寒了，脈會出現緊。因為外寒會導致脈的緊，也就是緊脈。

【注】

此詳申首條，兩肢疼痛屬寒之義也。寸口脈弦，即首條之弦也。脅下拘急而痛，即首條之兩肢疼痛也。何以知其為寒也？然必其人有陽虛嗇嗇惡寒之證，始為肝寒而痛也，即有腹滿，亦當溫之可也。

【永諸按】

吳謙他說「此詳申首條，兩肢疼痛屬寒之義也」，其實疼是屬於寒，寒冷所導致的，痛是屬於氣血流通不順所導致的。「寸口脈弦」，寸口脈是候肺氣的，弦就代表肺的氣流通不順暢。那肺與皮膚相表裏嘛！表示有受到一些寒，那既然肺的氣流通不暢，所以也會影響到肝、脇下那部分。我們來說明一下，這邊是心臟、肺的胸腔，然後下面是橫膈，肝區和胃區這邊的淋巴，都屬於中焦，然後要經過橫膈到上焦，然後上焦的氣經由心肺所構成的肺循環和體循環，把它送到外面，所以當心肺這邊的氣回流不好，或是外面的氣中之血回流不好或是氣中之氣散不出去的時候，造成表部這邊的瘀阻，上焦心肺這邊也會跟著堵，中焦也受影響，氣也堵形成拘急的症狀，所以脅下拘急，氣堵影響到血流，後面就會跟著痛。什麼叫脇呢？就是七、八、九、十這四根合起來這地方就是脇，那剛好是在橫膈下面這附近，脇的下面橫膈的下，因為那些有很多淋巴要流通的，所以就堵在這邊。這個條文中焦的氣輸送沒問題，但要送上去的上焦部分堵住了，所以它的氣流通也跟著影響了。

「脅下拘急而痛，即首條之兩疼痛也」。這個不是喔！他不是兩肢疼痛，前條那個是因為血寒，所以用吳茱萸湯，那這一條是肺，所以是不一樣的。他說「何以知其為寒也」？這個寒、嗇嗇惡寒是表証，那肺氣之所以會弦呢？是因為表的關係，嗇嗇是表示他受的寒不盛，嗇嗇是一點點，一點畏寒，所以他的脈才是弦，如果是那種像麻黃湯的惡寒，是直接寫惡寒，它的脈就會出現緊，脈的緊是因為外面的寒造成的。

「然必其人有陽虛嗇嗇惡寒之證」，這個不是因為陽虛，這是因為表証，他寫錯了，他想成陽虛，其實不是，他是因為表証，那「肝寒而痛」這個呢？這個是屬於兩肢疼痛那個才是，是前面最早那一條的，所以他都用錯了。

【集注】

程林曰「弦，肝脈陰也。肝脈循脅裏，寒主收引，故脅下拘急而痛。以寒勝於內，而陽氣不行於外，故外亦嗇嗇而惡寒也」。

【永諸按】

「弦，肝脈：」，其實弦是肝、膽的脈，肝的脈沉弦，膽的脈弦，以膽為腑肝為臟，平脈法有云「浮部分經，以候皮膚經絡之氣。沉部分經，以候五臟之氣。中部分經，以候六腑之氣」，是這樣來的。那為什麼會出現弦脈呢？其實弦呢？在厥陰跟少陽，因為它們是樞機，那表示陰陽沒有調和得很好，所以氣跟血流行得不順暢就會出現弦脈。所以這個弦脈屬於少陽，也是屬於厥陰。但是我們摸到弦脈呢？我們只能知道說他是有氣血流動的問題，陰陽交接不順利，樞機的問題。那因為他是出現在寸口，所以我們就知道說他的肺氣在流通上不順

利，出現了這個弦脈。那為什麼肺氣會流動不順利呢？第一個因為條文告訴我們他嗇嗇惡寒，因為他傷於寒或中於風，他有受到一些表寒的影響，所以導致寸口脈出現了弦，那由於肺氣的流通不利，往外疏散得不利，影響到肝膽脾胃之氣的回流，這些氣就堵在橫膈，陰的上半部的部分，就是所謂的脅下，因此導致脅下的拘急，又因為氣越堵越多就會脹跟繃緊，繃緊以後影響到血流，接著就疼痛了，所以他才講脅下拘急，就開始繃緊起來了，然後慢慢就會引起疼痛。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發熱。色和者，善嚏。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導致身體體中部寒的相關疾病，常打哈欠，這個人常流清涕，發熱。氣色調和的，常打噴嚏。

【永諸講解】

這個條文《桂林古本》也都沒有，這是《金鑑本》。「夫中寒」，這個中寒是指中部、中焦，若是六淫的寒，則會寫成傷寒，中寒是內在飲食造成，傷寒是外在天候造成。「中寒」，中焦比較寒冷，這個寒是從飲食來的，就是說他可能喜歡吃一些冰冷，才會導致這種中寒。



「喜欠」，欠呢？我們有「哈」跟「欠」，那「欠」的話我們旁邊加一個口，其實就是一個吹氣；哈，像我們打哈欠，哈就是吸氣，欠就是幫他出去、吐氣，那一直喜歡欠，就是他的陽氣出不太去、有鬱住了，所以才會一直喜歡欠，因為欠我們說是一個呼氣，所以是從內往外走，代表的是一個從陰出陽的過程，那為什麼常常要欠呢？因為需要靠這個來幫助氣從內往外走，所以他陽氣通竅不利。「其人清涕出」，清就是乾乾淨淨，涕就是鼻涕，鼻子這個地方其實有受到一些鬱阻，所以他喜欠的話為什麼清涕出？因為外面有一些表寒的鬱阻，所以當我們打哈欠，幫助陰中之陽這邊的陽氣往外推的時候，就會把氣逼出來，所以清涕出。「發熱」，因為身體代謝產生的熱要往外散，但因外有表寒的鬱阻，出不去，所以就出現發熱。那如果臉色是還好的，就是沒有發熱，就是說往陽的氣血沒有非常的多，因而也沒有導致發熱，就是色和，沒有出現紅色，就是一般色，那就只是會打噴嚏而已，是這樣的。

【注】

中寒家，謂素有中寒病之人也。前以時減辨腹滿之中寒，又以惡寒辨脅痛之中寒，此以喜欠清涕出而辨心胸之中寒也。欠者，呵欠也。夫人欲睡喜欠者，陰引陽入也；睡覺喜欠者，陽引陰出也。今中寒喜欠者，是陰盛引陽也。年老之人清涕出者，是陽虛也；遇寒之人清涕出者，是寒盛也。今中寒而清涕出者，是陽氣虛寒也。若發熱色和者，非為中寒也，乃為外寒所搏，雖有清涕出，亦因善嚏而出也。

【永諸按】

「中寒家」就是因為飲食生冷或是因情緒抑鬱驚恐導致的一些中寒，意思就是這些素有中寒病證的一些人，一般都比較喜歡打哈欠，為什麼善欠呢？因為欠是一個幫助氣從內往外的過程，所以可以幫助內部的氣出於外，那他出於外，陽氣如果夠的話，就會把表面的一些寒逼出去，所以開始有流通了，那鼻子那邊的氣就會被逼出去，就像我們吃牛肉麵、吃麻辣鍋，吃完以後是不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這是一樣的道理，當熱氣夠的時候，因為熱是往上，就會把鼻子裏面瘀堵的氣，變成鼻涕清出來，甚至我們會覺得熱熱的，這是陽氣過度了，所以發熱。如果他沒有發熱，就表示說他的熱度剛剛好，他的症狀表現也會比較減輕，所以就不會流鼻涕了，反而是常常打噴嚏，打噴嚏也是「哈啾」，「啾」就是用一個力道把一些氣排出去，嚏也是一個讓我們的氣由內往外的過程，在鼻子那邊硬把它吹出去的那個過程，所以他就善嚏。

※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一云痛。）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中部寒，這人下利，因為裏虛的關係。想要打噴嚏，卻不能，這個人一定肚中寒。

【永諸按】

「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欲涕不能，此人肚中寒」，「欲涕不能」，想要流鼻涕又沒辦法，這一條《桂林古本》也沒有。「中寒」，中焦受寒，受到外因性的寒，譬如飲食冰冷或過食涼性蔬果，導致拉肚子。拉肚子就是我們脾胃之氣沒辦法往上走，氣血沒辦法往上，所以只能往下導致的，所以就講說這是因為裏虛。「欲涕不能」，因為整個氣血是拉肚子往下走的，而涕是一個陽氣從內往外的，在鼻子那邊把瘀堵的氣排出的反應，那你整個氣血流向是不是從外往內，那當然你就沒辦法從內往外，所以才會欲涕不能，我想要打噴嚏，但是卻沒辦法，因為氣血流向的關係。

像這個的話，如果整個都瘀堵，又更冷，冷到血的話，那就會引起氣病及血，就會出現什麼？肚中痛。他這邊寫肚中寒，那這個《桂林古本》沒有，「肚中痛」因為他本身也肚中寒，所以我覺得肚中痛會比較好的。

【注】

上條以喜欠、清涕自出，辨心胸之中寒；此條以下利、欲嚏不能嚏，而辨腹中寒也。其人下利裏氣素虛也，欲嚏不能嚏，何以知此人腹中寒也？蓋噴嚏者，雷氣之義也，其人內陽外陰，陽氣奮發而為嚏也。今欲嚏不能嚏，是陽欲出而復留，陰氣盛也，故知腹中寒也。

【永諸按】

吳謙說「上條以喜欠」，「喜欠」的目的是怎樣？幫助陰中之氣出於陽，那「清涕自出」是因為陰中之陽氣出去了以後把那些寒冷的逼出去，所以這個不是說心胸之寒，而是它本身是中寒。那像這條下利的話，他的氣呢沒有那種力道往外往上走，都是往下，所以他就是比

上面那個還嚴重，他的陽是比較虛的，他根本出不去了，氣血沒有往外走，是往內走，所以當然就會欲噎不能，因為「噎」也是一種由內往外的過程，把氣由內往外出的一個過程。那當然知道他是下利，那因為有下利，所以他更嚴重，我們會知道他氣病及血，也影響到血的流通，因為你整個下利，整個血都瘀在肚子。肚子裏面血管的瘀堵，久了形成肚子痛，那像這種瘀血我們可以幫助他回流，我們用什麼？像小建中湯就好，但這個因為下利，因為中寒，所以我們用理中湯，你可以先用理中先治氣或者是你用小建中湯來治血，或是把兩個方合起來，我們可以稱它做做理中建中湯或者是建中理中湯。

【集注】

沈明宗曰「此脾經受寒現證也。寒中太陰，陰寒濕盛，陽虛不固，其人下利，但通多不足，故為裏虛。蓋陽和則噎，而欲噎不能，乃陰寒凝滯於裏，所以肚中病也」。

【永諸按】

沈明宗說這個是脾經受寒的現證，「那寒中太陰、陰寒濕勝」，因為氣血會堵在那邊，那因為他上升不利所以當然就只能下了。食飲經由腸胃道一路往下送，若是那邊沒有吸收的話當然就是下利，這就告訴我們這是裏虛。「陽合則噎」這是因為陰有到陽，陰陽有相接起來，那出現的噎刚好在重陽部位的頭部，也就是鼻子那邊的表裏之氣相接之部分，然後用「噎」把表裏之間的氣交通，把我們身體裏面跟身體外的氣交通。「欲噎不能」其實他是因為氣血都往內走，所以他少了一個由裏往外的一個過程。

※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脅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

【《桂林古本》】

陽明病，腹中切痛，雷鳴，逆滿，嘔吐者，此虛寒也，附子粳米湯主之。

【永諸譯】

陽明病，肚子裏面如刀切般疼痛，腸鳴如雷聲，往上逆滿，嘔吐的，這是虛寒，附子粳米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脅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那《桂林古本》它是「陽明病，腹中切痛，雷鳴，逆滿，嘔吐者，此虛寒也，附子粳米湯主之」，兩個是不太一樣的。那《金鑑本》的話它說「腹中」就肚子中有寒。一般寒是屬於陰，就是氣血流動不利，那是一個收斂的過程，所以這個氣是沒辦法往外走，而且是收斂聚集住的。那「雷鳴」，就像打雷一樣咕嚕咕嚕，這大部分都是水造成的啦，像之前的腸鳴，水在腸道中間行走所導致的，會產出聲音。「切痛」，切就像刀子割這樣的痛，所以叫做切痛。那「胸脅逆悶」呢？胸脅呢悶起來，逆是什麼？因為胸脅的氣，本來是要往上走，走到心，走到肺。那它逆行回來，所以叫做逆悶，沒有往上走，反而是在下邊堆積，因為氣沒辦法上到心肺，所以中焦那邊的淋巴流動不好，就會造成嘔吐，我們之前講過，嘔是樞機的不利，那吐是脾胃的病，那用附子粳米湯來主治它。

像這種痛實際上是非常的痛的，大部分都是屬於寒。所以呢，像陽明病的腹中切痛，它就是因為寒所造成，那雷鳴，因為水嘛。那一般水如果我們腸胃道很好，它就會把水吸收，進入淋巴循環，然後回到心、肺的部分。那水吸收不好呢？那腸胃道就會有一些水氣，有一些水氣的話，就會產生腸鳴。腸道中有水在走就咕嚕咕嚕地叫，這種叫做雷鳴。那逆滿，胸脅逆滿的話呢？這是橫膈，這是肺，這是心，那胸脅，胸是什麼？整個前半部屬肋的部分，它叫做胸，那脅呢？脅是七至十的肋骨所包括和所合成起來的這個地方叫做脅。那既然這邊的淋巴上去不利的話，那它會影響到胸管，其實告訴我們它胸管也不利，三焦不通利，所以就會造成三焦不利，就會跟少陽有關係，所以就形成嘔。三焦這邊的氣它本來是要往上走，結果沒有，沒有往上。而且往上的力道慢慢不夠，所以他就逆滿，一路堵，堵回去，往下走，所以造成胸脅的逆悶，滿就是悶。那也影響到胃、腸的血的流通和淋巴液的回流，所以這邊就造成脾胃的吐和三焦的嘔，這就是嘔吐。

【注】

腹中切痛，寒也。腹中雷鳴氣，腹中寒氣，故雷鳴切痛。而胸脅逆滿者，腸胃之外寒氣為之也；腹痛雷鳴嘔吐者，腸胃之中，寒氣為之也。主之以附子粳米湯，勝寒氣，和內外，此治腹中寒之法也。

【永諸按】

吳謙講說「腹中切痛」像刀子割的痛，這就是因為寒。寒主收引，血管的收縮或是太過冷導致的血管龜裂，因為東西冷就變硬，硬了就容易裂，感覺就像被切到的感覺，這個就會痛。腹中的雷鳴氣、寒氣，這些其實都是因為冷，導致水的沒辦法吸收，這是在小腸的部分。

所以腹中是指小腸，因為你看我們肚子的中間都是小腸，所以它告訴你那邊痛是小腸寒，那小腸寒我們知道要用什麼？如果它是氣的寒我們用炮附子，如果是血的寒我們用蜀椒，其實腸胃道的部分都有相對的氣寒血寒的藥物，那胃部份的寒呢，胃的寒如果是氣的寒我們用乾薑，乾薑是白色的，如果呢它是血的寒我們用什麼？用吳茱萸，吳茱萸也是有點黃紅色的，好這就是這樣。

那胸脅逆滿呢？胸脅逆滿是因為那邊的氣以及胸管內氣回流的堵塞所以導致它逆滿，因為本來它是不會逆悶的，我們剛講的這是胸管，中下焦這邊都有一些氣在往胸管這邊走，之所以會逆回去是因為胸管這邊堵住，堵住後氣過不去，氣過不去所以就從這樣一路逆回去，因為我們的氣是從胸管回流入心，再經肺循環和體循環送至外的，若是這邊堵住的話就會逆回來，這就叫逆，整個就是這樣。

【附子粳米湯方】

附子（炮，一枚），半夏（半升），甘草（一兩），大棗（十枚），粳米（半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附子粳米湯方】

附子一枚（炮），半夏半升，甘草一兩，大棗十枚，粳米半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那附子粳米湯，因為他這邊告訴我們是腹中的寒氣，腹中有寒、切痛，所以治療上要去除掉寒，我們用附子。這個痛跟小腸比較有關係，心跟小腸是相表裏，所以生附子是強心陽，炮附子是壯腎陽，因為臟腑關係，所以炮附子也可以溫小腸，小腸氣不溫，我們可以用炮附子。

像太陰病是跟脾有關嘛，它是用理中湯來處理，理中湯是針對脾，就是針對胰臟的分泌液不夠，血流不足，導致消化的不好，這部分是理中湯在管。但是腸子的部分必須要就炮附子，所以有個方叫附子理中湯，牽涉到腸子吸收的問題，腸子的熱度不夠，所以它就是用炮附子。這邊的附子是讓小腸的氣的溫度較熱，壯小腸的陽的。半夏就是清中焦跟上焦之間淋巴的不流通，有瘀堵，我們用半夏。甘草這邊用炙的，用來補脾氣。大棗用來補胃的津液，既然有補，我們要幫助津液的流通，所以用粳米。

粳米，就是屬於硬米，就是在來米，可以讓氣流動變快，不像糯米會堵住，會引起腹脹的感覺，所以藥物中若有較滋陰的藥，病者吃下熱會胃脹，我們就要用粳米來處理。所以它整個方是用這樣來處理，用附子處理腹中切痛和水氣造成的雷鳴；半夏治療嘔吐；用大棗治



療因為吐所耗損的胃津液，也就是說用大棗補嘔吐所造成的胃津液缺乏。既然有兩個補胃津、補脾的津，甘草是補脾的津液，大棗是補胃的津液，大棗也可維持體內液體的等滲，用粳米兩個加強氣的流通，避免氣走不動的腹脹，整體是用這樣來治療。

※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不可觸近，大建中湯主之。

【《桂林古本》】

陽明病，腹中寒痛，嘔，不能食，有物突起，如見頭足，痛不可近者，大建中湯主之。

【永諸譯】

陽明病，肚子裏面寒冷疼痛，嘔，吃不下，有東西突起，好像見到頭腳，疼痛不可以近摸的，大建中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醫宗金鑑本》它說「心胸中大寒痛，嘔」，那我們看到嘔就知道什麼？知道胸管那邊淋巴的回流不好，樞機的不利，三焦或心包有問題。「不能飲食」，沒辦法吃喝。那一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而且上下痛沒辦法近，它說用「大建中湯主之」。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桂林古本》是說「陽明病」，陽明就是什麼腑的病，腑就是什麼？胃家，所以陽明病胃家實是也，因此只要胃家的病都跟陽明有關係，比如說食道、胃、小腸、大腸，

這些都是胃家，另外還有嘴巴的口咽的部分以及肛門到直腸等都是屬於胃家，都是陽明的病。那太陰病都是針對胰臟，胰臟消化液和內分泌的分液不足，這是屬於太陰病的問題，所以你看這邊它是陽明病所以是病在胃小腸大腸，不然就是口咽那部分。「陽明病，腹中寒痛」，肚子中央剛好是臍部，是屬於什麼？小腸嘛，腹中的寒又痛，然後又嘔，可是它沒有吐喔，所以告訴我們它淋巴的回流是不好的。「不能食」，沒辦法吃，跟不欲食是不一樣的，不欲食是不想吃，不能食呢是連吃都不能吃，為什麼？因為一吃就會嘔會痛，所以不能食。那一「物突起」，有一個東西突起來，那個東西突起來看起來好像有頭跟腳，而且它很痛，痛到不能摸，「痛不可近者」，我們知道痛不可近在陷胸湯，大小陷胸湯有，那是氣的發炎，也就是淋巴管炎，那這個痛不可近呢？是血的，血整個充在那邊的發炎，血流不通，所以這個很簡單有可能是腸套疊，也有可能是腸阻塞，既然腸阻塞當然就沒辦法吃，因為都沒辦法往下，所以這個如果以近代醫學來看，是屬於腸套疊、腸阻塞，這兩種會出現這種狀況。

那這個跟前面那個不一樣，前面那個是腸鳴，水的吸收不好，這邊是完全痛，痛牽涉到血分，所以在治療上因為「腹中」，是小腸，所以這裏就告訴什麼？這裏有小腸的問題。那小腸的問題牽涉到什麼？牽涉到血分，所以它治療上用大建中湯。那既然牽涉到血分，我們要使血液流動，讓它熱起來。那記住喔！血病會影響到氣，所以治療上用大建中湯，大建中湯建立中焦，所以要用蜀椒來溫，促進血液的流動。那乾薑呢？因為胃跟腸那邊的寒氣，要幫助那邊的氣的溫化流通，所以用乾薑，因為沒有牽涉到腎，所以這邊是沒有附子，上面那個是有附子。那用人參來補一些氣，這邊的人參用量其實不多，用人參來補一些氣，補氣可以提供那邊的力道？腸子蠕動的能量。那它怎麼煮呢？煮完以後它必須要用什麼？因為既然

是已經很痛的，所以我們要用緩急的方式。本草上言「甘可以緩急」嘛！所以它裏面用什麼？用膠飴。膠飴就是麥芽糖，用麥芽糖來緩它的急、減緩它的痛。

【注】

心胸中大寒痛，謂腹中上連心胸大痛也。而名大寒痛者，以有厥逆、脈伏等大寒證之意也。嘔逆不能飲食者，是寒甚拒格於中也。上衝皮起，出見頭足者，是寒甚聚堅於外也。上下痛不可觸近，是內而臟腑，外而經絡，痛之甚亦由寒之甚也，主之以大建中湯，蜀椒、乾薑大散寒邪，人參、膠飴大建中虛。服後溫覆，令有微汗，則寒去而痛止。此治心胸中寒之法也。

【永諸按】

注這邊寫「心胸中大寒痛」，跟《桂林古本》的「腹中寒痛」有些差別，那吳謙的部分他是說「心胸中大寒痛是覺得腹中往上連到心胸的大痛」，那這邊已經告訴我們是寒了。那嘔呢？嘔就是樞機的不利，包含血液和淋巴的流通不順所導致的。那「不能食」呢？不能吃。「不能食」跟「不欲食」不一樣，不能食是一定有所堵塞，沒辦法流通。所以是食物往下的流動根本沒辦法動，所以表示有所阻塞。那肚子是冷冷的，「腹中寒」，「寒」是外來的，「冷」是內生，所以你去摸他的肚子是寒的，而且他還會因為寒，導致腸道的腸子的繃緊緊縮，這個看出會有一顆一顆的，就是有一團一團的，就像我們的肌肉，如果他放鬆的時候你去摸，你不會覺得他是一丸，但是如果我們肌肉緊繃，你去摸他你就會覺得這塊肌肉變整丸，所以這個也是一樣的道理。我們的腸子如果正常你去摸，他不會整丸，但是如果太冷的話，

就是腸套疊或者腸阻塞的時候，他就會出現一條一條的筋索或是成丸，所以他會往上衝，然後就出現那種頭跟腳，而且有頭有腳，你就當作看到一條蟲。一條蟲，因為腸道是整條的，若是前後有一段鼓起來，就會有頭有足，所以叫「出見有頭足」。而且堵住的地方當然會痛，所以上下，那個上還有下那邊都會痛，而且不能去摸，因為非常的痛。那主要在治療上呢？他用蜀椒、乾薑大散寒邪，蜀椒是幫助小腸的血的流動，那乾薑是幫助脾胃那邊的氣的流動，因為他嘔，讓氣血熱起來，可以幫助流動。那人參的話？因為有時候嘔，還有你沒吃，所以會少了一些津液，所以用人參來補這些我們人體的氣。那膠飴呢？就是麥芽糖啦，來緩急止痛補虛，所以整個方是以這樣來看。那有時候從食療幫助他，像大部分是吃一些糜粥，因為本身就虛了，那吃一些糜粥，來養胃氣。

【大建中湯方】

蜀椒（去汗，二合），乾薑（四兩），人參（二兩）。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膠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饗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一日食糜，溫覆之。

【《桂林古本》】

【大建中湯方】

蜀椒二合（去目汗），乾薑四兩，人參一兩，甘飴一升。

上四味，以水四升，先煮三味，取二升，去滓，納膠飴，微火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飲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一日食糜粥，溫覆之。

※寒氣厥逆，赤丸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外寒所致的寒氣，使陰陽不相接，而且不相接的病位向內而行，赤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寒氣厥逆，赤丸主之」，這個部分《桂林古本》沒有，那我們來看。「寒」，我們之前有講過，冷是內生嘛，寒是外來的，所以因為寒氣使得表面的陰陽的氣沒辦法相接的，表面陰陽氣沒辦法相接的，我們就用赤丸來主治之，所以我們這邊是有分啦，「外寒所致的寒氣」，使得陰陽不相交接，導致手腳的逆冷，「厥逆」就是氣沒辦法相接，手腳會逆，然後用赤丸來主之。

【按】

此條之文、之方，必有簡脫，難以為後世法，不釋。

【永諸按】

吳謙這邊的按說，他覺得這個條文的方還有文一定有脫簡，所以他就不去解釋。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整個的方。既然是寒氣造成的厥逆，所以他最冷的地方，也就是離身體中心最遠的地方，在最遠的地方的氣是不太容易流通的，所以他在治療方面呢？第一個，因為像我們小便是屬於陽中之陰法嘛，所以我們必須要讓他氣能流通的話，所以我們就是用茯苓，茯苓可以把心臟，心是屬陽嘛，腎是屬陰，可以把陰陽的氣血做一些交通，因此用茯苓。那半夏呢？上焦是陽，中焦是陰的，因為橫膈以下是陰，半夏剛好上去除中上焦之間的痰飲，通利它們那邊的痰飲結氣，所以用半夏來交通中焦上焦。用烏頭來去寒，其實這個你可以看得到，這邊用烏頭不用附子，我們有一個叫做麻黃附子細辛湯，因為它不需要開竅，不用麻黃，所以這邊用烏頭跟細辛而已。那細辛因為它根很細，所以它可以溫散少陰水氣，就像你看我們的根嘛，可以吸收一些水氣，那如果用到人身上，它可以把一些水氣散掉，而烏頭在中醫藥來講，它是用來去除深層的寒濕，炮附子是祛除比較表的，那像這個因為是寒氣造成的厥逆，他覺得太冷，所以他用烏頭來治療，那你用附子也是可以。

然後他裏面用那些藥粉作成丸用朱砂來著色，真朱就是朱砂。用朱砂來著色，那朱砂的用量只有一點點，其實朱砂也是交通陰陽，因為本身你看起來它是紅的，但是受了熱以後它就變成汞，汞是一般來講說它是黑色的，所以朱砂它可以安定心神，而且可以交通心腎，因為它受熱，在心那邊碰到火又是變水，所以真朱入到心以後，它就會降下去到腎，所以它可以交通心腎、交通心腎之間的血。

我們整個說明一下。他外面既然已經不通的，所以他的中焦跟上焦也不通，所以這地方的部份我們用半夏來幫忙。那在心肺到腎這邊，要把肺、心與腎交通，所以這段氣也要讓它流通，所以他用了茯苓。那表面的陽不足，外散的距離比較短，可能沒辦法到這手指的部分來祛寒，所以我們用烏頭，另還有表部骨頭深層的寒，因為骨頭屬陽中之陰的部分，陽是比較不容易達到，而且是外部的，所以我們用烏頭。

一般我們的治療，用烏頭跟附子的差別，烏頭它是用來去除骨間寒濕，重點是在於歷節，所以烏頭如果我們看到這關節是比較腫大的而且痛的，像類風濕，我們一般就用烏頭，只要看到他這邊有腫大的關節，用烏頭會比附子好，因為這邊是寒濕很多，因為寒是不動、定住了，關節僵硬了，那關節腔腫起來就是裏面有濕，所以烏頭是用來去除寒濕的，那細辛是幫助散發太陽表部的寒氣，也就是氣中之氣，這是赤丸的部分。

【赤丸方】

茯苓（四兩），半夏（洗，四兩，一方用桂），烏頭（炮，二兩）細辛（一兩）。

上四味，末之，真朱為色煉丸，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飲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為度。

【《桂林古本》】

無。

※痛而閉者，濃朴三物湯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先腹痛而後接著大便閉的，厚朴三物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痛而閉就是先腹痛而後大便閉，大便大不出來，用厚朴三物湯來主治。

【注】

腹滿而痛下利者，用理中湯，所以溫其中也；腹滿而痛，便閉者，用濃朴三物湯，所以開其下也。

【永諸按】

吳謙說「腹悶，肚子悶然後而後痛，然後出現下利，是用理中湯」，那這個悶是屬於脾那邊的吸收不好，脾的分泌液不足導致吸收的不好，而後腹痛導致下利，所以這是用溫中的



方式，這是屬太陰病的部分。那如果肚子悶，悶完了才痛的，肚子悶到最後才痛的，這是他氣走得不順堵住了，當堵了太嚴重，就會痛。因為氣走不順，進而影響排便，所以他就用厚朴三物湯，那他既然是氣的問題，所以一定是腹脹較重，然後出現到痛，這就是氣病及血，所以我們要擴張腹腔的血管，所以厚朴用到半斤。因為它會痛，用相對少量的大黃通利腸胃道的血循，枳實，擴張淋巴的回流。那厚朴、枳實也可以幫助排便，因為既然那邊血流通好的話，腸胃蠕動就會快，所以治療方式用厚朴三物湯，厚朴三物湯跟小承氣湯有點像，不過它行氣的藥用得比較多。《桂林古本》是沒有這個厚朴三物湯，也沒有這個條文。

【濃朴三物湯方】

濃朴（八兩），大黃（四兩），枳實（五枚）。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升，內大黃，煮取三升，溫服一升，以利為度。

【《桂林古本》】

無。

※其脈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脈弦數者，當下其寒。脈緊大而遲者，必心下堅。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病人脈先數而後接著緊，乃是弦，形狀如弓弦，按了不移動。脈弦數的，應當下病者的寒。脈先緊大而後接著遲的，一定心下堅。脈先大而後接著緊的，陽中有陰，可以攻下。

【永諸講解】

這條條文《桂林古本》也都沒有，「其脈數而緊」，其代表是病者的脈跳得很快，而且後接著緊，然後就變成弦。「狀如弓弦」，弦的形狀就像弓弦一樣，按之不移，按了它不會動，那脈弦數的，或這是這種弦數的，要下它的寒。脈緊大而後面還接著出現遲的，它一定是心下、胃那邊堅，那脈如果大而後接著緊的話，陽中有陰，陽裏面有陰，可以下之。這條文不曉得是從那邊來的，所以這個很難去判斷它在講什麼，所以這個部分大概講一下。如果一個脈先跳得快，而後變得緊，這個數是裏面的熱，我們裏面血的熱就會造成數，脈跳得比較快，血液中的氣不足的話，脈就會跳得比較快，那後面會接著緊，緊就是它受到的外寒，我們的陽氣若是熱一定會往外跑，後面又受到一個外寒，那這就是什麼？這就是跟春天一樣，春天陽氣升發，遇到外寒，所以這種就變成弦脈，「乃弦」，也就是變成弦脈，過來就變成弦。那「狀如弓弦」，它的形狀像弓弦，其實弦脈很簡單，弦脈代表的是肝膽的脈，那肝主筋，所以你摸筋的感覺就是弦脈的感覺，把脈一按下去，感覺著血管像筋一樣，像竹竿一樣，就是弦脈，或者像弓弦一樣，或者像琴弦一樣，這個都叫做弦脈，這是用形狀來解釋弦脈的。那如果脈是弦數的，它說當下其寒，這是蠻奇怪的，因為弦數，數是血有熱，有虛熱有實熱，若它是一個虛熱，血中之氣不足，會導致數，若是實熱，血中之氣瘀阻，化熱了，也會數。那弦的話是代表氣血的流通不好，那為什麼數還會造成弦？那是因為氣血流動太快了，那流

動太快為什麼會造成弦？因為外面有堵，裏面是熱，外面是寒，一樣的道理。像這個脈弦數的話，他說「當下其寒」，這是蠻奇怪的，因為寒是外來，要用散的，若寒自内生，要用溫的，沒有下的道理。理論上來講，會造成裏面會有數脈的產生，都是裏面大概有一些熱的東西，也就是內熱，或是有一些瘀堵。所以呢，這邊當下其寒，我覺得應該是當下其實。

這邊「脈緊大而遲」，脈先緊，然後又變大的。緊是受到外寒啦！大呢？是裏面氣血比較旺盛，或者是勞病。那以這邊來看，這是氣血旺盛的，導致脈管變大。身體裏面的不管是血啦，氣啦，都很多。那既然脈緊大而後又脈遲，就表示氣血往外送出去變得比較慢，那在陰陽交接之處，有所瘀堵，所以心下便堅了。脈緊是外寒或是內寒，外有外寒的束縛，裏有裏寒的拉扯。所以氣血就會堵在陰陽之間，因此就出現心下堅。因為他氣血有瘀堵在心下，所以我們可以下之。

【按】

「其脈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脈弦數者」之十九字，當是衍文，閱《傷寒論》〈辨脈法〉自知。「當下其寒」之四字，當在「必心下堅」之下，文義始屬。

【注】

脈緊大而遲者，必心下堅硬，乃寒實也，當下其寒。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也，大者陽實，緊者陰實也，故可下之。

【永諸按】

吳謙注的這個脈緊大而遲者，他說必心下堅硬。那這個是有一些實在心下那邊，這是有外寒之外，還有裏寒，然後他說「乃寒實也，當下其寒」。其實條文在這邊並沒有寫說當下其寒，像這個有時候可以溫。然後他說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那大者陽實，緊者陰實，故可下之，至於這個部分都有待商確，要攻下一定要有實，若沒有實，攻下則會傷正氣。

※脅下偏痛，發熱，其脈緊弦，此寒也，宜溫藥下之，以大黃附子湯。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脅下偏一側痛，發熱，病者的脈緊弦，這是寒，適合溫藥來攻下，用大黃附子湯。

【永諸講解】

「脅下」，就是那個七八九十肋以下，那邊那個偏痛，這個《桂林古本》裏面也沒有。偏痛，只有一側的痛，然後發熱，如果脈是緊弦，就是受到寒。浮緊是外面傷於寒，緊或沉緊是裏面因飲食傷於生冷，這也是寒也，要適合溫藥來攻下，那宜大黃附子湯主治之。

因為他脈是緊弦，他沒有浮啦！所以他這個寒不是表面的，而是因為吃到一些冷飲和冷性食物。腸胃的腔道是屬於我們裏面的表，若吃到冷飲或冷性食物，這個腔壁就會受寒，那個是從腸胃道那邊冷到的。那因為腸胃道的受冷，導致裏部的血液外行不利，所以出現了弦。

這個寒呢，是飲食所導致的，長時間的冷飲冷食，所以導致腸胃道的寒，腸胃道氣血流動的不好。因而造成淋巴的流通不利，所以他脅下那邊的氣血流動不好，會造成痛。脅下那邊其實就是肝膽，胃腸道的血氣常受到寒，受到外來冷飲冷食的寒，冷住了以後，那這些冷的氣血在我們胃腸道吸收了以後，它往那邊走？若是氣則是經由胸管往心走，若是血則經由肝再回流入心，那肝受到這些冷血當然就收縮引起了痛，所以就出現這脅下偏痛。

「發熱」，因為胃腸那邊就是受到寒，這些冷的血開始要往外送，就會把外面較熱的血往外逼出去，因為相較起來，我們中焦往上焦上去，這個氣血是往上往外，但是你常喝冷飲還有冷食，導致這邊的氣血都是冷，流動比較慢，現在往外送，它也是冷，就把外面這邊的陽逼到外面去，所以就出現這種發熱。而冷的血到肝這邊，影響這邊肝的血流，所以就出現脅下偏痛。那這個要怎麼辦？像這種是長期喝冰涼的導致便秘的，這種我們就要用溫藥來攻下，所以他裏面用什麼？用大黃、附子、細辛。附子是讓小腸變熱起來，我們上次有講，附子可以讓小腸的氣熱起來去掉這些冷氣。細辛呢？可以散掉寒氣，可以讓陰中之陽氣到很支微末稍的地方，細辛有溫熱辛散的功能。大黃呢？使氣血往腸胃道流動，也就是把氣血引到這邊讓它充血，那除了可以幫助這些吸收的藥物以外，它也可以讓這邊的血流變旺盛，讓這邊熱起來，所以治療上就是大黃附子湯。大黃附子湯就是大黃、附子、細辛這三個，藉由大黃的引導，細辛可以讓陰中之陽氣溫散到胃腸腔壁最末端的微淋巴管。

我們來看個條文是也合理的，雖然《桂林古本》裏面沒有。在此我們必需要了解到，這個條文的寒並不是指表寒。如果是表寒，脈是浮緊的，如果是裏寒的話，它是緊（在腑）或

沉緊（在臟）的，在《傷寒論》裏面，中部以候腑，沉部以候臟，這個脈只有緊弦，所以在腑的部分。

【按】

脅下偏痛之「偏」字，當是「滿」字，必是傳寫之訛。

【注】

腹滿而痛，脾實邪也；脅下滿痛，肝實邪也；發熱若脈數大，胃熱實邪也。今脈緊弦，脾寒實邪也，當以溫藥下之，故以大黃附子湯下其寒實。方中佐細辛者，以散其肝邪，此下肝脾寒實之法也。

【永諸按】

「腹滿而痛」它是實邪，因為悶起來，然後緊接著氣的瘀堵，導致血液的流通不好引起了疼痛，這個叫「腹滿而痛」。「脅下滿痛」是因為肝，為什麼肝會痛起來？因為你就是喝到冷飲、冷食，使這些比較冷的血回流到肝，經由肝門脈回來，使肝受到寒，肝內血管收縮，所以就造成脅下的偏痛。發熱的原因是因為你喝冷的，把陽氣往外逼所造成的或是陽氣因為內冷，不能入陰，外出所致。所以他這邊講「今脈緊弦，脾寒實邪」，其實是小腸那部分，這個寒是食冷飲、冷食所造成的，所以我們用什麼？用溫藥來攻，因此用大黃附子湯。細辛是用來散水氣和極細地方的一些寒的水氣。

【集注】

尤怡曰「脅中滿痛而脈緊弦，陰寒成聚也，雖有發熱，亦是陽氣被鬱所致。是以非溫不能已其寒，非下不能去其結，故曰『宜以溫藥下之』」。

【永諸按】

尤怡的部分是講說「脅中滿痛而脈緊弦，陰寒成聚，雖有發熱，也是陽氣被鬱」，他的發熱不是陽氣被鬱，而他的發熱是被裏寒，裏面冷飲冷食的那些寒所外逼的，像我們少陰病不是會出現戴陽、格陽，這是因為這些陽氣被裏寒逼出去，陰陽沒相接，所以陰為陰，陽為陽，各自為政，所以就裏面是真的寒，外面是假的熱，他是用溫藥來攻下。大家知道這類在臨床上一看到就很清楚，這些人喜歡吃冰的，還有便秘，若他的脈又是弦緊，這是裏寒所造成的便秘，我們就用大黃附子細辛湯，來幫助他。

【大黃附子湯方】

大黃（三兩），附子（炮，三枚），細辛（二兩）。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若強人煮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

【《桂林古本》】

無。

【永諸按】

這三味呢，是用水五升，煮兩升，分三次煮，一次大概喝八分滿碗的水，如果比較勇的人，那就煮兩升半，兩升半就是煮的時間比較少一點，那大黃的力道比較強，分溫呢？把他分開溫服三次，吃完一服，再過一段古人走了四五里的時間，再喝一次，我們去看四五里的時間是多少，看人的走路的時間是多少，就可以知道他的時間，像這些都是《桂林古本》所沒有的。

※病腹滿，發熱，十日，脈浮而數，飲食如故，濃朴七物湯主之。

【《桂林古本》】

陽明病，發熱，十餘日，脈浮而數，腹滿，飲食如故者，厚朴七物湯主之。

【永諸譯】

陽明病，發熱，已十多個白天了，脈先浮而後接著數，腹滿，飲食如平常的，厚朴七物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這邊都是講陽明病，因為牽涉到大腸、小腸、胃，這些都屬於胃家，都屬於陽明病。那病腹滿，肚子悶悶的，發熱，有發燒，這是氣血往外，十日，已經過了十天，十個白天了，代表這已經是進入什麼？第二個經盡的週期。這邊告訴我脈浮而數，脈浮而數是表示這個表



的病，脈先浮而後數，那飲食如故，吃東西都沒有問題，那表示氣血的流動還不錯，所以用厚朴七物湯來主治他，那用厚朴七物湯，主要治療腹滿的問題，像他現在脈浮而數，所以是有表證，因此治療上主要是以解表為主，再兼除腹滿，所以用厚朴七物湯。那厚朴七物湯就像有一個桂枝湯的影子在裏面，你看這邊有桂枝、生薑、大棗，只差一個什麼？芍藥，就是桂枝湯了。那其它的就是什麼？是三物湯。所以厚朴七物湯就是三物湯再加一個解表的藥，用厚朴三物湯來治療這個腹滿，那其他的用來解表，那沒有用到芍藥。

【注】

病腹滿，裏證也。發熱，裏熱也。然十日脈浮而數，表熱亦未已也。飲食如故，胃熱能消穀也。因胃熱裏實，表熱發熱，故用濃朴七物湯，表裏均解，腹滿發熱兩除也。此桂枝湯、小承氣湯之復方也。

【永諸按】

吳謙他說腹滿是裏證，那發熱是裏熱，這不是喔！發熱是表，因為脈是脈浮而數，那十日脈浮而數，所以是表熱，那飲食如故呢？表示裏面是其實沒有受到影響，腸胃道沒有宿食燥屎留飲積聚的問題，因此吃喝都沒有問題，只有胃腸氣血流動不暢，因而腹滿的問題。

【集注】

程林曰「腹滿者，內有實熱也。十日脈尚浮而數，浮為在表，表熱邪未已，故發熱。數為在裏，裏熱能消穀，故飲食如故。與此方蕩腹滿而除表熱。夫表裏俱實，當先解表，乃可

攻裏，今表邪微而裏邪甚，故用承氣桂枝二湯，相合以和表裏，如傷寒之用大柴胡，此其義也」。

【永諸按】

腹滿的話他說裏面有實熱，當然十日是過了經，也有可能入裏，但是他脈是浮數的，所以這裏不牽涉到他是裏證的問題，腹滿只是一個證，就像我們如果有大實痛，我們用桂枝加大黃是一樣的道理，所以他十日的脈還浮數，浮是在表，表熱沒有解，所以還是有發熱。數為在裏，數不是在裏，數是指熱，陽迫氣血者，脈數，有裏熱，但因為他沒有影響到脾胃的問題，所以他還是可以消化穀物，所以他飲食如故，主要是他裏面腸胃道有一些結氣，所以才導致熱數，所以治療上用小承氣，就是屬於厚朴三物湯那一類的，然後合桂枝湯，這邊桂枝湯是去掉芍藥，為什麼？因為他要幫助那些表熱散出去，所以他這邊很有意思，他這邊生薑用到五兩，用到非常地多，比桂枝湯的生薑多二兩，桂枝湯中桂枝跟生薑是等量的，而這邊的生薑是他的二點五倍，那有生薑就一定有大棗，避免耗散氣血太多，所以他用生薑幫忙發散表熱出去，去掉這些發熱，因為發熱已經十天了，要幫忙解表熱出去。

【濃朴七物湯方】

濃朴（半斤），甘草（三兩），大黃（二兩），大棗（十枚），枳實（五枚），桂枝（二兩），生薑（五兩）。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溫服八合，日三服。嘔者，加半夏五合。下利，去大黃。寒多者，加生薑至半斤。

【《桂林古本》】

【厚朴七物湯方】

厚朴半斤，甘草三兩，大黃三兩，枳實五枚，桂枝二兩，生薑五兩，大棗十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去滓，溫服八合，日三服。

【永諸按】

那這邊說這七味用水十碗，一斗就十碗，煮成四碗，喝八分碗，一天吃三次，所以煮了四碗可以喝五次，白天可以喝到三次，如果會嘔吐，嘔我們知道是樞機的問題，就是上焦、中焦二個不通利，有結痰的關係，所以加半夏。如果他本身有下利了，那我們就不要加大黃。如果寒還是比較多，裏面是冷比較多的話，他是加生薑到半斤。這是它的加減法，其實如果真的是裏面很冷的話，我們比較建議是加乾薑三兩，可以治療脾胃的一些問題。

※按之，心下滿痛者，此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按了，心下滿痛的，這是裏有實，應當攻下，適合大柴胡湯。

【永諸講解】

這個《桂林古本》沒有，按之心下悶痛，這個是有實，因為壓了會痛就表示有實，而且這個實是屬於氣的實，因為他是悶痛，所以條文說應當要去攻下，宜大柴胡湯。其實在《傷寒論》中中有二個病有這種病狀，像這個如果用大柴胡湯攻下沒有好的，我們就用大陷胸，其實大陷胸和大柴胡都會有悶痛的情形，因為他是淋巴的問題，大柴胡是會痛沿二脇，而陷胸是從心下到少腹硬滿而痛，所以他這邊是用「宜」，如果大柴胡湯沒有用，我們就要考慮他是結胸，也就是淋巴管炎。

【按】

按之心下滿痛之下，當有「有潮熱」之三字，若無此三字，則不當與大柴胡湯，是必傳寫之遺。

【永諸按】

那吳謙這個部分他說「按之，心下滿痛，應該要有潮熱」，那有潮熱的話，因為「潮熱者，實也」，他說如果沒有這三個字呢，不太適合給大柴胡湯，他說是傳寫之遺，那這也是可以。

【注】

按之心下滿痛，有潮熱者，此為表裏俱實，當下之，宜大柴胡湯兩解之。此二治皆下實滿之法也。

【永諸按】

「按之心下滿痛，有潮熱者」這是屬於淋巴的瘀堵，那淋巴的瘀堵有大柴胡跟大陷胸，那如果用了大柴胡沒有好，表示它是結胸，結胸的方藥有大陷胸湯和小陷胸湯，它是大陷胸湯證，所以我們就是用大陷胸湯。

【大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芍藥（三兩）半夏（洗，半斤）枳實（炙，四枚）大黃（二兩）大棗（十二枚）生薑（五兩）。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大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芍藥三兩，半夏半升（洗），生薑五兩（切），枳實四枚（炙），大棗十二枚（劈），大黃二兩。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二升，日三服。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的部分，大柴胡湯其實它是小柴胡湯的變方，然後它加了芍藥，加了枳實，加了大黃，因為它會痛，痛有牽涉到血液流動的問題，所以用芍藥來幫助靜脈的回流，那用大黃，大黃來去除掉那些實，瘀堵的，那用枳實來擴張那邊的淋巴管，來治療他的悶，用芍藥來治療痛，還記不記得柴胡、芍藥、枳實、甘草就是《桂林古本》的四逆散，它主要是用來什麼？用來治療膽氣鬱結。我們原本的表面經絡的病是小柴胡湯，那如果是經絡更熱的話，熱的氣血慢慢往膽這邊流的時候，膽汁會開始濃縮，這時候是用什麼湯方？小柴胡加芒硝湯，那如果這個膽汁排的不順的話，會使得膽這邊生成石頭，就是結成一個石的時候，我們就要用大柴胡。那一般我們要避免這膽氣的鬱積，可以用《桂林古本》的柴胡枳實芍藥甘草湯。膽經受邪，生病時，從小柴胡湯開始，若是傳經化熱，膽氣鬱積，慢慢變成黏稠的黏液的時候，這時小柴胡加芒硝。而在膽氣鬱積的時候，我們必須要用柴胡枳實芍藥甘草湯，就是所謂的《桂林古本》的四逆散，這時候趕快去治療，所以我們治療膽結石的部分，因為他還沒有膽結石，他只是膽的液體比較黏稠，我們就用小柴胡加芒硝，那如果他那邊膽區悶悶的、脹脹的，我們就用柴胡枳實芍藥甘草湯，如果他那邊變成痛的話，那他已经結成膽結石卡到了，我們就用大柴胡湯來攻。

※腹痛，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為寒疝。繞臍痛苦，發則白汁出，手足厥冷，其脈沉緊者，大烏頭煎主之。

【《桂林古本》】

厥陰病，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為寒疝。繞臍而痛，手足厥冷，是其候也。脈沉緊者，大烏頭煎主之。

【永諸譯】

厥陰病，脈先弦而後接著緊，弦則衛氣不能運行，緊則不想吃東西，邪正相糾結，就成為寒疝。先繞著肚臍而後接著痛，手足陰陽氣不相接而冷，這是寒疝的病候。脈先沉而後接著緊的，大烏頭煎主治之。

【永諸講解】

「腹痛」，肚子的痛，那《桂林古本》它是寫厥陰病，這厥陰的病，厥陰病就是血管的問題，那脈弦，流動不順暢，過來變成冷，後面就接著緊，外面的一些寒。首先因為受到外寒，所以脈先變弦，收縮了，那因為外寒太嚴重了，後面就接著脈緊，所以那弦就是告訴我什麼？衛氣走不動，衛氣不容易走動，因為受到外寒的關係，「弦則衛氣不行」，那緊的話，凍住了，整個外面氣血流動不好，外不行則裏面食飲不易入，有出才有入嘛，所以就不會那麼想要吃飯，這是因為寒的關係，所以「緊則不欲食」，因為肚子那邊也出現一些寒，吃到一些冷食冷飲，也導致後來不想吃飯。那邪氣與正氣相糾結，搏就是相糾結，束縛在一起，兩個彼此嵌合在一起，嵌合在一起會愈積愈大，所以就出現什麼？寒疝，出現氣積為寒疝，就凸起來了，疝就是凸起來像山這樣的病，那它就會繞著臍而痛，因為他的肚子的腸子那邊就會整個氣鼓起來，表示氣堵的嚴重，當然就明顯較痛。那氣為什麼出不去呢？因為整個寒嘛，還有脈弦嘛，所以手腳就會厥冷。那這個就是它的候，寒疝的候。寒疝就是肚臍那

邊呢，繞了一圈會痛，而且手腳冷，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是寒症。那如果脈比較沉緊，寒比較深層的，脈弦的寒還好，因為他前面是弦，在中部嘛，那脈如果沉緊的，很嚴重的，更深層的，我們用「大烏頭湯」主治之。

那前面的部分呢，脈弦而緊呢，他是告訴我們他先受到一些寒的影響，所以導致整個氣的流動不通暢，因而邪氣跟真氣相結，成一個寒症，那會繞著肚臍痛。那手腳厥逆，所以我們治療上呢，我們要去它的寒。這個因為它是脈沉緊，寒較嚴重，所以要用烏頭，烏頭來去除這個寒濕。

【按】

此條脈重出，下條有證無脈，「其脈沉緊者」之五字，當在下條裏急之下。然脈弦而緊，是勁急之甚，當屬寒症之重者，其白汗之「白」字，當是「自」字。下條其脈沉緊是裏痛之脈，當屬寒症之輕者，必是傳寫之訛。

【注】

疝病犯寒即發，故謂之寒疝也。其病發則繞臍少腹急痛，惡寒汗出，手足厥冷，不欲飲食，脈弦而緊，主急主痛，此寒疝應有之證脈也。主之烏頭煎者，是專以破邪治標為急，虛實在所不論，故曰「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也」。

【永諸按】



吳謙說「疝病呢犯寒即發，故謂之寒疝」，是因為寒呢，才導致疝病，所以叫寒疝，其實疝還有其他的，不是因為寒導致的，像有狐疝、頽疝啊！他特地講寒疝呢是因為這個疝鼓起來的，整個腫大的這個病，這個是屬於寒所造成的，叫做寒疝，那不是寒所造成的就不叫做寒疝。那他的病呢？他說病發則繞臍少腹即痛，它是沒有牽涉到少腹，條文只有說繞著臍那邊會痛，而且手腳冷，這個就是它的證候。那用烏頭煎呢？是要把這些比較深層的冷去掉，所以用烏頭。

【烏頭煎方】

烏頭（熬，去皮，不咀，大者五枚）。

上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二升，煎令水氣盡，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瘥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

【《桂林古本》】

【大烏頭煎方】

烏頭大者五枚（熬去皮）。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納蜜二升，煎令水氣盡，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

【永諸按】

所謂的煎就是去滓濃縮，那烏頭煎就是把烏頭煮一煮又再把它濃縮，我們來看煮法，烏頭五枚用三升的水，也就是三碗水把它煮成一碗，然後把這藥渣用掉，再把蜜二升加入，然後煎，煎就是濃縮，濃縮讓水氣變少以後，然後得到二升，就二碗，那體質好的人就吃七合，七分滿的碗，那弱的人就吃五分滿的碗，那如果沒有好，「瘥」意思就是好的差不多啦，不瘥，就是沒有好，明日更服，明日再吃。這個「更服」的意思是更改服法，就是說它的服用劑量會比之前要多一些，比如說原本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那我們第二次就加重，其實在《內經》部分，第一次吃如果沒有反應的話，我們就加倍劑量，例如說原本弱的人服五合現在就變成吃了一碗，所以它更服是這樣的意思，加重劑量再吃。

※寒疝，腹中痛，及脅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桂林古本》】

寒疝，腹中痛，若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永諸譯】

寒疝，腹內痛，如果脇痛裏面繃緊的，當歸生薑羊肉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寒疝」這個病，這是「肚子的痛」，還有一「脅痛」，脅的部分是屬於肝，這就會影響血液的流通，那「裏面」而且「繃繃緊緊」的，血流不好，所以導致肌肉也就繃緊，脅痛而

且裏面繃緊，所以我們要散它的寒，所以用當歸還有羊肉，羊肉它是可以讓血熱起來的，羊肉，我們吃了羊肉，人就會比較不怕冷，就用當歸來行血，生薑來散胃中之寒氣，羊肉來補心，補心血的、補心陽的，這是屬於食補的部分，「當歸生薑羊肉湯」。

【按】

脅痛裏急之下，當有上條「其脈沉緊」四字。

【注】

寒疝腹中痛及脅痛裏急，脈見沉緊，較之繞臍苦痛輕矣。且無惡寒汗出，手足厥冷，故不用烏頭煎之大溫大散，而用當歸生薑羊肉湯，養正為本，散寒為次，此治寒疝之和劑也。服烏頭煎病勢退者，亦當與之。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一下「注」的部分，吳謙說「寒疝腹中痛還有脅痛裏急，脈見沉緊，較之繞臍痛輕」，因為臍是直接在他病根的位置，因為我們後天之氣血的來源就是臍，而這裏只有腹中痛，還有脅痛裏急，他覺得是比較輕的，那也「沒有惡寒汗出，手足厥冷」，他的寒只有在局部而已，就只有脅下痛還有腹中痛，所以他就是「不用烏頭煎」，那就用「當歸生薑羊肉湯」，他是「以養正為本，散寒為次」，他就是告訴我們，這就是「治寒疝的和劑」。

【集注】

李彥曰「疝屬肝病，肝藏血，其經布脅肋，腹脅並痛者，血氣寒而凝澀也。當歸通經活血，生薑溫中散寒。裏急者，內虛也，用羊肉補之。《內經》云『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是也」。

【永諸按】

李彥說「疝是屬肝病」，疝其實他是用表示這個病堵起來像一座山，他有牽涉到淋巴流通不好，也有牽涉到血液的流通不好，都會造成這種疝病。那李彥把它跟肝有關聯，因為「肝藏血，經布脅肋，腹脅並痛者」，因為它血流不好，「血氣寒而凝澀」，這邊是可以的，「當歸」可以「活血通經」，「生薑」是溫胃「散寒」、散水氣，像「急」的話，它主要是因為冷，所以我們「用羊肉」可以「補」，可以讓血熱起來，因此有痔瘡的人、容易流鼻血的人，不要去吃羊肉，不要去喝羊奶，羊是補心的，《內經》就講「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是也，是這樣講。

沈明宗曰「按此連衝脈為疝，治當溫補也。肝木受邪，乘脾則腹中痛。本經之氣不舒，故脅亦痛，連及衝脈則裏急矣，所以當歸補養衝任而散風寒，羊肉溫補營衛之氣，脾邪散而痛自止。方後云『痛而多嘔，乃肝氣上逆臨胃，故加橘、朮補之』」。

【永諸按】

沈明宗說「按此連衝脈為疝」，衝脈是附著在陽明，所以衝脈稟於陽明嘛，他說「治療應當溫補」，那「肝木受邪」，就是肝那邊的血管回流不好，也會影響到我們腸胃道的血液的流動，因為肝門脈那邊的血是從脾胃來的，門脈那邊的血不流通，也會影響到腸胃的血液，

那不利所以會「腹中痛」，這邊就是所謂的「肝木受邪，乘脾則腹中痛」，是這樣的意思。那「肝那邊的氣沒有流通」，氣血不通，所以「脅也痛」，所以他要用「當歸」來「散」，就是通利那個血脈，那「羊肉來溫補營衛之氣」，這個是可以的。

後面的方有一些加減，如果「痛多而嘔」的話，他是加用「橘皮、白朮」，這種痛比較多，加橘皮行氣，然後加白朮逐水氣。

【當歸生薑羊肉湯方】

當歸（三兩），生薑（五兩），羊肉（一斤）。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薑成一斤。痛多而嘔者，加橘皮二兩、白朮一兩。加生薑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桂林古本》】

【當歸生薑羊肉湯方】

當歸三兩，生薑五兩，羊肉一斤。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寒多者，加生薑成一斤。痛多而嘔者，加橘皮二兩，白朮一兩。加生薑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分溫三服。

之。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桂林古本》】

寒疝，腹中痛，手足不仁。若逆冷，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者，烏頭桂枝湯主之。

【永諸譯】

寒疝，腹內痛，手足失去感覺。如果逆冷，如果身體疼痛，灸刺，各種藥不能治的，烏頭桂枝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寒疝，是寒造成的，導致腹中痛，手腳不仁，這和之前那邊條文學的不一樣，手腳不仁就是沒有感覺。如果是逆冷，氣血縮回導致的逆冷，或是血散不太出去。那他說如果身體很痛，痛是因為氣血流通不利，所以叫做痛。那用灸法、刺法、諸藥都不能治的，就用抵當烏頭桂枝湯，其實「抵當」二字是多餘的，就是烏頭桂枝湯，用烏頭煎和桂枝湯的合方，來去除掉這個寒冷。

【按】

「抵當」二字，衍文也。

【注】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身體疼痛，此疝之寒重者也。灸刺、諸藥不能取效，則急以烏頭煎加桂枝湯五合，以解內外之盛寒也。

【永諸按】

注的部分，吳謙說「逆冷，手足不仁，身體疼痛，此疝之寒重者也」，其實他有牽涉到周邊，所以才加桂枝湯，且用烏頭煎，桂枝湯五合，來解內外寒盛。

【集注】

徐彬曰「起於寒疝腹痛，而至逆冷，手足不仁則陽氣大痺；加以身疼痛，營衛俱不和，更灸刺諸藥不能治，是或攻其外，或攻其內，邪氣牽制不服也。故以烏頭攻寒為主，而合桂枝全湯以和營衛，所謂七分治裏，三分治表也」。

【永諸按】

徐彬說如果剛開始是從寒疝腹痛開始，血沒有辦法到表面，至逆冷，手足不仁，那又有身體的疼痛，然後用灸刺調整我們氣血的方法也沒有用的，就用烏頭桂枝湯，來調和營衛，驅除表寒。

【烏頭桂枝湯方】

烏頭。

上一味，以蜜二斤，煎減半，去滓，以桂枝湯五合解之，令得一升，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復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為中病。

【《桂林古本》】

【烏頭桂枝湯方】

烏頭五枚。

上一味，以蜜兩升，煮減半，去滓，以桂枝湯五合解之，令得一升，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為中病。

【永諸按】

烏頭桂枝湯方就是烏頭煎加桂枝湯，其烏頭的煮法是一樣的，它以蜜兩升煎成一半，然後去滓，拿五合。它說初服二合，剛開始令得一升，剛開始吃兩合，如果沒感覺就更服，就加重劑量，就吃三合，再沒有感覺，再加至五合，可以看到它是一合一合在加，初服二合，第二次原量加一合就是三合，第三次是第二次量加二合，所以是五合。如果藥有反應了，就像醉狀，像喝醉酒一樣，如果會吐的話就是中病。

得吐者為什麼會中病？因為氣血有到外面，有病處，但是兩個在打仗僵持，比如說表部這邊是戰區，我們氣血送出來，從營衛出來，因為桂枝湯調和營衛，若在病所外出的氣血



出不去堵住，則氣血會逆回去，造成吐，因為反應比較激烈，得吐，就叫中病。打到病所，不要以為它有問題，這就是瞑眩反應。

從這個條文我們知道，如果我們劑量沒有感覺那要怎麼去加呢？就是兩合，再來三合，再來五合，就是把前面的除以二。怎麼講呢？就是加前面的除以二，基準。也就是說我們吃兩升沒有感覺，那基本加的量，就是每次加一升，就是原本二升的一半，因此第二次就變三升，第三次加一升的兩倍，所以第三次就變成五升，所以這邊「初服兩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復加至五合」，這是用藥的服法。

【方解】

以桂枝湯五合解之者，溶化也。令得一升，謂以烏頭所煎之蜜五合，加桂枝湯五合溶化，令得一升也。不知，不效也；又不知，又不效也；其知者，已效也。如醉狀，外寒方散。得吐者，內寒已伸，故為中病也。

【永諸按】

那方解是講說它是用桂枝湯五合來互相「解之」，就是跟它融化，「令得一升」再去吃，一開始是兩合再來三合、五合，「其知者」，服藥有反應的或是有中到病的，就會出現瞑眩的一些反應，這邊的瞑眩反應是「得吐」。

※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澀，尺中亦微而澀，故知有宿食，大承氣湯主之」。

【《桂林古本》】

問曰「陽明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濇，尺中亦微而濇，故知其有宿食也。大承氣湯主之」。

【永諸譯】

問曰「陽明的宿食如何辨別」？師曰「寸口脈先浮而後接著大，按了反而濇，尺中也是先微而後接著濇的，所以知道病人有宿食。大承氣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問曰」，問說，「人病有宿食」，那「宿食」是什麼？「宿」就是住了一個晚上，所以這叫「宿」，所以「宿食」就是我們一天所吃的食物，經過一個晚上到隔天，還在身體裏面，這叫「宿食」，那怎樣去判別它是宿食呢？「師曰」老師就說了，「寸口脈」，寸口是候肺的脈，「寸口脈浮而大」，它先浮起來而後慢慢變大，那代表的是什麼？「浮」是代表一個熱量往外送出去，所以導致讓脈浮起來，那因為這個浮不是因為風所導致的，如果是傷於風的話，它的脈會變成浮緩，浮緩的脈，如果是風，會把表部氣血拉出去，加速這邊血循，但是它血管裏面的容量並不會變大，那這個宿食的話，因為它一直有食物的供給，榮衛的來源不絕，而且也是一直產熱，宿食如同堆肥一樣，所以會產熱，這個熱會把脈管往外推，會把脈管變大，所以形成了「浮而大」。因為氣血會往外推，熱和氣血彼此都是往外，但表部能外散的是固定的量，所以表氣瘀阻導致脈管擴張起來，所以就變「大」，因為氣血往外的速度太快了，那散的速度比較慢，所以就形成這種「浮而大」，「按之反濇」，按下去了以

後裏面卡卡，因為它是宿食已經經過一宿，在腸胃道內，經由體熱的作用，也變較乾，不像我們飲食的精微，含水量是夠的，所以它脈反而變澀，那澀就是血比較少，怎麼血少？血中的津液變得比較少。正常的食飲過後，脈會比較滑，因為氣血都很旺盛。好，他說按了以後反而會澀澀的，那一般如果我們是在寸口的時候，寸口肺脈那邊候到的時候，我們會覺得說：這個應該是肺的乾澀，肺那邊太過乾澀了導致的，但是它後面它再補充一個，他說尺中那邊也是微而澀，微就是氣的不足，陰陽氣的不足，那澀也是血的少，所以從尺中來看的話，因為尺是寸口的根本，既然尺本身就是澀的，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寸口的澀是因為尺來源就澀所導致的，所以大家知道說這邊有宿食。因為我們食物的消化一定要有水跟火，那宿食的話，因為水的不足，我們可以講說消化液的不足，我們消化液分泌不足，那消化液的不足，其實我們可以從脈的澀知道，因為我們到腸胃道以後，我們腸液的分泌也是經由血液的循環，然後到腺體，然後把液體分泌出去，那分泌液的不足，所以會導致這個宿食的產生，食物沒有消化，消化不完全，好，那這些東西其實在身體上因為已經超過人體所能負荷的，你如果一直讓它停在身體裏面，身體會一直分泌這種消化液，就是還是會滲液，但是他已經是很乾燥了，再滲液，血會變得更燥，那這種就是宿食病，所以那最終的治療就是要把腸胃道裏面的這些大便或燥屎或宿食，這些刺激的來源，把它清掉。所以它是從脈這邊知道他有宿食，然後用大承氣湯把整個大便通掉，讓身體回復正常。因為整個導致血少的原因呢就是由於這個腸胃的宿食，中焦或下焦這邊有宿食，因此導致身體的塞，那這種病就叫宿食病。那一般宿食呢都會影響到身體，像腸胃道乾澀，那使的血更顯得乾澀，因為又熱又燥啦，所以我們用大承氣把它攻掉。

【按】

尺中亦微而澀之「微」字，當按《傷寒論》作「大」字是。

【永諸按】

吳謙在這邊說「尺中亦微而澀」之一「微」字應該要按照《傷寒論》作「大」才是，就是之前的浮而大。其實尺中的微是代表下焦那邊是氣血的不足，送不太出去，但是它的熱有上去。那氣的不足所以脈微，脈微是代表陰陽的氣的不足。

【注】

宿食病，即今之傷食病也，謂食隔宿不化也。人病腹滿而痛，何以別之為宿食也？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澀，謂按且大、且澀，且有力也，關上尺中亦然，大澀有力為實而不利，故知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永諸按】

那吳謙的注呢？宿食就是現在所謂的傷食病。其實有些人食物吃多他還是可以消化掉，但是身體也不會出現這種燥熱、浮大又澀的這種脈。那只有本身體質比較燥熱的就比較容易患宿食病。平素就容易大便秘結，陽明病的人，那就比較容易犯這種宿食。因為吃了食物，本身消化不是很好，停留在身體。那宿食他這邊有講說，食物隔宿不化，就是隔了一個晚上都沒有分解。那原因是因為消化液的不足，因為沒有水，我們消化要有水和熱。那現在在流行飯水分離，那其實這個飯水分離的話，感覺會讓那個胃變燥，因為在消化的時候，你身體要分泌什麼液體？分泌消化液。那你是飯跟水分離，為了達到食物的濕潤度，身體可能會分

泌比較多一點的消化液，導致身胃的燥，這就跟我們吃餅乾一樣，長期吃餅乾呢會容易得到陽明病，因為胃會燥。

那一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澀，他說按之且大且澀，其實不對的。浮而大，「而」呢代表前面先有，然後後面接著出現的意思。那如果他沒有「而」呢，只有浮大呢？表示兩個並存。那這個是用來解釋他的順序。那剛開始按的時候，我們脈按下去，他就是浮的，然後慢慢呢，覺得他怎麼血管越來越大、變大，這就叫浮而大。那如果你按下去呢，一按下去在浮的位置就摸到了，而且也感覺到脈管是大的，這就叫做浮大。脈浮大和脈浮而大是不一樣的。那尺中這邊是微而澀。其實如果以吳謙說要把微改成大，其實是不太對，因為像我們之前瓜蒂散的部分，當你呢有一些堆積有一些瘀堵的時候，那個出來的脈就會比較弱，所以有宿食，尺呢就會出現這種微的脈。那也因為微的脈讓我們知道說，這個尺中微呢，跟寸口不一樣嘛，那這個的微呢，是代表是怎樣，代表是因為宿食的瘀阻導致脈氣，下焦的脈氣出不來，所以出現這種微，那把宿食攻下以後，宿食已經去掉，他的脈就會出來了，所以不要認為微就是一個陽虛的過程，他只是說陰陽氣不足。那為什麼陰陽氣不足呢？有時候是往上往外出來的氣道被瘀堵住了，所以導致脈氣出不來。就像我們水管，水龍頭打開了，你把它管口壓的緊緊的，出來的水量就少，道理是一樣的，所以我們把脈要去從其它部分來推理它的原因，不是脈微就是陽虛，就要去補陽，有時候是錯的，反而更嚴重。

那在外證上呢？外面的症狀，我們也可以用切診，或者按壓腹部的腹診呢來瞭解，如果他真的有宿食你可以摸到，有些人可以摸到大便，大腸裏面硬硬的。甚至是在壓天樞或者是關元，那個大腸和小腸的募，或者是中脘，胃的募，也可以感覺到壓痛點。

【《桂林古本》】

【大承氣湯方】

枳實五枚（炙），厚朴半斤（去皮炙用），大黃四兩（洗），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味，取五升，去滓，納大黃，更煮取二升，去滓，納芒硝，更上火，令一二沸，分溫再服，一服得利，止後服。

【永諸按】

因為宿食是堵在腸胃道裏面，所以是用一些腸胃道的藥來做處理，比如說就用大承氣湯。枳實呢？枳實可以寬腸，什麼叫寬腸，枳實一定要採那個還沒有成熟的，那成熟的枳殼效果就沒有，既然是成熟就沒有擴張性。因此要用還沒有成熟的枳實，沒有成熟的果實有味道，那個氣味，表皮有油室，內有精油，有這種氣味，所以它有那種擴展的性，因為它還沒有成熟，所以枳實有擴展的性，它可以擴充腸道，或者是我們可以講說，枳實它其實可以擴充什麼，因為它是屬於氣的，所以它可以擴張淋巴管。那厚朴的話，厚朴是木蘭科厚朴莖幹的皮是用來通血痺，那主要是要腸胃道的血管擴張。那大黃呢？大黃是讓氣血往裏面走，而桂枝則是把氣血往外面走，然後再用芒硝，芒硝呢？是促進腸液的滲液，方便我們把腸道內瘀堵的東西推出去，把大便推出去，那就是煮完以後再加入芒硝。它的煮法就是用水一斗，那先煮兩味，就是枳實跟厚朴，因為這兩個要煮久，所以煮到剩下五碗的時候，把渣滓去掉，再把大黃加下去，那再煮成兩升。更的意思就是換一種方式，更煮就是換一種方式煮，本來是一斗煮五升，去滓，再把它煮成兩升，然後再把芒硝加入，然後再用火，「令一二沸」，再

把芒硝溶掉。然後分溫，分成二次且溫服，如果有下利的話，下一服就停止，不服了，有得利就停止了，因為已經把大便通出來了。

※脈數而滑者，實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為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克責，名為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永諸譯】

陽明少陽合病，一定下利，病人的脈不負的，是順。負，就是失。相互殘傷責罰，就叫做負。脈先滑而後數的，有宿食，應當攻下，適合大承氣湯。

【永諸講解】

「脈數而滑者，實也」，他說「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這個跟之前的是不太一樣，之前的那個是「寸口脈浮而大，尺中微而澀」，它是因為什麼？氣道下面因為宿食瘀阻到氣的流通，所以導致這種微而澀，那這個不是，這個跟前面那個不一樣，前面那個是因為消化液的不足，那這個呢？這個是消化液是可以的，但是它熱比較明顯，所以它的脈滑，其實在《桂林古本》它是先滑，滑就是氣血旺盛，因為它食物一直在那邊啊，那一直產生氣血，那一直往外送，太多了，所以瘀堵了，那脈滑呢？氣血很旺盛，又熱，因為它消化非常

好，那體內熱了，我們身體要去散熱，所以出現這種數脈，心臟會跳很快，這個是數脈，這種也是有宿食，不過兩個是不一樣，所造成脈的結果是不太一樣，前面的是尺中脈微而澀，這邊的脈是滑而數，就是三部都是滑而數，像這個也是告訴我們，這是有宿食，這一條剛好跟前面那條對應，那這個也是一樣。只要有宿食，就會造成這種脈象，因為這種滑而數的脈，我們如果不把它處理，把這些熱去掉的話，會產生什麼？會產生癰膿，會疔瘡，就像我們身體會產生疔瘡。那同樣呢這個滑而數一直在腸胃道的話，有時候會導致腸癰，所以宿食我們還是要把它去掉。那要去掉它用什麼？一樣用大承氣湯。《桂林古本》的前面還有條文，那前面條文是說呢？「陽明少陽合病」，陽明少陽合病，就是變成一種新的病叫合病，併病是兩者都有，那合起來就看不清楚了，這就是併跟合的不一樣，陽明跟少陽合病形成一種病，那這種病呢？他說它一定會下利，一定會拉肚子，那如果它的脈不負者為順也，那負者就是失也，那因為陽明是屬土，少陽屬木，那脈不負就是說，把起來的脈還是屬於土的那種脈，緩的脈而不是弦脈，那這個脈就不負，就是順，表示少陽沒有去剋到陽明。那如果負呢？負就是失，就是不順，有所失去了，所以這是代表少陽會去剋陽明，所以他就講互相剋責，這個叫做負，就是說少陽去剋陽明，這叫負。

【注】

腹滿而痛，脈數而滑者，實也，此有宿食，故當下之。

【永諸按】



吳謙說腹滿而痛，先悶悶地後來痛，那當然也是啦，因為他大便開始堆起來了，但是這個不應該是講說宿食，「腹滿而痛」，先腹滿而後痛，痛是有大便的關係，大便跟宿食不一樣。那他說「脈數而滑，實也」，這是實證沒錯，但是這不是宿食，「當下之」，這個是吳謙自己把條文加總匯合出來的論述。

【集注】

李彭曰「滑者，水穀之氣勝也，若滑而兼數，則實熱已入胃腑矣，故云『有宿食可下之』」。

【永諸按】

李彭說滑是水穀的氣很旺盛，因為消化很旺盛，那滑又出現這種數，數是血熱，那這種實熱他說已經入胃腑，脈是在中部，那中部是代表腑，那如果要說，他也入胃腑，其實也是可以。那因為要避免這種實熱造成我們身體內的一些癱膿內癰，胃癱腸癱之類的，所以我們要在還沒有病發之前趕快去攻下，那他判斷是這個有宿食，所以要趕快去攻下，攻下的目的是為了阻止病況的惡化，病況會變化往不好的地方走。

※下利，不欲食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下利，不欲食者，此為有宿食也。

【永諸譯】

下利，不想吃飯的，這是有宿食。

【永諸講解】

「下利，不欲食者」，下利但是卻不想吃飯，這個是有宿食，有宿食，應該要攻下，也是用大承氣湯，但是在《桂林古本》他沒有說要用大承氣湯，只說下利不想吃，不欲食者，這個是有宿食。為什麼下利不想吃，原本我們下利的時候肚子會空空的，胃那邊也是會排空，既然空就會有餓感，那餓呢應該會想要吃，那反而你不想吃，就表示這邊還是有宿食。那個下利呢是因為宿食造成的，因為我們整個消化不好，像有一些食積引起的下利，那這個下利大概都比較酸臭的，那我們就用什麼？大承氣湯，適合大承氣湯，但是用大承氣湯是《金鑑本》的，那《桂林古本》沒有出，那這個有宿食還是得把他攻去，因為下利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宿食造成的，以後若碰到下利不欲食，要考慮是脾胃虛寒的下利，或是宿食的下利，這部分可以從問診和脈診來辨別，例如下利會口渴，可能是宿食，若是下利不渴，則可能是脾胃虛寒，在《傷寒論》中有一「自利不渴屬太陰」的條文，那脈呢？脈滑實的大概就是宿食，脈緊弦的，大概就是脾胃虛寒。像這種下利再用攻下的方法，就是所謂的「通因通用」。

【注】

初下利不欲食者是傷食，惡食不欲食也；久下利不欲食者，是傷脾不能食也。今初下利即不欲食，以有宿食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無疑矣。

【永諸按】

吳謙說剛開始下利然後不想吃是傷到食，惡食就是不想吃，那久下利不欲食那是傷脾，久病當然都傷到臟，那現在是下利不想吃，所以他說有宿食。其實這個都還要去問啦，問病人的病史，他是不是吃了很多的東西。

【集注】

沈明宗曰「此傷食而致下利也。驟傷宿食，停滯胃中，壅遏升降之機，不轉腸中，水穀不分而下奔則利，宿食在胃，故不欲食。必當攻去宿食，利得止而欲食，故宜大承氣湯」。

【永諸按】

沈明宗說這個是傷食導致的下利，驟傷宿食，停滯胃中，壅遏升降之機，這是氣的流通堵住了，所以會導致這種下利，所以要去攻下，其實下利的原因很多，下利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們的淋巴系統的功能出了問題，第一個它輸送脾胃腸部的氣藉由胸管經過橫膈回流入心，三焦送到心跟肺，三焦這部分不順會導致下利，像這個地方有瘀堵所以可以用小柴胡湯，那另外有一種是這個，淋巴的熱也會導致下利，這個就是黃芩湯。另外還有一個脾胃寒的下利，這個是理中湯，而胃熱的下利是葛芩連湯，還有協熱而利的是用桂枝加人參湯，就是理中湯加桂枝，那另外還有一個，是胃熱和脾寒兩個合併起來的痞，就是他有胃發炎那也有脾虛，這個就是瀉心湯類，那另外還有個腸子的收縮不好，下焦水的吸收沒到膀胱，或是膀胱這邊小便不利，導致要送的膀胱的水受到瘀堵，這個小便不利導致的下利，這是五苓散，至於大小腸吸收水的功能不好，收瀋的不好，那這個的下利有分寒跟熱，這個寒的是赤石脂禹餘糧丸，那如果是熱的呢便膿血的，這個就白頭翁湯，同樣的小腸的熱，會導致氣滯，影響吸收，

小腸的發炎也會導致下利，那它的寒也會下利，那這邊小腸氣寒的就是附子粳米湯，或者是血寒的，屬於血的寒導致的，因為小腸大部分都熱，血寒導致的，就是用桃花湯。

※宿食在上脘，當吐之，宜瓜蒂散。

【《桂林古本》】

宿食，在上脘者，法當吐之，宜瓜蒂散。

【永諸譯】

宿食，在上脘的，原則上應當催吐，適合瓜蒂散。

【永諸講解】

宿食在上脘，胃有三脘，胃有三個脘，分成三等份，一個叫上脘，一個叫中脘，一個叫下脘，那宿食在上脘這個部分，堵在上面屬胃陽部的部分，應當要吐之，所以要從食道那邊讓他吐出來，所以他說適合瓜蒂散，那如果是在下脘呢？那是屬於胃的陰部的部分，就應該用攻下的，用調胃承氣湯。那《桂林古本》是講說如果我們任何一個東西包括寒痰、流飲、宿食都在上面的，橫膈以上這邊是在胃的上半部，照理來講，「法」，就是照理來講，都應該用吐法，適合用瓜蒂散。

【注】

胃有三脘，宿食在上脘者，隔間痛而吐，可吐不可下也；在中脘者，心中痛而吐，或痛不吐，可吐可下也；在下脘者，臍上痛而不吐，不可吐可下也。今食在上脘，故當以瓜蒂散吐之也。

【永諸按】

胃有三脘，上、中、下嘛，那在上脘的話，他說因為上脘是在比較上面，所以我們是用吐法。然後他說呢在中脘的話呢，他說心中會痛會吐，或痛不吐，然後可吐可下。那在下脘的話，他說會痛，然後不會吐，不可吐可下。主要是說，若把胃的部分以陰陽來分，則上脘是屬陽，可以用吐法，而中脘屬陰陽之交，可以用吐或下，至於下脘屬陰，可以用下法。在胃的部份我們有各個的方，像葛根芩連湯，是數攻下，導致胃的充血腫脹，導致下利，或者是葛根湯，葛根湯是因為表寒束住毛孔，如果氣道不利，影響到肺，那麼大概就是麻黃湯、小青龍湯或大青龍湯之類的，影響到胃，那就是葛根湯了。還有如果有宿食、痰飲在胃那邊的，有大黃甘草湯、調胃承氣湯啦，都是在胃的部分。那《桂林古本》呢？《醫宗金鑑本》只是針對如果我們宿食在上脘，告訴我們，我們要用吐法。

【瓜蒂散方】

瓜蒂（熬黃，一分），赤小豆（煮，一分）。

上二味，杵為散，以香豉七合，煮取汁，和散一錢匕，溫服之，不吐者少加之，以快吐為度而止。亡血及虛者，不可與之。

【《桂林古本》】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赤小豆一分。

上二味，杵為散，以香鼓七合，煮取汁，和散一錢匙，溫服之，不吐稍加，得吐止後服。

【永諸按】

那吐法是用瓜蒂來吐，那赤小豆做什麼用？赤小豆就是比較小的那種紅豆，那是用來利水通脈。就是說我們瓜蒂散內有赤小豆，赤小豆會幫助什麼呢？之前有一個方叫做當歸赤小豆散，是用來治療狐惑的，在那邊用發芽的赤小豆來利濕排膿、化腐生新。赤小豆有那種發芽的，還有沒有發芽的，那這邊沒有寫是要用那種，不過我們可以知道是用不發芽的，因為不需要化腐生新。用赤小豆主要的目的，就是利用赤小豆的利濕通脈把胃部堵塞的分泌腺打通，幫助那邊泌液，就像我們下焦的攻法的時候，我們用芒硝在腸胃道形成高滲，讓我們腸液分泌出來。那我們要吐的話，也是需要一些水液，這樣可以幫助宿食的吐出來。那香豉是幫助那個瘀阻在胸中的氣呢，往上提出去。像梔子豉湯，就是下面是虛導致的寒，這個寒也就氣的上行變慢，用香豉幫助升提，上面是虛導致的熱，用梔子來清上焦的虛熱。

吃的時候，他說溫服，那如果吃了沒有吐呢？就要讓他吐，那吐完了，我們就要止。那瓜蒂跟藜蘆，都是主要的吐藥，他跟梔子豉湯是不一樣的。梔子呢？他不是吐藥，他是一個清上部虛熱的藥。那梔子豉湯之所以得吐止後服呢？是因為中焦的氣已趕上上焦的氣，且造

成瘀堵，才導致吐的，若再吃會吐不止，所以就不能吃了，這部分可以看《永諸講醫宗金鑑傷寒論》的講解，至於瓜蒂散才是吐藥，所以他沒有吐的話就會稍加一些，那得吐的話，後面的就不吃了。

※脈緊如轉索無常者，有宿食也。

【《桂林古本》】

脈緊如轉索者，此為有宿食也。

【永諸譯】

脈緊，大部份像轉緊的繩索的，這是有宿食。

【永諸講解】

還有一個，來判斷宿食，它說「脈緊」，緊是外來的，「如轉索」，這個是有宿食。那轉呢？水平面的圓周運動叫轉，垂直面的叫做搖，所以轉索是這樣轉起來，那它說有宿食。那像這個脈緊的，它是外在因素的，外在因素的叫搖，所以轉索是這樣轉起來，那它說有宿食。那消化的營衛要往外面走，那因為腸胃道受了寒，氣出去變慢。那為什麼會如轉索呢？因為裏面腸胃的血管受到宿食壓迫，導致循環變差，脈變緊，那就會出現脈緊如轉索無常。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我們可以看那個接著橡皮管的水龍頭（心），若那水管內一般的水流是正常的，你放在那邊它都不會亂動，但是若把近末端（脾胃的血管）這邊用窄一點，你就會發覺

當管子壓迫的時候，你把它用窄，壓著管子的時候，水龍頭這邊的水流繼續出，然後在出口和壓處之間的管子這邊就會晃，其實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同樣加壓的力道，這邊壓住，那個管子就會亂跑，這叫轉索無常，是這樣的。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呢？因為宿食使腸胃道的血管受壓迫且血流不好，因而脈緊，所以我們的治療方式，就是把宿食攻掉，那這個的宿食是比脈滑而數的宿食還要嚴重的。

【注】

轉索無常，緊脈之狀也。若浮緊，傷寒；沉緊，冷痛。冷犯胃脘，穀氣不行，故曰「有宿食也」。

【永諸按】

吳謙的注說「轉索無常，緊脈之狀」，不是喔！「緊」就是就是把絲纏繞使其堅固，像我們中國字很有意思，我們緊的字形呢？下面是絲，那你看我們的堅字，下面是土，土聚合在一起，這就叫堅。像脈浮緊是表寒，外面的表傷於寒，那這邊只是脈緊表示是腑寒，它沒有沉，沉的話就進入臟，在中部的話就是有食飲寒冷影響到腑，所以這個寒影響到腑，導致腑部的宿食的不化或是宿食不化導致腑的寒，也就是運化變差，當然也是有病者本身脾胃就是虛寒，導致宿食不化，所以要根據它的病機來做相對的處置，這也是此條文沒有方藥的原因吧！

※脈緊，頭痛風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一云寸口脈緊）。



【《桂林古本》】

脈緊，腹中痛，惡風寒者，此為有宿食也。

【永諸譯】

脈緊，肚子裏面疼痛，惡風寒的，這是有宿食。

【永諸講解】

前面的條文是經由飲食或是病者本身脾胃虛寒所導致的宿食，此條是外寒入裏導致的宿食。「脈緊」，外面的寒進到了腑的部分，所以出現了這種脈緊。「頭痛風寒」，這是表證，所以我們知道這是外寒，然後它說「腹中有宿食不化」。那在《桂林古本》是不太一樣，我們來看一下，脈緊，肚子痛，然後又怕風寒，所以是有宿食，因為外面的氣血流動不順導致榮衛的通行不利，進而導致食物的消化不良，因而產生宿食，所以有些人傷寒解了以後反而還有宿食的問題，因為這邊還惡風寒，表示他表證還在。

【注】

脈緊頭痛，是外傷風寒病也，脈緊腹痛，是內傷宿食病也。

【永諸按】

吳謙講「脈緊頭痛，是外傷風寒病也」，對！它是，這種緊是外面的寒所導致的脈，所以他是外寒所導致的。那肚子會痛的話，是因為這種寒有進到腑，那既然表寒有到腑，因為腑是陽，往外的氣血流通不順暢，使得食物沒辦法消化或消化變慢導致宿食的產生。

【集注】

李紘曰「按此脈與證，似傷寒而非傷寒者，以身不疼。腰脊不強，故也。然脈緊亦有辨浮而緊者，為傷寒；沉而緊者，為傷食。《甲乙經》曰『人迎緊甚傷於寒，氣口緊甚傷於食』，則寒與食又以左右手為辨已。是以知腹中有宿食不化也」。

【永諸按】

李紘說「按此脈與證，似傷寒而非傷寒者，以身不疼」，其實這就是傷寒，但是他的寒已經從浮緊變到緊了，從表面的經絡進到腑的脈象，但是表的還沒有解，所以他還是有惡風寒。那這邊把他講說沉而緊，是不太好，其實真的正的傷食是過度食飲的傷食或是飲食寒涼或是病者虛寒這種內因性的，如以前的條文，而像這個是外因的。

那《甲乙經》，「人迎」，人迎是在最上部，人迎如果緊甚是傷於寒，那氣口緊甚是傷於食，因為人迎是候陽候外，那氣口是候陰候內，所以他覺得人迎如果是緊的，就是有傷到寒，那如果氣口很緊的，就是傷於食，近代醫家有把手脈分成左關人迎、右關氣口。然而由《傷寒論》來看的話，它只是程度的區別，從表入到裏，表面的傷寒進到裏，所以導致的宿食的產生，沒有產生下利，那如果再冷一點，比如說你把大下以後，就會出現那種協熱

而利有沒有，之前的《傷寒論》  
去把他攻下，那寒慢慢進到腑裏面就導致宿食的產生。  
《傷寒論》  
，協熱而利，桂枝加人參湯的協熱利，那如果我們沒有

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並治第十一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運而重，冒而腫脹。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肺中風的，先口燥而後喘，身先運動而後覺身重，頭先冒而後接著腫脹。

【永諸講解】

「肺中風者」，肺呢如果為風所傷，中於風的，「口燥而喘」，口燥呢就是嘴巴已經乾燥，這是表的部分，然後這個燥慢慢延伸到肺裏面，最後就出現了這個喘。「身運而重」，身先運而後覺得重，就是身體動了一會後，才覺得身重。那冒呢？冒是指眼睛上面，也就是額頭被毛巾束住的感覺，久了後該處的氣血瘀堵，就會感覺又腫又脹。

好，我們來看肺中風，肺主皮毛，那傷於風的話呢？風能令燥，風會使人變燥，因為風會把氣拉出太多，所以會從表面的情況先出現，比如說嘴巴就開始出現燥。那當這個燥的情形往內、往肺那邊進行的時候，也就是從表的皮部、經筋、孫絡、支絡、經絡一路往內的時候呢？就出現什麼？喘。那身運而重呢，是因為風會令燥，氣血就少，火就會旺，所以身體就會運而重，這種重是因為氣的不足，所以導致的重，不是濕氣的重喔，而是因為氣津血少

燥熱的重。那「冒而腫脹」，冒就是額頭被束住的感覺，因為燥熱往上衝，所以他就出現冒，因為熱氣越堵愈多，所以便形成腫脹。

【按】

身運而重，當是「頭運而身重」，冒而腫脹，當是「冒風而腫脹」，始與文義相合，此必傳寫之訛可知。

【永諸按】

吳謙講說「身運而重」當是「頭運而身重」啦，那「冒而腫脹」應該是「冒風而腫脹」，因為這個條文沒有《桂林古本》可以相對比較，不過還是原條文比較好，因為「而」字的關係，這樣有先後性，也就是身運後才覺身重，冒後而後才覺額頭腫脹。

【注】

肺主氣，外合皮毛，肺中風邪，風傷氣則津結不行，故口燥；風傷肺則氣逆上空，故喘咳。頭運而身重者，氣傷而力乏也。冒風而腫脹者，皮傷風水也。

【永諸按】

吳謙說「肺主氣，外合皮毛」，沒錯，心主血肺主氣嘛，因為我們的氣體交換是在肺，那我們血液裏面的氧氣，血氧濃度也跟肺也有所關係，外面跟皮毛是相合的。那肺中風邪，因為風會讓氣走得更快，會耗損氣，所以風會致燥，津液就少了，所以導致口燥，並不是津

結不行啦！那是因為津虧導致的口燥。那當燥慢慢影響到深層的內部的時候，會先口燥而後就接著喘，這個喘是屬於氣津不足的喘。那頭運身重呢？其實都是氣津少所導致的，那冒呢也是，我們前面有講過了。

【集注】

李彥曰「肺主氣，風邪中之則氣壅而津液不行，故口燥、氣逆而呼吸不利，故氣喘也」。

【永諸按】

李彥說「肺主氣，風邪中之則氣壅而津液不行」，其實這個風邪是令燥啦，條文已經有口燥了，所以他並不是氣堵的關係啦，只有寒、熱、濕和虛才會讓氣堵住。

※肺中寒，吐濁涕。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肺中寒，會吐濁涕。

【永諸講解】

「肺中寒」，肺如果傷到寒邪會「吐濁涕」，這個是還可以。因為肺開竅於鼻，如果我們整個肺的經絡（包含整個肺）受到冷的時候，會導致經絡的氣血流動不正常，會滲出鼻涕來，濁就是比較濃稠的，濁涕一般是指很白稠的涕，因為鼻涕的倒流所以導致吐濁涕，所以在治療上，以後如果你看到白白濁濁的涕，就知道肺中寒了，像我們一般會流清涕，清涕大部分都傷於風，因為他流動很順暢，這個就是我們的診斷，風性速，而且會流動，所以我們看到這種流動很快的可以流動的，屬於陽的，像流鼻水就知道有風，了解嗎？流鼻水，鼻水是清清的。如果你聽到鼻塞，一種是寒，一種是熱，寒熱如何判斷呢？很簡單，白涕、濁涕屬寒，因為他凝固起來；黃涕屬熱，就像我們煮蛋清一樣，用火去煮就變黃色，所以這樣就判斷出來風寒、風熱。風呢？就是流鼻水。熱呢？就是黃涕黏稠，如果他是黃涕又流得很順，就表示他兼有風，就是風熱，如果他是白涕，也是流得很順暢，那就是風寒。正常我們一般的分泌物都是清的，所以如果是清的話，跟寒跟熱比較沒有關係，跟風有關係，如果是風寒他就是白涕，流白濁涕，如果是純粹鼻塞的濁涕就是寒，都不動的，所以就沒有風，這就是我們中醫的陰陽判斷，所以他寒就吐濁涕。

【注】

肺中寒邪，胸中之陽氣不治，則津液聚而不行，故吐濁涎如涕也。

【集注】

李彥曰「五液入肺為涕，肺合皮毛，開竅於鼻，寒邪從皮毛而入於肺，則肺竅不利而鼻塞涕唾，濁涎壅遏不通，吐出於口也」。

【永諸按】

李彭麼說「五液入肺為涕」，我們有五種液體，有一種液體是歸肺的，我們比如說這是一個圓碗，這一圓碗內的水可以分成五個位置，也就是上下左右中，請問這五個位置的水性質會一樣嗎？上面跟下面的水會一樣嗎？中間的水跟其他四邊的水會一樣嗎？你不要認為他一樣的，如果是一樣的話，那為何有的在左有的在右在上，所以都不一樣，因此我們中醫的五行是很科學的，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看，例如有一個房間，在這個空間裏面，上面跟下面的空氣一樣嗎？不一樣，就以簡單的寒熱來講，上面的是熱的空氣，下面的是冷的空氣，對不對？不一樣。更何況是中間的，當然跟上面的也不一樣。所以我們喝下去的水呢？會根據它的性來走。我們喝下去的水，東西南北中都有，所以會根據它的方位往那邊走。譬如說，不偏不依的就會在中邊，比較有陽氣的，比較能升發的就在東邊，所以《傷寒論》有東流水就是這樣，這水是往東流的，性輕，升發的性會比較強，那另外一種水是往西的，性重，沉降的性就比較強，所以用途不一樣。

「五液入肺」呢變成涕，就是說它是走肺的，那個水到了肺就變成涕，那肺跟皮毛是相合的，從鼻腔開竅。所以如果寒影響到肺，那先從外毛感受到。我們之前都學過了，病是從外到內嘛！從外皮毛而內入臟腑，就會出現一些外竅的問題，所以他就流鼻涕，因為是寒，所以是濁涕。

※肺死臟，浮之虛，按之弱如蔥葉，下無根者，死。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肺死臟，浮的部虛，按了弱，形狀像蔥葉，下部沒有根的，死。

【永諸按】

「肺死臟」，肺的臟怎樣才算是死的呢？它說在浮的地方，就是我們按浮，那個地方就空空的，肺主皮毛嘛，所以按的空空的，就是摸的時候在浮位，脈是虛的。那按了以後呢？沒有什麼力，而且像蔥的葉子，蔥的葉子中間空空的。然後我們在把脈往下重取，發現下面是沒有根的，這代表臟氣已絕於內，只剩表部微存之氣，如同一顆被鋸斷的樹，初期的時候葉片還是光亮未萎。其實「下無根」呢？就是下面沒有氣血來源的供應。我們脾胃的來源會從陰部，或者是先天腎氣，都在下面。「下無根」，就代表他沒有供給的來源，供應的氣血都絕了，所以他就會死。這部分《桂林古本》沒有。

【注】

肺中風寒之邪，脈若見浮之極虛，按之弱如蔥葉之空，下無根者，乃肺臟之死脈也。以下五臟俱言浮者，是明外中之邪，應得之脈也。

【永諸按】

那吳謙的注說，肺中風寒的脈他已經講了，所以肺脈若見到浮之虛，把脈感覺脈管像蔥葉，而發現下面是沒有根的，然後他就說這是肺臟的死脈。

【集注】

程林曰「真肺脈至，如以毛羽中人膚，非浮之虛乎？蔥葉中空，按之弱如蔥葉，下又無根，則浮毛虛弱是無胃氣也。此真臟已見，故死」。

【永諸按】

程林講說「真肺脈至」，其實在《難經》也有肺的真藏脈啦。那一「如以毛羽中人膚，非浮之虛乎？蔥葉中空，按之弱如蔥葉，下又無根」，那就是沒有胃氣啦！那他說這是真臟，所以死。

※肝中風者，頭目動，兩脅痛，行常偃，令人嗜甘。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肝中風的，頭目和兩脅痛，走路是常低著身，會令喜歡吃甜的。

【永諸講解】

既然肝中風，風也是應該是令身燥。肝中風，因為受到風的影響，導致津的不足，所以頭目動，兩脅痛等肝膽經循行之處就會痛。津的不足，血流就不好，所以導致血中之氣的不足，走起來的時候，因為筋緊緊的，所以就行常僵。那一行常僵，這個也是樞機不利，我們人的樞機不利。「令人嗜甘」，因為肝脈太強，然後肝性本來就急又加一個風，所以又更急，因此喜歡吃甘的、吃甜的，為什麼？因為甘能令人緩，筋就比較不會緊，若病人有時常抽筋，是可以喝一些蔗糖水來緩和的。那這個「僵」，僵就是什麼？就是身體要彎彎不下，要伸伸不直，我們頭也是，他要往下低頭呢？不行。他要往上抬頭呢？也不易，樞機的不利，就會出現這種情形，這個「僵」就是我們人在走的時候，脊椎呈四十五度就叫做僵，因為樞機不利，走路傾半身。

【注】

肝主風，外合於筋，肝中風邪，風勝則動，故頭目動也。兩脅肝之部，肝受病故兩脅痛也。風傷筋，故行常僵也。肝苦急欲甘緩之，故令人嗜甘也。

【永諸按】

吳謙的注是說肝主風，外面跟筋是合的。肝如果中到風邪，風勝則動，其實肝的六氣本來就是厥陰風木，所以會比較嚴重。頭目會容易動，因為高巔之上，惟風可至，且風勝則動，頭目都在高處所以會頭目痛。那脇肋的部分因為受到津虧的影響，風能令燥的影響，所以筋會比較繃緊，會導致循行部位的氣血不足，導致痛。那風傷到筋，這種都跟樞機有關係，所

以行常僂啦！那肝苦急呢？急食甘以緩之。像這種繃緊的當然都喜歡吃甜的，吃甜的他會舒服啦！所以嗜甘的原因是這樣。

【集注】

徐彬曰「高巔之上，惟風可到，風性動搖，故頭目動。肝脈上貫膈，今脅肋有邪故痛。肝主筋，風勝則筋急故僂。人以脾胃為主，木邪甚而土負，甘益脾，嗜甘所以自救也」。

【永諸按】

徐彬講到高巔之上，只有風可以到達，那風的性是動搖，其實風就是陽，會動的就是陽，那本來肝呢？肝風也是屬於風，性屬風，也是屬於陽的，所以就導致頭目動，因為高巔之上，惟風可至，風性動搖，就會導致頭目的動，因此頭目的暈眩會跟肝膽有關係，所以《內經》才講「諸風掉眩皆屬於肝」。那一「今脅肋有邪」，是因為津虧的關係導致筋的繃緊，因為風致燥，所以筋就會乾緊、繃緊。

※肝中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而汗出也。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肝中寒的，兩臂不能舉，舌的根部燥，常太息，胸中痛，不能向側轉，吃了就吐而後接著汗出。

【永諸講解】

肝如果傷到寒，肝藏血，血氣的流通就不好，臂是指那邊呢？臂是從肩到腕的部分，以肘為分割點，分成上臂和下臂，我們《靈樞》有講過了，我們再把他說明一下，這個三角肌的部分就是臑也就是軟肉處，所以有個臂臑穴，「肘」到肩的部分這個部份就是「上臂」，那這個肘到腕的部分，就是下臂，腕與指之間的區域就是「掌」，掌再往外的這個部分是「指」，指分成大指、大指次指（食指）、中指、小指次指（無名指）、小指。手臂呢舉不起來、手肘以下那邊拿不起來，因為筋的關係我們肩、手肘和腕部的筋很多，有沒有發覺，當筋因寒而緊的時候，這上下兩臂就舉不起。舌本的血流是很旺盛的，肝藏血，那因為肝寒嘛，所以那邊氣血循環不好，所以舌本會乾燥。那「喜太息」呢？因為「肝主筋」，筋受到寒而繃緊，且寒主收引，肺腔那邊的筋，或胸肋那個筋也就繃緊，那繃緊了當然他吸氣就不是那麼順，所以他喜歡深深的呼吸，慢慢的擴張胸部，所以喜歡太息，太息就是大小息啦，就是用力而慢慢的呼吸，這個叫太息，若是用力且快速吸吐氣，則胸會痛。「胸中痛」，因為胸中那邊筋，肋間腔的筋繃緊，所以導致痛。因為整體肝中寒，肝主筋，全身筋的繃緊，導致他沒辦法轉側。那一「食則吐而汗出」，吃了就吐，吐而後汗出也，因為那不是胃的問題，他胃可以消化，但是呢他輸送的氣道或血道，比如說經由三焦、經由心包的回流的，因為肝寒，所以他血、養分的送出去的速度都比較慢，因此我們吃的東西就逆流，逆流就導致吐。我們仔細說明一下，我們的胃，然後過來是腸子，胃的後面是脾，那我們小腸這邊吸收經由血液運送

的養分是往肝這邊走，還有一個小腸這邊經由乳糜管吸收，藉由三焦的淋巴管到胸管，這樣出去，那受到寒呢？中焦這邊氣血回流變慢了，速度降下來，那經由心臟送來這邊的氣血速度還是正常的，因而兩種情況相加，腸胃道外壁部分的氣血就堵了，然後消化的食飲不能吸收，就逆回去，那逆回去當然就吐了。那因為吐是一個由內出外的力道，也就是陰中之陽法，所以吐也會使得那些氣血往外，而出現這種汗出，汗是一種陽中之陽法，那汗出這個是可以的。但若是虛性的吐，也就是不是腸胃道氣血瘀堵的吐，那這種是不會汗出的。

【按】

「兩臂不舉，舌本燥」二句，「而汗出」三字，文義不屬，必是錯簡，不釋。

【注】

肝性條達，氣行於胸側，肝中寒邪，故有氣抑不伸，喜太息。氣滯不行，痛不得轉側也。食則吐，亦寒邪上逆也。

【永諸按】

「肝性條達，氣行於胸側，肝中寒邪，固有氣抑不伸」，筋就繃緊了。「喜太息，氣滯不行，痛不得轉側也」，因為筋繃緊的關係。「食則吐」，因為肝臟那邊門脈的運輸變差了，吃下去雖然可以送過去，但慢慢瘀堵就會吐。

※肝死臟，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者，死。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肝死臟，浮部的脈是弱，按了，脈的形狀好像如繩索，沒有來脈的跳動，或者是脈彎曲，好像蛇在行一樣的，死。

【永諸講解】

「肝死臟」，他的脈因為都失去了一些氣，所以他氣往外走，真臟脈往外走，所以脈就出現浮，也就是真陽的外脫。脈浮若沒有根，按取就會弱，再按下去像索，摸起來就像繩索一樣一條，都不會動。「不來」，都沒有脈跳，因為摸到浮的位子是很少，都沒有根，所以他沒有力，或者是一曲如蛇行，我們一般沒有病，血流供應可以的話，就會整條很穩，如果供應不好的話，就像痙病的「其脈如蛇」，摸起來就像橡皮筋彎彎曲曲的，像這種就失去了他的胃氣，所以就稱為死。

【注】

肝中風寒之邪，若脈見浮之極弱，按之不弦，是失其肝之本脈也。今按之如索不來，曲如蛇行而去，夫索曲蛇行，去而不來，非皆肝臟之死脈乎？

【永諸按】

吳謙說「肝中風寒之邪，若脈見浮之極弱」，又沒有根，這就表示是它的真臟脈，因為它的陽外脫所導致的。如果按之，按下去我們只按到血管像繩索一樣都沒有脈跳，或者是因為按下去斷了，氣血的力道不夠了，所以沒有跳，如果按下去他的脈管彎曲的跳會像蛇行，這就是肝的死脈。

【集注】

周揚俊曰「按之如索，則弦緊俱見，脈有來去，乃陰陽往復之理。今日『不來但去，是無胃氣也』。否則真氣將散，出入強勉，有委而不前，屈且難伸之狀，故曲如蛇行也」。

【永諸按】

周揚俊曰「按之如索，則弦緊俱見」，肝的真臟脈弦出現了。「不來但去」，就氣血沒有來只有去，沒有來是沒有胃氣了，而且他的脈是浮起來的，所以表示他的脈已經要外脫了，委曲如蛇，就是他已經脈跳不定位，陽已經要脫了，像這種都是死脈。

※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旋復花湯主之。

【《桂林古本》】

胸痺，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者，旋覆花湯主之。

【永諸譯】



胸痺，病人常想踏胸上，在未痛苦時之前，只想喝熱的，旋覆花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肝著」，其實在《桂林古本》是不一樣的，《桂林古本》是叫胸痺，痺就是氣血的不足，所以他希望人家去蹈，蹈就是用腳去踩，像我們掐指一算的掐是用手，蹈是用腳去按去踩踏他的胸，就像泰式按摩那樣。「先未苦時」，就是還沒有不舒服起來的時候。「但欲飲熱者」，喜歡喝熱的，因為喝熱的可以幫助氣血流通，就是在還沒有不舒服的時候，喝熱的水飲是可以預防，所以他才喜歡喝熱的，不喜歡吃冷的。像這個條文已經告訴我們是胸痺了，或者是肝著，這個是古代的肝著，我們用旋覆花湯來主治之。我們從這樣就知道，胸部的氣血循環不夠不好，我們用旋覆花來治療，旋覆花湯我們後面有方藥，等一下在看。

【按】

「旋復花湯主之」六字，與肝著之病不合，當是衍文。

【永諸按】

吳謙說「旋覆花湯主之六字，與肝著之病不合，當是衍文」，其實如果是《桂林古本》寫的胸痺的話就合。

【注】

肝著者，為肝氣著而不行，致胸痞塞不快也。故其人常欲按摩其胸，以疏通其氣也。其先未曾痞塞苦時，但欲飲熱者，乃寒氣為病也。

【永諸按】

「肝著者，為肝氣著而不行」，其實文字有些錯誤，它是胸痺，胸部的氣血到不了，所以他想要喝熱的，它固定時間會發作，所以在他還沒有不舒服的時候就很喜歡喝熱的，因為喝熱的可以減緩他的不舒服，就像女孩子經痛，如果是因為在經期要來之前就喝冰所引起的，她下次就不敢了，因為痛得更嚴重，喝熱的會舒服，所以她們在經期要來之前就喜歡喝熱的，原因是一樣的。

【集注】

李彥曰「肝主疏泄，著則氣鬱不伸，常欲人蹈其胸上，以舒其氣，又以寒氣固結於中，欲飲熱以勝其寒也」。

【永諸按】

李彥說「肝主疏泄，著則抑鬱不伸，常欲人蹈其胸上，以舒其氣」，像這種如果也是實證的話，我們知道實證大部分都拒按，愈按摩會愈不舒服，所以喜按的都是虛證，在這兩個條文比較下，我們覺得《桂林古本》是比較合理的。

【《桂林古本》】

【旋覆花湯方】

旋覆花三兩，蔥十四莖，新絳少許。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的旋覆花湯，《傷寒論》中有旋覆代赭石湯，是用來治療噫氣不除的，可見旋覆花是用來降胃中逆行的酸氣，使肝氣回其正常之氣道，便可行氣於胸中，所以旋覆花的作用是這樣的。那蔥呢？這邊不是蔥白，蔥白是降氣於腸胃，在《傷寒論》中的白通湯內有用到，這邊的是蔥，蔥就是綠色的葉子部分，用青蔥來通利胸氣。那新絳呢？新絳在後代講的就是茜草。因為久痺，那邊氣血已經那麼久都沒有流動了，所以久病必瘀，因此用新絳。絳是一種染紅的絲，其實主要就是看它染料的那個藥，後代是說用茜草，因為茜草是紅的，其實應該去看啦！「新絳」，就是剛染好的紅布，布裏面他有什麼成分？第一個它是用蠶絲去做的，那第二個呢？染布的紅色料，我們以前染色都是用天然色素，那這個是用紅色的去染，應是說都用茜草去染的，其實只要去翻古代染紅色是那種植物就清楚了，就像染青色就是青黛，那染紅色的是那個。這個新絳呢？其實就是剛染好的紅布，用這下去煮，用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馬上吃，這是胸痺。

※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起，心中饑，食即嘔吐。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心中風的，悶悶的發熱，不能立起，心中空洞饑餓的感覺，吃了就嘔吐。

【永諸講解】

「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起，心中飢，食即嘔吐」，那風的話呢？風勝則燥，所以「心中風者」，他那個心的氣津會比較不足，那就導致翕翕的發熱，翕翕就是悶悶，那是羽毛蓋起來，鳥類的羽毛蓋起來那種悶悶的熱。「不能起」，沒辦法站起。「心中饑」，因為氣津的不足，所以會有相對的一些熱，所以他這邊才會翕翕發熱，才會心中饑。

那「食即嘔吐」，因為吃下去以後，心為君主之官，所以他吃下去以後呢？因為分泌的消化液不足，因為本身氣津就不足，所以吃下去就會嘔吐。嘔呢？是少陽。吐呢？是胃。因為心中風，整個心包內血的不足以及三焦內氣的不足，導致胃的津液分泌不足，胃的燥熱，所以食即嘔吐，像這種吃了就吐的，是屬於胃熱。

我們在煮米飯一定要有水要有火，如果只有水而沒有火，那根本就等於在浸米而已，那如果只有火而沒有水，那飯就焦掉了。那這部分，《桂林古本》是沒這有一條的。

【按】

翕翕發熱，中風之本證也。不能起，心中饑，食即嘔吐，文義不屬，必是錯簡，不釋。

【永諸按】

「翕翕發熱」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翕翕發熱」就是悶悶的那種熱，閩南話叫ㄉㄉ的熱。那「不能起，心中饑」呢？因為心主血脈，那心中風，風盛則燥，表示整體心包內的血中之氣不足，所以灌注肌肉的養分也會不足，所以會出現這種不能起。那「心中饑，食即嘔吐」，我們剛才才講過了。

※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啖蒜狀，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譬如蠱注，其脈浮者，自吐乃愈。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心中寒的，病人的心好像吃到蒜頭的不舒適感覺，嚴重的，心痛會反應到整個背，背的痛會反應到整個心，譬如被蠱注入毒液一樣，病人脈浮的，自吐的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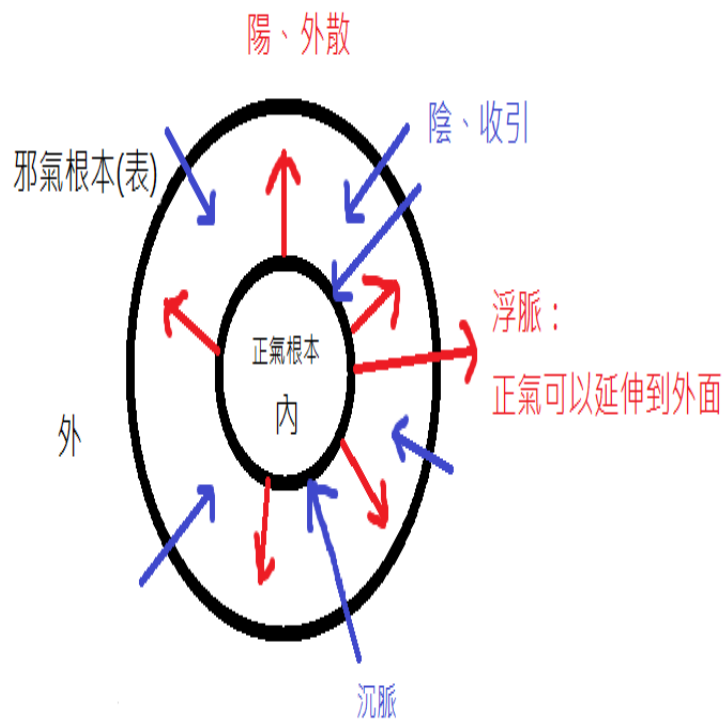
【永諸講解】

「心中寒者」呢？如果是寒的話，循環會變差，因為風為陽，而寒為陰。如果心是中寒的呢，人就「苦病心如啖蒜」，那就是為什麼？就是心病啦，那種心病的感覺就是好像吃到

蒜頭一樣，那整個氣堵在心那邊，因為心中寒，所以氣血的流動不好，所以就出現心如啖蒜的感覺。

那嚴重的因為氣的堵造成血的堵，血堵就會痛，因為我們人的感覺，我們的身體的感覺是以神經皮節區來表示，在西醫的解剖圖譜有皮節分布圖，那每一個皮節都有其感覺區。比如說像我們肚子痛延伸到腰那邊，那是單一個脊神經的皮節，支配的皮節的那種延伸反應。所以會出現，劇者，心痛，然後延伸到背，就是那個負責的脊椎神經那個脊椎的部分，然後再從脊椎那邊再痛回來，背痛徹心。那就好像被蠱注。蠱就是什麼？蠱就是把很多毒蟲放在一個器皿裏面，然後不給它們食物，讓它們自相殘殺以後，最狠的那隻蟲會留下來，那隻蟲就叫做「蠱」，這蟲能夠活下來它一定有過人之處。「注」就像是被毒蟲咬傷，蠱注的話會影響到心，因為像是被蛇咬，會沿著血液循環、靜脈循環回去。像血液毒造成血液的破壞，從靜脈一路破壞回去；若神經毒會造成神經性的症狀。所以古代人被毒蟲咬傷，「注」就是就是把水灌進去，像是液體從口腔毒液灌進去，所以講說「譬如蠱注」。「其脈浮者，自吐乃愈」，脈浮起來表示病勢有往外走。

我們人體呢？如果內縮，縮到內部這個地方，這是寒所造成的，這個力量叫做收引，這就叫做陰，其所能支援的範圍很有限。那如果從內而外，這是一個外散的過程，這是屬於陽，所以我們身體內部是五藏所居之處，是我們根本、大本營，所以大部分的浮脈都是病往外的過程，表示我們的正氣能延伸到外面，所以才會出現浮脈。那邪氣的根本在什麼？因為風寒暑濕來影響以後，不正常的氣會先從表開始，所以才會出現浮脈。那邪氣的根本是在表，它一路往內攻，攻到內部我們人就死了。往內攻就會從先前的浮脈出現到沉，到最後脈絕或是出現脈浮無根而掉，所以這邊講脈浮會自癒的原因就是這樣，而這邊的脈浮是有根的。



「脈浮，吐」，因為他心中寒導致有些氣堵住在上焦，我們知道病在上焦要用吐法，我們用藥要用吐的方式。那當然也有自己本身吐出來的，所以他說脈浮就是病往外走，把一些裏面堵住的氣吐出來，病就會好了，是這樣的意思。

【注】

其人苦病心如啖蒜狀，謂辛辣刺心之狀也。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謂心背相應而痛也，譬如蠱注，謂似蟲之往來不已而痛也。此皆心中寒邪之證。若其脈浮，是心得本脈，為寒邪上越之候，故自吐則邪去乃愈也。

【永諸按】

吳謙說「其人苦病心如啖蒜」，他這邊說辛辣刺心的樣子，大家可以去吃蒜頭看看，蒜頭是不是辛辣的，其實蒜頭不是辛辣的，就是它氣比較濁，味道不是很好，所以就好像心吃到蒜頭，氣聚在一起的感覺，那是因為心中寒，寒主收引，所以心氣感覺好像被束縛住，是這樣的，所以後面才會出現「劇者心痛徹背」，因為氣的循環影響到血的循環，我們氣血是互相循環的，血管內血中之氣滲出來形成整個氣，氣內有氣中之氣從體外出，還有氣中之血的回流，那氣這邊有所瘀堵的話會影響到這邊血中之氣的滲出，除了微血管擴張外，那整個動脈的血都會往靜脈流通，那靜脈就會腫脹擴張，因為靜脈的流速有限，所以整個靜脈屈張或是充血，就形成那種痛，所以才會「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那「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人有皮節，我們每個人的身體都有皮節相對應的。心臟部份的皮節是從背部脊椎過來，所以才會導致心痛痛到背，然後又會它會從背又延伸回來，是這樣的。



那「蠱注」的話呢？他說「謂似蟲之往來不已」，那不是它的意思，不是說被蟲咬到了啦！是蟲對我們注射毒液，那蠱就是一個毒的昆蟲（蛇在古代也是蟲，所以從虫部），就像蠱它咬到你，注射毒液進去，那得的病症就像毒液往內走所造成的反應。那「此皆心中寒邪」，其實我覺得「心中寒，還有心中風」，不應該講中（音眾），在《傷寒論》中有陽明中風能食和中寒不能食，若是外感則是中風與「傷寒」，是知外為「傷寒」，內則「中寒」為是，故知此中應念為鐘，是說心中有風的跟心中有寒的，這樣會比較好一點，好那這就是心中有寒的症狀。心中有風，風就是陽，心中有寒就是有陰的症狀，那脈浮的話是因為它本身是寒，那浮是病慢慢往外走，寒邪外走的現象，又因為本身就有一心如啖蒜的症狀，所以胸中有實邪，胸中有實邪呢？我們要用藥物逐出去或者是我們本身自己解的話，就會是本身會有的汗出、嘔吐、下利、小便通利且多的症狀。那為什麼知道內實有出去了？因為脈浮起來了，我們的正氣開始把邪氣往外推出去，那推出去它要有一個孔道推出去，一個是汗，那另一個是從腸胃道那邊把它吐出去，那吐出這些邪氣就好了，所以「自吐則邪去乃愈」。

【集注】

徐彬曰「寒則為陰邪，外束之則火內鬱，故如啖蒜狀，其似辣而非痛也。劇則邪盛，故外攻背痛，內攻心痛。徹者相應也。譬如蠱注狀，其綿綿不息。若脈浮，是邪未結，故自吐而愈」。

【永諸按】

徐彬說「寒是陰邪，外面束住了就火內鬱，所以如啖蒜狀」，這邊講的也不錯，那這種是那種不舒服的啦，反正是氣結，一個氣結在那邊的感覺。那邊講「譬如蠱注狀，其綿綿不息」，其實不是，那個蠱注就是被毒蟲咬到的。那脈浮的話它並不是告訴我們邪未結而是正氣能復，我們剛才講的陽往外，正氣把邪氣推出去，那如果沒有作汗，沒有出汗，那它就會吐。因為它邪結在心，所以是靠吐法，病在上焦，就是必須要吐。

※心傷者，其人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脈弦，此為心臟傷所致也。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心傷的，病人勞倦就先會頭面赤而後接著身下部沉重，先心中痛而後接著自煩，發熱，當臍的位置有跳動，病者的脈是弦的，這是心臟傷所導致的。

【永諸講解】

「心傷者」，心如果有受傷到的這個人呢，工作就會倦怠，所以叫勞倦，可是這個倦是因為勞所導致的，工作就會倦怠，那倦怠就會產生什麼？「頭面赤而下重」，為什麼會頭面赤呢？也是從陰陽來看，頭面赤告訴我們什麼？他氣血是往上走的。還有告訴我們這是一個

熱，因為熱性會往上，氣血往上走，這邊也出現一個熱。那「下重」告訴我們是怎樣？重重的就是氣沒有往上衝，氣血沒有往上。為什麼沒有往上？因為氣血往下的變少，所以下部少了一個更新的推力，可以使氣血回流往上，因而瀰留於下，形成下重，所以「頭面赤而下重」。也就是說，心受傷的人一工作就累，然後呢？做一下就臉紅腳無力，因為工作的話，汗會出多，會耗損心氣（汗為心之液），造成「心氣虛」，本身的氣因勞作而外行，內部氣守不住，所以會出現面赤的熱。那血又下不去，因為熱的關係被逼上去，所以下面重。那「心中痛」痛呢？因為心氣虛，血中之氣不足，血液黏稠，血液動力不好，所以出現這邊的痛。那「自煩」呢？這邊加了一個「自」是心，其實就是「心煩」，就會覺得會煩，然後有發燒。那「當臍跳」呢？因為下面往下的，你看下重，往下的這邊氣血的流通不順利，所以這邊是什麼？陽少陰多。那陰多的話，其實主動脈在小腹和臍部區這邊會堵一些氣，堵氣的話，我們肚臍的背面有個主動脈，那那邊淋巴的浸潤的氣不流通造成瘀堵，那主動脈跳動會傳導，沿著這些淋巴液、體液傳導到肚臍這邊。原本他們這邊是有空腔沒有水，那現在有水就可以傳導波動，那傳導到臍這邊，就會「當臍跳」。那「其脈弦」，那為什麼脈會弦呢？其實他整個氣血都是往上的。那你看我們的手，手腳都是什麼？都是往下的，我們之前有提過，不是往上。那我們從這邊可以觀察出來，他的跌陽脈應該會出現緊，為什麼？因為沒有陽，陽都往上了，那這邊是因為陽的不足，所以出現脈弦。因為氣血都往頭這邊走了，所以手這邊氣血流動相對就慢了。我們之前有做一個診斷，在《內經》的時候有一個診斷，就是跌陽跟人迎還有手寸口。那人迎跟寸口來比的話，人迎是屬於陽，代表是上半身氣血的盛衰。人迎比寸口還大，表示上半身的往陽的氣血比往陰的氣血多。那其實他有告訴我們，「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人迎二盛，病在太陽；人迎三盛，病在陽明；人迎四盛，就是格陽」，就是說人迎大於寸口四盛，這個在《內經》裏面有，格陽就是整個陽都在上面，所以他這邊脈弦是這

樣的關係，他就告訴我們心臟受傷了，心臟受傷了以後，他的心氣往上衝，他沒辦法往下，所以就導致這樣的情形。

【按】

其脈弦之「弦」字，當是「沉」字。沉為腎脈，文義相屬。必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那這個部分，《桂林古本》也是沒有的。吳謙說「當其脈弦」的「弦」應該是「沉」，其實這個弦呢？《傷寒論》單純講他是什麼脈，講的是指全身的，如果是只說才口或是跌陽或是少陰，那就是指才口肺脈、跌陽胃脈、少陰心脈，若是講才口、關上、尺中，則是指才關尺三部脈，所以條文的脈弦是可以的。那如果說是下部腳的脈，那他的脈應該就什麼？就應該「緊」或者是「沉」，因為那邊陽的流通不利。

【注】

心傷者，謂心傷病之人也。因其人勞倦則擾其心，心之陽盛於上，故頭面赤也。上盛則下虛，故下重而無力也。心中痛，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脈沉，腎乘心傷之所致也。

【永諸按】

「心傷者」，吳謙說是心受傷。心傷的原因是怎樣？我們怎樣會受傷？我們氣血的不足就受傷了，所以當你心傷的時候，你工作勞倦，使得我們的身體倦怠，因為心的氣血已經不足，那你又工作，那就形成一個什麼？虛熱。那虛熱的熱就是它是少什麼？少陰的，陰就是

我們實質。我們陽的動力來源來自於陰，那因為有陰我們才能把陽守得住，所以陽在外，陰為之使，它可以使這個陰，那陰在內，陽為之守，它把它守住，他們兩個是合一起的。就像我們有多少的水，就存了多少的熱，那如果水很少，那因為勞倦會產生熱嘛，那你熱很多，那告訴我們，它就形成一種什麼？水蒸氣，叫做熱氣，這種熱氣的本質是津很少，就像我們在煮鍋子嘛，津很少，就形成一個水氣，那這種水氣一定是往上走，它不往下走，所以心傷的人本身實質的不足，我們也可以講心傷就是實質的不足啦。我們儲存的陰不足，就像一個人體很瘦，那就是什麼？形傷了嘛。什麼叫形傷呢？就是我們人體很瘦、羸瘦、瘦巴巴、沒有本質，這叫做形傷，外形受到損傷。那心傷的話就表示他心的本質，陰是比較少的，實質比較少，就受傷了，那陰比較少，就是我存的錢少，結果你卻花得很多，那真的就會抓狂，那就出現這樣。所以他只要一勞動的話，又耗掉心氣，我們勞動出汗會傷心的液，也就心的氣，那氣又更少，但是熱更多，所以就出現了什麼？出現一個熱氣往上衝，所以就出現什麼？「頭面赤」。那下面為什麼又「重」呢？下面重我們剛才講過了，因為下面失去了陽，氣血都往上走的話，那自然而然往下走的力道就變弱了，所以下面的循環不好，就會覺得下面重的，那下面的一些組織液、淋巴液的回流也變差了，這就是所謂的陰陽調和，氣血乃治。那這邊又講「心虛者，其陽易浮」，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正常人體是一個陰跟陽相符的，所以為什麼我們工作以後，工作以後會耗失陰液，那產生這個熱，所以工作為什麼會全身臉都紅啊？因為告訴我們熱比較旺盛，那就要休息，所以人一定需要休息，如果一直沒有休息，這個熱就會越來越大，這個所謂陽的部分就越來越大，那陰的部分就越來越小，那這個叫做勞病，因為陰越來越小，所以你就看那個人越來越瘦，就是虛勞了。所以這邊就出現了什麼？脈大，脈大為勞嘛，你看，寸口脈那個部分摸起來脈就變大，因為它出現一個陽擴張的過程。那實質裏面的陰很少，或是出現浮大而芤，所以這就是勞病，跟這個是一樣，這叫傷。

「陽易浮」，吳謙沒有講原因，我們就已經講了，因為他陰的實質會越來越少，陽越來越多，所以整個氣血會往上，藉由物理學熱性本來就向上，所以整個氣血往上，那往上為什麼是上盛下必虛呢？其實就是氣血的分配，那血氣都往上走了，整個力道往上，當然下面分布的力道一定是弱的。「心中痛而自煩」，陽盛則陰不足，虛則氣不夠，血液就變得比較黏稠，會比較黏稠一些，為什麼？因為他耗掉了血中之氣，所以就血液黏稠走得慢，比較黏稠就會瘀堵，所以不通則痛。那自煩因為心主血脈，血脈都已經乾了，本身心臟的陰也不足，相對就自煩發熱，是這樣的。「當臍跳」我們已經講過了，就是我們橫膈以下這地方都屬於陰，橫膈以上手的部分、頭的部分這都屬於陽，肚臍這邊陰聚了以後，淋巴堵，因為陽沒有往下走，他往上走，這是虛勞，所以導致這邊淋巴都瘀堵，瘀堵就水很多，氣失去熱就是水，陰陽水火，其實氣不等於水，但是我們把它簡單來講氣可以說是水，那就會導致肚臍背後有一條主動脈，主動脈藉由這些淋巴液的傳導，就會覺得肚臍那邊跳。「其脈沉」這個是什麼？這個是吳謙他自己亂加的，其實他的脈是弦的。「腎乘心傷之所致」，這是心臟本身自傷，腎並沒有乘心。

【集注】

尤怡曰「心傷者，其人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蓋心虛者，其陽易浮，上盛者，其下必虛也。心中痛而自煩發熱者，心虛失養而熱動於中也。當臍跳者，心虛於上，而腎動於下也」。

【永諸按】

尤怡講說「當臍跳者，心虛於上，而腎動於下」，這個不是啦，當臍跳，臍的部位屬脾胃，所以跟腎毫無關係，所以他自己把它延伸過度了。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為癲，陽氣衰者為狂。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無緣由的哭泣，使魂魄不安的，血氣少也。血氣少的，與心有關係。心氣虛的，病人會畏懼，眼一閉起來，就會想睡覺，先夢到遠行而後接著精神離散，魂魄亂行。陰部氣衰的，會造成癲，陽部氣衰的，會造成狂。

【永諸講解】

《桂林古本》這個也沒有，「邪哭」，什麼叫邪哭呢？我們哭有正常的哭，那不正常的哭就叫邪哭。那什麼叫不正常的哭？我們正常的人碰到哀傷的事情就會哭，失戀了、親人的離別，譬如說一些好朋友的離別，這些讓人造成心情的憂傷，所以這種哭是正常的，那邪哭就是不正常的哭，什麼叫不正常的哭？不正常的哭就是說沒有什麼值得哀傷的事情，可是他無緣無故自己在那邊哭，這個是不正常的哭，或者是比如說人家都很高興的大家都玩得很高

興，高興完他可能就哭出來了，這個也不正常的，那像這種不正常的哭，因為違反了我們身體的規律，所以它就會造成什麼？條文這邊有講，它會使魂魄不安，因為我們心主神，那哭是什麼？悲是屬於肺。那肺藏魄，正常的情志的支持就會讓魄很安定，那不正常的情志就會讓你的魄不安，因為肺是藏魄的，所以就會使肺的魄不安，因為不正常，所以就不安了，又因為金是剋木的，所以它間接會影響到魂，所以也會使肝的魂不安，我們肝藏魂、肺藏魄，所以就會是這樣。那這樣下去會導致怎樣？因為肺是主氣，肺我們藏了氣，我們呼吸，裏面是外部的空氣，就是我們吸入的氧氣，我們吸入的氣體就是從外界來的，所以肺受傷了，肺主氣，氣就少了，那影響到魂，肝藏魂，魂是藏的血的，肝藏魂、肝藏血，所以血也跟著少，所以邪哭會使魂魄不安，還有血氣變少，了解嗎？所以不要違背自己的情緒，那明明很高興的，比如說這個人明明很高興，那你突然從後面給他打一下，用了一個鬼魂給他嚇一下，我跟你講，就會造成什麼？魂魄不安，比如說這個人也是情緒很高興、非常歡喜，那突然接到一通電話，那人告訴他說，你被倒了一百萬、一千萬，本來很高興的，那突然又落入了恐懼之中。比如說有些人他走私毒品，毒品是一個暴利，那她帶著走私的毒品從機場，通關通過了，我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櫃姐為了三十萬、為了金錢，賠上了自己，好幾年了，那划得來嗎？這要去坐牢，還有一個污點，其實是很划不來的。比如說假如她今天走過去了，她好高興，那我這趟賺了不少前，因為前部一定是恐懼，那恐懼過了，心情就高興，然後當她要走出機場的時候，後面有人按住她，小姐，跟我們來警察局一下，哇，又嚇到了，那這個就是使你的情緒波動起伏，那個就會使我們的魂魄不安，使我們的血氣少，那這邪哭就是這樣的意思。那血氣少，因為心主血脈，而且心為君主之官，因為我們所有五臟六腑，它的血液的狀況情形，都是要回報於心，像我們肝臟、腎臟的血，它們都是要經由下腔靜脈回流，那我們下半身經由胸管回流的氣，都經由上腔靜脈流入心，小腸那邊的血，經由肝門脈，到



最後，它都要回到心，那心再經由肺循環、體循環再次環繞周身，那肺的一些氣體的狀況也會到心。所以中醫講心是君主之官，所以它主管了血。那血中裏面本來就都是氣了，因為血是陰嘛，氣是陽。那血是氣的根本嘛，因為陰就是陽的根本。所以我們講血中之氣生出了這個氣。那氣中之血回流與血中之血相匯，就是平常的血，所以血氣是一體的，它們是如太極一樣，循環無端的。

好，像現在他心氣少，他就把它歸類了。你看啊，邪哭造成了心氣少，血氣又少了以後，就跟心有關係啊。那心的氣虛呢？心虛的話，其人則畏，就會害怕。畏就是不敢做任何事情，心氣虛的人什麼都不敢做。它跟腎的那種恐是不一樣的，心氣虛這邊告訴我們什麼事都不想做。因為會畏，畏首畏尾，他就覺得做不好。所以以後我們碰到這種情志病呢？這個人畏首畏尾，比如剛到一個地方，要開始遊玩，他就一直說「我們回去好不好」？或是看病，才到診所門口，就一直拉著你要回去，這就告訴你，他心氣虛了。那心氣虛呢？我們有藥，我們補心氣最好的就是什麼？就是炙甘草湯，所以就給他炙甘草湯。

那「合目欲眠」呢？就是眼睛一蓋起來就想要睡覺了。因為他是在一個心氣虛的狀況下，就會合目欲眠。但是你本身是虛嘛，所以會做夢，而且夢裏面還在工作，就夢到遠行。因為呢？夢是反應你的身體狀態。你心氣虛，整個人是很疲累的，然後做事呢？就是遮遮掩掩。那我們的夢呢，反映出我們的精神狀態，所以我們人在很累的時候你做的夢也是那種很累的夢。所以你就夢到遠行，夢到精神離散。換句話說，就是精神都不是很好，然後魂魄妄行，作的夢就是很累的夢。那到你心情很好的時候，那睡覺會反應你的情志，你就會夢到「哇，我中了大樂透」！或者是夢到去了一個河邊，「唉呀，怎麼河邊底下的石頭怎麼都是錢啊」。

好，這種很快樂的事情。那如果呢，心情有比較抑鬱呢？有可能就夢到悲傷的夢，如親人的生離死別，或是男女朋友的分手。我們人一做夢的時候，血氣都會歸到各個臟腑，我們以陰陽來說，陽的話呢？大部分在白天的時候血氣都是往外走的比較多。那到晚上的時候呢，血就往內多。所以，白天的時候血在經絡呢會比臟腑還多。那到了晚上的時候呢？我們血在臟腑會比外面經絡多很多。所以當你一個臟的氣不足的時候呢，就會出現做夢，藉由做夢的情況，就可以反映臟腑的情形。所以為什麼會有周公解夢？其實解夢除了可以看出你的身體狀態，還可以反映心神的狀態，反映出你現在的狀況好不好？你那邊比較虛衰？所以為什麼五術可以結合在一起，因為他們的根本就是來自於陰陽。所以他現在就開始講了，如果我們陰的氣比較衰，那就會造成什麼？癲。陰的氣衰的就會出現癲。那陽的氣衰呢？就會出現狂。如果我們陰的氣比較衰，就會出現癲；那陽的氣衰的就會出現狂，那《桂林古本》沒有講這個。

什麼叫做陰氣衰呢？我們如果把身體分成陰陽，頭裏面也有陰陽，陰氣衰，因為我們腦在裏面，所以屬於陰的部分，這邊的養分不足、供給不足，整個瘋瘋癲癲，思慮會很差，想事情會想不好，所以我們以頭來講陰氣衰，就會出現癲的狀況，因為氣不足；陽氣衰就會狂，裏面的比較多、外面的沒有，那裏面養分、氣過多的話，就會導致神經過度興奮，就會出現狂，所以就是這邊是從那邊來的，這一句在《難經》的話是「重陽則狂，重陰則癲」，道理也是一樣，重陽就是指我們的氣聚集在最上面，因為頭是屬於陽中之陽，所以重陽就是整個氣血都聚集在頭這個部分，就像之前講的陽氣，這個就又不大一樣了。反正就是告訴我們，頭腦循環不足，人就會癲癲的，頭腦的陽氣太多的，像陽明病的燥氣往上衝，整個血都往上衝，這就會出現狂。

【按】

陰氣衰者為癲之「癲」字，當是「狂」字；陽氣衰者為狂之「狂」字，當是「癲」字，《內經》曰「重陰者癲，重陽者狂」，必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吳謙從《難經》那邊講說「重陰者癲，重陽者狂」，所以他覺得這邊陰氣衰的癲，應該是狂；陽氣衰的狂，應該是顛，其實這是比較有所本的，只不過這條文是講陰氣、陽氣，而是講純粹的陰陽，兩者是有不同的。

【注】

邪哭，謂心傷之人無故而哭也。邪哭則使人魂魄不安，心之血氣少也。血氣少而心虛，則令人畏，合目欲眠則夢遠行，此是精神離散，魂魄妄行也。心之血陰也，陰過衰則陽盛，陽盛則為病狂也；心之氣陽也，陽過衰則陰盛，陰盛則病癲也。

【永諸按】

「邪哭，謂心傷之人無故而哭也」，邪哭是指不正常的哭，邪哭的狀況會使人魂魄不安，「血氣少而心虛，令人畏」，心的血氣會少，因為血氣是屬於心，所以就告訴我們心虛的人會出現一種精神狀況，就會害怕做任何事情，就會讓他「畏」。因為心的血氣少，所以循環在心臟的氣血不足，所以心臟打出的血流動力比較不能到各個手指遠的地方，所以少陰病手

足厥冷就是因心陽的不足導致，會覺得很累。「合目欲眠則夢遠行」，累就會反映在睡覺的精神狀況，精神狀況會反應在夢中，所以一直在走，走很遠很累，會一直夢到自己走很遠，「精神離散，魂魄妄行」就是非常累。「心之血陰也，陰過衰則陽盛，陽盛則為病狂也；心之氣陽也，陽過衰則陰盛，陰盛則病癲也」，用血氣來解釋陰陽是有點窄，陰陽代表很多，不只是血氣，所以還是把它統整起來，總之，重陽就會狂，重陰會癲，就是我們所有的血氣都聚集在陽部，頭部的氣血比正常大了一倍，那我們腦裏面氣血太多，就會造成狂，那麼「重陰則癲」呢？就是我們的腳，我們的內臟，我們腎那邊，我們氣血都往那邊聚集，那邊多了兩倍，那麼就導致對稱位的頭的部分，也就是重陽的部分，血氣就會更少，沒有養分，神經衰弱，癲癲，記憶不好，什麼事情都不清楚的狀況。重陽則狂，重陰則癲，就是陰氣衰為癲，陽氣衰為狂，我們前面是用頭來講是也可以。

※心死臟，浮之實如丸豆，按之益躁疾者，死。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心死臟，浮部的脈實如藥丸和豆子，按了，越是躁疾，跳的越快的，死。

【永諸講解】

「心死臟」，就是心死臟的脈，我們知道真臟脈就是心死臟，《桂林古本》沒有，心的真臟脈，我們講浮之，就是浮中沉的位置，浮的位置，那你會感覺到浮的位置結了一顆，很飽的一顆豆，像丸像豆的東西，你摸到那個丸豆以後，你把它往下按，按了以後，「益躁急者死」。為何要用按來觀測呢？如果這個人是虛，氣的不足，你稍稍的跟他按，有阻礙了，增加一些抵抗力，那他本身已經很虛的，就會更虛，所以呢，本來脈跳雖然是快，但是我按下去以後呢？因為他有遭受到阻礙，他輸送出了問題，所以心臟會回饋性的加快，如果我們心臟是正常的，那稍稍的一個輕按不會怎樣，但是如果這是一個病重的人，比如說我們講簡單一點，如果正常的人，我們把口鼻摀住，摀個三分鐘，當然一般人不能三分鐘，那是要練過的，那就摀個三十秒，他脈的變動並不會很大，只是稍微快一點，但是如果那些快掛掉的人，重病的人，你氧氣突然沒給，不用說我們沒給他戴氧氣罩，我們手稍微給他摀個三十秒，你會發現他的脈越跳越快，越跳越快，跳到最後就死了，所以條文告訴這邊有個診斷方式，就是那種我們摸到浮的脈，第一個一定要脈浮，脈浮代表什麼？這個陽是不是有根本的，如同《難經》講的，我們的脈一定要有根本，就是尺脈一定要有，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碰到浮脈，如果這是沒根的浮陽，那我們用按下去的方式，給他一個抵抗，因為浮輕輕一摸就到了，他的脈跳在上面，那我們把他按下去，結果發覺怎麼越跳越快，原本只有八十六而已，那壓了一下以後，怎麼跳到一百多了，就告訴我們這個就是什麼？心死臟，他會死，這個會死的。

【注】

心中風寒之邪，若脈見浮之極實，如丸豆之狀，按之益勁躁疾亂動者，乃心臟之死脈也。

【永諸按】

這邊是從脈來說的，雖然他這邊沒有寫脈，但整個他這邊講的大概都是跟脈有關係。我們來看吳謙講的，心中有風還有寒，這個前面已經講了，嚴重一點就會死掉，不嚴重的就是心傷，那心傷跟中風跟寒不一樣，風寒是屬於有邪的，傷的話是屬於氣血，氣血不足所導致的這叫心傷，「心中風寒之邪，若脈見浮之極實，如丸豆之狀，按之益勁躁疾亂動者，乃心臟死脈也」，這邊就死脈，就是真臟脈，死脈。

【集注】

李彥曰「《難經》云『心脈浮大而散』，若浮之實如麻豆，按之益躁疾，則真臟脈見，胃氣全無，故死。《內經》云『真心脈至堅而搏，如尋薏苡子，累累然即如麻豆』。意可與此同參」。

【永諸按】

李彥說《難經》云「心脈浮大而散」，李彥講《難經》說心臟的脈浮大而散，散就是他沒有根，什麼叫散？就是我們把脈下去這個脈浮在上面，寬寬的、脈管是非常寬，什麼叫大？我們掌後這邊有個高骨對映高骨的位置就是關，前面微凹處是寸，後面深凹處是尺，所以這邊是寸關尺。高骨外側這邊有骨頭，而內側這邊有一條筋，骨頭跟筋之間的寬度叫做脈道。我們知道城門，城池這邊都有一個門，這個就是關口，就是要進入城裏面的道路，那一樣的道理，手的關就是他的關口，所以為什麼叫脈口，就是他有這個關，那這個就是脈道，脈道正常是多少？因為我們分成天、地、人三部分，人在中間，我們是中醫所以講求在中，所以脈道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寬的叫做正常，這個大小叫正常，大於三分之二的叫做大，小於三

分之一的叫小（小 $\wedge$ 1/3~2/3 $\wedge$ 大），那脈的大小就知道了。心的脈是浮起來，浮因為比較不重，沒有陰，浮就是陽脈。大，脈管變大，我們來看一下浮，其實把脈的浮、中、沉跟什麼有關係？輕的才會浮在上面，自然之理，重的往下沉、輕的往上，所以浮、中、沉就是以輕重來看，陽比較多、比較輕的、往上的就會出現浮脈，如果陰比較多、收斂比較強就會出現沉脈，所以雖然熱性向上，但決定浮、中、沉是在於本質的輕重，輕重決定了浮、中、沉，寒熱決定了脈的快跟慢，這是二個東西，例如這邊有一鍋熱湯，因為他屬於陰所以不會在上面，熱湯的脈雖然是熱的，但是他的陰比較強、比較重，所以他脈一定會再沉部。

那如果它是氣的熱呢？就出現這種洪的脈，沉部氣的熱就會出現沉洪的脈，沉部血的熱就會出現沉數的脈，那同樣的，你看在浮部，它變成水蒸氣了，四處散布，那散布的氣熱呢？它就出現浮洪的脈，那如果它血的熱呢，就出現浮數的脈，因為這氣比較輕。那我們治療方式呢？很簡單，要讓輕的恢復到中間，輕的加一些重的，所以用陰把它拉下來，或者是讓它出去，因為它本來就該出去，你就讓它正常出去；那同樣的呢，這是實的，就讓氣中之氣出去，那如果這個是虛，就幫助氣中之血回流。同樣的，沉裏面這些實的呢？一樣從腸胃道排出去，那如果不是呢，是虛的呢？我們要把它升舉起來，讓它到中部，那這是我們中醫的治療原則。

那這邊告訴我們脈散，散就是怎樣？我脈一摸下去，一般我們正常的呢？我們手指按下去，按下去以後，我們手指的指腹的感覺，那脈散的話，它跳的力道呢？你就覺得軟軟虛虛，就如同是棉花打上來，它的施力點呢？沒有聚在一點，你感覺到是有力道打上來，但是很像是很空泛的打上來，這個叫散。如同用棉花打你一樣，棉花輕輕散散的，但還是有力道，這

種散的形容就像我拿著棉花打你，或拿著枕頭打你，你不會感覺到有遭受特別大的力道或固定一點的力道，了解嗎？所以為什麼刑求打人呢，都要墊著日曆，原因是把表面積增大，把它的受力分散，就是說他的受力被分散，他隔著一層棉花來打，因為你是瀰漫性的挫傷，所以你看不到一個真正受傷的位置，譬如說真正的受力點，譬如說有些刑案的，他如果是勒死的，他有一個受力的痕跡，所以一定會有勒痕，那像那個人被打肚子，如果用手拳頭打，那就出現一塊一塊的瘀青，因為有固定的受力點嘛，它的點就集中嘛，那如果用一個大塊的日曆來打的話，因為施受力平均分擔，但是裏面的腸胃道還是有受力，所以這叫內傷，外面都看不到，那裏面受到一些震動的影響就受傷，這樣了解嗎？那這個散就是這樣，就是說呢我拿枕頭來打你，你感受不到一個真正的出力，這種就叫散，但是它有力道，有力道但是就感覺不出來一個定點的力，這個就叫「散」，那這個散脈不好，這是陽沒辦法聚起來，因為我們陽、單純的一個力道，集中的會比較好，這叫陽中有陰，那陽中之陽，像這個散也是陽，陽中之陽就散掉了，這根本沒有陰，所以《難經》是這樣講的。浮大散都是陽脈，你看都三個陽脈，那三陽呢，三陽就幾乎沒陰了，所以不好；那同樣呢，它這邊說，「若浮之實如麻豆」，這個是有聚起來的，但是聚起來呢有沒有根？沒有根沒有本，所以你按下去以後，它愈躁疾。就是沒有來源啦，那就是純粹在外面，這就叫死，因為沒有陰的供給。那《內經》講的，就有些分別的，有兩種情形，我們真臟脈有陰陽兩種情形，那《難經》講的是虛的這種，那另外一種是這一種的診斷方式（若浮之實如麻，按之益躁疾）。那《內經》是講說真心脈至呢，就好像尋到薏苡仁，薏苡仁就是薏仁啦。那纍纍然如麻豆，那這個麻豆是指的什麼？這個是要去看一下，麻豆一般是指麻子，就是大麻的種子，就是火麻仁麩，了解嗎？麻子仁丸，所以它是麻，那不要講成芝麻，因為芝麻它是從胡人那邊來的，所以叫做胡麻，不是我們以前中醫在講的麻豆。那為什麼古代書都沒有寫說大麻的有什麼副作用，沒有耶，那



古代大麻其實是很重要的，那美國有些州也通過了大麻的販售，其實大麻成癮性是非常的低，比酒、比菸的成癮性還低。但是因為大麻入心，所以古代行軍、打仗，那種精神的壓迫，那就不快樂，沒士氣，最好的就是什麼？就是大麻，所以他們可以抽大麻菸，他們可以吸大麻，那可以讓心情很好，鬥志高昂，而且情緒很快樂，每個都很高亢，又不會成癮，就是這樣。那現在呢？他們美軍亂打針，打那強壯劑、興奮劑，那會成癮，這個不好，還不如大麻來的好，所以在所有的，你看所有的一些毒品當中，我是覺得它是被冤枉的很嚴重。當然鴉片它是成癮性很高的，當然不能用阿，罌粟、鴉片海洛英那不好的，你有看過林則徐禁大麻嗎？

「沒有啊！林則徐禁鴉片，那鴉片菸跟大麻菸不一啊，現在壓力那麼大啊，我覺得有些國家是蠻聰明的，它不會被藥商的利益所綁架，一個大麻的開放，會對製藥業產生很嚴重的影響，為什麼？因為它的抗憂鬱藥幾乎可以不用賣了，然後它的一些止痛藥呢？也幾乎可以不用賣了，所以一定要把大麻污名化，但現在民智已經開了，不是藥廠說什麼，就是對的。其實我們也很樂意看到大麻的研究能多一點，希望能還給大麻一些公道，畢竟大麻是個天然的止痛藥物，而且它也用來治療負面情緒，也能治療帕金森症，而且大麻的成癮性又非常低，比菸酒都還低，你都不禁菸、不禁酒了，怎麼禁大麻呢？這是可以考慮的，就提出這種觀點。

※脾中風者，翕翕發熱，形如醉人，腹中煩，重皮目而短氣。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脾中風的，悶悶的發熱，病形如醉的人，腹中鬱熱而煩，目皮先重而後接著短氣。

【永諸講解】

我們再來看，脾中有風的，「脾中風」，就是說脾它是受到風的影響，脾中風就是它會比較燥，氣血會流得比較快，因為風是屬於陽，會使氣血流動快，所以它有「翕翕發熱」跟心中風是一樣的，那「形如醉人」，外形就好像喝醉的人，為什麼？因為風盛則燥，氣會不足，風會耗氣，氣不足的話肌肉會比較沒力，因為脾主肌肉，腳有時候會沒力，那走路的人左搖右晃的很像快要醉倒了，那就像這個樣子，腳沒力就像酒醉那樣。因為腹裏面的氣，因為風盛，風盛則燥，那風會耗氣，那脾中風，脾的氣就會耗損，所以裏面就會煩，「腹中」就會「煩」，因為氣津的不足，就我們中醫講的，氣津算是一個水，人體的體液，那胃那邊的體液不足，相對的熱就會多，這是一個陰陽的道理，那這邊「重皮目」這邊重要唸「眾」，那你如果唸成「蟲」，那皮就是兩層啦，不是喔！「重皮目」，那這其實皮目呢？你可以分開來看，就是說皮很重，眼睛也很重，那另外一種就是把皮目合在一起看，那古代在講，一個字詞後面的字是前面的根，所以目是指皮的根，譬如我們講「邪風」跟「風邪」是不一樣。邪風它的本質是風，但是這是不正常的風，這前面的邪是形容風的，那如果是風邪呢？就是不正常的邪，這個風是用來形容邪的，不正常的邪有很多啊，那這是風造成的，就叫風邪，那同樣的，條文中的皮目它的根本是目，那代表的是皮，所以皮目就是眼睛那邊的皮，所以眼睛的皮，我們講目皮，就不一樣，目皮它是一個皮，但是它顯現的位置是在目這邊，根本是這個皮，皮有很多啊，有頭的皮、腳的皮、眼的皮、嘴巴的皮，那這個目是用來形容這個皮的，所以它指的位置是在眼睛這個地方的皮。同樣的，我們眼睛有很多的部位，有肌肉、有

睫毛、有眼珠，那把它寫成皮目，這個皮是指眼睛那邊的皮，所以叫做皮目，這樣了解嗎？這是中國字很有意思的地方，所以重皮目就是我們眼睛那邊的皮很重，主要因為氣津的不足，到眼睛那邊不夠。因為表面的不足，慢慢地延伸到裏面，因為我們供給氣一定是由內部的根本發射到外面，所以愈外面的，氣的減少不足，會先出現。因為頭在這邊是重陽之處，所以眼皮這個氣津會先不見，然後慢慢往內，內到胸，所以先眼皮重重，「而後接著短氣」，因為它是從脾胃這邊一直上去，那氣不足慢慢退回到心肺這邊，所以是這樣的。

【按】

脾缺中寒之文，必是簡脫。

【永諸按】

那這邊吳謙有按，說脾缺了一個中寒的文章，一定是簡脫，這個部分在五臟風寒積聚的條文，《桂林古本》中是沒有的，他是從那邊把他擷取過來我們就不太清楚了。那如果他可以講解合理的，有合理之處我們就把他留著用。

【注】

脾中風邪，翕翕發熱，中風之本證也。形如醉人，亦風熱攘亂於中，應有之證也。腹中不快而煩，身體懈惰而重，皮目，動而氣短，皆脾經證也。

【永諸按】

注這邊說脾中風，說脾中有風邪也可以。翕翕發熱是中風的本證，形如醉人也不是說風熱擾亂於中，主要因為氣的不足。因為風勝則燥，風耗氣，所以我們才說太陽中風桂枝證，為什麼他是一個表虛，而太陽傷寒是一個表實？因為他耗掉太多氣，氣中之氣。腹中煩，因為氣津不足，阻在中焦。這邊寫說身體懈惰而重，這邊又講皮目動而氣短，跟那邊翻譯不太一樣。條文是講眼皮很重，接著短氣。

【集注】

李彥曰「風屬陽邪而氣疏泄，形如醉人，言其面赤而四肢軟也。風氣內擾，故腹中煩重，皮目，上下眼胞也」。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集注李彥的部分，集注講的就可以，風屬陽邪而氣是屬疏泄的，所以過度耗氣，而形如醉人是因為氣的供給不足，所以就腳就委軟無力，就四肢軟，這邊提供了一個「面赤」，其實喝酒的人臉也都是紅的、且腳軟，因為沒有氣的關係。那一「風氣內擾，故腹中煩重」，應該不能這樣講，應該是裏面陰的不足導致熱的產生。當我們過度勞累，熱會變多陰會變少。皮目指的就是目皮，只是翻過來而已，目皮和皮目立足點不一樣，目皮立足點在皮，以皮來講，講的是目的位置的皮；皮目立足點在目，講的是目這邊的皮，而不是講目的眼珠、筋、血絲。

※脾死臟，浮之大堅，按之如覆杯，潔潔狀如搖者，死。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脾死臟，浮部脈大堅，按了形狀像覆蓋的杯子，潔潔狀如搖的，死。

【永諸講解】

脾的真臟脈，其實在《難經》裏面講說脾胃的真臟脈是不可見的，那脾的脈是緩的脈，他說脈如屋漏，就是點點滴滴，就是脾的死臟脈，那是《難經》的部分。這邊講說，浮之大堅，就是浮的時候，我們按下去是大大的，脈很寬，又很堅硬，按了都不動，摸起來大大又硬硬的。我們再按下去之後，外型像是倒蓋的杯子。「潔潔狀如搖的，死」，這邊講說如搖，表示他脈的動像搖一樣。什麼叫搖？在一個水平面上做圓周運動上叫轉，垂直面的圓周運動的叫搖。

有時候掉下來，感覺像搖東西這樣，突然掉下來突然又沉下去又上來，這就是搖，那這種是「死」，沒有上沒有下，不在中，那這種也是真臟脈、死。

【注】

脾中風寒之邪，若脈見浮之大堅，失其和緩，按之狀如覆杯，高章明潔，有力如搖，乃脾臟之死脈也。

【集注】

李彥曰「脈弱以滑，是有胃氣，浮之大堅，則胃氣絕，真臟脈見矣。覆杯則內空，潔潔者，空而無有之象也。狀如搖者，脈躁疾不寧，氣將散也，故死」。

【永諸按】

「潔潔狀」，潔一般是清潔，就是乾淨的樣子，那這邊如果解釋成乾淨的樣子就怪怪的，我們來看其他人的解釋。我們來看李彥的，他說「脈弱以滑，是有胃氣，浮之大堅，則胃氣絕」，因為脈不在中位，「真藏脈見矣」。「覆杯則內空」，裏面就空空的，「潔潔者」就是覆杯的潔潔狀，潔潔就是「空而無有之象也」，空而裏面沒有的樣子。「狀如搖者，脈躁疾不寧」，他的脈狀如搖，其實不是脈躁疾不寧，而是脈上下不一，有時上有時下、沒有定，失去緩和，因為脾脈在中，主緩和，所以它有緩衝性。脈有時跳上有時跳下，這是脾的死臟，就是這樣。

※跗陽脈浮而澀，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數，浮澀相搏，大便則堅，其脾為約，麻子仁丸主之。

【《桂林古本》】

跗陽脈浮而澀，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數，浮數相搏，大便則鞭，其脾為約，麻子仁丸主之。

【永諸譯】

跌陽脈先浮而後接著瀯，浮就是胃氣強盛，瀯就是小便次數多，浮數相糾合，大便就硬，病人的脾受到約束，麻子仁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跗陽脈浮而瀯」，跗陽脈是胃的脈，胃的脈是跗陽，專門是候胃氣的。它是先浮起來而後接著瀯。那既然它是候胃氣的話，這邊講浮則胃氣強，那個力道強盛，它可以擴散到外面，所以出現這種胃氣強，它可以升到比較高的部位。脈有浮中沉嘛，陰是體陽是用，所以它可以升到比較高的邊，表示它的氣比較強，因此在白虎湯證它的脈是浮而滑，先浮然後越衝越多，然後出現這種滑，所以告訴我們浮是胃氣強。那瀯呢？就是小便瀯。因為它是先浮以後後面才出現的瀯，那我們之前有講過太陽病發汗以後結果沒有好，那出現了「小便不利」，因為發汗跟小便是相競爭的。像我們冬天的時候尿多但是汗少，那夏天的時候汗多小便少，所以發汗過度反而會讓小便變少。但是如果是一個正常的人的話，發汗把表解了，小便還是正常的，那整個病就會好。那有些人他發汗以後，就有稍微過了一點，所以小便造成不利，表證還是沒有解，那這個在太陽病篇我們有提過它是一個五苓散證。至於這個因為它脈浮，浮表示氣血是往外，那我們之前有講過汗、吐、下、利小便是治病之法，陽法就是那兩個？一個就是汗，一個是小便。那既然它氣先浮起來了，那為什麼會變脈瀯呢？我們再繼續看，那究竟是發汗還是利小便造成脈瀯的呢？因為我們的跗陽是在腳的位置，足是屬陰中之陽，所以出現脈瀯的原因是來自於陰的問題。什麼叫陰的問題？就是我們知道足是陰中之陽，陽法就是汗跟小便嘛，對不對？那跗陽脈候陰，如果以寸口脈來講的話，跗陽脈是候陰的，所

以它這邊的氣反而不足了。為什麼會不足呢？因為小便太過頻數了，因為我們腳這邊是跟小便，跟下焦有關係，所以它這邊就把他歸類，就是說脈浮，氣是往外的，胃的氣很強，又可以到腳底，很強。那澀呢是因為小便數，因為小便過度了，所以使得什麼？使得那個津液到跗陽脈那邊的血中之氣就變少了，所以就出現那種澀脈，因為津液在小便那邊已經被利掉了嘛，所以後面便出現這個澀脈。那浮澀相搏，其實就是浮跟澀這兩個因相結合在一起，氣血都往外，然後那個小便又利掉了，小便又排得很快，所以津液有一些耗損，因此這邊又講了大便就很硬就會堅，大便則堅，這是可以推理出來的。因為大便的濡潤是與在裏的津液有關，那你的氣都是往外拉了，然後大便跟小便相對照，一個是前陰一個後陰，所以我們小便數，有時候大便就會硬。有時候拉肚子，也會導致小便量的少，這也是競爭的關係。因為大腸那個部分呢？吸收了水，經由下焦送往膀胱，所以有時候大便過利，小便也會變得少，既然津液已經往小便那邊拉去了，然後氣又往外走，所以可以推測大便會變硬。

那大便變硬，「其脾為約」，這個「脾為約」，「約」是跟束是相對的一個字詞，那「約」的話就是有一個出口，像我們手拿了一個東西，這邊還有一個開口，這叫「約」。那「束」是整個把它都綁起來，沒有開口，這個叫「束」。「約」，我只是把你制住而已，你的手被我抓住，這叫「約」，那「束」就是整個綁住。那胃是為脾產生津液，脾主運化，食飲之精微，那因為那邊的氣血都是往外拉出去了，脾這邊的氣血都往外拉出去了，所以脾的分布津液到大腸、小腸那部分的津液就變少。因為胃腸道是屬於陰，那我們表面是屬於陽，那整個津液都是一個力道都是往外走。我們人體氣血分布很簡單，外面多裏面就少，那脾往腸部的津液就受到一些約束，那就會導致什麼？大腸、小腸那邊的津液的不足，大腸、小腸津液的不足，所以我們要反過來，讓氣血往腸胃道走，而不是往外，讓氣血維持一個中和，所以就



是用麻子仁丸來治療。麻子仁丸很有意思喔！麻子仁丸就是什麼？二仁一芍加上小承氣湯。二仁就是什麼？杏仁跟麻子仁，然後芍藥，然後小承氣湯，小承氣湯就是大黃、枳實、厚朴。

【按】

此條當在《腹滿篇》中便難之下，必是錯簡在此。

【永諸按】

那吳謙說「此條」應該在《腹滿篇》的便難的下面，他覺得是錯簡。

【注】

跗陽，胃脈也，若脈澀而不浮，脾陰虛也，則胃氣亦不強，不堪下矣，今脈浮而澀，胃陽實也，則為胃氣強，脾陰亦虛也。脾陰虛不能為胃上輸精氣，水獨下行，故小便數也；胃氣強，約束其脾，不化津液，故大便難也。以麻仁丸主之，養液潤燥，清熱通幽。不敢恣行承氣者，蓋因脈澀終是虛邪也。

【永諸按】

跗陽就是什麼？胃脈。那若「脈澀而不浮，脾陰虛」，脈澀而不浮，就是脈沒有浮，脈是先澀而後不浮。其實澀就是什麼？血少。那他這邊講說「脾陰虛」，就胃氣不強，「不堪下矣」。那「今脈浮而澀」，其實他沒有把「而」的字義講出來，因為「脈浮而澀」代表是脈先有「浮」，然後後面才出現「澀」，所以是以「浮」為本，那「澀」是一個標，我們就

要去探討為什麼脈浮以後，他慢慢接著又耗損了津液，使得脈變澀。那脈浮會耗損津液，我們之前有講了因為跗陽在腳的位置，所以他是屬於陰中之陽的部分出了問題，跟陽法中的汗還有利小便，這兩個其中一個有關，因為小便是屬於陰，陽中之陰，所以這跟小便有關係，因此條文才會說澀的原因就是因為「小便數」，是因為這樣的關係。因為整個氣血是往外走的，所以導致脾本身的津液不足，還有小腸、大腸的津液不足，因此才用「麻子仁丸」，那也符合這個病機。那邊講說「脾陰虛不能為胃上輸精氣，水獨下行，故小便數」，這不是喔！我們一看就知道不是。那又講「胃氣強，約束其脾，不化津液，故大便難」，其實也不是這樣的，因為不管是整個身體或是脾胃的氣血是往外走的，導致我們氣血的分配，是外面多而裏面就少，因而約束了往脾或是往內部的氣血，導致這種「大便則堅」，那我們重點就是要把氣血往內送，幫助內部腸液的分泌，形成往腸胃道去的力道，那這樣就可以治療這個問題。

【集注】

徐彬曰「脾約病用丸不作湯者，取其緩以開結，不敢驟傷元氣也。要知人至脾約，皆因元氣不充，津液不到所致耳！」

【永諸按】

徐彬說脾約病用丸不作湯，取其緩。丸劑呢就是要緩的，那這個要吃比較久，丸者緩也，就是要取其它慢慢地達到這個作用，像這種病呢比較慢性的，不是那種急劇的，我們大概都

是用丸，來做一個調理，然後他這邊講「要知人到脾約，皆因元氣不充，津液不到」，那脾約是因為氣血津液都被往外拉出去了，導致內部的津液氣血不足，進而造成脾約。

李彥曰「跗陽，胃脈也。胃為水穀之海，浮為陽脈，故胃氣強而能食；小便數則津液亡，故脈澀。蓋脾主為胃行津液，此以胃強脾弱，約束津液，不能四布，但輸膀胱，致小便數而大便堅也。麻子仁丸通幽潤燥」。

【永諸按】

李彥說跗陽它是胃脈，胃是水穀之海，然後浮為陽脈，故胃氣強而能食，這個是可以的，因為條文告訴我們胃氣是整個往外走的，那小便數本來就會亡津液，就會造成脈澀，那為什麼跗陽脈浮而澀就是會出現胃氣強還有小便澀呢？之前已經講過了，脈浮本來就是一個力道往外的多，那為什麼我們也可以推是因為小便數呢？因為跗陽脈在腳，它是屬於陰中之陽耗損津液的，汗是陽中之陽，那跗陽脈是陰嘛，所以是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出了問題，因此是小便出了問題，所以推測是小便過利，才出現的這種脈澀，是這樣的。

這邊又講脾主為胃行其津液，然後他說這是因為胃比較強、脾比較弱，他把津液都往外送，沒有往裏面送的，因為胃是一個陽腑，脾是一個陰臟啦。那也不是說他只有但輸膀胱，不是啦，它是因為胃氣太強了導致脾的津液往內變弱了，其實我們可以講就是一個陰陽的過程，胃強，有些人講脾弱，但是這個條文沒有講脾弱，它只有講脾約，那既然陽強，陰就會相對地弱，氣血的分配也會出現一些問題，會導致外面的多，裏面的少，因而導致大便比較堅硬。

【麻子仁丸方】

麻子仁（二升），芍藥（半斤），枳實（一斤），大黃（一斤），濃朴（一尺），杏仁（一升）。

上六味，末之，煉蜜為丸，梧子大，飲服十丸，日三，以知為度。

【《桂林古本》】

【麻子仁丸方】

麻子仁二升，芍藥半斤，枳實半斤（炙），大黃一斤（去皮），厚朴一只（炙），杏仁一升（去皮尖）。

上六味，蜜為丸，如梧桐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漸加，以知為度。

【永諸按】

我們來看麻子仁丸，腸胃道津液的不足，所以我們就幫助它滲津液，把津液往下滲，把氣血往內部導，所以用麻子仁丸。麻子仁呢？就是大麻的種子，現在叫做火麻仁。那為什麼用麻子仁呢？還記不記得炙甘草湯，炙甘草湯裏面就是有用到麻子仁，那大麻的種子在什麼的，其實大麻的種子跟杏仁其實是一樣地，它是在潤液的，分泌液體的，所以我們杏仁是用來潤肺潤大腸。那麻子仁呢？它就是來用潤心跟潤小腸。因為吸大麻心情會很高興，會喜嘛，喜是心的情志，所以它是入心的，因此麻子仁是用來潤小腸、潤心的，在這邊它用來滋

潤小腸，因為腸胃道的津液不足，氣血都被往外拉。麻子仁用兩升，升就是以前的碗的量，一升大概二百毫升，那兩升大概四百毫升，像米啊或是半夏那種圓圓小小的，用碗舀來做為計量單位比較方便，一般煮飯我們都會用米杯量，一杯米，兩杯米，三杯米，那麻子仁兩升就是用碗舀兩二碗，像那種圓圓的，粒狀的，我們都是用升來量。那芍藥呢？用半斤，因為是做丸，芍藥目的呢？芍藥目的是幫助靜脈血的回流，桂枝是讓血往外流，那既然他的血往外流已經是很強的了，胃氣強，他的陽已經多了，所以不可以用桂枝，但是我們要用芍藥，幫助靜脈的回流，也可減輕大黃把血往內，造成內部靜脈血瘀堵，所導致的痛。那這邊呢很有意思喔，其實大黃跟芍藥呢，它們兩個可以把它合起來看。大黃把血往腹裏面送，往腸胃道送，那腸胃道就充血了，那我們這邊加了芍藥幫助靜脈的回流，這樣才不會造成腸胃道的靜脈曲張引起的痛。像一般小承氣在吃的時候都會有一點腹痛，若是這樣我們可以加一點芍藥，主要是因為大黃充血太過了，充血又會滲泌嘛，所以幫助腸內燥屎的排泄，那因為它充血所以我們用芍藥幫它回流，可以讓它比較不會肚子痛。枳實是擴張淋巴管，這邊也是幫助淋巴管的回流，枳實主要作用在氣，還有枳實有擴充平滑肌的作用，因為枳實還沒成熟，一個果實還沒有成熟，它還留有往外擴展的性。那枳實是作用在平滑肌，所以平滑肌的痛，縮緊的痛，我們可以用枳實，所以婦科裏面有枳實芍藥散，我們後面會講到。婦人的腹痛，枳實芍藥散用枳實的目的就在這個，它可以擴充平滑肌，一般像膽道的結石，膽汁的疏通不利，膽管的收縮，有一個方叫四逆散，《桂林古本》的四逆散，就是所謂的柴胡枳實芍藥甘草湯，還記不記得？腸胃道它也是個平滑肌，所以利用枳實擴張，這樣大便比較好通。枳實也可以擴張淋巴管，因為淋巴管那邊也是屬於平滑肌那一類的，所以它可以擴充，就是把路開大一點，氣道開大一點，這樣氣的流通會比較好。

大黃就是把血往內送，那厚朴跟枳實部位是不一樣，厚朴是一個莖幹的皮，厚朴是一個樹幹外層這層皮，它是取外層這層皮。一般我們的藥用到樹枝的枝幹的這個部分，像桂枝等等，這些都跟血管有關係，所以我們就知道厚朴是做什麼用的？在《神農本草經》講到它是除血痺用的，那為什麼會血痺呢？因為血管的收縮導致血流的不足，所以厚朴在這邊是擴張血管用的，把大的血管擴張，那這樣大黃供的血它才能容納，才能容很多血，容易滲液嘛，因為要供給這邊津液的不足，所以厚朴是用來這樣的。那厚朴在《傷寒論》中的發汗後腹脹滿中的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中有用到，因此脘腹脹滿的也是用厚朴，厚朴的作用就是這樣的，針對裏面讓腸胃道的血管擴張，那也不會說大黃來的時候呢，芍藥是促進靜脈的回流，那厚朴是幫助血管的擴張，擴張可以充比較多的血才不會有大黃一來的時候，血管太過緊縮的，因為你已經乾掉，所以血管有點乾癟，然後撐太開導致就便血了。這可以在那邊看到呢？像大黃牡丹皮湯，它說如果有膿的話就會便膿，那沒有膿的話就會便血，《桂林古本》是這樣寫的，那《醫宗金鑑本》的就不是這樣。那杏仁呢？杏仁我們剛剛講過了它是潤肺潤大腸的，肺的乾燥我們會潤肺，還有大腸的乾燥我們潤腸，所以杏仁在這邊是要潤腸的。你看都有了啊，麻子仁來潤小腸，杏仁來潤大腸。那把它做成丸，慢性的調理。「如梧子大」，那梧子就是梧桐子啦，那梧桐子呢大概是多大，大家可以上網去看，現在有網路真的是很方便。我們一般做丸呢？有些說像小豆大，像梧桐子大，還有像彈丸大，還有一些像兔子大便大，那那可以去看喔，就可以大概知道他的大小，或者是有空自己去觀察，去動物園，或者是自己養一隻兔子來觀察，兔子的大便大概是多樣大，那豆子的大是多大，那這豆一般都是指黃豆。

《桂林古本》這邊的藥跟《醫宗金鑑本》有一些差別，是他的枳實有烤過，那這邊為什麼要烤呢？厚朴也有烤過，都有烤過。一般我們烤，這些東西烤過了以後，他的性就比較什

麼？因為生的會走得快，那烤過的就會熟，所以性就陰，作用就比較偏向陰的作用，就不動，或者是他的作用部位就會作用在比較深層，這就是烤的作用，所以他這邊枳實跟厚朴烤，是希望他作用在比較深層，像厚朴行血痺，他也可以是走表面，那我們把他烤了以後，他就比較可以走腸胃道。

※腎著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甘薑苓朮湯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腎著的病，病者身體重，腰中冷，好像坐在水中，腰的形好像有水的樣子，反而不渴，小便自通利，飲食像以往一樣的，病是屬於下焦。身體勞動，汗出，衣服內冷濕，久久得到的。腰以下冷和痛，腹部重，好像帶了五千錢，甘薑苓朮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腎著之病，那個著呢？就是黏住了，你看《桂林古本》或者是古代沒有黏這個字，所以「著」是現代黏的意思。那腎著的病呢，病人他身體是重的，所以就告訴我們一定有水濕，

身體才會重，而且這水濕是在外面。「腰中冷」，表示什麼？腰的中間那邊會冷，上半身肋骨以上的呢，這個部分，我們人體肋骨上去的橫肋以上，這個叫做什麼？胸。肋骨以下呢到髌骨這邊整個叫做腹，以背面來說肋骨以上的部位叫做背，肋骨以下到髌骨這邊叫腰。那腰的中間這個部分，前面是肚臍，後面是命門的這個位置，這邊會冷，那好像坐在水裏面，「如坐水中」。那他的身形就像水狀，什麼叫「形如水狀」，摸起來都軟軟的，都有水的感覺，我們的皮膚就是會有那種肉肉的感覺，他不是，他摸下去鬆鬆的，很像在壓棉花一樣，就像我們壓到水的這種感覺。其實很簡單，你就用塑膠袋裝著水，那你壓那個塑膠袋的感覺，這個就叫形如水狀。那「反不渴」，他的意思是說，如果照這樣來看的話，病人應該會口渴，應該會口渴，但是他反而沒有口渴。那表示說我們的飲食，或是水道，氣的通道，沒有阻礙。這邊講一下，這邊我們主要的氣的通道，如果水濕是在這主要的高速公路外面，那會不會口渴？不會，因為裏面氣機的水在通，所以它不會口渴。那如果濕氣阻礙氣機的流通，氣道的流通，他就會口渴，這就是水濕病為什麼會口渴跟不口渴的分別。那如果是不渴，表示水濕在經絡之外，沒有影響到主要經絡的氣道，如果口渴，表示影響到大經絡的氣道，所以不口渴表示他沒有影響到，因此他小便是通利的，氣機的通道是通利的，吃東西也跟平常一樣，你看都有啊！條文這邊有腰中冷，腰中冷比較屬於下的、肚臍以下的，是屬於下焦，我們三焦分成三部分，從橫膈到頭是屬於上焦，臍到橫膈之間是屬於中焦，肚臍以下到腳屬於下焦，腰中剛好是在比較下半部的部分，所以從腰以下到腳是屬於下焦，因此條文才說從這些症狀知道這是病在下焦。那為什麼會知道他不是主要氣道的問題，因為他小便利。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水呢？是表皮身上的水的水的問題，而且是在比較外面。條文就開始告訴我們，是因為身勞，身體的勞動，出汗。那出汗呢？因為我們頭、手、四肢沒有衣物覆蓋，所以這邊沒有濕氣問題，都可以排掉，不會悶住，但是我們裏面有穿衣服的部分，就會悶住了。衣服把這



邊包起來，在衣服裏面形成一個濕的環境。那因為這個濕久了，再加上外面有風，相對於我們身體裏面變成一個寒濕的環境。我們講一下，身體裏面是熱的，水氣出來都散不出去，這衣服裏面濕沒有走，因為衣服擋住，熱有排掉，所以在我們身體這裏變成寒濕的環境。寒濕的環境就導致身表的這些被衣物蓋到的皮膚，汗出就不利了。所以這些濕氣慢慢從體表，逆行到較深層的肌肉，所以出現這種身體重。那因為濕性影響是在下嘛，濕性下沉。比如說這一個房子，那下面一定比上面濕非常多，所以在下部的濕比較會聚集，因此後面就出現腰以下冷痛。條文告訴我們，因為濕一直積在下面，然後這些水和濕出不去，這裏就出現這個症狀叫「腰以下冷痛」。這一定要很久，一開始傷害不會很大，因為只有堆積在體表，皮膚外形成一個寒濕，體內濕氣出不去，堆積在體表。久了慢慢向內，那因為沒有侵到主要經絡，所以飲食、小便都沒問題，那久了以後，就腰以下，屬陰的部分，腰以下是下焦，屬陰。「腰以下冷痛」，冷是內生的，因為寒濕導致裏面水一直出不去，形成冷。痛，經絡不通，表面的氣不通。那肚子因為囤很多氣在外面，所以肚子重，好像帶了五千錢，五千塊的銅錢這麼重。我們治療用甘薑苓朮湯主之。第一個，我們知道在下焦嘛，還有一個就是說他表面濕氣出不去，所以他用薑。雖然脾胃沒問題，但我們還用炙甘草來幫助脾氣的運行，來通利這些氣機的運動。那白朮把表面的濕，趕到三焦內，由小便排出。濕有兩種治法，肌肉的濕用生薑，把他發散掉，因為這病已經久了，所以我們用炙甘草來補心，用生薑，幫助水啖拉出去，一邊拉，然後利用白朮，把這些位在經絡外面的這些水濕，趕進去我們的三焦。然後再用什麼把我們身體的濕去掉呢？再用茯苓在腎這邊把濕利掉，我們不用澤瀉，澤瀉會讓水再吸收，所以沒有口渴不用澤瀉。那在腎這邊茯苓把水濕氣化成小便，把它排出去，就可以把濕氣去掉，這個就是甘薑苓朮湯的治療方式，所以以後如果碰到這一種腰以下的冷痛，有一些濕在表面的，小便有順的，就來使用它。

像這是屬表面的一些孫絡，長時間因為過度的勞力，那衣服沾了濕，形成一個濕性的環境。而濕呢本來就是屬於陰的，所以他會堆在衣褲下半身的部分，就導致下半身那邊的汗出不利，因而就造成腰以下冷痛。然後因為濕氣的聚集，就感覺腹重如帶五千錢。那我們治療的方式就是就是，把表面的濕用生薑發散出去，第二個用白朮，把這些濕趕到三焦內去。所以他才會講說，逐濕嘛，在水中逐濕，逐就如同趕羊。白朮就是把這些濕趕到三焦那邊去。那附子呢？就加速趕的速度，把他熱起來，附子提供熱，熱就是動力，所以動力更強，加速趕濕的速度，所以逐濕就是這樣。那趕進去三焦以後，它會回流至血液內，那我們在腎臟的部分利用茯苓把它利掉，把這些多餘的水濕利掉。

【按】

腎缺中風、中寒二條，必是簡脫。

【注】

腎著者，謂腎為寒濕所傷，著而不行之為病也。腎受寒濕，故體重腰冷，如坐水中。雖形如水腫之狀，反不渴而小便自利，非水也，乃濕也。飲食如故，以病屬下焦腎，而不屬中焦脾故也。詢其所以得之之由，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傷之也，是以腰下冷痛寒勝也。腹重，濕勝也。如帶五千錢，形容重著之甚也。以甘薑苓朮湯補上以制水，散寒以滲濕也。

【永諸按】

吳謙說「腎著者，腎為寒濕所傷」，這邊講的是可以，因為是下焦為寒濕所傷，但是要記住的是，因為衣服冷濕的關係，它是在比較表面的區域，被寒濕所傷，而這寒濕環境是自己造成的，因為自己身勞汗出，然後整個衣服的濕所導致的。那一「著」就是黏到外面，那像我們附著一個東西有沒有，都是從外到內的，所以「著」這個東西告訴我們是在外所黏。腎著呢？就是腎那附近區域有一個外來的濕，我們排不掉的一些邪氣，從外面著黏的。那因為那邊受到影響，所以才會體重腰冷，他說「腎多寒濕，故體重腰冷」，體重腰冷是因為濕的關係啦，腰冷也是因為寒的關係。那然後他講說「雖形如水腫之狀」那不是這樣的意思，「形如水狀」，不是「形如水腫之狀」。「形如水狀」，那水狀就形容水的樣子，剛才我們有講過一個塑膠袋裝滿水，我們去壓它的外形，就是摸這個的感覺。那邊講說「反不渴而小便自利，非水也，乃濕也」，其實是說呢，因為不渴代表它的氣道是通利的，那我之前有講到，如果這個水濕堵住的是主要的氣道，供水的氣道，那就會口渴，那小便也不會通利，那如果這個濕是外在的，因為條文告訴我們「著」，著是外來的固著，所以它反而是不會口渴的，小便是通利的，跟我們裏面的裏濕是不一樣的。那一「飲食如故」，所以是跟裏沒有關係的，那這是屬於下焦，下焦我們上次已經講過，是從肚臍以下到腳，或是講說從腰以下到腳，這些都屬於下焦，那它這邊說「詢其所以得之由，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傷之，是以腰下冷痛寒勝也」，我們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因為身勞汗出，那些汗排不掉，然後聚在身體，因為你穿了衣服嘛，所以身體呢，下半部是處在一個寒濕的環境，那一「負重，濕勝也，如帶五千錢，形容重著之甚也。以甘薑苓朮湯補上以制水，散寒以滲濕也」，那這個甘薑苓朮湯的治法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集注】

也」。尤怡曰「其病不在腎之中臟，而在腎之外腑，故其治不在溫腎以散寒，而在燠土以勝水也」。

【永諸按】

尤怡說「其病不在腎之中臟，而在腎之外腑」，這個講得比較好，這是比較在外面的部分，是外面的皮部孫絡那些的部分。那說他的治呢？不在溫腎以散寒，其實還是要裏面的溫才能散掉裏面的寒，它還是有在溫腎，它還是有在散水，幫忙利掉一些水。

【甘草乾薑茯苓白朮湯方】

甘草（二兩），白朮（二兩），乾薑（四兩），茯苓（四兩）。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腰中即溫。

【《桂林古本》】

【甘草乾薑茯苓白朮湯方】

甘草二兩（炙），白朮二兩，乾薑四兩，茯苓四兩。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甘薑苓朮湯用的是乾薑，真武湯它那邊用的是生薑，表示它是從裏面得到溫化，生薑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生薑跟乾薑合用，如果要幫忙散掉那些表面的濕，我們可以用生薑跟乾薑合用，那如果要除掉裏面的冷的話，那是要用乾薑，那這邊的藥方是用乾薑。臨床上我們可以各分一半來用。我們來看《桂林古本》好了，甘草一定要炙，因為它比較深層，脾氣主要以補為主，不是要以走，白朮、乾薑，因為它要利掉水，所以茯苓他也用得滿重的，因為它寒冷，所以它乾薑也加得滿重的，加到四兩。吃了以後腰會溫，因為它是用乾薑，一天吃三次。

※腎死臟，浮之堅，按之亂如轉丸，益下入尺中者，死。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腎死臟，浮部脈堅，按了，脈亂好像轉動的丸子，在尺中更明顯的，死。

【永諸講解】

「腎死臟」，腎的臟已經死了。那會出現什麼？會出現真臟脈。真臟脈是什麼？浮，就是在浮的部位，那它剛開始摸到是堅硬的，按下的時候「亂如轉丸」，一般當陽還在時，脈的跳動會固定一處，既然亂如轉丸，所以知道陽失去了。什麼叫「按之亂如轉丸」呢？我們說這邊是浮，那按到浮這邊，感覺脈亂動，就是說脈摸起來是一顆顆的，然後四處亂跳，我

們知道這是陽的不足，陽如果夠的話，就像我們荷葉或芋葉上，水在那上面會形成水珠子，會有一顆一顆的，表示表面張力夠，內存的蓄力夠，所以它就形成一顆一顆的，那如果陽的蓄力不足的話，它就會散，甚至陽散失的話，它沒辦法固定在一處，就像一顆珠子在那邊跑，這叫「轉丸」。轉就是怎樣？水平面的圓周運動，這樣就叫做轉，我們之前有講過了。那這種上下的，也就是垂直面的圓周運動呢？叫做搖。按下去就感覺我的指腹這邊有珠子在這樣轉，這樣繞，然後呢這種感覺至尺中更明顯。我們把這個脈從寸關尺一路把下去的時候呢，「益下入尺中者」，益，就是更加，就是說我們脈把到尺中這個部分的時候，這種情形顯現的更嚴重所以叫「益」。我們可以翻作說，「下入尺中者，益」，就是摸到尺中這地方會更明顯，其實告訴我們他腎陽已虛衰了。

【注】

腎中風寒之邪，若見浮之極堅，按之亂動有如轉丸，及下入尺中，通然亂動，皆腎死真臟之脈也。

【永諸按】

吳謙他說腎如果中到風寒之邪，影響到或傷到了臟腑，腎裏面有風寒，然後嚴重到把脈在浮部時那脈是堅的，脈很亂，就好像一顆藥丸在平面上這樣轉動，又沒有固定的位子，但就是有一顆珠子這樣四處亂跑，若再沿著寸關尺往下摸到尺中的時候，那發覺這種情形更明顯，更嚴重，那就是腎的真臟脈，就是死脈。那吳謙這邊講「通及下入尺中，通然亂動，皆腎死真臟之脈也」，這部分沒有翻的很好。

【集注】

程林曰「腎臟死，浮之堅，與《內經》辟辟如彈石曰腎死同意，皆堅之象也。按之則亂如轉丸，下入尺中者，此陰陽離決之狀也，故死。以上真臟與《內經》互有異同。總之脈無胃氣，現於三部中，脈象形容不一也」。

【永諸按】

那程林說，腎的死臟，浮的時候是堅，那跟《內經》講「辟辟如彈石曰腎死」是相同的，「彈石」就石頭往外彈出去的，就像有些人喜歡玩懲罰遊戲，把中指往外翻去彈頭，像有些小學生喜歡這樣，這是手，這是中指指頭，然後把中指指頭往後拉，然後「啪」去啪人的額頭，也有這個意思。那一按之則亂如轉丸，如果摸脈從寸下入尺中，反而情形更嚴重，那個就是死脈。

※問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下焦竭，即遺尿失便，其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須治，久則愈」。

【《桂林古本》】

問曰「三焦竭，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之氣，中焦未和，不能消穀，故上焦竭者，必善噫。下焦承中焦之氣，中氣未和，穀氣不行，故下焦竭者，必遺溺失便」。

【永諸譯】

問曰「三焦氣將耗盡，是什麼意思呢」？師曰「上焦接受中焦往上的氣，中焦不和，不能消化穀食，所以上焦空的，一定常呃氣。下焦承受中焦往下的氣，中氣不和，穀氣不運行，所以下焦空的，一定大小便失禁」。

【永諸講解】

問曰「三焦竭」，我們看《桂林古本》，他說「三焦竭，何謂也」？怎麼說呢？師說上焦受了中焦的氣，那如果中焦沒有和，什麼叫「和」，陰陽相接很順利，陰陽有相接，有去有回，這叫和，那陰陽如果相接不順利，他流通就不利，不利就沒辦法消化穀物，「消穀」，所以「上焦竭者，必善噫」，就是它入的，跟出的不和，兩個交接不好，就會瘀堵，所以出現一個噫氣的症狀。「噫」，上焦竭的善噫，那善噫是從中焦這邊產生，胃這邊產生的。那為什麼出現善噫呢？就是因為胃的氣，中焦這邊的氣沒有和，講簡單一點就是胃那邊，我們要進入淋巴的，跟淋巴要走出去的，進入的跟出的這邊沒有和，比如說這邊走出很快這邊進入很慢，就會噫氣，或者是這邊走出的慢這邊進入的快，這也是噫氣。那下焦呢？它承受中焦的氣，就是我們消化後的飲食，還剩下一些糟粕就往下焦、小腸、大腸那邊走去。那小腸那邊就吸收、大腸就吸收的是水，然後輸往了膀胱那個部分，所以他這邊寫「下焦承中焦之氣」。那如果中焦的氣呢沒有和，中氣沒有和，那穀氣沒有往下行，所以下焦竭者一定會遺尿、失便，就是他下焦的氣沒有了。為什麼會沒有呢？因為他沒辦法守住。下焦的來源第一個是從大腸那邊吸收的，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另外一個就是膀胱能不能守住那氣，因為我們腎那邊有利尿跟再吸收的作用，所以這邊的氣都沒了就是因為什麼，耗失過度都沒有吸取起來，因此就會遺尿、失便，大便不禁。然後《醫宗金鑑本》這邊多了什麼，醫宗金鑑本他



說「不須治，久則愈」，其實這已經有虛了怎麼會不須治呢？一定要需要治療，沒有辦法久則愈，這是不對的。

【注】

三焦竭部者，謂三焦因虛竭而不各歸其部，不相為用也。上焦受氣於中焦，下焦生氣於中焦，互相為用則為和也。若中焦虛竭，不能消化水穀，穀氣不受，則上焦不相為用而失和也，失和則穀氣鬱而不宣，故善噫也。下焦虛竭，不能供升生之氣於中焦，則失和也。失和則腎氣獨沉，自不能禁，故前遺尿而後失便也。不須治，久則愈，在善噫可也。若遺尿失便，未有不治能愈者，恐是錯簡。

【永諸按】

「三焦竭部」，吳謙所謂的三焦竭部，其實就是三焦竭啦，每個地方不同。那我們這邊來講一下，三焦我們之前講過了，橫膈以上就是上焦，那肚臍到橫膈的這個是中焦，那肚臍以下到腳的這個叫下焦。那中焦因為它在中土，所以主灌溉四旁，它灌溉上面的上焦，也跟下面的下焦有關係，因為它是中嘛，往上就是通上焦，往下就是通下焦，所以上焦跟下焦的竭都是因為中焦所導致的，就是中焦的氣不和所導致的。那這邊他講說「上焦受氣」，這樣沒錯喔，上焦的氣血生化的來源是中焦往上送，那下焦的氣也是由中焦，因為中焦的飲食糟粕會往下送，從大腸那邊吸收的水轉往膀胱作為它的氣化之用。那如果中焦的氣不和，沒辦法運化水穀，那沒有水穀的話呢？上焦氣的來源就沒有了，沒有的話那會失和，也就是有出而沒有人，那失和的話那就善噫。胃中有陰陽二氣，人跟出不通利，會出現噫的情形。那

下焦它的虛竭呢？它為什麼虛竭？因為中焦之氣沒有下行，下焦無氣的供給，所以條文告訴我們會有失便、遺尿的情形。那這邊一定要治喔，不是「不須治，久則愈」，所以吳謙也提出這個懷疑，他說「遺尿失便未有不治能愈者，恐是錯簡」，其實這個懷疑是對的，因為《桂林古本》根本沒有下面的這個部分。

【集注】

程林曰「竭，虛也。本經云『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噫而酢吞；中焦不歸者，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洩』。上焦胃上口也，中焦脾也，脾善噫，脾不和，則食息迫逆於胃口而為噫也。經云『膀胱不約為遺尿』，因氣不和則洩便不約，故遺失而不能自禁制也」。

【永諸按】

程林說竭就是虛，竭的意思呢？是一直在動，是一直在耗損。這個「曷」呢？是一直在耗損的意思，所以你看我們的布衣都是穿褐衣就表示這個是屬於低下的人，一直在勞作。那「葛」呢？我們葛字上面是曷加一個草字頭，表示這個草一直在長，似乎沒有停止的跡象，那這邊講的竭呢？就是一直呢一直耗損。那你看我們的歇呢？我們從這個欠，我們不要一直耗損就是歇。所以水的一直耗損叫做渴嘛，旁邊加個水字旁就叫渴，那如果我們人呢？一直耗損就叫做渴，所以要給他警示一下。

我們來看本經云「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在本經的部分這邊看到，本經這邊講的是屬於《內經》的部分，「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就是噫而吞酸，噫氣吞

酸，這是因為中焦氣不和，中焦的氣不歸就是不能消穀飲食，下焦不歸的就會遺尿失洩，會遺尿或是大小便失禁，那上焦呢？我們上次已經講過，胃上口和食道只是上焦的一部分，上焦是從橫膈以上，包含心肺，中焦的部分是從肚臍到橫膈，包含脾胃。意是脾的神志，不和的話就會善噫，「食息迫逆於胃口而為噫」，所以只要噫氣不除，之前有講過，噫氣不除我們用什麼方？用旋覆代赭湯。乾噫食臭呢？用生薑瀉心湯，下利數十行兼心下痞呢？用甘草瀉心湯。我們再來看經云「膀胱不約」，是束不太住，所以尿就會流出來，「不約」就是沒有關得很好，下焦因為因為氣竭，無力守住，所以就會有遺尿失便。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熱在中焦者，則為堅；熱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淋秘不通。大腸有寒者，多澇；有熱者，便腸垢。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熱者，必痔」。

【《桂林古本》】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熱在中焦者，為腹堅。熱在下焦者，則溺血，或為淋悶不通。大腸有寒者，多驚澇；有熱者，便腸垢。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膿血；有熱者，必痔」。

【永諸譯】

師曰「熱在上焦的，因為咳嗽耗掉水氣，肺因而枯萎。熱在中焦的，與食物相結而成燥屎，就會肚子堅硬。熱在下焦的，逼迫津液而動血，就會尿血或小便淋閉不通利。大腸受寒

的，大多大清水便，大腸受熱的，大黏稠便。小腸受寒的，大便時有脹墜感，大膿血便。有熱的，一定痔瘡」。

【永諸講解】

開始講三焦的病，師曰如果熱是在上焦，那會咳嗽，這個其實我們在之前有講過，熱在上焦，那會咳嗽，既然是熱，咳嗽就像散熱，散熱一定會帶走一些津液帶走一些水，如果沒有水怎麼散熱，因為我們從水來散熱最快，乾乾的比較沒辦法散熱，要靠氣，所以就會耗掉一些氣，使肺的氣津不足就會形成痿，乾枯的病，我們澆樹木，樹木沒有水，花草沒有水，他就會乾乾的，就是萎。熱在中焦呢？就會腹堅，因為熱在中焦，跟食物結合，食物會被燒得比較乾，乾就會乾硬，所以就形成腹堅；那熱如果在下焦呢？因為有排泄的管道，熱就從小便排，排熱一定要帶走一些水，如果水變少，或是下焦充血太過度的話，就會出現尿血的情形，所以像有些泌尿道感染的人，剛開始都是小尿時熱熱的，量少少的，就表示他的氣津已經有點不足，當氣津更嚴重不足的時候，就會造成尿血。我們的血管外面有氣，裏面是血，氣是陽，陽固守著血，了解嗎？那陰提供給這個陽，當你氣越來越少的時候，會產生一個更大的壓力使血出來，所以產生尿血，因此當我們小便的時候，有些泌尿科感染的人，小便的量就是頻數，會灼熱，你如果還沒處理掉的話，到最後這些氣耗的差不多時，血就出來了，就會出現尿血。「淋秘不通」就是燒乾了，尿的量很少甚至塞住了，因為太乾所以束住了，沒有水，如果沒有尿血，有時候也會淋秘不通，因為整個乾了沒有水可以排了。這邊再告訴我們大腸如果有寒，有寒多溏，有熱就會變腸垢，有寒的話因為他循環不好所以那些水沒辦法吸收，所以大部分都出現這種溏便，湯湯水水的。因為寒的話，寒主水，陰多，所以就水

水。那如果有熱的話呢？因為腸有腸液，它的腸液會燒成較黏稠，就像我們在煮荷包蛋一樣，剛開始蛋白是清清的、水水的。那你加熱以後就慢慢變黏稠，跟我們鼻涕一樣嘛！像我們流鼻水，就等於我們講的鼻中有風寒。那如果我們鼻子比較熱的話，我們鼻涕就會又黏又稠。所以這邊告訴我們大腸有熱，就會便腸垢。因為大腸吸收水，所以那些水和黏稠的腸液就變成腸垢，稠稠的、黏黏黃黃的，就跟黃鼻涕一樣。那大腸這邊冷的話就湯湯水水，便溏。小腸有寒，小腸如果是冷的話，「其人下重」，下半身會覺得重重的，為什麼？因為那些水，飲食精微的運送變慢。我們小腸會把腐熟的水穀精微往外送。那寒的話，小腸這邊淋巴血流動很慢，淋巴的瘀堵，所以送上去很慢，因此就聚集在我們的肚子，小腸這邊。又因為這邊的淋巴冷嘛，所以這些淋巴往下墜，所以就出現下面會重重的。那因為寒，小腸這邊產生一個壓力，他就沒有往上走。往上走是陽嘛，對不對！他是有寒，所以氣血都是聚集在比較下面。小腸有寒的氣聚集在下面，那聚集在下面以後，那邊也是形成一個腸道的壓力，然後就形成便血。這些壓力，寒的氣把血管變硬，然後血管就容易破裂，然後出現這些血，這些血是鮮血。那如果小腸有熱的話，就一定會產生痔瘡。那為什麼會病痔呢？因為小腸那邊熱呢，表示小腸那邊充的血很多，往那邊去的血很多。那來的血太多呢，他那邊的靜脈，屬於陰部的靜脈回流沒辦法處理掉這麼多的血，就導致靜脈的曲張，尤其是在遠端更嚴重。你看心臟往下的衝力，從主動脈弓後，受重力的加速，又因為熱，就導致腸子部分的壓力變大。心臟在這邊嘛，加速到腸子，而隨著距離越長，他所受到的力道越大。所以小腸這邊充滿了血，那靜脈回流又不好，就靜脈曲張嘛，所以就出現這個痔。所以小腸有熱呢？他就會病痔，一定會痔瘡。小腸如果有寒就會下重，便膿血。那其實小腸寒的這種下重便血呢？一般我們在《傷寒論》的處置是桃花湯，用赤石脂來止血，因為赤石脂是紅的，所以他是用來止小腸的血。好，這個就整個講完了。那記住桃花湯在《傷寒論》的部分呢？醫家都解釋

錯誤了，都一直把小腸部分的便膿血，想成大腸那部分，然後一直用熱來講。然後又說乾薑是輔佐附子等等，這就有點差的太遠了。

【注】

熱在上焦者，篇中所謂肺痿吐涎沫也；熱在中焦者，篇中所謂腹滿堅痛也；熱在下焦者，篇中所謂小便淋瀝也。其外大腸有寒者，多清徹澹，即下利澹瀉也。有熱者，便稠黏腸垢，即下利膿血也。小腸有寒者，下重便血，即結陰便血也。有熱者，熱流於大腸，蓄於肛門必病痔也。

【永諸按】

吳謙講「熱在上焦，篇中所說的肺痿吐涎沫」，如果在中焦呢？腹滿堅痛。因為積食與熱結合一起，產生燥屎，或者是宿食。那熱如果在下焦呢？小便會點點滴滴，因為津液的不足。甚至有可能氣津耗損過度產生的尿血。然後再告訴我們一些診斷，大腸是寒的話，水的吸收不利，那些水都由腸道排出去，所以都是水水的像鴨子的大便，因此我們才講「鶩溏」，像鴨子的大便，所以大家去看鴨子的大便，水水的一灘，那個就叫做「溏」。「鶩」呢？是鴨子的一種，「落霞與孤鶩齊飛」，的那個鶩是一種野鴨。那熱的話呢？就像煎荷包蛋，蛋清會變黏膩，非常的黏稠，所以他才會便腸垢。腸的汗垢像我們人體的汗垢一樣，也是在外面，熱的時候，汗出多且黏黏的，體垢也會變多，同樣的，當有熱的時候大腸壁容易黏黏的，腸垢黏黏的所以「便腸垢」，那這邊寫錯了，它不會下利膿血，條文沒有講說下利膿血，下利膿血是比較嚴重的啦！只有講說便腸垢就知道是大腸。那小腸有寒，就會下重便膿血，那

我們剛才才講下重便血，就是說我下去的血回流變的差，導致那邊寒，另外還有淋巴的回流，靜脈的回流的不好，就會出現這種下重便血。因為我們動脈有動力，血由心臟經主動脈打到小腸這邊，可是我們靜脈跟淋巴回流不好，所以這邊就有些脹脹的瘀堵，就會下重，那甚至因為血下來，小腸這邊比較不通，血管因小腸寒都收縮，所以他不會出現痔，因為痔是熱，熱才會擴張，而這是因寒而收縮，又因為血管承受壓力太大，因而微血管破掉出血，所以就出現這種下重便血，那這種血是鮮血。那如果有熱呢？有熱的病機是，從心臟這邊下來很快，然後最底下的小腸，因為有熱，所以他上行也很可以，就是說氣跟血上行也是可以的，所以他不會有下重的問題，但是因為下行的血太多了，因為熱嘛！那靜脈雖然也可以回流上行，但是靜脈不像動脈有心臟收縮提供的血壓可以推動，靜脈要靠一些肌肉收縮才能幫助回流，所以靜脈就被逼到擴張，靜脈擴張就出現痔，所以病痔的原因是這樣的。

【集注】

徐彬曰「小腸為受盛之官，與心為表裏。丙，小腸也。挾火以濟陰，而陰不滯，挾氣以化血，而血歸經，有寒則氣不上通而下重，血無主氣而妄行矣。直腸者，大腸之頭也，門為肛，小腸有熱，則大腸傳導其熱，而氣結於肛門故痔。痔者，滯其丙小腸之熱於此也」。

【永諸按】

徐彬說「小腸為受盛之官，與心為表裏」，所以心臟的血往下就導到小腸，因為要幫助吸收。所以丙丁為陰陽一組，丙是陽，所以丙火就是指小腸，丁火就是心。十天干對臟腑歌「甲膽乙肝丙小腸，丁心戊胃己脾鄉，辛屬大腸庚屬肺，壬是膀胱癸腎臟」，這個歌訣有背

過，好！丙是小腸，他說「挾火以濟陰，而陰不滯，挾氣以化血，而血歸經，有寒則氣不上通而下重」，這邊講的是可以，有寒則氣不上通，氣往走上就走得慢，因為往上是屬於陽，小腸有寒，氣不上通，所以氣就堆積在下半部，出現下重。那有熱不會啊！有熱氣還是照走。那這邊講說「血無主氣而妄行」，我們之前有講過，因為小腸那邊下重還有靜脈回流的問題，都是遇寒就收縮，所以往上都差。出血是因為血管的收縮硬化導致的，因為有壓力所以導致破裂出血。那這邊我們來看，直腸是大腸的頭，出口是肛門，那一小腸有熱，則大腸傳導其熱，其實不是這樣，小腸有熱，整個血都往腸胃流動，那因為大腸偏於下半部，充的血多，雖然淋巴和靜脈都可以往上面回流，且回流的速度是正常的，但是往下的力道實在是太強，那靜脈也是沒辦法處理那麼多從心臟下來的血，所以呢？因為重力有加速嘛！在肛門那最底的部分，他的靜脈充的最飽，所以就出現痔瘡，是這樣的關係。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繫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臍病也，終不移。聚者，臍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為可治。繫氣者，脅下痛，按之則愈，復發為繫氣。諸積大法：脈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積在臍傍；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脈出左，積在左；脈出右，積在右；脈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作解，見首篇。〕

【《桂林古本》】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繫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臍病也，終不移處。聚者，臍病也，發作有時，轉輾移痛。繫氣者，脅下痛，按之則愈，愈而復發，為繫氣。諸積之脈，沉細附骨。在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在關者，積在臍旁。上關上，積在心



下。微出下關，積在少腹。在尺中，積在氣衝。脈出左，積在左。脈出右，積在右。脈左右俱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

【永諸譯】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繫氣，是什麼意思呢」？師曰「積，是臟病，自始自終都不會移離出處。聚，是腑病，有時發作，輾轉移動疼痛。繫氣，脅下痛，按了就好，好了又會發作，就是繫氣。各種積的脈，沉細附在骨旁。在寸口把到，胸中有積。稍出寸口，喉中有積。在關把到，臍旁有積。在關的上面把到，心下有積。稍微在關下把到，少腹有積。尺中把到，氣衝有積。左側的脈把到，積在左側，右側的脈把到，積在右側。左右脈都把到，積在中央。各以所在的位置來做處治」。

【永諸講解】

問曰「病有積、有聚」，我們講積跟聚，積就是陰，聚就是陽，陰積陽聚。那有繫氣，其實這個繫字呢，有些人覺得它是「穀」字的錯字，我們看「概」字可以寫成「繫」，同樣的把穀字的禾寫在下，是不是和繫字很像呢？所以有些人講這個繫氣，其實就是穀氣啦，穀物之氣，因為穀物我們消化以後這些氣沒有流通，就叫做繫氣。何謂也？他說積是臟，因為積是屬於陰，是屬於臟，這個都病很久了喔，臟病終也不移，屬於陰。聚呢？腑，腑為陽，那腑為陽，所以它會流動，因為病都牽涉到臟腑，所以它們的發作有固定的時間，不管是積或者聚，它們發作都有固定的時間，因為十二條經絡的精專營氣有專門的灌注時辰。那聚的話它是會輾轉痛移，就是輾轉移動性的疼痛，這個腑病呢是比較好治的，所以是可以治療，

那臟病是比較難治的。那穀氣呢？繫氣就是穀氣，那穀氣呢？我們一般消化吸收後經胃腸道的淋巴系統，也就是三焦，最後進入胸管往上走，那脅肋這邊的氣也是，肝膽這邊的氣也是這樣往胸管這邊回流的，那如果穀氣在這邊流通不順利，會使得脅下這邊流通也跟著不順利，便會積在脇下，所以脇下這個地方就會痛。脇呢？我們之前有講過，就是第七八九十肋，這四根肋骨是合在一起接在胸骨柄上的。你看「脇」字是不是多「肋」呢？脇因為氣的堵而痛，然後也引起血的不流通，其實血的流通不利還有穀氣造成的，我們一般的食飲精微有一部分是要經由肝門脈的循環，所以也會使得肝附近那邊血液的瘀堵，就會引起痛。那這邊「按之則愈」呢？代表它是氣所造成的，氣結把它壓一壓，幫助它流通，就會好，那如果沒有壓又會發作，這個就是穀氣，又叫繫氣。

一般諸積的大法，諸積大法就是各種積的診脈方式，怎樣診呢？我們知道脈有來去，我們把脈的時候，你去感受，有第一下跟第二下，那第一下是來，第二下是去。因為我們的脈所關連的是動脈和靜脈，有動脈的出去，有靜脈的回流，我們脈的動是靠心臟收縮產生的這個脈動，那相反的呢我們靜脈呢是靠什麼？肌肉！當然呼吸也是，那如果我的血液在動脈這邊走的跟靜脈這邊走的是很同調的，就如同疊波，你就感覺它脈是衝上來的，這個就叫做「來」，所以就叫做「陽」，那個脈你摸起來它是往外的，那如果靜脈這邊是比較慢的、幾乎沒什麼動的，就是說我跳有來那但是靜脈是沒動的，那動脈的波動有受到一些阻礙，你摸到它有受到一些阻礙，脈動是往後退的，這是去，所以叫做脈的「來」、「去」。「脈來細而附骨」，往外出的陽，來的脈你摸到它，先是細細的，然後壓下去，久了以後呢？發覺附到骨頭那邊就不見了，然後一直要摸到骨頭才感覺得到，這個叫做「積」，就是說我剛開始把脈的時候，在中部我就可以感覺到，因為它這邊只是細嘛，結果壓了以後不見了，然後必須再用力往下

壓，壓到骨頭才發現這一條細細的脈。像你診到這樣的脈象，你就跟他講，你身上有東西，有積，實質的積。了解嗎？就是在中部的時候，我們初始一壓在中部，我們壓到一個細脈，結果這個細脈一段時間不見，其實細脈還是有存在，只不過這個細脈沉到裏面去了，再過來發現這個細是附骨的。可以聽得懂嗎？初始的診察就是在中部摸到一個細脈，我手按下去細脈，這個細脈我摸了一下以後不見了，我必須壓到骨頭，才又再度發現這個細脈，所以才叫做「脈乃細而附骨」。代表是底下他的陽是非常的虛，為什麼會積呢？就是陽虛，這是臟陽非常的衰，才會導致陰積。這樣我們就會判斷積的脈，所以如果你摸到這種脈，一把下去中部有一條細細的，過來怎麼又感覺沒有了，又壓下去，發現在骨頭那邊出現了。「脈乃細而附骨」，一般人的翻譯都把它翻成是說，我壓下去要壓到底，摸到附骨那個地方，然後摸到一條細細的脈，才覺得說這個是積了，裏面有長東西，有時候可能會對一些些，有時候就不對了。真正的診法是這樣，在中部先摸到細，後來這個細不見了，再往下一按才發覺這個細是因為你脈有壓迫的關係，他沒有力，所以他躲進去了，變成細而附骨。這個脈你如果摸是在寸口，這些積就是在胸中，那微出寸口，那積在喉中，在關上，如果我們摸的是在關上這邊，就是積在肚臍的兩旁。在關的上面這邊，這邊不就心下嗎，所以我們才講心下。所以關上的這邊就是積在心下，關下一點點就是積在少腹，往下積就在少腹這邊，如果是在尺中這邊，就是在氣衝，氣衝就是在兩個胯骨這邊，這邊不是有個衝門嗎？氣衝腑舍還有衝門這樣下去，這個部分是在氣衝，如果脈是在左邊的，積就在左邊，脈如果在右邊的，積就在右邊，脈如果兩邊都有的，積就在中間，「各以其部處之」。

【注】

病有積、有聚、有繫氣，當別之也。積者臟病，無時不有，不移其處也。聚者腑病，發作有時，展轉痛移也。為可治，謂腑病易治也。繫氣者，飲積脅下痛也，按之則止，不按復痛，以水氣得按暫散，故痛暫止也，此即其證而言之。然諸積大法，尤當以診候之也，脈來沉伏附骨而細者，乃諸積之診也。若見兩寸，積在胸中也；微出近魚際，積在喉中也。兩關，積在臍傍也；上關近寸，積在心下也；微下近尺，積在少腹也。尺中，積在氣衝也；脈出左，積在左；脈出右，積在右；脈兩出，謂左右俱見，積在中央也。各以其部之處，而診積之所在也。

【永諸按】

吳謙說「病有積、有聚、有繫氣，當別之」，那積是臟病，不是無時不有，而是積漸而成，就是實質的累積所產生的，它是不會動的，因為它是屬於陰。聚是腑病，會輾轉痛移的，因為它是流動性的屬於陽，不管是積聚，它們都是發作有時，因為影響到氣血要灌注臟腑的部分，它的時發熱，也就是固定的時間會發熱，因為氣血要灌注回臟腑的時候受到臟腑的一些瘀堵，所以那些氣血會逆流往外，就會出現發熱汗出，所以《傷寒論》有一個條文「病人臟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就告訴我們說，臟腑有病的時候也是會時發熱，自汗出，腑病的話是可以治，臟病就比較難治。繫氣其實就是穀的氣，就是我們消化吸收，我們吃的飽飽的，繃緊感，就是食飲積在脅下，這就是穀氣，把它推一推就舒服多了，不推又堵住了，就不舒服，這就是繫氣。

「諸積大法，尤當以診候之也，脈來沉伏附骨而細」，這邊他把它顛倒了，完全是錯的，他說「脈來沉伏附骨而細者」是錯的，因為條文是細而附骨，沉而附骨而細就不太對了。「沉

而附骨而細」，就是說我脈壓下去到附骨的部份摸起來他是正常的，摸下去脈是可以的，但是在附骨的位置慢慢就變細了，這個才叫做沉伏附骨而細。但是條文給我們的是一脈來細而附骨」，剛開始在中部，條文沒有講浮沉，所以是在中，一般在中部他不會講浮沉，所以在中部摸到的是細的，然後突然不見了，然後再往下壓，竟然在附骨的地方，才又看到這個細脈，所以叫做細而附骨，這才是諸積的診法，吳謙這邊都錯了，所以我們反而有時候診不出積的脈。同樣的，如果是積在寸就是積在胸中，如果在往上一點，上寸口的時候，就是積在什麼？他說近魚際處就是積在喉中，兩關就是積在臍旁，關上就是心下胃的位置。如果在尺的位置就是在氣衝，如果關的下面的位置就是少腹，積在少腹。脈在左的話積在左，脈在右的話積在右。我們來看我們淋巴管，其實他的對稱是很清楚的，在下肢的時候，有二條上行的淋巴管在臍下交匯成胸管，尺中的部分剛好就候到這兩個部分，這邊就是氣衝，可以參考一些淋巴循環的部分。各以其部來診察積的所在。

【集注】

徐彬曰「積者，跡也，病氣之屬陰者也。臟屬陰，兩陰相得，故不移。不移者，有專痛之處，而無遷改也。聚則如市井之物，偶聚而已，病氣之屬陽者也。腑屬陽，兩陽相比，則非如陰之凝，故寒氣感則發，否則已。所謂有時也，既無定著，則痛無常處，故展轉痛移，其根不深，故比積為可治也」。

【永諸按】

徐彬說「積者，跡也」，積者不是跡也，他是長期的堆積而成，不是說痕跡，不是腳的痕跡，不對，那是屬於陰，陰的話其實就不動了，因為他是屬陰，陰是不動，陰是以靜為主。聚呢？聚就是我們的市集，各地各方拿著東西聚集在這邊，等到市集完了就散掉了，所以這叫聚散無常，所以這是屬於陽，因為會動，四處動，所以他沒有固定的痛處，像積就有固定的位子一直痛。所以我們常常告訴病者，固定的痛比你不定點的痛還嚴重。那聚就是屬於陽的，腑屬陽，所以他才講說是在腑，繫氣就是穀氣。

李彭曰「積為臍病，深入在裏，故脈細而附骨也。寸、關、尺，上下、左右，別積病之所在，皆指細而附骨之部分，即《內經》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

【永諸按】

李彭說「積是臍病，深入在裏」，這邊脈細而附骨，他沒有針對細而附骨來講，這樣比較好，總比吳謙講說「沉伏附骨而細者」，把條文顛倒，字義完全相反了，不可取也。根據他的寸關尺，還有上下左右別積病之所在，這些都是細而附骨的脈，也是跟《內經》講的「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那大概是這樣做些說明。



※寸口脈動而弱，動即為驚，弱則為悸。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寸口脈先動而後接著弱，動就是驚，弱就是悸。

【永諸講解】

「寸口脈動而弱，動即為驚，弱則為悸」，那這條《桂林古本》是沒有的。「寸口脈」指的就是肺的脈，一般在《難經》來講的話，那寸口脈包含寸口、關上、尺中，寸口脈是來候肺的氣，少陰脈是候心腎的氣，跗陽脈是候胃的氣。「寸口脈先動而弱」，動的意思就是沒在一個定處跳動。我們之前說散脈，散脈就像一團棉花打到你一樣，沒有固定的著力點，那這個叫做散。那一般我們的脈動都有固定的一點，那如果是動脈的話就是亂跳，有可能跳這裏，有可能跳這邊，有可能跳那邊，就是沒有固定在一個位置，這個叫做動。那前面有「脈動如轉珠」，動脈的樣子像珠在轉，那樣繞一圈的，不是很好。脈動代表是怎樣？就是因為受到驚嚇，我們受到驚嚇，血管會收縮，可能是這邊的收縮，可能是別的地方收縮，對這一個整個血液循環來講，有可能是這邊收縮，有可能是那邊收縮，才導致脈的衝擊力道沒有辦法



固定在一點。不信你去拿一個水管，然後打開龍頭讓水流，然後你把它這邊壓一點點，那邊壓一點點，代表是血管的痙攣，你看前面的出水的流量是不是會亂亂的，水管是不是會亂動？這就是動脈。所以這邊講「動即為驚」，那因為受到驚嚇供應的氣血變少，那心臟也會受到影響，所以是先動，後面就接著弱，弱就是氣力的不足，那這個脈的動跟什麼有關係？跟心臟有關係，那代表心臟的氣力不足，那心氣的不足我們知道就會怎樣？就會產生悸，所以他說「弱則為悸」，就是先受到驚嚇，因為心臟的氣血供應不足，就會造成脈的弱，那弱呢就會悸。

【注】

寸口通指三部也。脈動而弱，主驚悸病也。動即為驚，以驚為外觸而動也；弱即為悸，以悸為內生而怯也。

【永諸按】

吳謙說「寸口通指三部」，那其實寸口主要是指寸口脈，因為條文這邊已經講寸口脈，所以指的是肺脈，候肺的氣。那如果把到的是動脈，就代表受到驚，那如果脈動然後接著弱，就有心氣不足的問題，就是他受到驚嚇，心氣沒辦法回復，所以出現這個悸。那吳謙說「動即為驚，以驚為外觸而動也」，驚是受到外在的因素所導致的，我們老祖先不是常講驚恐，驚是外來的，恐是內生的，比如說有些人天生膽子，容易怕東怕西，怕已知的東西，例如怕蛇、怕蟑螂，這叫恐，那驚的話？比如說媽媽突然走進門來，然後兒子就從門口跳出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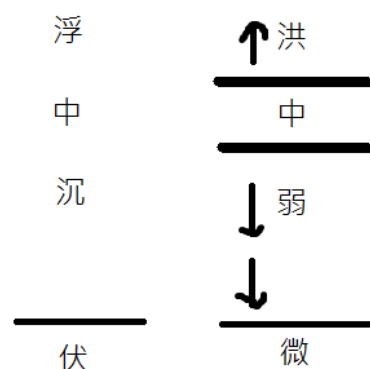
突然嚇一跳，這種未知而突然出現的，就叫驚，所以你看閩南話叫驚，驚本是外，外因導致的，恐是內生的，所以驚恐是一個陰陽的字詞。

【集注】

徐彬曰「驚為外邪襲心，故其寸口脈動。動者，脈來亂動也。悸乃神不自主，故其寸口脈弱。弱者，脈沉無力也。邪之所襲，因心之虛，故驚悸並見」。

【永諸按】

徐彬說「驚就是外邪襲心，所以寸口脈動」。為何脈動？我們已經講了，因為血管收縮的部位不一樣，每個地方收縮不一定，所以導致衝擊力道位置不一定，所以出現這種脈動。「動者，脈來亂動也」，其實它動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就像我們把脈時，脈在指腹上的跳動有時在左邊有時在右邊，這就是動脈，但它的力道還是有的，跟散不一樣。散就像是棉花打你，你找不到它真正著力點，但是你感覺它有力道，像你感覺脈有跳動但沒有著力點，這種脈就叫做散脈，主陽的更不足。那悸呢？是因為血管收縮。人受到驚嚇，血管收縮，包括靜脈也收縮、動脈也收縮，所以回流心臟的氣血不足，也使心的氣血不足，心臟受到一些損傷，所以出現這種悸。那一寸口脈弱，這邊不該講脈弱，應該講寸口是因動而弱，這個弱是因為動所產生的，這才是「悸」。「弱」他說「脈沉無力」，不對喔！我們用圖來講解。



以脈的力道來分，我們分為三部分，我們有力道正常在中間的平，有力道太強在上面的叫做「洪」，力道弱在下面的就叫做「弱」，比弱更更沒力叫做微。

就像我們以垂直方位來分浮中沉三部，上面叫浮，中位叫做中，中就正常的，下面的叫沉，沉到附骨的這就叫做伏。這邊我們學到六個脈，「洪、弱、微」，這是力道的強弱，與氣有關，「浮、中、沉」，是垂直位的高低，與病在表裏有關。以浮沉來候表裏，以洪微來候氣的盛衰。好，這就是脈，所以他說「弱者，脈沉而無力」，這是不對的，弱就是脈沒力。

徐彬說「邪之所襲，因心之虛」，病者本身就有心虛的問題，所以才會出現脈動而弱。如果這個人本身是正常的一般人，心臟沒有問題，受到驚嚇並不會產生悸，但有可能產生奔豚，之所以有悸，是因為有本虛的問題。

李彥曰「此寸口脈兼三部而言。蓋驚自外至者也，驚則氣亂，故脈動而不寧；悸自內惕者也，悸因中虛，故脈弱而無力」。

【永諸按】

李彭說「此寸口脈兼三部而言」，很多醫家都把寸口脈當作三部脈來看，其實這指單純的寸口脈。那驚呢？這邊講的也一樣，驚也是從外來的，驚的話他說什麼氣亂，這不是！驚的話會造成血管收縮，你看像我們人受驚嚇，臉色會變得慘白，整個血好像都不見了，因為血管收縮的關係。如果有時候血管收縮是在腹腔的、下腹的那些的血管，就會形成奔豚，所以像這個都是從什麼？像我們講病有火邪、驚怖、奔豚，這都是從那邊來的？都是從驚發得之，都是從驚嚇出來的。

「脈動而不寧」其實就是脈動的位置不一定，它沒辦法靜在一處。悸呢？是因為心氣的不足，本身心氣的不足又受到驚嚇，所以才產生的。好那一脈弱而無力呢？講的是脈的診斷，我們就可以由這樣來判斷病因，以後把到這個人的脈，寸口的位置摸下去，發覺他的脈沒有固定跳的一個點，那你就跟他講說「小姐你有嚇到喔」！然後她就會嚇了一跳，說你怎麼知道？所以為什麼叫脈神？神的意思是對於未知或未來的事物，在現在的時候能預測推理的絲毫不差就叫神。同樣的，病者沒跟你講它的病症，所以我們是處於未知嘛，那藉由這個知道你有這個問題，那跟他的本身的病症是符合的，那這個就叫做神，因此他們就會覺得說哇好厲害，這就叫做脈神，不過要能治得好病才是，所謂「功夫學一半，那就只能混吃混喝」，還是以四診合參為要。

※師曰「夫脈浮，目睛暈黃，衄未止，暈黃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桂林古本》】

尺脈浮，目睛暈黃者，衄未止也。黃去睛慧了者，知衄已止。

【永諸譯】

尺脈浮，眼睛暈黃的，出血還未停止。黃去眼睛白淨的，知道出血止了。

【永諸講解】

「師曰」，老師說「夫脈浮」，如果脈是浮的，那「目睛」，就是眼白的地方。「暈黃」，就是眼衄未止，「暈黃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目睛它是指眼白的位置，那眼黑的地方我們叫做瞳仁，所以睛明穴就在目內眥的上方位置。瞳仁裏面黑黑的瞳孔，用來候什麼？候腎，然後往外這層，比較緊密的一層粗粗的，在西方人來看，這一層是土色的是棕色的，這還有一層更外層的這個是藍色的，我們講青色，所以這候什麼？候肝。外層眼的部份是候肺，眼白外的目內眥候心。由此來看有沒有看到臟的克制，土剋水，木剋土，金剋木，火剋金。所以五臟是以相克制來維持平衡的，這是眼睛的診法。目睛的睛字呢？因為從目從青，青是最優秀，所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最純潔的，如「水至清則無魚」，那眼睛裏面最乾淨就是眼白，所以這邊目睛呢講的是眼白的部分。如果脈浮呢？眼白看起來是暈黃色的，「暈黃」暈是形容這個黃，所以這個黃是暈開的，然後告訴我們衄，「衄」就是流血，不一定是流鼻血，就是流血，我們身上某一個部分流血、失血。「衄未止」，失血還沒有止。那如果這個「暈黃」去了，那「目睛慧了」，慧呢？你看彗星是不是白白的？就是整個更乾淨了，沒有黃。慧就屬於是很白。因為古人叫彗星，彗星就是下面像掃帚，把它掃乾淨，這叫「慧」，

所以是很乾淨的，暈黃都不見了，那我們就可以知道流血已經止了，「衄」就是流血，流血已經止了。

「《桂林古本》」寫的是不一樣，它說「尺脈浮起來的、目睛暈黃的，衄還沒有止」，那如果「黃去睛慧了者，知衄已止」，那為什麼會講尺脈呢？因為血是屬陰，我們知道寸口，我們把它分三部的話，這邊是寸口，這是關，陰陽交接，這是尺。那寸呢？以陰陽來講，就是屬於氣，尺是以候血。那尺脈浮起來表示有熱，有外出之象，就是陰有外出之象，那陰有外出之象就是血從血管外流出去，所以這邊寫尺脈浮，就是這樣的意思。所以就說「脈浮」，然後再看眼睛，為什麼暈黃？那個黃是什麼？膽色素嘛！我們可以講說膽紅素，因為溶血或者是紅血球的過度破壞都會出現這種情形，他眼睛就黃，或者是黃疸，這是膽紅素的關係，那覺得這是有出血，為什麼？因為膽紅素是從血色素代謝來的嘛！那血球被破壞，裏面的血色素被代謝，就出現膽紅素，所以古人由這樣來判斷，表示你有出血，所以才有這種暈黃。其實我們也可以從日常的小事觀察出，像我們撞到的一個瘀血，剛開始有瘀青有沒有？那瘀青的血要退的時候，你看它慢慢變成一層暈黃，大家可以看一下，瘀青的旁邊會出現那些暈黃，就是瘀血開始在散了，那它是以這樣來判斷的。那如果這個黃都沒有了，表示我們沒有多餘的膽紅素產生，表示血球沒有被破壞、沒有出血，所以就知衄是止的。

【注】

浮脈主陽主表，若目睛清潔，主陽表病也；目睛暈黃，主血脈病也。蓋以諸脈絡於目，而血熱則赤，血瘀則黃。今日睛黃暈，知其衄未止也；若黃暈去，目睛慧了，知其衄已止，故曰「衄今止也」。

【永諸按】

吳謙說浮脈是主陽主表，它是有個陽的過程，那因為條文畢竟只有寫「夫脈浮」，其實「夫」跟「尺」字很像啊，只差「夫」的右邊沒有一劃。如果以這兩個來看，我是覺得《桂林古本》比較好，他寫尺脈浮，這比較更有判斷性，而且尺又屬於陰，那血又屬於陰。那樣浮就是有血熱外出。比如說我們寸脈浮，寸是主氣，所以氣有外散之象，那我們可以講說汗出得很多，或者是他很累，所以寸脈浮啊，芤大有沒有？那個都是外出之象，所以產生一個虛或者是一個熱。這邊《醫宗金鑑本》的浮脈相對於《桂林古本》的來講，「夫脈浮」是比較沒有鑑別性，我們用「尺脈浮」會比較好。那浮脈是主表，它是一個陽的脈，因為陽是主外散，陰是主收斂，所以它是屬陽，代表的是表的病證。他說「目睛清潔」，目睛是什麼？就是眼白的部分，眼白很乾淨，代表是沒有出血，乾乾淨淨的沒有出血，不是說什麼主什麼陽表病。那如果「目睛暈黃」呢？表示是有出血，膽色素有在上面堆積，那表示血脈有病。「蓋以諸脈絡於目」，諸脈就是血脈，我們人體的眼睛血管分布很細密啦，而且眼又是最上面，如果熱的話，血熱就往上衝，我們從眼睛可以看得出來，這個人眼睛紅紅的，哇：那血很熱，更何況我們眼睛有各個經脈傳來的部位，也有各宗筋的附屬。比如說目內眥這部分是什麼？是心包絡還有心經來的，所以我們看到這邊充血，血絲很多，表示這個熱是從心包絡的經絡的血熱衝來的，因為血熱嘛，熱一定是往上衝。我們把目睛分成上、下、內外兩側部，下部的部分是哪邊？是陽明，陽明經絡上出的，如果你看到這邊充滿了紅紅的血，那我們大概就判斷這是胃的熱，屬陽明胃大腸的熱衝上來的，這是陽明胃經這樣上來。那如果是外側呢？外側的紅，這邊是什麼？屬於少陽，是屬於膽，膽經上來，所以這個地方紅紅的就代表是膽的熱，如果有出血是從膽，是膽火造成的。

那上半部的部分是膀胱經，其實上面比較不太容易看到啦，為什麼？因為膀胱經繞巔頂而下，你血熱最多只到巔頂這邊，要慢慢要在巔頂累積，才會下到睛明這邊是比較難，如果血熱上衝，最多只會覺得頭心熱熱的，那你說他還會不會再下來，不會啦！因為熱性本來就上升嘛。所以如果是膀胱經的熱，大概會覺得頭心熱熱的，頭的頂那邊熱熱的，那下面的眼睛這邊不太容易出血。好，因為血熱如果有出血，就會出現膽紅素，目睛就會變暈黃，那我們就知道說這個是什麼？「衄未止」，就是血還沒有停。如果這些黃暈已去，瘀血已經都清掉了，眼睛慧了，慧就是什麼？像彗星嘛，就是白白的，很乾淨，就眼白非常的乾淨，那我們就知道流血已經止了，所以條文才講說「衄今止」。

※又曰「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

【《桂林古本》】

從春至夏，衄血者，屬太陽也。從秋至冬，衄血者，屬陽明也。

【永諸譯】

從春到夏，流鼻血的，屬於太陽。從秋到冬，流鼻血的，屬於陽明。

【永諸講解】

又曰「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如果是從春天到夏天流鼻血的，他覺得這是太陽，那如果從秋到冬衄的，這是屬陽明，《桂林古本》也是一樣，因為春到夏



是一個陽升發的過程，是一個開的過程，所謂「太陽為開」，從秋至冬是一個陽收闔的過程，所謂「陽明為闔」，這是用來鑑別診斷的，就是說如果我們小朋友在春天和夏天都會流血，不一定流鼻血，那這個病跟太陽比較有關係，如果以天時來講，是比較歸屬於太陽的問題；那如果是從秋天到冬天流血的，以天時來講就是屬於陽明的問題。那我們看到都是陽，所以衄血是一個從內外出的過程，它是一個陽性的過程，它跟陰比較沒有關係，因為陰是收斂的性，所以他特地把它用出來，又因為少陽是樞機，所以也沒有歸列少陽。

【注】

衄血，陽絡傷也。下血，陰絡傷也。太陽主外，春夏主外，故從春至夏衄血，屬太陽也。陽明主內，秋冬主內，故從秋至冬衄血，屬陽明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衄血他說是陽的絡傷，陽絡是最外層的絡脈，整體的絡脈包括孫絡那類，因為受到血熱的關係，然後充滿而爆掉，所以就叫衄血、出血。那下血的部分，因為我們下血是屬於什麼？下是陰，所以是陰絡傷。吳謙把衄血當作是鼻衄了，當作鼻子出血這是不太對的，他應該講說鼻衄或者是外部的出血或表面的出血，比如說表皮的出血，這才是陽絡傷，這樣才對。那下血是屬於腸胃道裏面，它比較深層，那這個是屬於在深層的，屬於陰的血絡受傷，所以下血。在這邊的衄血說是陽絡傷是不太對的，因為衄是代表出血的總名詞。太陽主外，春夏主外，所以他說從春到夏是衄血；陽明主內，一般是講說太陽為開，陽明為闔，所以開的時後就是往外散的時候，從春到夏它是一個開的過程，所以他把歸屬於太

陽。陽明主闔，闔就是從秋到冬內收的過程，秋冬主內，所以秋冬的衄血屬陽明，他是用這樣來解釋的。

【集注】

李彥曰「衄血出於鼻。手太陽經上抵鼻，目下為頰；足太陽經，從巔入絡腦，鼻與腦通；手陽明經挾鼻孔；足陽明經起鼻交額中。四經皆循鼻分，故皆能致衄。太陽行身之表，經云『太陽為開』。是春生夏長，陽氣在外有開之義，故春夏衄者太陽。陽明行身之裏，經云『陽明為闔』。是秋斂冬藏，陽氣在內，有藏之義，故秋冬衄者陽明」。

【永諸按】

李彥說「衄血出於鼻」，這個把它窄化了。衄血不一定出於鼻，包括我們皮膚出血，像發斑、發疹，這些出血的，像溫病有化斑湯這類的，還有清營湯，因為營血太熱了，所以導致出血，那這就叫做衄血，不一定出於鼻，鼻子是一個部分，包括腦出血也是一種衄，那如果是鼻子出血，我們就講鼻衄，這樣就可以了。那手太陽，他解釋說手太陽，手太陽是小腸經，因為手經為足經的別絡，它只是足經的一個分支，所以還是要以足經為本，那手太陽經是往上走，李彥說「手太陽經上抵鼻」，那手太陽也沒有去抵到鼻，是足太陽從顛入絡腦，鼻與腦通，因為他說衄血出於鼻，所以做一些不必要的牽連。意思是把它牽涉到衄跟鼻血有關係。然後又說「四季皆循鼻分，故皆能致衄」，這個四季都有經過鼻，所以都能夠導致衄，其實這個不對，都把衄窄化在鼻衄了。「太陽是行身之表」，這就是我剛才講的，「經云『太陽為開』」，所以它是外開之義，所以春夏也是開、陽氣的開展，所以它說春夏衄者屬太陽，

那「陽明為闔」，闔是內縮，所以「秋斂冬藏，陽氣在內」，所以它有藏，故秋冬衄者為陽明，這個地方講得還不錯。

尤怡曰「少陽之脈不入鼻額，故不主衄」。

【永諸按】

尤怡說「少陽的脈不入鼻額，故不主衄」，其實少陽是主樞機，不管開闔，所以它跟春夏秋冬比較沒有什麼關係，因此特地說出來，「少陽之脈不入鼻額，故不主衄」，所以尤怡也把衄當作流鼻血，把它窄化了。

※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桂林古本》】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永諸譯】

常出血的人，不可以發汗，汗一出額上就會凹陷，脈急勁而緊，眼睛直視，不會眨，不能睡覺。

【永諸講解】

「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那《桂林古本》是說，衄家不可汗，汗出一定額上陷，脈會急、會緊，會直視，不能眴，不得眠。衄家指的是什麼？有些病，它有出血的病症，所以這一類呢都是衄家。家是生活在一起的人，所以只要是跟衄有牽涉到關係的這些病症，它都是衄家，而不是說常常流鼻血的專家，這不是的。它就是有這些病症的，會出現衄的病症的。像有些病症是會出血的，如DIC那些的，那些都可以出汗。那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血管外面有一層的氣（淋巴液或組織液），而衛氣行在脈外，營血行在脈中嘛。所以要出血的話，必須氣很弱，常常有那個長時間流眼淚到最後變成泣血，眼睛流血的，血淚的，這些都是要氣的過度虛少，它才會導致讓流血的狀況產生，所以這個人如果患了相對的那些病症，衄家的那一些，那表示他的氣是不足的呢？那氣不足的呢？我們發汗會耗掉氣嘛。因為我們氣在外面，一發汗就會發掉氣。那我們人體就是一個臭皮囊嘛，就像我們氣球，我們把氣打進去，那就會變很大。那氣少的呢？就是皺巴巴，所以已經告訴我們，加上他氣已經比較少的，所以不可以去發汗。因為發汗更耗掉他的氣，發汗是一個陽法，所以他拉掉氣呢，就一定是拉掉最外層的。最外層的是那邊？是陽中之陽，重陽之處，陽中之陽。那陽中之陽是那邊？頭啊！我們身體的話就是頭。那頭那邊看起來氣比較多？額頭嘛！額頭有凹窩，會存一些氣嘛，所以這些氣被拉走了，拉乾了，只要一出汗，額頭這邊就會空掉了。然後他說脈會變緊會變急。因為你把氣耗掉了，你在發汗，耗掉了，血中之氣也耗掉了，連血管的這些氣呢都被它拉掉了，就像有些東西我們把它烘乾，你把發汗當做烘乾嘛。烘乾以後，血管內有平滑肌包著血管，你烘乾以後它就會變怎樣？變緊緊的。急就是繃啦！所以它就會變得很繃緊。所以整個脈就會變得很繃緊。因為關部血管這邊有一些水也被拉走了，又因為氣這邊沒有了嘛，所以它一定拉血管內的氣，也就是血中之氣，血管就失去潤澤，所以脈就是變得比較緊，比較急。

那直視的原因是怎樣？我們的眼睛不是有六條肌肉支配嘛，肌肉失去津液的供給，它已經不軟了，所以就一直繃緊，因此眼睛根本就不能動，所以就直視。那「不能眴」，眴呢就是指是指眨眼啦。眨眼叫做「眴」，眼睛眨下來叫做「眴」，因為眼皮也繃緊，所以眼皮也下不來，你有沒有看過眼中風的？他眼皮呢？被拉得上面了，所以根本眨不下來，「不能眴」。或者是有些翻譯這個「眴」是眼睛的動一下，因為他直視了，沒辦法往左右看、往上下看這個叫做「眴」，他只能直直的看，另外一個翻譯是這樣。有兩種，一種是眼皮下不來，一種是眼睛現在他已經直視了，他沒辦法四處動了。

「不得眠」，為什麼會「不得眠」？他已經是虛，氣非常的虛，因為他是「衄家」，會是一「衄家」的原因表示他的氣是比較虛的。如果以虛證來講，因為他已經是一「衄家」了，所以有一些長期的病症，他本身有虛的，當然還有一種是實證的，像突然感冒的那個流鼻血的那個就除外。這個「不得眠」它是虛性的，我們人虛、氣虛不是很想睡覺嗎？好累好累想睡覺，但是睡呢又睡不著，為什麼？因為他養分不足，那腦神經興奮，腦那邊得到的氣很少，所以非常興奮，睡不著，又累又睡不著，這叫「不得眠」，想睡睡不著，一直想要睡，但都沒辦法睡，這叫「不得眠」。

【注】

衄，該吐血而言也，衄血吐血之家，陰已亡矣，若發其汗，汗出液竭，諸脈失養，則額角上陷中之脈為熱所灼，緊且急也。目直視，目瞪不轉睛也。不能眴，目睫不合也。亦為熱灼其脈，引縮使然也。不得眠，陽氣不能行於陰也。凡此之病，皆陽盛陰微之危證，故衄家慎不可汗也。

【永諸按】

吳謙的注「衄」這邊就寫的不錯，包含吐血都有，其實「衄」是一個出血，他就是講「衄」就是出血而已，不管是流鼻血、吐血、下血，這些都是屬於「衄」。「衄」家就是有出血病症的，比如說，本身有痔瘡的，有痔瘡出血的，本身會流鼻血的，相關的病症，本身胃發炎、胃潰瘍會出血的，本身牙齦會流血的，「齒衄」的，耳朵會出血的，這些都是屬於「衄」，跟「衄」有關的病症的，這些就叫「衄家」。「衄家」告訴我們，並不是說它是亡陰，其實亡掉的是什麼？血裏面有血中之血、有血中之氣，他亡掉的是血，也亡掉氣。為什麼會「衄」的原因呢？如果說他是長時期的虛，他前面一定先亡什麼？氣先亡，本身有氣虛的問題在裏面，所以告訴我們，如果再發他的汗，他氣更虛，他就會影響到什麼？影響到頭部，頭部那邊的氣耗的最快，我們講過了頭是「重陽」，「重陽」是最外層的，所以發汗耗掉的氣，一定是先耗掉那邊，因此就會「額上陷」，額的上面那邊因為沒氣，就像灌風一樣消氣了，所以額上會陷。

「脈為熱所灼」，其實並不是，是因為發汗把氣耗掉了，相對也把血管裏面的津液也耗掉了，血中之氣也少了，所以血管就會變的繃緊，就出現「緊」而且「急」，因為這是血中之氣失掉造成的，是發汗造成的，不是一「熱所灼」，是發汗失掉那些氣，失掉氣津，所以脈才變的「緊」而且「急」，「急」就是繃的感覺。

「目直視」我們上次有講過，因為控制我們眼睛動作的眼後面有六條肌肉，這六條肌肉因為沒有津液，都乾燥了，因為我們眼睛、頭屬重陽部，我們如果把這樣，上下分陰陽，我們人體也是這樣一個上下，你看我們在裝汽水，水是從下一直往上堆上來的，換句話說，陰

是從下往上堆起來的，下面一定是陰多，所以耗掉的氣一定是上面和表面，況且眼睛又在上面，所以眼部的肌肉最容易表現出來，眼睛內肌肉的津不足最容易表現，所以就出現直視，目珠就會直直的不會轉睛，「不能眴」，我們剛剛講過了，有些是眼瞼下不來，有些是指眼睛不能左右移動，眼睛是直視，不能左右動，眼睛是看著你，叫他動眼，不能動，就叫不能眴。

「不得眠」也是氣虛，「不得眠」，不是說陽氣不能行於陰，而是裏面的津虧，氣不足了，陰氣沒辦法上承，導致重陽之處氣衰少，這邊講不得眠，想睡覺，表示他有倦怠的情形，因為氣虛，但想要睡卻睡不著，故人太虛反而會睡不著，並不是陽氣不能行於陰，所以他說凡此之病，皆陽盛陰微之證，這個「之證」是氣津兩衰之證，我們就知道，應該怎麼去治療呢？補氣啊！他已經告訴我們氣津的不足，所以我們要大補他的氣津，你可以用生脈飲，如果他還有寒性的症狀出現，出現一些寒，就可以用參附湯。所以我們只要了解它的病因病機，就可以知道如何去治。這邊沒有給我方劑，可是我們卻知道怎麼去用，因為我們知道它的原因是怎樣的。

【集注】

趙良曰「足太陽經主表，上巔入額，貫目睛，衄則在上絡脈之血已脫，若更發汗，是重竭津液，津液竭則脈枯，故額上陷中脈緊而急，牽引其目，視不能合也。無血陰虛，故不得眠」。

【永諸按】

再來我們看集注的部分，趙良說，「足太陽經主表，上巔入額，貫目睛」，那如果是衄的話，因為衄實質的損傷是可見了，不像口乾口渴這類病人形容的不可見，屬陽的，而實質是屬於陰，那像氣啊！那個津啊！那些都是陰，有形的東西都做陰，那功能叫做陽，那氣跟血呢是分內外，所以氣是屬於什麼，氣也是有形的，我們講的組織液嘛，那血呢也是有形的，那因為氣是在外面，所以氣是陽，血在裏面，所以血是陰，是這樣的。更何況血呢他有固定的範圍，那個血管把它限制住了，所以陰就是固定的，那我們的氣會外展，會四處跑，分散得很廣，沒有限定特定的範圍，所以我們皮膚的氣如果堵住的話，皮膚會覺得腫脹，也是因為這樣的性質，所以我們才講氣為陽，那氣本身也是有實質的東西。那因為在上面，若是你衄的話，是所謂那個氣的不足，他說上絡的血已脫，其實並不是，就是說我們如果發汗的話，耗掉的氣，重竭津液，是會耗掉那邊，耗掉上面的，陽中之陽的，因為有形質的東西是屬於陰，那越上面越少，那津液枯，所以才會導致「額上陷」，額頭這邊氣沒有了，其實在我們《靈樞》有講說，我摸到地方，如果發現這個地方肉是陷下去的，表示他氣是不足的，所以他用什麼？他把它加溫，讓氣來這邊，引導，用灸法，讓氣可以引到這邊來。那脈緊急，他講脈緊急就不要寫緊而急。我們要了解脈緊急，就不要寫緊而急，這樣是不好的，因為「而有牽涉到先後的關係，那脈緊急因為氣津的不足，眼睛會直視是因為他上面的氣津也是不足，眼睛的六條肌肉失所養，所以你可以講說他繃繃的、緊緊的，所以眼睛就動不了，失去了柔和，就像我們如果扭傷的時候，那條筋很緊的話，你都不敢去動他，因為拉一下就痛得要命是一樣的道理。不得眠也是因為氣陰耗掉了，得眠已經告訴我們這個人是很想睡覺的，因為氣耗掉了所以很累，但是想睡反而睡不著，所以這叫不得眠。



血。  
※病患面無血色，無寒熱，脈沉弦者，衄；脈浮弱，手按之絕者，下血；煩咳者，必吐

【《桂林古本》】

師曰「病人面無色，無寒熱，脈沉弦者，必衄血。脈浮而弱，按之則絕者，必下血。煩而咳者，必吐血」。

【永諸譯】

師曰「病人面無顏色，沒有寒熱，脈沉弦的，一定流血。脈先浮而後弱，按了沒的，一定下部排血。先煩而後咳的，一定吐血」。

【永諸講解】

「病患面無血色，無寒熱，脈沉弦者，衄；脈浮弱，手按之絕者，下血；煩咳者，必吐血」，我們來看《桂林古本》是說「師曰病人面無色，無寒熱，脈沉弦者，必衄血。脈浮而弱，按之則絕者，必下血。煩而咳者，必吐血」，病人臉沒有血色，整個白蒼蒼，我們就知道他血是沒有送上面去的，一般血送不上去有些是因為寒、因為動力的不足，我們臉是在比較上位，所以有些體質比較冷的人他血打不太上去，他臉色也是白的，但是他一定會出現寒的症狀，如果病人臉色出現是紅的，他一定有熱，不過有虛實之分，所以這邊講病人面沒有特別的顏色，就是正常的色，就是沒有任何熱，無色就是白白的，乾乾淨淨白白的，又沒有寒也沒有熱，所以表示這不是寒造成送不上去的，脈是沉弦者，沉弦是一個向內的過程，

脈沉還有脈弦，這邊的脈大部分都是指手的脈，手的脈這邊沉，沉是病在裏，氣血都往內面走，所以導致臉沒有色，弦也是有寒，些微的寒，因為弦是一個春脈，春天肝膽的脈，就是陽氣要出去受到一些阻礙。這個有出血，其實臉沒有色就表示他這個已經有血失去了，只是從那邊不曉得，但是他沒有寒熱，所以告訴我們這不是因為冷造成的，不是冷造成的，脈又沉弦是有往下走的跡象，就是我們原本血夠的話會慢慢往上，如果出現血流不順暢、血脈不足，所以他就比較寒，因為血會帶來熱，所以就出現這種弦，而脈沉是往裏面走，表示一定有出血。

那脈浮弱，脈浮而且弱，那手按之裏面是空空的，所以告訴我們呢，脈在浮部，也就是按下去，這個脈在浮部的力與形最明顯，然後脈是弱弱的、是沒力的，然後我們再把它重按下去，中部和沉部都沒有脈，它只有在浮這邊有脈，那中部和沉部這邊都沒有，表示什麼？沒有陰，而這邊的浮呢是因為沒有陰，沒有陰呢這個的脈它就會往上浮，因為浮部屬於陽，那脈會往上浮，因為又沒有陰的接濟，所以它的脈並不是像我們那個白虎湯證，它都是一個實熱，整個從中焦上去都有幫助到的，所以它的脈是脈浮滑或者是脈浮洪，那這個不是，這個是因為它沒有血上來，沒有陰濟，所以這邊的氣是弱的，也因為這邊沒有陰往內拉，無陰，所以陽部的脈是顯現浮的，手按之絕就是這裏面是空的，都沒有陰嘛，因此條文它告訴我們這個陰為什麼會沒有？表示它一定有下血，陽部這邊的血被往下拉，所以在我們寸口脈呢我們就摸不到下面中部和沉部的脈，但是浮部上面的脈摸的到，那這邊的弱告訴我們這邊的陰沒有往上濟，所以它就講說一定下血；那煩咳，煩就是火燒頭，先煩，煩就是熱，整個熱衝上去，整個熱往上衝，火熱上衝，所以出現了煩。「煩而咳」，先煩，然後過來呢熱一直往下，上面是煩，然後往下，因為它是先煩而後咳，熱一直往往下到肺這邊，所以引起了咳，

那再嚴重一點呢，這邊傳到了胃這邊，那就出現什麼？如果是胃，它就是吐血，如果在肺呢？它就咳血，所以其實這邊也可以把它做一點歸納，就是說如果煩，病人很煩，你看他臉很紅然後會咳，又加咳嗽，那這個到最後一定會什麼？咳血，甚至會吐血。好，那這條文就是講如何用脈來診斷它是那一種出血。

【按】

脈沉，當是「脈浮」；脈浮，當是「脈沉」，文義始屬。必傳寫之訛。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按，他說脈沉當是脈浮，那脈浮他說「當是脈沉，文義始屬，必傳寫之訛」，其實在《桂林古本》跟《醫宗金鑑本》是一樣的，那他可能不了解它這邊寫的「脈浮而弱、按之則絕」這樣的意思，所以他才覺得說這個字有些錯誤。

【注】

赤色，血色也，面無血色，謂面白之人，純白而无赤；面黃之人，純黃而不紅也。人有恐怖則面色脫白，其狀驚駭；人有愧心，乍白乍紅，其狀惶怯。今無故而面无血色，則可知非驚愧致氣亂血散也。且無寒熱病，又可知非虛損不生血少血也。既非血散，又非血少，當詢之病患，必有失血之故。診之於脈，必有吐衄、下血之因。衄吐屬陽，故脈見浮弦，按之必芤，營血空也；下血屬陰，脈見沉弱，按之欲絕，營氣微也。且脈色如斯，而證兼煩咳，是病在心肺，故必吐血也。

【永諸按】

面無色，就是臉都沒有顏色，就如同白紙，所以叫做面白之人，那面黃，是純黃而不紅，那面黃在我們之前那邊有一些辨別的，再回頭去看就可以了。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人因有恐怖受驚到，然後他面色脫白，這是受到驚嚇引起的。然後這邊也講，人呢如果有愧，會突然紅、突然白。一般黃的話偏向於什麼？濕熱留飲，那面黃呢也可以當做有一些風啦，因為那個氣呢被拉走了，風會令燥，原本的組織液是一點點的微黃，但是如果氣耗損過多，也會出現什麼，臉黃的情形，不過濕留飲的是黃潤，而風邪的則是黃燥。那現在沒有任何病因，沒有寒，沒有熱，然後面沒有血色，那就可以知道，第一個它不是驚愧導致的，也不是因為本身的寒，血打不上去的，因為它沒有寒熱，所以它不是那種虛寒導致的那個面無血色，那既然不是受到驚嚇，也不是因為虛寒，那一定有其他的原因，那這種原因就是什麼？就是衄血，因為它告訴我們脈沉而弦，就是我們陰上不上去，所以脈沉而弦。陰沒有上，氣血都是往下，所以表示陰有所耗損，它又不是虛寒，因為一般沉弦是有虛寒，它沒有寒熱，所以我們就推理知道這是有失血，才會導致這樣，才會有一個力道往下的，然後出現一個弦。

好，那我們再來看，衄呢？衄血就是出血，衄是出血，那吐血或者是咳血，這些都是屬於陽，那下血呢？它是屬於陰。因為陰的不足，沒有供給上去，所以上面的陽氣會往上浮，本身陰的少，會使陽少了向內及下的力道，所以會浮起來，就出現脈是浮的，又因為陰呢沒有上濟，所以它的脈是出現是弱的，重點是在於，我們把脈，指腹壓下去它裏面是絕了，也就是指腹感受不到脈動，就是按之絕，所以它原本是浮脈，按之絕，才能確定說它是完全裏面沒有陰了，這個脈是沒有陰上來的，所以就很可能它一定有下血。那如果是煩而渴，它

是先煩而後渴，就是告訴我們有個熱是往上衝的，衝到頭，所以它出現煩，那後來熱一直往下延伸，影響到肺，就出現這種咳嗽，這種咳是屬於熱性的咳。那如果肺的熱再逆回去，影響到胃，形成胃的熱，因為它三焦氣道的起源是從脾胃開始，那它肺跟胃的那邊就會產生什麼？出血，肺跟胃的出血。所以就講說會吐血，那我們可以知道說會有咳血，這也是可以的。

※夫吐血，咳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不得臥者，死。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夫吐血，咳逆，上氣，病者脈先數而後接著有熱，想臥卻不得臥的，死。

【永諸講解】

「夫吐血，咳逆，上氣，他的脈是先數而後有熱，不得臥的，死」，那《桂林古本》沒有這一條，那我們來看這一條有沒有合理。「夫吐血」，吐血告訴我們，他的病是在胃，胃有熱，而且這個熱它一直往上延伸，引起咳嗽、咳逆，「咳逆」就是愈咳愈嚴重，愈咳愈嚴重叫做咳逆，愈咳愈減緩，就是咳愈來愈順，愈來愈沒有，表示病勢在減退。咳逆就是愈來愈嚴重，或者是我們也會講說，因為逆就是手腳冰冷，所以他的手腳冰冷是因為咳所造成的，

所以就叫咳逆，我們也可以這樣講，所以有兩個的說法。那如果我們吐血，表示從心出來的氣血往胃走泄，所以手腳冰冷，然後又兼咳嗽，因為從胃回流的至心的血和氣，因為吐血的耗損，造成虛熱，所以那「氣」是往「上」衝的，如果病人的脈是跳得很快，「脈數」我們了解是血有熱，所以「而有熱」，那血有熱，那血為什麼有熱？因為他吐血損傷到氣跟血，整體的氣和血少，就是它血氣不足，脈就會跳得快，血液會黏稠，血流的摩擦力會大，因而會產生虛熱。而且條文又告訴我們「不得臥」，前面有那個不得臥，不得臥的原因，是因為氣耗掉太多了，整個機體的氣非常的虛，所以想要睡卻睡不著，這邊就告訴我們氣愈來愈少，主要是因為它熱愈來愈多，血愈來愈熱，脈會越跳越快，所以他會說這個是「死」，這就是死證。

【注】

吐血咳逆，肺大傷也；上氣，肺無降也；脈數有熱，火爍肺金也；不得臥者，陽不入陰，故曰死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他說「吐血咳逆，肺有傷到」，其實吐血是跟胃有關係，跟肺沒關係，咳逆是因為血的熱逼到肺，因為熱本來就是往上走的，熱是屬陽，所以就傷到肺，然後整個氣是往上衝的，所以咽喉那邊出現「上氣」，所以「脈跳得很快」，因為血氣少，心臟得到的養分也少，所以心臟就會跳得很快，然後慢慢接著「發熱」了，因為血液變黏稠，在心臟動作的過程中，跟血管摩擦會生熱，所以脈也會產生熱，還有氣津的不足，所以相對熱就會

變高。「不得臥」，告訴我們氣已經非常少，才會導致這種想睡卻不能睡，如果我們只是一般的氣虛，就是我們人覺得累，那我們去躺著就可以睡了，但是如果過於極度，超過了我們身體的緩衝，那就會出現極端的後果，如果我們氣虛在這個範圍之內，那我們能睡覺，一定都睡得著，躺下去就睡著，但是如果超過了，就像一個彈簧，超過了他的彈力限度，他如果在這個彈力限度之內，把這個倦怠釋放了，他就會恢復到正常，那如果超過了，就像超過彈性限度的彈簧，你既使去釋放這個壓力，但是它是不能恢復的，所以過度的虛勞就會不得眠，臨床上過度氣虛，就會導致想睡睡不著的症候，就代表氣已經開始有點快要斷了，快要沒了，再這樣下去氣到最後一定耗盡，所以判斷說他是會死。所以這個條文是合理的，是可以的。另外「上氣」，是氣往上衝，肺沒有肅降。脈數有熱，脈數是因為心臟造成的。「不得臥」，不是因為陽不入陰，是因為氣的耗竭，因而最後會死。

【集注】

趙良曰「脈數有熱，陽獨勝也；不能臥，陰已絕也。陰既絕，陽豈獨生耶？故死。若得臥者，陰未絕，未可言死」。

【永諸按】

「脈數有熱，陽獨勝」，不是這樣。脈數有熱是因為心中之血氣不足，血液中的血中之氣不足，因為心主血，心也要靠血氣，他感受到血中氣不足，供給不足，包括本身供給不足，所以它跳得快，為什麼跳快？因為氣不足，就不會跳得有力，那只好靠加快速度來完成。我們可以舉例一下，正常的話，我們要搬這個貨物，大部分一定找孔武有力的，如果他是氣足

的，他要首先找人來搬，一定不會是找瘦弱的，一定是找有力的，他一次可以搬兩袋，一下就搬完了，這是加強力道。同樣道理，如果我們本身有些地方的養分供應不足，心臟要去做的話，最常表現的就是心有力，因為他沒有虛，就可以先用有力的力量來處理，如果他是虛的話，就沒辦法這樣，所以只好加快速度、加快次數，所以當心臟虛了，氣已經虛了，血中之氣虛了，他就會以數來表示，所以看到數，脈跳得快，是虛的過程。所以脈數不是陽獨盛，而是血中之氣不足。「不能臥」是氣快要斷掉了，超過長度了，所以不是「不能臥」，條文是寫不得臥，所以有些醫家都亂改條文，把對的改成錯的。「不能臥」是沒辦法躺，因為躺了不舒服，所以不能臥，屬於有實性的瘀堵。不得臥是想睡沒辦法睡，屬於虛性的匱乏。這邊「臥」字有時候引申為睡覺，所以有些是寫不得眠。那不得臥是因為氣衰的關係。既然氣已經耗損了，人的氣已經絕了，所以會死。

程林曰「吐血、咳逆。上氣，則肺臟傷矣。脈數則虛熱不去，火來刑金矣。陰血消亡，故不得臥，死可必矣」。

【永諸按】

程林說「吐血、咳逆、上氣，肺臟傷矣」，這個不是，吐血是屬於胃的部份，因為胃的津不足所以要從胃那邊治療，所以我們之後看到的方，吐血的治療方式主要是在胃的部份。那咳逆是因為胃的熱，因為血氣耗損，產生的熱往上衝，所以出現「咳逆、上氣」，咳逆、上氣是屬於肺的部分，吐血是屬於胃。「脈數則虛熱」，什麼叫虛熱？因為血中之氣的不足導致的熱，這不是「火來刑金」，是整個身體血氣的不足，導致想睡沒辦法睡「不得臥」，氣絕當然就會死，所以是這樣的關係。



※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因極飲過度所致也。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常把酒當主食的人，若是咳嗽的，一定導致吐血，這是因為飲酒過度所導致的。

【永諸講解】

「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因極飲過度所致也」，那《桂林古本》它沒有這個條文。那我們來看，「酒客」，像在家我們是主人，外來的人便是客人，同樣的，在飲食上是以吃米飯為主，所以米飯是主，那酒跟米飯不一樣，它是水穀之悍氣，所以它不能當做主食，便是客食了，所以這邊講的酒客是把酒當做主食的人，只喝酒很少吃飯，那他如果咳嗽，必定會導致吐血，為什麼呢？因為酒本來就是熱性很強的，我們看酒放著就會揮發，所以它有外散的性質，它有外散之性，那它喝了以後從脾胃那邊開始，上衝橫膈，到了心臟、到肺，那因為它的熱太熱了，所以導致肺這邊熱起來，會引起咳嗽，像我們之前胃這邊的熱引起咳嗽，有一個叫什麼方呢？叫葛根黃芩黃連湯，它是治療喘而汗出，為什麼會是喘而汗出呢？是因為胃的熱傳到肺引起的喘，然後再送到外面引起汗，這個跟酒是不是很像？它到肺引起的咳，然後再到外面引起什麼？引起汗出，喝酒的人會出汗，那為什麼會導致吐血呢？因為胃的瘀堵太過嚴重了。胃部的氣（淋巴）經由胃這邊的淋巴管回流，藉由胸管，經過橫膈回流送到

心這邊，然後再送出去的，酒也是，胃會吸收酒，從胸管這邊回流，那三焦有固定的通道大小和能處理的量，所以它的輸送量也是有固定的，因為你酒喝很多嘛，而且酒性又熱，所以反而一些熱氣會鬱堵在胃或是胃上部的食道，因為我能運送有限，你產生的量很大，運送有限，所以會堆在起源的地方屬於陽處，也就是食道和胃上口的的位置，而這些位置一直承受這個熱，血管一定擴張，那擴張過度，就會爆裂，爆裂就會產生吐血，所以它講這就是因為過度的喝，喝過頭了，酒喝太多喝過頭了，使得那邊的濕熱，酒是由三焦、淋巴吸收、運送的，所以三焦的部分能夠輸送的有限，那你喝過度了，肚子就整個都是酒了，就跟我們吃得過飽，整個脹肚子其實是一樣的，因為我們人體整個胸院運送的淋巴是很有限制的，所以這是極飲過度導致吐血的，以現代來講是食道產生靜脈瘤，而靜脈瘤破裂了，那桂枝湯也是，因為酒客感冒了以後，你喝桂枝湯會助什麼？會助它的熱，因為辛溫也是外行，桂枝甘辛溫也是助胃的外行，那同樣的，我們的三焦淋巴也是輸送有限，所以桂枝就引起這邊的充血甚至血管破裂，所以會引起吐血，它們的病因都是這樣，那這個治療，其實我們之前大概已經有提到了，我們可以用什麼？就是葛根黃芩黃連湯，葛根黃芩黃連湯來治療酒客的這種吐血就可以了。

【注】

酒性大熱，潰脈傷經，極飲過度，必致咳嗽吐血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他說「酒性大熱」，酒是一個濕熱，那「潰脈傷經」，會把脈潰掉、會把經傷掉，「極飲過度，必致咳嗽吐血」，「酒性大熱」不是說它會「潰脈傷經」，而是

說它使那邊局部充血腫脹滲液發炎導致的出血，是這樣的，那因為古代人它們就只能這樣講「潰脈傷經」。那一「極飲過度」為什麼會導致咳嗽或吐血呢？其實它也有可能出現什麼？仲景在這邊比較少講咳血，它只有肺癰篇的「吐膿如米粥」，所以像這個我們其實也可以推測到它，若是酒客造成的是肺部的濕熱，也有可能會有咳血的情形，這時我們除了葛根黃芩黃連湯治其本外外，我們也可以合用千金葦莖湯來治其標病。

【集注】

徐彬曰「此言吐血，不必由於氣不攝血，亦不必由於陰火熾盛。其有酒客而致咳，則肺傷已極，又為咳所擊動，必致吐血，故曰『極飲過度所致』。則治之者，當以清酒熱為主也」。

【永諸按】

徐彬說「此言吐血，不必由於氣不攝血，亦不必由於陰火熾盛」，什麼叫「氣不攝血」？就是我們人太虛了，血外的氣虛沒辦法固守住血管內的血，就像婦人的血崩，血外的氣極虛所以出血就如同山崩一樣止不住，同樣的當我們若是眼淚流乾了，無淚可流就會導致泣血，這都是氣極虛所導致的。也有一些是因為寒所導致的，因為寒使得血管繃緊進而破裂出血，如小腸寒的便膿血，用的桃花湯便是。「也不必由於陰火熾盛」，那一「陰火熾盛」呢？大部分都是經由心肺，因為它起源不是來自於胃，所以陰火屬於腎陰虛的，大部分都出現咳血為主，所以有些人早上起來，就咳嗽，那痰就有點黑黑的，所以就是有出血，這就是所謂的「陰火」，「陰」是指它的部位、起源部位是在陰的部分，深層，那個火往上炎導致的，那這個跟胃沒關係，這個都是跟腎有關係，那臨床的表現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它早上起來咳嗽會有

血絲，或者是有黑黑的，很清楚的就是說它已經病到血了，所以代表它也會很口渴，或者是晚上的時候喉嚨很乾，這些都是屬於腎。那一「酒客致咳」的話，所吐血的，我們剛才已經講了，他說什麼「肺傷已極，又為咳所擊動，必致吐血」，這個不是喔！如果是肺傷的，如果是血管破掉，它叫做「咳血」不叫「吐血」。那主要是「極飲過度」，為什麼「極飲過度」？因為超過它能承受的量了，我們的胃、橫膈，然後這邊胸管，那酒吸收以後，我們之前講從心進去，然後肺循環，再出來主動脈一直到體表，主動脈進入體循環，然後出來到體表，那酒如果適量的話，那這通道還是很順，因為酒的性，酒性本來就外散行的，所以有人喝酒就會臉紅，喝酒如果臉紅表示怎樣？過度了，所以你如果要喝酒不要喝到臉紅，為什麼臉紅過度？臉紅就是充血啦，過度的充血了，所以喝酒沒有臉紅，那這個通道是很順的，這可以調氣，是可以的，所以像我們在吃藥，有些吃藥要用酒服的話，都是一小小杯，所以人家說小酌是怡情，大飲就傷肝，傷胃，這樣了解嗎？因為這整個通道出去很順，就可以，那如果通道不順呢？因為你這邊來源太多了，它沒辦法處理，每個都是高乘載，高速公路車流都是滿的，那要上交流道的這個部分，車子一定堵，因為這邊都滿的了，要排隊，所以你喝酒喝太多，整個氣都聚在胃，影響到胃，使這邊血液流通都充血，作用在胃，然後整個到最後都爆掉了，血管爆掉就出血，所以是這樣的。那它這邊講「治之者，當以清酒熱為主」，所以我們就清楚了，比照胃熱上衝的，去掉它的來源，我們用葛芩連湯，葛根黃芩黃連甘草湯，用葛花來解酒，葛花的目的呢？因為其實用葛根就可以了，它幫助三焦的通利，就是上焦有沒有？葛根拉提胃經，讓它快一點出去，最好的方式呢，就是還是不要喝過度的酒，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亡血，不可發其表，汗出則寒慄而振。

【《桂林古本》】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永諸譯】

失血的人，不可以發汗，發汗就會先寒慄而後振顫。

【永諸講解】

「亡血，不可發其表」，亡血就是失去血，不可發其表，「汗出，則寒慄而振」，這條《桂林古本》跟它有點不一樣。「亡血家」，直接講就是跟亡血有關的病症，例如婦人的血崩或車禍後的大失血或是手術後，雖然可能有發熱的情形，不過這大部分是血虛致熱，不是表證，這些都不可以發汗。那「發汗」是動詞與「汗出」是形容詞，這兩個差很多啦！那汗出是指一般自然而然的出汗，這邊是講「發汗，則寒慄而振」，什麼叫寒慄而振，先被冷到後起雞皮疙瘩的，簡單的講，像冷到皮膚起雞皮疙瘩，這叫做寒慄，振了一下，表示冷到裏面去了，所以振了一下。所以寒慄是外感寒冷，然後寒冷往內就振。那為什麼亡血家不能發汗，我們上次有講，因為它既然已經亡血了，血已經少了，你再發汗，比如說它血管已經破裂了出血了，這邊已經沒什麼血了，你再發汗，會使它血更少，因為發汗會把血中之氣抽出去了，抽出去裏面更少，血少的話，遇到外寒，血流內收就會手足冰冷，或是起雞皮疙瘩。你看我們看到手紅的呢，大部份都熱，是以血為主，血有到的地方就會熱，那你發汗發過頭，血更少了，我們之前有講過血屬陰嘛，以陰來說，它要填滿一定是從內一直到外，一直到陽的部分，所以血少一定是從陽的部分先少，因此陽部的血流不足，抗寒性就會差，首先是惡

寒，這時在皮毛，再深一點就寒慄，起雞皮疙瘩更深入一點就寒振了。所以陰的話呢，它從內部這邊是多外部這邊是少，那外部這邊是陽，以陽來說的話，當你本身陰越少，越表面越屬陽的，比如說陽中之陽，或者是屬於陽的這個部分的血流就更少，那更少就怎樣，更少循環不好，血沒到那邊，手腳就怎麼？冷，所以它整個表皮呢都冷，因為人的體表是最外層的，所以它就寒慄，即使是說沒有溫度它也覺得冷，然後就起雞皮疙瘩。慄呢？你看這邊是一個栗子的栗，加一個心，所以就是心理面長了一個雞皮疙瘩，從裏冷出來的感覺，其實就是台語的「咬冷筍」。那振，振是往裏面的，叫冷到打哆嗦，這都是屬於振。台語的「咬冷筍」就叫做寒慄，那振呢？就是打哆嗦，是這樣的，所以它說，如果出了汗就會這樣，因為亡血家本來就不應該發汗，因為血屬於陰嘛。

【注】

凡失血之後，血氣未復為亡血也，皆不可發汗。失血之初，固屬陽熱，亡血之後，熱隨血去，熱雖消而氣逐血虛，陽亦微矣。若發其汗，則陽氣衰微，力不能支，故身寒噤栗而振振聳動也。發陰虛之汗，汗出則亡陰，即發吐衄之汗也，故見不得眠，亡陰之病也。發陽虛之汗，汗出則亡陽，即發亡血之汗也，故見寒慄而振，亡陽之病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凡失血之後呢，血氣未復為亡血」，亡血呢？亡的意思是什麼？完全的失去了，跟無血是不一樣的喔！無是還有，只不過分配的問題，讓你看不到，亡呢是失去了，完全沒有了。無是表示這邊還有，但是我們看不到，比如說此地無銀三百兩。那亡

呢，像歧路亡羊，歧路亡羊就是這個羊都追不回來了，這個叫亡，所以亡血是這個血已經失去了，不會回頭了，它並不是說藏在某個地方沒有出來，不是，它是完全的失去了。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血管被刺破了，這個血噴出來了，這一種就叫亡血，它的部分要回去不可能，所以這個叫亡血。那亡血已經告訴我們的一個意思就是說，它的血已經變少了，因為原本的血多嘛，跟歧路亡羊，羊這麼多出來，亡掉了很多隻，那意思就是怎樣，意思就是說我的羊越來越少，我們古字很有意思阿，你看死亡，它從世上不見嘛，那是怎樣呢，這個是在形容，它是因為死，所以亡，亡是從世上完全不見了嘛，不可能再出現了，所以我們用亡而不是死，而它亡的原因是因為死，還有呢？「陣亡」，這個是因為打仗死掉的，完全不見是叫陣亡。「傷亡」，因為傷死掉的，然後這樣不在世間的，還有些是因為病啦死掉的，叫病亡，所以我們要了解亡的意思。所以人亡血會怎樣，會冷，其實我們看一些影集有沒有，那些出血的，外傷出血的，他會告訴你我好冷我好冷我好冷，那他到最後就會死了，我們常看到這樣演戲，血一直在流，然後我好冷我好冷，你怎樣抱他，他都還是好冷，表示這個劇組有研究過的亡血的症狀，那還不錯，在治療上，要先止血，若是外傷那我們趕快把傷口止血，減少亡血，然後後面再來補血、養血，不過要記住，補血要先補氣，要把血漿（血中之氣）把它補起來，像注射人工血漿或輸血等等。

像這種失血出現惡寒的，我們不會想說要發表，這不對，因為他要守他的裏，護住他的血，所以不可以再發表。這裏也告訴了我們，吐血、咳血的我們絕對不可以再發表，像便血的都是。這些都是屬於什麼？亡血家。亡血家的血都失去了，這些都不可以什麼？都不可以再發表，不可以再發汗了。所以出血的治法，是沒有用汗法的。

然後他這邊講說「失血之初，固屬陽熱」。失血之初呢，其實就是屬於陽的血，因熱迫而失去了，像鼻衄。因為我們體溫的來源除了該處存留在體液、在血液，那血液的循環也會帶來體溫，所以我們看到人的手和人的臉是紅赤的，我們就知道他熱。那臉白，我們就知道他寒，這是一個面相的診斷。所以亡血呢，它是屬於什麼？它是屬於最表面那個地方的血是不足的，所以會出現寒的症狀。那它的熱已經很少，那你又多發它的汗，又從汗去剝奪該處的血。那剝奪以後呢？血更少，所以就出現這種更嚴重的症狀，就是「寒慄而振」這一類的。

那一般亡血的機轉要把它分清楚。一般血中之氣從血管這樣滲出來形成氣，其它的血中之血就隨著靜脈回流，然後一路循環回心臟。有時候我們從動脈來的血太多了，那微血管這邊還是正常的滲出速度，那比較多的血就會往靜脈流去，若是靜脈這邊回流也瘀堵住了，那微血管壁就會承受不了瘀堵的血壓，就會破裂，破裂就出血了。跟那些血量本來是正常的，那結果因為氣中之氣的耗損不能外固，導致的出血，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它氣已經沒有了，才耗損到血，這兩種是完全不一樣的。而這種是血運行過快，然後瘀堵而後破裂，氣並沒有耗損到，因為它氣的供給是正常的。雖然都是血管破裂的關係，這兩種是不一樣的，治療方式也不一樣。然後這邊還有講說發陰虛的汗，陰就是陰的不足的汗。那一「汗出亡陰」，其實他這邊講錯，汗出是亡陽。為什麼汗出會亡陽？陰已經不足了，陰是虛，那陽他這邊沒有講，陽是還可以。那發汗是什麼法？它是一個陽法，那耗掉是最表面一些氣。陰跟陽之間有一個隔，所以發汗沒有所謂的亡陰。發汗只是亡陽。什麼叫亡陽？陽的一些氣血被耗損這叫亡陽，所以發汗是什麼？亡陽。那下呢，攻下是什麼？亡陰啊，什麼叫亡陰？亡陰之氣血，因為治療方式不一樣，所耗損的部位也不一樣。那如果他本身都陰虛了，你又發它的汗，人體陰陽



這邊有膈，陽部這邊被發走導致亡陽。那陰部這邊的供給也很少了，因為它本身氣血都不足，會導致很多的病症，我們以後會看到。那陽的氣也不足會有很多病症嘛，像有些腦部病症，頭是重陽之處，就有可能不得眠，可能會煩燥，先煩後燥。那發汗後陽虛，那會更嚴重了，它的亡陽就更明顯了，因為它本身已經陽虛了，然後你在發陽虛的地方的汗，就會更虛了。那更虛就更恐怖了，除了亡陽，甚至會引起出血這一類的病症，吳謙在這邊講的不是很好。

【集注】

李彥曰「奪血者無汗，以汗與血俱屬心液，血亡液竭，無復餘液作汗也。今又發表，則陰虛且更亡陽，表間衛氣虛極，故寒慄而振」。

【永諸按】

李彥說「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這個出自於《內經》，血已經都耗損了，所以我們的供給就有限了，因為血已經被奪去，所以血是汗的根本來源嘛，你根本已經少了，所以你的汗也變少了。然後它說汗跟血都屬心液，這個可以講「血亡液竭，那無復餘液作汗也」，沒有其他多餘的液體來做汗。那現在又發表了，發表以後它會陰虛啊，發表以後因為血被往外拉嘛，所以血會更少。那陽部的氣血會更少，因為發表失去了。那失去以後熱度變少，所以才導致因為血流量的變少，熱度也變少，所以才會有寒慄而振。

※吐血不止者，柏葉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吐血不止者，柏葉湯主之。黃土湯亦主之。

【永諸譯】

吐血止不住的，柏葉湯主治之，黃土湯也主治之。

【永諸講解】

這邊講到的是吐血不止者，一直沒辦法止起來，那我們就用什麼？用柏葉湯主治之。吐血然後一直沒辦法止住，我們用柏葉湯。我們先來看《桂林古本》，它是講「吐血不止者，柏葉湯主之，黃土湯亦主之」，有兩種方那就是告訴我們的病因一定有兩種，吐血不止有兩種病因，一種叫做陽，一種叫做陰。那黃土湯是屬於什麼？治熱的。那柏葉湯它是屬於治寒的，陽衛外不固而導致的。那黃土湯是屬於寒的，柏葉湯是屬於熱的，治屬於病在寒的，那黃土湯治屬於病在熱的。那熱所造成的要看它的原因，它原因有很多，那大部分都是在那邊的充血，胃的充血，好我們從這個方我們就可以知道，因為吐血呢？吐血跟什麼有關係？吐血跟胃有關係，跟脾比較沒關係，為什麼呢？我們從解剖上看，這邊是什麼？賁門，然後胃後有胰臟，胃的左邊這邊有個脾臟，右邊這邊肝跟膽管這樣分泌到小腸這邊，那胃上邊有個賁門，平常是卡住的，所以吐血大部分都是從這邊這樣上去的，都跟胃有關係。那脾呢？其臟以一般中醫來講是比較偏向胰的，也就消化液的問題，所以跟吐血比較沒有關係，那吐血從口從土嘛，所以是跟土有關係，那跟胃有關係的話呢，像我們之前的酒客，那極飲過度已經吐血了對不對，極飲過度的吐血，這是因為什麼，熱的關係，它本身是熱的關係，那我們可以考慮葛芩連湯嘛。而這邊呢是胃本身的問題，它一個是寒，那胃那邊為什麼會導致寒

呢？導致胃氣的疏通不利，就是我們如果長期食飲冰冷，胃的表層受寒，表面的淋巴的瘀堵，使得這個血中之氣沒辦法滲出去，所以整體的壓力到那邊？到了靜脈管這一邊，導致靜脈那邊的微血管處腫大，然後破裂出血，像這就是氣這邊的寒，流通不利所導致的，所以我們要幫助什麼？表層氣的流通。那柏葉湯呢？我們首先來看它的組成，首先它用乾薑，那乾薑使得胃這邊的氣熱起來，氣熱起來就有動能，就能往外流通，把胃那邊的氣、脾那邊的氣溫起來，使得那些氣流通。那艾葉呢？艾葉有味道，它味道是香的，有味道就跟氣有關係，所以用艾葉疏通經絡，表面這些氣的絡，幫助它的疏通，那邊的血中之氣就可以很順利地滲出去了，就不會瘀堵在微血管，導致破裂的出血。好，那它再加一個什麼？它再加一個馬通，馬通就是馬的尿，馬尿讓從心臟往胃的氣血讓它往那邊走？因為它是吐血，在上焦，所以它是一個向上的勢，所以呢我們就要一個向下的勢把它拉下來，所以就是用什麼？馬通，讓氣血往下焦走。馬通呢？有些人講就是馬的大便，跟水混在一起，然後過濾的液體就是馬通。其實我覺得是用馬尿會比較好，因為馬通人家都說馬大便，而我覺得用馬尿可能會比較好，所以重點要把上行的氣血往下導，所以加一個馬通的目的在這邊。那如果我們沒有馬通，我們用人尿也可以，所以人尿也可以止吐血，那記住我們要加一些什麼，如果寒性的我們加乾薑、艾葉幫忙通經絡。那這邊最重要的是柏葉，那側柏葉呢在那邊可以看得呢？在燥病脈證並治篇的部分我們看得到。柏葉在這邊的目的是做什麼用的？修補血管來止血。我們來看柏葉的外型，它是不是這樣，小小的葉子，好多個，這個樣子就像微血管，那柏葉的目的，就是用來修復這些受損的微血管，所以在燥病的時候呢我們也有用到柏葉，來修補燥裂的血管，像這邊的側柏葉是用來幫助微血管的修復，你看它這樣散出去很多微血管，還有柏葉可以做什麼？你看它末端這邊就一顆一顆這樣，所以柏葉除了修復微血管以外，它也可以減低微血管的充血的作用，這就是柏葉的作用。這方以柏葉為主，把這些因為寒所導致微血

管被撐開裂開的，我們用柏葉，來幫它修復，還有利用柏葉，來減緩微血管的腫脹，壓力，所以以柏葉為主。那乾薑、艾葉呢？去治療它本來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氣的不流通，導致的。那馬通呢，是要讓它氣往下走，當然不要讓它往上走，因為吐血本來就是一個往上之勢，這樣反而不好，所以把從心臟往胃腸的氣血往下導，可以減緩胃腸的血流壓力，所以就是這樣的。

那黃土湯呢？既然柏葉湯是治寒性的出血，那黃土湯呢？就是治熱性的出血，屬於燥熱的，因為濕熱的是用葛根黃芩黃連湯。那黃土湯的藥方，最主要是黃土，黃土的作用是做什麼，收瀋，那收瀋部位在那邊？因為它是黃色的，所以收瀋在胃，胃的收瀋用黃土，小腸的收瀋用赤石脂，因為赤石脂色紅，大腸的收瀋用禹餘糧，也是我們講的高嶺土，禹餘糧就是白色的高嶺土，用它來收瀋大腸。因為如此所以用黃土來收瀋胃，不要讓胃出血，那這邊用生甘草，甘草來涼氣分的熱，進而緩出血之勢，讓出血比較緩慢，甘草有這個作用。那地黃是用來補血用的，地黃補血，因為它含有很多鐵質，所以血紅素的不足我們用地黃，因為它含鐵，這樣可以讓血紅素提高。阿膠是用來涼血止血的，阿膠這個東西它可以提高血小板的量，所以用它來止血，而那地黃沒有啊。黃芩是用來清胃，還有三焦氣分的熱，因為還有熱嘛，把在氣的熱把他清掉，那血裏面的熱用阿膠涼掉，然後再用阿膠提高血小板，然後幫助止血。那灶中黃土是用來收澀止血的。這邊為什麼又出來白朮跟附子呢？我們如果以位置來講，胃跟脾是臟腑關係，胃屬陽，脾是屬陰，那胃這邊充滿了血，因為胃熱充血嘛，所以我們藉由分流的方式來減少胃的血流，藉由白朮在脾這邊，讓脾的氣流通，那脾的氣流通，血就會往脾這邊來，那胃那邊充血就會減少很多。同樣的，炮附子是作用在腎，所以讓腎這邊的氣流動比較快，像腎氣丸用炮附子，腎氣流動比較快，一些血被引到這邊來，藉由這樣

的導引來減少胃的血流，那為什麼要這樣導引，因為胃屬土嘛，那土會剋水，所以胃的過熱會導致下面腎的血流變少，你看我們腸胃道的把血都拉走了，那我們血流供給最末梢的那個腎，所能供應血量也會變少，所以腸胃道的過熱，也會造成腎的功能出現問題，這樣了解嗎？因為在上游的腸胃都把血拿走了，那下游的腎就還會有血嗎？所以他這邊用炮附子的目的就是這樣，讓腎這邊的氣流通，血就會跟著進來，這叫做什麼？這種叫作疏導。在黃土湯的方藥中，我們學到要去除胃這邊的熱，我們用疏導的第一個，用白朮把血導到脾這邊來，用炮附子把血導到腎這邊來，那其他這些東西就來治胃這邊，就灶中黃土、生甘草、地黃，來補我們身體的血，因為出血了嘛，出血我們用地黃來補血，那這邊血太熱，我們要來涼血，所以我們用阿膠，還有增加血小板的量，氣熱所以用黃芩，所以胃這邊是走中、上焦，這邊也會熱，所以用黃芩來清這邊的熱，好，重點是在這邊，這個就是黃土湯的方藥思路。

【注】

吐血之病，熱傷陽絡，當清其熱；勞傷陽絡，當理其損。今以柏葉湯溫散之品，而治吐血不止者，則必是熱伏陰分，用此宣發，使熱行陽分，血不為熱所迫，則自止矣。

【永諸按】

柏葉不是溫散之品，因為柏葉沒有特別的氣味，主要是以形來治形，所以治陰血，也就是修補微血管，減輕微血管的腫脹。而且此處不是熱伏陰分，因為只要是出血，有些醫家就不會想到寒，都只想是熱，因而牽涉熱，不知寒在腸胃道也會引起出血，如小腸寒的便膿血

用桃花湯，就是這一例。像柏葉湯是屬於因外寒，導致胃液滲不出，進而微血管腫脹破裂出血。

【柏葉湯方】

柏葉、乾薑（各三兩），艾（三把）。

上三味，以水五升，取馬通汁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桂林古本》】

【柏葉湯方】

柏葉三兩，乾薑三兩，艾葉三把。

上三味，以水五升，取馬通汁一升合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黃土湯方】

灶中黃土半斤，甘草三兩，地黃三兩，白朮三兩，附子三兩（炮），阿膠三兩，黃芩三兩。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集解】

程林曰「《神農經》云『柏葉主吐血，乾薑止唾血，艾葉止吐血』，馬通者，白馬尿也。凡尿必達洞腸乃出，故曰通，亦微溫止吐血。四味皆辛溫行陽之品，使血歸經，遵行隧道，而血自止，故吐血不止，以柏葉湯主之也」。

【永諸按】

程林說「《神農本草經》講說『柏葉主吐血，乾薑止唾血，艾葉止吐血』，那馬通有些人是講白馬尿，有些人是講白馬糞，其實我是比較偏向於白馬尿，糞你要吃嗎？當然金匱後的《雜療方》篇有狗屎湯，但是我們還是要有品質，現代人滿重視衛生，你叫他吃大便實在是很難，所以馬通是用白馬的尿，那沒有的話我們用什麼？用人尿也可以。白馬尿的目的他講說「微溫止吐血」，其實不是，主要也是導引。如用白通湯加豬膽汁人尿的人尿一樣。那馬呢？一般在《《內經》》來講，馬是歸心屬於火，馬尿最主要是把那個火氣往下導，把血往下喔，那幫助那個氣血往下流通，不要讓它往上走，便可以治療這些吐血，所以他說這就是使血歸經啦，那遵行隧道而血自止。那吐血不止呢就用柏葉湯來主治他，所以我們以後就知道啦，我們如果有寒性的出血比如說屬於婦科的，那你就知道怎麼治，很簡單喔！我們就一樣是用柏葉，然後用什麼？乾薑加附子，因為下焦呢也跟腎有關係，所以我們可以變方用柏葉乾薑附子然後再加個艾葉，然後就變得可以止女子下面的屬寒的崩落。

※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心氣不足，吐血。若衄血者，瀉心湯主之。

【永諸譯】

心氣不夠，吐血。如果流鼻血的，瀉心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那個《桂林古本》呢他也是講心氣不足，吐血，那如果有流鼻血的那瀉心湯主之。一般吐血是因為胃那邊的熱引起的，那這些熱呢還沒沿，比如說往上牽連的時候導致的流鼻血，我們剛講這個熱是葛芩連湯證。那如果這個熱往上去，比如說往上牽連的時候導致的流鼻血，因為局部的吐血是只有在胃而已，那衄血這邊是往上面去的時候或是往表一些的去出血呢，主要因為衄血是指出血啦，或者是表部見到的一些出血。這些呢都是胃這邊傳出去的，因脾胃為後天營衛之起源。那我們該怎麼辦？把它拉回來喔，熱往上的話，上者就要使他往下，而起始的熱我們就要把它寒去清熱，所以是把它曳下來，把血往下拉，然後直折其火熱，所以當然很清楚就是用什麼？用瀉心湯。瀉心湯在《桂林古本》它就是就是大黃、黃連、黃芩三個來做這些事。大黃把上炎的血往下拉往裏拉，那血就不會往上行，就不會衄血啦，那也不會吐血了，因為血往下拉，在我們腹腔的最高部那邊的胃的血就減少，那黃芩黃連去清那邊血的熱。黃芩是清氣的熱，因為血中之液滲出去會變氣嘛，所以呢有牽涉到血的，氣一定也跟著，所以要用黃芩，那黃連用來清血的熱。「心氣不足」，所謂的心氣不足，我們知道氣就是什麼？血管外的體液。心臟它的氣不足就比較乾熱，形成血熱，因為血中之氣這邊不夠，所以血液黏稠乾熱，熱性向上，血往上衝，所以就導導致這種吐血、衄血。



【按】

心氣「不足」二字，當是「有餘」二字，若是不足，如何用此方治之，必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按，他說「心氣不足當是有餘」，心氣有餘，心中的氣有餘的話，因為其實氣是我們之前有講過就是體液，體液有餘反而血會寒且會身重，就不會有出血，所以他自己也沒搞清楚，可見他對氣血的了解不是很透徹。

【注】

心氣有餘，熱盛也，熱盛而傷陽絡，迫血妄行，為吐、為衄。故以大黃、黃連、黃芩大苦大寒直瀉三焦之熱，熱去而吐衄自止矣。

【永諸按】

心氣的不足會產生熱，就像我們發汗以後會出現煩躁一樣，發汗過多會出現煩躁。所謂的「亡陽」，是陽的氣跟血不見，那主要是耗掉氣所行的津，所以就會導致這些熱，熱會往上行，因為熱性本來就上，所以會為吐為衄，這邊寫迫血妄行，我們不希望用「妄」字，因為熱性的一定是上行，本自當然，又因為熱迫血上行，所以導致吐跟衄，因此藥方內用大黃把血往下拉，血既然已經熱了，我們就要用黃連來清血的熱，用黃芩來清氣的熱，就是這樣

的。《桂林古本》其實沒有用到黃芩，只有大黃黃連，其實用大黃黃連就可以了，畢竟主要在血熱上行，因為如果這真的只是血的話，雖然血會影響到氣，但是只要這兩個也可以。

【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黃芩（各一兩）。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桂林古本》】

【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之。

※病患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無寒熱，脈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為有瘀血。

【《桂林古本》】

病人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無寒熱，脈微大來遲，腹不滿，其言我滿，此為有瘀血。

【永諸譯】

病人胸悶，唇痿，舌頭青色，口乾燥，只想要漱水，不想吞下，沒有寒熱，脈沒力，脈管大，跳的又慢，肚子不滿，病人說滿，這是有瘀血。

【永諸按】

「病患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無寒熱」，脈微、大，來的時候是很慢的，肚子不會滿，「腹不滿」，病患說他有滿，這就是有瘀血的。好，我們來看一下《桂林古本》，它是講說「病人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沒有寒熱，「脈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這個是有瘀血。那「唇痿」就告訴我們上面是怎樣，氣沒了，就是上面的氣不足，因為唇在我們人的最上面，可以顯現出陰的有餘不足，所以唇有點痿，乾乾的沒有什麼水，像有些我們看到嘴巴有脫皮的，其實就是告訴你實質的陰沒了，所以津不足。那「舌頭青」，舌頭變藍色的，有啦！你如果要這種舌頭，在化療的人最容易看到，所以化療一下去都瘀血，全身都瘀血，之前有一個病患，他化療以後全身，沒有在裏面是表面的，全身起瘀血斑。過來我們就知道，如果碰到這種化療的人你就知道該怎樣去治療，因為這是有瘀血，表現在舌頭，比較深層，還沒表現在外部，所以舌頭會變青色的，血液循環不好。

然後嘴巴會乾燥，因為氣津的不足，所以嘴巴會乾燥。只想要漱水，只想要漱水，我想要漱漱口而已，就我不要讓他乾燥，但是卻不想要吞下去。只想要漱口，而不想要吞咽，這個「咽」字就是跟古代的嚥是一樣喔！沒有想要吞下去。那沒有寒熱代表什麼？這個沒有外

感，外感會有寒熱。那一脈微大來遲」，這邊我們來看喔，有些人說微大，稍微有點大。其實我們應該把他分開來看，他是脈微，在中取的時候，脈沒什麼力氣。但是脈管摸起來很粗。不是說稍微有點大喔，不是喔！脈管是大的，摸下去脈管是大的，但是彈的力道很小，所以說是脈微大。那脈打出來的時候呢？我們感受到的是很慢，遲就是陰這邊的血呢有點受到阻礙，受到阻礙。所以導致心臟打出來的血流變慢。那既然這邊我們有來遲嘛，所以遲的脈是陰阻氣血，所以我們會覺得，你這應該是腸胃那邊的氣血出不太出來。

因為脈遲，陰阻氣血之脈，而腸胃屬於陰又是後天氣血的來源，陰阻氣血之脈遲，那應該氣會出不來，所以應該是肚子會滿啊！結果竟然是肚子不會滿，肚子沒有悶悶的，但是病人卻說他悶悶的，我去摸，沒有啊！反而是他覺得他悶。好。那這種悶呢？不是氣的悶。因為氣的悶在外面就可以摸的到了，鼓鼓脹脹的。因為都是淋巴液嘛！那淋巴沒有不通。所以病不在氣呢，但是他覺得他悶，因為血不通也會悶。病人舌青告訴你血流流動不好，所以病人他自覺會悶，那去摸肚子，並沒有悶。所以仲景就告訴我們這是瘀血，這是血液的悶，所以以他覺得他悶，但肚子沒有悶。那脈來遲是因為陰有阻氣血，那阻到那一個？阻到的是血而不是氣。那我們了解到病人有瘀血的症狀是我們要看到唇痿、舌青，要看到口燥，但欲漱水不想喝，那不冷也不熱，不怕冷也不怕熱，沒有寒熱嘛。那肚子不會悶，但是病人會覺得悶。你去摸他，腹診的時候，沒有啊，沒有脹，沒有那些淋巴的堵。但是他說他悶，這就是告訴我們有瘀血。然後脈在中取的時候是微的，脈管大大的沒有力的，跳得慢的。

所以你只要記住，脈管大大的，因為他氣能回流回去，陽比較旺，而血回來比較少，有些阻礙，所以有些地方出不來，所以就出現微。脈是大大的，在中取大大的沒有力，然後跳

得慢的，我們腹診沒有肚子悶但病人說他悶，那這個就是什麼？就是有瘀血的症狀。我們把它記起來。

【注】

表實無汗，胸滿而喘者，風寒之胸滿也；裏實便澀，胸滿煩熱者，熱壅之胸滿也；面目浮腫，胸滿，喘不得臥者，停飲之胸滿也；呼吸不快，胸滿，太息而稍寬者，氣滯之胸滿也。今病患無寒熱他病，惟胸滿、唇痿、舌青、口燥，漱水不欲咽，乃瘀血之胸滿也。唇、舌，血華之處也，血病不榮，故痿痺色變也。熱在血分，故口燥漱水不欲咽也。脈微大來遲，陰凝之診，則當腹滿，今腹不滿，詢之其人，言我滿在胸在腹也，與上如是之證推之，為有瘀血也。

【永諸按】

吳謙說「表實無汗，胸滿而喘者」，其實他要分，他沒有分清楚那一種是氣，那一種是血的悶。這邊講表實沒有汗胸滿而喘是有寒導致的，因為氣出不去導致的。那如果是裏面的實，便秘便澀，腸胃道不通順，有燥屎的，那這是屬於腸胃道堵的引起的悶，還有一種是熱，熱壅的胸滿。這邊還有講說面目浮腫是水，水引起氣不通的悶。那一呼吸不快，胸滿太息而稍寬者，氣滯之胸滿也」，這也是氣堵在那個位子？堵在胸部的悶。前一個「表實無汗，胸滿而喘者」是堵在外啦！那三焦的不通利也會！還有後天氣血來源的，腸胃道那邊的大便不通也會啦！反正你就記住那邊的氣不通就會引起悶脹酸痛，因為氣的流通是整體性的，一部分的差錯都會影響整體，那像這種都可以感受到，去摸，反正他就是悶悶脹脹的，有悶悶

的感覺，脹脹的感覺。那這邊有講「熱在血分，故口燥漱水不欲咽也」是瘀血產生的，這邊你有看到熱嗎？沒有，他沒有講寒熱，所以他有點多講。那「脈微大來遲」，我們剛才這邊講這是有瘀血的脈象。「脈微大來遲，陰凝之診，則當腹滿，今腹不滿，詢之其人，言我滿在胸在腹也」，他說言我滿不是在胸，他只是講言我滿，那這種悶呢？跟氣沒關係，因為氣摸起來他沒有悶嘛！那個前面的腹悶、腹滿是腹診去診斷的去按壓，沒有脹阿！病人說就是很悶啊！那就是瘀血，是血瘀引起的悶。

※病者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為陰伏，是瘀血也。當下之。

【《桂林古本》】

病人，如有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為陰伏，是瘀血也。當下之，宜下瘀血湯。

【永諸譯】

病人，如有熱的樣子，煩悶，口先乾燥而後口渴，脈反而沒有熱象，這是陰伏，是瘀血，應當攻下，適合下瘀血湯。

【永諸講解】

「病者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為陰伏，是瘀血也。當下之」，病人如有熱狀，整個看起來就好像有熱，因為他很煩他很口渴，這些就是什麼？就是熱狀，就

是講後面的，他煩啊！整個悶悶的，嘴巴乾燥，因為口渴，這就是熱狀。「如」，就是大部分像。所以大部分像，有這個感覺啊！我想，有熱的感覺啊！煩啊、悶啊、口乾燥而渴啊，然後這個病灶阿大部分就像有熱的感覺，但是一摸脈呢，反而沒有熱！關於熱呢？我們之前也有講了，在《難經》說「遲則為寒，數則為熱」，那脈反而沒有熱，就是說他沒有那些熱象，熱的脈比如說像洪啊，脈洪是氣分的熱，脈數是血分的熱，都沒有這種脈，所以他沒有辦法講，他只告訴我們脈沒有熱象，沒有洪、也沒有數，都沒有這兩種脈，但是病人會覺得症狀都是像什麼？像有熱的症狀！那條文的重點就是告訴我們這是一「陰伏」喔。「陰伏」，伏呢就是伏沉在、貼著下面，就是陰的部分呢是貼在下面的，導致陰不能濟陽，不能供給上去，我們陽的部分要有陰的供給，而陰正常要在沉部的中間位置，為什麼講陰伏呢？伏呢就是在沉位在最底下了，也就是沉之沉位，根本沒能上供，因為沉之浮位的陽和沉之沉位的陰之間會有隔，一般陰與陽之間會有隔。那為什麼它會伏？那是因為有瘀血所導致的，所以當下之，整個陰呢被瘀血壓在底，瘀血本性下行，你看我們凝固的血，它會往下沉，形成一個瘀血斑，所以法醫在驗屍的時候，基於我們人如果死掉以後喔，不流動的血會往下沉，所以你這邊會看到一些斑，這是瘀血斑啦，如果他姿勢是面向上的，在這段時間一直是這樣的，死法是這樣的，那這些瘀血斑就會出現在背部這邊，還有它的時間大概什麼時候會出現，這個要去看法醫學，所以一個人他是死掉以後被移動了，本來躺著之後把他立起來、把他偽造成上吊，他把他悶死以後再偽裝成上吊，那咦！奇怪怎麼背部是瘀血的？那你就知道說，這個不是上吊死亡，因為瘀血斑的位置在背部，表示他是面向上死亡的，屍體有被移動，這是法醫學，中醫學的法醫名著，就是南宋時代宋慈的《洗冤錄》，有空可以看看。

所以一樣的道理，那陰伏下去，所以這些瘀血把陰往下拉，導致整個陰沒有往上濟陽，所以陽少陰濟，就成後代所說的陰虛發熱，這與外感的發熱不同，故條文說「如熱狀」，其實他本身還是有熱，因為陰沒辦法去濟陽，所以表面的陽部還是會出現有那種陰虛發熱的症狀，像是煩悶，口乾燥而渴。你看口乾燥有沒有？眼鼻唇口是在最陽部嘛，所以陰沒辦法上去，像這個就要攻下，把陰這邊的瘀血把它攻掉，攻掉後陰少了瘀血向下的壓力，對這個陰往下拉的力道不見了，它就會往上，所以就陰可以濟陽。我們陰部各有陰陽，它有一個陽的力道往上，也有一個往下陰的力道，那一般是在中間，所以它可以上、也可以下。

同樣的，陽也是，陽有一個往上的力道，也有一個往下的力道，平常都在中間，正常都在中間，所以他可以往下，也可以往上，可以維持他的正常功能。因為陰部有一些瘀血，把這邊的氣血往下拉，所以導致整個往下，不能往上，所以不能上濟陽，而我們只要這個瘀血祛掉就好了；同樣的陽的部分，有一個部分往上拉，比如說一些熱，我們如果把這些熱去掉以後，陽就會往下降，他就可以濟陰，就降回去了，所以陰陽，水火既濟，去掉瘀血的陰他就好了，所以把瘀血去掉以後，那些煩渴就好了。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他整個病的病機。

【《桂林古本》】

【下瘀血湯方】

大黃三兩，桃仁二十枚，蟅蟲二十枚（去足）。

上三味，末之，煉蜜和丸，以酒一升，水一升，煮取八合，頓服之。血下如豚肝，愈。



【永諸按】

既然要攻下瘀血，他是用什麼？下瘀血湯，這在《桂林古本》有。為什麼要攻瘀血，因為瘀血的向下拉力造成「陰伏」，所以我們要把藥引到下面去，而且要從陰的地方排出來，所以這種一定是攻法。攻法讓他從大便或是女子的陰道排出去。攻法用大黃，將血往下，氣血往下走，從腸胃道把他排出來，大黃把氣血往內行，然後用桃仁，桃仁有什麼？桃子有毛，桃子上面有很多毛，所以桃是肺果，杏沒有毛，有沒有吃過杏，杏是沒有毛的和李子一樣，但是杏的仁有絡，桃的仁沒有絡，心主血脈，所以杏為心果。桃仁是去新成的瘀血，因為有毛，所以可以到最深層，最末稍，最細的地方去去掉瘀血，這是桃仁的作用。蠮蟲就是我們之前講的蜚，牛蜚，用二十枚，然後把腳去掉，用這三種藥做一個丸，然後用酒水各一升，把他煮成八合，八分滿，一次喝下去。「血下如豚肝，愈」，在這邊加酒的目的，因為酒的性是上行，但是因為受到這些陰藥的影響，所以他反而會到什麼地方？酒會被拉到陰處，在陰處走陽，因為酒的性本來就是陽的，所以他會在陰處的地方幫忙走陽，走陽通氣，桃仁破血，然後使瘀血從那邊排出來，又因為怕攻得太過，所以用蠮蟲，蠮蟲可以祛瘀，但祛瘀的能力比較弱，補虛的能力比較強，所以攻中有補，用酒水是這樣子的，血就會下如豚肝，豚就是小豬。小豬叫豚，大豬稱豕，血下來像小豬的肝，這樣就會好，那些都是瘀血，像這個要用丸來緩治，原因是脈陰伏，所以比較久，比較深層，堵在那邊的要慢慢的挖出來，那種能躲藏起來的瘀血，要清它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定要四處去搜透，所以必須要用酒，還有用桃仁，桃仁走極細的絡，酒幫忙走極細的氣。利用這樣，那蠮蟲呢？蠮蟲怕攻太多，他也可以去掉一些瘀，他主要是還可以補一些虛，還有一些新血進去。

【注】

此承上文互詳證脈，以明其治也。如熱狀，即所謂心煩胸滿，口乾燥渴之熱證也。其人當得數大之陽脈，今反見沉伏之陰脈，是為熱伏於陰，乃瘀血也。血瘀者當下之，宜桃核承氣、抵當湯丸之類也。

【永諸按】

注的部分，吳謙說「此承上文互詳證解，以明其治也，如熱狀」，其實如熱狀就是大部分有熱的樣子，但是有一部分沒有，我們常常講真如，如就是跟真差不多，只差一點點，如就是絕大部分像，只有少部分不像，這叫如，所以我們稱道人家如意，如意就是希望你能萬事如意，就是說大部分順你的意但是有一個非常小的部分不合你意，這叫如，所以如熱狀，大部分就像有熱，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了「心煩、胸滿、口譫、口燥」這些熱證，那「狀」呢？就是病證，是這樣。但是我們摸到的脈竟然不是熱象的脈，因為他的脈應該是血的熱，應該就要「數」嘛，氣的熱應該就要「洪」，結果都沒有，沒有數也沒有洪的脈。吳謙說「今反見沉伏之陰脈」，條文沒有講沉伏哦，我們不要自己加，他只是告訴我們這是「此為陰伏」，「陰伏」這是個名詞，是陰伏在裏面，沒法去供給這個陽。陰伏的原因是因為有瘀血，這些瘀血把整個陰的血氣往下拉，因為瘀血的性就是向下，所以往下拉導致的，這是陰伏。因為陽沒有受到損傷，但是因為沒有陰之上濟，所以會出現一些熱證，他陽的脈還是可以的。去陰部的瘀血要攻下，所以就是用下瘀血湯，下瘀血湯還要加酒的目的不是要讓藥力往外走，因為酒並不多，酒被這些陰藥，大黃、桃仁、蟅蟲，帶到深層，到深層做什麼用，因為酒有外散之性，所以拉到深層去治療深層因瘀血而不行的氣，所以加酒的目的是這樣。

【集注】

李彥曰「血瘀內無實熱，故外證但如熱狀，而其脈不數疾，反无熱也。煩滿者，血瘀經氣不舒；燥渴者，血瘀津液不布。血屬陰，瘀則脈伏於內，故為陰伏。當下之，以去瘀生新也」。

【永諸按】

李彥曰「血瘀內無實熱，固外證但如熱狀，而其脈不數不疾，反無熱也」，那煩悶呢？煩悶其實是一些熱，瘀血會產生一些熱，熱會往上走可以導致了煩悶。那燥渴呢？因為陰的不足，津液不布。「去瘀生新」，為什麼去瘀可以生新？因為去瘀就是把那些性向往的瘀血把它去掉，那去掉以後血就能往上走，而且去除那些瘀血，我們下部氣血的通道就會通暢，所以可以維持一個循環，道理就是這樣。

※下血，先便後血，此遠血也，黃土湯主之。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桂林古本》】

下血，先便而後血者，此遠血也。黃土湯主之。

下血，先血而後便者，此近血也。赤豆當歸散主之。

【永諸譯】

排血，先是大便而後是血的，這是遠處的血，黃土湯主治之。

排血，先是血而後是大便的，這是近血，赤豆當歸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下血，先便後血，此遠血也，黃土湯主之。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在《桂林古本》是分成兩條。下血呢？就是我們身體的下部出血，所以叫下血，那包括了便血、尿血，還有女子陰道不正常的出血，這些都屬於下血，那這個部分的話呢，首先條文是針對腸胃道的部分，至於崩漏那些下血的部分，在婦科那邊會再提到。那這個條文它針對腸胃道部分的出血來做一些說明，它說「先便後血，是遠血，黃土湯主之」，先有大便，然後後面才有血，這個是遠處的血，遠處的血是從那邊來的？是從胃或者是小腸這邊來的出血。那為什麼叫遠血呢？因為離肛門口遠，所以這個叫遠血，那用黃土湯。我們之前有學過，黃土湯在吐血的部分，它是屬於什麼？熱的，針對熱性的出血，那柏葉湯是針對寒性的出血，在前面的條文。那這個是針對熱性的出血，就是胃的出血，那我們用黃土湯來治療。

那如果「下血，先血後便」，血先出來，後面才便，這就是近血，那告訴我們這個地方比較屬於什麼？大腸部分的出血。痔瘡那一類的，這一部分的出血，所以他是先有血，痔瘡用破了，血先出來，後來才有大便。

那一般我們來分別腸胃道出血的方式其實蠻簡單的，就是在消化道的上半部那邊的出血呢，因為有經過消化，所以會出現黑的顏色，所以他大便会像柏油的顏色，不會便秘，因為

血本來就有潤滑的作用，所以不會便秘，就是拉那種像瀝青色的大便，黏黏滑滑順順地，這個就是告訴我們它是在消化之前那部位的出血。

那如果是整個已經消化完後，就是在消化吸收部位之後的出血呢？出現的就是鮮血，就是這樣來分別。那現在又有大腸癌、痔瘡，其實它們有比較簡單的分別方式呢，像是升結腸、橫結腸，降結腸然後到直腸，一般如果大便，大完便上面有血，這個大部份都是痔瘡的出血為多，當然如果直腸這邊有腫瘤也有可能，因為大便積在這邊劃破了腫瘤，所以它血會流出來。但是腫瘤的話大部份都是擦傷型的出血，所以血量並不像痔瘡，因為痔瘡是靜脈的出血，靜脈出血會量比較大一點，所以它這個血會少一點，甚至有時候不太容易看到血，只有一點點。所以如果大便血很多，大部份我們就推測痔瘡。如果大了一個便，上面才點了幾滴血，只有一個地方，血不多，那我們可能判斷這是直腸方面的腫瘤，以這樣來作為判斷。那還有可能大腸癌的部分，不是在直腸的部分，在比較上半部，上半部因為還沒結成硬的大便，所以來的時候還是一些消化後的渣滓，食糜消化後的那些剩渣，還是比較有水的，如果這些地方有腫瘤出血，會產生血跟大便混合在一起，所以實際上大便是看不到血的，但是從便池大便下去，便便停在便池這邊，旁邊有滲血出來，大便看不到血但旁邊有滲血出來，那這個就懷疑有大腸癌的問題，要不然就這邊有瘰肉，用這樣來作為分別。因為在比較遠端還沒形成硬大便之前呢，糞和血是混合的，它掉到水裏面呢，會暈開，所以為什麼西醫要做糞便檢查的潛血反應，因為血在大便裏面看不到。像這些出血呢，息肉的出血其實比較小的，如果發覺有血的話，其實它排除掉有什麼？痔瘡的血，那另外一個就是大腸的腫瘤或息肉，所以一般這大腸癌的檢查，糞便的潛血反應是蠻重要的。好，這是如何去判斷什麼是大腸癌或者是痔瘡。好，那治療的方式呢，因為前面是胃腸道的出血，比較上半部的，屬於胃部分的出

血或十二指腸潰瘍出血，那這部分我們可以用什麼？黃土湯來治療。那黃土湯這邊是針對熱，那比較近處的出血呢？是用赤小豆當歸散來治療。

【注】

先便後血，此遠血也，謂血在胃也，即古之所謂結陰，今之所謂便血也。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謂血在腸也，即古之所謂腸為痔下血，今之所謂臟毒、腸風下血也。一用黃土湯以治結陰之血，從溫也；一用赤小豆當歸散以治臟毒之血，從清也。

【永諸按】

吳謙的注說「先便後血，此遠血也，謂血在胃也，即古之所謂結陰」，其實也不是什麼所謂的結陰啦！它是說陰有所結，那不管它，就是血結在胃或者是小腸的部分，因為消化道胃潰瘍或十二指腸潰瘍出血都有可能。那「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謂血在腸也」，其實在大腸我們上次有講，大腸的部分因痔瘡的下血「腸為痔下血」，那現在有些就叫臟毒、腸風，這就比較是偏像大腸癌或是大腸瘻肉。黃土湯用來治療胃和小腸的出血，那不是溫啦，它是以涼為主，另一個用赤小豆當歸散來治療大腸臟毒那邊的出血，也可以說是治療大腸癌和大腸瘻肉的出血，赤小豆當歸散不從清，它本身也是溫的。若是病屬大腸熱，我們是用白頭翁湯。

【集注】

趙良曰「腸胃，陽明經也，以下血言，胃居大腸之上，若聚於胃，必先便後血，去肛門遠，故曰遠血，若聚大腸，去肛門近，故曰近血。故治遠血黃土湯主之，治近血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永諸按】

趙良說「腸胃，陽明經也，以下血言，胃居大腸之上，若聚於胃，必先便後血，去肛門遠，故曰遠血，若聚大腸，去肛門近，故曰近血。故治遠血黃土湯主之，治近血赤小豆當歸散主之」，剛剛上面已經講過了，不再贅述了。

【黃土湯方】

甘草、乾地黃、白朮、附子（炮）、阿膠、黃芩（各三兩），灶中黃土（半斤）。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溫二服。

【永諸按】

這邊是地黃不是乾地黃，我們之前有講過了，灶中黃土收瀋止血，所以小腸的出血我們用什麼？赤石脂，因為小腸寒則便膿血，便膿血所以小腸膿血的話用赤石脂；那大腸之前講過了用禹餘糧，所以胃呢？屬脾胃的，用黃土收瀋止血。那甘草呢？是補它的氣，因為出血，血失掉了，氣也會少掉了，而且甘草可以蓄水，讓血不要流得那麼快，所以甘草有時候對於止血的部分，它是利用「緩」的性來治療這種出血的「急」。若是那出血又快又促的，是可

以加甘草來減緩出血的力道。因為它進腸胃，腸胃這邊氣便走得很慢，那就可以緩和腸胃道充血的情形，而我們營衛的氣從脾胃一路往心走去，所以當我們吃得很飽的時候，腸胃這邊裝滿了很多營養物資，那大概都甜汁，那甜汁是高滲的、黏稠的，走得慢，所以相對的也有影響這邊的血流，所以我們吃飽飯就想睡覺，是因為營衛氣血流動變慢的關係，所以也可以利用來止血，這是一種利用緩性來抑制這種急性的出血想法。那地黃呢？補血，因為他有出血了，所以我們用生地黃來補這個血，主要是地黃裏面含有豐富鐵質，所以可以用來補血球，還有失去的血色素。那地黃是屬於玄參科的，玄參科的植物都含有豐富的鐵質，因為「玄參」白話說是一「黑參」嘛！所以我們看到了玄參科的植物，它都有補血的作用。另外我們也看到有植物是黑色的塊根，但是是蓼科的。蓼科的就是什麼？蓼，從草從蓼，表示這植物有黏性，蓼科植物我們最常看到的植物是什麼？何首烏和大黃。何首烏是蓼科的，不是玄參科的，還有大黃。所以吃何首烏也是會有什麼？會有下利的作用，有些人會有下利的作用，因為它們同一科屬的，蓼科的這部分就會有一些下利的作用。那白朮呢？我們上次有講過，因為他是胃的出血，那我們把氣血藉由引導到脾來減輕胃的壓力，為什麼呢？因為胃那邊積聚了很多血嘛，胃出血了，積了很多熱，他就屬於熱性。熱性就是微血管充血，因為氣血都衝到胃，會影響到脾跟下面的腎的部分，這二者的血流就變少。那肝會不會影響到？肝其實不會，因為胃腸那邊的血還有小腸的血都是回歸到肝，而且肝也是在主動脈上部，它在左胃動脈和脾動脈等高的位置，同歸屬於腹部大動脈，所以我們藉由疏通，用白朮使氣血往脾和小腸那邊走，那胃這邊就不會充血了。用附子讓那邊的氣流通了，就會使這個氣血往腎那邊走。那用阿膠，阿膠就是清熱涼血止血嘛，因為血裏面有熱。黃芩也是用來清熱的，一般黃芩是用來疏通三焦，這邊用黃連的話其實也是可以啦，但是黃連是清血熱，因為我們這邊有白朮跟附子都是屬於氣分，那避免因其助氣分的熱性，所以用黃芩來相佐，來清白朮和附子的熱，所



以黃芩是用來反佐這些的，因為怕這些會產生熱，主要因為它們的性是溫的。雖然白朮和附子可以把氣往脾和腎這邊拉，但是因為這二位藥是氣分熱藥，會產出一些熱，所以用黃芩來清這一些熱，主要因為我們需要它們把氣血導到脾腎那邊去，所以黃芩是用來清熱，那阿膠是清血的熱，那黃芩也可以清胃那邊淋巴的熱，所以它加黃芩，那阿膠來止血，阿膠可以使血小板生成變多，可以促進血小板的生成。

【赤小豆當歸散方】（見狐惑）

【永諸按】

像這種近血的，「當歸赤小豆散」。當歸把它做成散，方便它走散。當歸一般是用在什麼？像我們有當歸四逆湯，所以當歸的性是把血往外拉的，所以它是一個陽性的，氣是陽的，它把血往周遭四邊送去，所以治手足厥寒，有沒有？那我們大腸這邊，近血這邊，這血是在陰部，有所堆積腫脹破裂出血，屬於寒的，所以用「當歸赤小豆散」，這邊的血往外拉，藉由往外拉讓這邊不要充血。我們人體的氣血，是有固定的量，你往一邊拉，另外一邊這邊就會少了。那赤小豆的作用，就類似我們現在的紅豆，都可以利濕。因為大腸這邊產生一些痔，然後充血很多，第一個我們把血往外導，用當歸往外導，但是這邊充了很多血，會滲出一些濕，滲液很多會腫脹，所以我們就是用赤小豆來去掉這邊的濕，利掉這邊的濕。另外還有個作用，因為當歸比較走表的，如果跟著血液到了腸道這邊，因為這邊積了很多血或者一些瘀，而有出芽的赤小豆就可以去濕，可以化膿，可以除掉這些氣血積聚。還有就是說當歸幫助血這邊通，然後用赤小豆把這邊癰膿藉由氣的部分把它排掉，所以這是當歸赤小豆散用來治療近血的部分。實際上像這部分，一般在治療痔瘡的話，像赤小豆當歸散是屬寒性的，而在熱

性痔的部分，有一個是比較不錯的，因為我們知道這邊積了很多血，所以有熱，一般我們用黃連解毒湯來清他的血熱，因為這些熱是陷在下面的，我們深層也有熱，因為陰陽隔開了以後，深層也會有一些熱，所以用黃連解毒湯來清這邊的熱，但是因為氣沉到底下，屬於陰的部分，所以要幫他升提，要幫下陷的氣升提上去，所以清熱還要兼升提，把氣提回中焦，整個氣血才不會又積在肛門這邊，光是清熱清不完，所以病機要往上提，因為它虛，所以下面的要把它拉上去，這樣我們就用東垣的方，我們用補中益氣湯，那再加一個目標藥，用槐花散，槐花散來處理他這邊痔瘡的一些問題，槐花散來作一些止血，處理一些後續的問題，所以我們針對寒性或熱性的痔瘡治療大概用這樣。

用這種治療方式效果很快，因為病機，這邊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那這邊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它是赤小豆當歸，它是做成一個散，取其外散，作用範圍廣泛，但是力道並不強。不過我們用湯的話，有時候怕當歸太重，充血充到最後結果又爆掉了，出血更嚴重，所以有時候我們用散可以抑制當歸的專一性、行血太快。所以在婦人方有當歸芍藥散，取其散的作用，分散，力道不均，不會像湯一個阻力這樣直接打過來，這邊血管受不了，出血更嚴重，這就是赤小豆當歸散。赤小豆一般都把它浸過，讓它出芽，赤小豆它本根都是紅色的。那為什麼要用出芽的赤小豆？豆子出芽長出來是白的根，所以它的意思就是什麼？它的樣子就像就有一個紅色血塊，長出一氣路，促進氣的流散，幫助血塊的消遲，像長根毛，這些都是氣，因為它也是屬於陽，所以可以把這邊瘀阻的氣幫助流散，讓血不要積在這邊，等它慢慢長了以後，裏面種仁就慢慢消了，所以我們從物性上就可以知道，赤小豆的性就一定要發芽，沒有發芽它就是一塊血在這邊。那發芽就是什麼性？發芽以後，裏面紅的就消掉了，所以它利用行氣來消瘀，所以在這邊的血腫或瘀血，用行氣來消瘀，那同樣的在瓜蒂散也有用到赤小豆，

因為它那邊除了痰的問題，它那邊氣血都壅堵住了，所以也是用它來幫助行氣，用瓜蒂把它吐出來，這就是赤小豆的作用。那記住赤小豆一定要用芽，那上面的要用漿水，漿水我們之前講過了，就是煮粥時上面湯的那部分，白白的那粥水，這就叫漿水。那「和服」呢？「和」是攪和的意思，念霍，就是要把漿水攪和方寸匙的藥粉來喝，一天吃三次。那一般漿水我們都怎麼做？都用粳米啦！在《傷寒論》中方劑都是用粳米。那粳米呢也是有幫助氣的流通的作用，它可以幫助氣的流通。那治療就是行氣來消瘀，用米漿水和服，若是用粳米下去做的話，那粳米去做的米漿水，它幫助氣的流通，所以它效果會更好，用漿水的目的是這樣的。那一個白天呢，吃三次，日三服就是白天吃三次，晚上不吃。

【《桂林古本》】

【黃土湯方】

灶中黃土半斤，甘草三兩，地黃三兩，白朮三兩，附子三兩（炮），阿膠三兩，黃芩三兩。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赤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毛出曝乾），當歸十兩。

上二味，杵為散，漿水和服方寸匙，日三服。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寒虛相擊，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

【《桂林古本》】

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寒虛相搏，此名為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永諸譯】

脈先像弓弦而後脈管很大，弦就是陽氣衰減，脈管大則脈內中空，陽氣衰減就是寒，脈內中空就是虛，又寒又虛合起來影響身體，就叫革。婦人會小產及漏下，在男子就是失血失精。

【永諸講解】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寒虛相擊，此名為革。婦人則半產而漏下，男子則亡血」，那《桂林古本》它是說，脈弦而大，它沒有講寸口脈。脈弦而且大，那弦就是減，大呢就是芤。那減則為寒，芤則為虛。寒跟虛呢，相搏，這個就叫做革。名稱就叫做革，有寒有虛啦！虛寒就叫做革，那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那這個我們怎麼看呢？脈先弦，弦為什麼叫做減呢？我們春天的時候，陽氣開始往外升發。但是在升發的過程中遇到冬天遺下來的餘寒，就是我們的陽，遇到了一些寒，就會形成弦脈。那另外還有一種弦脈是怎樣？它是力道不夠或是力道被鬱住了，所以也會變成一個弦，因為

他陽不足，而另一個是陽受到抑鬱，陽的不足到後面，到我們那個手脈那邊，便出現了一個弦脈。力道不足出現了一個弦脈。陽氣的不足，所以他講了什麼？減。就是陽氣到不太到，就會形成了弦。好，那出現弦呢？它告訴我們力道達不太到了，那後面呢，弦了以後呢？後面接著突然變大了，脈比較粗粗的，像水管一樣很大，脈來的時候一摸下去，這個脈先是弦的，後來呢？我們覺得這個脈原本是這樣，摸了以後突然變大了，後面接著大了，撐開了，變大了。因為「弦」就是陽氣的不足，送的血也有限，突然，脈變大了以後，原本脈管是充滿的，變大了以後就變得空空的、四散了，所以，他這邊來講「弦」是「減」，陽氣的力道不足，所輸送的血，我們當做自來水送水，水壓太小，送的水變少，摸到是「弦」，後來突然脈管變大，因為我們送的水是一樣的，水管變大了裏面就會感覺空空的，所以他就說「大則為朮」，「朮」就是一種草，那種草裏面都是空空的，屬於這類的我們有蔥、洋蔥、蒜頭等的葉，那裏面都是空空的，所以才講說，大就是形成一個「朮」，原本我們輸送的力道不足，所以，「弦則為減」，氣血減少了，力道送不到那邊，所以量也變少了，後來脈管變大了，相對裏面的容量就感覺空空的，所以他就「減則為寒」，「寒」就是陰，就是他陽的力道不太夠，所以，就出現這種寒，因為送不太到。「朮」就是虛，整個來講就是裏面空空的，就是虛。像這種寒跟虛相搏，其實我們來看這個《桂林古本》，「搏」就是兩個相糾結在一起，像摔角一樣，所以，我們講搏擊，搏擊就是兩個纏鬥在一起，有時候人會互相對打，所以叫搏擊。搏擊包括手腳什麼的都可以，是沒限制的格鬥，一般來講的話，搏擊主要以手為主，也可以用摔的、也可以用揍的，有時兩個太近距離，抓住要摔，這個叫做「搏」，兩個是糾纏在一起，「擊」就是兩者有一段距離，用手互相打。

寒跟虛合在一起，這個就叫「革」，所以後代就把一種脈叫做「革」脈，這邊就告訴我們「革」的脈是怎樣？「脈弦而大」所以，後代就把這邊引申做一個脈，這脈就是「脈弦而大」，「脈弦而大」就把它叫做「革」。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們脈往外，這是一個陽的過程，到寸口，血流這樣。寸口脈這邊血流量不夠，脈是弦的，這是有陰，因為我們的血是陰，陰有來濟這邊，但是陽不夠，所以脈比較弦，那為什麼會變大呢？陰少掉而陽顯得多，所以突然脈變大了，那為什麼陰會變少？因為有個力道往內拉，往外血就越來越少，所以空空的，因為沒有實質，沒有陰，所以脈管擴大，這種像是下血過多會出現，另一種是表部的陰突然的失去，像是大失血，這也會出現芤脈。我們人體小動脈這邊有個動脈括約肌，當我們那邊的血供給不足的時候，該處的小動脈括約肌就會擴張，血流就會進入，脈管反而會出現擴張，這樣了解嗎？脈管會擴張，那如果這邊血很多，壓力形成很大，血都往這邊衝擊了，那小動脈覺得這邊的血流可以了，很好了，就收縮，血就不會往這邊流。若是小動脈覺得這邊的血不夠了，脈就會出現弦，弦就代表送來的血不太夠，那在它後面的末梢小動脈，因為覺得沒有血，本身就擴張，若是血流越來越少，這邊血流量越來越不夠，小動脈就會漸漸地擴張，所以一開始脈是先弦，因為血流動力不足，那後面因為動脈擴張就會變成大，形成芤，主要因為你沒有血送過來，血管少了血的滋潤，這個脈叫革，革脈是一個複合脈，是弦而大。革是形容脈像皮革一樣，因為脈弦而大，因為這邊少了氣血，然後又撐大，像我們在做鼓，牛皮做鼓一定要拉皮，把皮拉緊，皮拉緊，這個鼓敲起來才會好，所以他們都必須要去壓，所以像這種繃繃緊緊的皮就叫做革，革，也就是說脈管摸起來是這個樣子，他的原因剛開始就有一個外力往內拉或是外部的陰突然失去，那什麼力道往裏面拉呢？其實已經告訴我們了，原因就是因為婦人半產漏下，半產血是往下走的，所以往寸口脈這邊的血少了，然後形成這種脈弦而芤，先弦而芤，所以他就講說婦人就會半產漏下，很清楚就告訴你說他有一個力道

往下拉，氣血往下走，往下走導致這邊出現了弦而大的脈，婦人大概就是這樣，半產漏下，那男子呢？就亡血，失掉一些血，亡血或失精，這個亡血有陽部的突然失血，大部分都是外力造成的，如車禍外傷，大部分都是指陰部的失血，因為血屬陰，所以陰部最多，最容易失血，他告訴你說男子就是亡血失精，婦人就是半產漏下，所以整個是這樣的，條理很清楚，他是從脈來斷定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個部份我們在《傷寒論》那邊也有提，所以這邊就不再講了，《傷寒論》〈辨脈篇〉裏面有，我們《傷寒論》講解也有，回去看就可以了。

【注】

詳見《傷寒》〈辨脈篇〉內，不復釋。

※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永諸譯】

傷於寒，脈浮，醫以火來劫迫發汗，亡陽，一定驚狂，站起和躺著不安的，桂枝去芍藥加牡蠣龍骨救逆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桂林古本〉寫的比較清楚，所以我們來看〈桂林古本〉，在治法上我們為什麼要用火呢？因為傷於寒，古人想說冷到了那我們就用火這外在的熱源，來解掉這個外在的傷於寒，其實有時候在治病不是這樣想的這麼簡單，就像大家都被教育把冷水和熱水倒在一起，就成了溫水，那為什麼會變成溫水呢？並沒有說，然而在這過程中並不是冷水和熱水手拉手一起做朋友變成溫水，並不是，而是冷水和熱水兩者在對抗，誰勝誰負尚未可知，就像春天和秋天的冷熱空氣相遇相爭，就出現下雨和打雷，所以如果我們對事物不瞭解，就要去觀察大自然，看天道怎麼運行，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因為病是由外而內入，所以當外寒進入人體，它是往內走的，然後你用熱又把它再逼進去，再者，因為火的性是往外，寒的性是往內，所以火進來會把寒逼往內走，然而裏面正氣跟寒相抗，寒受到內外的夾擊，就四處流竄，反而不好，因此我們的治療方式應該從裏面強化正氣把寒趕出去，所以我們治病都是想辦法把東西從外面排出去，如果用火想要治療這些寒，結果是把他往內逼，因為寒的性本來就是往內的。「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傷寒的脈是浮起來的，醫用火迫來去劫掉這個寒，結果因為這些火會迫一些氣血，寒沒有去掉，反而迫掉我們身體的氣血，所以就死亡失了陽氣，在〈傷寒論〉中我們知道「火氣雖微，內攻有力」，如果這個人如果是比較虛的，陰比較不足的，就會「焦骨傷筋、血難復也」，這是比較嚴重。那這個是運用火來把汗都逼出來，而不是藥汗，藥汗是服藥從裏面把它逼出來，你用火是把寒逼進去。正常要把正氣逼出來，正氣是從內出外的，而邪氣是從外入內的，除非是本身的一些內因造成的，我們才會用火，一般像我們用焮針，來治療久寒的疼痛，那用火進去把內寒溫化，而且它是用焮刺那種方式，那像這種外感有邪氣的話，一般我們很少去用火法，我們是會用薰法，薰法的目的是希望身體微汗，也就是用外界所產生的濕熱方式來取微汗，若是火



法則是用熱去取汗，對於陰不足的人，反而不好，所以在《傷寒論》中，陰不足要取汗的用薰法，用藥物的薰蒸去發汗。但因為火邪是外來的，造成了驚狂，我們知道重陽則狂，因為身體裏面的水被逼掉了，氣血有形的東西逼掉了，像血液中的血漿，血管外的體液，都是氣血內有形的津液。亡陽呢就是亡失陽的氣血，有形的沒有了，那剩下的就是什麼？燥熱。那火為陽邪又加為陽邪的燥，就出現狂，因為兩個都是屬於陽，都是往上走，那往上走呢，那這一定是上頭，所以重陽則狂，這是雙陽逼到頭來。那起臥不安呢？就是爬起來和躺下都不舒服，所以躺著呢，燥熱就在胸中，他心煩死了，換坐起來，燥熱在頭，則頭煩，那我們就用什麼？桂枝去芍藥加龍骨牡蠣救逆湯，為什麼要把芍藥去掉？去芍藥就是說，主要因為陽部的氣不足了。脈外是陽，脈內是陰，所以陽這邊的氣呢或血不夠了，那芍藥是助陰的，它是助靜脈的回流，會減少陽部氣血的供給，所以我們要把芍藥這去掉，因為本病是陽這邊的虛燥，由於氣被火迫逼掉了，因為火在外並不會把血管逼乾，它只會把表面的氣逼出去，畢竟火是往外，所以它的熱度影響大概只有影響到皮、肉，也就是皮肉這部份的津液被耗損掉。那整個的病因呢？虛燥嘛，所以我們用龍骨牡蠣安定心神，又因為龍骨牡蠣屬石類，有重鎮之性可以安神，那這邊亡失的陽氣呢？我們用桂枝湯去芍藥就可以了。那我們如果還要再強一點來補陽的氣，我們可以怎麼樣？還記不記得一個《傷寒論》中的一個方，那就是桂枝新加湯，它也是這樣的組合，我們也可以用新加湯，新加湯它也是去芍藥，桂枝去芍藥加生薑人參湯，像這邊我們也可以補人參進去，變成桂枝去芍藥加人參龍骨牡蠣救逆湯，像這邊不用蜀漆，蜀漆是用來除去膠痰的，受到火邪，若陰不足的就是桂枝去芍藥加龍骨牡蠣救逆湯，若是陰無不足的，就是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這邊只用龍骨牡蠣，不用蜀漆，那蜀漆就是燙傷，外面有一些膠痰，才會用到蜀漆。

【按】

此方是治火逆驚狂者，與首條之脈動驚病不合，必是錯簡。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方】

桂枝（三兩），甘草（炙，二兩），生薑（三兩），牡蠣（熬，五兩），龍骨（四兩），大棗（十二枚），蜀漆（洗去腥，三兩）。

上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一升，內諸藥，煮三升，溫服一升。

【《桂林古本》】

【桂枝去芍藥加牡蠣龍骨救逆湯方】

桂枝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劈），牡蠣五兩（熬），龍骨四兩。

上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心下悸者，半夏麻黃丸主之。

【《桂林古本》】

胸痺，心下悸者，責其有痰也。半夏麻黃丸主之。

【永諸譯】

胸痺，心下悸的，就應知病人有痰，半夏麻黃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心下悸者，半夏麻黃丸主之」，這是《金鑑本》。《桂林古本》是說「胸痺，心下悸者，責其有痰也，半夏麻黃丸主之」。好，「胸痺」，我們之前有提到，痺從疒從卑，痺是脾的病，因為脾胃是氣血生化的來源，氣血不足歸之於脾胃，「心下」剛好就是胃的部分，「悸」從心從季就是肆（四同肆）心，也就是心臟亂跳，因為我們家族上的稱謂是伯仲叔季，所以季是屬於第四個，第四個叫做季。那一般悸的原因有虛有實，那虛的話就是我們之前講的心動悸，那動悸是心亂跳，亂跳就是陽不足，那種悸是陽不足引起的所以叫動悸，那另外一種是「有痰水」的，因為胃那邊有痰水而主動脈在胃後面，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講？胸在膈上，這邊痺，氣血不足，因為胃那邊有痰水而主動脈在胃後面，那為什麼我們發現在胃這個部分它有所悸動，會跳，那胃的背面是一個主動脈，那為什麼它會跳呢？因為胃這邊有痰水，主動脈的跳動波經由這些痰水傳導到胃外的肚皮，所以引起心下悸，所以我們就知道說三焦通道在過橫膈的通道有堵住，所以導致氣血上不去，也就是當要送到心的三焦通道堵住了，導致其要送達部位氣血變少的痺。像這邊痰多，因為主動脈在後面，如果它是空的話主動脈的跳動波沒辦法傳過去，就是因為有傳導的介質，也就是痰水在這邊，所以傳導到外層的肚皮，引起悸動，所以我們手放在肚皮上面就可以感受到悸動，或者感覺這皮膚在跳動，所以《桂林古本》講說「責其有痰也」。整個來看我們看《桂林古本》是比較好的。那怎麼治療呢？他說有痰，那有痰我們知道從中焦到上焦之間我們去掉它的痰，痰的積就是「半夏」，所以

半夏就是用來去除這些痰飲，結在中上焦的，那就就是我們衛氣要行的道路，所以你看小柴胡湯他就用半夏，小柴胡湯中也用生薑來幫忙散胃中之水氣的。因為中焦通往上焦的氣道有所阻礙，導致上焦的虛所以他說「責其有痰也」，像這種其實他算是比較虛，像這個因痰堵所造成的虛是有一段時間的，所以做成丸是要以緩來治之，病是較久的，畢竟痰水的積成是要一段時間的，就是用丸來治。那麻黃可以開毛竅，開肺氣，所以心肺之氣要通利，要用麻黃。

【按】

此方是治寒水心忡者，與首條之脈弱忡病不合，必是錯簡。

【永諸按】

吳謙說「寒水心下忡者，與首條之脈弱忡病不合，必是錯簡」，因為《醫宗金鑑本》的條文不足，所以吳謙才這樣說，但是我們看了《桂林古本》以後，了解這條文是對的。

【半夏麻黃丸方】

半夏麻黃（等分）

上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小豆大，飲服三丸，日三服。

【《桂林古本》】

【半夏麻黃丸】

半夏、麻黃各等分。

上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小豆大，飲服三丸，日三服。

【永諸按】

那就用半夏跟麻黃的粉末以蜜來和丸，像是皂莢丸是以棗膏來和丸，紅棗可以避免皂莢丸因除痰過度而耗失津液，而半夏麻黃丸用蜜，幫助心臟的力道往外送。那如小豆大，像小豆的大小，飲服三丸就是喝水，這邊有人會寫白飲，這種用白飲或是米漿水也是可以的，白飲白酒都可以，那白天吃三次，晚上不用吃，這就是用來治療胸痺有心下悸的症狀，且因痰所致的。

〈卷四〉

痰飲咳嗽病脈證並治第十三

※夫病患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裏虛。脈偏弦者，飲也。

【《桂林古本》】

夫平人，食少飲多，水停心下，久久成病，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脈偏弦者，飲也。

【永諸譯】

正常人，吃少喝多，水停在心下，久久成病，嚴重的則心下悸動，輕微的則短氣。脈左右都弦的，屬寒。脈單一側弦的，屬飲。

【永諸講解】

我們先看《醫宗金鑑本》的條文，「夫病患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裏虛。脈偏弦者，飲也」，那過來我們看《桂林古本》，《桂林古本》是寫「夫平人，食少飲多，水停心下，久久成病，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脈偏弦者，飲也」，我們來看整個的條文，一般我們先看《醫宗金鑑本》的，「夫病患」其實一般都是病人，那仲景講得大概都是病人，很少講病患，所以這應該是後代有改過，所以這字有些錯啦，那夫病人「飲水多」，水喝的很多，水喝的很

多他就怎樣？因為我們人體呢，這是胃，然後橫膈，然後肺、心，如果水太多，我們這中焦，從中焦我們的胃氣在走，中焦一直到上焦然後進到心，從上腔靜脈進到心然後到肺，再從肺循環再回到心，那這邊水太多的話，第一個造成的影響在胃的部分，它會使胃什麼？腫脹、會悶，胃就會悶悶的，那腫脹的胃它會使這橫膈下降不利，吸氣時橫膈會下降然呼氣時橫膈上升，因為胃脹，所以橫膈降下來的深度就會變短，所以就變短氣，那也會引起喘。另外一個就是什麼？我們吸收太多的水，如果這個人肺的功能比較差或者是心的功能比較差，那心肺就會有停水的情形或者是一「停飲」，那一般這邊講的「飲」就是什麼？就一般我們有養分的組織液，因為我們胃跟腸這邊吸收的，飲食吸收的都是組織液，還有包含一些什麼？養分，從乳糜管、胸管那邊來的，乳糜管是淋巴循環的一種，一路往心送，所以他才叫做「飲」，這後面會有一「飲」的部分，然後導致心臟和肺的腫大，那就會引起這種「喘滿」，那這種是「暴喘滿」，突然的喘悶，像這種的，在喝冷水狀況會比較明顯，後面的條文我們繼續看，它說「凡食少飲多」，吃得少喝得多，那重點這個一定要很清楚，就吃得少，那吃得少脾胃的氣血的飲食精微的來源就少，你吃得少，脾胃氣血來源就少，那脾胃的氣就比較弱，那我們知道脾會散精，就把這飲食精微散出去，那散出去需要有個力道，那你原本就吃得少，所以脾氣的陽，那力道就比較弱，水分的輸送還有養分的輸送就會比較差，那更何況你水又喝太多，就會造成水這些停在心下，那心下就是什麼？心下就是胃。那這個慢慢累積，慢慢累積，所以古本講「久久成病」，必須要長久才會變成這樣。像有些人啊，喜歡吃蔬菜水果，不吃飯，水分的東西吃的多的也會造成這樣。像這種食造因很多呢，包括那些比如說沒有養分的、比較沒有澱粉的那些東西吃太多了，因為那些含比較多的水，像生菜啊，很多人喜歡吃，那長期吃下來就會造成那種水停心下，就會停在胃的位置。心下就是胃，胃有三脘嘛。那上脘、中脘、下脘，那就會停在上脘這邊。那停在這邊呢，這邊週邊的淋巴呢，因為他從



脾胃這邊上輸，又因為食少，在後天氣血的起源處輸送的力道就比較弱了，所以他週胃的邊週邊的淋巴流動會比較差。那主動脈在胃的後面，胃周邊有一些停水，所以那個主動脈的波動會從後邊，傳到肚皮。你就感覺到什麼？悸。那這個悸是屬於實證的。是實，因為水的關係。那另外一種虛證的呢，像炙甘草湯的脈結促，或是脈結代。那《桂林古本》是寫脈結促，這才是對的。心動悸，這是屬於虛的悸，心氣的不足，那大概這樣。那當中病比較輕微的，就氣比較短。微的就是胃的週邊沒有那個水了，所以只有胃局部的擴張種大而已。那橫膈的下降受到阻礙，所以就覺得吸氣吸不長，所以比較微的就是短氣。那嚴重的呢，就會造成這邊都是水，所以主動脈可以打過去，震波呢可以傳到肚皮那邊，所以說「甚者則悸」，那微者就是短氣。那這邊講「脈雙弦者，寒也」，那什麼叫脈雙弦呢？那個雙呢？詞語有「成雙成對」，雙就是一對。左手、右手，左右手的脈都出現弦脈，這種呢他告訴我們是寒。為什麼呢？因為寒是外來的，冷是內生的，文字的意義要注意一下，所以手足厥冷，是內部陽的不足，那惡寒呢，寒是外面的，討厭外面寒，所以他是受到一些風寒的感冒。那兩邊都出現弦脈，因為寒是影響整體，全身每部都受到外寒，天候的影響是整體。那造成整體的氣機的不通利，所以這個脈就會出現弦脈，因此脈雙弦就告訴我們有寒。那另外有一些說法是這樣的，在同一部位的位置摸到兩條弦脈，例如在左寸口脈摸到二條弦脈，那牠把它當作這邊就是寒。不過整體來看，因為雙嘛，成雙成對，雙字上面有兩個隹，指一對，所以比較偏向是兩手。兩手的脈摸起來都是弦的，那這種就是寒，因為寒是影響了整體。那如果脈偏弦呢，脈偏弦的他說飲。那為什麼叫做飲？飲就是，我們講簡單點，像酒就是飲，就是水裏面含有養分的就叫做飲。那沒有東西的，是純水的就叫做水。那一脈偏弦者，飲」，那飲呢是從那邊來的，我們人體腸胃吸收以後，這些養分經由乳糜管，小腸的乳糜管經淋巴循環藉由胸管回去，胸管那邊就屬三焦系統，那三焦走的不利，會造成停飲，其實我們人體都會有偏勝，

像你是左撇子跟右撇子，左右手力的力道就不一樣，所以人體氣血的分布，有可能他左邊多，那右邊就少了，因為往這邊的力道多，往另一邊的就力道弱，它是競爭性的，那邊少，這邊多，若是往這邊的氣血多，另一邊的流動就不利，所以就會導致這邊有一些氣走不動，那就形成什麼？飲，因為這些是有養分的，所以他就形成飲，因此脈偏弦者，飲也。因為停飲只是局部一側，沒有到整體，那這個剛好會表現在一手的脈上，原因就是這樣。那後面《醫宗金鑑本》講說，都是大下後裏虛，其實大下後裏面會虛是沒錯，但是這個跟那個脈雙弦者寒，脈偏弦者飲，其實沒有特別大的關係，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像是錯簡，就是多出來的一些字，《桂林古本》也沒有這個字。

【按】

此條微者短氣之下，古本有「脈雙弦者，寒也」等句，文義不屬，當另分為一條在後。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按的部分，吳謙的按說「此條微者短氣之下，古本有『脈雙弦者，寒也』」等句，文義不屬，當另分一條在後」，那其實「脈微者，短氣」是針對「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這個部分，那我們藉由脈來判斷，就是說，像這種水停心下，久久成病的這種的，那如果他的脈是雙弦的，表示呢他本身有寒，那如果脈偏弦呢，本身是飲，那這是可以獨立成另外一個診斷方法，就是我們在脈的診斷上我們可以這樣用。

【注】

凡病患食少飲多，小便利者，為消渴病；小便不利者，為留飲病。留飲者，即今之停水飲病也。若水停上焦胸中，則壅肺氣不得降，故暴喘滿也，若水停中焦心下，甚者則凌心，故病悸動不安，微者則礙肺，故病呼吸短氣；若水停下焦少腹，則不輸膀胱，故必苦裏急也。仲景於此，但言上、中二焦，不及下焦者，非略之也，謂已詳於《傷寒論》中也。

【永諸按】

「凡病食少飲多，小便利者，為消渴」，消渴呢不一定會食少飲多啦，像糖尿病的三消是吃多喝多尿多，屬上消的就飲多，中消的就食多，下消的就尿多，看是屬那一消，有些人是三者皆有。若主要是講消渴的話，就是腎的關係，我們之前都一直講過，就是說有一個水桶，那腎是在最下部的，那這個水龍頭呢就是我們的胃，後天氣血的來源，因為我們喝的東西藉由脾吸收，所以脾胃這邊屬於水龍頭的水流部分，若這個水龍頭打開的量不夠，就是胃的吸收不足，胃比較乾的，水量少的，這個桶子是不會滿的，對不對，所以我們可以藉由清胃熱滋胃陰或喝水讓胃吸收，讓水量變多，那這個水龍頭的水量變多，那這個就一定滿。那有一種就是屬於腎的，就是這桶子底下有破洞，無論你這邊水龍頭開的多大，胃這邊吸收再多的水，他也是漏掉，完全不會止渴，都不會有止渴的感覺，都一直很口渴，那這個就叫做消渴，所以才講說飲一澍一啦。腎氣丸就是說我喝了一杯，結果不好意思下面漏掉，所以喝了一杯就漏一杯，我們身體存的水，永遠都存不滿，都耗損掉了，這個就叫消渴。

如果小便利的話呢？不一定是留飲，小便利還有什麼？濕熱的病，黃疸，小便利就是會發黃，像這一個，並不代表就是會造成留飲。那留飲他說即今停水之病也，其實留飲就告訴你留嘛，那飲呢，就是那種有養分的水嘛，我們從腸胃吸收有養分的水呢，因為

寒或者因為三焦壅堵，或者因為某些因素如脾胃氣虛等等，造成它的流動不利滲出來停在那邊，這種就叫留飲。那這種飲呢，大部分是屬於什麼？如果我們再來看它是痰，屬於陽的部分。為什麼？因為它從腸胃開始，一路是要往外走的。那若是水停上焦的胸中那邊呢，那胸肺會腫脹，所以就悶，也會影響呼吸，所以會喘。那如果呢是水停在中焦還有心下就是胃那部分，他說甚者凌心，並不是凌心，我們之前講過了。就是那邊水多了，主動脈跳動，波動往前傳導所引起的。那如果是心悸的話，心悸大部分都是屬於什麼？屬於虛，像炙甘草湯。好，然後這邊講了「甚者凌心」，這個不太對，我們之前講的那是心悸，我們知道心臟如果是虛是屬於悸。那心臟如果真的是有水停的話，出現的是那種胸痺的反應，就是胸中塞，或者是胸痛徹背，背痛徹心，這個屬於瓜蒌薤白桂枝湯，那部分的，我們以前已經講過了，這是屬於那一種的。那悸的話在心臟它是屬於虛的，那這個悸講的是在心下，還有橫膈那部分的。那因為這個部分呢，那邊水停所以造成短氣，所以這邊並不是說什麼微者礙肺，那是因為胃的腫脹導致橫膈下降不利，受到阻礙，所以出現短氣。

好，後面他講說如果水停下焦少腹，不輸膀胱，則為苦裏急。我們下腹部，有膀胱的部分，還有大便的位置，這邊也包含了女孩子的子宮，後面有大腸，我們再來看。如果呢這些飲呢或者水呢停在下腹部，它沒有排出來，因為也有小便利的話，它會造成什麼？第一個我們先從後面開始講，肛門那部分會腫脹，那腫脹呢，那就刺激嘛，肛門這邊有一些感覺神經受器，會覺得一直有大便的感覺，會一直想要大便，因為腫脹壓迫導致神經刺激。可是事實上並沒有大便？沒有，只是他的直腸這邊的腫脹感而已，所以去大號呢，也大沒東西啊，可是就一直想上廁所，所以我們碰到這個症狀，你就知道說這邊有一些水氣，停在下面的直腸肛門附近，導致它的腫脹，所以我們治療方式很簡單啊！把水利掉，不是往上拉就是從小

便利掉，所以我們可以用兩個方式，一個升提，把水氣往上行，一個利小便，把水氣從小便利掉，那如果以這樣來看的話，那你就知道怎麼治了，我們可以用一些後代的方，用補中益氣，把這水氣拉上去，那這裏有升麻有柴胡，然後有黃耆，對不對？我們把它拉上去，還有白朮，好，那再加什麼？再加五苓散，它就從小便排掉，一拉一洩，這樣就可以治療了，你看我們只要了解它的原因，我們就可以治療，好這是腸的部分。

那如果是在子宮的部分，女孩子子宮的部分，它會出現什麼？因為滲液嘛，滲液會出現什麼？白帶，帶下，我們不要講白帶我們講帶下，分泌物很多，那小腹也是覺得悶悶脹脹的，所以它就出現什麼？帶下，其實這個帶的字義，就是現在停滯的意思，因為氣血壅堵在這邊所以導致小腹悶脹，然後就滲液，變成帶下，那如果是男生呢？這些氣是在陰囊的部分，所以就造成了陰囊的濕癢腫脹，所謂《靈樞》講的囊下濕，陰囊下濕，那這個治療方式呢？因為女孩子的胞宮跟衝脈比較有關係，衝呢有些人說它的血跟肝有關係，它的氣跟陽明有關係，因為衝脈麗於陽明，麗是附著的意思，所以治療方式都喜歡用什麼？當歸芍藥散來治療帶下，根據寒熱來做一些加減，當歸芍藥散內有川芎、當歸、白芍來負責血的流通，有白朮、茯苓、澤瀉來幫助水的排泄，治療方式大概以這樣為主，那其它再根據寒熱來加減，這個就是這樣，那同樣道理，男生的陰囊下濕，這個也是，因為肝經絡陰器，也是屬於衝脈的部分，所以治療的方式我們也可以用當歸芍藥散來治療，千萬不要把當歸芍藥散當成婦科的用藥，只要符合它的病機，它藥的作用可以用的，就把它用。

那如果在膀胱，造成什麼？膀胱的腫脹，肚子堵堵的，就是小腹那邊脹脹的，那膀胱脹脹的，一直想上廁所，可是排出來尿都較少量，比較不順，這個就是水飲停在下焦，那治療

上小便不利，它告訴我們小便不利，那小便不利有熱，有寒，所以我們治療上如果是寒的，五苓散，如果是熱的，用豬苓湯，就是這樣。

【集注】

程林曰「飲水多，則水氣停泛於胸膈，必暴喘滿也。凡人食少飲多，則胃土不能游溢精氣，甚者必停於心下而為悸。微者，則阻於胸膈而為短氣也」。

【永諸按】

程林說喝水多那「水氣停泛於胸膈，必暴喘滿」，這個是喘滿這條是屬於《醫宗金鑑本》的條文，《桂林古本》沒有，那水多的話這種喘滿有時候是因為胃的腫脹導致橫膈下降無力所導致的，因為水很多嘛，那喝了水，腹脹如氣球（台語），所以水喝太多會喘，就是怎樣？橫膈下去受到一些阻礙，像在壓皮球，我們這橫膈嘛，那心下這邊就胃嘛，就胃脹得像皮球的時候，橫膈下降有一個阻力，所以就形成短氣，然後胸悶，甚至引起喘，就是這樣的關係，所以這個病症常在那裏看到？腹水的。那腹水它並不是胃的腫脹，而是因為腹腔下面都是水，那胃空空的就浮在上面，所以就導致橫膈下壓下去這邊有個氣球在那邊，像在壓氣球，所以它引起喘、悶，兩者水停的位置不一樣，像這個是因為整個胃裏面水太多，那像這種腹水的，是胃裏面沒什麼水，空空的，但是呢下面的水把它撐起來，就胃就浮在水上面，那抵住了橫膈，使得橫膈下降受到阻力，所以造成短氣，這是屬於腹水的那種喘，兩者呢是不太一樣的。

好，我們繼續看，凡人食少飲多，我們這個重點，食少一定要把它看出來，有些人都是把這個略掉了，都只看到飲多，因為食少，食少代表它什麼？本身脾氣的不足，就說我們飲食的來源，就像我們人吃東西少了，無力一樣，所以它的那個往外打的力道變弱了，因為脾會游溢精氣，那個力道相對就減弱了，那減弱了才會導致一些水停，所以才出現這種飲，飲多就會停在心下，那這邊有講說，胃土不能游溢精氣，這不是胃，是脾，脾負責游溢精氣的，那這些水停在胃，因為游精氣的力道不夠，所以水停在胃，那久久就而之，導致整個胃的腫脹，那形成這種悸，還有短氣，是這樣的。

※先渴後嘔，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茯苓湯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先渴後嘔是水停在心下胃脘的位置，這是屬於飲的那一類病，小半夏茯苓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先渴後嘔，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茯苓湯主之」，那《桂林古本》沒有這個條文，好我們先看一下，先渴而後嘔，先是口渴然後後面又嘔吐，那我們要了解這個嘔字，我們之前都有提過，這是屬於什麼？樞機不利，跟什麼有關係？跟少陽，所以少陽病呢都是

喜嘔，發熱而嘔這個大概都病屬少陽，因為樞機的關係，少陽主樞機，那為什麼先渴後嘔呢？因為病在三焦，胃原本它乾乾的，沒水嘛，胃中乾，比如說發汗以後，它乾乾的，那我們水就喝進來，因為口渴，所以胃乾就會口渴，水喝進來滋潤了胃，那胃氣往上走，結果發現，我的上焦、中焦這個部分的氣有所瘀堵，堵住了，那堵住沒辦法往上送啊，那往十二指腸，胃下面的幽門這邊又還沒開，所以就產生一個逆衝，就從食道出去了，所以這叫嘔。

那當然有些也會出現吐，但是我們要了解嘔的話，是有聲有物，聲同「嘔」音，那吐呢？是無聲有物，食物沒有聲音就出來了，所以要了解嘔與吐的不同，那你分別了嘔跟吐就可以知道病在少陽，還是病在胃。所以他告訴我們說因為就是三焦瘀堵，胃的水沒辦法送出去，然後漸漸積多，就從食道出去了。所以他就說，這些水是停在心下，胃脘的位置，那這是屬於飲家，就是有留飲，為什麼？因為這些水呢會有一些養分，才會走入三焦系統，就是腸胃道的那些淋巴系統，小腸的乳糜管那些，像這種就叫飲。那飲家就是說，三焦不通利造成這些水道的瘀堵滲液的病症，像這一類的就是飲家，用小半夏茯苓湯來主之。小半夏湯的方義呢？你看我們中焦跟上焦之間，若有一瘀堵，就像一條道路上有塞車，原因是路上面有一塊大石頭擋住去路，要疏通這道路，那大石頭呢一定要把它去掉。那第二個呢？去掉大石頭後，我們要疏通車流，要加強前面車的流速，這樣塞車就可以解了同理，三焦通道有留飲結痰，我們要用什麼去去掉呢？用半夏。那通路通了以後要用什麼來加速水氣的外散呢？我們用生薑。因為石頭並不多，所以那去掉這個結痰留飲的藥，不需要很多，所以半夏的用量不多，大約三錢就可以了，反而這生薑呢？因為停太多水氣，更要要加速流動，所以生薑用的量變大。好，那這些飲呢最重要讓它從那邊去除，因為是位在胃，在橫膈以下，是屬於陰中之陽，我們要讓它由內而外的出去，所謂由內而往外走出去叫做陽，簡單來講，送出去的叫陽，



所以呢我們最好的方式用什麼？陽中之陽法和陽中之陰法，陽中之陽法叫做發汗，針對留飲不多的，沒有出現心下悸的症狀的陽中之陰法就是利小便，一般嚴重的水病和留飲，從小便利掉最快，因為發汗的排水很有限，我們人從毛孔排掉的那些水，相對於小便來講其實不多，是少比較多的。那更何況他是在胃，屬陰中之陽位，從小便因勢利導較好，那從小便利掉我們就必須加什麼？加茯苓。用茯苓來把氣血導往腎，把水氣化成小便利掉，所以這邊用小半夏加茯苓湯。

【注】

水停心下，中焦部也，中焦屬胃，故不止病悸、短氣，而亦病嘔也。病悸、短氣者，是水停胃外，從膈下而上干於胸也。病嘔者，是水停胃內，從胃中而上越於口也。然必先渴飲水多而後作嘔者，方屬飲家嘔病也。主小半夏湯者，以止嘔也；加茯苓者，以飲水多而病嘔，故兼利水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吳謙的注說「水停心下，中焦部也」，心下就是胃脘嘛，胃脘剛好是在中焦，對不對？胃屬於中焦，所以那些飲停多了以後就會形成一個悸、短氣。那悸、短氣，我們之前有講過了，悸的原因是因為什麼，主動脈的跳動波，因為胃部那邊的一些停飲，導致震波往腹皮傳去，導致這種悸，所以叫做心下悸。那短氣呢是因為什麼，因為那個胃脹大了，又脹又大，那其實痞證有時候嚴重了，也會短氣，因為氣都堵在那邊，使得那橫膈往

下壓遭受一個阻力，所以就出現這種短氣。那嘔的原因呢？是因為中上焦的不利，所以導致嘔的。

那這邊是寫的比較好，「病悸，短氣，是水停在胃的外面」，是胃區的腫脹，還有整個淋巴，那這個會影響橫膈，「從膈下上干於胸」，主要是橫膈向下受到阻礙導致的，那一病嘔者，是水停胃內，從胃中而上越於口」，嘔呢？是三焦的樞機的不利導致的胃內水沒辦法流動，又不能往下走，如果往下走到脾那邊，但脾寒沒有吸收就會下利，所謂的太陰病。但是一般在胃內的酸度還沒有到時，幽門是收縮的，所以這些水就會逆行，逆行就會產生嘔，那它說「先渴飲水多而後作嘔者」，其實是他先因為口渴，胃中乾的口渴，那我喝了水，才會想要喝水，那喝水一喝多，結果我們中上焦疏通不利，有所瘀堵，所以水才會停胃，然後引起嘔，是這樣的。那小半夏湯的目的呢？第一用半夏來去痰結留飲，通行三焦的結痰、結氣、結飲，用生薑來幫助水氣的外散加速，所以生薑的用量還滿多的，因為它那個已經出現悸、短氣，表示他那個胃裏頭的水多，我們要去掉那些水，因此用利小便的方式是最快的，所以我們再加個茯苓。

【集注】

魏荔彤曰「水停心下，阻隔正氣，不化生津液，上於胸咽故渴也；渴必飲水，水得水而愈恣其衝逆，所以先渴而後必嘔也。此屬飲家，當治其飲，不可以為渴家治其渴也。治飲則用辛燥，治渴必用寒潤，大相逕庭，可不明其屬於何家，而妄治之乎」？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集注，魏荔彤他說些「水停心下，阻隔正氣，不化生津液，上於胸咽故渴也」，水停在心下呢？這種飲本身就是正氣，只不過它失去了流通性，我們知道邪氣是正氣所產生的，只不過是我們生理功能的異常，本來這些是要送出去的，結果因為某些因素，比如說力道的不足，結果在那邊凝聚產生結痰留飲，那我們要想辦法把邪氣變成正氣的，或是想辦法把邪氣排出體外，主要治法是這樣的。那這些結痰留飲阻礙了三焦的氣機通道，我們知道三焦主通行水道，水道被阻，這樣津液就不會化生，導致上面出現那種渴，所以我們的下視丘的口渴中樞就會興奮，覺得口渴，因為血液會變得比較乾燥。那喝水以後，水愈堆愈多才會吐出來，並不是一水得水而愈恣其衝逆」，他之所以會嘔的原因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就是中上焦那邊水道的不通利所導致的。

「此屬飲家，當治其飲」，其實不是說治他的飲，飲是一個結果，那病機在那邊？病機告訴我們是中上焦這部分氣的流通不順利或有阻礙，所以我們看到那些藥用半夏生薑，目的就是用來治這個的，飲只是一個結果而已。那他講說「治飲則用辛燥」，沒有這個道理，若是這樣，那通利小便，淡滲利濕就不能治飲了嗎？所以他講的不對。同樣的，那治渴一定用寒潤是嗎？那腎氣丸、五苓散那藥方呢？都是寒藥嗎？所以什麼「大相逕庭，可不明其屬何家而妄治之」，是他本身對這也不了解，故把它定義說「治飲則用辛燥，治渴必用寒潤」，其實是不對的。由此，我們知道魏荔彤對這部分的了解是有問題的，所謂的讀書，就是要能明辨，能判別別人的錯誤，才是真讀書。我們有時候從古人的一些注釋、解釋，可以看出醫家的醫術好不好，就像下棋，內行人一下棋，對方是不是高手，棋力多少一下就看出來了，所以他這邊寫的，治飲用辛燥，治渴用寒潤，表示他的了解有限。他只知道一部分，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判斷。所以我們常常講說當我們學了《傷寒論》，我們了解陰陽的變化，還有那

個臟腑還有經絡怎樣在走，所以仲景才講「經絡腑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嘛，那像這個其實我們現在大概都已經懂了，我們把現代醫學導進來，對於氣血我們做了一些體悟，了解什麼是三焦，什麼是包絡，這是現在中醫學校教育有時候不是那麼清楚，不曉得是不是有改進。當初我剛開始求學的時候，對於這些的問題，老師也都沒有很好的解釋，氣血陰陽根本就不了解，那你說中醫又能達到怎樣的境界？我也是希望以後大家學了氣血陰陽，以後你在看醫書，不是在學他，而是在跟他對話。那他講得很好的你就會覺得，唉呀真是讚賞，於我心有戚戚焉；那他講得不對呢，我們就知道哎呀你那邊不對啊，這邊不對啊，那就釐清它，現在的講法叫打臉。沒有啦！其實就是幫他做更正啦，例如說他有一些不對的，那就當作是一種考試嘛，考試有一些是非題、選擇題，甚至考選擇題也有一個字的錯誤或怎樣有沒有，挑就要挑他的錯誤，有些還複選題呢？同樣的道理，讀書也是一樣。

尤怡曰「先渴後嘔者，本無嘔病，因渴飲水，水多不下而反上逆也，故曰『此屬飲家』。小半夏止嘔降逆，加茯苓去其停水」。

【永諸按】

那過來呢我們繼續看尤怡的，那尤怡說「先渴後嘔者，本無嘔病」，就是先渴後嘔呢就是本身你還沒有喝水，不曉得其實他本身有這種嘔病的，但是他一直沒有表現，那只是因為你口渴喝水，然後發覺說哎呀你的中上焦有瘀堵了，才表現出來，所以呢他就是這是飲家。什麼是飲家呢，就是我們的三焦系統在流通，我們運輸飲食精微的時候呢，因為氣鬱的不夠或遭遇寒堵或鬱熱或鬱燥，導致呢那邊產生了一個結氣的不流通，或者是因為情緒的不好，波動、憂思、驚恐甚至你飲食的關係，吃了一些比較冷那些，這些都會造成冰。所以《傷寒

論》所講的冰他是一個很大的，就像我們之前講過，生氣、開心這些都是屬於陽，陽性的情緒反應，他會使得氣血往外走；恐懼、憂傷、思慮這些都屬於陰性的反應，他使氣血內縮。那這些都會造成病嘛，像我們之前講的，奔豚那些啊，還有驚悸這些，有些都是你看所造成的，驚所造成的，七情所造成的一些病因。那「此屬飲家，小半夏止嘔降逆」，其實呢我們有時候呢我們的藥呢，有些藥喔，小半夏止嘔降逆，他止嘔是怎樣止嘔？他降逆是怎樣的降逆？你要讓人家知道。一句話止嘔降逆然後就過了。然後「茯苓去其停水」，茯苓怎樣去它的停水？像我們來講的話呢，我們就知道說，為什麼它能止嘔？因為你這個嘔是屬於樞機的問題，那中上焦之間的那些水道呢有一些地方停住了，有結痰、有結氣，所以導致這種嘔逆。

那我們如果知道有結痰，其實很簡單，我們用生薑，你如果不放半夏你用生薑，生薑吃下去以後你的嘔可以止的，那表示你只是輸送力道的不通，中焦上焦的氣走得比較慢而已，有沒有堵？沒有堵，所以加了生薑，氣走快以後就好了，那另外判斷如果是有堵住呢？很簡單，你生薑如果吃下去，你會發現怎樣，我們三焦這邊有些堵住，吃了生薑以後水要往這邊走，堵得越嚴重，就吐了，所以吃生薑沒有用，反而就吐，所以有些人說生薑為嘔家之聖藥，《千金方》寫的，他的條件要在於胃氣往外走的力道慢，那麼生薑就是嘔家的聖藥，如果這邊是有一個痰堵，痰氣的結堵在這邊，那生薑就變成很會嘔的藥，因為你吃下去以後水氣走三焦，前面堵有車禍，你又讓氣來這麼多，那不就逆的更嚴重，所以就更會嘔了，是這樣的，那為了避免這個，所以生薑喜歡跟半夏一起，而不要讓病人吃了生薑吐得要命再來用半夏，何必呢？不管有沒有我們就當作有一些痰，那我們就加一些半夏，是這樣的，因為他都有出現嘔，就有樞機不利，那我們就生薑半夏，所以你有沒有看到小柴胡湯，為什麼會嘔？嘔家

是用什麼？生薑跟半夏，我們看小柴胡湯是用生薑跟半夏。好，那茯苓呢？怎樣去水，茯苓就是將氣血導往腎氣化去利小便。你看因為痰堵不多，所以其實半夏只有用到一升，上次講到三升太多了，他就用一升，那生薑用多少？用到半斤，真多，所以我們這邊就知道生薑是專門用來幫助脾胃行水氣，胃那邊水太多就用生薑，所以就有一個方叫做茯苓甘草湯，裏面是用生薑。好，茯苓用三兩，一般我們的狀況利小便用三兩，那如果他真的積的很多的話，水氣很多的，我們可以把他加重，加重到，古代的三兩是現在的三錢，那你可以把他加重到一兩也沒關係，一兩的茯苓也不會讓你吃了怎樣，水利的比較多而已。《桂林古本》呢？這邊不一樣，茯苓用到四兩，他取的比他還多，用七升煮取二升，把渣渣去掉，分溫，分就是分成兩分，溫就是指一定要溫熱，再服就是一個白天吃兩次。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

半夏（一升），生薑（半斤），茯苓（三兩）。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桂林古本》】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

半夏一升，生薑半斤，茯苓四兩。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嘔家，本渴，渴者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嘔那一類的病，本來就會渴。渴的是病證要解了，現在反而不渴，是心下有支飲的緣故。

【永諸講解】

「嘔家，本渴，渴者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好，那我們來看這邊，《桂林古本》沒有這一條，那我們繼續看，「嘔家本渴」，為什麼嘔家本渴呢？因為一直在嘔，會耗氣，為什麼呢？你看我們氣血從中焦至上焦是一路走上去到表皮，所以正常的力道是往上的。那這邊是胃，這些氣血是要往上，結果你嘔呢，就是把這邊的靠近胃脾部分，胃的部分的水是往外拉出去的。那一是要上，一個是要下，兩個相隔這邊就是空虛嘛，這邊就形成什麼？胃中乾。所以胃中乾就會想要喝水，所以他說嘔家本來就會渴。好，這是他的原理。

那「渴者為欲解」，那「渴者為欲解」代表是怎樣？就是說不管你是吃藥又或者是用某種方式。那出現呢口渴的反應而且你喝了這個水呢，不會嘔吐了，那這種的渴是欲解的反應，就是要好了，「欲解」。這樣了解嗎？這是一個反應啦！就說嘔家如果要好的話，就會口渴，

水喝下去，結果不會嘔了，那就是快要好了，因為三焦有通利了。那他說現在會嘔，但是呢不會口渴，那我們之前有提到嘛！中焦、上焦，那這邊有一些水道支流，如果你的瘀堵是在大的這一條支，大支這邊，那也影響到水氣的一些外送嘛，當然就會導致口渴，因為水沒有上去。那現在不會口渴，那表示他不是主幹的瘀堵，主幹這邊沒有，所以他不會口渴，水可以上去。但是既然不口渴，為什麼又會嘔呢？那水是可以上去的，通行是沒問題的。那為什麼會出現嘔呢？因為有支飲。有支飲就是，不是主幹嘛，是支喔，有沒有，如同我們人的四肢，或是河流的支流，支流這邊什麼，停了一些水，那這些水呢影響到胃。我們講的很簡單一點就是說，胃有一條主幹，往上走的。那這一條沒問題，所以水送的上去的，因此不會口渴。但是支邊的有一些支流，這些支流要進到主幹的部分瘀堵住了，所以導致這種情形，你看我主幹這邊的水可以這樣出去，表是這裏沒問題。但是會嘔的原因是我支幹這邊的都不通，這也會引起嘔吐，我們喝下去的水有些要從支路走向主幹的。那這些堵呢也會導致氾濫嘛，也出現這種嘔，所以他說心下有支飲。那邊是支不是主幹，是支幹那邊出現了瘀堵。那怎麼治療呢？一樣的方式啦，反正半夏跟生薑就是通利淋巴，還有胃中水氣，不管是支道、主幹，或者是支道有堵，主幹有堵，半夏都可以去除掉。大馬路有大石頭，小馬路有小石頭堵住都不能過的，半夏都可以去除，所以那就用小半夏湯主之。那小半夏湯呢他不需要茯苓，因為沒有那麼嚴重，沒有停水，不是主要的流域被堵住。主要的流域被堵住就淹大水，他不是，跟上條不一樣，所以他是旁邊的淹小水，不需要茯苓，所以只要用小半夏湯就可以了。

【注】



飲家渴者，是水停氣不化生津液而渴也；嘔家渴者，是嘔吐胃乾燥傷津液而渴也，故曰嘔家本應渴也。先嘔後渴者，當少少與飲之，以和胃生津，為欲解也；若嘔吐後反不渴者，是必心下素有支飲，故也。惟主小半夏湯止嘔，而不加茯苓者，以不渴並無新飲，且嘔後已傷津液，不可再行利水，重竭津液也。

【永諸按】

「飲家渴者，是水停氣不化生津液而渴也」，飲家會口渴就是氣堵在主幹，所以氣上去沒辦法產生那些液體往上承，所以導致口渴。那如果不口渴呢？就代表不是在主幹的堵，這個飲不是在主幹道上，他是在旁邊的，所以叫「支」，所以他是支飲。那一嘔家渴者，是嘔吐胃乾燥傷津液而渴也，故曰嘔家本應渴也」，那邊講的嘔家會口渴是因為嘔吐傷到胃津，所以才講說嘔家本來應該渴，像這種渴，先給水，然後喝下去又嘔出來的，代表這個是什麼？主幹堵住，如果主幹不堵住的話，雖然喝水可以止渴而且不會吐了。那邊還有講說會嘔不會口渴是主幹沒有塞住，是支幹，所以是有支飲，那用小半夏來清除，生薑行胃氣，不管是支絡、主幹的那些水他都可以加速他們的流通。那半夏呢？除掉那些不管是大道路、小道路、主幹、支線這些的一些痰堵他都可以去除，因為他是支飲，所以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治療。那因為沒有堆很多水，又因為他不渴，主幹有通利，所以堆的水沒有很多，不需要用到茯苓，除非他有出現悸，嚴重的悸，水堆太多而出現悸，或者是短氣，所謂的「微者短氣，甚者悸」，這種情形再考慮用茯苓。

【集注】

李彥曰「此專以治嘔，言嘔家渴者，為欲解，以胃氣復而津液生也。若心下素有支飲，則不燥自當不渴，泛溢而嘔也。半夏、生薑溫能和胃氣，辛能散逆氣，為嘔家聖藥」。

【永諸按】

李彥說「此專以治嘔，言嘔家渴者，為欲解」，其實嘔家本來是會口渴，但是喝下去以後有時候會出現這種吐，那嘔家渴我們之前講過，就是他嘔吐傷到胃的津液，所以導致他口渴，那如果我們給水以後他有時候會出現先渴後嘔，也就是口渴那我們給水以後就吐出來，那我們就用小半夏加茯苓湯來治療。那如果沒有呢？我們給水以後，結果沒有嘔，那就是變比較好，那這種渴可能就是欲解的渴。一種是欲解的渴，一種是胃津消耗的渴。那這種渴喝了水以後就變不渴，是這樣的，「胃氣復而津液生」。那如果「心下素有支飲」，沒有阻礙到主要幹道，沒有阻礙到主要上去的道路，所以水可以上承，當然就不會口渴啦！那我們就知道說，下面就會有支飲，胃周邊相對的一些小幹道都塞住了所導致的，所以就叫支飲。那支飲就不會口渴，因為他主要幹道可以通行，那主要幹道被堵住就會口渴，這是他們的判別，那也是一樣用小半夏湯不需要用到小半夏加茯苓湯，只要小半夏就可以了，除非他有出現比較嚴重的像「微者短氣，甚者悸」這種情形，那我們再考慮呢再加什麼？加茯苓！這邊講說生薑、半夏能溫，溫能和胃氣，什麼叫做和胃氣？要了解這個要先知道什麼叫做「和」？一出一入相等叫做「和」，就是陰跟陽能平等交流的叫做和，那半夏生薑怎樣和胃氣？有在和胃氣嗎？沒有啊！生薑加強胃氣的外散，半夏去除三焦的瘀堵，所以我們在學中醫，要了解文字的卜意思會比較好，比較不會亂用文字。我們使營衛和，營衛和就是血中之氣從血中泄出來的，那跟要從體表出去的氣中之氣可以接得上，就是我們唱歌的和音一樣，那這樣就

是營衛和，我們之前講的太陽病中風是因為衛氣太強、走太快了，營這邊跟不上，所以導致了太陽病桂枝湯證的這種太陽中風，所以我們使胃這邊的氣接得上要出去的仔，那就和了嘛，所以呢這就是和胃氣。生薑、半夏是和胃氣嗎？半夏是把道路的阻礙把它打破，那生薑是幫助把這一些停留的氣趕快把他散出去，然後李彭說「辛能散逆氣」，因為辛呢可以把氣往外走，那半夏、生薑是有辛的作用所以往外走沒錯。那逆氣呢？因為是三焦這邊的堵啦導致氣上不去，並不是胃這邊的氣下不去，不是喔。

【小半夏湯方】

半夏（一升），生薑（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桂林古本》】

【小半夏湯方】

半夏一升，生薑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永諸按】

小半夏湯的組成跟小半夏加茯苓湯是一樣的，只是沒有茯苓而已，那半夏用到一升，一升就是用一个能裝二百毫升的碗所裝滿的藥量，所以呢我們可以去做一个碗，這個碗呢可以裝二百毫升的水，或者你去菜市場買一些碗，那試著裝水，先量好二百毫升的水，然後去那邊倒，咦！這個倒了比如說這個碗呢八分滿、七分滿，剛好就二百毫升，那買這個回去，以後你要秤半夏就怎樣？用碗挖七、八分滿，那這上面半夏就是一升了，那有人去量了一下半夏一升大概是兩錢到三錢附近，那生薑用到半斤，半斤八兩那如果把他換成現在的就是八錢，一劑的話大概是八錢，那煮法也是一樣喔。

【集解】

沈明宗曰「此支飲上溢而嘔之方也。凡作嘔必傷津液，應當作渴，故為嘔家本渴，渴則病從嘔去，謂之欲解。若心下有支飲，停蓄胸膈致燥，故嘔而不渴，則當治飲，所以生薑散邪，半夏滌飲，嘔自止矣」。

【永諸按】

沈明宗說呢這個是支飲上溢而嘔之方，其實他是支飲但並沒有上溢，他支飲也是有堵到了中上焦，但是因為這個支飲，他是旁邊的、他是支道，不是主要幹道，所以不會口渴，因為水還是可以上去，所以不會口渴。我們吃東西或喝了水以後，胃那邊除了主要幹道的運行，支邊的道路也要疏通，所以支道的堵也會導致剛食飲後的嘔，總之，堵住了主要幹道，就會口渴；堵住了支幹道、不堵住主要幹道，就不會口渴，記住！就是這樣。

那支飲上溢而嘔的方，那邊講說「凡作嘔必傷津液」，所以會渴，這是嘔的本來的原因會造成，若是口渴喝了不渴，也沒有嘔吐了，那就是什麼？那就是快要好了，就是好了，是這樣的。

如果心下有支飲，「停蓄胸膈致燥，故嘔而不渴」，有時候看到有些注家的注，常自打嘴巴。像是既然心下有支飲停蓄，他們是覺得因心下有支飲停蓄，胸膈這邊就會燥，燥應該會口渴，怎麼不會口渴？真奇怪呢？所以就直接寫「嘔而不渴」呼嚨帶過，這個就不太好，對不對，就自打臉了，既然心下已經有支飲，但是我主要幹道有通啊，然後他說停蓄心下，導致胸膈這邊沒有水上去就會燥，既然沒有水上去，事實上會渴啊，那為什麼會出現嘔而不渴呢？對不對，所以這裏就出問題了，他自打嘴巴。所以說看書的好處就在這邊，我們可以與古人對話，知道他有那些是不合的，是講得不是很好的。同樣的，你看又開始了，「故嘔而不渴，則當治飲，所以生薑散邪」，這什麼意思？初學者對這個散邪，什麼叫散邪，「半夏瀉飲」，瀉飲，什麼是瀉？瀉是用洗的，洗瀉，水一條一條的沖，洗是先用洗，洗字從水從先，瀉是水沖，所以我們叫洗瀉，一個是用浸，一個是用沖的，所以瀉飲就是我這邊有飲，加一些水把他沖走，半夏是這樣的嗎？是把水拿到這邊把這邊沖掉的嗎？不是，所以他說大腸得大黃，或巴豆，盪瀉盪煉，盪瀉就是用水去沖，沖他的腸胃道，因為大黃會讓血都往腸胃道走，所以這邊充血，會有一些水冒出來，就像我們吃了麻辣火鍋，狂出汗一樣，不就是出很多水嗎，就像是在洗啊，洗表面的皮膚，所以一樣，大黃就是在發腸胃道的汗，在洗這些大便，所以叫盪瀉腸胃，所以你看他們有些字都呼嚨過。

※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桂林古本》】

膈間有水氣，嘔、吐、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永諸譯】

膈間有水氣，嘔，吐，眩，悸動的，小半夏加茯苓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卒嘔吐」，突然間的嘔和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你看這邊有出現悸，所以他比較嚴重，而且出現眩，等一下我們再來講，我們先看《桂林古本》，《桂林古本》跟《醫宗金鑑本》的不一樣，《桂林古本》沒有「卒嘔吐，心下悸」，他只講說，膈間，橫膈間有水氣，而且他會嘔、會吐、會眩、會悸，這一類的，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這邊有水有氣，表示他堵得滿嚴重的，為什麼呢？你看他症狀，「嘔」，樞機的不利，影響到三焦，「吐」，胃也接著影響了，這邊的眩是因為養分沒有上去導致的眩，這邊的悸是因為水停在膈間，導致的悸，明顯的，水非常的嚴重，三焦的不通利，所以用小半夏，必須要再加茯苓，出現這種悸，短氣，我們都必須加個茯苓，來幫助加強移水的力量。「膈間」，什麼叫膈間？就是橫膈的空隙，我這邊是橫膈，這個裏面有一些很多空隙，充滿了水，因為橫膈是三焦的起源，膈是屬於三焦，歸屬於筋膜、三焦，膽的一部份，這邊堵水了，影響到中上焦的流通，所以膈間有水有氣導致這些症狀。我們治療方式也是一樣，你看他有分胃的旁邊的，心下的一些支飲，現在水比較嚴重，停在這個地方，停在膈間，出現這個。「卒嘔吐」，就是我們橫膈，這邊水停住了，導致橫膈腫脹，引起突然間的嘔吐。「心

下痞」，痞就是陰陽不相接，什麼叫陰陽不相接，我陰的陽氣，因為原本你的正氣就是從脾胃的氣血生化之源出到外面，痞證的原因，其實大部分都是因為攻下的關係，導致這邊陰中之陽，本來他可以通過、跨過這個橫膈的障礙，但是因為有人在後面把他阻礙，拉他一把，比如說你要爬牆，結果後面有個人一直拉你，那你就爬不過這個橫膈，所以他就堵在心下這邊，所以陰中的陽氣，被攻下一拉，或者是你吃到一些冷食冷飲，胃內的氣被寒，又縮起來，氣就被拉扯一把，過不去了，就堵在下面，陰中的陽氣在這邊。陽呢？陽中的陰氣呢？因為這邊橫膈下沒有下通，那邊橫膈上也不上行，這兩個沒有相交，叫上下不相交，陰跟陽不成交這個叫做痞，天地否。所以心下這邊有個痞，主要是陰沒有辦法過去濟陽。陰沒有辦法濟陽，陽就下不去。胃這邊是發動機，發動要上去，這邊才會下來，就像我們的念珠一樣，我們的念珠，我這邊要先走，先上去，那這邊就會下來，人體就是這種氣機的循環，因為比較嚴重，所以他就加茯苓。

【注】

卒然嘔吐，雖然不渴而心下痞塞，是膈間有水凝結也。眩者，是水阻陽氣不升也；悸者，是水氣上干於心也。即不渴無新飲，而平日飲盛可知，則不必顧及津液，亦必加茯苓以利水，斯結可開而阻可通也。

【永諸按】

吳謙說「卒然嘔吐」，條文這邊沒有寫渴，但是他出現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症狀，就是嘔吐、眩、悸，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膈間有水，而且這個是比較嚴重的。眩就是水阻陽氣，這邊

的陽氣，是什麼？陰中之陽的陽氣，因為陰中之陽上去，才可以讓陽中之陰這邊接著上，接續陽中之陽，接到最外層後再返回來，就像我們一年四季，這個陰中之陽氣升發出去了，然後接上陽中之陽，到頂點接上陽中之陰，再接到陰中之陽，然後再陰中之陰，至最內層，然後再返回，所以剛好一年四季的形態。所以他這邊陰中之陽上去，接陽中之陰，再接陽中之陽，要不要出呢？要出就變成汗了，沒有出就要回流，變成氣中之血，要回流。

他說「眩」呢，是因為陰中之陽這邊沒上去，所以最後的陽中之陽這邊得不到了，因而導致了眩。「悸」呢？是水氣被堵在橫膈這邊，所以心下和橫膈這邊產生一些停水，因而悸，並不是一「上干於心也」，我們剛才之前有講過，心悸主要大部分是虛，那心的實，大部分就像是水氣，水氣堵在那邊就出現胸痺的症狀，那表現的症狀就是心臟肥大，西醫就喜歡用利尿劑、強心劑去治療。那這邊有講「不渴」，「不渴」我們知道，之前講得不渴就是會有什麼？支飲，那這個應該會口渴，因為阻礙到主要幹道，會口渴，所以條文中出現這些水堆得比較多的症狀，我們要去幫助利掉他。

【集注】

趙良曰「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陽氣必不宣散也。經云『以辛散之』。半夏、生薑皆味辛，《本草》半夏可治膈上痰。心下堅嘔逆眩者，亦上焦陽氣虛不能升發，所以半夏、生薑並治之。悸則心受水凌，非半夏可獨治，必加茯苓去水，下腎逆以安神，神安則悸愈也」。

【永諸按】



趙良說「心下痞，膈間有水」，那眩悸就是陰中之陽氣沒辦法上承陽中之陰，陽中之陽氣也缺少供給。經云「辛以散之」，辛是散氣，那最主要半夏是要治痰的，這邊最簡單。半夏用來治療什麼，痰飲的結，記住他是正氣結堵在那邊變成痰飲，那半夏可以去痰結留飲，就是這樣。那用生薑來散胃中之水氣，所以主要是這樣。「心下堅嘔逆眩者」，是因為他的水堆得比較多，陽氣沒辦法散發，只要把那邊堵到的痰結去掉就可以了。那這邊上焦的陽氣不足，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受阻礙，陰中陽氣不能上承，這是本實標虛，而不是本虛，因為那邊有停水的阻，所以我們幫助這些水把他去掉以後氣就能上去。「悸者心受水凌」，這不是「悸」大部分指的是心下那個部分的，因為水的關係，所以都要加茯苓去水，前面茯苓去水之前講過了，為什麼是用茯苓，那為什麼要用這樣，不用發汗，而是去利小便會比較好。

尤怡曰「飲氣逆於胃則嘔吐，滯於氣則心下痞，凌於心則悸，蔽於陽則眩，半夏、生薑止嘔降逆，加茯苓去其水也」。

【永諸按】

尤怡的看法是說「飲氣逆於胃則嘔」，那是因為三焦那邊不通，所以出現了嘔。「吐」與嘔不一樣，吐是本身胃的問題，比如說胃的寒或是熱等等，跟三焦沒關係，所以「吐」是胃的問題，「嘔」是三焦不通的關係，這邊要搞清楚，因此尤怡的這句話有待商榷，他如果說「飲氣逆於胃則嘔」、「寒熱傷於胃則吐」這樣就可以。「滯於氣則心下痞」，氣滯在心下就會產生一個「痞」，為什麼呢？痞症是從疔從否，否是一個卦，「上卦天，下卦地，為否」，所以否是指陰陽氣的不通，一般痞症都是胃熱脾寒，所以痞症的藥，有黃連黃芩清胃熱，有乾薑、人參、炙甘草補脾的虛寒。痞症有時候都是因為攻下，陰中之陽氣它上升的力

道不夠了，當然還有一種就是陰中之陽氣因攻下，過不了這個橫膈，堆在心下成痞，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帶得太重了，負重過多，我本來一個人孑然一身，這裏一座牆，啪啪就翻過去了，若是背數十公斤的裝備，就翻不過去了，同樣在打仗的時候，打敗仗的一方，當然跑越快越好，所以身上能丟的東西都丟了，活命要緊。另外還有一種，就是當我們要翻過去的時候有一個人，在後面給我拉腳，結果我翻不過去了，就停在下面了，這種都造成什麼，氣滯在心下的痞，就是沒辦法翻過那座牆，那邊寫「凌於心則悸」不是喔，我們之前都講過了，陽氣的上不去所導致的眩，「生薑、半夏止嘔降逆」，我剛剛解釋了半夏的作用是什麼，他為什麼能止嘔，他為什麼能降逆，「茯苓去其水」，我們要把它搞清楚。小半夏加茯苓湯前面就有了，就不再講。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見前）

【《桂林古本》】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

半夏一升，生薑半斤，茯苓四兩。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癩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桂林古本》】

病人臍下悸，吐涎沫而頭眩者，此有水也。五苓散主之。

【永諸譯】

病人臍下悸，吐涎沫而頭眩的，這是有水，五苓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金鑑本》的條文「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頭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那《桂林古本》是說「病人臍下悸，吐涎沫而頭眩者，此有水也，五苓散主之」，臍下位置是候什麼？腎。以肚臍為中，臍下這邊是腎，臍上候心，因為天是南嘛，所以這邊候心，地北在臍下，這邊候腎，如果臍上這邊悸，就和心臟有關係。總結一下，腹部對應五臟的部分。天南，所以臍上這邊是心；地北，所以臍下這邊是腎；左東，所以臍左這邊是東，對應肝；右西，所以臍右這邊是喉肺。

那為什麼會臍下會有悸？我們知道，一般氣在腹中的話，都是跟水有關係，那造成悸的原因呢？其實我們主動脈，分成兩條髂動脈，在肚臍上部這附近，那臍下面這個有悸呢就是因為臍下這邊有積一些水飲，導致髂動脈的震波傳到外層的表皮，所以出現這種悸。那臍下悸，那為什麼會先吐涎沫？吐的話跟什麼有關係？跟胃有關係，然後過來頭眩。為什麼會吐涎沫呢？我們人體最主要的排水地方在腎，汗排的不多，從腎，所以呢水是從腎這邊排出的比較多。臍下悸呢，代表這邊的水不通利，而這邊屬下焦，下焦不通利，我們看到中焦上焦的飲要往上走到心，因為要排水嘛，所以由心到了腎這邊的下焦，又這裏有一些淋巴的堵，滲利不良，所以逆行回去，當然原始的腸胃的氣這邊就沒有辦法動，胃的經絡不通，水會滲

出來，然後就吐出來，就吐涎沫，吐代表是它是從胃這邊出來的，因為遠端這邊不通，所以導致我們的水的起源胃氣的起源，也就是胃的地方，它的氣沒辦法動，然後就出現涎沫。那涎呢，我們從這邊看起來，涎呢，它水有延展性，像小孩子流那些稠稠的口水，整個水呢，像在牽絲，這個叫做涎。那沫呢？就是聚集成起來的，你看這是末，沫它是聚集起來的，那唾呢？唾是會下沉的叫做唾，比較重的水就叫做唾，所以他這邊是吐涎沫，那邊告訴我們呢，它影響到了胃，所以使得胃吐涎沫，吐完涎沫以後他會出現癲眩，為什麼會出現癲眩？因為胃這邊氣走不通，然後導致吐涎沫，吐涎沫後，氣血往下的胃那邊拉，頭上這邊的氣血也會被往下拉，所以就導致頭部氣血變少，而出現癲眩的情形。主要原因是在於什麼？在於胃部氣血要回流心臟，經由肺、經由心、經由體循環，到腎這個的位置，這一整個通道堵住了，沒法排出去，所以逆回去。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講的水逆則吐，它的病機是這樣是一樣的，它只是吐而已，這邊是連涎沫都吐出來了。所以胃那邊就有一些東西逆流排出來了，既然這邊排出來了，所以水也跟著決口的壓力往下走往胃那邊走，所以上面的氣血會被拉下來，頭因此而產生癲眩。癲就是頭的病，那眩就是眼黑，癲眩就告訴是因為下焦停水造成的，所以我們治療要治下面這邊的水。因為這邊不通，所導致的牽連性的症狀，例如水逆則吐，吐涎沫，還有這個悸動。因為悸就是比較嚴重的，我們之前有講過，如果停水嚴重的叫做「甚者悸」，因為水很多所以導致這樣的原因，而微者只有短氣而已。那整個病機就是這樣的，用五苓散疏通下焦這邊的水，幫助他小便的排出，那這個就會好了。

【按】

瘦人之「瘦」字，當是「病」字。癲眩之「癲」字，當是「巔」字；巔者頭也。文義相屬。此傳寫之訛。

【注】

悸者，築築然跳動病也。上條心下有悸，是水停心下為病也；此條臍下有悸，是水停臍下為病也。若欲作奔豚，則為陽虛，當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今吐涎沫，水逆胃也，巔眩水阻陽也，則為水盛，故以五苓散主之也。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吳謙的注，「悸」是「築築然跳動」。「築」的字義呢？古代就是搗的意思。為什麼叫築築然？因為我們要蓋一間房子。古代蓋房子要先打地基。築，打地基。其實搗是需要一個臼子，那蓋房子要先夯地，這個就叫做「築」。以前二次抗戰時，那個滇緬公路，他就是靠這樣的，人力擊破碎石，把土夯實，用這種方式，就把這公路築成了。你看我們講築公路、築鐵路，有沒有說蓋？「蓋」是房子一直上來，所以這個就是築的意思，就像是現在說的「搗」，跟搗很像，不過搗是在一個固定的容器裏，叫做搗，這個是沿著這樣動，所以它是「築築然跳動」，那是因為有水的關係，後面主動脈跳動的波，傳到我們前面的肚皮。這邊「上條心下有悸」，心下悸也是一樣，水停在心下胃那邊，那也是主動脈的波打過來，導致那邊的悸，停的水的位置不一樣，停在上屬胃，這個停在下屬腎。這邊講說「若欲作奔豚，則為陽虛」，其實奔豚病它是因為受到驚嚇引起的，我們之前有講過，因為驚嚇以後所以血管的收縮，血管的收縮導致一個逆波，傳到心臟產生一個很大的壓力，這才是奔豚，

週邊動脈的收縮使得主動脈這邊產生一個壓力很大影響到心，所以他奔豚從少腹，少腹剛好是兩旁的髂動脈所過的位置，上次有講過了，這兩條主動脈分支，上衝到心，發作欲死，那到心臟以後，哇：不舒服啊，那發作欲死，逆蠕動波過去了，又好了，所以「復還止」，這叫做奔豚。那奔豚吳謙說是陽虛，不是喔，其實奔豚是因為受到驚嚇，像這種都是「驚發得之」，從驚嚇得到的。驚嚇會血管收縮，所以奔豚的話是用什麼？桂枝加桂湯。像這一條呢，因為他是臍下悸，那另外有一種的是什麼？苓桂棗甘湯，那這一個因為他是有吐涎沫的，整個逆回去的，所以用五苓散。

【五苓散方】

澤瀉（一兩一分），豬苓（去皮，三分），茯苓（三分），白朮（三分），桂（去皮，二分）。

上五味，為末，白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暖水，汗出愈。

【永諸按】

好，我們來看五苓散。五苓散上次我們都有講過啦，澤瀉的量比其它的多很多，一兩一分，那邊豬苓，茯苓才三分，白朮三分，桂枝兩分。那《桂林古本》呢？他跟《金鑑本》是不一樣的，我們看《桂林古本》好了。《桂林古本》豬苓十八銖，記住一兩有二十四銖，所以我們五苓散的比例呢，澤瀉是用到五，其他是三三三，桂枝用得比較少一點，用到二。我們把它算一下，澤瀉是等於三十銖了，桂枝半兩是十二銖，所以是五比三比三比三比二，桂枝用二的比例，這是五苓散。那它的服法呢？用白飲，白色的粥水，就是煮粥上面白白的

粥水，那來和這些藥散，藥散用多少？方寸匙，方寸匙就是一寸正方形的平底藥匙，這個去劑藥，我們看起來的樣子就像一座土堆這樣。用這藥匙去劑藥，劑起來藥沒掉下來的，這個就叫一方寸匙。日三服，白天吃三次，那多飲暖水，為什麼要飲暖水呢？暖水幫助發散，其實五苓散並沒有辦法解表，因為它沒有生薑，不太會發汗，所以用暖水幫助這邊出汗，多飲暖水主要的目的呢？是解掉一些表，幫忙去一些寒，那另外一個呢？是靠五苓散從膀胱那邊把小便利掉，那利掉就會好了，這個症狀就會好了，這是五苓散。

【《桂林古本》】

【五苓散方】

豬苓十八銖（去皮），澤瀉一兩六銖，白朮十八銖，茯苓十八銖，桂枝半兩。

上五味，為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匙，日三服，多飲暖水，汗出愈。

※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

【《桂林古本》】

夫短氣有微飲者，當從小便去之。

【永諸翻譯】

短氣，有微飲的，應當從小便除去其飲。

【永諸講解】

「夫短氣有微飲者，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那這一條在《桂林古本》並沒有後面的方劑，那我們來看需不需要後面的方劑。

「夫短氣有微飲」，為什麼會短氣呢？就是氣不通，就是我們橫膈的下降不利，或者是肺的收縮不良。然後他說有一些飲，這是肺、這是橫膈。有稍微一點點飲，其實我們在之前心下悸這邊有一些飲，那只要這些飲它停留在主要幹道的三焦上，都會引起肺這邊的症狀，像肺有肅降，通調水道的功能以及宣發的功能，這些出現問題，就會產生一些症狀。因為是微飲，飲並不多，那我們要「從小便去」。為什麼飲要從小便去呢？因為飲呢，我們講過它欠食。其實飲就等同我們那些米漿、豆漿，在人體就屬於乳糜管吸收的一些液體，那個就叫做飲。那它必須要往外走。因為飲這個東西是從脾胃那邊產生的，是屬於陰的部分，它是有陽的性，屬陰。所以我們治療方式要用什麼？陽中之陰法，也就是什麼？利小便的方式，因勢利導，所以他才會說「當從小便去」。包括我們之前看到的那些，像五苓散證的，往小便去。這邊講說「苓桂朮甘湯主之」，苓桂朮甘湯它有茯苓，當然是可以利小便。這邊用苓桂朮甘湯的目的，第一個，他脾健運不好，就是心脾比較虛的，導致水停。為什麼心跟脾虛？你看我們看藥的方劑有桂枝、甘草，這兩個合起來會強心，因為甘草補心氣、桂枝通脈。那再來看這邊有什麼？白朮、炙甘草，炙甘草補脾氣、白朮健脾利濕，去掉那邊的濕，幫助小腸濕的流動，他可以去掉這些濕，幫助這些濕往外流，因為白朮本身的性是苦溫會燥濕，而且他也有一些氣味，會往外散，白朮本身是菊科的，他的根也有一些氣味，所以他有外散性、辛散的性，所以主要是在脾，把這些水氣一路走出去，驅逐水氣一路往外走，送到表面



去，這是白朮的作用，跟生薑不一樣，生薑是從胃。所以我們來看，像這種苓桂朮甘湯它主要針對心脾的氣虛，兩個不足。那我們再來看腎氣丸，腎氣丸這邊合不合呢？他說「腎氣丸亦主之」，腎氣丸它主要治療是飲一溲一，我們的津液收不起來，跟五苓散不一樣，五苓散的話是治療小便不利，那腎氣丸是治療小便過利，兩個不一樣，差很多。所以這邊說腎氣丸是不太對的。為什麼？因為它要利小便，可是腎氣丸主要是收澀那些水，避免小便的過利，因為腎氣丸的條文是飲一溲一，所以腎氣丸不對，那怎樣才是對呢？我們可以把腎氣丸改一下，什麼主之？「五苓散亦主之」。苓桂朮甘湯主要是在脾跟心，脾跟心這個地方出了問題，所以才會用苓桂朮甘湯，心脾再下面這個臟不就是腎嗎？所以腎這邊就要用什麼？五苓散。這是脾嘛，主中土，這是心，所以它用桂枝甘草，下邊是腎，那五苓散比較偏向腎。那五苓散也有用桂枝，桂枝入到心嘛走這段，白朮入到脾嘛，但是它們沒有虛，所以它沒用到甘草，因此五苓散有桂枝、白朮，但是沒有甘草，那剩下到腎這邊來利小便，所以它這邊有茯苓、豬苓、然後再幫助水的回收，用澤瀉，所以這邊我覺得條文改成五苓散主之，是比較好的。

【注】

水停心下，甚者病悸，已明其治矣。微者短氣，其治有二。氣虛短氣，是氣少不能長息而短也；微飲短氣，是水停阻礙呼吸而短也。若呼之氣短，是心肺之陽有礙也，用苓桂朮甘湯以通其陽，陽氣通則膀胱之竅利矣。吸之氣短，是肝腎之陰有礙也，用腎氣丸以通其陰，陰氣通，則小便之關開矣。故曰「苓桂朮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

【永諸按】

吳謙說「水停心下」，對呀，前面已經講了「甚者病悸」。那微者就是什麼短氣，這邊都有，那治療有二種，他說「氣虛短氣，是氣少不能長息而短也」，那是因為氣虛的關係，氣虛氣不夠所以造成的短氣，這是屬於虛的，那「微飲短氣，是水停阻礙呼吸而短也」，這邊講的就不錯，凡是我們看治證呢一定要從虛跟實，凡病症之有虛有實，這個就是虛阿這個就是實，「氣虛短氣」，是虛，那「微飲短氣」，是實。它說如果「呼之氣短」，「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這是從《難經》那邊來的，那為什麼會說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呢？我們從生理來看。我們呼出主要是我們心跟肺這邊的氣要流通，氣要流通以後整個氣才會往上拉，所以呼出心與肺的原因就在這邊，它是由心肺來完成的，它必須要呼出，那我們下面的氣血才會跟著呼出跑出去，那吸入腎與肝呢？因為肝腎這邊是在下部的，吸氣的時候這些氣血第一個跑到肝還有跑到腎，腎這邊呢有往下的力道，所以我們才能把氣給吸進去，使得氣血往下走喔，因為氣血要先往下走肝腎喔，那心肺這邊的氣血才會往下走，所以這才講說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就是這樣來的。那邊講說「呼之氣短」，就是講說心肺那邊受到氣中之氣與體表的交通不利，那就會出現什麼？就是短氣，其實就是呼吸不順了，所以有些人呼吸是呼氣比較困難的，就是跟心肺有關係，心肺有關係的話我們在治療上既然是心的陽的不足，心的問題還有肺的問題，根據不同的病機，我們有很多方可以用，第一個如果是心的話，我們帮他強心，那就桂枝甘草湯就好，那如果是肺的話，我們帮他開毛竅，用麻黃甘草湯就好了，是不是？因為既然是氣的不利，在肺呢？是用麻黃，所以後面有個方叫麻黃甘草湯；那幫助心的，就是桂枝甘草湯，前面已經有了，《傷寒論》裏面有桂枝甘草湯，這樣了解嗎？這邊都是要用炙甘草，最主要就是要補他的氣。那麻黃因為開毛竅，開肺的竅，所以就會讓整個氣血往肺走，剛好炙甘草進去補它的氣，所以如果是呼之氣短，他說用苓桂朮甘湯，通他的陽，陽氣通則膀胱之竅利，唉：這個我們之前已經有講過了，剛才的苓桂朮

甘湯是跟心、脾的問題，那像這個呼吸的氣短，其實我們治療心的話我們剛才講過了桂枝甘草，肺的話麻黃甘草。那如果是腎、肝腎的話，那就更簡單了，我們來看喔，像這種吸出了問題，因為吸入要腎與肝，因為肝臟的那些血不流，所以我們要助肝腎氣的氣血，如果在腎的話，就要利小便，那如果到肝的話，就要幫助血往那邊，所以肝的話要讓血歸肝，氣血往肝走，在腎的話，讓血往腎走，因此我們就發現了一個方，肝的話白芍幫助肝血的積聚，再加甘草，所以如果吸氣不舒服的，那我們就用芍藥甘草湯；腎的話，腎的藥用茯苓讓他走到小便那邊，再加個甘草，所以就是茯苓甘草湯，因此我們把他整合起來，讓它走肝又走腎，就變成茯苓白芍甘草湯，這是經方的一些想法。那邊講說，用腎氣丸通其陰，其實不是，腎氣丸是避免腎氣耗損，他要保留這個腎氣，為什麼？因為飲一溲一，那個腎的關門不利，主要是用來填補就是我們之前講的，這個水桶代表腎，水龍頭的水代表脾胃，吸收的水，當水桶底部這邊破了一個大洞的時候，你喝了再多水，脾胃供給再多的水也是漏掉，所以要固住腎氣，就可以把它補起來，腎氣丸就是把這個補起來。如果剛才那邊是氣的堵的話，我們之前講的五苓散就可以，就是要用五苓散，腎氣丸是比較不適合的。苓桂朮甘湯因為有茯苓所以到最後小便會利，那最主要的是他有跟脾的問題，心跟脾氣虛導致的水停心下，或是飲水過多導致的水停心下，那心的話他是在臍上的部分，脾的話是臍部那邊的動悸，因為臍是屬中土。因為心下停水，所以用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像是這方也有治療「欲作奔豚」，不是真正的奔豚，奔豚是因為受到驚嚇，血管收縮，動脈的逆向波往上心傳去的，像這種用桂枝加桂湯來治療。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桂枝、白朮（各三兩），甘草（二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小便則利。

【腎氣丸方】（見婦人雜病中）

【永諸按】

那腎氣丸的部分，在這邊是看婦人雜病篇。

【《桂林古本》】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桂枝三兩，白朮三兩，甘草二兩（炙）。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利則愈。

【腎氣丸方】

地黃八兩，薯蕷四兩，山茱萸四兩，澤瀉三兩，牡丹皮三兩，茯苓三兩，桂枝一兩，附子一枚（炮）。

上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桐子大，溫酒下十五丸，日再服，不知，漸增至二十五丸。

【永諸按】

記住水如果多，我們茯苓用到四兩，那合現在來用是用到四錢，那你也可以用到現在一兩沒關係，畢竟它水多的話，我們可以加強利水的力量，像腹水，你看它水這麼多，當然是把它引掉。那腎氣丸的部分，我們知道地黃色黑補血入腎，薯蕷就是山藥，也是幫助收澀，收澀在那邊？脾的津液，脾肺的津液。那山茱萸色是黑的，它是來收澀腎的氣的。澤瀉幫助腎的再吸收、保留住，不要讓那個利尿過度。那茯苓當然是把整個氣血往腎臟導，來供給它的血，桂枝來通它的脈，炮附子補腎的陽來溫腎的熱度，牡丹皮用來通腎區的那些血脈，讓它流通，可以讓這來補的氣血都可以供給全腎，營養到我們的腎，所以叫腎氣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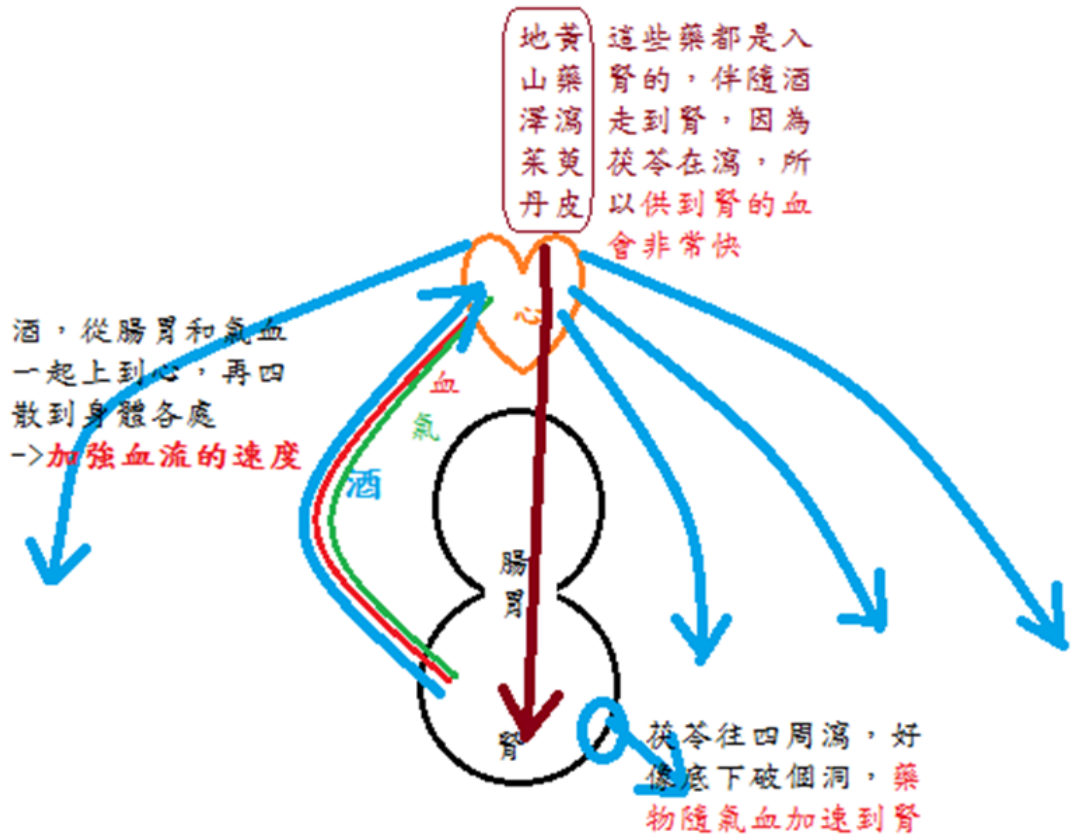
那上面那八味，末之，做成粉末，「煉蜜」，把蜜煉一煉，那煉蜜怎樣煉呢？一般的蜜它有流動性，那煉到怎樣？煉到可以煉成珠的樣子，就是說你把蜜用起來，它可以滴下，就是流動性變差，變比較黏稠，因為蜜這邊還是有一些水，如果含有水的話，我們要做丸劑，就像我們糖漿一樣，藥品的話，它要做糖漿，一定要有高濃度的糖，不然就會發霉，古人就有這個方式，那古人因為沒有用糖，他用蜜，把蜜煉，煉到一個程度，就是含水量變少，來做成丸，那方便保存。「如梧桐大」，大小像梧桐子這樣大，用溫酒吃下十五丸。「日再服」，就是白天吃，一次吃十五顆，白天吃兩次，一次吃十五顆，那如果沒有感覺，「不知」就是沒有感覺，那就慢慢把它加到二十五丸，這就是腎氣丸的服法。那用酒的目的為何？因為酒可以通行周身，喝了酒以後，氣血從腸胃一路狂行到體表，因為酒是水穀之悍氣，它從腸胃一直上去，包括血跟氣，走到心，然後布散到各個區域，所以加強了血流的速度，因為我們要來補腎的氣，那這邊的一些藥大概都是入腎的、都是走腎的，因為茯苓把它拉到那邊去，

所以這些藥會伴著酒，會來到那邊多？因為這邊破了一個洞，有茯苓在瀉，所以這時候這些血供給到腎這邊會非常的快，供給在腎那邊會速度非常快，那因為丸劑，它比較慢，它加了一些酒，會加速它的供給，加速它對腎的血流的供給。

記住水如果多，我們茯苓用到四兩，那合現在來用是用到四錢，那你也可以用到現在一兩沒關係，畢竟它水多的話，我們可以加強，像這種劑的話可以加強，像腹水，你看它水這麼多，當然是把它引掉。那腎氣丸的部分，我們知道地黃色黑補血入腎，薯蕷就是山藥，也是幫助收澀，收澀在那邊？脾的津液，脾肺的津液。那山茱萸色是黑的，它是來收澀腎的氣的。澤瀉幫助腎的再吸收、保留住，不要讓那個利尿過度。那茯苓當然是把整個氣往腎臟導，來供給它的血，桂枝來通它的脈，附子讓腎的陽氣來補充它的熱度，牡丹皮用來通腎部分的、腎區的那些血脈，讓它流通，可以讓這補來補的氣血都可以供給，營養到我們的腎，所以叫腎氣丸。那上面那八味，末之，做成粉末，煉蜜，把蜜煉一煉，那煉蜜怎樣煉呢？一般的蜜它有流動性，那煉到怎樣？煉到可以煉成珠的樣子，就是說你把蜜用起來，它可以滴下，就是流動性變好，變比較黏稠，因為蜜這邊還是有一些，有一些水，那如果含有水的話，我們要做丸劑，就像我們糖漿一樣，藥品的話，它要做糖漿，一定要有高濃度的糖，不然就會發霉，古人就有這個方式，那古人因為沒有用糖，他用蜜，把蜜煉，煉到一個程度，就是含水量變少，來做成丸，那方便保存，那大小像梧桐子這樣大，那用溫酒吃下五十九，十五丸，下十五丸，一日再服一，就是白天吃，一次吃十五顆，白天吃兩次，一次吃十五顆，那如果沒有感覺，不吃就是沒有感覺，那就慢慢把它加到二十五丸，二十五顆，這就是腎氣丸的服法。那用酒的目的？因為酒可以通行周身，喝了酒以後，從腸胃，因為酒是水穀之悍氣，它從腸胃一直上去，包括血跟氣，走到心，然後布散到各個區域，所以加強了血流的速度，因

為我們要來補腎的氣，那邊的一些藥大概都是入腎的、都走腎的，因為茯苓把它拉到那邊去，所以這些藥會伴著酒，會來到那邊多？因為這邊破了一個洞，有茯苓在瀉，所以這時候這些血供給到這邊會非常的快，供給在腎那邊會速度非常快，那因為丸劑，它比較慢，它加了一些酒，會加速它的供給，加速它對腎的血流的供給。參考後圖。

【集解】





尤怡曰「飲，水病也。治水必自小便去之。苓、桂、朮、甘益土氣以行水，腎氣丸溫陽氣以行水，雖所主不同，而利小便則一也」。

【永諸按】

好，我們來看集解的部分，尤怡說，飲是水病，其實這不太對。我們之前也講過了，飲呢？就是現代醫學乳糜管的液體，就是含有養分的水，我們就叫做飲。因為我們身上就是有些水，它本來就是含有養分的，是要送出去的。我們消化吸收以後，然後這些東西要送到表面去，從胃腸一路送出去，然後到心，到肺，然後經由體循環一直到周身。那這些有養分的液體在三焦內流走，有時候可能停下來，或是溢滲出去，那這個就是飲。所以飲的造成的部位有那些？心下，甚至到心到肺，到周邊都有可能形成飲。只要是這些有養分的水停留，就叫做飲。那有些這種飲的停留是因為小便的不利，所以我們用利小便的方式，讓它從腎那邊去。尤怡說「腎氣丸溫陽氣以行水」，其實不太對，腎氣丸應該主要是收小便用的，它收縮腎氣，所以會把小便變少，那就不會飲一溲一了。像糖尿病的人喝水喝一碗，就尿一碗，所以我們的治療要溫陽使腎氣上騰，澀腎氣，減少耗損，然後再補腎氣。那五苓散是治小便排得不順的，所以臨床上兩邊要會區別，什麼時候該用五苓散，什麼時候該用腎氣丸，我們必須要做一個了解。就是小便過利的時候，飲一溲一，喝一杯水就尿一杯水的，我們就要用腎氣丸。那像攝護腺肥大，在那邊尿不太出來的，很不順的，這個我們要用五苓散。

※夫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留飲者，脅下痛引缺盆，咳嗽則轉甚。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脈沉者有留飲。

【《桂林古本》】

心下有留飲，其人必背寒冷如掌大，咳則肋下痛引缺盆。

胸中有留飲，其人必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

【永諸譯】

心下如果有留駐的飲，病人一定背部的相對部位寒冷如掌大，咳嗽則肋下疼痛，牽引缺盆。

胸中有駐留的飲，病人一定短氣而口渴，四肢徧布的關節疼痛。

【永諸講解】

「夫心下」，就是胃那邊，「有留飲」。那其人的背一定寒冷，像手掌那麼大。那他講「留飲者會脅下痛，會引到缺盆」，那「咳嗽則轉甚」。那胸中有留飲呢？這個人短氣而咳，「四肢歷節痛」，那這邊又講，「脈沉者有留飲」。《桂林古本》它分成兩條，它說心下如有留飲，這個人一定背寒冷如掌大，如果他咳嗽的話，就會肋下痛，會引到缺盆。我們來看一下，如果心下有留飲，心下就是胃脘的這個位置，這裏有個留飲。用我們人的前胸後背來看，心下這個位置呢剛好對稱到這個背。那因為留飲嘛，不動的，它也算是含水量比較多的，加了養分的水。所以心下這邊會冷，對映他的背呢，就會冷，那如掌大剛好就是指留飲大小的範圍，就是心下的這個胃脘的部分，有如掌大小的留飲。那咳的時候呢，會肋下痛，

那肋是指那邊呢？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這幾根，這個位置就叫做肋，因為只有單一根嘛，所以字是「肋」，跟多根連在一起的脅（第七至第十肋），字是不同的。那咳嗽的話呢，這個肋痛會牽引到缺盆，缺盆就是頸和身相接之處，由鎖骨和肩圍起來的區域。

如果咳嗽，咳嗽會拉肋間肌，因為這邊有留飲，所以這邊是冷的，你看我們脅肋下邊下彎如新月，肝是在腹部左上面（以醫者來看），橫膈是彎的，所以在心下這邊的不流通，也會影響到脅肋這邊，因為胸管是主幹，兩旁脅下是支線，相對這邊也會冷，心下這邊水平延伸過來，剛好是在肋的位置，所以心下這邊的繃緊，你咳嗽的時候，牽扯這邊，牽扯了以後，因為缺盆也跟這邊有關係，整個牽扯的痛，所以，它會斜斜的從這邊痛一路牽扯上去，引到缺盆，這邊是這樣。

如果胸中有留飲，胸中在那邊？在心臟那邊，心臟沒力，所以就會短氣而且會口渴，為什麼會口渴呢？胸中就剛好是位在心這邊的胸管位置，氣堵在這邊，堵在心臟的位置，就是縱膈腔這邊，這邊有一些氣的堵住，堵到主要幹道，胸管通到心臟的這個部分，所以他會口渴，他會先短氣，一定會先短氣，因為這邊堵住，然後，會口渴。例如說縱膈腔這個地方，它被堵住了以後，氣上不去，如果胸中有留飲，就是我們這條胸管堵住了，那一定會短氣，因為這邊跟心肺也有關係，也會影響到心臟這邊的淋巴，縱膈腔這部分，會口渴是因為這邊堵住，上面津液沒有了，所以出現口渴。「四肢歷節痛」，胸主什麼？包括剛講的心臟的部分，還有胸管中間淋巴部分的話，表示心臟還有相對的力道都不夠，因為受到這些氣堵的關係，因此他講說「四肢歷節痛」，相對他的淋巴回流也都不好，因為心臟不好，所以四肢「四

肢歷節痛」，「歷」就是指通行過的地方，我們一個節就是一段一段，每段有交接之處，這個部分就會痛，都一段一段的，每段都會痛。

【按】

此條古本內於「四肢歷節痛」之下有「脈沉者有留飲」一句，當另為一條，始合論脈之義。短氣而渴之「渴」字，當是「喘」字，四肢上當有缺文。皆傳寫之訛。

【永諸按】

「脈沉」的，這個就有爭議，《桂林古本》它沒有這個部分，吳謙說「此條古本內於『四肢歷節痛』之下有『脈沉者有留飲』」，他覺得是另外一個條文，跟這個沒有關係，他說「短氣而『渴』」的「渴」字是「喘」字，短氣的原因是淋巴沒有往上送，所以導致口渴的關係，先短氣，氣被堵住了，胸管那邊被堵住了導致的口渴，所以渴字是沒有問題的。

【注】

停飲初病，即以小半夏湯加茯苓、五苓散、腎氣丸等藥治之而愈者，微邪也。若邪甚而不去者，留於心上則阻心陽，必背寒冷；留於脅下則礙肝氣，必脅下痛引缺盆，咳嗽轉甚；留於胸中則壅肺氣，必短氣而喘；留於身體則塞經絡，必四肢歷節痛也。由此推之，留於脾則腹腫身重，留於腎則囊足脛腫，理必然也。

【永諸按】

吳謙說「停飲初病」，飲在心下，我們就是用小半夏加茯苓湯，或是剛講的五苓散來治，當然兩者停的部位是不一樣，五苓散是臍下悸。「治之而愈者，微邪也」，若是微邪，治之就會好，若邪甚而不去，液、飲會留在心上阻礙心陽，而是背下，胃的部分反射過去的，導致四肢歷節的痛。這邊背寒冷不是留在心上阻礙心陽，而是背下，胃的部分反射過去的，導致背惡寒。然後因為心下的胸管是主要幹道，主要幹道堵塞了，相對脅肋這邊也會引起堵塞。這邊為什麼會講肋？因為我們心下的橫膈其水平面高於脅部，所以橫膈以上這邊都是肋了。我們心下，這邊有些人有劍突，有些人沒有，下來就是中庭，中庭剛好是第五肋間，第五、六肋間位置，這個以上就是從一到六的部分都是肋，那七八九十合成一塊共同的起源叫脅，十一十二是浮肋，所以七八九十肋叫做脅，一到六叫做肋，橫膈肌的位置剛好是第六節往上，咳嗽的時候，因為這邊冷，所以肌肉繃緊，所以咳嗽牽引肋間肌，就會一路向上引到缺盆，是這樣的關係，所以吳謙說一定脅下痛引缺盆是這樣的。那如果留在胸中，那就堵到什麼胸管，「短氣而喘」，不是他講的短氣而喘，條文「短氣而渴」是對的，堵到胸中淋巴的時候，就會短氣，氣短，因為氣的流通不順了，我們知道「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這邊淋巴不流通就會阻礙氣的流動，故造成短氣，因為他堵到主要幹道，使得水不能藉由三焦上去，上面還有表面水就變少，所以出現「渴」。那這些飲呢，如果停留在身體經絡，就會四肢歷節痛，所以是這樣。那所以吳謙就推說，留於脾呢則腹腫身重，那留於腎呢則囊足脛腫，囊濕，那足脛腫，他說理必然也，那這是推理的。

※膈上病痰，滿喘咳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劇，必有伏飲。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膈上病痰，悶、喘、咳、吐，病發則或寒或熱，背痛，腰疼，眼淚自動流出，病者身振劇，一定有伏飲。

【永諸講解】

「膈上病痰，滿喘咳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劇，必有伏飲」，那《桂林古本》沒有這個條文，那針對這個來看一下。膈上病痰，我們常常講說有痰飲，那痰跟飲有什麼不同呢？我們來看這個「痰」字，痰呢，從疒從炎，裏面是「炎」，這是火病，兩個火造成病，那為什麼叫做痰，我們後面稱的痰，它流動性比較好的，我們喝的這些飲的，就是有養分的水，這個流動力比較清、比較冷的，那飲嘛，飲就是因為冷嘛，冷不動的，這個就叫做飲，那如果這個有養分的水，那經由火灼，炎嘛，兩火上，產生不動的這個有養分的塊，這個就叫什麼？痰。所以痰是因於熱，那飲呢是因於寒，這是他們的一些區別。

我們看一下，條文說「膈上病痰，滿喘欬吐」，膈上是屬於陽的部位，膈的上面屬於陽，受到的火熱比較多，所以他不是講飲，而是講痰。病痰，因為跨過了橫膈，所以上面是一些熱，那痰就阻礙了氣的流通，而且他熱，熱就會悶，然後會喘，在肺這邊就引起悶喘，然後也會引起咳吐的原因是這邊這個濃稠的痰阻礙了中下焦胃的氣的上升，所以導致的吐，其實一般吐是本身胃的病，所以應該是喘滿咳嘔會比較好一點。「發則寒熱」，發就會出現寒熱，因為發作的時候這個熱往外走就會出現寒熱的症狀。「背痛，腰疼」，背會痛、腰會疼，就

是說這邊的熱跟外面這個寒（寒是外來的），疼是因為冷的關係，發作的話，我們的正氣，養分供給也供給不出去，被堵在中焦的部分當然就是悶、喘、咳，外面因為得不到養分，所以就出現背痛、腰疼，因為氣的不通產生的背痛，而腰的部分產生了疼，因為腰離心越遠，背是比較在上面的，過了這個背以下這邊腰，腰是屬於寒的、陰的部位，這邊是因為冷所以出現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劇，必有伏飲」，上面也是熱，眼睛是熱，因為這些熱也會往上衝，導致眼睛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劇，一定有伏飲。他的伏飲是伏在下面，伏是深層，因為這邊有伏飲，所以導致一些下面的寒，上面的熱，而上面的熱就導致這邊的痰。

【注】

傷飲之病，留而不去，謂之留飲；伏而難攻，謂之伏飲，伏飲者，乃飲留膈上伏而不出，發作有時者也。即今之或值秋寒，或感春風，發則必喘滿咳吐痰盛，寒熱背痛腰疼，咳劇則目泣自出，咳甚則振振身動，世俗所謂吼喘病也。

【永諸按】

吳謙說「傷飲之病，留而不去，謂之留飲」，含有養分的這些水停住沒有走，就叫留飲，含有養分的水沉伏就變深層，我們講沉伏，伏就是非常深的位置了，這個叫做伏飲，「伏而難攻，謂之伏飲」。「伏飲者，乃留飲膈上伏而不出」，這是不對的，伏飲的原因是因為他寒在下，所以氣血不能上於上，所以上面的這些津液，有養分的液體就被火燒，然後形成痰，他才講膈上有痰，是這樣的，膈上有痰的原因是他裏面有一些伏飲。這邊有講「發作有時者也」，表示他有深層的病，發則寒熱，條文這邊沒有寫發作有時，發就會引起寒熱，屬於上

半部的就屬於出現熱，屬於下半部就屬於出現寒，所以上半部的熱導致氣血不通所以就出現背痛，那下半部腰是屬於陰，所以就出現腰疼，眼睛是在上半部，所以就出現了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劇其實屬於比較下半部的就會這樣，就會發抖，振振。

【集注】

程林曰「痰飲留於膈，則令人喘咳吐；發於外，則令人寒熱，背痛、腰疼；咳甚則肺葉舉；而目泣出；喘甚則息搖肩，而振振身。如此劇者，必有伏飲」。

【永諸按】

程林說「痰飲留於膈，則令人喘欬吐；發於外，則令人寒熱、背痛、腰疼；咳甚則肺葉舉；而目泣出」，這不是，那是因為他熱的關係，熱上衝才會導致目泣出，就像我們身體覺得熱，就會流汗是一樣的道理。那身振振呢？是因為伏飲所導致的。

※脈浮而細滑，傷飲。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脈先浮而後細滑的，為飲所傷。



【永諸按】

「脈浮而細滑，傷飲」，《桂林古本》沒有這個條文，這是滿奇怪的這個條文。那脈先浮而後變成細而且滑，就是說我把起來脈是在浮的位置，那後來呢？脈還是在浮位，但後來脈管會變成細細滑滑，然後它說這是因為傷到飲的關係，滑的原因是因為他氣血是有的，細的原因是因為他通道比較不利，所以就說這是飲所傷，所以他講說「脈浮而細滑者，傷飲」。我們氣血從胃這邊的起源往上走，那走到外面，那一般我們講的浮是表面有些病，浮是表病，那表病出現脈浮，那細的話表示是什麼？血管比較小，那血管小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什麼？本身的虛，那也可能是被壓迫的，就是我們細細的脈，有些是被壓細的，那有些是本身血量不夠，本來就是細的，那如何去判別呢？如果脈裏面摸起來是澀的，它就是屬於什麼？虛，它是虛造成的，那如果它摸起來脈是什麼？滑的，細細地但是裏面還是滑滑的、有水，所以呢我們就知道說這是屬於實，所以它就把它判斷說這是傷飲。那因為我們的飲食本來就是要往外走，所以脈如果是堵在上半部，就出現這種浮脈。

【注】

凡飲病得脈浮而細滑者，為痰飲，初病水邪未深之診也。

【永諸按】

吳謙說「凡飲病得脈浮而細滑者」，他說為痰飲，這不對，它是「傷飲」，而不是痰飲，是傷到飲，就是為飲所傷的關係，所以脈才會變成浮而細滑，而不是細澀，如果是細澀就屬於虛。

【集注】

李彥曰「飲脈當沉，今脈浮者，水在肺也」。

【永諸按】

李彥說「飲脈當沉」，不一定，看飲停的部位，有些停在表，就是浮，停在心胸以上，因為屬於陽的位置，所以脈就會浮，那停在腹中呢？有可能就不沉，是中，那停在比較深層的地方呢？它就出現脈沉，因為我們脈有浮中沉的部位，那在仲景脈法，浮是候經絡，中是候腑，沉是候臟，所以條文說「浮部分經以候經絡，中部分經以候腑，沉部分經以候臟」，是這樣的，所以他說飲脈當沉是不對的，那現在脈浮呢？其實講的脈浮是表示飲在上焦的位置，比較上半身的位置，所以才出現脈浮，他說水在肺位，這是不對的，不是水在肺，而是在上焦。

※脈沉者，有留飲。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脈沉的，有留飲。

【永諸講解】

「脈沉者，有留飲」，「留」，留住不動，留就是屬於什麼？陰嘛！這條條文有些短，所以應該還有其它的部分，像是之前有「脈浮而細滑，傷飲」，這邊我們可以把它延伸，不是單純的脈沉就是有留飲，而是說脈沉而細滑者有留飲，那我們就用這樣來講會比較好一點。

【按】

此條繫在四肢歷節痛之下，今分在此。

【注】

凡飲病得脈沉者為留飲，水邪將深之診也。

【永諸按】

吳謙說「凡飲病得脈沉者是留飲，水邪將深之診」，是飲病的話，如果我們得到脈沉的，這是留飲。那同樣的道理，如果說我們脈是得到沉而細滑，因為細是被壓迫的，那又滑，本身就是有水，這個我們一直在講說那是有留飲，甚至比較嚴重的就是伏飲，那比較深沉的，比較陰的，因為是留而不動的所以是屬於陰嘛，所以它的脈本來就是屬陰那一類的。

【集注】

程林曰「脈得諸沉者，當責有水，故脈沉者為水飲」。

【永諸按】

程林說「脈得諸沉者，當責之有水」，因為水性是往下走的，所以他才會這樣講。在仲景的平脈法，他有講說「沉潛水畜」「支飲急弦」，脈如果是沉的，或者是潛伏不見的，潛就是伏脈啦，不見的，是有水喔，所以「脈得諸沉者，當責之有水，故脈沉者為水飲」呢？他這樣是不太對，應該是要以下這樣說才是。因為脈沉者是因為本身陽的不足，那陽的不足脈就是沉，並不一定脈沉的就是水飲，除非你症狀上有看到他相對的症狀才是。

李彥曰「經云『沉潛水蓄』是也」。

【永諸按】

「經曰」，就是《傷寒論》的辨脈法、平脈法那邊，它有講說脈沉潛就是水蓄，沉潛水蓄。

※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為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

【《桂林古本》】

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為留飲。甘遂半夏湯主之。

【永諸譯】

病人脈伏，本來就想要下利，下利反而覺得舒服，雖然下利，心下還是持續堅滿，這是留飲。甘遂半夏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為留飲，甘遂半夏湯主之」，那跟《金鑑本》的不太一樣，《金鑑本》它說「此為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我覺得這個部分，「欲去故也」不太對，因為既然已經利了，那心下又續堅滿，表示還是堆在那邊，那裏有欲去呢？欲去那裏就輕鬆了，所以這不是留飲欲去故也，這不對的喔！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欲去故也」是多餘的詞，不知道誰多加，那以《桂林古本》為主。

我們來看「病人脈伏」，伏呢是表示什麼？脈被壓迫很嚴重了，如果說我們單純的沉跟伏，像我們之前的〈平脈法〉也有講說肥人當責脈伏，就是說肥胖的人他的脈本來就應該是比较沉下去的，那瘦的人呢？那他的脈本來就會比較在上半部的，這是人體質不同、脈的不同。所以你若胖的人把到比較沉的脈，那不一定代表他有病，那如果人比較瘦的呢？那你把到脈比較浮的，也不一定代表他有病，就是這樣的關係，這是體質的不同。那正常的人脈伏下去，表示他受到強的陰力的壓迫，而一般陽的不足出現的是沉，那這個是比沉還要嚴重，像這種伏脈，就如同附骨脈，條文「脈沉而細附骨者，乃積也」，先沉而細，那這種叫「重陰」，重陰就是說他原本陽虛，原本陽虛只有什麼脈？原本陽虛就只有沉脈，但是如果多了一個陰的因素，就出現了伏脈，例如有一個東西再阻礙氣血的流通，便出現這種伏脈，所以為什麼脈沉細附骨，大部份都會牽扯到陰實的問題，所以這邊就是有一個東西把它壓下去，因此「脈伏」，脈伏的話陽虛，陽虛本來就是一直拉肚子，又有一個東西在，結果「拉肚子反而很舒

服」，雖然我拉了肚子，但是「心下還是繼續」，續就是維持原來的樣子，又是「堅」又是「滿」，為什麼會有這樣呢？因為他除了陽虛拉肚子以外，還有「留飲」的關係，如果我們正常人沒有多餘的水，譬如說像太陰的脾虛，一直拉，拉到最後，皮膚會怎樣？皮膚就乾掉了、就沒有了，所以純粹的陽虛，像這種拉肚子，拉到最後會皮膚表皮皺皺、軟軟的，沒有氣，鬆鬆的，人會不舒服，所以條文還講說「利反快」，就是拉肚子後，反而覺得很舒服，雖然拉，但是心下應該要軟軟的，但竟然還是「續堅滿」，那表示有一些水，它本身是有一些水在的關係，又屯進去，那這種拉肚子就是有留飲，要怎麼去做呢？他說用「甘遂半夏湯」來主治他。那「甘遂」最主要是用來逐水的，「半夏」是用來通利中焦的，中焦不通嘛，就是有瘀堵。那他的留飲是在那邊？是在心下，因為他說心下續堅滿，這個就是留飲，我們把這邊去掉。甘遂呢？還記不記得十棗湯？去水的，所以逐水主要甘遂，芫花是作用在上焦的，甘遂是作用在中下焦的，那大戟是作用在表面的經絡的，這是他們治療方式的不同，因為水的部位不同。像這邊有甘遂半夏湯，下面有大黃甘遂湯，既然這邊有水，所以我們乾脆把它從腸胃道拉出去，那還有一個部分，這邊有留飲的話，靜脈會受到壓迫，為什麼？因為我們動脈到微血管這邊以後滲不出去，所以所有的血都會往靜脈那邊，出現靜脈曲張，在這邊可以看到一些青筋，譬如像左脅的這邊可以看到一些青筋，為什麼？因為這邊積了水，那動脈的血中之氣都沒辦法滲出去變成氣，所以大部分都往靜脈那邊，導致靜脈的曲張，因此這邊加「芍藥」的目的是在這邊的，那「甘草」是在補脾的氣，因為一直拉肚子，然後脾虛，也可以讓這些藥物的作用比較持久一點，因為「甘味性緩」，這就是甘遂半夏湯整個的方它的方義，芍藥是因為他那邊靜脈曲張的關係，血都沒過，那甘草是用來補脾氣的。

【按】

「此為留飲欲去故也」句，當在利反快之下，必傳寫之訛。

【永諸按】

那「此為留飲欲去故也」，這個不對，其實依據《桂林古本》應該是「欲去故也」這個要去掉，就對了。

【注】

凡飲病得脈伏者，為伏飲，水邪已深之診也。凡病飲之人，欲自下利，利後通快，此為所留之飲，欲自去而愈故也。若雖利，利反不快，心下續有堅滿，乃所留之飲盤結不欲去也，宜攻之以甘遂半夏湯。方中反佐甘草以激之，意在所向無前，即潛伏難攻，水結未有不破者。因自下利，故又佐芍藥以約束之，防勝後窮追不止也。

【永諸按】

那「飲病得脈伏，為伏飲」，那脈伏的原因其實我們剛剛有講，陽的不足、陽的虛，脈出現沉，而不會出現伏，那會出現伏的原因，因為又加了一個因，什麼因？就是還有一個「水」，水把這個陽虛再加重，所以就出現這種伏脈，所以脈伏者，或者是一些長了一些東西，我們講的積聚，也會造成脈伏，所以之前有那種脈細，剛開始細，然後摸一摸到最後發覺它跑到下面去了，細而附骨者，這是有積聚，就是一些積聚的，〈五臟風寒積聚篇〉那邊有，這是這樣的，所以伏脈代表的是這樣的意思。

凡病飲的，因為水堵住了，所以水要往上走，不順，這個利和胃部比較沒有關係，這個主要影響到脾，因為下利和脾有關係，所以小腸吸收到心下這邊就被堵住了，如果是胃就會出現吐，或是三焦通道瘀堵的嘔，那一脾主升」基本是把食飲精微上輸的，所以這邊出現下利，下利之後就會出現水的耗損，那耗損之後，東西被拉下來，就會變空空的，然後反而說心下堅滿，雖然有下利，但是這邊更堅滿，所以這個下利是在說正氣要上去，被堵住了，所以被拉出來。實，擋在路中間，這個邪氣擋在路中間，我們要把這個實去除，不然這個利永遠都存在，因為下利並沒有去到實，只有損傷到自己的正氣，正虛的下利會更虛，那心下不會滿，會空，所以他說下利之後心下續堅滿，而且會出現脈伏，這就是有實，如果是太陰病的話脈是沉緩，所以就表示這邊有一個東西壓住，導致脈出不太去，這就是有留飲，所以用甘遂半夏湯，既然這邊是在中焦，用半夏去除中上焦路上的痰結。如果是生薑是散胃氣出去，重點在胃，但這是在脾，所以我們用甘遂攻，直接走腸胃道出去，用甘遂攻這些飲。那因為這些飲是局部的症狀，為什麼要加半夏呢？半夏能通中上焦之留飲結痰。心這邊的通道因為被水堵到，血中之氣滲不出去，所以這邊的動脈血幾乎都到靜脈去，因此會造成靜脈曲張，所以加白芍。那炙甘草，因為脾的正氣虛，所以加炙甘草來補脾的氣，順便使藥物的作用持久一點。

「方中反佐甘草以激之」，其實不是。佐甘草是要讓藥力持續，其實甘遂這些藥力，像十棗湯我們為什麼不用甘草，因為甘草會讓藥效持久，那這樣會利得更誇張，會更慘。那邊因為他水非常多，又兼有下利脾虛的問題，所以我們除了要攻水還要補氣，補脾氣所以用炙甘草。



那這邊說因自下利，故又佐芍藥以約束之。其實不是，是因為靜脈曲張的關係，留飲的病，因為動脈血都無法滲出去，所以都往靜脈積聚，所以用芍藥幫助靜脈的回流，是這樣的。防勝後窮追不止，這不是這樣的。

【甘遂半夏湯方】

甘遂（大者三枚），半夏（以水一升，煮取半升，去滓，十二枚），芍藥（五枚），甘草（炙，如指大一枚）。

上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藥汁，煎取八合，頓服之。

【永諸按】

上面四味，甘遂大者三枚，半夏十二枚，芍藥五枚，甘草如指大一枚，上四味以水兩升，煮取半升把渣滓去掉，以蜜半升，把藥汁和一和，煎取八合，一次把它吃了，就是要去攻他。

【《桂林古本》】

【甘遂半夏湯方】

甘遂大者三枚，半夏十二枚，芍藥五枚，甘草如指大一枚（炙）。

上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藥汁，煎取八合，頓服。

【集解】

程林曰「留者行之，用甘遂以決水飲；結者散之，用半夏以散痰飲。甘遂之性直達，恐其過於行水，緩以甘草、白蜜之甘，收以芍藥之酸，雖甘草、甘遂相反，而實有以相使，此酸收甘緩，約之之法也。《靈樞經》曰『約方猶約囊』，其斯之謂歟！」

【永諸按】

「留者行之，用甘遂以決水飲；結者散之，用半夏以散痰飲」，因為出現下利的症狀影響的是脾，所以用甘遂來攻，從腸胃道去，如果是痰結的，用半夏來去除痰，這邊講得都沒錯。那甘遂的性太快了，吃了藥效很快就沒了，不持久，所以用甘草和一些白蜜來緩和，讓藥性持久，芍藥是因為整個血液都往靜脈那邊去，脾胃那邊的血液中之氣滲不出去，出現靜脈曲張，所以用芍藥促進靜脈血的回流，治療靜脈曲張。也可以幫助液體儘量不要滲，雖然心下這邊有留飲，但其它地方無，也會有血中之氣滲出去，因此加芍藥固守營氣，使滲出減少，留飲的來源也會變少。在甘遂半夏湯可以看到，在心下、脅肋這部分靜脈曲張。

尤怡曰「甘草與甘遂相反，而同用之者，蓋欲其一戰而留飲盡去，因相激而相成也。芍藥、白蜜不特安中，亦緩藥毒耳！」

【永諸按】

「甘草與甘遂相反，而同用之者，一戰而留飲盡去，因相激而相乘也」，那他說「芍藥、白蜜不特安中，亦緩藥毒耳」，其實不是，之前藥部分的講解，已經很清楚了，跟這個是不一樣的。

※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問曰「四飲何以為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飲後水流在脅下，咳吐引痛，謂之懸飲；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咳逆倚息，氣短不得臥，其形如腫，謂之支飲」。

【《桂林古本》】

問曰「飲病奈何？」師曰「飲病有四。曰『痰飲』。曰『懸飲』。曰『溢飲』。曰『支飲』。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為痰飲。水流脇下，咳唾引痛，為懸飲。水歸四肢，當汗不汗，身體疼重，為溢飲。水停膈下，咳逆，倚息，短氣，不得臥，其形如腫，為支飲」。

【永諸譯】

問曰「飲病是怎樣的」？師曰「飲病有四種。痰飲，懸飲，溢飲，支飲。病人以前很胖盛現今瘦小，水走在腸間，瀝瀝有聲，是為痰飲。水流在脇下，咳嗽吐口水都會引起脇痛，是為懸飲。水流向四肢，應當出汗卻不出汗，身體疼痛又重，是為溢飲。水停在膈下，咳嗽越咳越重，只能倚靠著休息，短氣，不能躺，身體看起來很腫脹，是為支飲」。

【永諸講解】

問曰「夫飲有四」，飲有四種，就是說我們從腸胃吸收的那些含有養分的水，因為它積聚的位置不同，所以分成四種。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那又問說「四飲何以為異」？那四種飲是怎樣的不同？那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那「飲後水流在脅下，咳吐引起痛，謂之懸飲」，那「飲水的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這個叫做「溢飲」，那「咳逆倚息，氣短不得臥，其形如腫，謂之支飲」。好，《桂林古本》是說，問曰「飲病奈何」？那師曰「飲病有四。曰『痰飲』。曰『懸飲』。曰『溢飲』。曰『支飲』」。那如果是「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為痰飲」，那如果「水流脇下，咳唾引痛」，這個就是「懸飲」，那「水歸四肢，當汗不汗，身體疼重，為溢飲」，那水停在膈的下面，「咳逆，倚息，短氣，不得臥」，那「其形如腫」，為「支飲」。好，我們根據古本來看，那飲有四種，一種叫「痰飲」，一種叫「懸飲」，一種叫「溢飲」，一種叫「支飲」，什麼叫「痰飲」呢？他告訴我們「其人素盛今瘦」，「素盛」就是平常就是胖胖的、胖嘟嘟的，那最近竟然變瘦了，那這樣會造成怎樣的問題呢？因為我們知道有形的東西是屬於陰，所以以前的素盛呢？它陰是比較多的，那現在瘦呢？陰反而是變少了，那以前陰多呢，我們知道他可能有什麼？有一些水飲的停留，以現在來講就是脂肪比較多啦，像胖胖的人水飲的停留會比較多，那現在變瘦表示他有受到什麼？火熱。陽開始旺起來了，所以原本的這些飲就被火燒了，形成痰飲，因此我們看這個痰字呢？從疒從炎，炎有兩個火，火炎嘛，不管是內的或外的，內外的火夾攻，那使得身體瘦了，那這些飲變濃縮了，就形成一種叫「痰」，這種就叫「痰飲」，那「痰飲」的狀況就怎樣？因為痰飲會產生很多結氣，因受火熱所致，而火熱為陽，故會出現在外面的體表或是內部胃腸道表層

部，那「瀝瀝有聲」，因為腸胃道這邊很多氣結，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我們大腸長了瘰肉，有一些腫重的息肉。那你看我們水流，如果我們一般水流，正常的水流，沒有任何阻礙是沒有聲音的，只有怎樣？只有這邊有一些阻礙，擾流撞擊才會出現聲音，所以才說「瀝瀝有聲」，還有這些氣結阻礙了水的吸收，所以水會走在腸間。那「瀝瀝」呢？就是水流的撞擊聲，隆隆引起的聲音，就是「瀝瀝有聲」。那為什麼呢？因為他有痰，從腸胃道起源，因為從原本的陰盛到現在反而是陽比較盛，那舊有的寒飲就變凝結成痰飲，然後堵在身體各處。因為腸本來就有黏膜，就有津液，那如果現在來講，我們講說他有長一些瘰肉，然後怎樣？所以導致呢這邊水流不順，所以就有水去衝擊石頭的聲音，像我們海浪打到石頭的那種聲音，這種稱之為「瀝瀝有聲」，那這種就告訴我們他是痰飲。像這種他所須具備的條件就是他平常，「素」就是平常的意思，平常胖胖的突然變瘦，表示他身上出現了一些痰飲，而且還出現水在腸間走，有聲音的感覺。那這個跟腸鳴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繼續來看。「飲後」就是我們喝了一些有甜、有能量的飲品，飲料那一類的，果汁之類的。那喝了以後，那這些水飲他留在脅下。脅呢是那邊？我們肋骨，一到六這段都是一支一支的，這邊叫做肋。那七到十呢，它是結和成一團的，這個叫做脅。那橫膈呢剛好是在什麼位置？在中庭這個位置，從中庭以下胸肋的部分，就是脅的部位，那這邊我們碰到脅這個部份裏面是肝的位置，那在中庭往上那邊才是肺的位置，所以一到六是屬肺腔的位置，七至十的脅是屬肝的位置。那水呢停在脅下，就是脅的部分下面。那「咳唾引痛」，咳嗽呢因為咳嗽會牽扯。因為肋呢這邊有肋間肌，那水停在這邊，這邊就會比較繃緊。那咳嗽的話呢，那個肋骨會上升、下來，那這邊已經繃緊了，所以就引起痛。那唾的話也是，唾的話會牽引腹肌，那也是一樣會引起他的疼痛，所以這種就叫做什麼？懸飲。

那是懸在那裏？因為橫膈像是一個蓋嘛，它剛好就在蓋的下面，那這邊有淋巴液的堆積，這就是懸飲。那咳唾會引起這邊肋骨的痛，所以咳唾引痛。懸飲就像一輪新月掛在天空，我們天空看起來不就是一個圓的，那有個東西如新月掛在這上面，所以這叫懸飲，所以懸飲是積在脅下的。

好，那這些飲水跑到四肢，堵在那邊，那我們知道氣血走到四肢以後，血中之氣滲出，氣中之氣外出，氣血調和，不會有氣血的瘀堵，如果氣中之氣外出去了問題，那這些氣中之氣便會瘀堵四肢，換句話說「當汗無汗」，氣中之氣沒有出去，遇寒成水飲，所以身體會疼，因為，水飲這種東西是屬於陰，性寒，所以當瘀堵的氣中之氣跟外界的寒接觸以後，溫度降低變成水飲，那水飲這種東西重重是屬於陰，所以我們身體就會疼，又重，那這個叫溢飲，因為血中之氣從血管這邊滲出去，而且氣中之氣沒有跑出去，遇寒停留成水飲，像這個叫溢飲。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什麼？水停膈下的支飲，其實支飲跟懸飲，其實蠻像的，支飲是水停膈下，但是不會痛。支飲不是在主要幹道上，他是在支幹上。「咳逆」，逆是手腳冰冷，所以他的手腳冰冷時會咳嗽，以逆為名詞，咳為形容詞，當手腳冰冷時，代表血氣不能外行，因此便積於心肺引起咳嗽，換言之，即為手足冰冷的咳嗽。那倚息，為什麼要倚息呢？因為躺下不舒服，由於他有支飲，而且支飲不知是在那邊，所以他只能側一邊會比較舒服，往另外一邊呢就不舒服。支是支幹，不是主幹，所以有各個位置，因此是在橫膈下單純的一個位置，不是全部，所以「倚息，不得臥」。因為躺了以後橫膈下降受到阻礙，所以出現短氣。那「不得臥」，就是沒辦法躺。沒辦法躺的原因是怎樣？因為他躺的時候，支飲影響了橫膈

的下降或是氣機的不順。支飲是屬陽，同人體四肢是比較外面的，屬陽，那當我們躺的時候它會往深層流動，主要是支幹會在主幹匯合，引響到主幹，就會影響到人體的氣機，因為支原本只有一邊而已，如果影響主要幹道會不舒服，所以沒辦法躺，躺會不舒服。那一其形如腫」代表它是一種陽，支呢是屬於陽，我們四肢都屬於陽的部分，所以它身形就腫大，為什麼？因為支飲是陽嘛，陽性外展，血氣因支飲阻礙積聚於人體外層，外形會有腫脹的感覺，那這種就是支飲，跟那個懸飲不一樣，懸飲是留在脅下，支飲是停在膈下，沒有動，不是全部的地方它是停在一個處，這些部位跟主要的幹道是沒有關聯的，它是分支的位置所以叫支飲，那懸飲的話它是流到脅下，臨床上的肺積水，也是懸飲的一種，懸飲在咳嗽的時候胸和缺盆會拉扯的痛，支飲不會，但支飲呼吸的時候因為橫膈下降受到阻礙會造成短氣，而且躺著不舒服，怎樣躺都不舒服。

【注】

設問曰「夫飲，不止於留飲伏飲也，而世謂飲有四者，何也」？師曰「留飲、伏飲，言飲病新久深淺之理也，今世所謂四者，有痰飲、懸飲、溢飲、支飲，言飲病之情狀也。四飲亦不外乎留飲、伏飲之理，但因其水流之處，特分之為四耳！由其狀而命之名，故有四也。痰飲者，水飲走腸間不瀉，水精留膈間不輸，得陽煎熬成痰，得陰凝聚為飲，凡所在處有聲，故在上則喉中有漉漉之聲，在下則腸間有瀝瀝之聲，即今之遇秋冬則發，至春夏則止，久咳嗽痰喘病也。懸飲者，飲後水流在脅下，不上不下，懸結不散，咳唾引痛，即今之脅下有水氣，停飲脅痛病也。溢飲者，飲後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壅塞經表，身體疼重，

即今之風水、水腫病也。支飲者，飲後水停於胸，咳逆礙息，短氣不得臥，其形如水腫狀，即今之停飲，喘滿不得臥之病也」。

【永諸按】

吳謙的注，那夫飲呢其實不只留飲伏飲也，其實飲呢，它下面寫的支飲懸飲是針對它所停的部位來做一些分別，那留飲伏飲是代表它的性質，比如說它留在這邊，或者是潛伏比較深處的，所以叫做留飲伏飲。那這邊講的所謂飲有四呢，其實這邊也有講「留飲伏飲，言飲病新久深淺之理也」，留是留得比較久的，伏是比較深的，那現在所講的四種這種飲，是指它所停的部位，像溢飲的話是在身外啦，那痰飲是在腸間，懸飲是在脅下，支飲是在膈下，所以它是講這飲停的部位，那後面還有分出了五臟，比如說這些飲如果在心，在肺，在脾，在腎產生的形狀是怎樣的，後面的條文會講到。那「因其水流之處，特分支為四耳」，是因為它水流而分為這樣，「由其狀而命名，故有四也」，也因為它的形狀來命名，所以它有四種，其實不是，主要是根據它停的部位而講的。那吳謙這邊講痰飲呢，原本說「水飲走腸間不瀉，水精留隔間不輸，得陽煎：」，其實它沒有講得很清楚，應該要注意前面的「素盛今瘦」，那素盛就是本身就比較多水的，陰比較多的，那突然變瘦了，身體津液的耗損，受到陽的煎熬，所以有些地方的津液呢，或者是飲，就煎成痰，有養分的東西就煎成濃稠的，所以這種就叫痰飲，痰字從疒從炎，炎有雙重火所以指的就是這個意思。那為什麼會有聲音呢？因為形成一個痰的話表層就會不平，都有阻礙，就像我們那個砂紙如果上面顆粒很粗，你那走過去，沙沙沙的，這種聲音叫瀝瀝有聲。



那吳謙他說像這些痰呢，如果在上面的喉就漉漉有聲，那在下面的腸就瀝瀝有聲，那這叫痰。懸飲就是飲水後水流在脇下，那脇下剛好也包括肺尖的部位，肺尖是肺積水首先出現的位置，因為這個飲是懸在那邊，那咳唾隱痛的原因我們之前講過了，因為那些水會造成肋間肌的繃緊，所以咳嗽的時候呢，或唾，唾涎沫的時候就引起疼痛，好那這個呢就叫做懸飲，水流在脇下引起的。那溢飲呢？就水歸四肢，四肢應該要出汗而沒有出汗，所以那些氣一直瘀堵，壅塞表面的脈絡支絡導致身體的疼痛，這個就叫溢飲，那同時要知道，溢飲的治療就必須要什麼？發汗，那後面會講。那支飲呢因為他不是在大主要幹道，而且只停留在一處，是停留在膈下，停在這邊都沒動的，就代表這支飲是不動的，那懸飲呢？他是水流到脅下那邊才導致的，那支飲是水停膈下，影響到呼吸，所以就短氣，不得臥。「倚息」，你若臥一邊會比較舒服，那臥的也是一樣，當你躺下去的時候支飲會往下沉，會往深處，那會不舒服，好像感覺有東西重壓的感覺，所以呢沒辦法躺，不得臥就是沒辦法去躺，那形如腫，因為是在比較表層，所以表皮的外型可以看出他是腫腫的，那這個就是支飲，那四個飲的主要病症，支飲就是短氣，喘悶不得臥，那懸飲的話呢？就是咳唾，而且咳唾的時候，脅肋那邊會痛，那溢飲的話，就看起來他整個人很腫，就表面很腫，沒有汗出，然後重點是身體疼痛，那如果是痰飲的話，就水走腸間，瀝瀝有聲。

【集注】

趙良曰「水行走下，而高原之水，流入於川，川入於海，塞其川則洪水泛溢，而人之飲水亦若是。《內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

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今所飲之水，或因脾氣而不上散，或因肺氣而不下通，以致流溢，隨處停積，而為病也」。

【永諸按】

那趙良說「水行走下」，應該講說水的性，本來就是往下走，水性往下走，那高原的水呢就往下流，流到河川，那再流入於海。如果這些河道瘀堵了，那就會洪水氾濫，人也是一樣呢，就氣道的瘀堵導致這些飲的停留跟泛溢，所以用自然界的來比喻，這是很棒的，記住「道法自然」。那《內經》又講說，如果飲呢？就是那些像牛奶、果汁、豆漿等等，看不到食物的那些有營養的東西，這些進到胃，那它精華呢？精華就是米穀之精嘛，這些精華的東西它就會游溢，會四處走，然後上輸於脾，會往上，其實脾應該是在胃的下面，因為古代上的字型，上是一橫加上面一點，下是一橫加下一點，只有一點之位置差，有時會看錯，所以我是覺得這邊應該是寫說往下啦，經由胃的消磨然後，下輸於脾會比較好，畢竟「胃降脾升」，氣機才是調和的，如果說上輸於脾，就表示脾應該是在胃的上面。那游溢的精氣呢？往下輸到脾，脾呢？其實一般在中醫來講脾是指胰臟，以功能來講啦，因為它要消化東西，那消化的這些東西才能被小腸吸收嘛，所以脾消化於前，小腸吸收在後，那脾很重要，如果沒有一些消化液、消化酶啊，那我們根本沒辦法去吸收這些養分，因為那些水穀的精微沒法分解，由現代醫學我們知道是小腸主吸收，所以脾（就是胰）臟的胰液的分泌是非常重要的。這些東西經由什麼三焦系統往上散，然後到於肺，你看是不是一個淋巴的循環，那淋巴的循環藉由胸腔到心，經肺循環到肺，那肺再進到心，再經由體循環，到全身各處。那體循環的部分，血管內多餘的水和代謝廢物會經由主動脈一直到腎那邊，從小便利掉，所以整個水道

呢就是這樣走的。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沒有走腎、膀胱經由尿來排水的，它是從那邊？從周邊表皮、或是腸胃道，比如說像什麼？汗啦、鼻涕啊、腸液，這些也是水道的走法，所以我們講說氣道嘛。那像這種水精喔，這種喝的，這種水精，四處分布，什麼叫四布？上下左右分布出去。那一「五經並行」？五經就是心肝脾肺腎，我們必須要知道經絡、腑跟臟是表裏的關係，最終還是屬於臟，它們是有關連的，胃跟脾是有交接的，胃到最後的歸屬還是屬於臟，所以我們會以五臟來講，那我們之前有講了嘛，手少陽、手陽明、手太陽，這些都是什麼，都是足的別絡，所以陰是陽的根本。你看這種五經並行，那現在所飲的水，那因脾氣，就是往上輸送的沒辦法往上，那為什麼沒辦法往上呢？因為其實沿途氣道的瘀堵就會產生這種飲病，那根據它的部位，而對心肝脾肺腎不講，因為後面就有講了，所以呢？這邊只針對非屬於心肝脾肺腎的部位來做一些區別，來分出這些飲在那邊，叫什麼名稱，因為他不是在心嘛，如果在心，直接命名就好了，所以就出現了這四個名稱。

像是這些水道為什麼是不通利呢？那很簡單，我們碰到任何問題，任何的一個症狀，我們就要想到陰陽，也就是說我們是要瞭解它是虛的還是實的，針灸也是如此，我們首先一定要別虛實，那虛實如何去別呢？就是從脈證來別這個虛實，「脈證相符，虛實不假，脈證不符，其必有因，推理病機，虛實可別」，那治療上就不會有所錯誤了。那虛實屬陰陽嘛，所以陰陽是一個診斷病的一個很重要且必要的方法。

程林曰「《內經》云『土鬱之發，飲發於中』。以其性流行不常，治法亦有汗下溫利之異」。

【永諸按】

程林說《內經》云「土鬱之發，飲發於中，以其性流行不常」，因為水性本來就是四處流，「衍」呢，衍字從水從行，水的流動就叫衍，而水的流動不居其常，就是那邊低窪就往那邊走。那治法上呢？如果是因為水的動力不足，我們就用溫法，那往小便那邊不順的就利小便，或者是從排便那邊排掉，該排的就排，那該發汗的就發汗，該吐的就吐，這個治療方式有很多種。

李彥曰「夫飲有四，而此獨以痰飲名，總之水積陰或為飲，飲凝陽或為痰。則分而言之，飲有四，合而言之，總為痰飲而已」。

【永諸按】

那李彥說「夫飲有四，而此獨以痰飲名，總之水積陰或為飲，飲凝陽或為痰」，其實飲是偏向於陰的。那邊加了一個痰，表示它有受到火熱。其實飲我們之前一直在講，它就是有養分的淋巴液，我們身體有養分的淋巴。像我們有一個傷口，傷口會滲液，那滲液如果受到外面乾燥空氣散掉水以後，它會變稠會結成一塊，對不對？那這個結成塊的就叫痰了。那一飲有四，而此獨以痰飲名，這是不對的，飲有四根據它的位置，痰飲呢是指飲在腸間，那懸飲呢是飲在脅下，那支飲呢是飲是在膈下，溢飲是在四肢，這是以這樣分出來的。當然有心肝脾肺腎的，那除此這五個之外呢，他把它論成這四個，因為下面條文就有講五臟了。那種飲其實也可以歸為水類，它是含有養分的水。

尤怡曰「素盛今瘦，知其津液盡化痰飲，故不復外充形體，而反下走腸間也。飲水流溢者，水多氣逆也，其流於脅下者，則為懸飲；其歸於四肢者，則為溢飲；懸者懸於一處，溢者溢於四旁。其偏結而上附心肺者，則為支飲。支飲者，如水之有派，木之有枝，附近於臟而不正中也。咳逆倚息不得臥者，上迫肺也」。

【永諸按】

尤怡說「素盛今瘦，知其津液盡化痰飲」，所以他有找到這個條文的名稱，素盛今瘦就是他的津液因為被火所燒，所以呢他津液進化為痰，這是對的。那他說不復外充形體，其實是不對的，因為身體津液被濃縮，腸胃吸收受阻礙，當然就變瘦了嘛，所以形體會變瘦，是被濃縮的。因為我們飲的來源就是我們飲水吸收來源的起源是在那邊？是在小腸嘛，所以那邊結的痰就多，因此瀝瀝有聲，當然我們脖子那邊摸到很清楚的淋巴結腫，我們也可以說是痰，因為是飲的結聚所導致的，一般淋巴結是摸不太到的，但是你有飲聚在那邊，又有火熱的時候，就會摸得到一顆一顆的痰結，有些患者會以為長了腫瘤什麼之類的，其實不是的，那是一個氣結而已。那像飲，我們知道嘛那算是水的一類，是水中帶有養分，總括來講是飲的本質是屬於水，條文講水流脅下，就好像日月懸在當空，因為在中間，就好像懸空，所以就叫懸飲。懸飲會牽扯到脇下，所以會導致咳唾引痛，因為咳唾會用到肋間肌肉，所以會導致這樣的。如果水流到四肢，而且沒有從毛孔直接散掉，氣中之氣沒有直接散掉的話，那就叫做溢飲了。如果那些水停在膈下，只有一處，就是支飲嘛，造成橫膈的下降不利，就會造成短氣。那水的支流叫派，那木也是有它的支，稱作枝，飲有支，就叫支飲。

※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水在脾，少氣身重。水在肝，脅下支滿，噫而痛。水在腎，心下悸。

【《桂林古本》】

水在心，則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水在肺，必吐涎沫，欲飲水。水在脾，則少氣身重。水在肝，則脇下支滿，噫則脇痛。水在腎，則心下悸。

【永諸譯】

水在心，則心下有堅築物，短氣，惡水，不想喝。水在肺，一定吐涎沫，想要喝水。水在脾，則氣少身體重。水在肝，則脇下支滿，打噴嚏則脇痛。水在腎，則心下悸動。

【永諸講解】

這邊講說水在五臟，「水在心呢，心下堅築」，那個堅是形容這個築，築我們知道就是用什麼？之前有講過，像我們用一個東西把一個地方夯實，所以心下這個地方被夯實了，而且堅，堅的意思就是厚硬，脆的意思就是薄硬，「堅脆」兩個是相對的字詞，如果是搗的話，我們知道在一個有限的容器裏面，把容器內的容物變軟，兩者不同，所以水如果停留在心呢？它會造成短氣，或是胸中悶，因為心臟會變得比較肥大，也可能會出現悸，也會有胸痺的現象產生，那既然水在心下，心臟肥大，動力就會變得比較少，又心主血，血液裏面也是有水的，會覺得很沉重。那心下胃這個地方呢？在脾胃的氣血是往回輸送的，心臟的力道變小了，胸管和靜脈的回流吸力也變小了，所以在心下這邊陰中之陽氣就會堵在下面，所以形成這種

心下堅築，然後短氣。因為血液裏面是有水的，所以它不喜歡水，也不會口渴，因為在心這邊，血脈的水還是有的，心臟壁肌肉的水是從血液中滲出來的，所以它水是夠的，所以不會想要喝水。

那如果水在肺呢？水在肺就可以想到在肺這邊的囊泡，就會容易滲液出來。滲液出來的話呢？這邊就會有一些痰液，所以就想要把它吐出來。那另外水在肺這邊也影響到什麼？一樣的道理，影響到下面脾胃的氣血這邊往上送，所以我們可以推測出胃這邊也有可能氣也不通，胃這邊黏液多就會吐，像我們吐痰或咳嗽這一類，所以他就會吐。因為吐會耗水，水有耗損，像心臟，水在血管裏面，所以水有沒有耗損，而水在肺，這個人一直吐涎沫，所以這邊會變成肺中乾，肺會比較乾燥，又因為水一直在耗損，所以就想要喝水。

那水在脾呢？從脾胃這邊後天氣血起源的動力就不夠，所以供給的氣就少，因此身體會比較少氣。那身重是因為這些淋巴液流通不好，一直停留所導致的身重，所以水在脾就少氣還有身重。

如果水在肝？因為肝是在脇下，脇下就是第七到第十肋這塊，那這塊是剛好胸骨柄末，上面都是肋，肝也是在這個位置，肺尖部也在這位置。那脇下支滿，支就是分支，只有一邊或者是分支，不是主要換管道的堵住，所以脇下悶起來，那如果打噴嚏，或者咳嗽其實就會牽扯肋痛，這就有點像懸飲，先打噴嚏才會痛，不打噴嚏不痛，因為打了以後會牽扯肋間肌，肋間肌因水而繃緊，故會引起痛。

那水在腎呢？則心下悸，水如果在腎，心下就會悸，因為從後天氣血來源的胃然後到心臟，然後藉由肺循環再回到心，經由體循環，然後藉由主動脈，到腎這邊，那如果水在腎呢？水如果在腎這邊的話，那這整條氣血道的末端瘀堵，那同樣的，在胃這邊也會造成一些停水，那停水的话就會造成什麼？心下悸。那跟我們之前小半夏加茯苓湯的胃中停水一樣，就會產生心下悸，這心下悸的原因是因為腎這邊堵造成胃的停水，這個胃停水只是標，用小半夏加茯苓湯是沒用的，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用「五苓散」，加強脾、心、腎，然後把腎這邊的水去掉，心下悸的症狀就會不見。以上就是水在五臟所造成的結果。

【按】

心下悸之「心」字，當是「臍」字，必傳寫之訛。

【永諸按】

吳謙覺得「心下悸」應該是「臍下悸」，要說臍下悸也行，但是如果單純以臍下悸來看的話，就沒辦法看到整個氣機的流動，沒辦法看到遠端影響到近端，就像一條高速公路，末端交流道這邊的塞車會導致主道這邊的瘀堵，嚴重的一路回堵回去，如果條文改成臍下悸，那你只看到末端這邊的塞不會去注意到它的遠端影響，少了深層的涵義，所以這個「心下悸」是要告訴我們有這個情形。

【注】



四飲之水，或留膈間，或留腸間，或留脅下，或留肢體，或留胸中，然不能盡水之為病也。故又發明水之在心者，心下堅硬，短氣而悸，不欲飲水也；水之在肺者，吐涎沫，渴欲飲水也；水之在脾者，少氣身重也；水之在肝者，脅下支滿，噎而痛也；水之在腎者，臍下悸也。醫者以此觸類而通之，則水之病，自無遁情矣。

【永諸按】

吳謙說「四飲之水，或留隔間，或留腸間，或留脅下，或留肢體」，這邊講的就不錯，因為這邊是以這樣來分。因為根據這樣來分，會少了五臟，所以要把五臟的講出來，「發下水之在心」、「水之在肺者」、「水之在脾者」、「水之在肝者」、「水之在腎者」，這樣就完整。

※支飲，胸滿者，濃朴大黃湯主之。

【《桂林古本》】

支飲，胸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

【永諸譯】

支飲，胸悶的，厚朴大黃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支飲」，他這個飲是支幹的，不是在主要管道的。「胸悶」，支飲造成胸悶，那他說是「厚朴大黃湯主之」。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也是寫「支飲」，之前條文陳述支飲就是飲停在膈下，但此條的支飲，似乎是在高位的胸，所以引起胸悶，而沒有短氣，因為心下的膈下的支飲會有短氣，這條的治療上以「厚朴大黃湯主之」。

這是胸的位置，那支飲是橫支、只有一旁的，為什麼要用厚朴大黃湯呢？若是支飲是在膈下，膈下是屬於陰，屬於上的我們可以用發汗的方式，也就是病在陽的時候用陽法的發汗或利小便來治療，那病屬於陰的話，我們就用陰法，也就是下法或吐法來治療。在此條的支飲因有胸悶的症狀，似乎在胸，屬肺，肺與大腸相表裏，故用厚朴大黃湯，從下除去。

【按】

支飲胸滿之「胸」字，當是「腹」字，若是胸字，無用承氣湯之理，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吳謙說「支飲胸滿之『胸』字，當是『腹』字，若是胸字，無用承氣湯之理，是傳寫之訛」，這其實也可以考慮，那《桂林古本》也是寫胸滿，所以您覺得呢？

【注】

支飲胸滿，邪在肺也，宜用木防己湯、葶蘆大棗湯；支飲腹滿，邪在胃也，故用濃朴大黃湯，即小承氣湯也。

【永諸按】

吳謙說「支飲胸滿，邪在肺也，宜用木防己湯、葶藶大棗湯；支飲腹滿，邪在胃也，故用濃朴大黃湯，即小承氣湯也」，用小承氣湯來逐飲，其實如果說這邊逐飲要用小承氣湯，還不如用陷胸，因為陷胸主要是在逐飲，那承氣主要是在通利腸道，不過這裏的厚朴大黃湯，《桂林古本》與《金鑑本》不同，《桂林古本》方中重用厚朴，而無枳實。

【集注】

尤怡曰「胸滿疑作腹滿，支飲多胸滿，此何以獨用下法？濃朴大黃與小承氣湯同，設非腹中痛而閉者，未可以此輕試也」。

【永諸按】

尤怡說「胸滿疑作腹滿」，為什麼胸滿要用下法，他也是存著懷疑，厚朴大黃湯與小承氣湯在《金鑑本》組成是相同，只不過劑量有所不同。尤怡說如果不是腹中痛而閉者，未可輕視。其實在厚朴大黃湯裏面，《桂林古本》只有兩味藥，一個叫厚朴，一個是大黃，並沒有枳實，跟《金鑑本》是不一樣的。

【濃朴大黃湯方】

濃朴（一尺），大黃（六兩），枳實（四枚）。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桂林古本》】

【厚朴大黃湯】

厚朴八兩，大黃四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差，再服。

【永諸按】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差，再服」，我們來看這厚朴，厚朴主要是通血脈的，就是讓腹部的血管擴張。那大黃呢？是讓血往下走，往內走，整個來看，這邊寫的胸悶其實是有他的道理的，因為病在血，膈下這邊有一些支飲，那支飲影響到這邊的血流，那這邊是心臟，心臟血要往下這邊走，但受到一些阻礙。那受到阻礙的話，下面少的话就只好走到旁邊，或是往頭那邊去，所以導致胸脹或是胸這邊的血液供給過多，血液供給過多，滲液太多，淋巴回流不及導致的悶，所以這是有道理的。那這是因為血行往下不利所導致的胸悶，所以跟氣的結是不一樣的。血行往下不利導致這邊胸悶，所以他用大黃，把這邊的血打通，然後用厚朴把這些血脈擴張，可以往下走。那這樣就可以治療什麼？支飲所造成的這種胸悶。那其實呢我們還可以做一些加減，我們可以加一些去除支飲的藥，所以這邊所講的支飲，胸悶，是因為血不能往下，積在胸口所導致的這種胸悶，所以我們用厚朴

大黃湯來治療，讓血往下走。那把那些血脈打通，那這樣就不會，這是支飲造成的附加的症狀。那我們把胸悶去掉以後，那邊血路打通以後，我們再回過頭來治療支飲。

※心下有痰飲，胸脅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

【《桂林古本》】

心下有痰飲，胸脅支滿，目眩，脈沉弦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永諸譯】

心下有痰飲，胸脅橫滿，目眩，脈沉弦的，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我們再看下面這一條「心下有痰飲」，那痰飲就是因為他本身就是飲，然後因為有熱，所以導致形成了痰飲。那「胸脅支滿」，在胸在脅都是支滿。那「目眩」，就是眼黑，氣血沒有上去導致的。

因為他是支滿，所以這個痰是偏向於周邊，不在主要幹道，所以胸的部分還有脅的這個部分支滿，這邊形成了一些痰飲。心下這些痰飲，導致這胸脅支滿，也造成了眼睛黑。因為心下有痰飲，阻礙了正氣的流通，那這邊的堵礙也引起脅肋這邊的淋巴的回流不良。脅肋這邊的淋巴是要往胸管這邊回流的，那回流的通路有堵住，這邊的分支便會脹滿起來，所以胸脅支滿。那因為氣血沒有上承，導致了這個「目眩」，也就是正氣沒有上承，所以導致的目

眩，那我們我們要先強心，用桂枝加甘草來強心，那健脾，用白朮，然後再把血一推一送，因為心臟強，打出去的血流充足，那上下腔靜脈的回流變好，淋巴和靜脈的回流也會變好，那脾這邊用白朮幫助飲的流入淋巴系統，然後利用茯苓導氣血至腎，從小便把多餘的水利掉，所以用苓桂朮甘湯來主之，是這樣的關係。

【注】

此承上條詳出其證，以明其治也。心下有痰飲，謂痰飲之水流在膈間，故胸脅支滿，支滿則阻礙陽氣，不得上通於頭目，故目眩也。主以苓桂朮甘湯者，利水而通陽氣也。

【永諸按】

吳謙說「此承上條詳出其證，以明其治也。心下有痰飲，謂痰飲之水流在膈間」，痰飲在胃那邊，那形成有很多成氣結，然後堵住主要管道，那堵住了主要的管道，相對地影響到周邊的支絡流通，支絡也跟著堵起來了，所以才會出現胸脅這種支滿的感覺。那因為他主要的幹道不通了，所以流通上去的陰中之陽氣變少，所以眼睛得到的養分也不多，所以就出現目眩。那用苓桂朮甘湯主要是把那個支飲去掉，利水通陽氣，這個陽氣是陰中之陽氣，從脾胃那邊的陰要通往陽的就是陰中陽氣，把它打通，通就好了。

【集注】

李紘曰「胸脅支滿，痰飲停滯於中也；目眩，阻遏陽氣不上升也。茯苓淡滲以利水飲，桂枝宣導以行陽氣，白朮去濕健脾，甘草和中益氣，同為補土製水之劑」。

【永諸按】

李彭說「胸脅支滿，痰飲停滯於中」，其實它是痰飲停滯在心下這邊，那導致其周邊支道的瘀堵引起的胸跟脅的支滿。那胸是指中間胸骨柄的部分，兩旁是肋，然後這邊第七至十脅的部分就叫脅，並沒有講肋，所以跟肺沒關係。為什麼會出現胸脅的支滿呢？因為胃上去就是咽嘛！咽是食道，那胃這邊水堵了以後，本來食道這邊的淋巴是從胃這邊回流的，所以食道的淋巴也跟著堵起來了，胸這邊會有悶的感覺。那其實在肋那邊他有分啦喔，膈呢就是什麼？這邊乳房上去的胸大肌這個部分就叫做膈，你要記得這種椎狀的肌肉叫做膈，膈字型內有佳下有肉所以是錐狀的肌肉。

所以「胸脅支滿」，因為心下堵住的關係，從主幹回堵到分支，是痰飲停在中間所以導致；那「目眩」呢？是陽氣沒辦法往上走，可見堵得很嚴重才延伸到變胸脅支滿，那我們用苓桂朮甘湯加強脾胃，像這種的水飲跟之前的小半夏湯來看的話，苓桂朮甘湯的這種飲是因為什麼？脾氣的不足，上推的力道不夠，跨不過陰陽交界的膈，屬於虛；那小半夏湯就是胸腔這邊淋巴的堵，是屬於實的，像苓桂朮甘湯，你看加強心脾，所以是偏向虛的，跟小半夏湯加茯苓那屬於實的不同，所以我們做一些辨別。《桂林古本》和《金鑑本》是一樣的，我們講桂枝、甘草就是要強心，那白朮、甘草就是補脾的，是這樣用，所以這是一個虛性的。

【苓桂朮甘湯方】（見上）

【《桂林古本》】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桂枝三兩，白朮二兩，甘草二兩（炙）。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腹滿，口舌乾燥，此腸間有水氣，己椒藶黃丸主之。

【《桂林古本》】

腹滿，口舌乾燥，腸間有水氣者，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主之。

【永諸譯】

腹滿，口舌乾燥，腸間有水氣的，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腹滿，肚子那邊整個悶，然後口舌乾燥，可見他的水都沒有送上去，那一「此腸間有水氣」，表示小腸和大腸間有水氣，或是往中上焦的道路有所阻隔，因此腸間有水氣，用己椒藶黃丸治之。

《桂林古本》說「腹滿，口舌乾燥，腸間有水氣者，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主治之」，像這種飲的話，大部分都偏向於虛，而這個是虛實夾雜，我們看後面的講解就可以了解了。

【注】



此又承上條互詳其證，以別其治也。心下有痰飲，喉間有漉漉聲，腸間有水氣，腸中有漉漉聲者，用苓桂朮甘湯，即溫藥和之之法也。若更腹滿，則水結實矣，口舌乾燥，則水不化矣。故以防己、椒目、葶藶、大黃，前後分攻水結，水結開豁，則腹滿可除。水化津生，則口燥可滋。小服而頻，示緩治之意。稍增者，稍稍增服之。口中有津液渴者，乃飲渴也。加芒硝者，以峻藥力耳！

【永諸按】

「此又承上條互詳其證，以別其治也。心下有痰飲」，這個是屬於心下的，因為氣的疏通不足，心下有痰飲，如果是在腸間有痰飲的話，就漉漉有聲了。心下有痰飲，吳謙說苓桂朮甘湯，用溫補的方式，溫行的方式，因為力道的不足，或者是本身寒的關係，動力不夠，用溫補來加強流通，這是屬於虛的。同樣的，下面這邊腹滿，並不是說他水結實，不是，他也是水，腸間也是有水氣，也是動力不足，導致腸間出現水氣。現代醫學知道腸子是吸水最大的地方，不是大腸，是小腸，小腸是吸水最大的地方，所以你看他腸子到中上焦的通路有一些堵，因此腸間有水氣，這表示水的上承不足，所以導致的口舌乾燥，因此他的治療方式用防己，防己可以讓什麼？加速淋巴的回流，因為防己就像一個輪子，就像原本是單輪的，換騎自行車，速度就快一點。椒目，因為他本身就屬寒，椒目用來怎樣？為什麼這邊會產生水停呢？因為寒，椒目就是花椒內黑黑的種子，因為黑黑的像瞳仁，所以才命名為「椒目」，椒目做什麼用的？讓小腸熱起來。小腸熱起來，小腸的水就會往上走，所以防己和椒目是作用在小腸，與大腸來比是屬於腸部陽的部分，小腸後面有大腸，大腸是屬於腸部陰的部分。小腸如果在陽位，大腸就在陰，因為大腸比較底部，所以在小腸的這些一些水氣是較有動能

的可以往上走的，我們就用什麼？防己、椒目幫助他往上走，小腸這邊的水氣就可以去掉了。至於，屬於陰的，比較沉的，在大腸的，因為大腸本來就是往下，小腸是要吸收送上去，大腸是要幫忙排便的，所以如果這些水氣是在大腸，像條文這邊講「腸間」，就是總括小腸和大腸，像餘留在大腸的水氣，我們就用什麼？葶藶，葶藶之前我們講葶藶大棗瀉肺湯，葶藶可以有什麼？瀉肺氣，既然它可以瀉肺，而肺跟大腸相表裏，所以也可以瀉大腸這邊的氣，那再加大黃，用大黃跟葶藶把大腸這邊屬陰的水氣去掉，「治陰用陰法」，當然就用屬陰的方式走，屬陰的就從大便排，屬於陽的就幫他送上去，己椒藶黃丸就這樣。因為這個病比較久了，像這種病比較久的，所以用丸緩圖，這樣了解嗎？這邊講「前後分攻水結」其實才不是。防己、椒目作用在小腸，幫助那些比較陽部，本來就要往上走的那些水往上走，至於那些在下部，本來就要排出去的那些不好的水，我們就用葶藶跟大黃，從大腸那邊攻掉。就陰陽的道理來說，比較不好的水都會停在大腸，所以比較會聽到大腸癌，而小腸的腫瘤似乎很少，所以這樣看一看，我們不是也學到一些東西了嗎？學到什麼東西？大腸癌的治疗。大腸癌那邊不是也有一個痰飲嗎？腸間有水氣，這個也是一個痰飲。既然是在大腸，髒的要讓他排掉，所以我們要用什麼？答案就在這裏，用葶藶、大黃來攻它，才能把大腸裏面的這些結痰去掉。有人會問那葶藶和芒硝有何區別？葶藶是硬是把這些氣排出來的，是從內而外把它推出去的。如果是芒硝，芒硝是靠滲透度，把水從外，也就是腸壁這邊抽出來的，因為腸道內的高滲會把腸壁這邊的水抽出來，跟葶藶從內推出來是不一樣。這樣講一講，怕葶藶又要變貴了。為什麼？因為這樣講一講就知道葶藶子在治大腸癌不錯，但它要跟大黃合作，所以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大腸癌預防治療的丸，比如說他小腸沒有不好，小腸沒有一些水氣，我們就不需要用己椒藶黃丸，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叫做葶藶大黃丸藥，叫一些大腸癌或有息肉的患者去吃，息肉就可以去掉。那邊就講完了。

小腸那邊的水氣，因為防己跟椒目的關係，所以水往上拉了，虛寒補起來了，口乾舌燥就會去掉了，口乾舌燥的去掉，是因為己椒治療的結果。其他一些腹滿的，屬於陰的部分，我們用葶藶、大黃從大腸排掉，所以整個腹滿就去掉了。後面他有講「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但是《桂林古本》沒有，我們不管他。其他我們剛才已經講過葶藶和芒硝的不同了。

【集注】

李彥曰「腹滿，水聚於胃也。腸間有水氣，則濕漬中焦，津液不為灌溉，故口舌乾燥。前云水走腸間，瀝瀝有聲為痰飲，此腸間有水氣，即痰飲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李彥的部分，集注「腹滿，水聚於胃也」，其實不對。水聚於胃，這個要叫做心下，要講心下滿，或心下悸，這才是，所以這邊沒搞清楚。腹滿是指整個肚子，不一定包括胃。整個肚子就叫做腹，我們之前有講過，腹再把他區分，肚臍以上的叫大腹，肚臍以下這整個區域，叫小腹，有些人就覺得小腹好討厭喔，就把它再細分，把肚子分成三分，中間的就叫做小腹，兩旁的就叫少腹，其實是這樣分。

【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方】

防己、椒目、葶藶（熬）、大黃（各一兩）。

上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一九，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兩。

【《桂林古本》】

【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方】

防己、椒目、葶藶、大黃各一兩。

上四味，搗篩，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一九，日三服，不知稍增。

【永諸按】

「己椒藶黃丸」的藥物都等量，然後做成丸劑。那記住葶藶是子，所以必須要炒過。那椒目不是用外面紅紅的殼喔，用的是那黑黑的子，所以不要用錯，是用花椒子。花椒表面不是有紅紅的膜嗎？但是要用裏面黑黑的子，這個叫做椒目，因為它看起來就像一顆眼珠一樣，那用蜜做成丸，像梧桐子那樣大大。「先食飲，服一九」，就是飯前，然後只要吃一九就好了。「日三服」，不是一天吃三次，是一個白天，白天吃三次。「不知稍增」，如果沒有感覺，要稍微增加服用的量，把一顆變兩顆啦，就是這樣的意思。兩顆沒感覺，兩顆變四顆，一般都是把藥量加倍。那《金鑑本》這邊多了一個「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兩」，這是蠻奇怪的，像「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兩」，那就有一點感覺說胃那邊有一點乾燥了，像調胃承氣湯的影子。那既然口中有津液為什麼會口渴，這是蠻奇怪的，所以《桂林古本》沒有這個，因此這個我們不去講，這個多出來的原文可能有問題。

【集解】

程林曰「防己、椒目導飲於前，清者從小便而出。大黃、葶蘆推飲於後，濁者得從大便而下也。此前後分消，則腹滿減而水飲行，脾氣轉而津液生矣。若渴則甚於口舌乾燥，加芒硝佐諸藥，以下腹滿而救脾土」。

【永諸按】

我們來看集解。集解的部分程林說「防己、椒目導飲於前」，椒目是把腸子那邊熱起來，那可以水氣往上走，該往上走的就往上走，防己則加強三焦回流的速度。他說什麼「清者從小便出」，不是，這邊是指那些屬於陽的那些在小腸的水氣，讓它往上走散，那其它比較濁的、比較重的，在大腸的水氣，讓它從腸胃道排出，所以用葶蘆和大黃，其實他有講到重點，但是他沒有細講出來。他說「清者從小便出」，這不是啦，因為防己、椒目並不會利小便，它是把氣往上拉回去。這邊有講「大黃、葶蘆推飲於後」，其實人家是作用在大腸，大腸是屬於陰位，那邊有一些結氣、結痰沒辦法從大便走，所以用大黃、葶蘆把它排出去，那這樣腸間的水氣就沒了，條文寫「腸間」，腸間就包含了小腸與大腸，所以治療方式是這兩個，因此我們可以做一些分治的使用，比如說這個人如果小腸不是很好，水氣走不太上去，你可以用防己跟椒目。如果是大腸那邊長了一些息肉，那是水氣，我們就用大黃、葶蘆來治療。該上走的讓它上行，該下驅的就讓它下逐，這也是前後分消法。前後分消法就是本來往上行，就幫助他往上行，本來要排出的就幫他排出，那這邊水氣就通了，那上行的往上走就不會口乾舌燥，所以就是這樣。

※脈沉而弦者，懸飲，內痛。

【《桂林古本》】

懸飲，內痛，脈沉而弦者，十棗湯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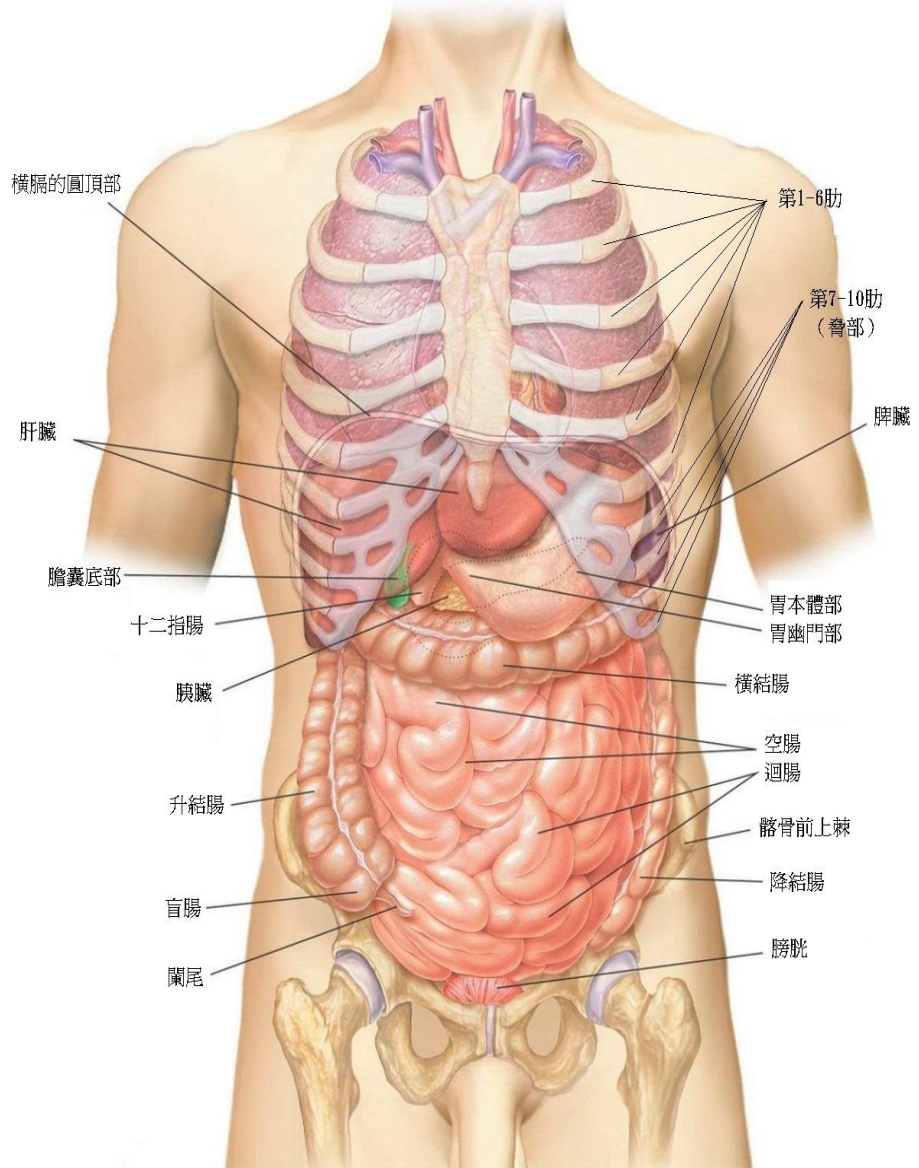
【永諸譯】

懸飲，脇下內部疼痛，脈先沉而後接著弦的，十棗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脈沉而弦者，懸飲，內痛」，那《桂林古本》是反過來，「懸飲，內痛，脈沉而弦者，十棗湯主之」，那我們之前有講過，「懸飲」的話是水留在脅下。脅下我們之前有講過了，肋骨有十二支，第一至第六都是單支的肋，而從第七肋到第十肋的部分，是連成一支，所以稱作脅（如附圖）。那脅呢剛好是肝的位置，它保護著肝，這叫脅。脅的下面，就是我們一般摸的脅的下部區域的位置，那水是流到這邊，導致的痛，而這邊剛好是肺尖的部分，也是肺積水開始的地方。那因為水在這邊，所以肋間肌肉也會因浸到水而繃緊，然後會咳嗽引痛，會氣喘，這是懸飲。

上面是輕的，所以舉凡輕的東西都會往上走，就是比我們空氣輕的，為陽。比空氣重的就往不足，動力的不足，或者是這個東西是沉的，沉是什麼？裏證，裏面的病脈會沉，代表的是陽的弦」。那一「內痛」，就是它內側的痛，不是外面，它是裏面的痛。那重點在於什麼？「脈沉而



下沉，那表示呢這個是比較什麼？也就是越接近於陰的呢，因為陰就是內縮嘛，越接近陽的呢就是往外散，這是陰陽本質。

那一脈沉而弦一呢？代表的是陽出不太去，陽比較少陰比較多，陰是實質的東西。既然脈是沉的話，裏面的陽不足。然後後來慢慢接著弦，弦也是陰脈，弦是什麼？弦是我們氣道或血管的收縮，那既然陽已經出不去了，然後又碰到血管的收縮，就擠壓在脅下這邊，通道的不利，就會導致什麼？飲的產生，兩個陰相重，兩個陰嘛，一個脈是沉，後來又加上一個陰，叫做什麼？脈弦。後來就導致飲，這個飲剛好是在那邊？在脅下，所以叫懸飲。

那痛是告訴我們什麼？痛是告訴我們這邊的淋巴流動不好，血的流動不好，氣血的通道流動不好，治療上用十棗湯，用十棗湯來主治之。十棗湯它裏面有芫花，芫花是去上焦的水的，它本身是辛溫的；甘遂是負責中下焦的水飲；那大戟是十二條經絡的水，十棗湯把這三個藥合起來去逐水。那用紅棗的目的是避免這些逐水的藥攻過頭了，而傷到正氣和津液，所以十棗是要維持我們身體氣血的等滲，就保留住我們的津液，不要因為利水的藥使身體變乾了，這就是十棗的作用，因為這個很重要，所以以此命名。

【注】

沉主裏，弦主飲，懸飲之病，屬飲停裏，故主懸飲內痛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他說「沉主裏，弦主飲」，其實弦代表是什麼？氣血的流動不利。病者有遇到一些外寒，或者是飲食冰冷，或者是情緒抑鬱，氣道通行不利，而脈沉和脈弦皆屬陰脈，兩陰相加才會產生飲的產生，有沉又有弦，是先沉，外行力道不足，結果道路又壅堵，就產生飲。懸飲的病，水流脅下，吳謙說「懸飲內痛」，懸飲本來就是在脅下了。

※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病懸飲的，十棗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其實就是前面《桂林古本》「懸飲，內痛，脈沉而弦者，十棗湯主之」的條文，《金鑑本》是把它分開來了。

【注】

此承上條，以明其治也。主以十棗湯，亦形氣實者宜之，若形氣稍虛，又當臨證斟酌也。

【永諸按】

那十棗湯的話吳謙說「形氣實者宜之，若形氣稍虛，又當臨證斟酌也」，其實在仲景的十棗湯方裏面，如果這人較虛羸的，那就減量，因為十棗湯是以攻實為主，就是飲停在脅下那邊，也就是現今的肺積水，你如果不把它去掉的話，除了會咳喘，呼吸困難外，養分的流通運用，會越來越少，人就會變瘦，會愈來愈虛。我們看到這種病，我們必須越早治越好，因為如果越晚治，兼有虛的時候那就難治了，或者是不治，沒辦法治療的，這並不是說「形氣實者宜之」，只要有見那個病症就盡早去做，不可拖延時日，反致敗亡，所以這時機也很重要，所以臨床上，只要一出現肺積水，不要猶豫要立刻給予十棗湯。

譬如說「形氣實者」，你看方藥這邊仲景就有寫，如果是比較強壯的，就吃到一錢，那如果比較瘦弱的，我們之前有講過「羸瘦」，羸瘦就是氣力和外形皆不足的。羸就是力不足，瘦就是形體上看起來比較小小的，這叫瘦，所以羸瘦就是外形和氣力皆不足的，這個吃半錢就好。

【集注】

趙良曰「脈沉，病在裏也。凡弦者，為痛、為飲，為癖，懸飲結積在內作痛，故脈見沉弦」。

【永諸按】

趙良說「脈沉，病在裏也」，脈沉是大部分的病都是在裏，也有一種脈沉是在表的，我們必須用證來證明，像四肢的骨節痛，脈也是沉。現在的類風溼關節炎，因為裏面的血流不好，深層的血流不好，那這個也出現脈沉，所以脈沉不一定是病在裏，不過絕大部分是在指在裏？裏有表之裏，如四肢骨節，有身體之裏，如胸腹，那要辨別那邊的裏，這還是要用證來證明這個脈的定義，不是我把到沉脈就一定是裏證。

那凡是弦，弦的原因我們之前有講過了。弦是春的脈，屬肝木的脈，那弦的原因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因為春天來的時候，土地裏面的陽氣要往外走，可是外面還是有一些冬天的遺寒，因此陽氣的外出會受到一些緊束，被約束到了，陽氣沒辦法充達於外，代表說氣道是不順的。那氣道不順不通就會造成什麼？痛、飲。如果再加一個脈緊，就是受到外面的寒，這些就更會容易，因為雙個陰，「重陰」，才會導致這種痛飲癖。那「懸飲結積在內作痛」，是因為它的脈本是沉的，然後這邊要寫「而弦」，不應該寫沉弦，沉弦是把下去呢，在沉的位置馬上就摸到弦脈喔，那脈就會寫脈沉弦，那這個不是喔，它是脈是在沉的位置，因為受到診脈指壓的關係，以後忽然發覺這個脈管開始變弦，這個叫沉而弦，跟沉弦不一樣。沉弦是代表同時出現，沉而弦它就有先後順序的關係。

【十棗湯方】

芫花（熬）、甘遂、大戟（各等分）。

上三味，搗篩，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棗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平旦溫服之；不下者，明日更服半錢。得快利後，糜粥自養。

【永諸按】

十棗湯它是甘遂、芫花、大戟和十顆紅棗組成，記藥的口訣我們就喜歡背成是「早睡晚起（棗遂芫戟）」。好，那三味藥其實都磨粉搗篩，就是把它搗成細粉，然後過篩，然後用「水一升五合」，就是一碗半的水，然後「先煮肥大棗」，先煮大棗，煮到剩下一半，一半的水量，然後把大棗呢濾掉，再把藥末放進去，再喝，那一般是在早上喝，不然好不容易之前吃的飯都會吐掉，所以在早上這段整天尚未進食前吐是最好，因為沒有其他飲食的干擾，所以是在早上，也就是在平旦，那平旦有沒有講過？平旦就是指早上太陽跳出地平線的那時刻，平常有在看日出或是有去阿里山看日出的就能了解，這個時刻大概就是卯時，卯時是幾點？早上五點到七點的時候。那溫溫的把它喝下，那喝了以後如果水積得比較高的，也就是動能較高的，就是屬於在胃或肺那邊的，我們淋巴系統，有屬胃區的，還有屬小腸區的，它們之間相隔的是什麼？幽門，所以吃了以後，如果這些水是在胃和肺部的，比較偏陽的，像這懸飲有沒有？它就顯現是吐，就會吐水。那比較偏向於小腸的呢？因為小腸相較之下在下位，相對屬陰，所以下利。因此喝了十棗湯，有些人就會又吐又拉。那如果吃了還是沒有感覺，不要再加量上去馬上喝喔！而是要等明天把劑量加重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喝了沒有吐啊！沒有下啊！「明日更服半錢」，就是說呢，明天就服多少？一錢半，一錢半的量。那一「得快利後」，拉得很舒暢以後，「快」就很舒服，其實藥效作用的時間，大概是二到三小時，所以你要跟患者講清楚說「你吃這個藥可能又吐又拉」，看你停水的位置，如果屬於肺和胃區的就是吐，如果屬於小腸那部分的就是利。又吐又拉，那藥效作用的時間大概二到三小時。那等到吐瀉都停了，「得快利後」就是整個吐利都很乾淨了，不再有吐瀉的情形，然後「糜粥自養」，煮粥，要煮爛，糜粥的糜就是爛。「糜」字從麻從米，麻的名詞意思就是分散、

小小顆的，所以糜就是碎碎的米。那一「錢匕」呢？就是說我們這邊把它做成等份，那拿一錢匕，其實一錢匕，現在我們會用三克，那台灣一錢大概是三點七五克，其實都可以。好，這就是十棗湯。那他的方義呢其實今天我們已經講了，那《桂林古本》講的比較多。

【《桂林古本》】

【十棗湯方】

芫花（熬）、甘遂、大戟。

上三味，各等分，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納藥末，強人服一錢匙，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集解】

李彭曰「三物皆味苦，苦以泄之，能直達水飲窠囊之處，但恐峻利泄人真元，故加大棗，甘以緩之，且棗為脾果補土，所以制水也」。

【永諸按】

李彭說「三物皆味苦，苦以泄之，能直達水飲窠囊之處，但恐峻利泄人真元，故加大棗甘以緩之」，不是說用大棗的甘，而是說怕泄掉連真氣也泄掉了，我們維持基本的組織液也泄掉了，整個身體會變很乾，所以加大棗的目的就是為了要防止這件事的發生。之前我們看

到一些《傷寒論》中的泄水的方，像葶藶大棗瀉肺湯、甘遂半夏湯，甚至皂莢丸，去痰飲的，耗掉真氣，都要用什麼？用棗膏來和，就是避免過度的傷正，那大棗可以防止這件事情的產生。那他這邊講說「棗為脾果補土，所以用來制水」，並不是很好。

※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患溢飲病的，應當發汗，大青龍湯主治之，小青龍湯亦主治之。

【永諸講解】

如果飲留在四肢的，就是溢飲，所以這邊看下來就是溢飲。那「病溢飲者，應當發汗」，因為它是最外部，最外部當然用發汗的方式是最好的，因為路徑很近，若是把他拉下來，不是自找苦吃嗎？所以你如果用攻下把拉進來反而不好。像溢飲的那些東西，也許你攻下拉進來以後變什麼？協熱利的桂枝人參湯證，或者是變成葛芩連湯證，甚至變成陷胸，變成痞證，或者出現那種脈促的桂枝去芍藥加枳實湯證等等，但不管是那一個，我們看到用攻下的結果都不是很好。好，所以病溢飲的一定要發汗，大青龍湯主治之，小青龍湯也是主治之。看到這個不要以為說我兩個都可以來試用看看，其實不一樣。大小青龍湯它們兩個有什麼不同？

大青龍湯是表面有寒裏面有熱，所以它是表寒裏熱，小青龍湯它是表面有寒，裏面也有寒，而且它寒還兼有一些水，所以這是兩個的不同處。因為有裏熱，所以大青龍湯會煩渴、會口渴燥，就是裏面出現一些熱象。那小青龍湯有時候會渴，有時候不會，有時候咳嗽，有時候小便不利，就會出現一些水，有寒水積在裏面的，甚至像拉肚子的那些都有，吐也有，所以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這個溢飲呢？如果它是表寒裏熱的，我們就用大青龍湯，那如果是表寒裏寒的我們就用小青龍湯，用發汗的方式把它從表排掉，把一些飲從表面排掉那就好了。

【注】

溢飲病屬經表，雖當發汗，然不無寒熱之別也。熱者以辛涼發其汗，大青龍湯；寒者以辛溫發其汗，小青龍湯。故曰「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也。

【永諸按】

溢飲病它是屬於經表，「雖當發汗，然不無寒熱之別」，然後又講「熱者以辛涼發其汗」，其實不是啦，因為既然已經是飲的話，那都是以冷為主，除非是像那種越婢湯證的風水，因為太熱了，氣都堵在外面導致的這一種，才會辛涼解表。那像這個它是以水為主，是以表寒為主，而大青龍湯並不是辛涼來發汗，它是表有寒，裏有熱，所以才用大青龍湯來發的，屬於這一類的。那表寒裏寒的是小青龍湯，這是對的，然後小青龍湯證主要就是說「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所以表寒沒有解，心下有一些水氣。那「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以後我們看到條文如果出現兩種方劑的，一定有陰陽的區別，這是特別要注意的，

那看到這個也很高興啊！因為我們可以從這邊知道該用什麼樣的方，可以做一些藥物的比較，進而了解藥物的作用。

【集注】

尤怡曰「水氣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重痛，謂之溢飲。夫四肢，陽也，水在陰者宜利，在陽者宜汗」。

【永諸按】

尤怡說「水氣流行，歸於四肢」，本來應該要出汗，那不出汗，結果遇到寒，然後就縮住了。那一身體重痛」，這種叫做溢飲，身體重還有疼痛，「謂之溢飲」。那四肢是陽嘛，水在陰者適合利，利小便或者攻下，看它的位置，如果在陽中之陰，就像是我們之前講的，就是利小便，如果在陰中之陰呢？那就是適合去攻下。在陽者就適用汗，用大青龍湯或小青龍湯。

【大青龍湯方】

麻黃（去節，六兩），桂枝（二兩），甘草（炙，二兩），杏仁（去皮尖，四十個），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石膏（如雞子大）。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溫粉撲之。



【《桂林古本》】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桂枝二兩（去皮），甘草二兩（炙），石膏如鷄子大（碎），杏仁四十個（去皮尖），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劈）。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汗再服。

【永諸按】

大青龍湯的湯方我們來看一下，看《桂林古本》的部分好了。那麻黃它是用到六兩，記住喔，在越婢加朮湯、越婢湯都是這樣的麻黃量，那大青龍也是，為什麼他們的麻黃都用到六兩？因為它裏面有放石膏的關係，石膏是比較重而且石膏清裏部氣分之熱，所以會妨礙這些輕的東西往外走，因此要加強輕的量，使它外行的力道加強，可以往外走，所以麻黃用到六兩，原因是如此。那桂枝主要是通脈，擴張動脈加強表面的血流，幫助出汗，像大青龍湯你看，麻黃、桂枝、甘草、杏仁，這個就是什麼？麻黃湯的組成啊！主要去表寒的。那若裏面有燥熱，會煩渴的話，用石膏，在這邊還用生薑幫助微血管的血中之氣滲出，以便接上氣中之氣的外出，因為這邊麻黃的量是麻黃湯的兩倍，所以氣中之氣外出速度會更快，所以用生薑要使榮衛偕合，避免衛強營弱，造成發汗後表虛形成中風，還要用桂枝湯來解，《傷寒論》中有此條文，另外用大棗避免過汗傷津，造成正氣的耗損。

那上面用水九升先煮麻黃減兩升，把上面的沫去掉，把這個藥加進來，「去滓，溫服一升」，溫覆看有沒有汗，如果沒有汗了，再喝一碗，其實像之前桂枝湯方劑是沒有講清楚的，那就是一劑，一劑吃半日，半日許是令三服盡，因為一劑的量可以吃三碗，三碗就是在半日（半個白日），那半日是幾個小時？半日是六個小時，所以像桂枝湯方這種發汗藥它是多少小時吃一次？兩小時吃一次。那如果沒有好的話，下一劑就要再縮短間隔，那最多可以用到三劑，可不可以用四劑？不行。因為到四劑的時候代表說病人本身連汗都不來了，胃氣絕了，這是死病，這沒辦法治了，這之前《傷寒論》的《傷寒例》已經有提過。

大青龍湯與麻黃湯一樣都有發汗去表寒的作用，那之所以麻黃用這麼多是因為有石膏的關係，這跟越婢湯也一樣，越婢也是用到六兩，古六兩合現在六錢，也是因為有石膏的關係。小青龍湯它是去裏有水飲的，也是同麻黃湯一樣開毛竅，因為沒用石膏，所以麻黃用三兩，合現在三錢，小青龍湯內有麻黃、桂枝、炙甘草，只差一個杏仁，因為內有水飲，不用杏仁潤肺，而是用五味子斂氣，避免滲液，所以小青龍湯也是發汗去表寒的。芍藥的目的幫助靜脈的回流，減少微血管滲液的水飲，因為小青龍湯是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薑是溫化脾胃這些水的，讓他變熱，不用生薑促進微血管的滲液，增加周邊的水飲；半夏是去除中上焦氣道瘀堵的一些痰水；那細辛呢？是辛散，它可以把非常小的氣道把它打開，散掉一些水氣，這是細辛的作用。因為細辛是從腎一路到肺，它是接通兩個，那把寒從腎往外拉，一直到肺，然後到皮毛把它散掉。那「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那細辛其實在當歸四逆湯也有，它跟通草不同。通草是讓氣道流通，那細辛是可以到最深層、最細微之處溫散水飲，這是細辛的作用。

【小青龍湯方】

麻黃（去節，三兩），芍藥（三兩），五味子（半升），乾薑（三兩），甘草（炙，三兩），細辛（三兩），桂枝（三兩），半夏（湯洗，半升）。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桂林古本》】

【小青龍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芍藥三兩，細辛三兩，桂枝三兩（去皮），乾薑三兩，半夏半升（洗），甘草三兩，五味子半升。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集解】

尤怡曰「大青龍合桂、麻而去芍藥加石膏，則水氣不甚而挾熱者宜之。倘飲多而寒伏，則必以小青龍為當也」。

【永諸按】

尤怡說「大青龍合桂、麻而去芍藥加石膏」，其實大青龍湯它就是一個什麼？麻黃湯，加了什麼？加了薑、棗、石膏，或者是麻杏甘石湯加桂、薑、棗，你也可以這樣去看，那個代表是氣中之氣不得出，將成溢飲了，因為發汗出不去，氣中之氣慢慢堆積成溢飲的，所以重點在於汗出不去，那它的病因就在於毛孔不開，所以要開毛孔。那大青龍湯是因為裏面有熱，氣血往外的流動加快，裏面熱，出來的氣又更快，所以只要把這邊的熱去掉，也可以減緩表氣的堆積，也可以治療內部的煩躁口渴，這就是大青龍湯。那小青龍湯是因為裏面有氣，也是有表寒，幾乎整個三焦氣道都有水氣的停留，因此有很多的兼症。像這種表裏都有寒飲，就必須要用小青龍湯，那大青龍和小青龍的差別就是我們之前講的，大青龍湯是表寒裏熱，小青龍湯是表裏皆寒還兼有水氣。

※肺飲，不弦，但苦喘短氣。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肺飲，脈不弦，只是為喘和短氣所苦。

【永諸講解】

「肺飲」，肺裏面如果有積飲，那脈不會弦，脈不弦，但「苦喘短氣」，但苦喘還有短氣。好，《桂林古本》沒有這條。那這邊的飲，脈不弦是代表怎樣？表示它的氣道的流通是可以的，所以它不會出現這種弦脈，不過一般飲都會出現弦脈，所以這條是滿奇怪的，我覺得「不弦」應該是一脈弦」，因為脈不弦，氣道是通的，應該也不可能造成飲，飲大概都有脈弦，在之前的〈平脈法〉有講「支飲急弦」，條文也有「脈雙弦者，寒也，脈偏弦者，飲也」，所以這個條文我是覺得比較怪了。那如果說它是飲而沒有弦，表示它的肺有些寒，或者是虛。因為如果有堵的話，氣道不通是屬於實，既然它不弦，所以是屬於虛。凡病，不屬於實，就是屬於虛，當然也有虛實夾雜的，如「上實下虛」，「上虛下實」，「表虛裏實」，「表實裏虛」，所以這個肺的飲若是屬於虛，是推動無力導致的，肺那邊的氣推不出去，或是回流不佳，所以積在那。

心臟、肺、橫膈，心下是我們胃，我們的胸管從下焦一路上去，入到上腔靜脈，到心，再到肺。若是本虛，那它的動力不足，肺氣的推動無力，也會造成飲的堆積，這也會喘，因為浸潤了肺囊，收縮不好、浸潤細支氣管，細支氣管收縮，痰很多，會喘，那支氣管擴張不好，就喘、短氣，所以就這樣。

【注】

弦為諸飲之診，然專主者肝也，水在肝部，則病懸飲，故脈沉弦也；水在肺部，則病支飲，故脈不弦也。喘咳短氣，肺飲證也；脅下引痛，肝飲證也。今亦不見脅下引痛之肝證，但見苦喘短氣之肺證，故曰「肺飲不弦」也。

【永諸按】

吳謙說「弦是諸飲之證」，弦是諸飲之證，這是病在於實，就是氣道的不流通所導致的。他這邊有講「專主者肝」，肝就是春天嘛，陽氣要流通，但是外面有寒，所以外面的氣道束住了，才會導致這種的弦脈。那脈沉弦的原因呢？是在脅那邊，那為什麼會有懸飲？脈沉是在裏的，脈弦氣道不通，所以脈沉而弦，懸飲內痛。那吳謙說「水在肺部，則病支飲」，支飲並不是，支飲是在膈下，不是在肺。我們之前有講過溢飲、痰飲、支飲、懸飲，那另外也有講水在五藏，各有各的脈證，所以他說水在肺部病支飲，這是不對的。肺之所以有飲，脈之所以不弦，是因為是虛，因為弦是一個實的脈。那喘咳短氣呢？所以導致喘咳短氣，這是肺飲那邊導致的，那如果兼有脅下引痛呢？這是屬於懸飲。懸飲才會脅下引痛，懸飲也會咳嗽短氣，那把它說成成苦喘短氣是肺飲，又說肺飲不弦，其實不是這樣的。因為凡是病弦的，由於氣道瘀阻的都會出現弦脈。那不弦代表它本質是虛，所以如果我們把到不弦的脈，表示肺飲是虛的，會苦喘短氣。那如果你去治療這種屬於虛所導致的肺飲，那我們就用什麼？有個藥方叫做，甘草乾薑湯。我們有一個甘草乾薑湯，記不記得？或者是叫做乾薑甘草湯，來治療肺的虛。從脾胃那邊，加強熱度，可以讓肺熱起來，然後把飲散到外面出去，可以這樣用。

【集注】

李彥曰「弦為肝脈，故肺飲不弦，苦喘短氣，肺邪迫塞也，前云咳逆倚息短氣為支飲是也」。

【永諸按】

李彭說，弦是肝脈，其實整個弦呢，因為跟肝膽它們是相似的，為什麼？因為肝膽是春天嘛，陽氣受到鬱，導致氣道血道的不通不利的，這個就是弦脈的定義，所以用肝來代表。那肺飲的不弦呢？代表他不是受到瘀堵，它是虛所導致的。所以這種虛導致的喘啊、短氣啊，那我們就必須要用補虛的方式，治療虛寒的方式來治療。就是說從我們營氣衛氣的起源的那邊來治療，從脾胃那邊來治療。那前面有講甘草乾薑湯，那大家可以用，若甘草乾薑湯你覺得不夠，像肺飲也可能也因為心臟的力道不夠造成，所以我們可以加桂，若是水飲太多我們就加什麼？茯苓，從小便那邊去掉，經方就是這樣的加減。

※支飲亦喘而不能臥，加短氣，其脈平也。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支飲也是先喘而後不能臥，再加短氣，病者的脈是平的。

【永諸講解】

這條《桂林古本》沒有？支飲也是心下在膈那邊有水氣，也是一「喘而不能臥」，因為躺的時候那氣就是說堆嘛！就是說有個地方氣不舒服，所以他沒辦法躺，他不能往下躺，往下

他那個飲會往上衝，會不舒服，又加了「短氣」，然後他說他的脈是平的，其實，這也是告訴我們說，這個飲也是因為虛所造成的，前面也有一個，而且他告訴我們，膈下支飲，有實，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病一定是有實有虛。實的，脈就是弦，因為氣受到瘀堵；虛的，脈就是「平」，不一樣！像這個「支飲亦喘而不能臥」一句，也是因為什麼？氣虛不足，他先喘不能臥，喘呢？是氣沒到肺這邊，肺氣的不足導致肺虛的喘，因為飲被擋在心下，這是「支飲」。「不能臥」，是因為人不能躺下去，原本這樣站著的話，水在心下這邊而已，如果躺下去，水就往上衝，會沖激到橫膈，還有縱膈腔內的心臟，因為我們坐的話是水在心下，影響不多，但一躺下去，便會沖激到橫膈，就會短氣不舒服，聽得懂嗎？這是橫膈，原本支飲是積在心下這邊而已，雖然會影響橫膈的下降，也會短氣，但是不會那麼嚴重，可是當你躺下去的時候，這些水會往上邊走，沖激橫膈和心就會出現短氣，出現不能臥。

【注】

支飲，水在肺之病，故亦喘而不能臥，短氣也。其脈平，謂見肺之平脈，或浮、或澀、或短。此詳申上條不弦之義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支飲」不是水在肺，它是水在膈下，「膈間支飲」，所以會喘不能臥，還有短氣，「其脈平」就是見到平脈，不是那種弦的，所以告訴我們，這個支飲也有虛。懸飲有虛，支飲也有虛，不管是任何飲，有虛的成因在，有實的成因在，不要全部都以實來治。



※支飲，不得息，葶蘆大棗湯主之。

【《桂林古本》】

支飲，不得息，葶蘆大棗瀉肺湯主之。

【永諸譯】

支飲，呼吸吸不到氣的感覺，葶蘆大棗瀉肺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支飲不得息」，「息」就是呼吸，「不得息」，想呼吸卻很像吸不到，這已經很嚴重了，因為支飲是堵在膈下，所以我們要瀉水，這隔間都有水，這邊也是屬於肺的部分，呼吸時橫膈要上下，因為堆滿了太多飲了，橫膈的升降幅度太小，就會有不得息的感覺，因此我們用葶蘆大棗瀉肺湯，葶蘆子是一個瀉肺的藥，它把肺這邊的氣往下導，從那邊出？從大腸出，所以吃了應該要什麼？拉肚子。用葶蘆子來逐水，是從大腸出，但是攻逐太多會耗掉我們的正氣，所以加上大棗，就用葶蘆大棗瀉肺湯。

【注】

此承上條以明其治也。喘咳不能臥，短氣不得息，皆水在肺之急證也，故以葶蘆大棗湯，直瀉肺水也。

【永諸按】

這不是承上條以明其治，這是針對支飲屬實的部分，屬於實性瘀堵的部分，我們要用攻下，所以用葶藶大棗瀉肺湯。那喘咳不能臥，短氣不能臥，皆水在在膈間，不是在肺。膈間支飲，或者是在心下這部分，那用葶藶大棗瀉肺湯來瀉掉這個水，這樣我們的橫膈的升降就恢復正常了，因為橫膈間的水太多了，橫膈肌緊繃，導致橫膈不能下降，那呼吸就會出問題嘛，就會「不得息」，是這樣的。

【集注】

沈明宗曰「此支飲偏溢於肺也。支飲貯於胸膈，上干於肺，氣逆則呼吸難以通徹，故不得息。然急則治標，所以佐大棗之甘以保脾，葶藶之苦以泄肺，俾肺氣通調，脾得轉輸，為峻攻支飲在肺之方也」。

【永諸按】

沈明宗說「支飲偏溢於肺」，其實是不是喔，本來是心下的支飲，因為太嚴重了，使得膈間那部分也幾乎都是飲，都在橫膈那邊，導致橫膈下降了問題，所以就「不得息」，呼吸很像吸不到氣，肺那邊的氣體交換就變差，沒辦法喘息，所以要直接瀉這些水，從大便那邊出。那不得息呢？他說肺滿而氣閉，其實是因為膈間支飲，因為橫膈那邊堵了太多的水，橫膈下降了問題，所以就出現不得息，那葶藶呢就是用來瀉，所以我們從這邊可以知道，葶藶也瀉什麼？瀉膈間的水飲。

尤怡曰「不得息，肺滿而氣閉也，葶蘆入肺，通閉泄滿。用大棗者，不使傷正也」。

【葶蘆大棗湯方】（見肺癰中）

【《桂林古本》】

【葶蘆大棗瀉肺湯方】

葶蘆（熬令黃色搗丸如彈子大），大棗十二枚。

上二味，以水三升，先煮大棗，取二升，去棗，納葶蘆，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永諸按】

葶蘆炒成黃色，然後搗篩，做成如彈子大的丸，那大棗二十枚用三碗水煮成二碗，把棗去掉，納葶蘆，再煮一升，煮好馬上服，一次就喝下去。

※隔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湯主之。虛者即愈，實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宜木防己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

【《桂林古本》】

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者，木防己湯主之。不差，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

【永諸譯】

膈間支飲，病人喘悶，心下痞脹堅硬，臉色黯黃黑，脈沉緊，得到數十天，醫吐下，沒有好的，木防己湯主治之。沒有比較好的，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膈間支飲，橫膈之間有支飲，那其人喘，悶，容易喘，會悶，那心下痞而且堅硬，面色黧黑，因為脾胃所吸收的水沒有上承，就是津液沒有上承所以臉出現黑色。那脈沉，是在裏，緊呢？脈緊是寒，所以這是屬於寒的。那上面條文的葶藶大棗瀉肺湯是屬於治熱的，所以葶藶大棗瀉肺湯是在治肺脹的，因此你看支飲在膈，有些是因為熱的因，有些是因為寒的因，處理的方式不一樣。那一脈沉緊，得之數十日，「得到數十天，一醫吐下之，不愈」，用吐了，用攻下了，都沒有好。那吐病在膈上的，用吐從胃的那邊去掉，那下的話是從腸子那邊去掉，之前像懸飲用十棗湯，服後會吐下，而這條出現吐下，都沒有好，那告訴我們說，這是膈間支飲，木防己湯主治之，若是服了不差，沒有好的，那就要把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金鑑本》有「虛者即愈，實者三日復發」，桂枝古本沒有這個，意思是服了木防己湯，虛的就會好，那實的三日復發。「復與不愈的」，再給木防己湯卻沒有好的，要用木防己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治之。

【注】

支飲則喘滿不得息，水在胸肺也，更兼心下痞堅，則水盤結連引膈間，故曰「膈間支飲」也。面色黧黑，水邪深結之色也。其脈沉緊，水邪深結之脈也。水邪深結，故有喘滿痞堅之證也。得之數十日，醫或吐之不愈者，是水邪不單結在上，故越之而不愈也。或下之不愈者，是水邪不單結在下，雖竭之亦不愈也。心下痞堅，飲結在中可知，故以木防己湯開三焦水結，通上中下之氣。方中用人參，以吐下後傷正也。故水邪虛結者，服之即愈。若水邪實結者，雖愈亦復發也，即復與前方亦不能愈，當以前方減石膏之寒凝，加芒硝峻開堅結，加茯苓直輸水道，未有不愈者也。

【永諸按】

吳謙說「支飲則喘悶不得息，水在胸肺也」，其實是水在膈間，那附近，或者是水在心下，因為支飲的話是水在心下，又堆得比較多，所以才會心下痞堅。本條支飲是兼心下還有膈間，所以胸管到橫膈這裏受到阻礙出不去了，故聚在心下，因而出現了更嚴重的心下痞堅，像葶藶大棗瀉肺湯也只是橫膈支飲，沒辦法喘氣，只有脹，還不至於到堅的地步，木防己湯是這邊有心下痞堅了，非常嚴重。「面色黧黑」，我們之前有講過，因為陰中之陽氣沒辦法上承，所以上面水比較少，會出現燥熱，因為熱能夠往上走，但水沒往上，所以出現燥熱的反應，此外「水邪深結」，表示說我們的水沒辦法上濟所引起的，就是我們的營衛之氣沒辦法上榮於臉，所以出現這種黧黑。「脈沉緊」告訴我們病在裏而且是寒，葶藶大棗瀉肺湯是屬於熱，這邊是屬於寒的。「得之數十日」，已經得了數十天了，已經過了再經的時間了，代表有本虛的問題，「醫吐下之不愈」，在之前醫師有作一些治療方式，這些治療方式叫「吐一下」，吐下還沒有好，就表示什麼？就表示吐下完後，支飲應該都已經去掉了，那去掉了

為什麼會沒有好？因為過度的吐下傷到了身體，傷到了以後才適用木防己湯來主治，所以我們看到木防己湯的藥方內並沒有特別要去攻水的那類的藥，沒有！反而是一些補虛的、清熱的這一類的，因為吐會傷胃、下會傷脾，所以氣都不見了，所以這個木防己湯是用來治療支飲，堵得很嚴重，又用了吐下之後沒有好所造成的虛，所以《金鑑本》後面有講「虛者即愈」，這個其實是可以。這邊有講，吐下沒有好就表示他剩下一些虛，他的氣道還是堵，雖然實都已經去掉了，其實我們用了吐下了，大部分都把邪攻掉了，就像之前《傷寒論》的葛芩連湯，也是利遂不止，這也是因為攻下，其實邪氣已經出去了，正氣、身體的功能沒有恢復，因為功能失調了導致的利遂不止，那桂枝人參湯證是因為數度的攻下，也是導致身體的功能調和失常，那葛芩連湯，還有桂枝人參湯，其實就在調和身體。同樣的，這個醫師在這邊把他吐下以後，後面為什麼病沒有好呢？因為吐下過度，傷害了一些氣機，這時候用木防己湯來主治，所以木防己湯不是用來主治這個支飲，他是用來主治隔間支飲用了很多攻法攻完了，比如說用十棗湯去攻，攻完了，結果怎麼病人都沒有好、不舒服，就是木防己湯主治之，這個也可以偏向於虛勞的勞復那一類的，所以他這邊講說「虛者即愈」，我們給了木防己湯後，他本質虛的我們把他恢復了，他就好了，若是經由攻下，造成胃中過乾，膠痰形成的，當給了木防己湯，三日又復發，所以就變成怎樣？「不差，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病沒有好，因為虛中還夾有一些實，就像資源缺乏的地方（虛），當供給資源往那邊送時，卻發現靠近當地的道路有些是不通（夾實），所以就是把木防己湯內的石膏去掉、加茯苓芒硝主治之。去石膏是因為吐下胃中乾所形成的膠痰，石膏沒有幫助，要用芒硝，利用芒硝的高滲從胃排出，而用茯苓是讓高位的支飲，也就陽較多動能較高的支飲，從小便利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喘滿痞堅，得之數十日，吐下之不愈者」，吳謙說「水邪不單結在上，故越之而不愈也」，不是喔！《傷寒論》很多這種經由吐下，邪已經排除，但是正虛，整個身體功能已經失常了，偏頗的非常嚴重，不能自己復原，就是說超過身體能自愈的限度，在能自愈的這範圍之內，我們身體可以復原，但是我們用的治療方式使整個身體彈性疲乏，所以呢這邪氣雖然去了，但是身體失調了，那身體失調就產生一些病症，這些病症就是有一些處理的方法，像這個木防己湯就是來處理這個的，所以條文的重點是在醫生用吐下，那竟然沒有好，不是說支飲沒有好，而是身體沒有好，那用木防己湯來治療。木防己是幫助什麼？我們三焦氣的流通，讓它走快一點，因為吐下一定第一個傷胃的津液，會產生胃的燥熱，所以用什麼？用石膏，《金鑑本》石膏的量用得很誇張，應該是有問題，在《勞復篇》中的竹葉石膏湯中也有用石膏，我們來看木防己湯的藥，第一個用石膏去掉胃的熱，因為津虧，我們知道陽明病如果過度耗散津液會變成什麼？白虎湯證。那白虎湯證是在經，是以石膏、知母為主的，那如果比較深層到腑的話，就變成什麼胃中乾，有燥屎的承氣湯證，有沒有，那在胃就是調胃承氣湯，在小腸就是小承氣，在大腸就是大承氣，所以津虧到最後是把石膏去掉然後加芒硝。那這邊用桂枝，桂枝幫忙讓血脈往外走，然後用防己，幫忙困在陰陽交界的淋巴回流，如橫膈的氣的回流，四肢關節的淋巴回流，那用人參補因吐下耗損的氣，所以你看就這四味，你說這四味是治療支飲的嗎？不是，它是來治療支飲被吐下以後的變症，這時邪已去但正未復，那如果用了木防己湯沒有好呢？就是吐下過度，胃中過乾，形成膠痰，這時石膏沒有用了，要用芒硝，這也算是虛中夾實，所以同樣的還是有桂枝、人參，因為數吐利，脾那邊的虛用桂枝、人參，用木防己走關卡的氣，那用茯苓呢？就是讓氣從小便走，所以小便利，或者是大便稍微利，因為有加芒硝，所以會大一些水從腸胃道出去，那還有一個就是通利小便，讓氣道從小便那邊出去，這個原因是在這邊的，所以吳謙這邊都用錯了，什

麼木防己開三焦水結，木防己是幫助關卡部分氣的流通的，它沒辦法去破水，所以黃耆防己湯都是幫助氣的回流，只不過黃耆在皮肉，防己在關節，像防己茯苓湯也是，因為防己如車輪，走氣的，那防己味苦能堅腎，所以是走骨節的，那人參是補氣，因為吐下過度傷氣了，像這個吳謙講的就沒錯了。而吐下又傷津液，胃會熱起來，所以用石膏來清這些胃經的氣分熱。因為這些氣不能往外走，所以加桂枝來幫助藥物裏面補氣的人參往外走，是這樣的。然後這邊「若水邪實結者」，就是過度的傷津，病人腑了，胃中乾，形成膠痰，用石膏不能解，必須要用芒硝才能解的，那是因為它比較深層到腑了，胃中乾比較嚴重的，屬於調胃承氣湯證，所以它是加芒硝來調胃，那幫助氣整個的流通，因為芒硝不管在胃或腸，它都會在腸道內形成高滲的溶液，把胃腸壁中的膠痰排出，這樣胃腸壁的路就通了，再來用茯苓，來讓它往腎走，這樣心腎可以相交，人體正常功能可以回復。茯苓的作用呢是從胸管到心臟，到肺，然後再從心臟從到腎這邊把水排出去的。那這樣把身體調和起來，這就好了。記住，木防己湯不是在治療支飲的，支飲的前面已經有了，就是葶藶大棗瀉肺湯，或者後面會有十棗湯，也是可以用來治療支飲，一寒一熱。那這個是因為治療以後會有後遺症，那些虛性的後遺症，然後沒有好的所以才用木防己湯治療。

【集注】

李彥曰「喘滿痞堅，膈間支飲逆上也。面黑者，飲屬北方水色也。脈沉為飲，緊為寒，皆陰脈，以水飲稟陰寒之氣也。吐下俱行不愈，則陰陽之氣俱虛，木防己湯補虛散飲，虛者受補即愈。實者飲邪固結不解，故復發不愈，乃寒氣凝聚未解，故去石膏，恐寒胃也，加茯苓淡以滲飲，芒硝鹹以軟堅」。



【永諸按】

面黑者，是因為飲水不能上承，上部燥熱所以面乾形成黑色，不是飲屬北方水色。木防己湯補虛，沒有散飲，是治療支飲經由吐下，所導致的後遺症。

【木防己湯方】

木防己（三兩），石膏（雞子大，十二枚），桂枝（二兩），人參（四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永諸按】

木防己湯你看它石膏是多少？雞子大，用到十二枚，是真的有誇張，這十二枚看起來很嚇人，這個純粹看看，這個是有點懷疑，如果是雞子大，那差不多，用十二枚，就很怪了，因為大青龍湯也是雞子大而已啊，它這邊竟然會用到十一枚，那白虎加人參湯也沒那麼重啊！所以這是有點懷疑的，不過《桂林古本》也真的是寫十二枚，這個是問號啦，我們看看還是用一枚好了，一枚就好幾兩了，二、三兩了，那十二枚的話就已經一斤多了，那石膏是可以用到一斤，是沒問題，但我是覺得蠻怪的。好，這個部份我們存疑一下。那因為它虛的比較嚴重，前面有吐下，所以你有沒有發覺人參用到四兩，你看在半夏瀉心湯呢，人參了不起用到一兩，或一兩半，換算今日只有一錢半啊，這邊用到四兩，有點桂枝加人參湯的影子，所以用到四兩。那所以你看有些醫家把它解錯了，以為木防己就是用來治療什麼支飲的，不是

喔！他是用來治療支飲，突然吐、下導致的一些後遺症，就像葛芩連湯，還有桂枝人參湯一樣，也是治療因為下過頭，導致身體的問題。

【木防己加茯苓芒硝湯方】

木防己、桂枝（各二兩），人參、茯苓（各四兩），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再微煎，分溫再服，微利則愈。

【《桂林古本》】

【木防己湯方】

木防己三兩，石膏十二枚（鷄子大），桂枝二兩，人參四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方】

木防己二兩，桂枝二兩，茯苓四兩，人參四兩，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再微煎，分溫再服，微利則愈。

※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心下有支飲，病人為冒眩所苦，澤瀉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心下有支飲，支飲就是本來就在心下，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冒就是什麼？眼睛被一條布巾蒙住了。那眩呢？就是眼睛黑掉了，被布巾蒙住就黑掉嘛，告訴我們這邊有個支飲，擋住了我們的水往上乘的通道，擋住了我們陰中之陽氣上行的通路。這是橫膈，陰中陽氣要上到頭，上到頭這個部分的，它上不去，堵住了，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支飲去掉。那《桂林古本》也是同樣的。

【注】

心下，膈下也。水在膈上則喘滿，水在膈間則痞悸，水在膈下則惟苦眩暈。澤瀉湯之平和小劑主之，治支飲之輕者可也。若陽虛水盛，又當從事乎苓桂朮甘湯、五苓散矣。

【永諸按】

吳謙說「心下，膈下也」，這不對，心下其實就是胃的上脘部，因為《傷寒論》條文那邊有隔間，如果是膈下就寫膈下，心下是胃的上脘，胃有三脘，屬於上脘的位置，就是心下，那像這種水飲停在膈間，橫膈腫脹，呼吸不利，就會出現滿、喘、不得息，這一類。那心下有支飲，那是胃上脘有水刺激迷走神經，引起眩冒，那這裏「水在膈間則痞悸，水在膈下則惟苦眩暈」，用「澤瀉湯」來治療它。為什麼澤瀉可以治療呢？等下我們看它的藥方。

【集注】

尤怡曰「水飲之邪，上乘清陽之位，則為冒眩。冒者，昏冒而神不清，如有物冒蔽之也；眩者，目眩轉而乍見眩黑也。澤瀉泄水氣，白朮補土氣，似勝水也」。

【永諸按】

尤怡「水飲之邪，上乘清陽之位，則為冒眩」，水飲之邪，阻礙我們陰中之陽氣上升，當然就出現冒眩，而不是說水飲之邪，衝到那邊去了，不是！那是水飲之邪堵到了我們陰中之陽氣，因為我們身體的氣機，是起於中焦，然後就是跟西醫的一樣，這是肺，這心，胸管進入上腔靜脈然後，進到心，走肺循環，然後再走體循環出去到表，那中焦至上焦的通道被水飲堵住了，所以上焦這邊回流的少了，就比較熱，所以上面是偏向一個比較熱性的，虛熱的這個冒眩，是這樣的關係。它不是水飲上乘清陽之位，那「眩」是「目黑」，眼睛黑掉，那為什麼要用澤瀉、白朮呢？它用「白朮」來「去除」掉它的「水」氣，趕掉這個水，那用澤瀉呢？最主要是用澤瀉來拉，「澤瀉」幫助腎小管的再吸收，所以澤瀉可以治療消渴，澤瀉對腎小管那邊再吸收，所以它可以把水拉上去，上面的水就夠了，就可以治療這種上面的

水不足的，它是從另外一個方式來看的。那另外一個是用白朮，白朮是祛濕健脾的。而澤瀉這個是屬於腎的，把腎的水上升，那白朮促進脾胃對水的吸收。這條文蠻奇怪，既然心下有支飲，「病人為冒眩所苦」，用「澤瀉湯主之」，澤瀉湯這邊我們看到沒有在攻飲的，可能這飲是脾胃虛，運化無力造成的，所以用白朮加強脾氣的流通，然後再從腎這邊幫忙水的再吸收，來治療上面這邊水的不足所出現的眩冒，那這邊澤瀉它是用到「五兩」，比白朮還重的多，所以病機主要是腎的水沒辦法上去所引起的，是這支飲阻礙了腎的水沒辦法上去，所以他用澤瀉來幫忙，幫忙拉上去。

【澤瀉湯方】

澤瀉（五兩），白朮（二兩）。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桂林古本》】

【澤瀉湯方】

澤瀉五兩，白朮二兩。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病痰飲的，應當以溫藥和之。

【永諸講解】

「病痰飲者」，痰是因為熱，它是在腸間的，所以痰飲者，我們「要用溫藥來和」，真的是這樣嗎？《桂林古本》沒有這一個條文，因為痰飲是那些飲經過熱久了才會這樣，所以前面有「其人素盛今瘦」，之前都很胖後來變成瘦的，就是它本來是個陰實質很多的，那後來瘦了，變成陽多陰少，所以那些陰受到陽的燒灼就變成痰飲，所以痰是從炎從疔，是有火。那像這種是一顆一顆的，所以造成水走腸中，就像水遇到很多亂石，所以瀝瀝有聲，因此這個條文是要存疑的，《桂林古本》沒有這條，而且這個條文很怪。

【注】

稠濁為痰，陽之盛也；稀清為飲，陰之盛也。有痰無飲，當以涼藥治之；有飲無痰，當以熱藥溫之。若痰而兼飲者，此不可純涼，又不可純熱，故當以溫藥和之可也。

【永諸按】

稠濁的是痰，是陽盛，那稀清的是飲，比較屬於陰，這是可以的。「有痰無飲，當以涼藥治之，有飲無痰，當以熱藥治之。若痰而兼飲者，此不可純涼，又不可純熱，故當以溫藥和之可也」，這是有點偏扯，因為我們有四種飲，針對這種痰飲，不是分開來看的，吳謙的注法把它分開來看是不對的，這個痰是針對這個飲的形容詞，是因為火熱燒的，所導致的這種飲，叫痰飲。

※夫有支飲家，咳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十棗湯。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夫有支飲的相關疾病，咳，煩，胸中痛的，沒有突然死，至一百日或一年，適合十棗湯。

【永諸講解】

夫有支飲家，咳煩，咳然後會煩，還有胸中痛，沒有突然死，到了一百日或一歲，適合十棗湯。《桂林古本》沒有這個。

【注】

支飲，水在膈之上下也。水乘肺則咳，水乘心則煩，水結胸則痛，其人形氣俱實，以十棗湯攻之可也。然病此卒不死，或至百日，或延至一年者，以飲陰邪，陰性遲，故不卒死也。

【永諸按】

支飲就是水在膈下或心下，這就是支飲。支飲的特徵就是沒有阻礙到主要的通道，如果他有阻礙到主要的胸管的話，就會引起口渴，如果沒有阻礙到而只是邊緣的，就不會口渴。而且支飲很有可能就只有一側而已，因為樹枝嘛！枝就是一側而已，不是在主幹。吳謙「水乘肺則咳，水乘心則煩」，其實不是，如果支飲阻礙到這些氣血的流通，因為陰中之陽氣沒有辦法上乘，肺那邊的津液就少，就會咳，屬於燥熱的咳，因為水沒有上去，所以現在有些燥咳有時候是水飲造成的，阻礙了陰中的陽氣往外上濟於陽，導致這種燥咳，所以只要把水飲去掉，他的咳嗽就會好了，因此有那種苓甘薑味辛夏仁湯那一類的，這一些我們之後會看到。因為他是陰中陽氣沒有上去，所以上焦燥熱，因此出現煩。胸中痛是比較嚴重，是筋乾，胸中的一些肌，肋間肌或什麼的，筋膜乾硬，所以出現胸中痛。「不卒死」，沒有突然死，沒有心肌梗塞死掉的，因為水如果真的不夠的話，血液太乾的話可能會心肌梗塞死掉，這就叫「卒死」。不卒死，沒有突然死，沒有心肌梗塞死掉，那到了一百天或一年後，「至一百日或一歲」，這已經好久了，水積的很誇張了，所以適合用十棗湯來攻，攻去他的飲，那這些症狀都會不見了。用十棗湯來攻，跟之前的懸飲是一樣的，十棗湯同樣有芫花、甘遂、大戟，這些藥物的作用之前已經講過了。

【十棗湯方】（見上）



【《桂林古本》】

【十棗湯方】

芫花（熬）甘遂、大戟。

上三味，各等分，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納藥末，強人服一錢匙，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咳家，其脈弦，為有水，十棗湯主之。

【《桂林古本》】

咳家，其脈弦者，此為有水，十棗湯主之。

【永諸譯】

有關咳嗽的疾病，病者脈弦的，這是有水，十棗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咳家，其脈弦，為有水，十棗湯主治之。那《桂林古本》是說咳家，跟咳嗽有關的病症，如果他的脈是弦的，那告訴我們這是有水，用十棗湯來主治之。

【注】

此承上條，以出其脈也。咳家，謂久咳之家也，咳家未可攻也。若脈弦，其咳則為有水也，有水可攻，故以十棗湯攻之。

【永諸按】

吳謙講「咳家是久咳之家」，那咳家不可以用攻的，其實這也不對，因為十棗湯本來就是一個攻的方。那如果他脈是弦的，弦的原因是因為怎樣，之前講過了，氣道的不利，或者是情緒，情緒的緊繃或者是食飲冰冷，這些都會使得我們氣血流動不利產生的脈是弦的。那因為他是有咳嗽這樣的病症，所以從氣的流動圖，首先從胃這邊到胸管，到心，然後到肺，那既然出現了咳嗽，所以可以知道說，肺這邊的氣血流通不好，才會導致這種脈弦。那氣血流通不好呢，就像一個水管突然變窄了，本來是這麼大的，從裏面這邊流通很順暢，所以他沒有病症。那一到肺這邊變窄了，如果我們遇到一個很大的水呢，到了一個地方變窄了，就會導致什麼了？就會導致水滲出去，溢出來，所以才講說這是有水，那滲出來的水呢，一般會堆在下面，就是水留脅下，就成懸飲，因此用十棗湯。前面有二個十棗湯的條文，第一個它是說膈下有支飲，用十棗湯。那另外一個是水流在脅下的懸飲，所以可以看見是肋間的一些積水，我們都可以用十棗湯。

【集注】

魏荔彤曰「咳嗽者，有飲冷而咳嗽者，有因外感風寒而咳嗽者，所謂形寒飲冷則傷肺也，此外感風寒之咳嗽也。有因傷倦而咳嗽者，所謂陰虛內熱，火刑肺金，此內傷虛勞之咳嗽也。」

於此俱無涉也。仲景命之曰『咳家』，專為痰飲在內，逆氣上衝之咳嗽言也。故其脈必弦，無外感家之浮，無內虛家之數，但見弦者，知有水飲在中為患也。主之以十棗湯，使水邪有所制，斯下注而免於上厥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咳嗽有飲冷而咳嗽，其實我們就講「形寒飲冷則傷肺」，你吃到冷性的食物或者是遭受到冷的天氣，其實都會影響氣血的流動，進而影響到心肺，為什麼呢？表皮這邊受到阻礙，氣中之氣出不去，就會影響到微血管的滲液，微血管的滲液受到阻礙，血流逆回去影響到心臟。那心臟受到影響，影響到肺靜脈的回流，如果心臟沒有問題，那肺靜脈的循環就會受到阻，那肺靜脈的循環不利的話，從這邊動脈跟微血管交接呢，這邊就會產生瘀堵，就會滲液。那滲液有時候就產生什麼？水氣，引起咳嗽。所以這是外面的形寒。那喝到冷的也是，喝到冷的，如果胃腸不好，它就停在脾胃形成什麼？水飲。水飲造成一些悸，脾胃淋巴循環不好，或者是支飲，或者是懸飲。那如果它胃是可以的，送上去心，再到肺，所以也會影響到肺的循環，我們的胸管從上腔靜脈進到心，經肺循環，先是肺動脈再接到肺靜脈，然後回到左心室，那流動的不利也會影響到肺，所以這是飲冷引起的。飲冷的咳嗽是這樣的，外感風寒的咳嗽是這樣的，它的病因就是這樣。

那也有因為勞倦的咳嗽，其實就是肺氣供給的不足，導致的咳嗽。因為氣的不足呢，就會產生燥嘛，所以這是屬於燥咳。那你看它供給不足原因呢，像有一些是因為陰虛，原本的本元從腎那邊呢，對水的吸收就不好了，這種就叫所謂的陰虛內熱，腎火刑金。那還有一種就是脾胃，病者本身就是喜歡吃一些比較燥熱的東西，脾胃回流的氣血就比較乾的，所以淋

巴的回流也是比較乾，那這個也是影響到什麼？影響到肺。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什麼？肝臟的。肝臟太熱了，解毒功能不好，或者是都沒有睡覺，解毒功能不好，毒性的廢棄物質或是那些發炎物質影響到肺，這是從肝火引起的。所以《靈樞》有講，「五臟皆能令人咳」，五臟皆能令人咳，所以要了解引起咳嗽的病因來做一些治療才對的。那這邊講陰虛咳，比如講腎的陰虛、肝的陰虛這些都會，因為虛就會產生燥熱，有形質的東西變少，功能的東西就會變多，我們之前講的陽跟陰嘛，陰就是實質，如果在我們人體裏就當做陰陽各佔一半，陰越少陽愈多。陽是屬於外展的過程，所以都會往上，那剛好肺就是什麼，肺剛好就在陽的部分，最上面，那心臟感受這些燥熱血傳到肺，所以就引起咳嗽，這就是「心火刑金」，所以這是一「內傷虛勞的咳嗽」。

那「仲景命曰咳家」，咳家呢？其實這邊把它做為久咳之家，範圍窄化了，我們可以把範圍稍微廣一點，就是說跟咳嗽有關的病，有些人咳嗽，不一定很久他才會形成懸飲，有些十棗湯呢，也是在短期內會形成。所以咳家呢？我們要講與咳嗽有關的病症，那它有水飲，這些飲在裏面導致的，那它脈是弦，弦是陰脈，所以脈單弦者飲也，還有這個弦告訴我們這邊氣流不動，氣流不通呢，氣血流動不暢，加上他有咳嗽，所以我們可以推測在肺那邊一定有氣血流動不暢，氣血流動不暢一定會滲液，那這邊的液體會往下滲，會水流脅下，形成肋間的水，那像這種的懸飲造成的咳嗽我們就用十棗湯，用十棗湯去除那些水。

※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裏虛。脈偏弦者，飲也。

【《桂林古本》】

夫平人，食少飲多，水停心下，久久成病，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脈偏弦者，飲也。

【永諸譯】

正常人，吃少喝多，水停在心下，久久成病，嚴重的則心下悸動，輕微的短氣。脈左右弦的，屬寒。脈單一側弦的，屬飲。

【永諸講解】

「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裏虛。脈偏弦者，飲也」，這個在前面的條文就有看過了，那我們之前有講過前面的條文，我們再回去看。《桂林古本》是說「平人，食少飲多，水停心下，久久成病，甚者成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脈偏弦者，飲也」，同樣在之前我們有講過了，這個部分大約看一下。

【按】

此條繫在首條「微者短氣」之下，今分在此。

【注】

脈雙弦者，兩手左右脈皆弦也。偏弦者，或左、或右，脈單弦也。偏弦者，飲也，故當下之；雙弦者，寒也，不當下也。即偏弦當下，亦不可大下，若大下之，則虛其裏，單弦變

而為雙弦矣。弦為陰脈，重陰則寒，故曰「雙弦者，寒也」。此又示人不可以弦脈，專主飲也。

【永諸按】

吳謙說，脈雙弦者，兩手左右脈皆弦，那為什麼它是寒呢？因為寒的影響是整體的。那脈偏弦者呢？或是左邊或是右邊，就只有單一個，那這個代表是什麼？此處的水飲的積聚所導致的那種弦。此處的寒，因為我們氣血的量是固定，不是全部充滿的，是有一些空間緩衝，如同橋樑有伸縮縫，若是往左邊多，那右邊就少，往右邊多，左邊的就少。那這邊氣血循環不利，形成一些飲一些積聚的東西，只會在單邊，所以才說「脈雙弦者，寒也。脈單弦者，飲也」，因為寒是影響整體的，飲是單側的。那像這種寒呢不應該去攻下，應該要溫。如果表寒，我們要讓他發表，那裏寒呢？要溫裏。同樣的，這些飲，我們是要看它的病因而來做一些處理。

※脈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脈弦數，有寒飲，在冬夏時，難治。

【永諸講解】

「脈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那《桂林古本》呢，沒有這個條文。我們在吳謙按的部分來做講解。

【按】

脈弦數之「數」字，當是「遲」字，始與寒飲之理合，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吳謙講說脈弦數的數，當是遲啦，「始與寒飲之理合」，他覺得是傳寫之誤。那這個部份我們來看一下。數脈的產生是怎樣？主要是心臟覺得本身的氣血不夠所導致的，心臟的氣血不夠，所以使得他心跳加快，是這樣造成的，像這種數脈是屬虛，因為心臟的氣不足了，但造成這種心臟的氣血不足，有二種，一種是本質的虛，一種是氣血回流的瘀堵所造成的，這一種是實。那另外有一種是血的熱，整個發炎了，那發炎的物質會刺激心臟使他脈跳快，同樣的血的熱，也有虛和實。虛的熱是血漿不足，血中之氣不足，血液黏稠磨擦血管壁所造成的，這是屬於虛的。而實的熱，像是吃了一些熱性的食物，使得血熱，心跳變快等等。那像本質虛的數，如那個炙甘草湯，脈結促那個促脈的時候，這是虛。促脈本身就是一個數脈，是因為虛所造成的。那這個說有寒飲，脈或弦或數，有寒飲。那我們就知道這個數是實所造成的，那弦就是氣血流動不順暢瘀堵，導致飲的發生。

既然我們知道氣血回流到心臟的這段路的流動是不順暢的，導致它的心臟的供血不足，心臟因而跳快，所以就會有寒飲的產生。飲就是我們所吃的、消化過後的、看不到食物的液體，就是有養分的淋巴液，所以這些有養分的淋巴液它往上的速度太慢，所以這叫寒飲。

然後他說在冬夏的時候難治，因為冬天的話，氣血不容易外出，冬天的時候我們氣血是往內縮的，往裏走的，所以陰中之陽氣上承陽中之陰的氣血便少，而心肺在陽中之陰的區域，氣血更不足。那夏天的時候呢？氣血是往外散的，那外散的是陽的部分嘛，所以呢會導致什麼？心更虛。我們夏天的天氣熱影響的是表部，因為影響的是陽啦，它力道沒有辦法影響到裏，所以是陽的部分，表部的氣血外出多，回流少，屬於陽中之陽的氣血多，那陽中之陰的氣血便少，既然它本身就已經虛了啊，再加上這個氣血在外，所以陽中之陰就會更虛，更不好治，所以夏天也不好治。那冬天呢？冬天因為氣血都深藏了，所以這邊脾胃的氣呢送上去的，也會減緩，是這樣的關係，這個條文其實可以用這樣來解釋，不一定要把數改成遲，如果數改成遲的話，它整個都是一個寒。

【注】

單弦主飲，固當下也，若單弦兼遲，而有寒飲，不可下也。寒飲之咳，冬夏難治者，以夏陰極於內，冬陰極於外故也。此承上二條，詳申弦脈飲病可下、不可下之義也。

【永諸按】

吳謙說單弦呢是叫做飲，那本來就應該要攻下，這個是他自己覺得。像飲的話喔，有些是用溫化，有些是用攻下的，像十棗湯。然後他又說單弦兼遲有寒飲，不可以攻下。後面他



說什麼「夏陰極於內，冬陰極於外部」，這個的意思是夏天的陰呢是都在裏面，那冬天的陰呢都跑到外面，所以不好治。那我們剛剛講為什麼冬夏難治呢？已經告訴大家了。

※久咳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久咳有數年了，病者脈弱的，可治。脈實大數的，死。病者脈虛的，一定為昏冒所苦，以病者本來就有支飲在胸中的緣故，歸屬飲家的治療方式。

【永諸講解】

「久咳數歲」，已經咳好幾年了。「數歲」，一歲就是一年，已經咳了好幾年，如果「脈弱者，可治」，「脈弱」表示是沒有邪實，是正氣比較虛，虛比較好治。那「脈實大數者」會死，為什麼「實大數者」會死呢？因為久病脈應虛小數，若脈實大數，表示氣血虛在裏而實在表，裏為陰為根，氣血無根，浮散於外，故死。那「脈虛者」，一定「苦冒」，因為「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氣血不足上承，故會冒。「治」呢？是屬於「飲家」。

好，我們再看，他咳了很多歲了，其實久咳一定會牽涉到什麼？虛啊！那脈弱，如果是陽氣的比較不足，動力比較不足，這個還好，因為久咳本來就虛，那虛呢，那你脈弱，表示沒有實，久咳本虛，又脈虛，所以兩個是脈證相合，這個是好，可以治。那如果「久咳數歲」，脈是「實大數者」，是死，為什麼？你已經咳了這麼久了，我們咳嗽會耗氣，我們肺喔，包括講話、呼吸其實都會耗氣，肺泡表面不是有些液體嗎？是血中之氣滲出來的，當呼吸時，氣就被拉出去了，所以說話說太多也會耗氣，更何況是咳嗽咳那麼久了也耗氣，氣應該虛，為什麼反而出現「實大」呢？久病虛反而出現這種實大的陽脈，那代表什麼？它陽沒辦法入陰了，就是我們的氣血，沒辦法進到裏面，所以才導致血氣都往外面走，它進不到裏面內臟來，導致這脈出現「實大」。那這個「數」呢，就是因為氣血都壅塞在那邊所導致的，還有陰沒辦法濟陽，所以導致這個脈「數」。「實大」是有陽無陰，所以這種是死。那如果脈是比較空的，比較虛的，它會比較「苦冒」，「冒」就是眼睛被睛遮住了，因為我們那個脈是虛的，本質的不夠，實質的不足，那我們眼睛的竅是最上面的，耳朵稍微下面一點，所以我們這邊的陰沒辦法上承到這邊，所以眼睛得到的養分，淋巴或者是血液的供給就比較少，所以就會出現什麼？冒。那為什麼這邊不去呢？因為你這邊有一個支飲，畢竟它是咳嗽啦，所以有個支飲堵在隔間或胸中，因為是咳，所以是胸中所導致的，治療要屬飲家。

我們看一下，胸中一般是指胸骨柄的這個位子，就縱膈腔，它的中間這邊，剛好是什麼？也是個胸管，胸管上來要入心的，主要下面的胸管，這邊有所堵，這邊有些支飲堵在這邊，那這邊有七八九十肋，四根，這個部位叫做什麼？脇，我們上次有講。那第一至第六肋這裏呢？叫做肋。那這邊有一塊椎狀的胸大肌，這個部分叫做膈，所以乳頭上有一個叫做膈窗的

穴就是這樣的，胸大肌所在部位就叫做膺，它上面有肉，下面的肋骨都沒肉，這樣了解嗎？這胸部的辨別就是這樣。

那治療上我們用飲家的治法來治，去除它在胸中的支飲，那在胸中我們該怎麼做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是否我們可以利小便或是發汗呢？

【注】

久咳數歲，即今之年年舉發，痰飲咳嗽水喘之病也。若其脈弱者，知邪不進則為可治。若實大數者，知邪日進故死也。若脈虛者知正氣虛，必苦冒也，審其人素本有支飲，則不必治其咳，宜於痰飲家求治法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吳謙的注「久咳數歲」，咳很久每年都有，它是痰飲咳嗽之類的病，那如果脈弱呢？剛好脈證相符合，這只是一個正虛，所以一定是苦冒，就是可以治，如果脈是實大數者，就表示身體的氣血沒辦法進到陰，陰陽不交通，就是陽不能入陰，所以才會使脈出現這種實大數的脈，所以血都送不到裏面，那血都送不到裏面，脾胃血流啊，還有腎臟的血流，肝臟的血流不足，那會造成死。那如果脈是比較虛的，我們知道它是實質的不足，因為血管裏有血，如果血很夠的話，就會有充飽的感覺，所以裏面空空的，那就知道是虛，那虛是因為因為陰上去，那表示說我們胃這邊營衛之氣，本來上去到心，然後到肺，然後再肺循環再到心，然後再到體表出去，若榮衛之氣往外的供給不足，脈把起來會是弱的，這表示陰還在，只不過是陽虛而已。那若是我們發覺脈是充實的，表示心臟打血往陰的部分，是受到阻礙，

那陽這邊呢出去是比較順利的，氣血都往這邊走，所以出現一個實大數的脈，單純的脈實大是表裏皆有餘，但若有數脈，這反是不好的，代表陽下不去陰，有陽無陰，沒有根了，會死。那為什麼陽下不去陰呢？因為陰陽交通的通道有支飲阻礙了，導致陽的血，沒辦法往陰流通。所以我們要去治療這個支飲，所以要去治飲的篇章那邊找適合的方來治療。

【集注】

尤怡曰「久咳數歲不已者，支飲漬肺而咳，飲久不已，則咳久不愈也，咳久者，其氣必虛，而脈反實大數者，則其邪猶盛，以猶盛之邪，而臨已虛之氣，其能久持乎？故死。若脈虛者正氣固虛而飲氣亦衰，故可治。然飲雖衰而正不能御，亦足以上蔽清陽之氣，故其人必苦冒也。此病為支飲所致，去其飲則病自愈，故曰『治屬飲家』」。

【永諸按】

尤怡說久咳數歲不已，這個都牽涉到虛了，他說「支飲漬肺而咳，飲久不已，這邊並沒有講到支飲。」支飲漬肺而咳，飲久不已，則咳久不愈也，咳久者，他氣一定虛，我們之前講為什麼咳久的會虛，講話講太多的也虛，所以做為老師其實要顧護好自己肺的氣，那補肺的氣呢，大家可以喝一些人參啦，或者是用一些水梨，把它燉來喝，這是食補，麥門冬也可以幫忙補氣。「脈反實大數者，則其邪猶盛」，其實不是，脈之所以實大數者，其實久病已經都沒什麼邪了，但是反而是正氣的問題。脈實大數呢？是我們的陽沒辦法入陰，心臟的血沒辦法打到深層的裏部，受到阻礙，進不去了，進不去以後呢，就出現這種實大數的脈，這反而是不好的，所以久病把到脈實大數呢，表示他陰的來源已經斷絕，就是我們的血氣沒

辦法進到陰了，所以會死，不是什麼「其邪猶盛，以猶盛之邪，而臨已虛之氣，其能久持乎」？這個大家知道一下，如果一個久病的人突然脈變得很有力，那表示他內臟的氣，以及後天的那些氣已經絕了，我們身體的心臟已經打不進去了，那血沒辦法進到深層，沒進到五臟，那五臟沒氣血就會死。

那他說「飲雖衰而正不能御」，其實就是個飲堵在那裏，然後剛才講，有時候飲擋住了，我們營衛之氣出不去，所以上面沒有嘛，所以脈出現這種虛，脈虛就是陰的來源不足，陰的實質少，所以陰的來源當然是從脾胃那邊嘛，脾胃那邊是中焦生化的營衛之氣，陰中之陽氣往上走，如果有受到阻礙，後面的部分都會出現一些虛脈，所以有時候我們摸到脈虛，並不是代表說這個人就是虛證，我們必須去看他的症狀，比如說，他出現了一些心悸、胸悶，如果他出現了胸悶的，或是出現咳嗽，那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這種胸悶可能是心臟那邊的氣有些堵住，所以導致後面的寸口脈出現一些虛，或者是他出現咳嗽，可能肺那邊有些堵，導致氣出不太出去，這些都是要考慮的，而不是說我們脈虛，就一定說他是虛了，他只告訴我們說，榮衛到手掌的寸口脈這個部分氣是不足的，是虛的，所以其實我們還可以做一個判斷就是說，腳的部分，比如說跌陽脈或其他的部分，那他整段是往下的氣有沒有順，有些是堵在上面，若那下行是可以，因為我們主動脈出來，他有另外一個上臂的支嘛，所以我們也可以知道它是堵在那邊，主動脈出來它下曲然後供給五臟，再下行到足，另外有一個上行支是走到兩臂，這是寸口脈，還有上行支上頭，這是人迎脈。所以如果是走寸口脈這邊的部分，受到阻礙，寸口脈會出現問題，那反而跌陽或人迎這些脈呢，因為沒有受到阻礙嘛，這邊反而是沒有問題的，所以在《靈樞》的時候，常常會人迎跟寸口做比較，人迎是血往上衝的嘛，那寸口是血往下的，所以人迎脈候陽中之陽，寸口脈候陽中之陰。那往下的部分還有分陽跟

陰，所以有跌陽、太陰，跌陰脈候陰中之陽，而太谿脈候陰中之陰。除了陽脈和陰脈要做比較外，陽中之陽和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和陰中之陰也都要做為比較，才知道氣血的流通是那一邊受到阻礙，才會不順暢，脈有變化。那這是支飲，治療從飲家上面做治療。

※咳逆，倚息，不得臥，小青龍湯主之。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少腹上衝胸咽，手足痺，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衝。衝氣即低，而反更咳、胸滿者，用苓桂五味甘草湯去桂，加乾薑、細辛，以治其咳滿。咳滿即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為熱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為支飲也。支飲者，法當冒，冒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去甘草桂枝加細辛乾薑半夏湯主之。水去嘔止，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遂痺，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若面熱如醉，此為胃熱上衝熏其面，加大黃以利之。

【《金鑑本》譯】

咳越來越劇，只能依靠著呼吸，不能臥，小青龍主治之。青龍湯喝完了，唾多，口燥，寸脈沉，尺脈微，手足陰陽不相接且逆回的，氣從少腹往上衝至胸咽，手足麻痺，病者的面悶熱，好像喝醉了。因而氣復下流到陰股，小便困難，固定時辰又昏冒的，給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療其氣上衝，衝氣就減低了，而後反更咳胸悶的，用苓桂五味甘草湯去桂加乾薑、細辛治療病者的咳悶，咳悶立刻就止了而後更口渴，衝氣又發作的，因為細辛、乾薑為熱藥，喝了應當口渴而口渴反止的，是支飲。支飲，於理來說應當昏冒，昏冒的一定嘔，嘔的再加入半夏來去支飲的水，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去甘草桂枝加細辛乾薑半夏湯主治之。水

去嘔就止了，病者外形腫脹的，加杏仁主治之。病者證應當用麻黃，因為病者痺，所以不加。若是違逆而加了的，一定陰陽不相接，之所以如此，因為病者血虛，麻黃發散病者陽的氣血的緣故。若是面熱好像醉了，這是胃熱上衝，薰面所造成的，加大黃來利胃熱。

【《桂林古本》】

咳逆，倚息，不得臥，脈浮弦者，小青龍湯主之。

【永諸譯】

咳嗽越咳越嚴重，倚靠著休息，脈浮弦的，小青龍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我們來看《金鑑本》的這個條文非常的多，而且藥也一堆，而《桂林古本》沒那麼多，《桂林古本》就只有「咳逆倚息不得臥，脈浮弦者，小青龍湯主之」這句而已，那後面的部分，有些人覺得是一些後代的醫家把它添上去的，是對條文做一些解釋的釋文。

那沒關係我們來看，「咳逆，倚息不得臥，小青龍湯主之」，那小青龍湯喝了以後呢，唾變多了，「多唾口燥」，那寸脈變沉了，那尺脈變微了，手腳都冷起來了，那氣從少腹那邊往上衝到胸咽，那手腳都痺了，那他的臉呢？面翁熱好像醉了，然後血氣又復下流陰股，那過來又下流到陰股的部分，那小便就變難了。那固定時間好像被蓋住了眼睛看不清楚，那像這一種要給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來治療他的氣衝，氣的衝上，那衝氣就降低了，就沒有往上，

沒有那麼高位了，停在了胸，那反而就更咳嗽，還有胸滿，那這時候就用芩桂五味甘草湯把桂枝去掉，再加乾薑、細辛來治療他的咳和他的悶，那咳、悶就好了。那好了又口渴了，那衝氣又開始往上衝了，那主要是因為細辛、乾薑都是熱藥，那喝了當然會渴，但是渴反而止了，是因為有支飲的關係。那支飲的話，照道理講應該要冒，因為氣上去應該冒，那冒的一定嘔，因為三焦氣道堵住了，所以一定會嘔，那嘔就要納半夏來去堵到的痰水，「以去其水」，那用茯苓五味甘草去桂枝加細辛乾薑半夏湯主之，那水去氣通，嘔就止。如果本身的外形還是腫的，那就加杏仁主之，用杏仁加強表皮泌液來排外形腫的氣，像這個證應該要放麻黃，把毛孔打開，這樣氣才排的快，像是麻黃湯內的麻黃和杏仁相配一樣，因為這個人是痺，痺代表氣血不足，所以不是表實，所以就不納麻黃了。如果「逆而納之者一定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那如果面熱如醉，這是胃的熱往上衝然後熏他的臉，那麼就加大黃把氣血往裏導下去。

我們再來看「咳逆」呢？之前有講過，這個咳是用來形容這個「逆」，這是因為咳嗽導致的手腳逆冷。一般咳嗽呢？氣從氣管往外出，原本要往外的氣血，就會被拉回來往肺走，因為氣是從肺這邊出去的，所以就會被拉回來，拉回來手腳就冷了，所以這種叫咳逆，那還有一種就是說咳嗽愈來愈嚴重，也有這種說法。

「倚息」要躺一側，為什麼要躺一側呢？因為有一側氣不通。你如果躺那邊原本已經不通了，就是我們人如果躺一側，我們的氣血在兩邊管道都很通暢的話，氣血走得都沒問題，但是如果有一側比較不通暢有些瘀堵的時候，你躺那一側會更不舒服會更悶，因為我們躺下時，地心引力的關係，所以血會往躺下的那邊走，但是這邊是堵的，造成更瘀堵，更不舒服，



因此才會造成倚息，要躺一側呼吸，因為這樣呼吸會比較順。那是躺那一側？是躺呼吸比較順的那一側，比較沒有堵的。那一「不得臥」，想要躺但沒辦法躺，為什麼沒辦法躺？因為氣堵在背，躺了以後，背部的氣更堵，造成不舒服。這一種我們給什麼？小青龍湯。小青龍湯是治療外有表寒、內有裏寒的，裏面還有水氣，所以像這個倚息咳逆不得臥，其實都有一些水氣在，所以用小青龍湯主治他，清掉表寒和裏面的水氣。那喝了小青龍湯，藥性的熱會把水往外逼，吃了以後從腸胃這邊開始逼，那既然你的肺有一些寒飲，那這寒飲會從汗出去，就像我們喝了熱湯以後出汗一樣，所以肺那邊或者是胃那邊一些水寒的東西就會比較容易逼出來，像我們吃到麻辣麵會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一樣，所以他就是會多唾。那因為主要的寒是在那邊？是在肺啦。那唾多，然後肺、胃因為熱的關係變乾燥了，所以他嘴巴會變成燥，口燥。喝了小青龍湯以後，多唾口燥，那結果寸脈變沉了。若是這個人本身有陽虛的話，這個青龍湯有發散的性，那他本身陽虛你沒有去照顧到的話，那突然你用了一些熱藥、發表的藥，反而會造成表面的氣的不足，因為多唾嘛，就是耗散了一些氣了，那就造成寸脈的沉，尺脈微。其實這也告訴我們他本身就有裏陽虛的問題，尺脈微就表示本身就陽虛，若是再發他的陽，結果就導致連寸脈沉下去了。那陽虛了以後呢？手腳就會厥冷，手腳就冷，所以那些氣走不出外面，會從少腹往上衝胸咽。那會一路堵回去喔！我們少腹有兩條胸管，因為力道不夠，氣就衝少腹，本來要上去的呢，就變成一路堵，你說我們淋巴這邊要上去的，胃那邊要上去的，胸那邊要上去的，那邊要回流上去到心臟這邊的。那因為他寒的關係，沒力，所以他一進到胸管就往下沉。那因為我們腹股溝這邊有膈，隔開腹和足，所以你看像腹水的，有時候腳沒有腫，但是反而腹水。腹股溝這邊隔起來，因為這邊有一點阻礙，隔起來，很多淋巴結堵住了，所以這些腹水不會往下。因為這些一路堵回來，一直增多，所以就出現那種氣從少腹一路堵上去，往上衝到咽喉。咽喉這邊也是堵，往下也是堵，所以一氣從少腹上衝咽

喉」，少腹是兩旁，往上衝到咽喉。那因為氣血都沒有到什麼~到手腳啦！因為他已經尺脈微，本身有陽虛嘛！「手足痺」，痺就是氣血不足。那既然我們心臟是往下走的，陽已經不夠的，所以氣血就整個往上衝。因為有熱，熱都浮在上面的話，所以他的臉就會熱起來。其實這不是好現象，因為整個氣血是往上衝的，那不往下流。好，他說「其面翕如熱」這段，然後熱了以後他說又往下流，因為這些燥熱的血隨著靜脈和胸管回流，是往上衝的，所以「氣從少腹上衝」，所以呢我們心臟這邊的血就比較乾了，首先就往頭面，造成面翕如熱，然後又回流入心，再來就隨著動脈血下到陰股。那因為這是燥熱血，所以到腎臟那邊，小便就會比較難，小便難，尿就非常的少。那「時復冒者」，時復冒就是固定的時間，會看不清楚，因為虛嘛，用「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

那我們知道他是心陽的不足，那一定是先用桂枝跟甘草把心臟強起來，因為這些胸管的淋巴這樣走上去嘛，心臟這邊的陽不足所以一路往下堵，造成氣上衝咽喉，這邊一直堵上去，那另外我們要加什麼？茯苓，茯苓的目的是讓腎絲球這邊血的流通，從心的陽氣可以往腎深層的陰走。那五味就是怎樣？五味就是幫助這些氣的收起來，五味是幫助收氣的，所以他可以幫助這些胸氣的收起來，內收，可以幫助回流，收回去。好，這樣就會治療氣衝，他這樣就不會堵了嘛！為什麼？因為桂枝強心以後，血都往外打了，那胸管這邊的抽吸力就夠了，所以這邊氣就慢慢不堵，氣衝就不見了，就堵的變少，因為這邊都被拉走了，所以衝氣就會低。然後他說呢？我們這樣治療以後，結果反而他更渴，更胸滿。那為什麼會更渴更胸滿呢？表示這邊有一些氣堵在胸那邊。為什麼？因為桂枝通血脈，雖然有茯苓把他導下去，其他的我們看到面翕如熱狀，你強心以後，你的氣血都會往那邊？往肺，主要是心肺，所以肺這邊也充血，充了一些氣，所以導致他咳嗽胸滿。這主要是桂枝加速血流的關係，使得隔壁的肺

遭受氣血壅堵，出現這種咳、胸滿，所以他說要把桂枝去掉，然後加強什麼？因為肺這邊氣血堵很多嘛，所以就用細辛散掉肺這邊的水氣。然後加乾薑，乾薑是要讓肺這邊熱起來，加強這邊氣的流速，然後用細辛把它散出去，從肺這邊散出去，用這來治療他的咳滿。咳滿因肺氣散掉了就沒了，胸悶就沒有了，那沒有了，然後又再口渴，「衝氣復發」因為我們沒有去強這個心啦！因為桂枝呢可以幫助心臟治療衝氣，那你把桂枝去掉，所以衝氣又發起來了。那會口渴呢，是因為細辛跟乾薑耗散過多氣了，所以導致了口渴。那如果說呢他沒有口渴，渴反而是止，表示怎樣？表示呢有支飲。一般熱性散水的藥吃了應該會渴，那吃了反而沒有渴，那表示說有支飲，身上還有多餘的水瀦留。那如果有支飲應該會影響到營衛之氣上承，所以上焦少氣反而應當會冒，因為支飲呢阻礙了血氣的上升，所以會冒喔，營衛之氣不足。那冒呢？他說會嘔，那嘔的原因呢是因為三焦通道的胸管那邊堵，中焦那邊有一些受到阻礙，那阻礙呢所以要用到半夏，把那個痰堵的痰水去掉，所以方藥就變成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把甘草桂枝去掉，再加細辛乾薑半夏湯主治之。那水去嘔也沒有了，但是形體的腫表示什麼？就是表面毛孔的分泌不好，所以氣中之氣出不去，而且細辛乾薑又為熱藥，所以氣都在表瘀堵，除了從肺的氣管散出去以外，那表層這邊毛孔也能走，那汗液分泌的不足所以導致外形腫，因此我們就要加上什麼幫助氣中之氣分泌。汗液的分泌要用什麼？用杏仁！所以用杏仁來幫助液體的分泌。那既然這邊氣體堵了那麼多，那我們應該要再把毛竅開大一點啊！雖然有杏仁的分泌但是毛孔少的話流出來的太少，我們是不是應該把毛孔開大一點，這樣流出才會最多，這是治療一個方向，所以這種證應該要放麻黃，因此條文講說要放麻黃把毛孔放大一點，加個杏仁幫助排泄不是很好嗎？像傷寒一樣，傷寒麻黃湯證。但是因為「以其人遂痺」，痺呢就是氣血不足，所以他表示這一個是屬於虛的，所以不應該再開大毛竅，如果我們把毛竅開大、氣耗得太多的話，就如同條文說「若逆而內之」，陰陽氣一定不相順接，厥

了就是陰陽不相順接，因為氣耗掉了，所以陰跟陽相接的地方就變少了，會逆回去，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本身就虛，病者有痺，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就是麻黃會把陽部的氣血耗掉了，因為毛孔打開了，是這樣的緣故，所以就不適合麻黃，只適合用杏仁來分泌滋潤表面。那像這種面熱如醉，面熱如醉就整個氣血往上衝，這些氣血為什麼往上衝呢？因為你吃了一些熱藥，如乾薑，過頭了，胃的熱充到臉，血都往上衝往表層，所以加大黃。大黃就是會把血往深層走，往裏面走，所以就可以把這個紅去掉了。所以我們有時候看到一些面熱的，我們可以用什麼？大黃，把這個血往腸胃道走，上面的血就少了，這臉就不紅了，是這樣的。

【按】

小青龍湯下已之「下」字，當是「汗」字，大小青龍湯皆汗劑，必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吳謙說小青龍湯下已，「下」字，當是「汗」字，就是小青龍湯其實應該把它改成汗會比較好。條文這邊下已是說，小青龍湯已經吃完了，下就是吃完了，我們吃下了，所以下如果用這樣來解釋也是可以，但是小青龍其實是個發汗劑，所以他覺得這邊應該用成發汗，這是可以的。

【注】

咳逆，古咳嗽名也。倚息，今呼吸促也。咳嗽呼吸氣促不得臥，久病多屬痰飲，新病每兼形寒，故宜以小青龍湯汗之，以散內飲外寒也。小青龍湯辛溫大散，惟有餘之人宜之，若

誤施之於不足之人，辛熱則傷陰，故多唾口燥也；大散則傷陽，故手足厥逆也；面熱如醉，陽外浮也；小便難，氣上衝，陰內竭也；脈沉微，裏氣弱也；手足痺，表氣虛也；時復冒，虛之甚也。雖陰陽表裏俱虛，然屬誤汗，寒熱錯雜之壞病，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先通陽和陰，俟上衝氣平，再議他法也。今氣衝雖下而反更咳嗽胸滿者，則知寒飲貯胸，故嫌桂枝偏於走表，加乾薑、細辛獨勝中之寒飲也。服之咳滿即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則知陰火上逆，為乾薑、細辛熱藥所動故也。若服之時遂渴，稍時而渴反止者，則為其人素有支飲也。支飲者，法當冒，冒者是因飲逆胸中作嘔而冒，非陽虛為飲所阻不升之冒也。故仍以本方復加半夏者，以去水也，更去甘草者，恐甘助嘔也。水去嘔止，其人面形腫者，加杏仁以降嘔咳，上逆之餘邪，若不因嘔咳面腫，則為風邪所襲，應加麻黃。今其人血虛手足痺，陽虛手足厥，且因嘔咳後而腫，故不加也。若兼有面熱如醉，此為胃熱上衝熏其面，更加大黃以利胃熱可也。

【永諸按】

注說「咳逆，古咳嗽名」，其實不是，咳逆的話是以逆為主，咳逆是怎樣造成的呢？是因為咳，所以我們還有一種逆稱叫厥逆，逆就是手腳冰冷，因為厥造成的逆；吐逆，因為吐造成的逆。所以我們的逆有很多，逆是一種病名，是什麼造成的，前面就加一個形容詞，所以以這個不是古咳嗽名。「倚息」呢，倚就是躺一側，息就是呼吸，為什麼會倚息呢？它不是呼吸促，倚息是因為有個地方堵了，比較不舒服，你如果往堵的那邊靠，不舒服，所以你會喜歡往比較順的那邊靠，所以才會倚息，就告訴我們有個地方堵住了，才會出現這種倚息的症狀。「不得臥」，因為躺那一邊氣都不順，這是屬於痰的部分，所以就表示說，不僅裏、

表、心下都有水氣痰飲，所以就是用小青龍湯，既然表裏都有寒，就用小青龍湯來發汗，來散除內飲外寒。他這邊有講小青龍湯是辛溫，會散，就是要治有餘的表實和裏寒，如果他本身就是虛的，陽的不足，就會造成陽氣更虛，小青龍湯吃了以後都會把陽氣逼出去，就像我們吃了熱的東西會出汗一樣，所以他會讓口中唾液變多，嘴巴會乾燥，因為口中唾液變多，血中之氣外滲變多，那麼表示流往口的血中之氣更少了，口變燥了，如果他本身陽虛的，又耗散了陽氣，像剛才講的，會造成厥逆。面熱如醉，就是胃熱往外。小便難的原因，是「因復下流陰股」，所以燥熱的血往下面流，一般燥熱是往上，但是因為面部這些血的回流，又因為心輸出的動力，所以才能其往下面流。另外，還有認為小便難的原因是因為整個氣血往下走得少，導致那邊小便要化的氣血少，因為到腎的血少的話，我們產生的尿也有限。

「脈沉微，裏氣弱；手足痺，表氣虛也」，以四肢部位來說，手是陽足是陰，所以是陰陽的氣血有部分都有所不足，才會手足痺。「復冒」，是因為氣血上承不足所導致的。「表裏俱虛，然屬誤汗，寒熱錯雜之壞病，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其實要先通心陽，壯心陽，所以用桂枝甘草，用五味來收一些氣，用茯苓來交通心腎，是這樣的。衝氣就比較低了，因為淋巴的堵，胸管那邊的堵，因為桂枝甘草強心的關係，所以那邊比較近心的部份開始有通利，當心臟有力，那麼經胸管回流的淋巴速度快的時候，胸中這邊堵到的氣慢慢會疏散，道理其實很簡單，像高速公路塞車，當其前面的車子開始快的時候，後面這邊的塞車就慢慢減掉，所以這邊原本一路往下堵的，上面慢慢疏通了，所以衝氣就會降低，是這樣的。讓衝氣低是因為桂枝甘草裏桂枝的關係，但是衝氣低讓我們的心臟變強了，因為靜脈和淋巴回流首先是進入肺循環，整個氣血肺遭受比較多，所以你讓心跳變強了，肺那邊就會充滿更多的水氣，因為他沒有辦法處理掉突然來的那麼多的氣血，所以就造成什麼，咳嗽胸滿，因此又

必須把桂枝去掉，不要再強心了。強心使得肺非常的不舒服，會咳嗽胸悶，既然之前用了一些桂枝使肺那邊堆了一些氣，我們就要幫助它散掉，所以就用細辛來散掉肺的一些氣，還有乾薑讓肺熱起來，水氣更有動能，喝了以後咳滿就停了，但衝氣又會發起來，因為桂枝已經去掉了，下部的淋巴又開始堵了。主要為什麼會變成渴，因為我們一直耗掉氣，細辛、乾薑會把肺的氣耗掉，整體脾胃那邊的氣也會變少，所以喝了小青龍湯以後會口渴，如果沒有渴的話就表示他本人有支飲，就是有一些水氣堵在那裏沒有散掉。那如果有支飲的話那因為該會「冒」，冒就字型來看，就是頭巾蓋住眼，因為中焦產生的營衛之氣上行通路被支飲阻礙了，所以導致頭部氣血減少的「冒」症，因此我們要通他的中上焦的通道，用半夏來去掉水飲，甘草的話因為甘會影響除水的力道，所以不需要用甘草。那面腫的話因為表面汗腺分泌的不利，所以我們要加杏仁，就是表面的或是身體的腫，加杏仁，杏仁是促進分泌，不是用來降嘔咳的，因為促進分泌，分泌的多，那些氣中之氣才會發掉，腫才會消。同樣的，我們既然要分泌快，那就應該把毛孔再開大一點，所以講說「其證當應用麻黃」，把毛孔打開大一點，這樣杏仁的分泌會更好，可是病人手足痺，表示他是一個虛的症，那不能用麻黃，用麻黃更虛陽的氣，陽氣不足手腳就厥，所以不能加。那如果「面熱如醉」，就是一些氣血都是往上走，沒有往下走，這是胃熱上熏，胃的熱只知往上，不知往下，那因此就加大黃，把血往腸胃道走，那臉紅就會不見了，整體呢就是這樣。所以從茯苓甘草湯延伸的治療的方式就是這樣。

【苓桂五味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桂枝（四兩），甘草（炙，三兩），五味子（半升）。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苓甘五味薑辛湯方】

茯苓（四兩），甘草、乾薑、細辛（各三兩），五味子（半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苓桂五味甘草去甘草去桂加乾薑細辛半夏湯方】

茯苓（四兩），細辛、乾薑（各二兩），五味子、半夏（各半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仁湯方】

茯苓（四兩），甘草（三兩），五味子（半升），乾薑（三兩），細辛（三兩），半夏（半升），杏仁（去皮尖，半升）。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杏大黃湯方】

茯苓（四兩），半夏（半升），甘草（三兩），五味子（半升），乾薑（三兩），細辛（三兩），杏仁（去皮、尖，半升），大黃（三兩）。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桂林古本》】

以上諸方，無。

消渴小便利淋病脈證並治第十四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即吐蛔，下之，利不止。

【《桂林古本》】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

【永諸譯】

厥陰所造成的病，消渴，氣往上撞心，心內疼痛又熱，先是飢餓而後卻不想吃，吃了就吐蛔。下了，下利不止。

【永諸講解】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即吐蛔，下之，利不止」，那《桂林古本》呢它寫的是「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那首先我們來看厥陰的病，厥陰的病是跟什麼有關？血脈。厥陰是屬於心包絡還有肝，肝主藏血，那厥陰的病會產生消渴，為什麼呢？因為血中之氣不足，也就是血漿的不夠，在此分成了寒熱兩種，如果是熱性的血，它會往上到頭，因為又乾又熱，所以會很口渴。喝了水以後，水還是沒辦法升上去，因為膈下面屬於陰的部分是屬於寒的，寒性的水，它是在比較深層的，譬如說，我這有個裝水的杯子，那水的上半部的部分是屬於水蒸氣，這些水蒸氣並沒辦法止渴，那你喝了下去呢，水還是在下部這邊，它沒有辦法往上，

所以就出現這種消渴。那消渴在那邊可以看到呢？腎有問題的時候，就是我們腎虛的話，下面打了一個洞，一直漏水，水沒法補滿，也會出現這種消渴。另外就是厥陰病，厥陰病也會出現消渴，那消渴是因為他血液中含水量多的是在下部，在陰的部分，那比較熱的是在上部，又因為他本身的陰有限，他的陽也有限。因為已經是到厥陰了嘛，所以他陰有限陽也有限。他下半身血的含水量會比較多，上半部血的含水量是比較少，那我們脾胃呢，飲食生化之源是在中焦，是屬於陰的部分，在橫膈以下，所以我們飲水入胃以後呢，水還是沒辦法上承，所以出現了一「消渴」。

那「氣上撞心」呢，這個氣是一個熱氣，從胃那邊來的熱氣往上衝的。我們胃啊，是在上半部的，我們水入於這邊呢，因為以橫膈做為分界的陰陽來講，胃是屬於陰，但就臟腑的陰陽來講，胃是屬於陽，脾屬於陰，脾的含水量會比較多，所以水進到胃裏面，因胃是燥熱的，所以這些燥熱的血會往上衝，衝往心去，故心中疼熱。

那「心中疼熱」，那疼呢？一般是指冬天被冷凍傷的那種疼，這邊是引申這種疼就像被凍傷，就撕裂的那種感覺。我們太過熱也會，因為心中這邊太過乾燥，所以它那種疼是屬於撕裂的，像血瘀的那種，就是心肌有點乾燥的那種痛。因為它是熱，所以這個熱是他的根本，這個疼是用來形容這個熱，這種是像被凍到的那種疼，所以心中是一個熱的，但是它會出現一種疼的病狀，那就是說這種熱性的疼跟被凍傷的是一樣的。

那「饑而不欲食」，因為胃裏面沒有水，胃裏面大概是以燥熱為主，因為胃畢竟是在陽，在整個陰的上半部，若以整個陰的空腔來講，這個地方還是比較乾的。胃蠻熱的，所以會餓，胃熱就會擴張，就往外擴張，胃熱就會擴張，所以就會饑，但是卻不想要吃。為什麼不想要

吃？因為吃下去沒辦法消化，我們知道要把飯煮熟呢，一定要有水跟火，同樣胃要消化食物，也一定要有水跟火，胃乾沒有胃液，所以很餓卻不想要吃，因為沒辦法消化，吃下去就堵住，分泌液也很少，所以它不想吃，是這樣子。

那甚至你吃下去以後呢，因為這邊無法消化嘛，食物在胃這邊，那蛔蟲聞到食嗅，胃這邊食物的味道，就跑到這邊，因為胃有食物堆在這邊一直沒有消化運化嘛，就出現熱性的嘔吐，那蛔蟲跑到這邊然後這邊嘔吐，就吐出蛔蟲來。

那攻下呢？如果把他攻下，因為下面是陰，是寒的，厥陰是有寒有熱嘛。上面屬於胃的是屬於熱，下面屬於脾的是寒，就脾這邊是血漿比較多的，是屬於比較陰的比較寒性的不會跑的那種氣，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陰往下走，如果你啟動攻下，整個身體沒辦法維持，所以就一直拉肚子，這種利都止不住，所以下了利不止。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像這個它主治的藥方是什麼？烏梅丸。從烏梅丸的組成，我們發現下面的脾寒，用蜀椒、乾薑。上面的熱用黃連、黃柏。那還兼有腎的問題，因為它會消渴，所以腎這邊也有，這邊就用什麼？細辛。烏梅是要斂這些陰氣，烏梅屬於肝，斂陰，它酸，有收的性，也是用來治療這些利，因為是血液的問題。烏梅入血，入厥陰，所以是治療因這種血液中血漿，也就是血中之氣不足，使胃中燥熱的，用烏梅。這邊有細辛跟附子治療腎的，因為下面都寒，脾跟腎下面都寒。

【按】

此條是《傷寒論》厥陰經正病，與雜病消渴之義不同，必是錯簡。

【永諸按】

吳謙說這條是厥陰經正病，其實這條就是厥陰的提綱，其實它也是消渴，可能《金匱要略》這本看到消渴就把它歸在裏面，就形成這樣。

※寸口脈浮而遲，浮即為虛，遲即為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榮氣竭。

【《桂林古本》】

寸口脈浮而遲，浮則為虛，遲則為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榮氣竭。

【永諸譯】

寸口脈先浮而後遲，浮就是虛，遲就是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榮氣衰竭。

【永諸講解】

「寸口脈浮而遲，浮即為虛，遲即為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榮氣竭」，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寸口脈浮而遲，浮即為虛，遲即為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榮氣竭」，其實是一樣。我們來講一下，寸口脈就是我們的手太陰的肺脈，先浮起來，浮代表整個脈是往外走，有時候受到風的影響，因為風會使氣中之氣耗散的快，產生牽引，把氣血往外拉，所以這邊血管外的陽氣被拉走，所以出現這種浮脈。那這個就告訴我們浮脈就是虛，為什麼？因為風把這些氣耗散太過。那遲的脈代表什麼？我們心臟跳動變慢，心臟的輸出量相對變少，你看外面的氣呢被拉很多，裏面的脈供給很少，為什麼？因為氣中的氣中之氣外散太多，而回流

入血中的氣中之血就變少，長此以往，榮氣就會慢慢衰竭，脈就變遲，所以條文才寫「寸口脈浮而遲」，先浮而後遲，最後心臟輸出量不夠，就形成勞病。

另外之前〈平脈法〉有講過，遲脈就是陰阻氣血，當然也有可能中焦營衛供給不足，那也有可能產生遲，或者是中上焦的通道有所阻礙，其實一般比較偏向心出來的部分產生阻礙，如果是脾胃這邊供給不足的話，其實心跳應該是快的。因為若是脾胃這邊供給不足，心臟本身就感受虛了，會跳快，所以代表胃這邊到心這邊是沒問題的，所以心跳沒有跳快。但是要往外打的力道反而不足，這個是心本身的問題，所以這是個「勞」。過度的勞力、過度的耗損，所以「勞則榮氣竭」，那合起來這個就是〈虛勞篇〉的部分。

【按】

此條當在《虛勞篇》中，錯簡在此。

【注】

寸口，通指左右三部而言也。浮而有力為風，浮而無力為虛，按之兼遲，即為虛勞之診，故主衛外榮內虛竭也。

【永諸按】

吳謙說「寸口，通指左右三部而言」，寸口就是指肺脈，用來候氣，如果寸口脈摸到是浮起來，代表是什麼？氣有些虛，是那邊？陽的氣有點虛。如果摸到是遲的話，就是表示氣

的供給不足，就是榮氣竭。榮氣竭就是血管的血中之氣不足，那衛氣就是氣中之氣。其實「浮而有力為風」，跟它沒關係，不管是有力為風或怎樣，其實「浮」就代表是受到風的影響，所以我們才講「浮為風」。那風會讓氣中之氣耗損過度，那有可能是造成什麼？虛，那就出現那種虛了。那另外有一種就是說，他營氣也很夠，雖然遭受風的影響，但是反而會造成怎樣？我營氣的供給太夠，衛部這樣拉過去，營部這邊也很快的補給，那就形成在皮表肌肉這邊出現一些風濕、風水，這一類的，因為氣被往上拉，但營這邊是夠的，所以營裏面過多的血中之氣被拉出去的，堵在了皮表，形成風濕。就是病人本身水氣就比較多的，那風一拉就停在表面，形成了風水、風濕。

※跗陽脈浮而數，浮即為氣，數即消穀而大堅，氣盛則溲數，溲數即堅，堅數相搏，即為消渴。

【《桂林古本》】

跗陽脈浮而數，浮則為氣，數則消穀而大堅，氣盛則溲數，溲數則堅，堅數相搏，即為消渴。

【永諸譯】

跗陽脈先浮而後接著數，浮就是氣，數就是很會吃消化好而後大便堅硬，氣盛則小便頻數，小便頻數則大便堅硬，大便堅硬和小便頻數相糾合，就是消渴。

【永諸講解】

「跌陽脈浮而數，浮則為氣，數即消穀而大堅，氣勝則溲數，溲數即堅，堅數相搏，即為消渴」，那《桂林古本》是「跌陽脈浮而數，浮則為氣，數則消穀而大堅，氣勝則溲數，溲數則堅，堅數相搏，即為消渴」，那跌陽脈指的是胃脈，那跌陽脈浮起來和寸口脈浮是一樣的，表示受到風，「風令脈浮，亦令燥」。那數代表是什麼？虛。我們知道心臟那邊跳得快，表示營衛供給的來源不足。我們剛才才講，一般遲的話是從心這邊出外的路有受阻礙，或者是心臟的陽的不足，他才會產生這種遲，那如果一般我們從脾胃這邊，這邊的氣供給到心臟這邊不夠的話，會出現什麼？數。因為心臟感覺自身的氣血不足，會跳得快，所以這個數他是屬於一個虛。那跌陽脈，浮就是有風燥，本身又有虛，所以心臟這邊供給的不足出現了數。那代表是怎樣？浮數皆為陽脈，是一個熱，熱性往外散，所以陰的形質就不足。條文說浮是氣，這是風使氣往表走造成表氣盛脈浮，那數的話是怎樣？為什麼造成數呢？因為你心臟跳得快啊，心臟這邊氣血供給不足，所以我們就知道在胃的時候，也就是氣血最初的來源，那津液就不足了，胃的津液不足我們就知道嘛，「消穀而大堅」，數就會消穀，熱嘛，然後就會消穀，然後大堅就是說大便硬，便就會比較硬，叫做大堅，那因為熱可以消穀，那穀物的水也被拉上去了，但是它是一個燥熱的，那這邊消化的食物，因為水被抽乾了，所以就會變成大堅，包括小腸直腸這邊的水都被抽走了，那抽走了以後整個就是一個熱嘛。那一氣盛則溲數」，溲是小水，所以是指利尿，就是說我們的小便就變得少，而且頻數，溲是水很少嘛，所以這是指小便。小便因為氣盛，氣都往表這邊走，所以陰的不足裏又熱，小便就會頻數。那小便量少又頻數的話，所以大便就會變堅。「數虛相搏」，就是我裏面大便硬的，像宿食、燥屎，這是燥，然後又加上虛，所以燥跟虛相合，你的血液就變得很乾嘛，這血液很乾，那就會形成什麼？消渴。



【按】

「而大堅」句不成文，「大」字之下當有「便」字，必是傳寫之遺。

【永諸按】

吳謙說「大堅」的句比較不成文，他覺得應該還要再補個「便」應該會比較好，所以他講大便堅。我覺得補了一個「便」字應該會比較好，因為數嘛，所以就消穀、穀物消化，但是它水都被吸收掉，但是食物的渣滓就收成一塊，很少水，所以大便就會變堅。

【注】

跗陽，胃脈也。胃脈浮盛，按之而數，為胃氣熱，故善消穀也。火盛消穀，則大便必堅，氣盛消水，則小便必數，故溲數即堅也，堅數相搏，即為消穀消渴之病。

【永諸按】

跗陽就是胃脈，那胃脈浮盛表示他胃氣熱，那胃的氣熱所以擅消穀，那火盛消穀，大便必堅，因為他本身熱嘛，熱就會消水，那大便在後面，小便在前面，所以大便熱會引起前面小便的熱，那小便一熱的話，膀胱擴張就會有頻尿的感覺，但是尿出來尿又很少，所以現在就講說這個叫膀胱發炎。那溲數呢，尿尿次數變多的話，下焦的津液更不足，所以大便越硬。那大便硬，跟我們這些虛熱，榮衛氣的不足，導致血液又乾又熱，那這種就形成什麼？消渴。

※跗陽脈數，胃中有熱，即消穀引食，大便必堅，小便即數。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跗陽脈數，胃中有熱，就很會消化穀食一直吃，大便一定堅硬，小便就會頻數。

【永諸講解】

跗陽脈的數代表什麼？胃裏面有熱，那這個數也是虛，虛數，不管是怎樣，因為氣血都會回流經過心臟，那之所以心臟跳快，大多都是因為虛，除非心氣很旺盛，又有熱，氣血又有餘，那脈也有可能變成數，不過氣的實熱的話，大部分他的脈都是洪，或者是滑，氣血都夠的話，但他這邊只有脈數，所以大概是虛，因此胃有熱就會把穀物裏面的水吸乾，還有腸子大便的水也吸乾，大便就會變硬。那大便變硬，腸胃道那邊形成一個燥熱的大便，燥熱的大便會刺激前面的小便，影響到下焦的小便部分，主要在於小便是下焦的部分，大腸要輸往膀胱這邊有個通道是下焦，大腸沒有水可以藉由下焦傳送到膀胱，所以小便也變少，那因為熱，所以膀胱擴張，會引起脹尿的感覺，所以小便就會變得很頻數，但量是少的，這一條《桂林古本》沒有。

【注】

此復申上條大便堅、小便數之義也。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腎氣丸主之。

【《桂林古本》】

消渴，小便多，飲一斗，小便亦一斗者，腎氣丸主之。

【永諸譯】

消渴，小便量多，喝一斗，小便也是一斗的，腎氣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男子消渴」，男生如果消渴，也就是很渴，喝水都喝不止渴，小便反而多，一般如果像那種胃熱的消渴，是小便不會多，反而是少而且頻數，所以這邊要作一些區別，胃熱的消渴跟這種腎虛的消渴是不太一樣的，所以腎氣虛的消渴是小便反而多。那喝了一斗小便也一斗，這個用腎氣丸主之。喝一斗小便一斗表示津液從胃吸收一直到小便這部分的三焦通道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也就是從胸管這些水液的上承到心、肺、心，到主動脈、到腎這邊是正常的，那喝一斗小便一斗表示是腎這邊完全沒辦法把水再吸收，所以我們知道是腎的問題，那我們就應該去治療腎，所以他講腎氣丸來主之。腎氣丸跟五苓散的區別，五苓散是小便不順、小便利，那腎氣丸是小便過多，飲一澠一，這是腎氣丸，所以不要混亂。若是那些小便利、小的你反而用腎氣丸，那小便多的你反而用五苓散，這樣就不對了，要記住。

【注】

飲水多而小便少者，水消於上，故名上消也；食穀多而大便堅者，食消於中，故名中消也；飲水多而小便反多者，水消於下，故名下消也。上、中二消屬熱，惟下消寒熱兼之，以腎為水火之臟也。飲一溲一，其中無熱消耗可知矣，故與腎氣丸從陰中溫養其陽，使腎陰攝水則不直趨下源，腎氣上蒸則能化生津液，何消渴之有耶！

【永諸按】

吳謙說喝水多小便少，水在上面就消掉，為什麼？這是脾胃，通過橫膈到心臟到肺，好，這些水經由淋巴循環到達心到達肺，然後再到主動脈再到腎，你看腎這邊變少了，那脾胃這邊有喝啊，所以是在那個地方水不見了？首先心臟不會耗水，那個地方會耗水？肺，因為肺跟外界有交通，所以它可以耗掉一些水，肺如果燥熱的話，水氣都從呼吸道這邊散掉，所以相同的，他回流到左心房，再到左心室的水就變少，那導致心臟沿著主動脈到腎這邊，血就變少，那這種的消渴就是屬於上消。因為在肺那邊就不見了，所以我們治療大概知道要怎麼治療。那同樣的，另外一種，吃很多、穀物吃很多，大便反而變硬，這個叫消於中，食消於中，其實並不是說食消很多，而是胃起源，這邊就燥熱了，那為什麼會知道，因為大便變硬了，這邊食糜的水都被抽乾了，所以一起源這些水不見了，所以之後到胸管，再到心肺，其後的部位都乾，原因在於在起源時水被抽乾了，所以這個叫中消。穀物吃很多，大便反而是硬的，沒有水嘛，在中焦這邊被消乾了。那另外一種，飲水多而小便反多，飲水多，從脾胃拉到肺沒問題，到腎，這邊也小便很多，那小便過多耗掉了，那這叫下消，這邊水從下面不見了，那是因為腎的關係。

好那這邊講的是什麼？上中二焦都是屬於熱，那這是沒錯的，上中二焦都是屬於燥熱，所以把水都消掉了，包括胃把食物的水都吸乾了，肺那邊散熱過度，把進到肺那邊的水氣都耗散，那下面的部分跟腎有關係，主要是腎氣丸，那下面其實是比較偏向於什麼？水收不住。那個寒熱都有，就是腎如果太熱的話也會耗散掉一些氣，這是小便也會耗散掉一些氣，其實像那個腎氣丸，大概是屬於寒的，那另外一種豬苓湯是比較偏向熱的。那吳謙說主要是因為腎是屬於水火之臟器，其實並不是，我們主要看到的，下焦還是比較偏向於寒為主，那上焦主要偏向於燥熱。

「飲一溲一，其中無熱消耗可知矣。故腎氣丸中陰中溫養其陽，使腎陰攝水則不直趨下源，腎氣上蒸則能化生津液，何消渴之有耶？」？因為腎往下，它只是要往下面排，那往下是什麼？屬於陰，所以都收不住，它少一個往上的力道，也就是陽的力道，所以我們講腎氣丸其實是一個陽的不足，所以它用什麼？用桂枝跟附子，桂枝幫助血液往外走，所以它是一個陽的過程，附子是把腎這邊熱起來，熱起來它就有一個熱度會往上，這樣這些水往下的就變少。

那另外他還加什麼？加澤瀉。澤瀉的目的是怎樣？澤瀉的目的就是幫助水的再吸收，所以它可以治療消渴。那茯苓呢？茯苓是幫助心臟跟腎交通，心交通到腎，因為要讓血流到腎這邊，在腎這邊就要有個出口，茯苓可以加強腎絲球的過濾率，故可以讓血往腎流，會讓腎小管內尿變多，而澤瀉就是幫助腎小管對水的再吸收。那為什麼要用茯苓？因為我們還有一些藥要送到腎，所以必須要靠茯苓。有了茯苓，會利尿，會使小便更多。但是它輔佐其他的藥物，我們藉由茯苓，把這些藥物帶到腎這邊來。茯苓輔佐那些藥物？第一個，生地黃。生

地黃來滋潤腎，補腎，補腎這邊的血。那山茱萸呢？來收腎的氣。那澤瀉呢？幫助腎小管的再吸收，水的回收。用牡丹皮呢來通這邊的瘀，就是腎這邊的瘀血啦，一些血流的不通。那桂枝、附子呢？就幫腎氣的上承於心。那用薯蕷呢？薯蕷就是山藥，是用來補虛的，在後代的研究呢，山藥裏有雌激素，有賀爾蒙，所以它也是用來補腎的。因為山藥黏液很多，像這種有黏稠液的，我們就叫做精，所以山藥可以用來補腎精，後面有那個無比山藥丸、薯蕷丸，用來補腎的，腎藏精嘛，主要山藥有很多黏液，這些都是精華，所以古代都知道山藥能補精，能補黏稠的液。

【集注】

程林曰「小便多則消渴，經曰『飲一溲二者不治』。今飲一溲一，故與腎氣丸治之。腎中之動氣，即水中之命火，下焦腎中之火，蒸其水之精氣，達於上焦，若肺金清肅，如雲升而雨降，則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自無消渴之患。今其人必攝養失宜，腎水衰竭，龍雷之火不安於下，但炎於上而刑肺金，肺熱葉焦，則消渴引飲，其飲入於胃，游溢滲出，下無火化，直入膀胱，則飲一斗，尿亦一斗也。故用桂附腎氣丸，助真火蒸化，上升津液，何消渴之有哉！」

【永諸按】

程林說「小便多則消渴」，這是屬於下消的部分。那他說飲一溲二者不治，因為你喝的水只有一，那其他溲出二，那表示你本身的氣正處於嚴重耗損中，入不敷出，所以就沒辦法治療了。現在「飲一溲一」，所以用腎氣丸來治療。「腎中的動氣」，其實是腎的陽，把這

水往上承，腎再吸收水入腎靜脈，然後藉由靜脈循環到達心，這是用水來濟這個心，水上承心。心臟有熱，藉由血流的導引，把熱傳到腎這邊來，來行氣化之用，經由主動脈到腎的入球動脈這邊，它才能氣化產生尿，所以這個就叫做「水火既濟」。如果腎的水沒辦法往上、心的火就沒辦法往下，因為這邊沒有腎再吸收，水上承心的拉力，心臟的血是不會往下的。就像我們一杯水，水沒有向上蒸發，水杯不空，就不能有水注入，所以腎這邊的水沒辦法上去，心臟很熱，血流會往上衝，因為熱的性本來就往上，又因為你這個血中水很少，就是燥，燥就會往上，如果血中有水的「濟」的話，這個血就會往下，因為水是陰有往下的性質。

好，這邊講水中的命門火，它蒸騰水中的精氣達於上焦，達到上焦以後，就像我們天空形成雲，形成一個陰，這個性就會往下了，雲生而雨降，那個氣流就往下了，然後就會再幫助到腎，所以，這個就叫「水火既濟」。那肺金清肅，就是因為「肺法天，心法日」，天是涼的，涼風一碰到這個腎中蒸騰的熱氣，所以就結成雲，雲就下雨，所以就往下濟，這邊熱又上去，不是我們一個地球的水循環嗎？這是一個地球的水循環，就是這樣。所以有時候上面的下不來就是因為肺的關係，如果肺這邊夠涼，因為肺在交換氣體，熱量也會散失，所以如果肺這邊不是太過燥熱，水不會往外擴散，這些水就會往下走，所以叫肺主清降。

這邊講腎水因為水都收不住，水收不住是因為它陽有點虛，所以用桂枝附子，用炮附子來補腎的陽虛，桂枝走四肢，藉由氣血向外的拉力，把腎臟的水往上承去濟心。

這邊講「龍雷之火不安於下，但炎上而刑肺金」，其實並不是，就是腎臟對水的再吸收不良的話，所以腎臟靜脈那邊的血比較乾燥，腎靜脈的血比較乾燥的話，回流進到心臟這邊就形成一個燥熱，心會藉由肺循環把燥熱的血傳往肺，因為肺才會與外界有交通，才能散

熱，所以若是腎水沒辦法去濟這個心火，就會導致肺的燥熱。像這種不是本身心火的問題，如少陰病的「心煩不得眠」，所謂的少陰熱化，少陰熱化就是腎水沒辦法去澆息心火導致的，這些熱如果心臟受不了，就出現黃連阿膠雞子黃湯的症，不好睡。

那如果心把熱傳到肺這邊，那就形成肺的燥熱，造成肺熱葉焦，所以腎虛也會導致什麼，相火旺。那腎虛對水的吸收較差的話，也會引起周邊津液焦枯的病，因為腎靜脈回流的燥熱的血經由心臟，藉由肺循環，然後再到主動脈循環，所以只要燥熱的血經過的地方都會形成問題，所以是這樣的。

沈明宗曰「『男子』二字，是指房勞傷腎，火旺水虧而成消渴者」。

【永諸按】

一般說的桂附八味丸，都是用肉桂跟炮附子，而且用熟地而不是生地，那這邊的腎氣丸是用桂枝、炮附子，而且地黃是用生地，而不是用熟地，我們記住他是用生地，而不是用熟地。沈明宗說特別指名男子，是男子房勞傷腎，所以男子的平均壽命，都比女子短，因為男子大部份都會洩精，腎氣常會不足，所以條文特別標明男子。

【腎氣丸方】（見婦人雜病中）

【《桂林古本》】

【腎氣丸方】



地黃八兩，薯蕷四兩，山茱萸四兩，澤瀉三兩，牡丹皮三兩，茯苓三兩，桂枝一兩，附子一枚（炮）。

上八味，未之，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酒下十五丸，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白飲下亦可。

【永諸按】

上面的八味用蜜把它煉成丸，像梧桐子那麼大。那喝酒，酒下十五丸，可以吃到二十五丸。那白天吃兩次。那「白飲下」，白飲指什麼？就是白色的稀粥水，也可以不用酒。那酒的目的，是要讓藥氣整個往外走。雖然腎氣丸走入腎，加酒也可使腎的氣可以往外走。因為它整個腎氣沒辦法收澀住，所以小便才會守不住。才會出現飲一溲一，那用了一些酒，使氣血往外，可能會出汗，汗出多，小便就會減少。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宜利小便、發汗，五苓散主之。

【《桂林古本》】

消渴，脈浮，有微熱，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永諸譯】

消渴，脈浮，稍微發熱，小便不通利的，五苓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脈浮」，脈是浮的表示他病在表，「小便不利」，小便跟膀胱有關係。「微熱」，就還有一些熱去不掉，表示這個熱是小便不利，氣的瘀堵所導致的。那消渴就更清楚了，我們知道消渴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厥陰病，一個是腎的問題，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消渴是腎對水的再吸收不好，那原因是因為什麼？小便那邊不順，膀胱這邊的氣有一些瘀堵，那就適合利小便，並不適合發汗，《金鑑本》多了一個「發汗」，要用五苓散來主治之。這條文是小便那邊瘀堵，所以導致的，因此我們要利小便。那《桂林古本》呢是消渴，消渴告訴我們，不是腎就是厥陰的問題，結果有小便不利，所以我們知道是腎那邊出了問題，小便不通利嘛，所以腎的再吸收不好，腎靜脈的血就太乾，所以我們要通利小便，然後再幫助水的再吸收。那有微熱呢？告訴我們是膀胱氣不通利，我們的小便同汗一樣，也是會散熱，當小便不利時，也會有微熱的產生。那脈浮，病在表，我們一般脾胃這邊吸收了以後，最後會經由體循環走到皮毛，所以會出現脈浮的脈，那另外一個就是從心到腎，氣化再走膀胱，因為也是出外的，也是出表，也是屬於陽的，這是陽中之陰。而汗出體表的，這是陽中之陽法，那一般的熱主要是從陽中之陽，把一些鬱熱的表氣解掉，所以大部分的發汗，就可以解除發熱，因此條文就是發汗後，表已經解了，但是還出現一些微熱，所以這並不是表氣這邊的氣堵，而是膀胱這邊的氣堵，所以一樣出現脈浮，那有稍微的熱，因為表熱是全身的氣堵，所以就比較熱。

那小便不順，我們就用利小便的方式來通利他，通利以後，氣血在腎這邊被氣化成尿，尿在腎小管被再吸收，再吸收入腎靜脈，這樣就不會消渴了，所以這是五苓散來主治，原因是這樣。

【注】

脈浮，病生於外也；脈浮微熱，熱在表也；小便不利，水停中也；水停則不化津液，故消渴也。發表利水止渴生津之劑，惟五苓散能之，故以五苓散主之也。於此推之，曰脈浮，可知上條脈沉也；曰微熱，可知上條無熱也。且可知凡脈沉無熱之消渴，皆當用腎氣丸方也。

【永諸按】

吳謙說「脈浮，病生於外也」，沒錯，他有二種情形，一種是表氣不通的，要發汗，為陽中之陽法，也就是汗，還有陽中之陰法，也就是屬於利小便的部分。「脈浮微熱，熱在表也」，表示病還是在表，微熱是代表我們氣有些瘀堵，如果瘀堵在表部的皮膚，熱會比較旺盛，會出現這種微熱大部分都是小便不利導致的，就是從心臟往腎那邊氣化出尿的熱沒有排掉，小便沒有通，所以導致微熱，那是因為小便的部分排的熱比較少，所以發熱也會較少，不像我們皮膚散大的熱。從這裏我們發現一個道理就是說，我們如果要散熱的話，從汗腺來排會比較快，如果我們要排水的話，從小便來排比較快，畢竟熱是屬於陽，所以要用陽中之陽法，小便是屬陰，所以要用陽中之陰法，儘管表面的熱已經散掉，但是膀胱那邊有一些瘀堵，所以才產生一點點的熱，是那些該從小便排掉的熱沒有排掉，所以就出現這種微熱，那他是脈浮。像這個並不是說汗出不徹，因為汗已經解了，後面又加一個「小便不利，水停中

也」，所以我們就知道腎這邊的氣道不通，所以導致身體的一些熱，該從小便散掉沒有散掉，就會出現這種微熱。吳謙說「水停則不化津液，故消渴也」，這消渴的原因是因為腎對水的再吸收不好，那前面的腎氣丸是因為水利太多了，再吸收不行，那五苓散是水在腎這個地方不利，既然不利的話，尿產生的量很少，再吸收的也很少，所以我們要使腎的血液流通多、再吸收也多，順便又把這邊一些熱排掉，那這樣就不會出現消渴，所以說消渴呢，並不是水停則不化津液，不是，而是腎沒辦法化津液，因為沒有血往那邊走，所以導致小便不利，腎所化生的津液沒辦法往上承，根據這個原理，我們很喜歡用五苓散來治療腎衰竭，腎衰竭的開始出現，大部分都慢慢會小便不利，也就是說腎臟那邊的循環會慢慢不好，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方式可以增加腎臟的血流，可以促進水的再吸收，補充腎靜脈內的水。像這邊講「發表利水止渴生津之劑，惟五苓散能之，故以五苓散主之也」，主要作用在腎。「曰脈浮，可知上條脈沉也」，這邊的脈浮，上條是什麼？男子消渴的話，也不一定是脈沉。「曰微熱，可知上條無熱也」，有點引申過度，不管他。

好！那可以我們就知道說消渴有兩種，一種是小便不利產生的消渴，可以用五苓散，另一種是小便過利的消渴，我們用腎氣丸，這是它們的區別。那豬苓是用來利水道，水道就是三焦，三焦通道不利，我們用豬苓來利，那澤瀉是從水中生津，因為澤瀉可以把水拉到上面去營養上半部，澤瀉是長在水中，成一塊的，可以把水拉到上面去，所以就是把腎臟的水送給心，這是澤瀉的作用。你看為了要治渴，所以澤瀉的重量很多，是多少？五倍，其他都是三、三，桂枝用到二，這個之前我們有講，我們五苓散的方義之前有講過了，

【五苓散方】（見痰飲中）

【《桂林古本》】

【五苓散方】

豬苓十八銖（去皮），澤瀉一兩六銖，白朮十八銖，茯苓十八銖，桂枝半兩。

上五味，為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匙，日三服，多飲暖水，汗出愈。

※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桂林古本》】

陽明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永諸譯】

陽明病，脈浮，發熱，口渴想要喝水，小便不通利的，豬苓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同樣的這條「脈浮發熱，渴欲飲水，那小便不利，用豬苓湯主之」，前面的五苓散，是血送到那邊有點不利，所以我們加強那血液流動到那邊，那豬苓湯的部分，主要是來源那邊開始就熱了，而且這個熱是往那邊，往小便那條的排熱都沒辦法排，所以我們要從小便那邊排掉。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桂林古本》告訴我們「陽明病」，陽明是重陽，重陽是

熱，所以陽明病剛開始會惡寒，一日惡寒，然後惡寒很快就退去了，所以反而會變發熱，那《桂林古本》講陽明病脈浮發熱，脈是浮，還有發熱，「渴欲飲水」，渴欲飲水就是因為胃中乾，所以想要喝水，喝了水，這水要從小便排掉。為什麼有些熱要從小便排掉，陽明病的熱大多是從汗孔排掉，所以「陽明病，身熱，汗自出」、「陽明病，法多汗」，但是這邊出現了什麼「小便不利」，所以告訴我們這個地方通道不順利，要從小便排掉的熱，因為小便不利，便出現發熱了，所以用豬苓湯來治療。這兩個有點不同的是五苓散並不是陽明病，他是太陽病，他是以水為主，水的不利為主，那陽明病他是以熱為主，那熱本來是要從表排掉，以汗的方式，那另外一個也是從小便那邊排掉，所以豬苓湯是針對那些小便那邊不通利的，那邊有一些熱沒辦法排掉的，導致的發熱，所以用豬苓湯，整個病機顯現是這樣的。那豬苓湯只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沒有消渴，所以豬苓湯並不是治療消渴，他主要是要給一些水，然後清熱。那五苓散他是利水，他並沒有發汗，發汗要用生薑，五苓散的發汗是因為喝了暖水，那豬苓湯也喝了水，然後希望他從小便那邊那一條排掉，把小便那邊那段的熱都去掉，所以治療方式也是一樣。豬苓湯內有滑石、阿膠，阿膠是針對血液的熱的，那滑石是清氣分的熱，而且滑石跟那個石膏不一樣，滑石從小便那邊出去，所以滑石是會清小便，就是膀胱到那邊的熱，那澤瀉沒有五苓散的量那麼多，是因為沒有出現消渴，所以不用特別加強腎小管的再吸收，反而是要讓尿多一些，把熱帶出去。所以澤瀉、豬苓、茯苓其實都是相同的，不像五苓散，澤瀉用到五，所以五苓散可以治療消渴，那寫《藥徵》的吉益東洞，他說澤瀉是用來治療消渴的，澤瀉可以治渴。那五苓散和豬苓湯的不同是在澤瀉的量這邊，而豬苓湯主要是清熱，把熱清掉呢就不渴了。那煮法呢？先把這四味，就是豬苓、茯苓、滑石、澤瀉先煮，那取兩升，把滓去掉，然後再用阿膠，現在阿膠都很难烱消，因為品質比較差，所以

有時候在最後的時候還要放入煮一下，那白天呢三次，「日三次」，一次喝七合，就是七分滿的碗。

【注】

此與上條文同義異。文同者，脈浮小便不利，發熱、微熱、渴欲飲水、消渴也。而義異者，一以五苓散利水發汗，一以豬苓湯利水滋乾也。審其所以義異之意，必在有汗、無汗之間也。何以知之？一以發汗為主，其因無汗可知；一以滋乾為主，其因有汗可知。故文同而義異，病同而治別也。仲景之書，言外寓意處甚多，在學人以意會之自識也。

【永諸按】

吳謙說此條與上，文同義異，條文同，但是意思不同，條文同的話，他們都是脈浮，有發熱，最主要的是發熱、小便不利，那豬苓湯的發熱，是以陽明病的熱為主，所以是發熱。五苓散呢，是微熱，因為他小便不通利，導致氣的瘀堵而生熱，就像腳扭傷時，腫脹的部位是熱的，那豬苓湯的發熱是從起源，那是胃中就已經乾熱了，然後又出現小便不利，那豬苓湯的目的呢是從胃這邊一路的清，然後通利從胃到心，到小便的這一段路。那五苓散呢是通利從胃到腎臟這邊的路，但是豬苓湯它是渴欲飲水，那五苓散它是以消渴為主，那意思是不同的。吳謙說五苓散利水發汗之，不對啦，五苓散它只有利水，它發汗是靠暖水。那豬苓湯呢？是一開始胃這邊胃就已經乾燥了，所以它的目的呢，是把這邊的水先給它，然後拉上去，一路清熱，到心臟，然後再到腎膀胱這一段，把這一段的熱清完，所以它是以清熱滋乾為主，這邊講得就可以。它是用來清這個熱，然後讓它從小便排掉，它並沒有利水，它是把水呢送

到腎膀胱那邊去，因為小便不利，是太乾燥的關係，那把水送到那邊去的話，那小便就會利了，所以它是滋乾，就是從胃一路到心、到肺呢，然後一直到小便那部分滋乾，所以豬苓湯我們常常用來治療泌尿道感染那邊的熱，因為來的水的不足，還有熱，所以加了一些滑石，利用滑石清利，你看它茯苓、豬苓呢？就是把氣血往腎膀胱那邊，然後利用滑石呢來清熱。好，所以我們可以講說豬苓湯呢是以滋乾，那五苓散是以利小便，因為它小便那邊是瘀堵，那豬苓湯呢是胃至腎的那一段都是乾燥的，所以是完全不同的。

【豬苓湯方】

豬苓（去皮）、茯苓、阿膠、滑石、澤瀉（各一兩）。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桂林古本》】

【豬苓湯方】

豬苓一兩（去皮），茯苓一兩，澤瀉一兩，阿膠一兩，滑石一兩（碎）。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納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桂林古本》】



陽明病，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永諸譯】

陽明病，口渴想要喝水，口乾，舌燥的，白虎加人參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渴欲飲水」，口渴想要喝水。「口乾舌燥者」，口渴想要喝水，而且又口乾舌燥，口舌這邊是胃之竅，而且又口渴，又想要喝水，那我們就知道，這是屬於胃，起源那邊就出問題了，所以就起源的熱。那在條文上我覺得《桂林古本》還是比較好，它告訴我們這是陽明病，那它表現的是胃的部分，像豬苓湯表現是小便不利，是屬於胃至腎膀胱那一段，豬苓湯是屬於這邊一路到小便不利這一段的乾，那渴欲飲水，口乾舌燥，是一開始就表現的是胃這邊經絡的燥熱，經絡的氣的不足，所以渴想要喝水、口乾舌燥，那就用「白虎加人參湯」來「主之」，把那個胃經絡的熱清掉。那《桂林古本》比較好，因為這是陽明病。

【注】

消渴則渴欲飲水，水入即消，而仍口乾舌燥者，是熱邪盛也，故以白虎加人參湯，清熱生津也。

【永諸按】

吳謙說「消渴就會口渴想要喝水」，那「水喝進去就消掉了」，那「仍然口乾舌燥」，這個之前有講過，第一個就是厥陰病，第二個就是腎，腎的虛，那其他像胃的話，它只會煩渴，只會非常口渴，但是並不會消渴，因為胃這部分你只要用水給它，它就可以解掉一些渴，給的水多了，它胃的乾就比較好了，那腎那邊反而不是，腎那邊就像之前講的，我們有畫過一個桶子，那這邊有一個水龍頭，胃的乾我們就是等於我喝了一些水，這個水就慢慢可以填滿了桶子了，這個桶子的水，就像身體的水，可以慢慢填滿，我只要開了這個水龍頭，這桶子的水就慢慢可以填滿；那消渴的話就是桶底這邊破了一個洞，那一般就跟腎有關係，這邊破了一個洞，水一直漏，即使水龍頭的水注入再多，還是漏出去，那桶水永遠不會滿，所以就叫消渴。「消渴」，吳謙說消渴跟渴欲飲水是不一樣的，就是口渴喝水但沒辦法止渴，這個才叫做消渴，那渴欲飲水他並沒有產生消渴，口乾舌燥就表示胃那邊比較熱，但是喝了水還是可以解渴，那主要用白虎加人參湯，用白虎來清胃的熱，那因為他這個有津液的耗損，水中之氣的不足，所以我們用人參來補一下津液。

【白虎加人參湯方】（見中喝中）

【《桂林古本》】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碎），甘草二兩（炙），粳米六合，人參三兩。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我們來看一下白虎湯的組成，「知母」我們之前有講過了，知母它是比較黏稠的，就等於可以講說，知母是當做是冰塊，所以知母除了可以清掉一些熱，融化掉胃的一些熱，然後它還可以使氣走得比較慢一點，就是胃那邊的氣，走得慢一點，不會很快就蒸發了，那「石膏」是直接把那邊的熱清掉，胃的熱整個清掉，那「甘草」是用來補脾的氣的，那「粳米」是用來加強氣的流通的，粳米就是再來米，它是屬於硬的米，那這個可以促進氣的流通，所以吃碗粿，再來米做的東西很容易肚子餓，原因就在這樣。那因為有口渴，有津液不足的現象，所以加入了「人參」，所以只要我們發現津液耗損的很嚴重，那我們都是用人參來治療，那白虎加人參湯其實在〈中暍〉那邊就有看到了，所以那邊也有講過，那我們這邊就跳過去

了。

※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桂林古本》】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永諸譯】

傷於風，發熱，六七日沒有好而後會煩，有表證及裏證，口渴想要喝水的，喝了吐的，叫做水逆。五苓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渴欲飲水，水入則吐，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這個在《傷寒論》那邊，〈太陽病篇〉就有講到了，那我們還是再講一下。《桂林古本》講到「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證，有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第一個是它傷於風，風勝則燥，風會出汗，既然會出汗，那到了七天，大概已經要過經了，過經的話理論上慢慢會好，但它卻沒有解，病證沒有解，反而出現煩，發熱還在，有表裏證，表證就是有發熱，裏熱就是渴欲飲水，其實應該還有小便不利。那它告訴我們水逆則吐，就叫水逆。這種逆，逆就是陰陽氣不相順接，或是手腳厥冷，這是水所造成的。因為喝水進去會吐，整個氣血往胃那邊拉，所以可能手腳冰冷，像我們人如果吐得很嚴重，手腳冰冷，像下利下得很嚴重也會，因為氣血都被往內拉，就會出現這樣，所以我們叫水逆，吐了水之後手腳冰冷，這叫做水逆，五苓散主之。我們之前講過這個氣機，從胃到心，進入心以後經過肺，肺循環再回到心，主動脈循環再到腎，這一段，因為這一段不通利，所以水道從胃至腎這邊瘀堵了，水道都瘀堵了，所以就從胃逆出來，會吐，那我們就用五苓散主治。

那一般小朋友也會常出現這種症狀，就是喝了水容易吐，吐完如果你發現他小便不順，其實我們用五苓散，就可以把從脾胃到心到肺，再從主動脈循環到腎這一段，完全把它打通，所以有時候我們一些吐也用五苓散來治療。那這邊講的吐其實是胃的問題，因為胃中停水。

【注】

渴欲飲水，水入即吐，名水逆者，是裏熱微而水邪盛也，故以五苓散利水止吐也。

【永諸按】

吳謙說「渴欲飲水，水入則吐，名曰水逆」，那這是胃的問題，是水在胃，所以症狀是吐，而不是嘔，嘔的話就是三焦那邊不通，吐的話是腎這邊這段不通，因為小便不利，水逆回去影響到胃，就會吐，所以就是用五苓散把水通利之後，胃的水就會跟著通了。它的三焦並沒有不通，而是前面被堵住了，就是出口被堵住了，通道是順暢的，但是出口被堵住了，道路沒有壅堵，人都可以走，但是出口被堵住了，當人一多，入口當然也進不去了，同理三焦後段腎的出口堵住，也就是小便不利，那胃那邊的入口，也進不去了，水就從食道吐出了，這就是水逆。

【集注】

李彥曰「內有積水，故水入則拒格而上吐，名水逆也。五苓散利水，故主之」。

【永諸按】

李彥說「內有積水，故水入則拒格而上逆」，其實不是，是因為我們講的因為出口堵住了，一個通道的出口堵住了，入口也進不去了，就沒辦法吸收，這種叫水逆。所以我們把出口打開就是用五苓散，把腎那邊小便的出口打開以後，整個氣機流通了，水入則吐就治療好了。

【《桂林古本》】

【五苓散方】

豬苓十八銖（去皮），澤瀉一兩六銖，白朮十八銖，茯苓十八銖，桂枝半兩。

上五味，為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匙，日三服，多飲暖水，汗出愈。

※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桂林古本》】

消渴，欲得水，而食飲不休者，文蛤湯主之。

【永諸譯】

消渴，想要喝水，而吃喝不停的，文蛤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那《桂林古本》是「消渴，欲得水而食飲不休者，文蛤湯主之」，它多了一個消渴。那對於這個部分我們來判斷一下，首先想要喝水表示身體的津液不足，那身體的津液不足有很多種原因，一種是身體的津液散出太多、耗損太多，另一個是回收，回收的不利，因為我們身體是一個氣的循環，回收的不利、散出太多、或是產生的來源太少，也都會造成身體的氣的不足。所以呢？這邊想要喝水，表示它是一個熱性的，然後想要喝水喝完以後，反而是一直吃，又一直喝，而且都不會停止，這個熱是蠻盛的，那

表示我們從胃到皮外這邊，是熱的，通行無阻，還影射一件事，我們皮膚的氣中之血要回流到心、回到主動脈是比較不利的，因為熱嘛，氣中之氣外散多，氣中之血就回流少，所以它往外多，往內就少，因此造成這種消渴，那用文蛤散，所以我們知道文蛤散這邊一定會有什麼？石膏，用石膏來清胃熱，因為裏面熱的關係，他也喝了很多水了，所以不需要滋液，那他吃喝都很多，所以養分往外送，經由體循環然後到往外送，那其實文蛤湯的部分，在《桂林古本》那邊它有個條文，它本身就是熱的，是陽的問題，就是說「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瀝之，若灌之，其熱被卻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那用冷水來瀝、噴它或者灌它，那它表面的熱，就剛才那邊講的那個熱，被劫去，那氣中之氣出不出去，又不能像氣中之血能回流，所以在肉上就起了一個粟，那這邊是想要喝水，反而不渴者，沒有渴的，那是給文蛤散，那像本條條文如果口渴的，就是給文蛤湯，那這邊口渴的，然後「食飲不休」的是給文蛤湯，那文蛤湯的組成呢？從條文所述，我們就可以知道它必須要能發表，才能除去這粟起，表面那邊的熱氣的瘀堵，我們幫忙把它散出去，裏面的熱呢我們用生薑，我們用石膏把它清掉，那用麻黃杏仁幫助分泌，使皮表那邊的熱氣都排出去，用生薑幫助微血管的滲液，那大棗維持住基本體液，那文蛤的目的就是把那邊堵到的那些氣，幫它拉回血中。所以文蛤湯治療表面陽氣太多，用麻黃杏仁幫忙發散，減少表熱，裏熱用石膏清，減少往外的力道，其它主要是靠文蛤，來去除粟起，所以文蛤的殼要有顆粒，這裏的文蛤，不是現代講的文蛤，而是麗蚌才是，因為重點在於去除粟起，用文蛤為主，所以它才叫文蛤湯，用文蛤幫助表皮之氣內收的力道。

就是說你如果表面看到很多雞皮疙瘩，都水水的，那我們治療上就用文蛤，因為真正的文蛤表面是會有疙瘩的，紋路是有，但是它表面是有疙瘩的，那我們現在吃的那個文蛤，表

面是沒有凸起的，所以那個就不是我們要用文蛤，所以要用文蛤是要表殼有顆粒的，也就是麗蚌。那文蛤湯吃以後會發汗，因為要把毛孔打開，幫忙散熱出去，把熱散出去，他就不會吃那麼多了，所以藥有七味煮取六升，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那喝一升，那汗出就會好，如果沒有汗呢，就要再吃，因為出汗才能將裏面的熱去掉，然後再用文蛤把一些津液拉回去。

【注】

渴欲飲水，水入則吐，小便不利者，五苓散證也；渴欲飲水，水入則消，口乾舌燥者，白虎人參湯證也。渴欲飲水而不吐水，非水邪盛也；不口乾舌燥，非熱邪盛也。惟引飲不止，故以文蛤一味，不寒不溫，不清不利，專意於生津止渴也。或云「文蛤即今吳人所食花蛤，性寒味鹹，利水勝熱」，然屢試而不效，嘗考五倍子亦名文蛤，按法制之名百藥煎，大能生津止渴，故嘗用之，屢試屢驗也。

【永諸按】

吳謙說渴想要喝水，水入則吐，這是五苓散，重點是在於，從胃到腎那邊，腎那邊小便不利，出口被堵，入口也進不去的這一種「渴欲飲水，水入則吐」。口渴想要喝呢，那喝下去還是很渴的，不是說消啦，他是大渴的，喝下去減緩一些，但是還是口乾舌燥的，這是他胃本身就有燥熱，所以用白虎加人參湯來治療。那口渴想要飲水，然後也不吐水，反而吃的更多的，那表示呢，由裏到外，整個是熱的過程，從胃一直到體表那邊，胃氣到一直體表，



那邊要出去的那一段比較不利而已，其他的都是很通利的，那所以呢他是以熱為主，外面的水熱要去掉，裏面的內熱也要清掉，所以用麻黃杏仁來發散表熱，用石膏來清裏熱。

那用麻黃、杏仁、甘草打開毛孔，幫助分泌，來幫助散熱。那用文蛤把表面瘀堵的氣，因為熱太多了，所有的氣都送到外面，裏面的胃、腸相對都會變乾燥，身體裏面內臟都會變乾燥，這種就很口渴，所以這也可以說是厥陰的一種，就是血液的滲出太多，回流變少，所以才導致的。我們的血液滲出太多，回流變少，所以血液慢慢就變乾燥。那這裏面加生薑是因為我們吃了這些藥，要幫助它散出去，所以加了生薑幫忙把我們食飲的東西拉出去，走到表面。

好，那這邊講說「文蛤就是花蛤」，像我們講的文蛤，它的殼的表面會有一些贅疣，一顆一顆的，這個才是。那因為生在海水嘛，所以它說這個鹹主潤下，所以說把那個表面的氣都往下走，它是屬於陰的，所以它要把表面去掉熱氣的那些水呢？把它拉回來。那吳謙說他用文蛤來治療，然後屢試不效。然後他說五倍子也是叫文蛤，按法來制名為百藥煎，可以生津止渴。五倍子它是以斂津，因為這種也是酸，跟五味子差不多，就是酸收，所以主要是收氣。像這條上面因為熱太多了你不能再收氣了，要把它發散，所以它的消渴是因為血脈中的血氣出去太多，會一直流出去，講簡單一點就是，厥陰這邊血管，有點漏氣了。因為太熱了，一直滲液，那血管一直滲液，而毛孔這邊又不開，所以在文蛤湯裏面就會出現皮中粟起，但它還是繼續滲液啊，這邊長了很多顆，那很口渴，因為這些水是不能回去的，回不去的，所以它治療上呢？就是我把毛孔這邊打開散熱，用麻黃杏仁，然後用石膏把胃這邊熱清掉，先把氣血來源的胃所吸收的吸收的水，讓它變比較涼，比較涼，然後利用生薑把它拉出去，那

因為有發汗，所以用一些大棗，維持這邊的等滲，避免氣中之氣的發汗過多，血中之氣的滲出過多，這邊又用文蛤來回收過多津液，利用這樣來治療消渴，所以這樣的消渴是屬於血脈的消渴，血太乾了，治療方式就是這樣。

【文蛤散方】

文蛤（五兩）。

上一味，杵為散，以沸湯五合，和服方寸匕。

【《桂林古本》】

【文蛤湯方】

文蛤五兩，麻黃三兩，甘草三兩，生薑三兩，石膏五兩，杏仁五十枚，大棗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汗出即愈，若不汗，再服。

※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其人苦渴，栝蒌瞿麥丸主之。

【《桂林古本》】

小便不利，其人有水氣。若渴者，栝蒌瞿麥薯蕷丸主之。

【永諸譯】

小便不利，病人有水氣，如果口渴的，栝蘘瞿麥薯蕷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其人苦渴，栝蘘瞿麥丸主之」，那《桂林古本》說「小便不利，病人有水氣，其實這個「其人」應該在「有水氣」前面，「苦渴」如果看成「若渴」，意思就是病人若渴者，如果會口渴的，用栝蘘瞿麥薯蕷丸主治他。那小便不利呢？表示腎臟那邊的氣不流利，不通，所以我們就知道我們一定要幫助腎這邊的氣血流通，那這邊一定要有茯苓，所以栝蘘瞿麥丸它裏面有茯苓，用茯苓幫助這邊小便的通利啊，因為他小便不利嘛，口渴，既然口渴我們要幫助水的回流，幫助腎小管的再吸收，讓腎靜脈不乾，就是要用澤瀉，就是幫助腎把水拉上去，但是因為本身「其人有水氣」，很清楚就是說，它是水氣的瘀堵，而不是它本質的不足，也就是水的不足，所以這個小便不利是實的，屬於寒的，因為水氣性是屬陰的，所以這水氣是屬於比較寒的，所以小便不利我們用茯苓，那有水氣，我們用炮附子助腎陽，把它熱起來，那其人口渴，那我們就用天花粉，也就是栝蘘根，用栝蘘根幫助脾的散精和小腸水的吸收，另外，還要用一些山藥，山藥來補脾和小腸的津液，那山藥也是可以用來健脾，補脾陰的。這條的小便不利是下焦的水道不通，所以「小便不利，有水氣」，而中焦的津液不足，因而口渴，這口渴不是胃中乾屬白虎湯證，而是脾和小腸津液不足所導致的。另外再加一個瞿麥，瞿麥是用來清小腸經氣分熱的，如同石膏清胃經氣分熱一樣。

【注】

小便不利，水蓄於膀胱也，其人苦渴，水不化生津液也。以薯蕷、花粉之潤燥生津，而苦渴自止；以茯苓、瞿麥之滲泄利水，而小便自利；更加炮附宣通陽氣。上蒸津液，下行水氣，亦腎氣丸之變制也。然其人必脈沉無熱，始合法也。

【永諸按】

吳謙說小便不利，而且又蓄水氣，所以它是水蓄於膀胱。那苦渴呢，是因為水沒辦法往上承，承到上面所導致的。那用天花粉是用針對脾陰的不足的，所以對陰部的水的保留有幫助，比如葛根是通行胃的津液，那天花粉是通行脾的津液，同樣的薯蕷是用來補小腸的陰，你看薯蕷切開會有黏稠液，像腸液一樣，而且形狀長條，長在土裏，像是小腸，所以它是補那個小腸的津。那因為它為渴所苦，其人苦渴，所以加瞿麥的話就是去掉小腸氣分的熱。那因為它的範圍比較廣，所以它是用丸製，丸製，那上面五味呢？用粉末，把它用成粉末，把它煉蜜，把它做成像梧桐子那麼大，那它飲服三丸，就是喝一些東西，飲呢？喝水或是喝其他的，像豆漿啦牛奶那類的，跟著吃下三丸，那白天吃三次，那如果沒有感覺呢？把它加倍，大概到七八丸，那讓小便通利，那肚子開始溫起來，為知，就是有感覺，那腹中溫的原因是因為什麼？是因為附子的關係，就是表示我腎臟的那些水呢，開始有熱起來，可以熱到什麼？腎是擺在下面，脾在上面，所以它熱氣可以達到這邊，所以它不是以腎中溫為主，它是要到脾這邊，腹中溫小便通利，這才是可以的。

【栝蒌瞿麥丸方】

栝萋根（即花粉，二兩），茯苓（三兩），薯蕷（三兩），附子（炮，一枚），瞿麥（一兩）。

上五味，末之，煉蜜丸梧子大，飲服三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為知。

【《桂林古本》】

【栝萋瞿麥薯蕷丸方】

栝萋根二兩，瞿麥一兩，薯蕷二兩，附子一枚（炮），茯苓三兩。

上五味，末之，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飲服二丸，日三服。不知，可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為知。

【集解】

李彥曰「此方與五苓散同為利水津之劑。此用薯蕷即五苓用白朮之義也。但五苓兼外有微熱，故用桂枝走表；此內惟水氣，故用附子溫下也」。

【永諸按】

李彭說這個方和五苓散都是利水津之劑，但是五苓散是通道的瘀阻，那栝萸瞿麥丸它是腎那邊有一些水氣，就是屬於腎區那邊有一些水氣，我們可以講的就是說，比如說腎的水腫，腎水腫的部份，人又口渴，我們就用栝萸瞿麥丸。

五苓散是腎這邊的絲球體的血流不足，氣化成小便減少，腎小管的再吸收不利，那栝萸瞿麥丸是裏面的水腫，所以是以這樣來講，因此要茯苓來利掉這些水，用炮附子來溫腎陽。那瞿麥來治療小腸氣分的熱，用山藥和天花粉來補脾和小腸的津，用來治療「苦渴」。

好，那這邊說薯蕷即五苓用白朮，薯蕷跟白朮是不一樣的，那五苓散兼有外熱，是因為小便那邊不利，導致有一些熱，所以出現這種微熱。那桂枝雖是走表，但主要是通脈，又因為有水氣，所以用附子來溫下。

尤怡曰「此下焦陽弱氣冷，而水氣不行之證，故以附子益陽氣，茯苓、瞿麥行水氣，觀方後云『腹中溫為知』，可以推矣。其人苦渴，則是水氣偏結於下，而燥火獨聚於上。夫上浮之焰，非滋不熄；下積之陰，非暖不消；而寒潤辛溫，並行不悖，此方為良法也。求變通者，於此三復焉」。

【永諸按】

尤怡說這是下焦陽弱氣冷，那水氣不行，這樣可以講，或者是講說腎臟那邊的熱度比較不夠，導致水氣不行，所以用附子來益陽氣，茯苓來利水，瞿麥是用來清小腸氣分熱，因為水氣堆在下之膀胱，則小腸會形成氣分燥熱，因此會苦渴，這個和心腎之間的火水未濟是一樣的，因為小腸為心之腑而膀胱為腎之腑。那一腹中溫為知」主要是告訴我們當膀胱和腎這

邊已經熱起來了，水有上去了，因為炮附子有作用，所以到達肚子那邊，就溫起來了，那我們就可以推知藥丸已經有作用了，腎的水氣已經去掉了。那其人苦渴是因為腎的水沒有辦法上承導致小腸的燥熱的，所以加了瞿麥、栝樓根和天花粉。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並主之。

【《桂林古本》】

小便不利，其人有水氣。在血分者，滑石亂髮白魚散主之。茯苓白朮戎鹽湯亦主之。

【永諸譯】

小便不通利，病人有水氣，在血分的，滑石亂髮白魚散主治之，茯苓白朮戎鹽湯也主治之。

【永諸講解】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並主之」，這個在《桂林古本》是說小便不利表示有一些水氣積在那邊，積在下焦或是腎、膀胱的部分。那如果是因為在血分，是屬於血的問題，血的流通的問題，他用滑石亂髮白魚散來主治，或者是茯苓白朮戎鹽湯來主治。好，這兩個有什麼不同呢？血分包含了什麼？既然有水氣，他這個是什麼？瘀。所以像這個是比較偏向於有一些血瘀、瘀血的。那茯苓白朮戎鹽湯比較偏向於什麼，血中之氣的

堵的，滑石亂髮是血中之血，所以是血分的血中之血的瘀堵導致的小便不利，那茯苓白朮戎鹽湯是屬於血中之氣的堵，那這些都是血的問題，所以叫做血分。

【注】

無表裏他證，小便不利而渴者，消渴，水邪病也；小便不利不渴者，小便癃閉病也。主蒲灰散、滑石白魚散者，蒲灰、亂髮，血分藥也。滑石、白魚，利水藥也。然必是水鬱於血分，故並主是方也。觀東垣以通關丸，治熱鬱血分之小便不利，則可知在血分多不渴也。主茯苓戎鹽湯者，茯苓淡滲，白朮燥濕，戎鹽潤下，亦必是水濕鬱於下也。鹽為渴者之大戒，觀用戎鹽則不渴可知也。

【永諸按】

吳謙說如果沒有表裏或是他症，小便不利、口渴的呢就是消渴，就是腎沒辦法再吸收，腎那邊沒辦法氣化，再吸收水液所導致的消渴。那小便不利不會口渴的，吳謙說是小便的癃閉，小便堵在下面，排不出的，膀胱腫大造成癃閉的症狀，這是膀胱的問題，與腎的氣化和再吸收無關，所以不會口渴，如果小便不利是腎那邊的再吸收出問題都還是會渴，而小便癃閉這個不是，治療上要讓膀胱括約肌放鬆。那小便過利而渴的呢？這個是屬於腎氣丸證，這邊多一個蒲灰散，《桂林古本》是沒有蒲灰散，那如果真的要講蒲灰的話呢，蒲灰主要是通陽氣的，蒲就是所謂的香蒲，香蒲那上面的花，會由紅色變成黑色，如同灰一樣，故名為蒲灰，所以是用來通膀胱表陽部的氣的，所謂的通上竅以利下竅，如同吸管一樣，吸管的上口



被塞住的話，那吸管內的水是不會往下流的，道理在此，所以以這樣來看的話，蒲灰散是屬於氣分的部分，那滑石白魚散跟茯苓戎鹽湯是屬於血的部分。

白魚有些人說是衣魚，其實他就是一種魚，像有黃魚、青魚、紅魚，所以也有一種魚就叫做白魚，跟我們千金鯉魚湯內的鯉魚的作用是一樣的，那這白魚呢我們可以很清楚，這個白魚是在淡水的，因為淡水的魚水分會積存過多，本身利尿作用非常的強，所以淡水的魚都有利尿作用，就像我們吃的水稻，如果它是水稻就會利尿，如果是早稻就不會利尿，像我們吃澤瀉或者是水中的蘆葦那一類的，長在水中的東西都比較有利尿的作用。那滑石、白魚就是有利水的作用。那亂髮呢？這邊亂髮燒黑的主要是要清掉什麼？清掉血的熱，所以這邊小便不利有血的鬱熱或者出現一些血瘀。亂髮其實是血之所成，我們叫血餘，它可以去血熱也可以去血瘀，所以這是亂髮的作用。那茯苓戎鹽湯，最主要的是茯苓，茯苓去利水，白朮燥濕，把水趕進去，從脾胃那邊進去，那主要是把氣趕到三焦然後從三焦回流到血液中，然後再用茯苓從小便那邊利出去。因為是有水氣，所以用戎鹽，戎鹽會苦，我們一般食鹽都是鹹的，因為精製過了，變成單純的氯化鈉，只有鹹味，而沒有氯化鉀或者是碘化鈉、碘化鉀這一類的苦味，一般吃的鹽是要有苦味的會比較好，那苦呢就可以燥濕，可以堅腎，因為茯苓只能利小便，若是下面的小便不利，是因為膀胱出口的腫脹所導致的，我們用戎鹽來消腫，燥濕，那麼小便就會通利了，所以凡是屬於清道，也就是水道部分的腫脹瘀堵的，用戎鹽，而濁道的瘀堵，也就是消化道的腫脹瘀堵，我們用芒硝。戎鹽可以滲水，鹽可以滲水，滲水的目的就是清道中腫脹的淋巴管或是膀胱壁腫脹的，它可以藉由尿中高滲的尿，去除掉這些的腫脹，這就是戎鹽的作用。

像這種有水氣，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茯苓戎鹽湯是不太會渴的，因為血液中的水太多了，那這邊講「鹽為渴者之大戒」，所以你如果本來血中之氣已經很少了，你還用鹽，就會耗掉這些水中之氣，就會更口渴，所以我們吃鹽會更口渴，那這邊是因為血中之氣很多了，那脈摸起來會比較濡大的，我們可以加戎鹽，來去掉這多餘的水，然後用茯苓利小便、白朮去掉濕把表面多餘的體液趕到淋巴循環，讓它回流到血液中，然後再藉由茯苓從腎那邊排掉。

那滑石白魚散內有滑石的話表示這個下焦水道是有些熱，因為滑石主要是清下焦水道的熱的，所以那邊水比較熱，而且進入血分，使得瘀血的產生，我們就用滑石白魚散來祛除。那用亂髮的目的呢？亂髮是血之餘，它可以生血、可以祛瘀。那白魚是一種淡水魚，那它也可以利水，所以整個滑石白魚散是用滑石清水中的熱、白魚來利水，用亂髮來祛這個血瘀，因為有牽涉到血的問題，所以叫血分。

【集注】

魏荔彤曰「小便不利者，所因有不同，治法亦不一，仲師並列三方，以俟主治者擇其善而從之」。

【蒲灰散方】

蒲灰（七分），滑石（三分）。

上二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魚散方】

滑石（二分），亂髮（燒，三分），白魚（二分）。

上三味，杵為散，飲服半錢匕，日三服。

【茯苓戎鹽湯方】

茯苓（半斤），白朮（二兩），戎鹽（彈丸大一枚）。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桂林古本》】

【滑石亂髮白魚散方】

滑石一斤，亂髮一斤（燒），白魚一斤。

上三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匙，日三服。

【茯苓白朮戎鹽湯方】

茯苓半斤，白朮二兩，戎鹽二枚（彈丸大）。

服。  
上三味，先以水一斗，煮二味，取三升，去滓，納戎鹽，更上微火一二沸化之，分溫三

※淋之為病，小便如粟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

【《桂林古本》】

小便痛悶，下如粟狀，少腹弦急，痛引臍中，其名曰淋，此熱結在下焦也，小柴胡加茯苓湯主之。

【永諸譯】

小便悶痛，排出如粟狀物，少腹如弦繃急，疼痛牽連到臍內，這叫做淋，這是熱結在下焦。小柴胡湯加茯苓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淋之為病」淋的病呢它告訴我們小便如粟狀，「如粟狀」就是要上的時候會尿道會有一顆一顆的感覺，也就是尿道卡卡的。「小腹弦急」，弦就是小腹那邊的氣血流通不利出現的肌肉成條如弦狀。急呢？就出現繃緊。「痛引臍中」？我們知道肌肉和筋的繃緊會拉扯疼痛連到臍那邊，所以叫「痛引臍中」。由條文我們知道小腹那邊是滿乾的，非常的乾燥，所以才導致這種小便如粟狀，不利、卡卡的。《桂林古本》是講「小便痛悶」，小便痛因為熱，悶是因為尿不出來，不是那麼順。「下如粟狀」呢？小便混濁，有白色的東西，如同粟一樣，

表示泌尿道的感染很嚴重，且有蛋白尿。「少腹弦急，痛引臍中」，有以上這些症狀的，叫做淋。原因是「此熱結在下焦也」，熱結在下焦，我們就用什麼？小柴胡湯，還記得《傷寒論》中的熱入血室，也是用小柴胡湯，小柴胡湯是通利什麼？通利中上焦，再加茯苓這個藥便能到下面去通利下焦，所以從這邊我們就知道小柴胡是比較針對中上焦的部分，如果我們要讓他往下焦走，去清掉那邊淋巴的鬱熱，我們就要再加茯苓，所以就叫做小柴胡加茯苓湯。

【注】

小便不利及淋病，皆或有少腹弦急，痛引臍中之證。然小便不利者，水道澀少而不痛，淋則澀數，水道澀少而痛，有不同也。小便尿出狀如粟米者，即今之所謂石淋也。

【永諸按】

「小便不利及淋病，皆或有少腹弦急，痛引臍中之證」，但是我們要區別它是寒還是熱，淋的話因為小便變少，是屬於乾熱的，而它的乾熱是因為下焦淋巴的熱，淋巴系統瘀堵的熱。所以這邊就講了「水道澀少」，就是水道的水量少，比較不通利。「淋就澀數」，說澀數與小便不利不同，淋是會痛的，而小便不利是不痛的。

「小便尿出狀如粟米者」，吳謙是說是石淋，因為他說有狀如粟米者，這個不是很好，因為結石是只有在被排出來才看得到的，而且結石的尿液不會有混濁感，但有尿潛血的反應，像本條是比較像泌尿道的感染或是膀胱憩室，而且蠻嚴重的，才會出現尿如粟米狀，或者是嚴重的蛋白尿才會有。「淋」的意思是小便點點滴滴，感覺卡卡不利的感覺。

【《桂林古本》】

【小柴胡加茯苓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人參二兩，半夏半升，甘草三兩，生薑二兩（切），大棗十二枚（劈），茯苓四兩。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小柴胡加茯苓湯呢？一般我們要利小便，大概茯苓要用到四兩，也就是說我們一般開水藥的時候，茯苓要加強它的效果，除了五苓散內茯苓用三錢以外，如果他水氣比較多的，我們一般大概可以用到四兩，因此用小柴胡加茯苓湯的茯苓用四兩，同樣的小半夏加茯苓湯也是。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桂林古本》】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永諸譯】

常患小便不利的病人，不可以發汗，發汗後一定小便出血。

【永諸講解】

淋家，氣道的水已經很少了，又乾熱的，當然不可以再發汗，如果發汗的話呢？原本下焦的氣會更少，血會更乾，血管會乾熱，血管外面的氣沒有了，血壓會使微血管破裂，造成出血，所以他說淋家不可發汗，發汗一定會便血，為什麼會便血？這邊的「便」，指的是大便或小便都有可能。為什麼不可以發汗？因為淋家告訴我們在下焦的氣中之氣部分，這個地方是乾澀的，是很少的，那你又發汗，你看發汗是走表層，氣血都拉往外了，所以到底部下焦這邊的氣就更少，更少的話他更乾，更熱，表面的氣沒有了，微血管乾硬破裂，就出血了，也就是便血。

【注】

淋家，濕熱蓄於膀胱之病也。若發其汗，濕從汗去，熱則獨留，水腑告匱，熱迫陰血從小便出，即今之所謂血淋也。

【永諸按】

淋家吳謙這邊講錯了，它不是濕熱，而是一個燥熱，燥熱在膀胱那邊。那如果發他的汗的話呢？那我們氣耗損的更嚴重，因為發汗氣血往外走，那往下走呢，就是下面膀胱那邊的血氣就更少了，更少的話我們之前有講過嘛，比如說流汗流太多，過多了就會汗血，或者是眼淚哭太多的時候外面的氣都沒了，就會出現什麼？「衄」。輕的鼻子出血，重的眼睛出血，

更嚴重的就腦出血，中風了，這些都是因為燥熱所引起的，燥熱過頭了，血管外面沒有氣所以固護不了血管內的血，因為血管外層沒有氣的話血管會擴張，微血管擴張就會破裂出血，所以就出現這種尿血、眼睛出血、流鼻血的這種情形。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血淋是比什麼更嚴重？「血淋」是相對於「淋」還更嚴重，出血的話告訴你外面的氣已經耗乾了，才導致這樣。

【集注】

高世栻曰「淋家之膀胱津液先虛，故不可發汗，若發汗更奪其津液，則膀胱氣竭，胞中並虛，故必便血。便血，尿血也」。

【永諸按】

高世栻說「淋家之膀胱津液虛」，虛不可以發汗，發汗他更虛，因為膀胱是位在下位嘛，身體的下位，而汗跟小便兩個相拮抗的，像夏天汗多小便少，冬天汗少小便多。汗是陽中之陽法，利小便是陽中之陰法，所以你用陽中之陽法多的話，陽中之陰就會變少，這樣讓下焦氣更少，津液更不足，導致血管的擴張然後就破裂出血，所以他說「故必便血」。但便血不一定是指尿血，大便也是有可能，因為下焦那邊因為發汗的關係就變得整個很乾燥。



水氣病脈證並治第十五

※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為痛，沉則為水，小便即難。脈得諸沉者，當責有水，身體腫重。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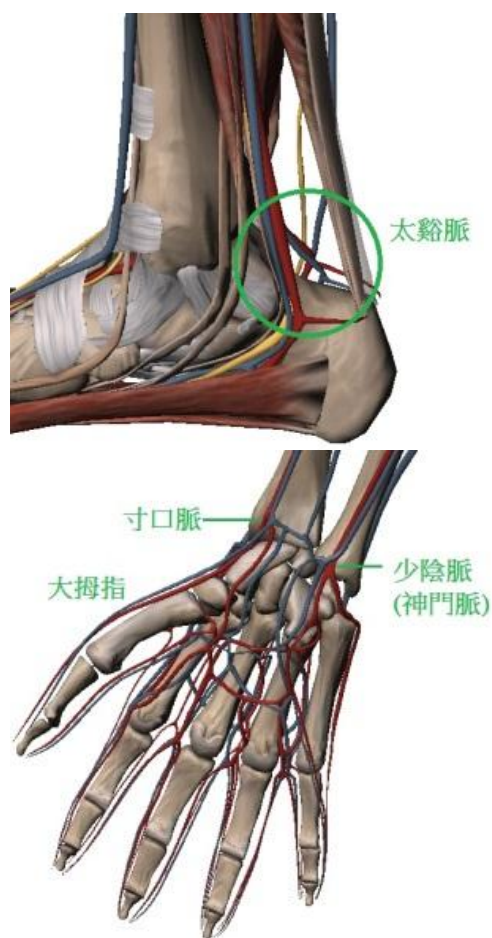
少陰脈先緊而後接著沉，緊就是痛，沉就是水，小便就困難。得到各種沉脈的，應當責其有水，身體腫重。

【永諸講解】

「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為痛，沉則為水，小便即難。脈得諸沉者，當責有水，身體腫重」，那《桂林古本》是沒有這一條。我們先看少陰脈是指什麼脈？少陰脈呢是指足少陰腎，或者是手少陰心。那大部分我們指的是指足的部分。我們看左邊的圖。

剛好是在內踝，這邊有個太谿穴，在太谿穴部的脈又叫少陰脈。那如果在手的話呢，手的話少陰脈是在尺側的小指這邊，而橈側的大拇指這邊是寸口脈。

那「少陰脈沉而緊」，少陰脈主要是先天候腎氣，因為《傷寒論》裏面講的跗陽脈是後天的胃氣，那少陰脈當然就是先天的腎氣，兩者相對來候先天和後天，另外還有一個寸口脈，是候什麼？候外來的宗氣，就是肺的氣。那人迎，也是胃氣嘛，所以候胃氣有人迎，是上下陰陽的不同而已，那仲景的《傷寒論》裏面，沒有講人迎而講跗陽，是取胃氣的下部的部分。所以少陰脈是候腎氣的，那脈緊而沉，先緊而後沉，緊就是什麼？受到外寒了嘛，外面受到寒，所以脈管就變緊，如果是內寒，脈就會微，因為少陰脈在腳的部位，而腳是心陽最不容易達到的地方。因為心臟的心陽，在很上面，要到腳這個部分，要輸送很遠，比到



手還遠，所以我們才會講說，如果是手的腫呢，跟心臟有關係，就是橫膈以上的水氣，都跟心臟有關係；那橫膈以下屬陰的，也就是腰以下有水氣與什麼有關？跟腎有關係。因為心的陽氣不太容易到達這邊，所以很容易受到外寒的影響，因此少陰脈這邊受寒，脈就變緊，外寒使它變成緊。那脈緊後出現沉呢？代表是陽氣的耗損，寒的內攻，使得陽氣退回去了，退回去了就送不到，所以呢脈就出現什麼？沉，沉就告訴我們的陽開始衰了，陽虛了。為什麼陽虛了？因為外寒漸入了，漸入了所以我們的陽氣達不到它就變成沉，原本在正常脈是在中，被外寒一直攻，就沉到底，然後慢慢退回去。

好，那這邊告訴我們呢「緊則為痛」，因為受到外寒的影響，我們的氣中之氣以及血中之氣都散不出，而回流的氣中之血和血中之血，就必須要幫助出不出的氣中之氣和血中之氣的回流，然而我們知道淋巴系統的淋巴液和靜脈回流的血是固定的，因此血液和淋巴便瘀堵在靜脈和三焦，造成痛。所以外寒造成的脈緊，造成靜脈和淋巴管這邊造成瘀堵，氣和血都流通不順，形成酸痛，所以才講說「緊則為痛」。那痛呢？是氣道和血道的不通利，因為沒辦法處理這麼多停留下來下的血氣，因為氣中之氣和血中之氣出不去，那氣中之血和血中之血的回流也有它固定的量，所以就造成氣血瘀堵。

那沉的話水呢 就是我們的陽愈來愈不足，陽更衰，所以那邊的熱度更低，堆在表面的那些氣中之氣就變成水。像我們一般吐出的空氣，我們一般呼出的空氣如果在冬天會凝結成水氣，所以唐容川才會講說，氣就是水。其實我們把它講好聽一點，氣是有熱量的水還加了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就包括的營養物質和代謝廢物，跟純水是不一樣的。所以當脈沉，失去了熱度就變成水了。

那「小便即難」，小便難是因為怎樣？因為腳那邊水開始堆起來的時候，腳是跟我們人的下半身，就是跟腎有關係，腳的腫跟腎有關係。因為下半身這邊氣下來的以後，回不去了，這邊瘀堵了，而陽又開始退回去了，所以變成水了以後，這邊沒有回流的，那氣血就下不來，因為沒有回就沒有出。我們身體最大淋巴回流器官是那裏？胸管。我們之前有講過，形質的東西，屬陰的東西，在下面是最多的，在上面，形質的東西相對是少的，所以比較沉重沒熱量的，就會往下堆積，所以下面的腳這邊是形質比較多的。所以當你這些有形質的氣跟水，就是體液啦，血液都積在下面，回流得很少，上面會變得比較乾燥，所以到上半身這邊能給的水就變少，傳到腎就更少，更何況下面又不通，所以造成這個氣血下不去。因為水沒有上去，我們那些氣沒有回流，這邊會燥熱，燥熱就會往上衝，往外走比較多，往上比較多，所以下來就少了，那腎這邊當然氣化就少了，尿也少，所以小便就會難。

那像這種的脈如果得到這種沉的，沉的是什麼？陽氣不能到達。那把到那邊就是那邊的熱度不足，譬如說我們寸口把到脈是沉的話就表示什麼？心肺的陽不足，我們熱度沒法到達這裏，陽有點衰了。那熱度沒法到達手這裏，那我問你，像這邊的從氣中之氣滲出來的，就是說從我們微血管滲出來的這邊的氣呢？不就冷掉了，冷掉就會出現水，所以身體會腫痛，所以一般當我們人體陽不夠的時候，我們發覺他的手指關節因為淋巴的瘀堵，所以手會很脹會很繃緊。

那我們治療上要從陰陽氣血來看，如果他是純粹虛，而沒有陽的問題，純粹的虛，我們就用防己黃耆湯，如果這邊是有虛有寒的，那就是後面部分要講的附子湯，還有桂枝甘草湯等等。

【按】

脈得緊沉者一條，乃始論水氣病之脈，當列於篇首。但古本「脈得諸沉」之上，有「少陰脈緊而沉：」四句，文義不屬，並有脫簡，不釋。

【永諸按】

吳謙說「脈得諸沉者一條，乃始論水氣病之脈，當列於篇首」，而《金鑑本》的「脈得諸沉」之上，有「少陰脈緊而沉：」四句，所以他說「文義不屬，並有脫簡」，其實這可以看成兩個條文啦，那《桂林古本》是沒有的，這條文應該分成兩條的，這都有道理的，並不是什麼錯簡什麼的，它都有它的意義，但是我們覺得分為兩條會比較好，以兩條來看，那個呢就代表比較局部的部分，也就是說你如果脈沉，然後身體又腫重的，那就代表這個人有水病的問題，就這樣來看的。

【注】

咳喘而不腫脹，謂之痰飲；腫重而不咳喘，謂之水氣。沉脈得於諸部，身體不腫重者，當責為氣也；腫重者，當責有水也。以水蓄於裏，故脈沉；水溢於表，故腫重也。

【永諸按】

吳謙說「咳喘而不腫脹，謂之痰飲」，一般只有溢飲它才會腫脹，其實這邊講「咳喘而不腫脹」，那我們知道水停在那邊？水停在肺，甚至膈間支飲，膈間那邊有水氣這一類，或

者是懸飲也會引起咳喘，因為在裏面不在外面，那這個講錯了，痰飲我們之前有提過，那是因為「昔人素盛今瘦」，之前很胖，現反而變成很瘦，那就表示什麼？陽的有餘，所以那些火呢把她身上的水燒成個痰，所以痰飲就是火，飲呢就是身體有養分的水，那些有養分的水因為熱的關係，熱的由來是因為人素盛今瘦，突然變瘦了，把那些含養分的水燒成痰，一顆一顆的，所以就造成水走腸間瀝瀝有聲。因為飲積到我們腸間，所以腸間就造成很多一顆顆顆粒的，我們可以講說息肉或者水瘤之類的，一顆一顆的腫脹物，就像我們的表皮起了蕁麻疹一樣，水過了這個就像水沖激到石堆，所以就瀝瀝有聲，這個才是痰飲。

那如果我們身體腫重沒有咳喘，這個是屬於溢飲的部分，溢飲就是身體腫重，因為那些氣積留在表，回不去了，也出不去了，所以「病溢飲者，小青龍湯主之，大青龍湯亦主之」。你看小青龍湯是做什麼的？《傷寒論》條文「傷寒，表不解，心下水氣」，那小青龍湯有沒有咳？有啊！所以「腫脹而不咳喘」是錯的，所以他這個按，真的是不曉得從那邊用出來的。

那「沉脈得於諸部」，表示什麼？他的陽呢沒辦法外達，因為浮中沉，浮的話就是陽外透太過，所以是表病，那沉呢？是代表陰是屬裏，那個裏陽氣達不太到表，所以脈才沉下去，出不去。「沉脈得於諸部，身體不腫重者，當責為氣也」，那其實如果我們脈得沉的話，身體沒有腫重，是代表心臟的陽不足，心陽的不足，所以在少陰病有「脈微細，但欲寐」，或者是脈沉、沉微，那這些是因為他心陽的不足。那如果是屬於水的話，或者是像溢飲那一類的，這個水在外面，然後壓迫血管，阻隔陽氣外出，所以導致脈沉，這個才是水啊！那邊講的是一身體不腫重者，當責為氣也」，不是，當責為陽虛，足少陰病。那如果腫重的當然

就是有水，所以脈沉。「水蓄於裏，故脈沉」，這不是的喔！那是陽虛於外，所以出現脈沉。那腫重的原因是因為那邊有水，或者是氣堵在外面的才是。

※水病，脈出者，死。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水病，脈外出的，死。

【永諸講解】

「水病，脈出者，死」，如果病的是水病，那脈反而是往外跑的，這種是死病。《桂林古本》沒有這條。為什麼要這樣講？脈出，「出」就是什麼？由內往外叫出嘛。像我們門，我們從家裏出來，是從家裏的裏面往外走出去，所以叫外出。那脈往外走的、不往裏走的，所以你看，脈如果往外走，那這邊脈我們之前講過，《傷寒論》的脈是指整體的脈，其時候的部位大部分在表，你看人迎、寸口、趺陽、少陰，不是在頭和四肢上嗎？水病，水是屬於陰，陰在裏，脈應當沉，結果這個脈反而出，那有沒有進到裏面？沒有，陽沒辦法入陰，水病太嚴重了，嚴重到氣血沒有進到裏陰部，所以最後五臟氣會絕於內，會死，因此這些脈表

現出陽的狀況，就是往外走。出就是為陽，入為陰，所以他這是血液進不到裏面，我們的陰的內臟氣血沒有了，氣血都往外走，那陰為陽的根本，那根本都已經快掛了，那你光有這個陽又有什麼用呢？所以根本腐爛的話人就會死，所以才講說「水病，脈出者，死」，他的原

【注】

水病肉腫，脈當不見，今脈出者，是氣外散也，故死。

【永諸按】

吳謙說「水病肉腫，脈當不見，今脈出者，是氣外散也，故死」，後面講的是說他的氣血往外走，沒有入裏，所以是死。那水病肉腫，怎麼脈當不見呢？水病的話一定是病在什麼？病在裏，不病在表。病在裏所以表現出陽氣達不到表部，出現沉脈。那如果出現沉脈的話代表是怎樣？還是有血可以走到裏面去，不至於死，所以這個叫「脈證相合」。例如我見到一個裏病的人，那我得到裏病的脈，這個是相合的；如果把到是一個表的脈，如浮大，那代表的是什麼？陽沒辦法入陰，陰陽是不交的，所以氣血進不去才會出現陽脈，出現脈證不合，所謂「脈證相合者，生，脈證不合者，危」。像這邊陽氣外脫了，根本已經枯耗了，那人一定

定會死，那如果說表面沒什麼水，但是根本還在像沉脈一樣，比如說我得到一個裏病，少陰病，他的脈形一定是沉的，那是符合的，代表是我還有氣血走裏面，根本還在，這病是可以活。

【集注】



沈明宗曰「脈得諸沉，沉為氣鬱，不行於表，則絡脈虛，虛即水泛皮膚肌肉。故身體腫重，當責有水。但沉為正水，而正水乃陰盛陽鬱，脈必沉極，若陡見浮起，是真氣離根之象，故曰『水病脈出者，死』。若風、皮二水脈浮洪，不在此例」。

【永諸按】

沈明宗說「脈得諸沉，沉為氣鬱，不行於表」，其實沉就是我們陽氣往外的布散的力道不夠就出現這種脈沉。那沉當然也有什麼？因為往外的通道有所瘀堵，也會脈沉，其結果都是表陽氣的不足，因此表部陽氣虛是一個結果，而造成這結果有虛和實兩因，所以我們講脈沉呢，或是其它的脈證，一定是有什麼？有虛有實，因為我們住在陰陽的世界，那虛性的脈沉跟實證的脈沉我們要去區分。比如說實證的脈沉，你看到這個人足和腹腫得那麼大，有水，那這個就告訴你他是什麼？實證的脈沉。因為這水飲堵住了我要出去的氣道，導致了脈沉，所以像那種表部寒濕，我們講到脈沉，像桂枝附子湯這一類的，那如果是虛的話，就是我沒有腫，那就是手腳冰冷，心臟沒力，這就是虛的導致的脈沉，那我們就要用藥去補他，所以用什麼？四逆湯、附子湯，補他的陽，這才是對的。不是說什麼沉就是什麼我氣鬱不行於表，這不太對的，不管是脈浮、脈沉、脈滑、脈澀，它們都有虛實的兩面。比如說講脈澀好了，脈澀就是血少，血少的原因有那些呢？第一個是我脾胃的起始來源不夠，脾胃氣血來源的不夠導致的脈澀，另外一種是什麼？氣中之血這邊的回流不夠，或者是腎臟那邊腎小管的再吸收不良，消渴、耗損這一種。那像這個氣中之氣的回流不足，有時候是因為濕氣的阻礙，所以導致回流的受阻，那這個就是實了，所以脈澀有虛有實，代表的不一樣。如果在虛的部分他就是養分的不足，在實的部分就是回流受到阻礙，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必須要學起來，不

管是脈或證，它一定會有虛跟實，因為我們在太極的世界，有陽光的地方就一定有黑暗，這是不變的真理，就是所謂的陰陽，不管任何的證，代表的都是一樣，一定要有陰有陽，沒有絕對的，所以《內經》有講「獨陽不生，獨陰不長」，是這樣的關係，因為我們處在太極的世界，沒有這種絕對的陽或陰。

好，然後他就說「脈得諸沉」，只講一個部分，就是氣被鬱到的部分，沉被氣鬱到，被一些東西堵到，沒辦法走於表。那沒辦法走於表呢？絡脈虛，其實應該可以講說孫脈更虛吧，因為我們的陰是從裏往外濟，那越遠的地方越少，就像自來水公司，那送到最遠端的呢？因為水管線最長，水壓最低，所以水總是最少。如果從脾胃起源處這邊一直走到末端的孫脈那邊呢，因為絡、孫絡、皮部是離身體更遠的，所以脈沉的話，動脈血在當處的血壓變小。血壓變小呢，就出現什麼？虛。那一「虛即水泛皮膚」，不是的，虛的話，因為脈沉氣血送到末端變少，末端這邊的淋巴，少了一個推力，也少了更新，這邊氣血的迴圈就沒辦法運行，所以氣就會堆到最末梢，所以才導致身體的腫重，因為動脈送來的血液有滲出去，然後這邊淋巴回來的力道很小，所以我們才說呢這是一「當責有水」，又因為寒的關係使得原本的氣變成水，是這樣的。

然後他講說「但沉為正水，而正水乃陰盛陽鬱，脈必沉極，若見浮起，是真氣離根之象」，是指我們的氣血都不走裏了，所以才講說水病脈出則死。那如果「風水、皮水二水脈浮洪，不在此例」，其實我們要脈證相參才是，才能判斷。

※問曰「病下利後，渴飲水，小便不利，腹滿陰腫者，何也」？答曰「此法當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當愈」。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問說「患了下利的病後，口渴喝水，小便不利，腹滿，陰部腫的，這是怎麼回事」？回答說「這種照道理來說，應當是患了水病，若是小便自行通利以及流汗的，自然應當痊癒」。

【永諸講解】

問曰「病下利後，渴飲水，小便不利，腹滿陰腫者」，這是什麼原因？他說呢，照理來講這個應該要病水，那如果小便有自利，還有汗出，自當愈。好，我們下利呢，有胃的還有腸的下利，那下利是一個陰的過程，腸胃道這邊消化的食飲精微沒辦法吸收，所以動力是往下的，那等到下利止了以後，口渴想要喝水，表示氣開始有在動，胃有點乾，所以想要喝水。

那水喝了以後，小便不通利，那是告訴我們怎麼？從胸管這邊到心，到肺循環，再到體循環，一直到腎這個部分，它是有通道堵住的，不通利了，那它又告訴我們，肚子又悶起來，陰部又腫起來，那我們可以知道，肚子悶是屬於中焦，中焦這邊的氣有點堵住，那我們知道，下焦在下面，中焦在上面，那中焦這邊主要幹道被堵住，那下焦也跟不上去，位於下焦的足，其淋巴回流跨過兩個腹股溝後，就不會回去了，所以到最後這些氣就堵在腹腔最下面，這些瘀堵的淋巴會流到小鳥的部分，所以就出現陰腫，那女孩子就是陰部的地方會水腫，所以是這樣造成的，那這就是當病水。那如果小便利，從中焦一直至腎的通路就通了，那還有汗

出，從中焦至體表的通路也通了，那五苓散是因為皮表這邊已經走好了，沒有堵了，而只有腎部的氣阻不利，因而小便不利，所以只有微熱而已，微熱知道是腎的問題，所以如果小便自利，這邊水氣通了，告訴我們什麼？從胃一直到皮膚、胃腸道，或者是從胃腸的部分，胃跟脾一直到腎，你看這陽的部分都有得排，所以這個就會好，就是他的氣道已經通了，沒有瘀堵。

【注】

病下利則虛，其土傷其津也，土虛則水易妄行，津傷則必欲飲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則水精輸布，何水病之有？惟小便不利，則水無所從出，故必病水。病水者，脾必虛，不能制水，故腹滿也；腎必虛，不能主水，故陰腫也。於此推之，凡病後傷津，渴欲飲水，不便不利者，皆當防病水也。

【永諸按】

吳謙說病下利的話一定會虛，所以胃腸一定會虛，那下利了以後，胃中一定會乾燥，那胃中乾，就會想要喝水，結果喝了水以後，竟然小便是不利的，肚子也脹起來了，表示它從脾胃經由胸管，到肺，到心，到體循環，整個到腎的地方，有地方堵到，那堵在那邊？它告訴你腹滿，所以我們就知道是堵在中焦，那堵在中焦，我們可以用苓桂朮甘湯。我們來看他怎麼講，「土傷其金也，土虛則水易妄行，津傷則必欲飲水」，這個「土虛水妄行」，這個不是，土虛水妄行，我們脾胃虛了，就是我們喝了水以後，所喝的水都是拉掉的，那出現的就是下利，因為沒辦法吸收水，那胃也傷了津液，就會想要喝水。那他說小便自利、還有汗

出，就是水精疏布，何病之有？其實這個告訴，我們從脾胃一直到表的部分，陽中之陽的汗法，這個部分的孔道是通的，那小便利就告訴我們，從脾胃一直到腎這邊排尿的孔道是通利的，那其實往外的通道都已經通了，就不會有這種水病，那像五苓散是往外的是通利的，汗的部分是通利的，但是小便那邊出了問題，所以才會用到五苓散，那我們就知道如果小便不利，我們喝了水，小便不通利，肚子又脹起來，或者甚至有肺的喘咳症狀出現的，藉由症狀相對的臟腑，來判斷停的位置，因為這一條是肚子脹，所以在中焦的部分，那如果在上焦的部分，會出現什麼？咳喘嘛。那如果在表面，就出現溢飲，或是一些水病。

那汗出不暢也會病水，那病水者脾必虛，不能制水也，這個不是啦，因為這邊脾虛的腹滿，是他氣的通道受到阻礙。那太陰病的腹滿呢？是因為動力不足，陽氣不夠。所以從他的食物吸收好的水，在腸子這邊吸收好的水，要送上去呢，沒有力道，少了陽，少了熱度，就送不上去，所以就堵在這邊，太陰病的腹滿下利是這樣的關係的。那這邊的不是，這邊的腹滿呢是因為有堵。有堵，為什麼？因為他告訴我小便不利了。然後這邊講什麼？「腎必虛，不能主水，故陰腫也」，不是說腎必虛病，而是說下焦的部分，因為中焦有堵了，下焦的氣上不去，所以整個下焦的水就會積在最下面，又因為水往低處流嘛，所以陰才腫。更何況，他還有小便不利，所以他排不掉那些水，才會出現這種陰腫。

然後吳謙這邊講說「凡病後傷津，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應當要防水」，所以小便不利就是告訴我們，這個水的堵，就是說從脾，經由中焦上焦，到了心肺，然後一直到了腎這個部分，有一個地方的氣道是有瘀堵的，才會出現這種小便不利。那如果像這個的話，我們可以用什麼？可以用五苓散。

【集注】

程林曰「病下利，則脾土衰而津液竭，故渴引飲；而土又不能制水，故小便利；脾惡濕，故腹滿；腎主水，故陰腫。此為病水無疑。若小便利則水行，汗出則水散，雖不藥而亦自愈矣」。

【永諸按】

程林說病下利的話呢，就是脾氣衰嘛。陰中之陽氣不能往上承，像這個有時候是被攻下造成的，導致脾胃啊，腸胃道的津液啊，都被拉走了，所以會口渴，想要喝水。然後他說「土不能制水」，其實不是，小便不利的原因是有所瘀堵，通道不利。有可能是因為虛，送的力道不夠，那有可能是因為實，因為有一些氣堵在那邊，導致了這個小便的不利。那我們看一看條文，咦？這不是啊，這是腹滿，腹滿就是有水嘛，或是有陰囊腫，所以這些氣是堵在下面上不去的。那他是虛呢？還是實呢？我們是比較偏向他可能是實，有一些堵，因為他已經口渴，所以有些堵，我們就要去疏通堵到的氣，然後把它疏通了以後呢，就會到腎那邊，然後就會變成小便排掉了，就不會病水了。那這邊一句話就是說，如果小便利呢，水當然就走了嘛，那汗出呢，就氣中之氣的走道也好，所以呢根本就不需要吃藥。因為我們人的氣機恢復了，人就會好了。

※夫水病患，目下有臥蠶，面目鮮澤，脈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利，其脈沉絕者，有水，可下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夫患了水病的人，目下有臥蠶之形，面和目鮮亮潤澤，脈是伏的，病者消渴。患了水病，腹大，小便不通利，病者的脈沉或絕的，有水，可以攻下。

【永諸講解】

「夫水病患，目下有臥蠶，面目鮮澤，脈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絕者，有水，可下之」，夫水病患，目下有臥蠶，面目都是鮮澤的，脈是伏的。那這個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那其脈沉絕的，有水，可以攻下。病水的人，他是腹大，小便不通利，脈沉又絕的，就是有時候摸不太到的，有水，可以攻下。那《桂林古本》這一條是沒有的。

我們來看，夫「水病患」就是患了水病的人，他的「目下有臥蠶」，什麼叫「目下有臥蠶」？「目下」是什麼？眼胞。我們人體眼睛下有眼胞，這個眼胞腫得很厲害，就像躺著的蠶，一般蠶都是趴著在爬，當躺著的時候，這隻蠶是死的，這叫「目下有臥蠶」。臉呢？因為水氣太多了，面部含了很多水就會亮，所以就「鮮」，「鮮者」就是非常的亮，這時候我們把他的脈，脈是伏的，表示水病更嚴重了。我們之前有講過「伏脈」是什麼？兩個陰相加，重陰，那兩陰？一個是陽，陽虛了，所以他是陽的不足，本身就是寒，這是內因的寒，結果又加了一個什麼？水，外因的水。單純的寒，如少陰病，本身心臟陽的不足，脈只有沉而已，不會出現「伏」，摸不太到。之所以會出現「伏」，是原本的寒，又加了一個水上去，

才會出現這種伏脈。既然脈伏的話，那我問你，脈是伏在底的話，陰都是積在最下面的，所以我們血管往上都是燥熱的，像厥陰病，消渴，氣上衝胸，上面都出現一派燥熱的象，這個消渴就跟厥陰病是一樣的，因為是血脈乾燥所造成的，為什麼？因為他下面有水。

那「病水腹大」，因為水屬陰，所以水都積到肚子，那腳為什麼沒有積？其實有時候腳也會有積，例如腹水的患者，當變嚴重了，腳也積水起來了，但腹水最先是積在肚子這邊，腳還沒有，因為腳是陰中之陽，當進到陰中之陰的小腹這裏面就不會再出去了。那我們知道小腹這邊是陰中之陰，下面腳這邊是陰中之陽，這個是身體的分別，肚子是陰中之陰，水病剛開始一定會積在最底處，所以是陰中之陰，如果他慢慢往陽部侵犯就會出現腳腫，告訴我們病是進的，因為水的這個陰已經把陰中之陰填滿了。

因為這個陰已經把陰中之陰填滿，所以便會犯到了陰中之陽，所以大家記住腹水腳腫難治，腹水腳腫，腳腫大起來，甚至腫到很嚴重還會逼出一些水出來，本來在裏的，水被逼出來了，侵犯了更表層，這個真的非常的難治，如果只是肚子大，腳沒有腫，就還可以。在臨床上就是說這個水之積，積到最後呢皮膚被脹開了，所以下肢都變腫了，因為水為陰，所以先從陰中之陰腫起，然後影響到陰中之陽，以男生的腹水來講，他的進程是肚子先大，小鳥還沒大，再過來肚子大了，小鳥腫起來，再來腳腫起來了，所以他表示告訴我們，他的病勢一直往嚴重的方向走，這個部分，我們治療就小心啦，要跟病人講這個病比較危急。哎，有時候講了，病患沒有求生意志，就死了，這個部分要講不講很難去拿捏，因為我們醫生是想要救患者的，那在治病上，我們一定要給患者希望，雖然他病已經非常地嚴重，我們至少也要給人家一個希望，就像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最後留下的不



是「希望」嗎？打開了你知道你是腫瘤，那最重要的就是還有希望，因為我們不是神，也許他命不該絕，然後不知不覺，他恢復了，所以我們不可以武斷地說，你什麼時候會去世，這樣是不太對的，因為我們不是神，我們不能斷人的死生，我們只能盡我們醫者的力量，來幫助病患維持他的生命，還有他的生活品質，如果只是維持了生命而沒有生活品質，那這樣他的生命又有什麼的意義呢？

好，我們繼續看，「病水腹大」，那肚子就大了嘛，小便不利嘛，那如果小便利的話，他的那些水就排掉了，所以病腹水的人小便都是不通利的。

「脈沉絕者」，因為他的脈沉絕，告訴我們，他的陽沒辦法出去外面，所以他的水是在比較深層的，又因為陽都沒辦法出去，所以告訴我們是有水，在這部分至少我們看起來，他的腹大、小便不利，跟他的脈是相符合的，這代表我們的血還可以流到那邊去，我們的正氣，就是說我們先天的一些血氣還是可以走到深層去，所以他表現脈是沉絕的。因為我們心臟搏動所輸出的血，不是往外就是往內，所以我們心臟跳了以後血沒有打到外面，就表示他是走裏面，就這麼簡單，那如果心臟跳，氣血是走外面，結果這邊出現了下利，表示沒走裏面，那這就危險了。脈沉絕，有水，我們可以攻下，畢竟至少我們吃的藥它可以往裏面走，因為它告訴我們脈沉絕呢，往外的這邊、寸口這部分是不見的，所以往這邊的氣血是少，表示我們心臟打出來的血是有往內臟走的，這樣來攻是可以的，因為我們吃了藥就可以走到那邊去了，所以可以下之，那如果像這個剛才講的，前面第一條講的，他的脈是這樣浮出去，那吃藥沒有用，這邊吃了吸收走外面，不攻裏面，可是病在裏呀，走外面沒有用，所以會死，是這樣的原因。

【按】

其人消渴之下，古本有「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絕者，有水可下之」四句，與上文義不屬，當另分為一條，在本門五條之次，始合裏水脈證。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吳謙的按，「其人消渴之下」，其實其人消渴那邊我覺得應該是要用個句點，把它分為另外一條，這個是可以的。「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絕者，有水可下之」，這四句把它隔離出來，成為另外一個條文，這邊講也是可以的。

【注】

目下窠，太陰也。目下微腫，水也。惟土不能制水，則水泛溢為病，故水始病必先見微腫於目下也。有臥蠶狀，水病證也；面目鮮澤，水病色也；沉甚脈伏，水病脈也；消渴引飲，水病因也，此皆水病先見之徵也。

【永諸按】

「目下窠」，其實就是眼瞼，眼瞼在我們八廓上，是屬於太陰的。以眼睛來講，眼睛的部分，裏面黑黑的一個珠是屬於腎水，外面有一層緻密的、有紋路的是屬於脾土，你去看外國人的眼睛，裏面是黑的，過來有一圈黃黃的，再往外這邊是青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所以藍眼珠很清楚，藍眼珠的部分就是肝，外面的眼白，白屬肺金之色，所以白的是肺，目

皆是屬於心，你看剛好一個太陽當空，這邊有一個地球，太陽當空照，這邊有白雲，白雲這就是肺，那地球上會長一些樹，樹的根部是長在土，土的根部下面有一些水流嘛，地下水，淺流或者是深層的地心，因為腎裏面有水火，所以除了水還要火，你看跟我們整個地球不是很像？星球很像，就是全息。

說「目下窠」就是眼睛的那個眼胞的部位，眼胞是候脾胃的，那目下眶微腫的意思是說我們眼瞼那部分的淋巴的回流不好，就是他的氣呢回流不好，那為什麼會回流不好？因為陽的不足，那邊要往下流，陽不足就會堆在那邊，就會腫，所以就覺得是水，那他講說土不能制水，所謂的土不能制水是講我們的脾胃虛，那脾胃為氣血的來源，所以它是營衛氣開始的起動機，我們飲食吸收以後，將吸收進去然後推出去的，所以當脾如果虛的話，那些飲食的精微甚至是我們所吸收進入的水，那送不出去，會有些阻礙，那就產生水停，是這樣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土呢就是脾胃就要去制水，並不是這樣，這是脾虛導致的水或飲。那水病呢，你看目眶那邊腫，為什麼要看眼睛呢？因為眼睛是九竅內的最上竅，目胞是下面的眼瞼，我們知道頭的部分呢是什麼？重陽之處，那重陽之處，陽是最有力的，那陽有力竟然還有停水，竟然會有個目胞這麼大，就告訴你了，這若不是水病，不然是什麼水病？在陽那麼多，水還走不動的地方，是這樣的，所以水病始於目下腫。就是說在最陽之處竟然還推不動水，然後目眶下腫如臥蠶狀，就是那個眼胞腫起來的樣子呢就像躺著的蠶，臥蠶狀，然後告訴我們這是有水病。那面目鮮澤表示臉呢進了很多水，我們東西進了水以後會變鮮豔亮麗，不信的話，你在一塊肉打水進去，你就會看到那塊肉開始浮腫起來，然後顏色變亮了，這就告訴我們怎樣？你如果去買肉的話，那個色澤太鮮艷的、太亮麗的，是水太多的，表示那個是灌水肉，你把它拿起來煎一煎，你會發覺它水怎麼那麼多，那沒有灌水的肉就不會那麼多，好，那這

個就這樣。面目鮮澤是因為它水停所導致的，那「沉甚脈伏」，就是告訴我們陽出不太去，而且出現到「伏」，「伏」我們之前就講過了，它是有兩個重陰的因素在那邊，一個是本身的陽虛，而本身的陽虛只會造成沉，那如果再加一個陰的因子，如寒上去，就會變成伏。陰的因子還有什麼？水啊！或是加了一個濕，所以寒濕的脈呢有可能出現伏脈，那水的脈呢也有可能，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什麼？積聚，就是一些積聚，寒性的積也會出現脈伏，就是說它有個寒，然後多了一個積，就是這樣。

那消渴的原因呢是因為怎樣？因為水都積在下面，那上面的大約都是燥熱的血，那燥熱的血呢送到腦呢，這是屬於厥陰病，厥陰病的消渴也是血脈裏面的水不夠，那這些血漿的不足呢，到了腦那邊就產生一個很口渴的反應，那你一直喝，喝得話那水還是沒有上去，所以就一直想要喝，一直喝、一直喝，那就是消渴，飲不止渴，最後肚子大得像青蛙肚那樣的，還是很口渴。這個可以反映在那個腹水的人，腹水的人他舌會比較乾，然後苔只有一點點，初起的時候有些還有苔的。如果腹水舌頭有苔，表示還有水送上去，水氣還有再往上走，那這個病呢比較輕，那如果這腹水呢，一看下去舌頭都乾燥的，這表示氣沒有承上去，沒有走上去，那這個就比較難治了。所以如果他是有水病，又進到消渴的，這個是比較不好治的，但是因為他的脈伏，脈伏跟水病脈證有合，所以這就比較好。

【集注】

趙良曰「《內經》曰『色澤者，病溢飲；溢飲者，渴而多飲，溢於腸胃之外』。又曰『水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也，故水在腹，便目下腫也』。《靈樞》曰『水始起

也，目下微腫如蠶，如新臥起之狀，其人初由水穀不化津液，以成消渴，必多飲，多飲則水積，水積則氣道不宣，故脈伏矣。」。

【永諸按】

趙良說，《內經》說顏色很光亮的病溢飲，為什麼？因為表面皮膚肌肉進水了，當然就  
是很亮嘛。那溢飲呢，他說渴而多飲，溢於腸胃之外，腸胃之外就是表面，口渴，喝很多，  
那這些水呢，都跑在表面去了，那表面之外呢就亮起來了，所以顏色就鮮澤，這就是溢飲喔，  
就是水往外溢出去。那又曰「水，陰也」，水是屬陰的，那對眼睛來說眼眶下也是陰的，那  
腹水呢？它是至陰之所居。

「至陰」，什麼叫至陰？到了陰的地方，這邊是指什麼？脾。脾為至陰，那肝為少陰，  
它是陰中之陽，所以「水在腹」使得「目下腫」，其實目下腫我們講過了，那水病開始的時  
候它會表現在陽位的部份，那「目下微腫如蠶，如新臥起之狀，其人初由水穀不化津液，造  
成消渴，必多飲，多飲就水就積起來，水積氣道我們的三焦孔道就流不出去了，所以脈就出  
現這個伏」。那伏的時候，到最後有時候嚴重的時候，氣道都不往裏面走，就會出現之前的  
脈粗的，這個就是實。

沈明宗曰「水外走則泛溢於皮膚肌肉，內逆則浸淫於臟腑腸胃，相隨胃脈上注於面，目  
下如臥蠶之狀；水主明亮而光潤，故面鮮澤，為水病之驗也，然水病因陽微陰盛，經隧不利，  
所以脈伏，而胃中津液水飲，外溢皮膚肌肉，不溉喉舌，故作消渴，誠非真消渴也」。

【永諸按】

沈明宗說「水往外走，就會泛溢於皮膚」，那如果再停在「裏面」，就會「浸潤五臟六腑」，像腹水一樣，那如果這個水是在外面的，它出現的就是那種「臥蠶之狀」，這是屬於表面的，甚至「臉色」比較「鮮明」的，這是「水病」；那如果在裏的，你看到的就腹滿、小便不利，那「脈伏」剛好是符合水證，那脈跟證是相符的，這個是比較好治療；那如果脈是跟他相反，這個就是不好治的，就出現那種脈大、浮、洪，水病脈還浮洪，就是不好治的；那「胃中的津液水飲如果外溢在皮膚肌肉，沒有灌溉喉舌，故作消渴」，其實胃中的津液並沒有外溢肌肉啊，這邊講到一個重點，就是說我們在表面還是有一些保留的、原始的氣，就像政府的財政會有一些保留款，保留款是用來應付突然的事件可以拿出來用的，所以我們表面的皮膚也是有一層保留的氣，那我們若是陰陽相隔的話，那陰中之陽沒辦法去上承陽中之陰，而陽中之陰就沒辦法下濟陰中之陽，陽就會外行進而逼迫保留的氣，就會出現絕汗，因為保留的氣是固定的，所以它只會出汗如珠而不流，這叫絕汗。「不溉喉舌」，這其實不對，主要是因為陽部是燥熱的，所以到中腦那邊一直少水，因為整個水是積在肚子的，沒有往上，所以上面的血很乾燥，那這種消渴，這跟厥陰病是一樣的，那我們也可以從厥陰病那邊去瞭解，去找治法。

※師曰「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

【《桂林古本》】

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

【永諸譯】

各種水的，腰以下腫，應當利小便，腰以上腫，應當發汗才會好。

【永諸講解】

師曰「諸有水者」，這種水的，有水的，如果從「腰以下腫，那應該利小便」，那如果從「腰以上腫，當發汗」。當發汗乃愈，我們看到，心、橫膈、肚臍，肚臍上面其實是胃。腰以下腫，是從肚臍這邊畫一條水平線，肚臍上面是胃脾，氣是從胃脾由內向外走出去到手的，因為是根本。那下焦的話，包括膀胱大腸其它的，以中醫的觀點是往腎這邊走的，所以下焦是有一個是從大腸這邊過來的，水是從腳走到腎這邊，所以如果看到有水的，看到腰以下腫的，就告訴你腰以下就是下焦的部分，我們這個就要利小便，從腎那邊排掉，其實腰以下腫就是告訴你，腎有問題，一般雙腳腫就是和腎有關係。同樣的，如果是腰以上，脾胃這邊的水上不去，就是跟心臟有關係，所以從肚臍這邊以上屬於陽，脾胃吸收的水是往上走的，動力往上，我們說他熱度比較夠，是屬於陽的，既然這種水是屬於陽的，那我們就要順其自然，陽中之陽法是那一個？汗法，所以要從汗把它排掉，所以才會出現這樣。腰以上的就用發汗就會好，腰以下腫的其實就是屬於陰的。很簡單，我們把一杯水盛起來，裝好以後分成兩半，上面的屬於陽，分子動力比較高，甚至出現水蒸氣，下面是屬於陰的，動力比較低，就沉在下面，所以這種沉在下面，我們要把它排掉，就要用陽中之陰。因為要排出身體一定要用陽法，陽中之陰就是使小便利，所以腰以下腫，就是利小便，原因就在這邊。

【注】

諸有水者，謂諸水病也。治諸水之病，當知表裏上下分消之法。腰以上腫者水在外，當發其汗乃愈，越婢、青龍等湯證也；腰以下腫者水在下，當利小便乃愈，五苓、豬苓等湯證也。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吳謙的注，諸有水者，或是這種病，「治諸水之病，當知表裏上下分消」，當然是表的我們知道就是要用發汗，如果他是停在比較深層，要走發汗路徑比較遠的，我們有時候可以攻下，像是十棗湯那一類，或是懸飲的甘遂半夏湯。這一類，我們是用攻下，或是支飲的葶藶大棗瀉肺湯這一類。腰以上腫者，它是水在外，因為是屬於陽的，腰以上腫，這個氣本來就是從中焦脾胃，它的水是往回流，是往上的，所以要促進他的陽性，所以從陽中之陽的汗法把他排掉，那這邊有講一些方，像是越婢、青龍，甚至麻黃加朮那一類的，我們要用病証來看，看病証在那邊，再來做一些處理。那如果是腰以下腫的話，表示這些水是屬於陰的。陰中之陽，就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水杯，我們提起的這個水杯，水杯你把它放好了，就分成兩部份，上面是陽，中間是陰陽交界，交界的下面是陰的部份，所以比較沉的就往下沉。我們也可以很簡單的來分分看，你看同樣一杯糖水，放久了以後你會發覺怎樣，因為糖是陰的，糖是有實質的，對不對，所以你會發覺下面是很甜的，糖的分子量比水重，所以是沉在下面，最上面這邊反而不會出現甜，這可以告訴我們說，在陰的部分陽會少，例如下層的水動能比較少，那陽的部份比較有動力的，陰的部份就會少。那腰以下水腫從小便利掉嘛，所以我們就用五苓、豬苓這一類的方劑來處理，是這樣去分的。

【集注】



趙良曰「身半以上，天之分，陽也；身半以下，地之分，陰也。而身之腠理行天分之陽，小便通地分之陰。故水停於天者，開腠理而水從汗散；水停於地者，決其出關而水自出矣。即《內經》開鬼門、潔淨腑法也」。

【永諸按】

趙良說「身半以上，天之分陽也」，就是從肚臍那邊以上，那身半以下是地是陰，那人身之腠理就是走陽，那小便呢，就是通利陽中之陰。其實這邊就是告訴我們說，汗是陽中之陽法，小便是陽中之陰法，所以說水停於天的，就是比較那些動力比較往上的，我們開腠理從汗來散；那屬於比較陰的，水停於地的，那我們就從陽中之陰的利小便。

尤怡曰「發汗利小便，因其勢而利導之也」。

【永諸按】

那所以治療水病要往外排，不外乎發汗與利小便，尤怡講的不錯，發汗與利小便要因其勢而利導之，什麼叫因其勢？你若不了解，我們剛剛有講了，就是說它從腰以上要發汗，從腰以下，要利小便。腰橫跨過來就是肚臍了，肚臍上那部份就是屬於陽，就是小腸與胃的部份，它水的動力是比較強的，因為脾胃是我們榮衛的來源，往外出的力道很強，所以我們是從外面的汗把它利掉。那肚子下部的那邊呢？下焦的部份它是要泌別之到膀胱這邊，所以要幫忙利小便，因為它屬於陰，所以就是用陽中之陰法的利小便把它排掉，是這樣來的。那這

邊也告訴我們，我們人體的氣，我們剛才才講一個不外乎發汗，就剛才才講的那些水病，沒有，若其人有汗出，也有小便利，就表示它氣道通利，所以就一定會好。在前面那邊條文，如果小便自利、汗出者，當自癒，那氣機調好了就會好了。

※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絕者，有水，可下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病水，腹大，小便不利，病者的脈沉絕的，有水，可以攻下。

【永諸講解】

「病水腹大」，那前面那邊已經講過了。「小便不利，其脈沉絕者，有水，可下」，前面在這部份已經有提一次了，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絕者，有水，可下之。這部份講過了，這邊重出了。

【注】

上條為水之在外、在下者立法也。若水在裏者，非其治矣。腹者，至陰脾也，故病水必腹大也。水蓄於內，故小便不利也。其脈沉絕，即伏脈也。脈伏腹大，小便不利，裏水已成，故可下之。十棗、神祐之類，酌而用之可也。

【永諸按】

吳謙說上條為水在外、在下者立法，那水在裏，比較深層的呢？因為深層在陰，所以陰中之陰就用利，攻下；那陰中之陽就用吐，那這是在陰中之陰、水在裏，所以用攻下，攻下的方式譬如之前的寒實結胸的三物小白散或是十棗湯，屬於寒的，或是屬於熱的大陷胸湯，或是葶藶大棗瀉肺湯。因為水氣在內，小便不利，但是也有屬於陰的，造成小便利，因為比較靠近腸胃道深層，所以從腸胃道攻下會比較好，這時候不用利小便，那古代攻的有十棗湯跟神祐丸，所以他說可以酌用。整個道理其實是陰陽表裏，肚子那邊裏的部分，由裏治裏，與前條的治療方式不一樣。

【集注】

程林曰「腹大者，為水在裏，小便不利者，為水不行，是以脈必沉伏也，故宜下之以利其水」。

【永諸按】

程林曰「腹大者，為水在裏，小便不利者，為水不行，是以脈必沉伏也，故宜下之利其水」，這是針對有些是用攻下的方式來做一些講解。

※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朮湯主之。

【《桂林古本》】

裏水，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沉，小便不利，甘草麻黃湯主之，越婢加朮湯亦主之。

【永諸譯】

裏水，全身面目黃腫，病人脈沉，小便不通利，甘草麻黃湯主治之，越婢加朮湯也主治之。

【永諸講解】

《醫宗金鑑本》的「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朮湯主之」，那我們再來看《桂林古本》的部份。《桂林古本》它說「裏水，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沉，小便不利，甘草麻黃湯主之，越婢加朮湯亦主之」，它們兩個條文相差蠻大的。首先我們開始來看一下這個條文的意義。它說如果裏面有水的，一身面目黃腫。首先我們來看一身，一身是指那邊？一身是指我們這邊有講過了，我們人分成頭、四肢，那這個軀幹這個就叫身，所以身就是表示整個除掉四肢和頭以外的這個主幹部份。「一身面目黃腫」，身體這邊腫還有臉和眼睛也腫。那腫是什麼？腫是一種陽，為什麼？因為陽主外散，所以才會腫。那以頭手四肢來講，身體是屬於陰。而且剛好脈沉。脈沉代表什麼？這邊身體的氣，這是頭、身體的氣有沒有辦法走到這手？沒有，不利啊，走

到這邊不利。好，總結起來我們就知道了，這種明顯的是一種陰中之陽氣，出不去，所以導致一身面目黃腫起來，你看到的是身體，是全身都腫。那出不去嘛，所以脈會沉，脈出現沉脈，那陰中的陽出不去。臉呢，臉是前面的。但是如果以頭來講的話，我們人的臉其實這個也是屬於陰的部份。那項背是屬於陽，因為我們人講背為陽，所以臉這邊也是屬於陰中之陽。因此條文這邊講臉還有目都是黃，黃是怎樣？是有熱，所以它是有陽，陽氣的瘀阻。那是那一個陽氣呢？因為它脈沉，所以是陰中的陽氣，要出出去不去，那既然出不去的話，那邊小便不利。為什麼小便不利呢？小便是陽中之陰法，它是處理陽的部份的問題，那邊是陰中陽氣的問題，是出不去的問題，所以陰中之陽氣出不去，那它當然小便不利啊，因為整個氣機要出去嘛，然後再回來。那出不去，就堵在身體的表面，所以它是身體黃腫，它不是在裏面的腸胃道哦，它是出去的路堵了以後造成往外延伸。陰中之陽氣是從胸管回流入心，然後再借由心臟和體循環，這樣走出去的，有從裏面走到表面的，我們講簡單一點的，就是什麼？像小陷胸湯它就屬於陽嘛，「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做結胸」，因為身表淋巴管炎或是腹膜炎，所以痛不可近嘛，因此它這個地方看起來都是黃黃腫腫的。那除了黃腫我們知道還有什麼？熱。那腫是陽嘛。那有可能是怎樣？因為脈出不去嘛，小便不利，還有這個脈是沉的。那我們知道它是陽氣出不去。大家記不記得在少陰病有一個方叫做麻黃甘草附子湯，它是針對什麼？「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它已經沒有發熱的了，藥方是要讓下面腎的陽氣出來，因為本身是寒嘛，所以用了麻黃甘草附子湯。那像這一條它有沒有寒，沒有，像這個裏水它沒有寒，所以它不需要附子，它只是要幫助陰中之陽氣，就是脾胃這邊的陽氣出去，因為我們身體的來源是從脾胃這樣一路要出去嘛。這邊出不去，為什麼我們知道出不去？因為這邊脈有沉，所以要幫助它什麼？發表，因為陰中的陽氣走不順，所以才導致這水，所以這邊才有兩個方，一個屬於什麼？陰中陽氣的陽的不足，力道的不足，用甘草麻黃湯，開

毛竅，脾的氣虛的不足送不太上去的導致的這種脈沉，那另外一種是有所堵，通行不利就變成熱的，所以它就用什麼？越婢加朮湯，越婢就是發越脾氣，「婢」是女字旁，把女去掉加一個肉就是脾，所以它是把脾氣幫忙拉出去，因為這也陰中的陽氣出不去，我們的營衛氣出不去所以導致的。像屬於寒的，屬於虛，屬於毛竅不開的，要幫助它發表的，我們用甘草麻黃湯，那屬於熱的脾氣呢？熱出不去的，往上衝的，那我們用越婢加朮湯，因為熱會往上衝，因此一身上面目黃腫。像這種裏水的發表，一個是甘草麻黃湯，一個是越婢加朮湯，那這兩個的差別，甘草麻黃湯是偏向於虛寒，越婢加朮湯偏向於實熱。

【按】

「越婢加朮湯主之」七字，當在後「太陽病，脈浮而緊」條，「發汗即愈」之下，文義始屬。必是錯簡在此，觀其裏有水之文，自可知非越婢加朮湯發表之藥所能治矣。

【按】

那我們看下一個，按的部分，它說「越婢加朮湯主之」當在「太陽病脈浮而緊條，發汗即愈」，這不對的，因為越婢加朮湯是一個濕溫病的方，我都把它拿來用來治療濕溫，溫病裏面兼有濕，濕溫呢我喜歡用越婢加朮湯來治療，所以它脈不應該是浮緊，那脈浮緊的話應該是要麻黃湯才對，所以吳謙這邊的按是不對的，不應該在脈浮而緊。

【注】

此承上條言裏水未實，不可下、不可利之義也。裏水者，謂裏有水也。一身面目黃腫，有水之證也；脈沉，有水之脈也。雖有是證脈，猶必渴而小便不利、腹大者，始為裏有水也。設不腹大滿急，此裏水未實，不可下也。若小便自利，此亡津液作渴，非裏有水作渴，亦不可利小便也。

【永諸按】

吳謙說「此承上條言裏水未實」，其實它這邊這一條講的就是說，它的陰中之陽氣出不去，出不太去所導致裏水，就是說我陰中之陽氣越不過那個陰陽之間的關卡，陰陽之間有一個隔，所以為什麼要用越婢加朮，就要越過那個的關卡，也就是橫膈，那膈下這邊是什麼？這邊是陰的部份，膈上這邊是陽的部份，那陰的部分有陰中之陽氣，它要跨過出去才會跟著這個陽氣出去。這個陰氣有陰中之陽氣、陰中之陰氣，那同樣的，陽的部份，陽中之陽其實它會出去嘛，那陽中之陰氣就是要回來的，和陰交流的，所以陽中之陰氣進不來，那就出現在上面的問題，也就是面目腫，陰中之陽氣出不去，過不了這個橫膈，就會出現膈下的問題，所以它就出現在身腫，好，是這樣的道理。

那我們當然不是去利小便，因為這是一個陽的過程，包括攻下都不行，因為下是一個陰的過程。而且他是面腫，因為表還沒有發，如果說我們發了表以後，還出現這種小便利不利的话，我們再用什麼，再用屬於五苓散或者豬苓湯那一類的來治療，有表病的我們要先發表，那表發了以後，結果沒有解，才考慮什麼？用利尿的方式，好是這樣。

那裏水者，他說「謂裏有水」，就內部啦，表跟裏之間，裏有水，表跟裏之間也是一個關卡，那一身面目黃腫」，這個黃腫告訴我們黃是熱，就像我們痰有沒有，痰呢如果放在身體久了，那就變黃，同樣小便放在身體久了，很久沒尿尿了，小便也會變黃，這是身體的熱把它們熱化的反應，包括大便放在身體久了就會變成什麼？原本正常色是黃的，然後變成什麼？熱了以後變暗，成棕色，若是太久了，則變成黑色，這是熱的表現，所以表示這邊有陽，更何況腫也是一種陽，我們講過了，腫是一個外擴的反應，我們皮膚腫出來，這是一個陽的反應，表示氣血是往外衝的，有熱性的動力，那如果你看到的是，凹下去的，陷下的呢？這就是陰阿，因為那是一個內縮的反應，所以在《靈樞》上常常講說陷下就要怎樣，你如果摸到這種陷下的，就要去灸他，為什麼要灸，助他的陽，使他可以外出來，就平了，這樣了解嗎？這是陽的跟陰的區別。所以你看一個瘡是凹陷下去的，那告訴你，他就是一個陰的疽，那如果這個瘡是凸出來的，這是一個陽的癰，這樣了解嗎？或是說有一個瘡它是一直往內吃的，那你就知道說他的陽氣不足，所以才會有這種情形，後代醫家才有一些托裏的方劑，如托裏消毒散等，把氣把它托出來，讓瘡往外排出去，不然表示它會一直會往內吃，因為他沒有陽氣把他往外推嘛，所以才一直往內吃，這就告訴我們，這是陽的不足，那像凸起來的，長一個膿的，就是陽的有餘，所以我們要怎樣，用陰法，要去清他的熱，減少這邊往外衝的力道，這就是中醫的治療，非常的科學，符合物理學的精神。

那脈沉呢？並不是有水之脈，而是告訴我們說，裏面的陽氣，出不到什麼？出不到表，因為我們把的是寸口的寸關尺的脈，所以脈沒有到那邊，陽氣出不到那邊，可是奇怪，我們身體又有腫，所以就是告訴我們說，他的陰中陽氣出不去，沒有接到陽，進而不能變成陽中陽氣，如果變成陽中陽氣我們的脈就會出來，所以他脈是沉的，這告訴我們陰中陽氣出不來，



那陰中陽氣出不來，所以我們要幫助他發表，所以用的方是甘草麻黃湯，甘草麻黃湯跟麻黃甘草附子湯的不同是因為麻黃甘草附子湯他是少陰病，那是腎陽虛的問題，那這邊是脾的問題，因為脾主土，土可以制水，而且脾是主飲食的精微化。像這些都是我們消化的一些飲食、飲水的精微送不出去的，因為陰中陽氣不足，所以導致這種裏水，只要幫助他發表，所以不需要附子，用甘草和麻黃就可以了。那另外呢還有一個發表的方式，比較偏向於熱的，就像之前溢飲的部分，它的發表有大青龍湯跟小青龍湯的分別一樣。小青龍湯是表寒、裏有飲，裏飲也是寒啦。那如果大青龍湯呢？它是表寒裏熱。同樣呢這個虛呢，是寒性的、不足的那種，用甘草麻黃湯。那比較虛性的、比較偏熱的用越婢加朮湯。那越婢加朮跟甘草麻黃湯的差別，是它多了什麼？多了石膏、生薑、大棗，多了這三味藥。越婢加朮湯比甘草麻黃湯多了生薑、大棗、石膏，這是越婢湯，他麻黃的量也比甘草麻黃湯還多，因為有石膏的關係，所以它的麻黃的量會到六。那甘草麻黃湯的麻黃比麻黃湯多了一兩，目的是加強往外排的力，所以是這樣的。

然後他說「雖有是證脈，猶必渴而小便不利，腹大者，始為裏有水也」，他說「猶必渴」，這是他自己加的，條文沒有講說渴，只有說小便不利，因為它是一個陰中陽氣沒辦法上交陽，陽中之陰就沒辦法下濟陰，就是中下焦的淋巴這邊沒辦法回去，主動脈的血也沒辦法下滲，因為下到腎，就可以氣化生尿，就不會產生水病。那脾的氣血若沒有上陽，進而到寸口，就沒有辦法產生脈，因為陽的不足，所以脈是出現沉的，是這樣的關係，是陰升陽降的關係。陰上不了陽位，陽就沒辦法降至陰，如同環，如同念珠一樣，上面的不向下，下面的就不會向上，所以腎的水沒上承心的火，心的火就不會下濟，因此腎部的血流不足會導致小便不利，那往外拉的這一整個都是陽的過程，所以往下走的血氣力就會比較少，所以這個條文我們要

用發表的，而不是說我們去利尿，要因其勢而導之，這是一個陰中之陽氣出不去的所導致的裏水，所以我們不攻下，主要症狀已經告訴我們，他已經是黃腫。黃是熱，腫也是。黃是屬陽，那腫也是屬陽，那就是這樣。

【集注】

尤怡曰「裏水，水從裏積，與風水不同，故其脈不浮而沉，而盛於內者，必溢於外，故一身面目悉黃腫也。水病小便不利，今反自利，則津液消亡，水病已，而渴病起矣。」

【永諸按】

尤怡說「裏水，水從裏積」，為什麼它水會積在裏面？因為陰中陽氣跨不過那個關卡，過不去，所以我們就要越脾氣，就要越婢加朮湯。那我們要幫忙開表，所以我們要用麻黃甘草湯。不加桂枝，因為只是裏面堵的，不需要加桂枝，我們就加麻黃甘草直接讓它發表而出。

他吃了麻黃甘草湯以後喔，他的汗其實出在那邊？會不會出在四肢？不會，因為他腫是在身和面目這邊的啊，這邊的陰中之陽氣出不去，是表面的這些腫，所以出汗是在這邊出汗，麻黃甘草湯是直接從我們肚子，肚子裏面是內部嘛，這是肚子的表皮是外部，直接從身上出，所以吃了這個藥，出現的是身汗，不會像麻黃湯是肢汗，四肢手足的汗，為什麼？因為麻黃湯出的是陽中陽氣嘛，而甘草麻黃湯出的是陰中之陽氣。所以甘草麻黃湯它有沒有加桂枝？沒有，它如果加桂枝就往四肢這邊走了，就變成麻黃湯了，因為它是在裏面，所以它要從裏面，然後肚皮外面這邊身的這個地方的陽，排出，還有臉這邊屬於頭部的陽中之陰位的這邊出去，所以喝完以後會臉汗出，還有肚子這邊會出汗。那越婢加朮湯它本身就有汗出了，那

喝這個使它發越脾氣，也是從裏之表，陰中之陽位這邊出來，裏是沒有汗，表是有汗，越婢加朮湯，是這樣的。好，那越婢加朮湯之前我們看過了，在風水的部分，那它也可以用來治療裏水的原因是在這邊，那甘草麻黃湯也是，然後它就說用五升煮麻黃，煮取三升嘛，把滓去掉，溫服一升，然後溫復，就是蓋被子，使出汗，然後肚子那邊身體有出汗，那如果沒有出汗呢？再喝藥，這個就是裏水。

【越婢加朮湯方】（見下）

【《桂林古本》】

【越婢加朮湯方】

麻黃六兩，石膏半斤，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大棗十五枚，白朮四兩。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二兩，麻黃四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甘草，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復令汗出，不汗再服。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水飲所作，枳實白朮湯主之。

【《桂林古本》】

水飲，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枳實白朮湯主之。

【永諸譯】

水飲，心下堅大如盤子，邊緣如圓形的杯子，枳實白朮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水飲所作，枳實白朮湯主之」，那《桂林古本》呢是「水飲」，它告訴你這是個水飲，那「心下堅」，心下很堅，然後它的形狀大像盤子一樣，那這盤子的邊呢好像旋轉的杯子，用枳實白朮湯主治之。好，所以心下，心下就是胃的部分，那胃的氣堵了很多就脹大了嘛，所以它告訴你是整個水飲充在胃這邊，然後胃摸起來就像一個盤子，硬硬厚厚的，堅的意思，就是硬硬厚厚。這就是胃灌了很多水啦，叫做胃擴張，胃灌了很多水，壓起來就是一個盤子的大小，然後摸到邊呢，像一個圓圓的杯子，是光滑的，因為胃裝滿了水，邊緣就光滑了，所以叫「邊如旋杯」。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我們胃那邊灌水灌太飽了，整個都充水，像有時候我們吃飽吃太多也會，吃太飽，我們去摸那個胃，就一個胃凸，好大。他說這個在還沒吃飯之前，這是水飲所作，就是喝太多水了，人家講的啤酒肚，我們講啤酒肚，所以啤酒肚就告訴你了，但是啤酒因為它濕熱，酒跟水的不同，酒是有熱性，所以這邊告訴我們，像這種只是水飲堆在胃那邊，胃是擴張的，脹脹的都是水，那我們去敲會有水音，它不是空空的鼓音，鼓音的話它就

屬於半夏瀉心湯證。敲起來是硬的結實音，這就是水整個積在胃那邊，是「水飲所作，心下堅」，那我們用枳實白朮湯來治療它。枳實的作用是擴張淋巴管，也可以擴張平滑肌，而白朮把那些浸在胃肌的水把它趕進去淋巴管，換句說是幫助胃部淋巴的循環，胃這邊水送不太出去，包括它裏面的水，還有包括它吸收之後表皮的水，就等於是整個胃浸水了，那我們用枳實把通往胸管的淋巴管擴張，那白朮的作用，就把這些水不管是脾的或是管子裏面的，把它趕進去，那趕進去以後這邊水就會消掉了，那就會好了，因為裏面有些水，表皮也有一些水，所以就導致這樣的情形。這是心下水飲，比較嚴重的，比半夏瀉心湯還嚴重，半夏瀉心湯還不至於這樣，小半夏湯只是通道不利引起嘔吐而已，枳朮湯的通道是順的，但是你給的水飲太多了，所以導致胃這邊的脹，這個就水飲所作，枳朮湯主之，是不一樣，小半夏是通道不利，枳朮湯是胃這邊的水飲過多。

【注】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此裏水所作也，似當下而不可下者，以堅大而不滿痛，是為水氣虛結，未可下也。故以白朮倍枳實，補正而兼破堅，氣行則結開，兩得之矣。此裏水不可下之和劑也。

【永諸按】

吳謙說「心下堅」，心下就是胃的部分，大像一個盤子我們剛才講的，邊如旋盤，這是一個水，但他說是「裏水」，其實不一定要講裏水，也可以講支飲，因為支飲就在心下，那這個我們不講裏水，簡單一點，就是說胃內水飲太多，那胃是屬於陽，屬於陽的，不可以攻

下，不可以攻下，因為它在心下，如果是屬於陰的話，就是在小腹那邊，那我們就可以用什麼方式？用攻下，下法，就是排大便或是利小便，從下面走掉的，那像這個不行，所以我們必須要消解，因為要過那個橫膈的關卡，所以用枳朮湯。從這邊我們也知道說，如果是酒病的人，就是說喝酒的酒家，他的那個啤酒肚，那這個要怎麼去用呢？枳實、白朮去消掉他啤酒堆的水，那因為酒性本熱，那我們要怎樣？我們可以找葛花來解酒啊！我們有葛花解醒湯，那個是解酒的，其實用葛根就可以了，用葛根黃芩黃連湯會更好，那我們不就可以把那邊的熱去掉了，所以我們治療酒家的這種人，我們就用葛芩連湯加枳朮湯來治療，你看是不是非常符合的病機。

那吳謙講「堅大而不滿痛，是為水氣虛結，未可下」，其實原因並不在這邊，是因為他在心下，那心下是屬於陽的位置，在整個腹來講是他屬於陽的位置，因為上面嘛，所以這個地方不可以攻下，因為他的上面那邊跟胸有個膈，就是分屬於中焦跟上焦，那因為中焦這邊要越過膈的氣太多了，但通道沒有問題，所以不用半夏，不用生薑，那只是灌水灌太多，所以有些人灌水灌太多飽，我們就用枳朮湯來解。枳實把淋巴管擴張，因為三焦道路的寬度是一樣的，吃了枳實以後，我們胸管擴的比較大，道路拓寬，雖然下面要上去的車太多，導致塞車，那我們把道路拓寬，道路的壅塞就慢慢減除，那白朮呢？把胃外的趕進去，已經不需要什麼流量管制，因為我車道已經拓寬了，我不需要什麼流量管制還有紅綠燈，那胃這邊的水飲就會整個就消掉了，水也就去掉了，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那重點是在於什麼？他這邊，枳實是比白朮還要多一些，枳實用到七枚，比那個承氣湯還多啦，它主要是要什麼？擴張胸管，擴張這些淋巴管，因為這些淋巴管路太小，所以用枳實讓它變大條，那這些車呢就可以走出去，那白朮是趕車讓它快一點，所以重點在於枳實的部份。

這個吳謙的部份再講一下，他說「白朮倍枳實」，其實枳實是比較多，白朮才二兩而已，所以最主要不是一補正而兼破堅」，枳實是把淋巴，把三焦道路用寬一點，所以像我們在那個治療腎結石或膽結石，只要是水道的狹窄都可以用枳實來擴張。其實通於血管的也可以，只要是平滑肌的管道的，我們都可以用枳實來擴張，包括膽道的，膽道的擴張、輸尿管的擴張、淋巴管的擴張，我們都是用枳實把管道變大一點，這樣管子變大了，石頭才容易排出，不會堵到。因為原本管道只有這樣窄而已，石頭卡住了嘛，那我們吃了枳實以後就會打開了，那石頭就掉下去，就不會卡到，就不會痛，所以枳實可以治療這種氣結，就是淋巴堵在這邊過不去的這種，那如果覺得這邊痰比較多的話，我們可以再加強什麼？在中上焦用半夏，或者是下焦貝母，去除這個，把這邊通了以後，那枳實擴張管子，氣和水走得更快，所以「補正而擴堅」，其實不是，枳實是要把三焦通道擴張，因為枳實的擴張性，所以這邊不要用枳殼，枳殼的擴張性就不高，為什麼？因為枳殼已經成熟，它已經沒有往外的性了，如果這是有降下來的性，因為成熟了就要掉下來。那如果是枳實呢？因為它還小沒成熟，可以長到這麼大，所以它有擴張的性，那擴張的性屬於陽，所以它擴張陽，氣屬陽，所以它擴張氣道，是這樣來的。

【集注】

趙良曰「心下，胃上脘也。胃氣弱，則所飲之水入而不消，痞結而堅，必強其胃，乃可消痞。白朮健脾強胃，枳實善消心下痞，逐停水，散滯氣」。

【永諸按】

趙良說「心下，胃上脘也」，這講得沒錯，心下就是胃上脘，胃有三脘，上脘、中脘、下脘。我們的穴位也有上脘、中脘、下脘。那他說「胃的氣弱，所飲入的水，入而不消」，其實也可以這樣講，胃的氣弱，所以飲入的水不消，「痞結而堅，必強其胃，乃可消痞」，這很好，這跟半夏瀉心湯不同，半夏瀉心湯是攻下來，讓整個氣出不去的，那這邊是給的水太多，或這個人喝了太多水，不知怎麼很愛喝酒，然後整個水就漲起來，這跟這個人很愛喝酒，所以導致那個啤酒肚，是一樣的道理，那你摸了它就真的像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那這不是強他的胃，而是幫它什麼？疏通。因為這邊的管道沒有問題，但是來的水太多了，所以我要加強水道系統的功能，那加強的第一個，就是我把我的淋巴管擴張，所以用枳實，而且這是最重要的，因為要擴張很大，所以枳實用非常大量，用到七枚，我們講七枚的枳實，哇好大，就像那個小陷胸湯，它要去除那個表面淋巴的發炎，它枳實用到一枚，枳實實的一枚是很大顆，所以有時候我們的藥用的太少，會產生不了作用。那白朮呢？其實就是把水趕進水道，在胃的話是把水趕進去沒錯，那生薑是把水散出去的，散到表，發汗出去的，那白朮是把這些水趕到淋巴道去的，那如果它在小腸那邊，脾那邊或小腸，它也是幫忙趕進去的。

「枳實善消心下痞」，這不是喔，如果枳實善消心下痞，那所有的痞症就不用瀉心湯，瀉心湯就該加枳實，《傷寒論》中並沒有這樣做，它最主要是擴張淋巴的管，幫助淋巴的回流，這樣使得那個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的，裝滿水的胃，那個水才能散掉，是這樣的關係。



程林曰「此證如盤而不如杯，是水飲散漫之狀也。以散漫於心下如盤，不必辛熱之劑以發之。但用枳、朮以散之，得腹中軟而水自消矣」。

【永諸按】

程林他說「此證如盤而不如杯」，其實有啦，在《桂林古本》，它是堅大如盤，邊如旋杯。其實他是水飲固結，不是散漫，是在一整個區域，在胃那邊，告訴我們，那就是水把胃整個脹滿，所以必須要幫助這些水的流通，因此是用枳實來幫助流通，水若慢慢退掉，那胃那邊就軟，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剛才已經講過，像一些喜歡喝水，三不五喝水喝五千毫升那種的，還有喜歡喝酒的，都喝成那個啤酒肚。像這個啤酒肚都可以治療，那我們就加一些剛才講的葛根黃芩黃連湯來治療，再加枳實白朮，就可以治療啤酒肚了，是這樣的。

沈明宗曰「見心下堅大如盤，當審虛實寒熱，脈之浮沉、遲數、大小為異，毋得執方而誤用也」。

【永諸按】

沈宗明說「見心下堅大如盤當審虛實寒熱，脈之浮沈、遲數、大小為異，毋得執方而誤用也」，那沈明宗他是比較不了解，因為心下的位置就告訴我們他是一個陰中之陽位了，那堅大如盤表示堆了很多東西，而且整個胃突出來，表示胃是充滿水的，那知道胃是充滿水的時候，這邊由證來看就很明顯了，就比較不用把脈了，當然把脈再確認也可以。因為最主要

是要除去這個癥象，就是心下堅如盤，邊如旋杯，去除這個的樣子，所以並沒有去審脈，只是有是症，就用這個藥方，來做相對處理，因為知道藥方做什麼用的，也相信可以處理這個。那如果我們處理的部位，比如說，處理心下如盤，我們用枳朮湯，這邊並沒有消掉，那可能在某個地方又堵起來了，這樣我們就可以去判斷說，他是從胃這邊開始到心的部分可能有問題，比如說我們給了枳朮湯以後，出現咳嗽，就表示這些水停有停到肺這邊，肺的擴張力道不夠了，堵在肺這邊，形成了水飲，或支飲，於是我再推測是否有可能心臟肥大，那就可能會出現胸中痛的相對症，或是也可能表的氣中之氣出不去，因為受寒，那就要有無汗惡寒的相對症，那這時候再來用相對的方來處理，因為現在只顯現出，心下這裏，也就是起源部，這邊有堅大如盤，只是顯現這個癥象，那我們要先處理這部分，因此這個條文的重點只是要先處理這個問題，那處理了這個呢，會不會造成其他延伸出去的一些反應呢，因為吃了，如果整個延的反應都沒有了，突然整個都好了，那就沒問題。

尤怡曰「言水飲所作者，所以別於氣分也。氣無形，以辛甘散之，水有形，以苦泄之」。

【永諸按】

尤怡說「水飲所作」，我們之前已經講了水就是失去熱量的氣，像我們冬天的時候呼出的氣，一接觸外面的冷空氣，就變成水氣。我們的呼吸叫做氣息，這個人有沒有氣息，表示沒有了呼吸，所謂的息是呼吸，那呼吸出來的就叫做氣。那我們一般在夏天呼出來你看不到什麼水氣，因為溫度一樣，那如果到冬天你看呼出來的就有水氣，會凝結成水滴，所以我們才講說水就是失去熱度的氣。像這個是屬於氣分不是血分的問題，所以這邊都是屬於氣的藥，幫忙走氣的。那氣呢？他說「氣無形，以辛甘散之」，氣是有形的啦，氣怎麼會無形？氣是

有形，只是它沒有固定的形狀，隨著所盛的容器以成形。那這邊寫無形是指說沒有固定的形狀，那看你放在那邊就成什麼樣的形狀，像這些水氣就都聚在胃，當聚積起來，胃擴張以後就形成一個圓圓的形狀，是這樣的。那他這邊氣的無形把它當作沒有形是錯的，因為水也是無形啦，它們都是沒有固定的形狀，沒有固定的形狀叫無形。還有它的質，它是有形質的，但是它沒有固定的形狀，因為水飲是液體，有流動性的，是這樣的，所以「氣無形以辛甘散之，水有形以苦泄之」，這不對。

【枳實白朮湯方】

枳實（七枚），白朮（二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軟即當散也。

【永諸按】

我們再來看枳朮湯的部分，一般服藥的話一定要溫嘛，幫助氣的走。「上兩味，以水五升煮三升，腹中軟當散也」，就散掉了，就是胃那邊軟代表水飲就散掉了，你看枳實用到七枚，枳實七枚很多，我們可以上網去看一枚枳實大概是四到五錢，那七枚至少有三四兩了。那白朮二兩，以現在來講大概是兩錢的部分，所以主要是枳實擴張淋巴管為主。

【《桂林古本》】

【枳實白朮湯方】

枳實七枚，白朮二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集解】

李彥曰「枳實消脹，苦以泄之也；白朮去濕，苦以燥之也。後張元素治痞用枳朮丸，亦從此湯化出。但此乃水飲所作，則用湯以蕩滌之；彼屬食積所傷，則用丸以消磨之。一湯一丸，各有深意，非漫無主張也」。

【永諸按】

李彥說枳實是消痞消脹，枳實的消脹是在於它把淋巴管擴張了，不是苦以瀉之，枳實性就有擴張的性，並不是說枳實的苦去泄，不是喔，我們應該講說枳實使淋巴管擴張，因為它是還沒成熟的果實，還有擴展的性，而且還有氣味，所以可以使氣擴張，就像是使我們的淋巴管擴張一樣。那白朮的去濕就是說我們腸胃道的一些水，白朮可以幫助它的吸收。

好，那邊「後張元素治痞」，這不是痞，是胃的積水擴張，主要是這樣做的，是水飲。「張元素治痞用枳朮丸，亦從此湯化出」，其實最主要的是治療水飲嘛。「則用湯以蕩滌之」，這個不是在蕩滌啦，不是像大黃、巴豆在蕩滌，從下面排出。「食積所傷」，這也不是食積所傷啦，它是水飲，條文已經告訴你是水飲了，然後「用丸消磨之」，他也不是用丸來消磨之啦，它是用這個丸來幫助淋巴管擴張，幫助那邊胃的水的流動，進入胸管。「一湯一丸，各有深意，非漫無主張也」，他們講法比較不太對。

※跗陽脈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反下之，下之則胸滿短氣。跗陽脈當伏，今反數，本自有熱，消穀，小便數，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跌陽脈應當伏，今反而是緊，本來自是有寒，疝瘕，腹中痛。醫生反而攻下，下了就胸悶短氣。跌陽脈應當伏，今反而是數，本來自是有熱，易消化穀食，小便頻數。今反而小便不利，這是要作水病了。

【永諸講解】

「跌陽脈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反下之，下之則胸滿短氣。跌陽脈當伏，今反數，本自有熱，消穀，小便數，今反不利，此欲作水」，那《桂林古本》是沒有這個條文，跌陽脈指的是什麼？胃的脈，那應當伏呢？我們知道出現伏脈的原因一定出現什麼？兩個陰的病因所造成，一個是寒，還要再加上一個積，如果只是裏面的寒，只會脈出現沉，那再加個積，就是壓垮駱駝上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的脈會從沉，變成附骨，所以才會有「諸積大法，脈細而附骨者，有積」，是積聚的，是這樣的關係。所以現在他說跌陽脈當

伏，表示說我有寒又有一個積的東西在那邊，可是現在反而出現緊，表示這個積是有被去掉，反而變緊，不伏了，所以壓垮駱駝那個稻草不見了，脈反而出現在中部，也不出現沉，反而是外寒，沉是裏寒，所以這個是有寒，還是有外寒，那原本他的疝瘕腹中痛已經被攻下了，因為他脈本來是伏的，伏的就有積有寒，所以出現疝瘕肚子痛，那醫生反而用攻下的方法，疝瘕腹中痛不見了，去掉了，所以脈伏不見了，就出現緊，因為我們攻下以後，我們的血氣是會往內走，這邊堵的積聚不見了，脈是可以出來，但是呢？因為攻下使外部的氣血往內走，所以產生一個外寒，因此跌陽的脈這邊就出現緊，原因是熱度不夠，氣血被往內拉，所以跌陽脈就變成緊。

好，那攻下以後氣血都往內，我們人體的頭、胸部、腳、手的部分的氣血也會往內，所以位於腳的跌陽脈變成緊，本來伏的變成緊，原來是有寒積脈出不來，寒積攻去後，脈變成緊，那攻下造成胸悶短氣，表示這個氣血被拉回到胸位置，也表示我們原本的後天起源的營衛氣就只能到達這邊而已，所以在這邊出不去，整個積在這邊，那外面的寒內陷，兩個僵持在胸中，所以就出現了胸滿短氣，就是這樣。其實他的疝瘕腹中痛，已藉由攻下去掉了，我們如何知道它是去掉呢？因為他的脈伏已經變成脈緊，當伏脈不見他的積已經去掉了，所以如果一個剛開始給你看腫瘤，脈是伏的，那我們把腫瘤去掉了，他的脈會升起來。因為沒有東西壓著脈氣的流動。

好，後來他說「跗陽脈當伏」，這是有積，不過這個積是比較陽性的。那陽性的積大概都是屬於外在的，譬如說像宿食，譬如說便秘的燥屎，那些東西壓了一些氣道，所以使的脈

出不出去。那一「今反數」就是說把宿食、大便去掉以後呢？那出現本身的脈數，因為他本身就燥熱嘛，燥熱的宿食、燥屎，壓迫脈道引起脈的伏。燥熱為什麼引起脈的伏？因為宿食、燥屎堵在腸胃道，脈會是沉的，然後脈被大便一壓迫也出不去，而本身的數脈出不來。那醫反攻下以後，去掉了宿食、燥屎以後，就出現數脈。那這就是本身就有熱，那熱的話就開始會「消穀」，因為你讓腸胃道一些宿食去掉了，沒了。那當然胃開始熱起來，然後消化穀物。消化嘛，然後又熱造成「小便數」，結果現在反而不利，就是說呢，那些水有開始在吸收出去了。腸胃道這邊也熱，那腸胃道的前面是膀胱嘛，腸胃道的熱蒸騰膀胱應該是小便會頻數，那現在反而不利，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我吸收的水還有下焦吸收的水從下焦往膀胱走的部分不通。而從上焦這邊到心肺，然後走到腎的地方也出了問題。那水道都出了問題，所以他才講說這就要作水病了，會出現水病，是這樣的關係。

【注】

此明裏有水兼寒兼熱，誤下之義也。裏水脈伏，非謂三部脈皆當伏，乃謂跗陽胃脈當伏也，若脈不伏反緊，其人必本自有寒也。水寒同病，則疝瘕腹中痛，醫誤以為裏水而下之。水去寒留，更虛其中，故胸滿短氣也。若脈不伏反數，其人必本自有熱也。水熱同病，當消穀而小便數，不病水也，今小便反不利，此欲作水之病也。

【永諸按】

吳謙說裏有水兼寒兼熱，其實呢這個應該是講說裏面有一些積聚，這邊已經有講疝瘕。疝瘕就是一種積聚，就是腹中痛。那有疝瘕，本來有寒的有熱的。那疝瘕是屬於寒的，那如

果我們腸胃道那些飲食的積聚，就宿食那些堵在那邊，就是屬於熱的。那疝瘕屬寒的攻掉以後出現了胸滿短氣，他的外寒就出現，那是因為攻下所以氣血往內，就出現了胸滿短氣。那如果他是熱的呢？攻下來以後，積聚去掉，熱性往外發。那往外發應該會走他的氣道，不一定要會出汗。攻下後我們開始飲食了，我們本身有熱的就會出汗，喝了水汗就會出。因為熱嘛就要排汗，熱的性往外，所以往外排汗，或者是從小便往外排熱，那就發現小便這些都不順了。所以我們就可以推測這些水道都不通了，因此就判斷他一定會有水病。因為下焦、中焦、上焦的通道的出汗的、還有到小便的這個通道有堵，所以出現小便利。那下焦呢？從大腸到膀胱那邊的下焦也不利，所以也出現堵，也小便利，所以才講說有水。好，那他說裏有水兼寒兼熱這不是齣，他裏面有積聚。那這「裏水脈伏」，脈伏是因為他有寒就是陽氣的不足，還有一個什麼？積的部分，那一般出現脈伏代表有積聚，那什麼「三部脈皆伏」這不是喔，這是指跌陽脈，主要是跌陽的胃脈，在下部的，那脈沒有伏，「當伏」就應該是伏，現在反而是緊，所以他後面就講了，本來是寒、還有疝瘕、還有腹中痛，因為去掉了，只剩下寒而已，所以他不是什麼「脈不伏反緊，其人必本自有寒也」，這不是喔，這是說他因為有積聚、有寒，所以才導致脈伏的。

那積聚我們把他攻下了以後，結果那個積聚有去掉了，但是寒還在，又因為攻下的關係他本身氣血向內，而本身還有一些虛，所以才出現這種胸滿短氣，是這樣的關係。

那如果脈它本來應該伏的反而出現數，那就表示他有飲食積聚用大承氣湯把他攻了，像有些人便秘了之後反而脈出不出來，就出現厥，原因也是這樣，那把宿食的地方攻掉以後，



他脈就會出來了，那脈出來出現那種數脈，那表示有一些熱，那沒有出汗、小便也沒有順，那就表示水道出了問題，所以才病水，整個是這樣的，吳謙講解的並不是很好。

【集注】

趙良曰「跗陽當伏者，非跗陽胃氣之本脈也，為水蓄於下，其氣伏，故脈亦伏。脈法曰『伏者為水』」。

【永諸按】

趙良說「跌陽當伏者，非跌陽胃氣之本脈也，為水蓄於下，其氣伏，故脈亦伏」，這不是喔，跌陽指的本來就是胃脈，胃本來是我們氣血生化之源，那為什麼脈會伏呢？就表示不是跌陽還是寸口如果脈伏表示什麼？他們氣的外出受到一些阻礙，如果只是單純的陽不足就像少陰病這樣心陽的不足，本身的陽虛的，那最多只會到脈沉。那脈伏到附骨就是還有東西把脈壓下去，所以脈伏一般都跟積聚有關，因此才會講「諸積大法，脈來細而附骨」，附骨就是已經是一個伏脈了喔，伏脈是附骨的，就是這樣。

魏荔彤曰「跗陽有水邪，則當伏，以胃陽為衣濕陰寒所固閉，故陽明之脈不出也，今反緊，不惟水盛於裏，而且寒盛於中矣。蓋其人不止有水氣之邪，而更兼平日有積寒疝瘕，腹中常常作痛，水邪中又兼寒邪也。醫者不識其為陰寒，乃以為水邪可下，雖水下沉，而寒邪上逆，故胸滿短氣矣。此病跗陽脈當伏，今反數，為本自有熱。然本自有熱，則當消穀，小便數，大便堅，如傷寒胃實之證也。今小便反不利，則知為欲作水，與濕熱之邪無疑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跌陽有水邪，則當伏」，外面有一個積聚的東西，這邊是一個水飲積聚導致的就會出現脈伏，那這邊有講得不錯，陽明的脈不出，那今反緊，「當伏」是說原本應該伏的啊，反而出現緊，是這樣的翻譯，所以有些注家對於一些字義的了解不是很清楚，就是說我照理來講我預測他有積聚，這本來就應該伏，所以講說「本應有寒」，積聚嘛！腹中痛嘛！奇怪脈怎麼會出現是緊的？這也就是覺得懷疑的部分，所以講「今反緊」，反就是跟我們預測的不一樣，那這邊呢不是說什麼「水盛於裏」，不是喔！而是代表這些積聚不曉得什麼緣故竟然被攻掉，那攻掉是怎樣攻掉了？原來是用攻下的方式把它攻掉了！那既然下的方式把它攻掉了以後，那表面陽氣會因攻下而往內走，會著氣血往內走而內陷，在胸的部分，就出現了胸滿短氣，這邊講「蓋其人不只有水氣之邪，而更兼平日有積寒疝瘕，腹中常常作痛」，其實並不是這樣的意思，有時候我們對於文字的不了解，注解會產生一些錯誤。這邊他說「醫者不識其為陰寒，乃以為水邪可下，雖水下沉，而寒邪上逆」，其實不是。醫者攻下的結果很不錯，積聚都去掉了，一些積聚疝瘕攻了就去掉了，去掉了之後，脈就出現起來了，而在中取出現緊，因為他本來就是寒，還兼有積聚，積聚去掉了就表現出寒的本性，像這種脈緊的寒是外來的，不是心陽不足的脈微弱，所以表示本身有受到外寒的影響，因為氣血內入而不出，導致胸滿短氣。所謂的寒邪並不會上逆，因為寒的性本來就是屬於陰，陰就是往內縮或是往下走，寒邪就是這樣子，沒有什麼寒邪上逆，只有熱邪才會往上走，說表面的寒邪內入就可以了，表面的寒邪氣內入出現了胸滿短氣這樣就可以了，「寒邪上逆」這是不對的。因為寒怎麼有可能上嗎？

另外一個「跗陽脈當伏，今反數，為本自有熱」，本來就有熱，他再加一個積聚，才會  
有脈伏，像本身本來就有宿食之類的，這是可以推出來，因為伏脈就是有一些積聚壓著，結  
果我們把大便通掉了以後，脈出現了數脈，伏脈不見了，因為沒有東西壓他，所以脈就回到  
本位，顯現出裏熱的本質，裏熱的本質我們就會消穀，因為肚子裏面都空空，就想吃東西，  
吃了東西喝了水以後，這些水應該運送會很快，因為熱，運送會很快，應該會出汗或者小便  
變順，但開始有出現小便，結果竟然反而沒有，小便反而沒有，小便應該要多，很多次，結  
果沒有反而流的不利，我們就知道又有堵住了，表面的氣道有一些堵到了，導致小便的不利，  
既然我們的三焦水道堵了，堵了當然就知道這個會作水病，這時候我們就要根據他出現怎樣  
的症狀來判斷位置在那，比如說如果出現咳喘，我們就知道是肺那邊有問題，如果出現發熱，  
那就是表氣散出去的問題，如果是小便那邊，少腹脹滿，我們知道那是小便那邊疏利的問題，  
我們就去利小便，所以是這樣來治療的。

※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脅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

【《桂林古本》】

肝水為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脅下痛，津液微生，小便續通。

【永諸譯】

肝水所造成的病狀，病人的腹大，不能自行側轉，脅下痛，稍微會生津液，小便持續通  
利。

【永諸講解】

「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脅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肝臟如果有水，他的肚子大，脅下和肚子都會痛。我們來看《桂林古本》，「肝水」，肝那邊如果有水，因為肝所造成的水病的，他的腹部會脹大，「肝水為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脅下痛，津液微生，小便續通」，後面會有五臟各個水的部分。

我們來看肝水之為病，就是肝附近的淋巴液，肝這邊的淋巴循環，因為有血的供給就有滲液，所以會有這些淋巴液、體液，這些體液也是要經由胸管回流入心，所以肝這邊也是有淋巴循環的管，經由通道到胸管，然後回去，既然肝這邊已經有水了，這邊水開始積了，積了以後，因為脾胃的部位相較於肝是比較下部，上位的地方出問題堵住了，下位的也一定會堵，所以從肝一直延伸到胸管不通利了，淋巴液積太多了，肝那邊要流上去的不順，導致脾胃那邊的也不順，所以肚子會慢慢大起來，下面的肚子會比較大，因為上面已經不通了，下面的流通也會有問題，最後導致怎樣？不能自轉側，因為肝部脅下的這個部份都是水，沒辦法轉，轉了會不舒服，「轉」是平面繞著中心點的轉，搖是垂直的。脅下這邊堵到了，沒辦法轉側，因為腹又在脅的下面，所以會脅下痛還有腹痛。在《桂林古本》只是講說脅下的痛，不能自轉側，因為這邊浸滿了水，所以這邊的筋都脹滿，不太好收縮，津液微生就是心下這邊還是會有淋巴液過的去，回到心，所以津液稍為會有一點生出來，因為中間心下的部分，還沒受影響。至於小便的部分，因為下焦的部分跟上中下沒有關連，下面是持續通利的，所以小便有順，但是就是脾胃中上焦的部分出了問題，下焦沒有問題，因為下焦直接出膀胱，

所以小便是通的，這就是肝水，主要判斷就是脅下，因為肝是主脅的部分，沒辦法轉側，因為一側受到堵，所以沒辦法轉側。

【注】

以上發明表裏上下之水，以下發明五臟氣血之水也。肝主筋，腹脅是其部也，水邪干之，外則筋緩不能自轉側，內則腹大、脅痛，淋洩也。

【永諸按】

「以上發明表裏上下之水，以下發明五臟氣血之水也」，下面就是五臟的水，肝主筋，所以肝造成水病的話，筋會繃緊，轉側就不容易了，而且脅是他的部位，脅我們上次有講了，就是從第七肋到第十肋，就是我們中庭穴那邊畫過來第七到第十，其實那邊是覆蓋著什麼？肝。所以脅那邊的不舒服，如果是那些水的問題造成，外面的筋不是緩不能自轉側，而是筋因為脹，大筋軟短，小筋馳長，如果大筋脹了以後就變軟變短，所以沒辦法收縮也沒辦法轉側，因為轉側就不舒服。腹大的原因是因為肝，肝部的氣回流的位置是優先於脾胃、腸胃道這邊，所以我們才會講木剋土，這是他的優先位，像金剋木，因為金在上面，是木的優先位，因為肝臟血的回流進到下腔靜脈，再入心，再由肺循環到肺，所以要看肺的臉色，肺這邊如果流動不利就會影響到肝，所以金剋木，這樣再從肺靜脈回流到心臟的，這邊就是以心為主，主動脈打不打得出去呢，前面肺循環是以肺為主，體循環就以心臟為主，所以我的心臟有沒有力，就會影響這個肺，所以這邊就變成火剋金，心臟的血除了外散以外，主要要下通於腎，因為最遠要到腎，所以小便不利也會引起心臟悶的問題，所以這是水剋什麼，水剋心。腎臟

再吸收的淋巴回流，受到腸胃道的影響，腸胃道這邊如果有堵的話，下焦這邊要經由淋巴管上去的就不通利，所以就是土剋水。這是以氣血的觀念來看五行的相剋。

「以上發明表裏上下之水：脅痛，淋瀝也」，那並沒有淋瀝，因為他沒有影響到下焦。「小便續通」就是說小便還是跟以前一樣那麼通利，就是它沒有干涉到下面的問題。

【集注】

魏荔彤曰「肝水者，水附肝，則肝水也。肝經有水，必存兩脅，故腹大而脅下痛。少陽陰陽往來之道路，有邪窒礙，故不能自轉側。肝有水邪，必上衝胸咽，故時時津液微生，及上升而下降，小便不利者又續通，此水邪隨肝木往來升降之氣上下為患也。見此知肝經有水，當於肝臟治之也」。

【永諸按】

魏荔彤講說「肝水」是肝附近的那些水飲或，而液體的流動要經由淋巴管回流。「不利」所以那邊開始堵住了，這個叫「肝水」，所以導致那邊堆積，使得脅肋那邊會脹，因為膽跟肝相表裏，所以少陽是它的表，那肝是屬於臟，所以它那邊出問題。「不能自轉側」是因為它那些水使得筋變得鼓脹，水影響到那邊所以使筋的收縮不好，所以轉側沒辦法。「時時津液微生」是因為肝雖然主要是木，胃土經過胸管這一條還是可上升，雖然肝有剋制到它，但是脾胃的津液以及其所產生的飲食的精微還是可以往上，所以他的津液還是有一點往上生出來。「小便續通」，它這邊不是什麼小便不利，小便續通是因為我們剛剛講，小便的部份是屬下焦，大腸部分通往下焦那邊是可以的，因為它沒有影響到，所以小便是續通。

尤怡曰「肝之腑在脅，而氣連少腹，肝之水不行，則腹大不能轉側，脅下腹痛也，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者，肝喜衝逆而主疏泄，水液隨之而上下也」。

【永諸按】

尤怡說「肝之腑在脅，而氣連少腹」，厥陰肝的腑是膽，膽屬是少陽，它的分佈是在脇。「氣連少腹」，肝的血不行呢會影響到胸管的流通，因為它是比較在上位的位置，所以會影響到腹，還有脇下的部份。「時時津液微生」，是脾胃那邊還是有可以往上通的津液，不是整個脾胃被堵，所以是這樣的。「小便續通」，那是因為下焦的關係，下焦是可以從大腸通往膀胱的，所以小便是可以的，跟肝沒關係。什麼「肝喜衝逆而主津液」，這不是的，所以尤怡這邊講的也不是很好。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而躁，其人陰腫。

【《桂林古本》】

心水為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躁，陰腫。

【永諸譯】

心水所造成的病狀，病人身體重而少氣，不能睡，煩躁，陰部腫。

【永諸講解】

「心水，其身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而躁，其人陰腫」，那《桂林古本》的話它是寫「心水為病」，他的身體是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躁，陰腫」。心水所造成的病，那個病人的身，身重，就是除去我們頭、四肢的地方有重感，因為心臟是在身那邊。那心水呢？因為水是屬於陰，所以它是貯在下，因此心臟要往下的力道會受到阻礙。那他手的部分呢？血會往手腳的部分流動，所以這邊的一些氣的回流，也就是在下部的回流就會變得差，我們身體就會覺得重，就先覺得身重，那我們脾胃往上送去的飲食的精微就變少了，因為這是心水，那胸腔這邊也上不太去，所以覺得身重，重久了以後就會「少氣」，那少氣，想躺不能躺，因為只有站著的時候，水才不會往上衝，如果躺著的時候，那水就會向上，所以他沒辦法躺，「不得臥」。

那煩而躁，因為這邊的氣沒有上承，腳這邊的淋巴沒有上承，所以這邊氣中之血的回流變差，所以心臟的血會變得比較燥，那比較燥的話，他就會出現什麼？煩。那煩產生的結果就是血都是往上部走，因為熱性往上，所以腳這邊血的流動就更差了，那更差就必須要靠外力的幫助，就出現躁，整個是因為煩，然後才引起的躁。其實煩躁是彼此會產生的，因為熱往心這邊走，就會出現煩，那足這邊血變少了就變成躁，所以不需要像《醫宗金鑑本》說煩而躁，直接煩躁就可以了。那因為陰部那邊氣中之血的回流不好，所以陰部的地方就會腫，所以是這樣的。

【按】

「其人陰腫」四字，當在腎水條內，錯簡在此。



【永諸按】

吳謙說「其人陰腫」四個字應該在腎水，其實這個跟腎水，比較沒有什麼關係，因為陰腫的話，剛才講了，是因為下面的氣沒辦法回流，心臟無力的關係，所以導致他陰部的腫大，那這個講在心水也是可以的，不一定要歸列在腎水的條內。

【注】

心主脈，膻中是其部也。水邪干之，外則週身之脈不行，其身重也；內則少氣心煩，不得臥而躁也。

【永諸按】

吳謙說「心主脈，膻中是其布也」，膻中就在那邊？兩乳頭相連的橫線與身體前面任脈的交會點就是膻中。那水邪干之，水邪影響到心，造成他心臟的問題，他其實往外是可以的，因為水為陰，所以陽的部位是可以的，但是陰的部位卻不好。這邊就不需要寫什麼「外則周身：」，因為這個陽的部位是可以的，所以才會出現這種煩，外面的氣血很好，但是深層的氣血回流不好。那他的身重呢？身重就是我們講過，我們人分成頭、四肢、軀幹，軀幹的部分就叫做身，他的身重，跟外則周邊之脈不行是沒有關係的。

「內則少氣心煩」，少氣是因為積水的關係，我們剛才講，那個脾胃的氣要往上，供給不好，所以會出現這種少氣，那下半身的部分屬陰的氣中之血回流不好，所以使得心臟的血

變得比較乾燥，進而出現這種煩。煩並不是講心煩，煩是火燒頭的煩，如果他是心煩，前面會加個心，所以吳謙不應該這樣注。

那「不得臥而躁」是因為怎樣？吳謙把它牽一起了，什麼不得臥而躁，其實根本不是，不得臥是因為它水是積在下半部，站著的時候，它就不會擾心，因為心為君主之官，所以跟睡覺也有關係，那站著就不會，所以在躺著的時候，這水會上衝壓迫到橫膈，會引起短氣、呼吸不利，因為躺著的時候水就變平的了，所以橫膈受到壓迫，因此不管躺那邊都會不舒服，這是整體的，不像有些飲有沒有，它只有一邊，我只要不躺有飲的那邊就好了。那這不是，所以他才會講說不得臥，想躺但是躺不下去。

那躁的煩的原因是你的血已經變成比較燥熱的血了，它只會往陽走，所以下部屬陰，也就是腳的部分，因為氣血的流動不好，所以必須靠外力的動作來幫忙，而躁就是腳的不定，就是一一直在亂動，利用這來幫助血的回流。

【集注】

程林曰「《內經》云『心主身之血脈』。《上經》曰『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是以身重少氣也』。《內經》曰『諸有水病者，不得臥』。夫心屬火，水在心是以不得臥而煩躁也」。

【永諸按】

程林說「《內經》說『心主身之血脈』，心主血脈啦，這邊不需要再加一個身，「心主血脈」。他又說「《上經》說『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是以身重少氣也』」，「水在心，

心下堅築」，築就是搗，我們之前有講，像我們築路就是用一些木頭把路夯實，那短氣就是因為橫膈下降受阻的關係，是以「身重」，身體重，因為身是屬於陰，四肢是屬於陽，所以那邊都不太夠。少氣的原因我們剛剛有講，是因為脾胃上輸到心的氣血的不足，那《內經》有講「諸有水病者，不得臥」，因為躺那一側都會不舒服，因為一躺下來水就會往心衝，你坐著的時候，水在下部，還不會干擾到心，躺著的時候水會沖犯到橫膈，沖犯到心，那橫膈往下就受到一些阻礙，就會出現這種短氣，心不適就會導致不得臥。那心是屬於火，因為心在上面，那心主神，若有任何東西去擾心，比如說心煩的那種火擾心也會不得眠，那這種我們用什麼？用黃連阿膠湯，另外還有一種虛煩不得眠，就是胸中的虛熱導致的心受到影響，這個是屬於心中懊憹的，我們用梔子豉湯來治療，所以任何一個睡覺的問題，我們就可以從相對的方式，從他的症狀來用相對的方藥來治療，所以有很多人脾胃不好導致心的虛，所以我們把它脾胃用好了以後，那就好睡了，像歸脾湯那一類的，因此我們只要了解病機，這樣治療失眠就不會有問題，而不一定說都是有固定的方，不是這樣，像西藥都是固定的壓抑神經，但有時候吃了不一定會睡，

魏荔彤曰「夫水邪，亦積聚之類也。切近於其處，則伏留於是臟，即可以臟而名證。水附於心，則心水也。心經有水，四肢百骸，皆可灌注，故身重；氣為水邪所阻，故少氣；水邪逼處，神魂不安，故不得臥；神明擾亂，故躁而煩。見此知心經有水，當於心經治之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夫水邪亦是積聚之類也」，他說水邪也是積聚之類也，因為水就是沒有動力的氣，失去熱的氣就會形成水，會積，也會聚。

「一切近於其處，則伏留於是臟」，比如說他靠近是在那邊，那就會停在那一邊，所以他「可以臟而名證」。那他說水如果附在心，心臟的動力不足，停水，我們可以講說他那邊心肌肥大的情形，就叫心水。那肺的話，就肺的腫脹，脾胃的話，就浸到水會腫脹，腸浸到水而腫脹，肝水就浸到水而腫脹，腎水的話也是腎浸到水而腫脹，我們可以這樣講。水附於心則心水，水附於脾則脾水，那心有水，心如果有水，那他的輸送就不利，所以一些回流的氣中之血就不好，更何況是下面的要上去的，包括他的動力呢就較不容易達到，所以導致的那種身重，因為陰的部分更不容易達到。那他說「氣為水邪所阻，故少氣」，少氣就是氣的來源不夠，因為下面淋巴的回流不好所以造成少氣。那他說呢「水邪逼處」，其實就水邪逼迫了橫膈，影響到呼吸。「神魂不安」，影響到呼吸所以他沒辦法躺著，但是坐起來就比較好，坐起來水是往下的，就不會干擾到心及橫膈。那他說「神明擾亂，故躁而煩」，其實躁而煩是因為氣不足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氣中之血，下肢屬陰的部份的氣中之血的回流不夠，所以導致血的燥熱，造成上面的煩，血燥熱的話，熱屬陽所以陽會往外走所以形成一個煩，那因為氣血都往外走，所以就不往下，所以腳就形成一個躁，來幫助氣血回流。

※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則小便難。

【《桂林古本》】

脾水為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小便難。

【永諸譯】

脾水所造成的病狀，病人腹大，四肢為沉重所苦，不生津液，只是苦於少氣，小便困難。

【永諸講解】

水附在脾，那脾主腹，所影響的腹就大，他的肚子就大。「四肢苦重」，四肢為重所苦，因為脾主四肢。那脾胃是氣血生化的來源，脾水影響氣血的生化和運輸，因為我們脾胃是氣血榮衛起源之處，中焦的部分，氣經由胸管回到心，血經由肝門脈回流到心，然後經由體循環至周身，那這邊起源出了問題的時候，周邊都受到影響，所以「四肢苦重」、養分供給不足，氣血的流動也不好。「津液不生」，因為脾胃這邊要上去有所瘀堵，上去也少了，所以也少氣。「小便難」，因為脾胃這邊氣血起始的動力不足，所以從心到腎的動力也少，所以小便難，小便難就是沒有尿，所以明明有小便怎麼卻尿不出來，主要是因為脾胃這邊出現了水，使得這邊氣血的動力出了問題，因而產生的根本、整體的那些的後面的症狀。簡單的講，像我們喝了很多水的話，如果脾胃很好的話，小便就會多，因為都送去小便了，那脾胃不好就是拉肚子。

【注】

脾主腹，四肢是其部也。水邪干之，外則四肢苦重，內則腹大少氣、小便難也。

【永諸按】

吳謙說「脾主腹，四肢是其部也，水邪干之，外則四肢苦重，內則腹大少氣」，那四肢苦重是因為他氣送不出去所導致的，這種重是屬於虛性的重，就是養分不足的那種沒力，身體自覺的重。那裏面腹大，是因為水停。那少氣呢？因為我們後天營衛氣血供給的變少。那

小便難呢？也是因為我們提供的養分不夠，還有水飲的不多，屬於虛，所以導致小便的難，就是想去小便，卻沒有。

【集注】

魏荔彤曰「脾水者，水附於脾，則脾水也。脾專主腹，故腹大，脾主旋運，又主四肢，旋運不利，故四肢苦重。津液不生，氣不行於上下，則阻礙不通，故上則苦少氣，下則小便難，見此知有水在脾，當於脾臟治水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脾水者，水附於脾，則脾水也。脾專主腹，故腹大。脾主旋運，又主四肢，旋運不利，故四肢苦重」，「津液不生」，因為來源給得少，津液就不生，所以就造成少氣，「上則苦少氣，下則小便難」，這種去幫助他脾的運化，是可以的，這治療上，我們有很多方式，譬如說你要治療脾胃，我們用四君子湯來健脾利水，或者是理中湯，這些都可以。

尤怡曰「脾主腹，而氣行四肢，脾受水氣則腹大，四肢重。津氣生於穀，穀氣運於脾，脾濕不運，則津液不生而少氣，小便難者，濕不行也」。

【永諸按】

尤怡說「脾主腹，而氣行四肢」，那「脾受水氣」，他那邊三焦沒辦法送，所以就「腹大」，肚子就會大起。四肢重的原因我們剛剛有講，就是因為我們產生的氣血供應不足，沒

吃飯沒力、四肢重重的沒辦法走，是這樣的關係，所以他這邊講「津氣生於穀，穀氣運於脾，脾濕不運，則津液不生而少氣」。那「小便難」並不是說是「濕不行」，而是本身的虛的關係，這不是濕不行，是虛。濕的不行的話叫做小便不利，小便難就是說我明明覺得想要小便，但是去尿卻沒有，想小便，那尿卻尿不出來，就是沒有什麼小便，那是因為津氣少，就像我們發汗一樣，發汗過度也會造成小便難。

※肺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漉。

【《桂林古本》】

肺水為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漉。

【譯】

肺水所造成的病狀，病人身體腫，小便困難，常常排稀黏便。

【永諸講解】

「肺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漉」，《桂林古本》是「肺水為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漉」，那身腫我們之前都講過了，是軀幹的部分，那肺水呢？肺有水的積，那我們知道嘛，我們胸管回到心臟以後，然後走肺循環，如果肺有水之積，那肺這邊受到阻礙，相對的胃這邊也會受到阻礙，所以就形成身體的腫。「小便難」，因為你這邊跟脾水一樣，這個氣上去受阻，所以氣會比較少，然後從心臟經由主動脈的體循環到腎這邊的量也會變少，

所以會造成小便難。「時時鴨溏」，因為肺跟大腸是相表裏，他們有經絡相通，所以這邊的水大部分都會從什麼？大腸那邊滲出來、瀉出來，因為肺在上嘛，大腸在下，所以它們是臟腑的關係有所相接，所以肺的水也會從大腸那邊出去，所以就形成什麼？形成鴨溏。「鴨溏」，鴨是鴨子，鴨子的大便都是溏溏稀稀的，就是這一種。之前條文有「大腸有寒就會鴨溏，小腸有寒會便膿血，小腸有熱則病痔，痔瘡啦，大腸有熱就便腸垢」。「時時」，是固定的時間而且頻繁。

【注】

肺主氣，皮毛是其部也。水邪干之，外則週身皮腫，內則不輸小便。大腸乃其腑，水走大腸，故鴨溏也。

【永諸按】

吳謙說「肺主氣，皮毛是其部也，水邪干之」，水邪是指肺那邊的水，那外則周身皮腫。這個不是喔，因為身的話是指軀幹，有些人都把身當作是表面、全身是不對的。「內則不輸小便」，因為肺水嘛，所以導致脾胃的營衛之氣往上供給減少，那經由體循環到腎的血流也會變少，所以小便就難，跟皮水一樣。那大腸是肺的腑，「水走大腸」，所以會鴨溏，代表有所交通，而且大腸在下，所以肺的水也會從大腸那邊排泄出去，像是肺的積水，我們用十棗湯從腸道排不出。

【集注】



趙良曰「肺主皮毛，行榮衛，與大腸合，今有水病，則水充滿皮膚。肺本通調水道，下輸膀胱為泌尿，今既不通，水不得自小便出，反從其合，與糟粕混成鴨溏也」。

【永諸按】

趙良說「肺主皮毛，行榮衛與大腸合」，行榮衛，跟大腸是相合的。「今有水病」，那麼水充滿皮膚，這也不是喔，因為條文是身腫，而不是什麼皮腫，肺是有通調水道，下輸膀胱的功能，那主要氣血是從脾胃和肝那邊來的，那經由心，經由肺，然後再經由體循環再到腎，所以如果那邊的氣道瘀阻以後會導致什麼？往腎輸的氣血不足，所以形成小便的難，而肺跟大腸相表裏，大腸位於下，肺的水有時候會從大腸那邊滲出，所以會形成鴨溏。

魏荔彤曰「肺水者，水附於肺，則肺水也。肺主氣，氣引水行，亦能使之週身浮腫。肺不肅則氣化壅，故小便難，小便難則清濁不分，故便鴨溏，此知為有水在肺，當於肺臟治水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肺水者，水附於肺，則肺水也」，那「肺主氣，氣引則水行」，肺行呼吸，一呼一吸氣各行三寸，那「氣為血之帥」，我們的淋巴還有血液可以一直流動，主要是氣的運行導致的，氣的流動不利，所以使週身浮腫，而他們都把身都作是全身，這是不對的。「肺不肅則氣化壅，故小便難」，其實肺經由心臟那邊，然後經由體循環到腎，那如果來源的津液少的話，小便也會變得困難，因為氣血的不足，什麼小便難則清濁不分這部分跟那沒關係，那鴨溏的原因是因為肺跟大腸相表裏，他們有相對的影響。我們把它們想作叫作一種對稱關

係。我們可以講一個簡單的道理好了，這是一杯糖水，有上半部的，有中間的、有下的、有左的、有右的，那這些區分起來他們有沒有一樣？不一樣，我們簡單的講，如果是在下面的，它的溶質一定多，因為它陰多，上面的溶質一定少，那左邊的跟右邊的又不一樣，左邊的因為我們地球的自轉不一樣，了解嗎，我們地球有自轉，從西向東，你如果從台灣要到美國，比如說到舊金山，我們可能十一個小時到，那從舊金山飛回美國那就變多了，可能十三個小時，就多了兩個小時出來，這之間的時間差是因為地球自轉的關係，那自轉的關係也導致上空的氣的流速，我們轉那氣也會跟著流，有順風跟逆風之分，所以從台灣到美國上面是順著氣流，速度加快，很快就到了，那如果從美國到台灣它是由東往西，那這個就逆著上空的氣流，所以就形成逆風，速度就變慢，是這樣的關係，所以每個方位所受的影響不一樣，同樣的，像地球的高山都在大陸的西方，北美大陸的落磯山脈，南美的安地斯山脈皆是如此，所以這個水如果是屬於這樣的氣流是怎樣的走向的，它就大概積在這邊，那水的動力是這樣的走向，它就積在這邊，所以這邊都不一樣，所以我們的五行就分成肝、心、脾、肺、腎，那脾在中間，不偏不倚，所以可以灌溉四旁，為後天榮衛氣血來源，然後左肝右肺，下面是腎，那它們都有腑對應過來，所以對應過來水若是屬於肺那一類的，因為肺有通調水道，下輸膀胱，當吸的時候氣血往下降，氣血就往膀胱和腎那邊去，當吸氣的時候，下部的氣血就會往上部的心肺去，故《難經》「吸入肝與腎，呼出心與肺」，是這樣的。所以說它就會往腎那邊走，也會往皮毛走，但是因為皮毛是屬於更陽部，水性往下，不往上，所以不會從皮毛出，而是從它的腑，也就是大腸，而且大腸又在肺的下面，因此肺的水大部分都會往大腸這樣過去，同樣地，心水的水會往那邊？小腸，因為它是相感應的這些水。我們會覺得某些水會跑到某個部位跟我們《靈樞》講的道理一樣，你如果是甜的，就會走到脾，如果是苦的，就歸

到心，道理是一樣的，因為古人就發覺了這個道理，所以為什麼會鴨溏，就是這樣。那我們常講為什麼心遺熱於小腸，為什麼不遺熱於大腸，因為心與小腸是臟腑關係，也是共振結構。

尤怡曰「鴨溏如鴨之後，水糞雜下也」。

【永諸按】

尤怡說「鴨溏如鴨之後，水糞雜下也」，後就是大便，有水有糞。大家如果沒看過，那就去養一隻鴨，那你就知道了，或者去養鴨人家，鄉村有些有養鴨場，那你就在那邊看一下，觀察一下，看鴨子的大便是什麼樣子，那你就知道什麼叫鴨溏。

※腎水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尿，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桂林古本》】

腎水為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永諸譯】

腎水所造成的病狀，病人腹大，肚臍腫，腰痛，不能溺，陰囊濕好像出汗的牛鼻，病的腳逆冷，臉反而瘦。

【永諸講解】

「腎水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尿，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那腎水，腎本來就在我們身體的比較下的部分，跟小便有關係，那這邊有水的話，它失去了功能，所以尿尿就出了問題。那這些水開始從下面開始積，而腰是腎的外腑，所以他的腰會痛，因此有時候我們看到腰痛，我們要考虑說是不是腎的問題。那「腹大臍腫」，肚子漸大，水慢慢積上去，肚臍也腫了。「陰下濕」，「陰」是指陰部的部分，下面濕濕的，就好像出汗的牛鼻，男生的陰囊和女子的陰部，形狀像牛鼻，所以陰下濕就像「牛鼻上汗」，這個上字是動詞，如同女孩子「上粧」的上，或是軍人上陣的上。那腳是逆冷的，因為有腎水堵住，所以從心臟要下到腎這邊的血流受到阻礙，因此他腳是逆冷的。逆就是什麼？陰陽不相順接。冷是本身所造成的，心臟的力道打不到這邊造成的。那腎這邊都是水，我們腎臟的這些水要回流回去，再吸收回流回去，那因為沒有再吸收回流回去，所以水都堵在下面，腹大臍腫，那導致上面出現瘦。人的上面是陽，陰都沒有上去，上面少了陰，所以面反而變成瘦，是這樣的關係。這是腎水所造成的病。

【按】

面反瘦之下，當有上條「其人陰腫」四字。

【永諸按】

吳謙說「面反瘦之上，當有上條『其人陰腫』四字」，那「陰腫」是屬於心水的，前面條文有了，那這邊的是「陰下濕」，因為有水的滲出來，那陰腫只是氣而已。因為腎是屬水，

他出現的是陰下濕而不是陰腫，所以這跟心水有所分別，心水只是一個陰部氣的腫，因為回流不好，那腎的水是單純就是變成水，所以會造成他的囊下濕，陰下濕如牛鼻上汗。

【注】

腎主腰，足、陰是其部也。水邪干之，外則陰腫，陰下濕，足冷面瘦；內則腹大臍腫，腰痛不得尿也。此五者，指水氣等脹為言，故俱不喘咳也。

【永諸按】

吳謙說腎是主腰，所以我們說腰是腎的外腑。足、陰，都是腰以下，都是腎所管的。那腎也是屬下焦，所以從肚臍以下，以《難經》來講，肚臍以下就屬於尺部。那水邪，他裏面有水，造成了病，外就會陰下濕，因為它是有水嘛，所以是陰下濕。那腳冷，因為血下不去，那面瘦是因為陰沒辦法上承。腳冷是陽不下，心陽沒辦法下，那面瘦，是腎水無法上。那裏面腸胃的部分就是肚子會大，然後肚臍會腫起來，就像是腹水的樣子。那腰痛，不得尿，想尿尿不出來，因為那些括約肌、膀胱啦，因為浸水而腫脹。一直想要尿，可是卻尿不出來。不得尿，所以是跟腰有關係，跟腎有關係。

【集注】

程林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令聚水而生病，是以有腹大臍腫之證也。腰者，腎之外候，故令腰痛。膀胱者，腎之腑，故冷不得尿也。以其不得尿，則水氣不得泄，浸漬

於畢囊而為陰汗，流注於下焦而為足冷。夫腎為水臟，又被水邪，則上焦之氣血隨水性而下趨，故其人面反瘦，非若風水裏水之面目浮腫也」。

【永諸按】

程林說「腎是胃之關，那關門不利，故令聚水而生病」，這裏講了一個道理是怎樣？我們後天的起源是什麼？脾胃。那脾胃這邊消化吸收了食飲之精微，形成榮衛之血氣，然後經三焦和心包絡上行走肺到心，再經由體循環，再到腎。所以如果脾胃這邊出了問題的話，腎這邊也會出問題。因為出口的這邊，動力的不足，會導致上邊講的，小便難。那如果腎這邊的堵住，也會影響胃這邊的問題，像這邊的小便不利，造成了胃這邊的水逆則吐的五苓散證，所以看他定義在那邊，所以他腎是胃之關，也算是對，就是說我腎這邊水氣沒有通的話，會影響脾胃這邊飲水的吸收，也就是胃腸對水的吸收，所以腎這邊不通，那胃這邊的水也跟著聚起來了，腎這邊的水也聚，下焦的水也都聚了，所以他是整個的肚子就腫起來了，於是腹大臍腫之證。那腰是腎的外候，所以腰痛，那痛是告訴我們，那邊氣血不流通所導致的。那膀胱者，腎之腑，故冷，他說冷就不得尿，條文沒有講這個，只有說膀胱那邊得了水病，所以導致了膀胱肌肉的腫脹，導致沒辦法利尿，還有平滑肌的擴張，平滑肌腫脹閉起來了，所以它的水沒辦法瀉，所以會往那邊走？會往陰下，陰下是最濕的地方，會滲水出來，導致陰下濕，如出汗的牛鼻。大家有沒有看過牛鼻？牛的鼻子上面都會有一些濕濕的，而人的陰部就似牛鼻，所以叫做如牛鼻上汗。那因為氣血沒有辦法往下流，所以導致腳逆冷，陰陽氣不相順接，這個不是什麼「水流注於下焦而為足冷」，不是，是腎那邊有水，導致心的陽沒辦法下，所以心沒辦法把血打到下面，就產生腳冷。腎呢？沒辦法把水、沒辦法把陰上承於

上，因此反而造成這個人的臉瘦，「面瘦」，這邊他翻譯什麼「腎為水臟，又被水邪，則上焦之氣血隨水性而下趨」，他這邊就講的不好，因為那是因為沒上去的關係，導致面瘦，雖然氣血是走上面，但是他的氣血少什麼？少了津的，是少了氣的血，導致了這邊陰的不足，因而面瘦。

魏荔彤曰「腎水者，水附於腎，則腎水也。腎主少腹，少腹水濕固沍，故腹水臍腫腰痛。腰以下俱腎主之也，水濕在下焦，膀胱之氣反塞，故不惟小便難，而且竟不得尿。陰寒下盛，故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冷而且黏，其足皆逆冷也。面乃陽之部位，下陰盛，上陽衰，故面必瘦，見此知水在腎，當於腎臟治水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腎水，水附於腎」，就是腎水，腎是主少腹，「少腹水濕固沍，故腹水臍腫腰痛」，腰以下都是屬腎，水濕在下焦，膀胱的氣就塞住了，因為膀胱有肌肉嘛！括約肌也是肌肉，浸到水就腫脹，腫脹就沒辦法尿出來了，既然小便排不出來，就只好用滲的，所以會往陰走，就滲出一些液體，像有些人腹水過久的或是腳腫得很嚴重的人，到最後腳部皮裂滲水，所以就出現「陰下濕」，就像「牛鼻上汗」。那腳呢？都是逆冷，是因為心臟沒辦法把氣血打於下所造成的。面是陽，下部陰盛，上面呢？就陰跟陽是分開的，因為陽沒辦法下濟於陰，所以造成足逆冷，腳的逆冷；陰不能上濟於陽，導致上面的陽盛，出現了什麼？實質的減少，所以，面反而變成瘦，是這樣的。

尤怡曰「身半以下，腎氣主之，水在腎，則腰痛臍腫腹大也。不得尿，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者，腎為陰，水亦為陰，兩陰相得，陽氣不行，而濕寒獨勝也。面反瘦者，面為陽，陰盛於下，則陽衰於上也」。

【永諸按】

尤怡說「身的半以下」，其實是從肚臍以下，就是腎主之，「水在腎，則腰痛臍腫腹大」，就是這樣的原因，因為「腎為胃之關」，我們剛有講過了，腎是一個開口，如果那個開口不利的話，水道的流通也出了問題，胃那邊有可能造成停水或者水的不流動，就是出口堵了，入口也會跟著堵，像這個我們之前就有說過了，如「水逆」的五苓散證。不得尿是因為那邊陰腫的關係，有水的關係，導致他的括約肌還有膀胱的腫脹，因此尿不太出來。

「腳逆冷」我們之前有講了，這邊講得還可以，就是陽沒辦法下來，就是心的血沒辦法打到下面導致的。好，那面瘦呢，面為陽，其實這不是陰盛於下，陽衰於上，因為是陰陽不相接，所以陰盛於上，陽也盛於上，陽主功能，所以陽多了，實質就會變少，因此這個人如果陽多的話，身體就一定瘦，陰多的，身體就會胖，好，是這樣的關係，

※師曰「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跗陽脈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澹，胃氣衰則身腫，少陽脈卑，少陰脈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為血，血不利則為水，名曰血分」。

【永諸譯】



師說「寸口脈先沉而後遲，沉是有水，遲是裏寒，寒水相糾結在一起，跌陽脈就變伏，水穀不能消化，脾的功能衰減，大便就會溏，胃的功能衰減，軀幹就會腫。少陽脈的位低下，少陰的脈細，男子就小便不利，婦人就經水不通，月經本是血，血不流利，就會只現水，這種名稱叫做「血分」。

【《桂林古本》】

寸口脈沉而數，數則為出，沉則為入，出為陽實，入為陰結。跌陽脈微而弦，微則無胃氣，弦則不得息。少陰脈沉而滑，沉為在裏，滑則為實，沉滑相搏，血結胞門，其瘕不瀉，經絡不通，名曰血分。

【永諸譯】

寸口脈先沉而後數，數為陽則是外出，沉為陰則是內入，出是陽實，入是陰結。跌陽脈先微而後弦，微則沒有胃氣，弦則不得呼吸。少陰脈先沉而後滑，沉是在裏，滑則是實，沉滑相糾結，血結在子宮，結塊沒有瀉下，經絡不通，叫做血分。

【永諸講解】

「師曰」，老師講的「寸口脈」，寸口是肺，肺的氣，「沉而遲」，先沉，沉是指什麼？陽的不足，他的動力不足，那或者是病在裏，那遲呢？遲是氣血運行有受到阻礙，就是他的氣血的流動受到阻礙，受到什麼阻礙？陰，所以《平脈法篇》有講「陰阻氣血則脈遲」，陰阻礙了氣血，就會造成遲脈，那沉是陽虛，陽虛氣就化成水，因為失去了熱量，所以氣就造

成水，所以他講說「沉則為水」，那遲呢？就是因為陰阻氣血。那寒是屬於陰，遲也是屬於陰，兩陰相合成重陰，那就造成脈伏，因為寸口那部份就已經冷，那「跗陽脈伏」，我們之前有講，伏這個脈就是重陰所造成的，他是比沉更下面，所以就是呢一定有一個除了陽衰以外，他還有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這個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就是水，他因為有水，除了陽衰以外，他還有水的積聚，所以導致跌陽脈跟著伏，因為胸口這邊都已經寒，那跌陽呢，是寸口脈的起源，我們上焦跟中焦跟下焦，是以中焦為本，中焦可以影響上焦，也跟下焦有關係，也影響下焦，就如脾主中土，可以灌溉四方，那既然這邊有寒又有水，那水穀就沒有辦法消化，因為少了熱，因為有積聚，那水穀就沒有辦法化，就沒辦法轉化沒辦法消化，化就是跟原來東西完全不一樣了，就是那邊的食糜變成飲食的精微，那這些沒辦法化成這樣，那就告訴我們「脾氣衰」、脾氣衰呢？其實脾後代大概比較偏向胰臟，所以消化酵素變少，胰臟那邊血流變少，那消化的液變少，所以才會水穀不化，澱粉沒辦法化成雙醣，雙醣沒辦法變成葡萄糖、單醣，那蛋白質沒辦法變成胺基酸或者胜肽那一類的，所以這脾氣呢我們一般指胰臟，胰臟那邊血流灌注不足，消化液變少，所以他水穀不化。不化的話就沒辦法吸收，那沒辦法吸收就溏瀉了，就是有一些穀物的渣渣再加一些水，就是水跟穀都沒消化，所以就出現這種「溏」

那胃的氣衰呢？就會身腫，所以你就會腫。胃氣衰則身腫，身體這邊的氣送不太出去，所以身體的這個部分就腫起來，不是四肢喔，是我們這個軀幹的部分會整個腫起來。那少陽的脈卑，少陽的脈就比較低，卑就是比較低下、出不來，那少陰的脈呢就會細，因為胃是後天，胃氣為後天氣血的來源。那男子小便不利，因為少陰脈已經細了，所以送到腎那邊的血就會變少，那氣血變少了，尿出來的尿量也就變少了，那也不通利。那脈細，供給腎的血

也少，所以男子會小便不通利，那女子呢？血不足子宮內膜沒辦法建立，那卵巢的濾泡沒辦法成熟，所以就造成經水的不通。那一「經為血」，經是血所造成，那血如果不利，血的流通不好，那麼就造成水，那名曰「血分」，其實很簡單的道理，譬如說呢我們靜脈的循環，到這邊呢，它沒辦法回去，也就是說我們靜脈回流不好，那動脈到微血管這邊因為靜脈的回流沒辦法很好，那就導致微血管這邊的腫脹、擴張，所以呢這邊就會滲出水來，所以血不利呢，就形成水，那這叫「血分」，血分呢就是指這個水是從血所造成的，所以叫「血分」。

那我們看《桂林古本》的部分，它有前面的部分，它說「寸口脈沉而數」，先是沉而後接著數，所以它陽的不足，而後面呢接著「數」，「數」是一個熱，熱叫做「陽迫氣血」，陽逼迫了氣血就產生了一個數脈，那數的脈就是陽嘛，所以它就是「出」，那沉的脈呢？是屬於陰，那沉就是「入」，那出呢就是代表它們是陽比較旺，是陽較「實」，那入的話，就是這邊有個「陰結」，其實這整個講起來其實很簡單。寸口脈為什麼出現沉而數呢？因為沉呢，所以導致它的氣血打不太出去，從脾胃這邊到寸口，力道不夠打不太出去，那寸口為什麼會造成「數」？因為寸口這部分呢打不上去嘛，所以氣虛，這不是實性的喔，這「氣虛」，那寸口候肺還有心，心臟的氣不足，當然脈就跳得快，所以這個「數」呢是屬於虛，那這個虛是怎樣造成的？是因為陰沒有來供給它，那陰沒有來供給它，所以呢就造成陽迫氣血，因此它才講這叫「陽實」，那沉的話是「陽微」，流動力不足，所以這邊的氣血就有所結，因此就陰結。那它用的就是「跌陽脈微」，跌陽脈微就是它的氣力不足了，就是本質的虛了，本質氣血的不足就是出現微。那微的話呢就是氣的不足，所以微就說「無胃氣」，沒有胃氣，那沒有胃氣的推動以後，會造成那種弦，外面的脈管的不流通，就出現這種弦脈，所以它是先微，然後導致就是氣的推動沒力，那慢慢導致呢我們周邊的氣的流動受到阻礙，所以出現

這種弦脈，所以脈微是告訴我們說無胃氣，胃氣出不去。那弦呢？因為氣息，氣體的流動不好，有阻礙，所以不得息，呼吸就不是那麼的順，不得息。一呼一吸謂之一息，因為氣血有所堵，我們氣都要動，那力氣已經沒有了，外面又堵住了，所以就出現這種「不得息」。那這邊有講「少陰脈沉而滑」，沉是屬於陽，就是屬於陽衰，那滑呢？表示雖然是陽衰，但是陰部的氣血很夠，所以它就告訴你，沉是在裏，那滑是實，實就是氣血皆實。那沉滑相搏，就告訴你，我深層屬於裏的部分，有氣血堵在那邊，而且出不去，那一直出不去就愈堵愈多，所以呢就產生什麼？「血結在胞門」，血去結在胞門的位置，形成一個瘕，瘕就是假物以成形，也就是氣血聚在胞門，藉胞門之形以形成胞瘕，那這瘕呢沒辦法瀉掉啦，因為都堵在那邊，那經絡就不流通，那這個就叫做什麼？「血分」，那這種病就叫做血分，就是整個氣血結在下面，那導致經絡不通就是血分。

【注】

寸口，兩寸也。脈沉而遲，沉則為水，遲則為寒，水寒相搏於胸中，則陽氣不運，故跗陽兩關之脈伏而不起，水穀不化也。若脾氣衰則溏，胃氣衰則身腫也。少陽右尺脈陷下，少陰左尺脈細小，亦因寒水太甚，命火受制，故男子水精不化，小便為之不利，女子血化為水，經水為之不通也，經血而曰經水者，以水為血之體也，女子以血為主，故曰「血分」也。

【永諸按】

吳謙說寸口是兩寸，因為他把「寸口脈沉而遲」，逗成「寸口，脈沉而遲」，其實這邊是指寸口脈。在《傷寒論》中，若是指寸口，則會伴隨著關上、尺中的出現，而且下面不會

出現脈字，像血痺的條文「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一般我們寸口、關上、尺中呢才是指兩寸，那這邊寫寸口脈，那寸口脈指的就是肺脈，那肺脈沉，也就是那邊出現了肺的氣不足，因為寸口脈沉，肺的陽虛，還有出現它的氣的不足，那陽虛的話就造成水氣的遲，所以它就講說沉為水，那遲呢？是陰阻到的氣血，又沉又遲，又有陰堵住了，所以導致上面的沉，還有遲，所以它說遲是寒，那「寒水相搏，跗陽的脈伏」，那就是他除了陽虛，還有一些積的東西，我們之前講過，伏脈就是重陰的脈，像就條就是有水、寒兩因，那這個積是水，積聚才會產生伏脈，那積聚的壓迫和本寒，脾胃那邊都不動，所以「水穀沒辦法化」，那脾氣衰的話，當然整個就是拉肚子，「脾氣衰就驚漉」，那他說「少陽右尺脈陷下，少陰左尺脈細小」，那右尺並不是指少陽啦，少陽不在右尺，那少陰他說在左尺，如果像這邊少陽脈跟少陰脈，以寸關尺來講，那少陽應該是在左關的位置，那少陰脈應該是要在左寸、左尺，這些都是少陰脈，一個是心、一個是腎，所以這個他講得不太對。那因為它本身的脾胃虛寒，所以「水精不化」，導致送到腎那邊的氣血不足，因為他少陰脈已經細小了，表示那邊的血流不夠，所以「小便就不利」，這邊剛剛也都有講。那「婦人經水不通」，是因為血無法流到那邊。

【集注】

趙良曰「仲景脈法寸口多與跗陽合，何也？蓋寸口屬肺，手太陰之所過，肺朝百脈，十二經各以其時，來見於寸口。脾、胃二經，出在右關。胃乃水穀之海，五臟皆稟氣於胃，則胃又五臟之本，所以經脈尤為諸經之要領也。邪或干於胃者，必再就跗陽診之。跗陽，胃脈之源也」。

【永諸按】

趙良說「仲景脈法寸口多與跗陽合」，那邊講的「寸口屬肺，手太陰之所過，肺朝百脈，十二經各以其時，來見於寸口」，所以這邊的寸口脈其實就是指肺的脈。那一「跗陽」脈是指「胃」，用來候胃氣的，那邊講的是沒錯，「胃是水穀之海，五臟皆稟氣於胃」，因為脾胃為後天的榮衛血氣之來源。

尤怡曰「此合診寸口、跗陽，而知為寒水勝，而胃陽不行也。胃陽不行，則水穀不化，水穀不化，則脾胃俱衰。脾氣主裏，故衰則驚澹；胃氣主表，故衰則身腫也。少陽者，生氣也，少陰者，地道也，而俱受氣於脾胃，脾胃衰則少陽脈卑，而生氣不榮，少陰脈細，而地道不通，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血不通。而其所以然者，則皆陽氣不行，陰氣乃結之故，曰血分者，謂雖病於水，而實出於血也」。

【永諸按】

尤怡說「這合診寸口跗陽，而知為寒水勝，而胃陽不行也」，那既然胃的氣衰的話，「水穀不化」，所以會導致這些問題，後面的部分自行看看。

※師曰「寸口脈遲而澀，遲則為寒，澀為血不足；跗陽脈微而遲，微則為氣，遲則為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腸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疼。陽氣前通則惡寒，陰氣前通則痺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尿，名曰氣分。」

【《桂林古本》】

師曰「寸口脈遲而濇，遲則為寒，濇為血不足。跌陽脈微而遲，微則為氣，遲則為寒。胃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榮衛不利，則腹滿腸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痺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寒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溺，名曰氣分」。

【永諸譯】

師曰「寸口脈先遲而後濇，遲則是寒，濇是血不足。跌陽脈先微而後遲，微則是氣，遲則是寒，胃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榮衛不利則腹滿腸鳴相依序，氣轉膀胱。榮衛都虛勞，陽氣不通，則身體冷，陰氣不通，則骨頭疼痛。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麻痺沒有感覺。陰陽相契合，氣乃運行，大氣一轉，寒氣乃散去。實則排氣，虛則遺溺，叫做氣分。」

【永諸講解】

「師曰『寸口脈遲而濇，遲就是寒』，陰阻氣血則脈遲嘛，那「濇就是血不足」，血的不足是血中之氣的不足，那「跗陽脈」如果是一「微」，微就是胃「氣」衰，那「遲」，就是他「寒」，陰阻氣血，就是胃那邊有一些東西阻礙了氣血，所以微就是氣，氣的衰，遲就是寒。那有寒，還有氣的不足，就會造成手腳的冷，因為我們脾胃生化的後天氣血要送到外面，送不太到，就手腳的逆冷，「手腳逆冷的話，就造成營衛流通不利」，沒辦法到外面，營衛流通不利的話，裏面的營衛起源那部分氣就會堵，我們生化的氣就會堵，就會出現「腹滿腸鳴相逐」。肚子悶起來，或是腸子在叫，那氣因為上不去，只能停在中焦，然後隨著消

化後的糟粕下到下焦去了。「腸鳴」是水在腸子走，因為腸胃這邊的水送不出去，原因是營衛不利，營衛從脾胃這邊出去，因為上不去，所以就腹滿，過來腸鳴，再來腹脹，再來腸子絞，水往下面走，走到大腸。因為大腸是下焦，下焦吸收的水就輸往膀胱，所以講說「氣轉膀胱」，氣就往膀胱那邊轉去。那營衛生成不利了，導致陽氣不通，陽氣不通就是什麼？我們之前講過脾胃是一個起源，是陽性的，走胸管回流到心，到肺，然後走外面，甚至走裏面走腎走出去，這是一個陽，從深層起源往外走，這是起源走到外面的目標這是陽，那如果從外內走到起源就是陰，所以往外的是陽氣，往內的是陰氣，那往外的這邊堵到不通，所以「身冷」，手腳四肢血脈不通，身冷。那陰氣不通就「骨疼」，皮與脈是屬陽，筋與骨是屬陰，所以往筋與骨走的是陰氣，陰氣不通，骨頭得到養分也少，所以骨痛。那如果陽氣有通的話，原本皮與脈這邊是冷的，通了之後，陽氣把冷逼到外面，到表皮，表皮有一些惡寒的受器、冷覺的受器，所以它會出現「惡寒」。那陰氣如果前通的話則「痺不仁」，就是如果血都往骨頭走的話，往深層走，那表面的血就不足，所以表現出不仁，沒有感覺，痺。那邊告訴我們陰陽要相等，就是營養各自得到，得其平，相等，有陰有陽，這樣氣血才能周行不已。換句話說這些走陽的，接著走陰的回來，這是順行，手腳就不會逆冷，往外出的是陽，往內收的是陰，所以陰陽相等，氣就會開始流通，所以陰陽相貫，如環無端，那氣就在走，大氣就在轉，就像轉圓盤一樣，形成一個圓，那集聚的氣就會開始流散。氣血往腸胃道，腸胃氣血充實起來，然後消化吸收，就會有失氣，失氣就是放屁了，表示氣開始流通，所以西醫喜歡手術完後看病人有沒有放屁才能開始吃，我們腸胃如果有在吸收流動的，有在運轉的話，就會開始出現排氣，這時我們的脾胃就開始壯盛起來了。那如果脾氣虛的話，那就遺尿，那尿就禁不太住，就叫「氣分」。虛的話，脾胃之氣都已經虛了，當人很虛的時候，那腎那邊的氣就更少，因為我們脾胃的榮衛血氣出去，到心肺，然後從主動脈下來，所以我們以身



體的最下部，不就是陰的部份，也是氣血不易達到的地方，因為我們的氣血都有溫度（陽），當它沒辦法到達這邊的時候，這邊氣血不足，所以就出現遺尿，當脾胃很虛送不到這邊就會造成遺尿，這是氣所造成的，所以叫做氣分。那《桂林古本》，只有這邊的不同，它是榮衛不利，那這邊是指榮衛俱勞，《桂林古本》跟它差不多，這個地方陽氣不通則身冷，陰氣不通則骨疼，是一樣的。

【按】

「名曰氣分」之下，當有下條「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十五字。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按，名曰氣分，吳謙說「當有下條『桂枝去芍藥加附子細辛湯主之』」，這是它自己加的啦，《桂林古本》也沒有這一個。

【注】

寸口脈遲為寒，脈澀少血，跗陽脈微乏氣，遲亦為寒。是則氣血俱虛，為寒氣所干，榮衛不利，陰陽不通，故身寒骨痛，手足逆冷，腹滿腸鳴，惡寒麻痺，失氣遺尿也。此氣血俱虛，寒氣內容氣脹，故曰氣分。而下條發明主治，用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者，溫養榮衛，陰陽發散，寒邪之氣也。

【永諸按】

吳謙說「寸口脈遲為寒」，遲就是陰阻氣血，遲也是陰的脈，那澀呢？就是血少，血中之氣少，血液較乾澀，我們講的乾澀就是這樣來的。那「跌陽脈微」，微就是少氣，胃的氣的不足，胃的氣虛，那遲呢？陰阻氣血流動的寒，所以胃除了氣虛不足，也有寒阻礙了它的流動，所以虛寒相結在一起，就會導致怎樣呢？因為營衛是從中焦產生，那營衛的流行就不利，起源的不利，那外面的陰陽也就不通，那就導致我們腸胃道那邊的吸收，因為前面都沒辦法走得很順了嘛，吸收也受到了阻礙，所以就開始出現腹滿，那滿太多了以後，那個幽門一開，那些東西往下走到小腸，開始就出現腸鳴，因為沒辦法吸收這些飲水，然後食糜繼續往下走，就走到大腸，那大腸那邊是下焦，那下焦的氣是輸往膀胱的，那邊氣是有通的，所以以他這講氣轉膀胱。那營衛都已經虛勞，就沒辦法送出去了，如果是陽，往外的氣呢不通，就出現身體會冷，那往陰部的氣如果不通就出現骨頭疼痛。那陽如果往前通，就會惡寒，因為陽氣會把表面的冷逼出去，那逼到表皮那邊有冷覺受器，就會覺得冷。那陰氣前通了，就氣血都往陰的筋骨那邊走去的時候，那陽部的皮脈氣血會少，所以就導致麻痺不仁的感覺。那只有陰陽相合、相等，而且有相接，氣乃能運行，所以我們治病呢，就是讓他陰跟陽是相等的、相平的，然後和，和就是可以接的很順暢，我接你，你接我，就如同一個圓環一樣循環無端，那這樣一轉的時候，那個寒氣就會散去，那如果脾胃好了，腸胃功能恢復了，那水有吸收，飲食有吸收，蠕動好，那些氣就會排出來，所以腸胃氣血實，功能變好的話，就會放屁，那虛的話呢？他如果本身虛的話，他能供給到最下部的氣血是不足的，因為腎是屬於更下部的陰，那邊括約肌的氣血的供給的不足，也使得功能不足，因為脾胃既然已經虛了，所以就像一根燭光，能照的範圍就只有這麼窄，但是膀胱小便是這麼遠，送不到，所以這邊虛掉了，所以就出現遺尿，那這整個就叫氣分，跟氣的流通有關係，跟營衛之氣有關係，與之前的血是不一樣的。

【集注】

程林曰「氣散必從前後而去，邪氣實則失氣於後，正氣虛則遺尿於前也」。

【永諸按】

程林說氣散了一定從前後而去，其實是從陰從陽而去，如果是陽的話就發汗小便，如果從陰的話就從大便或吐。

「邪氣實」，這並不是邪氣實，是脾虛，脾胃實以後就會出現排氣，就像手術完後，腸胃功能恢復就會排氣；如果脾氣虛，末端小便的部分氣血供應不足，所以功能不好就會失禁，這跟脈有損至一樣的，像至脈是從下面開始虛到上面，所以先開始會骨痿不能起於床，過來是筋緩不能自收持，骨痿不能起於床是腎已經絕了，腎絕會出現二便不禁，大小便都不曉得，因為腎氣缺了，這邊也是相同道理，當從脾胃要提供給腎氣那邊用的已經少了，才會出現遺尿，並不是一「邪氣實則失氣於後，正氣虛則遺尿於前」，不是這樣的意思。

尤怡曰「微則為氣者，為氣不足也。寒氣不足，該寸口、跗陽為言寒，而氣血復不足也。寒氣不足，則手足無氣而逆冷，榮衛無源而不利，由是臟腑之中，真氣不充，而客寒獨勝，則腹滿腸鳴相逐，氣轉膀胱而下輸也。榮衛俱勞者，榮衛俱乏竭也。陽氣溫於表，故不通則身冷；陰氣榮於裏，故不通即骨疼。不通者，虛極而不能行，與有餘而壅者不同。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痺不仁者，陽先行而陰不與俱行，則陰失陽而惡寒；陰先行而陽不與俱行，則陽獨滯而痺不仁也。蓋陰與陽常相須也，不可失，失則氣機不續而邪乃著，不失則上下交

通而邪不容，故曰『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失氣遺尿，謂分虛實而散也。曰氣分者，謂寒氣乘陽之虛，而病於氣也」。

【永諸按】

尤怡說「微則為氣者」，微就是告訴我們胃氣的不足，遲就是寒，寒和氣虛兩個合在一起造成整個虛，產生的營衛就變少，因為他是跗陽脈，除了胃氣虛、胃氣也寒，所以送不出去，營衛就會不通利，不通利就沒有辦法送到最末梢，手腳沒有氣就會出現逆冷。又因為脾胃那邊消化不好，食飲慢慢堆積，所以氣從原本的肚子脹起來，肚子的脹往小腸流動，就出現「腹滿腸鳴相逐」，最後氣走到下焦大腸，因為下焦是聯通大腸跟膀胱，所以那些氣會轉到膀胱去，就出現氣轉膀胱。「營衛俱勞」，就是沒有力、勞過頭，這邊說是「營衛俱乏竭」這是可以的；那陽氣不通，就會生冷，他有分陽跟陰，二個是競爭的，如果陽不通就會生冷，如果陰氣不通就「骨疼」骨頭痛，如果「陽前通」，陽氣前通了，就會把冷往外逼，逼到表皮就出現惡寒，那如果「陰前通」，陰氣通了，陽的氣會更顯不足，導致表皮的血更不足造成麻痺，所以一定要陰陽相合，就是陰陽要既平而且和，平和，這樣大氣就會轉，如環無端，那其氣血的結聚才可以往外散散出去。

那後面告訴我們如何去判斷脾胃的實跟虛，如果脾胃實，就會排氣，脾胃功能恢復就會排氣，那脾胃功能變差、失去就會出現遺尿，所以後面的「實則失氣，虛則遺尿」，是表示預測他的狀況，如果營衛已經恢復就會失氣，如果虛的就會產生遺尿的狀況。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桂林古本》】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桂枝甘草麻黃生薑大棗細辛附子湯主之。

【永諸譯】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子，邊緣如圓形的杯子，桂枝甘草麻黃生薑大棗細辛附子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氣分」，這是屬於氣的問題，這是三焦水道的問題，「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那《桂林古本》是「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桂枝甘草麻黃生薑大棗細辛附子湯主之」，我們講的氣分就是三焦水道系統的問題。那心下就是胃的部份，胃的部份堅，堅就是又硬又厚。那大小就像盤子那麼大，那邊緣就像旋轉的杯子那個樣子，所以是水飲所產生的。那我們之前是有一個叫做枳朮湯，那枳朮湯它是因為水太多了動力不足，胃這邊水很多喔，那三焦是沒問題的，但是因為水太多了，導致整個積在心下這邊，引起的心下堅，大如盤。那這一條是它三焦的輸送產生了問題，像枳朮湯的三焦輸送是正常的，但是因為水來的太多了，像有些人會強迫自己喝三千毫升的水，所以胃中便積滿了水，導致這樣的結果，這要用枳朮湯。那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是那這個人本來就很瘦弱，你給他正常量的水，水也是堆起來，因為三焦出了問題，所以這個是陽的不足，而枳朮湯就是它的水太多了。那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是陽不足，所以裏面的治療就必須怎樣？第一個是幫助氣的往外走，幫助氣往外走，把它一路散出去，從心肺然後走到體表，然後出汗出去，這一段要通，所以這一段的部份，它就用桂枝湯的底子，

因為這個是淋巴的回流，在上腔靜脈的時候，這邊有氣中之血回流的，而下腔靜脈這邊是血中之血的回流。那我們不希望靜脈回流太快，因為回流太快會競爭掉了這個淋巴的回流，我們要把芍藥去掉，所以它是去芍藥。那因為它的陽的不足，陽的不足我們下面要加熱，所以它要用附子細辛去加熱，細辛是從腎邊拉水氣喔，讓三焦的流動整個都變快，從下面加熱，所以它附子是用炮附子，主要是溫腎陽，那細辛呢是通腎氣，把這邊的水整個往外拉，細辛是有散的作用。到表部毛孔打開，然後把它散出去，是這個的意思。整體說來，桂枝熱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它是陽的不足。而枳朮湯則是陰的有餘，像那個喝太多水的，還有我們之前講的酒家，啤酒肚的那就是枳朮湯。那這個是寒性的，同樣肚子很大，摸起來肚皮冷冷的，那我們就用桂枝湯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

【按】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之十六字，當是衍文，觀心下堅之本條自知。「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十五字，當在上條氣分之下，義始相屬，正是氣分之治法，必是錯簡在此。

【永諸按】

吳謙說「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當是衍文，我覺得這條文是對的，沒有什麼問題。「觀心下堅之本條自知」，就是之前的心下堅本條。其實它就是氣分的治療，吳謙按說這個條文不太對，應該條文是沒有錯，我們了解整個的病機我們覺得這個條文是沒錯的，當好跟枳朮湯是相對的。

【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方】

桂枝（三兩），生薑（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麻黃、細辛（各一兩），附子（炮，一枚）。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

【永諸按】

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除子細辛湯與《桂林古本》方名雖不同，但組成近乎相同，不過生薑少了一點哈，在桂枝湯中生薑是三兩，《桂林古本》就較少，只有二兩，其它的就一樣，所以我們覺得如果胃中水很多的話，形成一個很大的積水的話，我們可以考慮用桂枝去芍加麻黃附子細辛湯。吃完以後當然就會出汗了嘛，汗出完了就會好了。

【《桂林古本》】

【桂枝甘草麻黃生薑大棗細辛附子湯方】

桂枝三兩，甘草二兩（炙），麻黃三兩，生薑二兩（切），大棗十二枚，細辛三兩，附子一枚（炮）。

上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汗出即愈。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風水，其脈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皮水，其脈亦浮，外證跗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正水，其脈沉遲，外證自喘。石水，其脈自沉，外證腹滿不喘。黃汗，其脈沉遲，身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

【《桂林古本》】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風水，其脈自浮，其證骨節疼痛，惡風。皮水，其脈亦浮，其證跗腫，按之沒指，不惡風，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正水，其脈沉遲，其證為喘。石水，其脈自沉，其證腹滿不喘，當利其小便。黃汗，其脈沉遲，其證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

【永諸譯】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風水，病人的脈本就是浮，症狀骨節疼痛，惡風。皮水，病人的脈也是浮，症狀足跗腫，按了指頭沒入，不惡風，肚子像鼓，不渴，應當發他的汗。正水，病人的脈沉遲，症狀是喘。石水，病人的脈本就是沉，症狀腹滿不喘，應當利小便。黃汗，病人的脈沉遲，症狀發熱，胸滿，四肢及頭面腫，久了沒有好，一定導致癰膿」。

【永諸講解】



師曰「病有風水」，是風造成的，這水病是風造成的。「皮水」，有皮的話就是指他的水病的部位在皮。「正水」，常規的水病。「石水」，那種水病如石頭一樣沉於底。那「有黃汗」，就是汗出黃如黃柏的汁。

那《金鑑本》這邊說「風水，其脈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那「皮水，其脈亦浮，外證跗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那「正水」呢，就純粹的水，那「其脈沉遲，外證自喘」。那「石水，其脈自沉，外證腹滿不喘」，那「黃汗，其脈沉遲，身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那我們看《桂林古本》，《桂林古本》與《金鑑本》有一些差別。

那風水，它的脈是浮起來，因為是風嘛，「風令脈浮」，風是陽，會把氣往外拉走，所以風會令脈浮，也會致燥。我們之前有風濕，風濕就是外風把氣往外拉以後，氣中之氣有瘀堵，導致了風濕，而最外的表皮的氣被拉走，所以這邊會燥，像異位性皮膚炎就是風濕造成的結果。那風水也是一樣，當氣中之氣被往外拉了以後，結果表部這邊熱度不夠，就形成水。水就是呢失去熱量的氣，所以就形成風水。它整個動力還是往外的，所以它的脈本來就是浮的，「自浮」，是本來就是浮的。那「骨節疼痛」呢，因為這些風水沒法從汗這邊出去的話，它就只能由氣中之血回流來處理，但是因為是寒，所以就造成骨節疼痛。水的性呢，本來就是寒所以呢不會外散，只會往下流，或是跟著往內流，所以它就流回去，流回去就經過很多骨節，所以骨節就會疼痛，這是因為冷的關係。痛呢？是因為這些水堵住了氣道，氣行不利，所以會痛。那惡風呢，因為它是風造成的，所以它不喜歡風，因為如果有風的話，狀況會會更嚴重。

那皮水的話，表示是在皮膚的部份的水，這個脈也是浮的，因為皮部位也是屬陽。那其證跗腫，那既然是皮，那水性下，水會往下流，那最明顯的表現就是身體最底部，也就是足附部，腳背這地方呢，前面是腳趾，腳趾這後面這地方就是腳背。這看起來很清楚足背的地方就是腫，既然是外面的皮水，所以它較明顯是在下面，因為是皮水嘛，所以下面的皮表現最明顯，因此它才講說皮水跗部腫。因為水歸下，所以腳板的皮最明顯。那按就沒指。沒指就是什麼？我按下去了，他指頭就看不到，這叫沒指。因為它不是風造成，它是一個症狀，它是皮水。

我們腳板肉大部分都是筋，還有很小條的肉，主要是皮，所以他是以腳板這邊來看的，因此才講它是皮水。那「不怕風」，跟風沒關係，「腹如鼓」肚子就像鼓，打鼓的鼓，就脹脹的，不會口渴，他不會口渴應該要發他的汗，要發他的汗，這是皮水，所以皮水最好的鑑別診斷就是在「跗腫，按之沒指，不惡風」，那「腹如鼓」是因為水都往下流，慢慢堆上去，我們身體有陰跟陽的部位，那我們肚臍以下這邊是屬於陰的部位，那小腹是陰中之陰，足就是陰中之陽，兩者以腹股溝韌帶為界。所以如果是小腹的水，就會堆在小腹下面的皮，所以他的小腹會腫，那下面的足的水，就會在腳跗這邊腫。

那「正水」就是標準的水病，那它的脈就是什麼？因為水性屬陰，本來就是沉，所以正水的脈是沉的，那遲是因為有東西堵住氣道，阻礙氣往外的流通，那是什麼東西？就是水啊，水阻礙了氣道的流通，所以他脈會出現遲。那遲在〈平脈法〉我們之前有講過了，就是陰阻氣血，就是陰的這個因素，阻礙了氣血的流動導致了這沉遲。

那「石水」是因為石頭是往下沉的，那本來就應該往下沉，而且它是很堅固，那它的證是「腹滿不喘」，沒有影響到什麼？心肺，所以它的證只有「腹滿不喘」，然後他說應該利他的小便，因為發汗離它有點遠，主要因為它的脈是沉的。

我們來看一下，其實正水跟石水要做一些區別，正水指的是表面的深沉的水，因為是表嘛，表是屬於陽，那為什麼它脈出現沉遲呢？因為它的水相較於皮水的皮，是比較深層的，像朮附湯和附子湯這一類的，其實正水是一個表證，是屬於表之深處，它還是應該要溫陽發汗，因為病在表，就會就影響到心肺之氣的外散，因為心肺最主要的散氣的器官，通氣的都要到表，那這邊受到一些阻礙，脈是沉的出不去，所以心肺不舒，會出現喘，因為裏面沒有問題，正水只是表面的問題，所以它不會肚子滿。那反過來呢？石水的話是裏面的水的問題，所以心肺之氣的外散是可以的，所以它是不會喘的，但是因為水是在肚子這邊，因為石水比較沉，所以它肚子會滿，所以它的症是腹滿，然後不會喘。

那黃汗的話呢？也是脈沉遲，那它也是呢屬於外面的，屬於外面的，黃汗也是屬於外面的，它脈是沉遲的，跟正水是一樣的，但是正水的話它不會發熱，它只有出現喘，而黃汗因為它有一個熱性，雖然脈有水阻礙了它的流動，但是它會發熱，而且也會影響到上焦的部分，所以出現胸悶，那屬於陽的部分像四肢、頭面就會腫起來，我們可以講黃汗它不是水病，它是一個熱氣，但是久不愈，一定會導致癰膿，因為它是一個熱性的東西，所以會這樣。

黃汗呢？它的脈是沉遲的，就是講說脈含水量太多了，因為水的關係，所以脈會沉下去，但是雖然含水量多但是它是熱性的，它不像正水是寒性的，黃汗是屬於熱性的，所以這些水濕會往外散，講簡單一點，它屬於深沉的一些熱，那深沉的熱它會往外透發，所以會出現發

熱，就上焦的部分，因為熱的關係胸悶，然後四肢呢？手、頭屬於陽的部份的腫，那如果久沒好呢，這些會化成膿，所以致癰膿。

從這邊我們知道正水跟黃汗是相對的，只有真正的石水它是腹滿，它要利小便，那像正水這些部分呢，它是屬於比較外面的，所以它治療方式呢，以發汗為主，跟黃汗一樣，那風水的话，其實也是發汗，那皮水的话是發汗或利小便。

【注】

風水得之內有水氣，外感風邪。風則從上腫，故面浮腫，骨節疼痛惡風，風在經表也。皮水得之內有水氣，皮受濕邪，濕則從下腫，故跗浮腫，其腹如鼓，按之沒指，水在皮裏也。非風邪，故不惡風，因水濕故不渴也。其邪俱在外，故均脈浮，皆當從汗從散而解也。正水水之在上病也，石水水之在下病也，故在上則胸滿自喘，在下則腹滿不喘也。其邪俱在內，故均脈沉遲，皆當從下從溫解也。黃汗者，汗出柏汁色也。其脈沉遲，臟內有寒飲；身發熱者，經外有伏熱。寒飲故胸滿，四肢頭面浮腫；伏熱若久不愈，故必致癰膿也。由此推之，可知黃汗是內飲外熱，蒸鬱於中，從土化而成也。以黃汗而列水病之門者，亦因水之為病而腫也。

【永諸按】

吳謙說「風水得之內有水氣，外感風邪，風則從上腫，故面浮腫，骨節疼痛惡風，風在經表」，其實風水的這部分，它沒有講說面腫，只有講說外證骨節的痛，是因為表面的風把這些熱帶走了，散掉了，那裏面的氣變冷了，所以產生水，水就是去掉熱量的氣，因為變寒

了，所以那它沒辦法從汗出，只能往內流，經過這個骨節，所以導致骨節的疼痛。那惡風呢？因為它是風邪造成的，所以不喜歡風，是這樣的。那皮水的話，就是皮那邊有水氣，皮內有水氣、濕氣，因為是皮水，既然是水的話，那表現最明顯的一定是在下面，屬陰的部份，所以我們的症狀是從底部來看，因此他的腳踝就會浮腫起來，按之沒指，會出現這種情形，那因為它不是受風影響的，所以它就不會惡風，用這樣跟風水來做一些區別。那肚子的鼓也是因為水往下，所以那個小腹那邊的肚皮也會繃繃的緊緊的，就像鼓一樣，鼓的皮就是繃緊的，所以它這邊的皮會比較繃緊，這叫腹如鼓，那不會口渴，那這個也是要用發汗的，因為它是在表。

那風水跟皮水這兩個呢？它們都是屬於外面的脈浮，所以要用發汗。那正水呢？正水的话是水在表的深層，而正水跟石水是要做些對比，正水是在表層的問題，心肺之氣要外散的時候會出現問題，因此會出現喘，但是它會不會出現腹滿，不會，因為它是表層，屬於陽的部分，那如果石水的话，它是裏部的，所以它會腹滿，但是它不影響心臟往外發散，所以它不會喘，這是兩者的差別。

那黃汗的话跟正水的话，因為正水是屬於一個寒，沉實的，如果在肌表它是屬於比較骨節的那部份，比較深沉的，但是它沒有熱的，是寒的，那黃汗的话，雖然它代表的是怎樣？它也是脈沉遲，那主要告訴我們脈管裏面的水很多、很重，所以導致它的脈是往下沉的，或者是它外面有受到一些阻礙，那產生了一些濕，這個東西導致它脈浮不起來，出現了沉，那遲呢是因為陰阻氣血，就是它脈管裏面的水可能很多導致的，那因為它有熱象，所以它會往外散，那往外散呢就是熱，所以就發熱，那因為頭面四肢都是屬於陽，那個地方就會腫起

來，因為有水嘛，又有熱，那就變水蒸氣就腫起來了。那為什麼叫黃汗呢？那些汗因為有熱的蒸鬱，要出去嘛，水很多嘛，然後火一直燒，那導致汗變成黃色的如柏汁。那它這邊講的說什麼脈沉遲，它的脈沉遲並不是臟內有寒飲，它是表的，雖然脈沉遲脈是病在裏，但黃汗因為它的脈管沒辦法走在比較表層，它是走在比較深層，所以才出現這種沉的脈，所以我們不應該把沉的脈都當作是什麼？都當作是臟，表面也是會有沉的脈。沉的意義是代表在裏啦，有表裏之裏，也有表部的裏，也就是說，如果在肌肉、手臂、四肢的部分，它指的就就在筋骨的地方，它脈在筋骨的地方，這個也是，但它也是表病，那身發熱是因為本身還有一些熱，所以熱會往外散，那胸悶呢？並不是所謂寒飲胸滿，而是因為心肺呢，像我們麻黃湯證的喘，麻杏甘石湯的喘，所以它的氣中之氣排出不利，所以才會導致黃汗啦，那這些汗被被什麼，被濃縮了，表示表層是有瘀堵的，所以才導致呢四肢頭面目浮腫。那四肢跟頭都是屬於陽，那像這個氣呢？本來是氣中之氣要出去的，一直沒出去，那久了以後就導致什麼？癰膿，那也不是他講的「伏熱不愈必致癰膿」。好，那黃汗整個問題是因為本身的濕，然後又加一些熱，那在表，那如果只是一個單純是濕跟寒的話，那它就是什麼？它就是正水。

【集注】

程林曰「風水與皮水相類屬表，正水與石水相類屬裏。但風水惡風，皮水不惡風，正水自喘，石水不自喘為異耳！」

【永諸按】

程林說風水跟皮水都類屬於表，只不過一個會惡風，一個不惡風，因為風水是風造成的，那正水跟石水他說相類屬裏，其實不太對，正水呢？我們要把它歸類是屬於上焦，屬於陽的部分，那石水呢？就是屬於陰的部分，雖然兩個都是脈沉，但是一個屬陽，一個屬陰，所以屬陽的話它就會造成喘，但是肚子不會滿，那石水是屬於陰的，所以它就引起腹滿而不會引起喘，這是兩個相差別，那治療方式也不一樣。那正水以這個方式來看，那我們大概還是以發表來治療，像桂枝附子湯、甘草附子湯，這一類的，藉由溫陽，把水散掉。那石水的部份呢？大概就是利小便，或是從溫裏化飲的部份來治療，是這樣的。

尤怡曰「風水，水為風搏，因風而病水也。風傷皮毛，而濕流關節，故脈浮惡風，而骨節疼痛也。皮水，水行皮中，內合肺氣，故其脈亦浮，不兼風，故不惡風也。其腹如鼓，即《內經》然不堅之意。以其病在皮膚，而不及腸臟，故外有脹形，而內無喘滿也。水在皮者，宜從汗解，故曰『當發其汗』。正水，腎臟之水自盛也。石水，水之聚而不行者也。正水乘陽之虛，而浸及上焦，故脈沉遲而喘。石水因陰之盛而結於少腹，故脈沉腹滿而不喘也。黃汗，汗出沾衣如柏汁，得之濕熱交病，而濕居熱外，其盛於上而陽不行，則身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則浸及於裏而榮不通，則逆於肉裏而為癰膿也」。

尤怡說「風水，水為風搏，因風而病水也」，這個水是因為風造成的，那這沒錯，因為風把氣往外拉，那因為本身的氣就比較寒，那風拉走了一些氣，氣也帶走了一些熱，導致一些水停在裏面，這個就叫什麼？風水，因為水就是失去熱量的氣。那風水的話呢，因為這些水是屬於陰的，沒法汗出，所以只能往回流，隨著氣中之血的管道，也就是三焦的管道往回流，那回流會經過各個關節，所以會造成關節的疼痛。那因為它是風造成的，所以不喜歡風。

那皮水呢？是代表說病位是在皮，就是皮中那邊有水，皮中有水，那皮的話也是屬於外，那皮中有水，因為水是陰嘛，所以我們要看皮中的水呢，看那邊最多，因為水往陰，所以就往下肢跟肚子那邊來看，下肢的部份，他就跗部份那邊皮最多，所以那邊皮就腫大有水，按之沒指，這就是皮水。那在肚子屬陰的部份，就是少腹，或是小腹的部份，那部份就繃緊，就會形成鼓的樣子，因為水脹了以後，皮就會亮亮，繃緊，所以就講說腹如鼓，就是這樣的意思。尤怡說「其腹如鼓，即《內經》然不堅之義」，堅是又厚又硬的意思，我們來講堅跟脆，脆是又薄又硬，像我們洋芋片，這個就叫作脆。本身硬厚，像鋼板，土牆，這個呢就叫堅。那堅和脆也是陰陽字詞，代表了薄硬的跟厚硬。好，那鼓皮也是薄薄的一層，所以才講說這是不堅，那我們可以將說它是脆，那因為它是皮水，病在皮膚，所以不及腸臟，而外是有脹形狀，因為它沒有影響到內，所以內不會有喘滿，而且它是屬於陰的，所以不會有喘滿，如果它影響是陽的，就會有喘滿的問題。那水在皮呢，本來就要從汗解。

這邊講「正水，腎臟之水自盛也」，應該講水是在外的骨節，在筋骨部份。因為它是在陽處，所以脈沉而遲，但實際上來講它是一個表證，所以還是要發汗來行水，溫表來行水，像桂枝附子湯、甘草附子湯這一類的來治療。像這個正水就會引起喘，因為它是表之裏；那石水是真正裏的問題，因為石就是沉，所以它是在陰部，沒有四肢頭面浮腫，又因為它沒有影響到上焦，所以不會喘，沒有影響到心肺之氣的外散，所以不會喘，但是會肚子滿，但若正是正水的話，會喘，但肚子不會滿。

黃汗和正水要作一些區別，黃汗它本身除了水的多以外，它本身還有一些熱，因為孔竅的不通，導致這些濕熱沒辦法散出去，所以慢慢地積在汗孔的部分，那積久了會產生一個壓



力，會把汗孔打開，那這些汗有熱的燻蒸，所以會變黃色的，汗就像黃柏汁一樣，這是在最外層的，一些濕熱，那因為熱和外層的濕，所以他熱的話也一定是在表層，表現出胸跟手，四肢這些屬於表的部分，陽的部分，這個地方會腫，那也會發熱，那如果像這種久的話，這些氣會被熱燻蒸，久了以後就會肉腐，就會形成癰膿，是這樣的。

※脈浮而洪，浮則為風，洪則為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為隱疹，身體為癢，癢為泄風，久為痲癩。氣強則為水，難以俯仰。風氣相擊，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為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

【《桂林古本》】

脈浮而洪，浮則為風，洪則為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為癩疹，身體為癢，癢者為泄風，久為痲癩。氣強則為水，難以俯仰，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為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

【永諸譯】

脈浮而洪，浮則是風，洪則是氣。風氣相擊，風強則是癩疹，身體因此癢，會癢的，就是泄風，病久就成為痲癩。氣強的則是水，難以俯仰，身體大腫，汗出才好。惡風則是虛，這就是風水。不惡風的，小便通利，上焦有寒，病人口多涎，這就是黃汗。

【永諸講解】

「脈浮而洪，浮則為風，洪則為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為癩疹，身體為癢，癢為泄風，久為痲癩，氣強則為水，難以俯仰，風氣相擊，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為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的部分，「脈浮而洪」，脈先浮起來，接著洪。脈浮是因為風的關係，風病脈浮，風把氣往外拉，所以浮的脈出現，那洪是代表氣熱，氣的熱就會出現洪，所以這邊就講「浮則為風」，因為風往外拉，所以使得我們脈往外走形成浮脈，那為什麼脈會很有力呢？那是因為氣，氣盛則脈洪，所以脈就洪起來，那既然風呢跟氣兩個相搏，也就是相糾結在一起，那如果風比較強，就是氣外耗很快，就會形成癩疹，就是往外帶出去的速度很快，但是你想我們毛孔大小很有限，所以這邊的氣外散多，就塞車，因為出口大小有限，就像大巨蛋一樣，出口那麼小，那一次來了很多人，那出口處就會結成一塊人群，「風強則為癩疹」就是這樣的意思，把很多人往外面拉，但結果塞車，因為出口都小小的，那皮膚就會形成一塊一塊的，一顆一顆，就是我們講的蕁麻疹，像皮膚往外凸呢，你就知道說，這個除了有風，也有濕，所以風強就癩疹。這癩疹子呢，它原來是看不見的，那突然跑出來的，所以叫癩疹，那身體呢就會癢。「癢」的字型你看，不就是養分的病，所以表示這個地方供給出了問題，身體就癢，因為那邊血氣都被風所泄去，所以會刺激一些感覺受器而產生癢的感覺。那「癢者為泄風」，因為風泄去血氣造成癢，所以我們會去抓，那抓的話血流就會往那邊，那目的呢，就是讓該處的血流變好，就可以潤燥，治療風所造成的燥，因此條文說「癢則泄風」。那該處病久了，氣血久虛了以後，該處就會出現痲癩，痲就是結成整團乾乾的，像犯人的手銬，所以是痲，像我們看到一圈塊的，這個叫痲，那癩是整片的，黏在身上不走的，所以裏面是個「賴」，賴著不走，黏在上面都不走的叫痲癩。

好，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風把氣血拉乾了，又因為癢的關係，那癢的這邊就是虛嘛，那風又一直把他泄掉，所以這個地方就乾了，久了就形成痲癩。那如果反過來不是風強，而是氣強的話，氣強的話就會形成水，為什麼？因為氣強往這邊走，而風又帶走一些熱量，那邊慢慢就形成水了，那這些水會浸潤到筋跟肉，因為風所主要影響的是陽上部的部分，所以我們身體最外的是什麼？足太陽膀胱經。背是陽嘛，這個部分產生的水比較多，所以就出現了什麼？難以俯仰，因為筋肉受水浸潤腫脹就攣縮，其伸展就有限，所以沒辦法俯仰。那「身體洪腫」，洪是大大大的就是氣往外走，那很有力的那種腫，身體洪腫。「汗出」，出了汗就會好了，因為就是那個口太小了，出了汗就好了。「惡風」，如果他是怕風的就會形成風水，剛講的如果水停在這邊就會形成風水，那如果他不惡風表示他是小便通利的，不會怕風的。小便有通利，這些水可以排掉，所以不會惡風。「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這個病就是黃汗，所以他把他分起來，就是說如果會惡風就是風水，不惡風的就是黃汗，那黃汗的話小便是利的，因為陰部沒有問題，反而是上部有問題，因為上部也是產生一些水，它是停在上焦，所以就形成上焦有寒，然後身體會開始排出一些黏液，其口多涎，那就是黃汗。

【按】

身體洪腫之「洪」字，當是「浮」字。「此為黃汗」四字，當是衍文。

【注】

六脈俱浮而洪，浮則為風，洪則為氣。風氣相搏之病，若風強於氣，相搏為病，則偏於營，故為隱疹，身體為癢，癢者肌虛，為風邪外薄故也。名曰泄風，即今之風燥瘡是也。故

日久不愈，則成痲癩。痲癩，疥癬、癩之類是也。若氣強於風，相搏為病，則偏於衛，故為水氣，難以俯仰，即今之支飲喘滿不得臥也。若風氣兩相強擊為病，則為風水，故通身浮腫也。以上諸證皆屬肌表，故當發汗，汗出乃愈也。風水無汗，當以越婢湯發汗，若汗出惡風則為表陽虛，故加附子也。若不惡風，小便通利，非表陽有寒，乃上焦有寒也。上焦有寒，惟兼病水者，則其人口內必多生涎沫也。

【永諸按】

吳謙說「六脈俱浮而洪」，那浮是風，而氣呢，我們剛才之前有講過了浮是因為風把氣往外拉的關係，脈管往外，因為他是產生一個往外的拉力。那洪呢？是氣很強，氣強所以就出現這種洪，代表他裏面氣分的熱。那風氣糾結在一起，如果風比氣還強的話，氣瀉的速度會比較快，所以身體比較容易引起乾燥，最表面的就會形成什麼？隱疹，或者是突起來的蕁麻疹那一類的，那身體呢就會癢。那癢的話就是皮膚那邊比較虛，因為都被抽乾了，所以癢者泄風，風使這些氣洩掉的關係，所以叫泄風。那風盛就乾燥嘛，所以慢慢的久不癒就形成一個「痲癩」，痲癩就是疥癬、癩之類的。痲就是結痲，就是乾乾的。那癩就是賴著不走的病，一般是屬於皮膚。那如果氣是比風還強，風沒辦法使表皮變燥，那反而風把一些熱帶走以後，那邊的氣就形成了水，水會浸潤那邊的肌肉，使得肌肉繃緊，所以就難以俯仰。那為什麼會出現難以俯仰呢？因為我們背是為陽，所以風一定是影響在上面的，所以上面的風很大，下面的風很小，這是風的本性，所以位在越陽部的部分，產生的水氣會越多，筋肉脹緊，造成難以俯仰。那產生的這水就形成風水。風水的話因為是風造成的，所以就惡風，那一般我們就是用發汗的方式。那如果他沒有惡風，那水是可以從小便排掉，那小便會是很通利的，

那這個他就沒有惡風。那有時候這些水是經由三焦回流，再從小便排出，因為表部的氣中之血，經由胸管的部分，回到心，心又可以到腎，所以他小便是通利，但是這邊回流的寒水太多會影響肺，所以他才講說影響到上焦，上焦這部分是有寒的，那上焦有寒呢，這邊循環比較差，產生的涎唾比較多，所以他是病在上焦，這個就是黃汗。

【集注】

尤怡曰「風，天之氣；氣，人之氣，是皆失其和者也。風濕相搏，風強則氣從風而浸淫肌體，故為癢疹；氣強則風從氣而鼓湧水液，故為水；風氣並強，兩相搏擊，而水液從之，則為風水。汗之則風去而水行，故曰『汗出乃愈』。若惡風者表虛也，不惡風而小便通利者，以上焦有寒不能約束津液，故其口多涎也」。

【永諸按】

尤怡說「風，天之氣；氣，人之氣，是皆失其和者也」，風是天的氣，氣就是人體的氣，而邪氣才是失和的，那我們人體有正氣跟邪氣，那邪氣是失和的氣，那風跟氣相糾結在一起，那風強呢？就從風而燥，所以出現了那種癢疹和痲癩。那如果氣強呢？那麼就從氣，氣化而成為水，氣被拉走的熱量就形成水，那從水以後就形成所謂的風水，風水是在表，如果這些水是往裏面走，不積在表，是由氣中之血回流在裏，而積在肺部上焦的部分，那就出現「上焦有寒，其口多涎」，那這個就是黃汗，而他小便是通利的。

※寸口脈沉滑者，中有水氣，面目腫大，有熱，名曰風水。視人之目裏上微擁，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風水。

【《桂林古本》】

寸口脈沉滑者，中有水氣，面目腫大，有熱，名曰風水。其人之目窠上微腫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亦曰風水。

【永諸譯】

寸口脈沉滑的，內有水氣，面目腫大，身體有熱，叫做風水。病人的下眼瞼上微腫像蠶剛躺下要起來的樣子，病人的頸脈動，常常咳，按他的手足，陷下而不起的，也叫做風水。

【永諸講解】

「寸口脈沉滑者」，沉又滑，「中有水氣，面目腫大」，臉跟目很腫大，「有熱，名曰風水，視其人之目窠上微擁腫」，《金鑑本》這邊是寫目裏，「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按其手跟足，陷而不起者，「風水」。我們來看《桂林古本》，那寸口脈沉滑，沉是代表什麼？裏。就是說他血液比較重或比較寒，所以脈浮不上去。我們知道浮沉是由輕重來看的，東西輕的就在上位，東西重的就在下位。那滑呢？代表他氣血很旺，氣血很旺。雖然他是沉的，比較重，但是氣血很盛，所以我們就知道判斷說，他的脈應該有水氣，或者是他中焦有水氣，有水還有氣。那他的面目腫大，因為這個雖然看起來是沉的脈，但是實際上，那滑是屬於陽的脈。滑是屬於陽，沉是屬於陰，那他是屬於在表的部份的。那面目腫大代表什麼？像面目會腫大代表他是有熱的。因為面目是屬於陽，那陽的性能會往上，所以有熱才會把裏面的水氣往上，所以形成腫大。其實，即使是一罐冰水，那上面還是會冒水蒸氣，因為那是熱量分配的問題，所以他還是有水蒸氣的產生，還是有高

動能的分子，所以當你體內熱的話，這些高動能的分子就會往上，所以還是會形成臉的腫，並不是說脈沉就不會腫。因為他還是有高動能的分子，會往上所以形成面目腫，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有熱，你再給他加一個熱，他從底部就往上走，這個呢就叫風水。

那就看這個人的目窠，目窠就是眼眶，眼眶上有一點點腫。我們眼眶這邊不是有一個眼臉的部分，那邊腫起來，就像蠶新臥起之狀或者像新月，那邊就是一些水氣堵在這邊。那邊的氣不流通的話，我們就可以推測，因為面目這邊是要經由頸項部回流到心臟的，所以表示從頸項這邊其實都一路回堵上去，堵到那邊？堵到眼睛這邊了，這邊的氣流通不好，所以他頸脈會動，是因為有水的關係。頸動脈跳動，藉由水的震波跑出來，所以我們可以從皮膚上看出，他頸那邊有一個脈動，因為那是一個水氣，所以他固定的時間會咳。那按他的手足呢？因為手腳是屬於陽嘛，手足有積水氣，那手腳就會陷而不起，這就是風水。那跟皮水的不同，皮水是屬於陰，所以他在跗和小腹的腹皮，腳按起來皮膚是比較腫的，沒指陷而不起的，小肚皮是繃緊的，皮水是這樣。

【注】

此承上條詳申風水之證脈也。寸口脈沉而滑，中有水氣之診也；面目腫大，中有水氣之證也。有寒者，其脈沉遲，則為石水也。有熱者，其脈沉滑，名曰風水也；視其人之目胞上微擁似蠶，如新臥起之狀，人迎頸脈動甚，時咳，按其腫之手足，陷而不起者，皆風水之證也。

【永諸按】

吳謙說這個是把上條的風水再重述一遍。那寸口脈沉而滑，之前講的寸口脈是浮的，那邊反而是寸口脈沉而滑，那寸口脈是肺的脈，沉是代表他的脈比較重。那滑呢？水氣實，就是說這裏面堆了很多東西，所以導致的重。寸口脈肺氣是從關的脾胃之氣來的，所以我們就知道中有水氣，就是脾胃那邊有水氣，那面目的腫大是因為有熱的關係，不是有水氣的關係。面目的腫大是因為有熱，所以有能量把水往外散出去，像之前那個面目腫大是因為病屬陽的部分，那如果像這種脈沉遲的話，如果脈是有寒的就形成石水。石水的症狀就是會什麼？因為石水是影響到中下焦的流通，所以他出現腹滿但是不會喘，也不會發燒，因為它是屬陰的。那正水是病在表，如果脈沉遲就是表之裏的問題，水積在四肢頭面的筋骨，因為正水影響到陽，所以會喘，但是不會腹滿。我們總結一下，石水是影響到陰的部分，所以會腹滿而不會喘，那正水是影響到陽的部分，所以會喘而不會腹滿。那正水又可以跟黃汗做一些區別，那黃汗是因為本身還有熱，所以就出現發熱，雖然發熱但反而不會惡風，與風水有所區別。那像這個風水有可能發熱但是會惡風，兩者不一樣。那這個「有熱者，脈沉滑」，為什麼會出現脈沉滑？一般氣熱脈洪，血熱脈數，所以血熱會引起脈跳得快，跟沉沒有關係，那沉的話跟輕重比較有關係。如果東西比較輕的就會浮在比較上面，比較重的就會沉在下面，所以像金屬或是已經濃縮、結成塊的液體都是往下走，而氣體都是往上升。因為氣體輕，液體重，這也是密度的關係，所以沉代表血液的密度、濃度是比較稠的，因此是往下走，那邊告訴我們氣血瘀堵在頭面，因為面目腫大了。那因為他臉那邊都腫了，代表那邊的淋巴回流不好，因為我們人臉的淋巴、頭的淋巴是要往下回流入心的，所以你想看，那邊回流不好的話，所以從頭要入心的頸項部這一段，都是有受到堵礙的。那堵礙就積了一些水氣，因此會使得我們的頸動脈跳動的時候，因為水的傳導，使得脈波到皮外，所以我們就看到頸脈在動，那因為這些水有瘀堵，所以心肺其實也會有所影響，所以他固定的時間會咳嗽，代表



牽涉到心肺的問題。那手腳是屬於陽，所以像這個風水是堵在外面，所以壓了不會起來，這個也是風水。

【集注】

趙良曰「《內經》云『脈沉曰水，脈滑曰風，面腫曰風，目腫如新臥起之狀曰水，頸脈動，喘咳曰水』。又腎風者，面跗龐然，少氣時熱，其有跗腫者，亦曰本於腎，名風水，皆出《內經》也」。

【永諸按】

《內經》說「脈沉曰水」，為什麼？因為水比較重，水比較重就比較會沉下去。「脈滑曰風」，其實脈滑，我們應該講什麼？脈滑代表氣血俱實，脈滑謂之實，氣血都很充實。面腫也一樣是風，或是曰熱，如果眼睛腫像新臥起之蠶狀，這個叫作水，其實它本身就有水，「頸脈動，喘咳曰水」，這是《內經》講的。如果是腎所造成的風，面跗龐然，都腫腫的，因為水本來也很少，所以在最陽處還有陰中之陽得處都是腫起來的，那他說「其有跗腫者，亦曰本於腎，名風水」，其實我們講的跗腫，大概都是講什麼？皮水，皮水比較多，風手是在手足。

程林曰「沉者就下之性，滑者流行之象，故沉滑者，中有水也。面腫曰風，風鬱於經則熱，故面跗腫大有熱，名曰風水。《內經》曰『諸有水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頸脈，人迎脈也，水邪干土，則頸脈動，水之本在腎，水之標在肺，故時時咳也。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此屬水脹，

如按水囊者，必隨手而起。今風水搏於手足，屬肌肉之間，按而散之，猝不能聚，故陷下而不起也」。

【永諸按】

程林說「沉者，就下之性」，因為本身就重，「滑者，流衍之象」，其實滑是氣血俱旺的象，氣血俱實，所以沉滑者，就是深層部有水氣，就是說氣血皆旺，所以他才講說中有水氣。「面腫曰風」，面腫其實是因為熱所造成的，並不是因為風，所以條文才講說有熱。《內經》講「諸有水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其實水最容易看到的是在腳，最不容易看到的是在眼睛，因為目部是屬於陽，所以你在眼睛就看到腫起來，我們就知道他一定有水，很肯定的一定有水。水的本性是陰，故從其類，目下屬於陽，跗是陰，所以水在跗最易看到，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目下的腫，目是位於陽位，陽位既然都看到腫了，陰位怎麼有可能不腫呢？陽位都有水了，陰位怎麼又可能沒有水呢？所以是這樣的關係。頸動脈並沒有講是人迎脈，你要講人迎脈也可以，他所以會動的原因是怎樣？有一些水氣堆在那邊，所以導致脈跳動的震波傳導在外面。「水之本在腎，水之標在肺」，其實這個原因是他的氣都流通不順了，手腳還有臉都腫了，我們心肺血管要打上去打頭面這邊，不好意思，這邊都堵住了，因為都腫了，出不去的話那就逆回去心肺，因此就形成喘，若是此人的心臟還好，不發心臟病，則是肺的靜脈回流會有問題，導致肺氣的瘀堵，所以就出現喘，是這樣的關係。「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此屬水脹，如按水囊者」，這其實就是腹水。「風水搏於手足，屬肌肉之間，按而散之」，按了就會凹下去，陷下而不起，跟皮水的區別是在於，皮水只有在腳盤和小腹，風水是在手足。

※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腹痛加芍藥。

【《桂林古本》】

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

【永諸譯】

風水，脈浮，身體重，出汗，惡風的，防己黃耆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風水、脈浮、身重」，因為氣水都堵在外面，「汗出」有流汗，「惡風」會怕風，因為是風造成的，「防己黃耆湯主之」，為什麼要這樣呢？其實我們知道，風水是因為風都把氣拉到外面去了，造成風水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氣太強，遠勝於風，所以氣中之氣外散不全，積脹在皮內。為什麼會積起來？因為風是一個陽，力道是往外的，這些受風影響的氣都要往外走，導致往回走的氣中之血力道就少了，因為氣往外走，但毛孔的孔道大小有限，所以整個就脹積在皮內的地方，如肌肉、筋，因此會覺得身體很重，雖然有出汗，但是因為這個毛孔的排氣量有限，那你再發表也沒有用，因為出汗是沒問題的，只是風把這些氣都拉往外面，都往氣中之氣走，不往氣中之血走，因而導致這種風水。那我們怎麼治療？氣中之氣這邊是沒問題的，我們就加強氣中之血的回流，所以就用什麼？就用防己黃耆湯。用防己來加速氣的通關，我們身體有很多大小關節，關節內有腔，腔內有氣，防己可以加強腔內氣的流動，像防己內有黑黑的車輪，黑色屬骨，輪可轉輸，所以加強關節腔內氣的流動，而黃耆

促進氣中之血在管內的流動，促進淋巴的回流。我們總結一下，黃耆是促進淋巴的回流，防己是加速關節內淋巴的流動，那我們講簡單一點的話就是，因為車子一定走大路，所以屬於表面的細的淋巴管道，我們是用黃耆來加速他的流動，所以吃黃耆，手的腫很快就消了，因為是表面淋巴，是大範圍這些流域的，我們就是用黃耆讓這些淋巴回去，那回到主要幹道或是經過關節的時候，我們就用防己，所以像小路用步行的，路太小的不能走車，所以我們就用黃耆，那到大路了以後，開始用車運了，防己有像車輪的紋路，所以防己就加強路徑夠寬的淋巴的流通，所以這兩個合在一起，就形成防己黃耆湯，同樣的因為肌肉那邊有很多水濕，要趕到細淋巴管，所以用白朮把他趕進去。再輔佐桂枝通脈，生薑幫助血中之氣的外滲，加強淋巴的推力。

【注】

此承上條風水，詳申其證，以明其治也。風水之病，外風內水也。脈浮惡風者，風也；身重腫者，水也。汗出表虛，故用防己黃湯，固表以散風水也。若腹痛，加芍藥、甘草以調中也。

【永諸按】

吳謙說「此承上條風水，詳申其證，以明其治也。風水之病，外風內水」，這講的沒錯，就外面是風，內部水，而像這個是氣勝於風，才造成風水，若是風強於氣，則形成癰疹，久成痲癩。脈浮惡風就是風的病，身重腫那是水，並不是汗出表虛，所以本條文並沒有汗出表虛，雖然是身重汗出，但這不是表虛的身重汗出，而是整個氣都堵在那邊。在最前面條文已

經講，脈浮而洪，氣太旺，就導致那邊的堵，所以用防己黃耆湯，它不是固表以散風水，而是幫助我們氣中之血回流，通利整個氣道。生薑加強血中之氣的外滲，提供氣流動的力道，大棗還是維持基本的體液，在此生薑用不多，只有一兩而已，桂枝湯內生薑用三兩。大棗用到十二枚，避免我們汗出過多或是避免防己、黃耆、白朮的行氣中之血太過，使週邊區域的氣不足，太過乾燥。

【防己黃耆湯方】（見濕病中）

【《桂林古本》】

【防己黃耆湯方】

防己二兩，甘草一兩（炙），白朮一兩，黃耆二兩，生薑一兩，大棗十二枚（劈）。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喘者，加麻黃五分。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服後，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之，溫令有微汗，差。

【永諸按】

方藥後面有一些加減，那邊如果有喘，那就加強肺氣，那就用麻黃，強迫毛孔開大一點，如果胃中不和，就氣走太快了，都走氣沒有走血，那就加芍藥。是因為防己、黃耆加強了氣中之血的流動，那競爭性太強，會導致血中之血的回流不好，所以要加芍藥。氣往上衝，

就是下面的氣血比較堵所以要加強心臟的力道，還要通脈，所以加用桂枝。「氣上衝」的原因，就是血要往裏走，而裏這邊血管收縮，氣血逆回去，形成像奔豚一樣。奔豚就是動脈的收縮，所以才會有從氣從少腹上衝到心。像氣上衝呢也告訴我們說，我們的血往這邊走，這邊有一些阻礙，所以不太流通，所以出現一種什麼，有一個逆向波，感覺會氣從這邊往上衝，所以我們加上桂枝來通脈，所以桂枝可以治療衝氣的原因是因為它通脈的關係。那「陳寒」？下面比較冷的那個，我們就加細辛，細辛呢他有辛散的作用，它是熱性的，它可以到最根部，因為它是根，細辛記住用根，外面都用莖葉來騙人，所以細辛呢我們用他的細根到最深的地方，把一些寒性的水氣，把它化掉以後呢，往外散，所以就可以散掉這些陳寒。

那喝完藥以後呢當然會有「如蟲行皮中，從腰下如冰」，那因為這個是走表面的，走幫助淋巴的流通的，「從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之，溫令友微汗」，使他有出汗，稍微的出汗，那主要是靠防己黃耆幫助這些氣中之血的回流，這是防己黃耆湯。那防己黃耆湯對我們四肢關節的腫，早上起來，手的繃緊、腳的繃緊這一類的，或者下午腳會覺得沒力，我們用防己黃耆湯效果很好。

補注：條文下面的一些加減，這邊寫說喘者加麻黃五分，那為什麼會喘呢？喘是跟心肺有關係，那其實主要是我們人的心臟、肺，這個氣出不去，有所瘀堵的時候，氣血會逆回去，會影響到心臟，就會影響到肺靜脈的回流，肺靜脈的回流不好，肺就會堆很多的液體，那就會導致肺這邊的腫脹，所以形成這種喘，因此喘一定跟心肺有所關係。喘要加麻黃，麻黃就是麻黃素，那麻黃素跟腎上腺素它們是同一類的，只不過有些取代基不一樣而已，所以它可以什麼？它可以使毛孔擴張，可以使氣管擴張，那這樣就不會喘了。那胃中不和加芍藥，

什麼叫胃中不和？一般的中和就是出去的跟回來的兩個不相等，這就叫做不和，也就是說我們汗出的太多回來的太少這就叫不和，雖然胃這邊血來了，速度是可以的，但是靜脈回流的速度不好，這就是不和。那不和我們就要加芍藥，那為何加芍藥呢？就是幫助靜脈回流，那胃中靜脈回流不好血流堆積，所以就形成肚子痛。「氣上衝者，加桂枝」，我們之前有一奔豚，氣上衝胸不得息，發作欲死復還止」，那心臟的主動脈往下，走腳，還有手，主要大部的血液是往下面為多，畢竟血是屬於陰的，所以往下的血會比較多，下面也是一些臟器，腸胃道，所以血往下走，那為什麼會氣上衝呢？因為裏面這邊的血管收縮了，小動脈收縮了，所以就產生一個逆蠕波，逆向回流的波，就會有一個氣上衝的感覺。像這種氣上衝的感覺，我們治療上用桂枝，把這些收縮的小動脈把它擴張，那擴張以後血流了就不會有回流的逆波，導致氣上衝的感覺。那「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陳寒就是很久很久的，就是很底的，所以我們要發陳寒的話一定要從最陰部，最陰部就那邊？腎。腎為最陰部，腎在所有五臟中它是最陰的，所以我們要發腎的氣，這是我們生命的根本，把這些陳寒把它趕出去，所以有陳寒用什麼？細辛，而不是乾薑，因為脾是太陰，在陰跟陽的交界之中，所以我們要用發少陰腎氣的藥，也就是用細辛把這些陳寒趕出去，所以下有陳寒要加細辛。那吃完藥應該有像蟲行皮中的感覺，為什麼有蟲行皮中呢？因為我們防己跟黃耆使得淋巴的流動加快，那淋巴的流動加快就有那種感覺，有蟲在走的感覺，就蟲行皮中。

那為什麼從腰以下如冰呢？因為淋巴加快以後，它們都回流到心臟這邊來了，那回去以後呢？因為陽部這邊離得比較近，所以這邊回流得比較快，陰部這邊離得比較遠，所以相對會比較慢，既然這邊回流快，這邊血液的滲出也比較快，所以血大部分都往陽，離心臟最近的地方走，那熱的血送到這邊所以它上面是比較溫暖的，那陰部這邊回流慢慢的，所以送到

的血就比較少，拉回去的多，回來的少，所以陰部這邊的腰以下，就會像冰一樣，因為新供給的血少了，那我們為了要使身體能好，在服藥處理的時候，加一些外在的東西，來幫助它的熱度，所以坐在被的上面，增加溫暖，又用一被繞之，繞之是從腰這邊冷的地方把它繞起來，使這邊有出一些汗，也是幫助這邊一些風水排掉，這樣就會好了，這一條主要講的就是這樣。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反不疼，身體反重而酸，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為風水。惡寒者，此為極虛，發汗得之。渴而不惡寒者，此為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胸中塞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為黃汗，痛在骨節。咳而喘，不渴者，此為脾脹，其狀如腫，發汗即愈。然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

【《桂林古本》】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今反不痛，體重而酸，其人不渴，此為風水，汗出即愈。惡寒者，此為極虛，發汗得之。渴而不惡寒者，此為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躁不得眠，此為黃汗。痛在骨節，咳而喘，不渴者，此為正水，其狀如腫，發汗則愈。然諸病此者，若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但當利其小便。

【永諸譯】

太陽病，脈先浮而後緊，原則上應當骨節疼痛，現今反而不痛，身體先重而後酸，病人不渴，這是風水，出汗就好。惡寒的，這是極虛，發汗得到的。先口渴而後不惡寒的，這是皮水。身體先腫而後冷，樣子像周痺，胸中窒塞，吃不下，反而聚結疼痛，躁動不能睡覺，



這是黃汗。痛在骨節，先咳而後喘，不口渴的，這是正水，病狀好像腫起，發汗則愈。然各種生此類病的，如果先口渴而後下利，小便頻數的，都不可以發汗，只應當利小便。

【永諸講解】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今反不痛，體重而酸，其人不渴，此為風水，汗出即愈。惡寒者，此為極虛，發汗得之。渴而不惡寒者，此為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躁不得眠，此為黃汗。痛在骨節，咳而喘，不渴者，此為正水。其狀如腫，發汗則愈。然諸病此者，若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但當利其小便」，那我們逐一來看看。太陽病呢？病在太陽，脈先浮而後緊，脈浮代表病在表，先浮而後緊，代表先傷風而後傷寒，因為風會令脈浮，而寒會令血管收縮，就出現了緊脈。先有表證，後來受到寒的影響，脈變緊了，那寒的話呢？理論上應該要骨節疼痛，像傷寒麻黃湯證，會骨節疼痛，但現今反而不會痛，所以出現了這個「反」字，「今反不痛」，就告訴我們說，這個跟麻黃湯證是不同的，那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等一下來做講解。那體重而酸，身體先重，然後慢慢會變酸，先開始重，而後面變酸，病人不會口渴，這是風水。那它主要的原因是在於，病者體質比較寒，當那氣中之氣受風拉出去的時候，又受到寒，那寒的影響以後，就會形成皮內有水，這就是風水。但因為一般受寒以後，應當會骨頭疼痛，為什麼呢？因為骨節之間有很多腔室，內有液體，所以受到寒以後，這些液體很快就冷卻，水在冷是很快的，冷了之後，就會刺激這邊的痛覺感受器，所以出現疼，疼就是因冷所感受到的，痛則是因為這邊堵住了，所以說不通則痛。這是因為他體質比較冷，但他反而沒有冷疼的感覺，那因為是風水，水積在皮內，所以身體會形成重重的，那淋巴液堆久了以後，肌肉這邊的一些乳酸本

來要靠著淋巴的回流去清掉的，結果就慢慢堆積，形成酸，所以剛開始是重，後面堆了很多了就會酸。那因為它本身的水還是夠的，所以不會口渴，此是風水。因為它本身體質比較是寒，所以就不會口渴，這就是風水。那風水的治療方式因為它是表寒，所以主要用出汗的方式，跟防己黃耆湯呢那種幫助淋巴回流方式是不一樣的，這是另外一個治法。

那如果惡寒呢？就是如果我們把它發汗，汗出即愈嘛，那如果我們把它發汗過頭，陽氣衰了，便會出現惡寒，這就是什麼？就是亡陽嘛，陽部的氣虛掉了，所以它才講說這是極虛，這是因為發汗得到的。那另外還有一種叫皮水，那皮水跟風水它們前面都一樣，鑑別點就在於說皮水它會口渴，足跗腫，腹如鼓，那風水是不口渴，手足腫，那它也不惡寒。還有一種呢？身體腫而冷，狀如周痺，身體先腫起來，然後後面因為水氣慢慢變多，所以出現這種冷，那冷呢是內生的，寒是外來的，所以告訴我們一件事情，我們人體分成陽跟陰，那黃汗造成的原因是怎樣？它陽的部分走得氣比較快，那陰部的地方跟不上，所以會在胸部中間形成一個空腔，這是一個虛，所以叫胸中空。那外面因為身腫，但是冷在裏面，因為氣血往外越來越多，內部的氣血供應不足，那裏面氣血流動變慢變少，身體就會變成冷，然後陰為陽之本，裏部氣血供應不足，能消化吸收產生的後天食飲之榮衛血氣也不足了，外部的氣血供應也會變少，然後就形成像周痺一樣，或者是我們身體表部這邊血中之氣滲出太多了，氣堵在外面，導致它壓迫了血管，使得血流變少，所以熱度供應也不足，那也會導致這種身腫而冷，這是另外一種解釋。

那「胸中空」，因為氣血向外，裏部氣血供應不及，就在陽中之陰的胸中部位，造成空虛，這就是胸中空，與屬實的「胸中塞」不一樣。「不能食」，沒辦法吃，因為內部氣血不

足，消化功能變差，吃了會脹起來，「反聚痛」，而且胃腸這個地方的因氣血不足，肌肉反而會繃緊、聚起來那種的疼痛，除了不能食，吃了可能還會反聚痛。

「躁不得眠」，「躁」代表血往下面的力道是不夠的，這邊的血循是不好的，下肢血循不好就會出現躁，所以身體藉由外部的動作來幫助血流。那「不得眠」，就是想要睡睡不著，因為睡覺是人的本能，想睡睡不著叫不得眠，為什麼呢？因為心中這邊空空的，虛煩，像梔子豉湯，它也是胸中空，虛煩不得眠，道理是一樣的。那像這種就是「黃汗」，為什麼？因為氣堵在外面，裏面又有虛熱。

「痛在骨節」，他的痛是在骨節，因為那是寒的關係，水氣堆在骨節那個地方，淋巴回流不好，氣中之血冷，回流入心到肺，而影響到心肺，所以會咳，嚴重的就會變喘，不會口渴，因為他體質本身是寒，所以不太會口渴，這個就是「正水」。那它的症狀呢？脾脹。脾字吳謙說是「肺」，我覺得也可以說是「腫」字，腫就是肉，因為肌肉有水氣的堆積，有淋巴液的堆積，所以就整個腫起來，那因為這個是在表，所以發汗就會好。這個原因主要也是表部的流通不好影響到人體裏部，一方面陽氣出不去，所以心臟那邊受到影響，肺也受到影響，是這樣的關係。「然此諸病者」，如果是口渴，口渴代表胃這邊水是可以上去的，這邊淋巴是可以上去的，可以走很快。那下利是脾胃不好，所以水勢往下，那小便又數的，常常小便，那像這個都不可以發汗，要因勢利導，因為從胃氣一直到表面是通利的，所以才會口渴，那小便這邊出了問題，小便頻數，那我們就要利小便，把這些水往下焦那邊利去，這邊下利就會止了。

【按】

脾脹之「脾」字，當是「肺」字，是傳寫之訛。發汗即愈之下，當有前條「越婢加朮湯主之」七字。

【注】

此又詳申風水、皮水、黃汗、肺脹四證之治法也。太陽病，謂頭痛發熱惡風也。脈浮而緊，似傷寒也，傷寒法當骨節疼痛，反不疼，身體反重而酸，面目浮腫，其人不渴，非傷寒也，乃風水也，發汗汗出即愈也。若愈後而惡寒者，此為過於發汗，極虛得之，當補表陽，自可愈也，有是證渴而不惡寒，似傳裏也，但跗浮腫，其腹如鼓，乃皮水也。有是證胸中窒反聚痛，不能食，暮躁不得臥，似裏實也；但身腫而冷，麻木如痺，此為欲作黃汗也。痛在骨節，似傷寒也，但其狀如水腫，咳喘不渴，此為肺脹也。以上四證，皆初病皮毛，狀類傷寒，故均以越婢加朮湯主之，發汗即愈也。若渴而下利，小便數者，則津液已奪，故不可發汗也。

【永諸按】

條文就講了風水皮水，那我們只要知道，風水皮水他們的差別就在於什麼？一個是口渴，一個不口渴。風水是不會口渴，皮水是會口渴的。那黃汗跟風水有點像，但是它比它更嚴重，它比較熱，所以因為它衝得太快了，形成胸中的窒，然後胸那邊就會虛煩，跟梔子豉湯是一樣的，虛煩不得眠，心中懊惱這一個，是這樣的。那肺脹這個，條文沒有講到肺脹，那是講正水的部分。

那太陽病呢？其實就包括了「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這個部分，那脈浮而緊似傷寒，那傷寒應該要骨節疼痛，那反而不會痛，身體重而酸，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它也是傷寒，但是因為個人體質的關係，所以導致它不會出現這種骨節痛，所以如果一個人的體質是比較寒冷的，那傷到寒呢它會以疼痛為主，如果這個人是比較以濕熱為主，或者是以熱為主，那傷到寒呢，它的那種感覺就大概是出現這種重而酸這種情形，這是風水。

那皮水也是跟風水差不多，不過皮水是以它的部位來講，風水是以它的病因，那皮水的原因是因為它皮膚的腫脹，水氣在皮膚所導致的，那像這種呢，大概治療上都是發汗。那後面的呢？因為前面大概都是發汗的，所以如果我們見到口渴又有下利的，那我們就不可以發汗，我們要來利小便。

【集注】

趙良曰「脾脹恐是『肺』字之誤。《靈樞經》云『肺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咳也』」。

魏荔彤曰「其狀如腫者，按其手足，未至陷而不起，故曰如腫，似腫而實非腫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其狀如腫者，按其手足，未至陷而不起，故曰如腫」，就是所謂的氣腫，氣腫跟水腫的不同呢，就是水腫在腳背那邊，也就是足跗那邊一定會腫起來，這就是水腫。那氣腫那邊不會腫，反而是從脾經三陰交或者是從太谿，脛骨內側的部分，你壓他會有什麼？有腫脹凹陷的感覺，但是他的足跗不會腫。

尤怡曰「太陽有寒則脈緊，骨疼有濕則脈濡，身重有風則脈浮、體酸，此明辨也。今得傷寒脈，而骨節不疼，身體反重而酸，即非傷寒，乃風水外勝也。風水在表而非裏，故不渴，風固當汗，水在表者，亦宜汗，故曰『汗出即愈』。然必氣盛而實者，汗之乃愈，不然則其表益虛，風水雖解，而惡寒轉增矣，故曰『惡寒者，此為極虛發汗得之』。若其渴而不惡寒者，則非病風而獨病水，不在皮外，而在皮中，視風水為較深矣，其證身腫而冷，狀如周痺。周痺者，寒濕痺其陽也，皮水為水氣淫於膚也。胸中窒不能食者，寒襲於外，而氣窒於中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者，熱為寒鬱，而寒甚於暮也，寒濕外淫，必流關節，故曰『此為黃汗，痛在骨節』。其咳而喘，不渴者，水寒傷肺，氣攻於表，有如腫病，而實同皮水，故曰『發汗則愈』。然而諸病若渴而下利，小便數者，則不可謂水氣，當汗概發之也。仲景叮嚀之意，豈非慮人之津液先亡也哉！或問『風水外證骨節疼，此云骨節反不痛，身體反重而酸；皮水不渴，此云渴，何也』？曰『風與水合而成病，其流注關節者，則為骨節疼痛；其浸淫肌體者，則骨節不疼，而身體酸腫，由所傷之處不同故也。皮水不渴者，非言皮水本不渴也，謂腹如鼓而不渴者，病方外盛而未入裏，猶可發其汗也，此所謂渴而不惡寒者，所以別於風水之不渴而惡風也』。

【永諸按】

尤怡說「太陽有寒則脈緊」，對的。其實不一定是太陽啦，只要是傷於寒大部分脈都會變成緊的，包括平人還有體質比較寒的人都會緊，那體質比較熱的呢？他的緊有時候很快就看不見了，因為他是如同陽明病，剛開始會惡寒，那寒很快就見了，反而惡熱了。那骨頭疼是為什麼？那是因為冷的關係。那骨節的疼是因為有水氣，淋巴液回流不好，所以就積在骨

節之間的空腔，那遇到冷就形成疼，那如果有濕的話，脈就會濡，因為濕脈是軟軟的，那還有一種脈澀也有可能濕，因為濕在外面影響淋巴的回流，所以血液中也會出現乾燥的感覺，這個我們必須脈跟證來相對照，這樣才會完整。

那我們再繼續看這邊的，這邊有個「惡寒者，此為極虛發汗得之」，因為我們發汗過頭的話會亡陽，那亡陽因為熱量不夠所以就會惡寒，那個部份我們可以加一些附子或者是人參來幫助。那像這邊還有一個「渴而不惡寒」，我們之前有講過皮水跟風水的差別就是皮水會渴，風水不渴，那這個就不是風水而是皮水，其實它們倆個差不多，但是就是差這邊而已。那「周痺」，所謂的「周痺」就是什麼？因為氣血的供給不足，產生知覺遲緩的感覺，就是被打了一下，過了好久才疼啊！這個就「痺」。那「不仁」是你怎麼打，你打得很大力，再怎麼打他都不覺得痛，這個叫做「不仁」，那「痺」的話就是說反應比較慢，像天氣冷，大家已經覺得冷了，他還不會覺得冷，也像被燙傷一樣，我們碰到一下子就彈回來，他不是，他在那邊被火燒到了，隔一下他才痛才回來，這個就做「痺」，因為氣血不足，神經的反應遲鈍的關係。

※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惡風加附子。

【《桂林古本》】

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者，越婢湯主之。

【永諸譯】

風水，惡風，全身都腫，脈浮，不口渴，持續自行汗出，沒有大熱的，越婢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風水一樣惡風，那一身——就是全身，都腫起來，「脈浮」脈是浮起來，不會口渴，因為如果口渴就是皮水了，所以他脈浮不渴，他是風水。那一「續自汗出」，汗一直在出而且是連續的，就是一直一直在出汗，這個代表什麼？身體一直在出汗排熱，所以代表身體有熱，那為了要去區別白虎湯類的大熱，他又跟你講「無大熱」，那無大熱就要用越婢湯，有大熱就是白虎湯，為什麼會跟你講無大熱呢？因為這個熱是沒有根源的，如果是有根的熱，就會大熱，這大熱是從裏部的根開始外發的，像白虎湯證或者是胃家實的潮熱譫語，這個都是大熱，因為它是有根，那因為這個風水是無根的，它這裏面沒有熱，只不過它表面的氣這邊有堵住，慢慢發熱導致一直出汗，就是熱不大，所以病是在表，因此他用什麼？用越婢湯，所以在《傷寒論》裏面寫無大熱的目的，就是告訴你說這不是內在生成的問題，不是從腸胃道發出的熱，不是有根的熱，所以他寫無大熱。

那惡風加附子這個部分，在《桂林古本》沒有，實際上本來也不應該有，因為畢竟這個越婢湯本身就是以熱為主的，所以比較不會有過汗說整個亡陽，你看它的麻黃六兩，那一般我們在治療的方面，如果麻黃跟石膏有配伍的話，麻黃的數都會變多，更何況要發表的話而不是用在平喘，麻黃的量就要更多，所以越婢湯的麻黃用到六兩，那大青龍湯也是。那它石膏用半斤，因為它是無大熱，所以我們只要用半斤，像我們一般用來解表的，石膏的用法是六錢到八錢，那如果是白虎湯證，那起首至少就要從三兩開始，或者二兩開始，不然你沒辦法清掉他的熱，反而有時候會引起激怒反應，會出現更熱的情形，所以一開始在白虎湯證治



療的方面，石膏就從三兩先開始，那表證的像大青龍、還有越婢、還有麻杏甘石這類的，石膏大概用到八錢就差不多了。

越婢湯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拿來治療風水。那治療風水有兩種方式，一種就是讓淋巴流通變快的，這就是防己黃耆湯，另一種就是直接從毛孔把這些水氣散掉的。以熱為主的，我們就用越婢加朮湯。防己黃耆湯主要是以平常虛為主，那越婢湯就比較偏向以實證為主，它有些堵有些熱。

【注】

此又承上條風水，互詳其證而變其治也。風水之邪，全在表而不在裏，故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也。初本無汗，身無大熱，續自汗出而不惡風寒，表不虛也，故用越婢湯以發之。若惡風甚者，表陽虛也，前方加附子一枚，以補其在表之陽也。

【越婢湯方】

麻黃（六兩），石膏（半斤），生薑（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五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者，加附子一枚，炮。風水，加朮四兩。

【《桂林古本》】

【越婢湯方】

麻黃六兩、石膏半斤、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防己茯苓湯主之。

【《桂林古本》】

皮水，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防己茯苓湯主之。

【永諸譯】

皮水，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跳動的，防己茯苓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皮水之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皮水病特別告訴我們只有四肢沒有全身，風水有時候可以到全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而動」，我們先講一下皮膚，皮就是表面淺淺一層的皮，像三層肉上面有一層薄薄的這個叫做皮，下面那一層油網、白肉這個就叫做膚，過來下面就是肌肉了，所以是三層。《傷寒論》中有豬膚湯，所以豬膚湯用的是什麼？就是那種豬板油啦，豬膚湯用的就是豬板油去煮水然後加炒過的米粉。那膚上面這層叫做皮。那水氣在皮跟膚沒有在肌肉，只有在皮這邊而已。「四肢聶聶動者」，風水的話是比較偏向在肌肉這個部分，那「水在皮膚中，四肢聶聶而動」，你看我們把聶字加金字旁，不就是鑷，所以四肢聶聶動呢，就很像是被鑷子夾住的感覺。「動」是代表不定，表示他的位置是不定，

所以四肢聶聶不動就像是被夾住的感覺不是那麼順暢，而且位置是不一定的，就是痛的位置有可能在拇指，有時候手肘，有時上臂，不一定的。像這部分用防己茯苓湯，因為要把這水去掉，因為這層皮膚的部分和太陽寒水有點相通的，屬於太陽的部分，所以我們治療上要把這些水帶去膀胱利掉，跟防己黃耆湯走到脾胃不一樣，防己黃耆湯是加白朮，這邊是用茯苓，一樣用防己、黃耆加強淋巴的流通，再用茯苓把這個水導到腎那邊，而跟防己黃耆湯不同的是，防己黃耆湯的防己黃耆的量是白朮的兩倍，而防己茯苓湯是相反的，茯苓的量是防己黃耆的兩倍，所以只有這樣才能從小便利掉，因此吃了防己茯苓湯，這些水氣會從那裏排掉？它不是發汗排掉，而是從小便利掉。防己茯苓湯用桂枝和甘草加強心氣，桂枝的目的也是擴張血管，讓腎臟的血流變好，甘草就是補心的氣，那防己黃耆湯不是用桂枝，而是用生薑跟紅棗配伍，避免回流過快，表部變燥。像防己茯苓湯這邊是桂枝跟茯苓，使得這邊的氣血往腎會更順，因為整個氣拉到人體到心再到腎，既然茯苓是使這邊的腎流動變快排水更快，相對的，動脈也要跟他擴張，所以用桂枝。

【注】

此承皮水互詳其證，以明其治也。皮水之病，是水氣相搏，在皮膚之中，故四肢聶聶動也，以防己茯苓湯補衛通榮，祛散皮水也。

【集注】

沈明宗曰「此邪在皮膚而腫也。風入於衛，陽氣虛滯，則四肢腫。經謂結陽者腫四肢，即皮水也。皮毛受風氣虛而腫，所謂水氣在皮膚中，邪正相搏，風虛內鼓，故四肢聶聶而動，

是因表虛也，蓋三焦之氣，同入膀胱，而行決瀆，今水不行，則當使小便利而病得除。故防己、茯苓除濕而利水，以黃耆補衛而實表，表實則邪不能容，甘草安土而制水邪，桂枝以和榮衛，又行陽化氣而實四末，俾風從外出，水從內泄矣」。

【防己茯苓湯方】

防己（三兩）黃耆（三兩）桂枝（三兩）茯苓（六兩）甘草（三兩）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桂林古本》】

【防己茯苓湯方】

防己三兩，黃耆三兩，桂枝三兩，茯苓六兩，甘草二兩（炙）。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裏水，越婢加朮湯主之，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桂林古本》】

裏水，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沉，小便不利，甘草麻黃湯主之，越婢加朮湯亦主之。

【永諸譯】

裏水，全身面目黃腫，病人脈沉，小便不通利，甘草麻黃湯主治之，越婢加朮湯也主治之。

【永諸講解】

「裏水，越婢加朮湯主之，甘草麻黃湯亦主之」，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裏水也是一樣的道理，它是一身包括面目，它不是腫，它還加了一個黃腫。黃呢？我們一般看到黃就要想到什麼？第一個他的淋巴是不是被加熱了，淋巴加熱就會出現黃，另外一個就是濕熱，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什麼？血漿的不夠也會變黃，不過顏色不一樣，比較少的水的、被濃縮的那是暗黃，那如果是水很多的呢？像這種黃腫，就是亮黃，屬陽黃的一種。

它的治療方式有兩種，這邊講「其脈沈，小便不利，甘草麻黃湯」，主要症狀我們看到是面目都是黃腫，表示氣血是在外面的，是病在表的，反而他的脈是裏證的脈沉，而且還有小便不利的情形，這個告訴我們怎樣？如果一般脈沉，陰病的話，大部分小便清的，所以除非陽的不足以外，大部分陰病很少見到陽證，大部分是裏證，像小便是清長的，不會不利的。那這邊反而有表證的進到裏，見到這個沉脈。那我們就要說這個脈合不合，那實際上我們可以解釋就是因為什麼？表部的血氣堆太多，導致脈被壓到底部，所以這種裏水比較嚴重的。所以他整身都黃腫了。因為他是一身面目都黃腫，水堆的很厲害，所以把血管壓迫，壓迫到比較底部，因此出現這種脈沉。

那小便不利也算一種陽嘛！我們知道陽法有兩種，一種是發汗，流汗是一種陽，它是陽中之陽。小便不利也是一種陽，它是陽中之陰。那陰的部分，我們之前有講過，吐跟下嘛！

那吐是屬於什麼？陰中之陽法。就是說我的一些積呢，是在橫膈之上的，我就用吐。如果這些積呢，是聚積在橫膈以下的，那我們大部分是什麼？用下法，所以攻下是屬於陰中之陰法，吐法是屬於陰中之陽法。那這整個看起來是表面的問題所造成的脈沉，因而造成的小便不利。那治療方式也是以發表為主。所以呢就用什麼？發表的方。那一個是濕熱的，我們就用什麼？越婢加朮湯。那一個是比較偏向什麼的？虛寒氣不足，那要發散這個氣的，所以就什麼？甘草麻黃湯，用炙甘草來補氣，用麻黃來發這個表。一般在這古本裏面，如果有看到兩個方，一個病證出現兩個方，那就代表有陰跟陽。代表一個有可能是熱，一個是寒。那我們也可以這樣講，那越婢加朮湯就是屬於濕熱的，那甘草麻黃湯呢是屬於虛寒的。

【按】

裏水之「裏」字，當是「皮」字，豈有裏水而用麻黃之理？閱者自知，是傳寫之訛。

【注】

皮水表虛有汗者，防己茯苓湯固所宜也。若表實無汗有熱者，則當用越婢加朮湯。無熱者，則當用甘草麻黃湯發其汗，使水外從皮去也。

【越婢加朮湯方】

於越婢湯中加朮四兩。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二兩），麻黃（四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甘草，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風寒。

【《桂林古本》】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二兩，麻黃四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甘草，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復令汗出，不汗再服。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陰陽不相接而後皮水的，蒲灰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厥而皮水」，厥就是陰陽氣不相順接。這是我們表部，這邊血要回流，陽要到最外的盡頭，陰要回流，所以末梢是陰陽交會的最末端。厥呢？就是這個陰氣跟陽氣，沒辦法在那交接。那我們人的皮呢？你看皮水嘛，皮是最外面的，這邊的陰陽氣沒辦法交接，所以陽沒辦法到這邊，就沒辦法把這個陰推回來。就像我們的車子，要有動力才能走，所以像皮膚表面堆起來，就是因為陽沒辦法接到這個陰，所以叫「厥」，陰陽氣沒辦法相順接，導致這邊堵住了。那堵住的話我們要用什麼？用蒲灰散，為什麼要用蒲灰呢？蒲灰有人說是石菖蒲的灰，那其實我們比較偏向蒲黃，因為蒲黃他長在水邊，會開花成一棍一棍的，那上面這邊有很多屑屑，就像皮膚有很多屑屑一樣，看起來就像燒完東西後的灰，又因為蒲黃的花一開始都是黃色的，那久了以後就變黑色的，因此稱為蒲灰。在網路上你看蒲黃的圖，一根直上然後是在最末梢，所以我們用它來什麼？交通陰陽，是這樣，所以用蒲灰來治療。那蒲灰散方我們在消渴的病那個部分也有看到。

【按】

「厥而」二字，當是衍文。

【注】

水在皮膚，浸淫日久，必然腐潰而出水也，當以蒲灰散敷之，以燥水也。

【蒲灰散方】（見消渴中）

【《桂林古本》】



無。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屬少陰。浮者為風，無水，虛脹者為氣水，發其汗即已。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

【《桂林古本》】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者，屬少陰，為石水。沉遲者，屬少陰，為正水。浮而惡風者，為風水，屬太陽。浮而不惡風者，為皮水，屬太陽。虛腫者，屬氣分，發其汗即已。脈沉者，麻黃附子甘草湯主之。脈浮者，麻黃加朮湯主之。

【永諸譯】

水所造成的病狀，病人的脈沉小的，屬於少陰，是石水。脈沉遲的，屬於少陰，是正水。浮而惡風的，是風水，屬於太陽。浮而不惡風的，是皮水，屬於太陽。虛腫的屬於氣分，發汗就會好。脈沉的，麻黃附子甘草湯主治之。脈浮的，麻黃加朮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者」，脈沉是主病在裏，因為陽氣不夠，「小」是陰不太夠，「小」就是說血液中的血含量不太夠，所以脈管就變小，因為送不去的關係，那這個部分是「屬於少陰，是石水」，比較深層的。那「沉遲」，遲的話就是有陰阻到氣血，這也是屬於少陰，是正水，那這兩個的差別，一個是虛，一個是寒。那沉小是比較偏向什麼？虛，因為他血管

變小，脈管容積變小。那沉遲呢？在《傷寒論》〈平脈法〉有講，脈沉遲者，遲是陰阻氣血，脈就會出現遲。那脈浮病在表，所以是在太陽，因此脈浮而惡風是屬於風水，屬於太陽。那「浮而不惡風者，為皮水」，這也是屬太陽。那虛腫的是氣分，「發其汗即已」是屬於比較陽，如果我們碰到脈沉的，因為是屬於少陰，所以我們用麻黃附子甘草湯來主之。那如果是脈浮的，我們就用什麼？要去掉表面的寒濕，我們用麻黃加朮湯來主之。那《桂林古本》跟《醫宗金鑑本》有些不一樣。

【按】

為氣水之「氣」字，當是「風」字，若是「氣」字，則無發汗之理，且通篇並無氣水之病。

【注】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屬少陰水也，今脈不沉小而浮，浮者為風，非少陰水也。若無水虛脹者，為風水也，風水發其汗即已。風水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汗之；脈浮者，宜杏子湯汗之。

【麻黃附子湯方】

麻黃（三兩），甘草（二兩），附子（炮，一枚）。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溫服八合，日三服。

【《桂林古本》】

【麻黃附子甘草湯方】

麻黃二兩，附子一枚（炮），甘草二兩（炙）。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麻黃加朮湯方】

麻黃三兩，桂枝二兩，杏仁七十個，甘草一兩（炙），白朮四兩。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汗。不汗再服，得汗停後服。

【集解】

沈明宗曰「麻黃附子湯，今人置之不講，余特舉而明之。麻黃、附子通陽開竅，治水妙劑。今人惟用腎氣湯、丸壅補其內，致陽氣不宣，轉補轉壅，邪無出路，水腫日增，咳血而死者，不知凡幾矣」。

【杏子湯方】

麻黃（四兩），杏仁（五十個），甘草（炙，二兩）。

服。  
上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得汗止

【《桂林古本》】

無。

※問曰「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柏汁，脈自沉，何從得之」？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主之」。

【《桂林古本》】

問曰「黃汗之為病，身體腫。若重汗出，而發熱口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柏汁，脈自沉，從何得之」？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黃耆芍藥桂枝湯」。

【永諸譯】

問曰「黃汗所造成的病狀，身體重，如果再出汗就發熱，口渴，病狀如同風水。汗沾衣服，顏色純黃如黃柏汁，脈本來就沉，是怎樣得到的呢」？師曰「因為出汗時入水中浸浴，水從汗孔入而得到，適合黃耆芍藥桂枝湯」。

【永諸講解】

那問曰「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柏汁，脈自沉，何從得知」？身體腫因為他氣血往外很快都堵在外面了，所以身體腫，他說如果重汗出，就是原本他稍微出汗了，我們又再發汗的話，就會發熱而口渴。不過這個地方是比較奇怪，我覺得用《醫宗金鑑本》「汗出而渴」會比較好，因為這邊是黃汗，當然《金鑑本》可以參看或者也可以看《桂林古本》，兩者都各有它的意思。如果我們把他強發汗，就是說本來有出汗了再發汗呢就會發熱而口渴，那就會變得像風水的樣子，所以它跟風水呢是有點相似，不過它是裏熱，它的熱比風水還強，所以他就會發熱而口渴。

因為「重汗出」，這邊告訴我們黃汗它是不可以發汗的，因此從《桂林古本》的條文讓我們知道黃汗是不可以用發汗的方式的，因為發汗就會變得像風水那個樣子、會發熱而口渴。那它「汗沾衣，色正黃如柏汁」，就表示他的熱比較旺盛，所以那個汗都濃縮變成黃色的，一般我們汗流出來是清清的，像我們鼻涕一樣也是清清像水一樣，但是放久了，熱多了，就會變成黃色，所以汗也是一樣，它就變成「色正黃如柏汁」。那脈是沉的，從何得知？因為堵得很嚴重，所以脈反而是沉的，它說這是怎樣得到呢？老師就講說因為他出汗的時候進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到的，要用黃耆芍藥桂枝湯。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來看，這是體表這是汗孔，汗從這邊出去出去，那風水是外面受到風加上體質寒，氣中之氣在皮內這邊凝固了形成了風水。而黃汗不是，黃汗是它要汗要出去結果外面毛孔進水，那水比汗出的壓力還大，所以這個汗排不出去，反而是水往內滲，那滲下去呢？這我們毛孔裏面就充水了，外面的水跟裏面要出去的汗混在一起了，在毛孔這邊卡住了，那裏面又熱，所以汗就變黃，然後滲出去就形成黃汗，那這個我們不用發汗的，那我們要怎樣處理呢？用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

方內桂枝跟芍藥，第一個加強這邊血循，第二個方式就是這邊堵到的黃汗，我們利用黃耆藉由淋巴循環讓它流回身體，再藉由苦酒的酸把它導到肝這邊，因為黃汗有膽色素的堆積，所以藉由肝這邊把它排掉，用苦酒的目的就是這樣的意思，所以他就是藉由黃耆、桂枝、芍藥、苦酒，把黃汗拉回來，拉到那邊？肝。像皮水的話，是藉由茯苓拉到腎排掉，黃汗的話是拉到肝，把它解毒，所以用苦酒。

【注】

此承黃汗互詳其證，以明其治也。黃汗屬濕，故身體腫；屬風，故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者，謂面目浮腫也。汗沾衣，色正黃如柏汁，謂汗出黏黃也。脈自沉者，謂從水得之也。究其得之之由，以汗出入冷水中浴，則愴之寒內入，遏鬱汗液於肌腠，從土蒸化而出，故色黃也。宜黃耆、桂枝解肌邪，以固衛氣；白芍、苦酒止汗液，以攝營氣。營衛調和，其病已矣。

【集注】

程林曰「汗出則元腑開，入水浴則愴之水寒，藏留於腠理皮膚之中，則身腫發熱也。汗出沾衣如柏汁，則津液內竭，是以汗出而渴也。身腫雖狀如風水，但風水之脈不沉，汗不黃，口不渴，為異耳！」

【永諸按】

程林說「汗出沾衣如柏汁，則津液內竭，是以汗出而渴也」，他並不是津液內竭，條文已經講了「汗出入水中浴」，既然水堵住了汗的出去，汗在裏面被蒸騰，尤其其他的樣子也像風水一樣，所以就出現這種黃汗。

李升璽曰「按汗出浴水，亦是偶舉一端言之耳。大約黃汗由脾、胃濕久生熱，積熱成黃，濕熱交蒸而汗出矣」。

【永諸按】

李升璽說「大約黃汗由脾、胃濕久生熱，積熱而黃，濕熱交蒸而汗出矣」，這個還比較好，但是它不是從脾胃那邊來的，它是在表部的。

魏荔彤曰「黃汗者，汗出之色黃而身不黃，與發黃之證不同也」。

【永諸按】

魏荔彤講「黃汗者，汗出之色黃而身不黃，與發黃之證不同也」，這就找到重點了，因為他的病位不是全身性的濕熱，只是表皮那邊淋巴流通不好，堆積的，所以跟發黃是不同的。

尤怡曰「黃汗之病，與風水相似。但風水脈浮，而黃汗脈沉；風水惡風，而黃汗不惡風為異。其汗沾衣，色正黃如柏汁，則黃汗之所獨也。風水為風氣外合水氣，黃汗為水氣外合熱氣，熱被水遏，互鬱交蒸，汗液則黃。用黃、桂枝，芍藥三味，行陽以益陰，則榮氣和而衛氣周，蓋欲使榮衛大行，而邪氣畢達耳」。

【永諸按】

尤怡說「黃汗之病，與風水相似」，這是對的。但「風水的脈是浮的，黃汗的脈是沉的」，不一樣，為什麼黃汗的脈沉呢？因為堵的太嚴重了，所以血管被壓到變成沉的，他說「黃耆、桂枝、芍藥三味，行陽以益陰，則榮氣和而衛氣周」，不是這樣的，主要的原因就是，這些黃汗，這些代謝物質，沒辦法排出去，所以要把它帶到肝臟那邊去，藉由形成膽汁處理掉，為什麼會這樣講呢？尤怡說「若心煩不止者，苦酒阻故也」，因為醋的這個東西，會使血流都往肝那邊走去，血流往肝就比較不會回流到心臟，因為血歸肝的話，心臟的血相對的會比較少，回流變少，心臟的血少就出現煩，就會心煩，如果心煩不止，加苦酒，藥力太強了，所以我們要換成什麼呢？美酒醢，美酒醢就比較補。

為什麼苦酒跟美酒醢差這麼多？苦酒我們一般我們用白米去釀成酒，無氧發酵它就變成酒，那如果給它絕對的發酵，完整的發酵，他會從乙醇再氧化成乙酸，就是所謂的什麼？米醋，所以米醋就是你把米加一些酵母菌，那給它在有氧的環境去發酵，去除掉一些雜菌，它所釀出來的就是米醋，因為這個是比較濁，米這個去釀的比較濁，味有點苦，所以作用在陰的部分就比較強，就會使肝的血流變多。

我們人體呢？這是心，這是肺，我們從胃腸吸收的這些東西呢，它有兩種走出外面的方法，一種是藉由氣的通道也就是胸管，所以呢從胃這邊吸收然後進入三焦淋巴循環，到胸管，然後回流到心，那這個沒有影響到血流，另外一個呢是血，由肝門靜脈入到肝，再經由肝靜脈回流到心，肝門脈、肝靜脈、下腔靜脈一直到心臟這邊，然後回流回去的。一般講比較輕的，屬於陽的，這屬於氣的部分就走這個，所以美酒醢呢？因為酒是水穀之悍氣，那美酒醢



就是蒸餾酒，蒸餾酒它走的是這個氣道，比較濁的像白酒或白醋，它們走的是血，屬於陰的，所以苦酒，就是白醋，這個就會影響心，就會使心臟的血回流變稀變少，所以導致了心煩，那我們就換成美酒醢，同樣的因為它有酸性，所以可以導到這邊，但它是走在氣這邊，不會影響到肝臟到這邊的流通。

【黃芍藥桂枝苦酒湯方】

黃耆（五兩），芍藥（三兩），桂枝（三兩）。

上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和，煮取三升，溫服一升。當心煩，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

【《桂林古本》】

【黃耆芍藥桂枝湯方】

黃耆五兩，芍藥三兩，桂枝三兩。

上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和，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當心煩，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以美酒醢易之。

【方解】

服後心煩者，以苦酒止汗太急也。蓋汗出於心，急止之，則不得出，故心煩也，至六七日乃解者，正復而邪自退也。

【集解】

魏荔彤曰「古人稱醋為苦酒，非另有所謂苦酒也。美酒醢，即人家所制社醋，即鎮江紅醋是也。又醋之劣者，即白酒醋，各處皆是，總以社醋入藥」。

【永諸按】

美酒醢不是人家所講的社醋，鎮江紅醋，不是喔！它就是蒸餾酒，然後再把它發酵，讓它變成酸，這就是美酒醢，像高粱酒做的高粱醋便是美酒醢。那一般我們不要買外面的醋，外面的醋是用鹽酸去用的，去加強它發酵水解，不是很好，有時候自己做會比較好，做醋比做酒容易。

尤怡曰「苦酒阻者，欲行而未得遽行，久積藥力乃自行耳，故曰『服至六七日乃解』」。

※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臥盜汗出者，此勞氣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潤，潤即胸中痛，又從腰以上必汗出，下無汗，腰髀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此為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桂林古本》】

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暮常盜汗，此榮氣熱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久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徹，輕者，久久必身暈，暈即胸中痛，又從腰以上汗出，以下無汗，腰髀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則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此為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永諸譯】

黃汗的病狀，兩脛本來就冷，假使發熱，這屬於歷節。吃完飯後汗出，傍晚常盜汗，這是榮氣熱。如果汗出停了，反而發熱的，時間久了身體皮膚一定如龜甲交錯。發熱不止的，時間久了一定生惡瘡。如果身體重，汗出已周遍了，輕的，時間久了一定身體顫動，顫動時就胸中痛，又從腰以上出汗，腰以下無汗，腰髀鬆弛疼痛，好像有東西在皮中的樣子。嚴重的，則吃不下，身體疼重，煩躁，小便不通利。這是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臥盜汗出者，此勞氣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暈，暈即胸中痛，又從腰以上必汗出，下無汗，腰髀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此為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我們看《桂林古本》的，它說黃汗之病，黃汗所造成的病，他的兩個脛冷，脛呢？就是指我們那個小腿的前半部。我們膝蓋以下，小腿的前半部，這是腳，這是膝蓋，這個以下的呢就叫作脛，那後面的呢叫做腓，所以前面的叫作脛，後面的叫做腓。那以腳來講，脛是屬陽，它是在陽面，所

以是屬陽的。兩脛自冷，因為往外揚的陽氣不足，所以他兩脛是自冷的，陽部是冷的，所以表示那邊的循環有一些水氣的瘀阻，所以才會導致那種冷，這個是黃汗。

那如果是發熱的，兩脛不是冷，而是熱的，就是屬於歷節，就是現代醫學所講的類風濕性關節炎或膝關節炎那一類的，這個就叫歷節，節呢？關節嘛。它氣在關節部流通不利，堵住了就會產生一些熱，像痛風也是屬於歷節的一部份，風濕性關節炎也是屬於歷節，這一類都是。因為淋巴堵住嘛，像扭到一樣，如果我們腳扭傷是不是也有腫大、發熱，那這個就是氣的流通不利堵在那邊所造成，所以就叫歷節。

「食已」，食已就是吃完飯後，吃飽了以後，結果竟然會出汗。東西吃下肚了，吃完就出汗了。然後「暮常盜汗」，暮，就是傍晚的時候呢，常常盜汗。那傍晚常盜汗是怎麼一回事？所謂的盜汗，就是不自覺的出汗，或是一般我們講的，在我們睡完覺後，醒來了，發覺全身是汗，這個叫做盜汗。以前「偷盜」是陰陽字詞，小偷跟盜賊，那現在把兩者的字義用反了。其實偷呢？明目張膽叫做偷；盜呢？暗地裏進行的叫做盜，讓你不知不覺地叫做盜，所以我們把偷盜的字義用反了，因此盜汗是不知不覺的就出汗了。

他說「此榮氣熱也」，榮，我們知道榮是行在脈中的，那包括了榮血跟榮氣。我們再把它講簡單一點，榮氣就是血中之氣，血中之氣就是現在講的什麼？血漿。「榮血」我們可以講它就是血中之血，就是血球的部分，我們也可以講做就是靜脈血的部分。「榮氣熱」就是血中之氣的熱，因為散出去，那散不出去導致的熱。

「若汗出已」，若是出完汗後，因為我們知道，汗會把什麼？熱帶走，所以出汗完後熱帶走，應該就汗出身冷。又因為條文已經告訴你，它是「兩脛自冷」，這都是表面的，那病在表我們就是發汗嘛，發完汗以後，結果反而發熱了，一般狀況下如果是表證，我們發汗，熱去了，熱被發汗帶走了，那就不會發熱。那反而發熱，為什麼會這樣？其實這就是溫病了，溫病發汗，會反發熱。為什麼？因為我們身體有水跟熱，我們講過體溫的高低是身體的水熱造成的，如果水太少、熱太多，水沒辦法把熱完全拉走，就會導致什麼？雖然發汗耗了津液，有帶走一些熱，但是裏面更燥。更燥就形成什麼？燥熱。所以為什麼溫病不可以用辛溫去發汗，因為你用辛溫發汗會更助他的熱，所以不可以用辛溫，因此後代溫病家就用辛涼，辛涼來解表。什麼叫辛涼？「辛可散可潤」，辛可以散熱，可以讓氣往外走滋潤表部，涼呢？可以把血中的熱去掉，這邊熱的來源是從那邊來的？胃啊。溫病都是跟胃經乾燥有關係，所以溫病一定用石膏，因此在溫病治療上，我都是用越婢湯來治療。越婢有麻黃可以發汗，有炙甘草、大棗可以補津液，生薑幫忙發散，最重要是石膏，他用了很重的石膏，所以我們要拉出去的這些津液是比較涼的。那一般我們涼是屬陰，不是往內往下走嗎？所以又怕把這些涼的氣，上升的力道不夠，所以把麻黃的量加重，在麻黃湯中的麻黃是三錢，而越婢湯的麻黃是六錢，就是這樣把它拉出去，所以溫病呢，我都是用《傷寒論》中的越婢湯來治療。

因為溫病是津虧，剛開始是氣熱，但是發汗或是病久了，熱傳入血，變成津虧血熱，那血熱的話會慢慢蒸發外面基本的津液，而津液的外散只能去掉氣分的熱，血的熱是去不掉的，好比一碗熱湯，開始時，狂冒水蒸氣，時間久了，就沒水蒸氣，湯也冷了，這就是出汗只能去氣分熱。同樣的一碗熱湯，它下面還有火在燒，水蒸氣一直出不停，湯的熱度也沒有降，原因是下面有火，不把火熄，湯是不會降溫，嚴重的，湯會乾掉，而裝湯的碗會裂掉，道理

是一樣的。因此血熱久了外部的皮膚就更乾燥，像水田裏面有水，若水一直蒸發，蒸發到最後就會怎樣？那田地就會龜裂，樣子像龜背甲上的紋路，所以叫甲錯。甲就是我們的龜甲，錯綜排列，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同學以後有空去接觸大自然可以去鄉村去看一下乾燥的田，裂痕那個就叫作甲錯。那如果沒有呢，那就看烏龜的殼，好歹也看過烏龜，不然上網看圖片。那如果再嚴重一點呢？如果他的熱一直沒有去治療，熱就會把你的肉，把你的一些體脂肪等燒熟了。燒熟了就會什麼？化膿，爛掉了，那這個就是惡瘡，所謂惡瘡就時經久不癒的瘡。比如說我們看一下乾癬，乾癬就是這一類，很乾燥，因為血熱一直耗津，然後更嚴重的是赤癩白癩，賴著不走的，像異位性皮膚炎這一類的也是。既然我們已經知道病因，那你就知道該如何去治療了，是不是？條文告訴我們已經津虧血熱了，所以我們就滋陰涼血下去治療。好，這邊是講若是汗出已，那又講了另外一個，如果是水變多的，前面這個是水少的，因為發汗了以後水少，那這邊如果是身重，身重就是水多了，所以它就不會出現發熱。所以他身體的水多的話，水比熱還多，身重水太多了。發汗那當然熱一定被去掉，這些水夠用，所以去掉了。那因為他是身重，那發汗以後，水有排掉一些了，所以汗出完全了以後，那他人就覺得很舒服，哇好舒服，這個水有排掉一些了，舒服。像這種狀況，雖然他身內水多，我們汗出有排掉一些，但還是有水啊！那種狀況比較輕微的，還是有一些水的，久了以後還是會怎樣？不會身重，但是會「身暈」。因為發汗只是去掉最外層的水，內層的水還在，而且內層的水是比外層多，因為內是陰，水也是陰，內層的水加了體熱，又可以補充外層的水，像這種發汗是去不了根的，若是病者有小便不利，那就可以利小便。像我們發汗只能發陽部的氣，在深層裏面就沒有辦法，但發汗還是有去掉一些水，身體就比較輕。那「久久必身暈」，暈就是肌肉內有水刺激神經引起跳動。因為發汗，氣有往外拉，剛好身的那個部分是陽的？胸。那發汗嘛，陰內的水被拉提至陽中之陰位，胸中氣堵不通，胸中就痛。

「又從腰以上」，腰以上是屬於陽嘛，因為我們汗是屬於一個陽法，所以一般發汗都是在什麼？在表部，所以他說「腰以上汗出，以下無汗」，條文已經告訴我們身重，所以有一些水是停在下部的。那腰以上有出汗，腰以上的氣通了，但下部的沒通，所以「腰髓弛痛」，什麼叫腰呢？什麼叫髓呢？背部脅下至臀部間的區域叫做腰，腰字從肉旁，而臀部內含骨頭的區域叫做髓，髓字從骨旁。

腰髓這個地方弛痛，為什麼？因為浸水，浸水就變軟了，而且又有重力把它下拉，所以就弛痛，因此才講說好像有一個東西在皮中的樣子，那就是什麼？水氣啊！那如果嚴重的話就影響到上面的肚子，積得比較嚴重就積到肚子了，再一路積上去就到膈下、心下了，嚴重的沒辦法吃飯，因為這些淋巴都沒辦法回流。那身體因為氣的不通，還有水導致的重，那疼的話是因為水多易冷，所以就出現疼。然後會煩燥，煩的話是這水沒辦法濟上部的頭，因為積在下部這邊嘛，因此上部是煩。那這邊的腳因為沒有血的流通，因為都積水了。我們知道我們循環是這樣，有去有回，我們動脈才能流動，還有一個是血中之氣要滲出來，才能營養組織，那你表面的氣中之氣都堵到了，所以血中之氣滲出不利了，所以足那邊陽不足，所以就造成叫躁，要靠腳的動作幫助這些血的回流。就像一個煉乳罐頭，你打一個洞，那請問一下它會不會流？不會，一定要打兩個洞，為什麼呢？一個進一個出，不然就是要把空氣灌進來才會出，一定要這樣，那如果你同時兩個都要出是不可能的。比如說你一次同時向下，那有沒有可能兩個都出來？除非你這孔過大啦，不然這小小的孔是出不太來的，因為沒有進的，就不會有出。人體也是這樣的，這是陰陽的原則，有進才會出，對一個充滿著東西的東西，沒有進就不會有出，沒有出就不會有進，所以那邊都被水堆了，所以微血管的滲液，血中之氣出不去，造成整個血流的動力往下是減少的，往上變多，所以上面充血，而且上面的血呢？

心臟打出來的血是比較乾的，就是沒有淋巴回流的，因為它已經告訴你嘛，身疼痛，然後腰重，水氣都在下，所以就導致這些血乾熱，那這些熱就會往上衝，所以就出現煩。那小便不利呢？因為小便的話是靠什麼？血液往下流到腎臟。那因為下部那邊有浸水，也使得那個水道不通，所以就造成小便的不利。

那這個就叫黃汗，氣都瘀阻在外，那我們就要幫助什麼？幫助這些淋巴回流。條文告訴我們這是淋巴的回流不好，所以我們用桂枝加黃耆湯。一樣通利那些淋巴液，然後一定要加重黃耆，讓氣往回流就是這樣，他的治則是桂枝加黃耆湯。那桂枝加黃耆湯，同桂枝湯一樣，但這邊加黃耆二兩，吃熱稀粥幫助藥力來走，那要蓋被子，幫助出汗，那如果有出汗是可以排掉一些水氣。因為這邊堆了很多氣，所以造成黃汗原因是因為他氣中之氣這邊堵得很厲害，所以我們要幫助發汗，這個是用什麼？桂枝湯，因為他還是有汗出嘛，所以我們用桂枝湯不用麻黃湯，那要減少這邊的瘀堵，我們就要加什麼？黃耆，那黃耆就幫助周邊的淋巴回流，我們上次有講過周邊的細的淋巴管的流動，那可以的話你還可以加防己，防己幫助大條的淋巴管它的流動。

【按】

此承黃汗詳申其證也。但文義未屬，必是錯簡，不釋。

【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芍藥（各二兩），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黃耆（二兩）。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桂林古本》】

【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五枚，黃耆二兩。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沉。跗陽脈浮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寸口脈先浮而後接著遲，浮脈就會熱，遲脈就會潛，熱潛相糾合，名叫沉。跗陽脈先浮而後接著數，浮脈就會熱，數脈就會止，熱止相糾合，名叫伏。沉伏相糾結，名叫水。沉就會絡脈虛，伏就會小便難，虛難相糾合，水走皮膚，就會造成水病。

【永諸講解】

「寸口脈浮而遲」，那這一條因為《桂林古本》沒有，所以我們就直接從條文來講。「寸口脈浮而遲」，寸口是候什麼？候肺氣的，一般如果我們講一個脈，如果是講三部的話，他會寫寸口、關上、尺中，會出現這樣，那如果是講肺的氣的話，他就是直接講寸口脈，所以《桂林古本》呢有寸口脈、跌陽脈、少陰脈，那在《難經》還有什麼？人迎脈，還多了一個人迎脈。那我們如果以人迎來看的話，人迎是在上，人迎脈是候上，所以它代表的是純粹的陽，也就是陽中之陽，那寸口脈呢？它雖然是陽，但是呢它的脈是往下走的，所以它跟人迎是相對的，一個是陽中之陽，一個是陽中之陰。那再以寸口跟跌陽來對照，跌陽是屬於陰中之陽，那少陰脈就是陰中之陰。

那陰中之陽代表它是往外往上走的，而陽中之陰是往內往下，兩者之間有所交通。那陽中之陽是在最陽位的位置與陽中之陰交通，而陰中之陰是最陰的位置，與陰中之陽交通。那寸口脈先浮，肺的脈先浮起來，浮起來氣是往外走，那往外走以後，後面接的是脈遲，脈變慢了，為什麼？因為我們氣往外走，那在微血管內，血中之氣滲出來，脈就浮起來，可是它要出去這段的氣堵住不通了。那堵住以後，那心臟的收縮受到一些阻力，脈會跳得慢。那「浮脈則熱」，因為它出去呢受到瘀堵，這些氣堵在這，堵久了就出現了熱。那「脈遲則潛」，潛是漸進式的下行，像我們講潛水，我們從水上跳下去，慢慢往下沉，這叫潛，所以有個名詞叫「沉潛水畜」。如果脈把到的是沉，然後潛，這個沉脈有往下走的趨勢，它就告訴我們這個叫水蓄，開始有水積起來了，所以沉潛水蓄就是這樣的意思。好，熱跟潛相搏，因為表部這邊的氣堵住，熱起來了，氣血漸漸往外不通，所以開始往下走，所以熱潛兩因相糾合後，

氣血慢慢往下，就會變沉脈，條文故曰「熱潛相搏，名曰沉」，這是它的一個病癥。那同樣的，要來看跌陽脈，跌陽脈是候胃氣，「浮而數」，先浮，氣血跑出去，氣從血管要出去，剛才那邊是堵住、走得慢，這邊是出去太快，太快了以後，導致心臟氣被拉得太快，心臟少氣，脈就變數。表部這邊滲出的氣太快了，以後就乾掉了，而氣中之氣外耗的太多，回來的氣中之血就變少。那像之前那個是堵到的熱，那這個是乾掉的熱，所以這個「浮脈即熱」。那一數脈即止」呢？因為越來越乾，乾到最後呢？心臟跳很快，因為跳太快供給不足就會形成什麼？就會形成一個止脈呢，跳下去是空的。其實我們可以講，它就變成一個促脈，因為心氣的不足，就出現這種促脈，因此他講說熱跟止這兩個因素合在一起了以後，他這邊出現了一個燥熱，虛熱，嚴重了以後呢，這個脈就出不來，就止了，沒跳了，那這個呢就叫做「伏」，是這樣的。

然後後面又說了一個「沉跟伏相搏名曰水」，那這邊熱氣呢是往下走，然後伏脈呢它是沉潛在下面的，這個伏是沒有什麼跳的。他說「沉伏相搏名曰水」，這個講起來是比較奇怪啦，很難去解釋什麼沉伏相搏。那邊應該用成另外一段啦，我們沉呢？浮中沉嘛，沉再往下一點叫做伏，那我們知道伏脈就是什麼？就是沉脈被一個東西壓下去呀，才會導致這種伏。沉跟伏相糾合，叫做水，像我們之前的水病，還有一些積聚都會造成這種伏脈，所以這一條應該是另外看的，而不是說這兩個，他只是講說什麼叫沉，什麼叫伏，這個的病名。那這邊沉跟伏呢，我覺得講的應該是他的脈，所以這一段應該要獨立出來，要把它隔出來。

「沉則絡脈虛」，因為沉是血氣往下走的，如果以經絡來講的話，沉呢就是往經屬陰，浮就是往絡屬陽。所以沉呢，絡脈就會虛，因為往外走得少，往內走得多，所以脈是沉的，

它是一個陰。那伏的話他說小便難，為什麼？因為水不流動，因為伏嘛，沉伏水蓄，水都積起來了，都不流了，所以造成小便困難。水呢？「虛難相搏」，因為小便難，「水走皮膚，即為水病」，這個本來就是水病，後面這些條文到「伏則小便難」，還可以，這邊「虛難相搏」之後，我就覺得，因為他本來就是個水病，要解釋這個是比較困難一些的。

【按】

此條文義不屬，不釋。

【永諸按】

吳謙他沒辦法去解釋這個，所以就直接說此條文義不相屬，不去做一些解釋。其實前面的沉跟伏，是還可以解釋的，「沉伏相搏，名曰水」，這個還可以解釋，「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這個也是可以解釋，但是「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這個很難去想像，不好解釋。

※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水不沾流，走於腸間。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寸口脈先沉而後緊，弦就會衛氣不行，就會惡寒，水不沾流，走在腸間。

【永諸講解】

「寸口脈」肺脈，「弦」就告訴我們說在起源的時候，氣就走得不順，從肺這邊要出來的，從心臟這邊打出來的，就不順了，他有受到一點點微寒。為什麼要出現寒？這個是裏面有一些微冷導致脈出現了弦，「弦」呢？走得不順，到外面的時候，又碰到什麼？碰到了天寒，突然發現外面又出現了什麼？「寒」。本來只有一些內微冷，再加一個外寒，所以兩個加起來就變成一個什麼？「緊」脈，所以是先「弦」的，而後變成「緊」，就是內的一些循環的不利，再加外面的寒。而「弦」就是什麼？因為衛氣是走在脈外，衛氣走的就不是很順，所以叫「衛氣不行」，衛氣走得很慢，「衛氣不行」，因為這些衛氣出來還要再回來，都走的不順，所以就出現這種弦。「衛氣不行」，這邊就會有水的停留，停留又受到外寒的關係，我們一般居住的環境，在室外，不管在什麼環境，都是比體內的溫度還低，大部分是這樣的，像現在的天候有時候太誇張了，外面有四十度，超過人體的溫度的，這個就很反常。大部分外面的天氣都比身體冷，外在環境比身體涼一些，所以在我們身體的表部這邊會形成一個水，出現「惡寒」，因為表面有一些冷，所以寒的受器被刺激，就惡寒。那水就不會流，「水不沾流」，「沾」是什麼意思？沾就是水停在那邊，其實呢它跟「黏」一樣，水黏在那邊，你看我們這個有這個字叫做「黏」，這個「黏」字從「黍」字旁，黍就是屬於小米那一類的，很黏啊，所以這個叫做「黍」的「黏」。那糯米的粘呢，把它改成「米」字旁，指的是那種軟性的米，像糯米的「粘」，那「沾」呢就表示這水的黏，水變稠的黏，像鼻涕啊，稠稠、黏黏的，那個就是水的黏，就叫「沾」，所以水就變得較黏稠，就停在那邊、不流動，這是

因為寒所造成的，黏住不動。那不動呢，它是會「走到腸間」，這個後面就比較奇怪，不過「水不沾流」，它其實就是一個水病，那這病呢，有可能是在外，那也有可能是在裏面的，因為我們的腸胃是後天榮衛氣血的起源啦，你外面如果不通，就像高速公路出口處堵住了，那我們入口的地方呢也會跟著堵，那我們一般氣的入口呢是從脾跟腸，而且腸是吸收水的，所以這一段是入口而表面出口的那段堵住了，所以逆回來，腸子的水呢就會形成這種沾黏，就會出現水氣，水飲的病。

【按】

此條必有脫簡，不釋。

【永諸按】

吳謙說這條也是有脫簡，也是不去解釋，其實是可以解釋的。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咳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沉而緊，沉則為水，緊則為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咽喉塞噎，脅下急痛。醫以為流飲，而大下之。氣擊不去，其病不除；後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蘆丸下水，當時如小瘥，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脅苦痛，像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浮咳喘逆。當先攻擊衝氣，令止，乃治咳，咳止其喘自瘥，先治新病，病當在後」。

【《桂林古本》】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皆腫，四肢亦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感咳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沉而緊，沉為水，緊為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沉動，腎氣上衝，咽喉塞噎，脅下急痛。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沉緊不去，其病不除。復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藶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脅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咳喘逆。當先攻其衝氣，令止，乃治其咳，咳止喘自差，先治新病，水當在後」。

【永諸譯】

問曰「病人為水病所苦，面目身體都腫，四肢也腫，小便不通利。把脈，不說水的病狀，反而說胸中痛，氣上衝咽，氣的形狀好像烤過的肉，應當感到咳喘，果然如師所說，病人的脈應是怎樣呢」？師曰「寸口脈沉而緊，沉是水，緊是寒，沉緊相擊，結在關元穴處。開始應當微小，在壯年時沒有感覺，陽衰以後，榮衛相侵犯，陽損則陰盛，結聚的寒從下動，腎氣上衝，咽喉堵塞，脅下拘急疼痛，醫以為是留飲而強力攻下，脈沉緊沒有去，病不會除，又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想喝水，小便不通利，水穀不消化，面目手足浮腫。又給與葶藶攻水，當時好像好一點，飲食過度，腫又像之前，胸脅為痛所苦，情況好像奔豚，水被揚起溢出則咳喘逆，應當先攻其衝氣，使止，然後治病人的咳，病人的咳停止了，喘自行會好，先治療新病，水的治療應當在其後」。

【永諸講解】

這條《桂林古本》有，我們先把《金鑑本》先念一遍，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我們講的身是指什麼？去除掉頭和四肢的部分，就叫做身，如果只是身的話，就是這部分，如果是一身的話，指的就是全身。那邊把面目、身體、四肢寫出來，表示它們是不同的。小便不通利，那把了脈以後，不說是水病，反而說胸痛，氣往上衝，咽，咽是指什麼？食道啦，咽就是食道，喉就是氣管。那水就往上衝到咽，那氣的樣子就像一塊烤過的肉，烤過的肉的感覺是怎樣？烤過的肉會感覺腫熱熱的，你看足踝扭傷，那腫起來熱熱的感覺，就像烤過的肉，所以說「狀如炙肉」。那熱的話就應該會有一些咳，或者是會喘。「審如師言」，就像老師講的一模一樣，審就是用心去推理，也就是經由我所學的學識，來推之事情的本末，這叫做「審」。所以法官有審的能力，檢查官要有查的能力，查是找外在的線索，審是靠自己的知識經驗來判別，這個叫審，查是藉由外來的物證來判別，所以像檢察官是查外在的東西，蒐集一些證據，交由法官來審判，法官藉由這些外在的證據和自己的學識還有常理來做出判斷，來判有罪或無罪，這個叫審。那一審如師言「就是老師你好厲害，藉由您的學識判斷，然後講出病者的症狀，兩者是一模一樣的。「其脈何類」，類是類似，他的脈應該類似怎樣的呢？然後老師就講了「寸口脈沉而緊」，沉就是他的熱度不夠，陽氣不夠，或者是有東西比較重，我們學過物理嘛，輕的東西浮在上面，質地比較疏鬆的東西也是，所以疏鬆的是陽，重實的、緻密的屬於陰。

疏鬆的是陽，緻密的是陰，因為一個重，一個輕，所以浮的呢？是輕的，像這個是輕的，所以它一定會往外走，像水是重的，它一定往下走。好，結果他的脈呢是什麼？沉的，氣血



是往內走的，那還發現還有緊脈，緊是什麼？外寒，外寒導致的，因為外面很冷導致的。那寸口脈出現了氣往內走，而且它是冷的，所以是一個冷水。那沉就是水，因為水是重的，那緊就是寒的，那沉跟緊相搏，因為沉與緊皆屬陰，兩個陰相糾結一起就變成重陰。重陰就會往它最深處那兒走，最深處就在那邊？關元，三焦氣的源頭，水氣就停在那邊。「始時當微」，剛開時的時候呢？這邊一點冷，不會覺得，因為剛開始的時候是很微弱的，而且又碰到你又年盛，又是碰到壯年的時候，所以完全沒有任何感覺，那等到你老年陽氣衰落了以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陽就有點損，陰就變得比較盛。榮跟衛是屬於什麼？陰跟陽，衛行脈外為陽，榮行脈內為陰，那因為你本身是寒的，脈沉緊的，所以「榮衛相干」，我們講「化干戈為玉帛」，干跟戈呢是用來打戰的東西，所以榮衛兩個打架，為什麼會講兩個打架呢？因為榮說「我要走裏面，因為我這裏面是陰，比較強的」；那衛說「我要出去，因為表部為陽，我不想走裏面，我要走外面」，那兩個呢會打架。那誰打贏呢？因為脈為沉緊，所以榮勝了，陽就損了，故「陽損陰盛」。「所結的寒」就開始會動，「微動」，本來是不動的，然後開始動起來了，那往腎的氣就會往上衝，「腎氣上衝」，因為水寒結在關元，原本要往腎的氣下不去，故上衝，「咽跟喉」就會「塞」還有一「噎」，食道塞住了，然後有點喉梗，噎就是梗喉的感覺。那「脅下急痛」，就是繃緊的痛，開始只是在關元少腹這邊，然後因為流動不好，所以上面的氣的流動也受到影響，因為陽已經損了，往外出去弱了，所以胸部的這些淋巴，就會往下沉，往下沉就會積在這脅下，這部份因為又是冷，就會繃緊，所以脅下就急痛。

那一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醫生認為說這是留飲，所以他把它攻下，其實那些飲也是可以攻下，但是攻下要用熱性的湯藥的，如三物小白散。若我們攻下是要除熱，就像發

腸胃的汗，當然用寒性藥，而像這種寒的，攻下也要用溫下，結果你用寒下的話就不行，因為它本身就是寒，那「大下」大部分都是用寒藥。

「氣擊不去」，這邊《桂林古本》沒有這個，雖然有攻下了這個氣，但是「他的病還是沒有出去」，因為病者還覺得病在裏面，既然下不行的話，所以他用吐的，「後重吐之」，就是說他原本有吐了，譬如說他大下以後，有出現吐，結果吐還沒有止的時候，就再吐，因為吐會傷到胃的津液，那大下會傷到腸液，因為腸在下為陰，胃在上為陽，腸在下跟肛門出口近，所以大下會傷到腸液，胃和食道的出口在嘴，所以吐會傷到胃氣，那胃氣的耗損，也就是有形實質的水變少了，氣變少了，那就會形成「虛煩」。因為咽屬於食道，食道屬於胃家，一整條下來都覺得乾燥，那些分泌液就一直分泌出去，一直吐，就想要喝水。雖然他乾燥，喝了水之後往上走，經由胸管往外走，還有一條是往下走，竟然發現小便不利，也就是往小便的水出不去，出不去之後，只好全部都往四肢走，還有臉，所以水氣往外走就會出現面目手足浮腫。因為他本身是燥熱，所以會水穀不化，我們在煮東西一定要有液體，如果都是乾的東西，就像我們吃餅乾，到了胃裏面，胃一定要分泌胃液，要把它濕潤之後，然後分泌酸來攪拌來變成食糜，所以如果沒有胃液的話，也是沒辦法吃的，所以剛剛這個咽乾、虛煩，是因為沒有胃氣，所以水穀會沒辦法化。所謂的一「化」，是變成跟原來東西不一樣。那他看到面目浮腫，就說這是肺的氣的腫，是肺脹所導致的，其實不是，是小便不利導致的。既然他認為說是肺脹，那要用什麼藥？就是用葶藶大棗瀉肺湯。葶藶子是在走腸部的水道，葶藶和葶藶丸要去看一下，《桂林古本》是說用葶藶，那以為肺脹，用葶藶下水，葶藶走腸子的話小便會更不利。雖然剛開始可以把一些氣拉回來，就是說本來心臟到腎這邊排不出去，形成面目手足腫，氣都積在外面，那我們把他們往內，減少往外，就可以把一些氣拉回來，

但是走的是腸胃道，不是膀胱腎，所以他說當時有些小瘥，稍微有點好，但是它重點還是在小便不利，雖然你有把氣往內拉回來了，有好一點，但是只要一喝水，食飲過度，腫復如前，其實還是要利他的小便，那腫得跟以前一樣了，而且連胸前氣都堵，變得更嚴重了，之前四肢腫，嚴重的，腫慢慢逆回去，會堵在胸脅，那胸脅很痛，它的樣子像奔豚。

所謂的奔豚跟氣是不一樣的，奔豚是因為嚇到了，小動脈的血管收縮，收縮時產生的阻力波，延著少腹上衝回到心的位置，發作欲死，這是奔豚，奔豚是血管收縮，是受到驚嚇所導致的，跟那不一樣，那這個是水。那一其水揚溢，揚就是往上，我們揚起塵土，往上的叫做揚，剛才一直往下的叫做潛，水一直往上揚，而且還溢出來了，從那邊溢出來？從胸管這邊，因為這是最上部，那溢出來就會咳、會喘，就會逆，會手腳冰冷，因為水慢慢攻上去了，那我們現在治療應該要先攻它的衝氣，衝氣就是說上去的那些淋巴，一定要讓它從小便排下去，不要讓它一路堵起來了，所以先攻衝氣令止，再來治它的咳嗽，因為這咳是因為水氣上衝引起的，那只要衝氣降下去，咳止了，它的喘自然就會好，我們要先治新造成的病，就是我們後面看到所出現的一些症狀，只要不是下利，我們就可以先治療它的症狀，所以先治新病。然後條文寫「病當在後」，《桂林古本》是說水病以後再去治療，那先治現在出現的咳喘。

《桂林古本》的條文是說「病者苦水，面目身體皆腫，那四肢也腫，小便不利」，一開始有講病者苦水了。但後來又說不是水，反而是說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感咳喘，那像老師講的一樣，那脈是何類呢？那老師就講說，寸口脈是先沉而後緊，那沉就是水，因為沉是重的東西，是陽的不足，那緊是有一些寒，所以沉就是水，緊就是外寒，那水寒糾結

在一起，那這些寒水就結在關元，就結在陰的部分，關元的位子。那剛開始的時候是很少，比較微弱，比較沒有感覺，而且又碰上你是壯年，所以不會覺得，等到你陽氣開始衰減了以後，榮衛打架了，因為衛是要往外走，那榮是要往內走，所以兩個對抗，結果是誰勝呢？當然是榮盛，為什麼？因為整個病是屬陰的問題，脈也是沉，所以往內大於往外，因此榮衛相干，榮贏了，所以陽損，陰慢慢盛起來，往陽走的氣就變少了，那陰部就慢慢堆起來了，那氣血往陰部走慢慢就開始堆積，堆積形成結寒，因為慢慢變多了，本來要往腎的氣便不下去，那這腎的氣就會往上衝。其實它是從關元那個部分，淋巴就一直往上堵住了，那腎氣衝到喉嚨，就導致了咽喉的什麼？壅塞，那脅下的部分，因為胸膈的一些淋巴回不去，堆在脅下造成繃緊疼痛，那醫生以為這是什麼？這是留飲，其實要寫留飲會比較好，因為留飲在脅下，那這邊金鑿本寫成「流」，流動的流。若是留飲，我們就用十棗湯去攻下，那大下了以後呢？因為大下是屬於寒的，你又不是用三物小白散，所以大下了以後，沉緊不去，其實重點要在小便不利，那小便利我們要用什麼？我們要利小便，而不是用攻下。大下以後呢，沉緊不去，那病沒辦法除，那又重吐，重吐就是本來有吐了，然後在吐的過程又再吐，吐過頭了，傷了胃的津液，造成胃家虛煩。「復重吐之，胃家虛煩」，有強力的攻下，又加上強力的吐，就導致胃家氣津的不足，形成虛煩，連同咽，咽就是食道，咽是屬於胃家的一部份，所以整個胃跟咽都會乾燥、也會想要喝水，其實重點告訴我們還是小便利，因為小便利都沒有解除。「咽燥」，剛剛有講裏面很乾燥，胃液分泌非常的少，水穀就不會被消化掉，所以「水穀不化」，然後這些氣都往外走，導致「面目手足浮腫」，你覺得這是肺脹，因為肺脹有面腫的症狀，我們用葶藶大棗瀉肺湯，條文說用「葶藶下水」，其實面目手足浮腫是表示氣都堆在外面，原因是因為小便利，所以我們吸收的一些營衛之氣經由小便的那條道就變得比較少，大部分氣血就往外走，更何況他是燥，燥也是屬於陽，陽的部分有兩個孔道，一個是

流汗、發汗，一個是利小便，結果用錯了。像小便不利導致外面堆滿氣，治標應該要發汗，但是我們看到是小便不利，所以還是得治本，那就要利小便。那他因為看到面腫，就覺得這個是肺脹，就用葶藶大棗瀉肺湯去瀉肺，而葶藶是從大腸那邊排出水，因為有排出水減輕一些壓力，也把一些氣血的力道往內拉，所以當時好像有一點好一點，可是只要吃多了，因為沒有利小便，所以「食飲過度」以後，那些營衛之氣還是往外，因為往下走不了，小便不利，所以往外。「腫復如前」，腫得跟以前一樣，而且變更嚴重，造成「胸脇苦痛」，往內攻到胸脇，所以胸脇產生苦痛、為痛所苦，「像若奔豚」，這樣子就好像奔豚，我們剛才講過，奔豚是因為受到驚嚇所引起的，是血管的問題，不是淋巴的問題，所以很像這樣子。水揚就是開始往上走，溢出他的邊界就是「其水揚溢」，溢出去是在上焦，因為三焦水道上去的終點是在上焦的心肺，溢出來後就會咳喘，「逆」就是手腳冰冷，那我們就應該先攻衝上去的氣，使它「止」，再治他的咳，因為這是氣衝導致的。「咳止喘自瘥」，咳若止喘自然會好，那我們記住要先治療新病，水病後面才去治，因為整個的問題就是小便不利一直沒有處理，一直在處理其他的，都沒有找到它的病機，所以導致很多變化。

【按】

此條文義不屬，不釋。

【永諸按】

吳謙說「此條文意不屬，不釋」，其實文意是合理的。

〈卷五〉

黃膽病脈證並治第十六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則為痺，痺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行。跗陽脈緊而數，數則為熱，熱則消穀；緊則為寒，食即為滿。尺脈浮為傷腎，跗陽脈緊為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即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心中懊而熱，不能食，時欲吐，名曰酒疸。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寸口脈先浮而後接著緩，浮就是風，緩就會痺，痺不是中風，四肢為鬱煩所苦，脾色一定是黃，瘀熱因此而行。跗陽脈先緊而後接著數，數就會熱，熱就會消穀。緊就會寒，食後就會滿。尺脈浮就是傷腎，跗陽脈緊就是傷脾。風寒相糾合，吃飯就會目眩，穀氣不能消，胃中為濁氣所苦，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受濁氣之寒，熱流向膀胱，身體全都黃，名叫穀疸。額上黑色，稍微汗出，手足中熱，近傍晚就會發作，膀胱繃急，小便自行通利，名叫女勞疸，腹像水的樣子，不能治療了。先心中鬱悶而後接著熱，不能吃，固定時間想吐，名叫酒疸。

【永諸講解】

「寸口脈浮而緩」，這條《桂林古本》沒有，那寸口脈是指肺的脈是屬於候肺氣的。那寸口脈浮呢，浮就是受到一個力道往上嘛，浮中沉。那正常的脈是在中，它如果受到一個外向的拉力會出現浮，如果受到一個向下的力道這就是沉。那我們可以講簡單的，就是說得到一個陽的力，它的脈就會往上拉，會出現這種浮，得到陰的力，陰大於陽的力，然後它的脈就會沉。所以像浮脈是屬於陽脈，沉脈是屬於陰脈，就是這樣的原因。

寸口脈先浮而後接著緩，那到後面它就變成一個浮緩脈，那一般中風的脈它就是怎麼？浮緩，它不會浮而緩。那為什麼會出現浮而緩呢？這是本身的問題，所以它講說浮是風，大概風的性是往上揚的，會把氣體往上。那緩呢？就會痺，緩就是營衛不和，因為剛開始是浮，後來那個衛氣走太快了，那營氣跟不上，那氣血接連不上就會出現什麼？這個痺，所以它才講說緩則為痺，然後這一種痺的產生不是中風造成的。為什麼？因為中風的脈它是什麼？脈浮緩，而不是會浮而緩，它是浮緩，一開始就浮緩，而這個是先浮而後緩，所以它是從內因所導致的，那怎樣的內因呢？因為內部有一個陽的力道，所以才會使得脈管往外，變得快，感覺受到風的影響，所以才出現這種浮脈。那這是什麼？既然不是風，那就是裏面有一些熱，所以裏面有一些熱造成的，而這些熱慢慢透到外面，造成了四肢苦煩，因為這些熱是陽嘛，所以走四肢，四肢為煩所苦。什麼叫煩呢？就是火燒頭的那種感覺，那四肢苦煩就是四肢很像被那種火燒的感覺，就是那種脹脹的感覺，這就叫煩。脾胃本身的顏色是黃色的，黃色的食飲都會先入到脾胃。只要是黃色的東西它的氣味都會走到脾，因為脾是黃的，只要黃的就往這邊走，所以脾色必黃。瘀熱以行，為什麼會瘀熱以行呢？因為一開始告訴你寸口脈浮而緩，這個浮不是風，這個痺不是中風，是裏面的熱所造成的。那脾色必黃，就是說它會顯現到皮膚表面上。表示我們的脾的氣，因熱而往外走，因為裏面有熱，所以皮膚就變成黃色。



我們講過我們的津液就像蛋清一樣，那蛋清如果經過加熱，慢慢會變成什麼？變黃變焦，就像我們的鼻涕，鼻涕如果是一般清清的，那就是我們的體液外滲，就是我們的氣外滲，鼻涕是屬於氣的一部份。那它碰到熱以後呢？它就會變成黃色，然後變稠，道理是一樣的。那脾的色是黃的，但是在裏不出於外，然後瘀熱以行，就是說這個顏色走到表面，這就是一種黃膽，所以這個脈浮而緩，它不是中風的，它是因為裏面熱的關係，熱走出去，然後造成表面也告訴你這是一個痺，痺就是氣血不足，那熱又往外走，所以就導致什麼？黃，這是一個黃膽。

另外的一「趺陽脈緊而數」，趺陽脈是什麼？胃脈。「緊而數」，緊是受到外寒，就是說我們胃氣往外走，走到跗陽，腳足盤的時候，受到一個寒，因為這邊跗陽脈候到的是一個緊象，所以表示有受到外寒，外面有受到一個寒。受到外寒以後，它慢慢變成一個數脈，告訴我們什麼樣？表氣開始瘀積變熱，因為受寒而堵在這邊嘛，然後慢慢氣瘀久就化熱，那這些熱的氣隨著氣中之血回到心臟，那心臟覺得很熱，就會跳得快。那這些熱的話就會什麼？就會消穀，或者是趺陽脈部的氣受寒堵住，然後逆著經絡一路堵回去，堵到脾胃這邊，所以脾胃這邊也是熱。

但一般我們來講的話，是因為這邊瘀堵的熱隨著氣中之血回到心臟，心跳便跳快。而心臟有個主動脈往下至腹部，主動脈是很粗的，那這些熱根據陰陽的性質，這些熱會聚在那邊？聚在腹部最陽位之處，也就是心下，是胃這個地方，所以胃就開始出現什麼？出現燥熱，所以像我們之前講《傷寒論》的時候，發汗過多轉屬陽明的，也是因為熱回到胃這邊來，因為

熱隨著氣中之血回到心臟，那心臟的主動脈打到腹腔，因為它要到腳，而就腹腔這邊來說，胃屬於最陽的部份，它的熱就會聚積在胃，那它告訴我們跗陽脈已經數了，是因為熱已經走到胃的腑那邊去。而數是一種血的熱，洪呢？脈洪是一種氣的熱，所以跗陽脈數，是因為這邊血比較乾，血比較乾，就會產生燥熱，那熱跑到胃那邊，所以胃那邊的消化就很好，因為熱就消穀，但是消化很好，但外表受到一些寒，表示消化的精微送不出去，所以吃了肚子就脹滿了。

「尺脈浮為傷腎」，因為腎脈獨沉，這是腎臟的脈，像我們在《難經》四時的脈，腎是屬沉而石的這個部分，所以若是它浮起來是傷腎，表示氣血沒有往腎那邊走，所以腎的氣血不足，就受到傷，因此「尺脈浮傷腎」。

「跗陽脈緊為傷脾」，跗陽脈為胃脈，脈緊傷於外寒，氣血外行受阻，影響脾胃之氣往外的輸送，所以就傷到脾。那「風寒相搏」，風寒這兩個因素糾合在一起，「食穀即眩」，一吃飯馬上眼睛就昏黑掉了，那穀氣沒辦法消，「消」就漸漸地不見，就我們那些消化完的穀氣，本來是要往外送的，但是因為有風寒堵在外面，所以他吃了以後氣不通，然後出現了眼黑的情形。那穀氣也沒辦法消，那胃中就為「濁」所苦，裏面是脹很多氣，那脾胃不能處理這些穀氣，那這些消化一些的濁氣就會往下流，流到那裏呢？它流到大腸，流到下焦，流到下焦以後它會通往那邊？通往膀胱，經由下焦的淋巴通往膀胱把它分散出去，那熱氣已經流到大腸這邊了，結果呢？小便又不通，往小便這邊的氣又出不出去，那這樣會造成什麼情形？「陰被其寒」，一般來講的話，我們「陰」是屬於深層的，那「寒」也是屬於陰，如果它這邊有寒有熱的話，這寒就會往陰那邊走，所以「陰」被其寒，這個「被」其實就是披

上一層，陰就披了一層寒，那熱就會往膀胱，因為膀胱為腑為陽。那熱就往膀胱流，那整個身體都變黃色，這個就叫做什麼？「穀疸」，因為是吃東西所造成的，穀物所造成的。那另外還有一種是「額上黑」，額上是頭，是最上面的，那出現「黑」就是已經乾燥過頭了，像洗腎的患者，額是頭的最上面，額上這邊是黑，表示沒有津液上承，才變成黑，那這津液是從那邊來的？腎，因為腎主黑色，所以「額上黑」，那因為這邊津液很少，它只有一點點的出汗，身上只有一點點的出汗。

「微汗出」，是身上只有一點點出汗，那整個因為都是乾燥，從腎那邊開始的起源就不足了，所以手腳中心都會熱，以身體來講，我們手跟腳還有頭他都屬於什麼，最外處陽的部分，所以這些熱會往這邊走，因此造成所謂的五心煩熱，有時候並不是指心煩，而是頭心熱，最末梢的部位，手心熱，還有腳心的熱，這叫做五心煩熱。那所以「手足中熱，薄暮即發」，這個「薄」字音念「迫」，是靠近的意思，就是靠近傍晚的時候就會發作。發作的時候膀胱會繃緊，這個繃緊並不是寒造成的，這是因為津虧的燥，我們津液虛了以後，那膀胱的肌肉乾燥了，所以那種是乾乾的緊，因此「膀胱急」是乾乾的緊，那當這種熱太過頭，燥熱過頭的話，就會出現什麼？一般我們的津少小便應該是少的，就像女孩子血少的話，她的月經的量就要少，表示氣還守得住血，若是氣已經衰的很嚴重的時候，反而經血的量會來的很多，所以這個「小便自利」，是因為膀胱燥熱過頭，所以逼迫這些水出去，形成小便自利，這個呢就叫做「女勞疸」。女勞疸包含了「女疸」和「勞疸」，女疸是房室過度所造成的，勞疸是過度勞累的，兩者合起來叫做女勞疸。然後病者的肚子大部分跟水的樣子一樣，脹脹的軟軟的，條文說「腹如水狀，不治」，這個是沒辦法治療，「不治」，沒辦法治療。這個是蠻奇怪的，感覺這句話是多出來的，因為小便自利，肚子應該不會像水狀，這應該是另外一個

條文安插進來，又因為沒有《桂林古本》可以做一些比較，所以這個部分是有問題，我們把他提出來，主要因為小便自利，腹不會如水狀。那還有一種叫「心中懊而熱」，懊呢，就是這些熱出不去了，這個叫懊，就是說我本來有一些熱，那這些熱鬱在那邊？鬱在心中出不去，鬱久就產生熱，就是說我心中這邊「悶住」，那氣血流通不利，熱散不太出去，所以這邊就出現了什麼？先懊後面接著熱。那邊已經鬱住了，又有些熱，那這樣會影響到什麼？因為我們的腸胃道的淋巴管，都是隨著胸管走到我們心臟，那就會影響到什麼？我們的飲食，所以就沒辦法吃，因為到心臟就堵住了，走不太出去。那一時欲吐」，像這心中呢，它後面還有一個胸管，所以也有可能是胸管這邊鬱住了，堵住了，產生了熱。那固定的時間常會想要吐，「一時」是固定的時間想要吐，這叫酒疸。為什麼？因為酒會讓前面的陽氣走太快，但是後面的陰氣不一定接得上，就會造成胸中懊而熱，因而導致這種所謂的酒疸。那這條很可惜的是《桂林古本》看不到這個條文，不然可以做一些相參照。

【注】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則為痺，痺非中風，前已詳言之矣。今跗陽緊數而尺脈浮，四肢苦煩，身面色黃，乃疸病也。黃，土色也，土病則見之。土屬脾胃，脾為陰土主濕，胃為陽土主熱，故凡病疸，皆為濕瘀熱鬱也，行於外則必四肢苦煩、身面發黃也。蓋其人素有濕熱，外被風寒相搏，內為女勞所傷，及食穀飲酒，或與濕瘀，或與熱鬱，皆能為是病也。若胃脈數，是熱勝於濕，則從胃陽熱化，熱則消穀，故能食而謂之陽黃。若胃脈緊，是濕勝於熱，則從脾陰寒化，寒則不食，故食即滿而謂之陰黃也。陽黃則為熱疸、酒疸，陰黃則為女勞疸、穀疸也。若尺脈不沉而浮，則為傷腎，腎傷病疸，亦為女勞疸也。胃脈不緩而緊，

則為傷脾，脾傷病疸，亦為穀疸也。穀疸則食穀即滿，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清氣阻於上行，故頭眩也，濁氣流於膀胱，故小便不通也。女勞疸則額上黑，腎病色也；微汗出，濕不瘵也；五心熱，薄暮發，腎陰熱也；膀胱急，小便利，下焦虛也。腹滿如水狀，脾腎兩敗，故謂不治也。若心中懊，熱不能食，時欲吐，小腹滿，小便不利，雖見目青面黑，必是酒疸病也。

【永諸按】

吳謙說「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則為痺，痺非中風，前已詳言之矣」，他說前面就已經有講過了，其實這個痺並不是中風，不是傷於風，而是內因所產生的，那今跌陽脈緊數，那尺脈浮是另外一個部分，不應該把它用在一起。那一「四肢苦煩，身面色黃」，這是黃疸病，那黃是土色，就是屬於脾病，其實黃的顏色就是我們的氣受到熱的蒸化，就像我們的鼻涕一樣，原本清清的，但是熱了以後就變黃鼻涕，道理是一樣的。那像我們的小便是清清的，那受到熱蒸化以後它就變什麼？黃色的，那大便也是一樣，原本是鮮黃，然後再經由熱蒸化以後，它就變得比較暗棕色，是這樣的關係，所以我們津液出現顏色就表示有熱在裏面，那這邊講說土屬脾胃，脾胃它的五行屬性是土，因為土是在中央，中土中央，會灌溉四方，就像我們土地長養萬物一樣，那脾是屬陰的，它是屬於臟，所以主濕。那胃為陽土主熱，其實脾主為胃代行津液，那如果他的脾的運化不好，因為脾胃是我們一開始營衛的起頭，這邊脾胃有牽涉到小腸，我們胰臟呢是負責什麼？如果要確切的來講，中醫的脾是胰臟的部分，它要分泌的消化液，如果分泌不夠，有些東西就沒辦法吸收，只有吸收水，所以就出現了什麼？出現了濕，那養分吸收變少，水堆積，這是脾的功能不好的時候會有這種情形。那胃的功能不好，就是磨碎食物的功能變差。我們知道胃藉由他的蠕動來磨碎食物，方便後面消化

液的混合，還有吸收，所以胃的消化液如果不夠的話，食物磨得不好，幽門沒辦法開，就有可能會出現吐，那甚至在進到小腸這邊，食物磨得沒有很好，有些食物沒有消化完全，會出現食物的渣渣，這也跟胃的磨有關係。那他說什麼胃主熱，陽土主熱這不是，它們都是屬於土，只不過一個是陰的一個是陽的。那疝病的話呢？疝從疝從「旦」的話，你看平旦，太陽剛出來，陰陽交接的一些病，有陰有陽，就像少陽一樣，少陽病有陰有陽，它是屬於在陰跟陽的交界，因為濕是屬於陰，熱是屬於陽，這叫疝病。旦的病就是陰跟陽混在一起的病，那這些津液沒辦法走於外面，出現這個熱，所以會出現四肢的苦煩。煩是因為津虧的關係，那外面又有一些熱，因為熱會蒸騰津液，津液濃縮熱化而變成黃色，像鼻涕放久變成黃的一樣。那女勞疸呢？是女勞和勞疸相兼，女勞疸是額上黑，這是腎水不足所造成的，這叫女勞疸，那這邊他說「內為女勞所傷」，這邊不對，它是要分開來看。胃脈就是跌陽脈，跌陽脈數是代表什麼？因為熱，導致氣中之血回流不好，變少了，而這些熱隨著氣中之血到心臟。那心臟再把血送到我們的腹腔，那些比較熱的就會往胃那邊走。因為胃是屬於陽，那熱的性也是陽，就形成胃的熱，那胃熱就會消穀，但是它要出去呢？外面又堵住，所以吃不下，沒辦法吃，這邊有講，雖然這會消穀，但是因為外面冷的關係，氣送不出去，所以吃的有消化但送不出去，所以就出現滿，肚子脹脹的狀態，悶的狀態。那「食即滿」吳謙說「謂之陰黃」，那個不對，不是這樣的意思。那像「胃脈數是熱勝於濕」，那也不是喔。那尺脈不沉而浮則為傷腎，它也沒有講說為什麼尺脈不沉而浮是為傷腎，那前面我們已經有講過了。那腎傷病疽就是女勞疸，並不就是女勞疸啦，那後面講的風寒相搏的，有一個是穀疽的，也是一樣是濁氣啦，因為脾胃那邊吸收的食飲之氣都沒有辦法外行，因此形成穀疽。那膀胱急、小便利呢？是說太陽那邊虛過頭了，燥熱過頭了，會迫津液妄行，所以一般我們燥熱過頭的話，那個小便應該要變很少，但是呢它反而變成多，這個就過頭了。就是說呢我們那個燥熱已經超

過身體可以恢復，可以控制的狀況，就會出現這種反向的。就像我們之前講的，這個女孩子已經貧血了，結果經血來的時候，還是很多，這個就必須要考虑它這個已經氣虛過頭了，導致氣沒法守住血，所謂「陰在內，陽為之守」，那中醫稱做崩，那是屬於脾的問題，就是氣虛過頭了。那這邊「腹滿如水狀，不治」的，我覺得這個條文不應該在這裏啦，因為小便已經利的話，腹不會滿。一般像腹水，腹如水狀的，大部分都是小便不利。那心中懊而熱，先懊而熱，這是因為喝酒關係，那個氣往外走的快，但是裏面跟不上，因為外面太快了，那胸中那邊跟不上，所以導致瘀堵在胸中，甚至在胸管那部分，那鬱久了就產生熱。那胃腸所消化的東西就要送上去啦，因為送不出去，所以就想要吐，吐是胃的病，胃的病就會出現吐，那脾的病是出現下利，那這個就是酒疸。

※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發黃。

【《桂林古本》】

夫病，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後必發黃。

【永諸譯】

凡是生病，脈沉，口渴想要喝水，小便不通利的，此後一定發黃。

【永諸講解】

脈沉，脈是沉的。口渴，想要喝水、小便不利，都會發黃。那《桂林古本》是寫夫病，凡是病脈是沉的，脈沉表示是陰的，可能有水停留在裏面，所以出現沉脈，這是一個陰的象。浮的話是一個陽，沉的話是一個陰。那一般口渴會想要喝水是一個熱象，那既然熱象的話呢，應該會把脈上推，那結果發覺，怎麼脈是沉的？所以我們知道有個陰的力道大於這個陽，所以這個陽就被拉下來，那脈沉又出現小便不利，下面不通，就是沒辦法把一些水排掉。因為這個脈沉，所以熱被拉到裏面，那這邊有停一些水，水再加人體的津液，再加裏面的熱，就會把他燒成黃色，所以他說後面一定會發黃。

【注】

脈沉，主裏也；渴欲飲水，熱瘵也；小便不利，濕鬱也；熱瘵濕鬱於裏，故發黃也。首條謂脈浮緩、緊數皆令發黃，是得之於外因也。此條脈沉亦令發黃，是得之於內因也，故治黃有汗、下二法也。

【永諸按】

吳謙說「脈沉，主裏病」，或者可以說有一個陰的病兆往內導致水出不去。那渴欲飲水表示有熱，因為有熱才會口渴想要喝水，那這個熱沒有出表，他反而是跟著這個沉脈再裏面。那這邊又告訴我們小便又不流通，所以知道下面的氣有瘀堵，甚至化成水。結果這些水再加那些熱，也就是渴欲飲水這上面的熱走到深層的陰部，那就會出現發黃的情形。因為我們知道沒有小便一直尿的話，熱會一直燒這個小便，就會變黃，所以後面條文說一定會發黃，那治療方式就是茵陳蒿湯，或者是茵陳五苓散，兩個都可以。



那他這邊講的脈浮緊數是「得之於外因」，假如脈浮而緩，這不是外因，是內因的燥造成的。那緊數的話比較偏向於因為外面受到寒，因為緊是一個外寒。外面受到了寒導致氣中之氣的瘀堵，那氣中之氣瘀堵產生了熱，熱隨著氣中之血回流到心臟。那心臟把血打到腹腔。那燥熱的血會停留在胃，就形成胃的什麼？胃的熱。胃熱就會消穀。那消穀呢？我們東西就吃得下去，消化的食飲之氣要送出去，那氣要送到心，外面這邊堵住了，所以逆回影響到心，再逆回到這個胃，所以反而吃了就會想吐。這就是有消化但是出不出去，所以他就出現想吐、腹滿，因為這氣是堵在外面，所以就形成腹滿，這個是寸口脈浮而緩，還有跌陽脈緊而數，剛才講那個是跌陽脈緊而數的，脈浮而緩是內因的，那跌陽脈緊而數是外因的，那這一條的呢，脈沉而發黃，他是內在的問題，所以治療發黃我們一般都用汗跟下，在內的用下法。其實治療黃，除了汗、下，他還有一個利小便，而我們講下的這個方法，就有包括利小便跟通大便兩個。

【集注】

李彥曰「脈沉而渴，渴欲飲水，小便不利，則濕熱內蓄，無從分消，故發黃也」。

【永諸按】

李彥說「脈沉而渴」，這個脈不應該這樣寫啦，因為那個條文是寫脈沉，那一般若是有一而一」字，後面還會再加個脈形，比如說脈沉而遲，脈沉而數，這是針對脈的變化情形仲景的寫法。他不會說我脈先沉後面才渴，這就不對，要證接證，如「發熱而渴」，要脈接脈，如「脈沉而遲」。那一「渴欲飲水」這是熱，那要有一「小便不利」，才會「濕熱內蓄，無從分

消，故發黃也」。因為我們人體的衛之氣是有養份的，像蛋清一樣，我們可以從鼻涕來看，流出的鼻水的那個都是什麼？氣，那氣因為受熱的影響，像我們鼻涕有沒有，放久了以後就變黃色的，開始發黃，是這樣的關係。那如果他沒有熱的話，就只是單純的水病，前面講的水病。

※疸而渴者，其疸難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先疸而後接著口渴的，病者的疸難治。先疸而後不接著渴的，病者的疸可治。發於陰部，病者一定嘔。發於陽部，病者先振寒而後接著發熱也。

【永諸講解】

「疸而渴者，其疸難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那《桂林古本》這個部份是沒有的，我們來看這條文，一般陰病得陽症是比較好的，在前面〈傷寒例〉裏面我們知道，傷寒一般出現口渴，表示他的胃氣已有向外在

流通，表示外寒已解快好了，但此條是痘病，痘病濕熱內結，若不口渴表示氣有上承，中上焦有通，故可治，若口渴表示氣沒有上承，中上焦不通，故言難治。

那一「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陰部阻礙了什麼？三焦氣道，所以出現了嘔。嘔是樞機的問題，是淋巴回流的問題，所以像這種痘我們可以先疏通他的氣機，用小柴胡湯。那發於陽部，陽部就是陽面還有上焦的部分，那如果在這個部分一定會什麼？振寒，先發抖，然後再來發熱。那主要發於陽部的原因是怎樣？像剛才講的跌陽脈緊而數，外面受到一些寒，然後裏面的熱碰到外寒會出現發抖，會振寒，為什麼？因為陽跟陰在打架，這裏面的陽熱跟外在這個陰寒打架，所以他振寒，那打贏以後就發燒了，因為熱勝過寒，所以先振寒而後發熱。

【注】

未成痘前，小便不利而渴者，是欲作痘病也。已成痘後而渴者，是熱深不已，故難治也；不渴者是熱淺將除，故可治也。痘發於陰者，人必嘔逆。嘔逆者，陰裏為之也。發於陽者，人必振寒發熱。寒熱者，陽表為之也。此以渴不渴，別痘之難治、可治；以嘔逆、寒熱，辨黃之在表、在裏也。

【永諸按】

吳謙說還沒有成痘以前，小便不利、口渴，那這邊少一個，還要兼有脈沉，他就快出現痘病，因為這些熱走到深層所以就出現這個口渴，然後出現痘病。那如果成為痘以後，那濕熱嚴重，氣不上承，中上焦不通而口渴的，難治。那不渴的話是濕熱比較淺，中上焦有流通，

那可治。一般來說口渴的是熱比較盛的，以熱為主，如果不口渴的是以濕為主，是濕比較重，所以他說不渴者是熱比較淺，他說「熱淺將除，故可治也」，可是他沒有講到水的部分，因為他是一個濕熱的鬱積在裏，所以他是隨著條文去講。那如果照我們的想法來講的話，就是說我們有痘病，然後出現口渴，表示濕熱旺盛，氣沒有上承，中上焦不通利，所以會比較不好治。

那邊講說「痘發於陰，人必嘔逆」，這邊講了嘔是跟三焦有關，條文並沒有逆，吳謙多加了一個逆。發於陰呢？人會嘔，嘔的原因是因為三焦淋巴流通不利所造成的，痘的濕熱阻礙了氣機的流通，所以導致嘔的。如果是在陽不發的話呢，因為外面受到一些寒，氣中之氣出不去，裏部的陽氣跟外部的陰寒相碰觸，就會出現振寒，其實一般都會出現戰，在打仗嘛，兩個不同陣營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會打仗，打仗如果贏的話就出現發熱，所以他是先振寒，振寒就是在打仗，後來那個熱把寒打掉了，打贏了，身體打贏了，所以呢熱就出現了，出現這種發熱。

【集注】

程林曰「黃家以濕熱相搏，有口燥、鼻燥而未至於渴，渴則津液內消，邪氣獨勝；不渴則津液未竭，正氣未衰，治之所以分難易也。陰主裏，濕勝於裏則嘔；陽主表，熱勝於表則振寒發熱也。此條辨痘證之渴與不渴，有輕重表裏之分也」。

【永諸按】

程林說黃家因為濕熱相搏合在一起，有口燥、鼻燥，還沒到口渴，那他講說若是口渴就是津液已經消耗很多了，裏面內熱很盛的，也就是「邪氣獨勝」。那如果沒有口渴呢？就是津液還沒有衰竭，正氣還沒有衰，「治之所以分難易也」，這是根據條文這樣去想，而我們是根據條文去做另一種思考。當然如果有《桂林古本》的對照就更好了，而《桂林古本》是沒有的這一條。那陰是主裏，裏是屬於陰的一部分，陰是一個大集合，脈沉是陰、脈遲也是陰。那陽也是一個大集合，所以他說陰主裏，裏是屬於陰的一部分，那濕勝呢？在裏面則嘔，因為氣出不去，淋巴的流通影響到了，導致這種三焦不利的嘔吐。陽呢？表示屬陽的部分，而且陽也是向外散的，那因為外面氣中之氣的外散被寒堵在，致使外面氣鬱產生熱，熱與外的寒打仗，所以就振寒，打贏了以後，就出現這種發熱，像陽明病開始是惡寒，很快就惡熱了。

尤怡曰「疸而渴，則熱方熾，而濕且日增，故難治；不渴則熱已減，而濕亦自消，故可治。陰部者，裏之臟腑，關於氣，故嘔；陽部者，表之軀殼，屬於形，故振寒而發熱。此陰陽內外淺深微甚之辨也」。

【永諸按】

尤怡說疸而口渴呢？則熱很熾，然後他說濕且日增，故難治，尤怡是以這種想法來看的。那不渴的話，是說熱已經減了，那濕也自消，故可治。其實各注家有各自的想法，是否合理，那大家去判斷一下。那陰呢？他說裏的臟腑關於氣，所以是嘔。不是這樣，陰部也是屬於裏。那因為他的氣出不太出去，是三焦有問題，所以導致嘔。疸就是一個且的病嘛！陰陽交接的出入，所以為嘔。像這個我們就可以用小柴胡湯來處理了。那陽部呢？氣中之氣要出外，我

們的陽是跟外界做一些交通的，那外面受到一些寒，氣中之氣鬱陽，久了生熱，熱與寒相打，所以就振。那打贏了以後呢，熱就發出去，就會發熱。

※腹滿，舌痿黃，躁不得睡，屬黃家。

【《桂林古本》】

陽明病，腹滿，小便不利，舌萎黃燥，不得眠者，此屬黃家。

【永諸譯】

陽明病，腹滿，小便不通利，舌萎瘦苔黃燥，不能睡的，這是屬於黃家。

【永諸講解】

「腹滿，舌痿黃」，痿就告訴我們已經舌乾了，而且又黃，所以上部是一個燥熱。那「不得睡」，所以這邊就是一個燥熱往上走，所以出現那種「不得睡」，想睡卻沒辦法睡。那說這是屬於「黃家」，那我們來看古本的。古本是寫陽明病，這是陽明的病，陽明病大都是胃熱津虧，所以「陽明病，胃家實是也」。因為陽明是在陽的最外面，所以相對呢，陰的供給會比較少，表現是一個以燥為主的病，所以才講「陽明燥結」。陽的部分呢，我們把它分成少陽、太陽，往外的這邊是陽明。這邊是陰的部分，屬太陰，分成少陰和厥陰，或者再以陰陽來分，上面是陰中之陽，下面是陰中之陰，因此下面是厥陰，上邊是少陰。我們榮衛氣血的根本是從陰開始供給的。那陽明真的是離它太遠了，所以它大部分都會出現燥病，津液的

問題，因此陽明病容易津液不足。那肚子又悶，氣送不上去。然後小便不通利，所以這裏告訴我們是什麼？這邊濕熱聚集在肚子那邊，上不去橫膈，所以聚集在肚子這個部分。肚子這邊是腹，那他切一半，從肚臍橫切一半，上面叫大腹，下面叫小腹。小腹的兩旁部分呢？就叫做少腹。那既然小便不通利，水排不出去，腹滿，肚子就悶。然後這整個濕就一直堵在肚子這裏。如果一般是水呢？因為水是屬於陰，所以我們會發現少腹這邊會有繃緊的情形，而上面反而是沒有，上面反而是空空脹脹。那如果是濕熱呢？因為是熱跟水合在一起，變成充滿水蒸氣，所以是整個肚子的滿，兩者不一樣，因此這邊的腹滿告訴我們它是一個濕熱，又有小便不通利，這些濕熱影響了營衛氣血往上走，上不去，所以舌頭就出現痿黃，痿就是什麼？乾枯。若黃，因為被燒了津液。那這邊寫的「躁不得睡」，《金鑑本》是「舌痿黃，躁不得睡」，相較之下《桂林古本》是寫「痿黃燥，不得眠」，也是表示津液也沒有上乘，但感覺上比較好。不得眠因為這邊都是一個燥熱，充在上面，所以當然想睡沒辦法，這個也是屬於「黃家」。

【按】

舌痿黃之「舌」字，當是「身」字，必傳寫之訛。

【永諸按】

吳謙說舌痿黃的舌字應該是身，那身突然痿黃去了，「必傳寫之訛。」這個「身」也不對，因為如果是身的話是整個軀幹的部分，我們人體分成頭、四肢、身三部分，那除掉頭、

四肢的呢？這個叫做「身」，所以他用錯了，身不是整體，是整體就改「一身」，全身的意思，一身就包含那個了。

【注】

身痿而黃，腹滿而躁不得睡者，屬黃家之病，在裏，當下之也。

【永諸按】

那這個躁也不對，因為肚子這邊濕熱堵到了，水濕往下走，燥熱往上衝，造成舌痿黃燥，不得眠，反而比較好的，更能顯現出濕熱結在裏面，津液不得出。然後他說身痿而黃，其實不是，應是舌痿黃燥腹滿，那是「黃家」，是屬於裏的問題，濕熱的腹滿。那一般濕熱，我們都從小便去，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茵陳蒿湯，吃了茵陳蒿湯也是從小便去，再來方內有茵陳蒿、大黃、梔子，那梔子是用來清上面的虛熱，因為濕熱的話，我們把軀幹部分成陰陽，胸部是屬於陽的部分，腹部是屬於陰的部分，所以陰這邊有水，這邊是一些濕熱，那陽部的話因為只有熱透過去這個隔膜，這個濕被橫膈堵住了，所以只有虛熱出現在胸這邊，這邊形成一個虛熱，胸中形成一個虛熱，這是什麼病狀？懊憹，這個部分呢我們就要用梔子清掉，那茵陳蒿呢？利掉肚子這邊的濕熱，那大黃做什麼用的？在茵陳蒿裏面，大黃是讓血往裏走，藉由茵陳蒿的帶領往小便，從小便把濕熱利掉，是這樣子的作用。茵陳蒿湯吃了會利小走便，主要以茵陳蒿為君，那大黃為使，要讓氣血往裏走，讓它從小便那邊出去。

【集注】



徐彬曰「腹滿，裏證也，乃有腹滿而加身痿黃，躁不得眠，瘀熱外行，此發黃之漸也。故曰『屬黃家』」。

【永諸按】

徐彬說腹滿是一個裏證，而且這個也告訴我們腹滿小便不通利，我們就要去判斷這個腹滿是屬於寒還是屬於熱的，因為腹是包含整個腹腔區，如果只有感覺是屬於下腹這邊地方繃緊緊的，那摸一摸覺得有點冷，這個是什麼？水，因為寒嘛，寒會積在下部，那如果是熱的話，是整個都覺得脹，而且摸起來會熱！因為在這個空間裏面都充滿了濕熱，那如果是寒的話就像水一定積在下面，這是用來判斷腹滿是屬於陰還是屬於陽，那這邊告訴我們舌頭的痿黃燥，是一個燥熱，所以他這個不得眠也是因為燥熱所產生的，那在治療上我們可以用什麼？茵陳五苓散，但是因為他上面有一些燥，舌黃燥屬於一些虛熱，所以反而我覺得用茵陳蒿湯會更好，因為有梔子的關係，或者是我們可以用茵陳五苓散再加梔子來幫忙，也是不錯的，這就是所謂的加減。

※諸黃家病，但利其小便。假令脈浮者，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桂林古本》】

諸黃家，但利其小便，五苓散加茵陳蒿主之。假令脈浮，當以汗解者，宜桂枝加黃耆湯。

【永諸譯】

各種黃家，只要利其小便，五苓散加茵陳蒿主治之。假使脈浮，應當以發汗來解，適合桂枝加黃耆湯。

【永諸講解】

「諸黃家病，但當利其小便。假令脈浮則為在表，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的部分，《桂林古本》寫得比較全一點，他說諸黃家，各種的黃家，大部分就只是要利他的小便就可以了，因為這是濕熱的關係，所以用五苓散加茵陳蒿主之，就是茵陳五苓散，那如果他的脈是浮的，脈出現是浮脈，那我們應該要用什麼？用汗來解。那用汗來解，我們適合用什麼？桂枝加黃耆湯。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像如果濕熱是在裏面的，我們當然都是從小便去濕熱，小便除了利水快以外，利濕也很快，主要就是要這樣，所以用五苓散再加茵陳蒿，五苓散通利小便用的，因為他小便不利，主要是見到小便不是很順利，有人告訴我們，「我利尿沒有很順」，量少少的，不多，小便不是很黃，就是一般正常的黃，我們就是用五苓散來治療，若小便很黃如茶色，那就要加茵陳蒿。如果脈是浮的，表示有個力道是往外走，在皮表，所以要幫助它從外走，當然是用發汗的方式。發汗不順用什麼？畢竟這邊有濕跟熱，濕熱鬱積在這邊出不去，我們就用桂枝湯幫忙發汗，因為前面的條文「跗陽脈緩而遲，緩不是中風」，雖然不是中風，但是就是有什麼？這邊衛氣太快了，這邊榮氣接不上，治療上我們要調和營衛，用桂枝湯來作一些治療，因為桂枝湯只能調和榮衛，但是我們表面這邊還有一些留住的氣，所以我們加了什麼？黃耆，來幫助氣中之血的回流，這是屬於四肢表面的黃，所以像這個汗解的，是用桂枝湯來解，黃耆來幫助那邊氣中之血的回流，

因為那邊氣中之血回流受阻，所以加黃耆，這個跟黃汗差不多，黃汗加黃耆的原因也是這樣，黃耆可以加速這些淋巴的回流。

【注】

諸黃家病，謂一切黃家病也。黃病無表裏證，熱盛而渴者，當清之，濕盛小便不利者，但當利其小便。假令脈浮則為在表，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於此推之，可知脈沉在裏，當以下解之也。

【永諸按】

吳謙說「諸黃家病，謂一切黃家病也。黃病無表裏證」，這個黃病有表證的黃和裏證的黃，還有虛證的黃，以及實證的黃，後面我們會看到，如果是熱盛而渴，要清之，以熱為主，我們要用清熱為主，利濕為輔，如果已濕盛為主的，我們就要以利為主，利小便為主，清熱為輔，大部分治療濕熱病的黃，在裏的，我們大部分都是從利小便，利小便除掉濕熱。我們要去掉水濕最快是從小便利，如果這個脈是浮起來，我們用利小便，病位離小便處太遠，所以要先解表。如果說我們表解了，還是脈浮，有小便利，我們還是用利小便的，但是如果他是脈浮、沒有小便不利，而且出現黃，那我們就應該用汗來解，這是之前講「寸口脈緩，浮而緩，那浮則為風，緩則為痺，痺非中風」，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就是用桂枝加黃耆湯，來發汗，因為它是屬於風，還有一個氣的流通不利，跟風很像但不是中風，所以這個寸口脈是浮而緩。

【集注】

高世栻曰「利小便，及黃家一定之法，故『曰諸病黃家，但利小便』。然亦自有宜汗者，故又曰『假令脈浮為在表，當以汗解之』。汗解之法，宜桂枝加黃耆湯，用桂枝湯以解肌，肌解則汗自出，加黃耆以助表，表和則營衛亦通矣」。

【永諸按】

高世栻說「利小便，及黃家一定之法」，所以他講「諸病黃家，但利小便」，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去看，有些是虛證的黃，像小建中湯引起的黃，有些是外面氣的不足的，屬於虛的，不是屬於實的，這種津虧的發黃像豬膚湯的這個部分，所以還是得去看，不過大部分都是因為濕熱引起的。同學要記住，任何一個病，不管是黃病或傷寒，一定有虛有實，像實證的傷寒是外受什麼，風寒，或是突然來了一個非常冷的天，那毛孔閉塞，導致氣出不去，這是實證的傷寒。那虛的傷寒就是我們講的炙甘草湯，《桂林古本》條文寫「傷寒，脈結促，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就是說我心臟的力道不夠，那力道不夠，心氣不足，心臟沒辦法把氣血送到膚表，導致膚表那邊氣血不足，所以出現了這種寒，這個也是傷寒，在《傷寒論》的時候我們有提到。然後他說黃家有宜汗者「脈浮為在表，當以汗解」，那汗解就用桂枝加黃耆湯，那用桂枝湯來解肌，其實就是去風的氣，那這個風呢，就我們剛才講的，傷寒有虛有實，那這個中風也有虛有實，有些是感受外來的風，有些是因為內在的關係，像跗陽脈浮而緩，這個就是因為本身津虧所導致的，那這個就不是用汗解了，這個就要去補虛了。那黃耆是幫助氣中之血的回流，表部的氣就不會瘀積了，這樣整個黃就可以去掉了。

【桂枝加黃耆湯方】（見水氣病中）

【《桂林古本》】

【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五枚，黃耆二兩。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師曰「病黃膽，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火劫其汗，兩熱相得，然黃家所得，從濕得之，一身盡發熱而黃，肚熱，熱在裏，當下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師曰「生了黃疸病，發熱，煩，喘，胸熱，口燥的，因病發的時間，火劫病者的汗，火熱相得，然而黃家之所以得到的病因，是從濕得來的，全身先發熱而後接者黃，肚熱，熱在裏，應當攻下」。

【永諸講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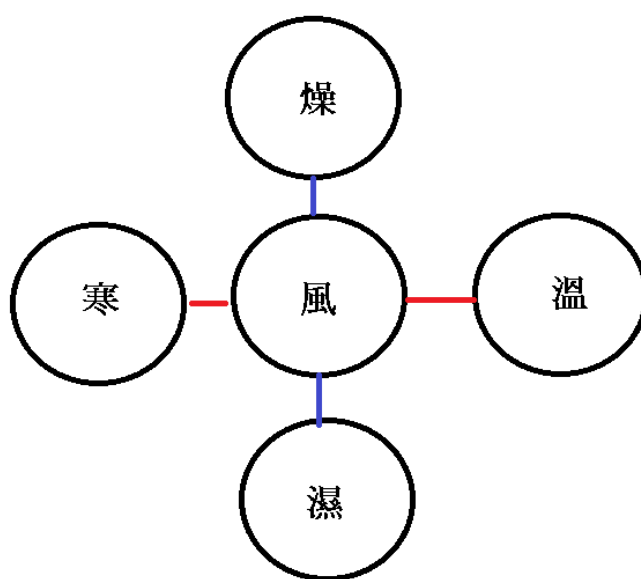
師曰「病黃膽，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火劫其汗，兩熱相得，然黃家所得，從濕得之，一身盡發熱而黃，肚熱，熱在裏，當下之」，我們來看一下，黃汗這個病呢？既然有發熱，會煩，那我們之前有講過煩呢是火燒頭的煩，頭是重陽的位置，喘呢？這是胸中是陽的位置，胸悶這個是熱在肺，熱在上焦的部分，那口燥呢？口在頭面內也是重陽的部分。

那一般如果是黃汗病呢？它是濕跟熱相糾結在一起導致的，熱會受到濕的牽引，所以上去不容易上去；那濕受到熱的拉提，所以濕要往下流也流不下去。也就是熱要出，因為受到濕的影響出不出去；濕要下，因為受到熱的影響，所以出不出來。

但是他的症狀反而出現了怎樣？跳脫了橫膈，因為一般黃汗呢，濕大部分都表現在脾胃這部分，但他竟然有個熱出現在胸，還有出現在頭，多了一個熱出現，那這是因為什麼，為什麼會多了一個熱出現呢？所以師才講說那是因為發病的時候，我們又用火來治，熱為陽，火又為陽，所以就變成二陽一陰了，因為濕是陰嘛，熱是陰脈裏面加了一個火，火跟熱合起來，所以就出現了這些症狀，那就是發熱、煩、喘、胸悶。不然一般濕熱大部分都是停在腹腔，因為脾主大腹嘛，脾主整個腹，我們的腹腔，那一般大部分濕熱都在這個地方，那就是因為外面多給了一個熱，所以才會出現了一個二陽一陰的狀況發生，是這樣造成的。

那我們來談一下，我們來畫個圖，左邊是寒，中間是風，然後右邊是溫，把它們排成三位，另外，再畫二個，上面的是燥，下面的是濕，如附圖。

所以寒的這邊是傷寒，風的這邊是中風，溫的這邊是溫病。它們是一個連續性的，所以我們在《傷寒論》有提到，風跟寒如果合併成一個邪的話，這邊用的是什麼？桂麻各半湯。若是單純用麻黃湯，會解不了，所以有個條文就是，我用麻黃湯解了，那半日許又煩。那是因為它是風寒兩感，所以你把寒去掉了還剩下風，後面再講說宜桂枝湯。那風跟溫兩個也有合併的方，這叫什麼？桂二越一，桂枝二越婢一湯，這是溫。以這三個圈起來看，如果我們以把脈來看，中部中風的脈是緩，那寒這邊表現是緊；那溫的話因為是裏面的津虧，所以大部分表現是數，因此中風的脈是脈浮緩；傷寒的脈是脈浮緊；溫病的脈是脈浮數，數是血液中的血中之氣變少。如果我們把原本浮中沉的方式，改成五層脈，也就是從皮至骨，脈分成



五個部份，三菽、六菽、九菽、十二菽，還有在到骨的，那我們這樣來看，愈上面的這個代表是火，因為火在上面。那再高一點點就是說，稍微一點點浮，這代表它有一點燥，燥的邪。同樣的沉一點點，這代表有濕的邪。最沉的代表是水，所以沉潛水蓄，從這邊我們看到水火燥濕相對。這是從脈的輕重來分說，你把到這個部位代表是怎樣，大概是那個邪為主，這是題外話，我們把它講一講。

好那因為兩個熱相等，那兩個熱呢？一個是火，一個是濕熱，火跟熱合在一起，所以導致上面那些病症，也就是發熱、煩、喘、胸滿。不然一般溼熱是沒辦法越上於頭的。為什麼？因為濕是一個陰邪，濕會牽扯著熱，所以熱就出不去，就像我這個有一些溫溫的水蒸氣，因為它本身就水蒸氣，所以比較重一些，它就上不太去，因為水的關係。濕的話它又要往下流，但是因為它又有熱往上拉，所以它又沉不下來，這就是濕熱的病導致的結果。濕熱的病會產生一個黃，黃家就是那些引起黃的病症，這主要都是從濕得到的，那其實它本身還有熱。而這邊講的就是黃家就是一個濕熱，所以他一身發熱，一身就是身體頭手足四肢，這些呢？這叫一身，全部都發熱，那發熱之後因為它有濕，燒久了這些體液變黃，所以先發燒，然後就變成黃色的。

這邊特別強調一點，就是說肚熱，肚子熱就是在裏面。我們記住陰是陽的根本，所以如果你看到陰有問題，那外面陽雖然表現出熱，比如說這邊發熱，但是呢我肚子有熱，表示陽的熱是從陰這邊來的，他是陰的熱候傳出去的，所以臨床上我們就必須要考慮說這個是不是裏面的熱傳出去導致的發熱，那如果肚子是涼的，外面是發熱，那這個很簡單，這個就是什麼～表病，就比較不會有裏的問題，他可能外面氣中之氣散熱出了問題導致的，那肚子是不會



熱的。那這邊清楚告訴我們，肚子的熱是熱在那裏？在裏面，那這個發熱是裏面的熱蒸騰外出所致的，所以呢我們要怎樣？攻下。熱在裏就應該攻下，所以這條文講的是這樣。

【注】

此詳申黃膽誤用火汗之為病也。病疸者，濕熱也。今濕淫於內，則胸滿煩喘；熱淫於內，則發熱口燥。若病發時，復以火劫其汗，則為兩熱相合。蓋黃家所得，由濕得之，則一身必盡熱，而身面即發黃也。今因火劫誤汗而發黃，雖有表熱，則不當汗也，但捫其肚熱，其熱在裏，當下之以去其熱也。

【永諸按】

吳謙說「詳申黃膽誤用火汗之致」，黃疸病的話因為他本身是濕熱那加上火就出現一些病症，那這些病症呢會延伸到頭，像什煩啊，口乾啊，口燥啊，這類的，甚至神昏譫語也有可能，那是因為加了火所導致的。然後「病疸者，濕熱也」，他說「今濕淫於內，則胸滿煩喘」，這是不對的，因為它既然是濕熱的話，胸悶煩喘這些呢都是熱所造成的，不是濕，濕所造成的的是小便不利啊、大便黏稠啊，這類才是濕所造成的，或者是腹滿，因為胸是在上部，上部為陽為熱，而像腹滿，腹在下為陰為濕，肚子滿滿脹脹的是這個氣堵在那邊，那這些胸悶煩喘並不是濕所造成的，是熱。那熱在裏面的話「則發熱口燥」，這個沒錯，其實胸滿煩喘還有發熱口燥都是熱造成的，那現在病發的時候，他說「復以火劫其汗」，其實就是加了一個火進來，所以造成火跟熱和在一起，所以叫做「兩熱相合」，上面講過了。

那黃家會得黃，大部分都是從濕那邊得來的，因為我們身體本來就有固定的熱，就像我們鼻涕放久了也會變黃，所以我們這些濕沒有排出去，放久了也會變黃，那就會跟熱糾結在一起，所以他說「濕得之，一身必盡熱」，不是喔！他是因為濕熱得到的，因為身體本身就會產熱，然後蒸騰濕氣，形成黃，而這種黃家，就是一個濕熱的病，所以全身會出現發熱，那是因為熱表現於外的，過來才發黃，先發熱後發黃，因為發熱了以後，那些熱把體液呢從清清的變成黃色，所以就出現發黃，然後他還講說他肚熱，表示這個熱是從裏面出來的，所以這就應該要攻下。那他說「今因火劫誤汗而發黃」，那其實上面這個要分成兩條看，不能當一條看，那吳謙把他當一條看，前面的是黃疸病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發熱啊，煩啊，口燥啊的情形，原因就是因為你本來就是黃疸病，結果你又加了一個熱下去所導致的，那後面那一條他是講黃家，黃家是因為濕得到的，所以他有時候會發熱，發熱並沒有像之前講的重陽那樣加了一個火，所以他沒有出現煩，也沒有出現口燥，因為他重陽的頭初沒有出現這個，那只是表現表面的熱而已，因為熱本來就是往外散的，我們人體就像一個氣球，它的熱一定是在外的、不在裏面，因為皮膚把人體封住，所以熱就在四肢、頭，就像在太空中，那我們就灌了一個熱的氣球，那它的熱一定是在最外面。把它分層，溫度是從外到內，從高到低，因為熱的性本來就是外散，所以發熱會全身。我們人就像一個皮囊，像一個充滿氣的娃娃，那邊的熱會往四處散。這裏就是在頭、表皮、腳的皮膚、身體的皮膚、肚子的表皮那邊，所以以他才會講說一身都發熱，是這樣的關係。肚子熱，他就是熱在裏，所以要攻下。重點是從「肚熱」這邊了解到的。

【集注】

程林曰「濕淫於內，則煩、喘、胸滿；熱淫於內，則發熱口燥。復以火迫劫其汗，反致兩熱相搏。殊不知黃家之病，必得之濕熱瘀於脾土，故一身盡發熱而黃，正以明火劫之誤也。若肚有熱，則熱在腹，可下之以去其濕熱」。

【永諸按】

程林說「濕淫於內，則煩喘胸滿」，這不知道怎麼都跟吳謙一樣，這不對，這是熱，這邊都是熱淫於內，煩喘胸悶這是熱淫於內、發熱口燥是熱淫於內。「濕淫於內」是腹滿、小便不利、大便溏瀉，或者是黏稠、舌苔厚膩，有時候也不一定厚膩，因為水沒有上到舌，舌苔就不會厚膩，有堵住的話就不會。有時候我們看到這個人，他明明病的就是水病，我們講得簡單一點就是說，這個人肚子腹水，結果我們看到舌苔，理論上這些水如果有上去，水飲都出現了，他應該是什麼？厚膩。不過不好意思，像這種腹水的人，舌苔常常都是乾燥的，就是乾、少，因為水沒上去，所以舌苔沒有水，所以很少。那如果到最後已經更嚴重的，完全沒有苔，這個很難治。為什麼？因為你這邊胸管都沒有辦法送水上去，代表著我們的心臟這邊得到的水是很少的，那其實這邊水少的話熱多，所以他往上衝，那舌苔會完全沒有苔。你如果腹水看到舌頭完全沒有苔，然後再看到他的脈跳得非常快的，這個難治，就是在死生之危，盡力而為啦。這個也很難了，為什麼？第一個，他陰已經沒辦法濟陽，他陽盛於上；第二個，他的心臟告訴你心臟他從胸管回流的氣很少，幾乎已經快沒有了，所以他的心臟覺得他很虛，所以他跳得快並不是因為他的熱，而是因為他虛，心臟虛到必須救自己。心為君主之官，他必須救自己，他最先感受到整個五臟六腑的狀況，所以跳得非常地快，這種都不好治。跳得非常快在難經叫什麼？這叫至脈。脈有損至，他已經跟你講了，損至脈，這是題

外話。好，這邊講「火迫劫其汗，反致兩熱相搏」這個我們剛剛已經講了，就是火跟裏面的熱疊在一起，相搏就是糾合一起，因為它們兩個是屬陽的。什麼叫做火？什麼叫做熱？講簡單一點，火的性是上炎的，那熱的性是瀰漫的，充滿身體的這叫熱，比如說我身體都很熱、我發燒，這是屬於熱，這是熱病不是火病，那為什麼火性上炎？火性上炎就是衝上去的，既然衝上去，手腳有時候是出現什麼？冷，並不會出現熱，但是身體上部的症狀很清楚，如面赤、喉乾、口苦、煩，這些都是火，所以這叫火病。因為火的性是往上走的，所以上面出現了苦，那熱病你一定會口苦啊，但是全身會熱，這叫熱，跟火不一樣，是有區別的。那以前的醫家還有分別，就是說火就要附著在物體上，因為我們燒東西生火，比如說我們的木柴，木柴生火，那一定要有這個有形的東西然後才有火的產生，那熱是因為它外散瀰漫，不需要附著在東西上，我們表面就能感受到的這叫做熱。火是衝上去的，所以久了上面一定會燒焦，這叫做火，這樣了解吧？火跟熱的區別。

然後他說兩熱合在一起，而黃家的病本來就是來濕熱，但是黃家有些的是屬於虛啦，我們後面會有一些是虛的，黃家不一定完全是濕熱的，有些是因為虛造成的。他說一定得到濕熱瘀在脾土，所以一身都發黃而熱，因為熱性瀰漫嘛，所以會一身都發熱，那這個熱久了以後就會把我們人體的氣，就是清清的氣，就把它蒸化成什麼？黃色的。我們之前有舉例子，就是鼻涕原本是清的，放久了就變黃的，那同樣呢，我們身體的體液被這些熱燒久了以後就變黃，所以就出現這種發黃。那這個是要分成兩條來看的，那吳謙跟程林都把它用成一條，像這個要看成前面的是一條，後面的是一條。那另外就是說，黃家本來就是濕熱，那如果肚裏有熱，雖然我們看到表面都在發熱而且變黃，你不要以為他是表病，如果我們摸到他肚子

裏面是熱的，表示這個外面出現的熱是裏面造成的，所以要用什麼？要用攻下，因此他告訴你說熱是在裏的要用攻下的方式，這個條文就是這樣，「熱在裏，當下之」。

※黃病，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為表和裏實，當下之，宜大黃硝石湯。

【《桂林古本》】

黃疸，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為表和裏實，當下之，宜大黃硝石湯。

【永諸譯】

黃疸，腹滿，先小便不通利而後色變紅赤，汗自出，這是表和裏實，應當攻下，適合大黃硝石湯。

【永諸講解】

「黃病」，發黃的病，在講黃疸。因為黃病，肚子滿，這個是有濕了，有沒有？這個就是濕的表現的。你看剛那個是熱，「腹滿，小便不利」，這個就是濕所表現的，「而赤」，赤就是有點紅啦，我們閩南話也是說你尿尿比較紅赤。那「自汗出」，這是因為熱的關係，熱逼迫外面的氣導致的，所以條文告訴我們裏面有濕還有熱，或者是說自汗出就是表面的氣流通的通道是很順暢的，所以是自行的汗出，因為也沒有說汗很多，因此主要是裏面的問題，因為腹滿、小便不利而赤，沒有表證的問題，因為自汗出。那所以他告訴我們這表是和

的，表的陰陽是和，但是裏有實，為什麼裏有實？因為腹滿、小便不利而且尿色還赤。那一樣要去攻下，那攻下用大黃硝石湯。

《桂林古本》說「黃疸，腹滿，小便不利而赤」，小便先不利因為濕排不出去，那我們知道小便也是一個散熱的管道，所以屬於小便那附近的熱散不出去，慢慢鬱久了，那小便就一樣會被這些熱燒成比較紅。那自汗出就是我們中上焦的通道是很正常的，所以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出汗，我們身體的表層本來就是自然而然的跟外界作一些交換，排熱、排水，就是說熱的外散還有水的排出，所以條文告訴我們這是表和裏實，那應該要攻下，那適合大黃硝石湯。

【注】

此承上條，互詳其證，以明其治也。腹滿、小便不利而赤，是熱在裏，其人自汗出，此為表和裏實也，宜大黃硝石湯下之。

【永諸按】

吳謙說「此承上條，互詳其證，以明其治也。腹滿、小便不利而赤，是濕熱在裏，那因為其人自汗出所以是表和裏實，用大黃硝石湯」。那一般小便不利的話，我們還是得用什麼去掉那些濕熱，茵陳蒿湯。

【大黃硝石湯方】

大黃、黃柏、硝石（各四兩），梔子（十五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硝更煮，取一升，頓服。

【《桂林古本》】

【大黃硝石湯方】

大黃四兩，黃柏四兩，芒硝四兩，梔子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六升，先煮三味，取二升，去滓，納硝，更煮取一升，頓服。

【永諸按】

《金鑑本》的大黃硝石湯方是用大黃硝石，《桂林古本》的大黃硝石湯方是用大黃、芒硝，是從排便那邊把濕熱排掉，黃柏除下焦濕熱，梔子除上焦虛熱，主要是用大黃芒硝把腸胃道的濕熱從大便排掉。像之前有個梔子檨皮湯，梔子是去比較上半部的虛熱，因為以濕熱來講的話，雖然這是濕熱，但是橫膈以上是虛熱，若是以肚子來說，熱在上半部比較多，濕在下半部比較多，所以這邊用黃柏來清利掉這些濕熱，使它從那邊？因為大黃跟芒硝的關係，使它從大便出去，那梔子是清什麼？肚子比較上面以及胸中這部分的鬱熱虛熱，目的主要是在這邊。如果以這整個方劑來看的話，因為裏實，這個實表示裏面有堆堵一些東西，堆堵的位置比較靠近腸胃道，而這個小便利是因為堆堵的東西的熱所造成的，所以用大黃芒硝把一些瘀堵的實從腸胃道排出，讓他不要有一些熱，然後再用黃柏梔子清掉一些熱。

【集解】

李彥曰「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裏病也。自汗出，表和也。裏病者，濕熱內甚，用梔子清上焦濕熱，大黃瀉中焦濕熱，黃柏清下焦濕熱，硝石則於苦寒瀉熱之中，而有燥烈發散之意，使藥力無所不至，而濕熱悉消散矣」。

【永諸按】

李彥說腹滿，小便不利而赤是裏病，沒錯。自汗出是表和，那裏病者，濕熱很甚，濕熱內甚，用梔子清上焦的虛熱，一般是鬱熱，那梔子是用來清鬱熱的，所以心中懊懣，那個「懊」就是鬱的意思。大黃是讓血氣往內走，可以從大便那邊或小便排掉，大黃可以通利裏部，在陽明病中的承氣湯類主要是用來通大便。大黃的目的是把氣血往深層的走，以大便為主，所以大黃是瀉。黃柏，是去濕熱，芒硝是幫助腸胃道把那邊比較膠黏的一些濕熱從腸胃道排出去，所以大黃硝石湯實際上是讓這些濕熱從腸胃道排出去的，那既然有從腸胃道排出去的，就有一個是從泌尿道排出去的，那就是後面的茵陳蒿湯或者是茵陳五苓散，我們到後面再來看。那一硝石燥發散之意，那這個我是覺得大黃硝石湯的硝石是應該用芒硝，而不是做火藥的硝石，《桂林古本》用芒硝是合理的，那後面的有一些醫家就講說用火硝，火鬱發之，要用火藥的那個硝石，那其實不太對的，應該要用芒硝，幫助他從大便排出去。

※黃膽病，茵陳五苓散主之（一本云「茵陳湯及五苓散並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黃膽病，茵陳五苓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黃疸病，那濕熱也是在裏面的，但是它是從小便排掉的。「黃疸病，茵陳五苓散主之」，太短了，《桂林古本》根本就沒有這條。

【按】

黃膽病之下，當有「小便不利者」五字，茵陳五苓散方有著落，必傳寫之遺。

【永諸按】

吳謙說黃疸病之下當然小便不利，這是對的，本來就是要利小便的，五苓散就是利小便的，那小便不利的就是茵陳五苓散，所以他說一定要小便不利這五個字是對的。

【注】

黃膽病，脈沉腹滿在裏者，以大黃硝石湯下之；脈浮無汗在表者，以桂枝加黃耆湯汗之；小便不利者，不在表裏，故以茵陳五苓散主之。

【永諸按】

吳謙的注說黃疸病脈沉、腹滿，那代表是在裏的，用大黃硝石湯攻下，用大黃硝石湯主要是希望它從大便出去，這是腸胃道的濕熱治法。那如果是脈浮、在表的，那是因為氣瘀堵在那邊出不去的，其實這個並不是無汗的，是有汗的，因為桂枝湯是治有汗的，所以它用桂枝加黃耆湯，那桂枝有發汗，那黃耆能幫助氣的回流。像小便不利的五苓散證，也是有脈浮，微熱，消渴，像這個就是用五苓散，所以小便不利也是有屬於在表的，那如果沒有其他的表症出現，我們用什麼？用茵陳五苓散。那小便利，在裏的，我們是用茵陳蒿湯，所以茵陳蒿湯跟茵陳五苓散的差別是，茵陳蒿湯的脈是沉的，茵陳五苓散的脈是浮的。大概就是這樣。

【茵陳五苓散方】

茵陳蒿末（十分），五苓散（五分，方見痰飲中）。

上二味和，先食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永諸按】

茵陳五苓散就是用茵陳蒿，然後再加五苓散。那茵陳的量是五苓散的兩倍，茵陳是十分，那五苓散是五分，所以這邊告訴我們茵陳蒿的量要用大一點。你可以用到一兩，那五苓散的量其實是比较少的。茵陳的量要多，最主要的是病患有濕熱。

【集解】

尤怡曰「此正治濕熱成疸者之法，茵陳散熱鬱，五苓利濕瘀也」。

【永諸按】

尤怡說這是濕熱的，在外的，小便不利的，屬於風寒引起的黃疸。小便不利的，我們用茵陳五苓散。那茵陳最主要不是在散熱，它是在除濕熱的。讓這些濕熱，讓這些膽紅素這一類的東西從小便排掉，茵陳是做這些用的。

※黃膽病，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腹滿而喘，不可除熱，熱除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

【《桂林古本》】

黃病，小便色不變，自利，腹滿而喘者，不可除熱，除熱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

【永諸譯】

身體發黃的病，小便顏色不變，本來就通利的，先腹滿而後喘的，治療上不可以去熱，去熱一定會打嗝。打嗝的，小半夏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黃膽病，小便の色不變，小便是通利的。那欲自利呢，就是一直想要大便，一直想要拉肚子。那先肚子悶，再過來就是喘。那代表的是什麼？因為先肚子悶，後來接著喘，那它是

一個從腹往胸的過程，他是先腹滿，然後熱上去到肺引起的喘，所以這個告訴我們它就是一個熱。那這個熱是虛還是實呢？如果它是屬於虛的，那就不可以去除它的熱。如果它是實的，我們就可以去除它的熱，像之前《傷寒論》提到的先喘而後汗出的，就是葛芩連湯證嘛，像這個就可以去除它的熱。那像這個它是屬於虛的，是一個虛熱，因為我們知道黃膽病嘛，在中焦這個位置，如果以濕熱來分的話，熱在上半部為多，濕在下半部，雖然兩者膠結在一起。但是下半部還是濕為多，上半部是以熱為多，那這個熱其實是沒有兼什麼特別的東西的，是比較傾向於虛熱。像這種虛熱，我們不能去掉它的熱，因為它是胃腸的功能的問題，是那邊的氣血不足所產生的。那濕熱積在腹，所以我們的血流大部分會往上焦走，整個腹部的血流是不好的，而在肚子，濕熱的熱會集中在最上的胃，這個是屬於虛熱。虛熱沒辦法「除」，不能除熱，你如果把它除了以後，胃的熱去掉了，胃就變什麼？虛寒。虛寒就會產生一個叫做「噦」的病證。「噦」再更嚴重一點就變成「除中」。有些人講說「噦」是打嗝，其實呢？你看「噦」旁邊是個口，旁邊是個「歲」，那就是有個東西放了一整年了，就會出現一些不好的味道，就像稻穀放一整年了，就有些爛掉了，會有一些不好的味道。這個「噦」的意思就是什麼？它口腔出那種不好的味道，因為它是寒，出的是一種腥臭味。我們一般來分別氣味的話，如果是屬於寒的，就是那種魚腥味，因為魚是生長在水裏的，所以就那魚的腥味，像你若分辨帶下它是寒的、還是熱的，那寒的就像那種魚腥味，非常重的魚腥味，這個就是寒的；如果是熱的呢？熱一定會酸臭腐敗，東西爛掉了，像蛋白質爛掉那種臭，所以如果是熱，就是那種酸臭腐敗味。因此這個「噦」就是口中出現那個不好的味道，這個味道跟我們那個吃很飽，裏面很熱打出來嗝氣的味道是不一樣的，我們打出來那種嗝氣的味道，他不是那種腥臭味，一打出來，哇，味道好難聞，酸酸臭臭的，像小朋友溢奶，酸酸臭臭的，那種不叫「噦」，那種較像是屬於「噦」，是屬於熱的。「噦」是屬於寒的，像一些重病的患

者，有時候胃的消化不好，脹在裏面，東西放久了，而且他本身又冷的，所以會有那種腥味出現。因為噦是胃沒有熱，又消化不好的關係，那我們用「小半夏湯」。小半夏就生薑跟半夏合在一起。生薑最主要的是散胃的寒，其實生薑有些辛溫的作用，它可以散胃的水，因為它那邊會停水；半夏是除掉他痰飲，幫助他胃的吸收就是這樣。

【注】

黃膽病小便赤，今不赤而白，且欲自利，雖腹滿而喘，是濕盛無熱，陰黃證也。切不可除熱，若除熱以涼藥下之，則胃必寒而作噦。噦者主之以小半夏湯，以止噦也。

【永諸按】

吳謙字「黃膽病小便赤」，因為是濕熱，小便應該赤，現在不赤而白，小便不赤，而且是通利的，它沒有濕的瘀阻，下焦是通利的，白的話表示是寒，我們的小便或是我們的鼻涕，我們的尿液，或是我們的大便其實都要有一些寒，表示陰中有陽，所以正常的小便大部分是淡黃色，那如果都是白色的量多，就是屬於寒，如果比較黃，就是屬於熱，現在不赤而白，就是清清的，所以就是寒，而且還會拉肚子，告訴我們是一個虛寒，「欲自利」，這個跟葛芩連湯一樣是拉肚子，但是葛芩連湯證的大便是很臭的，小便應該是黃的，這裏做一些區別。小便現在不赤而白，而且欲自利，表示是一個虛寒，而虛寒出現「腹滿而喘」，這個腹滿而喘是因為裏面虛寒，他的胃氣往上逆，因為裏寒的關係，熱被格出於外，所以出現腹滿而喘，那這個是屬於虛寒，像黃膽病屬於那種陰寒，這種我們就叫「陰黃證」，那一般我們在這個治療用什麼？有些後代醫家就用理中湯加茵陳蒿，因為主要是用茵陳蒿來去掉那些黃，

本身是腹寒的，所以用理中來治療。像這個不可以去除熱，不可以說我這個是熱，就用寒藥來除去他的熱，如果除去熱的話，胃就變虛寒，因為他本身就已經虛了，再加寒藥，就變虛寒，就會出現噦，噦就是用小半夏湯，幫助胃氣的恢復，生薑可以幫助胃的行水，把水送到表面去，半夏除道路的瘀阻、逐痰，是這樣的。

【集注】

李彭曰「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裏無實可知，腹滿而喘，脾氣虛而肺氣不利耳！用苦寒藥攻裏除熱，則胃寒而虛氣上逆，故噦，宜小半夏湯散逆止噦」。

【永諸按】

李彭說「小便色不變」，色不變表示他是沒有熱的，「欲自利」表示他是有虛寒的，因為欲自利是想要拉肚子，那本身就是虛，脾氣本來就要送上去的送不上去，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他這是裏無實，李彭說裏無實這是對的。「腹滿而喘」肚子悶而導致的喘，「脾氣的虛而肺氣不利」，這是一個虛，胃的虛熱往上衝導致的，出現了這種滿而喘，因為陰盛格陽，肚子裏面的陽被裏面的寒打往外面，裏寒先出現腹滿，虛熱上衝出現這種喘，這本質是屬於寒的，那如果我們把寒的腹滿和虛熱的喘誤認為這是一個實熱的話，把它攻下，胃原本的陽氣就不見，就出現胃的虛寒，胃只要虛寒就會產生噦這個症狀，那治療上我們就是用小半夏湯治療這個噦，那其實講解都其實一樣。

高世栻曰「小便色不變，非赤也。欲自利，非下利也。若腹滿而喘，雖似裏實，不可投寒劑以除熱，如大黃硝石湯，不可用也。若投寒劑而除熱，則必噦。噦，呃逆也。半夏生薑辛溫散寒，故噦者，當以小半夏湯主之也」。

【永諸按】

高世栻說小便色不變，是告訴我們說不是赤的，那欲自利，不是下利，是說很想要拉肚子，那是本身有些虛，有些東西食物消化不好，所以那個東西會往下墜，虛寒就會有這種情形。那他說腹滿而喘，雖然看起來像是裏實，但是不可以投寒劑來除熱，像我們要去掉濕熱，之前用大黃硝石湯、茵陳蒿湯，想要讓它從大便走，就用大黃硝石，想要它從小便走的話，就用茵陳蒿湯。那如果是表部的話，若是表面的氣回流不好，汗出不利的，那我們就用桂枝加黃耆湯，那如果它是屬於表面很通利，但是有小便不利，脈是浮的，我們就用什麼？茵陳五苓散。那他這邊講如果我們投了寒劑去除掉熱，那胃的熱就會除掉，就是《傷寒論》條文有講客陽去必有期，這個陽已走的話，人就會有問題；那噦就是呃逆，就寒性的打嗝，其實就是打出那種「腥臭」的味道，那我們用生薑幫助什麼？幫助散水，半夏幫助除痰飲，那生薑是散出胃的寒水，就是用來治療胃的，所以噦的部分我們用小半夏湯，那小半夏湯它著重在什麼？生薑，因為最主要的是散掉胃裏面的水，幫它胃氣的流通。

【小半夏湯方】（見痰飲中）

【《桂林古本》】

【小半夏湯方】

半夏一升，生薑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黃膽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為難治。

【《桂林古本》】

黃疸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者，為難治。

【永諸譯】

黃疸病，應當以十八天為期限。治療十天以上，病要好。反而嚴重的，難治。

【永諸講解】

黃疸的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上，應該要好，如果反而變得嚴重的，那這個就不好治。那《桂林古本》也是說黃疸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上，就會好，就是大概十天以上就會好。「瘥」呢？就是好得差不多，所以我們黃疸病治療大概十天應該就要好得差不多，那如果治療結果反而變的嚴重了，像這個就不好治。那為什麼是十八日呢？因為脾主中土，那我們一季有七十二天，兩季之間要有緩衝，這時間是十八天，因為脾寄旺於四季，那各有十八天，是以這十八天為寄旺之日，所以是這樣的。



那十日以上呢？因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所以土的成數剛好是十，是土的一個循環，那經過這整個循環，就像《傷寒論》中的經盡之日，也就是六日，所以在第七日會好，同樣的土的循環日數是十，那應該要好。如果呢過了土的生數跟成數的循環的十日以後，結果反而變嚴重了，這就是難治，從這邊來看所以仲景是有看《易經》、《內經》、《難經》的。

【注】

痘病屬脾，脾主土，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之末，各十八日。期之十八日者，土旺之日也，故治十日以上當瘥，而不逾十八日之外也。若逾十八日不瘥而反劇者，則土衰矣。故曰「難治」。

【永諸按】

吳謙說膽病呢它是屬脾，因為屬濕，那脾主土，那土的時間沒有定位，寫得不錯，各寄旺於四季之末，那各十八日，所以它十八日就這樣來的。那「期之十八日的」，就土旺的日大概就十八，那治十日以上當瘥，這個十日呢？是因為生數跟成數，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所以整個生成的循環是十日，那治療十日應該就要好了，因為它生成數都已經具備了，那如果沒有好，就會難治，所以「治十日以上」，不會超過十八日，沒有好很多，反而變得惡化了，那這個就難治了。

【集注】

高世栻曰「十八日，乃脾土寄旺於四季之期，十日，土之成數也，黃膽之病在於脾土，故當以十八日為期。然治之宜先，故治之十日以上即當瘥。至十日以上不瘥，而疸病反劇者，是謂難治，謂土氣虛敗不可治也」。

【永諸按】

高世栻說「十八日呢，乃是脾土寄旺於四季之期」，這是沒錯的，那十日呢？土之成數，他講得很好。十呢是土之成數，因為前面是生數是五，所以十的話已經包成了土的生跟成的數，是一個循環了，就如同《傷寒論》中的經盡六日是一個循環一樣。那黃膽的病在脾土，所以要在十八日為期，那治療的時間剛好是一個土的循環結束，也就十日以上就應該要好，那如果以上沒有好的，反而嚴重的，就是難治。告訴我們，就是土氣虛敗了，不好治，是這樣的。

※穀疸之為病，寒熱，不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為穀疸，茵陳蒿湯主之。

【《桂林古本》】

陽明病，身熱，不能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此名穀疸，茵陳蒿湯主之。

【永諸譯】

陽明病，身體熱，吃不下，吃了就頭眩，心胸不安，久了發黃，這叫做穀疸，茵陳蒿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穀疸之為病」，穀疸所造成的病呢，「寒熱」、「不食」，「食即頭眩」。那「心胸不安，久發黃」，那是「為穀疸」，「茵陳蒿湯」主治之。那穀疸呢？就是因為飲食所造成的，那寒熱呢？一般我們會出現寒熱，之前有講過，第一個太陽病，因為太陽是跟身體跟外界的交接，所以它會出現這種寒熱的問題，另外一種，是淋巴循環的問題，就是少陽，少陽的病有往來寒熱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血液的循環順利或不順利也會造成這種寒熱的問題，所以剛好跟太陽、少陽還有厥陰有關係。「不食」，因為我們飲食的精微，是經由淋巴系統回流，跟少陽有關係，所以「寒熱」「不食」，是因為什麼？少陽的問題，就是三焦的疏通出了問題，既然三焦的疏通出了問題，就是說我的通路呢出了問題，那即使我製造很多產品銷不出去，就會產生什麼？就會產生庫存的壓力。那沒辦法了，一定要先把庫存先消化掉才可以，所以他不會想吃東西，我庫存太多了，我們送不出去，那就不想吃，所以就出現「寒熱」「不食」。那如果「一吃就頭眩」，為什麼？因為我們飲食以後，那個血都會往胃腸走，它本身就已經整個氣都堵，所以他一吃的話，血往胃腸走，那頭上面的血就變少，就出現頭眩，眩就是眼睛黑掉了，或者是說整個站起來頭暈目黯，那「心胸不安」，為什麼人會不安呢？就像說一個人沒錢，有的人沒錢心就不安，就是沒有資產，就心胸的血氣不足，也會不安，因為吃以後，第一個我們胃腸的部分，在消化吸收後榮衛之氣要經由胸管到心臟這邊，那結果出現了寒熱，三焦這邊有堵住，送不太上去了，所以上面的養分是少的，供給是出問題的，結果你又吃了東西，吃東西的話心臟還是給血，因為這邊吃東西，腸胃道分泌消化液，就形成一個氣的出口，好比氣球破了一個洞，裏面的氣就泄了，就會使得氣血往胃腸流動，而在上面的頭，因為血被拉下去，所以他就出現眩，吃了就馬上感覺眩，就是頭昏眼黑，因為氣

血往胃腸這邊走，那相對的，頭這邊的供給出了問題，但是心臟這邊又付出，所以他這邊陽的部分，上焦這部份的心胸就不安，為什麼？因為少了氣血。那像這種「久久發黃」，久久這些濕熱的東西，會慢慢顯現出來，因為淋巴的瘀堵，堵久了之後，就像我們扭傷，扭傷慢慢會熱起來，氣堵久了慢慢會熱，熱久了津液就會變黃色，所以久久才會發黃，因為這是淋巴的堵的關係，那這個就叫做「穀疸」。穀疸我們就要通利，因為他是堵在於中下焦這些部分，上焦這邊如果有濕的話，下面的下焦也會跟著堵，還記不記得我們胸管是從下面分開來，那上面要出去的這邊堵住的話，下面也跟著堵。如果像剛才那個胃寒則噦，那個我們用小半夏，幫住胃氣的送出去，但那是一個虛寒，不一樣的。那這個是三焦這邊堵住了，但治療你可以用小柴胡湯，看能不能把它打開，但是現在已經黃了，那把黃去掉後，當然也可用小柴胡湯，那這個已經黃了，我要攻下，所以就是讓它從小便那邊出去，用「茵陳蒿湯」，把這邊堵住的，全部從小便那邊攻出去，治療上用茵陳蒿湯。那只要符合這個病機，我們就可以使用茵陳蒿湯，並不是說茵陳蒿湯只能治療穀疸而已。

【注】

此詳申穀疸之為病也。未成穀疸之時，其人多病寒熱。寒熱作時，則不能食；寒熱止時，則或能食，雖能食，然食後即頭暈目眩，心煩不安。此為濕瘀熱鬱而內蒸，將作穀疸之徵也。久久身面必發黃，為穀疸矣。宜茵陳蒿湯利下，使從大、小二便而出之。

【永諸按】

吳謙說這詳申穀疸之為病，還沒有成穀疸的時候，這個人多病寒熱，其實他就告訴我們，他的三焦疏通出了問題，那供給於上面的養分就少了。那三焦出問題就會不想吃，因為有些堵住，那如果把吃下去，他就食即頭眩。不食是不想吃，硬是吃的話，並不是說什麼寒熱止則能食，硬是把他吃下去，氣血往下面走，就會頭暈，還有心胸部分氣血缺少，所以導致不安，這就告訴說他這是鬱在腹腔的部分，因為三焦不通利，整個濕的都在腹腔這邊瘀堵，因為上面上焦不通，下面下焦也跟著堵，所以下焦不利，我們從小便把濕熱利出去，這不像大黃硝石湯是從大便，而是從小便利出去，我們就用茵陳蒿湯，茵陳蒿湯是用來利小便的，方內大黃的目的只是把血往深層走，這樣而已。久久一定要發黃，這是穀疸，那用茵陳蒿湯利下，就是從小便利去。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六兩），梔子（十四枚），大黃（二兩）。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永諸按】

方內茵陳蒿就是用來去除濕熱，用來去黃，在《藥徵》內講得很簡單，茵陳蒿就是去黃。那用梔子是因為心胸那邊有些虛熱，大黃就是把氣血往腸胃道送去。煮的方法是把茵陳先煮，再把梔子、大黃放下去，他說喝了這個藥的效果，就是小便會利會順，而且尿像皂角汁的色，很黃，那經過了一宿，也就是一個晚上，肚子就會消下去，黃會從小便出去。

【《桂林古本》】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六兩，梔子十四枚（擘），大黃二兩（去皮）。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茵陳，減六升，納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溺如皂莢汁狀，色正赤，一宿病減，黃從小便去也。

【永諸按】

《桂林古本》的茵陳蒿湯，茵陳蒿六兩，梔子十四枚，大黃二兩。那上面三味用水一斗二升，不是用一斗，是一斗二升，先煮茵陳減到六升，再把兩味放進去，煮到三升，把渣去掉，分成三等分，分溫，每次喝一服，一天吃三次，小便會利，吃了之後小便通利，喝了之後尿就會像皂角汁的樣子，顏色是很紅的，那經過了一個晚上，一宿，病就會減，因為黃從小便去的關係。

※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桂林古本》】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永諸譯】

陽明病，脈遲，吃飯難以吃飽，因為飽了就稍微煩，頭眩，一定小便困難，這是將要作穀疸，雖然攻下，腹滿如前。之所以這樣，是脈遲的緣故。

【永諸講解】

陽明病脈遲，我們之前有講過脈遲就是氣血走的較慢，就是陰阻到氣血，在《桂林古本》〈平脈法〉那邊說「陰阻氣血，則脈遲；陽迫氣血，則脈數」。那「食難用飽」，因為氣走的較慢，受到陰的阻礙，不是說不能吃飽，而是吃飽了會不舒服，所以食難用飽，就是不喜歡吃很飽，為什麼？吃飽會發煩頭眩。吃了中焦那邊瘀堵，就開始熱起來了，而火熱是無形的，會往上衝，衝到頭就會煩，那頭眩的原因是那邊只有熱上去，沒有氣血上去，反而吃飯時因為胃腸分泌液體，會使氣血往腸胃道流動，造成上面血的不足，就形成頭眩。

那小便必難，我們的血一開始從心臟主動脈一路下來的時候，前面是分配給肝，再來給脾胃腸，再來是膀胱腎的部份，腎在最下位，腎獲得的血是在最下位的，這樣便形成木剋土，土剋水，所以如果血往肝多，脾胃的血就少了，像這條吃了後，血都往胃腸走，腎臟獲得的血流就少，它的小便產量越少，就會小便必難，幾乎沒有什麼尿可以尿了，所以叫小便必難，跟小便不利不一樣，小便不利是有尿，但尿的不是很順暢。那這個就病叫做穀疸了，因為穀氣的堆積，又有火熱的薰蒸，便造成穀疸。穀疸的意思是飲食精微消化以後送不出去，就堆積到快發霉腐爛了。像這個雖然攻下，腹滿如故。

現在我們把它攻下去，把他除掉了，像之前用茵陳蒿湯去攻，但是肚子還是悶的，那為什麼會悶呢？條文說「所以然者，脈遲，故也」。脈遲就是告訴我們說，它腸胃道的氣要出去受到了阻礙，雖然我們把它堆積的那些來源去掉了，但是它的三焦通道，還是不利，那為什麼三焦不通？他說所以然者，脈遲，故也，從這邊我們也可以知道，為什麼它還是腹滿如故呢？像我們用茵陳蒿湯，把那些濕熱，把堆阻起來的那些淋巴去掉了，但是因為我們的攻下並沒有把三焦瘀堵的氣清掉，通路還是不順，所以還是腹滿如故，所以後面就應該用什麼？我們就要用小柴胡湯來疏通它的氣機，那這樣脈就不會遲了。這個意思告訴我們，我們在治療穀疸上，如果我們用茵陳蒿湯先治療它所瘀堵的黃，那治療了以後，如果它好了，那表示三焦是通利的，不會再發，可是如果三焦是不通利的，雖然你把它攻下去掉那些黃，但是它三焦還是不通利的話，那我們要幫它通利三焦，因為這是脈遲，三焦有瘀堵的關係，所以我們接著也是用小柴胡湯。

【注】

穀疸屬胃熱，脈當數，今脈遲，脾臟寒也。寒不化穀，所以雖饑欲食，食難用飽，飽則煩悶，胃中填塞，健運失常也。清者阻於上升，故頭眩；濁者阻於下降，故小便難也。此皆欲作穀疸之徵。其證原從太陰寒濕鬱積而生，若誤以為陽明熱濕發黃，下之雖腹滿暫減，頃復如故，所以然者，脈遲寒故也。此發明欲作穀疸，屬脾陰寒化而不可下者也。

【永諸按】



吳謙說穀疸呢是屬於胃熱，脈當數，其實穀疸呢是屬於三焦的問題，所以有寒熱的問題，還有不食的問題。那三焦有所瘀堵，堵得嚴重的話，會出現什麼？會出現脈遲，因為有些氣血出不去，其實脈遲也是一種寒，那這邊是另外講說脈遲是因為脾臟寒的關係，然後他說寒沒辦法化穀，雖然餓想要吃，那很難吃到飽，因為飽就會煩就會悶，那主要是因為胃中填塞健運失常，那吳謙是以寒來立點，這個也是可以作為一些參考。

因為那個清氣沒有上升，上面頭的陽氣不足，所以是眩。那他說濁者阻於下降，小便難，其實氣血沒辦法到那邊，所導致小便難，這是穀疸。然後他說其證原從太陰寒濕鬱而生，那如果誤以為陽明的溼熱發黃，用攻下的，腹滿雖減，但復如故，那他告訴我們雖然是脈遲，是寒的緣故，「屬脾陰寒化而不可下者也」，那這是一個從寒來立論的。其實一般脈緊、脈微是講寒，一個是外寒脈緊，一個是內冷脈微，而遲是代表了陰阻礙了氣血，那如果他是屬於虛寒的，導致氣堵，那就屬於實的，反正我們治病，就是從虛跟實來看。

【集注】

程林曰「脈遲為寒，寒不殺穀，故食難用飽。飽則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蘊蓄則發煩，熏蒸則作眩也。小便難者，以脈遲則無陽以施化濁氣，但留於胃而不宣，是以欲作穀疸。若下之，徒虛其胃而腹滿如故也，所以然者，以脈遲為寒之故也」。

【永諸按】

程林也都是從虛寒來看，他們就解釋說「脈遲是寒，寒是不殺穀的」，所以「食難用飽」，吃很難吃到飽，因為食難用飽這部分如果以寒來講的話就不太對，因為如果是寒就不會想要

吃，就不想吃飯，而不會食難用飽，那食難用飽的意思就是說，我不能吃很飽，因為吃很飽就會很不舒服，所以才講說飽食則眩是這樣的，因為整個氣血都往腸胃道走去了，會導致上面的眩，不舒服，所以叫食難用飽，不敢吃很飽而不能吃，因為如果是寒的話就不能吃。

那飽呢程林說是「穀氣不消」，不是說穀氣不消，因為他胃還是可以消，但是產生了很多庫存品，所以很不舒服，那這些庫存品因為瘀堵，我們上次有講，瘀堵了以後，這些熱往上衝，就會出現這種煩，然後程林講說「薰蒸作眩」，這不對，為什麼？因為已經講了「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這個眩是因為氣血往胃腸道走導致頭那邊的血不足。「小便難者，脈遲則無陽以施化濁氣」，小便難代表說我們往下走的血都跑到腸胃那邊去了，相對競爭之下，腎的血流比較少，所以就出現小便難。小便難的意思就是出現小便幾乎快沒尿，好久都沒去小便了，所以叫小便難，然後他說「脈遲則無陽以施化濁氣，但留於胃而不宣，是以欲作穀疸」，他說如果攻下「徒虛其胃而腹滿如故」，其實攻下以後是沒錯，攻下以後是把一些濁氣從腸胃道那邊，或從小便那邊排掉，但是因為他脈是遲，告訴我們說是有瘀堵。程林和吳謙都是以脈遲為寒來立論，脈遲是因為淋巴流通的問題，所導致的脈走得慢，因此我們要用小柴胡。後如果以程林還有吳謙的想法，照理來講，這個就不可以用茵陳蒿湯，反而變成他們要用理中茵陳，後代的方，原方應該是這樣，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食難用飽的部分，我們可以發覺這不是偏向於寒的，因為寒的話是完全不能食，不想吃，更何況這是食難用飽，而且他還可以吃飽，這就不一樣了。

※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為女勞得之，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疸，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時澹，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硝石礬石散主之。

【《桂林古本》】

女勞，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其腹脹如水狀，大便澹而黑。胸滿者，難治。硝石礬石散主之。

【永諸譯】

女勞的病，膀胱繃緊，少腹滿，身軀全都黃，額上黑，腳下熱，病人的腹脹好像內有水的樣的，大便先澹而後黑，硝石礬石散主治之。胸悶的，難治。

【永諸講解】

「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為女勞得之，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疸，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時澹，此女勞之病也，非水，腹滿者難治，硝石礬石散主之」，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桂林古本》跟《金鑑本》是不同的。它說女勞這個症，膀胱急，膀胱是繃緊的。少腹，少腹是小腹的兩旁。那少腹為什麼會這樣？其實這邊有血管，一個血管還有淋巴管。那是從這樣上去的。那這個地方堵住，所以才會出現這種少腹的滿。像少肢這地方堵住，我們的淋巴經過這邊，這邊有很多淋巴的關卡，下面還有腹股溝，所以這邊腳的氣中之血，只要它回流過了腹股溝這個關卡，就不會往回流了。那到

了少腹這邊呢，如果肚子上升的力道不夠，往上的力道不夠的話，他就會堵在腹腔下面，氣就會開始脹滿起來。那一般呢大部份會覺得是水，但是這個不是，因為條文這邊有講說它不是水，因為水往低處流嘛，所以如果積在小腹這邊，看起來悶悶脹脹的，大部分看它可能是水病。那是不是呢？既然是水，那水是寒所產生的，所以要見到寒的病症。可是我們來看呢，他告訴我們身盡黃，身軀都是黃的。那黃我們之前講，氣是乾淨的，寒的話就是清清的，那如果有熱呢，就是說我們的體液受到熱的薰蒸的影響，就會出現黃色。那體液越少就會越乾，甚至會變成黑色。那這邊又告訴我們額上黑，因為上面更熱，熱是往上跑的嘛。那額頭是重陽之處，所以它的陰是最少的，相較來看的話，身軀屬陰，四肢屬陽，所以這邊是腹滿，那這個腹滿它是因為有濕熱的關係。那上邊是燥熱，燥熱一路往上衝，衝到額頭，就出現額上是黑的。那因為熱會往四處跑，所以也會往腳這邊跑，所以足下是熱的。如果是水病的話，他的腳是冷的，也會往腳這邊跑，所以足下是熱的，而若是水病的話，那腳是冷的，所以這個不是水病，那醫宗金鑑的這個講的是可以的，不是水病，因為他腳熱，所以這不是水病。

那作了黑疸是因為這個燥熱往頭這邊衝，故額上黑。你看腹腔的氣要往上流，因為供應不上，所以上面這邊氣最少，但是又最多熱，就像木頭一樣，燒到沒水，就乾黑掉了，因此就出現這種黑疸。那因為肚子脹好像有水，其實它是濕熱。那大便呢？先溏瀉而後黑，為什麼會出現黑呢？我們大便一般是黃色的，那如果它再更熱一點，那個黃的就會變成棕的，然後變成黑，所以就是出現那種軟軟黑黑的顏色。

那後來講「胸悶者難治」，如果胸這邊是悶的，不好治，為什麼呢？表示它濕熱是充滿著，就是我們身體有分陰陽嘛，像這個連屬於陽部的胸腔呢，都被濕熱占據了，所以這個就

不好治。一般濕熱都在腹腔這邊隔住了，它竟然跨過橫膈到胸這邊，所以它才講說「胸滿者難治」，那用「硝石礬石散來主治」它。

我們回過頭來看《桂林古本》，「黃家」，就是呢那些黃病啦，跟發黃有關的一些病。「日晡所」，日晡所就是靠近傍晚下午的時候就是日晡所，在這個時間先發燒，然後最後還會惡寒，竟然會「反惡寒」，一般發熱的話，因為我們身體有陽，應該不會惡寒，但是日晡所的時候，反而會惡寒，這個叫做什麼？陽極，陽極生陰，日晡所是屬於陽明，是重陽之處，陽明是重陽，是那個時間，它本身已經是重陽了，那又有一個陽，所以陽極就生陰，就像我們去泡溫泉，你一下子跳下去很熱的水以後，你反而會出現一陣的寒出來，這個是一樣的道理。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太熱了，熱過頭會出現惡寒，因為太熱，身體會感覺它處在一個比較高亢的、比較熱的環境，比較熱的感覺，針對外來的環境他反而會覺得溫度比較低的，所以我們講熱跟寒是相對的，你把手浸熱水再放到溫水，溫水的溫度是溫的，但你反而會覺得什麼？覺得冷。那同樣的，我們的手先去浸冰水，然後再去浸什麼？涼水，那反而會覺得什麼？會覺得熱，所以寒熱是一種相對的概念。那它告訴我們為什麼會這樣？一般如果是胃家實的，日晡所發潮熱是不會惡寒的，這是屬於純粹的胃家實。那這個會惡寒，不是屬於胃家實的那個實，不是腸胃道的實結，而且它是有所結，因為在日晡所發熱，也屬於陽明，屬於脾胃的部份，這個部分大概是屬於什麼？濕熱，因為它告訴我們是屬於黃家，所以是濕熱。那告訴我們這是什麼？「女勞得之」，是女病、勞病。一個是勞的病，過度的虛勞，那另外一個呢？另外一個就是女，就是房事，耗掉腎的陰導致的。那膀胱會繃緊，因為有濕熱，那少腹會滿，一身會黃，它說這叫「黑疸」。為什麼呢？因為「額上黑」。那大便會黑，因為裏面有熱，而且它有水，它不是純粹的燥熱，它是濕熱，像陽明病胃家實它是燥熱，燥熱的話

大便會硬，像羊大便，像這個呢？這個是濕熱，所以他的大便就是比較暗色，而且軟軟綿綿的，軟軟稀稀的。這邊就告訴我們說，我們如果問到病人的大便呢？如果是顏色比較暗，然後濕濕的，軟軟的，這就是什麼？這就是他有濕熱的病，所以它告訴我們是「女勞，非水」，為什麼「非水」呢？我們之前就講過，水是一個寒，因為氣遇到冷就會變成水，所以這個不是水。然後它這邊「腹滿者，難治」，其實前面就已經有腹滿了，那《桂林古本》它裏面寫胸滿，胸滿這個會比較好一點，因為這個濕熱已經從下面一直侵犯到上部的，上部的心胸之位，陽位，這就比較不好治了。

那硝石礬石散主之，我們知道濕病，所謂的濕病都是從下受，就是從陰部開始，從腳開始受到濕，那一路往回，就像我們被毒蛇咬到，那毒素一直往回，如果逆到心呢，就引起死亡了，就像這濕熱原本是在少腹，然後一路往上，跨過橫膈到達胸，造成了胸悶，那這個就

【注】

此詳申女勞疸之為病，黃膽日晡所發熱，乃陽明熱症，當不惡寒也；而反惡寒者，非陽明熱症，此或為女勞得之也。女勞得之疸證，雖膀胱急，少腹滿，而小便自利；身雖盡黃，而額上則黑；雖發熱，惟足下甚。此少陰熱因作黑疸也。故腹脹如水狀，而大便必黑，時澇，知非水脹病，乃為女勞得之疸脹病也。時澇黑色者，亦臍病及血之徵也。血病者顏必變，豈有色黑而血不病者乎？女勞疸腹滿者為難治，以其脾腎兩敗也。以硝石入血消堅，礬石入氣勝濕，然此方治標固宜，非圖本之治。世久書訛，姑辨其理也。

【永諸按】

吳謙說「詳申女勞疸之為病，黃疸，日晡所發熱」，那日晡所發熱是屬於陽明，陽明是日晡所，那陽明病的燥結是發潮熱，那這邊是指發熱並不是潮熱，那如果是陽明的熱症呢？那應該是什麼？不惡寒，這邊講的沒錯，如果陽明病胃家實，這是不會惡寒，那這個不是，因為這個是什麼？濕熱，跟燥熱不一樣，那濕為陰邪，所以也有可能惡寒，濕比較盛的時候就會惡寒，那反惡寒呢？告訴我們這邊不是陽明的熱證，所以他說這是女勞得之。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因為女勞過度了以後，那個腎虛小便會變比較少，因為腎氣虛掉了，還有勞力的過度也會傷到腎，所以它是腎的關係，造成小便的不利。那濕跟熱合在一起就形成這種黃疸，那這種疸呢？因為它上焦部是有燥熱，所以往上衝，衝到額頭，會造成額頭的黑，因此它又叫做黑疸。那它的症狀很清楚，就膀胱急，膀胱繃緊，急就是繃緊，那小腹兩旁的少腹呢？因為氣流通不好，就成少腹滿。那這邊講說小便自利，這邊沒有小便自利，吳謙自己加，其實這邊是小便不是很順利，是少腹滿而小便不利，記住這邊沒有小便利，所以我覺得吳謙他亂加，而且加還加錯，因為濕熱的病一定跟小便不利有關係。那小便不利有些是因為腎虛的關係，腎虛陰不足，沒辦法化成尿，當然也有一種是寒，或者是濕阻。濕氣是因為濕熱的關係，濕熱也會導致小便不利，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濕要往下走，濕性陰，本來就是要往下，那因為有熱阻的關係，所以就導致這濕要下去不利，熱要往上，上不去，散不開，造成這樣，所以這邊是小便不利，那這邊小便自利他講錯了。那身盡黃呢，身是指我們身軀，整個身軀都黃，因為這些濕熱是在陰的部位，所以我們的胸腹這個屬於軀幹部分呢，就一定看到黃，因為濕熱只有在這陰的區域，所以他講說身盡黃，這整個身軀都黃的，包括背那邊，整個都黃的。那額頭反而是什麼？黑色的。額頭是黑，那為什麼足下會熱呢？因為它是濕熱，濕是

陰邪，所以這個熱呢也會隨濕沉到底部，所以足下會熱。條文是講足下熱並不是說什麼發熱，那表示這不是水病，因為水病的話是冷的，而它是一個濕熱，那這個濕是有重力的，所以它熱會比較往下堆，如果有濕的這個熱會往下堆，所以腳會熱。

那肚子脹像水狀，因為他是濕，水就軟軟的，所以他摸起來的樣子也是軟軟的感覺，就是說像水的樣子，但實際上有一部份不是，因為如果病水，那腳會冷，反而腳是熱的，所以這個跟水病的樣子差一點。那「大便黑」？我們上次講過了，因為它是一個濕熱，那熱燒了那個糞便糟粕，一般人的大便就是黃色，那如果放久了就變成棕色，再久一點，棕色燒到灰就變成黑，那因為他不是燥屎，如果是陽明的燥熱的話，會燒到又黑又乾，那這個不是，這是濕熱，所以他燒起來是又黑又黏又稀，所以就時溏，就出現溏，他這邊講「時溏」不太好，〈桂林古本〉的「溏」比較好，因為「時溏」的意思是固定的時間溏便，時是指固定的時辰，所以在固定的時辰會溏瀉。因為他濕熱，所以像〈桂林古本〉說先溏，先是把水逼出來，因為這邊熱，把水逼出來，溏，然後過來會出現什麼？黑，大便会變黑。那他說「知非水脹病」，我們之前已經講了，就是因為足下熱，所以知道他不是水病，那這是「女勞」得到的疸，所以後代又稱作叫「女勞疸」。然後他說「時溏黑色者，亦臍病及血」，這不是喔，那個黑是燒黑的黑，不是出血的黑，不一樣，吳謙把它搞錯了，他說「亦臍病及血之徵」這是不對的。那一血病者顏必變，豈有色黑而血不病？有啊！就是那個濕熱，像我們煎荷包蛋一樣，剛開始蛋清是水水的，燒久了變白了，白了久以後變黃，黃了以後又變黑了，是燒焦了，所以有黑的，那這個大便色黑並不是血病，這個也要分清楚，他並不是血的問題，沒有病到血。那女勞疸他說「腹滿者難治」，其實我覺得這個「腹滿」，不如〈桂林古本〉的「胸滿」來的好，因為濕熱的胃大部分都居於中焦還有下焦的位置，那上焦的位置因為是屬於陽，所以



濕比較不容易達到，那如果單純熱達到的話只會出現煩，而不會悶。那因為有濕上去了，濕就是有形質或充滿了空間，那熱是沒有形質的，只是一個能量，所以熱並不會造成說那種悶，所以這邊寫「胸悶者」會比較好一點，表示濕熱已經越過橫膈到達心胸了，所以這就是不好治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原本是在下腹的部分，那慢慢往上攻擊心，那這樣不好治。我們講心主神明，所以表示這些濕熱已經內攻到心了，神明之官的心了，這不是很好。那治療方式第一個要祛濕熱，我們從大便那邊，所以用什麼？我們用「硝石」。「硝石」就是芒硝的原礦，其實它是芒硝，而不是說後代都把硝石當作是什麼？火藥粉的那個硝石。那「礬石」是去掉那種濕熱的，會把膠黏的溼熱把他收起，所以一般我們在治療什麼？濕熱還兼會臭的，出現臭的，所以我們礬石一般用來治腳臭，促這個人臭腳丫，臭死了，那外面有很多芳香劑，我跟你講沒用，最有用的就是礬石，礬石就是明礬，我們把礬石，我們把明礬放到我們的鞋子下面，兩天就不臭了，而且你不再用了以後，很久也不會臭了，像我以前有用過到現在都不會臭，那就是這樣來治療的。

【集注】

尤怡曰「黃家，日晡所本當發熱，今發熱而反惡寒者，此為女勞得之疸也。熱在胃淺而腎深，故熱深則先反惡寒也。膀胱急，額上黑，足下熱，大便黑，皆腎熱之徵。雖少腹滿脹有如水狀，而實為腎氣不行，非脾濕而水不行也。惟是證兼腹滿，則脾腎並傷，而其治為難耳！硝石鹹寒除熱，礬石除痼熱在骨髓，骨與腎合，用以清腎熱也。大麥粥和服，恐傷胃也」。

【永諸按】

尤怡說黃家，日晡所本當發熱，日晡所發熱，並不是說黃家就一定日晡所發熱，一般日晡所是指陽明的部位，在陽明病胃家實的時候，他就會有所發熱。那黃家呢？他是說黃家在日晡所會發熱，所以表示這個黃是濕熱造成的，另外後面有一些黃，是血虛的黃，血瘀的黃，還有一種是氣虛的黃，這要分清楚，所以他把它分別出來。如果說這個人在日晡所會發熱，那這個告訴我們這是濕熱，這跟陽明燥結不一樣，因為一個是濕熱，一個是燥熱，不一樣，所以在陽明燥結只有發熱不會惡寒，那這濕熱會發熱而且還會惡寒，所以這寫了反惡寒，告訴我們這不是陽明燥結，這是一個濕熱，所以它叫做女勞疸。女勞疸是因為房事和過度勞動，造成小便不是很利，因為腎虛，所以說這是女勞得到的，那女勞因為腎虛，腎的陰耗損，就會產生燥熱往上衝，這些燥熱會往上衝，那小便不利產生濕。那因為腎陰虛又產生一個熱，那這個熱會上衝至額頭，就引起額上黑，既然腎陰虛又有熱，這些熱會往下走，因為腎是屬於至陰的地方，濕熱的特性也是往下走，因為有濕性，所以這些熱往下走就會造成腳的熱，濕熱往腸胃那邊，就會造成大便黑，而且還便溏而不是像燥屎那樣，所以這些都告訴我們是濕熱病。那膀胱急是因為膀胱有浸水，而且還浸的是熱水，所以就繃緊很脹，尤怡說這是腎熱之徵，這不是，這是濕熱的關係。那這個少腹的滿脹也是濕熱造成的，那治療呢？我們從「濕熱，小便有所不利」，那邊腎有一些虛，那我們從大便那邊幫忙排掉，所以用硝石跟礬石，從腸胃道幫忙清掉這些熱，大麥也是清胃的一些熱的。

【硝石礬石散方】

硝石、礬石（燒，等分）。

上二味，為散，以大麥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是候也。

【《桂林古本》】

【硝石礬石散方】

硝石（熬黃）、礬石（燒）各等分。

上二味，為散，大麥粥汁和，服方寸匙，日三服，大便黑，小便黃，是其候也。

【永諸按】

我們來看硝石礬石散，那這硝石礬石，後代把硝石當成是黑硝石，也就是做火藥的火硝，那個是錯的，這個是要用芒硝，那我們來看古本，古本是用硝石，把它炒黃，那你看那黑硝石可以炒嗎？它炒一炒就爆炸了，所以是白色的芒硝。一般有芒硝或朴硝、玄明粉，都是從硝石來的，芒硝比較精緻，所以我們把硝石炒黃，熬就是炒，把它炒黃。那礬石要去燒，因為要把裏面的水逼出來，那燒了就是礬粉，那用這兩味為散，然後用大麥粥和服，大麥粥最主要的是顧胃用的，因為我們要讓礬石跟硝石往小腹邊走，我們不希望他上到胃，所以用大麥粥，大麥粥汁主要目的是要什麼，和胃，不要讓它在胃那邊就把胃的津都耗掉，所以用大麥粥的汁，跟它和起來服，讓他到腸胃道那邊來作用。那這個治療他說病會隨大小便去，這個是《醫宗金鑑本》的「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是候也」，那小便會變黃，大便便是黑，那是其候也，意思就是說，吃了這個藥，會從大便或小便那邊出去，那礬石呢一般

是用來清濕熱的，硝石呢，是作用在破腸胃一些留飲宿食的，反正就是有一些黏稠的液體，那硝石藉由高滲，造成腸胃道內的高滲，把那些留飲宿食把他拉出來，把一些濕熱拉出來，那礬石本身就有祛濕的作用。那大麥粥主要是顧住胃，不希望作用在胃的部分，用大麥粥來護胃。這就是硝石礬石散，用來治療女勞疸的部分。

※男子黃，小便自利，當與虛勞小建中湯。

【《桂林古本》】

諸黃，小便自利者，當以虛勞法，小建中湯主之。

【永諸譯】

各種黃，小便本來就通利的，應當治以虛勞的方法，小建中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男子黃，小便自利，當以虛勞小建中湯」，像這種黃是屬於虛的黃，《桂林古本》講諸黃，各種黃，如果是小便自利，這很清楚，小便自利就不是濕熱，所以這種黃小便自利，它不是濕熱的黃，那這種黃是什麼？虛勞的黃，就是面黃肌瘦，我們常講你這個人怎麼面黃肌瘦，那就告訴你，要用小建中湯。主要是因為榮衛氣血起源的脾胃，營養的產生不足所導致的。那為什麼出現這種黃？因為我們的要有氣啦，氣就是水，氣其實它就是有營養有熱量的水，你如果本身氣少的，食物攝取少的，那個氣就比較虛，那營養的水就少，所以皮膚，

還有淋巴就比較乾。那你看我們的鼻水比較乾一點，比較黏稠一點，甚至你擦傷以後，傷口那邊的滲液，是不是久了就變黃色，那這個就跟這個諸黃是一樣的，所以這是屬於虛勞的黃，所以我們用小建中來建立他的脾胃，把它脾胃用好了，把中焦養起來了，那就可以治療這種黃，像只要是小便通利的，它出現黃，這種就是虛勞的黃。

【注】

婦人產後經崩，發黃色者，乃脫血之黃色，非黃膽也。今男子黃而小便自利，則知非濕熱發黃也。詢知其入必有失血亡血之故，以致虛黃之色外現。斯時汗、下、滲、利之法俱不可施，惟當與虛勞失血同治，故以小建中湯調養營衛，黃自愈矣。

【永諸按】

吳謙說，婦人產後經崩，就是像有一些子宮肌瘤導致每次都出血崩漏不止的，臉發黃色，那這個是屬於什麼？虛的，虛勞的黃色，這個不是黃疸，記住這個不是黃疸。現在他講說「男子黃」，就限制住了條文的涵義，所以《桂林古本》比較好，「諸黃」，各種黃，那如果女生還有男生小便都利，那我們就知道，這不是濕熱的發黃。這邊講的不錯，因為小便利就知道不是濕熱的發黃，那如果又知道這個人有失血亡血，那又看到出虛黃的外觀，這時候我們要補他的虛，這是屬於虛勞，我們要給什麼？小建中湯。這邊學到了一個就是說，如果這個婦人崩漏不止，就是常常每次經期來就出了很多血，出了很多血，那我們該如何治療。就給小大劑的建中湯，大一點的劑量效果會比較快，用小建中湯來治療他的黃，而且你看他臉色是黃的就可以用了，以後大家臨診上一定會碰到這種患者，記住給虛勞小建中湯，記住要小

便利的才給，他不是濕熱，那如果小便不利，他就是濕熱，還有一種是血瘀的黃，血瘀的黃又是另外一種的。

【集注】

高世栻曰「女為陰，男為陽，陰主血，陽主氣，男子黃，陽氣虛也。黃者，土之色，陽氣虛而土色外呈。中無濕熱，故小便自利，此為虛也，故當以小建中湯和其陰陽，調其血氣也。本論〈血痺虛勞篇〉有小建中湯主治虛勞，故曰『虛勞小建中』。意謂此男子黃而小便利，亦為虛勞之證云爾」。

【永諸按】

高世栻說女是陰，男為陽，因為他要符合那個條文，《金鑑本》的條文是說「男子黃」，那其實《桂林古本》的「諸黃」是最好的，他說女為陰，男為陽，陰主血，陽主氣，男子黃，它是說陽氣虛，陽氣就是在表部，陽氣不足主要是裏面供給不足導致的，那黃是土的色，其實黃就是氣的不足造成的，氣就是我們有養分的東西再加一點水，那當這些氣慢慢不見的時候，那就出現這種黃色，所以他說黃者土之色，陽氣虛而土色外呈，原因就是這樣。那因為有小便利，所以知道沒有濕熱，這不是濕熱的黃，而是虛的黃，所以我們治療用小建中湯來和他的陰陽，調他的血氣。

【小建中湯方】（見虛勞中）

【《桂林古本》】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六兩，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飴糖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納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那小建中湯在虛勞病那邊已經有了，那我們看《桂林古本》的，芍藥的劑量把它加倍變成六兩，在桂枝湯內芍藥是三兩，那記住要加飴糖。飴糖就是麥芽糖，麥芽糖我們可以自己做的，先買糯米，飴糖是糯米做來的，那糯米把它煮爛了以後，攪拌變成糊，再加一些發芽的小麥，讓它發酵水解，就會變成飴糖，所以那個飴糖我們用起來其實是白白的，我們也可以做黑色飴糖，黑色飴糖是用黑色糯米去做，那做出來就是軟軟的我們叫做膠飴，一塊一塊的。那飴糖現在叫麥芽糖，麥芽糖是不錯的，因為如果以糖來講，在生物的演變過來是比較喜歡葡萄糖，那乳糖、果糖是相對比較差的，所以你看我們的麥芽糖是兩個葡萄糖，蔗糖的話是一個葡萄糖一個果糖，乳糖的話是一個葡萄糖一個半乳糖，你看葡萄糖都是一個基本，所以我們人體的演化過程，葡萄糖是最好的，但是不要單一個葡萄糖，因為單一個葡萄糖在人體吸收以後，並不會刺激胰臟那邊的血流供給，為什麼？因為你沒有雙糖的刺激，它是一個單糖，那單糖這種東西對身體是很不好的，因為你吃下去以後，胰臟說沒有雙糖，就不需要分泌雙糖酶，那血流就不會往那邊走，你吃了飯以後血流並沒有往胰臟走，因為他沒有感受到有雙糖的存在，或澱粉的存在，所以他就不需要去分泌雙糖酶，同樣的還有肉，你如果吃胺基酸，他就不會分泌蛋白酶，胜肽酶那一類的，這樣就不好。因為胰沒需要分泌，所以血不

會往那邊走，那更何況，分泌消化液的旁邊就有一些監測的胰島，所以消化液像雙醣酶，當血往那邊過的時候，那邊胰島也得到血的供應，所以人體的器官是很奧妙的，就是說我一邊給血去分泌雙醣酶，一邊刺激提供胰島那邊的血流促進胰島素的分泌，所以雙醣可以監測血糖，那如果是單醣的話就沒辦法監測，因為單醣他不需要雙醣酶，所以血不會到那邊，所以血不會到那邊，胰島受到血的供應的血就少了，它分泌的胰島素也會變少，就造成糖尿病的產生，所以糖尿病的產生就是現在呢多用單醣所導致的。還有有些並不是說吃的多就會，有些是因為肉的關係，吃肉也會，為什麼？因為吃肉的話，那胜肽酶的蛋白酶的，它的分泌又在另外一區，那我們知道有左右的區別，它們是隔開的，這是糖區，這個是蛋白區，那兩個是相對的位置，所以肉吃多了以後，血呢是往蛋白區走比較多，那相對往糖區這邊走的，走的就比較少了，而澱粉那一區的，澱粉酶區的這邊就少了，那就是一個競爭，所以有些人吃肉，發覺吃肉也會引起糖尿病，它原因是在這邊的關係。

好，那我們用飴糖，飴糖就是麥芽糖，麥芽糖它是兩個雙糖，都是葡萄糖，對身體虛勞幫助很大，所以這邊它是用飴糖，一定要用這個飴糖來是提供我們身體的營養分。那一天吃三服，那飴糖要用到多多呢？一升就是一碗的量，就是一碗水的那個量，大概兩百毫升的飴糖。

※酒黃膽者，或無熱，謔言，小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酒黃疸的，或沒有熱，譫語，小腹滿，想要吐，鼻子燥。病者脈浮的，先用吐法，脈沉弦的，先用下法。

【永諸講解】

這條《桂林古本》沒有，就只有醫宗金鑑有，我們來看。「酒黃疸」，是因為酒造成的黃疸的，或無熱、譫語，或沒有熱，會譫語，會小腹滿。小腹我們之前有講過，腹的上部是大腹，下部就是小腹。那會想要吐，那小腹滿告訴我們已經有濕熱，有濕會想要吐。那鼻子燥，鼻子是很乾燥的，因為我們知道酒是一個濕熱，那黃疸也是一個濕熱，那這個熱往上衝就會出現鼻燥。那鼻子燥表示上面是燥熱，有時就會出現譫語。那這個燥熱只往上衝，沒有往四肢，就出現無熱，其實一般酒黃疸，其實酒疸病的都應該會有熱，那這邊是「或」，有可能沒有熱，實際上他是有熱，也有可能沒有熱，所以條文寫「或無熱」，那也有可能不會譫語，看他熱的情形。那小腹滿欲吐就是告訴我們中焦這邊有氣積，像這吐是胃的問題，因為慢慢有出現脾胃的問題，就是被濕所影響，所以出現這種吐，然後他說脈浮的，脈浮是病在外，表示它是比較上位的，那我們就可以先用吐法，先吐把這些一些堵在上部那邊的淋巴，經由吐法，把他吐掉，那如果脈是比較沉弦的，就是下面的流通不好的，我們先用攻下，這是酒黃疸的治法。

【注】

此詳申酒疸之為病也。酒體濕而性熱，過飲之人必生濕熱為疸病也。無熱，無外熱也。譫語、鼻燥，有內熱也。小腹滿，濕熱蓄於膀胱也。欲吐，濕熱釀於胃中也。其脈浮者，酒熱在經，先吐之以解外也。沉弦者，酒飲在裏，先下之以解內也。

【永諸按】

吳謙說這是申明酒疸的病，那酒的體是濕，那性是熱的，飲太多就會濕熱。那條文這邊講「或無熱」，他沒有把「或」用出來，「或無熱」就是有時候可能沒有熱，這是要告訴我們說，一般呢我們知道酒是濕熱，所以應該都要有熱，但他特別提出來，也有可能沒有熱。那譫語，鼻燥，這是一個燥熱，就是說，濕是在胃腸，只有熱往上攻，就出現這種譫語，鼻燥，所以上面看起來是燥熱，實際上本身下面是濕熱，那像陽明病的有燥屎，也會出現譫語、鼻燥，所以這個是要跟陽明病的有燥屎的、胃家實的做一些區別，這要告訴我們酒黃疸會譫語也會鼻燥，但是它雖然是一個燥熱，但我們看到他少腹滿，表示這個有濕。那欲吐呢？吐是屬於胃腸的問題，他被濕所浸潤，所以就想要吐。那脈浮的話表示病是在比較表層，比較上層，所以脈浮起來，因此這部分我們用吐法，是屬於陰中之陽的病，所以用吐法，那如果是沉弦的，那就是比較深層，所以就是用下法。

【集注】

李彥曰「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頰中，故鼻燥也」。

【永諸按】

李彭說「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頰中，故鼻燥也」，那鼻燥的原因是因為燥熱延著胃經絡上衝所造成的。

※夫病酒黃膽，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夫病酒黃膽的，一定小便不利，病者的外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

【永諸講解】

這一條也是《桂林古本》沒有的，這是屬於酒疸的。他說「夫病久黃疸」，既然這種濕熱的，一定會有小便不利，那他的症候心中會熱、腳會熱，這是他的證。小便不利是代表有濕，那心中有熱、腳又有熱表示他是一個熱證，所以他是一個濕熱。

【注】

此詳酒疸之病。濕熱生也，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胃腑熱也；足下熱，胃經熱也。是其酒疸之證也。

【永諸按】

吳謙說酒疸是濕熱，小便一定是不利的，所以導致濕排不出去。那有熱，熱是往上的或往下，因為濕熱的熱有時候也會往下沉，所以腳會熱、心也會熱。

【集注】

程林曰「夫小便利則濕熱行，不利則濕留於胃，胃脈貫膈下足跗，上熏胃脘則心中熱，下注足跗，則足下熱也」。

【永諸按】

程林說「夫小便利則濕熱行」，那小便利也會把裏面濕熱排掉，那不利的話濕就會留在下焦的部分。那說「胃脈貫膈下足跗，上熏胃脘則心中熱，下注足跗，則足下熱也」，主要是熱的分配啦，就是說我如果是一個濕熱，有熱的性也會有濕的性，就是濕量比較多的會往下走到腳，因為沉嘛，濕比較重。雖然濕熱是混一起啦，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在上部的部分這個是熱比較多的、濕比較少的，所以下面的部分是熱比較少、濕比較多，但是整體相對於正常來講，他們熱還是多的，那這些比較重的濕，就會往下走，所以濕熱的病腳一定會熱，然後心下就是胃的部分，因為這邊熱嘛，衝上去，所以一定會心中熱，或者是沿著胸管上到胸，就大概是這樣子。

※酒疸，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

【《桂林古本》】

酒疸，心中熱，想要吐的，吐了病會好。

【永諸講解】

「酒疸，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想要吐，吐了就會好。心中熱主要是心中後面咽（食道）這邊有濕熱造成的，藉由吐法來去咽的濕熱就會好了。為什麼呢？因為他是心中熱，心中是在胸膈，其實心中的後面就是咽，也是在比較上位的部分。就是說他喝了一些酒，這些濕熱是積在那邊？因為酒的性會往外走，所以有一些濕熱是停在心中後面食道（咽）的部位，那這濕熱影響到心中，造成心中熱，所以就用吐法把它吐掉，以此類推，像食道的腫瘤，也是可以用吐法來治療。

【注】

此詳申酒疸宜吐之治也。酒疸，心中熱、欲吐者，謂胃中煩亂懊欲吐，非吐之不能愈也。

【永諸按】

「酒疸宜吐之治」，最主要是因為酒的濕熱停在心中後面的食道，所以導致想吐，因為影響到淋巴的流通會想吐，那吐是食道的問題。又因為病是在上面，有實，就跟瓜蒂散一樣，瓜蒂散是在胸中有痰，所以他用吐的。那這個心中有熱，食道有濕熱，所以我們這個也是用吐法來治療。

【集注】

程林曰「後證熱深則懊欲吐，今微熱則心中熱亦欲吐。病屬上焦，故吐之可愈也」。

【永諸按】

程林說「後證熱深則懊欲吐，今微熱則心中熱於欲吐」，那最主要的重點是在這個「病屬上焦，故吐知可愈也」，其實他這邊講的梔子豉湯的「熱生則懊欲吐」，梔子豉湯並不是吐法，服梔子豉湯到最後看到吐，就不再給藥了。梔子豉中我們可以當作他是一個胸中痞、胸部的痞啦，一般半夏瀉心湯是屬於腹的痞，什麼是腹的痞？胃熱脾寒。那梔子豉湯是膈上有虛熱，膈下有氣積，有一些氣堵在膈下這邊上不去，那胸中有熱出不去，所以他用梔子來除掉膈上這邊的鬱熱，用豆豉來幫助膈下這邊氣的行走。那既然吃下去，豆豉先走，膈下這邊氣往上走的快，但是膈上這邊還是堵住，因為這邊鬱熱，氣還是有點堵，所以就造成吃了以後會出現，因為膈下這邊走很快，膈上這邊走慢，當兩者氣慢慢接上來以後，在中間就造成氣堵了，因為豆豉的作用，膈下這邊氣的速度變快，用梔子把膈上這邊熱把他減少，所以這邊氣在走是慢，所以他慢慢可以跟得上，到最後梔子力道越弱了，然後豆豉的力道越強，所以從這裏脾胃上去的氣，慢慢接上而且超過以後，形成胸中這邊的堵，逆回去胃就導致吐，所以服梔子豉湯之所以會吐，是這樣，表示已經好了，原本是膈下這邊速度趕不上膈上這邊熱的速度，後來服了梔子豉湯氣慢慢接上，然後過頭了，便造成吐。懊熱，為什麼會懊熱？其實是有在往外散這些熱，但是因為太多了，所以才導致膈上這邊熱懊積，更何況膈下這邊氣比較寒一點，沒有接上來，那用豆豉把這些寒的拉上來來補膈上這些氣，用梔子來清這個

熱，到最後出現的狀況就是說補這邊的速度超過於這邊要走出去的速度，那膈上這邊就瘀堵，瘀堵以後氣會逆回到胃，所以會引起吐，這叫中病，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再用梔子豉湯了。

※酒黃膽，心中懊懣，或熱痛，梔子大黃湯主之。

【《桂林古本》】

陽明病，身熱，發黃，心中懊懣，或熱痛，因於酒食者，此名酒疸，梔子大黃湯主之。

【永諸譯】

陽明病，身體熱，身體發黃，心中懊懣，或熱痛，病因來自於酒食的，這叫做酒疸，梔子大黃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酒黃疸」，酒疸，《桂林古本》有這條，那「酒黃疸，心中懊懣，或熱痛」，或者是熱引起的痛，「梔子大黃湯主之」，《桂林古本》是寫說「陽明病，身熱」，身體熱，「發黃」，發了黃色，「心中懊懣，或熱痛」，那是由酒食所造成的，是因為酒食、喝酒所造成的，這個叫做酒疸，那我們用梔子大黃湯來主治他。那「心中懊懣」呢？我們知道就是心中那邊有懊熱，有一些熱，因為熱的關係，我們正常下只能處理掉散掉一熱，那你這邊太熱了，就像高速公路車子突然變多了，所以就塞在這出口處，而且是堵在胸腔的這部分，這邊就形成心中懊懣，熱痛的原因是因為怎樣？因為既然是熱，這些痛是熱造成的，熱會使周邊，

就是表皮都充血，充血很嚴重，靜脈的回流出現了問題，因為靜脈的回流沒辦法處理這麼多的充血，所以就導致這種痛，這叫心中熱痛，那梔子大黃湯主治它。大黃是往下走的，往下清掉一些熱，那上面用梔子來清掉虛熱的懊憹，就是說你既然這邊形成一個虛熱，那我們把它往下拉，所以就用梔子大黃湯。

【注】

此詳申酒疸宜下之治也。酒黃膽，謂因飲酒過度而成黃膽也。心中懊憹欲吐，或自吐之而愈，或服梔子豉湯吐之而愈，皆可也。若心中懊憹不欲吐，或心中熱痛，皆非吐之可愈，故以梔子大黃湯下之愈也。

【永諸按】

吳謙說這是詳申酒疸宜下之治，之所以要下的原因是因為他已經出現熱痛，他告訴我們心中懊憹，而且還出現熱痛，心中那邊會熱痛，既然有這種熱痛，心中充血，所以我們要把這血往下導，往大腸那邊導，所以才加大黃，重點還是在方內的梔子豉湯是用來除掉心中的懊憹，那酒黃疸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喝酒，氣走很快，所以會造成什麼？從脾胃上來的氣血太快，鬱阻在心臟，會使得那邊的胸中有一些鬱熱的產生。喝酒就有那種胸中鬱熱，所以你喝酒的人，你看他胸部會是什麼？會紅紅的。除了胸紅，臉也紅。那這個我們就知道用梔子豉湯，所以治酒客有胸中色赤的我們用梔子豉湯。

【梔子大黃湯方】



梔子（十四枚），大黃（一兩），枳實（五枚），豉（一升）。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二服。

【《桂林古本》】

【梔子大黃湯方】

梔子十四枚，大黃一兩，枳實五枚，豉一升。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像他出現這種心中懊懣，然後熱痛，我們以前講心中的熱痛是因為充血，胸部那邊的充血，出現了他的熱痛。那這個呢我們要把血往下拉，所以用梔子大黃湯。那梔子用十四枚來清虛熱，枳實幫助淋巴管變大，不然大黃血衝下來，淋巴管那個時候沒有擴張，反而會造成肚子的痛。那煮取三升，日三服，就是白天喝三次，一次一碗。總之，大黃走腸胃道，枳實是擴張淋巴管，讓這邊氣回流比較順，枳實的目的是這樣。因為枳實未成熟還有擴張性，所以用他擴張淋巴管，讓淋巴管變大一點，那這樣血衝過來的時候，在滲出去的液體可以接收，梔子大黃湯就是這樣。

【集解】

魏荔彤曰「酒黃膽，心中懊懣或熱甚而痛，梔子大黃湯主之，蓋為實熱之邪立法也。酒家積鬱成熱，非此不除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酒黃疸，心中懊或熱甚而痛，梔子大黃湯主治之」，那之為實熱之邪立法，這個是因為血都充在中心那邊，而那個懊懣是一個虛熱，是因為酒把這些熱都積在那邊導致的，那我們用梔子大黃湯。

※酒疸，下之，久久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啖蒜齏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酒疸，攻下，久久變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好像啖蒜齏的感覺，大便正黑色，抓皮膚沒有感覺，病者的脈浮弱，因為面黑微黃，所以推知的。

【永諸講解】

「酒疸」，應該用從小便利濕熱。「下之」，那我們一般是用小便利掉茵陳蒿湯或茵陳五苓散，那你要用大黃硝石湯從大便利也可以。那「下之，久久為黑疸」，久了以後變成黑疸，黑疸就是屬於女勞疸，因為上面更燥熱。因為你若酒疸，像剛才那個講的，雖然陽明暮發潮熱。最好還是從大小便，把它利掉。那若一直沒有好就造成那個燥熱往上，所以出現了黑疸。黑疸就是什麼？額頭上就出現黑色了，屬於女勞疸。面也黑了，那眼睛會變青，眼睛青就是瘀血，瘀血是青色的，閩南話說「黑青」，那因為燥熱的關係，使得眼白的微血管乾燥破裂。那「心中如啖蒜齏狀」，就心中就像吃到蒜頭那種的那種感覺。那大便是黑的，因為他是一個濕熱，而熱使得大便變黑，但是他的大便還是軟的，因為有濕。那「皮膚爪之不仁」，因為陽部燥熱，氣血供給很少。那心中如啖蒜，心中的血氣也不太夠了，主要因為濕熱堵在裏面，而陽部燥熱。那抓皮膚沒有任何感覺。不仁，就是沒有感覺。那他的脈是「浮弱」，「雖然是黑微黃」，皮膚黑帶有一點點黃，所以就說這是酒疸造成的。為什麼會脈浮弱，是因為酒的性往外啦，所以造成脈浮，而陽部氣又不足，所以脈弱，雖然看起來是這樣，但是一般像是比較深沉的黑疸，他的脈是不會浮弱的，反而會沉細數，那我們就判斷說這不是黑疸，是酒疸，酒疸沒治，久了才會變黑疸。那這個還是酒疸，原因是因為什麼？因為他的脈是浮弱的，皮膚黑帶有一點點黃，所以才知道這個是酒疸，那這一條的條文《桂林古本》沒有，所以我們沒有比較好的對照。

【注】

酒疸，心中懊，或心中熱痛，脈沉實者，當下之。若心中熱欲吐，脈浮弱者，當吐之，而反下之則為逆也。若其人素有勞倦，下之則熱入於脾，頃時腹滿如故，則成穀疸也。若其

人素有女勞，下之則熱入於腎，雖黃微黑，久久必變為黑疸也。目青者，精傷也。面黑者，腎傷也。心中如啖蒜狀，胃傷也。大便黑色，血傷也。皮膚不仁，血痺也。此等證皆因酒疸脈浮弱者，應吐而反下之之誤使然也。

【永諸按】

「酒疸，心中懊，或心中熱痛，脈沉實者」，所以現在那邊有熱、會痛的，只要是在身體裏面的，我們就是把血液往下導，那往下導我們用什麼？就是用大黃，所以這邊加大黃梔子，所以大家記住我們胸中的一些痛，那如果他有大便不利的狀況，或者是有濕熱的狀況，大便又黏又臭的，我們可以用攻下的方式，用梔子大黃湯來血氣往下導，那充血就減輕了，痛就會不見了，熱也會不見了，這是把他攻下的。那如果是像這種心中熱想要吐的，就是有一些濕熱堵在咽，形成心中熱欲吐的，那我們就用吐法，那這個吐法他沒有寫說是要用什麼的吐法，他沒有講，那其實吐法的藥方，有茯苓戎鹽湯，有瓜蒂散，還有藜蘆甘草湯，那這個也許可以用瓜蒂散來吐，或者是用鹽湯的吐法也可以。那這邊講「脈浮弱者，當吐之」，因為呢攻下反而是逆的。那他又說了「其人素有勞倦」，本身就有一些虛熱，那攻下以後這些虛熱就會走到脾，那也會造成腹滿如故，也會造成穀疸，這邊講得不太對，這個穀疸是因為脾胃的氣要往外出去出不太去，因為裏面有濕熱所以造成的。那女勞的話呢？「下之則熱入於腎」，那也不是，女勞的原因是過度的房事導致腎的陰虛，導致腎的功能不好，小便不利，所以造成這種女勞，就是「額上黑、足下熱、腹滿」這個的情形，那這個就是黑疸。那「目青」，青就是藍色，藍色就是出血，瘀血就會出現黑藍色。那「面黑」，是因為那個血上面太燥熱了，所以燒得特別的乾就變黑了。那心中是指心的位置，「如啖蒜狀」，因為那

邊有燥熱在那邊，所以心中就會有啖蒜狀的感覺。那一「大便黑色」，並不是因為血傷，不是消化道出血，是因為熱把大便都燒成黑色的，然後便是軟軟黏黏稠稠的，這個是濕熱的關係。那一「皮膚不仁」，是血痺，這個是講得沒錯，就是燥熱在陽部，皮膚的氣血不足。那為什麼會判斷是酒疸？如果說我們一般看到額頭黑的，會判斷為黑疸，但條文說這不是，因為黑疸的脈應該是沉的，是腎虛的問題，那反而這是浮弱的，而且面黑還帶有一點點黃，所以我們知道這是酒疸。

【集注】

趙良曰「酒疸之黑，非女勞疸之黑也。蓋女勞之黑，腎氣所發也；酒疸之黑，敗血之黑也。因酒之濕熱傷脾胃，脾胃不和，陽氣不化，陰氣不運，若更下之，久久則運化之用愈耗矣。氣耗血積故腐瘀，濁色越出面為黑，味變於心咽作嘈雜，心辣如啖蒜狀。榮血衰而不行於皮膚，抓之不仁；輸於大腸，便如黑漆。其目青與脈浮弦，皆血病也」。

【永諸按】

趙良說「酒疸之黑，非女勞疸之黑」，酒疸會變成黑疸是因為酒疸長時間、久了造成的，那他說「女勞之黑，腎氣所發也」，腎陰虛的問題，那酒疸的黑是因為他脾胃的熱造成的。那熱一直散不了，然後慢慢燒，燒到黑的，一個是大火，一個是小火，小火燒黑會比較慢，酒疸是屬於小火，女勞疸是屬於大火，因為女勞疸還有腎陰虛，所以那個腎的火，有些人是講「龍雷之火」，把額部燒出黑色的。那酒的濕熱會傷脾胃，那脾胃不和引起不運，脾胃是因為濕跟熱造成的，就是說胃磨完的穀物要送到脾，那脾把細碎的穀物消化成食飲精微，再

轉成榮衛之氣升上去，所以胃要降那脾要升，那因為是濕熱，熱屬陽就歸到胃腑，所以胃就往上走；那濕屬陰歸到脾臟，脾就往下走，所以上一下兩個沒有交接，這叫不和。那陰氣沒有化生，不能外濟陽氣，也就是這陰氣沒有辦法送上去，因為濕的關係，所以我們陰中之陽氣送不去，那陽中之陰氣就沒有了，不是說「陽氣不化」，而是陽氣變少了，因為陰中之陽氣沒有運化出去。那如果把它攻下，攻下會把本來要上去的陰中之陽氣下拉，所以表面的陽氣會更虛少，所以他才會講說攻下，氣就越少、就耗掉了，那因為他裏面有熱，而不是血積，也不是出血，他們都把這當成是出血了！那個黑色呢？是因為燒黑的關係。那「心辣如啖蒜狀」，是因為燥熱的關係，就是中焦濕熱所造成的上焦燥熱。那「皮膚不仁」，是因為榮血衰血燥，陽氣不足了，所以抓之不仁。

※諸黃，豬膏髮煎主之。

【《桂林古本》】

陽明病，身黃，津液枯燥，色暗不明者，此熱入於血分也，豬膏髮煎主之。

【永諸譯】

陽明病，身體黃，津液枯燥，身色黯不鮮明的，這是熱入於血分，豬膏髮煎主治之。

【永諸講解】

諸黃、各種黃，豬膏髮煎主之，豬膏就是豬的那一層厚油，就是那個豬板油。《桂林古本》說「陽明病，身黃」，告訴我們這是津液枯燥所導致的，那既然少了水就是少了氣嘛，所以他的膚色就會暗、不明亮，那這邊又告訴我們這是因為有熱進到血分，這熱已經進到血了，那豬膏髮煎主之。這主要還是津液的問題，我們表面的津液不足，氣中之血的回流會變得很少，那少的話又加上一些熱回流到心就進入血了，所以這個熱會進到血分，那我們治療方式就是用豬膏髮煎，最主要是用豬膏，就是用豬板油來補他的氣，所以豬油是用來補表部的氣，用亂髮來清血分的瘀熱，因為髮是血所生，故名「血餘」，那把它融進去豬油內以後，它可以清掉血的熱，所以豬膏髮煎的髮是可以清血的熱，同樣的，亂髮也是可以清熱止血的，如果我們沒有阿膠，我們就是用亂髮，可是現在洗頭用的洗髮精都有矽靈成分，所以現在的頭髮還是不太能用。

【按】

諸黃，謂一切黃也。皆主豬膏髮煎，恐未必盡然。醫者審之，此必有脫簡也。

【永諸按】

吳謙說「諸黃，就是任何一切的黃」，這邊寫諸黃不太好，那還不如《桂林古本》。因為諸黃，小便通利，便知道不是濕熱，所以是虛勞，因此是給小建中湯，那這邊是陽明病，陽明病本身就是一個燥熱，那出現這種黃是因為津液的虧損所導致的，我們要去補他的津液，所以用豬膏來補體表的津液，體表那邊夠的話，回流得多，血就慢慢就會好，再用頭髮來清

血的熱。吳謙說「諸黃，謂一切黃也。皆主豬膏髮煎，恐未必盡然。醫者審之，此必有脫簡也」，沒錯，條文本身就有一些錯誤了。

【集注】

程林曰「扁鵲有《黃經》，《明堂》有烙三十六黃法，皆後人所未見，唯《聖濟總錄》載三十六黃，方論詳明，治法始備，今豬膏髮煎，能治諸黃，當是黃之輕者，可從小便而去，至若陰黃、急黃、女勞之屬，豈豬膏髮煎所能治乎？醫者審之」。

【永諸按】

程林說「扁鵲有《黃經》，《明堂》有烙三十六黃法，皆後人所未見，唯《聖濟總錄》載三十六黃，方論詳明，治法始備，今豬膏髮煎，能治諸黃」，其實因為條文的關係，這是屬於陽明病，津液枯燥所導致的，表現的就是皮膚乾，顏色很黯，所以以後如果你碰到患者，尤其是女孩子，女孩子要美容，要美白，要讓皮膚很光亮，叫她喝豬油就好了。豬膏的「膏」字，你看高在肉的上面，肉之上所以這是膏，就是我們講得那個豬板油，所以女子要補氣治黃臉，吃這個就好了，皮膚就會很亮，很亮麗，所以吃豬油是好的。程林又說「今豬膏髮煎，能治諸黃，當是黃之輕者」，其實不是，因為我們的條文有一些問題，這是因為表部皮膚津液不足導致的黃，是表氣虛的黃，當然這邊講的就不太對，所以這部分「當是黃之輕者，可從小便而去，至若陰黃、急黃、女勞之屬，豈豬膏髮煎所能治乎？醫者審之」，就看一看，沒辦法，這真的是條文的受限。

【豬膏髮煎方】



豬膏（半斤），亂髮（如雞子大三枚）。

上二味，和膏中煎之，髮消藥成，分再服，病從小便出。

【《桂林古本》】

【豬膏髮煎方】

豬膏半斤，亂髮如雞子大三枚。

上二味，和膏煎之，髮消藥成，分再服，病從小便出。

【永諸講解】

豬膏半斤，亂髮如雞子大三枚，雞子就是雞蛋，像雞蛋那麼大，三枚的亂髮，把它煎來喝。豬膏髮煎，豬膏用到半斤，很油，再加上亂髮，「上二味，和膏中煎之，髮消」，就是頭髮已經溶掉了，那亂髮的量要像雞子大。髮消了以後，喝兩次喝。「病從小便出」，為什麼病從小便出呢？當你津液夠了以後，小便就會有了，所以他講病從小便出，其實是因為什麼？我們已經津液補好了，補夠了，所以皮膚上沉澱的膽紅素，就會被氣溶掉帶到小便排出，這些黃就會不見了。

※諸黃，腹滿而嘔者，宜柴胡湯。

【《桂林古本》】

諸黃，腹痛而嘔者，宜大柴胡湯。

【永諸譯】

各種身體發黃，肚子痛而嘔的，適合大柴胡湯。

【永諸講解】

「諸黃」，各種黃，肚子先滿而後嘔者，宜柴胡湯。但是《桂林古本》是講說，各種黃，先肚子痛而後嘔的，肚子痛表示這個已經影響到血了，就是說他氣堵的很嚴重，所以痛，然後影響到嘔吐，其實這個看到的是什麼？這個就是膽結石，膽石堵到了膽管，就造成腹痛而嘔，肚子先痛，卡住了痛，為什麼會嘔？因為他氣機的流通不順暢，這個適合大柴胡湯，所以《桂林古本》是比較好的，腹痛而嘔，我們今天講過了，嘔是屬於樞機的，嘔就是有聲有物，吐就是有物無聲，像這種會用大柴胡。

【注】

嘔而腹痛，胃實熱也，然必有潮熱便硬，始宜大柴胡湯兩解之；若無潮熱便軟，則當用小柴胡湯去黃芩加芍藥和之可也。

【永諸按】

吳謙說先嘔吐而後肚子痛，是胃實熱，其實這也不太對，先嘔而後腹痛，這個嘔在前，所以他是先怎樣？先淋巴不通，然後再導致的腹痛，嘔而腹痛這個不是胃的實熱，應該要講

什麼？膽的實熱。如果是胃的話應該是講吐，先肚子痛然後吐，會比較好，為什麼會肚子痛，因為那邊血呢過不去，大腸那邊過不去，我們腸道如果燥屎堵住了以後，那腸子會先痛，痛了還是走不太了，吃下去的食物就會吐出來，所以應該是講「腹痛而吐」，這才是胃實熱。「嘔而腹痛」呢？他其實是柴胡湯證，所以這個不太對，那這個是先肚子痛而後接著嘔，肚子痛是因為膽汁的分泌不利堵到了，像我們的氣往膽那邊，然後分泌出來變成膽汁，那因膽熱，膽汁變成石頭卡到了這個膽管，導致膽這邊的氣逆回去，所以膽這邊先會痛，然後逆回去呢，導致這邊的淋巴不通，就出現嘔。然後我們用大柴胡湯來治療，第一個，我疏通這邊的氣，疏通這邊的淋巴，所以裏面有枳實，用枳實把這些管子擴張一些，然後用大黃把血往腸道走，形成排便，讓膽石從膽管內掉到胃腸道，然後那這個病就好了，所以適合大柴胡湯，是這樣的。

他說「無潮熱便軟」，一般呢用小柴胡，有一些熱的話，就小柴胡加芒硝湯，膽汁比較黏稠，用柴胡枳實芍藥散，所以我們如果碰到膽汁比較黏稠的，我們就是用小柴胡加芒硝湯，那如何知道他黏稠呢？右脅那邊會熱，會苦悶，摸摸會有一些熱。

【集注】

程林曰「嘔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今黃家腹痛而嘔，應內有實邪，當是大柴胡湯以下之。若小柴胡，則可止嘔，未可療腹痛也」。

【永諸按】

程林說「嘔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那這個的部分是學仲景的，但是仲景不是寫這樣，仲景是寫壞病的治法，不是寫這樣，他們自己加成這樣。那「嘔而腹滿」，先嘔吐而後肚子滿，其實只要是「嘔」，就牽涉到三焦的問題，那「今黃家腹痛而嘔」，本來就是要用大柴胡來攻下的，因為嘔是屬於樞機。小柴胡湯只能止嘔，只能疏通他的淋巴，沒辦法治療腹痛，那主要是用大柴胡湯，大柴胡湯內的柴胡也是用到半斤，就是八兩，以現在相對的量來說，柴胡用到八錢，用來疏通淋巴。那黃芩呢？清掉一些堵到的熱。那邊有芍藥，芍藥的目的就是幫助靜脈的回流，來止腹痛，像《傷寒論》中有柴胡枳實芍藥甘草，那柴胡、芍藥、枳實、甘草就是治療那個膽的氣結，其他就是疏通一些淋巴，然後用大黃來攻下，那這個是用大柴胡湯。

【柴胡湯方】（見寒疝嘔吐中）

【《桂林古本》】

【大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芍藥三兩，半夏半升（洗），生薑五兩（切），枳實四枚（炙），大棗十二枚（劈），大黃二兩。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二升，日三服。



嘔吐噦下利病脈證並治第十七

※夫嘔家有癰膿，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桂林古本》】

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永諸譯】

常嘔的人，有癰膿的，不可以治嘔，膿排盡了本來就會好。

【永諸講解】

「夫嘔家有癰膿，不可治嘔，膿盡自愈」，我們之前有講過這個嘔是樞機不利所造成，跟少陽有關係。那嘔吐的原因有很多，那如果這個是他本身有癰膿嘔吐出來，像吐膿血，那不可以去治嘔，因為是癰膿所造成的這個嘔的，是一種排病反應。我們癰膿最好是從外潰，那當然如果是在表皮的話，我們就是用擠的，所以痘痘有化膿就把它擠出膿頭來，那傷口很快就好了，那如果在內臟的話呢，因為沒辦法用擠，讓他自己內消或破潰掉，讓膿排出來。那排出來為什麼是好的現象呢？因為排出來氣血是往外走，那腸胃道的壁是它的外層，那邊長了一個癰膿，就把它推出到腸胃道內，然後會潰掉了，這表示表示這人的正氣足，才有這樣的反應。

那如果原本有個癰膿，那後來竟然陷下去了，那是正氣虛，為什麼？因為榮衛氣血是往內的，氣沒有把癰膿推出來，所以就陷下去了。像癰疽的分別是，突起來的叫癰，凹下去的叫疽。像平塌，顏色很難看暗暗的，這個都血液流通不好，這個叫做疽，這個屬於陰，因為它氣血沒辦法向外。那如果能凸出來，這個是好，這個是癰，這是屬於陽，比較好治，用清熱瀉火幫助它潰膿；疽比較難治，要用補氣。治療方式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嘔家有癰膿的，讓它自己排出來，那嘔是一個排癰膿的反應，所以不可治嘔，若嘔止，膿沒辦法排出來對身體反而不好，那這個嘔是膿造成的，只要膿都排盡了自然就會好。

【注】

嘔家，嘔吐或穀、或水、或痰涎、或冷沫，今嘔而有膿，此內有癰，膿潰而嘔，非嘔病也，故曰「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永諸按】

吳謙說嘔家，嘔家其實是病證有關於嘔的，但是它有癰膿，導致了這個嘔，那不可治嘔，只能癰膿盡了就好，所以它說嘔家有嘔吐，其實嘔的話我們還是要分別一下。嘔就是有聲有物；吐就是有物沒有聲音。嘔吐的東西當然有水穀阿、痰涎啊、冷沫啊這些都有，那現在偶而有膿，表示它內有癰膿，是癰膿潰而導致的嘔，那不是嘔病，所以他說不可以治嘔，治嘔反而讓膿不好排，所以就不去治它，讓它膿排完自然就會好。

【集注】

趙良曰「經云：『熱聚於胃口而不行，胃脘為壅』，胃脘屬陽明經，陽明氣逆則嘔，故膿不自咳出，從嘔而出，此癰之在胃脘上口者也，若過半中，在肺之下者，膿則不從嘔出而從大便出矣」。

【永諸按】

趙良說經云，《內經》說「熱聚於胃口而不行」，因為我們熱從胃這邊經由三焦一路上去，也就是我們脾胃之氣從胸管這邊一路上去，如果積於胃口，像有些喝酒或是胃食道靜脈瘤，那積在這邊，氣不流通就會形成癰，那這個是屬於陽明經。那陽明呢，它的氣逆就會嘔吐。陽明胃氣本來要往下走，也就是磨碎的食物要送往腸，而食物消化後的榮衛之氣要往上行，那若胃氣逆呢？那些食物就會往上出而下去，所以如果化膿呢會從嘔出來，那這個是壅在胃脘的上口，當然咽喉那邊也會，那導致的嘔比如說像一些扁桃腺炎那邊就化膿，那可能會嘔膿。那他說是半中，應該是講如果這個膿是在幽門以後的小腸的或者是結腸炎那一類的，那麼都是從大便排出，所以他說「若過半中，在肺之下者，膿則不從嘔出而從大便出矣」。那肺部的腫瘤的癰膿，則是從氣管咳出，簡單的講胃幽門以前的都是嘔吐出，而幽門以後的癰膿都是從大便排出，那在肺的話大部分都是用咳的，所以咳吐膿血，吐膿如米粥這是屬於肺萎肺癰的部分。

程林曰「夫癰潰則為膿，膿上出必令嘔，故不必治其嘔，膿盡則嘔自止也」。

【永諸按】



程林說「夫癰潰則為膿」，其實膿不是他癰潰掉成為膿，而是成膿以後，當正氣足，則把膿慢慢地外推，進而破潰掉。膿的形成是有熱瘀堵出不去，然後蒸熟那邊的氣和組織所造的，就像我們在煮蛋清一樣，煮到最後就變成黃白色的，就形成這種膿。那讓膿排出來，可以泄掉一些熱氣，因為膿是熱氣聚集出來的產物，所以膿那邊就是一個熱氣，把他擠出來，熱氣排掉就會好了，所以排膿是一個好的反應。那現在因為有膿，所以導致嘔，並不是說「膿上出必令嘔」而是有膿也是會導致一些嘔吐，所以像這種嘔吐癰膿的，我們不必治他的嘔，等到膿盡自己就會好了，膿都排完了，沒有東西可以嘔了，自動就會好。

※先嘔卻渴者，此為欲解；先渴卻嘔者，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先嘔卻渴的，這是要解了。先渴欲嘔的，是水停在心下，這是屬於飲家。

【永諸講解】

「先嘔卻渴者」，先是嘔代表怎樣它的氣機不流暢，榮衛之氣往外走要經過三焦，結果三焦不通利，所以導致嘔。那我們身體都有很多排病的反應，像你吃到不乾淨的東西，如果這東西不乾淨的是停在胃，表現的就是吐，那如果這東西跑到小腸那邊去了，就會形成什麼？

下利，那如果在胃也在腸，那就會又吐又下利。那食物中毒的吐利是一種排病的反應，同樣的，我們先嘔吐表示裏面的氣道不通，有東西堵住，那有時候嘔了以後，這個堵住的氣被這往下拉的嘔吐力道排出去了，那排出去了以後，三焦的氣道通利了，那通利了以後呢？就會開始口渴，因為水開始走了，那胃這邊的津液被抽乾了，所以胃就變得乾，就會口渴。

不然來看，我們用吐用拉的話，乾掉的部分是從離吐和下利從最遠處一直到最近處才會乾掉，因為所有的水都被拉到吐利處這邊來，比如說這邊有一灘水，我們慢慢把它抽過來，抽過來一灘水的起始那邊是最先乾的，而最終的這邊是最後乾的，對不對？這是一個物理反應。那為什麼會渴？因為胃已經乾掉，為什麼會乾掉？因為你嘔吐完以後，它的氣機恢復通暢了，胃這邊的津液開始可以輸出去了，胃這邊慢慢乾涸掉了，所以才出現這種口渴，這個就是一「欲解」。在這裏記住這個嘔吐是一個排病反應，我們人體都有一種排病的反應，就是剛才講的，我們吃到不好的東西就會嘔，所以他今天嘔吐，是因為中上焦的堵住，那嘔了以後，堵住的打通了，就導致了口渴，所以才講說這是一「欲解」，這個病要好了。那如果先口渴，是胃中乾，表示水沒有往上承，喝了水以後，送到三焦這邊堵住了、上不去，所以這個就是水停在心下，送不出去了。先口渴是先胃中乾，喝下去水以後卻是導致嘔吐，告訴我們這個嘔吐是什麼？三焦的堵阿！那三焦堵了以後水送不上去了，那水就會停在喝的水的地方，心下，就是胃的上脘。所以它就告訴你這是一「飲家」。那因為胃裏面也有伴隨一些營養的東西上去，它不是純水，飲就是有一些養分的水，裏面有加一些東西的水，就叫做飲，所以它就告訴你這是飲家。那這個很清楚了，你該用什麼？很簡單，小半夏湯，那後面可能會提到。

【注】

嘔病後渴飲而不嘔，為胃氣和，此欲解也。因渴而後嘔，嘔而復渴，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之嘔，非嘔病也。

【永諸按】

吳謙說「嘔病後渴飲而不渴，為胃氣和，此欲解也」，其實他應該講說剛開始的嘔是因為三焦的堵住，因為堵住導致的嘔。但是經由嘔的過程，三焦竟然通利了，把一些堵到的瘀堵排出去了，後來卻又發生口渴，那這個就代表這三焦已經通利了，所以這個病會好，並不是說胃氣和。那如果說「因渴而後嘔」，就表示它原本是胃中乾，結果喝水以後發覺它竟然還有嘔，這是三焦堵住的問題，所以會有這種嘔，這個就告訴我們這個是什麼？是水停心下，這個就屬飲家，這個就必須要去治療。那這個先渴欲嘔就用小半夏湯，那這個先嘔卻渴就不用，因為他的嘔就是排病反應，已經是在治療。

【集注】

趙良曰「嘔則飲去，飲去則陽氣回，津液猶未布，故渴耳。雖渴，終以邪去正回而必解也。先渴卻嘔者，即前痰飲條中，小半夏茯苓湯之證也」。

【永諸按】

趙良說「嘔則飲去」，其實他講得還不錯，其實嘔就是三焦的瘀堵已經去了，那瘀堵去的話，那氣道就通利了，那通利後，水開始往外送的時候胃就會乾掉，那乾了以後就會引起口渴，是這樣的。所以他就是會好，代表說它的氣道都已經通利了，這個病一定會好。那如

果先是口渴，後面卻是嘔的，比如說原本是胃中乾，那喝了水以後發覺，水送到一個地方堵住了，比如說像是小便不利那一種的，或者是在中焦的部分，看他堵的位置。那如果堵的是小便的不利，就是五苓散證，就是水入則吐，那如果堵的是在中上焦的部分的氣道的時候，那這就是什麼？小半夏湯。那嚴重的就再加個茯苓，從腎那邊導，所以先渴卻嘔，那表示他三焦堵到，導致胃中的停水，那我們用小半夏湯就可以了，嚴重的就用小半夏加茯苓湯。

程林曰「先嘔卻渴者，為嘔後而胃無津液，得水和之即愈；先渴卻嘔者，本渴而飲水，水停胃中作嘔也，故屬水飲」。

【永諸按】

程林說「先嘔卻渴者，為嘔後而胃無津液，得水和之即愈」，其實這個也不太對啦。嘔後，胃是會耗損津液，但是不一定代表胃沒有津液啊！因為嘔，我們剛才講的，最終的目的是把氣血往胃腸走，從那邊排出津液，但是因為它是最末端嘛，所以氣血還是聚在那邊，還是會有津液，那為什麼會口渴呢？因為我們的氣機恢復了，所以從胃這邊堵的一些液體又可以拉出去了。我們人體的正氣是從內往外走，所以慢慢就抽到外面，因為他沒有再喝水了，那胃這邊原本瘀堵的這些氣被拉出去，所以胃就乾掉了，形成胃中乾，這個就造成了口渴。那喝了水呢？因為氣機通利了，所以就會好。那反過來這個「先渴卻嘔」，我們已經講過了，本來就是口渴、胃中乾，那結果喝下去以後，胃中的乾燥已經解決了，但是發覺中上焦的氣道竟然瘀堵了，那瘀堵送不出去，導致了嘔，所以就叫做渴而飲水然後就嘔，那這個是三焦的不利，所以這屬於水飲的病，是這樣的。

尤怡曰「嘔家必有停痰宿水。先嘔卻渴者，痰水已去，而胃氣將復也，故曰『此為欲解』。先渴卻嘔者，因熱飲水過多，熱雖解而飲旋積也，此嘔因積飲所致，故曰『此為飲家』」。

【永諸按】

尤怡說「嘔家必有停痰宿水」，這邊講的是對的，那「先嘔卻渴者，痰水已去」，他講得沒錯，就是說我的痰已經去了，然後他說「胃氣將復」，那這是欲解。其實他這邊講得是沒錯，但是沒有講得那麼的清楚，就是說雖然是嘔，那我們把這個三焦都通利，氣機恢復了，所以這個胃氣可以外行，因為沒有喝水，沒有來源，胃的這個部分的津液就被抽走了，所以這邊慢慢乾起來，乾起來就形成口渴，是這樣的。

「此為欲解」，這個病要好了，原本這邊的阻隔已經被嘔把它排掉了，那後面講的「先渴卻嘔者」，就是因為他水喝過多，胃中乾喝了水，那這些水經由三焦要往上送，那送到一半他堵住了，發覺這邊有個瘀堵，那瘀堵以後，就慢慢逆回去，造成嘔，而送不出去的水到最後就停在胃，所以這叫做「飲家」，就講水停心下。那這個呢我們要去疏通這邊的瘀堵，就是中上焦的瘀堵，所以我們就很清楚，這個要用什麼？小半夏湯。

※嘔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飲故也，此屬支飲。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嘔家本來會口渴，現反而不口渴的，因為心下有支飲的緣故，這是屬於支飲。

【永諸講解】

「嘔家本渴」，一直嘔吐的，因為嘔吐會耗損胃的津液，那過頭了以後胃的津液會乾燥，結果胃一直沒有乾燥，表示它堵的飲很多，很濕。那心下就是胃的上脘，那就是剛才講的，就是說嘔家本來就口渴，那現在反而不渴，因為他喝了水，那水喝到最後，三焦堵住了，過不去，所以就造成嘔，那這時候嘔因為裏面有水飲，所以他反而就變不渴，這他就告訴你這心下有停了一些飲，所以心下有支飲，這就屬於支飲的部分。

【注】

嘔病之人，津液已傷，本應渴也；今反不渴者，以心下素有支飲故也，此屬支飲之嘔，非嘔病也。

【永諸按】

吳謙說「嘔病之人，津液已傷，應該口渴」，那這個不是，這個是原本就是口渴，本渴本來就是口渴，就是剛才所講的先渴卻嘔的，他講的就是這個部分，那本來口渴喝了很多水，結果淋巴不通利，所以這些水飲就停在心下，還是一樣會嘔吐，像這一種的他就不會口渴，那原因就是因為他心下有支飲，這是支飲造成的，那我們要除去他的支飲。

【集注】

徐彬曰「支飲者，偏旁而不中正也」。

【永諸按】

徐彬說「支飲就是分支，偏旁而不正中」，其實有些支飲堵的是周邊的細淋巴管，而這邊主要的是胸管，胸管是主要幹道會影響到水，所以會口渴，那如果支飲我們之前有學過支飲是在偏旁，沒有影響到主要幹道，所以有時候是不會口渴，因為水氣可以上去。那徐彬講的支就像我們四肢一樣，他是偏旁不是在中間的。

高世栻曰「支飲者，水氣循經，屈曲支行，其形如腫是也。支飲而嘔，故曰『此屬支飲』。〈飲咳篇〉云『嘔家本渴，渴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

【永諸按】

高世栻就說：支飲的話，水氣循經，屈曲支行，其形如腫是也，那支飲的嘔，故曰此屬支飲，那是支飲就是說因為你們胃這邊有些橫枝的，進了水以後，旁邊的那些淋巴的，因為那邊主要幹道堵住，所以水可能會溢在四旁，所以這是支飲。〈飲咳篇〉說：嘔家本渴，渴是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所以這是小半夏湯主之。這個之前就有了。這個支飲也是用小半夏湯來治療，那回去看〈支飲篇〉就可以了。

※諸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

【《桂林古本》】

諸嘔，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

【永諸譯】

各種嘔，食物不能下的，小半夏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諸嘔吐」，各種嘔還有吐，嘔是三焦的問題，吐是胃的本身的問題，那像這種嘔吐，穀沒辦法下，就是沒辦法吃東西，那我們用小半夏湯主之。《桂林古本》是寫「諸嘔，穀不得下」，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好，為什麼？因為從小半夏湯來看，它不是屬於胃的虛寒，它是淋巴的不通利，所以這個吐呢？是屬於胃的虛寒，應該是不太適合在這邊，所以《桂林古本》寫「諸嘔」這是很好的，這穀不得下是因為三焦的不通利，所以我們要通利他三焦，那是用小半夏湯來主治之，這應該會比較好。

【注】

此詳諸嘔吐之病，以明其治也，嘔者，有聲有物之謂也；吐者，有物無聲之謂也。凡諸嘔吐，飲食不得下噉者，主之小半夏湯，降逆安胃也。

【永諸按】



吳謙說這是詳細諸嘔吐的病，其實應該只有嘔啦，那嘔者這邊再重複一下，它就是有聲有物，那吐者就是有物無聲。凡諸嘔，這個吐去掉，我覺得吐不應該在這邊，凡諸嘔從《桂林古本》，各種嘔、吃不下的，就是用小半夏湯，它什麼降逆啊，其實不是，它是通調三焦氣機，通調三焦氣機就可以疏通管道，以後就可以行胃之水氣，水飲往外走，就不會出現這種嘔。

【集注】

趙良曰「嘔吐，穀不得下者，有寒有熱，不可概論也。食入即吐，熱也；朝食暮吐，寒也。此則非寒非熱，由中焦停飲，氣結而逆，故用小半夏湯」。

【永諸按】

趙良說嘔吐，其實是穀不得下，然後有寒有熱，不可概論，吐的部分在後面有其條文。這種食入即吐就是熱，後面有大黃甘草湯，朝食暮吐就是脾的寒，食入即吐是胃的熱，那朝食暮吐是脾的寒，為什麼？因為早上吃它有消化，送到脾那邊的時候，脾送不了，就是說胃有消化好送到脾，那脾功能比較差送得慢，所以就造成氣堵，胃送往脾的氣逆回去，所以造成什麼？朝食暮吐。那食入即吐，就是進去胃受不了，直接吐出來，所以就是胃熱。那像他說「非寒非熱，由中焦停飲，氣結而逆，故用：」，這邊講是氣結，蠻清楚的，用小半夏湯。這邊重點還是回到嘔，不應該有吐，所以三焦的問題，用小半夏湯。

沈明宗曰「此痰飲多而致嘔之方也。外邪內入而嘔，必自飲食稍進；此痰飲多而外邪少，拒格胸胃之間，氣逆而穀不得入，故用生薑散邪，半夏以消痰飲而止嘔逆」。

【永諸按】

沈明宗說這就是痰飲多，其實就是三焦內上焦的通道堵住所導致的嘔，那他這邊講「外邪內入而嘔，必自飲食稍進，此痰飲多而外邪少，拒格胸胃之間，氣逆而穀不得入，故用生薑散邪，半夏以消痰飲：」，那外邪內入而嘔，必自飲食稍進，這個不知道在講什麼，其實外邪內入就是那些邪氣伴隨著氣血往內走，而堵在三焦的通道，進而導致的嘔。外邪是從外而內入，而痰飲要由內而出外，那小半夏湯我們之前在痰飲那邊有看過了，就是半夏，生薑用到半斤，來喝。

【小半夏湯方】（見痰飲中）

【《桂林古本》】

【小半夏湯方】

半夏一升，生薑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豬苓散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先嘔吐而後想喝水的，病在膈上，病證可解，趕快給與水。想喝水的，豬苓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豬苓散主之」，上面那條是講嘔，這條嘔吐而病在膈上，其實膈上之病是屬於嘔，不是吐，吐是在膈下的胃，《桂林古本》沒有這個條文，這個條文應該是要嘔而病在膈上，那嘔了以後，想要喝水，就是先嘔而後渴者，這個就是要欲解，因為嘔了以後把那個堵在中焦的氣打通了，打通了以後就想喝水，想喝水就是病要解，就趕快給水。那思水者，豬苓湯主之，或者是喝了水以後，還是想要喝水，就給予豬苓湯。那豬苓湯是清胃的熱，然後利小便，它剛好會通利從胸管從肺到心，然後走到腎得這一條，那這邊有熱的話我們就用豬苓湯，有寒的話我們就用五苓散。

【注】

此詳申上條飲嘔，以明其治也。嘔吐病後，則傷膈上津液，若思水者，急與飲之，不復嘔吐者，是病去胃和自解也。思水者，與飲之而仍嘔吐者，是病未除而有水飲也。主之豬苓散者，利水以止嘔吐也。

【永諸按】

吳謙說此詳申上條飲嘔，其實就是嘔的部分以明其治。那如果嘔了以後，因為這個嘔是病在膈上的，那嘔了以後呢，膈上的一些痰去掉了。那他說嘔則傷膈上津液。其實嘔呢，最主要傷的是傷胃區淋巴到胸管，一路上去的胸腔這個部分。那因為有個橫膈，所以橫膈以下會傷的比較少。那為什麼會口渴呢？因為胃的乾，傷到胃的陰津液才會這樣。那胃中乾，是因為他的三焦已經通利，氣已經流通了，所以想要喝水，就是先嘔而後渴者，此為欲解也。這就是講快要解了，那趕快給他水，滋潤一下胃中乾就好了。那這邊講說，思水者，如果我們喝了水，然後還有嘔吐，其實條文已經沒這樣寫，那我們延伸這樣也可以。那表示呢中上焦是通利的，但是呢從心那邊一直到腎要利小便的這條是不利的，所以這種嘔吐的，我們就去利他的小便，就是用豬苓湯，來利他的小便，通利這一段心到腎這段三焦的部分。腎那邊是屬於下焦，那我們之前那個嘔吐出去的呢，是解掉了，解掉了那邊？是解掉中上焦的瘀堵。

【集注】

程林曰「上章言先嘔卻渴，此為欲解；今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亦與上證不殊，故急與之以和胃。然思水之人，又有得水而貪飲，則胃中熱少不能消水，更與人作病，故思水者，用豬苓散以散水飲」。

【永諸按】

程林說上章先言先嘔卻渴，此為欲解。那現在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那跟上證是沒有什麼差別的，這邊是對的。「然思水者，又有得水而貪飲，則胃中熱少不能消水，更與人作病，故思水者，用豬苓散以散水飲」，這是他的講法，水喝很多的，造成這一種心下

停水的，意思是喝得過多而處理不了的，那我們就用豬苓散來散水飲，不過之前的水飲條文，胃中停水，大都是用小半夏湯，所以這種說法沒有很好。我們可以想說，當你嘔吐把在膈上那邊的瘀堵清掉了，結果發覺還會有嘔吐，那這個嘔吐跟中上焦沒關係的，是屬於下焦的水道不利所造成的，是從心到腎這一段的瘀堵，所以我們就用豬苓散來做一些處理。

魏荔彤曰「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欲解之徵也，即論中所言，先嘔後渴，此為欲解之義也。急與之，嘔吐後傷津液，水入而津液可復也。若夫未曾嘔吐即思水者，即論中所言，先渴卻嘔之證也，是為水停心下，應治其支飲，而渴方愈也。主以豬苓散，利水補土，以治濕邪者，治渴而即以治上逆之嘔吐也」。

【永諸按】

魏荔彤說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此欲解之徵，這也沒錯，跟之前講的是一樣的。先嘔後渴，此為欲解之義也。那這樣只要把胃中乾去掉就好了。那他延伸說，這個第二條他覺得是沒有嘔吐，然後就想喝水的，這是先渴卻嘔之證，是為水停心下，應治其支飲，而渴方愈也。那我覺得這個不太配合，因為如果是這樣，是要用小半夏湯，所以這個講解的不是很好，反而吳謙的那個會比較好。就是說呢，你喝了水，但是還是會吐，那我們已經知道思水的那個是中焦那邊已經通了，那還有一個氣機是堵住的，就是從心到腎的那個部分，所以我們就用豬苓散來治療。這個條文可以發現在五苓散證有一個叫做水入則吐的，喝了水反而吐的，那這個跟那個嘔沒有關係了，因為它已經變成一個吐了，跟三焦沒關係，反而是下面小便不利所造成的。

豬苓散是用來利小便，它是利水的，就通利了心到腎這段血中之氣的外滲。好，然後他說是這樣造成的，就是這樣來做治療的。豬苓散就三個，豬苓、茯苓、白朮，幫我們利掉一些水，在《桂林古本》沒有這個條文。

【豬苓散方】

豬苓、茯苓、白朮（各等分）。

上三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桂林古本》】

無。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桂林古本》】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永諸譯】

先嘔而後發熱的，小柴胡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我們來看「嘔」是「先嘔」，「先嘔」告訴我們怎樣？告訴我們三焦是有所瘀堵的，而且後面接著發熱，表示瘀堵的比較嚴重，出現了發熱，我們用什麼？「小柴胡湯」，因為有熱，所以我們需要從那邊去掉呢？要從外，而且三焦是屬於少陽，如果發熱，要從外散，順其勢，熱本來的勢就是往外走，所以「嘔而發熱」用小柴胡湯疏通這三焦的淋巴，主要用柴胡加強淋巴的流通，走表，散出去，所以才會用「小柴胡湯主之」。這是先嘔吐而後接著發熱的治法。

【注】

嘔而腹滿是有裏也，主之大柴胡湯，攻裏以止嘔也；今嘔而發熱，是有表也，主之小柴胡湯，和表以止嘔也。

【永諸按】

吳謙說「嘔而腹滿是有裏也，主之大柴胡湯，攻裏以止嘔也」，先嘔吐而腹滿，是代表有裏病。其實應該是「嘔而腹痛」，這是三焦堵住了，堵回去，他的病會是怎樣？這個是發熱，是往外走的象，這個沒有發熱，反而是腹部這邊氣堵住了，堵在裏面，我們要從下來解，治療上是用什麼？「大柴胡湯」。「大柴胡湯」來攻三焦淋巴堵在裏面且成實的，像膽結石卡到總膽管，因為這是屬於裏，在裏的病，所以用「大柴胡湯」。現在「嘔而發熱」，發熱是一個表證，是一個往外走的象，所以是有表，用小柴胡湯。其實不應該講什麼「和表」，而是要「疏」，就是疏通三焦來止嘔，所以要「疏表以止嘔」，應該是疏通氣機以止嘔。

【集注】

程林曰「經曰『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夫嘔家未有發熱者，以發熱屬半表半裏，故與小柴胡湯以和之」。

【永諸按】

程林說「經曰『嘔而發熱，柴胡湯證俱』」，嘔家不一定會有發熱，嘔家像剛才那個小半夏湯，就是先嘔，有時候是因為水飲的關係，或水道不利導致的嘔或腹滿，治療的方式有小半夏湯、五苓散，然而嘔而發熱是小柴胡湯，嘔而腹痛或者是腹痛而嘔的，三焦有實，這是用大柴胡湯。

李彥曰「傷寒發熱者為表證，然邪欲侵裏，裏氣拒而不納，則逆而作嘔，此半表半裏證也。小柴胡為治半表半裏，和解之劑」。

【永諸按】

李彥說「傷寒發熱為表證，然邪欲侵裏，裏氣拒而不納，則逆而作嘔，此半表半裏證也」，主要是說我傷了寒，如果傷到了淋巴系統，就是少陽這個部分，就引起淋巴走得不順，形成小柴胡湯證，小柴胡湯證用來治療半表半裏，因為它是聯絡半表半裏，就是樞機，就是聯絡外跟內的孔道，我們淋巴和血液都是聯絡外跟內的，交通內外，所以才講說柴胡為少陽樞機，是和解之劑，其實應該講說是疏理之劑，可以疏通內外，讓內外能交通。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人參（三兩），甘草（三兩），半夏（半升），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小柴胡湯方】

柴胡八兩，人參三兩，黃芩三兩，甘草三兩（炙），半夏半升（洗），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劈）。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我們來看小柴胡湯的方，「柴胡」用到半斤，也就是「八兩」，現在如果轉過來講大概八錢，「黃芩用三兩」，「人參用三兩」，因為如果有嘔吐會傷到一些津液，「甘草」也是用「三兩」，「半夏用半升」，半升大概是二兩半那邊，也就是現在大概兩錢半，那「生薑」也是用到「三兩」，那「大棗用到十二枚」，十二枚大概是三錢的量。那「上面七味」用「水一斗兩升」，就是十二碗水，那「煮取六升」，先煮六升，也就是剩六碗的水，然後把「渣去掉」，剩下藥汁，再把藥汁濃縮成三碗。把液體加熱濃縮叫做煎。那「再把它煎了取三升，喝一升，日間喝三次」，這是小柴胡湯的吃法。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桂林古本》】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永諸譯】

先嘔而後接著脈弱，小便又通利的，身體稍微發熱，四逆湯主治之。出現手足逆冷的，難治。

【永諸講解】

「先嘔而脈接著弱」，嘔吐然後脈接著弱，就是說三焦樞機堵得很嚴重，堵到氣出不去了，那這邊也有一個陽的不足，如果陽足的話，嘔吐會出現什麼，發熱，如果陽的不足的話，嘔了以後，那氣越退越少，所以到了三焦這邊的氣也很少，脈就出現弱，然後「小便復利」，小便復利就是說什麼？上焦這邊堵，本身就是一個寒，那是氣上不去上焦，所以下焦這邊開始滲，因為是寒，會往下焦走，小便這邊就很通利了。那因為這邊三焦胸管這邊上去的氣是很少，因為脈已經出現弱了。那上焦這邊的陽少了陰中之陽氣，這表面會出現一點點熱，就是陽少了陰的氣，所以出現這種熱，這種熱是屬於虛的熱。那如果又「見到厥」呢？就是代表裏面的氣根本都沒辦法出到外面。「厥」就是陰陽氣不相交，手腳冰冷，因為脈已經弱了，能供給到最外面的已經少了，所以表示氣越來越虛，這個我們應該怎樣去治療？用「四逆湯」。四逆湯把脾胃這邊熱度和陽提起來，雖然有嘔，那我們可以做一下加減，我們先把陽提起來，

因為中焦這邊根本上不去了，都往下走了，所以用四逆湯把陽提起來，然後他這邊有嘔，我們可以加半夏，有痰堵嘛，我們就可以變成四逆加半夏湯，主要因為他四肢已經厥了，手脚冰冷，所以還是在加強這個陽，加強心陽、心氣的不足，從中焦這邊開始熱起來，像脾的病，太陰病，屬於寒的，可以用理中四逆輩，是一樣的。那因為是「見厥」，所以我們是用四逆，不用理中，只要看到手脚冰冷、心臟無力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再加強生附子來強心，只要出現寒性的厥我們就是用四逆湯，出現下利呢，主要是以理中湯為主，那如果出現下利又厥的呢，我們還是以四逆湯，但是要用通脈四逆湯或白通湯，通脈四逆湯是四逆湯的加重版。

【注】

嘔而心煩，心中懊，內熱之嘔也。今嘔而脈弱，正氣虛也；小便復利，中寒盛也。身有微熱而復見厥，曰難治者，此為寒盛格熱於外，非嘔而發熱者比，故以四逆湯勝陰回陽也。

【永諸按】

「嘔而心煩，心中懊，內熱之嘔也」，這個就屬於梔子豉湯證，是說嘔而造成虛掉了，我們嘔了以後，氣會從胃這邊排掉，那有可能造成胸中的虛，產生一個虛煩，那就是心中懊憹，像這裏講的，這不是內熱，這是虛熱，我們可以用梔子豉湯來治療，因為胸中這邊有虛熱，那其實一般我們還是用小柴胡湯會比較好，因為畢竟三焦還是有堵。「嘔而脈弱」是代表他陽氣的不足，因為脈要出到寸口，必須要有個力道，所以我們把寸口脈，寸口脈是不是在表陽部？以他力道沒辦法到表陽，表示他本身的裏陽已經虛了，又見到「小便復利」，小

便又通利，表示下面更冷，因為中焦那邊的水上不去，那脾胃之氣也是往下陷，這些氣往上走，走不上去，只能往下走，所以走到下焦。那下焦呢？大腸小腸的吸收的水經由下焦到膀胱，所以造成他小便的利。那身體有一點熱，是因為陰陽交通不好，所以虛陽在上，那陰在下面，所以出現這種微熱，再嚴重一點呢，出現手腳的冰冷，然後這個就不好治，那我們要用什麼？先用四逆湯，把他的陽復回來，因為他心臟已經快衰竭了，已經出現厥了，所以用四逆湯把他救回來。

【集注】

高世栻曰「嘔者，水去，寒猶在上，小便當少，今復利者，寒亦在下也。脈弱者，氣衰於內。身微熱者，格陽於外，嘔證如是，則上下寒而內外虛，若見手足逆冷而厥者，則表裏陰陽之氣，不相順接，故為難治。四逆湯主之，生附子壯火回陽以治厥，乾薑溫脾暖胃以治嘔，甘草安中調上下以治內外也」。

【永諸按】

高世栻說「嘔者，水去，寒猶在上，小便少」，嘔則水去，那如果我們氣機順暢，那胃中津液開始往外流通，胃就會造成乾，然後會口渴，那因為耗損一些津液，小便因供給外面的來源少，所以小便應該不會那麼多。那現在的嘔呢，它是一個陽虛，所以出現脈弱，那三焦有瘀堵，那嘔了以後，因為嘔耗損的是陰中之陽要往外走的氣，那嘔了以後，陽氣衰減，脈就更弱了，因為陽氣的來源顯得更少，它本身已經寒，就會變成虛寒，那胃的虛寒會導致下焦就是從腳那邊上來的淋巴通路會受到瘀堵，因為冷所以會逆，所以會導致小便比較順，

會從小便那邊，因為冷的關係，那裏寒，出現的「身微熱」，它這邊講的是一「格陽於外」，就是說呢我的陰沒有濟到陽，因此出現了身的熱，就是說陽因為沒有得到陰的濟，變成一個虛熱的形狀，到最後手腳那邊出現厥，厥就是陰陽氣沒有相接，因為陽已經沒有辦法達到那邊了，就出現這種厥，那厥代表的是什麼？手腳逆冷，到最後手腳會逆冷，那這個就代表心陽的不足，所以一定要用四逆湯來治療，那治的過程中呢，如果真的還有一些寒堵在中上焦的部分的話，我們可以再加一些半夏來幫忙，類似乾薑半夏人參丸，那四逆湯在《桂林古本》它是有人參的，那《金鑑本》是沒有，理論上是要有人參的，因為它有耗掉一些津液，在四逆的過程中，是津液的有不足，像有小便過利，還有那個拉肚子的，這個都是需要人參的。

【四逆湯方】

附子（生用，一枚），乾薑（一兩半），甘草（炙，二兩）。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桂林古本》】

【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炙），乾薑一兩半，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人參二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嘔而胸滿者，吳茱萸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先嘔而後接著胸悶的，吳茱萸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那《桂林古本》跟這條是一樣的，「嘔而胸悶者」，先嘔吐，然後胸悶的，這是「吳茱萸湯主之」。那吳茱萸是一個熱藥，所以這個嘔呢跟胸悶它也是寒的關係。那這個嘔呢是因為怎樣？就是胸部那邊氣機的流通不順導致的，因為寒啦所導致的嘔。或者是說呢？因為他是先嘔而後胸悶嘛，這是我們人體的脾胃，嘔吐的話會把氣血往內拉，那如果嘔，然後出現的是胸悶的，這個是寒氣邪氣隨著氣血逆回來積在胸這邊的，那在治療上我們利用吳茱萸湯，利用吳茱萸湯的熱把它散出去，就是寒性的淋巴堵在胸的部分，那我們用吳茱萸湯來治療。那吳茱萸呢它是有辛散的作用，畢竟它是胸悶嘛，跟肺那邊的不一樣，不是肺寒的，所以他沒有出現那些咳的症狀，而是出現那種悶的。那胸脅是屬於厥陰跟少陽的部位，那吳茱萸湯呢是用來治療肝寒的藥，也就是說嘔吐了以後，寒氣血瘀堵在胸，那我們用吳茱萸湯來治療。

【注】

嘔逆之氣上衝於胸，胸中氣實，則不受邪，必不滿也。若胸中氣虛，客寒邪氣得以留連，故胸滿也。主之吳茱萸湯，補正氣，降邪氣也。

【永諸按】

吳謙說「嘔逆之氣上衝於胸」，其實嘔逆之氣是會往胃走，不是上衝於胸，應該是講嘔逆的時候，外在的寒邪，一些流動不好的、一些冷的氣呢，內聚於胸，堵在胸那邊，造成胸的悶。記住嘔也是攻裏的方式，所以胸因為冷，導致了氣實，那因為是在胸，胸脅是屬於少陽跟厥陰，肝的部分，那這是寒，那如果是屬於熱的呢？我們用小柴胡，那屬於寒的話呢？像這個屬於寒的，他就是用什麼？吳茱萸湯，所以如果胸中寒實，就是氣的寒實，就是胸的部分，那我們就是用什麼？吳茱萸湯來散，它跟小柴胡湯可以做一下相對，那如果它是出現那種咳而不是胸悶的，就咳喘的話，那方式就不一樣了，這是那個寒性的液體堵在肺的部分，所以治療上我們就必須要用小青龍湯。那這個是在胸，所以不一樣，我們用吳茱萸湯。

【集注】

徐彬曰「胸乃陽位，嘔為陰邪，使胸之陽氣足以御之則不嘔，嘔亦胸中無恙也，乃嘔而胸滿，是胸虛邪客，不但胃不和矣。虛邪屬陰，故以吳茱萸之苦辛溫，善驅濁陰者為君，人參補虛為佐，而以薑、棗宣發上焦之正氣也」。

【永諸按】

徐彬說「胸乃陽位」，他說「嘔為陰邪」，嘔不是陰邪，嘔是一個排病的反應，因為嘔的關係，使得外面的一些寒氣陷在胸中，胸中那邊是淋巴還有跟血液的，就是少陽跟厥陰的部位，是屬於他們所管。在胸中那邊有條主動脈管，有一條胸管這個部分。那胸悶就表示那邊有些寒實的堵，那因為它是屬於寒，不屬於熱，如果是熱，屬於少陽，我們就用小柴胡湯；那因為它屬於寒，所以我們用吳茱萸湯。吳茱萸是辛溫，散寒逐瘀，因為它有嘔，有津液瘀堵的問題，所以用生薑、人參，因為吳茱萸是散掉那個寒，所以它是我們要加强生薑來幫忙行胃的水氣。用棗的原因是因為有生薑，你看生薑用到六兩，怕耗散過多，所以大棗是用來維持保留體液，預防過度地耗失。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一升），人參（三兩），生薑（六兩），大棗（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桂林古本》】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一升，人參三兩，生薑六兩，大棗十二枚（劈）。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先嘔而後接著腸鳴，心下痞的，半夏瀉心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先「嘔」吐「而後腸鳴」，那我們一樣有講，嘔就是把寒熱的氣血都往內拉，所以這些氣堵在「心下」，造成這種「痞」，痞就是上面有熱，下面有寒，也就是胃熱脾寒，我們治療上就用「半夏瀉心湯」來「主」治它。那腸鳴是水沒辦法吸收，在腸道流動的聲音。表面有寒熱，嘔了以後，整個氣血往脾胃拉，造成心下痞。那我們之前講的那個寒氣往內拉，就停在胸中，堵在胸管這邊是屬於寒的，我們就用吳茱萸湯。屬於熱的就用小柴胡湯，如果堵的不是在比較高位的胸，而是在比較下位的，堵在下位的部分，就中焦的淋巴，那大部分這邊都是用小半夏湯。所以我們可以區分出來了，如果堵在比較高位的、胸中的，我們就是用吳茱萸湯。那吳茱萸湯，它把半夏去掉，因為它沒有結痰，所以用吳茱萸辛苦溫來散掉這些寒的氣血。那小半夏湯是散在心下的結氣，氣堵在胃，導致胃壁的腫大，這就是心下痞。那胃的腫大，胃的水就吸收比較少，所以水走到腸子，瀝瀝有聲，就出現這種「腸鳴」，那這個我們就用「半夏瀉心湯」來治療。

【注】

嘔而腸鳴，腸虛而寒也。嘔而心下痞，胃實而熱也。並見之，乃下寒上熱，腸虛胃實之病也，故主之半夏瀉心湯，用參、草、大棗以補正虛，半夏以降客逆，乾薑以勝中寒，苓、連以瀉結熱也。

【永諸按】

吳謙說「嘔而腸鳴」是「腸虛而寒」，瀉心湯是他的熱是歸在胃，他的寒呢，就歸在於脾，所以上面呢，就出現熱狀，所以用黃芩、黃連、半夏來驅除他的胃的熱，還有一些熱痰，屬於比較陽的，那比較陰的呢他就是用什麼，乾薑、人參來處理，是理中湯的影子，來處理。那他這邊講說「嘔而心下痞，胃熱而實」，腸子也是實啦，但是是一個寒實，胃這邊是一個熱，出現了上熱，因為熱性的氣呢，淋巴呢，會堵在胃，寒性的淋巴呢，會堵在腸，所以導致這樣，因此上面會出現脹，那下面就形成下利，是這樣的。

【集注】

程林曰「嘔而腸鳴、心下痞者，此邪熱乘虛而客於心下，故用芩、連泄熱除痞，乾薑、半夏散逆止嘔。《內經》曰『脾胃虛則腸鳴』。又曰『中氣不足，腸為之苦鳴』。人參、大棗、甘草，用以補中而和腸胃」。

【永諸按】

程林說「嘔而腸鳴，心下痞」，這個是「邪熱乘虛而客於心下」，這是說外面的邪氣，如《傷寒論》中所說「病發于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于陰而反下之，因作痞」，

如果是像那種病發於陰的，那隨著攻下，其實像吐也是可以，隨著吐下往內走到裏面，那堵在心下的部分，比較熱的就在胃那邊，那比較寒的，就在腸子還有脾那邊，所以就造成上面呢，上面是胃的熱氣，所以要用芩、連還有半夏來處理，那下面的寒濕呢，因為寒的一些水氣，那就用乾薑、人參，最主要用乾薑、人參、甘草，有理中湯的影子，若再加個白朮，不是就是理中湯了，用這樣來治療。臨床上，可以用半夏瀉心湯加白朮，效果是不錯的，這是純粹的半夏、黃芩、黃連，來治療上面的胃熱，那乾薑、人參、甘草，來治療下面的脾的寒，那大棗是用來補胃津的，因為棗生於上，屬陽氣。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洗，半升），黃芩、乾薑、人參（各三兩），黃連（一兩），大棗（十二枚），甘草（炙，三兩）。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升（洗），黃芩三兩，乾薑三兩，人參三兩，甘草三兩（炙），黃連一兩，大棗十二枚（劈）。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乾嘔吐逆，吐涎沫，半夏乾薑散主之。

【《桂林古本》】

乾嘔，吐逆，吐涎沫，半夏乾薑散主之。

【永諸譯】

乾嘔，吐逆，吐涎沫，半夏乾薑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乾嘔吐逆」，吐逆，因為他影響到心中，前面有講，乾嘔吐逆，乾嘔就是都沒有東西，裏面沒有任何東西，而且乾嘔或者是吐會導致手腳的冰冷，逆就是陽氣因乾嘔和吐造成內收，位於身體最末的四肢就手腳冰冷，因為沒有食物，那就只有「吐涎沫」，那麼用「半夏乾薑散來主治」它。因為胃中沒有水氣，所以我們不需要用生薑來散水，這邊是沒有生薑，那因為呢有逆，有陽虛的問題，所以是用乾薑，用乾薑來補脾陽，用半夏來去三焦的結氣。

【注】

有聲有物謂之嘔，有聲無物謂之噦，即乾嘔也。今有聲無物而吐涎沫，故曰乾嘔。吐逆，吐涎沫也。乾嘔吐酸苦，胃中熱也；乾嘔吐涎沫，胃中寒也。主之半夏乾薑散，溫中止嘔也。

【永諸按】

吳謙說「有聲有物謂之嘔」，那「有聲沒有物叫做噦」，他說「這是乾嘔」，不是哦！有聲無物這是乾嘔，而不是噦，仲景不會把一個名詞當兩個用，既然他這邊已經有出現噦了，那乾嘔就不是代表噦，所謂的噦指的是胃中虛寒的打嗝，那如果是吃飽飯後的打嗝，叫做噦氣，《傷寒論》中沒有「打嗝」的字詞。那吐逆呢，吐逆並不是說吐涎沫，吐逆是吐的時候，因為陽氣內收的厲害，導致手腳冰冷，《傷寒論》中說逆就是手腳冰冷，意思是只要一嘔吐，因為氣血都往內走，所以陽的氣血內收，造成手腳冰冷，所以這個叫吐逆。像有些咳嗽呢，氣血往肺走，那表面的氣血都被拉回去了，所以就出現了什麼？咳逆，和吐逆的原因是一樣的。氣血被往內抽回去的時候，那外面呢就出現什麼？手腳冷，所以這個人吐，然後摸他的手是冷的，這個就叫吐逆。那涎沫呢？這些都是屬於寒的東西，所以我們要去他的寒，除他的飲，那不去散他，因為他是乾嘔，不是真正的中焦有水飲，所以不需要用生薑來散水，而是用乾薑來溫中、溫裏，整個就是用半夏乾薑散來做治療。

【半夏乾薑散方】

半夏、乾薑（等分）。

上二味，杵為散，取方寸匕，漿水一升半，煎取七合，頓服之。

【《桂林古本》】

【半夏乾薑散方】

半夏、乾薑各等分。

上二味，杵為散，取方寸匙，漿水一升半，煮取七合，頓服之。

【永諸按】

那這邊還要注意的，它必須要用「漿水」，因為他是乾嘔沒有東西，漿水其實就是我們煮粥，粥上面的水，就叫做漿水，像豆漿、牛奶算是飲，但一般我們說的漿水都是米去煮粥來的。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

【《桂林古本》】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

【永諸譯】

乾嘔，吐涎沫，頭痛的，吳茱萸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乾嘔，吐涎沫」，這個也是乾嘔、吐涎沫，但是在比較上的，因為有「頭痛」，頭會突然痛呢是影響血液，跟心包有關係，跟這個不一樣，跟這個吐涎沫、吐逆影響到脾胃、影響到心臟不一樣，所以像這個乾嘔、吐涎沫又頭痛的我們就是要用「吳茱萸湯」來治療。像乾嘔、吐涎沫，這個是胃的血寒，出現頭痛就牽涉到血管，血管的收縮，這是因為胃的血

寒過度，刺激到迷走神經，影響到頭部的血流，造成頭痛，所以用吳茱萸湯來治。吳茱萸是用來治肝血寒的藥，治療上和上條不一樣，頭痛的就是用吳茱萸湯；沒有頭痛，吐逆的、手腳冰冷的，我們就用半夏乾薑散。

【注】

乾嘔吐涎沫者，以半夏乾薑散，溫中止嘔也。若更頭痛，此屬寒氣盛而逆之甚也，故用吳茱萸湯，溫寒下氣，大折衝逆之勢也。

【永諸按】

吳謙說「乾嘔、吐涎沫，用半夏乾薑散，溫中止嘔」，其實最主要還有個吐逆，重點是在這個吐逆的手足冷，手足屬四肢；那如果是頭痛的呢？乾嘔、吐涎沫、頭痛的這是牽涉到血，屬於肝血寒的問題，所以用吳茱萸湯。

【集注】

徐彬曰「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上焦既有寒邪，格陽在上，故主頭痛。用吳茱萸溫補以驅濁陰也」。

【永諸按】

徐彬說「上焦有寒，其口多涎」，其實這都是寒的，所以他這邊上焦有寒，那「上焦有寒邪，格陽在上」，其實應該是說這個寒影響到頭，使得血管收縮引起的頭痛，所以用吳茱萸來讓血熱起來，來辛散這些頭痛，吳茱萸是苦溫的，它是一個人入血分的藥。

李彥曰「太陰、少陰經，從足至胸，俱不上頭，二經並無頭痛證。厥陰經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故乾嘔、吐涎沫者，裏寒也；頭痛者，寒氣從經脈上攻也。不用桂、附，用吳茱萸者，以其入厥陰經故耳！餘皆溫補散寒之藥」。

【永諸按】

李彥說「太陰、少陰經，從腳到胸，都沒有上到頭」，只有「厥陰經有上出額」，「會在巔」，所以「乾嘔、吐涎沫是裏寒，頭痛是寒氣，就是說血管的收縮，這個是屬肝經的用藥，所以用吳茱萸「不是用附子」，附子是少陰用藥，所以「用吳茱萸」，主要是「以其入厥陰經」，所以這邊講的是可以的。

【《桂林古本》】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一升，人參三兩，生薑六兩，大棗十二枚（劈）。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永諸按】



《桂林古本》「吳茱萸一升，人參三兩」，一升大概兩錢，或者是以這邊來講大概二兩半，而這生薑用蠻多的，用來散寒。

※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桂林古本》】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永諸譯】

太陽和少陽合病，自有下利的，給與黃芩湯。如果還有嘔的，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的部份，它是說「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治之」。《金鑑本》「乾嘔而利」，先乾嘔而後接著下利，那表示氣機的不順，乾嘔表示食物沒有堆積在胃那邊，沒有吃東西，所以他是乾嘔。那過來就接著拉肚子了，那利跟脾和小腸有關係，脾呢就是消化液分泌不足，而小腸那邊吸收的食飲精微沒有辦法經三焦往上送。那原因是在於什麼？樞機的不利。那樞機的不利的話我們用什麼？有沒有看到黃芩半夏就是小柴胡湯的影子，黃芩半夏湯再加生薑，幫忙把胃氣拉上去。那《桂林古本》是另外一條，它是太陽跟少陽合病，那太陽呢是負責身體內跟體外環境的交換的交流的，那少陽呢？是身體內陰跟陽的樞機。那這

兩個合病在一起了，那就導致什麼？自下利，自下利就是自行下利，為什麼？因為你少陽樞機不利的話，那我們從脾和小腸那邊產生了的榮衛之氣，要外出的話，出不去了，就是我們消化道所消化吸收後的食物精微和水，因為胸管淋巴管的回流不好，所以導致它送不上去，所以就產生下利。自下利者的，那這個我們給黃芩湯。那黃芩湯裏面就是什麼？黃芩，芍藥，紅棗，炙甘草。為什麼是給黃芩湯？因為在胃腸的部分的，有氣瘀堵在這邊的，導致這邊充血，那個就叫做胃腸炎。像這個在胃的話就叫胃炎，在腸子的話就叫腸炎。黃芩可以治療，因為這邊濕氣的堆積導致充血的這種熱，換句話說，就是因濕而導致血液充血的熱。因為下利，會使氣血往腸胃道走，比如說這是腸胃道的表皮，下利後這邊會變得腫脹，因為氣血都往這邊走，所以這邊就堆了很多的濕，因為是自己下利的，所以告訴我們這邊堆了很多濕，導致這邊微血管的充血，因為血中之氣滲不出去，那心臟的力道又是一定的，微血管兩側的壓力相較，有可能血管外大於血管內，因而微血管這邊的充血，所以我們治療就是第一個幫助三焦這邊的濕去掉，再把這邊充血的熱去掉，這邊治療的方式是因為濕導致的充血，就是用黃芩，既然這邊充血我們也要把充血用掉，所以要加什麼，加白芍，幫助靜脈的回流，減輕這邊的壓力，直到腸胃胃壁沒有腫脹的話，就可以吸收了，食飲精微就會隨著三焦和包絡到心，然後隨著體循環出於外。那又因為他一直下利，所以會耗損胃腸的正常津液，所以用大棗來補胃的津液，用炙甘草來補脾的津液。那如果還有嘔吐的話，就是說我呢，它其實它除了下利以外，其實它氣往上走的時候還有受到瘀堵所以又要加生薑跟半夏通利上焦，來去除它，整個治療的方式是這樣的。黃芩湯一般常用在胃腸炎，另外葛芩連湯也是用在腸胃炎，兩者的分別在於，如果這個下利是會痛的，就是用黃芩湯，不痛的就是用葛芩連湯，葛芩連湯口氣會比較重，因為它是胃的熱，所以它嘴巴會破。臨床上，有嘴巴破，或者是口氣重的情形，這個就是葛芩連湯，那黃芩湯的話重點是在它下利會痛。

【注】

乾嘔者，胃氣逆也，若下利清徹，乃腸中寒也。今下利濁黏，是腸中熱也，故用黃芩湯以治其利，合半夏生薑湯，以治乾嘔也。

【永諸按】

吳謙根據條文「乾嘔而利者」，胃其實沒有問題，是三焦的問題，因為嘔是樞機的不利造成的，又沒有吃任何東西所以才導致乾嘔，那乾嘔跟嘔是一樣的，只不過嘔是胃中有東西嘔出來，那乾嘔是胃中沒東西嘔出來，所以乾嘔告訴我們是說這個人的胃不好，胃有虛，所以它不想吃東西。乾嘔是這個人不想吃東西，所以它的胃都沒停什麼食物，不會覺得餓，裏面是空的，也不會覺得餓，那嘔的話就是它胃裏面有東西，它會餓但是吃下去就吐了，這就是嘔跟乾嘔的區別，所以後代醫家有時就把乾嘔當作是嘔，因為嘔是屬於虛寒，胃氣的虛寒，不會想吃東西的，那淋巴又不通利的所以會這樣，但是因為仲景寫書他會清清楚楚告訴你每一個字有每一個字的意思，那既然《傷寒論》有乾嘔，又有嘔，所以乾嘔一定不等於嘔。那乾嘔的話是因為淋巴的流通不順，三焦不利，導致胃氣的逆，而且它胃本身又胃口不好，不想吃，所以就會導致這種乾嘔。那先乾嘔後利呢，這邊下利跟脾有關係，脾呢沒辦法把飲食精微往上送，就會導致吸收不良，所以就下利，主要原因還是以中上焦的氣道不利，那治療上就要通利氣道，我們知道像這個有利的話，它這個是屬於熱利，就是腸道的發炎，濕熱造成的發炎，就是用黃芩湯來治療這種腸道的發炎，就是這種會痛的下痢，我們用黃芩湯來治療，那因為上焦的路不通，所以我們用生薑半夏來通利上焦跟中焦的路，是這樣的。

【集注】

程林曰「中焦不和，則氣逆於上而作嘔，迫於下而為利，故用半夏、生薑，入上焦而止嘔；甘草、大棗，入中焦而和脾；黃芩、芍藥，入下焦而止利。如是則正氣安而邪氣去，三焦和而嘔利止矣」。

【永諸按】

程林說「中焦不和，則氣逆上而作嘔」，其實要了解嘔的病機，嘔的病機是在少陽，跟三焦有關係，是這樣的，那既然三焦不通利，那飲食的精微經由脾的分泌消化液或腸子的吸收。脾在中醫來講是屬於胰臟，那主要是分泌消化液，那分泌消化液消化東西，如果消化不良，食物沒有分解變最小，就沒有辦法被小腸吸收。那因為小腸發炎了，導致下痢，所以這個部分用黃芩湯，那因為他又有嘔的出現，那嘔的話就告訴我們三焦道不通利，所以就加半夏生薑，生薑來幫忙散中上焦的水氣，那半夏用來除掉那邊氣的瘀堵，這樣就可以止嘔了。因為本身有下利，下利會耗損一些津液，因為腸子發炎，所以有腫脹充血，那有腫脹充血的，就比較沒有用人參，只要一些平平的慢慢補回去就可以了。他並沒有說什麼氣虛的非常嚴重，所以我們就用一般的甘草、大棗來治療，來補充一些津液，加速一些吸收，因為甘能緩這個急，所以可治療這種下利，那芍藥的目的是因為它那邊充血，所以我們加強靜脈的流通，讓那邊充血減緩，那滲液也會減少，那這樣就會好了。像這個腸炎下利伴隨痛的，我們就是用什麼？就是用黃芩湯，如果下利會痛然後又嘔吐的，我們就用黃芩加生薑半夏湯。

魏荔彤曰「此嘔為熱逆之嘔，利為挾熱之利」。

【永諸按】

魏荔彤說「此嘔為熱逆之嘔」，他說此乾嘔為熱逆之嘔，那「利為挾熱之利」，其實這個不是熱逆，是三焦堵住所導致的嘔，那這個利也是三焦不通利導致的利。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黃芩（三兩），甘草（炙，二兩），芍藥（二兩），半夏（半升），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桂林古本》】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黃芩三兩，芍藥二兩，甘草二兩（炙），半夏半升（洗），生薑一兩半，大棗十二枚（劈）。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吃完飯後，立即吐的，大黃甘草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食已即吐」，吃飽飯馬上就吐的，「大黃甘草湯主之」。《桂林古本》沒有這一條，為什麼吃了馬上吐？因為胃變小了，胃變小的原因是因為胃的燥熱。那一吃下去的時候，因為這邊燥熱，那胃又因燥熱而乾癟，容量變小，又沒有胃氣分泌胃液來滋潤消化，食物進去了到胃，胃沒辦法容納和消化，所以吃完就吐出來了。這一種是屬於胃的燥熱，燥熱的屬性屬陽，兩陽相合為重陽，症狀就出現爆發的反應，那像這個我們就用什麼？大黃甘草湯，那用大黃供給胃的血流，用甘草來補胃的氣。一般長期絕食或是厭食症的病者，都有食入即吐的問題，因為長期沒有食飲入胃，胃就燥熱乾癟，容不下食物也不能分泌胃液消化，所以當有食物入胃，就吐出了。像這一類病人，記得用大黃乾草湯。大黃也可以抑制往上衝的氣，因為大黃會使氣血是向裏走，胃就滋潤。再用甘草來補氣，來緩食入即吐的急。

【注】

吐者，有物無聲之謂也。朝食暮吐者，寒也。食已即吐者，火也。以寒性遲，火性急也。故以大黃甘草湯，緩中瀉火，火平自不吐也。

【永諸按】

吳謙說吐就是有東西沒有聲，所以他是有吃東西的，那朝食暮吐這是寒，食已即吐這是火，那一寒性遲，火性急，這是對的，那用大黃甘草湯直接緩中瀉火，就是讓氣血往下流動往下走，吃了大黃以後能讓氣血往下走，胃的燥熱得到滋潤，就能分泌胃液消化食物了。大黃甘草湯也可以用來治療一些胃熱往上衝的，就用大黃把這血往下走，往腸胃道導，所以這個人的臉很紅，甚至臉上長痘痘，如果兼有食已即吐的症狀話，那就用大黃甘草湯，因為大黃會把血往深層送去，那臉的血供應就會少，面赤就會少。

【集注】

王肯堂曰「病患欲吐者，不可下之，又用大黃甘草治食已即吐，何也？曰『欲吐者，其病在上，因而越之可也，而逆之使下，則必抑塞憤亂而益甚，故禁之。若既已吐矣，吐而不已，有升無降，則當逆而折之，引令下行，無速於大黃，故取之也』」。

【永諸按】

王肯堂說病患欲吐者，不可以攻下，那要用大黃甘草湯治食已即吐，是為什麼？他說病患想要吐，跟吃完馬上吐是不一樣的，那大黃甘草湯治食已即吐，原因是什麼呢？如果想要吐，它病在上，因為吐是一個排病的反應，那想要吐的話就幫助他吐，因為有東西堵住，那身體的反應是想要用吐來把它排出來，就像我們吃了不乾淨的食物會又吐又拉，所以他說「欲吐者，病在上，把它越之」，就是藉由吐法，從口中排出。那病在上，如果把它逆之，使其往下，就更慘了，堵的更深層了，所以禁之，而像這種食已即吐，表示沒辦法容，就是吃下去馬上吐了，只有升沒有降，只有往上走，沒有往下走，也就是說胃那邊燥熱，容量變小了，

那就用大黃甘草湯，來去除胃的燥熱，幫助胃液的分洩和消化，使那些食物往下走，那就不會吃下去馬上吐了。像這個很簡單，我們可以看網路上的一段影片。朋友讓一個人喝多多，只要把多多喝完就給錢，要喝十公升的多多，當然到最後胃裝不下了，受不了，只要再喝一口就吐出來，如果那時候他能準備個大黃甘草湯，而且先吃，或許就可以賺到那十五萬了，如果在喝的過程中，說要再加個料，加個大黃甘草湯，那也可能可以喝下那十公升養樂多了，就可以賺到那十五萬，這就是大黃甘草湯的應用。

程林曰「經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食已即吐，是胃熱上逆而不能容食，與反胃寒嘔水飲不同，故用是湯以平胃熱」。

【永諸按】

程林說經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這是因為火性是往上衝的，那我們中醫講求陰陽，這是世間自然道理，所以我們學的是醫道，而以西醫來講學的是醫術。那食已即吐呢？就是剛剛講的，胃已經沒辦法再容食了，大黃甘草湯可以幫助氣血的降下，胃可以消化食物，那就可以吃的下了。那程林是說這是胃熱的上逆而不能容食所致，因為熱是往上的，所以食已即吐，他覺得是因為胃的熱造成的，那如果是胃熱應該是可以消穀，而燥熱則不能消穀，而且胃變小已經容不下東西了，那跟反胃的寒嘔水飲不同，那反胃的寒嘔水飲呢？也是胃的縮小，所謂的寒，就是收引，原本胃就有那麼的大，寒的時候變這麼的小，這也會導致食後想吐，那因為容量很小，很快就飽了，就不能再吃了，再吃就會想吐了，那這一條呢？不是那種寒，而是燥熱。記住，每一症狀都有陰陽的不同，像大黃甘草湯在治療胃這邊的燥熱，造成食物不能消化，就是胃中容食而下去的，那我們就用大黃甘草湯來治療。



高世栻曰「食已即吐者，非宿穀不化之胃反，乃火熱攻衝之吐逆」。

【永諸按】

高世栻說「食已即吐者，非宿穀不化之胃反」，那宿穀不化呢，需要一段時間才會反胃而出，所以他是說這是火熱攻衝的吐逆，那我們講簡單一點呢，就是胃那邊食物辦法下去，就是胃不容食，吃的時候就會吐。

【大黃甘草湯方】

大黃（四兩），甘草（一兩）。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永諸按】

那大黃甘草湯很簡單，就兩味藥而已，大黃四兩，甘草是用到一兩，上面兩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分溫是什麼？分溫就是把它分開，分成兩個半碗，所以吃大黃甘草湯一次是吃半碗。那《桂林古本》沒有講到大黃甘草湯的部份。

【《桂林古本》】

無。

※病患欲吐者，不可下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病者，想要吐的，不可以攻下。

【永諸講解】

「病患欲吐者，上越之勢方盛，故不可下之」，那《桂林古本》沒有這一個條文，就是說病者如果是想要吐的，不可以攻下，像這種想要吐呢，它是一個排病的反應，就像有些癩癩吐涎沫，癩癩患者吐那些涎沫，那其實它是一種排病的反應，因為它頭部堆了太多的津液，那些黏著的液體是相對動能高的，是堵在上焦部分，所以人體會想要用吐的方式，把它排出去，所以像這種病患欲吐，不可以攻下，不可以去把它攻下，因為攻下的話會使它往深層流動，會使它往更深的地方流動，可能由頭至胸，變成結胸，也就是在表的，那你一攻呢，就停在胸或是心下的部分，造成結胸。

【注】

病患欲吐，上越之勢方盛，故不可下之。若病患吐後，其勢衰矣，因其衰而濟之，故已吐有可下之法也。

【永諸按】

吳謙說「病患欲吐，上越之勢方盛，故不可下之」，那病患如果吐了以後，他的勢衰，「因其衰而濟之」，所以有「已吐有可下之法」，其實吐下的話，都會傷害到胃腸的津液啦，大部分我們用吐法以後，除非他是有病在下焦的問題，那我們才會用攻下，所以我們看很多的吐劑，或者是攻水劑，如十棗湯，那吐完或攻水後以後，都需要什麼？喝熱稀粥。像十棗湯病在膈上的會有吐的情形，瓜蒂散也是吐劑，這些在藥力過後，都要喝一些熱稀粥來自養，吐劑還有藜蘆甘草湯、戒鹽湯等等。

【集注】

徐彬曰「治病之法，貴因勢利導，故《內經》曰『在上者越之，在下者竭之』。今病欲上吐，不可強之使下，凡病皆然，故曰『病患欲吐者，不可下之』」。

【永諸按】

徐彬說治病的法，貴在因勢利導，因這個勢，比如說它是在表的，我們就借助藥力或其方法，讓它出汗而解，不要用攻下，讓表的病走的老遠到腸胃道排除，這會導致很多的變證，所以《內經》就講了，這是因勢利導，看它部位離那邊近，我們要把它排出體外。「在上者越之」，越就是從高處而出，也就是經由人體的口使它排出去。「在下者竭之」，就是在下，比如說像一些陽明病胃家實，我們就從它大便排出去，或者我們腸胃道的留飲宿食，甚至子宮肌瘤，子宮的瘀血，巧克力囊腫，我們大部分都用下法，使它從腸胃道，或者是伴隨著月經而排出，是這樣。那現在說病是想要從上吐，那位置是比較高位，在胸膈以上的，

那我們就不要去攻下，因為攻下呢，它從原來的在胸膈的邪氣會因攻下陷到於腸胃，造成結胸，因為這些邪氣是動能較高的，像這樣就不好了，

程林曰「按『欲』字，乃吐而未吐之義」。

【永諸按】

程林說「欲」就是想，我們可以幫助它實現，比如說在《傷寒論》裏面有講「因其得而與之」，比如說病人渴欲飲水，那我們就給水，這個就是他的欲，所以像這個想要吐，我們就可以幫助他吐，那吐完了他就舒服了，那欲是想啦，就是他還沒有吐，但是很想吐，但是吐不出來。

※病患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憤憤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

【《桂林古本》】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憤憤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

【永諸譯】

病人胸內好像要喘不喘，要嘔又不嘔，要打嗝又不打嗝，整個心中亂亂無奈的，生薑半夏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病者，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憤憤然，憤憤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那《桂林古本》是寫說病人胸中似喘不喘，像有東西鯁住了，那呼吸有時會比較急，有時又不急，那有點想要嘔又不會嘔，那想要噦，又有點不噦，那整個心中憤憤然無奈者，就心很像要垮掉的那種無奈的感覺，用生薑半夏湯主之。那造成心中潰潰然無奈的東西是什麼？胃積了一些水，比如說我們講得提防的潰堤，就是它這邊堆了太多水了，那這些水從孔道裏面出來了，這個叫憤，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是在心中那邊有氣堵住，而且堵得很嚴重，所以才會導致他心中那邊呢好像有個東西要潰堤出來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感覺，那這個呢，我們就用生薑半夏湯來主之。生薑半夏湯和之前的小半夏湯的組成是一樣的，只不過生薑是換成用生薑汁而已。生薑是用汁，加強它的力道，那像這種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都是因為什麼？上面，就是心中和心中後面的食道那邊有一些三焦淋巴的瘀堵，所導致的，那我們就是用什麼？生薑半夏湯來幫助通行這些中上焦的氣。

【注】

此承上條，詳申欲吐之狀，以明其治也。喘者，呼吸氣急也，似喘不喘，謂胸中似喘之不快，而不似喘之氣急也。嘔者，吐物而有聲也，似嘔不嘔，謂似作嘔之狀，而不似嘔之物也。噦者，乾嘔也，似噦不噦，謂似乎噦之有聲，而不似噦之聲連連也。徹心中憤憤然無奈者，總形容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心中憤亂無奈，懊欲吐之情狀也，故以半夏降逆，生薑安胃也。

【永諸按】

吳謙說這是承上條，詳申欲吐之狀，以明其治也。那喘呢就是急促的張口呼吸，那似喘不喘就是感覺要喘起來，但又沒有，所以他這邊是講說胸中很像是喘，悶悶的，然後張口呼吸快一點會舒服一些，但又不是常常需要這樣。那嘔者呢，就是有東西吐出來，是有聲音的，那似嘔不嘔，就是想要嘔但又沒有真的嘔，所以他說有作嘔之狀而不似嘔之有物也，那噦者，他說乾嘔，噦者跟乾嘔是不同，噦是打嗝，是胃虛寒導致的，與一般飽食的打嗝不一樣，飽食的打嗝，《傷寒論》中稱作噫氣，而胃虛寒的打嗝，則叫噦，所以噦的味道比較腥。那似噦不噦，那他說似乎噦之有聲，而不似噦之聲連連。那胸中呢？徹心中憤憤然，就整個心中憤憤然就是剛才我們講的，堤要潰掉那種壓迫感，心好像要炸開的那種感覺，有東西悶在這邊好像要爆出來的那種感覺，這個叫憤憤然無奈，那這個都是因為什麼，因為有水氣堵在三焦氣道那邊所導致的，所以用什麼？用生薑、半夏，生薑半夏湯來主治他。

【集注】

沈明宗曰「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誠不是喘，不是嘔，不是噦也。徹者，通也，竟是通心中憤憤然無奈，即泛泛噫心之義也」。

【永諸按】

沈明宗說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那誠不是喘不是嘔也不是噦，那徹是遍滿的，是遍滿整個心中，就是整個心中都憤憤然無奈，那他說這是泛泛噫心之義，這不是噫心，這個是氣結在心中或是後面的食道，那種要潰堤的感覺。

【生薑半夏湯方】

半夏（半升），生薑汁（一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半夏取二升，內生薑汁，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服。止，停後服。

【永諸按】

這邊跟小半夏湯一樣，藥物是相同的，但是作法不同。像生薑半夏湯的生薑呢是用生薑汁，那《桂林古本》是用生薑一斤。兩味以水三升，先煮半夏取二升再納生薑汁，用生薑汁煮取一升，去滓，小冷，小半夏湯是用生薑，那生薑半夏湯是用生薑汁，幫助嘔，嘔止了就停後服，表示他的三焦氣道已經通利了，所以就不須要喝了。

【《桂林古本》】

【生薑半夏湯方】

生薑一斤，半夏半升。

上二味，以水三升，先煮半夏，取二升，納生薑汁，煮取一升，去滓，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嘔止，停後服。

【集解】

李彥曰「生薑、半夏，辛溫之氣，足以散水飲而舒陽氣，然待小冷服者，恐寒飲固結於中，拒熱藥而不納，反致嘔逆。今熱藥冷凍飲料下噎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情且不違，而致大益，此《內經》之旨也。此方與前半夏乾薑湯略同，但前溫中氣，故用乾薑，此散停飲，故用生薑；前因嘔吐上逆，頓服之則藥力猛峻，足以止逆降氣，嘔吐立除；此心中無奈，寒飲內結，難以猝消，故分四服，使胸中邪氣徐徐散也」。

【永諸按】

李彥說生薑、半夏辛溫，散水飲舒陽氣，這個講的不錯，其實散水氣舒陽氣是指生薑的作用，半夏的作用是破結氣，通道道，破痰飲來通這個水道。那邊呢，讓藥冷才服，因為他這個是噦，告訴我們是虛寒，噦是屬於虛寒，所以他是屬於脾胃力道不足，無力，導致水氣堵在胸中的，因為力道不大，氣要出去也不太容易出去，所以他似喘不喘、似嘔不嘔，要嘔又嘔不了。像我們一般送上去的都是速度太快會堵住，會堵交界的這邊，那這個不是，他是力道不夠，從這邊送到這邊就沒力了，因此停在這邊形成一個結氣，所以就在心中這個部位送不出去，沒力走了，因此心中憤憤然。因為是沒力上去的，所以會是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又不噦，是這樣，因此用生薑汁來幫助散胃中之水氣，幫他通行快一點，那再加少許的半夏來破掉一些結氣，因為力道不夠會在力道最終處那邊形成一些結氣，這些結氣是並不多的，不像速度快的那個結是比較大的，那半夏也會用的比較多。那冷的話是因為胃中冷，怕熱藥與胃冷會打仗，所以就冷服，條文說「小冷服者」是這樣的緣故。像這是寒因為有噦的關係，會拒熱藥而不納，熱跟寒相遇會戰，像這個如果是溫服的話，熱冷相戰，就有可能使服下去的藥吐出來，所以把它用冷讓他覺得我們是一國的，可是進去裏面發覺，哇！這是



熱的，所謂的木馬屠城，那熱藥吸收了以後，熱性外發就會作用。「今熱藥冷飲下噉之後」，他說「冷體既消」，本身藥性熱性就出來了。「情且不違，而致大益」，這《內經》講的。這個方他說跟前面的半夏乾薑湯略同，那這個不一樣，半夏乾薑湯，乾薑的作用是在脾所以是脾寒，這個生薑半夏是胃，所以不一樣。他說前面的半夏乾薑湯是因為嘔吐上逆，那有吐逆，所導致的手腳冰冷，這邊是因為胃的冷導致那些氣停在心中，所以用冷服然後幫助氣的流通，這就是生薑半夏湯的治療作用。

※吐後，渴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湯主之。兼主微風，脈緊，頭痛。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吐後，先口渴想要喝水而後接著喝太多的，文蛤湯主治之。兼主治微風，脈緊，頭痛。

【永諸講解】

「吐後，渴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湯主之。兼主微風，脈緊，頭痛」，我們吐了以後整個氣血往內走，從胃出去，所以吐了以後會傷到胃這邊的津液，也會傷到上焦的津液，因為這邊乾掉了。那吐完以後導致胃中乾，為什麼？因為渴欲得水，他想要得水，那就喝很多，因為喝太多呢，又送不上去、送不出去，導致種種的問題，像咳嗽、頭暈等等那一類，所以他是

用文蛤湯來主治他。文蛤湯也是「兼主微風，脈緊，頭痛」，兼有一些表寒，所以文蛤湯本來是一個寒症，因吐而導致胃中乾，水又喝多導致一些停飲而生寒。

【按】

「文蛤湯主之」五字，當在頭痛之下，文義始屬，是傳寫之訛。兼主之「主」字，衍文也。

【永諸按】

吳謙說「文蛤湯主之」五個字，當在頭痛之下，文義始屬，兼主之「主」字，衍文也，因為這個《桂林古本》沒有，一般我們文蛤散或文蛤湯，是用來治療本來發熱，用水去噴他灌他，導致他皮膚起一顆一顆的，因為有一顆一顆的氣結，所以用文蛤，這文蛤非海中之文蛤，那淡水中的麗蚌。文蛤湯是有點大青龍湯的變方，或者是麻杏甘石湯的變方。

【注】

吐後而渴，當少少與飲之，胃和吐自止也。若恣意貪飲，則新飲復停，而吐必不已也，當從飲吐治之。若兼感微風，脈必緊，頭必痛。主之文蛤湯者，是治渴兼治風水也。故以越婢湯方中蓋文蛤。越婢散風水也，文蛤治渴不已也。

【永諸按】

一般如果吐後口渴，就是少少給他，我們治療的方式也是這樣，或是發汗後，胃中乾的，也是少少給予水，胃和就好，如果喝很多水，水就停在胃，就會起後多的變症。而停水的原因為他喝太多了，如果又兼有微風，脈緊，那就是說他表受到一些寒，頭會痛，用文蛤湯來主之，最主要是要散掉那些寒所導致皮表的粟，所以用文蛤來治療。他說用越婢湯方中蓋文蛤，越婢是來散風水，文蛤是治療渴不已，其實這個條文是蠻奇怪，我們只要了解文蛤湯、文蛤散他的主要作用就是說我們的水氣結在表，幫助他發散。

【集注】

程林曰「貪飲者，飲水必多，多則淫溢上焦，必有溢飲之患，故用此湯以散水飲，方中皆辛甘發散之藥，故亦主微風，脈緊頭痛」。

【永諸按】

程林說貪飲者，水本來就喝很多，喝多的話，如果本身有胃熱，會淫溢，就是會跟著走到上焦的部分，有可能會停在那邊，如果是停在胸中的部分，那就是生薑半夏湯，那個因為條文沒有講得很清楚，所以在解釋上有些麻煩。渴欲得水而貪飲者，反正就是去想辦法散掉一些胃的停水，那他散的話因為他還沒有出汗，不像五苓散，就是發汗以後竟然還會口渴的，這個不是。這個沒有發汗就覺得口渴，因為有先吐過，傷到胃的津液，使得胃中乾，然後又出現一些表證。那我們就用什麼？用文蛤湯來治療。

【文蛤湯方】

文蛤（五兩），麻黃、甘草、生薑（各三兩），石膏（五兩），杏仁（五十個），大棗（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一升，汗出即愈。

【永諸按】

文蛤湯就是用文蛤、麻黃、甘草、生薑，那文蛤呢，不是我們現在在用的海中之文蛤，而是在大陸淡水河裏面的麗蚌，上面有很多瘤，所以那個文蛤是用那個才對。那文蛤湯方的組成大概是，麻、杏、甘、石，所以是麻杏甘石，再加一些補胃津液的大棗，那幫助散胃氣的，因為他那邊有積水嘛！散胃氣的生薑，那還有文蛤幫助破掉一些水結的粟起。

【《桂林古本》】

【文蛤湯方】

文蛤五兩，麻黃三兩，甘草三兩，生薑三兩，石膏五兩，杏仁五十枚，大棗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汗出即愈，若不汗，再服。

【集解】

李彥曰「文蛤湯，即大青龍湯去桂枝，乃發汗之劑，使水飲從毛竅中泄去，以散水飲於外。經云『開鬼門，潔淨腑』，此一方兩得之。以內有麻黃、生薑等解表藥，故兼主微風，脈緊頭痛」。

【永諸按】

李彥說文蛤湯是大青龍湯把桂枝去掉，它是一個發汗的藥劑，那像大青龍湯是用來治療溢飲。那文蛤散之前是用來治療什麼？是治療傷於寒，發熱，結果給他噴水要來解這個熱，所以「其熱被劫」，導致皮膚起了一顆顆的粟，一顆顆晶狀的東西，就是一些疹子。那藉由文蛤湯把它散出去，因為大青龍湯少了文蛤，沒辦法去除那些疹，所以藉由文蛤來去這些疹。那主要目的是使水飲從毛竅中泄去，這是對的，把這些胃腸的水飲散到外面。畢竟脾胃是後天氣血來源，而胃中的水大部分都是屬於較陽性的，熱度比較多的，所以我們一般若是病人無汗的話，我們就先發汗。那如果已經發汗呢，還有停水的，我們就利小便，像五苓散一樣。

※問曰「病患脈數，數為熱，當消穀，飲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為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為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今脈反弦，故名曰虛」。

【《桂林古本》】

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今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為客熱，故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永諸譯】

病人脈數，數是熱，應當能消化食物，現在吃東西而反而吐的，這是因為發汗，使陽氣微，膈氣空虛，脈因而數。數是客熱，所以不能消化食物，又因胃中虛冷，所以吐。

【永諸講解】

問曰「病患脈數，數為熱，當消穀，飲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數是一種客熱，沒辦法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是虛。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為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今脈反弦，故名曰虛」。《金鑑本》是這樣講。《桂林古本》說病人脈數，數是熱，應該要消穀，「引食」就是拿東西來給他吃，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那數是客熱不能消穀，那以胃中虛冷故吐也，所以沒有《金鑑本》後面這些條文，那我們來看整個條文。

數脈告訴我們什麼？血中的熱，那熱有實有虛，如果是實熱的話應該會消穀，但是它不是，這是一種虛熱。那如何去看是實熱虛熱呢？給他吃東西，如果是實熱就很會吃，像白虎湯證，白虎湯是氣的熱，脈數的話表示胃血流很旺盛，很會吃東西，若是吃了反而會吐的，這邊的飲就是喝飲料，食就是吃東西、食物，先吃後來反而吐的，這個就是虛熱。「何也」？因為這邊是以實熱虛熱來講，實熱就會消穀，虛熱是不會消穀的。所以若以實熱來看，吃東西反而不會吐，但這條出現這種吐，那老師就講說這些是虛啊不是實的，為什麼虛呢？就是因為發了汗，發了汗使的陽中的氣變得很少，所以「陽氣微」。那相同的，因為膈上屬上焦，這個地方屬於陽，一直到頭都是陽，現在表部這邊陽氣虛，因為發汗嘛，陽氣少掉，膈上這

邊呢？因為也屬於陽，所以也跟著虛了，因此條文這邊講膈氣虛，那就導致怎樣？回流心臟的氣中之血少了，也就是回到心臟這些氣是比較少的，然後靜脈是乾燥的，所以我們心臟感受到氣的不足，所以才會跳快要救自己，像這就是一種因虛而脈數的原因。那「數是客熱」，不是真正的實熱，是假的，客是外來的，當然就不能消穀啊，這種熱是屬於虛性的熱，就是不能附著在食物上，像我們人體氣血，我們有這麼多的水，我們就可以容納這麼多的熱，可是當我們的水變少的時候，那容納的熱也變少，所以多餘的熱就出去了，這個就叫客熱，就往外走。而可以附在氣上的這個是主熱，就是我們胃有多少津液就可以容納多少的熱，當我們胃中的津液不足的時候，那有些熱就會往外跑，這個叫客熱，它沒辦法附著在形質上，不能消穀。

那他說因為胃中虛又冷，本來的胃是熱水，然後變冷水，然後裏面又更空，所以有些熱就往外跑，這是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那虛冷就沒辦法消化這些穀食，所以才導致這種吐，這邊告訴我們吐其實是胃的問題。

那《金鑑本》後面講的「今脈反弦，故名曰虛」，弦是告訴我們氣血流動受到了一些阻礙，才會形成這種脈弦。那胃氣沒有多餘，因為冷，所以早上吃的沒辦法消化一直到晚上就吐出來了，這個叫「胃反」。那因為寒是在上，如果我們把他攻下那這個寒就會往裏走。「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今脈反弦，故名曰虛」，這個條文呢是應該在別的部分，而《桂林古本》這樣講的是比較有條理的。

【按】

問曰「病患脈數」至「胃中虛冷故也」等句，已詳《傷寒論》〈陽明篇〉內，錯簡在此，且與「脈弦者虛也」文義不屬。

【永諸按】

吳謙說「病患脈數」到「胃中虛冷故也」等句，已詳《傷寒論》〈陽明病篇〉，錯簡在此，而且「脈弦者，虛也」的文義是不符合的，因此後面的條文可能是錯簡。

【注】

弦，飲脈也，非虛脈也，病吐者若見之，則為胃氣無餘也。胃氣無餘，肝邪乘之而見弦脈，故名曰虛也。詢其所以致弦之由，乃為寒在上，醫反下之，使胃氣盡而無餘，則不能消化水穀，致令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變為中寒胃反也。

【永諸按】

吳謙說弦的話是飲脈，弦是飲，那其實弦也是一種寒，我們之前有講過「脈單弦者飲，脈雙弦者寒」，所以不能講說弦是飲脈，應該說單弦是飲脈，雙弦是寒脈。「胃氣無餘」，就是胃的氣已經沒有多餘了，已經低於身體基本的庫存量，所以這叫做虛。那我覺得這些不需要去解釋後面的部分，因為這邊後面的部分不曉得是從那邊插進去的。那吳謙說「詢其所以致弦之由」，是因為外面有一些寒，所以寒的話就是我們原本的熱碰到寒，就像我們春天的時候陽氣外發碰到外面的寒，就形成這個弦脈。那寒在上，如果醫生又把他攻下，就會使胃氣無餘不能消化水穀，朝食暮吐，跟中寒胃反是相同的。



【集注】

李彥曰「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無火也。此寒在上者，法當溫中始愈，反下之則愈虛寒而愈吐矣」。

【永諸按】

李彥說「食不得入」，吃下去馬上就吐的，這是有火，其實應該就是胃的燥熱，不能消食，因此食物也沒辦法傳導於下，那我們用大黃甘草湯來去除胃的燥熱。那吃進去隔了一段時間才出來的，就表示有寒沒有火，所以煮飯煮熟會比較慢，或者是他是輸送的問題，當胃消化的東西要送到脾，那脾虛所以送得慢，所以到最後逆回去導致的那種吐，就是這一種的。

那如果是屬於寒的我們就要溫中，如果再攻下就會更耗陽氣，像之前《傷寒論》裏面講的桂枝加人參湯證，就是協熱而利，他把脾的熱脅迫出去，因為拉肚子會耗掉一些熱，把一些熱排出去，所以就變得越虛寒，這樣是不對的。

※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榮虛，榮虛則血不足，血不足則胸中冷。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寸口脈先微而後接著數，微就會無氣，無氣就會榮虛，榮虛就會血不足，血不足就會胸中冷。

【永諸講解】

「寸口脈微而數」，這一條《桂林古本》沒有，寸口脈就是肺脈，肺脈的部分是微，微就是氣虛了，陽的力道打不到那邊，因為虛所以心臟感受的氣血變少，所以就會跳得快，微就是氣少了，沒有氣的話，氣中之血回流少，血中之氣也虛了，因為榮就是在血管裏面，血管裏面有血中之血、血中之氣，血中之氣虛掉了，虛掉了整個血的量就不足，所以「榮虛則血不足，血不足則胸中冷」，血如果不夠的話，胸中供給的血量不足，所以胸就會冷，這是從脈推測出來的。

【按】

此條文義不屬，必是錯簡。

【永諸按】

吳謙的按說「此條文義不屬，必是錯簡」，由上面的講解，我們可以了解這條的文義是對的，沒有錯簡。那這個的話我們應該怎樣去治療？像這個我們從少陰病的想法去做治療。

※跗陽脈浮而澀，浮則為虛，虛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澀，其病難治。

【《桂林古本》】

跗陽脈浮而澀，浮則為虛，虛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澀，其病難治。

【譯】

跌陽脈先浮而後接著澀，浮就會虛，虛就會傷脾，脾傷就會不磨穀食，早上吃，傍晚吐，傍晚吃，早上吐，隔夜的穀食沒有消化，名叫胃反。脈先緊而後接著澀的，病者的病難治。

【永諸講解】

跌陽脈是胃的脈，「跌陽脈浮而澀」，浮就是有熱，浮是屬於熱，或者是虛，或者是為風，就是氣血是往外走的，這是一個陽，往外走，胃的氣血往外走跌陽脈就浮。澀就是血少、血不足，那氣血往外走，所以胃的血就不足，血不足所以這邊的浮就會造成胃的虛，胃為腑脾為臟，相為表裏，胃虛就不會磨穀，脾虛就不能化食，所以就造成早上吃晚上吐，晚上吃早上吐。若是實的話，跌陽脈就會浮而滑，表示胃的氣血很旺盛，但這條他是先浮而後面接著一個澀，就表示胃的氣血是不足的，所以這個浮就是虛，虛就傷脾，因為裏面氣血就不足，整個血氣是往外走的，所以就沒有辦法去消磨水穀，消化力就差，消化液分泌少，宿穀經過一個晚上，穀物還沒有化成津液，所以就吐出來，這種就叫做胃反。脈如果是緊的而後接著澀的，那就是屬於虛寒，胃的虛寒就會出現噦的症狀，再嚴重一點，就變成「除中」，所以跌陽脈如果是緊而澀的，其病難治。

【按】

虛則傷脾之「虛」字，當是「澀」字，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虛則傷脾之「虛」字，當是「澀」字，《桂林古本》跟《金鑑本》是一樣的，所以吳謙說的虛就是澀，並不是傳寫之訛，是正確的。

【注】

前條因誤下而病胃反，則脈弦；此條不因誤下而病胃反，則脈浮而澀也。跗陽脈見浮而澀，浮以候胃，澀以候脾；浮而無力為胃虛，澀而無力為傷脾；胃虛脾傷，則不能消磨水穀，故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所吐皆仍然不化之宿穀，故曰胃反也。若脈緊澀，則為邪盛正衰，故其病難治也。

【永諸按】

吳謙說「前條因誤下而病胃反，則脈弦；此條不因誤下而病胃反，則脈浮而澀也。跗陽脈見浮而澀，浮以候胃，澀以候脾；浮而無力為胃虛，澀而無力為傷脾」，澀我們之前有講了，就是血少，浮是氣血往外，最內層的氣血就變成最少，所以就會傷到比較深處的脾，脾分泌消化液又少，所以就沒有辦法消磨穀食，因此才說脾傷則不磨，原因就是這樣。不磨沒

有消化，送到小腸的那些食物沒有消化就會吐回去，暮食朝吐，吐就是沒有消化的一些穀物，所以叫「胃反」。如果是脈緊而澀的話，表示胃有虛寒，這個病就比較難治。

【集注】

徐彬曰「緊為寒盛，澀為液竭，正不勝邪，故曰『難治』」。

【永諸按】

徐彬說「緊是寒盛，澀為液竭」，正不勝邪，所以才說難治，其實跌陽脈緊而澀，代表的就是胃的虛寒，所以才難治。

※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胃反，嘔吐的，大半夏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那《桂林古本》沒有這個條文，什麼叫做胃反呢？就是胃的功能是可以的，一般來講胃反呢，就是我們吃的東西，消磨以後，飲食的精微就送到脾，以中醫的理論來講是脾，其實是小腸在吸收，那因為小腸這邊的流通比較差，就是呢朝食暮吐，胃消化吸收後就送到脾，那脾因為寒，所以沒辦法經由三焦送上去，就造成這邊的壅堵，那慢慢逆回去胃，所以就形成了一個叫胃反。那「胃反，嘔吐」，嘔是樞機的問題，吐是胃的問題，所以它本身有脾胃的問題，也有樞機不利的問題，那它的治療呢就是用什麼？用大半夏湯來治療。

【注】

此承上條以明其治也。胃反嘔吐者，謂朝食暮吐、暮食朝吐之嘔吐也。主之大半夏湯者，補脾胃、止嘔吐也。

【永諸按】

吳謙說此承上條，上條的胃反就朝食暮吐來顯現它的治法。在這邊有講，胃反嘔吐者，就朝食暮吐，那早上吃晚上吐，那這主要跟胃沒關係，所以它不像小半夏湯它會用到生薑，它反而是用人參，其實我覺得這邊應該半夏、乾薑、人參會比較好，可以的話加個乾薑會比較好，因為他本身虛寒啦，一直在嘔吐，養分不夠，所以又再加了一個白蜜。那白蜜我們改成飴糖也不錯的，因為像我們小建中、大建中都是用飴糖。那這個條文《桂林古本》沒有，我想也許是從別的地方抄來的也說不定。

【大半夏湯方】

半夏（洗泔用，二升），人參（三兩），白蜜（一升）。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揚之二百四十遍，煮藥取一升半，溫服一升，餘分再服。

【永諸按】

那大半夏湯，用半夏去除他的嘔，因為那邊有痰氣的瘀堵，然後他的吐呢是因為虛寒的關係，我們剛才講了朝食暮吐嘛，所以胃是可以的但脾那邊虛寒所以導致朝食暮吐，因此就要去健脾，那健脾補虛就是用人參，然後再加蜜，蜜是白蜜，就是野生的蜂蜜，而現在的蜂蜜都是養殖來的，那用這三味用「水一斗兩升，和蜜揚之兩百四十遍」，為什麼要揚之兩百四十遍呢？我們把水上揚就會有一個什麼？這水就會有一個往上的力道，就可以幫助這個蜜的性，因為這個蜜畢竟還是黏膩的黏稠的，性是不容易走，所以他把這個蜜揚起來的目的呢，就是要幫助它往上走的性。那一般的蜜，我們會把它煉製成一個珠，所謂煉蜜成珠，至少在煉的過程是提供熱，減少它黏膩難走之性，所以也是可以用煉蜜的方式，先把蜜煉好然後再加進去就可以了。

《千金方》云「大半夏湯治胃反不受食，食入即吐」。

【永諸按】

千金方裏有收錄這個，所以有可能是千金方收錄的。千金方說呢「大半夏湯治胃反不受食，食入即吐」，這個跟那個大黃甘草湯的條文一樣，所以這邊寫的食入即吐有點問題，因為食入即吐是屬於什麼？火，就大黃甘草湯，純粹是胃的問題。

《外台方》云「大半夏湯治嘔、心下痞硬者」。

【永諸按】

《外台方》說「大半夏湯治嘔、心下痞硬者」，像這個嘔呢，還有心下硬的呢，我們一般是用什麼？半夏瀉心湯，所以說大半夏湯來治療這個呢，其實也是有點不是呢，像這個條文講的那麼好，治療胃反嘔吐，所以這個也有點問題。

【《桂林古本》】

無。

【集解】

高世栻曰「朝食暮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胃反但吐不嘔，然吐不離乎嘔，故曰『胃反嘔吐者。用半夏助燥氣以消穀，人參補元氣以安胃，白蜜入水揚之，使甘味散於水中，水得蜜而和緩，蜜得水而淡滲，庶胃反平而嘔吐愈』」。

【永諸按】

高世栻說「朝食暮吐，宿穀不化，就叫做胃反」，所以我們要知道胃反的定義，就是主要是脾的問題，好不容易胃腐熟了水穀然後送到了脾那邊化成食飲的精微要送上去，結果呢，我處理了這麼多要送給脾呢，結果他脾沒辦法去化食，就他消化液分泌不足，導致這些食物沒辦法吸收而且輸送也慢，因而胃中食物消化變差瘀堵而逆回去，那這個就叫做胃反。那胃



反告訴我們這個是跟胃沒關係，他主要是跟脾。那如果胃反又出現嘔，那嘔的話是跟淋巴的流通出的問題有關係，所以像這個我們就會用半夏來通利三焦的系統，把瘀堵到的氣打通。

高世忒說胃反只有吐不會嘔，如果是這樣代表只有脾的問題，那三焦沒有阻塞，然後他說「然吐不離乎嘔」，這個就講得不太對了，吐跟嘔呢是分開的，吐是胃的病，嘔是三焦的病，如果胃、三焦都有病就會嘔吐，那這邊講胃反嘔吐者它除了脾的問題以外，他還有三焦通道不利の問題，所以才要用半夏通利淋巴的瘀堵。他說「用半夏助燥氣以消穀」，這不是什麼「用半夏助燥氣以消穀」，半夏主要是用來通利三焦系統的瘀堵，如果有堵住，半夏可以以把瘀堵去除掉，使三焦流通的順暢，像小柴胡湯內半夏的作用也是在這邊，半夏就是專門在通三焦淋巴的堵的，不是助燥氣以消穀。那人參的話呢，我們這邊要用的話呢，當然要用紅參，這是一個脾的虛寒問題，因為已經有吐，然後要吃又吃的不多，所以他為什麼要用人參呢？表示本身氣力已經有點虛了，因為沒吃所以就虛了，那這種虛呢，還有我們之前提到參的津液的耗損，我們都必須要用什麼用人參，用人參來幫助補他的氣，所以他講說什麼「人參補元氣以安胃」，這個安胃是錯的，人參補元氣，以助脾氣，幫助脾的功能，所以這不是安胃。

那我們再來講「白蜜」，白蜜在其他方大部分都是用蜜做丸，因為它「緩」的性，也有「補」的性。那白蜜就是清清，就是屬於石蜜那類的，跟我們龍眼蜜不一樣，龍眼蜜和荔枝蜜是棕的。那這個地方用龍眼蜜和荔枝蜜反而不錯，因為它們的陽性比較強，既然脾的陽、往上輸送的力道不足，還有本身的虛，所以如果我們用龍眼蜜就很好。還有一種是什麼？淡黃的，淡黃的蜜就是百花蜜，就是雜蜜，那這是蜜蜂去採取菊科的花蜜產生的，這種淡黃色

的雜蜜是屬於比較「涼」性的，那如果是採純龍眼花的，因為龍眼本來就是陽的性，所以龍眼的蜜就是屬於熱性的，不一樣。那這邊的白蜜，因為是蜜蜂生在石崖間去採的，那這種的就比較平，那既然它比較平，那因為本身脾的力道往上升得不夠，那你吃這個蜜，蜜是比較黏稠，它會阻礙這個脾氣往上輸，所以我們煮的蜜水就必須要去揚它，那我們剛剛之前有講過，揚蜜水的目的是提供蜜水一些由下往上的力。我們講簡單一點，我們這邊有一杯水，那我們把它分成兩部分，從中間的水平線把這杯水分成上下兩部分，那請問一下，那邊的動能比較高？當然是上面的啊，上面的是動能高的，下面的是動能弱的，動能弱的就沉下去，動能高的就在上面，那最接近水平面的動能最高，所以就可以變成什麼？水蒸氣。也符合我們五行的道理，熱往上，所以上面是心、是屬陽；寒在下，屬腎，所以蜜水揚以後，裏面的動能會比較多，那吃到身體裏面，要散的話也比較快，是這樣的。那這邊講說什麼「甘味散於水中，水得蜜而和緩」，並不是這樣的，那主要是讓蜜水有那種動力，跟那個東流水、還有甘瀾水的道理是一樣的，主要是用來助它陽的力道，不是什麼「甘味散於水中，水得蜜而和緩，蜜得水而淡滲，庶胃反平而嘔吐愈」。我們要了解整個疾病它的病機在那邊，那我們在治療上就很有變化，就像我們可以用白虎湯來治療頭痛，因為它有胃熱，那熱往上衝引起的頭脹、悶痛的這個，我們可以用白虎湯，所以白虎湯來治療頭痛的病機就在這邊，那《傷寒論》裏面沒有，但是《傷寒論》已經告訴我們整個的病機，以及整個的治療方式，那沒有講的地方，你自己去想也可以想得出來，所以經方是很有趣的，我看到這病機該怎麼走就怎麼走，那也符合《靈樞》的原則啊，靈樞說「粗守關」，我們之前也學過《素問》的部分嘛，粗工就守著那個關，就是什麼？就是以病套方，看到這個病證不曉得它的病機，例如看到頭痛就川芎茶調散，喉嚨痛就銀翹散，所以一個感冒就會開到四五個方，沒有去掌握到那個病機，這是不對的。我們要學上工，所以《靈樞》又說「上守機」，我們是要守那個機，所以

要做一個上工不是什麼病證就套什麼方，不管病機，像西醫藥那樣，所以用西醫的治病思維來看中醫，是不能學好中醫的。

李升璽曰「嘔家不宜甘味，此用白蜜何也？不知此胃反自屬脾虛，經所謂甘味入脾，歸其所喜是也。況君以半夏，味辛而止嘔，佐以人參溫氣而補中，胃反自立止矣」。

【永諸按】

李升璽講的不錯。

※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

【《桂林古本》】

消渴，欲飲水，胃反而吐者，茯苓澤瀉湯主之。

【永諸譯】

消渴，想要喝水，先反胃而後接著吐的，茯苓澤瀉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那《桂林古本》是說「消渴」，其實我們如果看到消渴這個問題的話，我們都知道是跟什麼？跟腎和心包，不是腎就是跟心包有關係，只有厥陰病還有腎虛的地方我們看得到消渴。

消渴，想要喝水，「欲飲水，胃反而吐者，茯苓澤瀉湯主之」，這個就告訴你病機了。消渴就是喝水沒辦法止渴，這個叫消渴。那胃反呢，就是水喝下去，然後胃好不容易把水吸收，然後要傳到脾傳到三焦，結果脾寒，送不上去，所以先胃反，然後後面出現了這個吐，這邊只有告訴了我們是吐，那這個吐就是脾胃的問題，那脾胃出了問題的話呢，那我們應該要如何來治療呢？這裏告訴我們「茯苓澤瀉湯主之」。其實這邊有牽涉到什麼？消渴有牽扯到腎，所以治療的方式就比較廣一點，下面有它的方喔。既然吐跟脾胃有關係，所以用生薑、白朮，白朮是把肌肉的水趕到三焦去，所以白朮可以逐水氣、逐濕，主要針對脾的部分，把水趕到淋巴系統。那因為沒有嘔嘛，所以淋巴的回流沒有問題，那生薑是幫忙胃散掉這些水氣，因為吐。但是後面這邊有消渴，所以我們就知道這還牽涉到腎的問題。那牽涉到腎的消渴一般用澤瀉來治療。澤瀉，因為它促進腎小管的再吸收，水的再吸收，所以可治腎的消渴。我們脾胃吸收水，經由胸管，上去到心臟，經肺循環到肺，再到心臟，再由體循環，到這邊的腎臟。那口渴，因為腎這邊沒有水進去，再吸收也沒有，所以是不通的。我們喝下的水，第一個先到脾胃這個部份，而胃要到脾這個部份也受到一些阻礙，所以吐。那心臟有問題也會造成中焦脾胃氣的上行，所以用桂枝甘草來幫助血絡的擴張，血絡擴張以後我們還要讓血往腎這邊走，來治療消渴，所以用茯苓，茯苓來幫助這水利下去，澤瀉幫助它上去，那這樣就可以治療消渴，腎氣丸也是這樣。這個針對脾胃的水，那因為消渴，所以胃一定喝很多水，有些停在胃，那有些停在脾，那喝很多水，心臟沒辦法承受那麼大的重力，所以變成虛，要

來強心，因此用桂枝甘草。因為出現消渴嘛，所以就表示腎那邊水的再吸收不好，水沒有辦法排掉，就是腎的問題，所以他用了茯苓跟澤瀉，那茯苓用很多，因為消渴水喝很多，所以他茯苓用到半斤，是澤瀉的兩倍。那澤瀉幫助腎小管對水的再吸收，所以它可以止渴，而且這些水呢，是直接就進到靜脈裏面去的，跟我們一般腸胃道那個水大部分都是走淋巴管走道，然後再回到心，它是比較快速的。

【注】

胃反吐而不渴者，寒也。渴欲飲水者，飲也。故以茯苓澤瀉湯，補陽利水也。

【永諸按】

吳謙說「胃反吐而不渴者，是寒，渴欲飲水者，飲也」，所以用茯苓澤瀉湯來補陽利水，那裏有補到陽？沒有，這個補陽是心陽，那利水的目的是因為消渴，是腎的問題，所以他才來利水，單純利水我們不需要澤瀉，就是因為消渴所以才茯苓澤瀉一起用，因為消渴，水喝很多，喝很多會造成什麼？胃和脾的停水，所以用白朮跟生薑，生薑是把水從胃趕到外面去，從胃這樣一路趕出去，白朮是從脾趕水入三焦然後一路到表面去，所以白朮是逐濕。白朮是把脾、腸子的水趕到淋巴管，白朮也把吸收的一些水趕入淋巴的循環。生薑是把水從胃一路趕到表，然後出汗散出去，所以我們喝了薑湯會出汗，就是這樣的關係。

【茯苓澤瀉湯方】

茯苓（半斤），澤瀉（四兩），甘草（二兩），桂枝（二兩），白朮（三兩），生薑（四兩）。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內澤瀉，再煮取二升半，溫服八合，日三服。

【《桂林古本》】

【茯苓澤瀉湯方】

茯苓半斤，澤瀉四兩，甘草二兩，桂枝二兩，白朮三兩，生薑四兩。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外台方》云「茯苓澤瀉湯治消渴、胃反、脈絕」。

【永諸按】

外台方說茯苓澤瀉湯治療消渴，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知道治療消渴，我們記得放兩味藥，放那兩味？茯苓、澤瀉。然後治療胃反，治療脈絕，為什麼會講脈絕呢？其實是有桂枝甘草湯的影子，所以才會這樣講。你看就把它分好，我們從這邊可以知道，消渴，茯苓澤瀉；胃反，沒有堵只有吐的，生薑，因為消渴嘛，然後水喝很多，所以用生薑白朮；脈絕，桂枝甘草，強心，補心還有心包絡的氣。

【集解】

李彥曰「吐而渴者，津液亡而胃虛燥也。飲水則水停心下，茯苓、澤瀉，降氣行飲，白朮補脾生津，此五苓散原方之義也。然胃反因脾氣虛逆，故加生薑散逆，甘草和脾。又五苓散治外有微熱，故用桂枝。此胃反無表熱，而亦用之者，桂枝非一於攻表藥也，乃徹上徹下，達表裏，為通行津液、和陽散水之劑也」。

【永諸按】

李彥說「吐而渴」，先吐而後渴者，因為嘔吐會把胃的津液拉走，那本身血液中的津液也會被從胃那邊拉出去，所以血液中的津液失去了，那胃就因此而虛、燥，胃中乾，所以就會想要喝水。那吐而渴，應該講嘔而渴者是欲解，為什麼嘔而渴者呢？因為嘔把三焦不利的因素，把瘀堵的邪氣清掉了，那三焦會因為它的流通而有口渴的情形，所以嘔而渴者為欲解。那這邊吐而渴者是因為津液亡掉了，又因為出現消渴所以水喝很多，水喝過多水就會停在心下，心下就是胃脘的部位，所以水過多，但是他脾胃是因為水多而造成的胃反，像一個人你給它超過正常的工作量，給他三、四倍的工作量，那他只能做一倍的工作，給他三、四倍的工作當然一定會反抗起來，所以叫做胃反，而胃反並不是本身胃的問題。因為前面有出現消渴，所以水喝過多，停在心下，這個我們要幫助胃去行水，所以用生薑。那飲水停心下我們用生薑，如果是三焦瘀堵出現嘔，我們就是半夏。那邊講茯苓澤瀉降氣行飲，你如果說茯苓行飲也是可以的，因為它把氣血拉往腎那邊走，它是促進從心臟到腎的這一段血的流通，那津液的排泄變成尿的部分，這個你要這邊來講可以，它不是降這個水氣，而是藉由這樣把胃的氣拉走，所以它是行先升再降，中上焦這段是靠生薑出去的，所以茯苓主要是靠利水，利水來除掉飲，那澤瀉幫助水的再吸收來止消渴，所以澤瀉這部分是用來止渴的，其實他這

邊講茯苓澤瀉，降氣行飲不太對，真正的行飲的是生薑，那一「白朮補脾生津」，那白朮它並不是用來補脾生津的，為什麼？我們有看之前的白朮跟附子，那個白朮附子湯、甘草附子湯、桂枝附子湯這類的，它裏面有講到的就是一「朮附併走，皮中逐水，氣未除爾」，就是這個，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白朮在《傷寒論》是用來逐水的，什麼叫做逐？我們之前有講過了，就是從裏面趕到外面，再從外面趕出去這個叫做逐。既然脾胃、腸胃道這邊的淋巴有吸收，三焦這邊有管道要往外走的，白朮就是把這些水趕進去淋巴管，所以在防己黃耆湯就有講到，黃耆就是加強周邊細的淋巴管的流通速度，防己主要是針對關節的，就利用這樣，把我們身體裏面堆的一些水濕，一些氣去掉。那白朮呢，就是把脾這邊的水濕，趕進淋巴管，所以這不是補脾生津。那他說這是五苓散原方方義，所以你看有些醫家對藥物的講解不是那麼的好。然後他說胃反因為脾氣虛逆，所以加生薑散逆，不是的，是因為消渴，水喝很多，超過胃能處理的量，所以我們加生薑來幫助胃的散水氣。因為他有胃反，吐的情形，就是脾的虛，所以這邊用了白朮，白朮來幫助脾的功能。那脾本身還有虛，我們知道炙甘草是用來補脾的。甘草炙過補脾又補心。那桂枝甘草呢，既然來了這麼多水，會造成心臟的壓力，那我們要幫助心臟，要強心臟補心氣，所以用桂枝跟甘草，這邊用桂枝跟甘草的目的就是這樣，就如同我講的，消渴呢，是用茯苓澤瀉，胃反呢，脾胃都有牽涉到，就用生薑白朮。脈絕的話呢，就用桂枝甘草，就是這樣。那他說桂枝非攻表之藥，非用於攻表，桂枝本來就不是攻表的藥，它是用來通血脈用的，所以他講說桂枝通行津液，血脈裏面本來就有津液嘛。那和陽散水呢？所謂的和陽就是代表氣和血的去跟回是相等的，如果以皮膚來講的話，血管中的血中之氣滲出來，然後再到皮膚再排出去，我血中之氣滲出來，跟氣中之氣拉出去的速度都是一樣的，就是同調的，就是我和你合唱，我唱的跟你唱的是同速度的，這個就叫做「和」，所以「和陽」的意思是這樣。桂枝是這樣嗎？不是。桂枝只是通利血脈，並不是什麼「和陽」。



「散水」它如何散水呢？它也沒有，它只是把血管拉到腎這邊，靠茯苓的滲出來。而氣血拉到表皮靠生薑的散出來，所以它有兩個地方，它可助生薑在表部散水氣，它也可幫助茯苓到腎來利水，所以在《本草》裏面的桂枝，它講的就是什麼？「為諸藥之通聘使」，就通使，就是先驅，幫你拉到那邊去作用，所以桂枝的作用就是你做工的，我就把你載到工地去，讓你去那邊建房子，我桂枝並沒有建房子的功能，建房子是我把你載過去，你產生它的功能，這才是真正桂枝的作用，所以，它才講說「為諸藥之先聘通使」，「先聘通使」我們把它寫一下，讓大家知道，不然大家字又不曉得什麼叫「先聘通使」。所以，桂枝就是什麼？「先聘通使」，是這個。所以你看我們學《傷寒論》，我們了解藥物的作用，我們就可以知道醫家在那邊講的，講的是什麼？有些人在藥物的方面會被他們用得很混淆。

尤怡曰「茯苓澤瀉湯，治吐未已，而渴欲飲水者，以吐未已，知邪未去，則宜桂枝、甘、薑散邪氣，茯苓，澤瀉消水氣也」。

【永諸按】

尤怡說「茯苓澤瀉湯，治吐未已」，一直吐而口渴想要喝水的，「以吐未已，知邪未去，則以桂、甘、薑散邪氣，茯苓、澤瀉消水氣也」，其實尤怡這邊講的倒本為末，為什麼講倒本為末？仲景講得很清楚「茯苓澤瀉湯」重點就是在茯苓跟澤瀉，主要的原因是講是消渴。因為消渴，所以喝了太多水，導致的胃反，是這樣的，就好比這個人只能做一天的量，只能提起五十斤的，那你叫他提起三百斤的，那不就是要他死嗎？因為消渴，水一直喝但沒辦法解渴，因為那個渴不是胃中津液乾的渴，胃中津液乾的渴，喝水可以解，消渴的渴，你喝再多的水也解不了，只有從腎那邊著手，這我們之前講過了。這邊有水龍頭，水龍頭下有個水

桶，你喝的水就像從水龍頭裏面給的那個水，所謂胃乾，就是放水的水桶是乾的，這空空的水桶是胃中乾，那我從水龍頭給水慢慢可以裝滿水桶，那會不會消渴？不會。那如果是消渴的呢？代表說水桶下面破了一個大洞，這個就是腎虛，所以即使你喝再多的水，還是漏掉，水桶永遠不會滿，所以口渴一直永遠存在，那就是消渴。治療上，把水桶的破洞補起來啊，所以剛才講那個條文的重點是在消渴，所以仲景才講說茯苓澤瀉湯，它裏面的一些藥物其實是治療因為喝太多水所引起的胃反，吐，他的病機是在於消渴，所以在方義上直接跟你講說茯苓澤瀉湯。尤怡搞不清楚狀況說「治吐未已」，我們要了解身體的氣機是一個循環，是一個太極，如環一樣循環無端，一個地方的問題呢，就有可能會導致對面的問題，起源的問題，中間的問題，不一定只有他本身的問題，至於他本身的問題有些也可能是其他地方造成的，所謂人說見山不是山，見林不是林，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我們要去找他的病機。他的吐未已呢，是因為我們剛才講的消渴，所以水喝很多，所以用生薑來散胃中之水，用白朮來逐脾中之濕。但是重點是在茯苓、澤瀉來治療消渴，其它的是用來治療因為喝水太多所導致的病證，像桂枝、甘草，我們上次就有講過了，桂、甘用來強心，你喝了那麼多水，心臟受不了嗎？心臟的力氣也沒有辦法打這麼多水啊，是不是？那因為胃也有停水，所以用薑來散，用白朮把這些濕趕出去，來幫助脾的輸送津液。

所以這一條你看有些醫家沒有了解到他的病機是在那邊，所以有時候搞錯方向了，講得不好。

※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

【《桂林古本》】

噦逆，其人虛者，橘皮竹茹湯主之。

【永諸譯】

打嗝而手足冷，病人虛的，橘皮竹茹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噦逆」，我們講的噦跟乾嘔是不一樣，噦是打嗝，是屬於胃虛寒造成的，那噫氣是偏向於熱的打嗝，總之，打嗝是虛寒性的叫做噦，熱性的叫噫氣，那噦逆呢？噦逆就是因胃中虛寒而打嗝，致使氣血內流，造成手足冷。這個逆就是手腳冰冷的意思，所以我們摸下去，手跟腳都是冷的，表示他的氣血沒辦法走到表面，這個是噦逆。那其人虛者，這個病人是虛的，那我們用什麼？用橘皮竹茹湯來主治他。

【注】

噦即乾嘔也。因其有噦吵之聲，而無他物，故不曰乾嘔，而曰噦逆，屬氣上逆為病也。上逆之氣，得出上竅，皆能作聲，故肺虛氣上逆，則作咳，氣從喉出而有咳逆之聲，若為邪所阻，則為喘滿，故無聲也。胃虛氣上逆，則作噦，氣從咽出而有噦逆之聲。若與物凝結，則為痞痛，故無聲也，是知氣病也明矣。然邪氣所湊，正氣必虛，故用橘皮、竹茹、生薑以清邪氣，人參、甘草、大棗以補正氣，則上逆之氣自可順矣。

【永諸按】

那我們來看一下注的部分，古代醫家說噦就是乾嘔，我們其實還是講打嗝好了，他說乾嘔是屬於熱，比較偏向於熱，比較偏向於實，那噦的話是屬於虛，就是口中出了不好的氣味，這個叫做噦，那噦逆呢，表示這個逆呢是因為噦造成的，噦逆的噦是形容詞，逆是名詞。這個逆是因為噦的關係。就是說我的手腳冰冷是屬於噦所造成的，比如說吐逆，那這個手腳的冰冷是吐所造成的，那這告訴我們就說榮衛之氣出不去拉，因為手腳冰冷就是我們血液循環沒辦法到手指的末端，那代表我們的陽出不去，是這樣子，所以他的病是虛的，因為它走不出去，所以就只好從胃腔那邊出去了，這叫噦逆。那另外也有咳逆、吐逆，是這樣。

既然胃是虛，產生了這個噦，所以我們的治療方式呢？我們就必須要補虛。我們知道噦是胃的虛寒，所以他用什麼？第一個用生薑，生薑能幫忙胃的氣的流通，從裏到外，生薑做的是這樣的作用。那人參呢？人參是補脾的氣，那補脾就補了血液中的津液嘛，所以人參是補血液中的津液，因此本身有虛也需要人參來補，那甘草呢？補脾胃的氣。那大棗呢？大棗是用來補胃的津液的，還有維持我們身體的等滲，避免生薑發散胃氣過度，造成胃中乾，所以這邊大棗用的蠻多的，你有沒有看到，大棗用到三十枚。像桂枝湯大棗只有十二枚而已，這邊三十枚，所以你看差不多？一般十二枚的大棗大概是一兩，所以你看三十枚的大棗幾乎三兩了，因為本身胃有虛，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人胃的氣比較乾的，比較虛的，用大棗，那因為它有牽涉脾，所以又用甘草。那還要幫忙走氣，行氣，走三焦淋巴。如果在脾的部分的話，我們用白朮，用白朮來趕這些氣進去三焦，並加強淋巴的流通，那如果在胃的話呢？我們就是用橘皮，所以從這邊我們又知道橘皮主要作用在胃，胃氣的流通用橘皮。那白朮作用在脾，這就是用藥的區分，所以胃的氣不是很流通，你感覺心下那邊比較脹脹的，氣的流通不好，我們就用什麼？橘皮，胃的津液不太夠，我們用大棗，我們要幫助胃把胃中水氣趕到外

面去，就用生薑，血液中的津液不足我們用人參，竹茹是因為三焦這邊有虛熱，所以用竹茹來清三焦虛熱，而黃芩是用來清三焦實熱。像這跟小柴胡湯差不多，小柴胡湯用柴胡來疏通氣道，它本身也有生薑，因為這個也有牽涉到胃的問題，因為胃的氣要走三焦的管道，所以小柴胡湯有牽涉到用生薑幫助胃氣的流通，用半夏幫助三焦淋巴瘀阻的破除，用柴胡加速氣道的通利，疏通整體的淋巴管道，這就是柴胡在做的，其它脾虛的問題，在它後面有人參、甘草、大棗，大棗剛好是針對胃，甘草針對脾，人參針對整個津液，這就是小柴胡湯，整個就是這樣的，所以「噦」，打嗝，沒有東西的，用橘皮竹茹湯來治療，所以是這樣的。

吳謙說「橘皮、竹茹、生薑以清邪氣」，真正清這些熱是竹茹，竹茹是清胃中三焦的虛熱的，所以我們在〈虛勞篇〉有看到竹葉石膏湯，那這邊是用竹茹，竹茹在竹子內，屬腑，竹葉是比較偏外屬經絡的，因為竹葉是在竹子外面，竹茹是竹子管腔裏面的，橘皮是表皮的、表層的氣的疏通屬孫絡、經筋、皮部，生薑是來散胃氣的，人參我們剛才講就是用來補津液的，甘草補脾、胃都有，大棗主要是用來補胃的津，所以胃的虛是因為胃津不足的，胃比較萎縮的，可以用大棗，但是原本胃濕氣已經很重，不是屬燥的，你如果用大棗的話，胃會更濕。這邊要看的是這些幫忙疏通的藥其實都蠻多的，像橘皮用到「兩斤」，生薑用半斤，而補津液的人參、甘草、大棗的用量並沒有比行氣的藥多，所以在開藥上，行氣藥要比補氣藥多至少二倍以上。

【橘皮竹茹湯方】

橘皮（二斤），竹茹（二升），大棗（三十枚），生薑（半斤），甘草（五兩），人參（一兩）。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橘皮竹茹湯方】

橘皮二斤，竹茹二升，人參一兩，甘草五兩，生薑半斤，大棗三十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集解】

李彥曰「噦有屬胃寒者，有屬胃熱者，此噦逆因胃中虛熱，氣逆所致。故用人參、甘草、大棗補虛；橘皮、生薑散逆；竹茹甘寒，疏逆氣而清胃熱，因以為君」。

【永諸按】

李彥噦有屬於胃寒，也有屬於胃熱，其實噦是打嗝，屬於胃虛寒的打嗝，所以有人說打嗝打到快死掉，那是屬於虛的、虛噦，那還有一種是屬於熱性的，所以這邊就講，噦有屬於胃寒，也有屬於胃熱的，像這個噦他覺得是虛熱，但是這邊胃的虛熱並沒有往外走，因為胃上面有一個橫膈擋住了，這些熱沒有上去，但胃上有賁門穿出橫膈，所以熱從賁門出，因而造成噦。

因為熱被橫隔隔在這邊沒有上去，所以告訴我們胃這邊到外的三焦氣機是不通暢的，因此才用橘皮，又因為胃的三焦這邊有虛熱，要除胃的三焦虛熱是用竹茹。你看我們把橘子裏面內容物剝掉，有沒有發覺，剩下的橘皮看起來像什麼？看起來就像一個胃。這告訴我們胃表層的氣堵住了，而虛熱是指胃的裏層，因為氣在表層，這邊的氣不通，所以才用這麼多的橘皮來治療胃的三焦氣堵，用竹茹來清胃裏層的虛熱，以橘皮來通胃表面的氣。其它是用來補虛的、補津液的，所以「灌風灌太飽」用橘皮。那竹茹是來清胃的三焦熱，這邊是可以的。最主要是橘皮，因為整個噦是因為整個胃腔表層那邊三焦的絡堵住了，所以用橘皮來幫助胃的三焦的氣流通，是這樣的，這是胃中屬於虛熱的。

那這邊講人參、甘草、大棗補虛，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概論，沒有好好的針對病位，你人參是補什麼的虛？甘草補什麼虛？大棗補什麼虛？都沒有講。那如果以這樣來講這些補虛呢？那人參、大棗，只要看到虛呢我都可以用，但這樣不對。因為每個所用的部位不對，生長的位子不一樣，所以它們的效能也有所不同，所以不可以這樣模糊以補虛帶過，這樣太粗略了。那橘皮、生薑散逆，生薑是來散胃氣的，那橘皮呢？是通行胃的三焦氣，為什麼？你看剛剛橘皮我們已經畫了橘子的樣子，那表皮的絡氣不通，所以橘皮就是用來通胃外層三焦的氣。那竹茹呢？就清胃裏層的虛熱，氣因熱堵在表層，故用陳皮，而裏層的氣便不足，是虛熱，故用竹茹。像這種噦逆用的是橘皮竹茹湯，重點在什麼？橘皮跟竹茹，其它生薑、人參、大棗是用來配伍，用來幫助的，主要他是告訴我們胃表層氣堵，用陳皮，裏層虛熱用竹茹。

尤怡曰「胃虛而熱乘之，則作噦逆，橘皮、生薑和胃散逆，竹茹除熱止嘔噦，人參、甘草、大棗益虛安中也」。

【永諸按】

尤怡說胃虛而熱乘之，其實因為虛啦，虛就是什麼？胃中津液的不足，所以造成胃的虛熱，胃的熱本來是要從胃的三焦散出，但是胃的三焦堵住了，所以熱只好逆行從胃腔中而出，造成噦，因此他講說胃虛而熱，不應該說熱乘之，而是熱散不出，那麼就出現噦逆。那橘皮呢是通氣絡，胃表層中三焦的氣絡，我們講的經皮，經筋，或者是孫絡這邊的氣堵了，用橘皮來通，那內層的虛熱呢，用竹茹來清，竹茹是用來清虛熱的，那既然胃表層的三焦通了，那熱就可以散於外，而胃內層的熱清的話，這些熱就不會從賁門出了，人體氣的通道本來就是三焦，但是因為胃的三焦堵到，沒辦法走淋巴道，所以呢就只好走到什麼？走到胃裏面然後再出去了，就出現噦逆。那其它人參、大棗呢？益虛安中，那益什麼虛呢？也是要講清楚，我們做為一個注家，我們必須要講清楚，這個藥做什麼用的。

※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

【《桂林古本》】

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

【永諸譯】

乾嘔，打嗝，如果手足逆冷的，橘皮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我們來看《桂林古本》「乾嘔，噦，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乾嘔、噦，所以你仲景裏面寫到乾嘔又有噦，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噦就絕對不是乾嘔，因為同樣一個名詞，仲景是不會拿來兩個混用，所以乾嘔一定不是噦，所以噦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打嗝，打嗝有虛寒跟虛熱，第一個乾嘔，胃的熱也會造成乾嘔，也會噦。乾嘔，是有聲音沒有東西，而嘔是有聲音有物。噦，打嗝，他說如果手足厥者，厥就是什麼？手跟腳的陰氣跟陽氣不相接，就是我出去外面的跟回來的這個地方要交接的，但是沒有，厥就是陰陽不交接，原本在手指這邊就交接了，但現在沒有，只有在腕這裏交接，再嚴重一點的是肘這邊，所以叫做手足厥，那如果因為陰陽氣不相接出現了手腳的冷，就叫做手足厥冷。乾嘔、噦，如果手腳的陰氣跟陽氣沒有相接的出現冷的，我們用橘皮湯，那主要原因是因為什麼？因為胃虛寒的關係，所以這邊很有意思，這邊沒有竹茹了，因為他是一個虛寒，那既然是虛寒的時候，所以前面的橘皮竹茹湯是虛熱，那這邊是虛寒，虛寒當然不用竹茹，因為竹茹會清掉胃裏層的熱，所以把它去掉了，因此治療胃虛寒就用橘皮跟生薑，生薑是幫助胃氣的外散，因為已經手足厥冷，用生薑幫忙拉出去，用橘皮來通胃的三焦氣絡，我們之前講過，橘子是黃色，黃色入脾胃，裏面的東西我們不要，因為那是陰的部分，表面的東西我們要，這個叫做橘皮，所以橘皮是通胃表面氣的堵。

【注】

乾嘔、噦，猶言乾嘔，即噦也。東垣以乾嘔為輕，噦為重，識仲景措辭之意也。噦而手足厥，乃胃陽虛，是吳茱萸湯證也。若初病形氣俱實，雖手足厥，非陽虛陰盛者比，乃氣閉不達於四肢也，故單以橘皮通氣，生薑止噦也。

【永諸按】

吳謙說「乾嘔、噦」，有人以為乾嘔就是噦，錯，他是說乾嘔和噦這兩種情形，這兩個有虛寒有有虛熱，因為打嗝，有虛熱的噦、虛寒的噦，乾嘔有熱性的乾嘔也有寒性的乾嘔。這裏告訴我們手足厥，如果手足厥就是告訴我們這是寒性的乾嘔、還有寒性的打嗝，這兩個是不一樣要記住一下。「東垣以乾嘔為輕，噦為重，識仲景措辭之意」，這不是，他們代表意義不一樣，「噦而手足厥」，剛剛講過，乾嘔、噦手足厥是屬於陽虛的、屬於胃的虛寒的。吳茱萸湯證是血寒兼虛，橘皮湯是氣寒兼虛，吳茱萸湯是偏向血寒的部分，橘皮湯是偏向於氣寒的部分，因為吳茱萸是人血分的藥，是厥陰肝經的藥，是因為胃的血液不好所導致的吐涎沫，換句話說，就是血流不好，導致血中之氣的外滲，這是吳茱萸湯。噦跟它不一樣，噦是氣虛的，所以我們大概知道乾嘔和噦有虛寒、虛熱。

「若初病，形氣俱實」，這個不講「若初病，形氣俱實」，因為這兩個症狀都是牽涉到虛，因為乾嘔就是裏面沒有東西，就是虛，有虛寒跟虛熱，「單以橘皮通氣，生薑止噦」，是用橘皮止噦，因為橘皮可以通胃的三焦氣堵，生薑散胃寒，既然用橘皮通胃的三焦，這個氣通以後，然後再生薑把這些氣導出去，所以我們現在學到了，如果我們要補脾的氣或補整個血液中津的不足要用人參，補脾氣用甘草，補胃的津用大棗，補脾的氣可以用人參、甘草。前面跟橘皮竹茹湯是相對的橘皮竹茹湯是屬於虛熱的，橘皮湯是屬於虛寒的。

【集注】

程林曰「乾嘔、噦，則氣逆於胸膈間，而不行於四末，故手足為之厥。橘皮能降逆氣，生薑嘔家聖藥，小劑以和之也。然乾嘔非反胃，厥非無陽，故下噦氣行即愈」。

【永諸按】

乾嘔、噦是胃的三焦部不利所導致的，既然氣不能行於內之三焦，故便逆而從賁門食道出，不是氣逆於胸膈間。既然胃的三焦部還有胃外的三焦部不利，故陰氣不能出於外與陽氣相接續，進而造成厥。而像吐逆、嘔逆，造成氣血內行的逆，不同於這個的厥。厥是陰陽氣不相接，沒有氣血內行。而逆是氣血內行。厥逆則是有陰陽氣不相接，也有氣血內行。

【橘皮湯方】

橘皮（四兩），生薑（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下噦則愈。

【《桂林古本》】

【橘皮湯方】

橘皮四兩，生薑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下咽即愈。

※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

【《桂林古本》】

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

【永諸譯】

傷於寒，先噦而後接著腹滿，視病者的大小便，看那個部份不通利，利了就會好。

【永諸講解】

「噦而腹滿，視其前後，如何部不利，利之即愈」，噦我們之前有講過了，有虛寒的，有虛熱的。那虛寒的呢用橘皮湯，虛熱的呢用橘皮竹茹湯。那我們來看整個條文，《桂林古本》它是說傷於寒，那傷於寒，那先噦，噦就是什麼，胃中虛寒了，所以寒往裏走，胃中虛寒，產生了一個噦，後來又形成了腹滿，腹滿是屬於腸脾的位子，所以這寒又由胃到脾，因而造成腹滿。這邊告訴我們說，這個寒氣響到胃，造成胃的虛寒，進而又影響到脾，造成腹滿，表示這病是惡化的。那這樣我們要怎樣治療呢？「視其前後」，前後就是說，是胃的虛寒呢比較重呢？還是脾的虛寒比較嚴重呢？胃是在前，那脾在後，所以叫前後。那看是胃的問題比較大呢？還是脾的問題比較大。是那一部被虛寒所影響的較嚴重，導致它的氣流通不好，功能變差了。「利之即愈」，就是使這個胃的氣恢復它的陽，脾的氣恢復它的陽，使它能夠通利把寒趕出去，那就會好了，所以這個利之即愈。那這個利呢是讓它流通，通利，而不是指「下利」。

那有些醫家會講，那一部不通利，就是說是大便還是小便不通利，有些是這樣的。但是呢我們看整個的條文呢，我是覺得前後就是胃在前，脾在後，所以我們要知道是胃引起的，是胃造成脾寒呢？還是整個寒都到脾呢？那如果是胃的話，噦一定會比較嚴重，那脾的話，腹滿會比較嚴重，所以這邊的前後，前是噦，後是腹滿，看那部比較不順，把它通順就會好。

【注】

噦，虛邪也。噦而不腹滿者，為正氣虛。兼有熱者，以橘皮竹茹湯主之；兼有寒者，以吳茱萸湯主之。噦而腹滿者為邪氣實，當視其二便，大便不利者下之，小便不利者通之即愈也。

【永諸按】

吳謙說噦是虛邪，我們剛才講過，噦有虛寒有虛熱，那如果只有單純噦，而沒有腹滿，那表示它只有胃的虛寒而已，而沒有牽涉到脾。那虛兼有熱的叫虛熱，就是用橘皮竹茹湯，那如果是寒的呢？就是用什麼？不是吳茱萸湯而是用什麼？橘皮湯，這是屬於胃寒的部份。那這邊講，噦而腹滿者為邪氣實，這個不是這樣講的，因為既然你已經知道噦是胃中虛寒了，那又進到腹滿就表示呢，這個虛寒是傳到脾了，都是虛，沒有實。因為大部份看到「前後」會把它想成二便，但有時候並不是這樣，因此就區分什麼大便不利下之，小便不利通之，其實不是，而是看他噦比較嚴重還是腹滿比較嚴重。是那一部不利把它通利就好。

【集注】

朱肱曰「前部不利豬苓湯，後部不利調胃承氣湯」。

【永諸按】

朱肱說「前部不利豬苓湯，後部不利調胃承氣湯」，因為他們把前後都是當大小便來看的。

趙良曰「腹滿為實，實則氣上逆而作嘔，故必視其前後何部不利而利之，則滿去而嘔止」。

【永諸按】

趙良說「腹滿為實」，不對的，腹滿也有虛滿的，像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這個是虛滿，所以腹滿不一定實，記住任何一個症狀，一定有虛有實，因為我們處在這個陰陽的太極世界裏面，所以「獨陰不生，獨陽不長」，任何一個症狀一定是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有寒有熱，所以腹滿有虛有實。那他說「實則氣上逆而作嘔」，這不是，嘔的話，有胃中虛冷，也有胃中虛熱。主要嘔就是胃的虛造成的，所以他說實則氣上逆而作嘔，這是不對的，因為注家都把「前後」看作是大小便，但如果仔細看條文，會覺得很不合理，所以我們提出另外一個的想法，給大家參考。

魏荔彤曰「胃氣上逆，衝而為嘔，治法當視其前後，審大小便調不調也。前部不利者，水邪之逆也。當利其小便而嘔愈；後部不利者，熱邪實也，當利其大使而嘔愈」。

【永諸按】

魏荔彤說「胃氣上逆，衝而為噦」，噦是胃氣的虛啦，虛寒，或者虛熱上逆就會出現噦，如果說只是視其前後，把前後當成二便來解釋，那根本就不需要寫「噦而腹滿」，所以它是有傳，由噦進而到腹滿，就是說原本只是胃虛寒而已，後來腑傳及臟，導致脾也跟著虛寒，就造成了滿，那我們要看是那一個比較嚴重？是整個都傳到？比如說這虛寒，是整個在胃這邊，稍微有一些牽涉到這個脾呢，或者是整個虛寒都傳到脾了，那治療就不一樣了，胃的部分這個是前，如果是這一種，我們就使胃這邊的氣讓它通利，用橘皮湯，那如果是後面的脾，那我們就要從腹滿這邊來治療，用理中湯，所以這叫作視其前後，而不是指大小便的不調，因為注家都從大小便來講，所以才講說「前部不利，水邪逆也，當利其小便，後部不利者，熱邪實也，當利其大便」，可是都忘記了噦的意思，噦在《傷寒論》裏面，就是胃中虛寒或是胃中虛熱導致的症狀。

仁。  
※夫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上氣腳縮；五臟氣絕於內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

【《桂林古本》】

夫病者手足寒、上氣、腳縮，此六腑之氣絕於外也。下利不禁，手足不仁者，此五臟之氣絕於內也。內外氣絕者，死不治。

【永諸譯】

病者手腳寒，氣往上走，腳緊縮，這是六腑的氣斷絕在外。下利不止，手腳沒有知覺，這是五臟的氣斷絕在內。內外的氣都斷絕的，死，不治。

【永諸按】

「夫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上氣腳縮；五臟氣絕於內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我們來看一下《桂林古本》，它是說夫病者，手腳都冷的，上氣，氣往上衝，腳縮，此六腑之氣絕於外也，那下利不禁，下利禁不住，那手腳不仁，這是五臟的氣絕於內也。那內外的氣都絕了，這就是死，或者是沒辦法治療的。「死，不治」，不是死，就是沒辦法去治療。

六腑的氣呢，因為六腑為陽，六腑為陽，所以陽的氣都是往外走的，三陽經的氣都由內向外，三陰經的氣就是內縮的，由外向內，所以三陽氣是從身體走到頭手四肢，四肢啦，這樣出去的，那三陰氣呢是從末梢收回去的，五臟的氣是從末梢縮回去的，五臟之氣是從末梢縮回去的，因為腑氣是陽，陽是往外走的，那臟的氣是往內縮的，這個跟五十營是不太一樣的，不要去想五十營，因為我們的氣有陰跟陽，那陰跟陽的走法不一樣，如果把它跟五十營來看，手太陰是由胃肺一直到手指，手陽明就這樣走回去，結果你發現足陽明是走到腳，足太陰又這樣走回去，所以不是用這個來看的。那這是告訴我們這個六腑之氣，腑本來是陽，它的氣血會供給於外，所以手腳會熱，那它沒有辦法到外面了，所以手腳就是寒，那上氣呢？就是說它沒有辦法走到手腳四肢，也就是沒辦法四散，那氣就往上衝，因為本身是陽氣啊，手腳四肢走不出去，那它只會往上衝，那腳的部份屬於陰嘛，所以當陽氣供給更少的時候，腳就會攣縮了，這是六腑之氣絕於外，只會往上衝，就會形成這種上氣腳縮。那五臟之氣絕於內者，因為五臟之氣是收藏起來的，那它沒辦法收，那臟的氣就會愈顯不足，那沒辦法收就會出現下利，因為下利是從身體內往外走，沒辦法收進去就會往下往外走，那比較嚴重的，



當氣血沒辦法收都往下走的時候，手足四肢最末梢處，甚至是頭這部份的氣都會往下拉，所以氣血供應不足，所以說下甚者，手足不仁，其實頭這邊呢也會出現頭昏腦脹，因此有些經期來的婦女，當經行時血往下流的時候，頭上的氣血供給少了，就會出現頭暈，那你應該知道怎樣去治療了。像頭暈，用桂枝加四物湯，幫她走表，走頭，通脈於外，就可以治療，因為她下去太多了，所謂的太過與不及都是病，所以她陰部這邊排血太過，導致頭頸部空虛，所以叫上虛下實，下部太過了，那我們要抑制這種太過，所以稍為增加一下上升力道，讓她不要下太多，也可以讓血減少，所以有時像這種崩漏不一定要用止的，像這種上虛下實的是止不住，而是要把血往上拉，往表拉一點，這崩漏就止住了。

【注】

氣絕非謂脫絕，乃謂虛絕也。六腑之氣，陽也，陽氣虛不溫於外，則手足寒縮。陽虛則陰盛上逆，故嘔吐噦也。五臟之氣，陰也，陰氣虛不固於中，則下利不禁，利甚則中脫形衰，故手足不仁也。此發明嘔吐、下利之原委也。

【永諸按】

吳謙說「氣絕非謂脫絕，乃謂虛絕也」，氣絕掉了不是說脫絕，而因虛導致的絕，那這絕就是沒有來源了，那斷呢？斷是人為的，來源是有的，就是被人為切斷了。像這邊有一條路，還是很好的，我直接設個障礙下去，不通了，就叫斷，而這條路慢慢走到路的盡頭，沒有路了，這叫絕，所以絕的意思是氣力無法到達最外面，就是六腑的氣沒辦法達到最外面，造成手腳寒，氣往上衝，腳縮，六腑的氣本來就是陽，陽氣虛，就是說沒辦法達到外面，外

面得不到陽氣的滋潤溫煦，所以手腳出現了冷。腳為何縮？因為腳是屬於陰的，那陰的地方陽要下不容易，因陽性本來就走上，如果以頭手四肢來看的話，陽氣在頭最多，故《難經》言「人之頭面獨能耐寒」，就是這樣。五臟之氣是陰，陰主收斂，五臟之氣絕於外，就是收斂功能不見，為何不見，是因為氣耗損而出了，所以他才講說利不止，因為它沒辦法收起來，因沒有臟氣之收固，所以就一直出去了，這就是利不盡，那下痢更嚴重，就會拉到手腳冰冷，手腳無力，所以拉的太過的話，手腳就不仁，不仁的原因就是沒有感覺啦，因為氣血沒有，所以導致沒有感覺。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桂林古本》】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永諸譯】

下利沒有消化的食物，裏面寒，外面熱，出汗而手足冷的，通脈四逆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下利清穀」，「清」是乾乾淨淨的水，就像「青」是很優秀的，那再加個「水」，就是很純淨的水。「下利清穀」就是這些水根本沒有被我們身體吸收、熱化。那「穀」，就是吃下的東西沒有被消化，我們吃下的五穀雜糧這些都沒有被消化，所以稱作「下利清穀」，

代表裏面是冷的，因為根本沒辦法蒸熟食物。那外面是熱的，所以「汗出」，那出了汗反而出現「厥」，「厥」就是陰陽氣沒有相接，那這個用「通脈四逆湯」來主治它。

《桂林古本》也是這樣，這個就告訴我們說是陰盛於內而絕於外，陽盛於外而絕於內。陰在裏面，裏面很寒，所以下利清穀，一直拉、一直腹瀉沒消化的食物，所以我們胃的氣血來源就沒有了，也就沒有所謂的陰中之陽氣來供給表面的這些陽，那也沒有陰中之陽的力道，陰中之陽氣有陰中之陽的功能，就是說我可以把陰氣，藉由一個陰中之陽的功能，固守住，才不至於下利清穀。因為陰中之陽沒有上接陽氣，所以陽氣少了一個下濟的功能，它就會往外散，就像是無根的陽氣，因為你沒有這個根把它拉住，就像風箏的這線斷了，就四處飛，隨著風向而飛，那這個因就是沒有陰去濟它，沒有去卡住它，所以最後亂跑，所以就出現什麼？外面是熱，這個風箏就四處跑，就形成一個熱，隨著陽氣，四處外走，那裏面冷，因為熱都在外了。我們人體陰陽是要相濟的，人體亦如同一個太極，陽要入陰，陰要出陽，那陰要出陽就是這個陰中之陽，那陽要入陰就是這個陽中之陰，那其它還有個陽中之陽，還有個陰中之陰，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陰中之陽沒了，那陽中之陰也沒了，剩下就是什麼？陽這邊的是陽中之陽，所以就外熱，因為這個是走在外面的，陰這邊是陰中之陰，所以這都存在裏面，縮在很裏面。那陽中之陽外脫，外脫就出汗，這個汗是沒辦法固守的汗，而不是因為熱所導致的，那是沒辦法固守的，這叫虛汗，較偏向要絕掉的那些汗，所以它熱出去，結果出了汗以後因為裏面沒有那個養分來供給，它是把原本的家產開始敗光，那敗光以後就沒有家產了，所以叫「厥」，厥就是因為陰陽氣不相接，陽氣本來是要回來了，有陰氣要接它，可是你出去都是陽中之陽氣，所以他沒有回來的，也沒有接起來，所以就汗出而厥，這告訴我們病很嚴重，所以它整個的過程我們必須要怎樣，因為最主要陰是陽的根本，我們要幫助

陰氣，要讓這個陰中之陽氣可以上去，讓陰氣可以上去，那陽的這邊就會有陰的上承，陰中之陽過了陰陽之關後，就變成陽中之陰，使陽中之陽有內收之力，那麼就能下濟陰，這樣陰陽交通，就可歸於平和。像四時的天氣熱到一個頂點以後它就下降了，所以主要來源是這個陰中之陽沒了，所以我們要如何讓陰中出陽，就是把陽藥帶到陰中，給他加熱，給它產陰中之陽氣，那有這個陰中之陽氣以後，就可以供給這個陽了，因此用通脈四逆湯主之。通脈四逆湯，主要是出現下利，是完全沒有陰中之陽氣可以上去的，所以這個不是單純心陽不足的四逆湯可以解決，所以我們必須要用通脈四逆湯，也就是加重四逆湯的量，讓藥力變沉，因為藥重力就沉，通脈四逆湯它的劑量是遠比四逆湯大很多，因此可以由心沉至土（火生土），那如果用了通脈四逆湯還是沒有用，出現戴陽，就是臉是紅的，身體是冷的，我們就必須要加蔥白，加蔥白的目的是幫助在頭部的氣（面赤），導到裏面，這就不一樣了，因為我們吃了這些四逆湯，它性是往外走的，會從起源的脾胃一路往外，經心肺至表，所以可以治療四逆。那脾胃熱起來，有可能治療下利，可是如果我們吃了通脈四逆湯，它還是下利，而且臉色是紅的很嚴重，就需要加個蔥白。利用蔥白的性，蔥白的性就是氣濁而降，你去吃蔥白，它的氣是比較濁的，濁氣歸陰，所以它會使陽的氣，往陰走。因為它是有氣的，是屬於氣的部份，氣有臊焦香腥腐，對應木火土金水。味的部分就是我們嚐的酸苦甘辛鹹，這是屬於味，我們聞起來的味道是屬於氣的部分，蔥白它氣很重，那重的東西就一定是往下沉，所以我們用通脈四逆湯的乾薑附子人參甘草以後，再利用蔥白的濁氣來歸陰，因為氣行則血行，把頭面的這些血往裏面導。

【注】

也。  
下利清穀，裏寒也。外熱汗出而厥，陽亡也。主之以通脈四逆湯，回陽勝寒，而利自止也。

【永諸按】

吳謙說「下利清穀，裏寒也」，是裏非常的寒，它不是下利而是下利清穀，下利清穀已牽涉到腎的問題，因為這些水是要到腎那邊去的，所以才說下利清穀要從脾跟腎。為什麼它要用生附子呢？生附子主要壯心陽的，在治療汗出而厥，那乾薑是治療下利，那它的主治呢？其實通脈四逆湯不是回陽勝寒，而是讓陰中生陽，通脈四逆湯用附子，生用，生用的附子是用來強心陽的，那炮用的附子是用來補腎陽的。又因為太陽膀胱寒水，所以它跟腎是表裏，因此一般固表陽也是用炮附子。

【通脈四逆湯方】

附子（生用，大者一枚），乾薑（三兩，強人可四兩），甘草（炙，二兩）。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

【永諸按】

通脈四逆湯在《醫宗金鑑本》它少了一個藥，少了人參，為什麼說它少了人參呢？因為都已經下利那麼嚴重了，津液的耗損也很嚴重，所以像這種還是要有人參，那人參我們要用

紅參，因為紅參是溫的，不可以用西洋參，因為西洋參比較寒，那通脈四逆湯在《桂林古本》的部分，你看它就有人參了，所以看起來是《桂林古本》的比較好。

【《桂林古本》】

【通脈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炙），附子大者一枚（生用），乾薑三兩，人參二兩。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脈出者愈。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少陰負跗陽者，為順也。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下利，手足陰陽不相接而冷，沒有脈的，灸了也不溫，若是脈不回的，反而微喘的，死。少陰脈比趺陽脈弱的，是順。

【永諸講解】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少陰負趺陽者，為順也」，那這個條文《桂林古本》是沒有的，我們來翻譯一下，下利拉肚子，那手足厥冷，冷是內生的，寒是外來的，所以我們要講手足厥寒是外面的寒導致的，像這樣的是用當歸四逆湯，那像這個冷呢？就是內生，是心臟力道不夠。那手足厥冷，厥是什麼？陰跟陽氣沒辦法相接，所以這個冷是因為陰陽沒辦法相接所導致的冷，既然都已經陰陽氣不相接，所以它相接的位置會很少，那一般我們講無脈，是指整體的脈，並不是指寸口這邊的脈，因為氣血沒辦法達到手的寸口，足的趺陽、少陰，因為已經手足厥了，氣血退回來了，所以血達不到這邊，就出現這種無脈的狀況，其實內臟裏面還是有脈跳動，但是力道已經沒辦法表現在手足脈的部分，所以我們醫者的想法就是我們要把它灸，那灸了當然是要強心陽，所以他可能叫它灸心俞，灸心俞來補，或者是心臟原穴，灸大陵穴，看能不能讓它熱到這邊來，那灸了沒有溫，連熱都沒有熱起來，所以心臟是完全沒力的了，這就是說有外在的熱幫助，本身還是沒辦法回來，就是我們已經拉它一把了，它連要打出來的力氣都沒有了，所以灸之不溫，如果脈還是沒有還，就是到手足脈的這邊，還就是到這裏再回去，反而出現微喘，因為我們灸了熱了，那外面的熱沒有幫助氣血往手足這邊走，反而逆回心肺，像「火逆」，所以就出現這種喘，這就是什麼，死，真正的陽要脫掉了就是這樣，他沒有那種陰的氣。「少陰負趺陽者，為順也」，為什麼少陰負趺陽為順，少陰本來就是陰，趺陽是陽，怎麼講呢，少陰的脈他是陰中之陰，它的力道，本來就是要比陰中之陽的趺陽脈還少，那力道代表的是陽，所以我所講的有脈，這是可以的，但是脈呢，不應該出現在什麼？暴出的脈。另外，在陽的部分的脈就應該要比陰的部分脈有力，就是說跗陽脈一定要比少陰脈要有力，這是順的，因為照理來講陽本來力道就是比較多的，所以才會講說「少陰負跗陽者，為順也」。那這個部份

我覺得「少陰負跗陽者，為順也」的條文是有些誤植，不應該出現在這邊的，那這條文應該是只到「反微喘者，死」這裏而已。

【按】

此條「反微喘者死」之下，有「少陰負跗陽者為順也」一句，文義不屬，其注已詳見《傷寒論》〈辨脈篇〉內，不復釋。

【永諸按】

吳謙也是覺得「少陰負跗陽者，為順也」一句這個文義不屬，而且這個在《傷寒論》的〈辨脈篇〉這個部分，所以應是不小心誤植的。

【注】

下利手足厥冷，脈絕無者，有陰無陽之脈證也。雖用理中四逆輩，恐其緩不及事，急灸臍下，以通其陽。若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手足不溫，反微喘者，陽氣上脫也，故死。

【永諸按】

吳謙說「下利，手足厥冷」，而且「脈絕無者」就是在手足脈的部分把不到脈，表示說心臟力道沒辦法把血打到手足脈部。這部分當然要強什麼？要加強心臟的力道，這是屬於心的問題，那這邊寫理中是不太合適的，理論上要用四逆而不是用理中。理中是中焦的問題，脾胃的虛寒，心臟沒有問題，所以沒有用生附子。因為這個是心臟的問題，所以我們要用四



逆湯，因為心臟的力道不夠，所提供到腸胃的血流也不足，因而導致下利，這個是四逆湯所能治的。四逆湯所治的下利跟理中湯因脾胃的陽氣不足、熱度不夠的下利是比較沒有關係的。那現在這個判斷的方式說，我沒有脈，那如果我利用外在的幫忙，就是說在還沒有吃藥之前我們先用灸法，就是提供給一個熱。因為我們知道是心臟無力的問題，所以大概就是灸心俞，或是灸神門的位置，或者是大陵，大陵是心包的原穴，那灸下去了以後，結果脈沒有出來，那反而出現喘，就是說我這個熱直接都是往上衝沒有往下，所以這個是一個什麼？往上衝出現這種喘就是有陽無陰。為什麼？因為我們頭是屬於重陽，那手腳都是屬於陽中之陰，所以我灸了，如果是直接這樣衝上去的，那就純粹是獨陽，已經沒有陰了，就是陰跟陽是離開的了，所以就獨陽，這個會死，如果手腳溫起來的話就是有陰，因為手腳的血是往下走的，所以這是有陰，就是往下走的力道，所以這個就會活。

他這邊有講脈還手足溫，為什麼以手足溫來判斷呢？因為手是陽中之陰，足是屬於陰中之陽，雖然說手足在外面，但是氣血是往下的，因為手腳都是自然往下垂的，是陽中之陰，表示有陽有回來濟陰，雖然灸了，但是氣血有往陰走，不是獨陽，不是直接上衝的，所以這是可以救的。那如果像這種出現喘的，就是獨陽上衝，因為喘是從胸中的氣直接出到口，那口是重陽的位置，頭是重陽，口也是在重陽之位，就代表是有陽無陰，那有陽無陰這就沒辦法治了，所以叫做死。為什麼沒有陰呢？因為拉肚子拉到陰中之陽氣都沒有濟上來，即使我們用灸法也沒辦法，若是有陰的話，灸的熱還以往裏面走，但這沒有，故曰死或者是不治。

【集注】

程林曰「下利而至於手足厥冷無脈，則獨陰無陽，灸之以復其陽。而脈絕不來，反微喘者，則正氣又脫於上，孤陽無根，故死」。

【永諸按】

程林說下利到手足厥冷沒有脈，這是獨陰無陽，其實是不是啊，是陽的衰弱並不是獨陰無陽，是陽的衰減，所以灸他是要讓助他的陽，那我們要看這個陽是屬於虛陽，還是真正獨陽的呢？灸了以後脈還是沒有出來，反而喘，表示那個陽氣沒辦法往下走，沒辦法走陰，這是一個獨陽，往上走的，所以出現喘，這個就是這邊講的孤陽無根，所以就是死。

※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下利兼放屁的，應當利病者的小便。

【永諸講解】

「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下利氣呢，就是說想排氣，但出力反而是大便，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應該利其小便。利其小便為什麼可以治療這種下利氣呢？因為大腸跟膀胱這部分，

一個是陽一個是陰，一個是前一個是後，我們是要分它的勢，就是我的氣不要一直都往大腸這邊走，如果往膀胱這邊導一些小便，導到小便這邊來，大腸這邊的氣就會比較少，就不會出現這種下利氣，所以這條講的就是這樣。

【注】

下利氣者，初利則為氣鬱於大腸而不外滲，水氣並下，但當利其小便，輸其滲瀉之竅，氣宣而利止也。久利則為氣陷於大腸，而不上舉，又當於升補中兼利小便也。

【永諸按】

吳謙說主下利氣者，其實下利氣呢，主要是氣的關係，就是說放屁的時候會不小心大便來，或者是說放屁的時候兼有遺屎。像這種的呢？應該就應該要利他的小便，是這樣的關係。遺屎是一個氣堵在那邊，是一個淋巴堵在那邊導致你想要排氣的感覺，實際上沒有空氣，所以像這種，你如果硬要放屁，那放出來不是屁，反而是屎，所以這叫做遺屎，想要放屁結果放的不是屁而是大便，這個的話我們就要疏通大腸那邊的氣堵，導致你覺得有屁，或者是放屁的感覺。那一放屁下去，結果是大便。因此我們就把這些氣利掉，利掉以後就不會有這種想要排氣的感覺，也不會說你一排气就下利，是這樣的。

吳謙說下利氣者，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氣鬱在大腸，就是我的淋巴堵在大腸，造成大腸的腫脹。腫脹有兩種情形，一種就是感覺有大便沒有排，那是想要放屁的那種感覺。結果一放屁，因為是淋巴的瘀堵而不是矢氣喔，所以當你覺得是放屁的時候，結果是大便了，那這種的叫下利氣。因為它是以氣為本嘛，我們中醫有陰陽，「下利氣」，氣是本，下利是形容

這個的氣。這種氣導致的下利。好，那是這樣的關係，所以我們就是要幫他利小便，去掉那個感覺，你就不會感覺是放屁結果是大便。

【集注】

尤怡曰「下利氣者，氣隨利失，即所謂氣利是也」。

【永諸按】

尤怡說「下利氣者，氣隨利失，為氣利是也」，不是，因為真的是這樣的話直接寫氣利就好了，不需要說下利氣。下利氣是說，你有那種要放屁的感覺，結果一放沒屁，卻大便。

※氣利，訶黎勒散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一直排氣，訶黎勒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想要放屁結果放出來是大便，不是放屁，這就是所謂的下利氣。那這個就不是了，這個是以利為主，氣為形容詞，所以利氣的意思是什麼？你在拉肚子時候，結果都沒有屎，拉出來都是氣，嘖、嘖、嘖：一直在排氣，這是利氣。像這種一直排氣的話主要是怎樣？他說「訶黎勒散主之」，訶黎勒是用來收澀的，讓我們腸子收澀以後，腸子就不會有那麼多腸氣在裏面了，不會整個肚子都是氣。那結果想要去大便，大出來都是一直放屁，大便很少就叫做氣利。那用訶黎勒來收澀大腸，讓大腸小一點不要那麼膨大，用這樣來治療氣利。

【注】

氣利，所下之氣穢臭，所利之物稠黏，則為氣滯不宣，或下之、或利之皆可也。若所利之氣不臭，所下之物不黏，則謂氣陷腸滑，故用訶黎勒散以固腸，或用補中益氣以舉陷亦可。

【永諸按】

吳謙說「氣利，所下之氣穢臭，所利之物稠黏，則為氣滯不宣，或下之、或利之皆可也。若所利之氣不臭，所下之物不黏，則謂氣陷腸滑，故用訶黎勒散以固腸，或用補中益氣以舉陷亦可」，其實就是讓腸子不要有那麼多氣，就是患者告訴你說「醫生，我都大不出屎，都一直放屁」，這個就是氣利，就用訶黎勒散來治療他。訶黎勒就是訶子，後代是用訶子來治療失音，因為收澀不好的關係。《桂林古本》是把它做成散然後跟粥和，訶子用其澀性，澀的話就是把整個很疏鬆的東西，像原本食糜的分佈很疏鬆，很多的氣，然後把它收起來收成一個緊實的，讓腸胃道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氣，讓這些食物填滿，這樣就不會大便一直大空氣，這是訶黎勒的作用，就是讓大便比較緊實，較飽，較沒有空氣。

【訶黎勒散方】

訶黎勒（煨，十枚）。

上一味，為散，粥飲和，頓服。

【《桂林古本》】

【訶黎勒散方】

訶黎勒十枚（煨）。

上一味為散，粥飲和，頓服之。

【集解】

李彥曰「氣利者，下利氣虛，下陷而滑脫也，訶黎勒性斂澀，能溫胃固腸。粥飲和者，假穀氣以助胃。頓服者，藥味並下，更有力也」。

【永諸按】

李彥說「氣利者，下利氣虛，下陷而滑脫也，訶黎勒性斂澀，能溫胃固腸。粥飲和者，假穀氣以助胃。頓服者，藥味並下，更有力也」，他這邊講說拉肚子就是因為訶黎勒性澀溫

胃固腸，其實他是讓食物比較緊實比較不會有很多空氣，那一「粥飲和者」其實就是吃一些粥讓訶黎勒幫忙填補，不要讓他有很多空氣，那這樣就不會出現這種氣利。

尤怡曰「氣利，氣與屎俱失也。訶黎勒澀腸而利氣，粥飲安中益腸胃。頓服者，補下治下制以急也」。

【永諸按】

尤怡說「氣利者，氣與屎俱失也」，氣與屎俱失就是排氣又排大便，那這個大部分是以排氣為主，那大便是很少的。訶黎勒它是澀腸而利氣，就是讓整個食糜比較能緊實，可以除掉我們吃東西的一些氣，治療就是這樣，頓服一次就可以了。

※若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脈緊，為未解。

【《桂林古本》】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者，為欲愈。脈緊者，為未解。

【永諸譯】

下利，脈數，稍微發熱，出汗的，是快要好了。脈緊的，是病沒有解。

【永諸講解】

「若下利」，就是說如果是下利，脈跳得很快，有稍微一點熱，汗出，讓他自己好，如果脈緊的呢，就是他還沒有好。《桂林古本》是說下利，如果脈數、有微熱，有一點點熱，那汗出就是快要好了，那脈如果脈還是緊的呢？是還沒好，為什麼會這樣講？因為下利，我們的氣血往上外行的變少了，所以榮衛是出不太上去，從這邊一直要到心、要到肺這裏，這邊的供給很少，因為拉肚子嘛！所以導致心臟覺得我氣不夠，脈跳得很快，那因為這個血又比較燥，所以就出現有一些熱，有稍微的熱，那為什麼汗出者會好？汗出者就是說表示我這邊原料已經有上去了，上去到肺循環、到心臟、到體循環整個出去可以走到表，所以就出汗就好了。那如果他沒有出汗，只是脈跳得快，但是脈還是緊的，因為我們營衛這邊氣的來源是熱的，如果走到外面就會溫通經絡，經絡就不會緊，可是你到手這邊摸起來脈還是緊的，表示榮衛的氣血並沒有到手足脈的這個部分，還沒有出於陽，像這個有出汗就表示說它已經通到最表面了，榮衛的氣通到最表面了，這個讓他自己調合可能就好了。那如果脈緊的呢？就是氣血沒辦法出於手足脈部，所以脈還是緊的，告訴我們為未解，就是沒有好。

【注】

下利，脈數，內熱利也，微熱汗出，其邪衰矣，故令自愈。設脈緊者，是表未衰，故為未解也。

【永諸按】

吳謙說「下利，脈數，內熱利也」，不是這樣的喔！他那個脈數是因為虛啦，脈之所以會跳得快是心臟造成的，心臟的心跳變快，那我們心跳為什麼會變快？第一個，血中有熱，



所以它藉由跳得快速來散熱，第二個呢血液中有虛，就是說我的津液的不足，像我們運動流很多汗，那心跳一直跳那麼快，其實是我們血中之氣的不足，心臟覺得我的血怎麼那麼少那麼乾，所以有些人運動過度就心肌梗塞死掉了，因為血液很乾，心臟裏面的冠狀動脈堵塞，就死掉了。像這個脈數是屬於虛，因為下利，所以沒有氣往上供給給心臟，心臟覺得沒力了，沒有氣，因此導致脈數，所以這不是內熱利。微熱的原因，因為我們的血中之氣不足，既然拉肚子，營衛的氣沒有供給到心，所以是比較乾燥的，燥就會出現一些微熱。《桂林古本》講，如果他這個汗出了，汗出就告訴我們營衛之氣可以接續上去到表面，所以這個通道是開始通了，下利已經沒有了，這個通到外，營衛往外的通道已經開始通了，因為出現汗出了，所以讓他自己好就好了，我們不需要去幫任何的忙，因為身體已經可以自行復原。如果脈跳得快，但是脈摸起來還是繃緊的，表示氣血沒有到達手足的脈部，就告訴你說這個還是沒有好，所以說「故為未解也」。

【集注】

程林曰「寒則下利，脈數有微熱，則裏寒去，汗出則表氣和。表裏俱和，故令自愈；設復緊者，知寒邪尚在，是為未解也」。

【永諸按】

程林講「寒則下利，脈數有微熱，則裏寒去」，其實不應該講說裏寒去，而是說我們身體的正常功能恢復了，榮衛可以往外走了，所以不會下利了。出汗就表示榮衛都可出於表了，

是這樣的，就讓他自己好。如果緊的話，並不是說什麼寒邪尚在，而是說我們的氣血還沒有辦法達到最外的手足脈的部分，所以這病還是沒有好。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

【《桂林古本》】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

【永諸譯】

下利，先有微發熱而後接著口渴，脈弱的，讓病人自己好。

【永諸講解】

我們再來看，這邊也是一樣，下利，先有微熱，我們剛剛也講過，下利為什麼出現微熱？就是因為後天氣血來源，榮衛供給於心不夠，所以血比較燥熱，就會出現這種燥熱，出現口渴，為什麼會有口渴，表示胃的津液開始有被往外拉了，所以就出現這種口渴，所以口渴是表示我們的氣機、氣道，三焦的氣道有在流通，這個口渴如果只是單純的胃中乾，胃中乾的渴的話，他脈就不會弱，而是出現白虎湯證比較有力的，所以脈弱是什麼？氣比較虛一點，因為他本身有下利，剛好符合這個病證，而且渴是表示他氣血有點不足，所以像這個脈弱的话就讓他自己好，如果脈洪的話還是沒有好，為什麼？如果脈變得很有力，很強盛，這個是邪氣還在，就表示說外面有堵，所以對抗性滿強的，才會出現這種洪的脈，所以脈弱的就讓

他自己好。那下利出現微熱、口渴，這不是邪盛，這是正虛的關係，正虛讓他自己好就好了，因為出現口渴，雖然脈弱，讓他自己好就好了。

【注】

下利，大熱而渴，則為邪盛，脈弱則為正虛，不能愈也。今微熱而渴，脈弱者，邪正俱衰，故知自愈也。

【永諸按】

吳謙說「脈弱者，邪正俱衰，故知自愈也」，不是喔，這邊寫脈弱是正虛，而下利這邊是寫微熱而渴，並不是寫大熱而渴，這不對，他說大熱而渴是邪盛，微熱而渴脈弱是屬於正虛，這是可以的。

【集注】

程林曰「下利大熱而渴，則偏於陽，無熱不渴，則偏於陰，皆不能愈；以微熱而渴，知陰陽和，脈弱，知邪氣去，故即自愈」。

【永諸按】

程林說「下利大熱而渴，則偏於陽，無熱不渴，則偏於陰」，這是用陰陽來立論，因為微熱而渴，我們就知道說，這個渴是氣機有在動，氣機有在動才會出現口渴，但是氣還是比較弱，所以是脈弱，這是正氣的虛，邪氣已經去了，讓他自己好就好了。程林這邊講得還不

錯，這個可以看。大熱而渴偏於陽，無熱不渴因於陰，熱勢已除矣。陰是不渴，口渴是陽，這個不渴屬陰，這是不能好的，就是要微熱，微熱就是一點點熱而渴，這是好的。

※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瘥，必圍膿血，以有熱故也。

【《桂林古本》】

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圍膿血，以有熱故也。

【永諸譯】

下利，先脈數而後接著口渴的，讓病人自己好。如果沒有好，一定排膿血便，因為有熱的緣故。

【永諸講解】

「下利，脈數」，脈跳得快，我們前面那一條已經有脈跳得快，是因為心臟那邊的津液不足所導致的，會口渴的表示他的氣機有在動了，跟汗出是一樣的道理，就是陰氣有進到陽了，後來會口渴就表示氣有在流動，就讓他自己好，如果沒有好，因為數是津虧，渴也是一個熱，如果沒有好一定會圍膿血，圍就是大便。既然他脈數，口渴，氣機有在動，有在往外走，但是反而沒有好，表示這個熱並沒有往外，因為往外，汗出，手足溫就是會自己好，沒有好表示沒有往外走，也就是從心臟以後並沒有往外走，而是往腸胃道走，往裏走，所以才會導致圍膿血，因此在復原的時候，口渴還有微熱的這個熱，如果是往外走，往手足四肢的，

是會好的，會出汗；如果這個熱沒有辦法往手足四肢，而且是往腸胃道，像這個部分脈數而渴，結果還是有下利，這些熱的氣血就會往下沉，沉在那邊？沉在肛門口那附近，甚至在小腸、大腸，那這些熱呢，就會燒傷那些屬於陰的腸子的部分，然後就會導致便膿血。

【注】

此承上條邪正俱衰，病當自愈而不愈之義也。設不瘥者，則必表和，熱退而數渴，仍然是裏熱未除也，故圍膿血。

【永諸按】

吳謙說「此承上條邪正俱衰，病當自愈而不愈之義也。設不瘥者，則必表和，熱退而數渴，仍然是裏熱未除，故圍膿血」，不瘥的原因是因為什麼？今天熱並沒有往表走，因為往表走會出現汗出、手足溫，所以像這種微熱而口渴，我們就觀察，不要去做任何的處置，令自愈，讓他自己好，那如果沒有好，表示這個熱他沒有外散，而是往內結，因為從我們心臟出的血管，有往外的，往四肢走的血，還有往內走的血，有這兩種走向，結果往內走的血遠大於往外走，所以病就沒有解，那這些又燥又熱的血就會積在腸子那邊，所以導致圍膿血，是這樣的關係。

【集注】

魏荔彤曰「下利，固以陽氣有餘為吉，又不可太盛，成熱邪傷陰，致陽復有偏勝之患」。

【永諸按】

魏荔彤說「下利，故以陽氣有餘為吉，又不可太盛，成熟邪傷陰」，其實最主要是因為這些血不往外往表走，我們復原的這些津液不往外面走，反而是隨著我們的主動脈往內走，雖然熱的性本來就是陽要往外面出，但是這些熱是附著在血或氣上的，如果這些氣是屬於比較陰的，比較重濁的，那就會往下走。我們要知道脈的浮、中、沉，浮的話，輕的，質量比較輕的就是在上面，就像我們一杯水，上面的密度一定是比較小的，下面的密度一定是比較大的，所以冰結上面而不結下面，因為冰的密度比水小，所以它密度小就結在這上面，這是以輕重來分，因此有些熱是附著在比較黏稠的血上面，那黏稠的血比較重，所以就不會往表走，不會從心臟往表走，而是會下沉往裏走，因為重的關係，就把這些熱帶到腸胃道去了，帶到腸胃道就會導致什麼，圍膿血，是這樣的關係。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澀者，必圍膿血。

【《桂林古本》】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澀者，必圍膿血，柏葉阿膠湯主之。

【永諸譯】

下利，寸脈反是浮數，尺脈還是澀的，一定排膿血便，柏葉阿膠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澀者，必圍膿血」，然後《桂林古本》是「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澀者，必圍膿血」，然後多了一個「柏葉阿膠湯主治之」。好，我們來看古本，下利的脈應該是什麼？因為失去了津液，血中之氣還有氣呢，都從腸胃道流失去了，那既然是下利的話，那脈應該是怎樣？脈應該是沉的，因為整個氣血都往腸胃這邊走去了，應該是沉的，那不應該是浮數，所以寸脈也應該是沉澀這一類的，結果竟然出現浮數，所以才說「寸脈反浮數」，浮數是怎樣？有熱。浮是為風，或者是一個虛，數為熱，所以這算是虛熱，表示陰耗損了很多，所以才會出現這種浮數的脈，就是虛熱往上衝，出現了寸脈的浮數，因為寸脈是陽。然後尺中自澀，就代表說本身因為拉肚子，陰這部分會有所不足。那拉肚子，了不起再怎麼拉也不會造成這種浮數的脈，就是說只有耗傷一些氣津，只是把氣血往下拉而已，那還不至於說會讓整個血乾成這個樣子，而且還出現浮數的脈，那表示在這種情形狀況下，就只有一種，像我們之前我們有講重陽跟重陰兩個因素的相合。

那尺中出現了自澀，還有寸脈的浮數，因為下利寸脈不會出現浮數，那告訴我們他已經很虛，所以這種虛不是下利就能造成的，又因為這邊尺中自澀是告訴我們說尺的陰的部分很不足，但其實陰的不足，脈不會出現浮數，還是會出現沉數或者是弦數、細數那一類的，而它出現浮數，這個就是相反的很嚴重了，所以病就比較重。代表這個澀呢？不只是下利，還有失血的問題，所以後面他才講說「必圍膿血」，就是脈跟證當嚴重相反的時候，它一定還有加一個因素在。比如說呢，這個人你摸她的脈是澀的，經血本來就要很少，但反而她每次來的量都很多，所以這個除了血虛之外呢，還有本身氣虛的問題，所以有兩者的問題，才造成這樣的因素。因為氣虛沒有辦法往上拉，如果這個人只是血虛，沒有氣虛，就是血管裏面虛掉了，但是表面的氣並沒有虛，就是脈外的衛氣是可以的，那這種的話呢，雖然本身自有

的血少，但是她經期來會符合她的常態，就是說我本身的血就不足，所以我的經期來血當然少，這是很正常的，因為她氣還夠可以固得住。那如果她本身血少，經期來血又很多，就牽涉到兩個虛了。一個血虛，加上氣也虛了，所以當血在流失，她氣固不住，所以導致說，這個人本來就貧血了，為什麼血量還那麼多，臉都已經泛黃了，竟然經期來的血量還是很多，那這個部份我們不可以只是止血、補血，我們還要把補氣，把氣血往上升提。

那這個講的寸脈浮數不是只有單純下利而已，因為寸脈應該要沉而不應是浮，所以他才會講說「必圍膿血」，因為有失血，還有下利失去的氣，氣血兩虛，所以寸脈才會反浮數。那圍就是大便，大便會出現膿血。怎麼治療呢？用柏葉阿膠湯，柏葉是用來潤燥的，因為他說尺中虛嘛，我們後面會看柏葉湯。

【注】

此承上表裏已和，病當自愈而不愈之義也。下利裏病，而得浮數表脈，故曰「脈反浮數也，但尺中自澀」，則知熱陷血分，必圍膿血也。

【永諸按】

吳謙說「此承上表裏已和，病當自愈而不愈之義也」，這跟那個沒關係，這是另外一個獨立的條文。那下利是裏病，而得到浮數之表脈，這是我們講的，你脈跟症是相反的，表示有兩個因素加在一起，在這裏有下利的失熱，和圍膿血的失血，兩因相合，所以寸脈反浮數，是這樣子的。



「尺中自澀」，尺中的澀是下利造成的，下利本來尺中就會澀，但是她的寸脈不符合，反而出現了浮數，所以代表她除了下利失去了氣以外，還有失去了一些東西，就是血也有流失，所以才會出現脈反浮數，因為脈反浮數，所以有時候我們摸到失血的人，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那個，她本身尺脈就澀，但摸她寸關脈是很有力的，結果每次經期來，血量都來的很多，就是這樣的。

【集注】

徐彬曰「下利屬寒，脈應沉遲，反浮數，其陽勝可知。而尺中自澀，澀為陽邪入陰，此亦熱多。故曰『必圜膿血』」。

【永諸按】

徐彬說下利屬於寒，然後脈應該是沉遲，因為畢竟是氣血往內拉，所以往外到寸口的會比較慢，而且它力道也上不去，所以應該是要沉遲。「反浮數」就知道有陰沒辦法守這個陽，這是一個虛熱往上，因為浮為虛，既然已經下利了，那出現這個浮脈，這是虛，那數也是虛，數是因為心臟的氣，就是陰中之陽氣沒辦法提供給心臟，導致心臟覺得沒氣了，所以跳得快，是這樣的，它不是陽盛，而是虛是比較重的，所以告訴我們尺中自澀，這本來就是血不夠，而寸脈竟然出現了浮數，表示它還有牽涉到失血的問題，所以才講說什麼？「必圜膿血也」，一定大便有出血。

程林曰「寸脈浮數，為熱有餘，尺脈自澀，為血不足，以熱有餘，則挾熱而便膿血」。

【永諸按】

程林說「寸脈浮數，為熱有餘」，這不對，這是虛熱，那「尺脈自澀」，是血不足，沒錯。那脈證是相反的，所以一定有兩個虛，下利損失掉了氣，那還有一個就是便膿血，損失掉了血，所以才講說「必圜膿血也」，一定大便有出血。

【《桂林古本》】

【柏葉阿膠湯方】

柏葉三兩，阿膠二兩，乾薑二兩（炮），牡丹（三兩）。

上四味，以水三升，先煮三味，取二升，去滓，納膠烱消，溫服一升，日再服。

【永諸按】

那《桂林古本》的側柏葉我們在那邊有看到？黃土湯有看到，還有在燥病脈證併治裏面有麻杏柏甘湯，所以側柏葉是來潤燥的，那阿膠就是用來補血的、止血的，柏葉是來潤血的，使血滋潤，因為葉子是屬於皮毛的部分，所以柏葉用來潤血燥的而阿膠用來補血止血。這兩個在黃土湯都有，那再加個乾薑，就有黃土湯的影子，黃土湯裏面也有乾薑，那乾薑的目的，是因為它下利，用乾薑補脾陽來治療它，不要再下利了，讓氣往上。那牡丹皮呢？牡丹皮是用來涼血、祛瘀的，那為什麼要用牡丹皮呢？因為它有圓膿血，那膿的出現就是代表著

血的瘀，血的瘀堵會發熱，導致化成膿，所以你看我們把膿擠掉以後，後面接著就是血，所以用牡丹皮來涼血，來治療大腸那邊的膿血。

那一上四味，以水三升，先煮三升，取二升，去滓，納膠烱消，溫服一升，日再服」，就是白天吃兩次。像這個柏葉阿膠湯我們用來治療什麼？治療大腸的便膿血，是屬於腸的，而那小腸的寒也是會便膿血，用桃花湯。總之，大腸那邊也會出現膿血，所以就用柏葉阿膠湯來治療，以後我們就知道，關於胃和腸子裏面跟血證有關係的問題，就會有柏葉阿膠，還有乾薑，這三個。

※下利，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堅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下利，三部脈都平，心下按了堅的，趕快攻下，適合大承氣湯。

【永諸講解】

《桂林古本》這條沒有，《金鑑本》說「下利，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堅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既然是拉肚子了，然後三部脈都是平的，那一按之心下堅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像這樣的話，三部脈皆平就是說我們寸關尺的氣沒有受到影響，雖然是下利，但

是沒有受到影響，那在什麼狀況下我們的寸關尺不會受到影響？就是本身的氣血沒有耗損。那本身的氣血並沒有耗損的下利主要是怎樣？比如說你喝了很多水，對不對，結果導致了拉肚子，那這一種他的三部脈也會平，因為那是你水太多啊，沒有辦法吸收了，然後才導致拉肚子的，像飲水超過正常的負荷量這一種。還有另外一種就是怎樣？就是有東西堵住的，如吃太多，宿食不化的，導致下刺，還有胃脘的這部分按了堅，那表示宿食很多，那要急下之，用大承氣湯，因為大承氣湯主要來治療燥屎或是宿食，如果說胃中有宿食或大腸有燥屎那就可以用大承氣湯。大承氣湯一般都用在於大腸，調胃承氣湯用於胃嘛，小承氣湯用於小腸。

【注】

下利之人，心下硬者，諸瀉心湯證也。若寸、關、尺三部脈皆平實有力，雖下利，宜攻堅也。

【永諸按】

吳謙說，「下利，心下硬者」，心下硬那個是瀉心湯喔，就是心下硬是痞證嘛，痞證就是說淋巴送不上去導致的下利，瀉心湯就是胃那邊有熱，脾那邊有寒所以導致的下利，那像這一個的心下堅的，堅就是非常固定不動的，那這一個可能是有宿食，可能是有水，那如果是宿食，用大承氣湯，因為他沒說「主之」，而是說「宜大承氣」，畢竟我們剛才講過了喔，調胃承氣湯用來治療胃腑實，小承氣湯用來治療小腸腑實，大承氣湯用來治療大腸腑實，《桂林古本》沒有這一條，所以很難去做一些比較。

【集注】

李彥曰「下利，按之心下堅者，實也。設或脈見微弱，猶未可下，今三部脈皆平，則裏氣不虛可知，自宜急下之。此憑脈又證書之法也」。

【永諸按】

李彥說「下利，按之心下堅者」，這個是實證，如果「脈見微弱」，表示說人還是虛啦，不可以攻下，那現在三部脈都是平、正常的，所以不虛，可以馬上攻下，這樣講的其實還不錯。

【大承氣湯方】（見瘧病中）

【《桂林古本》】

【大承氣湯方】

枳實五枚（炙），厚朴半斤（去皮炙用），大黃四兩（洗），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味，取五升，去滓，納大黃，更煮取二升，去滓，納芒硝，更上火，令一二沸，分溫再服，一服得利，止後服。

【永諸按】

《桂林古本》的大承氣湯，枳實用到五枚，厚朴用到半斤，大黃用到四兩，芒硝要用到三合，三合呢大概是十分之三碗，大概是這樣，那這邊枳實和厚朴的量蠻大的，煮法要記住

喔，大部分都是先煮枳實、厚朴，然後後面晚一點再納大黃，最後煮好了以後再稍微滾一下，再加芒硝，讓它攻下的效果比較強。

※下利，脈遲而滑者，實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下利，脈先遲而後滑的，是實。利沒有要止的跡象，趕緊攻下，適合大承氣湯。

【永諸講解】

這一條《桂林古本》也沒有，它說下利，脈遲，下利脈遲本來就正常，為什麼？因為我們氣血都往內部走，那脈先遲，走得慢，而後來出現滑，滑就是說氣血變得很旺盛，遲呢是有些東西阻礙到氣血往外的流通，因為下利造成的，下利脈遲是正常的，但是下利的話會耗掉一些氣津，所以脈應該是什麼？因為氣虛會變澀，結果他反而出現這個滑，表示這個不是虛性的下利，而是有些東西堵到導致的下利，所以這是實也，是因為宿食或燥屎瘀堵氣血不能上行導致的下利，要治這個下利就要把那個堵到的實，把它排出來，譬如有人腸阻塞，不是那麼嚴重，也是會一直下利，雖然這個下利是排病的反應，但還是沒辦法把瘀堵處解開，像這個我們要用藥來幫助他。那為什麼宿食和燥屎排不出來呢？因為正常人的腸道大小是這

樣，那燥屎和宿食太大了，剛好就堵住了，卡住了，排不出來，那對於這種卡住的我們該怎麼治療？很簡單嘛，第一個把腸管擴張，然後滋潤腸道，滋潤腸道用芒硝，把水拉出來，芒硝可以軟化這個堅的，因為芒硝讓水到腸胃道裏面，那燥屎的部分就變軟。那腸壁這邊因為芒硝的作用使它的氣中之氣滲透出來，如果滲透完了，沒有來源腸壁就會乾掉了，所以用大黃把氣血往這邊送過來，枳實有平滑肌擴張的作用，可以讓腸胃道擴張，這樣大便是不是就比較好排。厚朴的話，可以讓裏部表層的血管擴張，容納多一點的血，這樣腸壁的血很足，氣很夠，然後芒硝在外面讓氣中之氣的外滲加快，而來源又充足，這樣瘀堵的實就很快可以排出。

【注】

脈遲不能兼滑，惟浮取之遲，沉取之滑，則有之矣。今下利脈遲而滑，謂浮遲而沉滑也。浮遲則外和，沉滑則內實。欲止內實之下利，當下之，積去則止，宜大承氣湯。

【永諸按】

吳謙說脈遲不能兼滑，其實遲是可以兼滑啦，那因為下利脈遲是合理的，但是下利脈應該是澀，因為氣津的耗損，但這是屬於虛性的下利，還有一種實性的下利，實性的下利就是這種脈遲，然後摸下去竟然是滑，氣血很旺盛，那表示裏面有什麼？那表示裏面有東西堵住，所以他是內有實，那身體因為排病的反應，想要把這個導致發病，卡在這裏的東西排出去，像燥屎或宿食把它排出去，排出就不會下利，若排不出去就會一直下利，那就只能用藥物幫忙一下，那用大承氣湯。

【集注】

尤怡曰「脈遲為寒，然與滑俱見，則不為寒而反為實，以中實有物，能阻其脈運行。夫利因實而致者，實不去則利不止，故宜急下」。

【永諸按】

尤怡說脈遲為寒，其實脈遲在〈平脈法〉就有講說「陰阻氣血則脈遲」，就是有些陰的因素影響到氣血的流動，使得它脈往外變慢，所以造成遲。那滑是氣血皆實，滑代表有東西，雖然脈遲是陰阻在氣血，但是見到滑脈，這是一個實證，所以他這邊講得不錯，因中實有物，阻其脈之運行，並不是因為中實有物阻其脈之運行，而是中實有物導致身體的拉肚子、下利，然後身體想藉下利的方式把它排掉，而下利就會把氣血往內拉，所以導致到手足的脈會變慢，這邊講得很好啦。「夫利因實而致者」，因為大便卡在那邊一直下利的，那如果大便一直沒有去的話，這個利是不會止的，應該急下，所以是這樣。

※下利，脈反滑者，當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下利，脈反是滑的，應當有東西要除去，攻下才會好，適合大承氣湯。



【永諸講解】

下利脈反滑者，它就不講遲了，下利脈應該要澀嘛，因為耗損，又反而是滑的，表示裏面有堵東西，應當有所去，應該要把它攻掉，那攻下就會好，這個也是用大承氣湯，所以這條跟上面條文是類似的，就是說有些下利是因為實證所引起的下利，那我們就要用攻下的方式，把它從腸胃道除去，那個就要用大承氣湯。《桂林古本》沒有這個條文，但照我看來這個條文跟上面這個條文其實都是很有意義的。

【注】

下利，脈反滑者，是病虛脈實，不相宜也。若其人形氣如常，飲食如故，乃有當去之積未去也，下之乃愈，宜大承氣湯。

【永諸按】

吳謙說，下利脈反而是滑的，那是病虛脈實，其實不是，那個下利是因為裏面有東西堵住導致的，然後吳謙又把再講一下，說「若其人形氣如常，飲食如故，乃有當去之積未去，下之乃癒」。

【集注】

趙良曰「下利虛證也，脈滑實脈也，以下利之虛證，而反見滑實之脈，故當有所去也」。

【永諸按】

趙良說下利是虛證，不對的，下利有虛有實，不一定下利就是虛證，我們之前有講過，任何一個脈證都是有虛有實，脈滑他說實脈，也有虛的，像那種脈浮滑按之反澀，這個是因為氣血進不到裏面，都在外面，因為在外面竟然把到浮滑脈，那這個脈不是很好的，為什麼？它本身是虛的，那就代表它血沒辦法走到陰，那你看到它裏面有一些陰的症狀，不想吃飯，一樣是拉肚子的，不想吃飯，不思食，然後手腳的部分都是比較冷的，雖然手的脈是滑的，腳的脈反而達不太到，那這種就是不是很好的，所以脈證都有虛有實，那這個的下利是屬於實的，因為它脈出現滑。

程林曰「經云『滑為有宿食』，故當下去之，而利自止」。

【永諸按】

程林說經說「滑是有宿食」。所以當下去，以下去之，那利就會好，這個都是這樣的關係。

※下利已瘥，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下利已經好了差不多了，到當年的固定的月日時又發的，因病沒有去盡的緣故，應當攻下，適合大承氣湯。

【永諸講解】

「下利已瘥，到其年月日時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那《桂林古本》沒有這個條文。就是說下利已經好了差不多了，到該年的月、日、時，又發作的，是因為他的病沒有完全好，沒有完全去除。「病不盡」，就是病完全沒有去除的緣故，所以當下之。我們一般人發病，在每年、月，或是四季都有不同的情形，每個人病好發的季節也不一樣，比如說你本身是風病的話，那它在春天比較會發，或兩身體比較燥的，到了風多的季節就比較容易發，那像有一些人屬於比較熱的，比如說常常皮膚癢的，那到夏天就比較容易發病，是這個樣子的。那固定的每個時間就會發病，比如說每到夏天都一定會拉肚子，或者說每到冬天就會便秘這一類的，就是到固定的時間季節，都會重複發作，但過了那個時節以後又好了，一定是有東西在那邊，所以這就是病不盡的原因，因為下利是裏證，所以是裏有所堵，因此要攻下，適合大承氣湯。

【注】

下利瘥後，至其或年、或月、或日而復發其利者，此宿食積病，攻之不盡故也。若其人形氣不衰，飲食尚強，當攻其未盡，自不復發其利也，宜大承氣湯。

【永諸按】

吳謙說下利瘥後，就是好了差不多以後，可是到某年某月某日又復發的，那這個他說就是有一些病，在某些時候，影響我們身體裏面的氣血的運行，我們來看五行，上南為夏，下北為冬，左東為春，右西為秋，就是說每個季節都有其旺氣，當其旺氣之時，原本該臟腑的氣血瘀堵會顯的更明顯，因而導致疾病，比如說，原本脾胃就不好的人，脾胃氣血的流動有所瘀堵的，當到土之旺時，也就是各季交換的十八天，其脾胃的瘀堵會更嚴重，但脾胃虛的人反而脾胃會變好，那脾胃的氣血瘀堵便引起了這個下利的，應該是這樣講的，這不是宿食積病，而是那邊氣血有一些問題，有一些瘀堵，因為宿食不可能積了那麼久，積了一年。那如果呢沒有處理好，就是說他那邊還有殘餘的，就是還有影響到氣血的，一般我們就攻下，從大腸小腸那邊排出，這大部分適合大承氣湯。因為這邊是寫宜，不是主之。

【集注】

沈明宗曰「此舊積之邪復病也。下利瘥後，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是前次下利之邪，隱僻腸間，今值臟腑司令之期，觸動舊邪而復發；然隱僻之根未除，終不能愈，故用大承氣迅除之耳」。

【永諸按】

沈明宗說這是舊積的病邪復病，下利瘥後，至其年月復發，是前一次下利的邪還是有隱藏在，他說「今值臟腑司令之期，觸動舊邪而復發」，那他這麼講是可以的，「然隱僻之根未除，終不能愈」，所以用大承氣湯去把它攻掉。

※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小承氣湯主之。

【《桂林古本》】

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永諸譯】

下利，譫語的，有燥屎，適合小承氣湯。

【永諸講解】

「下利，譫語者，有燥屎」，因為譫語是一個燥熱，那這種燥是大便引起的，所以「下利、譫語」就跟我們前面講的條文「下利，脈滑」是一樣的道理，因為下利不應該出現譫語，下利是人是會覺得很虛、很累，就想要睡覺，而不會出現那種陽盛的譫語，所以它就是有燥屎，腸胃道的燥熱上衝導致了譫語，那我們用什麼？用小承氣湯主治之，其實他這邊寫「小承氣湯主之」，但《桂林古本》是說「宜小承氣湯」，那因此它也是可以用大承氣湯，針對它堵的部位，如果這燥屎是堵在小腸，那就小承氣湯；如果燥屎是堵在大腸，我們就用大承氣湯。

【注】

下利，裏虛證也。譫語，裏實證也。何以決其有燥屎也？若脈滑數，知有宿食也；其利穢黏，知有積熱也。然必脈證如此，始可知其有燥屎也，宜下之以小承氣湯。於此推之，而燥屎又不在大便硬不硬也。

【永諸按】

吳謙說下利是裏虛，譫語呢？不是，譫語是燥熱的裏實證，為什麼會有出現這種燥熱的實證？因為燥熱就是燥屎導致的，那前面的也一樣，比如「下利，脈滑數」，我們就知道它有宿食，其實他就是有東西堵住了，導致下利。那怎麼知道胃腸道是熱的呢？大便或是排氣是非常臭的，而且糞便的顏色不黃而是棕黑，就表示胃腸裏面有一些積熱，是這樣的。

吳謙說「其利穢黏」，穢黏講簡單就是黏黏臭臭的，這個也是屬於什麼？熱。其實黏黏的話，並不是指熱，黏的是指濕。因為有燥屎，所以導致下利、譫語。

【集注】

李彭曰「經云『實則譫語』，故知有燥屎宜下」。

【永諸按】

李彭說《太陽篇》裏面有講「實就會譫語，虛就會鄭聲」，「鄭聲」就是什麼？一直講重覆的話，他剛才講了這句話，結果忘掉他有講過這句話，又再講一遍，這個叫鄭聲。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濃朴（炙，三兩），枳實（炙，大者三枚）。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得利則止。

【《桂林古本》】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枳實三枚（炙），厚朴二兩（去皮尖）。

上三味，以水四升，先煮二味，取一升二合，去滓，納大黃，再煮一二沸，去滓，分溫二服，一服譫語止，若更衣者，停後服，不爾，盡服之。

【永諸按】

那小承氣湯它的那個走氣的藥就比大承氣少，因為大承氣的枳實用到四枚，厚朴用到半斤，小承氣呢？枳實只用到三枚，厚朴用到二兩，《金鑑本》是三兩，那煮法呢也是一樣，那重點在於如果吃了以後大便有排出來了。「更衣」呢？就是上廁所，因為古人要大便都要先換衣服，如果大便有排了，就不用再吃了。它說吃兩服，吃第一服的時候呢，譫語就會止，那如果有排大便才算，排大便那我們就不用吃了。

※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自愈。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下利，脈反是弦的，發熱，身汗的，自己會好。

【永諸講解】

「下利脈反弦」，下利的脈，反而是出現弦脈，那有發熱，有身汗者自愈。下利的脈應該是什麼？因為下利與脾與太陰有關，所以脈當是沉濡，若是寒性的，會出現緊，若是熱性的會出現數，那一般下利的脈呢？是出現細澀，還有沉，因為與一般下利的脈相反，故曰脈反弦。弦脈是陽出陰中之脈，也就是少陽，也代表氣血的流通不順暢，因為有出現表證的發熱，身汗，然後就說這個會好，為什麼？因為下利是一個氣血往內的過程，但是他竟然還出現了發熱、身汗的表證，脈不是沉的而是弦的，弦的是代表著陰中有陽氣出，就是腸胃道的氣有外行之脈象，而後面的發熱、身汗，更是證實了這個結論，所以這個下利就會好了。

【注】

下利，脾病也。弦，肝脈也，脾病不當見弦脈，故曰脈反弦也。下利裏病也，發熱表證也，若發熱身汗，則為表與裏和，雖脈弦亦可自愈也。

【永諸按】

吳謙的注就不是很好，這邊把弦當作是肝去剋脾，若是如此，病會更惡化啊！那裏會好呢。那我們把弦解釋說本來是氣要往外走的陽，結果被下利的陰，拉扯住了，脈反而就變成弦了。或是如講解所言，弦脈是陰中陽出之脈，又見發熱、汗出之表證，代表外出的力道終將大於下利下行之力，故下利一定會止，會自愈。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脈大者，為未止，脈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桂林古本》】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為未止。脈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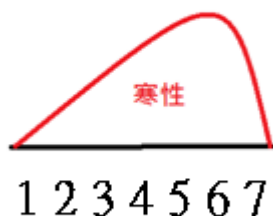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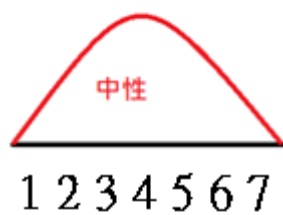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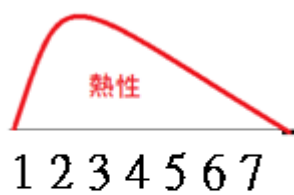
【永諸譯】

下利，脈沉弦的，下部重墜感。脈大的，還不會停止。脈微弱數的，是將要自行停止，雖然發熱，不會死。

【永諸講解】

「下利，脈沉弦者」，上條脈弦又出現發熱身汗的表證，代表陰中之陽外出，而此條脈是沉弦，沉是往下，弦是陽要外出陰中，所以氣都堵在下部與外界的交會處，如肛門，因此造成下重。「脈大呢，為未止」，因為大就表示邪勢還是很旺盛，這個勢力還留著，還沒虛掉，就是它的瘀堵還是很嚴重的，所以「脈大者，為未止」，你看水庫洩洪，初始水大，表示這洩洪還在持續，後來水勢慢慢變小了，表示洩洪正在減慢，然後到最後就停了，那這才算止。比如說一樣的海嘯，剛開始波浪很大，對不對？那我們看到這波浪很大，那你覺得這海嘯停了嗎，還沒，才剛來，記住我們是天地人合一，天人相應嘛，所以自然就是道，因此我們學醫，我們要去看看大自然，了解大自然的道理，大海嘯來得很大的時候，我們這樣看到，這個勢很盛，那當來的波浪變得小小的，我們就知道，這要停了，海嘯已經要停止結束了，所以前賢才說「脈大則病進，小則平」，原因在此。

那這個呢，我們可以區分寒熱，就像經期，女孩子的經期，我們把七天做一個週期來看，一開始來量就很多的，後來漸漸變少的，這是什麼，陽嘛，陽性暴，所以熱來的比較快，那如果是在三、四天的月經中期，量才是最多的，那這個是正常的，那如果寒性的就是最後才量多，這個就是寒性的，這是用經血的量多來區分這個人體質的寒熱。



脈微弱數者，有沒有看到「微」，它那個力道已經開始都弱了，就像看到海象已經變得不是那麼波濤洶湧了，這種微弱、虛掉了表示這個要停了，欲自止。那「數」的原因是剛好反應津液的耗損，使心臟跳得快，那這個熱是屬於虛熱，雖然發熱，但脈證相符，是不死的。那如果你看到下利然後又發熱，脈是出現洪大的，這個就危險了，這個可能會死。

【注】

沉主裏；弦主急；下重，後重也。下利脈沉弦者，故裏急後重也。滯下之證，發熱脈大則邪盛為未已也，脈微弱數者則邪衰，病當自止，雖發熱不死也。由此可知脈大身熱者死也。

【永諸按】

吳謙說沉是主裏沒錯，弦主急，其實弦呢是主氣鬱，就是像春天陽氣要往外走，受到外面的寒束縛或是裏面寒的拖累，所以導致這種弦脈，弦指氣滯血瘀，或者是神經神情的緊繃，那沉是主裏，弦代表裏面的氣血往外流動不順暢，所以當然下重，下面的部分因為氣血的堵所造成的。下重的一下，包括肛門的部分或者是旁邊小便的這個部分，因為氣都往下衝，堵在這邊，所以出現的這個叫做下重，就有點想要利尿又有點想要大便，這個都叫下重。脈大就病勢沒有減緩的跡象，就像我們看到一個大的海嘯來了，後面表示海嘯還很多，所以才講脈大者還未止，還沒有停止。那脈微弱就是波段已經減少了，所以這是病快好了，脈微弱者是快好了，那這個「數」剛好是符合下利的證，因為拉肚子津液就會耗損，氣血不足，心跳會快，所以這個會自止，雖然他是發熱，這發熱是虛熱，是不會死，所以他說由此可知脈浮大身熱者，這個就不好了，這個就會死，這個叫脈證相反。為什麼會脈出現脈浮大呢？因為氣血沒辦法流到腸胃道，那腸胃道這下利完全是一個虛寒的下利，陰陽相隔，人會死。裏有虛寒，外有實熱，就是裏寒外熱，屬於少陰病的這個部分，這種就有可能會死亡。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熱性下利，拉的嚴重的，白頭翁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熱利就是拉肚子，屬於熱，氣血太旺盛的，而且下面會覺得重重的，所以整個氣血充在那邊，「白頭翁湯主之」。其實如果以我們從這邊來看，其實你就大概知道他的脈是什麼，既然是下面的，所以他的脈是沉，既然是有下重的，那脈一定是弦，因為是熱，所以那脈就是沉弦數，白頭翁湯來主治之，白頭翁湯它是治療熱利，肛門口熱熱的這種。

【注】

此承上條以明其治也。下利膿血，裏急後重，積熱已深，故以白頭翁湯大苦大寒，寒能勝熱，苦能燥濕，濕熱去，下重自除矣。

【永諸按】

吳謙說「此承上條以明其治也。下利膿血，裏急後重，積熱已深」，這個下膿血是柏葉阿膠湯來主治的，並不是白頭翁湯，所以他寫錯了，白頭翁湯只是用來治療熱利、下重的。

【集注】

程林曰「熱利下重，則熱迫於腸胃，非苦不足以堅下焦，非寒不足以除熱，故加一「熱」字，別以上之寒利」。

【永諸按】

程林說「熱利下重，則熱迫於腸胃」，其實是熱迫於大腸，然後他說「非苦不足以堅下焦，非寒不足以除熱，故加一『熱』字，別以上之寒利」，主要是說這個是熱利。

尤怡曰「此證濕熱下注，故用白頭翁湯，苦以除濕，寒以勝熱也」。

【永諸按】

尤怡「濕熱下注所以用白頭翁湯，用苦來除濕，寒以勝熱」，為什麼要用白頭翁湯呢？因為白頭翁最主要用來疏理下焦的氣，因為既然是下重，所有的氣血都堵在直腸的部分，既然氣都堵在這邊，第一個我們要幫助它回流，第二個我們要幫助它分泌，因為它是氣堵，下重，重是屬於氣的關係，所以它以那個為主？白頭翁為主，白頭翁可以疏散這些大腸的氣，或者是膀胱這邊的結氣。你看白頭翁的頭有白毛，所以就可以疏散這些氣，因為是頭所以就可以往上走，所以白頭翁它是用來疏散升提這些滯氣的，像我們腸胃道的滯氣，小腸的有枳實、木香、豆蔻那一類的，胃的是枳實、陳皮之類的理氣藥，白頭翁就是大腸的理氣藥，它是用來疏散升提大腸的氣，那邊堆了一些氣，我們還有一個方式，就是幫助它分泌，所以這邊就是用秦皮，秦皮就是幫助大腸腸液分泌，而黃柏、黃連呢？黃柏是清下焦的濕熱，因為你下重，所以這邊氣堵產生濕熱，故用黃柏來清。那黃連呢？是用來清大腸這邊的血熱的，是去除充血性的熱，所以用黃連不要讓大腸充血，那這樣來治療這邊熱性的下利，這就是白頭翁湯的主治。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黃連、黃柏、秦皮（各三兩）。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

【《桂林古本》】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二兩、黃柏、黃連、秦皮各三兩。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桂林古本》】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永諸譯】

少陰病，下利，排膿血便的，桃花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這個在《桂林古本》是寫「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之前《傷寒論》有講過，這邊不再講了。

【注】

初病下利便膿血者，大承氣湯或芍藥湯下之。熱盛者，白頭翁湯清之。若日久滑脫，則當以桃花湯養腸固脫可也。

【永諸按】

吳謙說「初病下利便膿血者，大承氣湯或芍藥湯下之」，如果剛開始生病，下利便膿血的，之前那個便膿血的屬於熱的，我們用柏葉阿膠湯，前面已經有講，便膿血的用柏葉阿膠湯，而不是大承氣湯或是芍藥湯。除非你是腸癰，但腸癰也不是用大承氣湯，而是用大黃牡丹皮湯，所以這個部分講得不好，因為前面條文已經有告訴你便膿血屬於下面熱的，屬於熱性的、大腸的部分，我們就用柏葉阿膠湯，如果大腸沒有便膿血，而覺得悶悶，小便像是要尿不尿的，很像有大便，但去大又沒有，屬於下重的，我們用白頭翁湯，因為那邊有氣血瘀堵的熱，是這樣的。另外屬於小腸寒的，就是用桃花湯。桃花湯是屬於寒的，針對寒性的便膿血，是小腸寒的便膿血，這個在治療上要去止血，那止血用什麼？因為是寒性的血管破掉，所以用赤石脂止血。用乾薑溫腸胃、脾胃的寒，因為它是寒嘛，所以用乾薑。那用粳米，粳米做什麼用？粳米就是在來米，幫助那邊的氣的疏通，所以粳米在這個部分是疏通小腸的氣，這樣就不會有氣瘀阻在那邊，然後導致那種小腸的膿血，整個是這樣的。

【桃花湯方】

赤石脂（一半銼，一半篩末，一斤），乾薑（一兩），粳米（一升）。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桂林古本》】

【桃花湯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篩末），乾薑一兩，粳米一升。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納赤石脂末方寸匙，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下利清穀，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

【《桂林古本》】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永諸譯】

下利未消化的食物，不可以攻表，汗出一定脹滿。

【永諸講解】



「下利清穀，不可攻其表」，其實清穀我們之前有講過，清呢？因為它水都從大便排出來，表示腎有問題，然後穀就是脾，所以下利清穀是屬於脾腎的陽衰。他是裏面的病，不是在表面的，所以說不可以攻他的表，因為你攻表的話呢，你會把陽部的氣血往外拉，會導致出汗，造成陽氣虛，那裏面還是下利清穀，陰中之陽氣變更少了，因此當你用發表的藥，會造成陽中之陰位和陰中之陽位的氣空掉，造成虛性的脹滿。

【注】

詳見《傷寒論》〈太陰篇〉內，不復釋。

【永諸按】

吳謙說這個是太陰病篇，那不再講，那我們可以回頭去看看我們太陰病篇裏面的條文。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患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下利，脈先沉而後接著遲，病人面稍微紅，身體稍微發熱。下利不消化食物的，一定鬱冒，先汗出而後病證解，病人一定稍微的陰陽氣不相接。之所以這樣，是因病人面部戴著陽，下虛的緣故。

【永諸講解】

下利，脈先沉而後接著遲，下利脈是沉的，那他沒有牽涉到有東西堵到，表示是虛，就是氣血往裏面走，那後來出現了遲，就是剛開始拉肚子，那氣血往腸胃道走，所以脈會出現沉，那過來因為先沉，氣血往內走，往外的供給變少了，所以出現這種遲，脈變得慢，那變慢的話往外供給的少，供給的氣不足，所以上面就形成面少赤，稍微有一點熱，這是一個虛熱的表現，身有微熱面少赤。那下利清穀，然後他說必鬱冒，鬱冒就是有東西蓋住頭，那個原因是因為什麼？是因為虛的關係。那如果他有出汗，表示陰中之陽氣有供給上來，所以就導致了出汗，那這個呢一定會好，如果有出汗就會好，表示呢他已經恢復了。那病患一定是稍微的陰陽氣沒有相接，只有稍微，他說之所以會如此的原因是面戴陽，就是這邊有一些虛熱的浮陽，虛陽在外面，那因為下面虛的關係，就是因為下面虛呢，所以我裏面的氣接上去到外面出了汗就會好，那原因就是下虛的緣故，那《桂林古本》呢沒有這個條文。

【注】

詳見《傷寒論》〈厥陰篇〉內，不復釋。

【永諸按】

吳謙說這是在《傷寒論》的〈厥陰篇〉內，所以他不再講。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下利，肚子脹滿，身體疼痛的，先溫其裏，然後攻其表。溫裏適合四逆湯，攻表適合桂枝湯。

【永諸講解】

那同樣的，這個條文也是在《傷寒論》〈太陰篇〉內，我們把它看一下，下利呢，肚子脹滿，這是一個虛滿。身體疼痛，這個疼痛呢是怎樣？這個疼痛呢是養分供給不足，就剛才那邊講的，那個氣血沒辦法供給於外，導致呢外面呢養分的不夠，溫度的不夠，出現了痛，然後呢因為氣血沒有往外流通，導致外面血流不好，流通變少，所以出現這種氣血流通不好的痛，那這個主要的原因呢是因為裏面的問題，對不對？下利的問題，所以呢我們一定要先溫其裏，把裏溫起來，可以讓他氣血往外走，那有時候我們這樣溫一溫呢，表面的狀況就好了，比如說下利不見了，身體疼痛也不見了，那這樣就不用再去攻表，那如果沒有呢，他還

是痛，那我們再來攻他的表，幫他通利四肢的陽氣。溫裏呢？我們用四逆湯。攻表呢？用桂枝湯。

【注】

詳見《傷寒論》〈太陰篇〉內，不復釋。

【永諸按】

這個條文也是在《傷寒論》〈太陰篇〉內，大家回去看《永諸講《傷寒論》》的講解即可。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炙，三兩），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微似有汗益佳，不可令如水淋漓。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後服。

【《桂林古本》】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劈）。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絜絜，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梔子豉湯主之。

【《桂林古本》】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永諸譯】

下利後，更煩，按了心下軟的，是虛煩，適合梔子豉湯。

【永諸講解】

下利以後呢，更煩，更呢？是表示堅定的意思，像之前的更服，更是代表非常肯定的，一定要再喝一次，那更煩呢，是他的煩更明顯了，之前沒有那麼明顯，下利以後呢，煩更明顯，然後按了呢心下是空空軟軟的，然後就告訴你這是虛煩，那用梔子豉湯主之。這個條文，第一個下利，下利氣往腸胃道這邊拉，那胸腔出現了虛煩，按之心下濡，濡就是這邊軟軟的，

空空的，就是沒有氣啦，這是一個虛煩，所以用梔子豉湯，而不是什麼大黃黃連瀉心湯之類的，不是，因為他是心下濡。那用梔子豉湯，就是用淡豆豉升發脾胃的氣，然後用梔子呢，來除外面的鬱熱。

【注】

詳見《傷寒論》〈太陽中篇〉內，不復釋。

【永諸按】

這個也是在《傷寒論》的〈太陽中篇〉，這個吳謙沒有要講。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香豉（綿裹，四合）。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則止。

【《桂林古本》】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劈），香豉四合（綿裹）。

吐，止後服。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取二升，納鼓，更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一服得

※下利，肺痛，紫參湯主之。

【《桂林古本》】

下利，腹痛，若胸痛者，紫參湯主之。

【永諸譯】

下利，腹痛，若是胸痛的，紫參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下利，肺痛，紫參湯主之」，拉肚子，肺那邊痛，用紫參湯主之。那紫參湯呢？是下利、拉肚子，氣血往內走，導致肺這邊的血流動不暢，剛剛下利身疼痛是牽涉到四肢的問題，此條下利、痛，是痛在肺的問題，所以治療上用紫參來治療肺痛的這個問題。其實一樣的，如果我們有下利、肺痛，我們一樣先把下利治好，下利就剛才前面講的，先用四逆湯，把這個利止了以後，那他肺痛的成因沒有好，我們再用紫參來治療。那紫參告訴我們，它可以去寒性的血流不順暢的痛，所以肺的這種痛是屬於寒的，血流不暢的用紫參，再加甘草。這紫參的量用蠻重的，用到八兩，所以照我們正常的量至少要用到八錢。

【按】

此文脫簡不釋。

【紫參湯方】

紫參（半斤），甘草（三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參，取二升，內甘草，煮取一升半，分溫三服。

【永諸按】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參，取二升，納甘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這是紫參湯。那紫參究竟是那一種植物呢？既然它是參呢，它就是獨莖，像人參一樣，獨莖然後開葉子，然後在頂上這邊開花結果，所以紫參，我的先師，有去大陸找到紫參，紫參浸到水，煮了以後就真的是紫色，那他長得也是像人參這樣，一枝出來然後旁邊開葉，就是七葉一枝花，剛好也符合參的特點，紫參就是七葉一枝花，大家可以上網去看圖片。

【《桂林古本》】

【紫參湯方】

紫參半斤，甘草三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參，取二升，納甘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並治第十八

※諸浮數脈，應當發熱，而反灑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

【《桂林古本》】

諸浮數脈，法當發熱，而反灑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

【永諸譯】

各種浮數脈，原則上應當先發熱，而反是灑淅惡寒，好像有痛的位置，應當發病人的癰。

【永諸按】

諸浮數脈，浮數脈，應當要發熱，因為你看脈浮的話，是一個力道是往外走，氣血是往外聚集的。那氣血是往外走，又是出現數脈，那數脈我們之前有講過，數脈就是血熱，因為血熱的關係，所以說陽迫氣血則脈數，那熱屬於陽嘛。那這個有兩種情形，因為血液裏面有血中之氣跟血中之血。血中之氣就是我們講的血漿，那這個少的時候，血球的粘稠度會變大，在血液中流動的摩擦力變多，這樣就會發熱。那氣的少也會使得主管血液的心，覺得它的氣不足了，所以脈跳快，這是屬於虛的部份。那另外還有一種屬於實的部份，實的部份就是本身的熱就很高了，所以血液的平均溫度或外面淋巴的平均溫度都很高，因為代謝產熱很旺盛，所以也會造成這種數，因為心臟覺得怎麼這麼熱，所以要加速流動，幫助散熱，就像我們運動完後不是產很多熱嘛，一個正常人跑完步以後，你會發覺呼吸很急促，呼吸急促的時候，

目的是要去做什麼？散熱，從肺那邊，因為我們產生太多熱要散熱。那心跳是不是跳很快？這個是一樣的道理。那不過這一種是屬於實熱，之前講的那個是虛熱。那既然脈是已經往上浮了，氣血是往外聚集，雖然說應當要發熱，要把熱散出去嘛。結果呢沒有，反而「灑淅惡寒」，那為什麼灑淅惡寒呢？就是告訴我們，外面有受寒，那裏面熱出不去，寒熱打仗，氣堵在兩者交戰之間。像寒是屬於陰，熱屬於陽，陰陽相接就會打仗，你看兩軍相衝突，然後在交戰處這邊整個氣血就結整球，如果只有發熱沒有灑淅惡寒，是不會有那樣壅堵。這個灑淅惡寒是表示表皮這邊氣中之氣堵住了，氣聚集了，所以「若有痛處」，就如果摸下去感覺這邊會有痛的感覺，那我們就要幫助氣中之氣外行，因為外面有寒，所以要幫助氣中之氣外行。我們人體的正氣是由內往外，邪氣呢，是由外一直往內走，所以我們就要他發他的癰，用發汗的方式。像這個我們可以用什麼？如果他是毛孔不開的，我們就用麻黃湯，如果再加一個裏熱旺盛呢，我們就用什麼？大青龍湯。如果單純裏熱不是那麼的明顯，沒有出現口燥煩，那我們就單純用麻黃湯就好，如果裏面還有一些熱我們就用大青龍湯。這個是沒有汗的，那如果是有汗的，我們就用桂枝湯，那加一些清血熱的和清氣分熱的。像有些人就想用什麼？用金銀花，那像蜂窩性組織炎，所謂的金包銀。是不是很像金銀花？所以金包銀的蜂窩性組織炎就用金銀花。那如果血液瘀堵很嚴重會刺痛的，我們就要用一些祛瘀血的藥，那祛瘀血的我們可以用什麼？皮膚的，那不就告訴你牡丹皮嘛，牡丹看起來很紅，牡就是公的，丹就像公雞雞冠的顏色，所以叫牡丹皮。《桂林古本》跟《金鑑本》說的是差不多的，它是寫「諸浮數脈，法當發熱」，如果以句法來講，「法當發熱」比較好，這個比較偏向仲景的寫法，那一「應當發熱」就比較奇怪。

【注】

諸浮數脈，謂寸、關、尺六脈俱浮數也。浮脈主表，數脈主熱，若是表邪，則當發熱而灑淅惡寒也。今非表邪，應當發熱，不當惡寒，若有痛處，乃當發癰之診，非表邪之診也。

【永諸按】

吳謙說「諸浮數脈」，任何一種浮數的脈。仲景他在脈法裏講到寸口關上尺中指的就是什麼？雙尺寸、關、尺的脈，所以吳謙說雙尺寸、關、尺的六脈俱浮數也。那浮是主表，浮也是可以主虛啊，浮則為虛，有沒有？當裏面的陰氣不足的陽氣外散之時，也會出現浮脈，不過那種浮脈是不好的，是屬於虛的浮脈。

數脈是指熱，在《桂林古本》的〈傷寒例〉講的就是陽迫氣血為熱，由於陽的因素逼迫氣血，那如果像這樣的話，它說應當發熱，不會灑淅惡寒啦，因為是溫病的話，它是一個熱，溫病是發熱而不惡寒，那因為本身裏面有熱，所以那個血都往外散，那突然遇到冷，而反灑淅惡寒，就是說外面遇到一個寒，寒阻礙了我們本身熱的外發，氣中之氣就會瘀堵在表皮，就會出現若有痛處，他不是疼而是痛，那個痛告訴我們有氣血不通，那氣血不通導致氣血積聚起來而產生痛，那我們要幫助裏面去掉外面的寒，要發表出去，所以它說當發其癰，並不是說發其癰，而是我們把它發了以後，熱氣排出，癰會好，有時候在還沒化膿的時候就消掉了，那如果有化膿的話，如果膿是在表皮的，那很簡單的，就是把那個膿擠掉就會好。

【集注】

周揚俊曰「病之將發，脈必兆之。夫浮數陽也，熱也，浮數兼見，為陽中之陽，是其熱必盡顯於外矣。而反灑淅惡寒，證不相應，何哉？必其氣血凝滯，營衛不和，如經所謂營氣

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為癰是也，況其身已有痛處乎。夫脈之見者陽也。其將發而痛者亦屬陽，故曰『當發其癰』。

【永諸按】

周揚俊說「病之將發，脈必兆之」，應該是要講說我們找到病機應該要脈證並參，像剛剛指的那個浮數脈，可是反而出現了灑淅惡寒，那我們就知道裏面是熱的，因為脈浮數嘛，但是碰到外面寒的侵襲而出現灑淅惡寒，那我們就知道陰陽相交之界出現氣血的壅堵，所以就知道會有痛的處，那我們就要幫他把這些熱散出去。浮脈是陽，數脈也是陽，所以浮數脈是一個重陽，因此它的熱往外散得一定很明顯，然而卻灑淅惡寒，證不相應，是因為外面寒的關係。「而必其氣血凝滯，營衛不和，如經所謂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這是外因造成的氣血凝滯，但是我們要了解為何氣血凝滯營衛不和，因為本身已經是浮數脈了，熱已經往外了，但又為何出現灑淅惡寒，要了解原因在那裏？其實條文已經告訴我們「反灑淅惡寒」，就是告訴我們說外面有一個寒擋住熱的外散，所以才導致這種氣血的凝滯與營衛的不和，應該要這樣講會比較好。像這些氣中之氣一直堵於表皮出不去，就會發為癰。「身已有痛處」，就告訴我們那邊的氣血不通。

※師曰「諸癰腫，欲知有膿無膿，以手掩腫上，熱者為有膿，不熱者，為無膿」。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師曰「各種癰腫的，想要知道有膿無膿，用手蓋在腫上。熱的為有膿，不熱的為沒有膿」。

【永諸講解】

老師說諸癰腫，各種癰腫，像這種癰腫都是浮起來的，所以是一個熱，癰就是浮起一個膿包，是因為氣血堵導致的，腫就是表皮浮起來，那我們想要知道它有膿還是沒有膿，那有膿的話一定會有熱，因為有熱，細胞組織才會爛掉，才會產生膿。這是皮、皮肉那些脂肪爛掉，會產生膿，所以想要知道有膿無膿，就用手摸這個腫上面，那如果感覺熱熱的，就是有膿，所以像蜂窩性組織炎，你摸它的腳，是熱熱的，病勢還比較旺，因為它這些熱散不出去，那如果你看到蜂窩性組織炎的顏色已經黯紅了，顏色已經有點黯了，然後摸上去沒有覺得有熱的，就表示這個已經沒有再化膿了，要好了，是這樣的，所以他說「以手掩蓋腫上」，那如果熱熱的，就是還是有膿，因為它氣還是出不去，那不熱的就是沒有膿。

【注】

諸癰腫者，謂諸陰陽癰腫也。不論陰陽，凡諸癰腫，欲知有膿無膿，當以手掩之腫上，熱則能腐化成膿，故熱者為有膿，不熱者為無膿也。

【永諸按】

吳謙說「諸癰腫」，就是癰腫，他說是「諸陰陽的癰腫」，其實癰就是氣血流動不順暢的，一般在後代「癰」是屬於陽，「疽」就屬於陰，是這樣區分。他說「諸陰陽癰腫也，不論陰陽」、「凡諸癰腫，欲知有膿無膿，當以手掩之腫上」，那像這樣的癰腫有些是屬於陰的，不會發熱，也不會化膿，如果是熱的就能腐化成膿，所以熱者有膿，不熱者無膿。那由此可知，在《傷寒論》這邊講的癰腫，是沒有陰陽之分的，畢竟還是要你摸腫上，有些會熱的，有膿，有些不熱的，沒膿。

【集注】

周揚俊曰「師之所以教人，知癰已成欲其潰，未成托之起也」。

【永諸按】

周揚俊說「師之所以教人」，要告知你說癰是不是已經成了，那如果已經成的，我們要幫助它破潰，就是已經腫起來也化膿了，我們要幫他破潰，就是你可以用針把它刺破擠膿出來，如果沒有的話就不要去破潰它，也就是說還沒有成膿的時候，不要去破潰它，像沒有成膿，只有腫一顆紅紅的，沒有膿點，例如我們看到一顆痘痘紅紅腫腫的，沒有膿，你若是去擠它會越嚴重，因為擠它，那邊氣血壅的更厲害，所以會更嚴重。那如果是這種化膿的話，你去把膿頭擠掉以後出鮮血，那隔天就好了，這是不一樣。那像這種沒有化膿的，我們就清熱，讓這邊內消掉，也就是說它還沒有成膿，我們可以用消解，把它消解掉，解除這個病症。那如果是凹下去的，塌下去，沒氣的，而且顏色很黯，熱度不夠的，這個是屬於「疽」，大

部分我們都是什麼？補氣的，把它托上去，所以才會有什麼托裏消毒散，有沒有？它是這種針對疔的部分。

※腸癰之為病，其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此為腸內有癰膿，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腸癰所造成的病狀，病人身上皮膚像龜甲交錯，腹皮拘急，按了軟，好像腫起的樣子。腹內沒有積聚，身沒有熱，脈數，這是腸內有癰也，薏苡附子敗醬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腸癰之為病，腸癰所導致的病證，他的身是甲錯，那一般甲錯大概就是有瘀血，或者是燥，因為你的皮膚都已經有裂痕，表示有燥，有風，或者是有瘀血。身就是胸跟腹這個部分，你看到它身上，肌膚甲錯，那腹皮急，急就是什麼？繃緊的，它是繃緊的，然後按下去的時候是軟軟的，但是感覺它是腫脹繃緊的，但按了是軟的，因為腹皮繃緊的話，你看起來感覺這皮膚很繃，那其實它是了很多氣，氣都堵在這邊，雖然這個的皮膚繃起來了，但是你摸的時候，反而是軟軟的，因為它不是實心，而是那種屬於水屬於那種氣的，所以按下去是



軟軟的。那肚子呢也沒有積聚，積聚是什麼？長一些腫瘤，或者是一些氣聚集起來的那種淋巴結塊，或者是筋瘤等等。那身上也沒有熱，但是脈跳得很快，那這個呢就告訴我們說，這是它腸子的裏面，有一些癰膿，那我們要用薏苡附子敗醬散來主治它，在這邊等一下我們從藥方來做一些解釋，大家就知道這是怎樣的。

【注】

癰生於內，則氣血為癰所奪，不能外營肌膚，故枯皴如甲錯也。腹皮急似腫脹，但按之軟，詢之腹無積聚，審之身無表熱，診之脈數，非有外證也。此為腸內有癰膿也，主之薏苡附子敗醬散，流通腸胃消癰腫也。

【永諸按】

吳謙說「癰生於內，則氣血為癰所奪，不能外營肌膚，故枯皴如甲錯也」，那甲錯我們之前有講了有一些是燥造成的，但這條腹皮是繃緊的，按之濡如腫狀，那這個甲錯就是表皮被繃裂的，並不是燥裂而是繃裂的。為什麼？因為條文告訴我們腹皮急，就是腹皮繃緊了，但是我們壓了以後是軟軟的，好像腫起來的感覺，所以是屬於灌風灌到皮膚繃緊繃裂了。吳謙說「癰生於內，氣血為癰所奪，枯皴如甲錯」，這樣講是不對的，因為面條文有腹皮急，那按下去又軟軟的很像腫，所以就等於是繃到裂掉的。那條文又告訴我們說這不是有形的積聚，不是那種有形的腫瘤那一類的，這是屬於一種氣，所以才說腹皮急，但按之軟，而且也無積聚。那身體也沒有熱，表示熱沒有往外發或者是這癰腫是屬於寒性的。「身無熱」就是說你摸身上，它沒有熱，但是它就一個氣在那邊，那表示這個熱沒有往外發，而且脈是數的，

脈是數的表示說血液中有熱，然後熱又沒有往外散，既然血液有熱，熱又沒有往外散，那表示說裏面會有癰膿，就是腸內有癰膿，用薏苡附子敗醬散來治療。

【薏苡附子敗醬散方】

薏苡仁（十分），附子（二分），敗醬（一名苦菜，五分）。

上三味，杵為末，取方寸匕，以水二升，煎減半，頓服，小便當下血。

【《桂林古本》】

【薏苡附子敗醬散方】

薏苡十分，附子二分，敗醬五分。

上三味，杵為末，取方寸匙，以水二升，煮減半，頓服，小便當下血。

【永諸按】

薏苡仁的話專門治療什麼？治療那種氣繃裂掉皮膚，引起甲錯的，所以像之前講的風濕，外面受到一些風燥，那裏面有溼，這種我們就是用薏苡仁。換句話說薏苡仁最主要用來治療「一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這個用薏苡仁來治療。那附子我們一般知道它是用來溫腎，補腎陽，那這邊用附子的目的是因為第一個身無熱，然後脈數，表示腹這邊的陽氣不足，沒辦法把裏熱推出於外，既然已經有腸癰，那要幫助把這個癰發出去，幫助腸癰的外潰，

那敗醬是一個寒性的藥，敗醬的氣味就是像醬瓜爛掉的味道，所以用敗醬的目的是，是當這個腸癰已經破潰了，用敗醬來清理這些腐爛的膿汁，所以若你的皮膚看起來爛爛的，有臭味的，就用敗醬來治療。那一上三味，杵為末，取方寸匕，取水兩升，兼減半，頓服，小便當下血，這樣看的話，它的血會從小便出來，這是滿怪的，既然是腸癰的話，這血應該是從大便出來，怎麼從小便，這個存疑。

【集解】

徐彬曰「薏苡寒能除熱，兼下氣勝濕，利腸胃，破毒腫；敗醬善排膿破血，利結熱毒氣，故以為臣；附子導熱行結，故為反佐」。

【永諸按】

徐彬說「薏苡寒能除熱，兼下氣勝濕，利腸胃，破毒腫」，薏苡仁最主要是治療所在部位的肌膚甲錯，那個肌膚甲錯是因為被裏面的熱氣所繃開的，所以薏苡是要用來治這個的，那敗醬呢？因為敗醬的氣味是像爛掉的醬，所以就是負責把那些膿，那些爛掉的組織排掉，所以徐彬說敗醬是在排膿破血，而利結熱毒氣，故以為臣。那附子最主要是提供陽氣，幫助腸癰的外潰。

※腸癰者，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大黃牡丹湯主之。

【《桂林古本》】

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此為腸外有癰也。其脈沉緊者，膿未成也，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也，可下之，大黃牡丹湯主之。

【永諸譯】

少腹腫痞脹，按了就痛好像淋病，小便本來就調和，常常固定時間發熱，汗自行出，又惡寒，這是腸外有癰。病人脈沉緊的，膿還沒形成，攻下，應當大便有血。脈洪數的，膿已成了，可以攻下，大黃牡丹皮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腸癰者，少腹腫痞」，少腹的部位，我們之前都提過了，少腹是小腹的兩旁。「腫痞」，痞是什麼？痞就是在一個空間裏面，陰氣跟陽氣各分開來，上面是熱的，下面是寒的，這個叫做痞，它們沒有交通。那按下去就會痛，這是氣不通引起的痛，「如淋」，如淋就是小便點點滴滴的病，這個「痛，如淋」應該是講「痛如淋」，那個痛就像淋一樣小便點點不利的這種熱痛。那「小便自調」，小便是正常的。那「時時發熱」，就是固定很多的時辰都會發熱。那「自汗出」，自行出汗。「復惡寒」，然後又怕冷。那如果脈是遲緊者，那是屬於寒，遲的話是陰阻氣血，那緊是受到外寒，表示膿還沒有成，《金鑑本》說可以下之，應當有血。那脈洪數者，膿已成，然後不可以攻下。那要攻下，就用大黃牡丹皮湯。如果以金鑑的條文來講的話，就是說「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用大黃牡丹皮湯」，那這樣的話就很奇怪，我們回過來看《桂林古本》，來做一些比較。《桂林古本》說少腹腫痞和《金鑑本》一樣，「按之即痛如淋」，就感覺像點點滴滴的澀痛，因為腸癰的熱外灼到膀胱，導致這樣的。「小

便自調」，小便這邊沒問題，「時時發熱」，也是一樣的，固定的多個時辰會發熱，因為人部有氣血的壅堵，導致外面的氣血進不去，就會往外發，所以多個固定的時間發熱，因此叫「時時發熱」。那「自汗出」，因為裏部有熱，所以使身體必須要排汗，又「復惡寒」，但排熱完後，陽氣虛又會怕冷，那他說這就是腸的外面有癰。那脈如果是沉緊的，這邊不是遲緊，是沉緊，因為他病在裏，膿還沒有形成，那膿沒有形成的話，如果我們去攻下，硬是把它用破，那就不會出現膿，而是會出現血。像這脈是沉緊的，那我們其實可以用什麼？薏苡附子敗醬散或者是當歸赤小豆湯，那如果脈是出現洪數，就表示說已經成膿了，那我們要幫助排膿，就像我們身體外面長了痘痘，我們一定要把他擠掉，擠掉很快就好了，所以是可下之，可以攻下，攻下用那一個呢？用大黃牡丹皮湯來主治它。若脈是沉緊的，你用大黃牡丹皮來攻他的話，就會出血，那如果脈洪數的用大黃牡丹皮湯來攻他，那就會把膿排出來，就可以看到膿。整體來看，《桂林古本》是比較合理的，為什麼？既然膿已經成了，我們要幫它排膿為什麼不可以下呢？所以金鑑的這個條文有問題。

【注】

此承上條，詳發其證，以明其治也。腸癰者，其證則少腹腫硬，按之即痛，可知癰在內也；尿時如淋，尿色自調，可知腫礙之也。時時發熱，汗出惡寒，似有表病，而實非表病也。其脈遲緊，則陰盛血未化，其膿未成，可下之，大便有血也。若其脈洪數，則陽盛血已腐，其膿已成，不可下也。下之以大黃牡丹湯，消瘀瀉熱也。

【永諸按】

吳謙說「此承上條，詳發其證，以明其治也」，那腸癰呢，少腹會腫，按了才會痛，它是腫痞，痞不是代表硬，痞是有分一個熱的，一個寒的，所以才講會惡寒，但是表面是熱的，所以會發熱，會汗自出，但是裏面是寒的，所以會惡寒。痞呢是陰陽不相交，所以它是少腹腫起來，而且這腫有分陰陽，一個是在裏面熱的氣，一個是在外面寒氣，所以按了就會痛，痛的原因是氣的堵，那我們可以知道他的癰在裏面。那他說「尿時如淋」，這不是，其實如果講「按之即痛如淋」，這腫痛的感覺就像說你排尿不順的那種痛，就是說小便割割的痛，就是你按下去小腹那邊割割的痛，卡卡的痛，所以按之即痛如淋是這樣的意思，就是說我壓下去這種痛呢就很像小便不利的那種卡卡的感覺。那他要去做分別，這個是不是小便秘尿道感染呢？不是，因為「小便自調」，所以這跟泌尿道沒關係，因為有時候我們在下部的盆腔發炎跟泌尿道的感染，這兩個你把它壓下去，患者的感覺那種痛的型態是一樣的，但是如何去分辨這是盆腔發炎或是泌尿道感染呢？那很簡單嘛，小便如果順的話，就是小便自調，那就是盆腔發炎，那如果小便卡卡的就是泌尿道的感染，就是這樣來分的。那當然也有泌尿道感染和盆腔發炎兩個一起，那這很簡單，小便卡卡的，那泌尿道感染，我們把泌尿道感染治好以後，肚皮壓下去還是卡卡的，表示他有泌尿道感染，也有盆腔發炎，那我們再把盆腔發炎治療，就是這樣。那你想說老師這不是兩個都有嗎？那兩個的話就先治好一個，那另外一個還存在的話，再來治另一個。那時時發熱呢？吳謙這邊都沒有講，時時發熱的意思是固定的多個時間發熱，像這種時時發熱，第一個我們之前有講，在《傷寒論》的時候，「病人臟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者，這是營衛不和」，所以固定時間發熱是屬於營衛不和，還有一個就是臟有病，就是裏面有一些病，所以導致的。我裏面有病，那經絡的氣血在固定的時間要回歸臟腑，那這邊堵住了，固定的時間進不去，就逆出來，所以就出現時時發熱。講簡單一點，這邊有一個門，我們人要進去電影院看戲，結果門這邊被堵住了，那外面就堆了一堆

人，這些人就鼓噪，那不就是發熱嘛，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進去，我買票了，就是這樣。這就是天道，道法自然，從這樣就可以看的出來，那如果只是純粹的熱，那應該就是自汗出，自汗出就表示他的氣有往外走，這竟然出現了惡寒，照理來講，第一個它有汗出，那應該不會惡寒，對不對，那汗出會惡寒呢，那這個惡寒呢？並不是表受到寒的，上條那個癰腫，表面的癰腫的，那是因為受到外寒，那這個不是，這是裏面的寒，那裏面的寒也會導致身體的惡寒，因為它是在腸胃道的表惡寒，所以這是裏的病，那既然腸內有熱，然後腸外有寒，所以也是一樣會形成癰。意思是說，這是腸道，外邊有冷，裏面有熱，出不去，所以就形成這個癰，那這個也會出現惡寒，人家說的腸子冷到，就形成了這個癰了。那脈如果脈是遲緊，這個裏寒還在，熱出不太來，這邊就堆了一堆氣血而已，還沒有化膿，那如果把它攻下了以後，瘡口破掉，因這邊沒有膿，所以就當下血。那如果它是陽很盛的，脈已經出現洪數的，表示外寒已被去掉，膿成了，我們就把他攻下，攻下以後大便就會有膿，像這個是可以攻下的，因為我們從之前外面癰腫的治法，如果不把他擠掉，這個膿會越來越大，所以針對腸癰的膿已成的，是要攻下的，所以金鑑這邊錯了，那攻下會讓膿潰出來。所以下了以後，不像剛才脈沉緊是出現血，而是膿被下出來，腸癰就好了。

【大黃牡丹湯方】

大黃（四兩），牡丹（一兩），桃仁（五十個），芒硝（三合），瓜子（半升）。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再煎沸，頓服之。有膿當下膿，如無膿當下血。

【《桂林古本》】

【大黃牡丹湯方】

大黃四兩，牡丹一兩，桃仁五十個，冬瓜子半升，芒硝三合。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之。有膿者，當下膿。無膿者，當下血。

【永諸按】

理論上用大黃，是因為我們要提供一個攻下的力道，所以大黃的用量其實還滿大的，用到四兩，換成現代就是用四錢。那破瘀的部分，用牡丹皮，因為它是屬根皮的部分，最主要的是通皮膚的瘀血，所以它用沒有很多用一兩，主要是針對表皮的瘀血。那桃仁用的比較多，桃仁用到五十個，桃仁可以破新結的瘀血。那芒硝用三合，就是幫助那些腸液的滲出。那冬瓜子就是冬瓜仁，冬瓜仁用來除膿用的，所以這邊除膿除腐肉是用冬瓜子。為什麼說冬瓜子可以除膿，因為冬主腎，腎氣主腐，冬瓜即使爛掉了，它的子還是可以長成幼苗，所以古人就覺得這個有生氣，可以從瘀腐之中生新，從爛肉裏面長出新肉，冬瓜子的目的是作這樣的，就是說除了幫助排出爛肉，還可以幫助新肉芽的長成，所以像千金葦莖湯之所以用冬瓜子呢？因為已經肺癰了，冬瓜子除了排膿以外還可以幫助肺壁的修補，還可以讓他長出新肉，這是冬瓜子的作用。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之，有膿者」，有沒有看到，有膿的就會下膿，那沒膿的就是脈弦緊的，無膿者當下血，所以這邊有膿當下膿，無膿當下血，可見的，這樣回推回來，可《金鑑本》的條文是錯的，膿已成是可以下的。

【集解】

李杲曰「大黃、芒硝泄熱，桃仁行瘀，丹皮逐血痺，去血分中伏火，瓜子主潰膿血」。

【永諸按】

李杲說「大黃，芒硝泄熱」，大黃主要作用是讓腸胃道充血，那芒硝是鹽類，它的作用是幫助腸液的分泌，所以像燥屎啊，就會幫助腸液的分泌，讓水停留在腸道那邊，然後把硬的大便浸軟。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比較，像麻黃湯發汗，用麻黃、杏仁，麻黃開竅，杏仁分泌，那如果在腸胃道來看的話，一樣，用大黃把血充到這邊，用芒硝促進腸胃分泌，你看很有意思。所以兩個配伍在一起就是這樣，外面發表皮的用麻杏，裏面要發腸胃道黏液的就是用大黃、芒硝。

桃仁我們之前桃核承氣湯有講，桃仁是來破瘀血的，這個瘀血是剛形成的，就是新形成的瘀血。那如果較舊的，如果這個血瘀很久了，我們就要用水蛭，所以這邊的桃仁是去瘀，去新形成的瘀血。那丹皮呢，丹皮的用部是表皮，表皮因為血一直充在癰膿那邊，也會有一些瘀血，所以丹皮的目的也是在清那邊的瘀血，還有表皮化膿的熱。像皮膚的紅腫、腸胃道的紅腫，我們可以用什麼？皮紅不就告訴你你用丹皮，那很有意思喔。像一些皮膚癢的，出現紅腫，古人就用丹皮，我也喜歡用丹皮，因為他就告訴你，他的皮膚是丹色的。然後呢去血

中伏火，其實丹皮最主要是清皮膚那邊充血性的熱。那冬瓜子呢？我們剛才講，瓜子就是他在爛的肉裏面，除了不會受影響，還可以幫忙爛肉的去處，然後又長成新的，因此冬瓜子在這裏的目的就是去腐肉生新肉，那換句話講就是可以排膿生新肉，就是這樣，這是瓜子的作用。

※問曰「寸口脈微而澀，法當亡血，若汗出，設不汗者云何」？答曰「若身有瘡，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

【《桂林古本》】

問曰「寸口脈微浮而澀，法當亡血若汗出。設不汗者云何」？師曰「若身有瘡，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此名金瘡。無膿者，王不留行散主之。有膿者，排膿散主之。排膿湯亦主之」。

【永諸譯】

問曰「寸口脈先微浮而後澀，原則上應當失血和汗出。假設不汗出的，是怎樣」？師曰「如果身上有瘡，被刀斧所傷，失血的緣故，這叫做金瘡。沒有膿的，王不留行散主治之。有膿的，排膿散主治之，排膿湯也主治之」。

【永諸講解】

問曰「寸口脈微浮而濇，法當亡血若汗出，設不汗者云何」？應該要出汗，如果沒有出汗是怎麼回事呢？回答就說，如果是一身上有瘡，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所以導致沒有汗。我們來看《桂林古本》的條文，條文這邊不僅有《金鑑本》的條文，那還有一些方。《桂林古本》說寸口脈，寸口脈就是肺主要的脈叫寸口脈，那邊摸起來微浮，跟《醫宗金鑑本》「脈微而濇」不太一樣，它是微浮，就是在浮的部分脈摸起來脈是微的，沒什麼力道，也就是說浮的部分有摸到脈，其它中和沉的部位沒有，跟《金鑑本》的脈微而濇，不一樣，《金鑑本》的脈微是指在中部的時候，摸到脈是很沒力的，那《桂林古本》是這邊摸到表面就是浮的部位是沒力的，那先沒有力表示氣送不太到，後面就接著濇，就血送不太到，如果這樣來講的話，一定有所失血。脈的力很弱，又出現了血少，理論上應該是亡血。「若汗出」，亡失血就像在出汗一樣，假設沒有流汗的是怎麼回事呢？那師就說呢，若身有瘡，若是身上有瘡。那這個瘡是被刀斧所傷的。所以若身有瘡，因為是被刀子所傷的病，那就是因為他被砍了啦，所以流血導致的。「亡血」，亡就是不再回來了啦！歧路亡羊，那個羊是回不來的，所以亡羊補牢，等到你羊都跑光了，沒有羊了，再來補牢，至少猶未晚矣！

為什麼叫金瘡呢？因為刀斧都是金屬類所製的，而這種瘡是金屬所造成的，所以叫金瘡。那如果這個金瘡沒有化膿，體質較不熱，屬於虛性的，王不留行散來主之。因為沒有化膿，表示是氣血的供應不足，導致刀傷還在而旁邊都沒膿，像這個我們常常可以在那裏看到，有種叫做間室症候群（Compartment syndromes），就是說肌肉受到擠壓，內部出血，但表皮沒傷，因此皮膚內部的壓力太大，必須用開個刀幫內部洩壓，那這個刀口就叫做金瘡，而且刀口沒有化膿。你會覺得好奇喔，不是會化膿。因為以中醫來講，化膿就是這邊氣血很旺盛，有熱往這邊才會化膿，那這邊因為流動不好，為什麼？Compartment syndromes是這邊內部

出血壓力太大，導致氣血都沒辦法流通，若不洩壓處理，那這個地方會壞死，要截肢。所以像這一種的一定要開一個口，然後洩壓，血才會進來，這個是無膿的，那以後我們就知道，*Compartment syndromes* 開刀以後，那我們要幫助這個患者刀創的癒合，我們就是給王不留行散主治他，主要目的是要讓這邊的氣血流動很順暢，所以古代也有可能因為氣血不順暢導致這種瘡。那金創如果有膿呢？表示氣血很旺盛的，導致的化膿，那有兩種治療方藥，一種叫做排膿散，一種叫做排膿湯。

【注】

脈微氣奪也，脈澀血奪也，故曰「法當亡血汗出也」。設無亡血汗出等病，則必身有瘡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

【永諸按】

吳謙說「脈微氣奪也」，脈微就是氣偏衰，氣偏衰則脈微。氣偏衰就是我們本身的體液不夠，所以出現這種。那為什麼造成脈微呢？我們看到這個脈，一定要想到有陰有陽，不是實證就是虛證。那有些脈微是怎樣？氣堵了出不到手足脈位，像瓜蒂散證有沒有，它脈出現微，其實本身有沒有氣虛？沒有。它是痰堵，導致一些脈氣出不去，這一種是實的。那另外一種脈微是亡血，還有脾胃的生化來源不足的。一個是失去的，就是他流血。那一個是都沒吃東西引起的脈微，是來源不足，因此這個患者吃東西啊！可是為什麼脈微？如果他沒有痰堵，表示他有出血，是奪血，所以剛開始是脈微後面接著是脈澀，本來脈微氣比較不夠而已，後來連血也不夠了。記住血一般不太容易會從血管出，出血只有兩種情形，一種是血過熱導

致血管破裂出血，另一種是你被別人砍，被人砍了血才會被奪出，所以這邊講的脈澀就是你被人家砍了，導致氣跟血的奪去。剛開始先奪的是氣，所以他有先後，剛開始先摸下去脈沒力，怎麼慢慢摸久以後脈變澀了，所以叫「脈微而澀」，但是因為是在表面的，所以這邊照理講脈應該微浮，因此就說「法當亡血若汗出」，照理來說應該是亡血或者是出很多汗這種，才會出現這種脈。那他如果沒有出汗，表示有其他耗損的，不是內因就是外因，也就是身上有被刀斧所傷亡血的緣故。

【集注】

李彥曰「汗出亡陽，則脈微；亡血傷陰，則脈澀。微與澀皆陰脈也，設不汗而瘡瘍金瘡，雖不亡陽而亡血，故亦見微澀之脈也，總是營衛虛衰之故」。

【永諸按】

李彥說「汗出亡陽，則脈微；亡血傷陰，則脈澀」，這個是對的。「微與澀皆陰脈」，沒錯。「不汗而瘡瘍金瘡，雖不亡陽而亡血，故亦見微澀之脈也」，金瘡就會失去一些血跟氣，所以會是虛的。那沒有化膿呢？因氣血流動不好，所以我們要用王不留行散。

【《桂林古本》】

【王不留行散方】

王不留行十分（燒），蒴藿細葉十分（燒），桑根白皮十分（燒），甘草十八分，黃芩二分，蜀椒三分（去目），厚朴二分，乾薑二分，芍藥二分。

上九味為散，飲服方寸匙，小瘡即粉之，大瘡但服之，產後亦可服。

【永諸按】

王不留行十分，那我們看我們身體的那個地方是王？心，心為君主之官，誰輔佐它？胞絡輔佐它。那王不能留著它，所以王不留行作用主要是什麼？去幫助那個血的流通所以叫王不留行，王不留行的作用就是幫助瘡處氣血的流通，因為那邊氣血流通不好。第二個「蒴藿細葉」，這要分開來看，這個叫蒴藿，蒴藿這個草要摘它的細葉，這個細葉應該要小字，就表示蒴藿這個草有大的葉子也有比較細的葉子，所以就摘這個細葉子。一些植物的葉子有小葉，這個小葉有時候就講葉托或者托葉。那什麼是蒴藿？我們來看，為什麼講叫蒴呢？蒴剛好是什麼時候？我們講月亮不見那時候，這個草就好比月亮不見的時候，或者是月亮不見那時候比較容易找到，意思是說它在暗處比較容易找到。蒴這個草是比較喜歡生長在陰暗的地方的，所以它叫做蒴。那蒴呢？蒴的話把他看一下，把日加上一個翟字表示太陽比較亮比之前還亮的，這個叫蒴，所以這個蒴藿在陰暗處是比其他的草更明顯的，以這樣來推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蒴藿生長在陰暗的地方，然後長得比其他的草還高的，而且它有大葉也有小葉，那我們要摘它的小葉，用十分然後去燒。為什麼要用蒴藿細葉？其實最主要用來滋陰，也就是說，補充瘡處那邊的陰。

桑根白皮既然它是桑的根，而且又是白皮，所以它是補表皮那邊的氣，那甘草我們知道是補心脾之氣的，那黃芩呢？黃芩是清氣分濕熱的，因為有些氣堵住的話會化熱，像我們用王不留行，那氣血走太快有些氣血會堵住，所以稍微佐一下清氣分熱的藥。蜀椒是用什麼？補陽的、壯心陽的、壯血液的流通的，所以蜀椒是用它紅紅的殼，那是不是也是它的皮，所以蜀椒作用是讓表皮充血，蜀椒是用來讓血液熱起來的，因為我們知道會形成創口，就表示那邊氣血的供給不足，所以用桑根白皮還有蒴藋細葉來幫忙補那些的氣與血。厚朴的部分在這邊是用來除血痺，厚朴會擴張微血管，加強血中之氣的分泌。那乾薑讓脾整個熱起來，加強吸收。芍藥因為我們有所去，也要有所回，所以用芍藥來反佐一下，加強靜脈血的回流，不要讓這個血脈瘀阻。就是說我們血既然都往外部這邊走去了，因為我們有提供熱量，所以藥方中有用蜀椒乾薑，那還記不記得蜀椒、乾薑在那個方中出現過？大建中湯，蜀椒、乾薑、人參的組成，那這也是建中，再加個蒴藋或甘草補氣，再把這個腸胃用好，然後用王不留行讓它直接走到瘡這邊，用蒴藋細葉滋養這邊的養分，幫助瘡的修復，桑白皮也是皮這邊的氣，因為它是白色的，那厚朴就是擴張微血管以後，幫助血中之氣的分泌，而芍藥呢？因為怕這邊充血太嚴重，所以再用芍藥把它反佐，拉回來。

「上九味為散，飲服方寸匙，小瘡即粉之」，如果瘡是比較小的，用粉把它粉一粉，如果是大的瘡我們就吃，產後開刀那個瘡久不癒也不化膿的，我們也可以吃。

【排膿散方】

枳實十六枚，芍藥六分，桔梗二分。

上三味，杵為散，取鷄子黃一枚，以藥散與鷄黃相等，揉和令相得，飲和服之，日一服。

【永諸按】

那如果化膿的這個氣血就比較熱，那我們就是要用排膿散。因為化膿已經告訴我們整個氣血都瘀在那邊，化膿代表這邊的血氣都瘀阻住了。第一個促進這些淋巴的回流，用枳實。枳實可以讓淋巴管變粗，加強淋巴的流動。那芍藥呢？芍藥就是幫助靜脈回流嘛，那血液的滲液少，這邊就不會有癰膿。桔梗是用來去除癰的，所以「肺癰，吐膿如米粥用桔梗湯」。

把這三味杵為散，用雞蛋黃，為什麼用雞蛋黃？因為雞蛋黃不就像膿嗎？所以雞蛋黃也是用來去膿的，就是它可以提供給身體養料把這些膿去掉的，所以雞蛋黃是用來排膿用的，因為雞是屬於東方木，有升發之氣，所以他可以幫助把膿排掉。那用雞子黃把藥粉揉和，喝下去。另外還有一種叫排膿湯，病機是不同的，像這是散，散是針對大範圍的，像蜂窩性組織炎，範圍很大，不是單一顆的，排膿散就是針對蜂窩性組織炎，這邊有好多好多膿的這種蜂窩性組織炎。那我們用枳實擴張淋巴，桔梗通利堵到的氣，芍藥幫助靜脈血回流，再加個雞蛋黃來除膿，之所以用散就是因為他的病是分散的，就是化了很多膿，所以排膿散來治療蜂窩性組織炎是很好的。

【排膿湯方】

甘草二兩，桔梗三兩，生薑一兩，大棗十枚。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溫服五合，日再服。



【永諸按】

排膿湯是針對單一的、聚集的膿，所謂湯就是盪，掃蕩的意思，就是主力對決，例如臀癰，很大的一顆膿，之前就有一個患者屁股長了一個膿，膿頭看起來小小的，但是根部大，裏面都是膿，我們用採血針扎破膿口以後，用拔罐來吸膿，拔起來以後膿都快半杯了，嚇死人，這當然很痛啊！患者痛得要命，痛到屁股會抖，因為在還沒有破潰的時候去拔它，就像我們擠痘痘，剛開始，「哇！好痛」，等到膿被擠出來後，一直擠那邊就不會覺得特別的痛，是這樣的。

既然這邊是排膿湯，是一個大的癰膿，所以治療上就不一樣了，在藥物主力上，這個膿一定要幫它排出，像排膿散的話是用疏通的，因為蜂窩性組織炎的膿在表皮是不容易看到的，但是裏面已經形成蜂窩狀的炎。而臀癰這個膿很大顆了，所以我們幫助它發表排出，既然要發表就用生薑，同樣通利它的氣用桔梗，用甘草來補一些氣，然後用紅棗來保留津液，避免生薑的散氣過度。排膿湯整體上來說，主要是在桔梗來通這些氣堵，藉由生薑的力道把它散到外讓它排出來，用甘草來補氣，用大棗來避免生薑散氣過度，所以排膿湯就是甘草、桔梗、生薑、大棗這些。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這個要記起來，去滓，溫服五合，白天吃兩次。像這個排膿湯和排膿散不一樣，這個是要幫它分散，因為散用疏解的方式就可以了，排膿湯就是要把它拉出去，所以不用芍藥，芍藥會影響發表的力道，而生薑、大棗在一起是避免散氣過多造成津液的缺乏，所以用大棗抑制生薑的發散性。桔梗、甘草，桔梗會通利淋巴，通利

那邊氣，也是會把膿排出去，所以他可以排膿，那這邊用生甘草來緩急，來補一些氣、養一些氣，因為你膿排掉了以後我們還是要補一些氣進來填補空缺。

※病金瘡，王不留行散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病金瘡，王不留行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病金瘡，王不留行散主之」，我們上次已經講過了，金瘡沒有化膿的，我們就用王不留行散，沒有化膿的，表示氣血的不足，所以必須要王不留行來幫助那邊的氣血流通，讓他流通變好。

【注】

此承上條以明其治也。金瘡，謂刀斧所傷之瘡也。亡血過多，經絡血虛，風寒易得干之，故用王不留行散，一以止血出，一以防外邪也。小瘡粉之，即外敷也。

【永諸按】

吳謙說「此承上條以明其治也。金瘡，謂刀斧所傷之瘡也。亡血過多，經絡血虛，風寒易得干之」，不是風寒干之。吳謙說這種瘡因為氣血的虛，導致瘡口沒辦法斂合，不會化膿，所以用王不留行散，他說用王不留行散，一是止血，二是防外邪，其實不是防外邪，而是幫助那邊的氣血流通，使瘡口長好。

【王不留行散方】

王不留行（八月八日采，十分），蒴藿細葉（七月七日采，十分），桑東南根（白皮，三月三日采，十分），甘草（十八分），川椒（除目及閉口、去汗，三分），黃芩（二分），乾薑（二分），芍藥（二分），濃朴（二分）。

上九味，桑根皮以上三味，燒灰存性，勿令灰過，各別杵篩，合治之為散，服方寸匕。小瘡即粉之，大瘡但服之，產後亦可服。如風寒，桑東根勿取之，前三物皆陰乾百日。

【《桂林古本》】

【王不留行散方】

王不留行十分（燒），蒴藿細葉十分（燒），桑根白皮十分（燒），甘草十八分，黃芩二分，蜀椒三分（去目），厚朴二分，乾薑二分，芍藥二分。

上九味為散，飲服方寸匙，小瘡即粉之，大瘡但服之，產後亦可服。

【集解】

徐彬曰「此乃概治金瘡方也。蓋王不留行，性苦平，能通利血脈，故反能止金瘡血、逐痛；蒴藿亦通利氣血，尤善開痺；週身肌肉肺主之，桑根白皮最利肺氣，東南根向陽，生氣尤全，以復肌肉之主氣，故以此三物，甚多為君。甘草解毒和榮，尤多為臣，椒、薑以養其胸中之陽，濃朴以疏其內結之氣，芩、芍以清其陰分之熱為佐。若有風寒，此屬經絡客邪，桑皮止利肺氣，不能逐外邪，故勿取」。

【永諸按】

徐彬說「此乃蓋治金瘡方也」，因為有古本，我們才知道這是治療金瘡不化膿的方，本身是在於虛。「蓋王不留行，性苦平，能通利血脈」，所以王不能留，「故反能止金瘡血、逐痛」。蒴藿易通利氣血」，主要在陰的部分，所以陰中有陽，蒴藿長於陰地而且蒴藿比底下的草還高，表示陽氣是比較旺盛的，所以我們用它的細葉不用長葉，避免陽氣過盛，因此蒴藿用它的細葉，也是一樣通利氣血。「週身肌肉肺主之」，其實是週身的皮，這邊寫錯了，我們皮膚是由肺所主的，肌肉是脾、脾胃。既然我們金瘡，那邊的皮收斂不好，所以用桑白皮來清利肺氣，其實也是補表面皮的氣，是這個關係，這不是在生肌肉的，因為肺跟皮毛相表裏。甘草解毒，乾薑跟椒是補裏的，先溫裏讓這邊氣往外走得快，所以用椒、薑，合於甘草。厚朴的目的在於擴張微血管，就會幫助微血管這邊泌液。與生薑不一樣，生薑被桂枝拉到血管以後，會在微血管加強分泌液體，然後還會發表。我們這邊用厚朴的目的是不希望生薑的散氣，因為這是虛的金瘡，我們只需要分泌就可以了，所以才用厚朴。黃芩呢？黃芩的目的是避免說我用了這些熱藥有熱氣積在那邊，所以稍微佐一下黃芩，來清氣的熱。芍

藥是避免血都往瘡走，到時候太多了，導致血液壅堵，所用芍藥幫助靜脈的回流來預防，可以去除掉那邊的充血過度，是這樣的。

※浸淫瘡，從口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浸淫瘡，從口流向四肢的，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的，不可治。

【永諸按】

我們再來看看浸淫瘡，浸就是慢慢的侵蝕，淫就是泛濫，所以我們看到的濕疹就是比較偏向浸淫瘡，因為濕疹可能剛開始小小的，慢慢拓開，這個叫做侵，四處泛濫這個叫做淫。因為侵是人部，像侵門踏戶表示人，如果換成水，就是這些水是往外散的，侵占其他的地方，這個叫浸，淫就是四處泛濫。所以開始氾濫，那他的氾濫會從那邊？他說如果從口，從嘴巴這邊的浸淫流向四肢的，這是可以治療的，因為口是屬於陽中之陽，四肢是屬於陽中之陰，浸淫瘡是濕熱為體屬陽中之陰（手）或陰中之陽（足），所以歸於陽中之陰位或陰中之陽位，是得其本位，是順的。那如果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就是說從陽中之陰，到了陽中之陽，表示濕熱已上侵入頭，越其本位，這是不可治了。

【注】

浸淫瘡者，浸謂浸浸，淫謂不已，謂此瘡浸淫留連不已也。從口流向四肢者輕，以從內走外也，故曰可治；從四肢流走入口者重，以從外走內也，故曰不可治，浸淫者，猶今之癩癘之類。

【永諸按】

浸呢？其實就是擴散開，那淫呢？並不是不已，而是氾濫，四處氾濫。像侵略他人國家會往弱的地方打，那一「浸淫」不是啊，它是這種四處侵略的，所以叫浸淫。那一「浸淫」，吳謙說猶如現在的「癩癘」，癩癘不是，癩就是賴在身上不走的，比較偏向乾癬，浸淫的話比較偏向現在濕疹或是泡疹。

※浸淫瘡，黃連粉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浸淫瘡，黃連粉主治之。

【永諸講解】

那浸淫瘡要怎麼治療，所以濕疹用什麼治最好用，用黃連粉最有用，「浸淫瘡，黃連粉主之」。《桂林古本》條文也是同《金鑑本》，但是在金鑒本沒有藥。黃連粉主要治療因為充血導致滲液的濕熱，因為黃連可以抑制血管的充血，血管沒有充血的話滲液就不會那麼多了，所以那些濕也就會不見，以是這樣的。

【按】

此承上條以明其治，黃連粉方脫簡。

【集解】

尤怡曰「黃連粉方未見大意，以此為濕熱浸淫之病，故取黃連一味為粉，粉之，苦以燥濕，寒以除熱也」。

【永諸按】

尤怡說黃連粉，方意未見啦，但是是濕熱浸淫，故取黃連一味粉之，那也可以啦。《桂林古本》的黃連粉是黃連跟甘草各等分，把它們搗成末，也可以吃，也可以粉瘡上。黃連粉用來治療濕疹非常好，我們把它做成外用的藥粉，把它粉在上面。那吃的話是吃一方寸匙，苦甘苦苦的。

【《桂林古本》】

【黃連粉方】

黃連十分，甘草十分。

上二味，搗為末，飲和方寸匙，並粉其瘡上。



跗蹶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蛔蟲病脈證並治第十九

※師曰「病跗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卻。刺入二寸。此太陽經傷也」。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師曰「生跗蹶的病，病者只能向前，不能向後退。刺入二寸，這是太陽經傷」。

【永諸講解】

師曰「病跗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卻。刺入兩寸。此太陽經傷也」，這邊講的是「病跗蹶」，跗就是腳背的部分，那蹶的意思就是說陰陽氣不相順接，就是腳的陰陽氣沒辦法相接，所以導致他可以往前，前就屬於陽，「卻」，後退，就是屬於陰，表示陽盛陰衰。那這個是太陽經的傷，刺入兩寸，那足跗的太陽經在那裏？在足小趾外側，這邊有僕參、金門、京骨、束骨、通谷、至陰，他說刺入兩寸，那扎入兩寸，應該是在至陰上兩寸的位置，那是通谷的位置，通谷是榮穴，也剛好是子穴，榮針主身熱，可以瀉過多的陽氣。

【按】

證刺俱未詳，必有缺文，不釋。

【永諸按】

吳謙他說證刺都沒有詳，必有缺文，所以他不做解釋。

※病患，常以手指臂腫，動此人身體者，藜蘆甘草湯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病者，常因手指臂腫，動病者自身身體的，藜蘆甘草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這條《桂林古本》也沒有，因為一般在《傷寒論》大概都是寫病者，而這說病患，「病患，常以手指臂腫」，常常因為手指還有臂的腫，動，來動搖身體的，用藜蘆甘草湯主之。那手臂的腫動，都是因為有痰飲。那手是屬於陽，手因為在隔上，所以病在上就是用什麼？吐法，所以用藜蘆甘草湯來吐這個痰把上焦的痰飲去除。我們知道說這個是因為淋巴回流不好導致痰的產生，那像這個的話，我們可以用什麼？防己黃耆湯來做治療，那如果堆得很嚴重的話，我們就必須要用比較強烈的方式，所以就要用吐法。尤其頭內痰涎的聚集，就會導致癲癩，所以屬於痰性的癲癩，那我們就用藜蘆甘草湯。藜蘆甘草湯是一個吐法，它就是藜

蘆跟甘草兩味藥而已，那吃了它就會狂吐痰，那痰吐了以後，頭這邊痰減了，手不會腫了，癩癩也不太會發了，就是這樣的關係。

【按】

證未詳，方亦缺，不釋。

【永諸按】

吳謙說證不是很詳盡，方也缺，不釋，其實藜蘆甘草湯就是藜蘆甘草兩味藥而已。

【藜蘆甘草湯方】（缺）

【《桂林古本》】

無。

※轉筋之為病，其人臂腳直，脈上下行，微弦，轉筋入腹者，雞屎白散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轉筋所造成的病證，病者臂腳直，脈上下行，脈微脈弦。轉筋入到腹的，雞屎白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桂林古本》沒有這個條文，「轉筋之為病」，我們講常常講霍亂轉筋，什麼叫轉筋？其實用閩南話來講最清楚了，就是轉到筋，轉筋跟抽筋不一樣，抽是上下的叫做抽，轉筋是這條筋繞圓旋轉，這個叫做轉筋。「其人臂：」就是手臂，還有腳是直的，那脈是往上往下走著，而且稍微有點弦，那如果這個轉筋，「轉筋入腹」，就是說我們這個轉筋到肚子，肚子這邊有腹直肌、腹橫肌，那這個筋也是轉到的時候，進到腹的時候，就用雞屎白散來注治之。那雞屎白的部分，大概都含有鈣質，鈣質比較多，所以就是說這種轉筋的話，是鈣質不夠，所以用雞屎白散。那其實我們也可以用什麼？用牡蠣啦，牡蠣提供一些鈣質就可以了。那脈是上下行，稍微有點弦，是因為鈣質少的時候其實肌肉都會比較繃緊一些，包括脈，因為脈裏面也有肌肉，所以會影響到。

【注】

臂同背，古通用。臂腳直，謂足背強直不能屈伸，是轉筋之證也。脈上下行，謂迢迢長直，微弦不和，是轉筋之脈也。中寒之人，外寒盛則手足拘急轉筋，痛不能忍，甚者入腹，則牽連少腹拘急而痛也。主之雞屎白散，以治風寒痺氣之在筋也。

【永諸按】

吳謙說「臂通背，古通用」，臂和背是不一樣的，臂是手臂，背是胸的反面處，不一樣，那他說兩個古代是通用，不是啦，我們手的上面的叫做上臂，下面的叫下臂，而足的部分，那上段的部分叫做股，下面這個部分就叫做腳，手的上半部叫做上臂，下半部叫下臂，然後上臂三角肌的部分叫做臑。條文說臂腳直，就是手臂，因為它是引起鈣質的不夠嘛，所以引起全身的四肢的手足抽筋強直，沒辦法屈，這就是轉筋。

那脈上下行就是從這個脈一摸它不會像我們的寸關尺摸起來有它部位，就是說正常的寸關尺的脈動是六到七分的長，那它不是，它是一路都通行無阻，這個就叫脈上下行，摸下去，脈的跳動都整條一路上去的，脈微弦，就是有脈微，力道在中部取的時候，脈比較沒有力道，然後又有弦，脈微弦是這樣的意思。那鈣質不夠，會導致手足的抽筋。為什麼從手腳開始呢？因為我們手腳常常要動作，所以所需鈣的含量高，當你的鈣的含量降低的時候呢，會最先表現出來，那如果更嚴重的，就會到肚子，嚴重就引起腹肌的轉筋。

那用雞屎白散主要就是因為它裏面含有鈣質，那我們叫人家吃雞屎白人家也不要，所以我們可以用鈣片或含鈣的東西，像是小魚乾給他就可以了，就是這樣。那《桂林古本》沒有這一條，這一條可能是從別的地方來的。

【雞屎白散方】

雞屎白。

上一味為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溫服。

【《桂林古本》】

無。

※陰狐疝氣者，偏有大小，時時上下，蜘蛛散主之。

【《桂林古本》】

病人睪丸偏有大小，時有上下，此為狐疝，宜先刺足厥陰之俞，後與蜘蛛散。

【永諸譯】

病人的睪丸偏有大小，有時上下，這是狐疝，應先刺足厥陰之俞穴，後與蜘蛛散。

【永諸講解】

「陰狐疝氣」，陰就是看不到的地方，那狐是四處跑，那疝氣在看不到的地方就是陰狐疝氣，其實就是我們衣物遮蓋之處，那一般講陰部，那狐疝就是它的氣，有可能這邊腫，有可能那邊腫，簡單的說就是一個氣結。那氣結，他說「偏有大小」，一邊有大有小，有上有下，時時上下，在固定的時間他會往上或往下，時時就是固定的時間，而且這種頻率蠻高的，它的時辰有很多個，然後說「蜘蛛散主之」。《桂林古本》，是說病人睪丸偏有大小，那睪丸為什麼會偏有大小呢？因為我們睪丸部分的淋巴，和從腳這邊來的淋巴是不一樣的，兩者到上面才會匯成胸管。睪丸這邊如果不通，就會大起來，如果通了就會變小。那如果淋巴是比較熱有上升性，那就會往上，如果這邊淋巴比較冷，屬陰的，那就會往下，所以呢固定的

時間會上會下，或者是在身體體質比較熱的時候，那這些氣結就會往上走，那比較寒的時候，就會往下走，所以「時有上下」，那因為它的位置不固定嘛，就像狐狸嘛。狐狸有很多個洞穴，逃生孔道很多，四處跑出來，所以叫狐疝，不會在固定一個地方出現。因為足厥陰，有繞陰器，所以應該要先刺足厥陰之俞，足厥陰之俞穴。俞主體重節痛，那為什麼會體重節痛呢？就是因為他的淋巴流通不順，才會導致體重節痛。俞的部分我們可以用足厥陰的俞穴，也就是大衝穴，那先扎，扎完以後再給蜘蛛散。

【注】

偏有大小，謂睪丸左右有大小也。時時上下，謂睪丸入腹，時出時入也。疝，厥陰之病也，以與狐情狀相類，故名之也。主之蜘蛛散，入肝以治少腹拘急而痛也。

【永諸按】

吳謙說偏有大小，就是說睪丸的左右有大有小，看那邊的氣堵住。那一「時時上下」呢？他說睪丸入腹呢，時出時入。其實不是，是因為那邊堵到的氣，隨著我們身體的冷熱而上下，像睪丸或者是男生的陰部陰器的地方。如果碰到熱，就會往下墜，就會鬆弛。如果碰到冷呢，就會把體溫收住，所以就往上提。同樣的，在人體在白天，比較熱性時辰的時候，會隨著天時的熱，整個氣是往上拉往外走的，所以睪丸這邊的氣就被往上拉，因此有的時候就上去。那當傍晚夜間的時候，人的氣是往內收的，所以這些氣就往下降，它是屬陰，所以是偏有大小，然後時上時下是這樣的。那因為沒有固定的位置，跟狐出現的狀況有點類似，所以他就叫狐疝。主要來用蜘蛛散來治療，因為蜘蛛所結的絲都是一些氣，蜘蛛肚子那麼大，像疝的形狀，

而且又是在陰部，所以是醫者意也，就像我們突然陰囊變這麼大，像蜘蛛的形狀。而且蜘蛛又會吐絲，就是可以把這些氣從由內往外散。

【集注】

趙良曰「睪丸上下，有若狐之出入無時也，故曰狐疝」。

【永諸按】

趙良說「睪丸上下，有若狐之出入無時也，故曰狐疝」，講的不錯。

李彥曰「偏有大小，以睪丸言。時時上下，以睪丸入小腹出囊中言」。

【永諸按】

李彥曰「偏有大小，以睪丸言」，是以陰部的、睪丸那邊來講。「時時上下」，是指往上走往下走，氣走的關係，不是「睪丸入小腹出囊中」。

尤怡曰「陰狐疝氣者，寒濕襲陰而睪丸受病，或左或右，大小不同；或上或下，出沒無時，故名狐疝」。

【永諸按】



尤怡曰「陰狐疝氣者，寒濕襲陰而睪丸受病」，其實不是，最主要是氣結在那邊，疝氣的話有時候是本身的氣虛，這些淋巴液上去而往下墜，就是氣上去而往下墜，在男生就墜在陰部了，所以如果以這樣來看的話，女孩子的陰腫，也是可以用蜘蛛散來治療。

【蜘蛛散方】

蜘蛛（熬煎，十四枚），桂枝（半兩）。

上二味為散，取八分一匕，飲和服，日再服，蜜丸亦可。

【永諸按】

蜘蛛散主要用蜘蛛做為君藥，蜘蛛從屁股吐絲，由內往外，所以就可以去除掉這個疝。過來再用桂枝半兩，把它做成散，取「八分一匕」，就是一個湯匙大概八分的量，「飲」就是跟一些粥，不是單純的水而已，或者是裏面有養分的東西，比如說果汁之類的、或糖水、或米漿水，這些都叫做飲，豆漿、母乳這些都是，跟它一起吃下去，那白天吃二次，或是做成丸也可以，主要用桂枝來通脈，用蜘蛛來提氣。

【《桂林古本》】

【蜘蛛散方】

蜘蛛十四枚（熬），桂枝一兩。

上二味為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匙，日再服，蜜丸亦可。

【集解】

尤怡曰「蜘蛛有毒，服之能令人利，合桂枝辛溫，入陰而逐其寒濕之氣也」。

【永諸按】

尤怡說「蜘蛛有毒，服之能令人利，合桂枝辛溫入陰，逐其寒濕之氣也」，其實蜘蛛不是用來逐寒濕的，主要是來通陰部這邊的氣結，而且這氣結特別是在厥陰肝經的，就是睪丸部分的，所以蜘蛛特別用來治療睪丸，就是陰部的氣結腫脹，因為它的形狀跟睪丸部的地方很相像，蜘蛛的腹非常大。

※問曰「病腹痛有蟲，其脈何以別之」？師曰「腹中痛，其脈當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蛔蟲」。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問曰「病腹痛有蟲，病者的脈如何辨別」？師曰「腹中痛，病者的脈應當沉，若是弦，反洪大，所以有蛔蟲」。

【永諸講解】

問曰「病腹痛有蟲，其脈何以別之」？這《桂林古本》沒有，肚子痛而且有蟲，他的脈是怎樣來判斷呢？師就說「腹中痛，其脈當沉」，如果是肚子痛，那應該脈就沉的，因為是氣血流動不好，而且有寒，所以他的脈就應該是沉的，因為腹痛嘛，腹中的寒濕，所以脈應當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虵蟲」，如果是弦的，弦者為痛，就是氣流行不順暢。腹中痛的脈是沉的，那還有一部分是因為痛，所以導致血管的收縮，所以脈沉，其實「若弦」就是這個脈是弦的，而且反而是洪大的，那是脈證不合，但是人還是很好的，那這個肚子痛就是蛔蟲造成的，是以這樣來判斷的，《桂林古本》沒有這個條文。《醫宗金鑑本》「腹痛有蟲」，腹痛有蟲如果是單純本身的問題造成的，脈應該沉而弦，沉的話因為冷，腹中在裏，所以脈當沉，那痛的話，是氣血不通，所以脈應該要弦，結果反而出現洪大的脈，所以就知道了不是那種本身氣血循環的問題，而是蟲導致的痛，那蟲是因為濕熱所生，所以就說有蛔蟲，像這個脈洪大，洪代表是氣分有熱，大代表的就是虛，因為蟲把血都拉走了，所以人虛導致這種脈洪大，因此判斷就說這是有蛔蟲。

【按】

腹痛有蟲，以洪大脈別之，未詳，必有缺文，不釋。

【永諸按】

吳謙說「腹痛有蟲，以洪大脈別之，未詳，必有缺文，不釋」，其實這條是可以解釋的。

※蛔蟲之為病，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不止，甘草粉蜜湯主之。

【《桂林古本》】

病人嘔吐涎沫，心痛。若腹痛發作有時，其脈反洪大者，此蟲之為病也，甘草粉蜜湯主之。

【永諸譯】

病人嘔吐涎沫，心痛。如果腹痛，發作有固定時間，病人的脈反而洪大的，這是蟲所造成的病。甘草粉蜜湯主治之。

【永諸按】

「蛔蟲之為病，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不止，甘草粉蜜湯主之」，蛔蟲的病會令人吐涎沫，而且心會痛，我們知道蛔蟲的生活史有一個部分，從肺那邊入心，所以他會導致心那邊的痛，那藉由血液循環，到小腸那邊出來，所以會令人吐涎，令人心痛，發作有固定的時間。用「毒藥」，毒藥就是比較劇烈的藥，主要像烏頭赤石脂丸這一類的，因為你心痛，那沒辦法止，我們要用什麼，甘草粉蜜湯來主治之。

《桂林古本》說，病人如果常嘔吐涎沫，因為蟲在胃中，像我們有個東西在胃的時候，我們就會一直分泌胃酸或消化液，那這東西沒有辦法被消化，就會刺激胃壁，導致這涎沫的產生，然後嘔吐出來。「心痛」，我們可以從網路上來看蛔蟲的生活史，蛔蟲卵吃進去，然

後在腸子這部分幼蟲孵出鑽入腸壁進入血管，到心，經肺循環，然後上行到肺，然後從氣管出來，然後再經由食道、胃，最後寄生在小腸，這是它的生活史。好，所以用甘草粉蜜湯，那粉蜜就是用來殺蟲用的。

【注】

蛔蟲，即今之人所名食蟲也。蛔蟲之為病，發作有時，發則令人吐涎，心痛欲死，即服攻下毒藥，非積之痛，乃蟲之痛，故不能止也。主之甘草粉蜜湯者，以蟲得甘蜜而上，得鉛粉而殺，從治之法也。

【永諸按】

吳謙說「蛔蟲，即今之人所名食蟲也」，蛔蟲的病發作有時，發的時候就會令人吐涎、心痛，那他說即使服了攻下的一些毒藥，像烏頭赤石脂丸那一類的毒藥，因為烏頭算蠻毒的毒藥，但因為這心痛不是寒，是蟲造成的，所以沒辦法止，那用甘草粉蜜湯來治療。像蟲用這種甘的東西，如蜜，吸引它來吃，然後用鉛粉來殺他，粉就是鉛粉，來殺它，就是等於是一個毒餌。像現在殺蟲的這部分，西醫有些藥還不錯，它麻痺蟲體，然後排出體外，其實我們是可以考慮一些打蟲藥，像 mebendazole 那一類的，imidazole 這一類的都可以。

【集注】

徐彬曰「發作有時，謂不恆痛也，則與虛寒之綿綿而痛者異矣。毒藥不止，則必治氣治血，攻寒逐積之藥，俱不應矣，故以甘草粉蜜主之，白粉殺蟲，甘草與蜜既以和胃，又以誘蛔也」。

【永諸按】

徐彬說「發作有時」，是固定的時間痛，但如果是寒的話，會一直在痛，所以不一樣。那一「毒藥不止」，就是我們用一些強力的溫寒驅寒的藥，或者是攻寒逐積的藥都沒有作用，這邊講得不錯，知道說這不是寒，表示這是蟲所導致，而且它脈也不是什麼沉弦，而是出現了洪大，所以我們知道是蟲，用甘草粉蜜湯。「白粉殺蟲」，其實就是鉛粉，甘草蜂蜜用來誘蛔，把它們混在一起，吃下去蟲就掛了，就可以排出來了。

李彥曰「《靈樞》云『蛔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令人吐涎也』。蛔上入膈，心在膈上，故心痛，須臾下膈，則痛止，故發作有時也。廉泉任脈穴名，在頷下骨尖中」。

【永諸按】

李彥說，《靈樞》說「蛔動則胃緩」，那胃緩因為感覺有東西，那胃就放鬆擴張了一下，那擴張的時候廉泉就會開，因為覺得要吃東西了，所以就會有涎下，口水就會下來了，那最後就會令人吐涎，就是這樣。那蛔往上走到膈，「心在膈上」，所以會心痛，「須臾下膈則痛止」，所以發作有時。

【甘草粉蜜湯方】

甘草（二兩），粉（一兩），蜜（四兩）。

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內粉蜜，攪令和。煎如薄粥，溫服一升，瘥即止。

【永諸按】

那甘草粉蜜湯是甘草、還有粉、蜜，其實就是白粉。條文說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兩升把渣去掉，然後把粉跟蜜用下去，攪一攪，把它煎一煎，像薄薄的粥，溫溫的服一升，好了就止服。那《桂林古本》還不錯還把白粉特別講了，白粉就是鉛粉。

【《桂林古本》】

【甘草粉蜜湯方】

甘草二兩，白粉一兩（即鉛粉），蜜四兩。

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納粉蜜，攪令和，煎如薄粥，溫服一升，差，止後服。

【集解】

李杲曰「蛔得甘則動，其性喜故也。胡粉有毒能殺蟲，置粉於甘草蜜湯中，誘蛔食之也」。

【永諸按】

李彭說「蛔得甘則動，其性喜故也」，其實就是一般蟲喜歡吃養分，所以藥方那邊有甜的。那他說胡粉有毒，胡粉也就是鉛粉，那把鉛粉放入甘草蜜湯來誘使蟲來吃，來殺蟲，由大便排出。

※蛔厥者，當吐蛔，今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為臟寒，蛔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蛔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蛔。蛔厥者，烏梅丸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藏厥，非為虵厥也。虵厥者，其人當吐虵。今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為藏寒，虵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虵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虵。虵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永諸譯】

傷於寒，脈先微而後手足逆冷，到了七八天，皮膚冷，病人躁動，沒有暫時安靜的，這是臟厥，不是蛔厥。蛔厥，病人應當吐蛔，現今病人安靜而有時又煩，這是臟寒，蛔往上進入膈，所以煩。一會兒又停止，吃了東西就嘔又煩的，蛔聞到食物味而跑出，病人應當要吐蛔。蛔厥的，烏梅丸主治之，又主長期下利。

【永諸講解】



蛔厥者，如果是因蛔者導致陰陽不相順接的手腳的冷，那應當就會吐蛔蟲，那今病者靜，安靜，但是又有固定時間會煩起來，就說這是臟寒，為什麼？這是因為我們的精專營氣會在固定時辰從經絡灌注入到臟腑，如果這個臟是冷的，那氣血沒辦法進去，就會上逆而出，所以就出現這種煩，那像這種是叫臟寒。那如果是蛔的話，蛔上入膈，所以會煩，但是蛔蟲又會跑回去，所以須與復止。那吃到食物又會想要嘔吐，然後又再煩，因為蛔又跑上去了，又煩，又因為蛔跑的比較上面，就是聞到食物的味道所以衝的比較上面，那引起我們的嘔吐反應，就把蛔吐出來了，所以其人當吐蛔，那如果像這種因蛔而導致的陰陽氣不相順接的蛔厥，我們用烏梅丸。

《桂林古本》是說「傷寒，脈微而厥」，傷於寒，脈是先沒力，那後面的時候就厥，就是說陰陽不相順接，甚至出現了手足冰冷，刚开始摸到脈是沒什麼力的，後來發現手腳怎麼竟然變冷了，那到了七八天，七八天就是過經的時間了，過經就代表有可能入裏，有可能再經，有可能病癒，那條文告訴我們說「膚冷」，皮膚變冷了。「其人躁」，像這個躁屬於陰的病，就是說我們的氣血循環沒有辦法達到腳，所以腳必須藉由動作來幫助氣血流通，所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所以這個寒已經入裏了。那人裏引起什麼？他說此為「臟厥」，引起內臟那邊陰陽不相順接，那這種它不是蛔厥，這是傷寒導致的。那它說臟厥和蛔厥有什麼分別呢？蛔厥的，這個人一定會吐蛔蟲，那現在病者安靜，因為寒，那固定的時間煩，就是氣血要進卻進不去，從內臟逆行出於外的經絡，會上衝，所以出現這種煩，這個就是臟寒。那蛔厥的話呢，是蛔往上進到膈，所以會出現煩，但是蛔又退回來了，就停了，就不煩了，那吃到得到食物就嘔吐，因為蛔蟲會往上走，那往上走就會引起一個嘔吐反應，所以你吃食物，那蛔就往上走就引起這個嘔吐，那蛔又往上走到膈的上面，又會煩，然後因為走到比較

上面的地方，然後引起嘔吐反射，所以說「蛔聞食臭出」，那這個人就會吐蛔蟲，那像這種蛔蟲導致的厥，陰陽氣不相順接的，我們就用烏梅丸來主治它，那烏梅丸又是用來主治久利，拉肚子拉很久的，烏梅丸是一個寒熱並用的藥，我們到時候再看。

【按】

此為臟寒之「此」字，當是「非」字，若是「此」字，即是臟厥，與辨蛔厥之義不屬。

【永諸按】

吳謙說此為臟寒的「此」字非，其實最主要是因為他把這個「此為臟寒」的這部份沒有做一個句點，而且把它混在一起了，所以才導致這個樣子。

【注】

蛔厥者，謂蛔痛手足厥冷也。若臟寒痛厥，則不吐蛔，此蛔厥、臟寒之所由分也。靜而時煩，乃蛔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又吐又煩，是蛔聞食臭出故也。主之烏梅丸者，以蛔得酸則靜，得辛則伏，得苦則下，方中大酸，大辛、大苦，信為治蟲之要劑也。

【永諸按】

蛔厥就是因為蛔蟲導致手腳的陰陽氣不相順接導致的寒，那如果是臟寒的厥，就是臟的寒導致陰陽不相順接的這種厥，他不會吐蛔，所以就這樣分。那固定的時間會煩，這個是屬於臟寒所導致的，因為「病人臟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所以臟有病的時候，氣血進不到

內臟，在固的時間，會有氣血往上衝，形成煩，那這個跟那個蛔厥不一樣，因為蛔厥的蛔的煩，是只要蛔上到膈就會煩，沒有固定的時間，而這個臟厥是有的，臟厥是有固定的時間的。那蛔上入其膈導致煩，那須臾因為蛔從膈跑下來了，又止了，沒有固定的時間，看蛔蟲的高興，喜歡往上的時候，你就煩起來，不喜歡就往下，那也可以就是說，你如果吃了食物呢，這蛔蟲好喜歡喔，他聞到香香的東西，所以就從下面小腸不斷往上跑，跑到胃那邊，這時候就引起嘔吐，那所以就是會吐蛔，所以這就是蛔厥，像這個我們用烏梅丸來主治。

【烏梅丸方】

烏梅（三百個），細辛（六兩），乾薑（十兩），黃連（一斤），當歸（四兩），附子（炮，六兩），川椒（去汗，四兩），桂枝（六兩），人參（六兩），黃柏（六兩）。

上十味，異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搗成泥，和藥令相得，內白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十九，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九，禁生冷滑臭等食。

【永諸按】

我們來看烏梅丸，烏梅用三百兩，下面這邊細辛、乾薑、附子、蜀椒、當歸、桂枝、人參，這些是在補什麼，補虛的，還有補陽的，附子、蜀椒，附子溫脾腎之氣的，蜀椒是溫脾胃的血，就讓他的血熱起來。那當歸是幫助血往外流的，我們把脾胃這邊熱起來的時候，讓血往外送，那桂枝也是，桂枝是要通脈的，所以把臟深層的寒，那個久鬱的寒，分成兩部份，上面是熱，下面是寒，所以叫做厥陰病，那這個寒呢？他就用什麼？厥陰因為跟血脈有關係，

所以用當歸，用蜀椒，一個幫助血液的流通，一個讓血熱起來，那血既然有病了，一定會牽涉到氣，那桂枝是讓血往外走，因為它有厥，所以這三個是針對厥陰血分的病，那因為它有久痢，拉肚子，氣本身有虛，所以用附子，血寒了氣也會跟著寒，所用附子，來溫氣，人參來補氣，那因為他一直在拉肚子，所以我們用烏梅，烏梅是厥陰的，來抑制血中之氣的外滲，主要是抑制血中之氣的分沁，那其他的部份呢？像乾薑也是讓脾胃好起來的，乾薑、附子，我們看到四逆湯的影子，乾薑、附子、人參再加個甘草，就是四逆湯了。那細辛呢？是通氣脈，像當歸四逆湯就有用到細辛，讓氣可以走到最外的，其他剩下的部分就剩下黃連跟黃柏，這是用來除熱的，這個熱在那邊？這個熱是在胃那邊，因為他有心中疼熱，所以用黃連，再用黃柏，因為柏是屬於皮，所以通肺，用這二個來治煩，是這樣的。

【《桂林古本》】

【烏梅丸方】

烏梅三百枚，細辛六兩，乾薑十兩，黃連一斤，當歸四兩，附子六兩（炮去皮），蜀椒四兩（出汗），桂枝六兩（去皮），人參六兩，黃柏六兩。

上十味，異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斗米下，飯熟，搗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集解】

李彥曰「烏梅味酸，黃連、黃柏味苦，桂枝、蜀椒、乾薑、細辛味辛，以蛔得酸則止，得苦則安，得甘則動於上，得辛則伏於下也。然胃氣虛寒，人參、附子以溫補之，吐亡津液，當歸以辛潤之，則蛔厥可愈矣」。

【永諸按】

李彥說烏梅味酸，那味酸可以收斂，酸就是收斂，所以可以止久利，就是讓腸胃道不要滲液，那這收呢是收血中之氣，烏梅是入厥陰，所以是收血液中的氣。那黃連黃柏呢？就是苦，那因為有心中疼熱，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所以用黃連來去除這種心中疼熱，那黃柏的話，也是用來清這些熱，那桂枝、蜀椒、乾薑這些剛才都已經講了，那虛寒人參、附子是這樣，那當歸是用來散的，來散血的，蜀椒是用來讓血熱的，腸胃道的血熱的，所以整個這樣治療的話，蛔厥就可以好。

婦人妊娠病脈證並治第二十

# 卷六

※師曰「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妊娠，桂枝湯主之。於法六十日，當有此證，設有醫治逆者，卻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

【《桂林古本》】

師曰「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嘔，不能食，無寒熱，此為妊娠，桂枝湯主之。於法六十日當有此證。設有醫治逆者，卻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

【永諸譯】

師曰「婦人得平常人的脈，但陰脈小弱，嘔，吃不下，沒有寒熱，這是妊娠，桂枝湯主治之。原則上六十日應當有此證。假設有醫生治療錯誤的，會一個月再現。若加上吐下，則孕就沒了」。

【永諸講解】

師曰「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妊娠，桂枝湯主之，於法六十日，當有此證，設有醫治逆者，卻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那《桂林古本》寫的是

師曰「婦人得平脈」，平脈就是浮中沉，在中部的的位置叫做平，也就是在寸口關上尺中都是在中部，這個就叫做平脈。那陰脈小弱的話，陰脈如果以寸關尺來講的話，尺脈就是陰脈。那如果以左右手來講的話，病患的右手是屬於什麼？氣，你看這邊肺、脾、命門，那邊心、肝、腎，左邊這邊主血的，所以右邊主氣，左邊主血，以這樣來講的話，那左邊就叫做陰脈，也就是告訴我們左邊的脈會比右邊的脈還弱，陰脈它是比較小的比較弱的。另外如果以我們講人迎脈還有手，我們這邊是一個人，還有手，因為它是在胸膈以上嘛，所以人迎跟寸口都是屬於陽脈，只不過人迎脈它是陽中之陽，那寸口是陽中之陰。同樣的，以腳來講的話，這邊的跌陽跟少陰相對於寸口跟人迎，它就是陰脈。那如果我們再細分一點的話，以寸口跟人迎脈來講的話，那寸口的脈它就是在陽部的陰脈，所以這些陰脈都是比陽脈這邊還小還弱，所以它叫做陰脈小弱。那為什麼陰脈小弱呢？因為我們妊娠要養胎嘛，所以氣血會比較少一點，她的脈是比較小，小就是血比較少一些。那弱的話，也是氣少一些，我們小就是血比較少一點叫做小脈，弱脈就是氣比較少一點，少一點點叫做弱。那如果變成細，細就是血損失太多了，才變成細脈。那如果是微就是氣損失太多了就造成微。陰脈小弱的原因這是什麼？這是因為她懷孕了，所以「此為妊娠」應該加在這邊，「此為妊娠」應該在「陰脈小弱」後面，所以婦人如果她是脈平，那陰脈是比較小弱的，告訴我們這就是什麼？這就是妊娠，懷孕了，所以懷孕的脈就是這麼來判定，這樣孕脈應該會把了，三部脈皆在中，陰脈比較小弱。「其人嘔」，如果懷孕了，但是她又嘔吐，沒辦法吃，也沒有寒熱，沒有說冷、熱的問題，這個告訴我們是怎樣？雖然嘔是三焦的問題，但是因為無寒熱，所以是營衛不和的問題，因此就用桂枝湯主治之。像我們在治療懷孕的人她有嘔沒辦法吃，也沒有寒熱，也沒有說畏寒，也沒有說發燒，也沒有身熱這種問題了，一般這個叫做妊娠嘔吐啦，我們就用桂枝湯來主治它。

「於法」，照道理來講，大概懷孕的第六十天，如果體質比較虛，照道理來講，六十天就是懷孕第二個月的時候，應當會出現這個症狀。然後這邊講「設有醫治逆者」，如果說有醫生治療錯誤，不是給桂枝湯，他可能給生薑半夏，小半夏湯，那治療的方法是有些錯誤，就是用的方劑的錯誤，不是用桂枝湯，因為他是本身是脾胃的虛，反而你去治療她的留飲，雖然我們的目的都是要通利調和營衛，然後讓這氣道能夠順，雖然這個嘔一般是指樞機的不利，但它主要是營衛不和的問題所導致的，嘔是樞機的問題，所以如果有醫治療方式錯誤，症狀會不見，沒錯，就是你用小半夏湯症狀會不見，但是這個症狀一個月後會再回頭，所以這邊叫卻一月，「卻」就是我先退回來，但是又會再回頭，我們之前有講過，打仗的時候，我軍在這邊，退的話就是一去不回頭了，這叫「退」。那「卻」的意思就是說我先被人家打敗了，退回去重振旗鼓再回來，那這個就叫「卻」，所以這邊講「設有醫治逆者」，就因為治療這個嘔，雖然嘔不見了，但是方藥不對，那麼一個月還會再出現，就是說，你雖然當時兩個月時候嘔吐治好，沒有嘔吐了，但是他一個月還會再出現，所以「卻一月」就是一個月以後它再回頭，這個「卻」的意思是再回頭，就像我們之前講，就是「先刺風池、風腑，卻與桂枝湯則愈」，就是說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剛開始服桂枝湯反煩不解，先刺風池、風腑，卻先扎針疏通營氣，「卻與桂枝湯」，就是再回頭給桂枝湯，這個卻是這樣的意思，所以「卻一月」就是你現在把嘔吐這些症狀治不見了，因為看起來是小柴胡湯症狀，治不是用桂枝湯，但仲景這邊很清楚告訴你這邊用桂枝湯「主之」，為主要治療目的，那你如果發汗不對，雖然把這些症狀有先用好，但實際上他的原因沒有去除，所以他一個月還會再回頭，那一個月再回頭呢？那你如果治療上加上吐下的治法或是病症上多了吐下，「加吐下者，則絕之」，那麼懷孕就會終止，「則絕之」。一個是說如果你這症狀回頭又多了一個吐，還有多了一個



下的症狀，那麼懷孕就會終止，就會絕孕，那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說，你如果這個症狀又再回頭的時候，你是用到吐法或下法的話，就會導致孕的終止，是這個的。

【注】

婦人經斷得平脈，無寒熱，則內外無病，其人渴不能食，乃妊娠惡阻之漸也。故陰脈雖小弱，亦可斷為有孕。但惡阻，於法六十日當有此證，設醫不知是孕，而治逆其法，卻一月即有此證也。若更加吐下者，則宜絕止醫藥，聽其自愈可也。然脈平無寒熱，用桂枝湯，與妊娠渴不能食者不合、且文義斷續不純，其中必有脫簡。

【永諸按】

吳謙說「婦人經斷得平脈」，經行斷掉了那把脈得平脈，沒有寒熱，因為懷孕當然經行就斷了，摸呢是平脈，沒有寒熱。「內外無病，其人渴不能食，乃妊娠惡阻之漸」，這邊沒有講渴只有講嘔，這邊沒有把段落用好，因為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這個就告訴我們這個是妊娠。那妊娠有時候會產生一些病症，並不是所有懷孕的孕婦都會有症狀，所以後面才會講其人嘔，如果這個懷孕的人嘔，不能吃，又沒有寒熱，這個才是妊娠惡阻，那治療上我們用桂枝湯，那他翻譯錯了，他說陰脈雖小弱亦可斷為有孕，其實陰脈之所以小弱的原因是因為懷孕了，懷孕多了一個人，一般古代懷孕叫做「重身」，因為裏面還有一個身體，所以叫重身，孕婦本身就一個身體再加一個小朋友，這個叫重身。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多了一個小孩子要養，所以血會少一點，脈就會變成小弱，不是到細喔，細是血虛，小是血稍微少

一些。那弱的话就是氣偏衰，是這樣的，並不是說什麼陰脈小弱就是病。「妊娠，脈平，陰脈小弱」大概都是懷孕的徵狀，如果又沒有經期，那判斷可能有妊娠了。

吳謙說「但惡阻於法六十日」，他的意思是說這個人懷孕的時候，那妊娠惡阻什麼時候會產生？第二個月的時候會看見，也就是本身有問題的時候，那六十天就會告訴我們，所以古人很厲害，知道說懷孕第六十天會出現妊娠惡阻，若是我們以七天為一週來看大概是第八到九週的時候，如果以月數來看的話大概是第二個月的時候。假設醫生不曉得說要用桂枝湯去治療而是用小柴胡湯，看到嘔嘔，所以用小柴胡湯或者是用生薑半夏來治療，雖然去除掉這些嘔不能食的病，但因為這是營衛的問題，導致樞機的不利，我們要調和營衛、調和氣血的供應，因為氣血的供應有些供應要到小寶貝那邊，所以會造成一些的不和，會出現這種嘔，氣機的不順暢，治療上要用桂枝湯。那你如果治療方法有錯誤，就是說我們本來應該要用桂枝湯來調和氣血的分配，結果呢你用小半夏湯或小柴胡湯去疏通，所以他說「設醫不知是孕，而治逆其法」，這不是。吳謙說「卻一月即有此證」，其實不是這樣的意思，這個卻是再回頭的意思，就是說我用那個方是疏通了氣機，嘔是不見了，但是氣血還是沒有調和，本來是兩個月出現這個症狀，服藥後有舒解，但是一個月又會再出現這個症狀，因此說「卻一個月」，就是說前面那些症狀一個月後會再出現，會再回頭。那再回頭的時候，這個症狀又加了一些症狀，就是說我除了嘔不能食、沒有寒熱，但是竟然又多了一個吐跟下的症狀出現，那麼這個懷孕就會有所中止，或者是我這一個月症狀再出現的時候醫者竟然用了吐和下的方式治療的話，為什麼會用吐下呢？因為醫者覺得有食積，那病在上就要用吐，病在下就要用攻下，那這樣的話呢就會出現懷孕的中止。因為氣血營衛的分配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我們要解決營衛分配的問題，胞宮內要有血才能養，如果胞宮內沒有血，血不足來養胎的話，那就會造

成什麼？就會造成死胎或流產。一般像這種問題有沒有處理，大概三個月的時候，我們可以預測到小產或者是死胎的問題。

吳謙說「卻一個月」就是說一個月才會有這個症狀，那如果又有吐下的話，我們就不要去治療，聽其自癒。這不太對，因為症狀已經比之前嚴重，還聽其自癒。一般藥不用再吃的話都是寫「得○○，止後服」，是「止」不是說「絕」。絕就是說這個氣血供應來源已經減少了，那妊娠氣血的供應來源減少的话，又因為吐下，氣血就沒有了，原本只是因為氣血不和，又有嘔，所以供給胞胎的氣血就不足了。那現在又加了個吐下，腸胃的津液能供給的更少，而胎兒越來越大，需要的養分更多。那你反而沒有給他更多的養分，出現了一些症狀，如吐下或者是你用吐下這種方式治療，使供給養分比原來更少，更少後胎兒就養不成了。如果你有做過農事的话，會發覺有些樹長的果實很會落果，在還沒熟就掉落了，叫落果。原因呢其實很多，譬如養分不足就會落果，像一顆樹開始乾枯的時候，你就發覺原本結實纍纍的果子就在落果了，或者樹上結實過多也會成落果，因為氣血分布的不均，導致每一顆得不到足夠的營養，而那些比較弱的果就掉落，像懷了多胞胎，要做減胎，意思是一樣的。那吳謙這個我覺得還是有點亂講，什麼加吐下者，不要吃藥了，讓她自癒，已經更嚴重了，不再處理的话，那孕就會絕止了，因為那個胎沒有氣血可養。

那「脈平無寒熱」，還是要分開來看，就是說我們的脈平，陰脈小弱，那這是妊娠。那如果懷孕的人，出現了嘔，吃不下，然沒有寒熱，那記住要趕快用什麼？桂枝湯，用桂枝湯來做處理。那「與妊娠渴不能食者不合」，那其中必有脫簡，吳謙沒辦法解釋，所以就這樣講。為什麼要用桂枝湯呢？因為母體多了一個孩子。我們氣血的分配原本是一個人好好的，

氣血流通很好，突然懷孕了，多了一個氣血的供給，會造成不和，就是我們講的營衛分配上出了問題，也就是營衛的不和。那營衛不和我們知道用什麼來調？用桂枝湯來調和她的氣血，就是這樣的關係。也就是說當懷孕的時候，氣血因為多了一個人的關係，多了一個供給血液的地方，所以會造成氣血的不和。那氣血的不和，我們必須要去調和她，所以治療上我們用桂枝湯，雖然氣機的流動不暢，但氣機的問題主要是氣血的調和出了問題所導致的，所以我們用桂枝湯來治療。那這樣大家就知道桂枝湯是懷孕初期出現妊娠嘔吐的情形，這時候我們需要用藥來輔助她，那這個藥是什麼？就是桂枝湯。大家記起來，懷孕第二個月妊娠嘔吐我們用桂枝湯來治療。

【集注】

徐彬曰「脈者，不見病脈，一如平人也。陰脈小弱者，脈形小不大，軟弱無力，非細也。諸脈既平，而獨下焦陰脈，微見不同，是中、上二焦無病，乃反見渴不能食之證，則渴非上焦之熱，不能食亦非胃家之病矣。少陽有嘿嘿不欲食之證，今無寒熱亦無少陽表證可疑矣。是渴乃陰火上熾，不能食乃噁心阻食，陰脈小乃胎元蝕氣，故曰『名妊娠也』」。

【永諸按】

徐彬說「脈者，不見病脈，像平常人。陰脈小弱者，脈形小不大」，就是小不是細，血是有點缺少，因為她要供給、養這個胎。那氣也不足，所以脈比較弱，稍微少一點點，不是出現微，微就氣少了很多了。為什麼陰脈會小弱呢？主要原因是她要養的胎在下面，女子懷孕胎兒是在下腹的部份，在尺的部分，中上焦是沒有病的，所以出現這種小弱的脈，那如果

病人氣血調和得很好，雖然懷孕了，但氣血調和的很快馬上做一些修正以後，就不會出現一些病症。那有些懷孕的婦人氣血調和差，懷孕後的氣血調整不是很好，就會出現嘔吐不能食、無寒熱的症狀，並不是說所有懷孕的人都會出現這種妊娠嘔吐，那這部分是孕婦本身氣血調和比較差，又因為懷孕的關係，氣血失調，導致這些症狀，所以要幫助她調和氣血，那就是用桂枝湯。這邊「乃反見渴不能食之證，則渴非上焦之熱，不能食亦非胃家之病矣。少陽有嘿嘿不欲食之證」，所以有些人就從小柴胡湯證來治療，有些就從小半夏湯證去做治療，但病機並非如此，雖然治療後，症狀有不見了，但是一個月又會再度出現。

李彭曰「此節病證，即妊娠惡阻是也。寸為陽脈主氣，尺為陰脈主血，陰脈小弱者，血不足也，血以養胎，則液竭而渴。又脾為坤土，厚德載物，胎氣賴以奠安，不能食者，脾氣弱也。凡有他病而渴不能食者，脈必不平而有寒熱，今雖不能食，反得平脈，又無寒熱，故主妊娠」。

【永諸按】

李彭說「此節病證，即妊娠惡阻是也。寸為陽脈主氣，尺為陰脈主血」，如果是這樣寫的話，太窄化了，我們之前已經講了什麼叫做陽脈？什麼叫做陰脈？用尺、寸來解釋陰陽脈只是一個部份而已，不能代表全部，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仲景有鑑於此，所以他「不寫尺，他覺得整個整體的方式就是用陰陽這樣來表示最符合，「陰脈小弱者，血不足也」，血稍不足，因為他是脈小不是細，那弱這邊也是應該要寫氣稍有不足，這樣會比較好。「血以養胎」，這邊應該講說血氣是用來養胎的。「則液竭而渴」，血氣如果有不足，他說這邊會出現渴，因為這是《醫宗金鑑本》的，那《桂林古本》是沒有寫，你要講渴也是可以的，因為她氣也

不足。「脾為坤土，厚德載物，胎氣賴以奠安，不能食者，脾氣弱也」，不能食，那整個氣血就弱掉了。「凡有他病而渴不能食者，脈必不平而有寒熱，今雖不能食，反得平脈，又無寒熱，故主妊娠」，其實這個不對，因為妊娠的脈只有告訴我們脈平、陰脈小弱這就是妊娠，並不一定會出現不能食，嘔的病症，因為如果以他這樣來講的話，每個懷孕的人都會有妊娠惡阻的情況，都會出現這些症狀。

【桂枝湯方】（見下利中）

【《桂林古本》】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劈）。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絜絜，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為癥瘕害。妊娠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也。下血者，後斷三月，衄也，所以血不足者，其癥不去故也，當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此為癥痼害。妊娠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也。下血者，斷。後三月，衄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當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永諸譯】

婦人以前就有癥病，月經停了還沒到三個月，而得到漏下不能停止，胎動在臍上的，這是癥痼妨害。懷孕六個月動的，前三個月經水通利的時候，是胎兒動。下血者停，後三個月，是凝結的死血也。所以血不止的，婦人的癥不去的緣故，應當攻下癥，桂枝茯苓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三月」還沒有到三個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為癥痼害，妊娠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也。下血者，後斷三月，衄也，所以血不足者，其癥不去故也，當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就是說她本來就有一個癥，什麼叫癥瘕？癥就是有形可徵，它是屬於陰的，瘕是假物以成形，它是屬陽的，像癥就像一顆實心的木球，那瘕呢？就是說裝水或空氣的氣球，所以那瘕這個東西你只要把它扎破讓氣機流動它就不見了，那癥這個東西沒辦法，因為它裏面是實質的東西，但是瘕呢？你把它戳破了，水流出來了，氣瀉掉了，那個瘕就不見了。像瘕是屬於陰，所以很久了，是長期累積造成的，那瘕是屬陽，那個是暫時的。那經血斷還沒有到三個月，就是說這個條件先存在，因為「而得漏下不止」嘛！就是

說停經還沒有到三個月，那後面呢竟然就什麼？得到漏下不止。「得漏下不止」就是出現點點滴滴的出血。漏就是點點滴滴，崩呢是大量的像山崩整個垮下來，那漏呢是像我們屋簷在漏水，因為我們講屋頂在漏水一滴一滴這樣。那得漏下不止。漏下是氣血往外往下走，就是女孩子的陰部那邊一直出血而且是點點滴滴的，還發覺雖然她有點點滴滴的出血，但是還發現胎動，因為三個月了嘛，所以這個胎動在臍上，這是為什麼？就是癥瘕所導致的，瘕呢就是固有的病，所以這個癥是很久的，有些人講說這是子宮肌瘤，有形的東西，不是子宮的水瘤，水瘤就屬於瘕、那肌瘤是屬於癥。那他說這個就是癥瘕所導致的，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子宮這邊有肌瘤影響血流，所以當懷孕時氣血供應至子宮，原本往肌瘤這邊的血流因肌瘤而變少，造成其它地方的血變多，比較會造成充血。因為在第三個月的時候呢血流供應會越大，這邊的微血管壓力越大，所以他說還沒到三個月的时候，就是快近三個月的时候，這邊出血了，因為肌瘤長在這邊，微血管擴張，到三個月的时候，這邊供給的血流會變多，所以導致微血管的破裂出血，而且出血不是出得很大、是少少的，所以就點點滴滴，這個就是漏下。條文就告訴我們這是因為裏面有癥瘕，有肌瘤，如果沒有肌瘤，其它地方的微血管不會充血，就不會說到第三月，供應胎兒的血流變多的時候導致微血管破裂，因而出血，所以條文才講「此為癥瘕害」，就是癥瘕所導致的。那胎動為什麼會在臍上？我們懷孕是在臍下，主要是因為子宮這邊有肌瘤的瘀堵，所以供應的氣血在這邊會逆回去，動就會出現在心下的這邊，這個是主動脈搏動，不是胎動。一般我們講動就是陽的不足，當陽不足，動力不足的時候，就會出現脈動。正常的懷孕是到第六個月，也就是二十四周才出現胎動，這個就跟癥瘕沒有關係。「妊娠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也」，在懷孕第六個月的时候動，嬰兒已經長成大了，開始會出現胎動了。那這邊才三個月而已，嬰兒還是很小，所以這邊動是因為癥瘕堵住了血流，導致逆流，出現這種動脈的跳動，所以這個是癥瘕害，到的第六個月因



為胎兒已經養成了，這種動就是胎動，所以這邊告訴我們了，如果有癥瘕的話會出現出血，會出現胎動臍上，但是懷孕還沒到三個月，這個就是癥瘕害。到了第六個月的時候才有肚子在那邊動的，這是正常的胎動，因為胎兒長大會翻來翻去，踢來踢去，這叫妊娠六月動者，胎也。前三個月經水利時，這個也是講胎，不是漏下，這個是經期的出血，就是懷孕初期的出血，為什麼懷孕初期會有一些滲血呢？主要是因為我們身體調和的關係，氣血往子宮這邊來的太多了，這個是體實的人才會這樣。

「下血者斷」，就是在懷孕之前的三個月經水很通利，而在懷孕的時候，經水就會停，因為懷孕要來養胎。「後三月」，就是懷孕後的三個月，呼應「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這個時候的漏血是不能用的，故稱衄也，「所以血不止者」，就是說一直出血沒有止的，是癥瘕害的，像是肌瘤導致的，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造成不正常出血的癥瘕把它去掉，用桂枝茯苓丸來做一些治療。

【注】

經斷有孕，名曰妊娠。妊娠下血，則為漏下，婦人宿有癥瘕之疾而育胎者，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下血不止，胎動不安者，此為癥瘕害之也；已及六月而得漏下，下血胎動不安者，此亦癥瘕害之也。然有血成塊者，以前三月經雖斷，血未盛，胎尚弱，未可下其癥也。後三月血成，胎已強，故主之桂枝茯苓丸，當下其癥也。此示人妊娠有病當攻病之義也。此條文義不純，其中必有闕文，姑存其理可也。

【永諸按】

吳謙說「經斷有孕，名曰妊娠」，經血斷才會有懷孕，這個叫妊娠，妊娠的下血則為漏下，如果「婦人宿有癥瘕之疾而育胎者，未及三月而得漏下」，還沒有到三個月，所以我們知道如果有子宮肌瘤，就懷孕還沒有到三個月，就會出現這種漏下，因為肌瘤的關係，就會出現漏下的問題，漏下會導致臍上有胎動，這個胎動在臍上，是主動脈的跳動傳出的，像這個胎動是癥瘕造成的。「下血不止，胎動不安者，此為瘕害之也」，如果到了「六月而得漏下，下血胎動不安者，此亦瘕害之也。然有血成塊者，以前三月經雖斷，血未盛，胎尚弱，未可下其瘕也。後三月血成，胎已強，故主之桂枝茯苓丸，剛下其瘕也。此是人妊娠有病當攻病之義也。此條文義不純，當中必有闕文」，其實這條主要有問題的部分是在「妊娠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也。下血者，後斷三月也」，應該是「下血者斷，後三月，衄也」，這個地方比較有問題，目的是講，如果妊娠六月動，這是指正常的胎動，並不是癥瘕的動，妊娠三月的胎動，因為胎兒還沒夠大，所以是癥瘕的關係。癥瘕所害，導致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這是癥瘕造成的。妊娠六月的動是正常胎動，這就不是癥瘕。如果妊娠之前的三個月經水利時，後來懷孕，當然經血便停了。「後三月」，是指妊娠之後的三個月，呼應最前一段「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這些漏下的血，是離經之血，所以就是「衄也」。

【集注】

婁全善曰「凡胎動，多當臍，今動在臍上者，故知是瘕也」。

【永諸按】

婁全善說「凡胎動，多當臍，今動在臍上者，故知是癥也」，這個胎動是主動脈的搏動，因為子宮有癥，氣血逆行，壅堵臍上所造成的。

程林曰「此有病而懷胎者，雖有漏血不止，皆癥瘕之為害，非胎動胎漏之證，下其瘕，妊娠自安。此《內經》所謂『有故無殞，亦無殞也』」。

【永諸按】

程林說「此有病而懷胎者，雖有漏血不止，皆瘕之危害，非胎動胎漏之證，下其瘕，妊娠自安，此《內經》所謂有故無殞，亦無殞也」，所以這個不是胎動，這是癥瘕導致的出血。

方氏曰「胎動胎漏皆下血，而胎動有腹痛，胎漏無腹痛。故胎動宜行氣，胎漏宜清熱」。

【永諸按】

方氏說「胎動胎漏皆下血，而胎動有腹痛，胎漏無腹痛」，胎動是陽氣的不足，胎漏是血的滲出。「胎動宜行氣」，其實胎動應該要補陽，因為他陽的不足，動力的不足。「胎動宜行氣。胎漏宜清熱」，這也不對，胎漏有些是因為寒所造成，所以不一定胎漏就一定要清熱。

魏荔彤曰「胎與癥之辨，當於血未斷之前三月求之。前三月之經水順利，則經斷必是胎。前三月有曾經下血者，則經斷必成癥」。

【永諸按】

魏荔彤這邊講的不錯，「胎與癥之辨，當於血未斷之前三月求之」，這是另外一種想法，雖然跟條文有點不一樣，他說如果血未斷之前三個月，就是懷孕之前三個月，血都很順，突然經斷了，這個就代表是胎，懷孕了。如果是前三個月有曾經下血者，則經斷必成癥，其實我們把他修正一下，就是懷孕前三個月經血很順，突然斷了，就是懷孕了，懷孕後三個月，這邊出現一些漏下的，就是癥瘕導致的，以這樣來看就很好。「未斷之前三個月求之，前三月之經水順利，則經斷必是胎」，那後三個月就是說懷孕之後三個月有下血者，就是不好的血。

【桂枝茯苓丸】

桂枝、茯苓、牡丹（去心）、桃仁（去皮尖）、芍藥（各等分）。

上五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永諸按】

我們來看一下桂枝茯苓丸的組成，桂枝通脈，茯苓讓血走下焦，因為它可以從小便那邊通利氣血，因為子宮也歸屬於腎，屬生殖的，所以說茯苓把氣血打到那邊去，牡丹皮來去掉瘀血，桃仁來除掉剛結起來的血，新結的血我們用桃仁，那丹皮就是表層的瘀血，那桃仁呢？如果要跟牡丹皮來分的話，桃仁是比較深層新結的瘀血，因為「仁」嘛，那丹皮是比較表皮這邊一些新成的血，然後再用芍藥來幫助靜脈的回流。整個桂枝茯苓丸就是我們用桂枝來通脈，用茯苓把藥往子宮那邊導去，往下焦導去，那用牡丹、桃仁來去掉一些瘀血的部分，去掉一些癥瘕，通利那些瘀血，再用芍藥來加速靜脈的回流，這樣就可以去除那些癥瘕了。

那主要治療是說上五味末之，煉蜜為丸，像兔大便那麼大，兔大便大家去看一下，「兔屎大」。那每日食前，就是白天在吃飯前，吃一丸，我們一天三餐，白天的時候，三餐前我們就吃一丸，那如果沒有感覺可以加到三丸，所以桂枝茯苓丸的服法是這樣的，我們把他記起來。

【《桂林古本》】

【桂枝茯苓丸】

桂枝、茯苓、牡丹、桃仁、芍藥各等分。

上五味，末之，煉蜜為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可漸加至三丸。

※婦人懷娠六七月，脈弦，發熱，其胎愈脹，腹痛，惡寒者，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臟開故也，當以附子湯溫其臟。（方未見）

【《桂林古本》】

婦人懷孕六七月，脈弦，發熱，其胎愈脹，腹痛，惡寒，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臟開，故也。當以附子湯溫之。

【永諸譯】

婦人懷孕六七個月，脈弦，發熱，胎兒愈脹，腹痛，惡寒，少腹好像撐開的扇子，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子臟開的緣故。應當以附子湯溫之。

【永諸講解】

「婦人懷孕六七月，脈弦，發熱，其胎愈脹，腹痛，惡寒者，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臟開故也，當以附子湯溫其臟」，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婦人懷孕已經六七個月，其實這個時候胎兒五臟已經成型，那脈弦告訴我們什麼？脈弦告訴我們說這邊氣血的供應受到一些阻礙，就是有一些寒，因為弦脈是陰中之陽。妊娠氣血是從脾胃開始，走到心、肺然後下來到胞宮這個位置，那一直到胞宮之前的流動都可以、都熱的，然後到胞宮這邊突然發覺下焦是冷的，所以脈是束住了，出現弦脈，所以這邊氣血疏通不利，瘀積就會產生熱，熱性就會往外散，所以就出現胎愈脹，就會感覺胎越來越脹，因為氣堵住，堵住就會覺得越來越膨大，那脹的話就會形成腹痛，因為氣血不通，所以腹痛，那「惡寒」，惡寒告訴我們是因為裏面子臟的冷，所以導致會惡寒。那少腹如扇，「如」呢就是大部分像，大部分像扇子。「少腹如扇」，少腹是指小腹的兩旁，他說如扇，像扇子撐開的那種感覺，少腹撐開，那扇子有扇骨，所以少腹這邊的按壓你會覺得摸到很多的筋條，所以這是少腹如扇，這是腹診。

那為什麼這樣呢？因為它冷嘛，所以它就繃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子臟開的緣故。「子臟開」，子臟就是指子宮，子宮開了，撐不太住，陽氣不足，被這個胎兒撐開了，就是那個胞宮的口被撐開了，那這時候如果在西醫就是臥床，一直躺到生產，主要是因為這邊陽的不足收不住了，所以說應該用附子湯溫其臟，這個臟就是指子臟，如果它收縮夠的話它就收起來了，所以中醫是有治療方式的。那西醫的話就說你就躺，不能下床，所以從六七月一直躺

到生產的十月，整整要躺兩三個月，那我們中醫提供這個方呢，至少可以讓患者有生活品質，不是整天都躺在床上，那這是用附子湯來治療。

【注】

婦人懷娠六七月，脈弦發熱，似表證也；若其胎愈脹，腹痛惡寒，而無頭痛身痛，則非表證也。少腹如扇狀，其惡寒如扇風之侵襲也。所以然者，因其人陽虛子臟開，寒邪侵入，故用附子湯溫子臟而逐寒，但方缺，文亦不純，必有殘缺。

【永諸按】

吳謙說婦人懷娠已經六七個月，脈弦發熱。那脈弦我們已經講了，就是裏面有寒，那原本我們營衛氣血是熱的，那突然遭受到那邊的寒，所以脈就形成一個弦。那發熱呢，因為氣堵，道路縮減就會導致塞車嘛，塞車了以後火氣就大，那火氣就大了就會出現這種發熱。「胎愈脹」，其實她就懷孕的那個地方呢，因為氣血就堵在那邊，那堵在那邊氣血會從該處的裏走於外，所以就會脹，比如說像扭傷腳踝的時候，那腳踝那邊的氣不通，就堵住了，所以就越來越脹。那腹痛是肚子那邊的氣血流動不好所導致。那惡寒呢，告訴我們她下半身的那個地方，子臟那邊是冷的，所以是這樣告訴我們的，所以吳謙說這個惡寒就不是身痛的惡寒，不是表證。

那少腹如扇狀，有些就是翻譯說那個惡寒的感覺就像扇風的侵襲。那我們也可以講說，因為如扇嘛，那如扇的意思是說，它感覺跟扇子一樣，那我們扇子有骨頭嘛，扇子有扇骨嘛，所以她那邊我們可以摸到許多的筋條，筋條的骨架，或者是少腹的樣子就像一把扇子。那少

腹隆起來，像這個扇一樣，那原因是因為子臟開。那他說所以然者，是因為這個人陽虛，她的筋的收縮力已經不好了，子宮平滑肌的收縮力已經不好了，所以導致擴張，撐不住了，所以我們說陽虛子臟開，因此用附子湯來溫子臟，溫子臟那它收縮力恢復了，胎就不會往下掉了。

【集注】

程林曰「胎脹腹痛，亦令人發熱惡寒。少腹如扇者，陰寒勝也。妊娠陰陽調和，則胎氣安，今陽虛陰盛，不能約束胞胎，故子臟為之開也。附子湯用以溫經」。

【永諸按】

程林說胎脹腹痛也會令人發熱惡寒，發熱是因為氣堵住所導致的，惡寒是因為它裏面冷。那少腹如扇因為是那邊冷的關係，所以筋的繃緊，感覺那邊很多筋條像扇一樣。那妊娠陰陽調和，則胎氣安。那現在出現了陽虛，宮頸那邊收縮就無力了，撐不太住了，所以子臟就開了，胎兒下墜。那這個我們剛剛講過了，如果以西醫來講他就叫患者躺，從六七月躺到生產的時候，所以大概要躺兩三個月。那中醫的治法我們用附子湯來溫她的子臟，那子臟的平滑肌就會有力，撐得住了。

李紘曰「按子臟即子宮也。臍下三寸為關元，關元左二寸為胞門，右二寸為子戶，命門為女子系胞之處，非謂命門即子臟也。蓋命門是穴名，在腰後兩腎中，附脊骨之第十四椎之兩旁。今經衣冠文物說少腹如扇者，子臟開，則子臟在少腹明矣。豈有在少腹者，而反謂其在脊後者乎？此誤也」。



【永諸按】

李彭說子臟就是子宮是沒錯的。臍下三寸為關元，左兩寸為胞門，右兩寸為子戶。「命門為女子繫胞之處，非謂命門即子臟也」，這不是命門，命門是三焦元氣所起始，其實就是兩腎之間謂之命門。我們兩腎的中間，這邊有血管相會，這邊也有胸管交會，這個地方就叫做命門，水火相生。「少腹如扇」就是少腹感覺就像扇子一樣，或是你用這個扇就是當作其他像人家覺得說是動詞，感覺少腹那邊好像有風，搧風的感覺。他的意思呢就是子臟開，子臟張開的關係。

尤怡曰「脈弦發熱，有似表證，而乃身不痛而腹反痛，背不惡寒而腹反惡寒，甚至少腹陣陣作冷，若或扇之者，其所以然者，子臟開不能闔，而風冷之氣乘之也。夫臟開風入，其陰內勝，則其脈弦為陰氣，而發熱且為格陽矣。胎脹者，熱則消，寒則脹也。附子湯方未見，然溫裏散寒之意概可推矣」。

【永諸按】

尤怡說脈弦發熱感覺像表證，這個一看感覺小柴胡湯證，但是身不會痛，而是腹痛，所以這個就不是表證而是裏證，那反而會惡寒，那又少腹如扇，那這子臟開沒辦法闔，所以他說這是一「風冷乘之」。那裏面就寒，所以我們一般用附子湯來溫子臟。

【《桂林古本》】

【附子湯方】

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八片），茯苓三兩，人參二兩，白朮四兩，芍藥三兩。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因為下焦跟腎有關係，附子湯就可溫下焦。一般腎陽虛我們用什麼？用炮附子，因為炮附子入腎陽。因為那邊血流通不順暢、有所瘀堵，那如果我們要把血流通順暢，我們用附子來溫氣，用茯苓來疏通血流，把血流導到陰部。那本身有氣虛的問題，所以我們用人參來補氣。那再加白朮把那邊堵到的一些氣趕到淋巴系統，也就是三焦去，用來治療胎脹走。那用芍藥避免滲液啦，就是減少液體滲漏，也促進那邊靜脈的回流，這樣也可以治療這種胎脹。因為病機是子臟寒，所以要溫子臟，藥物以附子為主，用附子來溫子臟，用茯苓把血導到腎及生殖系統內去，如果沒有茯苓，這個會跑到表部去，因為附子是陽的性，所以會往外走，用茯苓把它導下來，導到腎那邊去。

※師曰「婦人有漏下者，有半產後，因續下血都不絕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為胞阻，膠艾湯主之。」

【《桂林古本》】

師曰「婦人有漏下者。有半產後，續下血，都不絕者。假令妊娠腹中痛者，此為胞阻，膠艾湯主之」。

【永諸譯】

師曰「婦人有漏下的，有小產後，持續下血都不斷的。假使妊娠腹內痛的，這是胞阻，膠艾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婦人有漏下」，漏下就是陰部異常出血，血量是點點滴滴的。有半產後一直下血都沒有斷掉、都沒有停的時候。那「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為胞阻，膠艾湯主之」，我們來看《桂林古本》，它說師曰婦人有漏下者，還有半產後，就是流產了，結果那個血一直流，都沒有停的，那這二個的治療，都是用膠艾湯。

那如果懷孕肚子痛，這種痛是因為懷孕了，胎兒阻礙氣血的流動，造成的腹中痛，這個叫做「胞阻」，那這個胞阻也可以用膠艾湯主之，所以膠艾湯的主治就是肚子裏面的氣血不通，有出血不止的情形，有腹痛的情形，都可以用。那像這個沒有腹痛的情形就是一直下血，因為有下血，子宮的壓力被釋放，她就不會肚子痛，所以前面講了兩個，是不會腹中痛的，就是如果半產後血都一直下，原本這邊經絡是不通的，應該要很脹的，結果因為有下血，壓力釋放了，所以不脹了，像我們擠痘痘，那個膿擠出來以後就不痛了，像這種因為下血就不痛了。但是這邊下血一直沒有停，為什麼呢？因為這邊靜脈瘀阻，就是說這邊血都有瘀阻到，不流通產生了壓力，那這邊破了一個洞所以就一直流，因為有破洞嘛，所以不痛。那反過來說呢如果說呢，肚子會痛的那這個部分呢他是沒有出血的。那這個胞阻為什麼會胞阻呢？因為

懷孕了以後有些氣血流通就不好，那流通不好她就痛，但是壓力不會大到什麼大到出血。所以這個妊娠腹中痛這是胞阻。兩個都可以用芎歸膠艾湯來治療。

【注】

五六月墮胎者，謂之半產。婦人有漏下、下血之疾，至五六月墮胎而下血不絕者，此癥瘕之害也。若無癥瘕下血，惟腹中痛者，則為胞阻。胞阻者，胞中氣血不和，而阻其化育也，故用芎歸膠艾湯溫和其血，血和而胎育也。

【永諸按】

「五六月墮胎者，謂之半產。那婦人有漏下、下血之疾，至五六月墮胎而下血不絕者，此癥之害也」，這不是癥瘕害，因為條文已經講半產，癥瘕害是你有懷孕但是又有出血，懷孕還沒有到三個月開始有下血，那這個原因是因為懷孕那氣血往那邊走，因為癥瘕堵塞了氣血的流通，所以會導致這種出血，這是癥瘕害的，那這個已經半產了所以跟癥瘕害是不一樣的，半產是已經沒胎兒而還一直下血的，這個就不是癥瘕害了，所以吳謙在解釋上就出了問題。

那這邊講說如果半產了，還一直下血，那表示陰的力量太強，就是下腹的氣血回流出了問題，又因為半產子宮的血管有多處破洞，不像那個懷孕腹中痛是因為胎兒阻滯這些氣血流動的關係，那這邊半產後已經沒有胎兒，原本胞阻形成的血流壓力也因為半產釋放了，所以就不會痛，但是有些原本虛寒的孕婦因為半產的失血，造成胞宮的過度虛寒，所以血就止不住了，因此治療上去治療這個血的虛寒，因此用膠艾湯，所以這邊講的膠艾湯，除了治療

半產的「續下血，都不絕」，還治療了妊娠的腹中痛。那吳謙說「胞阻者，胞中氣血不和，而阻其化育也」，其實應該是說因為胎兒阻礙氣血的流通，導致氣血不通的痛，所以我們要幫助那些被阻礙的氣血的血液流通，所以用芎歸膠艾湯，來通胞宮的氣血，只要氣血流通了，肚子就不會痛了。像臨床上的女子崩漏，或是子宮肌腺症等等造成腹中痛的，都可以用膠艾湯來治療。

【集注】

程林曰「漏下者，妊娠經來，脈經以陽不足謂之激經也。半產者，以四五月墮胎，墮胎必傷其血海，血因續下不絕也，若妊娠下血腹中痛，為胞阻，則用膠艾湯以治」。

【永諸按】

程林說「漏下者，妊娠經來，脈經以陽不足謂之激經也」，他的意思是說漏下，就是妊娠的時候經期來，那脈因為陽不足，這個叫做激經，這個意思是胞宮的寒，致使微血管繃緊破裂出血，因為只是微血管，所以血是點點滴滴不盡。「半產者，以四五月墮胎，墮胎必傷其血海，血因續下不絕也」，那半產是因為胞宮那邊氣血流動不好，導致胎兒的養分不足，最後會造成死胎或墮胎，然後半產。半產後，胞宮那邊壓力值剛好有地方釋放，所以她不會痛，但是因為母體的過度虛寒，會造成一直在下血都沒有停，所以我們治療上就是用芎歸膠艾湯來治療胞宮血的虛寒。

尤怡曰「婦人經水淋瀝，及胎產前後下血不止者，皆衝任脈虛，而陰氣不能守也，是惟膠艾湯能補而固之」。

【永諸按】

尤怡說「婦人經水淋瀝，及胎產前後下血不止者」，那不一定是衝任脈虛，一般胎前為實，因為胎阻的關係，胎後為虛，因為胎後失血過多，導致氣過虛不能守血。尤怡說「陰氣不能守」，《內經》講說「陰在內，陽為之使，陽在外，陰為之守」，所以陰部之陽虛，會導致陰部之陰不固守，是這樣的。至於胎前是因為胎兒阻礙了氣血的流通，導致胞宮處的血流壓力太大造成出血，條文稱作「胞阻」，所以用膠艾湯。尤怡說「補而固之」，並不是喔，我們來看藥方這邊，你可以發覺方中用芎藭、當歸來做什麼？行血，因為她的血流出了一些問題，所以用芎藭、當歸、芍藥來行血，這三味和當歸芍藥散內的劑量組成大約一樣，芍藥的量大概是川芎和當歸的二倍。那芎藭就是川芎啦，若這是胞宮，川芎可以讓血流往深層流動，而當歸讓血流走表層，這裏的當歸要比川芎多一些，畢竟這出血是子宮內的出血，利用當歸的走表層，可以減緩子宮內部的出血，但又不能不用川芎，因為胎兒在子宮內，需要川芎的性來行血供給，那用芍藥幫助這些靜脈的回流，減少微血管的壓力，所以女子經期的調理利用芎藭、當歸、芍藥，就可以通利這邊的血脈。那艾葉就是在通經絡之氣，把胞宮的氣熱起來，因為這邊的氣冷，導致血管的收縮，我們用了艾葉以後，管外的氣變熱，而且流通順暢，那血管就會擴張了，而經絡之氣的流通就可以減少微血管要滲出的壓力，我們知道在微血管的部分是血中之氣要滲出，若外面的氣寒，流通不利，那麼微血管的壓力也會變大。其次，血管外的氣寒也會使得小動脈收縮，導致這邊都沒血，那這一段都沒血，其他的地方

的血就很多，那就造成壓力，而壓力就導致了痛，那我們當然要釋放這個壓力啊，因為主要的病因是這邊的小動脈收縮，導致這邊沒通，血流不好，所以這邊用艾葉溫通經氣讓小動脈擴張，那這邊的小動脈放鬆了，血就過來了，那在相反的那邊，微血管充血的壓力就沒有了。

因為那邊一直充血嘛，所以小動脈想要收縮也收縮不起來，所以用這樣的方式調和起來，缺血的讓它有血，充血的讓它減壓，氣血歸於平和。那要使它的作用持續，我們就用甘草。那因為胞阻，胞阻血流會不足，其實懷孕會產生胞阻，這也有孕婦本身的血不足，那用乾地黃來補血，前面條文講，下血不止，所以血紅素一定有所缺失，因此用乾地黃來補血。那阿膠來做什麼呢？阿膠是用驢皮做的，因為驢皮是黑色的，其實我們可以用黑豬皮或是黑色的海藻如昆布、紫菜等來代替，不要為了驢皮而殺驢子，那用黑豬皮是因為吃肉的人是為了豬肉而殺豬，不是為了豬皮而殺豬，豬皮是剩餘的利用，這種就類似牡蠣、石決明和鱉甲的意念，當然能不殺生是最好的，行醫之人被稱之為「醫生」而不是「醫死」，所以對於一切有情之動物，也應與人普同一等，所以最好是能茹素，能不殺生，另外像本質是素的，然實質是葷的，如燕窩，因為在採集的過程中，無數未能飛行的乳燕，被拋下懸崖而死，這是間接殺生。本質是葷的，實質是素的，如鹿角膠，鹿角在鹿的發情後枯乾掉落，對鹿無傷，把它拿來練成膠，對筋骨有強健之用，但這邊要記住鹿茸不是，鹿茸是血肉之品。總之，我們用黑色膠質的東西就可以來修補胞宮中破裂的血管，因為怕它的氣行的速度不夠，所以加了一些清酒，因為藥量比清酒多，所以清酒會隨著這些藥的作用，像川芎、芍藥、當歸、地黃等等，往深層走的，所以走到胞宮，幫助胞宮氣的上行。

【芎歸膠艾湯方】

芎藭、阿膠、甘草（各二兩），艾葉、當歸（各三兩），芍藥（四兩），乾地黃（六兩）。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內膠，令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不瘥更作。

【《桂林古本》】

【膠艾湯方】

地黃六兩，芎藭二兩，阿膠二兩，艾葉三兩，當歸三兩，芍藥四兩，甘草二兩。

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煮六味，取三升，去滓，納膠烱消，溫服一升，日三服。

※婦人懷娠，腹中疴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婦人懷孕，腹中氣血留滯的痛，當歸芍藥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婦人懷娠，腹中疴痛，當歸芍藥散主之」，那《桂林古本》跟《金鑑本》一樣，這邊告訴我們婦人懷娠，就是她懷孕了，那腹中就是肚子中，不是小腹也不是少腹，是肚子中。那這個疴痛呢？「疴」這個字是疒字旁，那如果呢我們把它換成木字旁，或是水字旁，就是朽和污，污字多了上這一劃，這個疴跟前二個是一樣的意思。「朽木不可雕也」，朽就是木



頭爛掉了、髒掉了，水髒掉了叫做污，所以疔痛呢？就是那邊氣血流動很差，沒什麼流動，因而引起這種痛，因為肚子那邊的氣血都髒掉了，那引起的痛，用當歸芍藥散來主治。因此我們就知道當歸芍藥散裏面一定有幫助氣血流動的藥。

【按】

妊娠腹中急痛用此方，未詳其義，必是脫簡，不釋。

【永諸按】

吳謙說「妊娠腹中急痛用此方，未詳其義」，這不是急痛啦，第一個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呢？因為仲景是一個「用思精而韻不高」的人，意思是為文質樸，不重文采，像這類人在醫學上一定會有成就，為什麼？因為實事求是，一絲不苟，醫學不像文學，我這個字可以代另外一個字，所以一個字就產生很多的字義，那仲景寫《傷寒論》不是這樣的寫法，他一字有一字之義，絕對不會相代，除非是真的沒辦法，才有那種相代，比如說像微，脈微的「微」跟微煩的「微」，那這個因為一個形容詞，一個是動詞，微煩的「微」是形容詞，脈微的「微」是動詞，它是一種微的脈，所以不得已才有這種情形，像這個就不可能，所以吳謙這邊講不對。那為什麼我們不太能了解，像我們中國字很好，所以說我們可以從它的字形來了解，或兩從其他的地方來推測出他的意思，這就是中國字的優點之所在。

那我們既然知道腹中的氣血髒掉了、臭掉了，因為流通不好所以導致這種疔痛，那我們就要走肚子裏面氣血的，那這邊我覺得川芎的劑量用錯了，應該以《桂林古本》為主會比較好。當歸跟芎藭大部分的比例是差不多的，大部分都是用三兩，那現在我們用當歸跟川芎大

部分都是三錢，然後二者目的不一樣，當歸是白色的，川芎是黑色的，那白色屬氣分，所以當歸的味比較香，比較會往外走，屬於陽；那芎藭的氣味比較深層比較厚重，所以芎藭有點苦味。那兩個味道蠻重的，又有香氣，它們可以走血中之氣，所以川芎跟當歸都可以行血中之氣，但是所行的部位不同，當歸主要是走表，因為它屬陽，陽的性所以它走表，那芎藭是屬陰，走深層的血流，所以我們頭痛是屬於外面的，頭皮外血管的痛，我們用當歸，那如果是比較深層的，屬於深層血管的問題，像腦瘀血是深沉的瘀血，我們用芎藭會比當歸來得好，那這兩個的區別在這邊，所以當歸四逆湯它用當歸不用芎藭，因為他病在表，他是手足厥寒，那寒是外來，那像酸棗仁湯它是用芎藭，為什麼用芎藭呢？因為幫助氣血回歸到裏面到深層，不要外放，這樣就可以治療一些失眠，虛煩導致的失眠。那芎藥用一斤，我們大概知道它的比例，因為你加速去深層的、去淺層的血流，到最後要從微血管回來，這要靠靜脈回流，所以這整體的靜脈回流部分就必要用芎藥，這樣是不是就讓血液循環好，所以你只有川芎、當歸，我跟你講這邊會瘀血會發熱會充血，所以一定要加芎藥，那芎藥的劑量剛好是兩個的總和，當歸跟川芎是三加三，加起來是六，所以你看芎藥是用多少？用到一斤，一斤多少？十六兩，所以大概是多少？二點五倍，所以以後你開四物你就知道川芎三錢、當歸三錢、芎藥大概用八錢，記住喔，為什麼人家開了肚子不會痛，你開了她肚子熱的要命，就是這樣的關係，因為它促進她的循環。那還有氣的循環不好，氣的循環要開什麼？當然就是靠茯苓、白朮。白朮把瘀堵的淋巴趕到淋巴管裏面去，白朮是逐水氣、逐濕。「逐」也就是用「趕」的，趕到路上，就像我們說的趕路，就像把一群分散的羊趕進去羊欄裏面，白朮有辦法把肌肉中分散的濕趕到路裏面，這是白朮的作用。趕進去之後，因為我們要排水，這些水會隨著心臟導到腎臟，要用茯苓，因為茯苓包著松根，松根相當於血脈，可以從血中抽水出來，就像我們的鮑氏囊一樣，可以幫助這邊的滲液滲出去，利出腎小球。腎小球之後連接集尿管，怕利

水過多，需要幫助再吸收，腎小管是針對水再吸收的，什麼可以幫助他？澤瀉，避免利過頭，這樣可以排除廢棄物，又可保水。我們利用茯苓和白朮把表面肌肉的濕趕進去，如果表面肌肉不濕不用白朮，血管摸起來很厚很濡就用茯苓把水趕掉，把水趕掉會口渴的話再加澤瀉，幫助水不要利太多，澤瀉用幾倍呢？半斤就是八兩，是用茯苓白朮的兩倍，幫助這些水的再吸收，如此一來形成一個迴圈，也就是肚子的氣被白朮趕出去，有排出去的孔道，被茯苓送到腎，腎利出去之後怕水太少，澤瀉幫助水的再吸收，將水直接拉到靜脈，送到靜脈回流，腎就不會乾燥，不會渴，整個治療就是這樣。如果要效果好一點就溫酒服用，用酒來讓它速度快一點。

【當歸芍藥散方】

當歸（三兩），芍藥（一斤），茯苓（四兩），白朮（四兩），澤瀉（半斤），芎藭（半斤）。

上六味，杵為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二服。

【《桂林古本》】

【當歸芍藥散方】

當歸三兩，芍藥一斤，茯苓四兩，白朮四兩，澤瀉半斤，芎藭三兩。

上六味，杵為散，取方寸匙，溫酒和，日三服。

※妊娠，嘔吐不止，乾薑人參半夏丸主之。

【《桂林古本》】

無。

【永諸譯】

懷孕，嘔吐不停止，乾薑人參半夏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妊娠，嘔吐不止」，有嘔又有吐，而且無法停，用「乾薑半夏人參丸主治之」，《桂林古本》沒有這個。妊娠就是懷孕以後，嘔還有吐，嘔就是三焦的問題，吐和脾胃有關係。當脾沒辦法消磨飲食的時候，胃送到那邊送不過去了就會吐出來。還有另一個是胃的冷，胃如果冷，存不下飲食，也會吐出去，因此吐和脾胃有關係。嘔和三焦有關係，吸收的食飲稍微要經由三焦，也就是淋巴系統的回流，若是三焦的回流不好就導致嘔。那嘔吐不止，用乾薑半夏人參丸。既然有嘔就是三焦的不利，表示有停飲，中上焦的氣機被堵住，被痰飲堵住，所以用半夏，像這種一直沒有停的話不是熱，熱是暴吐，來的快去得也快，而持續不止，是屬寒，屬陰。我們來分陰陽的性質，陰是很持久的，所以女孩子比男生更有忍耐力。同樣的，在懷孕前的受精部分，女孩子就是☒精子，男生是☑精子。☑的精子活動力旺盛，壽命不長，但跑很快，如果子宮內的環境很差，是像百米障礙，充滿了坎坷的荊棘，那這☑精子可能還沒跑到受精的地方，就已經全部掛掉了，那你再怎麼生，也是女生。因為☒精子可以活得比

較久，所以它可以到受精的地方，所以可以預測到受孕的幾乎都是☯精子，這就為什麼有些人可以一直連續生女生，都生不到男生，這是體質的關係。那以我們老祖先來看，主要覺得生兒育女是在女方，就是說在正常的條件下，先天是一個因素沒錯，先天是☯精子或是☷精子決定了生男或生女的關鍵，而☯精子是由男生來決定的，這是先天，那個精子進去卵內就決定生男生女。那西方醫學就講說生男生女由男生的☯精子來決定，但是你有沒有想想，如果先天是一個很優秀的人，若是生在一個很艱困的環境，不讓他學習，請問在不公平的待遇下，會發揮其先天的特長嗎？不會。所以後天的環境的環境才是最大的主宰，古之「孟母三遷」不是如此嗎？我們常常講人要平等，其實人一生下來就不平等的。有些人運動很強，有些人讀書很強，有些人有某方面的藝術天分，那什麼叫做天分？這是累世的，你的輪迴，你的轉世，修行得來的，這些天分是這樣得來的，所以你這輩子有某方面的天分，其實累世都有修行。像我們學中醫的話，可以預測到你幾世之前也是個中醫師。因為你的性，就是你的靈魂，你的習性跟你的身體相感，兩個合在一起，所以上天是很公平的，你適合什麼樣的，祂就給你什麼樣的軀體。那你進去以後呢，你自然而然就照這個奮鬥，你就會走這一條路，這就是先天的命，先天的命是不變的，而後天的運是常變的，是不是「命運」一詞也離不開陰陽呢？因而《易經》說「一陰一陽謂之道」，原因在此。

好，講到這邊以後呢，你☯精子產生是一樣的，並沒有說男生產出來的☯不等量，但是女子的子宮環境決定了一切，決定生男育女，所以我們中醫才講說，生兒育女是由女生來決定的。為什麼？我們從環境上來講，如果女孩子的環境真的是那麼的差，是百米障礙，裏面很多黏痰，像沼澤地。比如說這女孩子體質就比較濕冷，或者是這女孩子本身就是喜歡吃燥熱的，子宮這邊就像沙漠地，像這種環境都是比較嚴苛的啦。不是過濕，就是過燥，不是過

熱，就是過寒。那ㄩ精子如果遇上這種環境，過濕過燥過熱過冷，就處在一個非常不利的因素，因此生女的機率就高很多。只有在很好的子宮環境，不濕不燥，不熱不冷，ㄩ精子是勝出的。所以在這種環境下，你生男生的機率就很高了。為什麼？因為一進去以後，ㄩ精子跑的最快啊，環境太好了，可以比ㄩ精子早一步進到卵子。那ㄩ精子就比較笨拙，為什麼比較笨拙？你看ㄩ精子的第二十三對染色體多了一段，ㄩ比較短、比較輕，所以跑得快，但是活不久，因為耗能太快。那有沒有增加生男的方式？當然有，就是在男生產精之間讓它不對等，如何不對等？照比例來看，如果男生以正常速度在製造精子，假設ㄩ精子活三天，ㄩ精子活五天，我們以這個比例下去算，你裏面的這個精液如果放越久的話，我們會得到就是ㄩ精子的數量是大於ㄩ精子的，是不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們的天道重陰，或者說坤道重陰，都比較喜歡陰，為什麼？因為陰是陽的根本，所以你看天地之所生，先有陰，先有實質，包括像《地藏王本願經》，都要先有立基之地，好比我們說成家立業，「家」這個字是實質的根本，所以為什麼重陰就是這樣。其實也很簡單，如果當飢荒的時候，男人死的會比女人多，因為男生是陽，女生是陰，這個耐受力的不同，所以我們如果要生男就必須保有新鮮的精子，就是說你在房事要有連續性，保持新鮮的精子，也就是第一天的房事過後，第二天要再繼續，那個男生機率就會比較高，因為它的ㄩ精子就比較新鮮，而且ㄩ精子至少約略相等於ㄩ精子，好，就這樣，我們這邊講的有點扯到那邊去了。既然我們知道他嘔吐，有寒，我們之前講，陰是一種持久性存在的，所以有一種痛它是持久性的痛，就不好，這就屬陰，屬陰是比較不好的，那如果痛是短暫的，痛一下就不見了，這是屬陽，這是比較好的。這邊嘔吐不止就告訴我，我們這是陰，嘔吐是陰所造成的，既然是陰造成的，那我們就用乾薑，因為以脾胃來講，脾跟胃，胃是屬陽，脾是屬陰，條文已經告訴你不止，像如果是胃的吐不會一直持續，脾陽造成的吐一定會一直持續，為什麼？我吃下飲食消化以後，送到脾這邊，但送不過去了，就吐出

來，那後面還有再消化的飲食接續而來，所以就吐不止，像這邊告訴我們從陰陽了解這些道理，所以這邊為什麼不用生薑而用乾薑，原因就在這邊。乾薑是守而不走，是入脾補脾陽的，所以補脾陽。那既然他嘔吐不止，就會耗損什麼？耗損津液，我們就要用什麼？人參，來補氣。所以，他整個治療就是這樣的，很科學的一個治療方式。

【注】

妊娠嘔吐謂之惡阻。惡阻者，謂胃中素有寒飲，惡阻其胎而妨飲食也。主之以乾薑散寒，半夏止嘔；惡阻之人，日日嘔吐，必傷胃氣，故又佐人參也。

【永諸按】

吳謙說「妊娠嘔吐謂之惡阻」，我們前面已經有提過了，大部分在懷孕的第二個月，就是30天的時候會出現這種症狀，有些人體質好的就不會，體質差的就會出現，所以懷孕的嘔吐在第二個月的時候。至於惡阻的原因，吳謙說「胃中素有寒飲」，不是這樣，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那時候是因為懷孕了，有些人體質比較差的，氣血的調和不好，所以就導致了這種惡阻的情形產生，因此治療上用桂枝湯為主，幫助她氣血的調和，這樣她就不會惡阻了。那你如果把它當做是一種寒飲，所以之前那邊有講「設有醫治逆者」，就是醫生說「啊！你這個就是什麼寒痰結飲」，我用小半夏湯、用小柴胡湯來治療，治療以後呢？當然那個氣有疏通了，但你只是疏通那個標，那個氣的不通的原因沒有處理，也就是營衛氣血調和的不好所導致的嘔吐，並不是本身樞機有問題，只是三焦受到營衛不和的結果所以導致的，就像我們的桂枝湯證有出現乾嘔，一樣的意思，當然你可以處理這個三焦氣機的問題，但這只是暫

時的，還會再回頭，所以那個條文就說「卻一月」。「卻一月」就是說一個月以後會再回頭，這個症狀又再回頭，再回頭以後呢？那我們在前面有講到了，如果又加吐下，如果她又嘔吐又下利，或者是你治療上，你把她說「啊！這個裏面一定有實」，加了吐下，「則絕之」，就是說，會導致懷孕的終止，導致小產，為什麼？因為你沒有把她營衛氣血調和好，你又吐下，又更耗損了她的氣血，導致胎養不成，就是那邊血流更少，導致小產。因為胎是每日在大，到三個月了，你又沒有足夠的氣血養胎，所以就導導致死產，是這樣的。那邊「惡阻謂胃中素有寒飲」，那也不是，這邊的妊娠嘔吐不止，是因為脾寒的關係，並不是說妨礙她的飲食，而是妨礙她的輸送，所以用乾薑來溫脾，半夏是去結痰，通利三焦，可以止嘔吐。惡阻的人，因為都是在嘔吐，會傷害到什麼？我們的氣津，所以用人參來補氣。

【集注】

程林曰「寒在胃脘，則令嘔吐不止，故用乾薑散寒，半夏、生薑止嘔，人參和胃。半夏、乾薑能下胎。婁全善云『余治娠阻病，累用半夏，未嘗動胎』，亦有故無殞之義，臨病之工，何必拘泥」。

【永諸按】

程林說「寒在胃脘，則令嘔吐不止」，所以用乾薑散寒，其實這邊的寒是比較偏向於脾，因為她嘔吐不止，就是屬於脾的寒，像胃引起的嘔吐，不會嘔吐不止，畢竟胃是屬於陽的腑，它可以疏通，脾是屬於陰臟，主收藏，那這個的寒是在脾，所以使她嘔吐不止的原因是因為胃消化了食物，送到脾，但送不過去了，所以導致了吐，因此才用乾薑來補脾陽，而不是用



生薑來散胃寒，那在做藥丸的部分這邊有用生薑汁來糊丸，所以還是稍有針對胃的部分，那人參是用來補津的，半夏是祛除痰的，但是主要是乾薑人參半夏丸，稍微佐一點生薑汁而已。那他「乾薑半夏能下胎」，這不知道誰講，有些醫書不明究理就亂講，導致後之學者不知其理，而恐懼之，不敢用。至於乾薑半夏能下胎，主要是孕婦本身就有燥熱，加了乾薑半夏，益助其燥熱，導致胎兒養不成，造成死胎而流產，是這樣的。婁全善說「余治娠阻，累用半夏，未嘗動胎，有故無殞，臨病之工，何必拘泥」，簡單的講，《難經》早就說了「勿虛虛，勿實實，如此死者，醫殺之耳」，大實用人參，大虛用大黃，就如同飲鴆而止渴。像乾薑半夏用錯了，會動胎呢，之前第一個條文講「婦人脈平，陰脈小弱」，這就是正常人的懷孕，但是如果這個人會嘔，那沒有寒熱，不想吃，那這個就是營衛不調的關係，那營衛不調呢，你用錯了，用乾薑半夏，這一類的藥，小半夏湯，因為一般人覺得是寒飲，而不曉得是婦人本身營衛調和的問題，結果一個月以後，這個症狀又再發生，那發生了以後呢，你說裏面覺得有實證，用吐下，所以才導致這種絕孕，這才會出現用乾半夏會動胎下胎，是這樣的關係。

尤怡曰「此益虛溫胃之法，為妊娠中虛而有寒者設也。夫陽明之脈，順而下行者也。有寒則逆，有熱亦逆，逆則飲必從之，而妊娠之體，精凝血聚，每多蘊而成熱者矣。按《外台》方『青竹茹、橘皮、半夏各五兩，生薑、茯苓各四兩，麥冬、人參各三兩』，為治胃熱氣逆嘔吐之法，可補仲景之未備也」。

【永諸按】

尤怡說「此益虛溫胃之法，為妊娠中虛而有寒者設也」，因為嘔吐造成虛寒，他說陽明的脈是順而下行，是從眼睛一路往下行，他說如果有冷，就會逆回去，那有熱呢，也會逆回

去。那他說逆行回去，飲一定跟著它，那因為我們吃的食物在胃那邊還沒有消化，所以當然我們的飲水食物一定跟著上去。那他說呢，「妊娠之體，精凝血聚」，我們懷孕了以後呢，那我們的氣血呢，都會往那邊？往懷孕的地方去。那去的如果不調和，像我之前講的，初期懷孕嘔吐屬那種營衛不調的，那就用桂枝湯來治療。這樣了解嗎？好，那《外台》有一個方，它是偏向於胃熱的嘔吐。青竹茹、橘皮、生薑、人參，還記不記得橘皮竹茹湯，乾嘔噦的這個部分，那邊還有半夏、茯苓、麥冬，用這個方式來治胃熱氣逆嘔吐，尤怡說「可以補仲景之未備」，我是覺得仲景的方很好，多加的半夏、茯苓、麥冬有點畫蛇添足感，第一個這是熱，半夏治寒濕之痰，不治燥熱之痰，第二妊娠嘔吐津虧不宜利小便，所以不用茯苓，第三麥冬用於潤咽喉之津虧，不如人參之補全身之津。

【乾薑人多半夏丸方】

乾薑、人參（各一兩），半夏（二兩）。

上三味，末之，以生薑汁糊為丸，如梧子大，飲服十九，日三服。

【永諸按】

我們來看乾薑半夏人參丸，乾薑一兩，用的不多，人參一兩，半夏二兩，那半夏這邊用的比較多，所以主要是要去除嘔，樞機不通的問題把他通，所以比例一、一、二啦，把它記起來，用生薑汁糊丸，少量生薑汁，把它糊一糊，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丸，白天吃三次。要加一些飲來服，像豆漿或是清粥等等，這個叫飲下。

【《桂林古本》】

【乾薑人參半夏丸方】

乾薑一兩，人參一兩，半夏二兩。

上三味，末之，以生薑汁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丸，日三服，飲下。

※妊娠，小便難，飲食如故，當歸貝母苦參丸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懷孕，小便困難，飲食如平常，當歸貝母苦參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妊娠，小便難」，懷孕了，但是小便困難，就是尿不太出來或是無尿可尿。「飲食如故」，飲食就跟以前一樣，當歸貝母苦參丸主之，這個就告訴我們，她之所以妊娠，小便難，飲食如故，那吃東西像以前一樣，這個告訴我們中焦和上焦是沒有問題的，所以出現的問題是在下焦。那為什麼會小便難？就是說下焦氣血的流動不順暢，這是因為什麼？就是說懷孕，

然後胎兒堵到了氣血的流通，像胞阻的那種關係，造成嘔吐，但這一個是造成小便難。像下焦這邊堆了一些濕，這濕氣導致這邊水沒有動，所以心臟那邊至腎的血也不會過來，也會導致這邊小便的困難。那在治療用當歸，因為懷孕了，東西照吃，因為飲食如故，那個血往小便這邊不夠，若以小便跟大便這個部分來區分，大便是後陰，小便是前陰，小便是屬陽，大便是屬陰，所以這邊小便難表示往陽的部分血液是比較少，因為我們知道尿液，是腎絲球那邊過濾產生的，那小便變少表示這邊血流供給不足，所以他用當歸來幫助表面的血流，也可以幫助懷孕的時候胎兒表面表淺的血流，所以它就當歸。那貝母呢？是小便這邊有一些痰，又因為那邊血循不好，所以氣積住不動，堵久了就變膠黏，所以用貝母來清，貝母大部分講是屬於清燥痰的部分。那苦參呢？苦參用來清什麼，因為這邊已經變成一個膠黏的、燥熱的痰，所以用苦參，苦參我們一般是用來驅除下焦的一些濕熱的，所以條文告訴我們，這個小便的難是屬於下焦有濕熱，又血流不好，所以我們就用當歸貝母苦參丸來治療他。

當歸貝母苦參丸，我們用一個病例來解釋，大概比較清楚，大家可以這樣來思考，像它臨床上拿來治療什麼？男子的攝護腺肥大。為什麼？因為男子的攝護腺肥大，也是小便難，利尿起來點點滴滴。那為什麼攝護腺肥大，因為攝護腺這邊堆了很多膠痰，所以阻礙尿道。同樣的，這個也是一樣的意思，所以治療上，當歸貝母苦參丸，可以治療男性攝護腺肥大，他們病機是一樣的。

當歸貝母苦參丸在條文中是治療什麼？女生小便尿一點一點這種，但是他吃又沒問題，就像男子攝護腺肥大，你說他飲食有無問題，沒有呀，照吃吃得很好，都不會覺得有問題，就

是下焦有問題，因為小便比較困難，那記住當歸貝母苦參丸是中醫治攝護腺肥大的一個藥。男性的攝護腺，或者是女人懷孕以後，她小便點點滴滴、排得不是很順、很少。

【按】

方證不合，必有脫簡，不釋。

【當歸貝母苦參丸方】

當歸、貝母、苦參（各四兩）。

上三味，末之，煉蜜為丸，如小豆大，飲服三丸，加至十丸。

【永諸按】

當歸貝母苦參丸的比例都一樣，當歸四兩、貝母四兩、苦參四兩，那把它們做成丸，用蜜，如小豆大，小豆就是我們的那個黃豆，一樣飲服三丸，就是配豆漿或是飲料來喝。日三服就是一個白天吃三次。

【《桂林古本》】

【當歸貝母苦參丸方】

當歸四兩，貝母四兩，苦參四兩。

上三味，末之，煉蜜為丸，如小豆大，飲服三丸，日三服。

※妊娠，有水氣，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惡寒，起即頭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桂林古本》】

妊娠，有水氣，小便不利，灑淅惡寒，起即頭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永諸譯】

妊娠，有水氣，小便不通利，灑淅惡寒，站起即頭眩，葵子茯苓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妊娠，有水氣，身重，小便不利，灑淅惡寒，起即頭眩，葵子茯苓散主之」，這邊已經告訴我們她是有水氣，所以表示她水的代謝不好，那身體重也告訴我們她有一些濕，更何況她小便又不是很通利，那這些水如果碰到外面的環境是比較冷的，會很快降溫，就感覺會冷，因此會灑淅惡寒。那「起則頭眩」呢？他原本是平躺，但一起身眼就黑掉了，原本躺下水是平的，那一站起來以後上部的水就往下走，那氣血也被跟著水往下拉，就像我們坐電梯，電梯往上拉的時候，氣血就墜下來，導致頭眩，因為水氣往下拉，那整個氣血也往下拉，所以導致這種頭眩，那我們治療方式就是要幫她什麼？幫她利尿，幫她把水利掉，所以用什麼？葵子茯苓散。葵子就是冬葵子，為什麼要叫冬葵子呢？冬天，它結籽，那為什麼講冬天？因為冬天屬腎，子又屬腎，所以我們以它這個性，就適合用於懷孕的利小便，葵子它會利小便

又不傷胎。葵子茯苓散的葵子用一碗，那一碗以現在來講大概是三錢那邊，大概是跟茯苓等量。

【注】

妊娠外有水氣則浮腫，洒淅惡寒，水盛貯於肌膚，故身重；內有水氣，則小便不利，水盛阻遏陽氣上升，故起即頭眩也。用葵子茯苓者，是專以通竅利水為主也。

【永諸按】

吳謙說「妊娠外有水氣則浮腫，灑淅惡寒」，沒錯。那「水氣盛貯在肌膚就會身重」，這也沒錯。那因為有水氣就表示她小便本來就不通利才會出現水氣，所以水氣是小便不利造成的，而不是水氣造成小便不利的，所以那個因果關係要了解一下。她的小便不利是造成水氣的原因，那既然小便利，那個水氣又重著，那當我們起身的時候，整個氣血會往下拉，就像是背了一個重物坐著，往前起身時就突然變得很重，所以整個氣血會往下，跟著水往下跑的狀況往下走，所以就出現這種起則頭眩。那這種頭眩是什麼？也是因為氣血沒上去導致的，但是氣血沒上去是因為它跟著水氣被往下拉的關係。

【葵子茯苓散方】

葵子（一升），茯苓（三兩）。

上二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則愈。

【永諸按】

妊娠水氣太多，我們就用葵子茯苓散。葵子是潤滑的，有滋潤的作用。茯苓用來利一些小便，所以吃了藥，小便利就會好了。那葵子跟茯苓打成散，用散劑，表示水氣是瀰漫的。飲服方寸匙，方寸那樣的匙，用飲助胃氣來和服。我們之前有講飲就像糖水、豆漿、米漿這一類的，那白天呢吃三次，這就是葵子茯苓散。

【《桂林古本》】

【葵子茯苓散方】

葵子一斤，茯苓三兩。

上二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匙，日三服。小便利則愈。

※婦人妊娠，宜常服當歸散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妊娠，身無他病，宜常服當歸散，則臨產不難，產後亦免生他病。

【永諸譯】



婦人妊娠，身體沒有其它的疾病，適合常服當歸散，則臨產不困難，產後也免生其它疾病。

【永諸講解】

「婦人妊娠，宜常服當歸散主之」，那《桂林古本》說婦人妊娠，懷孕了，身體沒有其它病，就是一般平常的人，懷孕了沒有其它的病，它告訴我們說適合，宜就是適合，適合常服當歸散。那麼臨產不難，就是說懷孕的這時候常常吃的話，那生產的時候就不會出現難產，臨產不難就是不會難產。而且生產過後，也可以免去生其它的疾病，所以這個方不錯，是懷孕的安胎方。所以婦人妊娠，我們要用不僅可以安胎又可以壯婦人的方，就是什麼？當歸散。

【注】

妊娠無病不須服藥，若其人瘦而有熱，恐耗血傷胎，宜常服此以安之。

【永諸按】

吳謙說「妊娠無病，不須服藥」，其實錯了，因為妊娠要養胎，氣血還是會有些不調，所以我們必須要去調氣血，是需要來養胎，因為你已經是重身嘛。「重身」，婦人重身就是兩個身體，一個是你本身，一個是小孩的，那跟你本人是不一樣的，也許本來沒有病，但是多了一個小孩，多了一個負擔，所以以中醫的觀點還是需要幫忙，像工作一樣，就是說一個人是做兩個人的事，那怎麼可以不給予體力呢？不給予加薪呢？人家做了兩倍的事，你怎麼

不可以給人家兩倍的薪水，這是一樣的意思，所以「婦人妊娠，身無它病」，當然也需要服藥，這個藥是做一些保養的。我們有時候常常覺得我們的身體在有時候或是在某些狀況下會有些變動，就像懷孕一樣，所以在這變動的時間，我們還必須要用外來的一些藥物、食物來幫助來輔助才行，所以若是照你平常一個人在做兩人份的事，那到最後也一定會產生病。那吳謙這邊講說「若其人瘦而有熱，恐耗血傷胎，宜常服此以安之」，那其實他說瘦而有熱是從那邊來的？是從當歸散內有黃芩來的，這不是，黃芩是為了減少三焦淋巴的熱，因為川芎和當歸的行血中之氣，會使氣熱，而且芍藥又不似當歸芍藥散的二倍量，可加速靜脈的回流，減少微血管內血中之氣的壅阻，因此加黃芩以輔佐之。

【集注】

尤怡曰「妊娠最慮熱傷，故於芎、歸、芍藥養血之中，用黃芩清熱，佐白朮和胃也。震亨稱黃芩、白朮為安胎聖藥，夫芩、朮非能安胎者也，去其濕熱，其胎自安耳！」

【永諸按】

尤怡說「妊娠最慮熱傷」，然後他說「於芎、歸、芍藥養血中，用黃芩來清熱，佐白朮來和胃」，真的是這樣嗎？我們來看一下，「震亨稱黃芩、白朮為安胎聖藥」，那「夫芩跟朮不是安胎，他說去其濕熱，其胎自安耳」，那為什麼胎這邊會有一些濕熱呢？我們仔細來看一下當歸散。當歸散內當歸、芍藥、芎藭，它們都各一斤，那由這邊我們可以發覺到，像我們之前的當歸芍藥散，因為是肚子氣血流動不好，造成的腹中疝痛，所以呢？當歸、川芎他們就是什麼？三兩、三兩，那芍藥用到一斤，是兩個加起來的二點五倍。那這一次的當歸

散是當歸、川芎、芍藥各一斤，所以我們清楚的說，這個東西吃下去以後會使子宮那邊充血，就是胎宮的血液供給是很夠的，血流很旺盛，這邊呢會充血。就是我們的血流經動脈，然後微血管，然後靜脈，那理論上如果當歸、川芎各一斤的話，兩個加起來是二斤，那白芍至少要五斤，可是只有用到一斤，所以這意思告訴我們當歸、川芎走表裏的動脈血，通到子宮這邊來以後，那因為白芍拉的力道就只有這樣，所以血會在微血管這邊會多滲出來，因為滲出才能養胎。我們知道川芎、當歸是行血中之氣的，血中之氣滲出來變多，那氣太多的話，我們必須要用白朮，幫助氣的回流入三焦系統，變成氣中之血，減輕這個氣的壓力，而胎兒這邊也有停留一些養分，可以供給，所以這邊用白朮來幫助因為川芎、當歸滲出去的多餘氣，幫助它的回流。因為川芎、當歸跟白芍的比例相等，不是加起來不是二點五倍，所以大部分血中之氣都往外滲，滲多了以後，這邊氣太多，壅堵住就會生熱，所以像這種的滲利所導致的氣熱，我們用黃芩來清，因此這邊加黃芩的目的是這樣的。這方之所以能養胎，是因為它讓血中之氣滲出去多來養胎，而多餘的氣要回流，另外氣堵住的熱要清。例如田地的灌溉，我們水溝有水，但是田沒水沒有用，所以要滲出去，那滲出去是靠什麼？靠川芎跟當歸的行動中之氣讓它滲出去，那滲出去這邊水太多了，我用白朮把它拉掉，那當然有一部分要幫它回流，不然靜脈這邊因為芍藥量不夠沒有幫助血中之血回流的話，那靜脈會腫脹、會痛，你吃川芎、當歸以後肚子反而會痛，所以這邊用白芍幫助拉回去，那這邊滲的氣多了，多了一定也會產熱，所以就黃芩，避免這邊濕太多，所以就是這樣。那吃一吃她的子宮就會很強健，因為宮血很旺盛，灌溉足又很流通，胎就會養的好，生產的胞宮就很有力，那剛才「妊娠常服就容易產」，「產後百病都屬之」，就是這樣來的。「酒服方寸匙」，一天只要吃兩次就好，一個白天只要喝兩次就好。

【當歸散方】

當歸、黃芩、芍藥、芎藭（各一斤），白朮（半斤）。

上五味，杵為散，酒飲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常服即易產，胎無苦疾，產後百病悉主之。

【《桂林古本》】

【當歸散方】

當歸一斤，黃芩一斤，芍藥一斤，芎藭一斤，白朮半斤。

上五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匙，日再服。

※妊娠養胎，白朮散主之。

【《桂林古本》】

妊娠，身有寒濕，或腹痛，或心煩心痛，不能飲食，其胎躍躍動者，宜養之。白朮散主之。

【永諸譯】

妊娠，身體有寒濕，或腹痛，或心煩心痛，吃喝不下，胎兒跳動的，適合養之，白朮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前面養胎的方式，是她血流不好，所以用當歸散，幫助血流，幫助子宮的茁壯。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白朮散」，我們來看一下，《桂林古本》說「妊娠，身有寒濕」，這個是寒的，之前的當歸散是正常的，「或者是肚子痛，或者是心煩、心痛，沒辦法吃，其胎躍躍動者」，因為胎兒養分供給不夠，人餓很煩躁，就要養他，所以說這個白朮散是用在胎動不安，就是說本身有寒濕，小朋友的養分不足，所以他很餓，全身無力，然後這樣動，會出現這種躁動，就是胎兒的氣血不足，那你如果給他足夠的養分，小朋友他的心跟腦就會比較安定，裏面的胎兒就不會亂動，所以用「白朮散來主之」。

那因為有寒濕，所以我們就大概知道，有濕用白朮，而畢竟寒是屬於陰，位置是比較深層的，所以我們不用當歸，我們用川芎，比較深層的血流我們用川芎，淺層的我們上次講過了，我們用當歸。那蜀椒就是用來去除寒痰的，或是要讓小腸熱起來的，像大建中湯，蜀椒的目的就是讓小腸血熱起來，川芎是幫助深層血流的流動，因為它本身很寒，所以我們用蜀椒讓血熱起來，那牡蠣的話是提供一些鈣質，牡蠣最主要的是用來安神的，安胎兒的神，因為胎兒的腦神經比較興奮，所以我們去安定他，或者去安定婦人的心煩，心痛，那這心煩是因為血下不到胎兒那邊，結果這血往上衝導致心煩，那心痛也是一樣的道理。

【注】

妊娠婦人，肥白有寒，恐其傷胎，宜常服此。

【永諸按】

吳謙說妊娠的婦人肥白，肥肥白白的，就是有寒，那恐其傷胎，要常常吃白朮散。

【集注】

尤怡曰「妊娠傷胎，有因熱者，亦有因寒者，隨人臟氣之陰陽而各異也。當歸散正治熱之劑。白朮散君白朮和胃，臣川芎調血，使蜀椒去寒，佐牡蠣安胎也，則正治寒之劑也。仲景並列於此，其所以昭示後人者深矣」。

【永諸按】

尤怡說妊娠傷胎有因於熱，有因於寒者，其實前面那個當歸散是沒有病的一般人在吃的。那他說隨人之陰陽臟氣而異，那當歸散他說是正治熱，其實並不是，那是平常人的，不要看到黃芩就當做它是要清熱的，它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要預防當歸還有川芎滲出的氣太多所導致的熱，所以黃芩是用來預防，那白朮散才是真正用來治療寒濕的，它主要是下腹的寒濕，我們用白朮把這些濕趕進三焦循環，裏下腹的血流變好。那蜀椒有目，目就是黑黑的珠子，那用的主要就是它紅紅的皮，目的是要讓血熱起來，所以蜀椒是用來去血的寒，川芎的目的是讓血走到深層，所以川芎的治療是在深層，當歸是讓血走表層，兩個不同，加了蜀椒去寒，因為寒濕在深層，那牡蠣就是安定心神，安定胎兒的，不要讓胎兒那麼動的，是這樣的作用。

【白朮散方】

白朮、芎藭、蜀椒、牡蠣各等分。

上四味，杵為散，酒服一錢匕，日三服，夜一服。但苦痛，加芍藥；心下毒痛，倍加芎；心煩吐痛，不能食飲，加細辛一兩，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後，更以醋漿水服之。若嘔，以醋漿水服之復不解者，小麥汁服之。以後渴者，大麥粥服之，病雖愈，服之勿置。

【永諸按】

我們來看白朮散，在《醫宗金鑒本》有很多加減方，可是在《桂林古本》是沒有的，那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白朮散在醫宗金鑒的加減部份。那加減的部份，它說如果苦痛，一般痛就氣血不通，如果痛比較嚴重就是靜脈回流問題，像這種突然間痛的，主動的痛，都是屬於靜脈的回流不好，所以我們就加芍藥。那「心下毒痛」，心下就胃那邊，毒痛就是痛的很嚴重的，那就把川芎加倍，就表示它那邊的血液流通的非常不好，血中之氣的流通不好，這是屬於寒，跟靜脈的痛不一樣，這種毒痛是屬於動脈，動脈收縮的那種痛，所以它加強川芎來通利深層的血流。那「心煩吐痛不能食飲」，加細辛一兩，細辛是幫忙從少陰那邊散他的水氣的，因為它會有吐嘛，那加半夏去痰，然後他說服之後，更以醋漿水服之。若嘔，以醋漿水服之復不解，用小麥汁。那以後渴者，大麥粥服之，勿置。那這個部分呢，這個加減看看，因為這個地方是覺得比較不太像，大家看看就好。那醋漿汁就是什麼，就是臭酸掉的米粥，漿呢就是米漿那一類的，酸掉了，醋呢就是酸掉了，或者是把醋加到這個漿汁裏面，然後來吃。那小麥呢？一般我們的浮小麥呢是用來清心的，治熱的。那大麥粥呢？大麥是比較

涼燥的，如果口渴的話用大麥粥。那在仲景的一些方，我們比較少看到有用大麥粥服的，大概就只有這邊有看到，那這個部份我們看看就好。

【《桂林古本》】

【白朮散方】

白朮、芎藭、蜀椒（去目汗）、牡蠣各等分。

上四味，杵為散，酒服一錢匙，日三服，夜一服。

※婦人傷胎，懷身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下重，如有水氣狀，懷身七月，太陰當養不養，此心氣實，當刺瀉勞宮及關元，小便微利則愈。

【《桂林古本》】

婦人懷身七月，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下如有水狀，此太陰當養不養，心氣實也。宜瀉勞宮、關元，小便利則愈。

【永諸譯】

婦人懷孕七月，腹滿，不能小便，從腰以下像有水的樣子，這是太陰應當養而不養，心氣充實也。適合瀉勞宮、關元，小便通利就好。



【永諸按】

「婦人傷胎，懷身腹滿」，懷身然後腹部滿，沒有辦法小便，那從腰以下重，好像有水氣的樣子，那懷身七月，太陰當養不養，這是心氣的實，當刺瀉勞宮關元。我們來看《桂林古本》，它說婦人懷身七月，懷了身已經七月了，那肚子滿，整個肚子滿，就告訴我們腹部那邊的氣流通不順，然後又沒辦法小便，所以就堆了很多水氣，那這水氣的部分就會停在腰以下，因為水屬於陰，所以從腰以下就看起來有水。那麼它說此太陰當養不養。太陰是屬脾，用來養胎的，但是脾輸送飲食的稍微的功能出了問題，所以本來應該就是能養，但是卻沒有辦法養，那是為什麼呢？它說心氣實也，為什麼要這樣講？因為從脾胃回流的氣血都會到心，那心氣實就表示說心臟這邊氣血是充滿了。其實就告訴你，這個人心臟肥大了，因為小便不利，心氣要下輸到腎的部分阻礙了，所以這邊會停一些水氣，造成心臟的肥大或是肺積水，臨床上小便不利的腎衰竭病人，有些就會出現這症狀。因此條文說心氣實，那本來我吃的東西經脾胃的消化，送上去，如果心臟是正常的，那是可以送到各個部分，那為什麼他沒有，因為小便不利，心至腎的氣血道堵了，所以心這邊瘀堵了一些氣，形成心氣實。既然心氣實，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扎針，瀉掉心氣的實，可以把氣導到外面經絡，導到手的心經，那另外一個就是導到腑，導到下面的小腸，小腸為心之腑。就是這兩個方式，導到手的用勞宮，勞宮是心臟的本穴，所以扎它要用瀉法，另外一個是關元，關元是小腸的募穴，那扎這兩個，使心氣往下往外導。那為什麼心氣要往下導？因為懷孕了，懷孕七月，而氣都堵在胃腸這邊，造成太陰當養不養，而這原因是小便不利造成心氣實，那把心氣往下導往小腸，也會使胞宮的血流多一些。

在生理學上，週邊阻力的增加，會導致血壓的變高，若是長期吃高血壓藥抑制心臟的動力，就會導致心臟的肥大，所以高血壓藥吃多了，一直抑制心臟的力道，就會導致心肌的肥大的「心氣實」，那這邊告訴我們要怎樣才能好，像針灸，針勞宮、關元，關元是小腸的募穴，是專門在瀉小腸的氣，小腸跟心相表裏，所以瀉小腸的氣就會瀉到心臟這邊的氣的實，勞宮是心本身經絡這個氣瀉掉的，或是「小便利則癒」就是把心氣導從小便這邊瀉掉，另外治療上有一個方是專門治療心氣實的就是一「胸痺」一篇的方，胸痺還記不記得？可以用瓜蒌薤白半夏湯，或瓜蒌薤白桂枝湯那類的，以脈證來選用。那在飲食上，可以叫患者吃韭菜，因為韭菜和薤白是同一類的，可以叫他吃韭菜，就可以治療這種情形，因為韭菜會把過實的心氣往下導，其實蒜頭也有這樣的作用，不過蒜頭是導到大腸，像薤白又叫小蒜，所以在佛家的葷菜裏面就是有韭菜、蒜頭那類的，這是佛家的葷菜，因為會把心臟的氣往下導到腎，腎氣旺，或是導到陰部的地方，那邊充血就會刺激這邊的神經，這邊的神經反射到腦就會產生淫念，所以說這些菜會助淫，反過來說性慾不好的吃這些藥會幫他壯陽，所以韭菜子為什麼可以拿來當壯陽藥就是這樣的關係，大家了解了吧！

【按】

文義未詳，此穴刺之落胎，必是錯簡，不釋。

【永諸按】

吳謙因為看不懂，所以說「文義未詳，此穴刺落胎，必是錯簡，不釋」，他說這個穴刺了會落胎一定是錯簡，不去解釋，其實《桂林古本》跟《金鑑本》差不多，我們知道心氣實

的原因，是因為懷孕引起小便不利，心臟要打下去遭受很多週邊阻力的增加，所以週邊阻力變高了，就導致心臟這邊有些血打不出去，就會往外滲，就像反作用力一樣，所以心臟就肥大，所以才講心氣實、心氣充滿了，心中這個地方的氣充滿了，就是告訴你心肌肥大、心氣實，後天脾胃產生的營衛之氣就送不太上去，因此造成太陰當養不養，若是心氣虛就是炙甘草湯，你看古人寫的多清楚，所以這個治療是很合理的，那我們也知道若是像這樣的，在治療上就給他吃韭菜，也是可以的。

婦人產後病脈證並治第二十一

※問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瘧，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何謂也」？師曰「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病瘧。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問曰「剛生產的婦人有三種病。第一種是瘧病，第二種是鬱冒，第三種是大便困難，怎麼說呢」？師曰「剛生產後血虛，汗出多，常傷風，所以使生瘧病。失血又再汗，寒多，所以使鬱冒。失去津液，胃部乾燥，所以使大便困難」。

【永諸講解】

《醫宗金鑑》本跟《桂林古本》的條文是一樣的，我們來看，問曰，有人就問說，新產，新產就是剛剛生完的婦人。有三種病，一者病瘧，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要大大不太出來了。那鬱冒就是心情不好，然後頭悶悶的。病瘧呢？就是肌肉的繃緊，像那個瘧病一樣。這主要都是由津虧所導致的，所以老師就講說，由於剛剛生完血虛，因為生產的時候，會流大量的血，所以就造成了血虛。因為我們的身體就是水火之所成，那當血少，也就是實質的

陰少，那陽就多，那就形成這種虛熱，那這種虛熱會往那邊跑？因為熱的性本來就是陽，所以會往外跑，而要散掉這些熱，就會出很多汗，因此就多汗出，那汗出多的話又因為毛孔一直打開的話，就會喜中風，「喜」其實古代就是「善」，意思是一樣的，就是很容易被風所傷。因為汗出很多，本質又虛，然後風把氣中之氣拉的很快，陽氣就更不足，那這樣就造成表面的津液更少。那更少以後，就會病瘧，就是造成那種津虧的瘧病，是屬於柔瘧的部分。這個瘧病我們之前有講過，像這種虛性的，我們用什麼？栝蒌桂枝湯，就是栝蒌根加桂枝湯的這個方，我們就是用這樣來治療，因為它是津虧的。

「病鬱冒」，那亡血復汗，已經失血了，結果又出汗，那出汗把熱帶掉，而亡血也會帶走一些熱，像太陽病篇內的鼻衄病解，就是傷寒的鬱熱被鼻衄帶走而病解，因為亡血復汗造成寒多，血液循環變差了以後呢，到重陽的部份，也就頭的血流就比較少，就會導致了鬱冒，鬱呢就是鬱悶，冒就是眼睛被頭巾蒙住了那種感覺。

「大便難」，因為津液耗損了，胃變乾燥了，後天氣血起源的胃那邊變乾燥了，所以大便難。因為胃燥，然後大便難，大便就不太容易了，像這種就是屬於血虛津虧的便秘。

【注】

新產之婦，畏其無汗，若無汗則榮衛不和，而有發熱無汗，似乎傷寒表病者，但舌無白苔可辨也。故喜其有汗，而又恐汗出過多，表陽不固，風邪易入，而為項強腰背反張之瘧病也。新產之婦，畏血不行，若不行則血瘀於裏。而有發熱腹痛，似乎傷寒裏病者，但以舌無黃苔可辨也。故喜其血下，而又恐血下過多，陰亡失守，虛陽上厥，而為昏冒不省，合目汗

出之血暈也。新產雖喜其出汗，喜其血行，又恐不免過傷陰液，致令胃乾腸燥，而有潮熱譫語，大便硬難，似乎陽明胃家實者。故仲景於產後首出三病，不只為防未然之病，而更為辨已然之疑也。昏冒而曰鬱冒者，謂陰陽虛鬱，不相交通而致冒也。

【永諸按】

吳謙說新產之婦，怕她沒有汗，「畏其無汗」，如果無汗則榮衛不和，他講錯了，無汗就是會傷到什麼？第一個無汗就表示她津虧的太嚴重了，出血太多，無汗可出，這個是很危險的，要趕緊輸血。另外就是說雖然失血，但是津虧沒有很嚴重，而出血把熱散掉了，反而是變成寒，因此無汗，那這種無汗就是氣血通行不利造成的。那像這個發熱有汗呢？是陽盛。那發熱無汗呢？這邊說發熱無汗是傷寒表病嘛。那汗出多的話會造成津虧，而且汗出時毛孔打開，如果再加一個風的話，氣中之氣外行更快，那就更容易因為津液的不足，導致痙病。這種痙病我們剛才才講用什麼？用栝蒌桂枝湯。

吳謙講新產之婦，畏血不行，新產之婦呢，就是怕她那個惡血沒有排盡，所以怕血不行。那如果血不行呢，血瘀在裏面。像這個有血瘀的情形，我們就用什麼？後代的生化湯來處理這些瘀血，那生化湯就要吃到什麼？血變鮮紅就不要吃了，血如果很暗紅、有血塊，還是吃，那如果血變鮮紅沒有血塊就不須要吃了，再吃下去就更傷血。

「有發熱腹痛，似乎傷寒裏病的」，那主要他就是說用舌苔來辨，因為《傷寒論》有講「苔黃者，下之黃自去」，若舌苔變黃表示是裏熱燒上去的，所以用攻下的方式把這些熱或積熱，從腸胃道排出以後，那個苔黃就會不見。

「故喜其血下，而又恐血下過多」，這不是說「喜其血下」，而是希望把惡露排盡，不是說這個血下不是我喜歡他血下，不是的，是惡露排盡，那惡露排盡的話就好了。若是生完沒有什麼特別惡露，沒有瘀血，而是鮮血，那我們就不需要用祛瘀血的藥，像《傷寒論》中的蓄血證，會有人如狂或是發狂的那些症狀，如果沒有這些症狀，代表少腹也沒有什麼瘀血，那當然就不需要用這個了，所以沒有什麼「喜其血下」。那有些很可惡的人說產後吃生化湯會美白，有些產婦吃了一個月，造成這種去血過多，這樣就不太對的。那他這邊講「陰亡」，就是陽比陰多，就產生一個虛熱，因為這是一個熱就會往上，那什麼叫「上厥」？厥的意思是陰陽氣不相接，所以「虛陽上厥」就變成說虛陽在上面，陰氣不能向上承接。

那上面的「昏冒」也是因為有一些熱鬱住了，然後有血的不足，那「而為昏冒不醒，合目汗出之血暈也」，這個是虛熱上衝，那什麼叫「合目汗出」呢？合目汗出就是現在所講的盜汗，陰虛導致的盜汗。昏冒的話，就是血液的供給不及，只有熱而已，這是個虛熱這種，那這邊在講「新產雖喜其汗出，喜其血行，又恐不免過傷陰液」，這都是吳謙自己在講的，仲景裏面並沒有這樣講，他只告訴我們說，說新產因為失去血，所以導致的那三種的症，一個是胃的部分，胃中乾的大便難，一個是上部的血流不足，寒多的鬱冒，一個是表部，肌肉部分的津液不足造成的病瘕。

「又恐不免過傷陰液」，其實新產就會耗傷血了，因為都要排惡露，而有些人本身是津虧的，就出現這三種症狀，並不是說新產的婦人都有一些這些症狀，而是說，新產的婦人若津液比較虧虛的，又因為碰到生產出血的問題，所以津虧的問題會變嚴重，進而出現這三種病症，而每個婦人津虧的地方不同，有些是在胃，所以就造成大便難，有些是在上面，他原

本頭上的血流就不是很好，所以就造成了鬱冒，有些是在表面肌肉的部分，就造成了瘧，是這樣的。

【集注】

尤怡曰「瘧，筋病也，血虛汗出，筋脈失養，風入而益其勁也。鬱冒，神病也，亡陰血虛，陽氣遂厥，而陰復鬱之，則頭眩而目瞽。大便難者，液病也，胃臟津液，滲灌諸陽，亡津液胃燥，則大腸失其潤而便難也。三者不同，其為亡血傷津則一也」。

【永諸按】

尤怡說瘧是筋的病，其實就是肌肉啦，肌肉和筋的病，因為血的供給不足導致的乾燥，然後他這邊講的就符合仲景講的，因為新產的婦人亡血，又出了汗，所以筋脈失所養，變乾了，肌肉變乾硬了，就出現這種瘧。那「風入而益其勁」，其實風並沒有入，其實風在表面，因為本身汗出，風又會使汗出更多，津液亡失得更厲害，所以就出現這種瘧，所以它就不喜歡風，所以他講善中風就是喜中風，就很容易被風所傷。

那「鬱冒」，他說是神病，其實鬱才是神病，那冒是形體的，就是說我們感覺到眼睛被東西矇住的那種感覺，看東西不甚清楚，這個也可以當作冒，那鬱就是心情不高興，悶悶的。那「亡陰血虛，陽氣遂厥」，其實亡陰就是血的不夠，陽氣的供給就不足，因為陰氣接不上，所以遂厥，這個都是因為亡失了血，只有虛熱往上衝，並沒有實質的血流供給，因此導致這種鬱跟冒。我們上次有講過嘛，一杯水，它可以儲存固定的熱量，那如果這杯水把它水量變少以後，含的熱量變少，那在我們的身體裏，這種虛熱就會往上衝，就會導致那種鬱冒的那



種感覺，是這樣的。那大便難是津液的不足，那胃的津液不足所以導致的大便乾燥，所以產生了大便難。那其實這邊講的最簡單，三者不同，其為亡血傷津則一也，主要是針對這個問題來作說明的。

※產婦鬱冒，其脈微弱，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大便堅，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病解能食，七八日更發熱者，此為胃實，大承氣湯主之。

【《桂林古本》】

產婦鬱冒。其脈微弱，嘔，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也。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大便堅，嘔不能食者，小柴胡湯主之。

鬱冒病解，能食，七八日更發熱者，此為胃實，大承氣湯主之。

【永諸譯】

產婦鬱冒，病人的脈微弱，嘔，吃不下，大便反而堅硬，只有頭出汗。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血虛而陰陽氣不相接，陰陽氣不相接就必定會頭昏不清。常頭昏不清的人，想要好，一定要汗大出。因為血虛，下部就會陰陽氣不相接，孤陽上出，所以頭出汗也。所以產婦常汗

出的，失陰血虛，陽氣獨盛，故應當汗出，陰陽才返還。大便堅硬，嘔，吃不下的，小柴胡湯主治之。

鬱冒病已好，能吃了，七八天，再發熱的，這是胃實，大承氣湯主治之。

【永諸按】

《金鑑本》是一整個條文，那《桂林古本》它是有兩條，「產婦鬱冒」就是那個虛熱，那個熱往上衝導致的，所以脈微弱，微就是陰陽氣都不夠了，這個叫作微，脈弱就是陽的氣衰，只有陽的氣不夠才叫作弱。那「不能食」，就是我想吃但是卻不能吃，一定有某個因素存在。那「大便反堅」，大便反而變硬了，堅呢？是又厚又硬，跟脆不一樣，脆是薄硬，像我們吃的洋芋片，就是脆脆的，那像鐵塊，厚厚硬硬的，就叫作堅。所以大便反而變堅，意思是大便又粗又硬。那「頭汗出」，造成這樣的原因是血虛而厥，因為血虛導致了什麼？厥就是陰陽氣不相順接，那陰陽氣不相順接，有些地方的血達不到，所以就導致這種冒。冒就是眼睛被東西遮住那種感覺。因此一定是先厥，陰陽氣沒有接，然後血達不到眼睛，眼睛看東西就看不清楚。

「冒家欲解」，像有這種病的，眼睛看不清楚的，如果它要好，「欲解」就是要好的話，一定要出汗，為什麼？因為汗出代表了什麼？代表了陰陽氣相接，我氣血可以到表部這邊來，且出去到外界了，就是說在陽的最外最頂點的時候的表現，就是出汗。既然我們身體表面有汗，血液都可以達到最外面，到頂點，而物極必反，有陰的回頭，所以代表陰陽有相接，因

此一定要有汗出，才代表表部的陰陽氣相接了。那大汗出以後，陰陽氣相接了，所以就不會厥了，那沒有厥就不會冒。

「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血虛下面厥，就下面的陰氣沒辦法接上面的陽氣，講簡單一點，何為陰陽氣不相接？就是說，剛才講的就是那杯水，我的水可以含很多的熱，這兩個是平衡的混在一起的，有多少水含有多少的熱，那現在我的水變少了，那水中所能含的熱也變少了，那多餘的熱就往上，而這邊講「孤陽上出」，熱是屬陽，它沒有陰，它就是一個熱往上，所以稱孤陽。那熱往上出才導致什麼？頭汗出。頭有汗，但是沒有大汗出，只有頭汗，一般看到頭汗，不是全身的有汗，因為頭那邊是重陽之處，那邊最熱，所以我們要去散它的熱，大部分都是陰的津虧造成的，雖然津虧會使得表部的津非常不足，但是還是會出現頭汗來散熱，因為腦為元神之腑，過熱會造成神昏譫語，如同陽明病燥熱上衝於腦，所以當燥熱津虧的時候，頭會有汗但手腳是不會有汗的。

「產婦喜汗出者」，其實喜跟善兩個字是很像的，光是下面的字型就一模一樣，善的意思就是常常，所以產婦會一直出汗，那是因為亡陰，陰的不足，血虛掉，那陽氣獨盛，陽的氣沒有陰的接濟，以仲景的想法，陰跟陽之間有個關隔，所以這兩個要交通，但是陰這邊耗損了，但是沒有損到陽的，因為陽跟陰之間有個隔，所以像一個水族箱，中間隔了一個玻璃，那我把一邊的水漏掉，另一邊的水是不會動的，但是這邊的水會耗掉，慢慢變少，那這個就跟亡陰一樣，所以下面血虛，但是陽氣相對是盛的，所以才講「陽氣獨盛」，那陽這邊的氣血是可以的。因為沒有裏面的交濟，那熱往到上這邊的時候，會逼汗出，所以就只會頭汗出。那只有兩個彼此交通，手足汗出，才會陰陽復。

「大便堅，嘔不能食」，大便看起來比較硬。嘔吐呢？那沒辦法吃，是因為嘔吐的關係導致不能食，所以重點是在以這個「嘔不能食」這邊，所以大便堅先不管，那有可能是因為津液的缺乏，小柴胡湯裏面也有補津的，有人參，所以先用小柴胡湯來主治它，那如果嘔不能食去掉了，開始能吃了，但是隔了七八天又發熱，那七八天剛好是什麼日子？過經嘛，就是過了一個經，過經了就有可能會入裏，還有發熱就告訴我們什麼？胃實，所以再來攻這個大便，可以用大承氣湯來主治。

好我們來看《桂林古本》，《桂林古本》它是分成二條，第一條是一樣，「產婦鬱冒。其脈微弱，嘔，不能食」，比《金鑑本》多了這個嘔，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對，因為不能食的原因是因為嘔，並不是大便的堅，而是嘔，因為嘔不能食，如果不能吃的話，因為氣血都沒有往上走，那氣血應該會往下，大便不應該會硬，但是突然變硬，所以條文講大便反而變堅。「但頭汗出」，只有頭汗出，那大便反堅，只有頭汗出，因為像小柴胡湯證的話，是或利，或小便不利，或泄利，都不會出現大便硬，所以他這邊寫大便反堅的原因是這樣的，這是小柴胡的證。

「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先血虛而後接著厥」，先血虛而後接著厥，就是因為血虛了，導致陰陽氣接不到，所以「厥而必冒」，冒的原因是因為眼睛那邊的血不足，因為眼睛位於重陽之處，眼睛那邊的血因為陰供給的不足，所以導致虛，因而出現冒，那如果他這種冒要好的話，一定要出汗，而且要出大汗，那表示陰是夠濟這個陽的，只有陰氣跟陽有相接了，才會出現這種汗出。那為什麼會頭汗呢？這邊大汗出跟頭汗不一樣，大汗是全身的，那頭汗的話是津虧的，因為我們津液的不足，散熱的地方很有限，只剩下頭那邊出汗，所以他這邊講

「血虛下厥」，因為血虛下面沒辦法跟上所接，或者是下面的陰跟陽沒辦法接，所以使得這個陽，就是他的熱，剛才講的那杯水，水裏面有熱，當水變少的時候呢，那個熱就會往上跑，所以這個叫做「血虛下厥，孤陽上出」，就導致了頭汗出，因為來了一個熱，身體呢頭一定要散熱，就會出頭汗。那產婦喜汗出者，為什麼會那麼容易出汗的，是因為亡陰血虛，陽氣獨盛，就是因為它陰亡掉了，記住這個汗出呢，是頭汗出的比較多，那一亡陰血虛，陽氣獨盛，剛才已經講過了，所以只有當汗出，陰陽才會恢復，是這樣的。那這邊喜汗出是說，產婦希望她們有出汗，那出汗不是頭汗，是全身的汗，是代表她的陰陽有相接，「乃復」就是恢復它們的功能，什麼叫做恢復它的功能？陽負責外出，陰負責回來，然後這就造成一個什麼？形成一個太極，這個叫做復，所以我們講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陰陽的循環就開始了，所以當汗出陰陽乃復就是這樣。

「大便堅，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我們不管這大便堅，大便開始又硬又粗，但是主要是嘔不能食，然後我們吃藥的部分，之前有講過，如果有些疾病牽涉到脾胃，影響藥物的吸收的，我們要先去治它，這邊先治什麼？先治嘔不能食，所以用小柴胡湯來主治它，那如果我們治療以後，嘔不能食好了，那鬱冒因為出汗也都好了，那可以吃了。「七八日」就過了一經盡的時間，就可能會入裏，我們經盡的時間是六日，六日完後，那如果七八日更發熱，表示這個是病人於裏了，產生了實證，所以《傷寒論》裏面有講，過經才可下之，就過了第六天，到第七天才可以攻下，這個是這樣的原因，因為第七天以後就有可能病人於裏，形成裏實證。那這邊告訴我們這是胃家實，用大承氣湯主治它。

【注】

此承上條互詳其義，以明其治也。產婦昏冒，脈微弱者，是氣血俱虛應得之診也。不能食者，是胃氣未和應得之候也。大便反堅者，是腸胃枯乾應得之病也。究之鬱冒所以然者，由血虛則陰虛，陰虛則陽氣上厥而必冒也。冒家欲解，必大汗出者，是陽氣鬱得以外泄而解也，故產婦喜汗出也。由此推之，血瘀致冒，解必當血下，是陰氣鬱得以內輸而解也。最忌者，但頭汗出，則為陰亡下厥，孤陽上出也。大便堅，嘔不能食，用小柴胡湯，必其人舌有苔身無汗，形氣不衰者始可，故病得解，自能食也。若有汗當減柴胡，無熱當減黃芩，嘔則當倍薑、半，虛則當倍人參，又在臨證之變通也。大便堅，七八日更發熱，用大承氣湯，亦必其人形氣俱實，胃強能食者始可也。若氣弱液乾，因虛致燥，難堪攻下者，則又當內用元明粉以軟堅燥，外用諸導法以潤廣腸，緩緩圖之也。

【永諸按】

吳謙說「產婦昏冒，脈微弱」是陽氣和陰氣都不足，而不是氣血俱虛，這在《平脈法》已經講了，脈微是陰氣跟陽氣都是衰的，脈弱就單純只有陽氣衰。那不能食呢，因為《金鑑本》少了一個嘔，「桂林古本」是「嘔不能食」，因為樞機的不利就是三焦的不通利，導致只要吃下去就嘔了，所以他想吃但是不能食，因為吃了就嘔，他就不想吃了，因為嘔會很不舒服，一吃就嘔，因為《金鑑本》少了嘔，意思就差很多。那大便反堅，三焦不通利的話，大便因為三焦不通利的話表示我們的淋巴、我們的體液，我們就體液這種東西，它是屬於實質的陰，它不能往上送，就會積在下，所以照理來講，積在下的話下面的氣、滲液、淋巴液就會比較多，那比較多，因為我們大腸、小腸都在下面，照理來講應該拉肚子、腹瀉，而不會出現大便堅，所以講「大便反堅」，那主要原因是怎樣？因為她是產婦，有亡失一些血所

導致的。因為大便是腸胃枯乾嘛，那既然是嘔而不能食，那中、上焦的不利，那一定會把你  
的氣、津液都堆在下焦，那下面這邊是大腸，理論上，應該是軟便或是腹泄，不應該出現便  
祕，大腸這邊水這麼多，怎麼有可能出現便祕，所以條文才講「大便反堅」，大便為什麼反  
堅，因為是新產，血都耗掉了，所以導致的這邊乾造成大便反堅。

「究之鬱冒之所以然者」，那鬱冒是因為血沒有上去，那是血虛所導致的，既然血虛下  
面陰就不足了，陰不足它的熱會往上衝，那陰跟陽沒辦法相接嘛，那熱這個往上衝，就會導  
致上面頭汗出，所以才會出現血虛而厥，那一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是這樣造成  
的。

「冒家欲解」，冒家如果病症要解除，就是這個冒的病症要解除，一定要大汗出，大汗  
出表示陰的供給於陽的氣血是很夠的，才會出現大汗出，所以要好就是要這樣，吳謙說「陽  
氣鬱而得以外洩而解」，並不是吼，是因為陽得陰濟，陽得陰的供給，所以去其鬱熱，因為  
陰的力道有往上，那陽就會推動，還有那些熱、那些津虧都可以獲得解除，所以才會出汗，  
因此我們在治療的時候希望產婦汗出，這個汗出是全身的，而且汗要比較多一點的，而不是  
頭汗，如果是頭汗的話就容易導致大便難。我們從汗的多少可以了解津虧了多少、陰陽的氣  
有沒有相接，可以從這樣知道。

「由此推之，血瘀致冒」，血瘀導致的血送不上去，其實這個血瘀並不會致冒，血瘀會  
致狂，因為這些瘀血會導致狂的產生，像那個蓄血的狂症，如果血能下，那些熱不會往上衝，  
病就會好，所以血瘀並不會致冒，血瘀會致狂。那為什麼狂症會解呢？是因為瘀血已經去掉  
了，所以狂病就會解了，像前面就有如狂的桃核承氣湯證、發狂的抵當湯證，桃核承氣湯是

治療剛開始的蓄血症、初期的，抵當丸或抵當湯是治療久瘀血的。那產婦我們不希望她頭汗出，因為頭汗出告訴我們津液的不足，所以那不管是產婦或者是一般人，只要有頭汗出就代表什麼？津虧、陰的不足，因為陰不足，所以導致全身不能出汗只有頭可以出汗。那邊吳謙把它衍伸，因為頭汗出的原因是陰亡下厥，下面的陰不足了導致下部陰陽氣沒辦法相接，造成一個熱往上衝，陽順著它的性是往上衝，因而導致頭汗出。

「大便堅，嘔不能食」，那重點的病機是嘔不能食，要先恢復他腸胃的功能，這樣我們藥物的治療才能達到它的效果，不然吃的藥都嘔出來了，你還能治療嗎？所以這邊如果說看到大便堅給他小承氣，那不好意思，你吃下去藥都吐出來了，有作用嗎？所以我們要記住，治病一定要先恢復他的腸胃功能，該藥物能被吸收作用，所以這部分我們就先用小柴胡湯，小柴胡湯是一個疏通三焦氣機的方劑，因為嘔就是三焦氣機不利，氣堵住了，而這個不能食是因為樞機不利的嘔所導致的，那疏通以後就解了，自然能食了。三焦氣道疏通了，可以吃，那會不會大便堅就順便解除了，有些時候這大便堅就解除了，因為我們氣血就像灌溉田的溝渠都已經通利了，也許那邊就會好，如果沒有好的話，又過了七八個白天，大便變硬了，這是入裏，入裏產生一個燥屎症，這就發燒了，像這個不是表病，所以中醫在治療發熱不是就只有解表，裏實也會發熱，就是說裏面大便的問題也會導致發燒，所以有些小朋友他的發燒是因為便秘所造成，常常跑到急診去塞兩顆甘油球，大便通一通熱就退了，就是這樣的關係。這是胃家實，是腸胃道有堵大便，把它攻下，攻下以後就好了，這邊不去管他虛啊要急下存陰，因為有時「大實會有羸狀」，常會判斷錯誤，失去時機。像吳謙就說如果氣弱液乾，因虛致燥，難堪攻下，又要用元明粉來軟堅燥，元明粉就是玄硝再精製的，跟蘿蔔混在一起煮，凝結出來的，為什麼要跟蘿蔔？因為蘿蔔會破氣，你有沒有吃過生的蘿蔔，辣辣的，因



為它質重味竄，所以會往下面破氣行氣，然後他說外用諸導法以潤廣腸，宜緩緩圖之。這不太對，對於大實證，只有急下存陰，若不以急藥攻治，以緩藥圖之，怕病人失時而死，如同以小刀搏虎，沒能一刀斃命，可能就要死在虎的爪牙之下了，所以少陰有三急下症，意即在此。以仲景來講的話，像這個產婦的氣行如果還可以，當然就先攻，所以說「形氣俱實、胃強能食」才可以攻。如果已經出汗了，就當減柴胡，因為柴胡是疏通淋巴的，既然氣道已通，就不需用柴胡來疏通淋巴，可以用桂枝湯來調和營衛。若還是不放心，那可以既通利三焦又加調和榮衛，可以合小柴胡湯和桂枝湯，變成柴胡桂枝湯，這也是可以的。像柴胡桂枝湯用柴胡疏通淋巴的循環，用桂枝疏通動脈的循環，而真正在發汗的是生薑，所以如果是汗出過多，不是減柴胡，應當要減生薑，生薑用少一點，那如果沒有熱，黃芩當然是治療三焦通道氣堵住導致的血熱，這個部分它是用來清氣堵住導致的血的熱，那黃連是清血瘀堵那邊有一些濕的熱，所以黃連可以治療因為血熱產生的溼熱，就是充血滲液啦，那黃芩是用來治療淋巴不通導致的充血的熱，所以有時候在治療方証上我們會看到兩個並用，當然在三焦的時候，因為三焦有瘀堵導致的熱、導致的濕熱，我們用黃芩來治療。那這邊嘔吐如果很嚴重表示堵得很厲害，那堵得很厲害我們就要把半夏加重，那生薑不用特別加重，因為生薑只是幫忙把胃氣拉到外面，幫忙散胃氣的。那虛的話就是用人參。在加減法的這邊，吳謙沒有講的很好。

【集注】

尤怡曰「鬱冒雖有客邪，而其本則為裏虛，故其脈微弱也。嘔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津液上行不下逮之象。所以然者，亡陰血虛，孤陽上厥，而津液從之也。厥者必冒，

冒家欲解，必大汗出者，陰陽乍離，故厥而冒，及陰陽復通，汗乃大出而解也。產婦新虛，不宜多汗，而此反喜汗出者，血去陰虛，陽受邪氣而獨盛，汗出則邪去，陽弱而後與陰相和，所謂損陽而就陰是也」。

【永諸按】

尤怡說「鬱冒雖有客邪」，由外所導致，那主要的本是裏虛，鬱冒本身就是一個裏虛的過程，那為什麼呢？因為她的脈是微弱的，因為脈微弱才導致這種鬱冒，並不是說我鬱冒所以導致脈微弱，不是。那「嘔不能食」就是三焦的不通利。「大便反堅」，照理來說大便不應該堅，但是反堅，我們知道這個是有失血，就是下焦那邊耗損一些陰，是血虛的關係。「但頭汗出」，也告訴我們津的不足，因為人體津液有餘的話我們散熱是全身的，手腳都要有汗，所以桂枝湯才講「要熱熱微似有汗者亦佳」，不要只有頭汗，所以頭汗代表津的不足，並不是什麼「津液上行不下逮之象」那原因是因為「亡陰血虛」。「孤陽」就是那個陰中之陽氣，那因為沒有津的接濟，陰中之陰的接濟，所以只有這個虛熱往上，那一定是上到頭，頭要散熱就耗損一些津液，又因為本身沒有陰的供給，所以只能耗本身的陽氣，就出現這種頭汗出，如果有陰的供給的話就可以全身出汗。那厥的話是陰陽氣不相順接，不相順接，供給就不夠，所以眼睛就模糊、看不清楚，這就叫冒。那冒家欲解就是他的陰中之氣已經供給不夠，所以這裏很清楚就一定要什麼？大汗出。那尤怡這邊講的這句話還不錯，他說陰陽各自走各的，因為沒有接起來，所以厥而冒。那陰陽如果交通了，那汗就會出，汗大出然後就解了、病就好了。那產婦新虛本來就不適合多汗，汗多更亡失津液，有可能就出現大便難，那這邊講說喜汗出的原因是因為怎樣？就是說病鬱冒，所以才會喜汗出，是這樣的關係。

【小柴胡湯】（見嘔吐中）

【大承氣湯】（見瘧病中）

【《桂林古本》】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人參三兩，甘草三兩，半夏半升（洗），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劈）。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我們來看小柴胡湯證，這個我們之前在《傷寒論》都有提到過，大概講一下。小柴胡湯主要是疏通淋巴，三焦淋巴的氣機，跟太陽病的桂枝湯用來是疏通血脈是不一樣的，小柴胡湯是在疏通淋巴、幫助淋巴的流通，所以以柴胡來命名，因為病是在三焦的流通不順暢，那流通不順暢會導致一些熱，這就叫做氣鬱致熱。那這個鬱熱會使得血液的流通也不好，所以用黃芩來清，黃芩可以清鬱住的氣分的熱，也可以清因為鬱住的氣導致的血熱，所以就用黃芩。那柴胡因為要疏通三焦，而三焦的範圍非常的廣大，所以它的劑量是蠻多的，仲景在這邊用到半斤，記住在臨床上一定要用到八錢以上，效果才會很好，胸脇苦悶的情形會好很快。人參是用來治津液的耗損，因為淋巴的不順導致嘔的產生，嘔的產生耗損掉一些津液，所以

用人參來補一些津液。用甘草來補脾，來緩和一些藥性，當和事佬，比如說有一些藥它是寒的，有些藥它是熱的，當寒熱的藥要一起用的時候，我們會加甘草來緩和，或者是有些要走的快，有些走的慢的，不希望走的快的會影響走的慢的，我們也是用甘草來調和，讓大家都很满意，也就是上談判桌，找到雙方都滿意的結果，這就是甘草的作用，所以甘草又叫國老，國老就是喬事情的，就像立法院也是在喬事情的地方。半夏的部分，半夏用半升，一升大概是三至四錢，所以半升大概是一錢半到二錢，這是半夏的量。那半夏在這邊最主要的是什麼？因為有些地方淋巴不通暢，會導致一些結氣、痰飲，用半夏來去除，就是去掉馬路上的一些石頭，因為不是全部都石頭，所以半夏只要用一些些，把它去掉就好了。生薑是幫助胃氣的外散，因為我們淋巴的疏通大部分從脾胃開始，從胃這邊會吸收一些水，進入淋巴循環，然後一路上去，胃這邊是起源的動力，這邊的動力給的就是用生薑，柴胡是加強這邊道路的流速。大棗主要是避免什麼？因為生薑會把一些胃氣耗散出去，耗散過多表面這邊的津液反而變少，胃會乾，所以大棗是用來維持體液的等滲，也是避免生薑太耗散胃氣，所以用大棗來幫忙，也保留胃的一些津液，所以我們一般如果怕胃變乾，都會加大棗，除非胃停了很多水，像小半夏湯或大半夏湯，生薑半夏就不加大棗，因為水太多了，如果再加大棗會影響這邊水的向外排出。而像小柴胡湯沒有胃中停水，桂枝湯也沒有胃中停水，所以就必須加大棗來顧護胃的津液，或者是肌肉的一些津液，這整個方劑的組成就是這樣來的。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厚朴半斤（炙去皮），枳實五枚（炙），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納大黃，更煮取二升，去滓，納芒硝，更上微火一二沸，分溫再服。得下，停後服。

【永諸按】

大承氣湯大黃用到四兩，四兩就是把所有的氣血都往腸胃道送去，厚朴就是擴張腸胃道的血管，枳實是擴張淋巴管，芒硝就是在腸胃道幫助液體的拉出來，像腸胃道這邊有結屎，硬大便，或者是宿食，在胃的話就以宿食比較多，因為在胃這邊，是在磨食物，若有一些沒磨掉的，乾掉就形成宿食，同樣的大便乾掉也會變燥屎，所以要加芒硝來軟堅，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調胃承氣和大承氣湯裏面有芒硝的原因，而小承氣湯中沒有，因為到小腸的都是食糜，所以不需要有芒硝，而在胃的部分是乾掉的宿食，在腸的部分燥屎，所以必須用芒硝。

或者是這邊的黏稠痰液太多了，因為胃是在比較上半部的，所以小腸的熱，還是以胃那邊所受的最多，因此用芒硝幫助什麼？因為芒硝為鹽類，所以腸液、一些水就被拉出來了，拉出來，就會滋潤宿食和燥屎，也可以清掉腸道的黏稠液。但如果沒有內部氣血供給，腸壁會被拉乾了，就像我們出汗出很多，整個皮膚都皺了，所以一定要有供給血液的，那是用什麼呢？大黃。大黃提供給胃腸很好的血流，芒硝就可以抽這些液體，也不會使這些胃腸道壁乾掉。既然大黃就是讓氣血都到裏部這邊來，氣血來太多，我們一定要擴充道路，厚朴就是把那些微血管或是小動脈管擴張，讓血流量變多，也可以幫助滲液，枳實因為所有的氣血過來再滲出去，這邊細胞間質都是滲出的液體，我們還要幫助氣中之血的回流，所以用枳實，枳實可以幫助淋巴管的擴張，增加回流的量，或是枳實也有鬆馳平滑肌的功用，因為有延展

性，主要是因為它還沒有成熟，所以有往外擴張的性，可以使腸道擴充，這些燥屎就比較容易下來，這就是整個大承氣湯的想法。

※產婦，腹中疝痛，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並治腹中寒疝，虛勞不足。

【《桂林古本》】

產後，腹中疝痛，若虛寒不足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永諸譯】

產後，腹中氣血留滯的痛，如果虛寒不足的，當歸生薑羊肉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產婦，腹中疝痛，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並治腹中寒疝，虛勞不足」，《桂林古本》只有講「產後，腹中疝痛，若虛寒不足者（本身又虛又寒，身體又不足的），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所以我們知道產後都要放酒燉雞，其實不全然，要看產婦的體質。像產後肚子還在痛的，這一種屬於寒的，最好的補的方式就是當歸生薑羊肉湯，不過現在女孩子的養分都很多，因為飲食來源不虞匱乏，所以相對用的就比較少，當然也有一些喜歡吃冰的，生產後就適合這個。那這個疝痛我們上次也有講過，這是氣血髒掉了，流通不良導致髒掉的痛，跟腐朽的朽字其實差不多，是偏旁的不一樣而已，也跟污水的污是一樣的意思，所以就幫助那邊的血液，而幫助肚子的血流就用當歸，羊肉是補心的，羊肉是補陽的，就是血寒導致血液

流通不好，這一種的我們就用羊肉。記住，如果身體體內太熱，有痔瘡的就不適合吃，吃羊肉就會發痔瘡。

當歸會把這些血送到肚子那邊，那羊肉會讓那邊的血熱起來，生薑呢？因為有當歸羊肉把它帶到胞宮那邊去了，所以它從胞宮那邊開始作用，而生薑的作用就是把胞宮這邊寒濕的氣拉出去，從淋巴孔道拉到外面去出汗排出，所以喝當歸生薑羊肉湯會出汗，像這是虛寒不足的，那還有因為衝脈麗於陽明，「麗」就是附著的意思，比如說光鮮亮麗，衣服穿在我們身上就覺得很美麗，那這個衣服是外在的所以叫麗，附著在外面，那衝脈是麗於陽明，依附著在陽明這部分的，所以他跟陽明有關係，生薑也可以做這樣的解釋，因為衝脈這邊的寒，胞宮這邊的寒，因為經脈交通的關係，也會影響到胃，所以這邊也用生薑，幫助胃氣的外散。那我們記得前面還有一個叫做妊娠腹痛，懷孕時候腹痛，吃的就不一樣，懷孕時候腹痛我們用的是當歸芍藥散，生產完的腹痛就用當歸生薑羊肉湯。

【注】

產後暴然腹中急痛，產後虛寒痛也。主之當歸生薑羊肉湯者，補虛散寒止痛也。並治虛勞不足，寒疝腹痛者，亦以其虛而寒也。

【永諸按】

吳謙把那個疝字講得不是很好，他把它當成急痛，產後腹中暴急痛這是不對的，那是疝痛，疝痛就是氣血循環不好導致的，這是一種虛寒不足導致的痛。那用當歸生薑羊肉補虛散寒止痛，當歸是行血中之氣，真正來補陽的是羊肉，牛肉跟羊肉不同，牛肉補血多補熱少，

雖然動物本身就是陽，但是牛肉本身的陽不夠，因為沒什氣味。羊肉呢？羊肉的氣味很厚，像羊臊味，還有羊也跑得比牛快，所以羊是比較純陽，他的熱比較旺盛，當然羊肉也有補血功能，像羊肉也是紅色的，這些紅色都有血紅素，血紅素裏面就有鐵，所以補血。那如果是豬肉的話，是比較涼，沒什麼氣味，又因為豬是水畜，所以豬肉比較涼一點，因此吃豬肉不會上火，吃羊肉就很會上火。

那邊寒疝腹痛呢？寒疝是什麼？因為寒導致氣堵引起如山狀的突起，那為什麼會這樣凸起一塊呢？因為淋巴堵住了過不去了，所以就腫起了一顆，像有一些人身上常常會有一些水瘤筋瘤，跟這個是一樣的，所以用生薑來行氣，用當歸來行血中之氣，有羊肉來加熱。你看疝氣大部分在腹股溝，對不對？腳的腹股溝的這個部分，因為這邊有很多淋巴結，這是一個關卡，假如我們淋巴要經過這邊的時候，過不去，就在這邊形成一個突起物，這就是疝，若是因為冷的關係所造成的，就稱為寒疝。或者是說腳的氣過了腹股溝的淋巴結，本來要往上回流至心，但因為這邊小腹冷，胞中這邊冷，所以這些淋巴就一直就堆在這邊，形成一個突起了，這個也是寒疝。所以寒疝產生是因為什麼？寒，還有虛嘛，沒有力走上去，所以治療呢也是用什麼？當歸生薑羊肉湯。

【集注】

程林曰「產後血虛有寒，則腹中急痛。《內經》曰『味濃者為陰』。當歸、羊肉味濃者也，用以補產後之陰，佐生薑以散腹中之寒，則痛自止。夫辛能散寒，補能去弱，三味辛溫補劑也，故並主虛勞寒疝」。



【永諸按】

程林說「產後血虛有寒則腹中急痛」，這個疝並不是她腹中繃緊的痛，而是腹中血液循環的不好，那疝痛是髒掉的血。那這邊講味濃者為陰，對阿！就是味比較厚的本來就是陰，那當歸羊肉，因為味厚，所以入血分，那當歸是入血來走氣，羊肉是入血來走血，是這樣的，所以當歸是行血中之氣，那羊肉行血中之血，主要用來治療什麼？腹中的血虛、血寒。那佐生薑以散腹中之寒氣，因為生薑被當歸還有羊肉拉到腹中那邊去了，拉到胞宮那邊去了，所以去那邊開始散寒氣，把那些寒氣把拉到外面去散掉，是這樣的。那這邊講味辛能散寒，那味辛是能散，因為辣的東西它是有一些氣，氣香的本身就是一個陽，羊肉的氣臊也是陽，像麝香的味道會辛竄出去，所以你才聞的到啊，如果是沒氣的，像石頭一樣你就聞不到，所以氣這種辛，本來就是能散，並不是說能散寒，如果它能散寒，你就要寫浮、辛、溫，要溫的，那補，補的東西可以去掉什麼？去掉虛啦。那三味它的氣味是辛溫，羊肉辛溫所以它可以什麼？散寒。羊肉也有補性，所以它可以補血，可以治療虛勞不足的寒痛。

魏荔彤曰「妊娠之痛，胞阻於血寒也。產後腹中痛者，裏虛而血寒也。一阻一虛，而治法異矣」。

【永諸按】

魏荔彤說妊娠的痛是氣血流通不好，他說胞阻於血寒，所以他是用當歸芍藥散。那產後的腹痛是因為血寒的裏虛，所以他是用當歸生薑羊肉湯，這個我們把它記起來。

【當歸生薑羊肉湯方】（見寒疝中）

【《桂林古本》】

【當歸生薑羊肉湯方】

當歸三兩，生薑五兩，羊肉一斤。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桂林古本》的當歸生薑羊肉湯，它的當歸用到三兩，因為只是要來走血中之氣而已，所以不需要用那麼多，那生薑呢？因為那邊虛寒有一些寒氣停駐，所以它要五兩，而且因為這個薑的作用是在胃，要讓它的作用下一點，就要重用，所以在胃我們只要三兩，那要拉到胞宮那邊去散寒的，我們劑量要多一點，而且生薑要從深層要拉上去也需要較大的力道。那最重要的是羊肉，羊肉要用來做什麼？補虛、補血、去寒。那這個藥方不錯啦，就當做藥膳湯，適合產後的或者是婦人血去太多，比如說生完產後或是月經來的太多，那子宮裏面寒的、會痛的。講簡單一點，這個婦女有些是經前的疼痛，有些是經後的疼痛，就是月經完後呢，她肚子在那邊痛。經前的疼痛她就不適合當歸生薑羊肉湯，經前的疼痛大多是氣阻、氣瘀，那我們再在治療方面，因為她氣的不流通，我們可以考慮溫經湯或其他，我們後面《婦人雜病篇》再看。那經後的疼痛是屬於虛寒，我們大部分用當歸生薑羊肉湯。如果有一位患者她月經完後時常疼痛，那我們會叫她買一些當歸生薑羊肉湯來吃，對它的經痛會有幫助。記住！當歸生薑羊肉湯大部分是用在經後的。

※產後，腹痛煩滿，不得臥，枳實芍藥散主之。

【《桂林古本》】

產後，腹痛煩滿，不得臥，不可下也。宜枳實芍藥散和之。

【永諸譯】

生產後，腹痛，腹鬱熱的腹煩，腹滿，不能躺的，不可以攻下，適合枳實芍藥散調和之。

【永諸講解】

「產後，腹痛煩滿，不得臥，枳實芍藥散主之」，生產過後，肚子痛冷痛，就告訴我們是氣血流通不順暢導致的，那腹痛煩悶這個是腹痛、腹煩、腹悶合在一起的，因為古代沒有句逗，所以肚子有什麼問題他就是字一路連下去，煩的字義就是火燒頭，所以腹煩就是指肚子摸起來熱熱的，腹悶就是病人覺得肚子悶悶的，因為肚子很不舒服，所以不得臥，什麼叫「不得臥」？我想要躺但是不能躺，因為躺著就很不舒服，為什麼？是因為腹痛煩滿導致她不得臥，肚子悶悶，喔很不舒服，跟不能臥是不一樣的，不能臥，是沒辦法躺。因為某些因素導致不得臥，所以我們就知道氣有堵，而且不僅氣有堵，血也有堵，是氣血的瘀堵，所以我們治療上是用什麼？枳實芍藥散。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的部分，它多了一個不可下也，因為要讓我們分辨說這不是承氣，不是陽明病的。產後，腹痛煩滿不得臥，因為腹痛煩滿導致她沒辦法躺，不可以攻下，因為這不是陽明病的承氣類，不可以攻下，所以說適合枳實芍藥散和之，和他的氣血。那我們現在知道枳實幫助氣的流通，它是把淋巴管擴張的，因為枳

實有擴張平滑肌的作用，那包括淋巴管、血脈啦，就是動靜脈的血管都有平滑肌，擴張平滑肌我們就用枳實，所以枳實沒辦法用來治療骨骼肌的痠痛，但是他可以治療平滑肌的不舒服，像胃腸、子宮等擴張的滿悶痛。枳實芍藥散在《桂林古本》就是枳實跟芍藥，芍藥的目的可以加速靜脈的回流，你看一個擴張淋巴管、靜脈血管，然後芍藥幫助靜脈的回流，所以他這種產後氣血的瘀阻就靠枳實跟芍藥，我們就可以處理掉了。得用「散」，為什麼呢？因為他這個是廣範圍的，他告訴你「腹痛煩悶」嘛，我們腹有分成什麼？大腹跟小腹，範圍太大了，所以我們就用散來治療。

【注】

產後腹痛，不煩不滿，裏虛也；今腹痛煩滿，不得臥，裏實也。氣結血凝而痛，故用枳實破氣結，芍藥調腹痛。枳實炒令黑者，蓋因產婦氣不實也。並主癰膿，亦因血為氣凝，久而腐化者也。佐以麥粥，恐傷產婦之胃也。

【永諸按】

吳謙說「產後腹痛，不煩不滿」，那是屬於虛。其實這邊有最好的判斷方式，就是我們把腹診加進來，如果按了很舒服，那這個就是虛；如果我按了不舒服，「你不要給我按，你按了我更痛」，這個就是實。那這個的枳實芍藥散是屬於實，但是這個實是屬於腸胃道外的，不是腸胃道裏面的，就跟我們講的小陷胸湯、大陷胸湯跟承氣輩是不一樣的，大小陷胸湯算是腸胃道外面表層淋巴的瘀堵發炎，而承氣湯是要攻腸胃道裏面的燥屎，那痞證的話是裏層的淋巴的瘀堵，所以是不一樣的。好，這樣就可以判斷出來，就是一拒按者是實，喜按者是

虛」，因為他是氣血流動不順而導致的痛，這就告訴我們是通道的不順利，所以我們用枳實來破氣結，像枳實就是還沒有成熟的果實。記住，我們不用枳殼，因為枳殼已經成熟，沒有擴張性了，所以要用枳實，就是還沒有成熟的，這樣可以擴張淋巴，幫助氣的流通。那芍藥就是幫助靜脈的回流，就可以治療那種血流動不順暢的痛。清掉以後，這些氣不通的話就好了。那枳實跟桔梗芍藥在一起，就是排膿散，我們之前有講了。那癰膿也是因為氣血流動不順暢，久而腐化成膿的，佐以麥粥，最主要的是什麼？為什麼用麥粥？因為小麥性涼、清心熱。就是說我們一般心的氣熱我們用什麼？小麥，那有些是用什麼？連翹，這兩個差不多，那古代是用小麥粥來清掉這一些的熱，是這樣。

【集注】

尤怡曰「產後腹痛而至煩滿不得臥，知血鬱而成熱，且下病而礙上也，與虛寒痛不同矣」。

【永諸按】

尤怡說產後腹痛到煩滿不得臥，其實應該是產後腹痛、腹滿，所以導致了沒辦法睡，那我們就知道這是什麼？氣血鬱而成熱啦，那跟虛寒的不一樣，那這個我們也是很清楚了。

【枳實芍藥散方】

枳實（燒令黑，勿太過）、芍藥（等分）。

上二味，杵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並主癰膿，以麥粥下之。

【永諸按】

這邊講說上兩味，杵為末，並主癰膿。其實這是屬於什麼？那個排膿散、排膿湯的那一個部分。

【《桂林古本》】

【枳實芍藥散方】

枳實、芍藥等分。

上二味，杵為散，服方寸匙，日三服，麥粥和下之。

※師曰「產婦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為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宜下瘀血湯主之。亦主經水不利」。

【《桂林古本》】

師曰「產後，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必腹中有瘀血著臍下也。下瘀血湯主之」。

【永諸譯】

師曰「產後，腹痛，原則上應當用枳實芍藥散。假使沒有好，一定腹中有瘀血附著在肚臍下也，下瘀血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師曰「產婦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為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宜下瘀血湯主之。亦主經水不利」，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的部分，《桂林古本》說，師曰「產後，腹痛」，生產完後的肚子痛啦，我們前面已經有看過了，照理來講，應該用枳實芍藥散幫助靜脈的回流，還有氣的回流，那芍藥可以幫助靜脈的回流，枳實幫助淋巴管、靜脈的擴張，使得那邊的氣血流暢，因為生產完後整個氣血會瘀阻在下面，所以用枳實芍藥散幫助淋巴還有血液的回流。

如果吃了擴張了淋巴管的枳實，還有幫助靜脈回流的芍藥以後，結果「假令不愈」，沒有好，那沒有好的原因就是怎樣？她一定有什麼？一定有瘀血，所以說「必腹中有瘀血」，腹中有瘀血，附著在肚臍的下面，用下瘀血湯來主治之。

【注】

產婦腹痛，屬氣結血凝者，枳實芍藥散以調之。假令服後不愈，此為熱灼血乾著於臍下而痛，非枳實、芍藥之所能治也，宜下瘀血湯，主之下瘀血湯，攻熱下瘀血也。並主經水不通，亦因熱灼血乾故也。

【永諸按】

吳謙說「產婦腹痛，屬氣結血凝者，枳實芍藥散以調之」，產婦腹痛屬於氣滯血不通的這一種，我們用枳實芍藥散，所以表示淋巴管和血管的擴張不好，靜脈的回流也不好，一般講產後有時候多憂鬱，所以會使氣血的循環比較差，那幫助靜脈血的循環用芍藥，那幫助氣的循環用枳實，因為枳實可以擴張淋巴管和擴張靜脈血管，芍藥可以幫助靜脈的回流。

「假令服後不癒，此為熱灼血乾著於臍下而痛」，如果吃了沒有好表示那不是那個的問題，而是有瘀血堵住，所以必須要把這個瘀血去掉，你光用枳實芍藥沒有用，所以就適合下瘀血湯，就是把瘀血從消化道排除，我們之前講過臍下是屬於陰，那腸胃道整個是屬於陰的部份，所以部位若是陰的話大部分都用陰法，那陰法除了下以外，我們之前還有講過了有一個是什麼？吐，那吐法是要用在比較上位的部份，下法就是用在比較下位的部份，所以下瘀血湯讓這些瘀血從那邊走？從腸胃道，或者是泌尿道出去，大部分都是從腸胃道走，下就是從下走，或者是女孩子的會從陰道那邊流出來，所以用下瘀血湯主之。那如果經血不通的呢？也同這樣，瘀血著在底下的，那我們也是一樣用下瘀血湯來主治她，把瘀血去掉以後，經期就會通。

【下瘀血湯方】

大黃（三兩），桃仁（二十枚），蟅蟲（熬，去足，二十枚）。

上三味，末之，煉蜜和為四丸，以酒一升，煎一丸，取八合，頓服之，新血下如豚肝。

【永諸按】



我們來看下瘀血湯的組成，大黃，我們之前講過了，就是讓血往深層流去，加強深層的血流，大黃，跟桂枝加強表的血流是一樣的，那大黃把血都往腸胃道送去，然後加了桃仁，桃仁之前有說過，是去新成的瘀血，也就是新的瘀血我們用桃仁，那比較久的瘀血，我們用什麼？用水蛭。那這個為什麼不是用水蛭而是用蟪蟲呢？因為蟪蟲有去瘀的作用，也有補虛的作用，但是是以補虛為主，因為它蟪蟲吸血以後整個身體會非常飽滿，幾乎充滿了血。那蟪蟲是什麼呢？我們之前有講過，蟪蟲就是蜉，一般說牛蜉，所以古代在牛的身上就可以找到兩個去瘀的藥，一個就做蜉（蟪蟲），一個就叫做虻蟲。蟪蟲就是蜉的子，小小隻但吸血後非常得大，網路上就有圖片了，所以它可以補虛，而產後有虛所以我們用蟪蟲。那這三味把它用成粉末，然後煉蜜做成丸，那用酒一升，就是酒一碗，把它煮成八分之一滿。

「頓服之」，煮好的話要馬上吃下去，像這個頓服的話，這個量還算蠻大的。

「當下血如豚肝」，那《桂林古本》跟《醫宗金鑑本》有些不同，《醫宗金鑑本》是說上面三個的劑量，煉蜜和成四丸，那用酒一碗，把一丸用進去煎，那「取八合」，「頓服之，新血下如豚肝」，關於這個部分我們必須臨床上才知道，究盡那個是比較適合，究盡是全部的量，還是做成四丸的量呢？要臨床上來看。

【《桂林古本》】

【下瘀血湯方】

大黃三兩，桃仁二十枚（去皮尖），蟪蟲二十枚（去足）。

上三味，末之，煉蜜和丸，以酒一升，煮取八合，頓服之。當下血如豚肝。

【集注】

程林曰「蠱蟲主開血閉，大黃主攻瘀血，桃仁主破死血」。

【永諸按】

程林說「蠱蟲主開血閉」，這個不對喔，大黃是除血閉，桃仁是去瘀血，蠱蟲是補虛兼去瘀，所以之前有一個緩中補虛的「大黃蠱蟲丸」有沒有，所以蠱蟲是用來什麼？補虛的，它有去瘀的作用，還有補虛的作用，補那個血。因為牛蟬會喝很多血，所以它的肚子裏面一堆的牛血。這是用來補虛的，去瘀的比較少，所以它用在產後，跟蛇蟲不用在產後是不一樣的。

※產後，七八日，無太陽證，少腹堅痛，此惡露不盡。不大便，煩躁，發熱，切脈微實，再倍發熱，日晡時煩躁者不食，食則譫語，至夜即愈，宜大承氣湯主之。熱在裏，結在膀胱也。

【《桂林古本》】

產後，七八日，無太陽證，少腹堅痛，此惡露不盡也。若不大便，煩躁，發熱，脈微實者，宜和之。若日晡所煩躁，食則譫語，至夜即愈者，大承氣湯主之。

【永諸譯】

生產後七八天了，沒有太陽證，少腹堅硬疼痛，這是惡露沒有排乾淨。如果沒有排便，煩躁，發熱，脈微脈實的，適合調和之。如果下午的時候煩躁，吃東西就譫語，到晚上就好的，大承氣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產後已經過了七八天，那七八天呢，表示已經過了經盡的六天時間。「無太陽證」，沒有太陽證。「少腹堅痛」，什麼叫做堅？我們之前講過了，又硬又厚的叫做堅，又硬又薄的叫做脆，所以「少腹堅痛」就是堵的那一層血是很厚的，才會導致這種堅。那因為那瘀血很厚，導致氣血不通的痛，所以叫少腹堅痛。那這個就告訴我們說，此一惡露不盡」也。惡露就是生產後子宮裏面一些髒的血沒有排乾淨。「不大便，煩躁」，沒有大便，然後人很煩，又發燒。「一切脈微實，再倍發熱，日晡時煩躁者不食，食則譫語，至夜即愈，宜大承氣湯主之」，那他這邊又有寫「熱在裏，結在膀胱也」。那我們來看《桂林古本》的部分。《桂林古本》是說「產後七八日」，沒有太陽證。所以我們就不考慮這是膀胱的蓄血，因為太陽會入腑，蓄在膀胱，造成膀胱的蓄血證。那「少腹堅痛」，我們之前講了，再重複一次好了。肚臍上面叫做大腹，下面叫做小腹，小腹的兩側就叫做少腹。那少腹堅痛，就是因為惡露沒有排乾淨。那若是沒有大便，又煩躁，發熱，第一個他沒有大便又煩躁表示他還有兼有宿食，或是有瘀血，反正就是裏面有囤東西就對啦。因為裏面囤東西會引起煩躁，不大便，發熱。

「脈微實者」，微呢？就代表陰陽的氣不足。那實者，脈實表示裏面有堆東西，所以告訴我們是氣的不足，導致東西的堵，那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刚好在產後，我們之前在最前面說產後會亡血、亡津液，所以人會虛掉，那虛了以後導致腸胃蠕動不好，或者是氣血流動的

不好，導致瘀血，像這一種比較沒辦法去攻下，因為有虛，所以宜和之，適合來調和它，適合太快去攻下瘀血，因為脈微的關係，所以這邊《桂林古本》說「宜和之」。那它這邊講說如果是「日晡所煩躁」，這個實已經結得很清楚了，如果「日晡所煩躁」，下午的時候煩躁，吃了就譫語，這個就是什麼？陽明腑實非常明顯，吃了就譫語，那到晚上就好了，那麼我們就用「大承氣湯主之」，這個就是什麼？陽明病胃家實，記住煩躁譫語，實則譫語，那「至夜即愈」，因為它是一個燥熱，到了晚上的時候那個氣血就會往內走，所以就會好一些，那這個治療是用大承氣主治之，要急下以存陰，那《桂林古本》這邊寫的實比較好的，《醫宗金鑑本》就是很奇怪，就是有一些多出的字。

【按】

「熱在裏結在膀胱也」之八字，當在本條上文惡露不盡之下，未有大承氣湯下膀胱血之理，必是傳寫之訛。「再倍」二字，當是衍文。

【永諸按】

「熱結在裏，結在膀胱也」，當之在本條上文惡露不盡下，這不是啦，因為它這邊這條文是多出來的，為什麼？因為已經告訴七八日過經了，過經了所以會入腑，但是它沒有太陽證了，表示這不是一個太陽蓄血證，不是太陽的腑實證，所以是不應在這邊，不應該有這個，這個是錯的，那再倍這個也沒有，這個是衍文啦。那脈微實這個切也不需要，那牽扯上去的。

【注】

無太陽證，無表證也；少腹堅痛，有裏證也。因其產後七八日，有蓄血裏證，而無太陽表證，則可知非傷寒太陽隨經瘀熱在裏之病，乃產後惡露未盡，熱結膀胱之病，當主以下瘀血可也。若不大便，不食、譫語、煩躁、發熱，日晡更甚，至夜即愈，此為胃實之病，非惡露不盡之病。以其日晡更甚，至夜即愈，則可知病不在血分而在胃也，故以大承氣湯下之。

【永諸按】

吳謙說無太陽證，無表證也，其實只是要告訴我們無太陽證、無表證，那這邊也不是太陽蓄血證，不是桃核承氣湯證、不是抵當湯證，是告訴我們這個。

那少腹的堅痛表示這個血瘀的很多，是裏證，但是已經排除掉什麼？膀胱蓄血證已經排除掉，所以就可以知道這是生產完後的惡露不盡，這邊寫的還不錯，「非傷寒太陽隨經瘀熱在膀胱的」，因為是產後，所以才說這是產後惡露不盡，生產完後都排惡露，惡露大概一般都排一個禮拜，因為一個禮拜剛好也是一個經盡的日期。有些人體質比較好，體質比較好的話她就比較快排完，記住惡露排完以後，原本的瘀血塊都變成乾淨的血，就不要再吃了，凡是沒有邪，若從事攻法，那就會傷正，因為那是我們裏面需要的血，而不是壞血，所以有些人產後吃生化湯竟然會吃到一個月，那太扯了。生化湯大部分我們就吃到那個沒有血塊了就可以，有些人生產完三天就沒血塊了，那就不需要再吃生化湯，可以做一些適當的調理。吳謙講「若不大便、不食、譫語、煩躁、發熱」，這個可以先調和，為什麼要調和呢？因為她脈微實的關係，所以先調和，讓整個體力變好了之後再來攻下，所以條文說「宜和之」。那如果不是產後瘀血證，而是產後的胃家實，那就要急下來存陰，像少陰病當急下，也就是產後氣虛血瘀的要先調和身體，產後陽明胃家實的，出現煩躁譫語的，要急下來存陰。「日晡

所」，就是下午太陽要下山前的時刻，就煩燥，吃了就譫語，《桂林古本》這邊是「不大便、煩躁、發熱，脈微實」，這邊還沒有出現譫語，所以我們可以先調和讓他變好。若是出現譫語、日晡煩躁，這表示很嚴重了，吃藥也進不去了，所以要先攻下，適合什麼？適合大承氣湯把它攻下。

【集注】

李彭曰「此一節具兩證在內。一是太陽蓄血證，一是陽明裏實證。因古人文法錯綜，故難辨也。無太陽證，謂無表證也。少腹堅痛者，以肝藏血，少腹為肝經部分，故血必結於此，則堅痛亦在此，此惡露不盡，是為熱在裏，結在膀胱，此太陽蓄血證也，宜下去瘀血。若不大便，煩躁，脈實，譫語者，陽明裏實也，再倍發熱者，熱在裏，蒸蒸發於外也。陽明旺於申、酉、戌，日晡是陽明向旺時，故煩躁不能食，病在陽而不在陰，故至夜則愈，此陽明腑病也，宜大承氣湯以下胃實」。

【永諸按】

李彭說「此一節具兩證在內」，他說一個是太陽蓄血，一個是陽明裏實證。因為若是膀胱蓄血有少腹急結，若是沒有則先把它去除掉，然後陽明證的部分，因為產後容易亡津液，有大便難，有沒有？大便難是可以做調和的，所以不大便、煩躁、發熱的就用調和的，但是如果比較嚴重，出現了譫語、日晡所發熱這個部分，我們就必須要先攻下了。

那他說「少腹堅痛者，以肝藏血，少腹是肝經部分」，那沒錯！故血必結於此，因為肝藏血，血必結於此因為少腹在整個肚子屬於陰的位置上，那血是屬陰，大都會沉在下面，所

以都集結在那邊，那因為碰到產後的關係，我們判斷這是惡露不盡，並不是熱在裏，血結結在膀胱，因為條文已經說無太陽證了，所以這不是。那惡露不盡，我們來應該攻下瘀血，所以我們用下瘀血湯，把這些瘀血去掉，但若是脈微實的，要先調和。那如果有不大便，煩躁，脈微實，因為產後有虛，大便難，不適合強力攻下，我們要用什麼？調和。畢竟胃腸還是可以吸收的，我們可以調和，你如果變嚴重了，我們就日晡所發潮熱，吃下去就譫語了，整個衝到頭那邊了，根本沒辦法吸收，要趕快把那個宿食或燥屎攻掉，所以才適合大承氣湯。日晡所就是下午的時候，那病在陽不在陰，因為是津液的不足，大承氣湯是津液的不足，是屬於燥熱的，到了晚上以後，因為氣血會往內供給，所以裏面就比較不會這麼燥熱，那些血液就會比較好，是這樣的關係。

【按】

《傷寒論》曰「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以胃中虛冷故也」。又云「發熱者，尤當先解表，乃可攻之」，況在產後，豈可妄議攻下哉？必認證果真，方可用此。

【永諸按】

《傷寒論》曰「陽明病，不能食」，沒辦法吃。「攻其熱必噦，那胃中虛冷故也」，因為是冷嘛！所以必須要先調和，即使他有實，但這個裏實是因為虛造成的，腸胃道蠕動不好，功能變差，導致的宿食或是燥屎堆積在腸胃道的實，像這個不能用攻的，還是必須要去調和他，除非是很緊急的，那又講說發熱者應當解表，因為發熱主要是一個表證，不似潮熱是裏證，那一定要先解表，那如果用攻下的話，表面的熱內入，造成諸多變證，會沒完沒了。

※產後風續之，數十日不解，頭微痛，惡寒，時時有熱，心下悶，乾嘔，汗出，雖久，陽旦證續在耳，可與陽旦湯。

【《桂林古本》】

產後，中風，數十日不解，頭痛，惡寒，發熱，心下滿，乾嘔，續自微汗出。小柴胡湯主之。

【永諸譯】

生產完後，傷於風，數十天沒有好，頭痛，惡寒，發熱，心下滿，乾嘔，繼續出微汗，小柴胡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產後，風續之，數十日不解，頭微痛，惡寒，時時有熱，心下悶，乾嘔，汗出，雖久，陽旦證續在耳，可與陽旦湯」，這條跟《桂林古本》差距蠻大的，看一下，生產完後津液會缺乏，那又受到風，所以《桂林古本》說產後，中風，那中風呢津液就會有所耗損，既然耗損，數十日都沒辦法解，氣道流通的不順，出現了頭痛，惡寒，怕冷，還有發燒，那心下悶，心下就胃脘的地方脹脹的，然後主要症狀乾嘔比較明顯，那乾嘔的話跟樞機有關係。那一續自微汗出」，繼續一直微出汗，那這告訴我們的淋巴的流通不好，還有一些氣的虛，那在治療上是用小柴胡湯。小柴胡湯他可以通利淋巴，而裏面也有一些補津液的東西，像人參、甘草這一類的，所以治療上呢用小柴胡湯，那《桂林古本》是小柴胡湯，醫宗金鑑是用陽旦湯。



產後續感風邪，數十日不解，頭微痛，惡寒，時熱汗出，表未解也，雖有心下悶、乾嘔之裏，但有桂枝證在，可與陽旦湯解表可也。陽旦湯，即桂枝湯加黃芩。陽旦證，即桂枝證也。

【注】

【永諸按】

產後感受風邪，而且數十日不解，數十日已經很久了，這個「久病必虛」，那頭稍微有點痛、惡寒，這邊有「時時有熱」，如果以這樣來講的話就表示說這個熱已經入裏了，那入裏的話應該是用裏病的藥，所以以這樣來看的話，《桂林古本》它是寫發熱跟時時有熱來比較，應該是《桂林古本》是比較合理的。因為發熱，所以吳謙才說表未解。那心下悶，心下剛好是胃，那乾嘔呢，乾嘔是樞機的不通利，那看起來很像桂枝湯證，有沒有？桂枝湯證的中風是用桂枝湯，但是呢這一條不是，它是產後，因為桂枝湯少了一個補氣的人參，而且桂枝湯是主要是脈的部分、血管的部分、血流的部分，那小柴胡湯主要是淋巴管的部分。他說「心下悶、乾嘔」，那嘔的話就跟樞機有關係。他說「可與陽旦湯」，可以用陽旦湯來解表，他說陽旦湯就是桂枝湯加黃芩，那陽旦湯證就是桂枝湯證，這個部分我們存疑。

【集注】

沈明宗曰「上下三條，乃產後感冒證也。世謂產後氣血兩虛，不論外感內傷，皆以補虛為主，而仲景拈傷寒中之風傷衛發熱，仍以表裏陰陽去邪為訓，故云『產後中風，數十日不解，頭微痛，惡寒，時時有熱，汗出，乃太陽表未解也』。但心下悶乾嘔，是外邪入於胸中

之裏。太陽表裏有邪，謂之陽旦證，故以桂枝湯加黃芩而為陽旦湯。以風邪在表，故用桂枝解肌，邪入胸膈之間，當以清涼解其內熱，故加黃芩，正謂不犯其虛，是益其餘，不補正而正自補，不驅邪而邪自散，斯為產後感冒入神之妙方也。奈後人不察其理，反謂芍藥酸寒，能伐生生之氣，桂枝辛熱，恐傷其血，棄而不用，以致病劇不解，只因未窺仲景門牆耳！故《千金方》以此加飴糖、當歸，為當歸建中湯，治產後諸虛或外感病。推仲景之意，嘗以此湯加減出入，治產後諸病，屢獲神效，故表出之」。

【永諸按】

沈明宗說「上下三條乃產後感冒證，那世謂產後氣血兩虛，不論外感內傷，都是要以補虛為主，那仲景是拈傷寒中風傷衛，風傷衛發熱，那用表裏陰陽去邪為訓，故曰產後中風，數十日不解」，那頭還是有點痛、還是會惡寒，汗出，那這邊時時發熱是不太適合的，那他覺得說這是太陽表邪沒有解，但是有心下悶，還有乾嘔，那這個是比較屬於淋巴不通利的關係，所以這個治療上，在《桂林古本》它是以小柴胡湯，那在《醫宗金鑑本》它是桂枝湯加黃芩。

太陽表裏有邪，然後說陽旦證，用桂枝湯加黃芩湯，它說以風邪在表，故用桂枝湯解表，邪入胸膈當清涼解其內熱，故加黃芩，正謂不犯其虛是益其餘，不補正而正自補，不驅邪而邪自散，斯為產後感冒入神之妙方，那後人不察其理，反謂芍藥酸寒，能伐生生之氣，為什麼芍藥酸寒能伐生生之氣呢？因為芍藥的加速靜脈回流跟血中之氣從微血管滲出是屬於一個競爭的狀態，所以芍藥促進了靜脈的回流，就會使微血管滲泌變少，那氣就少了，是這樣的。

「桂枝辛熱」，桂枝是把脈管打開，擴張動脈管，促進動脈的血流，那實際上如果熱的話，一般是不太用的，也就是太熱不太適合，但是白虎湯加桂枝是怕白虎湯的寒氣作用影響到血管，影響外行，故用桂枝來輔佐。那《千金方》是用這樣加飴糖，加當歸，叫當歸建中湯，用於產後的諸虛或外感，是這樣的。

尤怡曰「夫審證用藥，不拘日數，表裏既分，汗下斯判。上條裏熱成實，雖產後七八日，與大承氣而不傷於峻，此條表不解，雖數十日之久，與陽旦湯而不慮其散，非通於權變者，未足語此也」。

【永諸按】

尤怡說「夫審證用藥阿，不必拘於日數」，其實要拘於日數，為什麼？因為仲景已經講說「過經才可下之」嘛，你一定要過了七天的經盡周期，那病有入裏的傾向才可以用攻下的方式。那這跟上條做一些區別，上條是已經出現了裏熱，那而且太明顯了，日晡所就發熱了，然後實則譫語，非常嚴重了，所以才用大承氣湯，是由大承氣湯去攻。那這一條呢？其實還是屬於表證的問題，那大部分的治療，《桂林古本》用小柴胡湯，《醫宗金鑑本》用陽旦湯。

【陽旦湯方】

即桂枝湯內加黃芩（桂枝湯方見下利中）。

【《桂林古本》】

無。

※產後，中風，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竹葉湯主之。

【《桂林古本》】

產後，中風，發熱，面赤，頭痛，汗出而喘，脈弦數者，竹葉湯主之。

【永諸譯】

生產完後，傷於風，發熱，面色紅，頭痛，先出汗而後喘，脈弦數的，竹葉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醫宗金鑑本》說產後，傷於風，發熱，這是津虧，那面赤，先喘而後頭痛，就是有個熱往上衝，因為喘是經過肺，那經過肺的熱再往上，所以出現這種頭痛，然後他說竹葉湯主之。那《桂林古本》跟它不太一樣，它是說產後中風，發熱，面赤，頭痛，那先出汗而後喘，是說先出汗而後喘，所以這個熱是因為出汗，出汗以後津液的虧少，那津液的虧少產生熱，那這些熱隨著氣中之血的回流到肺，所以出現這種喘，就告訴我們它是津虧。然後條文說脈弦數者，弦是什麼？肝膽的脈，表示氣滯或者是血瘀，那數呢？代表它是津虧，是血中之氣的不足，所以才導致脈跳的快，那我們用竹葉湯來治療。

【按】

「產後中風」之下，當有「病瘧者」之三字，始與方合。若無此三字，則人參、附子施之於中風發熱可乎？而又以竹葉命名者，何所謂也？且方內有「頸項強用大附子」之文，本篇有證無方，則可知必有脫簡。

【永諸按】

吳謙說「產後中風」之下，應當有「病瘧者」三字，他說跟方才合。「若沒有這三字，人參、附子施之於中風發熱可乎？其實最主要是她的發熱是因為津虧的關係，所以用人參，那因為只有臉紅而已，表示血沒辦法往下，所以才有加一些炮附子，養裏腎陽的不足。那竹葉是用來做什麼？我們一般淡竹葉是用來補肺津的，潤肺燥的。那邊還有什麼？「頸項強用大附子」，這部位是有問題的，一般瘧病的頸項強，若是脈浮剛瘧的用葛根，脈沉柔瘧的用栝蘘根。然後吳謙說本篇「有證沒有方」，因此說「有脫簡」，因為那時候本來沒有找到方。

【注】

產後汗多，表虛而中風邪病瘧者，主之竹葉湯，發散太陽、陽明兩經風邪。用竹葉為君者，以發熱，面正赤，有熱也；用人參為臣者，以產後而喘，不足也；頸項強急，風邪之甚，故佐附子；嘔者氣逆，故加半夏也。

【永諸按】

吳謙說「產後汗多」，中到風汗出會很多，所以會虛，所以他說「表虛而且中風邪病瘧者」，那其實病瘧，我們在瘧病那邊已經有講，屬於津虧的，屬於栝樓桂枝湯，或者是葛根湯，並不是用竹葉湯去發散什麼太陽，不是。那最主要是產後的虛喘，然後他說「用竹葉為君，以發熱，面正赤，有熱也」，其實發熱、臉紅是表示津虧，所以用竹葉為君是因為竹葉可以補津、潤肺，那「用人參為臣」，是主要因為他津虧嘛，所以用人參來補，「頸項強急，風邪之甚，故佐附子」，其實有時候頸項的強急是因為冷的關係，那炮附子來固表陽。那「嘔」就是三焦氣道的不通利，有一些痰阻，所以我們才需要加「半夏」。

【集注】

程林曰「產後，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病瘧，今證中未至背反張，而發熱面赤頭痛，亦風瘧之漸也」。

【永諸按】

程林說「產後，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病瘧，那現在症狀還沒有到達背反張，主要是發熱面赤頭痛」，他說「也是風瘧之漸也」，這也是津虧的關係。

【竹葉湯方】

竹葉（一把），葛根（三兩），防風（一兩），桔梗、桂枝、人參、甘草（各一兩），附子（炮，一枚），大棗（十五枚），生薑（三兩）。

上十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溫覆使汗出。頸項強，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前藥揚去沫。嘔者，加大半夏半升洗。

【永諸按】

醫鑑本的竹葉湯，用的是「竹葉（一把）」，一把大概是三錢多，「葛根」用三兩，以現在來說用三錢，或是九錢。防風是一兩，我們用一錢或是三錢，桔梗、桂枝、人參、甘草都是一錢或是三錢，炮附子一枚（四五錢），大棗十五枚（九錢），生薑三兩（三錢或九錢）。上十味，水一斗，煮取兩升半，分溫三服，溫覆使汗出。頸項強這邊用大附子，其實頸項強大部分用葛根，他說大附子要破之如豆大，煎藥揚去沫，嘔者，加大半夏半升洗。

關於劑量的部分，有學者認為一兩為現在一錢，也有學者認為一兩為現在三錢，筆者比較認可一兩為現在三錢，但因現在中藥的價錢越來越高，可以先從一兩換一錢的方式先開，若效弱，則改一兩為三錢，應可「一劑知二劑已」。

【《桂林古本》】

【竹葉湯方】

竹葉一把，葛根三兩，桔梗一兩，人參一兩，大棗十五枚（劈），甘草一兩，生薑五兩。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桂林古本》竹葉湯這邊是比較合理的，因為她是津虧，所以周邊有發熱，有頭痛面赤，還有脖子的強急。那竹葉是用來做什麼？我們之前的竹葉石膏湯是用來治療大病之後虛羸的熱，所以可以補那個虛燥，那因為是產後，所以用竹葉來補產後津液虛的燥。那用葛根來通行這些津液，因為有脖子項強緊，所以就用葛根。桔梗是通利上焦的氣機，我們往上的氣道有些堵，就用桔梗通利，或是表面部分氣機的不順，還記不記得我們有排膿散和排膿湯，這些我們用到桔梗，還有肺痿肺癰這些部分。那還用了人參來補氣，還用了大棗十五枚來補胃津，還用了一些甘草來補脾，那這邊生薑用到比較多，要幫胃氣把水氣分散到其他地方，因為她產後已經虛了。

※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安中益氣，竹皮大丸主之。

【《桂林古本》】

產後，煩亂，嘔逆，無外證者，此乳中虛也。竹皮大丸主之。

【永諸譯】

生產完後，常常心亂，嘔越來越重，沒有外證的，這是乳中虛。竹皮大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婦人乳中虛」，婦人生產完後，乳中虛，沒有奶，會煩亂嘔逆，這些都是氣氣虛的關係，所以治療用竹皮大丸。記得竹葉這個部份都是用來清虛熱，產後產生一些虛熱的，那竹



皮，就是裏面那層膜，就是我們講的竹茹，你看他白色的，所以也是補虛，就是管子中這種津液的不足，用於產後乳中虛的增加乳汁。《桂林古本》講說產後煩亂、嘔逆，沒有外證的，這個是乳中虛，那用竹皮大丸來主治他。

【按】

此條文義，證藥未詳。

【竹皮大丸方】

生竹茹（二分），石膏（二分），桂枝（一分），甘草（七分），白薇（一分）。

上五味，末之，棗肉和丸，彈子大，以飲服一丸，日二夜二服。有熱者，倍白薇。喘者，加柏實一分。

【永諸按】

《醫宗金鑑本》的竹皮大丸用什麼？竹茹、石膏，因為有氣的虛熱，煩亂，故用竹茹補虛，石膏清熱，石膏在《神農本草經》也有產乳的功能，主要在於清氣熱。加上桂枝、甘草、白薇，那上五味末之呢，棗肉和丸，彈子大，白飲合，就是用飲服一丸，那晚上吃兩次，白天也吃兩次，那如果熱比較明顯的呢，把白薇加重，白薇就是虛熱比較明顯，那這邊如果比較喘的，就加柏實。

【《桂林古本》】

【竹皮大丸方】

竹茹二分，石膏二分，桂枝一分，甘草七分，白薇一分。

上五味，末之，棗肉和丸，如彈子大，飲服一丸，日三服，夜二服。有熱者，倍白薇。

【永諸按】

《桂林古本》竹皮大丸跟《醫宗金鑑本》裏面差不多，一樣是用竹茹來補乳，所以我們中藥來幫助乳汁變多的就是什麼？就是竹茹，那個石膏清熱，清氣分的熱，也可以幫助乳汁變多，因為石膏裏面含有鈣，可以幫助產乳。肺氣不足，也會造成心氣不足，所以要強心，用桂枝還有甘草來強心。那產後的虛熱稍微用一點白薇，薇的話呢就是它的根是很多條細細長長，所以可以疏竹茹的氣，可以把他送到更細微的地方去。那白薇是用在熱性的病，跟細辛是用於寒性的細小氣道不通，是相反的。白薇是治熱性的，細小氣道不通，所以要通肺絡，肺絡裏面很燥的話，我們就用白薇。那桂枝、甘草其實都用不多啦，主要是要幫助血管的通利，那畢竟這邊有石膏，怕太寒，他用桂枝和甘草讓動脈的循環變好，可以送到乳房那邊去。

【集解】

《濟陰綱目》云「中虛不可用石膏，煩亂不可用桂枝，此方以甘草七分，配眾藥六分，又以棗肉為丸，仍以一丸飲下，可想其立方之微，用藥之難，審虛實之不易也。仍飲服者，尤慮夫虛虛之禍耳！用是方者，亦當深省」。

【永諸按】

《濟陰綱目》說「中虛不可以用石膏，煩亂不可以用桂枝，此方以甘草七分，配眾藥六分，又以棗肉為丸，仍以一丸飲下，可想其立方之微，用藥之難，審虛實之不易也，能飲服者，尤慮夫虛虛之禍耳！用是方者，亦當深者」，我們如果中虛的話，是不可以用石膏的，因為會讓胃的消化功能更不好，那如果煩亂的話呢，不可以用桂枝，因為煩的話會讓氣血擴張更多到那邊去，所以更煩，因此他說不應該是這樣，但這個方竟然是有，所以他覺得這個方蠻有意思的。

※產後，下利及虛極，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

【《桂林古本》】

產後，下利，脈虛極者，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

【永諸譯】

生產完後，下利，脈極虛的，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產後，下利及虛極，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生產完後下利而且虛極，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桂林古本》是產後拉肚子，拉到脈變很虛、非常的虛，虛到極限，用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那這邊的按，吳謙說「此條文意，證藥不合，不釋」，所以他不去

解釋。我們來看《桂林古本》跟《醫宗金鑑本》的藥品差不多，我們來根據這個解釋。產後因為有虛，又下利，這是比較偏向於虛熱的下利，因為生產完後為什麼用到白頭翁湯？白頭翁湯是用在便腸垢的腸利，生產完後，因為下腹充血的濕熱一直沒有去除，上面的氣便更不足，導致脈極虛，而下腹的充血導致三焦不利，大腸也腫脹沒辦法吸水，屬於白頭翁湯的病機，所以才用白頭翁湯。

白頭翁湯主要成分就是白頭翁、秦皮、黃連、柏皮，用白頭翁湯疏通大腸那邊的氣，因為是白的頭，所以肛門那部分的淋巴他可以疏通；秦皮是收澀那邊的滲液；黃連是清除那邊因為充血導致的濕；柏皮就是黃柏去除那邊的濕跟熱，因為產後的虛，有血跟氣，所以主要用阿膠，因為產後還是會有再出血，更何況白頭翁湯證中有便膿血，所以用阿膠來止血，用甘草來補虛，主要的立方意義是在這邊。

【按】

此條文義、證藥不合，不釋。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方】

白頭翁、甘草、阿膠（各二兩），秦皮、黃連、柏皮（各三兩）。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內膠，令消盡，分溫三服。

【《桂林古本》】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方】

甘草二兩，黃連三兩，柏皮三兩，秦皮三兩，白頭翁二兩，阿膠二兩。  
上六味，以水五升，先煮五味，取三升，去滓，納膠烱消，分溫三服。

※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為諸經水斷絕，至有歷年，血寒積結胞門。寒傷經絡，凝堅在上，嘔吐涎唾，久成肺癰，形體損分。在中盤結，繞臍寒疝，或兩脅疼痛，與臟相連，或結熱中，痛在關元，脈數無滄，肌若魚鱗。時著男子，非止女身。在下來多，經候不勻，令陰掣痛，少腹惡寒，或引腰脊，下根氣街，氣衝急痛，膝脛疼痛，奄忽眩冒，狀如厥癲；或有憂慘，悲傷多嗔。此皆帶下，非有鬼神。久則羸瘦，脈虛多寒。三十六病，千變萬端，審脈陰陽，虛實緊弦，行其針藥，治危得安。其雖同病，脈各異源，子當辨記，勿謂不然。

【《桂林古本》】

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為諸經水斷絕，血結胞門。或繞臍疼痛，狀如寒疝。或痛在關元，肌若魚鱗。或陰中掣痛，少腹惡寒，或引腰脊，或下氣街。此皆帶下，萬病一言，察其寒熱、虛實、緊弦，行其針藥，各探其源，子當辨記，勿謂不然。

【永諸譯】

婦人的病，總因虛、積、冷、結，造成各種月經停止，血結在子宮，或是繞著臍部疼痛，病狀像寒疝，或是痛在關元，肌膚像魚鱗，或是陰中撕裂痛，少腹惡寒或是牽引腰脊或是下到氣街。這都是帶下，眾多病症只有一句話，審察病人身體的寒熱虛實，脈的緊弦，施行相對的針藥，各別探究病源，你應當辨別記下，不要說不需如此。

【永諸講解】

《金鑑本》這個條文有一點多，有一點長。那我們等一下也是會跟大家講解一下。那我們先看《桂林古本》的，《桂林古本》我們就直接翻譯了，婦人的病因虛的關係，我們講積跟聚，積是屬陰，聚是屬陽的，冷是內生，寒是外來。還有結是氣堵住了，出不去了。那為什麼就造成了諸經水斷絕？一般女孩子的月經叫做經水，造成各種使經水斷絕的因素，就是虛積冷結，要記住。那既然經血斷絕了，所以血結在胞門，胞門就是子宮頸那個部分，而子宮在《金匱》講的是子臟。那胞門是指生產的門戶，所以子宮頸的這邊叫子戶。他說導致子宮一些血就結在這個部分，因為這地方是子宮最下的部分，而血屬陰，所以一定堆在最下的子宮頸。

那或是繞臍疼痛，臍就是肚臍那邊，繞著那邊在疼痛。疼是冷引起的，痛是氣血不通所導致的。那它的樣子呢？狀就是它的樣子，好像跟寒疝很相像，但不全然是，所以「狀如寒疝」。或者是痛在關元的地方，關元就是小腸的募穴。那她的肌膚像魚鱗，「肌若魚鱗」，就是說我們看皮膚那邊，就像那個魚鱗的樣子，這是瘀血造成的。那或者是陰中掣痛，就是陰部中間那邊有牽扯的拉痛。那少腹惡寒，少腹我們之前都講過了，就是在那個肚臍下叫做小腹，兩旁叫少腹，少腹這邊會怕冷。那「痛引腰脊」，少腹這邊的氣血流通不好，筋繃緊的時候，會牽連到後面，所以「或引腰脊」。或者是牽引到下面的氣街，氣街就是什麼？我們胃經這邊有一個氣衝，脾經有一個衝門，從氣衝到衝門的連起來的線就叫氣街。什麼叫街呢？我們以「街道」這詞來說明，直直的大路叫道，旁支小條的叫街，所以我們叫街道。

好那陰中呢？陰中是指女孩子陰部中間的部份。「此皆帶下」，一般我們這邊都唸帶下，其實我覺得念「滯下」會比較好，你看我們把「帶」加個三點變成「滯」，代表是水的留滯不通，水的流動不暢，那這個滯下是因為虛積冷結，所以使得氣血東西堵在下面，因此我比較喜歡把它叫做「此皆滯下」，就下面氣血有點停滯。那「萬病一言」，萬病還是一句話，那一句話？就是陰陽，別其陰陽。那觀其氣血，然後查它的寒熱虛實，緊弦，這個是什麼？都是陰陽，寒熱虛實，寒跟熱相對嘛，虛跟實相對，那緊跟弦相對，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好我們來講一下，弦的話是裏面熱外面寒，所產生的脈，有時候我們陽氣要走到表面，像春天，內部要外出的熱遇到外面的冷還沒退掉，所以裏面是熱外面是寒就形成這個弦脈，那什麼是緊呢？外面是寒的裏面也是冷的，這個就叫什麼？緊，所以這邊就把它分開了，他們差別在這邊，所以這個是陰陽。那「行其針藥」，就是說針或是用藥來調控這個氣血，那要各探它的本源，來演示病機，找到這個病機是在那裏。那「子」呢？就是學生，你們這些學生應該要好好的明辨，然後記住這個陰陽的法則，不要說這不是對的，「勿謂不然」，不要看不起這個東西，因為現在很少人在講陰陽，就是看到什麼證就給什麼藥，我們還是要從陰陽上著手，《內經》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這個要，就是陰陽。

那我們再回來看《醫宗金鑑本》的部分。那婦人的病因為虛，然後積、冷、還有結，這邊多了一個氣，那《桂林古本》只有結而已，沒關係，其實這邊虛、積、冷、結，包含了一個跟血，所以如果要判斷那一個是比較好的，我覺得是古本，因為《金鑑本》這邊只寫了一個氣，就會導致沒有說到血。那「為諸經水斷絕」，我們剛才講過了，這些就是造成經期沒來，斷掉的原因。斷是什麼？之前有講到，斷是人為的，那絕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它氣力已經達不到了叫絕，這個「斷絕」也是陰陽的字詞，所以我們中醫一直在追求陰陽的平衡，也就是



追求沒有陰沒有陽，所謂太極，不管那一個宗教其實都是尋求這一個陰陽的平衡，進而到無的境界。那太極就是一個環，如環無端，所以無有終始，然後循環不已，所以才會有「上古天真論」這樣講說真人可以跟天地同壽，其實人本來就可以跟天地同壽，只要我們維持氣血的循環平和，不受外物的影響，不受內心的情緒起伏所影響，那我們人就可以活得很久。

那一至有歷年」，這邊講至有歷年，至少有，歷呢？就經過了一年，因為整個這些東西堆久了以後，病到血，那血寒積在胞門，就是胞門那邊血流動不好，叫做血寒胞門。那血積胞門呢？就是胞門那邊的血慢慢堆起來，而且是有形的，講簡單一點就像子宮頸癌那類的。血積胞門還有血結胞門，血就結在那邊不流動形成一個腫脹的東西這個就叫積。寒呢是代表血在胞門那邊的流動不好，那積呢？譬如說這邊有一個袋子，那這邊一直有東西放進去，久了以後，這個袋子變的很結實，這個叫做積，所以它是陰的，很夯實。那結呢？就是說我這氣到這邊過不去了，但是水還是有來，那到這邊不能走了，所以這邊會形成一顆顆的，這個叫結。

寒呢？因為寒會傷害到肺的經絡，因為肺主皮毛，而且經絡又是在外，所以我們如果要傷到我們本身的臟腑，一定會先影響到經絡，畢竟經絡就是在臟腑的外部，邪是從外而內，所以寒傷到了經絡，那「凝堅在上」，凝呢？就是冰凍了。那堅呢？就是這個東西又硬又厚，如果只有這樣硬硬的薄薄的，這個叫脆，那很厚的譬如說像一個石塊、水泥塊很粗的，這個就叫堅，那像洋芋片這種叫脆，因為堆很久了，堅凝在上面。那堆了那麼大的一區那麼厚在上面的肺，所以沒有排出的話就會導致嘔吐涎沫，久了就造成肺癰，後面才接「形體損分」。

因為氣機的不流通，嘔是樞機的問題，吐是胃的問題，水的吸收，經由胸管、右淋巴總管先到那邊？先到心然後再到肺，所以是到上面的，那邊有一些結痰，是寒傷到了導致，像我們的傷寒，表部這邊的氣瘀住了，所以從心臟往外出的這段就不是很順暢了，那肺靜脈回流到左心房，也受影響而回流變差，所以就慢慢滲出一些液體，又因為冷，就造成凝堅。那嘔吐涎沫呢？因為肺這邊堵到了，所以三焦這邊也不通，因此會嘔。那吐呢？三焦的不利，也影響到了胃，導致吐涎唾，涎唾就是一些液體，就是淋巴不通造成滲出來的一些液體，它說這些久了就會成為肺癰，如果這些冷性的氣堵，就開始發生只有一些清清的或白稠的痰，但是如果堵久了，這些淋巴的流通不利，久了就會化熱，那化熱以後就會變成肺癰，那型跟體呢就會有所缺損，「損分」，就有所缺損。那像這個是凝堅在上，那如果是寒傷經絡是在中那邊盤結，就會形成一個繞著臍的寒疝，疝呢是什麼？我們之前有講過，凸出來像山的病，那為什麼突出來呢？這個是氣結，淋巴的堵住所產生的，所以就繞臍寒疝，氣就堵在肚子那邊而且腫起來，原因是冷，循環不好，然後就積起來了，接著會牽連到兩旁的脅，因為兩脅這邊的淋巴也是要向中那邊回流，肝臟或者是胰臟的，或是其他下面的淋巴，都是要經由中間的胸管回流，所以就引起兩脅疼痛，那跟這個臟有相關連，「或結熱中」，或是中間那邊有所結熱，中焦那邊有所結熱的話呢？那痛在關元，痛是氣血不通，就會在關元，因為它是結熱就會在關元，那脈跳得很快，脈數，脈數就是血熱，但是卻沒有瘡，這告訴我們無瘡就是有血的熱但是沒有氣，就是氣是少的，那這一種就不會形成瘡。我們瘡要化膿必須有一些熱及一些水才行，所以脈數無瘡，是因為它是燥熱，所以在關元那部分或是在腹中那部分肌膚就像魚鱗一樣，這是因為燥熱的關係。

「時著男子」，這個也會在男生的身上發生，不是只有在女生身上的、在上的，那過來就是在下的，如果呢這些寒傷經絡是在下的部份，經血會來的很多，而且「經候不勻」，就是經期沒有固定，經量來的很多，那經期不固定，那導致陰部那部分掣痛，「掣痛」就是拉扯的痛，或是講抽痛，這都可以講，因為它是寒，所以少腹那邊就會冷，那這個冷會引到腰或脊，那往下會延伸到氣街，「下根氣街」，那氣街就是從氣衝開始為起點，到脾經的衝門這一段，這就叫氣街。那氣街的地方急痛，急就是繃緊，痛是氣血不通。那「膝脛疼煩」，大腿和小腿交接處的前面叫做膝，後面叫做脛，脛就是小腿的前半部叫脛，後半部叫腓。膝脛疼那是受到冷的影響而導致，那膝脛為何會煩呢？煩就是膝脛這地方覺得熱熱的，「煩」字本義是火燒頭，但是我們藉它的意思來形容其它部位，如心煩、骨節煩疼等等，而膝脛那邊疼是因為冷的關係，像類風濕、退化性關節炎，那膝關節氣堵住之後，慢慢就會熱起來，那就會出現膝脛煩，就是膝蓋和小腿熱熱的。

那或者把膝脛疼煩把它逗開成「膝脛疼，煩」，那我們就得到什麼？得到說它是膝脛疼，然後本身有出現煩，看樣子把它逗開來會比較好，我們之前有講過一個骨節煩疼的煩，那個煩是緊跟在部位後面，而這個並沒有。為什麼逗開會比較好？因為出現煩就是熱往上衝，所以正好接上後面的一奄忽眩冒」，因此那個煩把它隔開會比較好。「奄忽眩冒」，就是突然間眼睛就黑掉了，或眼睛就被人家蒙住了，被巾蒙住了，眩冒就是這樣。那「狀如厥顛」，那個「顛」就代表是頭上的病，因為這個「顛」是指頭、頭頂，你看還有一個「頁」部，代表頭，你看顛字，不是頁部嗎？所以是真正頭的病。那什麼叫「厥顛」呢？這些頭的病是因為陰陽氣的不相順接，「厥」就是陰陽沒有相接所導致的。那這個頭的病是怎樣的？有些是實症的，有些是虛症的，這個是「厥顛」，「厥顛」就是陰陽之氣沒有交接所導致的病，然

後或者是「有憂慘」，「憂」就是憂慮，是傷肺會造成，那「慘」就是心部，三心二意，就是很煩，就是那種心不能安定，這叫「慘」，因為它參進很多因素。那「悲」、「傷」，因為有很多因素所以他悲傷，而且還「多嗔」，「嗔」是什麼？你看這邊叫真口，就爆出口，爆出口裏想要說的話，這叫「嗔」，當我們生氣的時候，講的話是很直，因為都不經過腦的修飾，想什麼就馬上出來了，所以人家才講「多言必敗」，其實應該是什麼？快言多敗，就是講的話太快了，常常會有些錯誤，然後就告訴我們說這個都是「滯下」，我們剛才講過了，我們比較喜歡講這是一「滯下」，那是不是有鬼神，不是，「非有鬼神」，鬼神是陰陽字詞，神是屬於陽，鬼是屬於陰，所以陽神陰鬼。那「久」的話，因為下面滯下久了以後，下面那些氣回流就不好，而下部的氣是人體的大宗，下部大宗的氣中之血回流到心變少，那所以能榮養於外的也變少，久了以後就會「羸瘦」，「羸」是指氣力的不足，像有一匹千里馬，但是你都不給它吃好的，而且還讓它飢餓三十，那它就會變成「羸」馬了。也可以講說羸是能力不足，這也叫做羸，就是功能上的問題，那「瘦」呢，是指形體上的，比如說這個人看起來瘦巴巴，但是他不一定會羸，聽得懂吧？有些瘦巴的人是很有力的，你跟他打一打，發覺他是個太極行家，他的瘦是因為鍛鍊身體所導致的，而不是因為長期饑餓，導致的瘦，這個是不一樣的。那因為這個本來就是因為氣血流通不好所導致力量的不足的羸，形體不足的瘦，那脈就會是虛的，「久則羸瘦，脈虛」，脈摸下去就空空的，而且非常怕冷，「多寒」就是比較常常會惡寒。

那婦人之病他說有三十六，所以他這邊才講說三十六種病，「三十六病，千變萬端」，三十六種病，千變萬端，端就是起源、起點，那我們棍子就有二端，一個是起點一個是終點，反正就是在起頭這叫端，原本之處。「變」呢？像我們原來是瘦的，變胖了，像這種形體

的變胖變瘦、變高變矮，原來的樣貌還是一樣這叫變，那我們之前有講過「化」，化就是整個形體成了另一種，像蝴蝶從毛蟲到蛹至化成蝴蝶，那個蟲跟化成的蝴蝶是不一樣的，就叫「化」，所以我們常常講羽化，羽化成仙，所以蝴蝶那個叫蛻化，蛻去了外皮，然後變成不一樣的東西。

「審脈陰陽」，審的意思是什麼？我們之前有講過，審就是利用你以前所學的來做一個判斷，這個叫審，所以法官在審案件的時候，是利用自由心證，就是他自己的所學習的或是社會經驗來判定是或非，這個叫審。那「虛實緊弦」，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行其鍼藥」也講了，所以「治危得安」，「其雖同病」有些病看起來樣子是一樣的，「脈各異源」，但是脈的來源是不同的，「子當辨記」，你應該好好的明辨，把他記起來，記起來這個原則，也就是跟你講的陰陽的原則，「勿謂不然」，不要認為這不科學，其實陰陽是很科學的東西，我們從之前的講課一直到現在都離不開陰陽，氣血的流動也離不開陰陽，那一陰一陽謂之道，道法自然，比如說我們從寒熱來講，因為熱的性本來就是往上走、往外走，它是屬於陽的，那寒的性是往下走，是收斂的，它是屬於陰的，所以氣血在這部份受到的影響是不同的，那怎樣才是合理的呢？我們講人在天地之間，有上下方位的相反，還有前後的，還有左右的這個空間，所以受到這個上下左右前後的力是不一定的，有時候左上這邊比較多，那右下這邊就會比較少，那要怎樣我們才能過的這麼好，就是讓它達到平衡，就是讓外在的環境和內在的情緒都不會影響身體氣血，能維持在中道，所以中醫的治法，就是讓氣血維持在中，沒有了氣血的不調，沒有那邊的偏盛。

【按】

此條為婦人雜病提綱，當冠篇首，以揭病情，在下來多之「來」字，當是「未」字。本條皆經水斷絕之病，若系來多，則與上文不合，與下文經候不勻亦不合。又本條內有「此皆帶下」一句，當在「非有鬼神」之下，文義相屬，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那整個《醫宗金鑑本》跟《桂林古本》的條文，我們把它大約做了一些解釋跟翻譯，我們來看一下，吳謙針對這一條的按，他說此條是婦人雜病的題綱，那應該冠在篇首，用來揭示病情。「在下來多之來，當是未」，他覺得是未多，其實寒也會造成經水的多，像之前妊娠的芎歸膠艾湯就是寒的。那一般來說寒不是經水流的很慢嗎？沒錯，寒會使氣血流動變慢，但因為子宮在下部屬陰，而且出血是向下，而寒也是屬陰會向下，所以會造成來的多。另外因為她積了很多的血，而且寒是主收引，更何況子宮是在陰位，然後血是往下走的，下屬陰，所以寒反而會造成來的多，往下的力道被加強了，因為寒就是一個往下的力道，所以來多跟寒有關係，臨床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治療經水過多，脈沉緊的，是用芎歸膠艾湯，你去看那些藥，除了阿膠以外，其它幾乎都是熱藥，原因是在這邊。所以來多他說未多，不是很好。

【注】

此條為婦女諸病綱領，其病之所以異於男子者，以其有月經也。其月經致病之根源，則多因虛損、積冷、結氣也。三者一有所感，皆能使經水斷絕。至有歷年寒積胞門，以致血凝氣結而不行者。先哲云「女子以經調為無病，若經不調，則變病百出矣」。以下皆言三者阻

經之變病。其變病之不同，各因其人之臟腑、經絡、寒熱、虛實之異也。如寒外傷經絡，其人上焦素寒，則凝堅在上，故上焦胸肺受病也。形寒傷肺，則氣滯阻飲，故嘔吐涎唾也。若其人上焦素熱，寒同其化，久則成熱，熱傷其肺，故成肺癰，而形體損瘦也。若其中焦素寒，則在中盤結，故繞臍疝痛也，或兩脅疼痛，是中焦之部，連及肝臟故也。或其中焦素熱，則不病寒疝，而病結熱於中矣。中熱故不能為寒疝，而繞臍之痛，仍在關元也。其人脈數當生瘡，若無瘡，則熱必灼陰，皮膚失潤，故肌粗若魚鱗也。然此嘔吐涎唾，寒疝疼痛，肌若魚鱗等病，亦時著男子，非止女子病也。在下未多，謂經候不勻，而血不多下也。邪侵胞中，乃下焦之部，故病陰中掣痛，少腹惡寒也，或痛引腰脊，下根氣街急痛，腰膝疼痛，皆胞中衝任為病所必然也。或痛極奄忽眩冒，狀如厥癰，亦痛甚之常狀也。若其人或有憂慘悲傷多嗔之遇，而見此眩冒厥巔之證，實非有鬼神也。凡此胞中衝任血病，皆能病帶，故諺曰「十女九帶也」。然帶下病久，津液必傷，形必羸瘦，診其脈虛，審其多寒，豈止病此三十六病，而千變萬端矣。雖千變萬端，然必審脈陰陽虛實緊弦，與病參究，行其針藥，治危得安也。其有病雖同而脈不同者，則當詳加審辨，故曰「子當辨記，勿謂不然也」。

【永諸按】

吳謙說此條是婦女諸病的綱領，其病之所以異於男子者，以其有月經也，那月經治病的根源呢？多因虛損，積，就是長了肌瘤，巧克力囊腫這類的積，冷，因為吃到一些冰冷的東西，或者是本身的虛冷。像冷的是內生的，是自己造成的。結，就是流動的不利，到一個地方流通不過了，形成這個結，這邊不講氣，因為它包含了氣血，這樣會比較好，所以我們之

前剛講過了《桂林古本》會比較好，就是虛、積、冷、結，這四個，只要有一個原因，都可以使經血之斷絕，那經過一整年，這積的東西都積在胞門，那導致這些血也跟著凝結而不走。

先哲云「女子以經調為無病」，什麼叫經調呢？一般大概月事，所以大概是一個月，就是二十八天加減三天，也就是說女孩子經期是在二十五到三十一天會較好，這範圍有七天，以二十八天是中位數。那行經的時間呢？一般以七天為主，少於七天就偏向於熱，大於七天就偏向於寒。為什麼少於七天大部份偏向於熱？因為她的子宮氣血的供給夠，因為熱的關係，循環很好，所以子宮內膜增厚比較快，很快就生長完成，比如說在夏天，植物生長很快，所以很快就長很高，如果在冬天因為碰到冷的關係所以生長慢，意思是一樣的。因為子宮裏面氣血運行的很好又熱，所以子宮內膜建造很快，經期就來的快，那如果子宮寒的，她建造就很慢甚至沒有東西可以建造，像蓋房子，為什麼路上常看到有些房子沒有蓋完成，因為沒钱了，沒有氣血的挹助，那這邊是沒钱了，沒有材料可以供可以蓋，所以就不來了，這個叫寒。

我們再來提一個，我們如何藉由經期來判斷女子的寒熱呢？，經期一般是以七天為主，那一般如果是體質是熱的，那麼在一開始的一至三天，量是多的然後慢慢少下去了，我們講這個是屬於熱，一開始量就很多的，然後後面慢慢少。那體質平和的，就是在中間三至五天的這段時間，發現量比較多的，那五至七天才量多的，就是屬於寒的，也就是說，她經期剛開始就點點滴滴，到最後才變多，這是屬於寒的。

吳謙說「以下皆言三者阻經之變病，那變病不同各因人臟腑、經絡、寒熱、虛實的差異」，比如說寒傷經絡，它分上中下來講，寒傷到外面的經絡然後分上、中、下來說明，如果是上的寒，因為上焦如霧，那這些冷就是使這些水氣凝結堆積，就形成堅硬的東西，那久了以後，



又因為這血氣流動不好，所以化熱產生癰，因此這邊講說上焦胸肺受病，形寒傷肺，氣滯阻飲，所以嘔吐涎唾，這個我們之前也講了。那如果上焦素熱，寒同其化，其實有時候寒瘀久了本來就會變成熱，就會變成肺癰，形體損瘦。吳謙說「其人上焦素熱，寒同其化」，其實寒和熱不會同其化，只有寒令氣血壅阻，那氣血鬱滯就會化熱，那鬱熱越多會勝過這個寒，就會把這個寒去掉，所以形成一個化熱，因為瘀堵的這邊一直堆不出去。熱的性本來就要往外走，寒是從外來的，所以形成一個化熱，因為瘀堵的這邊一直堆不出去。如果進來以後惡寒得很嚴重，以寒為主，惡寒的嚴重而且不會發熱，比如說這個是寒勝，那也是邪勝，因為邪是從外來，那如果這邊熱往外散，出現發熱，而惡寒沒那麼嚴重，代表是熱勝。像這邊就可以推講到厥陰病了，像寒很少代表熱盛，那正氣是由內往外，所以代表正氣是勝的。那一般我們在講有一些胃熱的人，你說胃口很好，胃很熱的，像白虎湯證的，一般如果是吃冰的話你會更熱，為什麼？因為白虎湯證的胃很熱，雖然你喝了一些冰水進來，冰水只是一小部分的寒，那我們常說這會激怒它，為什麼會激怒它，因為這些寒會刺激人體的氣血，往那邊流去，那胃裏面就會越積越多熱。那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本來火就很小了，你又用了個寒水澆下去，那這個就會使他火更小，這是陰陽的道理，就是那個熱更少。這裏的意思告訴我們，就是說你如果本身是壯實或者是熱的、本身陽很盛的，你喝了冰冷的東西會助長裏面的壯熱，那反過來說，你本身屬於較虛、陽比較不夠的，那你喝了這些冰水的話並不會助長陽反而會減低你的熱，所以如果你喜歡喝冰的那就更慘了更冷了。

吳謙說「久則成熱，熱傷其肺，故肺癰，而形體損瘦也」，這個就不是，不是寒同其化，剛才講過了。那肺癰的癰是什麼，就是氣血流動不順暢導致的，這叫癰，那癰是氣血的供應不足，那後面這邊又講，若其中人焦素寒，本來就蠻寒的，其實寒凝經絡是講說如果在中的

話，那麼那邊就會在中盤結，盤就一圈，然後結起來，那會形成繞臍的痛，因為盤，所以才有繞臍。因為結，所以才會痛。疝，就是肚皮會突起來，然後或兩脇疼痛，兩脇疼痛的原因是因為什麼？因為我們肝膽那邊，兩脇的一些氣，那些氣也是要往中焦的胸管輸送，輸送不利的話當然就從中間這邊結到外面，是這樣的關係。那吳謙說「其人中焦素熱，而不寒疝而病結」，熱在中，如果是熱的話，這個熱是會結在關元，關元是小腸的募穴，小腸是心的腑，所以承受的熱也比較多，因此就會結熱在關元這個位置。那邊講脈數，如果氣是夠的，那就會什麼生瘡，但她只有脈數，但並沒有瘡，無瘡的是告訴我們，主要是燥熱所導致的，因為本身燥熱，所以肌膚就會像粗魚鱗。

「然此嘔吐涎唾，寒疝疼痛，肌若魚鱗等病，亦時著男子，非止女子病也」，吳謙說這些嘔吐，吐涎沫，整整的病，並不是女生才得，男生也是有帶下。這邊講說在下來多，吳謙把它改成在下未多，他講說來跟未兩個字形很像，那如果講未跟來都可以，不過我們之前有講，「下」是一個陰的過程，所以只要是寒，就會使得經血來的多，那我們從後面的一些方，就是芎歸膠艾湯，我們可以知道，所以來多會比較好。像婦科的崩漏，用芎歸膠艾湯來治療的都是屬於寒的。

吳謙他說邪侵胞中，就是下面胞中的時候，然後陰中刺痛，少腹會惡寒，然後牽引腰脊，然後往下會延伸到氣街，形成繃緊的痛，那膝蓋會疼，因為冷。又因為那邊的陰沒有回流，那上面的血中之氣，氣中之血就不夠，就形成火燒頭的煩。那這些煩會往上，因為上面是虛的，所以會導致眼睛供給的養分不足，或者是眼睛被巾蒙住的那種感覺。那樣就像厥顛一樣。那這個告訴我們這是帶下而不是鬼神所導致的，總共就是這樣。

※婦人咽中如有炙嚮，半夏濃朴湯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咽中如有炙嚮者，半夏厚朴茯苓生薑湯主之。

【永諸譯】

婦人咽中好像有烤過的肉塊的，半夏厚朴茯苓生薑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婦人咽中」，那咽是什麼，我們要了解一下，咽就是什麼？食道。就說婦人的食道感覺有一個炙嚮。炙就是什麼？烤過的，嚮就是整塊的肉。我們手把他握拳以後，握緊以後，各指本節突出，像極嚮，但因為是手，所以就叫攣，痙攣的攣，用手字旁。那如果山呢？很多山的起伏，我們叫嚮，所以就知道嚮的意思就是心的起伏，談戀愛有時喜有時歡，有時快樂有時悲傷，有時生氣，有時恐懼，有時擔憂，很有意思。因此戀愛會讓你的心情高低起伏啦！這是嚮。所以嚮就是一塊肉，凸起的那些肉，喉嚨感覺就有一烤過的肉，那用半夏厚朴湯來主治他。

那在《桂林古本》，它說「婦人咽中如有炙嚮者，半夏厚朴生薑湯主之」，那治療就是這樣。咽是什麼？食道，跟胃有關係，所以咽是屬於胃家，其實胃的經絡也是這樣上走到食道，胃的經絡也是這樣。我們這是胃好了，食道下來就胃，咽部的氣血跟胃有關係。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我們這邊肝，那胃靜脈這邊一些血要回流，如果說這邊的肝硬化了以後，就會導致這邊血回流不去而逆回去，這時脾也會跟著腫大。而逆回去就形成食道靜脈瘤，上部的食道靜脈瘤。因為這些的靜脈也是要回到肝這邊，所以它屬於胃家。同樣，淋巴也是，氣中之血收回去，收到胸管，然後上行注心。那婦人咽中如有炙癰，就是她有淋巴的腫脹，那淋巴的腫脹就很清楚我們就必須要針對中上焦氣通道的不通利，所以我們一定會用到半夏。半夏我們之前有講，是去結痰，等一下後面我們來看藥方的部分。

【注】

咽中如有炙癰，謂咽中有痰涎，如同炙肉，咯之不出，咽之不下者，即今之梅核氣病也。此病得於七情鬱氣，凝涎而生，故用半夏、濃朴、生薑，辛以散結，苦以降逆，茯苓佐半夏，以利飲行涎，紫蘇芳香，以宣通鬱氣，俾氣舒涎去，病自愈矣。此證男子亦有，不獨婦人也。

【永諸按】

「咽中如有炙癰，謂咽中有痰涎，如同炙肉」，這邊不是說咽中有痰涎，而是咽中有一些氣（淋巴）的瘀堵導致的腫脹。平常我們看到有些人發燒以後腮腺的腫脹、頸部的腫脹，那個也是一個淋巴的腫脹。那「如同炙肉」，就像是烤過的肉，因為是咽腫起來，就像蕁麻疹，我們皮膚腫了一塊這樣，那你咳呢咳不出來，因為它是咽的氣水腫是不會有痰涎的，那吞當然也吞不下去，現在講叫梅核氣。梅核就是把梅肉吃掉剩下的部分，核內有種子，核上面都有一粗粗的紋路，像薔薇科的植物，如李、桃、梅，大概都是這樣子。那咽卡卡的不舒服，那吳謙說這個病得之於七情鬱氣，其實最主要是胃氣往上衝導致這些淋巴的堵，所以跟

胃有關係，像之前有小半夏湯，是治胃內有水飲引起的嘔吐，那這個胃氣上衝和旋覆代赭不一樣，旋覆代赭石湯是泛酸，而泛酸就是胃腔內的水氣往上衝，因為不在胃本體，而是在胃腔，所以他胃不脹，也沒有胃內的充血，因此沒有黃芩黃連。那這個它是氣堵在咽中，跟旋覆代赭湯的胃腔酸水上逆灼傷咽的又不一樣，跟小半夏一樣，但小半夏是在胃，而這在咽，那同樣的我們用生薑、半夏這個部分，因為咽也屬於胃家。那厚朴的目的是擴張腸胃道的血管，進而增加腸胃道的血流供給，促進腸胃的分泌啦！像在大承氣、小承氣那些，也是利用厚朴來擴張血管，增進血流，促使胃道的滲液增加，滲液有什麼好處？可以讓堵在咽中的氣往下拉，然後從下來排出，這就是「上病下取」的意義，所以厚朴的目的是這樣，然後還要再加一個什麼？因為咽這邊一定有什麼？血的流通不良問題，因為氣滯導致血瘀，氣都已經結成炙癆了，血焉有不瘀之理呢？所以我們用紫蘇，來處理腸胃道血流不順或瘀阻的問題，像中上焦這邊血的鬱結的，我們用紫蘇。紫蘇是治療血鬱，因為它顏色是紫，你看我們的血不流通或者流通變慢，它顏色是不是發紫了，像手指發紫了。紫蘇的紫就告訴我們目的是這樣，那藥用是葉部，葉部對應肺，所以紫蘇葉可以理肺中之血鬱。紫蘇葉有香氣，香入脾，也可以入脾胃中理血。那蘇的意思呢，蘇就是可以使血液流通，像有一個藥叫做蘇木，蘇木是用來治療四肢因為氣血流通不好的麻，蘇木有理四肢血流的功態。那什麼是「理」呢？理就是維持平和，像血流不夠的，使它足，血流太多的，使其減，「補不足而去有餘」就是理，或是素體本不足的，那就是維持五臟六腑氣血的均衡不差，這也是理。

那病因是咽中氣的堵，所以用半夏來通利三焦，去除痰飲，用生薑發散胃氣，使其消散於外，又因氣堵也導致血跟著瘀，故用紫蘇。用厚朴擴張腸胃道的血管，增進血量，促使分泌，消減上部的氣結。用茯苓，把這些堵到的咽中氣，從小便利出，茯苓會是把氣血往腎那

邊，進而把血裏面多餘的水氣滲出來，變成小便利掉，所以像我們摸的脈如果感覺很濡、很軟，裏面水很多的，就用茯苓把它從小便利掉。

【集注】

尤怡曰「凝痰結氣，阻塞咽嗑之間，《千金》所謂『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吞之不下，吐之不出者』是也」。

【永諸按】

尤怡說「凝痰結氣，阻塞咽嗑之間」，咽嗑是屬於胃家，因為咽是食道，食道是胃家，是屬胃家的上部，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氣是比較陽，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將氣往下拉，還有因為這氣的堵，導致血也跟著不好，所以我們要幫他通，治療上去掉結氣用半夏、生薑，結氣導致的血不通，用紫蘇，厚朴是使腸胃道血管擴張，增加血流量，促進分泌，減少上部血流，也減少結氣的生成，同樣的，像桂枝加杏仁、厚朴，就可以經由這方式來治療喘，因為整個氣是往腸胃道拉下去的。而氣結在上面，用茯苓，把血氣往下導，由腎排出。如果喉嚨痛，也就是氣結化熱成痛的，去除蘇葉的性溫理血，換成桔梗，來除氣壅阻熱結導致的痛。

【半夏濃朴湯方】

半夏（一升），濃朴（三兩），茯苓（四兩），生薑（五兩），乾蘇葉（二兩）。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四升，分溫四服，日三夜一服。

【《桂林古本》】

【半夏厚朴茯苓生薑湯方】

半夏一升，厚朴三兩，茯苓四兩，生薑五兩，蘇葉二兩。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去滓，分溫四服，日三服，夜一服。苦痛者，去蘇葉，加桔梗二兩。

※婦人臟躁，喜悲傷欲哭，像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臟燥，悲傷欲哭，數欠伸，象如神靈所作者。甘草小麥大棗湯主之。

【永諸譯】

婦人內臟乾燥，悲傷想哭，常常打哈欠和伸懶腰，好像是神靈附身，甘草小麥大棗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醫宗金鑑本》「婦人臟躁，喜悲傷欲哭，像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  
《桂林古本》是說「婦人臟燥，悲傷欲哭，數欠伸，象如神靈所作者，甘草小麥大棗湯主之」，

《醫宗金鑑本》的「躁」，其實不是很好，這個躁是指足動不安，臟怎麼會動不安呢？不是，所以我覺得《桂林古本》這個燥會比較好，就是臟的氣血的不足的時候，婦人臟氣血不足的時候，我們五臟氣血不足就會有很多的問題，比如說肝臟的血，因為陰，所以五臟都有藏他的血，肺有、肝有、脾有、腎也有，五臟都有藏它的血，每個臟裏面都有它的神志，像心是喜，肺是憂，肝是怒，脾是思，腎是恐。

「喜悲傷欲哭」，喜就是善，而《桂林古本》這邊就沒有，只告訴你悲傷欲哭。像心臟君主之官，是不受邪的，以心包受之，因為心受邪則神去，神去則死，所以受邪在心包。心包會傳邪於肺，以五臟相生克的關係。而陰的部分，像地球的水，因為水是往下流，所以居於最低下之處，因此水是由下往上慢慢累積上去，這也是下面的水會比上面的水多。那婦人的臟燥，你說那一個會先燥？就是心肺，那肺也主津，所以當肺的氣血不足的時候，就表現出它的情志，就是悲傷想哭，肺又藏宗氣，宗氣就是外界的空氣，既然肺這邊氣血不足，微血管裏面，血液中含氧量，紅血球的帶氧量也變少，所以就數欠伸，欠就是打哈欠，一直打哈欠，或者是伸懶腰。「象如神靈所作」，就是感覺一邊哭一邊又打哈欠，像起乩，大家有沒有看過乩童起乩，如果沒有話可以去參考一下，就是廟宇有時後在作醮，神明附身的時候，就是像這個樣子，所以婦人臟燥就是像這個樣子。

【按】

甘草小麥大棗湯，方義未詳，必是訛錯。

【永諸按】



吳謙說「甘草小麥大棗湯，方義未詳，必是訛錯」，這條是心的虛熱，傳於肺所導致的，雖見標症在肺，其本是心，故方內諸藥皆從心而治。方中條文像如神靈所作，故知在心也，若只是肺，不會有這種情形，只會悲傷欲哭。

【注】

臟，心臟也，心靜則神藏。若為七情所傷，則心不得靜，而神躁擾不寧也。故喜悲傷欲哭，是神不能主情也。像如神靈所憑，是心不能神明也，即今之失志癲狂病也。數欠伸，喝欠也，喝欠頓悶，肝之病也，母能令子實，故證及也。

【永諸按】

「臟，心臟也」，其實不是，臟是五臟，因為氣血分布的問題，他表現的情志是比較偏向心肺，因為血的分布，越上位的部分相對會比較少一些，主要是根據血屬於陰的原則，因為陰本來就是下多上少，所以導致肺的血的不足，才會出現悲傷欲哭，而悲傷欲哭是屬於肺的情志。

那肺又主氣，藏氣，所以氣的不足，因為肺那邊血氣的不夠，也就是說能行氣體交換的血氣的不足，導致血中整體的含氧量是比較少的，所以就一直想要打哈欠。那象如神靈所作，我們之前講過了，就看乩童起乩的樣子，所以用甘麥大棗湯。甘草是用來什麼，補心脾之氣的。那小麥呢？一般我們說小麥是心之穀，小麥一般用來什麼？涼心氣，那為什麼看起來那個「悲傷欲哭」的情志是屬於肺的問題，為什麼要用小麥？最主要的是心克肺，心邪傳肺的問題，如果心臟血管那邊的血，首先用甘草，不管是炙甘草還是生甘草，他都可以補脾的氣，

那大棗是用來補胃的津，那這些津跟氣到了心臟以後，我們之前有講脾胃吸收的東西經由胸管回流入心，然後就是送到肺，再經由肺循環回流到心，那小麥的作用是涼心的，什麼叫涼心呢？就是讓心臟這邊的燥熱之氣變不燥，也可以讓心跳減慢一些，減慢有什麼好處，就像我們之前講傷寒的部分，當心臟受到壓力，肺靜脈的回流就受阻，或者是心臟減慢的時候，肺這邊的滲液就會比較多，也就是停留在肺中的液體就會比較多，它是用這種方式來潤肺，而不是用杏仁。杏仁的潤肺是說我的氣血是夠的，但是它的分泌比較不順利，所以利用杏仁促進分泌的方式，來讓這些肺得到一些滋潤。但這個臟燥不一樣，臟燥就是本身不足，所以利用這個心剋肺的原理，讓心臟變慢，功能不那麼激進，因為心臟如果跳得更快，肺這邊會更嚴重，因為水都被抽乾了，所以我們把心臟想成是一個抽水機，抽水機讓它速度變慢以後肺臟的氣可以得到補足，是這樣的關係。

【甘草小麥大棗湯方】

甘草（三兩），小麥（一升），大棗（十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溫分三服，亦補脾氣。

【《桂林古本》】

【甘草小麥大棗湯方】

甘草三兩，小麥一升，大棗十枚（劈）。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婦人吐涎沫，醫反下之，心下即痞，當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龍湯主之。涎沫止，乃治痞，瀉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吐涎沫，醫反下之，心下即痞，當先治其吐涎沫，後治其痞。治吐，宜桔梗甘草茯苓澤瀉湯。治痞，宜瀉心湯。

【永諸譯】

婦人吐涎沫，醫生反用攻下，心下就痞脹，應當先治吐涎沫，後再治痞脹。治吐，適合桔梗甘草茯苓澤瀉湯，治痞脹，適合瀉心湯。

【永諸講解】

「婦人吐涎沫，醫反下之，心下即痞，當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龍湯主之。涎沫止，乃治痞，瀉心湯主之」，那《桂林古本》跟它不太一樣，《桂林古本》是說「婦人吐涎沫，醫反下之，心下即痞，當先治其吐涎沫，後治其痞」。那治吐呢，治療這個吐涎沫它適合桔梗甘草茯苓澤瀉湯，那治療痞呢就適合瀉心湯。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一般涎沫的話，涎就是延展性的，沫是聚集成塊的，就是水的末端一小點的，那一般像這種涎沫呢是三焦疏通的不順暢，有時候就是受到寒啦，因為那個涎沫都是清清的，大部分是以寒為主，那吐這個涎沫

的話，就是心下一些有水氣，或者是他呢胸中有一些，肺那邊有一些寒飲，所以《醫宗金鑑本》呢它就是用小青龍湯來主治它。那如果呢這個是屬於熱的，前面那邊講的是寒的，寒的就小青龍湯嘛，那如果是熱的話，那我們治療就不是小青龍湯了，直接用什麼？像肺痿、肺癰有沒有，那肺痿、肺癰呢，一般去除肺痿、肺癰這一種吐涎沫的，我們用的桔梗甘草，那因為他涎沫多的話，我們用茯苓，用茯苓把它導到小便那邊出，用澤瀉呢，把這些水再利用，所以如果是熱性的我們用桔梗甘草茯苓澤瀉湯；那治痞呢用瀉心湯，那瀉心湯呢它是一個去熱的，就是呢大黃、黃連兩味藥，所以呢以整個條文來看的話，就是說婦人如果是吐涎沫，那我們把它攻下，心下就會痞，這個痞呢是屬於熱的，由這樣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吐涎沫它也應該是屬於什麼？熱的。就是說呢，它原本是在上焦的，這是胃，這是橫膈，然後肺，心。這邊的淋巴流動不順暢，屬於熱的，熱在這邊導致的滲液，導致的吐涎沫，那因為攻下以後，這個熱呢往下導，導到什麼？心下的脾胃，因為過了這個橫膈啦，所以熱便聚集在這邊，形成什麼？痞，心下痞。因此我們來看，如果由條文來判斷的話，我們會覺得那一個會比較好？《桂林古本》會比較好。為什麼？因為你那個是痞嘛，痞是瀉心湯，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呢，那個吐涎沫是因為什麼？熱所產生的，因為那個熱本來是在上焦被攻下攻到中焦的部位就產生痞證的。

【注】

吐涎沫，形寒飲冷也，不溫散而反下之，則寒飲虛結成痞硬也。當先治其吐涎沫，以小青龍湯治外寒內飲，俟涎沫止，以半夏瀉心湯，乃治痞也。

【永諸按】

吳謙說「形寒飲冷也，不溫散而反下之，則寒飲虛結成痞硬也」，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個就不是痞，痞證是上熱下寒，胃熱脾寒，像這樣反而會造成協熱利的桂枝加人參湯證，寒的話就會引起下利，不會出現痞證，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邊的吐涎沫並不是寒所造成的，而是熱所造成的。那既然是熱所造成的，又因為攻下，才會從上焦陷到下焦，造成痞證。熱也會吐涎沫，例如胃熱沿著胃的經絡嘛，一路往上跑，到喉頭到那邊，導致的液，若到表面則流汗，到鼻子則流鼻水。所以像過敏性鼻炎，小朋友流的是清涕，你可以說他是寒嗎？不行。你可以說他是熱嗎？也不行。因為這種流清涕它是有寒有熱，只不過流清涕的位置比較高一點，吐涎沫的位置是比較低一點，是在口腔那附近再下去的部份。

那治療上我們要如何去區別，我們舉個例子。我們要如何知道這是寒是熱？例如我們吃到冷食，鼻子就流清涕了嘛，這個是屬於寒；我們吃了麻辣牛肉麵一邊流眼淚一邊流鼻涕，那這個鼻涕也是清的，那這個是屬於熱的，要判斷寒熱，還是要依靠脈證。在這邊我們從「醫反下之，心下即痞」來看，它是屬於熱的，因為攻下的關係，所以使得熱導到心下，因而造成必須用瀉心湯治療，因為沒有寒，所以沒有引起脾那邊的問題，也沒有下利的問題。

因為《醫宗金鑑本》的條文這邊是用小青龍湯，所以用我們的觀念來對照看看，反而覺得《桂林古本》會比較好一些，因為小青龍湯是寒的，下面對應的瀉心湯是屬熱的，是不太一樣的。如果寒攻下來，就會形成寒，形成協熱利，像桂枝人參湯證這一類的，不會形成瀉心湯。「當先治其吐涎沫，以小青龍湯治外寒內飲，俟涎沫止，以半夏瀉心湯，乃治痞也」，其實這邊講瀉心湯並不是說半夏瀉心湯，那瀉心湯就是大黃黃連這兩味藥。

【集注】

尤怡曰「吐涎沫，上焦有寒飲也，不與溫散而反下之，則寒內入而成痞。然雖痞而猶吐涎沫，是寒飲未已，不可治痞，當先治飲，而後治痞，亦如〈傷寒例〉，表解乃可攻痞也」。

【永諸按】

尤怡說「吐涎沫，上焦有寒飲也」，其實呢吐涎沫如果我們要判斷為寒呢，我們要加一個什麼？頭痛，像吳茱萸湯的乾嘔吐涎沫，還有頭痛的這一部分，這就是屬於寒，那如果真的是屬於寒的話，那治療上，吳茱萸湯會比小青龍湯好。「吐涎沫，上焦有寒飲也，不與溫散而反下之，則寒內入而成痞」，「寒內入而成痞」這其實是不太對的，痞是陰陽的不相交，上面是熱下面是寒，所以胃是熱的脾是寒的，痞證是因為表熱進被攻下入裏所導致的。「是寒飲未已，不可治痞，當先治飲，而後治痞，亦如傷寒例，表解乃可攻痞也」，其實這邊是應該熱為主，下面的小青龍湯，見肺癰那一篇，瀉心湯呢見驚悸篇。那《桂林古本》就桔梗甘草茯苓澤瀉湯，那桔梗甘草是用來治療肺癰，上焦屬於熱的，所導致的時時唾濁唾，吐膿如米粥不過這吐涎沫是比較在上部，在口咽的部分，那桔梗甘草湯也可以治療少陰咽痛，熱在上面，所以這邊以桔梗甘草湯的治熱為主，那茯苓澤瀉來導水，茯苓把它導到腎來排除，因為病在上我們把他導到下，病在上焦，這氣堵在這邊導致涎沫很多，那一直吐，吐的力道是這樣出來，所以治療上我們把他拉下來，拉下來減少往上的力道，就可以增加下邊的氣血減少上部這邊的涎沫，這種治法常用在很多方面，像上盛下虛的，像中風的，這個人中風了，腦壓很高，腦壓很高代表怎樣？他氣血都是往腦這邊，因為一直滲血，為什麼？因為他血管破裂，血管破裂開了一個口，就像我們一袋水，上面這邊開了個口，那水就會往這邊漏。那治療上我們應該要怎麼辦？根據陰陽的法則，上面這邊一直漏，血都往這邊流，那我們作的

方式就是把下面開一個道，而且這個道要比這個強，就會減少上部的血流，使出血量變少，抑制出血，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中風出血昏迷的人，我們會用攻下的方式，那攻下的方式會把所有的氣血都往腸胃道那邊，然後形成一個往下的拉力，往上的力就會變小，那上部這邊出血就減少，減少的話血管就可以把這些破掉的血管修復起來，這是一個自然的道理，如果裝滿水的水壩，那只要破了一個洞，那你說我要去補這個洞，補得起來嗎？不行，很難啊。就像你家裏水管破掉，然後出水，你要硬是把他止起來嗎？有沒有辦法用個塞子把他硬塞？會很難，要出很大力，就跟這邊一樣，血管壓力太大，爆了出血，只有把他的壓力減低，他的出血才會減緩，身體才會癒合，這是一樣的道理，水管破裂出水的話，我們減低壓力，就是把這個水龍頭關掉，沒水了再來修，這就是道，自然而然的道理，那也是用在醫。所以我們一般行醫，要從各個方向來思考大自然的這些道理。其實這部分都是什麼？都是治病的一些準則。

【小青龍湯方】（見肺癰中）

【瀉心湯方】（見驚悸中）

【《桂林古本》】

【桔梗甘草茯苓澤瀉湯方】

桔梗三兩，甘草二兩，茯苓三兩，澤瀉二兩。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

上二味，以麻沸湯兩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永諸按】

我們來看瀉心湯的服法，這邊寫「漬之」，就像泡麵一樣，泡多久？「須臾」，須臾就是大約多少？大約就是二十八分鐘。那「絞去滓」，是把這些滓去掉，然後「分溫」。「分溫」就是把它用成兩等份，然後溫了以後，一個白天，「再服」，就是服兩次。

※問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何也」？師曰「此病屬帶下」。「何以故」？「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證唇口乾燥，故知之。當以溫經湯主之」。

【《桂林古本》】

問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血，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何也」？師曰：「此病屬帶下」。「何以知之」？「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故唇口乾燥也。溫經湯主之」。

【永諸譯】



問曰「婦人年紀五十了，生了下血的病，數十天不停止，傍晚就發熱，少腹內急緊，腹滿，手掌常常熱，唇口乾燥，是什麼病呢？」師曰「這種病，屬於帶下」。「如何知道呢？」「曾因為小產，瘀血在少腹沒有除去，所以唇口乾燥也。溫經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金鑑本》婦人年紀已經五十了，「所病下利」，她說病了下利，拉肚子啊，已經數十日不止，數十天都沒有停止，一直在拉肚子，到了傍晚就會發熱，那少腹裏急就是少腹的裏面很繃緊，少腹裏急就是少腹裏面很繃緊。那腹滿呢？就是整個肚子都是滿滿的。那手掌煩，這個煩就是來形容這個手掌，煩就是什麼？火燒頭嘛，所以手掌就會感覺有熱在燒，很熱，這叫煩。那熱呢？熱是代表熱源是從另外一邊來的，我們感受到的是熱，煩呢是感覺有火在燒，那熱呢是我們去摸她，我們感覺熱熱的。總之，煩是病者的感覺陳述，感覺有火在燒，就像頭感覺熱熱的，有火在那邊。那熱呢是我們醫者去感受的，比如說他發熱，我們去摸，有熱熱的，可是他會不會煩？不會啊，因為發熱不一定會煩，像這個就不叫煩，這個就只有發熱而已。那一樣是手，如果病人覺得手好燙，那我去摸他的手，也是熱熱的，那這個就叫做煩熱。那如果病人手熱熱的，但是他不會覺得有火燒的感覺，像有些熬夜的人，你摸他手，好熱喔，可是他覺得他手掌很熱，有燒燒的感覺，所以這就叫手掌熱，而不是煩熱。那一「唇口乾燥」，我們看她的嘴唇，還有嘴巴都是很乾又燥，然後他說「何也」，這是怎麼一回事？那老師就教說，這個病人，這個病是屬於滯下，就是氣血堵在下面不通的關係。學生又問這是什麼原因呢？「何以故」？那老師就回答說，這是因為她曾經半產，半產就是小產，曾經胎兒留不住而小產，那小產以後她的惡露沒有排盡，有一些瘀血就停留在少腹沒有祛除，是

這樣的。然後學生又問，我們何以知道呢？「何以知之」？然後老師又回答說，她的證告訴我們唇口乾燥，是因為唇口乾燥所以知之，治療上應當以溫經湯來主治之，為什麼呢？因為她那個下面的氣上不去，滯下，所以嘴唇才會乾燥，我們下面不是也有腎，那邊有胞宮，下面的氣流動不上的話，那唇口本身也是乾燥，因為下部氣血就沒辦法濟上，所以出現這種乾燥。

我們來看一下《桂林古本》，《醫宗金鑑本》這邊有個字是錯的，下利應該是下血那個吳謙在這個按的部分有寫出來說，病下利之利字當是血。《桂林古本》就說婦人五十歲，為什麼要講五十歲呢？因為我們一般七七四十九，四十九的時候是什麼？天癸竭，什麼叫天癸呢？天癸就是生殖週期，就是可以生殖的時間，這叫天癸，那男生的天癸就比較長，男生的生殖週期大概是八七等於五十六的時候，那有些人保養得很好，可能終其一生都還可以有生殖的作用，女孩子大概就是四十九歲，虛歲四十九停經，所以他這邊再加一歲，他說這個人天癸已經絕了，就是生殖週期已經結束，為什麼還有來月經呢？然後說已經五十歲了，所病竟然為下血所苦，其實如果女孩子調養的很好，那個天癸的日子就是生殖週期會延長，所以有些婦人她可以生很多孩子，真的好嚇人。有的阿婆，因為她每生一個孩子，她就延長她的天癸週期，根據現代醫學的講法，女孩子一生有排固定的卵，就是說成熟的卵的數有一定，那用完了就沒了，那如果妳每年懷孕，那懷孕就多了十個月，十個月懷胎十月沒有月經，也沒有排卵，所以就省下了十個卵，十個卵就十個月，所以生一個就可以延十個月，生兩個就延二十個月，那生了六個就延了六十個月，就延五年了，意思是鼓勵多生子，現在的人口太少了，出生率太低了。那病下血，有些婦人到五十歲還是有那種出血的，而且這個血四十天都沒有止，已經好幾天都沒有止了，一來來了好久，而且很有意思她到晚上就會發熱，這

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本身有血虛的話，那就容易晚上發熱，為什麼呢？因為血屬陰，陰虛的話，陽氣會比較多，那白天的時候氣血往外面多，也可以由汗孔排熱，但當晚上的時候氣血往裏面走的時候，結果呢發覺裏面陰不足，沒辦法收住這些熱，這些熱會跑出去，所以就形成什麼？「暮即發熱」，就下午的時候，傍晚的時候就發燒了，這邊告訴我們，「暮即發熱」就屬於陰虛、血虛的發熱。

那「少腹裏急」，就是講少腹裏面呢？「急」就是繃緊，就是少腹緊繃就叫做「少腹裏急」，然後「腹滿」，整個肚子都是滿的，悶悶的，這種就是熱氣造成的。那少腹這邊為什麼有筋的繃緊，由前面條文我們就知道裏面的血不夠。一般像這種繃緊呢有兩種因素，一個是寒，一個是熱，我們在看一個症狀要從陰陽來看，寒性的繃緊呢，是因為他血液的流通不順暢導致實性的繃緊，或者是遇到冷的收縮，那如果熱性的繃緊，熱性的繃緊是因為熱所產生的燥，津液不足導致繃緊，然後這邊是屬於血虛導致的繃緊，乾的繃緊。那腹滿，因為血虛產生的燥熱導致的脹滿，而且呢這個熱會往外散，所以手掌會煩熱。這邊為什麼會講手掌煩熱？既然他是陰虛的熱，就會五心煩熱，我們藉由橫膈隔出陰陽，那既然裏面這邊的熱就屬於陰部的熱，充滿了這整個腹部，那他也有一些跨過橫膈的熱，那請問這些熱存在那邊？存在陽中之陰，而不會存在陽中之陽。為什麼？因為它的來源是屬於陰，是比較重濁的熱。什麼叫重濁的熱？簡單的講燒材的熱和石塊的熱，那燒材的熱比較輕的是屬於陽的，就會衝上面。那如果比較重濁的這些熱，石頭的這些熱，就比較沉下面。如果要散的話，它就要比較往下走。因為它性就是在陰這邊，所以就沒有出現什麼？沒有出現頭煩，只出現手掌的煩熱。因為手掌在陽部，它是屬於陽中之陰。

那「唇口乾燥（《桂林古本》）」呢，因為它這些是一個燥。那那些地方最不容易得到水？越上面的。因為水、津液啦都是屬於有形質的陰，陰之本在下，所以有形質的陰，是在越上面越缺少。因為陰嘛，像我們裝水，裝一桶水。也是從下面開始滿起來，所以越上面的地方水供給的越少。既然她本身已經有燥熱了，所以重陽之處這邊燥熱最明顯，因此出現這種「唇口乾燥」。那「手掌煩熱」，我們剛剛已經有講了，因為它是一個陰，從陰出來的熱。那老師就講說這個病是屬於「帶（出，下）」，就下面有堵住，導致一些的津液不能上承，所以我們要那個瘀血去掉。那去掉那個瘀血，我們還要潤她的燥。所以他說「此病屬帶（出，下）。然後這是怎麼知道呢？就是因為她「曾經半產」，就是曾經流產，那有一些瘀血停在少腹，那停在少腹沒有去，所以導致口乾舌燥。臍下我們有兩條靜脈。其實下腔大靜脈和主動脈在我們人身體臍下的這部分有個交叉嘛，分支出去。那這個位置呢剛好就是少腹，那如果這邊氣結造成一些瘀堵呢，氣中之血的回流就變少，所以才會導致唇口有燥的感覺。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這邊有瘀血，會堵到一些淋巴或通道，也會導致這個氣中之血上不去，形成「唇口乾燥」，所以才說「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那重點就是要去掉這些瘀血，所以說「溫經湯主之」。

【按】

所病下利之「利」字，當是「血」字，文義相屬，必是傳寫之訛。

【注】

婦人年已五十，衝任皆虛，天癸當竭，地道不通矣。今下血數十日不止，宿瘀下也。五心煩熱，陰血虛也；唇口乾燥，任衝血傷，不上榮也；少腹急滿，胞中有寒，瘀不行也。此皆曾經半產崩中，新血難生，瘀血未盡，風寒客於胞中，為帶下，為崩中，為經水愆期，為胞寒不孕，均用溫經湯主之者，以此方生新去瘀，暖子宮補衝任也。

【永諸按】

吳謙說「年已五十，衝任皆虛，天癸當竭，地道不通」，這是對的，因為七七四十九是天癸竭嘛，地道不通。那現在她是「下血」，而且數十天都沒有止。下血數十天都沒有止。這是為什麼？判斷是有瘀血在下面。那既然有瘀血在下面，氣血承不上去，那就會出現手掌的熱，這不是「五心煩熱」，是手掌的熱，還有一「唇口乾燥」。所以有手掌的熱，有唇口的乾燥，這都是呢因為瘀血堵到那邊，使那邊的氣血回流出現了問題，沒有往上行，所以少出現「唇口乾燥」。那少腹這邊呢？因為有瘀血，氣血回不去，所以開始在這裏產生了熱，因此筋就會腫脹繃緊「少腹急滿」。那這邊氣血上去不去瘀阻了，產生壓力，所以就從陰部排出來，因此一直下血的原因就是這樣，沒上就只能往下，這邊壓力太大，所以它一直在出血，治療上就是要把這邊的瘀血去掉。吳謙說「少腹急滿，胞中有寒，瘀不行氣」，這是半產瘀血著臍下，導致氣血堵在那裏，漸漸越多，壓力越大，進而造成出血不止。那我們如果沒有把那邊瘀血去掉，那這些氣血上去不去，所以還是一樣會往下流，重點來講此皆帶下，帶下的原因是氣血的流動停在下面上不去，就只能往下流，才導致的這種崩，這種下血不止。而帶下的原因是因為瘀血，並不是風寒客於胞中，那一般我們用溫經湯，用來去這個瘀，溫可以

使這個氣血往上行，讓這邊的經絡溫通，去它的瘀，那熱了以後可以促進上行的力道，那上行通利以後，往下的壓力就少，這些血就可以止，是這種的治療方式。

【集注】

李彥曰「婦人年五十，則已過七七之期，任脈虛，太衝脈衰，天癸竭，地道不通時也。所病下利，據本文帶下觀之，當是崩淋下血之病。蓋血屬陰，陰虛故發熱，暮亦屬陰也。任主胞胎，衝為血海，二脈皆起於胞宮，而出於會陰，正當少腹部分，衝脈俠臍上行，故衝任脈虛，則少腹裏急，有乾血亦令腹滿。《內經》云『任脈為病，女子帶下瘕聚是也』。手背為陽，掌心為陰，乃手三陰過脈之處，陰虛，故掌中煩熱也。陽明脈俠口環唇，與衝脈會於氣街，皆屬於帶脈。《難經》云『血主濡之』。以衝脈血阻不行，則陽明津液衰少，不能濡潤，故唇口乾燥。斷以病屬帶下，以曾經半產，少腹瘀血不去，則津液不布，新血不生，此則唇口乾燥之所由生也」。

【永諸按】

李彥說「婦人年五十，已經過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虛，天癸竭，地道不通」的時候，那「所病下利」，這裏應該要寫下血，據本文帶下觀之，應該是淋崩下血的病，那因為血屬陰，陰虛固發熱，那暮亦屬陰，其實暮是屬於陽中之陰，陽中之陽是從早上一開始，所以這上去，然後到下面，陰開始產生了，這是屬於收的過程，以時辰來講，太陽在收的時候是屬於陽中之陰，所以「暮」也是屬於陰，屬於陽中之陰。

「任」呢？「任主胞胎」。「衝」是血海，兩脈都屬於胞宮，「而出於會陰，正當少腹」的部分，衝脈夾脊上行，所以「衝任脈虛則少腹裏急」，也就是那邊血不足，血不足少腹就會繃緊，有乾血，主要是因為熱，熱會令腹滿。「任脈為病，女子滯下」，任脈如果有病的話，因為任脈這條會往上衝，任脈是腹中間這條，一路往上衝，如果有病的話，上不去，因為任脈跟督脈，一個是從前面往上，一個是從下往上，出現這邊不通利的話，上不去就堵在下面了，所以就滯於下了，所以任脈為病，女子就滯下。氣血堵了之後就出現這種痕還有聚，「痕」就是什麼？假物以成形。「聚」就是聚散無常，有時候停在這邊，有時停那邊，所以是這樣子的。

手背呢？背為陽，掌心為陰；手背為陽、手掌為陰。因為她的手掌心熱，所以說「陰虛」，你看也是在陰陽裏面，這是陰的部分的熱，所以掌中煩熱。我們剛才講過煩熱的「煩」是什麼？病人自覺有熱的感覺，火燒的感覺；「熱」呢？是我們醫者去摸，這個是熱的，這種叫做熱。這邊還有講「陽明脈俠口還唇」，其實跟「衝脈會於氣街」，都屬於帶脈，其實這個就是什麼？她津液沒辦法上承，我們剛已經有講過了，津不足的時候，血沒辦法濡的時候，因為血是屬陰，它是從下往上一直滋潤，因為血的不夠，所以才會出現這種「唇口乾燥」。仲景斷說這個病是滯下，滯下原因是因為妳半產，瘀血堵在那邊沒有去，導致這些氣血都不能回去，不能回去的話所以都停滯在下，造成充血蠻嚴重的，若充過頭壓力過大，血管破裂出血。子宮內壁是與外界交通，這個是屬於陽，所以它一定是往外充血，到最後壓力太大，血管破裂，因此血就一直止不了，是這樣的。

【溫經湯方】

吳茱萸（三兩），當歸、芎藭、芍藥（各二兩），人參、桂枝、牡丹皮、阿膠、生薑（各二兩），甘草（二兩），半夏（半升），麥門冬（去心，一升）。

上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溫三服。亦主婦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取崩中去血，或月水來過多，及至期不來。

【永諸按】

溫經湯在《桂林古本》跟《醫宗金鑑本》又有些不同，第一個，她是陰部那邊血的問題，那血的問題呢，我們一定要怎樣？我們一定要幫她那邊行血氣，那一般，走血中之氣的部分呢，一個就是當歸，一個就是川芎，那當歸是走在淺層，芎藭是走在深層，因為這個堵為川芎、當歸讓血中之氣衝下去，也要加強靜脈回流力道，所以用芍藥，那這個芍藥的量跟當歸芍藥散不一樣，因為當歸芍藥散是要加強靜脈的回流，所以芍藥會是當歸跟川芎兩個加起來的兩倍，那這個不是，這個只是要幫助回流，要調和血流的去跟回，所以量和川芎、當歸各別的量一樣。那這邊加了桂枝，桂枝跟芍藥等量，就表示動脈的擴張跟靜脈的回流，是一樣的，會一直循環，然後當歸、川芎來走血中之氣，一個是淺層一個是深層，但因為有瘀血，既然有瘀血的話，我們就必須要清胞宮的瘀血，所以我們用牡丹皮，來清那邊的瘀血，那清那邊的瘀血，就可以減少子宮壁的壓力，那子宮壁的壓力減少了以後，出血就會減少，那我們也要幫助子宮壁的止血，所以用阿膠，然後我們本身的氣有不足的情形，所以我們用甘草，用甘草來補脾氣，那剩下的我們來看喔，吳茱萸、人參、生薑，你看到什麼的影子，吳茱萸湯的影子，吳茱萸湯主要是用來治療胃寒或病有久寒，那為什麼要用這個，這裏有意



思的就在這邊，中焦下面是下焦，氣血走到下焦這邊堵住了，上不去。中焦這邊血流當然就變少，因為三焦是相通的。因為有下血，用吳茱萸湯讓中焦這部分的血流加強，形成一個向上的拉力，這樣當我們血往上衝的時候，就比較容易把瘀血打通。吳茱萸、生薑是治療乾嘔吐涎沫的，它是往上的拉力。那往上的拉力形成了力道，那我中焦上拉，下焦要推就比較容易了，前面有人拉後面有人推就容易了，就像我們推車一樣，這台很重的車，那我們後面推呢，推不動，再加前面拉就可以了。我們這邊用了川芎、當歸進到下焦的胞宮，還有芍藥，來推氣血的回流，然後在前面的中焦再加一個拉力，這樣的力道就會更好。那前面這個就是利用吳茱萸湯來做的，那後面這個部份就是川芎、當歸、芍藥，所以在我們產後的腹痛，或者是婦人妊娠的腹痛，都看川芎、當歸、芍藥來通行血流。那這個溫經湯是因為有下血的關係，那下血我們也可以從中焦來拉提，因為中焦是管下焦的，那上焦也是中焦送上去的，所以從中焦來處理，把這個拉上去，加強上拉的力道，那這樣就不會產生一個下血的動力，因為整個的力量是往上的。那因為有瘀，所以要去瘀血的，就用牡丹皮。那因為有出血，那在減輕了這個胞宮的血壓以後，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來修復止血了，就像水管爆裂出水後，要先把水道的開關關起來，我們再來修復水管就比較容易了，這整個呢是這樣的。

那《醫宗金鑑本》多了半夏跟麥門冬，其實用麥門冬也是可以，因為麥門冬主要是用來可以治療咽喉不利的，那唇口乾燥也可以，因為唇口的部位也是陽明胃經。還記不記得麥門冬湯是一火逆上氣，咽喉不利，那這個熱是只到咽喉這邊而已，你看咽喉這邊也是一個關卡，它就卡在這邊，沒有上到上面，那如果呢這個火燒到嘴巴，就會唇口乾燥，其實麥門冬一樣可以治療這種唇口乾燥，所以這邊用麥門冬是合理的，所以這兩個方，大家看一下，都可以。你加用麥門冬跟半夏都是可以的，那半夏的部分我們之前有講過就是通從胃這邊至中

焦到上焦的痰飲結氣，我們用半夏來去除，通利它的通道，更何況這邊還有加生薑幫忙拉，所以這邊如果用半夏其實也是很好的。

【《桂林古本》】

【溫經湯方】

吳茱萸三兩，當歸二兩，芎藭二兩，芍藥二兩，牡丹皮二兩，人參二兩，桂枝二兩，阿膠二兩，甘草二兩，生薑二兩。

上十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日三服，每服一升，溫飲之。

【集解】

李彥曰「《內經》云『血氣虛者，喜溫而惡寒，寒則凝澀不流，溫則消而去之』。此湯名溫經，以瘀血得溫即行也。方內皆補養氣血之藥，未嘗以逐瘀為事，而瘀血自去者，此養正邪自消之法也。故婦人崩淋不孕，月事不調者，並主之」。

【永諸按】

李彥說血氣如果虛的，喜歡溫而惡寒，為什麼？因為寒就凝澀，血就不太能流，那不太能流呢人就會不舒服，就是說我這邊血液循環已經不好了，那你又加了冷，這樣不是會造成疼痛不舒服，所以她就會喜歡溫。那這個湯名溫經呢是講說這些既然是一些比較舊的血了，因為曾經半產，所以表示這個血已經瘀很久，「以瘀血得溫即行也」，那方內皆補養氣血，

其實它有加人參，這是讓血液中的血漿比較多。「方內皆補養氣血之藥，未嘗以逐瘀為事」，其實有啦，有逐瘀的，逐瘀的就是牡丹皮。「而瘀血自去者」，他說此養正邪自消也，其實說它養正呢，它也沒有特別養正，只有川芎、當歸跟白芍來通利血流，還有加了桂枝來調和營衛，其它用阿膠來修復止血，因為我們把壓力減低了以後，那邊的血流壓力減低了以後，那就好修復了，所以用阿膠。那用甘草的原因呢是因為什麼？緩急迫和補一些氣，因為那邊下血太多了，流的太快了，血有點不足了，所以我們先補氣，古代說「有形之血不能速生」，不能很快產生，那一無形之氣法當急固」，為什麼？因為血裏面其實就包含氣，那氣這種東西我們要恢復是很快的，所以在西醫就打點滴，點滴一打，血液中的氣就有了，但是血液中的血球，還有白血球這部分必須要經由骨髓的製造，所以這個需要時間，所以才會講說有形之血不能速生，這種有形的血指的就是血球，血球的部分沒辦法很快長起來。那無形之氣，就是血液中的血漿，我們可以藉由補津液來增加他的血容量，所以是這樣的。

那這邊有講說婦人「崩淋不孕，月事不調者」，那就主之。那其實主要目的就是通那邊的血，使氣血往上，來治療這種停滯的「帶下」，所造成的出血。因為下血是往下，這是個陰的力道，若陰的力道比較強，這個也是屬於寒。

※帶下，經水不利，少腹滿痛，經一月再見者，土瓜根散主之。

【《桂林古本》】

經水不利，少腹滿痛，或一月再經者，王瓜根散主之。陰腫者，亦主之。

【永諸譯】

經血不通利，少腹滿痛，或一個月來二次月經的，王瓜根散主治之。陰部腫脹的，也主治之。

【永諸講解】

「帶下」，下面的氣血停滯，這個跟上面一樣，經水不通利，那少腹就又悶又痛。那一經一月再現」，再現就是一個月來兩次經期，我們用土瓜根散來主治之。我們來看《桂林古本》，它說「經水不利」，什麼叫做不利呢？不利指的是經血的流動不是很順利，它可能來了兩天就斷掉了，那接下來又來，這個叫做經水不利，就是說有些人經期呢，第一天，第二天來了，那突然又不見了，第五天又來了，這個叫做不利，它沒有連續在一起。還有一個就是說，經血來的時候是時少時多，這個也是不利，而它這邊有講，或一月再經者，就是一個月來兩次，一個月來了兩次，那我們用王瓜根散主之。那這個原因呢我們在前面的婦人病裏面都有講，這是一個滯下，一般的婦人病大概都是一個滯下所產生的。「少腹悶痛」，表示少腹的氣血有所堵，然後又痛。那為什麼要用王瓜根散呢？我們後面等一下再看王瓜根，瓜蒂散的瓜蒂是用王瓜的瓜蒂，那王瓜根是用王瓜的根，《醫宗金鑑本》這邊土瓜根，其實土加一橫就是王，有可能是抄書時少了一劃。那王瓜蒂和王瓜根兩個有什麼不一樣呢？因為瓜蒂在上，所以是吐上焦的痰涎，那王瓜根在下，根在下，所以是去除少腹這邊的痰涎。前面的條文是瘀血造成的，那這邊的就是堵到的氣，淋巴的瘀堵導致少腹的悶痛，導致經血的流動不利，氣病及血，所以「溫經湯」偏於血，瘀血的關係，這邊土瓜根散或王瓜根散是因為下面的氣。

【按】

「再」字當是「不」字，若是「再」字，一月兩來，與上文不利不合，是傳寫之訛。

【永諸按】

吳謙說「『再』字當是『不』字」，但是不是啦，「若是『再』字，一月兩來，與上文不利不合，是傳寫之訛」。那其實是他對經血的不利有所誤解，所謂經血不利，就是經血來的時候，就是有時候少，有時又多，或者是月經來到一半斷掉了，斷了兩天又再來，這個就是經血的不利。那像這種來了一兩天斷掉，之後再來的，這都是牽涉到什麼？這邊就告訴我們牽涉到氣的堵，就是淋巴的瘀堵，那下面的淋巴的瘀堵，就等於說下面有一些痰，如果是上面的有一些寒痰、寒飲，那我們是用什麼？瓜蒂散來吐嘛，那下面的部分，當然就用什麼？就用王瓜根，用它的根來治，因為蒂在上、根在下。

【注】

此亦前條在下未多，經候不勻之證。帶下，胞中病也。胞中有宿瘀，從氣分或寒化，則為白帶；從血分或熱化，則為赤帶；從氣血寒熱錯雜之化，則為雜色之帶也。若兼經水不利，少腹滿痛，乃有瘀血故也。其經至期不見，主以土瓜根散者，土瓜能逐瘀血，蟲能開血閉，桂枝合芍藥舒陽益陰，通和營氣，則瘀去血和，經調帶止矣。

【永諸按】

吳謙說「在下未多，經候不勻」，那滯下呢？滯下就是下焦，下面的問題的病，因為虛、積、冷、結所導致的，那這邊講的「胞中有宿瘀」，宿瘀的話，那是屬於什麼？溫經湯的部

分，那如果這邊是氣的堵的話，就屬於王瓜根的部分。那一「從氣分或寒化，則為白帶；從血分或熱化，則為赤帶」，赤帶是出血，白帶是分泌的液體，那如果是黃色的呢？就像清鼻涕放久了會變黃，所以裏面如果有濕熱就會變成黃帶，氣分有濕熱就會變成黃帶，那如果血熱熱過頭了，原本的鮮血變成黑血，就出現黑帶。還有如果本人太累了、太虛了，虛過頭，虛過頭就有一些雜菌，也就是侍機性感染，如綠膿桿菌等，就變成綠帶、青帶，所以就青赤黃白黑，五色都有，這就是五色帶。

那邊講的經水不利，少婦滿痛，這個是屬於什麼？氣，那氣病會影響到血，所以會有一些血瘀，但是瘀不多，我們等下看方就會知道。「其經至期不見，主以土瓜根散者，土瓜逐瘀血」，土瓜其實不是逐瘀血，真正逐瘀血、開血閉的是大黃，土瓜不是，土瓜是逐瘀、去少腹的氣結。那蟪蟲呢？蟪蟲可以去瘀補虛，因為蟪蟲是蜚蟲的兒子，也是蜚，主要是去瘀補虛。那桂枝芍藥主要用來通和營氣，應該是講說，桂枝芍藥能和營，能讓去的動脈和回來的靜脈維持一個調和的狀態，所以整體看來，土瓜根散的方，就屬土瓜根最為緊要。在這條文告訴我們這是氣，是氣所主的，和前面講的溫經湯是以血為主的不一樣。那加了一些什麼？調和血液循環的桂枝芍藥，用土瓜根會直接跑到下面是去瘀，然後再用蟪蟲去掉一些小小的瘀血，以及補虛，因為他主要病是在氣，氣病及血，產生一點血瘀我們就用蟪蟲來去瘀補虛。蟪蟲因為吸牛血可以補血，可以補很多，所以蟪蟲就用來祛瘀補血，祛瘀力微，補血力大。那把它們做成散，然後用酒服方寸匙，一個白天吃三次。上下兩個條文就代表兩個治療滯下的，一個是溫經湯，屬血的；一個是土瓜根，屬氣的。那我們在和營的部分用桂枝、芍藥。

【土瓜根散方】

土瓜根、芍藥、桂枝、蟪蟲（各三分）。

上四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桂林古本》】

【王瓜根散方】

王瓜根三分，芍藥三分，桂枝三分，蟪蟲三枚。

上四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匙，日三服。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寒虛相搏，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旋復花湯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半產，若漏下者，旋覆花湯主之。脈虛弱者，黃耆當歸湯主之。

【永諸譯】

婦人小產，如果漏下的，旋覆花湯主治之。脈虛弱的，黃耆當歸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寒虛相搏，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旋覆花湯主之」，那《桂林古本》沒有前面的部份，它只有說婦人半產，半產就是說流產，那若漏下者，有點點滴滴的出血，沒有止的，這個部份我們用旋覆花湯來主治它，因為她漏下是因為她子宮血管壁壓力太大，或是她那邊的氣血流通不好，我們等一下再看。那如果她是比較虛弱的，就用黃耆當歸湯來主治。從這邊我們就可以知道，在這個部份呢，旋覆花湯是屬於實，那虛的話就是用黃耆當歸湯。那我們來看《醫宗金鑑本》的，前面的是《傷寒論》的條文，寸口脈就是肺脈，肺經的脈主要是候寸口，那脈先是弦，弦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弦脈屬少陽厥陰，但這在寸口陽位，所以是少陽，我們裏面的熱要出去外面，突然被外寒傷，血管收縮起來，所以導致這個弦，所以弦是內熱外寒的脈象。他說先弦，而後面變成脈大，這個大呢是因雖然是弦，但裏面熱慢慢把血管擴大，但是弦還是存在的。那弦則為減，這個減的意思就是代表你這邊血液的供給不足，因為道路的縮減所導致的，那大則為芤，大的話就是血管變大了，血容量變大，但血量是一樣的，所以變大的以後裏面就比較空虛。那一減則為寒」，因為道路縮減，血流壅塞，流速變慢，所以減是一個寒，屬於陰，就像速度變慢一樣，是屬於寒。芤就是脈管變很大，但裏面空空的，代表血管內的血不足，所以就是虛，如果寒跟虛兩個因素相結合在一起就叫革，後代就把這個革當成是脈，其實革並不是特別講脈，而是代表這病就叫革。若是革以脈來講，告訴我們這脈像皮革，我們把皮革捲成一圓管，外面代表脈管壁是硬的，裏面代表血容量是空的，這就是革脈。那婦人就會半產漏下，因為那些瘀血出不去，用旋覆花湯來主治它。



【按】

此條詳在《傷寒論》〈辨脈法篇〉，錯簡在此。「旋復花湯主之」一句，亦必是錯簡。半產漏下，則氣已下陷，焉有再用旋覆下氣之理。

【永諸按】

吳謙說「此條詳在《傷寒論》〈辨脈法篇〉，錯簡在此」，他說旋覆花湯主之必是錯簡。「半產漏下，氣已下陷，焉有再用旋覆花下氣之理」，半產以後也會有氣血瘀堵，但不像產後那樣嚴重要用下瘀血湯。這裏主要目的是要通利那邊的血流，就像我們鼻塞偶爾會流鼻涕，如同半產後漏下。

【旋復花湯方】

旋復花（三兩），蔥（十四莖），新絳（少許）。

上三味，以水三各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桂林古本》】

【旋覆花湯方】

旋覆花三兩，蔥十四莖，新絳少許。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之。

【黃耆當歸湯方】

黃耆三兩，當歸半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旋覆花就是用來治療胞宮那邊被一些瘀血塞住血流，所以第一個要幫助疏通，疏通她的血，因為是漏下，瘀不是很重，所以用旋覆花來處理。新絳是新染紅色的衣服，是一個布，那重點是染料，一般推測可能是紅藍花、紅花這類的去染的布，主要是因為有一些瀰漫性的點狀瘀血，我們要幫助那邊瘀血去除用紅花，紅花的花是分散的，所以可以散掉一些表面點狀的瘀血，來減輕微血管的壓力。蔥根叫蔥白，一般來說，蔥白是降氣，蔥用「十四莖」，也就是用蔥葉。蔥葉是綠色的，有溫散的作用，有用蔥鼓湯來解表部較輕的傷寒，而蔥白是降氣。但這邊用蔥是莖，蔥是綠色的有管道，蔥把氣往上移，少腹這邊積很多氣血，就用蔥把它拉上去，所以大家可以學起來，屬於下腹的氣的堵，可以用蔥葉來拉提。旋覆花是降血氣帶新絳去去瘀，然後用蔥把這邊氣提拉上去。

那如果是虛的話用黃耆當歸湯，這也是後代的當歸補血湯，利用黃耆幫助淋巴的回流，利用當歸來促進這邊的血流。因為是虛，所以用黃耆幫助周邊氣的回流，然後當歸就把血通行到該處，他是這種虛的治療方式。黃耆行氣，黃耆行的氣是什麼？末梢，這邊淋巴管有大

枝、小枝、細枝，黃耆主要是作用在細枝，防己是作用在粗的或者是停在關卡的淋巴液。因為已經腹滿，所以氣回流不利，像這種氣虛造成氣滯的我們用黃耆，就像有些人中風以後他的手都繃得緊緊、脹脹的，治療方式就是用黃耆，把這些氣拉回去，道理是一樣的。

※婦人陷經，漏下，黑不解，膠薑湯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陷經，漏下，色黑如塊者，膠薑湯主之。

【永諸譯】

婦人陷經，漏下，色黑如塊狀的，膠薑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婦人陷經，漏下，黑不解，膠薑湯主之」，那《桂林古本》是說「婦人陷經，漏下，色黑如塊者，膠薑湯主之」，那婦人陷經，陷就是平平的路，突然凹了一個洞，這個就叫做陷。經呢？指婦的經期，一般婦人的經期結束了以後呢，那這些血液會回到它的故道，但因為本身虛的關係，或者是陽不足的時候呢，也會導致氣血往下掉，因為陷是一個往下的過程，這是屬於陰，所以這叫婦人陷經。「漏下」，就是點點滴滴出血。然後因為有虛有寒的關係，經血流的慢，還沒有排出體，就停在子宮內，然後漸漸累積成一個大血塊，當有足夠的重力

往下掉時，就這樣排出了，所以他講色黑如塊者。臨床上，碰上婦人虛寒，血塊大的，我們治療上就是用膠薑湯來主之。

【注】

陷經者，謂經血下陷，即今之漏下崩中病也。「黑不解」不成文，膠薑湯方亦缺。

【永諸按】

吳謙說陷經者就是經血下陷，就是行經將要結束，一般行經以9~17天為正常，本當要止，而後血繼續往下陷就是經血一直在往下走，沒有往上走。那他說經血下陷，即今之漏下崩中的病，那黑不解，他說不成文，其實這邊《桂林古本》有，就是色黑成塊。膠薑湯在《桂林古本》有這個方。

【集注】

李彥曰「陷經漏下，謂經脈下陷，而血漏下不止，乃氣不攝血也。黑不解者，瘀血不去，則新血不生，榮氣腐敗也。然氣血喜溫惡寒，用膠薑湯溫養氣血，則氣盛血充，推陳致新，而經自調矣」。

【永諸按】

李彥說陷經漏下，經脈下陷，上行的力道不夠，所以導致漏血，或者是它陽的力道不夠，所以導致的漏血。那這個就是氣血沒辦法往上升，不是氣不攝血，而是往上的力量不足。那

黑不解就是說剛剛講的色黑成塊，因為經血流的慢，又是寒，在子宮就會形成一個血塊，然後因為重力排出來，屬於陰。他說用膠薑湯來溫養氣血，使氣血充盛，推陳致新，經血自調。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是陷，力道往下，是一個陰的過程，所以我們必須用陽的方式來治療。一樣的道理，會先用芎藭、當歸、芍藥，婦科的三味藥，這個常常用到，包括之前的當歸芍藥散，還有芎歸膠艾湯，都用到。然後呢再加地黃補血，因為一直在漏血，所以用地黃來補血。那用阿膠來止血。那少了一個身體向上的拉力道，所以用生薑，生薑來辛散胃氣，把腸胃那邊的氣往上拉。那氣行則血行嘛，血就會往上走。那因為還兼有氣虛的問題，脾虛的問題，所以用炙甘草來補脾。那裏面加了一些清酒，就是蒸餾的酒啦，一般我們可以講說米酒，米酒也是清清的啦，先煮，然後再加膠，使整個氣血往上拉，這樣就不會點點滴滴的，又有大血塊了。

【按】

此條文義，必有缺誤，姑采此注，以見大意。

【《桂林古本》】

【膠薑湯方】

阿膠三兩，地黃六兩，芎藭二兩，生薑三兩（切），甘草二兩（炙），當歸三兩，芍藥三兩。

服。  
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先煮六味，取三升，去滓，納膠烱消，溫服一升，日三

湯主之。  
※婦人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生後者，此為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大黃甘遂

【《桂林古本》】

甘遂阿膠湯主之。  
婦人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或經後產後者，此為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大黃

【永諸譯】

結在血室也。大黃甘遂阿膠湯主治之。  
婦人少腹滿像燉鍋一樣，先小便稍微難而後不口渴，或在經後及產後的，這是水和血都

【永諸講解】

此為水與血都結在血室也，那用大黃甘遂湯主之。那敦是一個器皿，用來燉東西用的，是圓弧狀的容器，我們講是一個燉鍋，就是少腹腫起來像一個燉鍋。為什麼呢？因為那邊淋巴堵在少腹，形成氣結，所以是圓圓的，因此講說像敦狀，那些微影響到小便，所以它小便微難，小便的尿比較不是那麼順，因為下焦的氣血回流比較差。「微難而不會口渴」，因為它沒有

影響到腎，因為腎在子宮的上面，腎水的再吸收，不影響，只是影響到下焦的回流，這是我們少腹這個部分的，因為腎在比較上面，那只有影響到少腹這邊氣的回流，還沒到上面的腎，所以「小便微難」，雖然有點難，但是它卻不會口渴，如果是腎的氣化出了問題的話就會口渴。

然後《金鑑本》說發生在生後，而《桂林古本》是經後或是產後者，那個就是從兩旁腹股溝過來的氣，堵在少腹那邊，氣的瘀堵，然後血的瘀堵，所以就結在血室。血室就是存血的地方，那這些血水都結在那些裝血的位置，用大黃甘遂湯主之。那這邊的血室，以這邊來看的話，他比較像是指子臟，但是在《金鑑本》裏面它本來就有「子臟」的名詞，所以血室我們還是指說這個血就是堵在靜脈還有淋巴管那邊，而且也結起來的。那治療上呢，因為有血跟水，所以治療上用大黃甘遂湯來主治之。

【注】

敦，大也。少腹，胞之室也。胞為血海，有滿大之狀，是血蓄也。若小便微難而不渴者，水亦蓄也。此病若在生育之後，則為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主之大黃甘遂湯，是水血並攻之法也。

【永諸按】

吳謙說「敦，大也」，其實不是，敦就是一個器皿，像燉鍋。那少腹就是小腹兩旁的位臵，剛好是下肢兩條淋巴主幹回流的通路，所以堵在這邊，然後就會蓄水跟蓄血，水跟血是結在這個地方，因為只要存血的地方都叫作血室，我們可以講心包絡，也可以講肝，或是可

以講子臟那邊，只要是存血的，都可以叫作血室，它意義和範圍比較廣。那大黃甘遂湯主之，用大黃甘遂湯是要來攻水跟血的。

【大黃甘遂湯方】

大黃（四兩），甘遂（二兩），阿膠（二兩）。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其血當下。

【永諸按】

大黃甘遂湯內用大黃的目的是在讓血裏部那邊流去，可以增強裏部的血流，以及推力啦，把那些走不動的血，幫助它的流通，那甘遂就是在攻水的，那這邊有積一些水，那利用這甘遂，把大部份的水從腸胃道排出去。那阿膠的目的就是止血，因為大黃、甘遂去那邊把血水清掉以後，用阿膠來止血。那「上面三味，以水三升，煮兩味，取一升，去滓，納膠烱消，溫頓服之」，既然你少腹這邊水與血俱結了，血液流動不好，所以利用大黃的推力，把水與血從腸道的表面這樣推出去，比如說我這邊結了一個血水的結，那這邊有很多的血管，大黃把氣血用向腸胃道，增強這個推力，可以把水與血從腸胃道推出去，所以吃了以後，他說「其血當下」，下是從什麼？從下部出去。換句話說是從腸胃道那邊出去，或者是從子宮那邊出去，只要有通外的地方都可以。這是利用大黃這種推力，所以大黃有推陳致新的能力，「推陳」，陳就是這些髒的，一直堆在這邊，「致新」那把新的血灌進來，那你推了以後，從下邊的開口把血結排出，那水呢？用甘遂，黃只能推這個血結，那甘遂能把這個水推出去，所以血水的結就可以去除了。那推出去以後呢？因為從腸胃道推出去，所以會產生傷口，因為



一定要破，破才會流出去。那破了以後呢，後面接了阿膠，來修補這些傷口來止血，所以阿膠主要就是用來止血，修補傷口用。就是我們在攻的時候，像之前的那個膠薑湯、膠艾湯，為什麼都用膠呢？其實就是在那邊行血以後，有時候有些傷口出血，所以用阿膠來修復止血。像漏下、崩漏，它也是有破洞的，我們也是一樣用阿膠來止，是這樣的目的。

【《桂林古本》】

【大黃甘遂阿膠湯方】

大黃四兩，甘遂二兩，阿膠二兩。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二味，取一升，去滓，納膠烱消，溫頓服之。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來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小柴胡湯主之。

【永諸譯】

婦人中於風，七八日，持續惡寒發熱，且固定時間發作，月經剛好停的，這是熱進入血室，病人的血一定結聚，所以使病人像得瘧一樣，小柴胡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婦人中風，婦人傷於風，七八日，七八日就代表經過了一個經盡的時間，它是過經的開始，結果還是有寒熱，一般呢如我們看到還有寒熱出現，表示它表證還沒有解，那過了七八日，沒有過經入裏，所以這個是屬於再經，然後發作有時，會固定的時間發作，表示這個也有一些地方，裏面有一些瘀堵，像承氣類的，內有瘀堵的時候，會出現這種發作有時。為什麼呢？因為精專營氣往內走的時候，那如果剛好那個時辰的經絡或臟腑有所瘀堵，氣血進不去，就會往外，往外會出現這種熱，就會發作有時。那那邊不流通，所以經水適斷，適就是碰巧，就是你有這個寒熱，那剛好呢，經水也斷了，就是因為那個寒熱呢把氣血往外拉出去，因為進不去嘛，那經水斷。然後就說這是因為熱入血室。熱進去了血室，把血結起來了，所以外面的氣血，陽部的氣血要進到裏面進不去，所以逆流而出，出現了這種寒熱，發作有時。

這是熱入血室，它的血必結，所以才會使它像什麼？瘧狀，使它像瘧疾一樣，然後寒熱，發作有時，那因為它還有表證，要記住我們有表證除非這個人有下利的情形，不然我們都要先解表，那解表以後，如果這個結血還在的話，那我們就要攻裏。那這個結血我們就用什麼？新結的血我們用桃核承氣湯，舊血結的用抵當湯。那既然它表證還在，所以我們還是用小柴胡湯來治療，因為這個寒熱不是表面的，是裏面屬於三焦的問題，那表面的寒熱就是屬於桂麻各半那類的，太陽如瘧的，不一樣。那這邊用小柴胡湯，如果它還沒有好，寒熱解了，經

水還是斷，那整個人出現有點狂的話，有點狂的樣子的話，那我們就用什麼，桃核承氣湯來攻它。

【注】

詳見《傷寒論》〈少陽篇〉內，不復釋。

【《桂林古本》】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人參三兩，半夏半升，甘草三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劈）。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永諸按】

那小柴胡湯這邊柴胡用蠻重的，因為要提升少陽的氣，疏通淋巴，所以我們記住，以後柴胡半斤就是八兩，那如果換成現在的方，我們把它換成八錢或二兩半，因此柴胡一開就要開八錢，黃芩三兩用三錢，黃芩我們之前講過了，是用來清濕導致的血熱，所以它可以清血熱也可以清這個濕，那偏向於三焦，因為黃芩是綠色的，然後它比較枯燥，所以又叫枯芩，因此它可以除濕也可以清熱。那人參是補一些血液中氣，因為淋巴流通不順利的話，氣中之血經由胸管回流到心臟變少，血就會比較乾，所以這個地方用人參的目的是用這樣。

用人參直接從腸胃道把氣補到血液中，半夏呢去痰，因三焦不利，久了會結痰，結痰的話我們就是用半夏來去痰。那像三焦不利也會引起心臟，還有是後天氣血起源的脾胃的功能，我們可以想像脾胃是馬達，把吸收的東西往上送，那送到中間還有一個馬達，就是心臟，所以我們必須要加強馬達的功能，這個的功能就是用什麼？就是用炙甘草，炙甘草是補脾又補心的氣，讓他有體力可以做，所以炙甘草是這樣的。那生薑就是幫助胃氣的辛散，把胃的氣拉出去的，那大棗呢？是為了避免生薑把胃氣拉過頭，造成胃中乾，就是說，氣或汗出去過頭了，所以用大棗來抑制它，維持身體的等滲，而不會說發汗太過導致胃中乾，這是小柴胡湯的目的。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瞭，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治之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桂林古本》】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瞭，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永諸譯】

婦人傷於寒，發熱，月經剛好來，白天精神明瞭，傍晚則譫語，好像見鬼的，這是熱入血室，不要犯胃氣及中上二焦，一定會好。

【永諸講解】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婦人傷於寒，又有發燒，經血剛好來，「晝日明了」，晝日還好，「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治之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那《桂林古本》就說「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治之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婦人傷於寒，發燒了，經血剛好來，晝日我們氣血走在外面，沒有牽涉到裏面，所以白天精神都還不錯，「明了」就是精神神智很清楚，這裏跟暮則譫語來對比、對照，那暮呢？就傍晚的時候氣血是往內走的，開始走裏面了，那為什麼會出現譫語呢？是因為氣血往裏面走，但裏面一定有東西堵住了，所以導致「暮則譫語」，「譫語」發生在什麼時候？像我們陽明病常常會看到，因為大便實的問題，那同樣的，如果有瘀血也會出現譫語，因為氣血往內走，走不下去，那會伴隨著熱往上衝，衝到腦，影響到腦，那因為這個是瘀血造成的，所以才會有這種「譫語」，還會「如見鬼狀」，就像我們桃核承氣湯的「其人如狂」，抵當湯的「發狂」，那條文告訴我們這就是「熱入血室」，那一「熱入血室」的話，它的血一定會結，那治療上是說有些是不需要特別治療，就是說我們不要影響到「胃氣」，如果病人的胃口都還不錯，還有就是「上二焦」，身體有三焦，「上二焦」指的是中焦跟上焦，他說只要不要犯到胃氣還有上焦跟中焦，就自己會好，意思是不需要去治，那如果我們要治療也可以，我們用什麼？我們用桃核承氣湯來治療他的血瘀，如果他有摸到少腹那邊有急結，就是繃緊的感覺，還可以摸到一顆的，一粒一粒的像筋結一樣的，如果摸到繃緊又有這種結，我們就用桃核承氣湯來治療，這是腹診的部分。

【注】

詳見《傷寒論》〈少陽篇〉內，不復釋。

【永諸按】

吳謙說這個在《傷寒論》的〈少陽篇〉，所以不復釋，那大家也可以回頭去看看《傷寒論》的部份，我們也有講，之前已經講完了。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脈遲，身涼和，胸脅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桂林古本》】

婦人中風，發熱，惡風，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脈遲身涼，胸脅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泄之。

【永諸譯】

婦人傷於風，發熱，惡風，經期剛來時得病，有七八日了，熱已經除，脈遲身涼，胸脅下滿，好像結胸的樣子，有譫語的，這是熱入血室。應當刺期門，隨其結實的部位而瀉之。

【永諸講解】

「婦人中風」，就是為風所傷，那風呢？我們要了解風的性質，風是屬於陽，那風會把表面的氣把它拉走，就會形成一個燥的情形。所以婦人中風，發熱惡寒，這裏《桂林古本》是寫惡風，所以惡風會比惡寒好，當風太強的時候，才會惡寒，因為會把溫度拉走，才會形成惡寒，那一般呢，大部分是惡風。那一經血適來得之」，就是經血來的時候呢她剛好是得

到的，有七、八日，就是說「婦人中風，發熱，惡風」的這時候，經期剛好來，有七八天，那七八天已經過經了。那一熱除，脈遲」，表面的發熱已經不見了，那脈變遲的話表示表病已經好了，沒有表證了，那出現一些裏證的症狀。裏證的症狀是怎樣？「胸脅下滿」，告訴我們胸脅這邊的淋巴堵住了。「如結胸狀」，結胸的樣子是怎樣？按之痛不可近，不喜歡按，因為淋巴管堵塞造成發炎，然後又出現譫語，譫語就是裏面有堆東西，氣血衝於腦才導致的，那氣的話不會，一定是有形質的血或者是糞便，然後又告訴我們說這個是熱入血室，熱進入血室所造成的，那說應當刺期門。肝的募穴是期門，可以瀉臟腑的實熱，治療臟腑的發炎，如肝膿瘍。「刺期門」，就是期門那附近如果看到有瘀堵的血絡，畢竟那邊已經胸脅下悶了，所以氣流通不好，流通不好，造成大部分動脈來的血會往靜脈那邊走，所以就出現血絡，那我們就看到那邊堵起來，把它扎針，然後把這些血瀉掉，所以刺期門的目的是這樣，那瀉掉以後，這邊血管壓力就會減輕，也可以減少血流的瘀堵。

【注】

詳見《傷寒論》〈少陽篇〉內，不復釋。

【永諸按】

吳謙說這個在《傷寒論》〈少陽篇〉，所以他也不再講，因為這些條文都是在《傷寒論》的部份。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澱然汗出即愈。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陽明病，下血，譫語的，這是熱進入血室。只有頭出汗的，針刺期門穴，隨著其充實之處而瀉之。汗出漸多的就會好。

【永諸講解】

「陽明病」，陽明的病，下血，下血就是下部出血，包括是便血、尿血、陰部出血，這些都可以，因為都在下面嘛。那「下血，譫語」，會出現譫語，表示那邊有一些東西結住，那這是熱入血室。那「但頭汗出」，只有頭汗出，表示津液的缺乏。那「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澼然汗出則愈」，只有頭汗出是燥熱的關係，因為燥熱的話津液不夠全身出汗，所以就只有頭汗出。那為什麼津液不夠呢？因為有些地方堵住了回流不好導致的，所以他說當刺期門。期門是肝的募穴啦，肝募期門，只要血中有熱的我們都可以扎他。那怎麼扎呢？就是那邊如果看到一些瘀血的青筋啦、靜脈的曲張的，我們就扎，把他放血。那放血完後，這些壓力減輕了以後，回流的速度就正常了，因為石頭搬開了嘛。當回流的氣血多了以後，所以就會澼然汗出。澼然就是汗慢慢多起來的樣子，就是從頭一直到全身有汗，那整個出完汗整個病就會好。

【注】



詳見《傷寒論》〈陽明篇〉內，不復釋。

【永諸按】

這個也是在《陽明病篇》，在《傷寒論》的《陽明病篇》，吳謙也是說不講，因為之前《醫宗金鑒》的《傷寒論》已經有提了。

※婦人經水不利下，抵當湯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時腹痛，經水時行時止，止而復行者，抵當湯主之。

【永諸譯】

婦人常腹痛，經期有時行有時止，止了又再行的，抵當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婦人經水不利下，抵當湯主之」。《桂林古本》是告訴我們婦人固定的時間會肚子痛，只要看到這種「時腹痛」，就是裏部的臟腑有所積，所以才會固定的時辰痛，像之前《傷寒論》的條文「病人，臟無它病，時發熱，自汗出者，此榮衛不和也」，意思是一樣的。為什麼固定的時間會肚子痛呢？因為那邊氣血有堵塞，導致在某一個時辰的臟腑，當經絡的氣血內行時過不去，就產生這種痛。那既然過不去，經血就止，那換另外一個地方是通的，所以

就行。因此他這邊講先是止而後又行的，那有瘀血，所以抵當湯主之。像這種已經是比較久的瘀血，所以用抵當湯，如果是剛開始的我們就用什麼？桃核承氣湯。

【注】

婦人經水不利下，言經行不通利快暢下也。乃婦人恆有之病，不過活瘀導氣，調和衝任，足以愈之。今日抵當湯主之，夫抵當重劑，文內並無少腹結痛，大便黑，小便利，發狂善忘，寒熱等證，恐藥重病輕，必有殘缺錯簡，讀者審之。

【永諸按】

婦人經水不順，時行時止，吳謙說「乃婦人恆有之病」，不是啦，是因為瘀血導致的，所以我們要把那些瘀血打通，打通就不會止而復行，因此吳謙說婦人恆有之病這是不對的。「不過活瘀導氣，調和衝任，足以愈之」，其實只要把那個瘀血去掉就好，用抵當湯來治療。「今日抵當湯主之，夫抵當湯重劑」，是針對久瘀血的，瘀血比較久的，吳謙說文中並沒有少腹結痛，大便黑，小便利，發狂譫忘，寒熱等證，他覺得說是藥重病輕，必有殘缺錯簡，讀者審之。其實最主要的是這邊有固定時間的腹痛，比如在三點到五點痛，那就是三點到五點痛，其它時間不會痛，這個告訴我們那邊有一個固定的東西堵在那邊，才會出現這種時腹痛。

【抵當湯方】

水蛭（熬，三十個），虵蟲（熬，去翅足，三十枚），桃仁（去皮尖，二十個），大黃（酒浸，三兩）。

上四味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永諸按】

抵當湯主要用水蛭，水蛭是用來去除那些比較久、比較深層的瘀血，桃仁是去除那些比較淺層的，剛開始的瘀血，虻蟲的目的是把這些瘀血趕到外面去，把這些比較深層的瘀血趕出身體外面，大黃是通利那邊的血流，其實吃這個，大部分這些血都會從下部那邊出去，有些是從陰部出去，有些是從大便出去，有些是從小便出。

【《桂林古本》】

【抵當湯方】

水蛭三十個（熬），虻蟲三十枚（去翅足），桃仁三十個，大黃三兩。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更服。

※婦人經水閉不利，臍堅癖不止，中有乾血，下白物，礬石丸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經水閉，臍堅癖，下白物不止，此中有乾血也。礬石丸主之。

【永諸譯】

婦人經血閉止，子宮堅硬有痞塊，排出白色的物體沒有停止，這是裏面有乾血，礬石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經水閉不利，臍堅癖不止，中有乾血，然後又下白物，礬石丸主之」，《桂林古本》是說婦人經水閉，經水已經閉了，沒有來月經，經水已經沒有了，天癸已經止了，但是臍堅癖，就是說子臍（子宮）那部分堅癖，癖就是那個氣血不走正道所產的病，堅是又硬又厚，她的子臍又硬又厚，而且癖就是還有一些停留的氣血，癖就是離開主要道路的一些血氣。

那下白物。白物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白帶，一直在流白帶。那這是因為有什麼？有乾血。這告訴我們她裏面有乾血。為什麼會有乾血？你看我們這邊臍堅癖，動脈血來的時候，血中之氣會從微血管滲出，結果這邊有乾血，所以靜脈的回流變差，那會造成一個滲液會變多。因為靜脈的血都乾，都堵了，所以會在微血管這邊造成滲液變多。那這是淋巴液嘛，那淋巴液就像白帶一樣，在那邊就滲出來了。那治療上呢？用礬石丸。這個礬石丸主要是來治療這個分泌很多的、稀的，因為是把它做成一個丸，然後放進陰部裏面，去吸收那些白帶。那其實真正的主要治療的呢，必須要治療乾血，因為條文告訴我們此中有乾血，所以要去治療這個乾血，把這乾血用通了以後，才會好，我們可以用大黃蠶蟲丸。那礬石丸只是治療這些症狀，就下白物不止，它是去除這邊的積液。所以說為什麼會臍堅癖呢？因為子臍浸水，水太多了。因為她有乾血，靜脈回流不好，滲液很多，導致她子宮的腫脹，因為要去濕，所以用礬石丸。那主要的病因我們礬石丸治療以後，把那些淋巴腫脹用好，氣開始可以通了以後。我們再來用一些攻瘀血的藥。因為她是乾血，我們再來用大黃蠶蟲丸來緩中補虛，治療乾血。

【注】

臟，陰內也。不止，不去也。經水閉而不通。瘀，宿血也。陰中堅塊不去，血乾凝也。下白物，化血成帶也。用礬石丸坐藥治之。此方治下白物，若從濕化者可也，恐未能攻堅癖乾血也。

【永諸按】

臟呢？這邊指的是子臟。那有乾血，經血閉而不通，已經停停經了。那白物就是那些滲液，滲出了一些淋巴液。因為那邊已經堵了，已經不能再脹了，所以滲液了。「臟堅癖不止」，就表示她子宮已經非常腫脹，那些氣已經灌了很多了，所以會影響到血的流通。

那這邊有一層很厚的淋巴堵到，那你若是用大黃，子宮這邊只會充血更大。之前那個是水跟血結在一起但是還沒形成那種臟堅癖，所以可以用大黃甘遂湯來治療。用甘遂去掉掉這裏的水，那大黃通這個瘀血，然後用阿膠來止血，修役這些破洞。那現在不是啊！現在這個子臟非常的厚，用攻瘀的來攻這邊，是打不開的，為什麼？因為這一層非常的厚，推不出去而且是充滿了全部還結成塊了，變白物。一般我們鼻涕剛開始是清的，因為身體有熱放久了就會變黃，所以像這個已經被身體燒乾成鼻屎了，不是那種清的。所以我們治療上一定要先把這個氣的部分先去掉，去掉以後自然我們再用攻瘀的藥就會好，所以礬石丸主要是用來治療臟堅癖。

那「下白物，化血成帶」那不是喔！她是因為乾血的關係，導致那些滲液。「礬石丸坐藥」，塞進去陰部那邊。因為水往低處流，這是我們的子宮、子宮頸，那既然這邊有積了一

些淋巴液，形成臟堅癖，我們可以把因勢利導，來往下導，因為水本來就往低處流，不一定要塞到子宮裏面，而且子宮裏面也塞不到，所以他是塞陰部，然後讓液體產生一個拉力，那個氣就往這邊通，然後就把他拉出來吸過來，那子臟這邊的氣也會被影響到，就可以把臟堅癖處理掉。

【集注】

尤怡曰「臟堅癖不止者，子臟乾血堅凝，成癖而不去也。乾血不去，則新血不榮，而經閉不利矣。由是蓄泄不時，胞宮素濕，所積之血，與濕化而成白物，時時自下，是宜先去其臟之濕。礬石燥濕水，杏仁潤乾血也」。

【永諸按】

尤怡說「臟堅癖不止者，子臟乾血堅凝」，不是子臟乾血，是因為她本身有一些瘀血，那些瘀血導致動脈血到那邊以後，只能從微血管那邊滲出很多液體，那這些液體使得子宮腫脹，子宮細胞間液變多，那而且還很久了，所以就變成白色的了，那「癖」的意思就是離群獨居的，就是這些血、這些氣沒有辦法在正常的管道流通，所以堆在那邊就叫做癖。那他說「乾血不去，則新血不榮」，不是這樣的，因為這個時候沒有辦法去治療這個乾血，主要是外面的臟堅癖的那個氣結非常嚴重，你用大黃是打不開的，所以一定要先把外面的那一層厚厚的癖把它去掉，而不是乾血不去，則新血不榮。「由是蓄泄不時，胞宮素濕，所積之血，與濕化而成白物」，這白物其實就是淋巴液，淋巴就像我們的鼻涕清清的，清清的久了以後，

被身體的熱燒了以後，就變成白塊的，就像蛋白，也就是蛋清加熱了以後就變成白塊的，再久一點會變黃。

我們要用礬石，礬石一定要煅燒去掉它的水，就變成礬粉，除濕力會更強。用杏仁，杏仁會刺激皮脂腺那邊的分泌，藉由這樣，把一些堵在宮裏面的臟堅癖去掉。把它煉成蜜，跟蜜合在一起變成一個丸。加蜜的目的是，因為皮脂腺的分泌也需要能量，所以用蜜提供那些能量。棗核大，放進去，納臟中，臟中其實是子臟，其實要塞到那裏面是蠻深的，其實我們只要塞在陰道近子宮頸處就可以了。這邊寫納臟中，臟就是子臟，納到子臟就必須把那個如棗核大的藥丸塞入子宮內。一般紅棗的棗核並不大，把這個棗核大的礬石丸從這個子宮頸口塞進去，這樣也可以，因為主要是在子宮的一些淋巴的結節，塞進去把水收乾，所以他這邊寫是納臟中，臟是子臟，其實我們放在陰部那邊也可以，藉用導引的方式把它引下來。

繼續我們來看，這是礬石丸的治療，乾血到最後還是得用抵當湯來去。為什麼先用礬石丸，是因為那邊那個太大了，因為他臟堅，我們之前有講過，堅就是又硬又厚，它如果是硬硬薄薄的那還好，那就攻掉就好了，用大黃，桃核承氣去攻乾血，或這是抵當湯攻乾血就可以了，這個不是，這個是很厚，所以它叫作堅，癖就是有一些氣堵在外面，氣血停留在外面的一些證就叫作癖，氣血不在通道裏面，而且積堵起來的，這種就叫作癖。

【礬石丸方】

礬石（燒，三分），杏仁（一分）。

上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如棗核大，五內中，劇者，再內之。

【永諸按】

我們要用礬石丸，那礬石一定要煨燒去掉它的水，就變成礬粉，除濕力會更強。用杏仁，杏仁會刺激皮脂腺那邊的分泌，藉由這樣，把一些堵在宮裏面的臟堅癖去掉。「煉蜜成」丸，跟蜜合在一起變成一個丸。加蜜的目的是，因為皮脂腺的分泌也需要能量，所以用蜜提供那些能量。棗核大，放進去，納臟中，臟中其實是子臟，其實要塞到那裏面是蠻深的，其實我們只要塞在陰道近子宮頸處就可以了。這邊寫納臟中，臟就是子臟，納到子臟就必須把那個如棗核大的藥丸塞入子宮內。一般紅棗的棗核並不大，把這個棗核大的礬石丸從這個子宮頸口塞進去，這樣也可以，因為主要是在子宮的一些淋巴的結節，塞進去把水收乾，所以他這邊寫是納臟中，臟是子臟，其實我們放在陰部那邊也可以，藉用導引的方式把它引下來。

這是礬石丸的治療，那子宮內的乾血到最後還是得用大黃蟪蟲丸來治療。為什麼先用礬石丸，是因為那邊臟堅癖太大了，我們之前有講過，堅就是又硬又厚，它如果是硬硬薄薄的那還好，那就攻掉就好了，用大黃蟪蟲丸去攻乾血，但這個不是，這個是很厚，所以它叫作堅，癖就是有一些氣堵在外面，氣血停留在外面的一些證就叫作癖，氣血不在通道裏面，而且積堵起來的，這種就叫作癖。

【《桂林古本》】

【礬石丸方】



礬石三分（燒），杏仁一分。

上二味，末之，煉蜜為丸，如棗核大，納臟中。劇者，再內之。

※婦人六十二種風，及腹中血氣刺痛，紅藍花酒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六十二種風證，腹中氣血如刺痛者，紅藍花酒主之。

【永諸譯】

婦人六十二種風證，腹中氣血如刺痛的，紅藍花酒主治之。

【永諸講解】

「婦人六十二種風證」，婦人有六十二種風證，「及腹中血氣刺痛」，還有肚子中間血氣刺痛，血氣導致的這種刺痛，其實像這種刺痛都屬於瘀，血的流通不好導致的。「紅藍花酒主之」，用紅藍花，紅花是用來走血的，藍花是用來去瘀的，所以紅藍花是可以去瘀、也可以行血，剛好可以治療這種腹中的氣血痛。用酒來通行氣，通行血中之氣，因為它是血氣導致的刺痛。《桂林古本》是寫說「婦人六十二種風。腹中氣血如刺者，紅藍花酒主之」，紅藍花這個要去看，它找不太到，其實可以去大陸看一看，那一種花有紅的、藍的，桔梗，我們知道桔梗的花，玄參科的花，外面是藍的，那是不是有紅的，就要去找。這個就是紅藍

花用酒來煎，紅藍花一兩，用酒一大升來煎，減半，頓服之，最主要是她痛，經期來的刺痛的時候，我們就直接煎給她喝。

【注】

六十二種風無可考。腹中血氣刺痛，用紅藍花酒通經行血，誠要方也。

【紅藍花酒方】

紅藍花（一兩）。

上一味，以酒一大升，煎減半，頓服一半，未去再服。

【《桂林古本》】

【紅藍花酒方】

紅藍花一兩。

上一味，以酒一斗，煎減半，去滓，分溫再服。

※婦人腹中諸疾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腹中諸病痛者，當歸芍藥散主之，小建中湯亦主之。

【永諸譯】

婦人腹中各種病痛的，當歸芍藥散主治之，小建中湯也主治之。

【永諸按】

「婦人腹中諸病痛，當歸芍藥散主之」，《桂林古本》是說「婦人腹中諸病痛者，當歸芍藥散主之，小建中湯亦主之」，這個有分，像這個腹中諸病痛，有些是因為脾胃的問題導致的，像脾胃部分氣血不利屬虛勞的，我們用小建中湯。那如果是屬於經行的關係，就是下焦血氣不通利所導致的這種痛，我們用當歸芍藥散，這兩種是不同的。

【注】

諸疾腹痛，謂婦人腹中諸種疾病也。既曰諸疾病，則寒、熱、虛、實、氣、食等邪，皆令腹痛，豈能以此一方概治諸疾病耶？當歸芍藥散主之，必是錯簡。

【永諸按】

吳謙說諸疾腹痛，是婦人腹中各種痛，他說有很多種，有寒、有熱、有虛、有實、有氣，有食，然後他說怎麼可以用一方來治諸疾病，那當歸芍藥散一定是錯簡。其實我們一般看到疾病，就是突然的痛。疾呢？下面是一個矢，就是被箭射到的，突然之間的痛，那這種突然之間的痛就是血的流通不好，靜脈的回流不好，所以這邊用當歸芍藥散。當歸芍藥散的芍藥

用很重，那小建中湯的芍藥也用很重，小建中湯是比較偏向腸胃那部分血流不好的，偏向於中焦，中焦部分的靜脈回流不好，我們用小建中湯，那當歸芍藥散比較偏向小腹，下焦的部分，氣血流通不好的痛，並不是像吳謙講說阿很多，不是哦，因為已經告訴你是諸疾病，疾是突然之間的痛，就叫疾痛。

【當歸芍藥散方】（見妊娠中）

【《桂林古本》】

【當歸芍藥散方】

當歸三兩，芍藥一斤，茯苓四兩，白朮四兩，澤瀉半斤，芎藭三兩。

上六味，杵為散，取方寸匙，溫酒和，日三服。

※婦人腹中痛，小建中湯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腹中諸病痛者，當歸芍藥散主之，小建中湯亦主之。

【永諸譯】

婦人腹中各種病痛的，當歸芍藥散主治之，小建中湯也主治之。

【永諸講解】

那這邊也是跟上面那一條一樣的，「婦人腹中痛，小建中湯主之」，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

【注】

若因木盛土衰，中虛急痛者，用此補虛緩中定痛可也。

【小建中湯方】（見虛勞中）

【《桂林古本》】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六兩，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劈），飴糖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納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問曰「婦人病，飲食如故，煩熱，不得臥，而反倚息者，何也」？師曰「此名轉胞，不得尿也。以胞繫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則愈，宜腎氣丸主之」。

【《桂林古本》】

同。

【永諸譯】

問曰「婦人病，飲食如平常，常常覺熱，不能躺反而是倚靠著休息的，這是為什麼」？師曰「這叫轉胞，不能小便。因為胞系全都彎曲，所以導致這種病。只要利小便就會好，腎氣丸主治之」。

【永諸講解】

「問曰婦人病，飲食如故，煩熱，不得臥，而反倚息者，何也？師曰此名轉胞，不得尿也。以胞繫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則愈，宜腎氣丸主之」。我們來看條文，婦人生了病，但是她的吃喝跟以前一樣，但是反而會出現煩熱，其實飲食如故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就是上焦跟中焦這個部分營衛之氣出去的是正常的，那流通是很順利的，所以他飲食沒有受到影響，但是反而出現了煩熱，煩呢就是火燒頭，有個熱往上燒，那沒辦法睡覺，因為火燒頭呢神經會很興奮，腦這邊有熱就會興奮，那就睡不著覺，不得臥，「煩熱，不得臥」，或者是沒辦法躺，不得臥就是想躺沒辦法躺，那「反倚息」，其實這個倚息呢？我們之前有講過啦，他沒辦法躺下去，他只能靠著，倚息就是靠著物品，息是指休息，為什麼會這樣呢？第一個我們有咳逆倚息，那是小青龍湯證。但是這個是飲食如故，中上焦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不是心下有水氣的小青龍湯證導致的倚息。那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那我們知道飲食如故，所以是心下焦有問題，所以是下焦所造成的。那老師就講了，這個叫轉胞，不得尿。那個轉胞就是說那個膀胱啦，其實胞是指膀胱，膀胱又叫胞脬（ㄉㄠˊ），古人叫胞脬。那子宮在《傷寒論》這邊叫子臟，因為藏著子嘛，子宮就是孕育小孩子的地方所以叫子臟。那轉胞就是說膀胱因為懷孕或是怎樣的關係導致胞轉，就是說子宮的關係或是膀胱本身的問題使得它轉。那什麼叫

做「轉」呢？平面的圓周的運動叫做「轉」，所以膀胱的轉使的輸尿管（胞繫）因旋轉而管徑變小，就不得尿。「胞繫」就是指輸尿管，因為繫著這個胞，就像我們綁鞋帶有沒有，兩個輸尿管。

條文說「以胞繫了戾也」，因為轉胞的關係，那個輸尿管也是被旋轉，所以有點打結，「了戾」就是有點打結，才會導致這樣的問題。然後他說這個只要利小便就可以了，幫助小便通利就可以了。就是說呢，我們加強這邊的力道，讓尿把這個堵的這個地方把它衝開。其那腎氣丸也是補腎這邊的氣啦，那為什麼胞會轉呢？因為這邊的氣不足，往下焦的氣不足，筋就有繃緊的感覺，所以導致這個胞轉，就像是膀胱轉筋的感覺，也可以這樣講，所以用腎氣丸來主治。

【注】

病不在胃，故飲食如故也。病在於胞，故不得尿也。陽氣不化，故煩熱也。水不得下行，故倚息不得臥也。名曰轉胞，以胞系乖戾不爽也，故致此病，但當利小便則愈。主之腎氣丸，以溫行下焦陽氣，陽氣化則尿出，諸病自解矣。胞者乃謂尿胞，非血胞也。

【永諸按】

「飲食如故」，就代表病不在中上焦，而是在下焦的問題，因為這邊有不得尿，想要尿，明明尿很多的但是尿不出來。因為有不得尿，牽涉到膀胱的問題，所以是下焦的問題。那個胞就是膀胱，膀胱叫胞。因為尿也是一個什麼？身體排熱管道，我們身體排熱的管道就是發汗、呼吸，就是出汗，呼吸，或者是大便、小便，那因為小便這邊的熱沒辦法清出去，而

熱的性本來就是往上衝的，所以這個熱會往上衝導致煩，熱代表不是直接的火源，如果是火，就是指他頭這邊直接冒火，比如說我們肝臟裏面點了一把火，那肝臟的這個叫肝火，就是他本身產生的火，那旁邊的呢比如說肝火造成什麼？肺熱，不是他本身的火而是這個火散出去的熱量到達這邊就叫做熱，所以呢這邊的煩是下焦火的熱衝上頭，這個熱並不是頭那邊的，剛才才講這個熱是從膀胱那邊來的。那倚息不得臥是因為她腎臟那邊躺著便不舒服，所以只能側坐著或站著會比較舒服一點，為什麼側坐著或站著會比較舒服，就看那邊的輸尿管被拉扯得比較嚴重。這是膀胱上面兩條是輸尿管，你如果站著的時候那個因為重力的關係，那個輸尿管的部分會比較鬆弛一些，就比較沒那麼痛，那如果躺著的時候，體位比較平，就會有拉扯的問題。因為膀胱再下來這邊就是尿道，膀胱是在比較下面，這邊有撐住；那腎在比較上面，所以剛剛坐著的時候，這個腎會比較往下掉一點，輸尿管就比較鬆弛、比較放鬆一點。所以如果有輸尿管結石的人，有時候坐著會比較舒服，躺著的話輸尿管會被拉長，那就更痛，那已經拘攣了你又把他拉長，所以只能「倚息」，沒辦法躺，原因是這樣。

那這個「轉胞，不得尿」，是因為胞系，就是那兩條輸尿管因為繃直的關係導致的。那我們來提供那邊的氣，為什麼呢？因為那邊出現煩熱，表示他那邊有熱，那熱多了，水就是少，所以我們從那邊補充她的腎氣，讓膀胱不要那麼緊繃，因為轉胞是那邊氣不足導致，所以用腎氣丸來治療他，主要是供給下焦的陽氣，然後使他恢復他的功能。那他這邊有講「胞者乃謂尿胞，非血胞也」，其實胞就是現代解剖學的膀胱，而不是子宮。子宮在《傷寒論》叫做「子藏」，不一樣。

【集注】



趙良曰「此方在虛勞中，治腰痛小便不利，小便拘急，此亦用之何也？蓋因腎虛用之也，用此補腎則氣化，氣化則水行而愈矣。然轉胞之病，豈盡由下焦腎虛，氣不化出致耶？或中焦脾虛，不能散精歸於胞，及上焦肺虛，不能下輸佈於胞，或胎重壓其胞，或忍尿入房，皆足成此病，必求其所因以治之也」。

【永諸按】

趙良說「此方在虛勞中」，這個虛勞是針對下焦的虛勞，那下焦的虛勞會導致腰痛，因為腰那邊的筋會繃緊。腰者，腎之腑。那腰筋的繃緊，就會痛，所以是腰痛還有小便不順、小便拘急，像這些都是因為下焦氣不足的關係，仲景就命名腎氣丸，來補下焦，還有整個腎，因為腎也在下焦嘛。那腎氣丸的治證還有另外一種，就是說水收不住，飲一溲一，下焦水收不住，這也是用腎氣丸。那照理來說，轉胞的病，難道是下焦腎虛氣不化導致氣不出導致的嗎？其實這一個條文已經有講了，因為飲食如故，所以不是中上焦的問題，是下焦的問題。因此趙良這邊寫「或中焦脾虛，不能散精歸於胞」，或「上焦肺虛，不能下輸佈於胞」，「或胎重壓其胞，或忍尿入房」，都可以成這個病，必求其因以治也，那主要這一個條文是因為下面的問題，並不是因為中焦脾虛，什麼不能散精於胞，養份供給的不足，也不是上焦肺虛不能下輸於胞的這一種。那其實我們之前都有學過啦，整個後天氣血的來源是從脾胃那邊開始出去的，所以虛勞主要是從中焦脾虛，那上焦的肺虛也是中焦脾虛所造成的。那一胎重壓其胞，因為這邊只有講婦人，沒有講說懷孕，所以這個轉胞的部分只是告訴我們說膀胱因為那個氣的不足，津虧導致的痙攣，造成這種轉胞，其實我們腸子也會轉，那有時後轉了就會變成什麼？腸梗塞啊，就打結了啦，所以任何一個臟器也會轉。那個轉胞引起什麼？引起那

個輸尿管那邊氣的通行不利，那我們主要就是讓那邊有足夠的氣，讓它不要痙攣，就像我們抽筋一下，我們給它足夠的氣血它就不痙攣了，那不痙攣膀胱就回去正常的位置了，輸尿管也回復正常，小便也就通了，所以整個治療方式是以這樣為主。

【腎氣丸方】

乾地黃（八兩），薯蕷（四兩），山茱萸（四兩），澤瀉（三兩），茯苓（三兩），牡丹皮（三兩），桂枝、附子（炮，各一兩）。

上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

【永諸按】

腎氣丸的部分，我們用乾地黃，地黃最主要用來補血用的，因為含的鐵質很高。薯蕷用是拿來補脾的，薯蕷你看它黏液質很多，所以它是補脾的，脾的津液的。那後代的溫病家葉天士就拿它來補脾陰的，那實際上薯蕷因為它的黏液是比較膠黏的黏液，一般像這種比較黏稠的黏液，那就跟什麼比較有關係？跟腎有關係，所以它也是用來補腎氣，像稠稠黏黏的，就像精，那一「腎藏精」。精就是米穀最精華的部分，就是濃縮的部分，如果像水的話，就是補什麼？補氣，像人參那樣，讓它不黏稠，放在水裏面它甘味會出來，這一種它是補氣，那薯蕷是稠稠的有點像勾芡這樣的，這種就是補精，因此有些《傷寒論》板本有無比山藥丸，這是後代用進去的，它用來補虛勞的。那山茱萸本身是果實，那果實當然也是入腎，那本身是有點酸，那酸就有收氣的作用，就是避免它外洩，所以我們吃了它就避免腎氣外洩，減少小便的量，因此腎氣丸用山茱萸來收，收這個腎氣，不要讓腎氣泄過度。

腎氣丸的作用，裏面的地黃色黑入腎，補腎的血，薯蕷皮黃肉白入脾肺，肺為腎之母（金生水），但是它的汁液是黏滑的，是可以用來補精的。那山茱萸本身就來收腎氣的，因為它是一個果實，可以入腎，像果實類的都是入腎，然後就可以來收澀他的精。澤瀉跟茯苓合起來就是茯苓加強絲球體的過濾，過濾以後排出廢棄物，然後在腎小管那邊，因為水的過多，所以用澤瀉幫忙水的再吸收，澤瀉的目的在腎小管這邊，促進腎小管的再吸收。那牡丹皮呢？牡丹皮就是那邊如果有血有些瘀住，因為它的色是丹，丹就是黯紅色，瘀血的顏色，那主要是在通行這些氣血。因為這些藥都帶到腎裏面，那腎周邊表皮的一些血管，有瘀阻的，那我們用牡丹皮，牡丹皮主要用在下焦，我們看到很多婦科的一些方都會用到牡丹皮，甚至呢，那個腸癰瘀血的部分，像大黃牡丹皮湯也是用到牡丹皮。那桂枝是用來擴張動脈管，因為這整個藥都是往腎那邊走去的，所以桂枝就擴張腎那邊動脈管，那腎得到的血也比較多。附子就補腎陽的，陽包含了熱，有熱才能輸送才能動，換句話說，有陽才有動力，因此再加附子來補它腎的陽、腎的熱。正常人是心腎相交的，像腎氣丸的桂枝通血脈，那隨著這邊一堆的腎藥往腎走，更何況茯苓在絲球體幫助血中之氣的氣化成尿，整個血流是從心往腎是比較多的，相對其它區域是比較多的，那既然有一個力道往下，那腎這邊就要把水往上送，所以這邊加附子，因為要往上呈需要一個熱量，所以就是加炮附子，使腎吸收的水往上承，這樣就形成一個上下循環，也叫做水火既濟的，水火就是一個既濟卦，陽位中有水，陰位中有火，彼此兩個是交流循環的，就像一個太極，那這樣就叫正常。

那這邊寫，上八味，把它用成粉末，然後跟蜜煉在一起，做成一個丸，那像梧子大。那梧子大概多大？大家可以上網去看找尋圖片，你就知道大概多小。那一般是用酒加十五丸，那白天吃兩次。如果完全都沒有感覺呢，那就一個白天吃到二十五丸。

【《桂林古本》】

【腎氣丸方】

地黃八兩，薯蕷四兩，山茱萸四兩，澤瀉三兩，牡丹皮三兩，茯苓三兩，桂枝一兩，附子一枚（炮）。

上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桐子大，溫酒下十五丸，日再服，不知，漸增至二十五丸。

【集解】

李彥曰「方名腎氣丸者，氣屬陽，補腎中真陽之氣也。內具六味丸，壯腎水以滋小便之源，附、桂益命門火，以化膀胱之氣，則熏蒸津液，水道以通，而小便自利。此所以不用五苓散，而用腎氣丸也」。

【永諸按】

李彥說方名腎氣丸，就是來補腎之氣的。所以他說腎氣丸補腎中真陽之氣。那裏面有六味地黃丸的影子。那「壯腎水以滋小便之源」，那用「桂附益命門火」，桂附不是益命門火，主要是用附子來益命門火，命門火就是腎的火，那桂枝只是通脈。那其他那些藥呢？剛好使得整個氣血往腎那邊走。最主要的是靠茯苓，因為茯苓利水。那就像我們人體的氣呢，像一個這麼大的氣球，在表面開了一個洞，所有的氣就會往這邊跑過來，道理是一樣的。那主要是因為腎氣的不足，所以我們用腎氣丸來幫助他。不像五苓散，五苓散只是小便不利，並沒有

腎氣不足的問題，所以兩個不一樣。小便不通利，我們用五苓散，飲一溲一，喝一杯水尿一杯水，這個就腎氣收不住，還有消渴的問題，所以飲一溲一的、小便過利的，收不住的，我們就用腎氣丸，小便排得不順的，用五苓散，小便過利的用腎氣丸。

※婦人陰寒，溫中坐藥，蛇床子散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陰寒，蛇床子散主之。

【永諸譯】

婦人陰部寒冷，蛇床子散主治之。

【永諸講解】

婦人陰寒，陰就是就是陰的部分，那邊是比較冷的，那邊的陰寒可能都是指下腹部屬於胞宮這個部分。「溫中坐藥」，它說用坐藥來溫它的中，坐藥就是塞劑，他說溫中坐藥，蛇床子散主之。古代就有這種塞劑，蛇床子散可以裏面散寒，因為是名中有蛇，所以可以驅風，為什麼叫蛇床子？因為在蛇床子所長的地方，常常有很多蛇在那邊休息，所以名為蛇床子，因為它可以祛風，就表示這個不怕蛇，而且蛇也喜歡在那邊，你看蛇皮多鱗，像鱗片樣的皮膚，如同肌膚甲錯一樣，都是燥所產生的，因此蛇皮拿來治療這類的皮膚病。那蛇在我們中醫來講它是屬風，而蛇又會蛻皮，我們就把蛇皮當作驅風藥。像我們看蟬可以蛻皮，所以蟬

可以驅風，那個蝦還有螃蟹也可以退殼，所以它也是風藥，可以用來治療一些皮膚的問題。像你吃蝦蟹的肉，常會導致皮膚的起疹，那像我們要治皮膚過敏，可以用什麼？可以用它的皮，蛻殼的皮，螃蟹有蛻殼，那叫做蟹蛻，我們可以講蟹殼、蟹蛻，或者是蝦蛻這類的可以來治療吃到蝦蟹所引起的皮膚過敏，只要蛻皮的都有這個功能。

【注】

陰寒，前陰寒也，治以溫中坐藥。蛇床子，性溫熱能壯陽，故納之以助陽驅陰也。

【永諸按】

吳謙說陰寒是女子陰道部的寒，治以溫中坐藥。像蛇床子是溫的，能驅風，而在這裏是溫熱壯陽，所以納之以助陽驅陰。

【集注】

沈明宗曰「此治陰掣痛，少腹惡寒之方也。胞門陽虛受寒，現證不一，非惟少腹惡寒之一證也。但寒從陰戶所受，不從表出，當溫其受邪之處，則病得愈，故以蛇床子一味，大熱溫助其陽，納入陰中，俾子宮得暖，邪去而病自愈矣」。

【永諸按】

沈明宗說這個是治療陰部的掣痛，少腹惡寒的方，胞門的陽虛受寒表現的症狀不一定，並不是只有少腹惡寒之一證，它是「寒從陰戶所受，不從表出，當溫其受邪之處」，就讓那

邊血液循環變好，她就比較不會那邊冷，也比較不會痛，這是屬於外用的，那病就會好。因此只用單一味蛇床子。蛇床子是一個熱藥，用來壯陽的，壯陰部的陽，祛陰部的風，納入陰中，子宮就暖了，邪去病就癒，寒去病就好。

【蛇床子散方】

蛇床子仁。

上一味末，以白粉少許，和合相得，如棗大，綿裹內之，自然溫。

【永諸按】

蛇床子的蛇床子用到一兩，把它磨成末。「上一味末，以白粉少許」，白粉就是什麼？白粉就是米粉，米磨成的粉叫白粉。「和合相得」，把它混合一起，看不出來誰是誰了。混合以後呢？把它做成像什麼？像棗，棗子那麼大。古代棗子不大，像現在雞心棗那小小的而已。那把它做成這樣一塊，然後用棉，棉花把它包起來，就包成一顆，然後就把它塞到陰道內，那陰道那邊自然就溫起來，所以我們可以做一些陰中坐藥，找棉花或者是紗布，然後裏面裝了蛇床子散。「和合相得」，就是依彼此的比例，均勻混合在一起，因為要「和」，和呢？一定是照出資的比例來分紅，這樣才能和嘛！邊「和合相得」是讓它們均勻混和。

【《桂林古本》】

【蛇床子散方】

蛇床子一兩。

上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許，和合相得，如棗大，綿裹內陰中，自溫。

※少陰脈滑而數者，陰中即生瘡，陰中蝕瘡爛者，野狼牙湯洗之。

【《桂林古本》】

少陰脈滑而數者，陰中瘡也。蝕爛者，狼牙湯主之。

【永諸譯】

少陰脈滑而數的，陰內生瘡也。侵蝕糜爛的，狼牙湯主治之。

【永諸講解】

「少陰脈」，指的是足少陰，足少陰腎的那個脈，它那邊滑而數，因為少陰的脈是屬於陰中之陰，跌陽在上面為陰中之陽，那少陰在後面所以是陰中之陰。那少陰脈滑而數就表示下面這邊很熱，因為滑，所以往下的氣血是很旺盛的。那寸口脈是代表是什麼？陽中之陰，人迎脈是陽中之陽，因為頭的上是人迎脈，又手是往下的，所以寸口脈是陽中之陰，那人迎脈是陽中之陽，同樣的跌陽脈是陰中之陽，那少陰脈是陰中之陰。那少陰脈滑而數表示整個氣血往下是佔優勢的，整個血是往下走，而且又數，先滑表示氣血很多，後來變成數呢？是因為產生熱了，血產生熱，那熱的話呢，就會產生瘡，所以就講「陰中即生瘡」，因為整個氣血都充滿在陰這個部分，又少陰脈是陰中之陰嘛，如果是腳呢，就陰中之陽，那陰中這



邊呢，就陰中之陰，所以我們也可以判斷說若跌陽脈滑而數的話，那我們可以發現他的腳可能會有生瘡，或者是表皮的肚皮生瘡，那因為這是少陰脈，是陰中之陰，那陰中之陰就在肚子這邊，在深層的位置。「陰中瘡」，那陰中生了瘡，這是怎麼樣？因為熱的關係，少陰脈是滑而數，氣血旺盛。既然生瘡，瘡有時候是濕熱，那而且還告訴我們「陰中蝕爛」，就滲液太多了。液體滲太多、爛掉了，然後又發炎，那用什麼？用狼牙湯洗之，那《桂林古本》是說用狼牙湯，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狼牙湯是治療什麼？治療陰中的濕熱的，那如果沒有狼牙湯呢？因為我們現在不知道狼牙湯長怎樣，我們可以用狐惑病的苦參湯，來治療，如果沒有狼牙湯的話就用苦參湯，或者是苦參湯加一些三黃，黃芩、黃連、黃柏，那如果不行再加白頭翁湯也是可以的，白頭翁湯也是治療下部的一些濕熱，只不過它的位置是偏向腸子的部分，那狼牙湯呢是偏向子宮的部分，兩個部份比較不一樣。那狼牙湯呢在治療這個會比那個苦參湯好，那狼牙湯我們不曉得，不曉得我們就用苦參湯或是白頭翁湯來治療也可以。

【注】

陰中，即前陰也。生瘡蝕爛，乃濕熱不潔而生也。用野狼牙湯洗之，以除濕熱殺也。野狼牙非野狼之牙，乃野狼牙草也，如不得，以野狼毒代之亦可。其瘡深，洗不可及，則用後法也。

【永諸按】

那陰中呢？就是前陰，就是胞宮的部分。那「生瘡蝕爛」，主要是因為少陰脈滑而數的關係，那用狼牙湯來洗它，主要是用那些來清濕熱，因為有蝕瘡，有時候會覺得它有生蟲，

所以用狼牙，也用來順便殺蟲。那吳謙說「野狼牙非野狼之牙，乃野狼牙草也」，是外面的狼牙草，那為什麼叫狼牙草呢？因為它的根就像狼的牙，一般草的根，是下面都鬚鬚的，不管你看禾本科的草，它下面都是鬚根，那狼牙草比較不一樣，狼牙草它的根上仰，有點感覺像蔥蒜，石蒜科那一類的，所以我們應該可以去看看，因為石蒜科呢它看來像百合的那個樣子，那這種就是細細的草，那它結球莖在下面，那它這個是尖狀的球莖，尖狀的莖，比較偏向蒜頭、蔥那一類的。

【集注】

李彭曰「少陰屬腎。陰中，腎之竅也。《內經》曰『滑者陰氣有餘』。又云『數則為熱』，故陰中生瘡蝕爛，皆濕熱所致。野狼牙味苦性寒，寒能勝熱，苦能殺蟲，故主洗之」。

【永諸按】

李彭說少陰是屬於腎，它是屬於陰中之陰，因為它是陰中之陰，脈滑而數，所以它是整個血熱都跑到腎那邊，陰部的部分。這邊講《內經》說「滑者陰氣有餘」，其實滑的意思在仲景前面平脈法已經有講了，就是氣血俱盛。那數就是什麼？血熱，告訴我們它血已經熱起來了，像脈洪是氣的熱，脈數是血的熱，所以摸到數脈呢，我們都必須知道他血很熱。那血很熱有些是因為血液中的水太少所導致的熱，所以我們就要去補他的水。因為摸下去脈並沒有虛虛空空的，沒有卡卡的，反而是滑，有滑的那就是氣血俱盛，痰濕很多，所以是濕熱所造成的瘀堵，導致血的流動不順暢，所以我們可以行氣或祛痰，然後去瘀血，去使這些熱象、數象減低變不見。

【野狼牙湯方】

野狼牙（四兩）。

上一味，以水四升，煮取半升，以綿纏筋如繭，浸湯瀝陰中，日四遍。

【永諸按】

那這邊講陰中生瘡蝕爛都是因濕熱所導致的，而狼牙草味苦性寒，寒能勝熱，苦能殺蟲、殺蟲，苦也能燥濕啦，所以都能主治它。那因為狼牙在所有的方裏面，它對陰中的這個是比較好的，所以仲景就選狼牙草，其實我們還可以用什麼？苦參啦，在前面的苦參也是可以。他說上面一味，用水四升，就四碗水煮成半碗，然後把綿花纏著箸，這個箸不是筋啦，纏著箸，就纏著什麼？纏著筷子，把它纏起來，纏起來像一個繭一樣，把它浸了狼牙湯以後，因為這是綿嘛，所以它吸水腫大，然後瀝陰中，這是把那邊擦一擦拉。瀝呢？就是把水均勻的分布，其實就把裏面擦一擦，那一天呢四遍，是這樣子的。

【《桂林古本》】

【狼牙湯方】

狼牙三兩。

上一味，以水四升，煮取半升，去滓，以綿纏箸如繭大，浸湯瀝陰中，洗之，日四遍。

※胃氣下泄，陰吹而正喧，此穀氣之實也，膏髮煎導之。

【《桂林古本》】

胃氣下泄，陰吹而喧，如失氣者，此穀道實也。豬膏髮煎主之。

【永諸譯】

胃氣往下泄，陰部吹氣而聲音大，好像排氣的，這是穀道充實。豬膏髮煎主治之。

【永諸講解】

「胃氣下陷」，胃本身的一些淋巴液（氣）往下陷。那「陰吹」，陰部就好像在吹氣，因為整個氣往下陷的關係。為什麼胃氣會下陷呢？因為這邊陰吹，氣往下從陰部這邊出來，導致胃氣下陷。那「正喧」，聲音蠻大的都聽得到聲音。那條文說這個是「穀氣實」，用豬膏髮煎來導它。為什麼會陰吹正喧呢？因為直腸跟陰部這邊產生了一個瘻管，所以當這個胃的食物往下推的時候，正常的人就一直排氣，而有陰道直腸瘻管的人，這些氣就從陰道這邊出來，會有那種聲音。那瘻管的造成有時候都是因為什麼？發炎後的津虧導致的，發炎以後，表層乾裂，就形成了一個孔道，也就是瘻管。

條文告訴我們穀道實，就是吃的東西，隨著消化道往下推，造成一些氣從陰部這邊出來。那用豬膏，豬膏就是豬油啦，就是豬板油，那吃這個來滋潤皮層，因為豬屬水畜，屬腎，所以對深層的、陰部的氣有幫助。那豬膏又是在皮下，所以它可以治療表皮下津液不足的些黃，

用這個來這邊補津氣，因為有氣才能長，有氣才能滋潤。那亂髮，就是因為這邊會有一些瘀血，因為痔瘻，就是說有一些痔瘡跟瘻管，我們常講痔瘻，就是因為靜脈曲張，然後跟這個內壁相連，而產生一些瘻管，痔瘡破掉了以後形成瘻管，我們用亂髮來通他的瘀血，所以主要的是用「豬膏髮煎」來治療。

【按】

「膏髮煎導之」之五字，當是衍文。「此穀氣之實也」之下，當有「長服訶梨勒丸」之六字，後陰下氣，謂之氣利，用訶梨勒散；前陰下氣，謂之陰吹，用訶梨勒丸。文義始屬，藥病亦對。蓋訶梨勒丸，以訶梨勒固下氣之虛，以濃朴、陳皮平穀氣之實，亦相允合。方錯簡在《雜療篇》內。下小兒疳蟲蝕齒一方，殺蟲解毒，或另有小兒門，或列在雜方內，今於婦人雜病之末，亦錯簡也。

【永諸按】

吳謙說「『豬膏髮煎導之』之五字，當是衍文」，這不太對，因為這條文是很有道理，是可以的。那「穀氣實」是指說因為你吃飽飯，穀的氣正旺盛，吃飽飯以後，我們腸胃道消化食物，往小腸、大腸推，那往下推，因為我們腸子裏面有空氣，又因為有瘻管的關係，就是陰道跟大腸產生了瘻管，你看陰道的位置和大腸，兩個是不是很近，那這邊如果長了痔瘡，有時候就形成一個瘻管，那西醫治瘻管大部分是開刀，那中醫用掛線，就是從瘻管的出口這邊掛線，瘻管有兩個開口的，這叫做雙瘻管，雙瘻管就可以從一邊穿線過去，從另外一邊穿出來，然後就綁線，那每天就浸藥，換線，一邊進藥另一邊抽出來，進的線就拉到另外一邊，

繼續敷藥，那這個藥是幫助這邊瘻管的傷口復合、收縮，讓它長起來密合起來的。那新的線先浸藥，然後綁上之前的線，換新的時候，鬆開結然後綁線，再綁個結接一條線，然後浸水再拉過來，再一直換，這叫做掛線。那如果是單瘻的，就是只有一個開口的，屬於閉口式的，這就是單瘻，治療上也是掛線，那要掛線之前要把單口變成雙個口，所以單瘻比較麻煩，單瘻要幫他找另外一條出路，線穿進去，從另一邊用一個出口拉出來，一樣照原本雙瘻掛線是一樣的，單瘻的處理方式比雙瘻來得麻煩一點，因為還要幫他再用一個開口，單瘻的盲口也要把他打開。

那穀氣實和訶梨勒丸的氣利是不一樣。氣利是一直放屁，是後陰下氣，但這是前陰出氣，不一樣。後陰就是肛門，前陰是陰道。所以後陰的下氣叫氣利，我們用訶梨勒散，那訶梨勒是酸澀的，它是收澀的劑，可以抑制腸胃的過度蠕動，腸胃蠕動太快，那個排氣會比較頻繁，那前陰的下氣叫陰吹，陰吹當然不是用訶梨勒丸，它是用豬膏髮煎。

【注】

腎虛不固，則氣下泄。陰吹而正喧，謂前陰出氣有聲也。此穀氣之實，謂胃氣實而腎氣虛也。以訶梨勒丸，固下氣而瀉穀氣也。

【永諸按】

「腎虛不固則氣下陷」，這不是啦，這是告訴我們古代也有瘻，而陰吹的瘻是屬於女孩子的，是婦女的直腸跟陰道的瘻管，由於靜脈曲張導致的。「陰吹而正喧」，因出氣有聲，

因為喧是喧嘩，嘴巴講出來，我們要宣讀，宣讀就是大聲的把它讀出來，所以它聲音是蠻清楚的。

【膏髮煎方】（見黃膽中）

【永諸按】

豬膏髮煎在黃疸那邊就有了，這個黃疸是屬於氣虛的黃膽，所謂的「諸黃，豬膏髮煎主之」，豬膏就是豬油，就是把豬板來煎一煎，煎出油。那亂髮，就把那個頭髮剃掉就有了。

【《桂林古本》】

【豬膏髮煎方】

豬膏半斤，亂髮三枚（如鷄子大）。

上二味，和膏煎之，髮消藥成，分再服。

【小兒疳蟲蝕齒方】

雄黃、葶藶。

上二味，未之，取臘月豬脂熔，以槐枝綿裹頭，四五枚，點藥烙之。

【永諸按】

小兒疳蟲蝕齒方，是用雄黃跟葶藶子，那雄黃是外用藥，是比較有毒的，那葶藶是用來治療肺脹，下氣用的。那這個用疳蟲蝕齒，因為條文覺得一般蝕齒常在吃甜食的人上，所以認為有喜歡食甘的蟲所造成的，其實也沒錯，齲齒是牙菌造成的。像現在我們講的齲齒，是因為吃了太多甜的，又沒刷牙，那細菌把糖類代謝氧化酸，這酸腐蝕牙齒所造成的。那主要用雄黃來殺菌，用雄黃來殺菌，那葶藶來去掉這些熱，那補氣的用什麼呢？用豬油。然後用棉裹槐枝頭，準備四五枚，點這個藥呢，其實就浸那些藥，然後去擦他，擦牙齒。



\*退五臟虛熱。

【四時加減柴胡飲子方】

冬三月，加柴胡（八分）白朮（八分）陳皮（五分）大腹檳榔（並皮子者四枚）生薑（五分）桔梗（七分）。

春三月，加枳實，減白朮（共六味）。

夏三月，加生薑（三分）枳實（五分）甘草（三分，共八味）。

秋三月，加陳皮（三分，共六味）。

上各咀，分為三帖，一帖以水三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如四體壅，添甘草少許，每帖分作三小帖，每小帖以水一升，煮取七合，溫服，再合滓為一服，重煮，都成四服（疑非仲景方。）

【永諸講解】

我們開始來看四時加減柴胡飲子雜療方的部份，那四時加減柴胡飲子方呢，那「冬三月，加」這個部份應該是多餘的，因為照理來講我們一般會把春夏秋冬那個照順序來，它不會這邊就「冬三月加」。那可見冬三月應該是在這後面，那加什麼呢？不是很清楚。那四時加減

柴胡飲子方呢？就是「冬三月加」的後面藥的部分，所以是柴胡（八分）白朮（八分）陳皮（五分）大腹檳榔（並皮子者四枚）生薑（五分）桔梗（七分），然後可以退五臟的虛熱，那以這個方來看的話，是專門是在走氣的藥，除了白朮健脾胃以外，其它的這些大概都是氣藥。生薑幫助什麼？胃氣的疏散到外面，桔梗呢？通胸中之氣，胸的氣如果堵住造成肺癰的，用桔梗甘草湯。那陳皮呢？陳皮也是理氣的，陳皮是通皮絡之氣。你看我們橘子皮，上面不是很多的絡嘛，所以陳皮是在通皮絡。那大腹皮呢？是來通腸氣的，治大腹脹。柴胡呢？是用來疏通三焦之氣的。

整體看來，白朮幫助脾胃的運化吸收，把這些養分，移到淋巴、胸管的部份。利用生薑跟柴胡，通利胃氣，通利三焦，那通利三焦它會經過那邊？第一個是胸中的部份，那胸中如果氣有堵，我們知道淋巴先到心再到肺再到表。所以在胸中的部份用什麼？用桔梗。那走表的時候，要通表皮的氣，其實生薑已經發散胃氣至外了，那要再加一個什麼？陳皮。還記不記得我們有一個方叫橘枳生薑湯，它是一胸中氣塞，短氣的，是屬表面氣流通不好，導致胸中的氣塞。那柴胡來疏通三焦這邊的氣。那大腹皮是疏通腸氣的，大畢竟它是果實，果實的性是往下掉的。像檳榔長在高位，它的性是往下的，所以它主要是針對什麼？腸子的氣。因為我們的氣呢從什麼？從中焦開始，中焦開始向上，那上了以後呢，要疏通下面這些熱，所以就大腹皮來通下焦的氣的。

這邊講如果是春天三月，他說要加枳實，就變成陳皮跟枳實都有了。枳實可以通胸中之氣，也可以通腸胃道的氣，所以就加了枳實。那減去白朮，那為什麼要減去白朮呢，因為腸胃的氣堵悶了，所以不加白朮的壅氣，而加枳實的利氣。那夏三月呢？因為升發已經很夠

了，而竟然還要再加生薑、枳實、甘草，所以是蠻奇怪的。那秋三月加陳皮，疏通皮絡這個還可以，所以秋加陳皮是對的，因為皮對應著肺，肺主皮毛。所以它幫助表皮氣的流通。

以上各咬咀，這邊少了一個咬，那把它分成三帖，一帖以水三升，煮成二升，把它分成三次服。那時間大概是多長呢？就是大概一個人走了四五里路的时间，穀梁傳曰「古者，三百步為里」，以一步約六十至七十公分算，一里大約是現在的二公里，所以四五里大約現在八至十公里，路程大約二小時，也就是一刻，那就進一服。

那如果四肢外體有點壅滯，就是氣走得太快了，所以這邊應該講四肢會比較好，氣往外走太快了，所以我們要緩它，所以再加一些甘草，把一帖的藥量用少一點，讓那個氣不要走那麼快，所以每帖用小帖，一升煮取七合。那這個看起來就不像仲景的方，為什麼？因為我們講的是一劑或一服，在《傷寒論》裏面沒有這個帖字，所以知道這不是仲景的，但是呢我們可以從這邊可以來了解這些藥物，知道柴胡是疏通三焦之氣，陳皮是疏通體表之氣，那大腹皮是疏通下焦的腸氣。那生薑是疏通胃氣，那桔梗是通胸中之氣，所以我們在《肺痿肺癰篇》裏面有桔梗甘草湯，主要就是靠桔梗的作用，那又因為怕它呢這個劑量太大了，疏通的氣太快，反而覺得四肢很腫脹的，那我們就把劑量用少一點。

【按】

此方證不屬，不釋。

【長服訶黎勒丸方】

訶黎勒、陳皮、濃朴（各三兩）。

上三味，末之，煉蜜丸，如桐子大，酒飲服二十九，加至三十九。

【永諸講解】

我們來看長服訶黎勒丸，就是說這個丸是可以長久服的，叫長服訶黎勒丸。那它用的藥是訶黎勒、陳皮、厚朴，那上三味把它用成末，煉成丸，像桐子大，那酒飲服二十九，可以加至三十九。那這邊比較奇怪就是說它沒有接一些證治，就是說我是怎樣才可以長服訶黎勒丸，沒有，但是我們可以從這個方呢來推一下原由。

【按】

此方當在前篇「穀氣之實也」之下。

【永諸按】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吳謙的按的部分，吳謙說這個方應該在前篇穀氣之實也，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其實這個主要針對大腸啦，厚朴是把腸胃道的血管擴張，促進腸胃道的泌液，那陳皮是走體表，所以是疏通表皮的氣，那大腸跟肺是相表裏的，所以它也能幫助大腸外壁氣的疏通。那訶黎勒就是訶子，一般是用來收澀止瀉，就是說怕腸液分泌太過，所以用收澀的訶子來預防，就是維持腸道，有供給腸道的液體，但是又不會泌液過度，導致身體的虛，

因為你分泌過度的話，就像我們人，汗如果出太多的話，汗為心之液嘛，身體也會虛，所以這個方是偏向潤大腸，幫助枯澀的無力的腸胃道，這個就是訶黎勒丸目的。

【三物備急丸方】

大黃（一兩），乾薑（一兩），巴豆（去皮心，熬，外研如脂，一兩）。

上藥各須精新，先搗大黃、乾薑為末，研巴豆內中，合治一千杵，用為散，蜜和丸，亦加密器中貯之，莫令泄氣。主心腹諸卒暴百病，若中惡客忤，心腹脹滿，卒痛如錐刺，氣急口噤，停屍卒死者，以暖水苦酒服大豆許三四丸，或不下，捧頭起，灌令下嚥，須臾當差；如未差，更與三丸，當腹中鳴，即吐下，便差；若口噤，亦須折齒灌之。

【永諸講解】

這邊還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叫做三物備急丸，用的是大黃乾薑巴豆。那巴豆呢？我們知道是用來去三焦腸胃寒痰的，那乾薑呢？補脾陽。那大黃呢？就是增進腸胃道的血流，使腸胃道充血的。這樣我們大概就知道這是屬於一個熱藥，那熱藥是作用在那邊呢，作用在腸胃道比較寒濕的便秘，所以我們用這個藥「三物備急丸」。那在《傷寒論》裏有大黃乾薑附子湯，是用在單純寒性便秘。如果用大黃乾薑附子湯覺得效果不是那麼好的話，可以加強用巴豆，巴豆通實的力道更強。

三物備急丸內大黃、乾薑、巴豆，那先搗大黃、乾薑把它做成末，然後再把巴豆放進去，然後合治，槌了一千下，做成散，然後再用蜜把它和成丸。加密器貯之，因為怕發霉，我們

在做蜜丸之前，要煉蜜，當蜜內糖的濃度百分之八十，就有防腐的作用，所以煉蜜的目的是可以防腐。那怎樣才能判斷到達這濃度，就是當煉蜜成珠，滴水成珠的時候，這個部分是剛好的。然後說「莫令泄氣」，是怕外面的空氣中的水氣進去，使糖的濃度降低，導致發黴和變壞。

那三物備急丸主要是用來治療心腹的「卒暴百病」，突然間發生的大部分都是什麼？傷寒，因為冷到，心腹突然被冷到了，然後腸道的不通，我們直接把它攻下，從腸道那邊把氣通下，所以這邊也講如果是「中惡」，「中惡」是怎樣？被嚇到或者是遇到鬼，我們中醫有在講這個，西醫沒有講到這個。因為嚇到，血管收縮，血流不好，這也是廣義傷寒的一種，那導致心腹的脹滿，突然間的疼痛，這都是傷到寒。「如錐刺」，錐刺就是告訴你什麼？它那邊的血都瘀住了，像錐在刺而且「氣急，口噤」，因為氣血下不去，然後氣很急很短，也就是氣下不至肝腎，馬上出來，因為胃腸道的不通。那一「停屍猝死者」，這邊是用暖水苦酒服大豆許三四丸，就是用暖水還有苦酒來煮，那用大小像大豆那麼大的備急丸三四個丸，大豆就是黃豆，如果吞不下，就是他吃不下去的，就把頭捧起來用灌的，就是像我們那個口對口人工呼吸，把下巴抬起來，食道氣道就比較通，然後灌，使他下嚥。

那一「須臾」呢？大概就是二十八分鐘，其實經絡循行的時間也是這樣子，因為氣血剛好周行一周，只要堵到的地方、不通的地方，吃下去通行氣血一周，就把所有的瘀堵去掉就會好。像五十營，循行一周剛好是二十八點八分鐘，所以吃下去氣血通行一周，應當會好，「當瘥」，那如果沒有好，表示這個經絡的邪還沒還沒有去完，那再「更與三丸」，「更與」就要更堅定，因為我們這個藥本來就應該有它的作用，如果沒有反應，就要加重劑量，那應當

就會什麼？肚子就會叫，然後就會吐下，因為吐是堵在胃，胃那邊不通的話，就是幽門的緊閉，它就會吐，那下的話大部分食物是已經在腸子了，所以如果堵在胃以及在腸子那邊冷，就會出現吐下，如果單在胃就只有吐，如果是在胃以下的，過了幽門，那就會下利，那吐下完後，病就會好。

那如果口噤，就是嘴巴咬牙咬的緊緊的，那因為要救命嘛，所以必需要把牙齒用斷，然後去灌，那折齒不要折門牙，折門牙不好看，如果是女孩子，你這樣敲斷的話，那兩個缺牙的洞很明顯，怎麼見人，還好現在有補牙，但古代沒有啊！所以我們可以用比較後面、側面的，嘴角那邊的牙齒會比較好，比較看不到，像這個是用來治療中惡，突然心腹的脹痛，是屬於寒，故名以備急。

【方解】

方名備急者，以備暴然諸腹滿、腹急痛及中惡客忤、噤閉卒死者也。若口噤亦須折齒灌之，是恐人不急救則死之義，然不如後人管吹入鼻中之法為良。

【永諸按】

吳謙說方名備急呢，就是我們備著，以便急用，緊急的時候用，然後這邊他說以備暴然，突然的，像這種突然的都是，都是寒為主，因為寒之傷人，馬上悶住，悶住全身的氣機，因為我們的正氣是由內往外，如果是熱不會啊，因為熱是往外散，除非這個人不喝水，導致中暑，這種不一樣。那他的肚子急痛，還有中惡客忤，還有噤閉猝死的，這一類都是這樣來治療的。那現在有一個方式不一定要折齒，他說還有一個就是什麼，後人用管子吹入鼻中

法為良，當然現在有西醫很不錯，有鼻胃管，所以我們用鼻胃管，把它用成湯，就是把丸用酒，或是熱的水把他攪，攪完以後呢，直接灌進去，其實像這個麩，可以治療什麼，因為我們把他那個氣血往下，把它拉出去，灌出去了，這個是用來治療腦中風的，中風是上面的出血，我們可以利用氣血往下拉的這種方式來治療，而且因為是丸是可以長期來吃，其實是可以考慮，如果他的中風是屬於寒性的，就可以用這樣。

【集解】

李彭曰「人卒得病欲死者，皆感毒厲邪陰不正之氣而然。三物相須，能蕩邪安正，或吐或下，使穢氣上下分消，誠足備一時急需也」。

【永諸按】

李彭說「人卒得病欲死者，皆感毒厲邪陰不正之氣而然」，這是屬於陰的，那寒也是屬陰的，毒呢？是超過極限的就叫毒。「三物相須，能蕩邪安正」，這三個東西可以蕩邪安正。「或吐或下」，為什麼或吐或下？我們剛已經講過了。「使穢氣上下分消」，那其實最主要使他的氣，因為藉由往腸胃道拉，讓那些氣可以往腸胃道流通，因為我們身體那邊最重要？臟腑最重要，手腳可以缺血缺一段時間沒關係，那臟腑的氣血不可以缺，所以他就利用這種方式，使腸胃道的血流動，然後他說「誠足備一時急需也」。

\* 治傷寒令愈不復。

【紫石寒食散方】



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確煉）、栝蒌根、防風、桔梗、文蛤、鬼白（各十分），太乙餘糧（燒，十分），乾薑、附子（炮，去皮，）、桂枝（去皮，各四分）。

上十三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匕。

【永諸講解】

紫石寒食散方的目的就是用來治療傷寒，使他好而且不會再復發的。那這邊用了一些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另外有栝蒌根、防風、桔梗、文蛤、鬼白（各十分）太乙餘糧（燒，十分），乾薑、附子（炮，去皮）、桂枝（去皮，各四分），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是做成散，酒服，首先我們來看乾薑、附子，我們知道這是用來做什麼？幫助脾胃的，乾薑補脾的陽，就是乾薑會使胰臟的血流變好，氣會流通比較好，分泌會比較旺盛一點，那炮附子呢？炮附子可以幫助腎的功能，就是補腎陽的，炮附子是用來補腎陽的，讓腎比較有力，讓再吸收的方面還是過濾的部分都可以有所加強。那桂枝是走表的，讓氣血走表。那我們再來看太乙禹餘糧跟赤石脂這二個合起來有一個方叫做什麼？赤石脂禹餘糧湯。赤石脂禹餘糧湯是要做什麼？治療下焦收澀出問題的下利。赤石脂用來收斂小腸的液體，禹餘糧是用來收澀大腸的。禹餘糧我們之前有講過，禹餘糧就是高嶺土，現在西醫用高嶺土果膠糖漿來止瀉。因為禹餘糧它是白色的，所以是收澀大腸，赤石脂是紅色的所以收澀小腸。

其他的我們來看，桔梗，桔梗我們知道是針對肺那邊的肺萎肺癰，氣的不通，我們用桔梗來幫助它通。文蛤，《傷寒論》有出過的，文蛤是用來治療什麼，皮中粟起，表皮的氣的堵，結成一顆一顆的，用文蛤來去除那邊的水，去除表皮的一顆一顆的。那栝蒌根，栝蒌根

是用來治療口渴的，治療口渴的，栝蒌根用來治療口渴的，在小柴胡湯的加減方裏面，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是從那邊來的，還有桂枝加栝蒌根湯，是用來治療柔痙，脈是沉的，主要津液不足。防風，它可以防風，可以防風之燥，它是一個風中之潤藥，那藉由防風使皮膚滋潤，因為怕耗氣。你看這邊有一些補氣的、通氣的，還有溫氣的一些藥。那防風是防止風的作用，風會讓氣耗的太快，所以我們吃了防風以後氣中之氣就不會走的太快，那也可以滋潤表皮。那後面這邊我們比較沒看到的，像鬼臼是什麼東西就不是很清楚。那鐘乳呢？鐘乳在《神農本草經》，鐘乳是用來補肺氣的，為什麼？因為鐘乳色白，而且是生在上面的，所以可以補肺氣，可以降肺氣。那石英呢？紫色的石英，紫是什麼？紅黑之色嘛，所以紫石英可以用來交通心腎的，治療神明、神智的，像有一些驚恐的，比如說人虛會驚恐，神智的部份，包括睡覺、驚恐的部份，這都可以用紫石英來治。那紫石英一般也能用在腦下垂體的一些作用。那白石英呢？色白所以是入肺，所以白石英也是進到肺的，主要是氣。所以傷寒之所以讓它不要再發生，而人如果氣比較虛，身體的虛寒就是比較容易感受外邪，所以他用的這些藥，使他都不會再復發，就是一些調養的藥，所以它做成散。

【按】

方未詳，不釋。

【按】

那吳謙說這個方不是很清楚，他不去做任何解釋。

\*屍厥，脈動而無氣。氣閉不通，故靜而死也。

【治方】

菖蒲屑內鼻兩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著舌下。

【永諸講解】

這邊有一個叫作呢「屍厥」，脈動而沒有氣。屍厥就是整個人像屍體一樣毫無知覺，厥就是陰陽氣不相接，然後人就昏倒。那脈還是有在跳動，心臟有在跳，但是沒有氣、沒有呼吸。那「氣閉不通」，氣閉住了，那並不是虛掉了，是像門關住了，然後房子內氣沒有流通。我們無氣流通就會死亡，我們這個叫斷氣，那這個不是斷氣，而是講他氣堵塞住了，人昏迷了，休克了，所以看起來會先身不動而後死掉了。那趕快去治啊，那治療呢？既然心臟還有在跳，那治療方式就是用通氣的藥。那通氣的藥用什麼？用菖蒲的屑，然後噴到兩個鼻孔內，那這樣會刺激嗅毛。嗅毛剛好是嗅覺神經的末梢，最主要是醒腦開竅用的。然後因為嗅毛刺激會打噴嚏，我們打噴嚏要先吸然後再打出，所以呼、吸之間，就把氣流通了，所以利用這個並不是菖蒲屑的作用，而是利用吹入刺激物讓病人打噴嚏，所以一些刺激的藥物，像麝香、尿等都可以。那打完噴嚏使氣通以後，然後再來要通血脈。那通行四肢血脈，就用桂枝，就是把桂枝用成屑，含在舌頭下面，像現在西醫的硝化甘油含在舌下是一樣的，那舌頭下面有很多血管，所以可以幫助血的流通。

【注】

形如不病，人有氣而脈動失常，名曰行屍。卒死不知人，無氣而脈動如故，名曰屍厥。屍厥乃正氣暴然為邪氣閉塞不通，故靜而似死。用菖蒲內鼻，桂著舌下，是通心神啟陽氣也。

【永諸按】

那注的部分，像這個突然整個人昏倒沒喘氣，鼻子裏沒有什麼通的，氣塞住，脈還有在跳，我們趕快來想辦法讓他打噴嚏，只要讓他打噴嚏就可以了，看你要用那一種，就地取材，像洋蔥、蒜頭等刺激的食材都可以。那有些人用氨氣刺激嗅覺神經，那你也可以用菖蒲屑，或者你也可以用羽毛去刺激鼻子，讓他打噴嚏，讓他氣流通，然後再用桂枝的末把它含在舌下。

吳謙說「形如不病」，形體很像沒有病，「人有氣而脈動失常」，叫作行屍，形體看起來沒有病，也是有氣，但是脈跳亂跳，這個叫行屍，雖然活的，但是也會死，因為雖然有呼吸，但是他的脈亂跳，像之前那種損至脈，那脈跳得像切菜一樣，或者是偶爾才跳一下的，這個叫行屍，雖然能走，但是終究要死，像這個行屍其實是長久的病，心臟已經沒力了，所以亂跳，不知何時心臟就會停止，像這種突然死掉不知人的，都是久病導致心臟出問題。那之前的中惡，嚇到，整個氣悶住嚇到了人突然倒下來，是不一樣的。屍厥的原因我們講說正氣的流通突然塞住，人體的正氣是由內往外，突然受邪，使得氣閉塞不通，而導致整個身體像死掉的樣子，然後吳謙說「用菖蒲內鼻，桂著舌下，是通心神啟陽氣」，其實菖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他打噴嚏，那桂枝含在舌下是要讓血液流逸，像那種舌下含錠一樣，你看古代就有這種舌下用藥了，但是現在醫學是用硝化甘油，古代是用桂屑，所以由這樣我們可以知道用桂枝的屑也可以通利冠狀動脈、擴張冠狀動脈，從舌頭那邊來用，很有意思。

【又方】

剔取左角髮方寸，燒末，酒和，灌令入喉，立起。

【永諸按】

另外一個方就是剔取左角，角知道在那邊吧，還記得有一個穴道叫做角孫，這就告訴你那個位置叫做角，也就是耳尖上部的區域稱角。孫，就是他那邊有血脈，孫絡，所以角孫就是在耳朵上面的孫絡。像耳朵尖部這邊不是像一個角，尖尖的，那角孫就在這裏。那這邊的髮剪方寸，意思是角上面把方寸平方的區域的頭髮剃下來，然後把它燒成粉末，用酒和在一起，然後灌令人喉，條文說馬上就會好。那像這個髮的部分呢？髮是血之餘，那左屬血，那髮是用來和血補血用的，像我們豬膏髮煎那一類的，和血補血用的。最主要這個是血瘀住了的關係，突然中風，腦的血絡阻塞導致的暈倒，那把它灌進去，入到喉嚨一定會好，像這個有待商確，若是角孫放血，百會放血，耳背靜脈放血，或許會比較有用。

【方解】

菖蒲吹鼻，桂著舌下，而不愈者，則用此法，是以髮乃血之餘，血乃心所生，用燒則發其陽，用酒則行氣血。用本人者，喜一氣相通也。

【永諸按】

那方解說「桂著舌下，而不癒者，用這個方法」。那就是因為髮是血之餘，血是心所生，燒則發其陽，酒則行血氣。「用本人者，喜一氣相通」，因為他們是一樣的。

【救卒死方】

薤搗汁灌鼻中。

【永諸講解】

這裏還有一個救卒死的方。那方就是什麼？用薤白搗汁，灌鼻中，所以病人會嗆醒啊！那為什麼用薤呢？第一個突然灌到鼻子會打噴嚏，會嗆醒以外，還有薤白的作用是在通氣的，因為薤的氣濁，會使氣往下沉，還記得胸痺的栝樓薤白酒有沒有，薤白是在通氣的，胸中的陽氣，讓氣往下導，所以對於一些心臟病，心肌肥大的，像是心肌梗塞之前一定會心臟肥大，會氣堵在那邊。我們用薤白來通他的氣，所以薤白在佛家裏面呢，是屬於葷菜，為什麼？因為它會動淫，會讓你淫念。為什麼會動淫呢？因為它把氣血都往下面導去了，把心臟的血氣灌注到腎那邊，所以就引起慾望，是這樣子的。

【方解】

卒然昏死，皆屍厥也。薤白類蒜而小。北人謂之小根菜，南人謂之釣喬是也。其味極辛，搗汁灌鼻，亦通竅取嚏之意也。

【永諸按】

那方解的部分他是卒然昏死，那這是屬於氣的。那卒然昏死屬於屍厥。那薤白跟蒜頭其實差不多，它又稱小蒜，它是百合科，而蒜頭是石蒜科的。「北人謂之小根菜，南人謂之釣喬」

喬」，釣喬仔(台語)，那它的味很辛，重點在這邊「搗汁灌鼻，亦通竅取嚏」，所以吳謙有了解到這個意思，跟石菖蒲是一樣的，所以主要是通竅來取嚏，當然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說薤白可以通心氣，心氣堵住了，會胸痺，那石菖蒲是通心竅，心竅堵住了，人會變笨，根據其病症來用。

【又方】

雄雞冠割取血，管吹內鼻中。

豬脂如雞子大，苦酒一升，煮沸灌喉中。

雞肝及血塗面上，以灰圍四旁，立起。

大豆二七粒，以雞子白並酒和，盡以吞之。

【永諸講解】

「雄雞冠割取血，管吹」，一般管子大概都是蘆葦的莖或者是蔥，蔥的比較軟。「管吹內鼻中」，大家不曉得有沒有看過蘆葦，蘆葦莖的尾端就是它的白毛，那管是取莖的這一段，感覺像通草一樣，但是比較硬，裏面填滿白色的肉，當然用竹篾把它通一通，就變一個硬硬的管子，所以就這種蘆葦管去灌，那如果蔥是太軟了，沒辦法，所以是用蘆葦。那用雄雞冠取血，血是熱的，把它吹到鼻子裏面，主要是要取嚏，那還有一個就是割取的血是比較熱，主要是它還有補血的作用。

那這個豬脂也是一樣，豬脂就是豬油、豬板油那個，那像雞蛋那麼大，雞子就是雞蛋，那用苦酒一升，苦酒就是用醋，醋一碗把它煮沸，然後把它灌到喉嚨裏面。像這個是屬於氣虛，因為豬脂是用來什麼？補氣的。那這個雞冠的血是用來補血的，而且血是熱的會有動性，為什麼要用雞冠呢？因為雞的冠是在頭，頭為重陽之處，所以這個血的動力比較旺盛。像陽是主動、陰是主靜，所以如果取腳掌的血跟取雞冠的血來比較的話，雞冠的血動力是比較旺盛的、屬陽的，而足掌的血是屬陰的，因為他已經是卒厥，所以我們要加强他的陽、幫助他氣血的流通。

那雞肝和的血雞血把它塗面上，然後身體的四旁用灰圍起來，人就能立刻站立起來，像這個大家覺得是怎樣呢？雞肝和雞血塗面上，然後人的周身用灰圍起來，這樣人就會站起來。那這個是用來治療什麼？被鬼附身的，被靈體附身的，這個靈其實就是一個能量，我們可以講說一個能量體，靈體就是一個能量體，那這些能量會有記憶的作用，都有一些訊息，那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能量體，那修行就是提高自己能量的區域，當你變成一個大覺者的時候，你的能量頻寬是非常寬的，變成萬能，所以我們才叫萬能的神，萬能因為全知全能，所有的這些廣大範圍的裏面的知識都可以獲取到。因為宇宙一開始形成的時候，原本就存在著很多訊息，你修行到怎樣的程度，就會接收到怎樣的能量，這些訊息會和你共振，所以《內經》講說，當你變成真人的時候，可以把握陰陽，提挈天地，跟天地同功。所以雞肝還有血塗臉上就是治療被鬼附身了，你的身體被另外一個能量體佔據了。一般被附身，都是人比較虛的時候，就是本身的能量體比較弱的時候，他的靈能量比較強的時候，而且又跟你的身體有相同、相近的頻率的時候他就會附身了，像有些轉世的，在雲林那邊也有一個附身的，金門死掉的魂魄，附身在一個剛死的人身上，返回陽間，也是這樣的道理。



還有一「大豆二七顆，以雞子白並酒和，盡以吞之」。大豆是黃豆，豆類會跑到那邊？它歸腎。雞子白是雞的排泄物白色的部分，因為從下出，所以它有降氣於下的作用，像有些過怒或是氣往外導致的卒厥，我們就是用大豆、雞子白來安定他的肝跟腎，治療卒厥。

【方解】

雄雞冠血及肝、卵白、豬脂、大豆、酒、醋等物，無非用陽物以勝陰祟也。管吹內鼻中，謂將雞冠血或合熱酒，含在不病患口內，以葦管或筆管插入病患鼻孔中，使氣連藥吹之，其藥自能下嚥，氣通噤自開也。

【永諸按】

吳謙說「雄雞冠血及肝、卵白、豬脂、大豆、酒、醋等物，無非用陽物以勝陰祟也」，前面的部分是治療的方子，後面只有雞肝跟血比較偏向於鬼。「管吹內鼻中，謂將雞冠血或合熱酒，含在不病患口內，以蘆管或筆管插入病患鼻孔中」筆管是用木頭的，葦管比較細，筆管比較粗，插入病患口，最主要是讓他氣通，或是打噴嚏來通氣。

【救卒死而壯熱者方】

礬石半斤，以水一斗半煮消，以漬腳，令沒踝。

【永諸講解】

就猝死，突然間的死，而壯熱，這個是怎樣，突然死而身體有壯熱，這個熱出不去，但是沒有講說他沒有氣，突然感覺好像死掉了，身體都不動，而後身體熱得要命，那這主要是什麼？這是屬於陽明的腑病，像有人便秘，整個人昏迷，吃得太飽整個人昏死的，這一類的都是。那治療方式是用什麼？礬石半斤，礬石就是我們講的明礬，那用水呢一斗半，把它煮消，然後漬腳，使沒踝，那它的目的是做什麼用？其實一般我們是用承氣類來攻下，使血不要衝到上面去，因為你想嘛，他是有壯熱，突然死，所以表示他是血衝腦門，突然的暈厥，這個熱衝在頭這邊，因為他是壯熱，熱性本來就往上。那用礬石呢來浸腳，礬石會祛濕，浸在腳裏面它可以把一些氣往下導，其實我們也可以用硝石，把一些氣往腸胃道，那既然這邊開了個孔往外拉，所以這邊熱也會跟著往下排出，氣血就會跟著往下走，就不會聚在表部，不會悶在這邊，然後衝腦，所以這方是用導法，把氣血往下導，同樣的，我們也可以用陽明病的大承氣來攻，道理也是一樣的，而這是偏向一個外用的方式。

【注】

厥而身壯熱者，陽厥腑病也，外以礬水浸腳，蓋以厥起於下，而收攝陽氣也。

【永諸按】

「厥而身壯熱者，陽厥腑病，外以礬水浸腳，蓋以厥起於下」，其實就是把氣血往下面走，藉由一個往下的力道來治療這個。

【集注】

程林曰「厥陽獨行，故卒死而壯熱。岐伯曰『血之與氣，並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礬石，收攝藥也，以之浸足，而收斂其厥逆之氣」。

【永諸按】

程林說「厥陽獨行，故卒死而壯熱」，厥陽獨行就是說只往上走往外走，而不往下不往內走，所以就卒死而壯熱，他講這個是沒錯的。那岐伯說「血之與氣，血跟氣都一直往上走，那大厥，就衝腦嘛，厥就暴死，就突然感覺很像死掉了，就昏倒了，不動了只差還有一些呼吸和心跳而已，人都沒有知覺了。」

那礬石，它是收攝的，那浸足，其實礬石應該是去足的濕氣，所以會把氣血往下導至腳，讓陽往下走，那這邊我們也可以知道用承氣類，用大承氣湯來治療這一種。

【救卒死而目閉者方】

騎牛臨面，搗薤汁灌耳中，吹皂莢鼻中，立效。

【永諸講解】

「救卒死而目閉者方」，這突然死而且眼睛閉著。那眼睛為什麼會閉呢？陰嘛，沒有陽，沒有陽就目閉嘛。像我們天氣偏陽的時候，萬物都開啟毛孔，當入陰以後，萬物都睡覺去了。所以這種目閉是代表什麼？頭這邊陰比較旺盛，是血循不好，會突然衝不上去，就是有些人血壓不夠衝不到腦，突然昏死了。那眼睛閉起來，因為開是陽，閉是陰嘛，所以目閉。那這

個怎麼辦？當然是把氣血往上供給。那一「騎牛臨面」，就是讓病人趴騎著牛，那臨面就是面向前，因為前為陽，讓牛的氣血感應人的氣血，使人的氣血向上，然後用個韭汁灌在耳中，刺激耳部的氣血流通，不是讓你吃下去喔，是灌耳中，因為吃下去會往下導。灌耳朵，讓辛香之氣就停在耳朵，就使的這邊辣辣的，氣血往這邊走，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吹皂莢鼻中，引起打噴嚏，那這樣就好了。為什麼？因為一打噴嚏，氣血就往鼻這邊通了，所以就就好了，治療就是這樣，很有意思，這就是陰陽氣血的治療方式。

【救卒死而張口反折者方】

灸手足兩爪後，十四壯了，飲以五毒諸膏散（有巴豆者）。

【永諸講解】

「救卒死而張口反折者方」，張口反折，就是屬於津的不足，屬於痙的這一類。為什麼？因為他張口，那張口呢？一般如果是陰的話，嘴巴就會閉，像之前的目閉。那現在突然昏倒，然後嘴巴開開的，然後身體反折，這是陰不足，陽有餘啦，所以我們要怎樣？陽有餘而陰不足，我們要幫助濟陰。那治療方式是「灸手足兩爪後」，就是十宣啦，灸幾壯呢？灸十四壯，十四為陰數（少陰數八，厥陰數六，而者相加為陰之數），那灸好了以後呢再用五毒諸膏散，五毒諸膏散這邊還寫說有巴豆者，五毒諸膏散要去查一下是什麼組成。但是我們知道像這種張口反折者，屬於陰虛的，陰的不足這樣的，我們可以急下以存陰，像痙病也有用承氣湯的。

【注】

卒死張口反折者，用灸以通陽氣，但飲以五毒諸膏方。

【永諸按】

吳謙說「卒死張口反折者，用灸以通陽氣」，其實我們灸法有補有瀉，有灸陽的，還有灸陰的，那補的話就灸等到它熄了再把灸粒拿掉。那瀉的呢？瀉法就是在灸的時候一直吹灸粒，讓他快快燒完，這就是瀉法。

【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方】

馬屎一升，水三斗，煮取二斗，以洗之。又取牛洞（稀糞也）一升，溫酒灌口中，灸心下一寸、臍上三寸、臍下四寸各一百壯，瘥。

【永諸按】

「救卒死而四肢不收」之前那個是拘攣，就陽有餘。四肢軟軟就是無陽，那失便是陰的陽不足。上面的條文是少了陰，這個條文是少了陽，那少了陽的話要怎樣去治療呢？用「馬屎一升，水三斗，煮取二斗，以洗之。又取牛洞（稀糞也）一升，溫酒灌口中，灸心下一寸」，灸他心下助心陽。那「肚子上三寸、臍下四寸各一百壯」，那心下是鳩尾，那臍上三寸是建里，臍下四寸是中極，因為有失便，失便包括大便小便失禁，所以用馬屎。那馬是屬於陽的，馬肉性溫，所以就跟我們吃羊肉一樣。

【注】

屍厥目閉，口張失便，反張，四肢不收，陰厥臟病也。有如是之證者，用騎牛臨面之法，正所以厭邪也。薤汁灌耳，皂角吹鼻，皆通其諸竅，而閉塞者可通也。灸手足甲後，以通外陽法也。馬屎取吐之法。灸中脘、關元，以通內陽之法也。

【永諸按】

吳謙說「屍厥目閉，口張失便，反張，四肢不收，陰厥臟病也」，「有如是之證者，用騎牛臨面之法」，去通他的陽氣，那薤汁灌耳去通他的竅，灸手足甲後，以通外陽」，其實應該是通外陰，那「馬屎取吐之法，灸中脘」，是補內陽的。

【救小兒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

狗屎一九，絞取汁，灌之。無濕者，水煮乾者取汁。

【永諸講解】

「救小兒卒死而吐利」，吐利也是一樣氣不通，就是突然昏倒了，那又嘔吐又下痢，這個有點像是什麼？像是食物中毒，比如我們看到那個沙門氏菌的中毒，罐頭腐敗那一類，因為古代沒有比較好的食物保養方式，如果吃到這樣的腐肉，就會引起吐利。那沙門氏菌根據體質有關係，小孩子水瀉得比較嚴重，那治療方式他是用什麼？狗屎。「狗屎一九，絞取汁，灌之」，那這個狗屎一九，是要濕的狗屎，狗剛大出來的，把它絞取這個汁，然後灌小兒。小孩子什麼都不曉得，把人灌了他什麼東西也不曉得，不像大人有情志。小孩子有時候也會吃大便，你不要覺得髒喔，因為小朋友無知，他爬爬爬，抓到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就直接往

嘴放。那大人不要用嗎？大人打死他也不喝。那如果都沒有濕的狗屎、都乾乾的，那就用水煮，瀝乾取汁。為什麼用狗屎呢？因為狗是腐食性的，像非洲的鬣狗有沒有？他們都腐食性的，爛肉阿、腐爛的什麼都吃，吃了都不會有問題，所以是取這個性，可能覺得腸胃道有一些菌、有一些消化的酵素，可以去解那些腸胃之毒，所以才用這個狗屎方。

【方解】

凡屎皆發陽氣，用狗屎亦取發陽氣也。

【永諸按】

屎因為從肛門出來，所以並不是發陽氣，而是會使氣血往下走，是引陽入陰的，像人類也是。同樣的牛乳是會使氣血往乳房走，因為它本身就是從那邊出的，近代乳癌之所以多，主要是飲食上的乳製品太多所造成的。

\*救卒死、客忤死，還魂湯主之。

【永諸講解】

「猝死，客忤死，還魂湯主之方」，就嚇到的這種猝死，那導致毛孔都收起來，因為受驚以後我們的毛孔收縮，然後氣悶不通，那跟傷寒一樣，所以他治療方式你看跟傷寒方很像，麻黃、杏仁、甘草，所謂的華蓋散，其實差了一個桂枝，就是麻黃湯，那我覺得應該加桂枝，幫助通脈。

那這個叫還魂湯，上三味去煮，「去滓，分令咽之」，把它喝下去，通治各種忤疾。其實只要驚嚇，毛孔閉塞的都可以，嚇到，整個人昏過去的，就是用這個麻黃湯。

【方】

麻黃（去節，三兩），杏仁（去皮尖，七十個），甘草（炙，一兩）。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令咽之，通治諸感忤。

【注】

中惡客忤，便閉裏實者，仲景用備急丸，可知無汗表實者，不當用備急丸通裏，當用還魂湯以通表也。通裏者，抑諸陰氣也；通表者，扶諸陽氣也。昧者不知，以麻黃為入太陽發汗之藥，抑知不溫覆取汗，則為入太陰通陽之藥也，陽氣通動，魂可還矣。

【永諸按】

如果是中惡客忤，嚇到的，導致他整個便秘，腑氣不通的，那我們用備急丸，就是大黃、乾薑、巴豆；那如果是表證，出現表證的，那就要用還魂湯來通表。那通裏的呢？是幫助陰氣的流通，可以看每個人的體質啦，有些人嚇到大便不通，氣不通，然後悶。像大便不通，氣不通也會暈倒，那通表就是用麻黃來開竅，開他表面的毛竅，那氣一通就可以了。

【又方】



韭根（一把），烏梅（二七個），吳茱萸（炒，半升）。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之，以病患櫛內中三沸，櫛浮者生，沉者死，煮取三升，云滓，分飲之。

【永諸講解】

那還有一個方是用什麼？用韭根，韭菜的根跟烏梅跟吳茱萸。這個我們要去查，因為韭根呢，都是會把氣往下導，那烏梅是斂氣的，那吳茱萸是苦溫的，溫通胃寒，那這個作用是在做什麼呢？基本上我們知道斂氣的就是說，這個人嚇到了，他會暈倒，但是他反而是出汗，嚇到後整身都大汗，然後人就暈倒了。一種是毛孔閉起來的；一種是嚇一跳，通身冷汗直流，冷汗直流然後暈倒啦，這一種就是用這個方。用烏梅來斂氣，烏梅是入厥陰，那厥陰是什麼？血脈，所以斂血液中的血氣，那吳茱萸也是厥陰肝的藥，要讓血熱起來的，因為汗出太多血會寒掉。那上三味呢，「以水一斗煮之」，病患櫛中內三沸，櫛浮者生，沉者死，煮取三味，去滓，然後分溫服之。

櫛就是梳子，病患櫛中把它用三沸，那如果櫛浮起來的就會生存，沉者就是死亡，一般木頭密度比水還輕，因此櫛放水都會浮的，主要的目的是告訴病人說我這個是可以救，這也是一種心理治療，其實木製的櫛本來就會浮的啊，讓患者或者是病家覺得這個是可以活的，也是一種安慰病家心靈的療法。

【方解】

韭根、吳茱萸、烏梅之治，亦收陽氣法也。浮為陽，沉為陰，陽生陰死義也。

【永諸按】

韭根、吳茱萸、烏梅那這是陽氣，因為出汗出太多了，所導致的。

【救自縊死】

旦至暮雖已冷，必可治；暮至旦，小難也。恐此當言分氣盛故也。然夏時夜短於晝，又熱，猶應可治。又云「心下若微溫者，一日以上猶可治之。方：徐徐抱解，不得截繩。上下安被臥之，一人以腳踏其兩肩，手少挽其髮，常弦弦勿縱之。一人以手按揉胸上，數動之；一人摩捋臂脛屈伸之。若已僵，但漸漸強屈之，並按其腹。如此一炊頃，氣從口出，呼吸，眼開，而猶引按莫置，亦勿苦勞之。須臾，可少桂湯及粥清含之，令濡喉，漸漸能咽，及稍止，更令兩人，以兩管吹其兩耳朵。此法最善，無不活者」。

【永諸講解】

救自縊死「旦至暮雖已冷，必可治」，旦至暮就是表示白天的時候，因為有天陽的幫助，所以是可以治的。「暮至旦，小難也」，比較困難，為什麼呢？因為傍晚到清晨這段是屬於陰的時候，陰的時候陽氣不足，所以就比較難治。「恐此當言分氣盛，故也」，就是說依那個時間陽的旺盛來決定他的死生，比較好治或不好治，那這邊又寫了「然夏時夜短於晝」，夏天的時候白天比晚上還長，就是晚上比白天還短，然後又熱，熱是屬於陽，所以也是可以治，那又說「心下若微溫者」，心下就是胃，我們的胃是氣血的生化之源，那如果有稍微一

點溫溫的，心窩下面有一點溫溫的，那一天以上還可以治，因為他胃氣還是有在。那治療的方法就是慢慢的把吊死的人抱起來，然後解開他上吊的部分的繩子，不是解他脖子的繩子，也不要割斷，就把他解開就好。那一上下安被臥之，那從上到從下都安放在被上，使他躺著，所以這個人呢，下面先疊一個被，把被疊好，然後把人放下來這樣躺著，那一個人腳踏他兩個肩，那手拉他的頭髮，那古人都有髮髻，拉他的頭髮。那一常常弦弦，那就是拉的繃緊一些，不要放開。那一個人用手一按揉胸上，其實這個就有點像心臟按摩，就是用手按揉胸的上面，要常常一數動之。那還有另一個人，所以總共就三個人，最後這個人呢？一摩捋臂脛一而一屈伸之，就是把手臂做屈伸的動作，這目的是什麼？因為我們中醫講，氣，氣息，所以我們在做一些屈伸的動作，就可以幫助什麼？四肢氣的流通，那淋巴流通，血液也會跟著流通。因為我們人要死的話身體會開始僵硬，所以在治療上，就是要讓氣流動。因此就是一個人，把臂、脛在那邊屈伸，按摩。因為我們看到的將這個字是他帶領著一個軍隊，那我們手抓著這個臂伸，牽引著他，這叫做捋（音呂）。那如果已經僵硬了，力道要漸漸的強，然後還要按壓他的肚子。按壓肚子也是幫助肚子裏面的氣，讓他流通。那像這樣一炊頃，那氣會從口出來。那就會呼吸了，就會開眼了，即使是這樣，我們還是一樣引按不要停止，那像這樣一炊頃是煮一頓飯的時間，二十八分鐘以後，再給少少的桂湯。「可少桂湯及粥清含之」，用少少的一些湯來含它，那幫助他胃氣的恢復，幫助他潤喉，漸漸的能吞下，等到狀況比較好一些了，再叫兩個人用兩個管子吹他兩個耳朵，這個方法是最善，沒有不能活的，所以那些上吊死的可以這樣來治療。

【注】

旦至暮，陽氣有餘，陽主生，故雖已冷必可治也。暮至旦，陰氣有餘，陰主死，故稍難也。自縊之人，必可治者，恐此當有言語忿爭，氣盛不散，故可治也。暮至旦，固難治；然遇夏時夜短於晝，又熱，皆陽氣有餘，猶應可治。又云「心下若微溫者，雖一日以上，猶可治之」。觀此諄諄告切，仲景仁心，惟恐人畏其繁瑣而不治也。此法嘗試之，十全八九，始知言果不謬。弦弦，猶言緊緊也。揉胸按腹，摩臂脛屈伸之，皆引導其氣之法也。

【永諸按】

旦到暮是陽氣有餘，陽主生，故雖已冷而可以治，那暮到旦是陰氣有餘，那陰主死所以比較難一點，自縊的人可以治的是那種有言語的紛爭，氣盛不散的，所以可以治。那暮到旦本來就不好治，因為是陰，如果遇到夏時夜短於晝，又熱，陽氣有餘還是可以治，那心下若微溫者，我們已經講過，是因為胃氣還在的關係，胃那邊還有熱，所以可以治，其實這種的寫法不太像仲景，這是後人添加的，因為我們看《傷寒論》沒有這種寫法，是後面加下去的。

\*凡中暈死，不可使得冷，得冷便死。

【療之方】

屈草帶繞人臍，使三兩人尿其中，令溫。亦可用熱泥和屈草，亦可扣瓦碗底，按及車缸，以著人。取令尿須得流去，此謂道路窮，卒無湯，當令尿其中，欲使多人尿，取令溫，若湯便可與之，不可泥及車缸，恐此物冷。既在夏月，得熱泥上、暖車缸，亦可用也。

【永諸講解】

「凡中喝死」，「中喝」就中暑死掉的。為什麼「中喝」會死掉呢？這是因為他喝到冷的關係，所以像「中喝」的，中暑的，不可以使他冷、喝冷水，喝到冷水就會死。治療的方式他說「屈草帶」，那種把草彎曲形成一個圈圈，那就繞著人的肚臍，這就是屈草成圈圍在這個人的肚臍上，那使兩三個人尿在草圈內，因為尿是熱的，尿在肚臍上，使肚臍溫，這個就可以，為什麼呢？因為這邊熱的話，氣血就會往裏部這邊走，暑熱是傷氣，氣傷於外，內有所不足，因為暑整個氣都會往外散，熱的關係，所以裏面不足，才會中暑，因此利用這種方式把他血氣拉回來，是這樣的。那也可以用熱的泥巴和這些屈草，把它放在這邊。那也可以「扣瓦碗底」，還有一「按及車缸」也可以，這邊也可以扣一個碗按在車缸，使碗熱，用來「著人」，附著在肚子一帶，如果說「道路窮」，如果說道路比較偏遠，拿不到它們，就應該使人「尿其中」，那像這樣的尿湯，是可以給他喝的，這邊有講要用熱飲。那還有扣瓦碗底，按及車缸，必須要熱的。那這些呢怕它冷，那如果是在夏月呢，可以得到熱飲或是暖車缸也是可以用的，反正意思就是說呢，中暑我們不可喝冷水，喝冷的就容易死，那我們在治療上就是喝這熱的，你要用尿給他吃，尿又叫回龍湯，那喝完尿以後氣血會往腎那邊走，會往深層裏面走，或者呢直接用那個草，如果沒有草用熱泥巴把它圍起來，那一樣把尿，尿在病人的肚臍那邊。

【注】

中暑卒死之人，不可置放陰涼之處，恐其閉熱在內，猶被凍之人，不可沃以熱湯，恐其閉寒在內，反為大害也。

【永諸按】

那中暑猝死之人呢，那不可以放在陰涼處，吳謙的翻譯是這樣啦，不可以放置陰涼處，那一「恐其閉熱在內，猶被凍之人，不可以沃以熱湯，恐其閉寒在內，反為大害也」，那邊翻譯不太好，第一個我們講冷，冷是指內生的，寒是外來的，所以是要講不可使得冷，「得」是我們要什麼東西，主動去求的，像天候不是我們要的，所以吳謙說放之陰涼之處，這個叫做寒，因為外在的叫做寒，所以是不對的，意思是告訴我們說，如果你中暑了，不可以給他冰水，給他冰水，臟腑會更寒，更沒氣，我們剛有講嘛，人中暑，氣血都往外走，很熱嘛，所以她身上都發熱腫脹，你如果喝冰，水，胃被冷，那原本有的陽氣就不見了，胃氣就會絕掉，外散出去了，所以不可以喝冷的，是這樣的關係。

【救溺死方】

取灶中灰二石餘，以埋人從頭至足，水出七孔即活。嘗試蠅子落水而死者，用灶灰埋之自活。

【永諸講解】

我們來看救溺死的方，那怎麼治呢？他說取灶中灰兩石，一般我們用石（音旦）呢，就是用用二個畚箕，把它裝起來，用扁擔挑起，那就是一石。那畚箕有它的格式，那是多大的畚箕呢？我們就不曉得，這種畚箕竹框，古代會分很多竹框的畚箕，那這二個畚箕裝滿了，擔起來這就是一個石，所以五百石的糧食就是一千個畚箕。那用兩石的灰就很多，要大家族那邊才有這麼多的灶中灰，那來埋人，從那邊埋呢？從頭至足，怎麼埋呢？當然一定要先挖個洞，然後呢人放在這個洞裏面，再用這些灶灰把他埋起來。那如果水出七孔即活，七孔呢

就是上面的七竅，如果水呢可以從這七竅出來，就是口、鼻、耳、眼，但是很少看到眼睛出水的，有流淚啦，水出七孔則活，就是說這些外陰被體內的陽氣逼出去了，那陽氣外通，人就活了。那他說嘗試著拿落水而死的蒼蠅，用灶灰把它埋了就會活起來了。

【集解】

李杲曰「灶灰得火土相生之氣，以埋人則外溫衛氣，而內滲水濕，故能使水出七孔而活」。

【永諸按】

李杲說灶灰呢，它是得火土相生之氣，其實它是木嘛，木用火燒變成灰，也就是木火然後變成土，木生火，火生土，是這一個的。那用來埋人，他說可以溫衛氣，衛氣是在脈外嘛，那也可以幫忙去掉一些水濕，土可滲水嘛，因為灶灰也比較乾燥，因為火勝則乾，經過火的東西就會變乾燥，所以就可以來幫忙除掉一些水濕，可以使水出七孔而活，是這樣的關係。

\*治墜馬及一切筋骨損。

【方】

大黃（切，浸湯成汁，一兩），緋帛（燒灰，如手大），亂髮（燒灰用，如雞子大），久用炊單布（燒灰，一尺），敗蒲（一握三寸），桃仁（去皮尖，熬，四十九個），甘草（炙，銚，如中指節）。

上七味，以童子小便，量多少，煎湯成，內酒一大盞，次下大黃，去滓，分溫三服。先銜敗蒲席半領，煎湯浴，衣被蓋覆，斯須通利數行，痛處立瘥。利及浴水赤，勿怪，即瘀血也。

【永諸講解】

這邊的最後一個是治墜馬，還有一些筋骨損的。從馬掉下來，那筋骨的損傷，上面又斷掉的方。那因為從馬上墜下來，古人有講墜下來一定傷到，有瘀血了，會著在臍下或脅下。若人從高處掉下來了，胸部會撞到，所以脅肋這邊會積瘀血，那傷到手沒關係，因為手是陽嘛，不會影響到生命，像腳斷掉了，人也不會死，但是我們本臟的胸腹這個部分很重要，這個叫內傷，裏面傷到。那手足這個叫外傷，那摔下來有時候也會有頭的傷害，不過古代沒有那麼高速的車子，我們摔下來大部分都抱著頭，所以大部分都撞到胸，所以瘀血會著在脇這邊，還有一個是小腹兩旁的少腹。因為血是屬陰的，像腳踝受傷的瘀血，那個血呢都滲到腳底。既然瘀血是在裏面是在內的，我們要去怎樣治療？第一個要用「大黃」，大黃是讓氣血往裏面流動，依據你受傷以後血不流，就不通了，那大黃可以通裏面，大黃是屬陰，可以通裏面的血，主血痺。那「緋帛」呢？緋是紅色的，紅色的綿帛，把它「燒灰，如手大」，那古代那個緋大概都是像這種帛去染成紅色，那紅色大概都是紅花那一類的，那紅色主血，所以像緋帛燒灰以後可以去瘀血，同樣「亂髮」也是，亂髮祛瘀生新。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久用的炊單布」，什麼叫炊單布呢？這個是要用氣，我們古代炊米飯，這裏我們會用布，把米放在這裏面，現在是電鍋了，古代都是要有一個布，裏面鋪一塊布，然後放米，所以整個飯熟了要拿起來，就是整袋的熟米這樣，那這個布就叫做炊單布，所以久用的炊單布，其



所受的穀氣很多，那主要是會發散熱氣。那炊單布量一尺，那一尺怎麼看呢？你看我們針灸，從手的高骨至肘的長度就是從尺，所以古代的人在量尺就是拿自己的手去量，這剛好一尺，但是有些人手比較長，所以他的尺就比較長，不過定義就是這樣子。那我們不是有寸關尺嗎？寸關尺，分寸就是尺的，把寸的部份去掉這一段就是尺。

敗蒲就是就是一般蒲草，蒲黃這些草，這些都來編織成草蓆，草蓆因為放久了，就有點爛掉，這叫敗，像敗龜板一樣，就像烏龜死掉了，那個肉爛掉了，剩下的骨頭就叫敗龜板。那菖蒲是通竅用的，因為一些血氣的通路都有一些堵。那炊單布主要是發散熱氣的，可以散掉一些熱氣、瘀堵，像我們扭傷，患處會腫脹、發熱，就是用炊單布，因為炊單布有這個性，他可以把熱氣散出去。那敗蒲就是通竅，通氣的竅。那有走氣的，有祛瘀的、還有補血。另外再加一個，因為他是剛開始新成的瘀血，我們就是用桃仁，桃仁是用來治療新成的瘀血，剛受傷的瘀血就一定要加桃仁用，那如果是久瘀血就用水蛭。久瘀血，一般看舌頭，婦人的舌頭，我們可以看到瘀點瘀斑，這就是久瘀血，這種要靠桃仁要去掉比較難，因為沉積了，就一定要用水蛭，不過水蛭真的是難吃，但是水蛭是專門用來去掉這些久瘀血。還有加甘草，來緩和，因為這邊有氣藥、血藥，所以甘草來緩和，整個方子就是這樣。

那這些瘀血，第一個可以從小便排，也可以從大便排，比較陽的就讓它從小便排，陰的就讓它從大便排，所以既然要讓它從小便調，一定要有個東西把它引到小便，那就是童子尿，用尿喝下去，到最後也是從小便那邊出去。那適量，把它煎成湯，然後再把酒喝一大盞，這個盞我們去看，一盞是大概有多少它沒有講，我們去看古代的量杯，喝酒的酒杯，一盞，然後再把大黃放下去，把渣滓去掉，那分溫三服，先銜敗蒲的席半領，半領就是我們講我們的一整

個草席，一般叫領，切一半叫半領。為什麼叫領？因為古代人死掉就用草席包裹起來，稱之為一領。那把它煎湯，用衣被覆，最主要是要通竅行血，斯須就是一小段時間，那通利數行，上廁所啦或者是大便數行，那痛就會好一點，那如果是出現下利，還有我們洗澡的水是紅的，不要覺得奇怪，這就是瘀血外出，所以我們從這邊學到一個外用的療法，外用的療法就是用這個敗蒲，就是蒲黃，蒲黃我們可以行瘀血，那用蒲黃去做的那個蓆子，大概半領，那我們可以看看大概是多大，那去煮湯，所以去瘀血的藥湯我們可以用蒲黃，加一些蒲黃來去瘀。

【注】

外浴以散其瘀，內服以下其瘀，斯兩得之矣。

【永諸按】

敗蒲這邊呢，一握即三寸，這邊還有另一種敗蒲蓆啦，是做浴的，有內服的，那也有浴的，那這邊有講，外浴呢來散他的瘀，那內服也下他的瘀，這兩兩用的。

【集注】

徐彬曰：「從高墜下，法當救損傷筋骨為主。然頓跌之勢，內外之血必無不瘀，瘀不去，則氣不行，氣不行，則傷不愈，故以桃仁、大黃，逐瘀為主，緋帛紅花之餘，亂髮血之餘，合童便以消瘀血。湯浴能活週身氣血，然筋骨瘀血必有熱氣滯鬱，故以炊單布受氣最多而易消者，以散滯通氣，從其類也。加少炙甘草，補中以和諸藥也」。

【永諸按】

徐彬說，從高處墮下了，法當救損傷筋骨為主，然頓跌之勢，內外之血必無不瘀，那瘀在外面還好，最主要是怕瘀在內，就是胸腹的部位。那瘀血堵住的話，我們氣的流通就不好，因為有瘀血不通的話氣就沒辦法流通，我們知道嘛血到末稍微血管會滲出去嘛，那邊瘀的話就滲不出去了，那滲不出去的話呢，氣就不行，那傷就不容易好，所以呢有時候我們一些舊傷，可以非常的久。那這邊有講的不錯，桃仁、大黃逐瘀呢，桃仁是治新成的瘀血，那大黃是讓血往裏面，最主要是針對裏面，把它送到內臟裏面的，那緋帛是紅花之餘，是染色的，那亂髮是血之餘，那合童便，童便並不是要來清瘀血，童便是讓那個血從小便去。包括瘀血裏面的血色素變成膽紅、膽黃素，然後從小便排掉。湯浴因為熱會活絡周身氣血，但是我們要幫他開竅，開竅用敗蒲，敗蒲可以把血拉出去，蒲黃生在水中所以把水往上拉、送出去，會行水，一般來講會行血可以化瘀。炊單布就是可以散掉一些熱氣，因為受熱氣最多，主要是煮飯受到很多熱氣，所以就有通滯氣的作用。加甘草是補脾、和諸藥。

〈卷七〉

《金匱要略》二十四、二十五兩門，原列在卷末，其文似後人補入，注家或注、或刪，但傳世已久，難以削去。茲仍附原文，另為一篇，以存參考云。

【永諸按】

卷七《金匱要略》有二十四、二十五這兩門，原本列在卷末，這文章很像是後代人補進，有些注家會去注、或刪，因為畢竟傳了很久，所以還是留著「難以削去」，還是給原文讓我們參考，如果有一些了解的、懂的人來看是不是合理，如果合理我們就把它用，所以像韓信點兵一樣，多多益善，古籍不嫌少，我們有書可以看一下它的來源、可以去判斷，只要我們學會了，知道了陰陽，那我們讀書，就可以來看這個合不合理，所以書好書壞是看自己，你自己學習的怎樣、領悟了多少，到最後就會變得跟醫家在對話，醫家寫得好不好、是不是那邊錯了，你可以了解到、看到，就是成就感，就是你讀書的樂趣。

禽獸魚蟲禁忌並治第二十四

※凡飲食滋味，以養於身，食之有妨，反能為害。自非服藥煉液，焉能不飲食乎？切見時人不閒調攝，疾競起，若不因食而生，苟全其生，須知切忌者矣。所食之味，有與病相宜，有與身為害。若得宜，則益體，害則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難療。凡煮藥飲汁，以解毒者，雖云救急，不可熱飲，諸毒病得熱更甚，宜冷凍飲料之。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

【永諸譯】

凡是飲食的滋味，用來營養身體，吃了對身體有妨礙，反而能對身體造成害處。自身不是服藥和煉液，怎麼能不飲食呢？確切的見到這時代的人，對於身體的調攝沒有輕忽懈怠，但外來的疾病卻競相而起，若不是因為飲食而生，是從何來呢？如果要保全生命，則需要確切的知道所忌的飲食。人所吃的五味，有與病相適宜，有與身為害的。若是得到適宜的，則對身體有所助益，有害的，就會造成疾病。以飲食不慎而導致病危的例子，都很難治療。凡是煮藥喝藥汁用來解毒的，雖然是說救急，但是不可以熱熱的喝，各種毒病得到熱會更嚴重，適合冷凍處理再喝。肝病禁辛的，心病禁鹹的，脾病禁酸的，肺病禁苦的，腎病禁甘的。

【注】

此言五臟有病，而禁之以五味，何也？肝木病若與之以辛，辛助肺氣，恐克肝也，故肝病則禁辛。心火病若與之以鹹，鹹能益水，恐水克火也，故心病則禁鹹。脾土病若與之以酸，酸味屬肝，恐木克土也，故脾病則禁酸。肺金病若與之以苦，苦味屬火，恐克金也，故肺病

則禁苦。腎水病若與之以甘，甘能補脾，脾主克水，故腎病則禁甘。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腎，四季不食脾。辨曰「春不食肝者，為肝氣旺，脾氣敗，若食肝則又補肝，脾氣敗尤甚，不可救。又肝旺之時，不可死氣入肝，恐傷魂也。若非旺時，即虛，以肝補之，佳。餘臟准此」。

【注】

此言四時，有宜食，有不宜食者。如春為肝旺，則脾弱，故宜食脾，而不宜食肝，若食肝，則肝益旺，而脾更弱，故曰「不可救」。又云「肝旺之時，不可以死氣入肝」，即《內經》母伐天和之意。若伐天和，則傷肝，肝主魂，恐復傷魂也。若非旺時，即虛，虛則以肝補肝，故謂之佳，餘臟准此。

※凡肝臟自不可輕啖，自死者彌甚。

【注】

謂諸畜獸臨殺之時，必有所驚，肝有所忿，食之俱不利，故曰「不可輕啖」。如獸自死者，必中毒而死，更不可食也。

※凡心皆為神識所舍，勿食之，使人來生復其對報矣。

【注】

人與物雖別，而貪生畏死之心則一也，惟其心為神識所捨，故曰「勿食之」。

※凡肉及肝落地不著塵土者，不可食之。

※豬肉落水浮者，不可食。

※諸肉不乾，火炙而動，見水自動者，不可食之。

※六畜肉，熱血不斷者，不可食之。

※諸五臟及魚，投地塵土不污者，不可食之。

【注】

以上五條，皆怪異非常，必不可食之。

※諸肉及魚，若狗不食，鳥不啄者，不可食之。

【注】

凡禽獸不食之肉，必有毒，不可食之。

※肉中有如朱點者，不可食之。

【永諸按】



肉有朱點者不可食，那個朱點是滲血，可能有所中毒，或者是有寄生蟲，像這種你不要去吃它。

【注】

朱點，惡血所聚。此色惡不食也。

※父母及本身所屬之相，不可食，食之令人神魂不安。

【永諸按】

父母及本身所屬的相，所屬之相，講的就是生肖，盡量不要去食它。「食之令人神魂不安」，像有些家庭他們是不吃牛，本身因為他們是農人，看牛這麼辛苦，所以不吃牛。其實很多的問題，我們講一下好了，有些宗教是講如果要免牢獄，你看，牢從牛，獄從犬，所以，要免牢獄之災就不要吃牛，不要吃狗。

【注】

此為仁人孝子之心也。

※食肥肉及熱羹，不可飲冷水。

【永諸按】

「食肥肉及熱羹，不可飲冷水」，肥肉都很油的，熱羹也是熱熱的，上面浮一層油，吃了這個以後，如果再飲冷水的話，就是胃內溫差太大了，你的胃易受不了，有可能就造成霍亂或吐利，霍亂就是什麼？肚子裏面的熱氣跟寒氣相混導致的，或者是造成吐下，所以冷熱的東西不要一起吃，不要吃熱的又吃冷的，若這樣折磨你的胃，你的胃就容易出問題。

【注】

食肥肉熱羹後，繼飲冷水，冷熱相搏，膩膈不行，不腹痛吐利，必成痞變積，慎之慎之。

※穢飯、餛肉、臭魚，食之皆傷人。

【永諸按】

「穢飯」，臭酸的飯。「餛肉」就是壞掉的肉。「臭魚」，腐敗的魚，這都是壞掉的食物。「食之皆傷人」，因為裏面都有腐敗的細菌，而且都是肉食性的細菌會產生毒素，這些都不可以吃，吃了都會狂拉肚子。

【注】

言敗腐之物，皆不宜食也。

※自死禽獸口閉者，不可食之。

【永諸按】

「自死禽獸口閉者，不可食之」，自己死亡的，有可能是吃到毒死掉的。口閉的不可以吃，為什麼禽獸口閉不可以吃？因為嘴巴閉起來，它胃腸的氣就沒有通，這是一個孔，腸胃嘛！吃錯東西了，死掉了，這些氣沒有通，嘴巴是閉起來的，整個毒悶裏面，悶裏面是往那邊走？它不往外出，毒往其他地方薰蒸過去，整個肉就受到這個毒氣薰，所以這個不可以吃，因為有毒，這邊注就有講「口閉則毒不得外泄，切不可食」。

【注】

凡自死之物，其肉皆有毒，口閉則毒不得外泄，切不可食。

※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

【永諸按】

六畜自己死亡的，就是說不是因為老死的，而是突然自己死亡，像禽流感，這樣一次死一大推的，這些都是疫死的，得到瘟疫死掉的，這有毒不要去吃它，古人由觀察就知道這件事情。

【注】

疫毒能死六畜，其肉必有疫毒，故不可食。

※獸自死，北首及伏地者，食之殺人。

【永諸按】

還有獸自己死亡的，「北首」就是它的頭是向北方的，還有呢？它是趴著地的，像這個都不是自然死的，這個不要吃。像這種也都有神靈有，神靈獸會伏地，你有沒有看過狗或者豬走在廟裏拜菩薩，到寺廟裏跪著，還有牛臨死跪著流淚的，像這種不要吃，因為我們是仁人之人，孟子有講「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我們學醫之人應當要有愛心，所以我吃素，大約十八歲開始吃，吃到這邊已經三十年了，所以我會一直吃到我生命終止的那一天，因為我覺得吃素不錯，培養你的善心，培養你的仁心，培養悲天憫人的心。

【注】

凡獸北向自死，及死不僵而伏地者，食之多殺人。

※食生肉飽，飲乳，變白蟲。

【永諸按】

吃生肉，如果是吃生的牛肉，飽飲乳，就是又喝牛乳，就是一些鮮乳酪，生乳那一類的，那會變白蟲。他覺得蟲就會孵化起來，其實是生肉本身就有的蟲卵了，吃了這些就會了，不一定要飽飲乳，吃到一些生的肉。那肉裏面有一些寄生蟲，像牛肉條蟲或豬肉條蟲，或者是像蝸牛肉，裏面有廣東住血線蟲，他會跑到你的腦裏面，像白帶魚就有海獸胃線蟲，這一類的

就是有寄生蟲，不要吃生的，還有上次淡水螺肉裏面有薑片蟲，菱角也有薑片蟲，這些都要去注意的，還有中華肝吸蟲，反正寄生蟲很多，所以我們都要熟食。

【注】

食生肉飽，即飲乳酪，則成濕熱，必變生白蟲。

※疫死牛肉，食之令病洞下，亦致堅積，宜利藥下之。

【永諸按】

那疫死的牛肉，就是病死的，一次死很多的牛，古代一次死很多的牛拿來這樣吃就不太對，因為那時食物比較缺乏，肉也比較不容易取得。如果吃死掉的牛肉就會令人病洞下，就是下面開了一個洞，狂拉肚子，這叫洞下，下面開了一個洞，關不住了，所以洞下的意思就是關不住，狂拉，一直在拉肚子，肛門就開了一個孔，也會導致堅積，沒有拉肚子，就是堵在那邊，動不了，像導致這種堵在那邊，那我們就要用什麼？利藥，就是用排大便攻下的藥來攻下，像承氣這一類的，如果是堵在胃我們用調胃承氣，如果堵在腸我們用小承氣，如果呢是堵在大腸我們用大承氣。

【注】

疫死牛肉，有毒不可食，食之若洞瀉，為其毒自下，或致堅積，宜下藥利之。

※脯藏米甕中有毒，及經夏食之，發腎病。

這邊還有脯藏米甕中有毒，經夏食之發腎病，那個脯是什麼？用鹽醃製的肉。把它藏在米甕，那米其是屬土，那其實兩個性是相剋的。那或者是經過夏天來吃它，那夏天屬火，那火生土，土剋水，那就發腎病，因為它本身是鹹，那就發腎病，因為相剋。

【永諸按】

【注】

脯肉藏米甕中，受濕熱鬱蒸之氣，及經夏已腐者，食之腐氣入腎，故發腎疾。

【治自死六畜肉中毒方】

用黃柏搗屑，取方寸匕服。

【永諸按】

那我們再來看治自死六畜中毒方，就是治療我們吃到自死六畜，那這六畜是自己死亡的，不是老死的，是自己死亡，因為我們不曉得它是怎樣自己死亡，是否去吃到毒的東西，像牛吃到夾竹桃的葉子等，所以方式是用什麼？用黃柏搗屑，黃柏裏面含有小檗鹼，像黃連、黃芩、黃柏這三樣都有小檗鹼，其實它們都可以對腸胃道的一些發炎有所治療，所以說用黃柏搗屑，取方寸匕來服用，其實這個用黃連解湯就可以了。

【注】

六畜自死，肉中有毒，中其毒者，以此方服之，苦能解毒也。

【治食鬱肉漏脯中毒方】

燒犬屎，酒服方寸匕。每服人乳汁亦良。飲生韭汁三升亦得。

【永諸按】

治療食鬱肉還有漏脯中毒的方，漏脯就是這個乾肉會滴水，表示那乾肉有吸到一些濕氣，那導致它的鹹度不夠，已不能防腐了，敗壞出水，吃了會食物中毒。然後他是用什麼？用燒犬屎，把狗大便燒乾磨成粉末，然後用酒來吃方寸匕，那或者是服人乳汁也可以。這裏有三種治療方式，一個是吃狗大便，那另外一個是喝人乳，最後一個是吃生的韭菜汁三升也可以，為什麼要吃生的韭菜汁呢？韭菜跟薤白其實是一樣的，它們是辛溫的，但氣濁會下氣，韭菜汁溫的，它的氣是比較重濁的，會下氣，所以會讓腐敗的食物從大便那兒排出來。那人乳是比溫潤的，也是幫助它排下去，那狗大便和酒服呢？其實吃了我看基於正常人的反應就吐出來了，當然你吃了就知道，所以它是從胃那邊把它吐出來，這是一種吐法，就像在美國有一個女生的獄警，看到裏面的犯人居然吃自己的大便，就因此患了精神病，然後求償，結果獲得判賠，這也是另一種催吐的方式。

【注】

鬱肉，密藏經宿之肉也。漏脯，經漏水之脯也。食之中毒，以燒犬屎、人乳汁、生韭汁，量其輕重而解之。

鬱肉就是悶住的肉，密藏經宿的肉，所以他是這樣講鬱肉，就沒有氣的流通，就是把一個肉密封的，這個就叫鬱肉。漏脯呢？它是經過漏水的脯，其實應該是說肉腐敗出水，我們有時候用鹽醃製的一些肉，當醃肉出汗，表示已經腐敗了，這個叫做漏脯，那這個也是壞掉的，吃了就會中毒。

【永諸按】

【治黍米中藏乾脯食之中毒方】

大豆濃煮汁飲之，數升即解，亦治狸肉、漏脯等毒。

【永諸按】

「黍米中藏乾脯」，黍就是一般黏黏的米，那黍米中藏乾脯，我們可以用現代來解釋，大家比較聽得懂，老闆我飯糰裏面要加燒肉，那這個飯糰裏面是加乾鹹的肉，若吃了中毒，表示是肉出了問題，因為黍米比較黏，有水氣，乾肉裏面雖然是鹹的，但是會吸水，吸水以後，鹽的濃度就不夠，就會壞掉，壞掉自然吃了就會中毒。那他治療的方式呢？用大豆，大豆就是黃豆，用大豆煮濃汁，就是豆漿，數升就是喝三碗，升就是一碗，所以就是喝好幾碗豆漿就會好了，那像這個也是治療狐狸的肉脯這個毒，這種方式也可以。這樣比較起來，那個我覺得肉脯的那個狗屎燒酒服，我還寧願喝豆漿，不要吃狗大便，太恐怖了。

【注】



同上鬱肉。大豆汁亦能解毒。

【治食生肉中毒方】

掘地深三尺，取其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數沸，澄清汁，飲一升即愈。

【永諸按】

治食生肉中毒方，生肉，就是新鮮的肉，會中毒的是生肉裏面原本就有毒，有可能是被下毒。他說用地漿水，地漿水，他就掘地深三尺，其實我們的土壤，第一層是沙粒層，就一般層，那到下面三尺的部分，就是一個綿土層，三尺多大呢？我們的手腕高骨到手肘這個長度，這個叫做尺，這在古代就講尺，那邊的皮膚就叫做尺膚，在《內經》我們有尺膚之診，所以有三個手上臂這麼長，就是三尺，要挖這麼深，取它下面的土。三升就是三碗，要用雨水五升，就是用雨水五碗，把它煮沸，然後把這些汁用澄清了，喝一碗就好了，這個叫做地漿水。

【注】

地漿能解諸毒，掘得黃土有泉滲出，謂之地漿。三尺，大概言也，未見黃土，皆穢土，得黃土乃可取用。

【永諸按】

三尺並不只是一個大概而已，三尺是一個長度，我們手上臂長度的三倍，那個地方挖起來，大部分真的就是那個黏土了，有空可以去剛挖好地基的建築工地去看。

【治食六畜鳥獸肝中毒方】

水浸豆豉，絞取汁，服數升愈。

【永諸按】

治食六畜鳥獸肝中毒方，就是吃到六畜或鳥獸的肝導致中毒的方，水浸豆豉，豆豉就是黑豆去發酵的，那外面賣的食用豆豉都加鹽，那我們要拿的叫做淡豆豉，先把它浸，浸完了，絞取汁，服數升，數升則愈。

【注】

食禽肉獸肝，中毒在胃，故用豆豉湧吐其毒。

【永諸按】

豆豉的作用呢？其實他不是湧吐，是幫助腸胃的氣往上升，那個吃到鳥獸肝的中毒，因為肝膽受傷，升清得不好，比較差，肝主疏泄，所以用豆豉來升提他的氣。

※馬腳無夜眼者，不可食之。（夜眼一名附蟬屍）

【永諸按】

「馬腳無夜眼者不可食」，那一「夜眼一名附蟬屍」，就是蟬的樣子，附蟬的屍體。那蟬長什麼樣子，有沒有看過蟬？網路上搜尋就有了，它就是長這個樣子，馬的腳蹄是口樣的，這個叫夜眼，那如果沒有的話就表示這個馬有怪異，那有怪異就不要吃。

【注】

凡馬皆有夜眼，若無者其形異，故勿食之。

【永諸按】

這個「形異」就是先天有問題，就如同吃檳榔，有些人吃檳榔，那個檳榔子是往上長的，不往下垂的，這個叫做怪異，那種檳榔叫做倒吊子，有時候吃了會中毒死亡，因為它檳榔鹼的含量特別地高，是這樣的，古代也是有這道理，反正有所怪異就不要去吃它。

※食酸馬肉，不飲酒，則殺人。

【永諸按】

「食酸馬肉」，因為馬肉是酸的，我沒吃過所以我不曉得，一般大家都說馬肉是酸的，人肉是鹹鹹，因為古人講人肉鹹鹹，所以馬肉是酸的。那馬肉酸的，如果沒有去喝酒，「就會殺人」，因為過酸，那個氣會收起來，那為什麼要喝酒呢？喝酒幫助氣的流通，就是氣血收澀過度了，氣血不流通，會導致人的悶厥，也就是吃了以後整個氣都束起來出不去，所以

就要喝酒，那酒是水穀之悍氣，把這些氣往外導出去，如果他沒有喝酒，氣悶在內，性情會暴躁，就會想殺人。

【注】

馬肉味酸有毒，故飲酒以解之。

※馬肉不可熱食，傷人心。

【永諸按】

「馬肉不可以熱食，傷人心。」因為馬肉是歸屬於火，如果再加一個熱，變成重陽之物，那它本身入心，所以馬肉吃了，肉熱火盛恐傷心，所以要冷食這個馬肉。

【注】

馬屬火，肉熱火甚，恐傷心，當冷食之。

※馬鞍下肉，食之殺人。

【永諸按】

「馬鞍下肉，食之殺人」，因為馬跑會流汗，那邊馬鞍會吸收那個汗，那汗漬久了，下面那個坐的都浸到一些汗臭味，非常的臭，所以注這邊有講鞍下肉，久經汗漬，有毒，吃了會殺人，所以不要吃。

【注】

鞍下肉，久經汗漬，有毒，食之殺人。

※白馬黑頭者，不可食之。

【永諸按】

「白色的馬，黑色的頭，不可以吃」，白色的馬，黑色的頭，因為怪異，就是說我這整匹馬是白的，那竟然整個頭是黑的，那表示它的基因表現有問題。

【注】

《食療》云「食之令人癩」。

【永諸按】

《食療》說「吃了會讓人癩」，因為黑的地方在頭，黑色屬水，為陰，所以吃了這種白馬黑頭的肉，頭部的氣血會不足，就會產生癩病，所以說不可以吃。

※白馬青蹄者，不可食之。

【永諸按】

白色屬金，青色屬木，金克木，兩者相克，故不宜食之。那蹄部多筋，又屬肝，色青又肝色，肝氣重，食之不利足筋。

【注】

白馬青蹄，騎之不利，人食之必取害，故不可食。

※馬肉豬肉共食，醉飽臥，大忌。

【注】

馬肉屬火，肉屬水，共食已屬不和，若醉飽即臥，則傷脾氣，故曰「大忌」。

※驢馬肉合豬肉食之，成霍亂。

【注】

諸肉雜食，恐難消化，亂於腸胃，故成霍亂。

※馬肝及毛，不可妄食，中毒害人。

【注】

《漢史》云「文成食馬肝而死。故曰『不可妄食』。恐中其毒也」。

【治馬肝毒中人未死方】（馬肝一名懸）

雄鼠屎二七粒，末之，水和服，日再服。

【注】

馬食鼠屎則腹脹，是鼠能制馬也，故中馬肝毒，以此解之。

【又方】

人垢，取方寸匕，服之佳。

【注】

人垢，即人頭垢也。用方寸匕，酒化下，得吐為佳。

【治馬肉中毒欲死方】

香豉（二兩），杏仁（三兩）。

上二味，蒸一食頃，熟杵之服，日再服。

【方解】

《日華子》云「黑豆調中下氣，治牛馬瘟毒，杏仁下氣，氣下則毒亦解矣」。

【又方】

煮蘆根汁飲之良。

【方解】

蘆根味甘性寒，解諸肉毒。

※疫死牛，或目赤，或黃，食之大忌。

【注】

牛疫死，目或赤或黃，疫毒甚也，大忌食之。

※牛肉共豬肉食之，必作寸白蟲。

【注】

牛肉共豬肉食之，脾胃濕熱者，能生寸白蟲，當戒之。

※青牛腸不可合犬肉食之。



※牛肺從三月至五月，其中有蟲如馬尾，割去勿食，食之損人。

【注】

凡牛腸、肺，值三月至五月，濕熱交蒸之時，必生其蟲，戒勿食之。

※牛羊豬肉，皆不得以楮木、桑木蒸炙，食之令人腹内生蟲。

【永諸按】

「牛羊豬肉，皆不得以楮木」，楮木就是構樹，南部還蠻多構樹的，那構樹如果母的，他就會生果實，它果實是這樣一顆，然後上面鋪滿了紅紅的管狀物，很漂亮甜甜的，可以吃喔！如果是公的就是像荖藤，一條上面有很多細毛，楮木就叫做構樹，它的果實就叫楮實。牛羊豬都不要以楮木、桑木蒸炙，古人會拿楮來做紙，用來當柴，所以家裏旁邊會種構樹，種桑樹可以養蠶吐絲織布，那柴就是拿這個來做柴燒。所以古人就因為這樣覺得牛羊豬肉如果用楮木或桑木來烤，吃了就令人腹内生蟲，那我們判斷一下既然他火燒的話蟲就燒掉了，應該不太會，所以我們這句話就打個問號？或者是楮木或桑木燃燒的溫度比較低，使得蟲殺不死，或是他烤肉的方式有問題。

【注】

古人煉藥多用桑柴火，楮實子能健脾消水，楮木亦可燒用，何以蒸炙諸肉食之即生蟲乎？其或物性相反也。

※啖蛇牛肉有毒，食之殺人，不可食。

【永諸按】

啖蛇牛肉有毒，就是說牛不小心吃草吃到蛇了，那蛇是有毒的，毒液存在肉上，因此吃了會殺人，不可食。

【注】

啖蛇牛何以識認？惟毛髮向後順者是也。

【永諸按】

那這邊告訴我們啖蛇的牛如何去認識？吳謙說毛髮向後順者是也。我們看到這隻牛的毛，大部分都是往前的，往前的頭髮變成往後了，就表示這頭牛吃到蛇了。

【治啖蛇牛肉食之欲死方】

飲人乳汁一升，立愈。

以泔水洗頭，飲一升愈。

牛肚細切，水一斗，煮取一升，暖飲之，大汗出愈。

【永諸按】

這邊有講說治啖蛇肉食之欲死方，就是吃到蛇牛肉吃到快要死，我們的方法就是喝人乳，或者是用洗頭後的米泔水，喝一升。

還有牛肚細切煮來熱熱喝，大汗出就會好。牛肚就是牛的胃，有四個，有瘤胃、蜂巢胃、重瓣胃和皺胃。牛肚把它細切煮一升暖飲至大汗出就好了，可以用這樣來治療。

【注】

人乳能解馬肝、牛肉之毒，用頭垢吐其毒而愈，用牛肚不甚善。

【治食牛肉中毒方】

甘草煮汁，飲之即愈。

【永諸按】

那我們再來看治食牛肉中毒方，就是吃牛肉中毒，一般就是用甘草水來解毒。甘草有甘草甜酸可以治發炎和吸附毒性，減緩毒物的吸收，所以就用甘草煮來吃。

【方解】

甘草味甘，能解百毒。

※羊肉其有宿熱者，不可食之。

再過來羊肉，其實羊是屬於很熱的東西，那其有宿熱者不可以吃，本身是熱性體質的當然就不能吃，有些人吃羊肉，喝羊奶，吃到流鼻血，吃到長痔瘡，那這個就不能吃，就是說病者本身有宿熱，熱性體質的，不要去吃羊。

【永諸按】

【注】

羊肉性熱，若其人素熱者，忌食之。

※羊肉不可共生魚酪，食之害人。

【永諸按】

那羊肉不可跟生的魚酪一起吃，就是不可跟生魚，乳酪同食，因為羊肉熱很容易就讓它酸了，因羊肉性熱，食下去胃那邊會過熱，會讓這些生魚酪食很快發酸，所以也不好。

【注】

羊肉熱，與生魚、酪乳共食，必不益人也。

※羊蹄甲中有珠子白者，名羊懸筋，食之令人癩。

【永諸按】

羊蹄的甲有珠子白者叫做羊懸筋，這個不要吃，像那種白白的，表示它有些積氣，有些痰氣結在腳那邊，因為甲屬於肝，所以它叫羊懸筋，白色的筋，就是屬於我們一些氣堵、筋堵，吃了後會使你的頭氣流通不好，因為它是聚集起來的氣，所以吃了會發癲，原因在這邊。

【按】

此義未詳。

※白羊黑頭，食其腦作腸癰。

【永諸按】

那同樣之前有白馬黑頭，現在是白羊黑頭，這就怪異了，如果吃它的腦，因為羊是熱性的，而羊腦在頂上，更熱，所以吃它的腦，會使腸太熱做腸癰，因為羊是熱的，那它的頭的腦又是在重陽之處，所以更熱，吃下去會使腸做腸癰，腸癰就是腸生癰膿。

【注】

諸腦有毒，惟此羊腦食之作腸癰。

※羊肝共生椒食之，破人五臟。

【永諸按】

那羊肝共生椒食之，這椒也是屬火，羊的肝也是熱的，反正羊整體都是熱的，如果又跟生椒，那火上加油，那整個五臟恐怕就被火燒到充血發炎出血，所以會損人五臟，到胃傷胃，到腸傷腸，到大腸傷大腸，那飲食這東西跑到肝那邊就傷肝了，所以會破人五臟。

【注】

羊肝、生椒皆屬於火，共食恐損傷人五臟也。

※豬肉共羊肝和食之，令人心悶。

【永諸按】

那豬肉共羊肝和食之，令人心悶，那羊也是屬於熱嘛，屬於火，那豬肉是水，所以豬肉性比較涼的，那吃下去呢？一熱一寒，所以就令人心悶了，因為陰陽不調和，就氣滯了。

【注】

豬肉滯，羊肝膩，共食則氣滯而心悶矣。

※豬肉以生胡荽同食，爛人臍。

【永諸按】

那豬肉跟生胡荽，同食會爛人臍，豬肉屬水嘛，那生胡荽呢？胡荽就是人家一般講的芫荽，如果你把它們合一起吃，會使人的臍會爛掉。那胡荽因為它是綠色的，然後辛香嘛，就會往外走，所以吃到這兩個東西的話，豬肉的水氣會被發肚臍那邊，所以會爛人臍，是這樣子。

【注】

胡荽與豬肉不可同食，不可多者，恐動風疾。云爛人臍，此義未詳。

※豬脂不可合梅子食之。

【永諸按】

那豬脂，就是豬油啦，不可以跟梅子一起吃，梅子是酸收嘛，那豬油的氣滑利，我們如果路上鋪了一層油就會很滑，所以油的性呢？就可以幫助走三焦水道，像有些人氣虛，皮膚都乾澀，血液流動的很乾澀，像這種的，在我們那個金匱那邊有提到嘛，我們是用豬膚嘛，所以一樣這是用豬脂，這個人就缺油，現在很多人都不吃油，其實是錯誤的，吃油可以幫助血管的滑利，可以讓內臟有緩衝，就是會潤滑，那我們三焦淋巴也會潤滑，也可以讓氣走的快一點，氣走的不好其實要吃油。那梅子是酸澀嘛，所以他收，收這些氣。

【注】

豬脂滑利，梅子酸澀，性相反也，故不可合食。

※豬肉合葵，食之少氣。

【永諸按】

豬是水畜，而葵是冬菜，其子為冬葵子，用於妊娠小便不利。兩者合食，氣會過沉，導致少氣。

【按】

此義未詳。

※鹿肉不可合蒲白作羹，食之發惡瘡。

【注】

鹿肉性溫，九月至正月堪食，他月食之，則冷痛。如和蒲作羹食之，發惡瘡，此義未詳。

※麋脂及梅李子，若孕婦食之，令子青盲，男子傷精。

【永諸按】

青盲就是青光眼，眼內的壓力過大所造成的。

【集注】



李彥曰「人目以陰為體，以陽為用。麋，陰獸也。梅及李味酸苦，亦屬陰類。孕婦三物合食，則陰氣太盛，陽氣絕少，故令子青盲也。男子精氣宜溫暖，陰盛則精寒」。

※《本草》云「麋脂令陰痿」。

【永諸按】

陰痿就是陰的不足，也就是陰莖的充血不足，導致硬度不夠。

【按】

麋蹄下有二竅，為夜目。《淮南子》云「孕婦見麋而生子四目」，今三物合食，令子青盲，皆物類相感，胎教慎之。

※獐肉不可合蝦，及生菜、梅、李果，食之傷人。

【注】

獐肉性溫，八月至十一月食之勝羊肉。餘月食之動氣，蝦能動風，生菜、梅、李動痰，合食之皆令人病。

※白犬自死不出舌者，食之害人。

【注】

凡犬死必吐舌，惟中毒而死，其舌不吐，毒在內也，故食之害人。

※痼疾人不可食熊肉，令終身不愈。

【永諸按】

那痼疾的人不可以吃熊肉，會令終身不愈，現在那有熊可以吃，就是有痼疾，久病的人，不可以吃熊肉，那他說主要的原因是熊性猛悍，吃了痼疾永不除。

【注】

人有痼疾，不可食熊肉，因熊性猛悍，食之痼疾永不除。

※食狗鼠餘，令人發瘡。

【永諸按】

狗鼠餘就是狗和鼠吃剩下的東西。那吃狗鼠餘，令人發瘡，現在飲食這麼好應該很少了，可能在落後國家才有。那狗鼠餘因為狗的涎液應該有很多細菌，那我們人胃不如狗胃，那同樣也不如老鼠那個胃，因為牠們是腐食性的，所以裏面胃腸比較能承受這種爛掉的東西，那人不是啦，那人吃這種東西一定會有中毒，所以說一定會發瘡。

【注】

狗鼠食物有餘存者，其物必有涎滴，因涎有毒，人若食此物，必發瘡。

【治食犬肉不消，心下堅，或腹脹、口乾大渴，心急發熱，妄語如狂，或洞下方】

杏仁（合皮熟研用，一升）。

以沸湯三升，和取汁，分三服，利下肉片大驗。

【永諸按】

那這邊還有一個，治食犬肉不消，心下堅，或腹脹，口乾大渴，心急發熱，妄語如狂，或用吐的方式，如果吃錯東西用吐的，也許會比較好，但他已經跑到比較下面了，腹脹，口乾大渴，心急發熱，妄語如狂，還有洞下，已經走到腸了，所以要幫助他，以通，用通法來通之，所以用杏仁，杏仁可以幫助大腸分泌，分泌那些液體，那不要使毒液呢，毒液進到我們身體裏面。那邊是說以沸湯三升，就是煮沸的水三碗把它們合在一起，分三次吃，如果可以把他的肉片呢利下來，效果就會非常的好。

【方解】

此以相畏相制之義也，犬肉畏杏仁，故用此而諸證悉除矣。

※婦人妊娠，不可食兔肉及鰲、雞、鴨，令子無聲音。

【永諸按】

婦人妊娠不可以吃兔肉及鰲、雞、鴨。「婦人妊娠」懷孕的，「不可食兔肉及鰲、雞、鴨，令子無聲音。」，原因是因為有些吃兔肉會兔唇；吃鰲肉，因為鰲的頭比較短，鼻子變成朝天鼻，有沒有看過鰲的鼻子，鰲就是這樣變成豬鼻，這就是鰲的鼻子，所以鰲會像豬鼻；吃羊肉就會使得兒子變很熱，長很多癰瘡；吃了狗，一出生旁邊的狗都在叫，狗也會叫，因為牠聞到吃狗的味道，所以吃狗肉為什麼狗會去叫你就是這樣。因為牠聞到你身上有狗肉表示你有吃狗肉，牠們害怕，所以牠要叫你；吃雞鴨令子無聲，因為雞的舌短短的，鴨的舌也比較短，所以雞鴨叫的聲音都比較短，所以不要去吃牠。

【注】

妊娠食兔肉，令子缺唇；食鰲肉，令子短項；食羊犬，令子多熱；食雞鴨，令子無聲音。此數者，妊婦皆不當食也。

※兔肉不可合白雞肉食之，令人面發黃。

【永諸按】

「兔肉不可合白雞肉食之。令人面發黃」，這是說兔令人發黃，因為兔都躲在洞裏，所以兔是屬於比較寒的，兔肉是屬於比較酸的，白雞肉得庚金太白之象，雞屬風能助肝火，兩物合食可以耗氣，因為酸寒會使氣流動不好，一個是走肝的血，所以濕跟肉合在一起，所以他說會導致發黃。

【注】

兔肉酸寒，多食損元氣，絕血脈，令人萎黃。白雞雖得庚金太白之象，實屬風木，能助肝火。二物合食，動脾氣而發黃，故不可合食。

※兔肉著乾薑，食之成霍亂。

【永諸按】

「兔肉著乾薑食之。成霍亂」，兔肉跟乾薑吃了會成霍亂，因為兔肉酸寒，乾薑辛熱，物性相反，一寒一熱，吃了會霍亂。

【注】

兔肉酸寒，陰性也，乾薑辛熱，陽性也，性味相反，同食者必成霍亂。

※凡鳥自死，口不閉，翅不合者，不可食之。

【永諸按】

「凡鳥自死，口不閉，翅不合者，不可食之」，一般鳥死口會開、翅會合，如果鳥死掉嘴巴不開，毒氣在裏面，有所怪異，一定是中毒死掉的，就不要去吃牠。

【注】

諸鳥自死，必閉口斂翅，若開口張翅，恐有毒，不可食。

※諸禽肉，肝青者，食之殺人。

【永諸按】

「諸禽肉肝青者，食之殺人」，肝青者，中毒了，就像牡蠣都變綠色了，你還敢吃嗎？所以肝一般要紅色，變青色就是肝臟出血了，裏面都出現瘀血了，這種不要吃，吃了會殺人。

【注】

肝青者，被毒所傷，若食之必殺人。

※雞有六翻四距者，不可食之（距，雞腳爪也）。

【永諸按】

「雞有六翻四距者，不可食之」，雞有四隻腳，六翻（音合，鳥類羽毛中的硬梗），這個很怪異啦，不要吃。

【注】

形有怪異者，有毒，故不可食。

※烏雞白頭者，不可食之。

【永諸按】

「烏雞白首者，不可食之」，烏雞白頭也不可以吃牠，黑色的雞但頭是白的，這也是怪異，可能吃了也會生到一些癩癩的病。

【注】

色有不相合者，有毒，不可食。

※雞不可合葫蒜，食之滯氣。

【永諸按】

「雞不可共葫蒜食之，滯氣」，雞蒜可以同時動風動痰，因為蒜頭是讓氣往下走，雞肉是讓氣往上升，所以一個往上拉，一個往下走，氣就僵在那邊，就不動了就是氣滯，氣滯然後痰生。

【注】

雞蒜同食，能動風動痰，風痰發動，故氣滯。

※山雞不可合鳥獸肉食之。

【永諸按】

「山雞肉不可合鳥獸肉食之」，山雞因為吃蟲蟻有毒，跟鳥獸戒合食，關於這個，我們也不清楚，因為我們現在也沒有吃這種肉。

【注】

山雞食蟲蟻有毒，與鳥獸肉相反，故戒合食。

※雉肉久食，令人瘦。

【注】

雉肉小毒，發瘡疥生諸蟲，以此則令人瘦。

※鴨卵不可合鰲肉食之。

【注】

二物性寒發冷氣，不可合食。

※雀肉不可合李子食之。

【注】

雀肉性暖大溫，李子性寒味酸，溫得寒酸而滯氣，故不可合食。



※婦人妊娠，食雀肉飲酒，令子淫亂無恥。

【注】

雀之性淫，酒能亂性，妊娠當戒食之，古慎胎教也。

※燕肉勿食，入水為蚊龍所啖。

【注】

蚊龍嗜燕，人食燕者，不可入水。雷公曰「海竭江枯，投游波而立泛，以蚊龍嗜燕故也」。凡渡江海者，切不可食燕肉。

【鳥獸有中毒箭死者，其肉有毒。解之方】

大豆煮汁，及鹽汁，服之解。

【方解】

箭傷有毒，凡鳥獸被箭死者，肉毒，人食之，先服鹽汁，次服豆汁，解不及者死。

※魚頭正白如連珠至脊上，食之殺人。

※魚頭中無腮者，不可食之，殺人。

※魚無腸膽者，不可食之，三年陰不起，女子絕生。

※魚頭似有角者，不可食之。

※魚目合者，不可食之。

【永諸按】

「魚頭正白如連珠至脊上，食之殺人」，魚頭是白色的，表示那邊有氣堵到。那如連珠呢，就像連著的一個珠子，一顆一顆的，到脊上，其實這個也是代表有寄生蟲，或者是這個魚呢，牠脊椎那邊有一些氣堵，就是中一些毒，所以牠才長了一些這種類似毒物的東西。

【永諸按】

「魚頭中無鰓者，不可食之，殺人」，魚呢，魚頭的鰓本來就在魚頭那邊，那魚頭沒有鰓表示這個魚是怪異的，很奇怪的，那不可以吃牠，會殺人。

「魚無腸膽者，不可食之，三年陰不起，女子絕生」，其實這都是怪異啦，魚應該有腸有膽，沒有膽怎麼是魚呢？除非是現在，現在就是那個塑膠做的，所以古人可能也有想到啦，現代的人還用這種塑膠來騙人。像之前的土龍啊，土龍酒是用塑膠下去浸的，這個不可以吃。那吃了以後，塑化劑嘛，這三年後陰不起，女子絕生，嗯，古人有先見之明，現在有用塑膠去做這種東西。

「魚頭似有角者，不可食之」，魚頭有角呢？就是魚要化龍了，那修行很久的，這也是神靈怪異，靈異的不可以吃。

「魚目合者，不可食之」，魚的眼睛又沒有眼瞼怎麼會合目呢？所以這都是怪異啦，一定有毒。

【注】

以上皆怪異之形色，必有毒也。

※六甲日勿食鱗甲之物。

【永諸按】

六甲日呢？那甲是和鱗甲有關係，它是告訴我們不要去吃鱗甲的東西，可能牠的身體的一些成分會有所改變，產生一些毒素，所以六甲日的時候不要去吃鱗甲的東西。

【注】

六甲值日，食鱗甲物犯其所忌，故曰「勿食」。

※魚不可合雞肉食之。

【永諸按】

吃。那魚的話，不可合雞肉食之，那這邊有說魚是屬火，那雞屬木，所以「風火相煽」不要。其實魚跟雞，雞會吃魚，所以這兩個會相剋。

【注】

魚屬火，善動；雞屬木，生風。風火相煽，故勿合食。

※魚不得合鷓肉食之。

【永諸按】

那魚不可合鷓鷲肉吃，鷓鷲吃魚，所以這個相剋，就不可以吃。

【注】

鷓嗜魚，凡物相制相犯者，皆不可合食。

※鯉魚不可合小豆藿食之，魚子不可合豬肝食之，害人。（小豆藿即小豆葉也）

※鯉魚不可合犬肉食之。

※鯽魚不可合猴、雉肉食之。

※鯢魚合鹿肉生食，令人筋甲縮。

※青魚不可合胡荽及生葵並麥醬食。

※鱧不可合白犬血食之。

【永諸按】

「鯉魚不可和小豆藿食之」，魚的子就是魚蛋，像烏魚子、魚子醬，都不可以和豬肝食，會害人。那這都需要思考一下為何不可以吃，要看。

「鯉魚不可和犬肉食之」，那鯉魚就是淡水魚這一類的，會利水。因為犬肉是香肉，其實在五行上，它是歸在脾，兩者相合，脾氣過旺，會傷腎水。

那「鯽魚不可合猴，稚肉食之」，「鯢魚也不可合鹿肉生食，會令人筋甲縮」，鹿肉是熱的，所以可能會讓耗津的能力更強，所以讓他筋甲縮。

「青魚不可和胡荽及生葵並麥醬食」、「鱧魚不可和白犬血食之」，這個現代會吃到機會應該都很少。

【注】

以上六條，皆能助熱動風，合食俱不宜。

【永諸按】

這邊注釋說以上六條都是能助熱動風，所以合食俱不宜。

※龜肉不可合酒果子食之。

【永諸按】

「龜的肉不可和酒果子食之」，其實龜是比較有靈性的，龜一般用龜板，不可以和酒及果子一起吃。酒性熱，果子酸澀會往內走。龜是屬於比較緩慢，會和酒性質相抗，一種是龜肉和果子，因為果子是酸屬於陰，所以龜跟果子吃在一起就變成重陰，所以就不適合吃。

【注】

龜多神靈，不可輕食，若酒果合食，更非所宜也。

※鰲目凹陷者，及腹下有王字形者，不可食之。其肉不得合雞鴨食之。

【永諸按】

「鰲目凹陷者，以及腹下有王字形者，不可食之。其肉不得合雞鴨食之」，腹下有王字就表示，這個也有變異。眼睛凹陷就表示牠有中毒，像之前亞馬遜河有一些毒水啦，會令動物產生變異，像鱷魚的眼就變白內障。那腹下有王字表示修行很久，這隻是老鰲了，這個有神異不可去吃。那他的肉因為跟雞鴨是相反的，不可以合吃。

【注】

鱉無耳，以目為聽，目凹陷，及腹有王字形者，皆有毒，慎之。性與雞鴨相反，故不可合食。

※龜鱉肉不可合莧菜食之。

【永諸按】

「龜鱉肉不可合莧菜食之」，莧菜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赤莧仔（台語）那類的，烏莧仔（台語），都是屬於莧菜。那龜鱉的肉不可以跟他一起吃，主要的原因他們是說龜鱉的肉都跟莧菜相反，若合食就成鱉瘕。

【注】

龜鱉皆與莧菜相反，若合食之，必成鱉瘕。

※蝦無鬚及腹下通黑，煮之反白者，不可食之。

【永諸按】

蝦如果沒有鬚還有腹下通黑，表示這個地方是有毒，煮了變白色的，不可以吃。因為蝦煮了要變紅，所以表示有問題了，居住環境或者這隻蝦有遭受毒物。

【注】

無鬚腹黑反白者，怪異之蝦也，故不可食。

※食膾飲乳酪，令人腹中生蟲為瘕。

【永諸按】

「食膾飲乳酪，令人腹中生蟲為瘕」，那膾的話就是現在吃的生魚片，生魚片叫做膾，或者是雜肉，這邊比較偏向生魚片，如果跟乳酪，就會讓人肚子生蟲為瘕，因為寄生蟲沒有殺掉。

【注】

膾乃牛、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乳酪酸寒，與膾同食則生蟲為瘕，故戒合食。

【膾食在胃不化，吐不出，速下除之，久成病，治之方】

橘皮（一兩），大黃（二兩），朴硝（二兩）。

上三味，以水一大升，煮至小升，頓服即消。

【永諸按】



這邊「膾食在胃不消化，吐不出，速下除之，久成病，治之方」，他是用橘皮通上面的氣，通中焦到上焦的氣，那大黃攻下存在裏面的東西，其實這有點像大黃、芒硝、甘草，就調味承氣湯再加個橘皮。

【方解】

橘皮解魚毒，得硝黃使下從大便而出也。

【食膾多不消，結為病。治之方】

馬鞭草。

上一味，搗汁飲之。或以薑葉汁飲之一升亦消，又可服吐藥吐之。

【永諸按】

「食膾多不消，結為病。治之方」，他用馬鞭草或者是用薑葉汁飲之吐藥。其實馬鞭草他說主治血癥，破血殺蟲，那薑葉解毒，因為它像馬的鞭，所以如果是紅色的它可以破血，也可以幫忙生髮啦，因為看起來就像頭髮。

【方解】

馬鞭草主治癖血癥，破血殺蟲，薑葉解毒，皆可用之。

【食魚後食毒兩種煩亂，治之方】

橘皮濃煎汁，服之即解。

【永諸按】

「食魚後食毒兩種煩亂治之方」，用橘皮來和這個氣。

【方解】

橘皮味苦辛溫，下氣通神，故能解毒。

【食魚中毒方】

蘆根煮汁，服之即解。

【永諸按】

那吃到魚中毒的方呢？用蘆根汁來通利腸道。像那河豚魚很毒，吃錯了就掛了。河豚呢用什麼？用蘆根來解。

【方解】

即河豚魚，味美其腹腴，呼為西施乳。頭無腮，身無鱗，其肝毒，血殺人，脂令舌麻，子令腹脹，眼令目花，惟蘆根汁能解之。

※蟹目相向，足斑，目赤者，不可食之。

【永諸按】

蟹目相向呢？蟹的日本來是相反的不會相向，如果呢螃蟹眼睛是相向的，這個有問題，那他的腳還有斑，其實都中毒了，變異了。就像人呢如果中毒了會產生很怪的形狀，像有些人去美容阿裝了很多東西，臉都變得很奇怪，這都不要吃。

【注】

蟹目相背，若目相向，足斑目赤者，有毒，故戒勿食。

【食蟹中毒治之方】

紫蘇煮汁飲之三升。紫蘇子搗汁飲之亦良。冬瓜汁飲三升，食冬瓜亦可。

【永諸按】

那如果吃到螃蟹中毒呢？那我們治療的方式就是用什麼？「紫蘇煮汁飲之三升」。那把紫蘇搗汁喝了也是不錯的，或者是用冬瓜汁呢喝三碗，吃冬瓜也可以。所以螃蟹中毒可以用什麼？紫蘇跟冬瓜。其實螃蟹因為它是熱性的，所以用冬瓜來解。為什麼用紫蘇呢？紫蘇也是熱性的，紫蘇主要是幫助螃蟹的消化，因為螃蟹有時候在裏面不好消化，用紫蘇來解他的一些毒。

【方解】

紫蘇、冬瓜，俱能解蟹毒，故用之。

※凡蟹未遇霜多毒，其熟者乃可食之。

【永諸按】

那凡蟹沒有經過霜，就是蟹本身就是熱的，如果沒有遇到霜，就是用冷來壓抑它的時候，那熱性更熱，所以多毒，而且螃蟹一定要煮熟才可以，不然蟹殼裏面很多寄生蟲，你會吃進去，就得了寄生蟲病了。

【注】

蟹未經霜有毒，不可生食，經霜則毒無。

※蜘蛛落食中，有毒，勿食之。

【永諸按】

那蜘蛛如果掉落到食物中，有毒不要吃。其實也髒髒啦，沒有人會想吃。

【注】

蜘蛛有毒，凡落食上不可食，有毒故也。

※凡蜂蠅蟲蟻等多集食上，食之致痿。

【永諸按】

「凡蜂蠅蟲蟻多集食上」，不要吃，因為蜜蜂、蒼蠅的腳會沾到一些骯髒的東西，搞不好牠剛從廁所爬出來的，甚至剛從大便那邊飛來的，那你再吃跟吃大便一樣，所以就不要去吃，吃了會食物中毒，那腸胃就不好的人，會拉肚子。我們講痿是屬於陽明，所以胃腸的好好就導致了這個痿病。

【注】

蟲類有毒，凡蟲集食上者，食之則致痿。

果實菜穀禁忌並治第二十五

※《內經》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果實菜穀皆地產也。又云「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菜為充，是以草實曰蔬，木實曰果」。禮云「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梨曰攢之」，則治果實有法矣。烹葵斷壺，紀乎幽風，芥醬羹，以養父母，則用五菜有道矣。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則配五穀有方，然其物有不宜常食者，有不宜食者。經云「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人安可不知其所禁忌乎？

【永諸講解】

好我們來看「果實菜穀禁忌併治第二十五」，那《內經》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就是酸苦甘辛鹹。那天食人應該是六氣才對，六氣是風寒暑濕燥火。那果實、菜穀都是地所產的，所以我們吃的東西首先進到腸胃，那會影響到人的身體。那每個人吃的不一樣，就會導致五臟的偏勝，進而產生疾病。

那又說「五穀為養」，我們說五穀為養，因為主要它是澱粉，那澱粉是多醣，對胰臟才會幫助。

那「五果為助」，水果類大部分是提供一些快速的能源，因為它裏面含有果糖，是單醣類，那長期吃水果對胰臟並不好，因為胰臟沒辦法去分泌消化酶，主要是果糖、葡萄糖都已經是單醣了，那胰臟就沒辦法去分泌雙醣酶啊澱粉酶，所以對脾胃是不好的。

那「五菜為充」，充呢，因為五菜裏面都含有纖維質，所以我們多吃菜可以讓我們大便變得比較多、厚實，因為纖維沒辦法消化嘛，所以這邊講「五菜為充，是以草實曰蔬」，就像那個瓜藤有沒有？像蔓生的植物一般都叫做草啦，像菜瓜，所以「草實曰蔬，木實曰果」，因此木本植物的叫果，草本植物的叫蔬。

《禮》云「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梨曰攢之」，那這個就是治果實的法，或者是栽種的方式，如何栽種才讓它果實變多，或者是如何去烹調，或者像我們栗子都是用炒的，那棗有些是等它熟變成紅棗，也是吃新的，不過生的棗對胃腸比較差一點，你如果咳嗽的話，吃到生棗就很容易咳嗽，因為它太涼屬於涼性的。

那「桃曰膽之」，桃子有它的嫁接方式，梨也一樣，像高接梨子就是用嫁接的。

那「烹葵斷壺，紀乎豳風，芥斷羹」，那芥我們說芥末嘛，芥末醬、羹，用來養父母。那五菜有道，五種蔬菜有它烹飪的方式。那牛適合稌，羊適合黍，豚、豬適合稷，犬適合粱，雁適合麥，那麼配五穀就有方法了。就是說你吃牛肉就要吃稌米，吃羊肉適合吃黍。「然其物有不宜常食者」，不適合常常吃的；「有不宜食者」，有不適合吃的。那經云「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的生本來是五味，因為味就是屬於陰嘛，那氣就是屬於陽，所以我們的草啊、水果啊都有氣味。那「陰之五宮，傷在五味」，就是像我們的五官如果過食的話就會傷到。「人安可不知其所禁忌乎」，我們人呢又怎麼可以不知道要禁忌吃什麼呢？

※果子生食生瘡。

【永諸按】

果子生食容易生瘡，因為有些是太甜，太甜會讓氣血流動變慢，變慢有所積聚，有時候就會生瘡，所以果子之性最主要的是因為它什麼？它甜，那另外有些果子是酸，所以有些會作脹，有些會生瘡。

【注】

果生之性，多濕多熱而有毒，或生食之，故令生瘡，腹脹作泄。

※果子落地經宿，蟲蟻食之者，人大忌食之。

【永諸按】

「果子落地經宿」，宿就是經過一個晚上，那一般我們果子落地會接受地氣，怎麼講地氣呢？因為我們在一個空間裏面，比如說我們在房子的一樓。那一般在離地三寸的時候是地氣所影響的，就是溼氣啦，那整個溼氣大概是離地三尺七寸，實際上應該講說就是我們膝蓋的高度的，我們坐著膝蓋的高度。在這個空間以下，大概是屬於陰，因為這邊一些水溼之氣就會生在這邊，所以地下的溼氣會比較重，因此你果子落地呢，它浸了一些溼氣，就容易發酵，所以就不好了，而且蟲蟻又食它了，它就更容易敗壞，那就不要去吃，原因是在這邊的。

【注】

凡果落地，隔夜尚不可食，而況蟲蟻食者乎？見之者切不可食。

※生米停留多日，有損處，食之傷人。



【永諸按】

那一「生米停留多日，有損處，食之傷人」，就是說它表皮已經不完整。一般生米古代是還有米的殼在，那一般我們現在吃的米呢，像白米是連胚芽就是表面的種皮都去掉了，那如果表面的種皮還留著的就是所謂現在講的胚芽米。那這個生米呢因為停留多處，有所損，有些破損的地方，因為裏面澱粉嘛，會有一些溼氣進入，那溼氣進入有可能就發霉啊，有些已經長黴菌了，但是我們人眼看不出來，不要以為看起來乾乾淨淨的，實際上它已經開始發霉了，所以如果整個麵包如果發霉喔，就不要去吃啦，因為它你沒看到的地方它菌絲已經到了，只不過它還沒有足夠到一個程度讓你看到它。

【注】

凡食之物停留多日，或隔夜者，若有損處，即蟲鼠所嚙之餘，皆有毒傷人。

※桃子多食，令人熱，仍不得入水浴，令人病寒熱淋瀝病。

【永諸按】

「桃子多食，令人熱」，桃、杏這些都是屬於溫的，如果吃很多就會讓人熱，那你吃了桃子因為體內會熱嘛，所以不得入水淋浴，會令人病寒熱，就是溫差太大，會傷於寒了。我們所謂的傷寒就是我們人感受了溫差，那調適不是很好。比如說他桃子吃了身體很熱，突然進入到水裏面、泡在冷水裏面，它溫差相差太大了，那就會令人病什麼？寒熱淋瀝的病。

【注】

桃味甘酸性熱，若多食者，令人熱。入水浴者，則濕與熱相搏，不得宣散，故令人外寒熱，內成癰症也。

※杏、酪不熟傷人（一云殺人）。

【永諸按】

那杏呢還有酪呢如果還沒有熟，就會傷人，杏跟酪，酪就是牛乳去做成的，像我們的那些乳酪。那杏沒有熟的話、太生的話會傷人，就是它裏面還有一些鹼，因為杏裏面有那個氰胺，所以沒有把它煮過的話，它的氰胺就會存留比較多，所以會傷人。那至於酪不熟會傷人，可能本身裏面有的一些不好的成分，必須經由什麼？經由煮熟把它破壞，就像我們的附子一樣，附子一定要煮，沒煮的話它的那個烏頭鹼容量太大會傷到人，所以這邊「杏、酪不熟傷人」，那大家可以去思考為什麼酪不熟會傷人，裏面有什麼東西會使人中毒。

【注】

杏味酸苦有毒，酪釀未熟，若食之，恐害人也。

※梅多食，壞人齒。

【永諸按】

那「梅多食，壞人齒」，梅子它有些酸，酸會腐蝕鈣質，那我們人齒即是鈣質的部分，吃太多會傷害到鈣質，會腐蝕牙齒，所以梅多食會壞人齒。

【注】

梅味苦酸，若多食者，令人齒損，齒者骨之餘也，因腎主液而合骨，故傷齒。

※李不可多食，令人臃脹。

【永諸按】

那李子不可以多食，李子澀澀，主要是澀，澀的性就是走得不順，有收的性，那吃的太多的李子整個氣血就走得不順，所以就令人臃脹，肚子就脹起來了。

【注】

李味酸澀，若多食，則中氣不舒，故令人腹脹。

※林檎不可多食，令人百脈弱。

【永諸按】

「林檎不可多食，令人百脈弱」，一般講的林檎就是現在講的蘋果，那蘋果不可吃太多，它也是澀啦，不過李子是直接影響到胃腸，那林檎也是可以影響到胃腸，因為蘋果也是澀的，

它有一點甜甜澀澀的，所以吃蘋果會便秘，可以用來止瀉，李子也是有這種性。那蘋果吃多的話，胃腸消化就是營衛之氣出去會變得比較慢，所以就令人百脈弱。

【注】

林檎味酸澀，多食則令百脈不得宣，故脈弱。

※橘柚多食，令人口爽，不知五味。

【永諸按】

「橘柚多食，令人口爽，不知五味」，橘柚都屬於寒性的，都是酸寒的，那如果吃太多呢，橘子酸酸甜甜的好吃，吃了覺得很舒服，但是反而會不知五味，因為太過酸收，抑制脾胃，橘子跟柚子都是屬於肝的部分，肝之果，所以它吃的話會抑制脾，那脾氣虛的話，不知道五味，脾的氣不足虛的話，他就會不知道五味。有些人告訴你說吃飯沒味道、口淡，那這個病就是在脾。

【注】

《尚書》注「小曰橘、大曰柚」，二者其味皆酸而性寒，若過食，則口雖爽而五味不知焉。

※梨不可多食，令人寒中。金瘡、產婦亦不宜食。

【永諸按】

梨子不可多食，梨子是屬於寒的，凡是水分多的水果就是屬於寒性的，因為它水多，你想一杯熱水把它加水進去，它是不是就降溫了？所以這種水分多的水果，對中醫來講就是屬於寒性的，那吃得太多就令人寒中，就是脾胃、中焦就會變冷。那即使是金瘡、產婦也不適合吃，我們覺得說它有很多水啊，吃下去不是很好嗎？金瘡不是有熱嗎？不是應該吃嗎？那問題是不一樣，我們有時候太一廂情願。我們人有金瘡代表氣血是走外的，那裏面的氣血就少！所以你飲食吃進去，先影響到腸胃、臟腑、陰，所以會讓這邊的氣堵住，但是並不會影響在表部這邊的熱氣，不會說吃進去就把表部這邊的熱氣去掉，不會，因為腸胃這邊堵住了，本來有一些水要出去滅火，就沒有了。所以有時候反而會什麼？會更熱，所以不一定吃到涼的就能滅外部的火，只是會讓胃熱的人舒服，但是上焦的這部分因為血送不太出去，所以反而有時候變熱，不一樣。不是整個吃下去就滅火，那如果這樣吃冰最退火啊，不是，反而我們醫是用什麼？石膏，這不一樣。

【注】

梨味甘酸性寒，若過食則令人中焦寒，金瘡、產婦更宜戒之。

※櫻桃、杏，多食傷筋骨。

【永諸按】

那一「櫻桃、杏，多食傷筋骨」，那就表示這些東西裏面有一些東西是對骨頭是不好的，也許他的鉀離子含量高，或其他問題，像香蕉啊、楊桃鉀離子含量高就會傷到筋骨，那櫻桃、杏呢它是什麼原因呢？可能是因為杏呢是屬於肺之果，是最表面的；那櫻桃呢？可能也是吧，所以就會導致這種的問題，所以說櫻桃可能是血往外走，那杏呢也是促進肺的分泌，所以它整個都往肺走，那肺是在五臟最外一層的，因為皮脈肉筋骨嘛，對不對！所以呢，血既然往外走，那往裏走就少，所以吃了櫻桃、杏呢，可能血就會往外走，導致筋骨這邊的血不足，所以就傷到筋骨，應該是這樣。那這邊《內經》說「酸則傷筋，寒則傷腎」，這是吃過頭了才會。

【注】

櫻桃、杏味酸性寒，若過食則傷筋骨。《內經》云「酸則傷筋，寒主傷腎」，故傷筋骨。

※安石榴不可多食，損人肺。

【永諸按】

「安石榴不可多食」，安石榴就是現在的石榴，那石榴也是味比較酸澀，那酸澀會氣滯，那所以會導致氣的流動不順，而且像這種損人肺，表示它針對的是肺，所以石榴對肺氣，會肺的氣比較容易澀，所以不可以多食，最主要的是它損傷了肺，反正草木之性或果實呢，吃某些東西就會對某些影響比較甚。

【注】

安石榴味酸澀，酸澀則氣滯。肺主氣，宜利而不宜滯，滯則傷損矣，故不可過食也。

※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動痰飲。

【永諸按】

胡桃就是核桃，「不可多食，令人動痰飲」，那胡桃一般是用來潤肺消痰，你看胡桃多子，然後它也可以補腦，有沒有？它的樣子就像腦。那胡桃的性也是熱的，會讓那邊熱起來呢？會讓肺那邊的熱起來，所以就令人火動，煎液而成痰飲。

【集注】

程林曰「胡桃潤肺消痰，何以動痰飲？因其性熱，多食則令人火動，煎熬津液而為痰飲矣」。

※生棗多食，令人熱渴氣脹，寒熱。羸弱者，彌不可食，傷人。

【永諸按】

那「生棗多食，令人熱渴氣脹」，那會寒熱，其實生的棗是寒的，那經過曬乾熟了以後變紅棗，性才開始轉溫。不信你可以吃棗子，如果你咳嗽你去吃棗，寒咳，那吃了更會咳嗽。那這邊我們看一下，有時候我們必須要身體去實踐，自己去吃吃看，你就知道了。那因為棗子也會甜嘛，所以它味甘會生滿，所以會導致氣脹。那寒熱，因為吃了這些呢身體會寒，所

以出現寒熱。那如果羸弱者更不可以吃，如果身體病弱的人吃了這種冷的，那中焦運化更不好，那氣血更不能外送，那就更瘦，更不可以吃。

【注】

棗性熱生渴，味甘生滿，羸弱者內熱必盛，脾胃必虛，故令人寒熱，尤不可食。

【食諸果中毒治之方】

豬骨（黑）。

上一味，為末，水服方寸匕。亦治馬肝及漏脯等毒。

【永諸按】

那這邊有講，吃諸果中毒之治方，其實主要是吃到那些會傷害到骨頭的這個方。因為是用豬骨，豬是水畜，屬腎，而且是要黑。那變黑以後，把豬骨炒黑，然後成末來治療，主要是這樣子的。

【方解】

以豬骨治果子毒，物性相制使然。治馬肝毒者。以豬畜屬水，馬畜屬火，此水克火之義也。治漏脯毒者，亦骨肉相感之義耳。



※木耳赤色及仰生者勿食。菌仰卷者及赤色者，不可食。

【永諸按】

木耳赤色，我們一般木耳有白色的，跟黑色的。如果是赤色表示它所生長的土地有問題，可能有一些毒素，導致產生了一些怪異。還有仰生者，也不要去吃。其實木耳本來要往下長的，如果往上長的就不要去吃。像我們之前提到的檳榔，它的果實應該都是要往下墜的，可是竟然往上長，這叫倒吊子，就是它本身有怪異。這個植物可能在它的果實會產生比較多的於正常的鹼，或其他的，所以這種的就不要去吃它，不管什麼的都一樣。同理呢，木瓜往上長的也不要去吃它，因為跟原本的本性不合。那菌呢？如果是仰卷著，不要吃。那菌就是一般我們講的菇啦，菇一般都稱作蕈。那如果它是仰卷著，就是它是這樣起來的，它已經過熟了、乾掉了，菇變這樣的，就熟了乾了，就不可以吃。還有赤色的，像蠅蕈有沒有？有毒的蠅蕈，它是赤色的，顏色太鮮豔的，也不可以吃，這是古人發現的。那古人為什麼會知道呢？有時候雞啊牛啊吃到中毒了，那就知道這個有毒，不可以吃。像現在有些高速公路旁邊都會種夾竹桃，那夾竹桃也是有毒，不能吃，它有心臟毒性，吃了心肌會麻痺，心臟中毒會死掉。還有海邊有一種叫做海檬果的植物，它的果實也是有毒，也是心臟毒性，這也是不可以吃的，它是綠色的。

大家要知道，有時候我們要認識一些植物，了解一些東西可吃不可吃。當然啦，野外求生有幫助，那也可以讓自己去判別，在野外不要亂吃。

【注】

木耳諸菌，皆覆卷而生，若仰卷而生，形色皆異，必有毒也，故不可食。

【食諸菌中毒，悶亂欲死，治之方】

人糞汁飲一升。土漿飲一二升。大豆濃煮汁飲。服諸吐、利藥，並解。

【永諸按】

那這邊說如果吃到這種有毒的蕈類，「悶亂欲死」，那怎樣去治呢？那悶亂欲死就表示氣整個堵住了，那不能往外出，那治療的方式有兩種，一種就是用吐，用吐的方式，那另外一種就是什麼？瀉下的方式，所以它有兩種，那另外一種是木炭來吸附毒素。那首先用人糞就是要讓他吐，倒人糞給你吃，你一下就吐出來了。那土漿是用來吸附的，那大豆煮汁也是，因為大豆有很多皂素、發泡劑，所以喝下去它那些皂素、發泡劑會吸附，也可以讓一些毒素跟皂素結合，就不太容易吸收了。或者是用吐的或利藥來解它，就是這樣。

【集解】

李杲曰「悶亂欲死，毒在胃也。服吐、利藥並解，使毒瓦斯上下分消也」。

【食楓樹菌而笑不止，治之以前方】

【永諸按】

「食楓樹菌」，就是吃楓樹上面長的菇、一些菌菇，吃了「笑不止」的，吃到笑菇，那治療也是以之前的方，就把它吐出來，我們人體就是趕快把它吐或是拉掉，藉由排掉的方式把它排除。

【集解】

李杲曰「心主笑，笑不止，是毒瓦斯入心也。以前方治之則解耳」。

【誤食野芋煩亂欲死，治之以前方】

【永諸按】

那誤食野芋，就是有些人不小心吃到什麼？吃到姑婆芋。因為他不會判斷芋頭跟姑婆芋的不同，現在吃到姑婆芋，整個人也是中毒了，中天南星的鹼，因為它們都是天南星科的，那煩亂欲死也是用以前的方式來治療。主要就是用什麼？吃錯東西就是用吐的方式，或者是用利大便，或者是吸附毒素。

【集解】

李杲曰「煩出於肺，煩亂欲死，故知毒瓦斯入肺也，亦用前方」。

【蜀椒閉口者有毒，誤食之戟人咽喉，氣病欲絕，或吐下白沫，身體痺冷。急治之方】

肉桂煎汁飲之。多飲涼水一二升。或食蒜。或濃煮豉飲之，並解。

【永諸按】

那我們再來看「蜀椒閉口者有毒，誤食之戟人咽喉」，主要是因為性太熱的關係，它為什麼閉口？表示它的有些氣沒有出去，所以那閉口的裏面的成分的含量更多，所以會過頭。那一戟人咽喉，氣病而欲絕」，就是因為熱氣太快了，塞在咽喉，因為頭為重陽之處，那樣快要沒氣了，或者是吐下白沫，那身體突然痺冷，因為整個熱是往外衝的、往上衝的，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有一些燥熱的人，很有意思，它的頭、臉都是紅的，但是他的手、腳還有身體都是冷的，像這個就是趕快去治，怎樣治療呢？我們用肉桂煎汁飲，因為肉桂可以讓氣血往內走、往下走，那這樣他的手腳就不會冷了，把那些上面因為吃到蜀椒上衝的氣血把它導引往下。那或者多飲冷水，那我們如果喝了冷水以後，我們的胃腸受到了冷的刺激的時候，有時候會逼一些熱往胃腸移動；或者是吃蒜，蒜頭它本來就是熱的，但是蒜頭的氣是濁的，跟生薑不一樣，生薑會把氣往表面散出去，那蒜頭韭菜它們就會把氣往下導，往腎那邊導；或者是煮濃豉飲之，那為什麼要煮濃淡豆豉？其實主要是淡豆豉可以生陰氣，它是黑豆做成的，那也是用來解那些的毒，那主要是用來解蜀椒的毒，那把它喝下去，那這些都可以用來解蜀椒閉口的毒。

【方解】

蜀椒味辛辣，性熱有毒，閉口者其毒更勝。如桂與蒜，皆大辛大熱之物，通血脈辟邪穢，以熱治熱，是從治之法也。冷水清涼解熱，地漿得土氣，以萬物本乎土，亦莫不復歸於土，見土則毒已化矣。飲豉汁者，吐以去其毒也。

※正月勿食蔥，令人面生游風。

【永諸按】

「正月勿食蔥，令人面生游風」，那個蔥的話是指「青蔥」，就是蔥葉的部分，不是蔥白的部分。那蔥葉在上所以會往上走，因此「蔥豉湯」要用青蔥，不可以用蔥白，蔥白是讓氣往下走的，所以像「白通湯」是用蔥白，讓氣血往下走。那青蔥是往上，所以會加速氣的流通，那風會造成氣往外流通過速，而臉又在重陽的部位，所以氣血往外流通更快速，造成面生游風。

【注】

蔥味辛散，通陽氣而走頭面，食生蔥過於發散，故面生游風。

※二月勿食蓼，傷人腎。

【永諸按】

「二月勿食蓼」，蓼科的植物像何首烏這一類的，那「二月勿食蓼，傷人腎」，那蓼的味，或者是果實，是比較辛散。那二月屬於春，春是發陳的季節，如果再吃蓼的話速度會更快，氣血往外走的快，那相對在深層的腎氣血就會比較少，所以就傷人腎。

【注】

藜味辛散，辛能走腎。二月卯木主令，腎主閉藏，若食之則傷腎，故曰「勿食」。

※三月勿食小蒜，傷人志性。

【永諸按】

「三月勿食小蒜」，小蒜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興渠，或是薤白，就是五葷菜之一，也是佛家講的那個葷菜。那它講小蒜的話，氣是往下沉的，因為三月氣是往外走，那小蒜的氣是往下，那兩個會相爭，一個出外，一個要入內，所以對氣血就會有所影響。那蒜的性也是溫熱的，若進到我們的腎，腎一般是屬閉藏，所以進到腎以後會耗傷腎氣，那腎藏志，所以會「傷人志性」。因此像一些葷菜呢，為什麼佛教會禁止？因為吃了以後，氣血會往那邊流，會動腎陽、助腎陽，耗散腎氣，就像我們的心陽若過旺的話，汗會流太多，血會熱嘛，那汗流多會耗散心氣。那同樣的，腎陽若過旺，就會耗傷腎陰，就會耗傷腎氣，所以就傷人志性，會動淫欲。

【注】

蒜辛熱有毒，奪氣傷神，三月陽氣盛，故勿食。

※四月、八月勿食胡荽，傷人神。

【永諸按】

「四月、八月勿食胡荽」，胡荽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香菜、芫荽」，胡荽氣味辛香會開竅，一般有時候會拿來做中藥，像鵝不食草也是屬於胡荽的一種，吃這個會開竅，所以會「傷人神」，竅開過多會耗散氣，胡荽耗散氣的話，那我們血中之氣是心所主，心主血，所以也會傷到人的神，因為心藏神。

【注】

胡荽辛溫開竅，四月陽氣盛，八月陰氣斂，若食此辛散之味，必傷神也。

※五月勿食韭，令人乏氣力。

【永諸按】

「五月勿食韭，令人乏氣力」，韭菜也是屬於葷菜的一種，也是讓氣往腎走、往深層走。因為五月本來就是夏天的季節，氣血往外走，結果你又把它拉回來，所以吃了韭菜氣血往內走，四肢就比較沒力，因此就會出現「乏氣力」。

【注】

韭春食則香，夏食則臭，是月食之則乏氣力。

※五月五日，勿食一切生菜，發百病。

【永諸按】

「五月五日」剛好端午，端午「勿食一切生菜」，因為生菜會妨礙氣血往外的流通，五月五日為純陽節，「是日純陽」，所以可以立蛋，那就是不要吃任何的生菜，會「發百病」，因為影響到氣血的流通。

【注】

五月五日，天中節，是日純陽，人當養陽以順時，若食生菜，是伐天和，故百病發焉。

※六月、七月勿食茱萸，傷神氣。

【永諸按】

「六月、七月勿食茱萸」，茱萸有分吳茱萸和山茱萸，這邊講的是吳茱萸，六七月熱的時候，我們也不要吃辛熱的，吳茱萸苦入心然後又入血脈又熱，所以吃的話，血脈更熱，耗傷神氣，因為心臟神。

【注】

茱萸辛熱走氣，六月陽氣盛張，七月陰微將斂，若食此辛熱之味，有傷神氣也。

※八月、九月勿食薑，傷人神。

【永諸按】



「八月、九月勿食薑」，八九月在秋天，不要吃薑，八九月也是屬於處暑的部分，秋老虎比較乾燥，那不要吃薑，因為吃薑會把胃的氣從裡面散到外面，那也會出汗，出汗的話，因為汗者心之液，那汗為心陰，汗多，心的氣就不足，心的氣不足神志就會不安，因為心藏神，所以說「八月、九月勿食薑，傷人神」。

【注】

薑性熱，味辛辣，八、九兩月，秋主收斂，過於辛散，故傷人之神。朱子晦庵云「秋食薑，天人天年」。謂其辛走氣瀉肺也。

※十月勿食椒，損人心，傷人脈。

【永諸按】

「十月勿食椒，損人心，傷人脈」，那我們知道，十、十一、十二，以農曆來講這算冬天了。那冬天的時候吃椒，因為冬天氣血是往內走的，人的氣血是順應四時，所以冬天要閉藏，那你吃椒的話，椒的氣味是辛辣的，而且入心，所以會發散心氣，在冬天的時候如果發散心氣的話，就會傷到人最外面陽中之陽的血脈。

【注】

椒性熱，味辛辣，十月陽氣盡斂，若食此辛熱之味，必損心傷脈。

※十月勿食被霜生菜，令人面無光，目澀，心痛，腰疼，或發心瘡。瘡發時，手足十指爪皆青困萎。

【永諸按】

那十月也不要吃被霜的生菜，十月的時候我們陽氣內藏，裡面會熱，外面的血液循環變差，所以皮膚易冷，因此十月不要吃這種生菜會傷到你裡面的陽，那裏面陽氣不足，氣血就沒辦法送到臉，所以臉就會沒有光，那眼睛氣血不足就會乾澀，那心臟因為吃到冷的東西，其血脈束住心臟就會痛，會腰疼，還會發心瘡，如果瘡發的時候手指爪會變青，然後沒有光澤。

【注】

《道藏》云「六陰之月，萬物至此，歸根覆命，以待來復，不可食寒冷」。生菜性冷，經霜則寒，若食此，是伐天和，故有此等證。

※十一月、十二月勿食薤，令人多涕唾。

【永諸按】

那十一月十二月也不要吃薤，令人多涕唾，十一月十二月也是閉藏的時候，我們氣都收在裡面了，那你如果吃薤白，薤白會入腎，也會通這個心氣，那所以你如果吃了以後，它蒸騰了腎氣，又因為薤白是白色的也會入肺，所以它也會走肺氣，所以讓人家多涕唾。

【注】

薤味辛散走肺氣，食之令人多涕唾。

※四季勿食生葵，令人飲食不化，發百病，非但食中，藥中皆不可用，深宜慎之。

【永諸按】

那四季勿食生葵，不要吃生的葵，會令人飲食不化，因為葵的話它性滑，大家有沒有吃過秋葵？葵就是像秋葵這種，秋葵這種就是葵菜，葵的話黏黏稠稠的，所以吃了生葵飲食還沒有化就走了，因為它走的快嘛，那藥中還有食中都不可以用，因為會讓藥氣還沒有吸收就走了，所以有些人用秋葵治療糖尿病是有它的道理的，因為它讓食物在腸胃道停留時間變短，因為性滑嘛，那吸收就不會那麼多，就跟西醫手術把腸子剪掉一段來治療糖尿病道理是一樣的，那我們吃秋葵就好了。

【注】

脾旺寄於四時之季月，生葵滑利傷脾，若食之則飲食不化，而發百病。

※蔥、韭初生芽者，食之傷人心氣。

【永諸按】

那蔥、韭剛開始發芽的時候都有一些酵素還有一些激素，那這些激素的成分有時候對人體會有所傷，等它熟了或是長得比較完成了，那激素不高的時候我們再來吃，就跟馬鈴薯一樣，馬鈴薯發芽的時候就不能吃了，因為產生一些毒素，所以像蔥、韭出生芽的時候，就不要去吃，會傷人的氣。

【注】

初生芽者，含抑鬱而未透發，故食傷心氣。

※飲白酒，食生韭，令人病增。

【永諸按】

「飲白酒」，白酒就是米做的酒，是剛發酵的酒釀，混濁白白的，那也不要吃生的韭菜，那因為吃生的韭菜，氣血也是往下走，而酒性是往上，但是韭菜氣血就往內走，所以它會使得你的氣血失調，不知要往上還是往下，如果白酒多就往上，那韭菜多就往下，兩個性是相反，所以不要吃，吃了氣血無所適從，會讓病增劇。

【注】

酒多濕，韭性熱，濕熱相合，令人病增。

※生蔥不可共蜜，食之殺人，獨顆蒜彌甚。

【永諸按】

「生蔥不可共蜜，食之殺人」，蔥葉是性往外的，蔥白性是往下的，那蜜因為它是屬甘，甘會緩，所以吃蜜的話氣會緩，會走得慢，那又碰上這個蔥會發散的，氣走得快，又會往上往下，兩個性是相反的，所以吃的話也會讓人體的氣血走得非常地不順，所以說「食吃殺人」。那獨顆蒜更嚴重，一般蒜頭是很多合在一起，那獨顆蒜就表示這一顆包含好幾顆裡面的精華，所以它裡面的蒜頭精等等，是其其他蒜頭的好幾倍甚至十倍，那這種過高的成分，吃了會對人體有所傷害。

【注】

蔥、蒜皆不可共蜜食，若共食令人利下。

※棗合生蔥食之。令人病。

【永諸按】

「棗合生蔥食之，令人病」，那棗的部份我們之前有講過，生的棗性比較涼，會收瀋氣，冷性咳嗽的病人吃了更會咳嗽，那如果我們弄蔥呢，把兩個吃在一起也是一樣會造成氣血失調。因為棗有點酸澀所以它是收，那生蔥是辛散，所以兩吃在一起，氣血就不知道走哪邊，就令人生病。

【按】

此義未詳。

※食糖蜜後，四日內食生蔥、韭，令人心痛。

【永諸按】

「食糖蜜後，四日內食生蔥、韭，令人心痛」，這也是一樣的道理，那糖蜜性甘，甘會緩，所以氣血會走得非常的慢，那蔥韭呢？蔥葉是往外發散，那韭菜是讓氣往下走，但是因為又碰到這個蜜，所以氣本來要走快的，又被蜜拉住了，所以氣鬱住了，那血脈的流通不利，心臟就會痛。

【注】

蜜與蔥及韭、蒜皆相反，雖食蜜後四日內，猶忌之，若犯令人心痛。

※生蔥和雄雞、白犬肉食之，令人七竅經年流血。

【永諸按】

「生蔥、雄雞、白犬肉食之，令人七竅經年流血」，生蔥、雄雞性也是辛散。因為那雞屬木嘛，所以也是往外走。那白犬？一般狗肉是酸溫，所以吃了這些熱的，三個加在一起就往上衝，又頭為諸陽之會，重陽之所，所以可能血壓過大，微血管缺破裂，然後就出血。

【集注】

李彥曰「此皆生風發火之物，若合食則血氣更淖溢不和，故七竅流血」。

※夜食諸薑、蒜、蔥等，傷人心。

【永諸按】

「夜食諸薑、蒜、蔥等，傷人心」，如果晚上吃薑蒜蔥等等，就會傷人的心，為什麼？因為晚上呢氣血會往內走，所以你如果吃了薑蒜蔥這種發散的食物，就會反天時，逆了氣血，會傷人心。

【注】

此皆辛熱辣物，夜屬陰氣，主收斂，不宜食而食之，則擾陽氣，故曰「傷人心」。

※蕪菁根多食，令人氣脹。

【永諸按】

蕪菁就是什麼？大頭菜，我們吃的大頭菜就叫蕪菁，如果根吃很多，就會令人氣脹。你看大頭菜那個根莖很大，那因為根是長在土裡面，所以這是屬陰的，那大頭菜也比較沒有氣味，不像蘿蔔有氣味，蘿蔔有蘿蔔的味道，那大頭菜沒有味道，那沒有味道的呢，沒有香味的，它就是少了走散的性，少了陽的性，所以吃了多了以後，它的氣就堵住了，造成氣脹，所以大頭菜吃太多不好，那蘿蔔不會啦，蘿蔔也是一顆粗粗的，也是屬陰，但是它有氣味，

你有沒有聞過白蘿蔔，它有那種辛辣的味道，所以為什麼蘿蔔可以破氣就是這樣，它可以入到陰裡面去破氣，跟大頭菜不一樣，大頭菜沒有味道。

【注】

此言不可過食，若過食則動氣而脹也。

※薤不共牛肉作羹，食之成瘕病，韭亦然。

【永諸按】

「薤白不共牛肉作羹，食之成瘕病」，其實最主要是薤白的關係，那牛肉是補什麼？補脾胃的氣，那脾胃的氣就會旺盛，牛肉也可以補氣補血，因為牛入脾嘛，那薤白會讓氣往下走，那我們人體飲食以後，氣血要往外走，本來就是先往外走，那吃了這個薤以後被拉往下了，所以就形成一個瘕病。那瘕病就是假物以成形，這是氣所造成的。那韭菜也是如此，原因就是因為它們會下氣，讓氣往下走，那本來脾胃之氣要往上，所以就堵在下面造成瘕了。

【注】

薤、韭同牛肉食，皆難克化，積而不消，則成瘕。

※蓴多食動痔病。

【永諸按】



「蓴多食動痔病」，蓴就是我們所說的石蓴，在海邊常常會看到綠色的石蓴，蓴如果多食會動痔病，因為它性滑，性滑的東西，就會往下走，因為你一吃東西所有東西都是往下走，氣血也是一樣，因為它是產在海邊，所以是屬於陰，也是會往陰部走，而且流動的很快，既然氣血往陰部走流動得很快，就會堆在至陰之處，就像膀胱、肛門那附近，那就會使痔瘡發作，痔就會腫大了，就會不舒服。

【注】

蓴藥性滑有毒，滑而易下，故發痔病。

※野苳不可同蜜食之，作內痔。

【永諸按】

野苳不可同蜜食之，苳是茺蒿那類，不可跟蜜食，也會做內痔，這個東西因為野苳味苦性寒，也是走陰的，如果跟蜜吃的話，會做內痔，就是它的氣會往陰部走，蜜又去補那邊的氣，所以那邊的痔瘡就因此而腫大，就形成內痔。

【注】

野苳味苦性寒，若同蜜食，必成內痔。

※白苳不可共酪同食，作蟲。

白苳不可以共酪同食，會作蟲，一樣苳是苦寒的，酪是溫的，乾熱，兩個合在一起，聚在中焦，走不動了，那走不動了，如果這個酪有一些蟲蛋，或以前我們種菜，會用糞便去澆肥，那蛔蟲會在那邊孵化而所以作蟲，以現在來說，現在比較不會了，因為現在衛生環境比較好，比較不會了。

【永諸按】

【注】

白苳味苦性寒，乳酪味甘性熱，一寒一熱而成濕，濕成則生蟲，故曰「不可食」。

※黃瓜食之發熱病。

【永諸按】

「黃瓜食之發熱病」，黃瓜小的我們叫刺瓜或小黃瓜，大條的叫黃瓜，如果吃的話，因為黃瓜性是比较寒的，主要是它的水分很多，又涼涼脆脆的，也沒有味道，你吃下去以後，腸胃會濕，那濕的話，有時候會影響到氣血的流通，導致氣血的瘀堵，然後產生這種熱病。

【注】

黃瓜多濕有毒。

程林曰「動寒熱虛熱，天行熱病及病後，皆不可食」。

※葵心不可食，傷人；葉尤冷，黃背、赤背、赤莖者，勿食之。

【永諸按】

葵心不可食，葵心是指秋葵，秋葵大家有空去看一下一些圖鑑，秋葵它那個心不可以去吃，它會傷人，那葉葉尤冷，心是指什麼，心是指那個樹、草木，莖的中間那個叫做心，我們不可以吃。或者心是指它的嫩芽，所以我們常講茶葉一心二葉有沒有，這個部分也是心。那葵心不可以吃，會傷人，那葉尤冷，那黃背、赤背、赤莖者，如果看到這種，秋葵長出來是黃背、赤背、赤莖者，與平常的有異，那就不要去吃了。

【注】

葵心有毒，背葉反常亦有毒，不可食。

※胡荽久食之令多忘。

【永諸按】

胡荽會耗氣，只能當配菜，不能當主菜。那胡荽吃多了呢，氣血都往外走，那腎的氣就耗掉，腎氣耗掉不足，記憶力就變差，就會令人多忘。

【注】

胡荽辛溫開竅，久食耗心血，故令人多忘。

※病患不可食胡荽及黃花菜。

【永諸按】

病患不可以食胡荽和黃花菜，原因是因為胡荽會耗氣，那黃花菜會破氣，會耗血。

【注】

胡荽耗氣，黃花菜破氣耗血，皆病患忌食。

※芋不可多食，動病。

【永諸按】

芋不可多食會動病氣，其實芋就是天南星科的啦，會祛痰，所以會耗氣，如果你本身沒有痰，就會把氣耗掉了，把水津氣精耗掉了，所以呢不可以多吃，多吃的話會動病，就是會對病有所損害。

【注】

芋滯有毒，多食則脾困而脹生，故戒多食。

【永諸按】

芋並不會滯，芋最主要就是你吃下去喉嚨會乾掉，聲音會沙啞，跟天南星一樣，天南星、半夏都是屬於天南星科的，那這些東西吃了呢，就會傷害到喉嚨，那毒是因為喉嚨的關係，因為會祛痰，吃了聲音會沙啞，所以並不是什麼不可多食，什麼滯有毒，不是。

※妊娠食薑，令子餘指。

【永諸按】

「妊娠食薑，令子餘指」，因為薑性是發散的，會從胃呢一路往外走，直到體表，那因為有那種發散性質，而且本身也很多橫生根節，所以懷孕的時候不要吃，如果胎兒的發育受到的影響，氣血往外走，有可能就多生了一根指頭，所以才講說會令子餘指，多了指頭。

【注】

餘指，手多一指也。薑形類指，物性相感如此。

※蓼多食，發心病。蓼和生魚食之，令人奪氣，陰核疼痛。

【永諸按】

「蓼多食，發心病」，這個蓼是何首烏啦，也是辛辣的，像這種蓼菜是辛溫的，所以吃多了會耗散心氣，也會發心病。那蓼跟生魚食之會令人奪氣，陰核疼痛，那蓼會奪氣，生魚如果是海魚的話，性比較溫，本身在鹽水裡面，牠的津液相對於淡水魚還少一點，所以海水魚的話都必須要保護牠的津液，不然會變魚乾，那淡水魚就不一樣，淡水魚怕體內水多，所

以想辦法把體內的水瀝掉，所以用來利水的千金鯉魚湯，就是淡水魚。那海水魚生於海裏，如同異法方宜論中「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為癰瘍」，所以會令人陰核疼痛。

【集注】

孫思邈曰「食蓼過多有毒，發心痛，以氣味辛溫故也，生魚屬合食，則相犯奪氣也。陰核痛，亦濕熱致病耳」。

※芥菜不可共兔肉食之，成惡邪病。

【永諸按】

那芥菜就芥藍菜，或是現在我們講的刈菜，那芥菜不可以跟兔吃，會成惡邪病，因為他們覺得芥菜跟兔肉的物性是相反的，如同水火不容一樣。

【注】

凡物性相反，不可同食，同食則成惡邪病。

※小蒜多食，傷人力。

【永諸按】

小蒜就是剛才講的興渠或者是薤白，那吃太多了的話呢，也是會耗散腎氣，因為它會助腎陽，耗散腎陰，讓人多淫慾。

【注】

小蒜辛溫小毒，若多食氣散，故傷心力。

【食躁式躁方】

【永諸按】

食躁或者是躁的方，那吃到東西產生的煩躁，或者是本身就煩躁的這個方呢，那我們怎麼做呢，是吃到東西產生躁的，那我們就幫助他吐，我們可以用吐的，把導致的食物吐出來。又因為腳的躁是因為下面氣血不足，煩的話是上面的熱，所以我們把下面的陰去濟上面的陽，那上面的陽就降下去，那躁也會有所減緩，所以用豆豉升清陰氣，而上面的陽降下去。

【按】

食躁式躁之「式」字，當是「或」字，應改之。

【注】

食躁或躁者，即今之食後時或噁心，欲吐不吐之病也，故以豉湯吐之。

※豉濃煮汁飲之。

【鉤吻與芹菜相似，誤食之殺人。解之方】

薺（八兩）

上一味，水六升，煮取二升，溫分二服。

【永諸按】

鉤吻跟芹菜相似，那誤食之殺人方，鉤吻就是斷腸草，那斷腸草跟芹菜樣子很相似，那吃錯的話就會殺人，所以我們用薺，葶薺那一類的來治療。

【注】

太陰之精，名曰鉤吻，入口則死。葛洪云「鉤吻生處，無他草，莖上有毛」。

【菜中有水菘蓉，葉圓而光，有毒，誤食令人狂亂，狀如中風，或吐血。治之方】

甘草煮汁，服之即解。

【永諸按】



那菜中有水萇蓇，那水萇蓇含有萇蓇鹼，是屬萇蓇科的呢，我們之前有講一種植物叫顛茄，顛茄裡面就是有萇蓇鹼，為什麼叫顛茄呢？因為吃了會讓人癲，主要是裡面有顛茄鹼，作用在中樞，所以吃的話會令人狂妄，很像中惡或鬼注，那像這種藥的毒，用甘草來緩解它。

【春秋二時，龍帶精入芹菜中，人偶食之為病，發時手青腹滿，痛不可忍，名蚊龍病。治之方】

硬糖（二三斤）。

上一味，日兩度服之，吐出如蜥蠍三五枚，瘥。

【永諸按】

春秋這兩季，龍會帶著精進入芹菜中，那人吃了會生病，其實最主要是春秋二時，蚊蚋或蟲蚋開始生了，或者是寄生蟲的繁殖季節，像中華肝吸蟲或薑片蟲，它們寄生在水生植物中，像芹菜或是菱角等是長在水中，那你吃的話就把寄生蟲吃進去了，所以人偶食之，得到寄生蟲病，發的時候會手青腹滿，痛不可忍，像這種寄生蟲病，古代就叫蚊龍病。他是寫說蚊子產卵在那邊，那你就把他吃下去，治療方式呢是用硬糖，主要是甘去緩急，不過古代呢並沒有硬糖，那一般可能覺得應該是粳米啦，用粳米或飴糖。

【方解】

芹生陂澤之中，蚊龍雖變化莫測，其精焉能入此。大抵是蜥蜴虺蛇，春夏之交，遺精於此耳。且蛇嗜芹，尤為可證。按《外台秘要》云「蚊龍子生在芹上，誤食入腹，變成龍子。飴、粳米、杏仁、乳餅煮粥食之，吐出蚊子大驗」。張機用硬糖治之，考《本草》並無硬糖，當是粳米、飴糖無疑。二物味甘，甘能解毒是也。

【食苦瓠中毒，治之方】

黍穰煮汁，數服之解。

【永諸按】

食苦瓠中毒，治療的方式，就是黍穰，我們用瓜瓠都是有穰，把表皮去掉裡面的東西就叫穰，那黍裡面也有穰，就像我們的玉蜀黍，把他玉米衣用掉了，其他就叫穰，把它煮汁，數服就會解了。

【注】

《風俗通》云「燒穰可以殺瓠」。又云「種瓜之家不燒漆，物性相畏有如是也。人過食苦瓠，吐利不止者，以黍穰汁解之，本諸此」。

※扁豆，寒熱者，不可食之。

【永諸按】

那「扁豆，寒熱者不可以食」，扁豆一般用來去暑的，那有補性，那如果本身有寒熱的，像小柴胡湯證那種寒熱往來，屬於三焦氣滯導致的，就不要去吃，會讓氣的流動更不順。

【注】

扁豆性滯而補，如患寒熱者忌之。

※久食小豆，令人枯燥。

【永諸按】

那久食小豆呢，小豆我們最清楚的就是赤小豆，那赤小豆會利水嘛，一直吃赤小豆呢久了皮膚就會乾燥。

【注】

小豆即赤豆也，性主利水，久食令肌膚枯燥。

※食大豆屑，忌啖豬肉。

【永諸按】

大豆的屑，就是大豆的渣粕，吃了豆粕就不要去吃豬肉。大豆屑就是大豆煮完了以後的豆粕，吃了豆粕就不要去吃豬肉，會閉氣。因為豆粕裡面有很多皂素，吃了以後會引起腹脹，而豬肉性質是比較寒性的，所以吃下去呢可能會悶在那邊。

【注】

大豆即黃豆也，若同豬肉食之，則閉氣，故忌之，小兒尤當忌之。

※大麥久食，令人作癩。

【永諸按】

那大麥久食令人作癩，就是大麥會清心火，那久食的話，吃太多的話，心氣會不足，那令人作癩，其實這也念作疥，就是心氣不足的話，血脈不得濡潤，就出現那種疥瘡、疥癬，所以麥吃多了以後皮膚會乾燥，因此有一些皮膚病的，我們都不希望他去吃麵包，小麥製品那類，而且麵包都用烤的，增添燥熱，對身體實在不是很好。

【集注】

李杲曰「癩疥同。蓋麥入心，久食則心氣盛而內熱。《內經》曰『諸瘡瘍皆屬心火』，故作癩」。

※白黍米不可同飴蜜食，亦不可合葵食之。

【永諸按】

那白黍米不可以同飴蜜食，亦不可合葵食之，因為葵性滑，那蜜性緩，而黍米性就比較黏，如果跟飴蜜同食的話，氣會更慢。那黍性很黏，所以我們才有這個「黏」字。那跟葵就不行，因為葵是滑的嘛，黍米黏，性緩慢，所以兩個性相反，所以不可合食。

【注】

黍米多熱，多食心煩。飴蜜味甘，多食中滿。《食療》云「黍米同葵食成痼疾」，物性相反如此。

※蕎麥麵多食之，令人髮落。

【永諸按】

那一「蕎麥麵多食之，令人髮落」，蕎麥麵也是性寒，蕎麥主要是入肝，那會使肝血不足沒有辦法往上衝，就是蕎麥會使肝臟血沒辦法往上，因為可以涼肝，會上面的血不足，因此讓人髮落。

【按】

此義未詳。

※鹽多食，傷人肺。

【永諸按】

那鹽如果吃太多，因為鹽會滲津，肺也是藏津液，吃太多會燥，那會發喘。

【注】

鹽味鹹，過食傷肺，發嗽哮喘。

※食冷物，冰人齒。

※食熱物，勿飲冷水。

【永諸按】

那吃冷的東西會使人的齒冰，冰起來，一樣。那吃熱物，不要吃冷水，冷熱在胃中會出現吐下，或是霍亂。

【注】

寒熱相搏，脾胃乃傷。

※飲酒食生蒼耳，令人心痛。

【永諸按】

如果喝酒又吃生的蒼耳子，有沒有看過羊帶來，那個都有刺，會令人心痛，因為酒性是外走，那蒼耳的性是通竅，那外走過頭，既然外走又通竅，所以心氣不足，就會痛。

【注】

酒性純陽，蒼耳味苦有毒，苦先入心，飲酒以行其毒，故心痛。

※夏月大醉汗流，不得冷水洗著身及使扇即成病。

【永諸按】

那夏月大醉汗流，那也是一樣流太多汗，心氣也不足，不得冷水洗著身，或者是搧扇子就會成病，這跟我們之前夏日汗流多，入水中浴，汗出入水中浴，得到黃汗，其實就成這種病。

【注】

夏月飲酒汗流，則腠理開，若浴水及使扇，寒風相搏，或即成黃汗，或即成漏風，戒之慎之！

※飲酒大醉，灸腹背，令人腸結。

【永諸按】

飲酒大醉，既然酒已經喝下去了，又大醉了，現在氣血都在外面，不可以再用灸，那如果再灸腹背的話，那會令人腸結，因為酒性外發，氣血都在外面，如果再灸的話整個氣血都往外，裡面氣血都被灸出來了，那導致腸子那邊的氣血不足，變成寒燥造成腸結。

【注】

灸家云「毋灸大醉人。即此義也」。

※醉後勿飽食，發寒熱。

【永諸按】

那醉後呢不要吃太飽，這個也是氣血都往外走去了。喝醉酒以後血都在外面，那腸胃的血供應就不足，消化就變差，那時就不要吃飽食，飽飽就會消化不良，造成宿食，宿食就會出現寒熱。

【注】

醉則肝、膽之氣肆行，木來侮土，故曰「勿食飽，發寒熱」。

※飲酒食豬肉，臥秫稻穗中，則發黃。

【永諸按】



那飲酒食豬肉，然後又臥在稻穗中則發黃，喝了酒氣血往外，那吃了豬肉之後，因為豬肉性比較涼，所以腸胃道更涼，那外面有熱裡面有濕，那你如果又臥在秫稻穗中，秫的性會讓汗不容易出，熱不易散，就會發黃。

【注】

酒性多濕多熱，飲酒食肉，則濕熱交蒸於中宮，臥秫稻穰中，則濕熱困於外，故發黃也。

※食飴多飲酒，大忌。

【永諸按】

那「食飴多飲酒，大忌」，所以不要吃甜的又喝酒，因為酒本來是性熱，要往外走，那吃了甜食性變緩了，出不太去了，就悶在中焦，對胃腸不好，也有可能引起黃疸或胃腸的出血。

【按】

諺云「酒家忌甘，此義未詳」。

※凡酒及水，照見人影動者，不可飲之。

【永諸按】

「凡酒及水，照見人影動者，不可飲之」，那酒和水如果能照出人影就有怪異，不要去喝它。

【注】

見此影動者，乃怪異也，切不可飲之。

※醋合酪食之，令人血瘕。

【永諸按】

「醋和酪食之，令人血瘕」，醋是酸的，那酸會入肝，那酪性熱，所以醋把酪的熱性，還有黏滯性，帶到肝那邊，會使得肝臟的血出不太去，就會形成血瘕。肝臟血流不出，壓力過大就會形成血管瘤，我們可以把血瘕看成血管瘤或是與血液有關的瘤，像巧克力囊腫就是。

【注】

酪性黏滯，醋性酸收，故令成血瘕。

※食白米粥，勿食生蒼耳，成走注。

【永諸按】

那吃白米粥也不要吃生蒼耳，會走注，因為蒼耳是開竅的，那白米粥有點黏，兩者性也是相反，造成氣血走走停停，形成走注。

【注】

白米粥、蒼耳子同食，成走注病，然必性味不合也。

※食甜粥已，食鹽即吐。

【永諸按】

那食甜粥已，食鹽即吐，那吃了甜的又吃鹹的，甜屬土，鹹屬水，土剋水，所以就吐出來。

【注】

粥甘鹽鹹，先食甜已，復過食鹽即吐，理必然也。

※犀角箸攪飲食沫出，及澆地墳起者，食之殺人。

【永諸按】

那用犀角的箸，箸就是現在講的筷子，如果我們去攪飲食，出了泡沫，或者是把這個飲食澆地，會起煙的，那個連續劇常這樣做的，這個不要吃，裡面有毒藥，食之會殺人。

【注】

《抱朴子》云「犀食百草及眾木之棘」，故知飲食之毒，若攪飲食沫出者，必有毒也。澆地墳起者，此怪異也，故食之殺人。

【飲食中毒煩滿，治之方】

苦參（三兩），苦酒（一升半）。

上二味，煮三沸，三上三下，服之吐食出，即瘥。

【永諸按】

那如果飲食中毒煩滿的方，整個氣血悶在裡面的時候，我們要讓它出去，所以他用苦參去瀉熱，再用醋（苦酒）吃一吃，讓他吐出來就好了，所以這個吐法是用苦參跟苦酒。

【方解】

苦參味苦，苦酒味酸，酸苦湧泄而去其毒，煩滿自除。

【又方】

犀角湯亦佳。

【永諸按】

那犀角地黃湯也可以，因為飲食中毒煩滿是血熱毒在裡面，用犀角去清血熱毒。

【注】

中毒煩滿，毒在胃中，犀角解胃中毒。

【貪食，食多不消，心腹堅滿痛，治之方】

鹽（一升），水（三升）。

上二味，煮令鹽消，分三服，當吐出食，便瘥。

【永諸按】

那貪食，還有食多不消，心腹兼痛，治療的方式用鹽跟水，主要是要讓他吐出來，鹽水作為吐法。

【方解】

鹽鹹能軟堅，又能湧泄，堅滿自除。

※礬石生入腹，破人心肝，亦禁水。

【永諸按】

那生的礬石就是我們講的明礬，入腹的話，他說會破人心肝，礬石也禁水，礬石如果跟水在一起會黏成一塊，那礬石味酸，所以會入肝，那入肝傷血，肝臟的血本來回流入心，所以它也跟著走到心，也會影響心臟的血。

【注】

礬性酸澀，無故用之，傷心肝，礬得水則化，物性相畏，故亦禁水。

※商陸以水服，殺人。

【永諸按】

那商陸以水服，殺人，因為商陸主要是走水的，所以是忌水服，這個要看啦，因為它用粉，那商陸在《傷寒論》沒在用，我們是用甘遂芫花大戟，不用這個。

【注】

商陸大毒，能行水而忌水服，物性相惡而然。

※葶藶子敷頭瘡，藥氣入腦，殺人。

【永諸按】

那葶藶子是降肺氣用的，所以肺的氣都會降到裡面，所以如果你把它敷到頭瘡上，那頭瘡要發出去的毒氣，降進去了，那藥氣把毒氣也降進去了，進到腦，就會殺人。

【注】

葶藶大寒，雖能敷瘡殺蟲，然藥氣善能下行，則瘡毒亦內攻入腦矣。故殺人。

※水銀入人耳及六畜等皆死。以金銀著耳邊，水銀則吐。

【永諸按】

那水銀呢如果入到人耳六畜都死，因為水銀會滲透，那要怎麼去用出呢？用金箸把它放在耳邊，水銀就會出來了。

【注】

水銀大毒，入耳則沉經墜絡，皆能死人。以金銀著耳門，引之則吐出，此物性感召之理，猶磁石之引針也。

※苦棟無子者，殺人。

【永諸按】

正常苦的果實會有子，那如果沒有子會殺人，因為與常不同，有所怪異了，就表示這個有問題。

【注】

苦棟有雌雄兩種，雄者無子，根赤有毒，服之使人吐不能止，有至死者。雌者有子，根白有微毒，可入藥用。

【凡諸毒多是假毒，以投無知時，宜煮薺，甘草汁飲之，通除諸毒藥。】

【永諸按】

那凡諸毒多是假毒，都是你吃進去才會有嘛，毒物在外面管它多毒你沒吃都沒事，那一以投無知時」，當你沒有知覺的時候，給你吃到了毒藥，這時適合煮薺，或是甘草汁來喝可以通除諸藥毒，最主要的是用甘草來解藥毒，那邊寫的薺，他寫說是薺芎，那薺芎是什麼？是桔梗，用它上升之性去吐。

【注】

凡諸毒多借飲食以投毒，而服毒之人，原自不知，若覺之，則時時煮甘草、薺芎湯飲之，以二物能解草石百毒也。





〈卷八〉

正誤存疑篇

《金匱要略》一書，其世遠而就闕誤也，與《傷寒論》等。如 飪「漿」字，與緩中補虛用大黃蟲丸主之類，俱不可以為法。爰加斟酌其改移刪補諸式，與夫存疑之二十八條，悉仿《傷寒論》敘次云。

正誤存疑篇

【正誤】

〈臟腑經絡先後第一〉

※師曰「病患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腹〕中病」。

【按】

「頭中病」之「頭」字，當是「腹」字。經中從無頭中病之文，且文義不屬，當改之。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即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遠〕；在下焦者，其吸遠〔促〕。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按】

「吸促」之「促」字，當是「遠」字，「吸遠」之「遠」字，當是「促」字，方合病義，當移之。

※問曰「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血〔厥〕氣入臟即死，入腑即愈，此為卒厥。何謂也」？師曰「唇口青，身冷，為入臟，即死；如身和，汗自出，為入腑，即愈」。

【按】

「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之十八字，文理不順，衍文也，當刪之。血氣入臟之「血」字，當是「厥」字，始與卒厥相合，當改之。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腳掣痛。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咳，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臟病各有十八，合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為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一「飪」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於前，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風令脈浮，寒令脈急，霧傷皮腠，濕流關節，食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

【按】

字典無「繫」字，當是「繫」字。音傾，側水也。後之積聚門，氣之「繫」字，亦誤。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師曰「病，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

【按】

此條注，詳見《傷寒論》〈太陰篇〉內，故不復釋。

此。  
※夫諸病在臟，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小便不利），與豬苓湯。餘皆仿

【按】

「如渴者」之下，當有「小便不利」四字。必是遺失，當補之。

〈瘧濕暍第二〉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若發其汗者，寒濕相搏，其表益虛，即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

【按】

「瘧病也」之下諸句，與上文義不屬。與後條之「為欲解，脈如故」諸句，文義相屬，宜分於彼。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瘧。

【按】

「反惡寒」之「反」字，衍文也。玩瘧病之條自知，當惡寒也。宜刪之。

※（若發其汗者，寒濕相搏，其表益虛，即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暴腹脹大者，為欲解；脈如故，反伏弦者，瘥。

【按】

「暴腹脹大者」五字，衍文也，當刪之。

（瘧病第四）

※師曰「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沉〕緊者下之瘥，弦遲者可溫之，弦（浮）緊者，可發汗針灸也，弦浮〔滑〕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按】

「弦小緊者」之「小」字，當是「沉」字，則有可下之理。弦緊者，當是「弦浮緊」，則有可發汗之理。弦浮大者，當是「弦滑大」，則有可吐之理。且不遺本文瘧脈自弦之意，當改之補之。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瘥；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肌肉」。

【按】

此言痺瘧，其文脫簡，《內經》已詳，不復釋。

※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痛，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按】

此言溫瘧，其文脫簡，《內經》已詳，不復釋。

※瘧多寒者，名曰牝瘧，蜀漆散主之。

【按】

此言牝瘧，其文脫簡，《內經》已詳，不復釋。

〈中風歷節第五〉

※（寸口脈遲〔浮〕而緩，遲〔浮〕則為寒〔風〕，緩則為虛；榮緩則為亡血，衛緩則為中風；邪氣中經，〔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涎。

【按】



「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此五句原文在本條之首，當在後條之首。「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為寒，緩則為虛；榮緩則為亡血，衛緩則為中風；邪氣中經」，此六句原文在後條，當在此條之首，文氣始各得相屬，必系錯簡，當移之。其中有「浮者血虛」一句，必是衍文，當刪之。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為寒，二「遲」字當是「浮」字，「寒」字當是「風」字，始得文義瞭然，且遲緩二脈不能並見，當改之。

※（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風〕，寒虛〔風〕相搏，邪在皮膚，）則身癢而癢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

【按】

「浮則為虛，寒虛相搏」二「虛」字，應是「風」字，當改之。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絕〕，榮氣不通，衛不獨行，榮衛俱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為歷節也。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烏頭湯主之。

【按】

「名曰斷泄」之「泄」字，當是「絕」字，始與下文相屬，當改之。

※諸肢節疼痛，身體羸，腳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噁噁）欲吐，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

【按】

溫溫應是「噍噍」，當改之。

〈血痺虛勞第六〉

※人年五六十，其病脈大者，痺俠背行，若腸鳴，馬刀，俠癭〔瘰〕者，皆為勞得之。

【按】

「若腸鳴」三字，與上下文不屬，必是錯簡，當刪之。俠癭之「癭」字。當是「瘰」字，且先勞後瘰，先瘰後勞者有之，從未見勞癭先後病也，當改之。

※勞之為病，其脈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陰寒〔虛〕精自出，酸削不能行。

【按】

「陰寒精自出」之「寒」字，應是「虛」字，當改之。

※男子面色白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脈浮者，裏虛也。

【按】

「脈浮者，裏虛也」句，當是衍文。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發落，脈極虛、芤、遲，為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按】

此條「脈得諸芤：」五句，與上文義不屬，衍文也。另分一條，在本門十二條之次。

※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虛寒相搏，此名為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按】

此條注詳見《傷寒論》〈辨脈篇〉內，故不復釋。

※五勞極虛，羸瘦，腹滿，不能飲食，（緩中補虛）。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饑傷、勞傷、經絡營衛氣傷，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大黃蟲丸主之。

【按】

「兩目黯黑」句下「緩中補虛」四字，當在不能飲食之下，必是傳寫之訛，當移之。

〈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第七〉

※問曰「病咳逆，脈之，何以知此為（肺痿）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浮）而數，微（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微（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咳，口乾，喘滿，咽燥不渴，時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為之凝滯，蓄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按】

「肺癰」之上，當有「肺痿」二字，不然本文論肺痿之義，則無著落，必是脫簡，當補之。「脈微」之三「微」字，當是三「浮」字，始與文氣相屬，當改之。

※大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

【按】

「大逆上氣」之「大」字，當是「火」字，文義病藥始相屬，當改之。

（腹滿寒疝宿食第十）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為寒，當與溫藥。（宜濃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

【按】

此篇無治虛寒腹滿之方。當與溫藥之下，當有「宜濃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十四字，必是脫簡。閱《傷寒論》〈太陰篇〉自知，當補之。

※病者痿黃，躁〔燥〕而不渴，胸〔胃〕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按】

「躁而不渴」當是「燥而不渴」，文氣通順。「胸中寒實」當是「胃中寒實」，若是胸中寒實，如何曰下利不止者死，當改之。

※其脈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脈數弦者。脈緊大而遲者，必心下堅，（當下其寒）。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

【按】

「其脈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脈數弦者」之十九字，當是衍文，閱《傷寒論》〈辨脈法〉自知，刪之。「當下其寒」四字，當在「必心下堅」之下，文義始屬，當移之。

※脅下偏〔滿〕痛，發熱，其脈緊弦，此寒也，以溫藥下之，宜大黃附子湯。

【按】

「脅下偏痛」之「偏」字，當是「滿」字，當改之。

※按之心下滿痛、（有潮熱）者，此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

【按】

「按之心下滿痛」之下，當有「有潮熱」三字，若無此三字，則不當與大柴胡湯，當補之。

※腹痛，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為寒疝。繞臍痛苦，發則白（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脈沉緊者，大烏頭煎主之。

【按】

此條脈重出，下條有證無脈，「其脈沉緊者」五字，當在下條「裏急」之下。然脈弦而緊，是勁急之甚，當屬寒疝之重者。其白汗之「白」字，當是「自」字，改之。下條「其脈沉緊者」，是裏痛之脈，當屬寒疝之輕者，當移之。

※寒疝，腹中痛，及脅痛裏急，（其脈沉緊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按】

「脅痛裏急」之下，當有上條「其脈沉緊者」五字。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按】

「抵當」二字，衍文也。

※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澀，尺中亦微〔大〕而澀，故知有縮食，大承氣湯主之」。

【按】

「尺中亦微而澀」之「微」字，當按《傷寒論》作「大」是字，當改之。

〈五臟風寒積聚第十一〉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頭〕運而重，冒〔風〕而腫脹。

【按】

「身運而重」當是「頭運而身重」，「冒而腫脹」當是「冒風而腫脹」，乃與文義始為相屬，當改之補之。

※肝中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而汗出也。

【按】

「兩臂不舉，舌本燥」二句，「而汗出」三字，文義不屬，必是錯簡，不可為後世法，不釋。

※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旋復花湯主之。

【按】

「旋復花湯主之」六字，與肝著之病不合，當是衍文。

※心傷者，其人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脈弦〔沉〕，此為心臟傷所致也。

【按】

「其脈弦」之「弦」字，當是「沉」字，沉為腎脈，文義相屬，當改之。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為癲〔狂〕，陽氣衰者為狂〔癲〕。

【按】

「陰氣衰者為癲」之「癲」字，當是「狂」字；「陽氣衰者為狂」之「狂」字，當是「癲」字。《內經》曰「重陰者癲，重陽者狂」。當改之。



※跗陽脈浮而澀，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數，浮澀相搏，大便則堅，其脾為約，麻子仁丸主之。

【按】

此條注詳見《傷寒論》〈陽明篇〉內，故不復釋。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繫〕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臟病也，終不移；聚者，腑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為可治。〔繫〕氣者，脅下痛，按之則愈，復發為〔繫〕氣。諸積大法：脈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積在臍傍；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脈出左，積在左；脈出右，積在右；脈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

【按】

作解，見首篇。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第十二〉

※病患面無血色，無寒熱，脈沉〔浮〕弦者，衄；脈浮〔沉〕弱，手按之絕者，下血；煩咳者，必吐血。

【按】

脈沉當是「脈浮」，脈浮當是「脈沉」，文義始屬，當改之。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寒虛相搏，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

【按】

此條注詳見《傷寒論》〈辨脈篇〉內，故不復釋。

※心氣不足〔有餘〕，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

【按】

心氣「不足」二字，當是「有餘」二字，若是不足，如何用此方治之，當改之。

〈痰飲咳嗽第十三〉

※夫病患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裏虛。脈偏弦者，飲也。）

【按】

「微者短氣」句下，古本有「脈雙弦者寒也……」諸句，文義不屬，另分一條，在本門二十七條之次。

※假令瘦〔病〕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癲〔巔〕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按】

瘦人之「瘦」字，當是「病」字。癲眩之「癲」字，當是「巔」字；巔者頭也。文義始屬，當改之。

※夫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留飲者，脅下痛引缺盆，咳嗽則轉甚。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喘〕。四肢歷節痛，脈沉者，有留飲。

【按】

此條古本於四肢歷節痛之下，有「脈沉者，有留飲」一句，當另為一條，始合論脈之義。短氣而渴之「渴」字，當是「喘」字，四肢上，當有缺文。

※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此為留飲欲去故也。雖利，心下續堅滿，甘遂半夏湯主之。

【按】

「心下續堅滿」句下，「此為留飲欲去故也」八字，當在「利反快」之下，此傳寫之訛，當移之。

※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水在脾，少氣身重。水在肝，脅下支滿，噯而痛。水在腎，心〔臍〕下悸。

【按】

「心下悸」之「心」字，當是「臍」字，當改之。

※支飲胸〔腹〕滿者，濃朴大黃湯主之。

【按】

「支飲胸滿」之「胸」字，當是「腹」字，若是「胸」字，無用承氣湯之理，當改之。

※脈弦數〔遲〕，有寒飲，冬夏難治。

【按】

「脈弦數」之「數」字，當是「遲」字，始與寒飲之理合，當改之。

※咳逆倚息不得臥，小青龍湯主之。青龍湯下〔汗〕已，多唾，口燥，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少腹上衝胸咽，手足痺，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衝。

【按】

按「小青龍湯下已」之「下」字，當是「汗」字，蓋大、小青龍湯，皆汗劑也，當改之。

〈消渴小便利淋第十四〉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即吐蛔，下之利不止。

【按】

此條是《傷寒論》厥陰經正病，與雜病消渴之義不同，必是錯簡。

※寸口脈浮而遲，浮即為虛，遲即為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榮氣竭。

【按】

此條當在〈虛勞篇〉中，錯簡在此。

※跗陽脈浮而數，浮即為氣，數即消穀而大〔便〕堅，氣盛則溲數，溲數即堅，堅數相搏，即為消渴。

【按】

「而大堅」句不成文，大字下，當有「便」字，當補之。

〈水氣病第十五〉

※少陰脈，緊而沉，沉則為水，小便即難，脈得諸沉者，當責有水，身體腫重。

【按】

「脈得諸沉者」一條，乃始論水氣病之脈，當列於篇首。但古本「脈得諸沉」之上，有「少陰脈緊而沉：」四句，文義不屬，並有脫簡，不釋，且刪之。

※夫水病患，目下有臥蠶，面目鮮澤，脈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絕者，有水，可下之。

【按】

「其人消渴」之下。古本有「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絕者，有水，可下之」四句，與上文義不屬，當另分為一條，在本門五條之次，始合裏水脈證。

※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朮湯主之。

【按】

「越婢加朮湯主之」七字，當在後「太陽病脈浮而緊」條內，「發汗即愈」之下，文義始屬，必是錯簡在此，觀其裏有水之之文，豈有用越婢加朮湯發表之藥，自可知也。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而躁，其人陰腫。

【按】

「其人陰腫」四字，當在腎水條內，錯簡在此，當移之。

※腎水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尿，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其人陰腫）。

【按】

「面反瘦」之下，當補上條「其人陰腫」四字。

※師曰「寸口脈遲而澀，遲則為寒，澀為血不足；跗陽脈微而遲，微則為氣，遲則為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腸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疼；陽氣前通則惡寒，陰氣前通則痺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尿，名曰氣分。（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按】

「名曰氣分」之下，當補入下條「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十五字。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按】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之十六字，當是衍文，觀心下堅之本條自知。「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之十五字，當在上條氣分之下，文氣始屬，正是氣分之治法，必是錯簡在此，當移之。

※脈浮而洪，浮則為風，洪則為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為隱疹，身體為癢，癢為泄風，久為痲癩；氣強則為水，難以俯仰。風氣相擊，身體洪（浮）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為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

【按】

「身體洪腫」之「洪」字，當是「浮」字，改之，「此為黃汗」四字，當是衍文。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反不疼，身體反重而酸，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為風水。惡寒者，此為極虛，發汗得之。渴而不惡寒者，此為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為黃汗，痛在骨節。咳而喘，不渴者，此為脾（肺）脹，其狀如腫，發汗即愈，（越婢加朮湯主之）。然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

【按】

「脾脹」之「脾」字，當是「肺」字，改之，發汗即愈之下，當補入前條之「越婢加朮湯主之」七字。



※裏〔皮〕水越婢加朮湯主之，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按】

「裏水」，之「裏」字，當是「皮」字，豈有裏水，而用麻黃之理，當改之。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

【按】

「厥而」二字，當是衍文。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屬少陰。浮者為風，無水虛脹者為氣〔風〕水。發其汗即已。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

【按】

「為氣水」之「氣」字，當是「風」字，若是「氣」字，則無發汗之理，且通篇並無氣水之病，當改之。

〈黃疸病第十六〉

※腹滿，舌〔身〕痿黃，躁不得睡，屬黃家。

【按】

「舌痿黃」之「舌」字，當是「身」字，當改之。

※黃膽病，（小便不利者），茵陳五苓散主之。

【按】

「黃膽病」之下，當有「小便不利者」五字，茵陳五苓散方有著落，當補之。

（嘔吐噦下利第十七）

※吐後渴欲飲水而貪飲者，兼主微風，脈緊頭痛，（文蛤湯主之）。

【按】

「文蛤湯主之」五字，當在頭痛之下，文義始屬，當移之。兼主之「主」字，衍文也。

※問曰「病患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為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為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今脈反弦，故名曰虛」。

【按】

問曰「病患脈數」，至「胃中虛冷故也」等句，已詳《傷寒論》〈陽明篇〉內，錯簡在此，且與「脈弦者虛也」，文義不屬。

※跗陽脈浮而澀，浮則為虛，虛〔澀〕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澀，其病難治。

【按】

「虛則傷脾」之「虛」字，應是「澀」字，當改之。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少陰負跗陽者，為順也。

【按】

此條「反微喘者死」之下，有「少陰負跗陽者，為順也」一句，文義不屬，其注已詳見《傷寒論》〈辨脈篇〉內，故不復釋。

※下利清穀，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

【按】此條注詳見《傷寒論》〈太陰篇〉內，故不復釋。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患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按】此條注詳見《傷寒論》〈厥陰篇〉內，故不復釋。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按】此條注詳見《傷寒論》〈太陰篇〉內，故不復釋。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梔子豉湯主之。

【按】

此條注詳見《傷寒論》〈太陽中篇〉，故不復釋。

〈跌蹶手指腎腫轉筋陰狐疝蛔蟲病第十九〉

※蛔厥者，當吐蛔，今病者靜而復時煩，此〔非〕為臟寒，蛔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蛔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蛔。蛔厥者，烏梅丸主之。

【按】

「此為臟寒」之「此」字，當是「非」字，若是「此」字，何以辨寒厥，當改之。

〈婦人產後病第二十一〉

※產後七八日，無太陽證，少腹堅痛，此惡露不盡，（熱在裏，結在膀胱也）。不大便煩躁發熱，切脈微實，再倍發熱，日晡時煩躁者不食，食則譫語，至夜即愈，宜大承氣湯主之。

【按】

「熱在裏，結在膀胱也」之八字，當在本條上文「惡露不盡」之下，未有大承氣湯下膀胱血之理，當移之。「再倍」二字，當是衍文。

※產後中風，（病瘧者），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竹葉湯主之。

【按】

「產後中風」之下，當有「病瘧者」三字，始與方合。若無此三字，則人參。附子施之於中風發熱可乎？而又以竹葉命名者何所謂也？且方內有「頸項強用大附子」之文，本篇有證尤方，則可知必有脫簡，當補之。

〈婦人雜病第二十二〉

※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為諸經水斷絕，至有歷年，血寒積結胞門。寒傷經絡，凝堅在上，嘔吐涎唾，久成肺癰，形體損分。在中盤結，繞臍寒疝；或兩脅疼痛，與臟相連；或結熱中，痛在關元，脈數無瘡，肌若魚鱗。時著男子，非止女身。在下來「未」多，經候不勻，令陰掣痛，少腹惡寒；或引腰脊，下根氣街，氣衝急痛，膝脛疼痛，奄忽眩冒，狀如厥癲；或有憂慘，悲傷多嗔。非有鬼神，（此皆帶下）。久則羸瘦，脈虛多寒。三十六病，千變萬端，審脈陰陽，虛實緊弦，行其針藥，治危得安。其雖同病，脈各異源，子當辨記，勿謂不然。

【按】

「在下來多」之「來」字，當是「未」字。本條皆經水斷絕之病，若系「來多」，則與上文不合，與下文經候不勻亦不合，當改之。又本條內「此皆帶下」四字，當在非有鬼神之下，文義始屬，當移之。

※婦人臟躁，喜悲傷欲哭，像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草小麥大棗湯主之。

【按】

甘草小麥大棗湯方，義未詳，必是訛錯。

※問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利（血）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何也」？師曰「此病屬帶下。何以故？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證唇口乾燥，故知之。當以溫經湯主之」。

【按】

「所病下利」之「利」字，當是「血」字，文義始屬，當改之。

※帶下經水不利，少腹滿痛，經一月再（不）見者，土瓜根散主之。

【按】

「再」字當是「不」字，若是「再」字，一月兩來，與上文不利不合，當改之。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寒虛相搏，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旋復花湯主之）。

【按】

此條詳在《傷寒論》〈辨脈法篇〉，錯簡在此。「旋復花湯主之」一句，亦必是錯簡，半產漏下，則氣已下陷，焉有再用旋復花下氣之理？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來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按】此條注詳見《傷寒論》〈少陽篇〉內，故不復釋。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瞭，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治之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按】

此條注詳見《傷寒論》〈少陽篇〉內，故不復釋。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脈遲，身涼和，胸脅滿，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按】此條注詳見《傷寒論》〈少陽篇〉內，故不復釋。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然汗出則愈。

【按】此條注詳見《傷寒論》〈陽明篇〉內，故不復釋。

※胃氣下泄，陰吹而正喧，此穀氣之實也，膏髮煎導之，（長服訶黎勒丸）。

【按】

「膏髮煎導之」五字，當是衍文。此「穀氣之實也」之下，當有「長服訶黎勒丸」之六字。後陰下氣謂之氣利，用訶黎勒散；前陰下氣謂之陰吹，用訶黎勒丸，文義始屬。蓋訶黎勒丸以訶黎勒固下氣之虛，以濃朴、陳皮平穀氣之實，藥病相合，此方錯簡在《雜療篇》內。下小兒疳蟲蝕齒一方，殺蟲解毒，或另有小兒門，或列在雜方內，茲列於婦人雜病之末，亦錯簡也。

〈雜療第二十三〉

※長服訶黎勒丸方。

【按】

此方當移在前篇「穀氣之實也」之下。



〈果實菜穀禁忌第二十五〉

※食躁式〔或〕躁方

【按】

食躁式躁之「式」字，當是「或」字，應改之。

【存疑】

〈臟腑經絡先後第一〉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腳掣痛。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咳，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臟病各有十八，合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為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於前，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風令脈浮，寒令脈急，霧傷皮膚，濕流關節，食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

〈百合狐惑陰陽毒〉

※論曰「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然，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聞食嗅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每尿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尿時頭不痛，漸然者，四十日愈；若尿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

〈血痺虛勞第六〉

※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善盜汗也。

〈奔豚氣第八〉

※師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發得之」。

〈腹滿寒疝宿食第十〉

※寒氣厥逆，赤丸主之。

〈五臟風寒積聚第十一〉

※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起，心中饑，食即嘔吐。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第十二〉

※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心下悸者，半夏麻黃丸主之。

〈痰飲咳嗽第十三〉

※咳逆倚息不得臥，小青龍湯主之。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少腹上衝胸咽，手足痺，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衝。衝氣即低，而反更咳、胸滿者，用苓桂五味甘草湯，去桂，加乾薑、細辛，以治其咳滿。咳滿即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為熱藥

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為支飲也。支飲者，法當冒，冒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嘔止，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遂痺，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若面熱如醉，此為胃熱上衝熏其面，加大黃以利之。

〈水氣病第十五〉

※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沉。跗陽脈浮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

※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水不沾流，走於腸間。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緊則為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營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咽喉塞噎，脅下急痛。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氣擊不去，其病不除；後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藶丸下水，當時如小瘥，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脅苦痛，像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浮咳喘逆。當先攻擊衝氣，令止，乃治咳，咳止其喘自瘥，先治新病，病當在後」。

※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臥盜汗出者，此榮氣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

輕者，久久必身，即胸中痛，又從腰以上必汗出，下無汗，腰髀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此為黃汗，桂枝加黃湯主之。

〈黃疸病第十六〉

※諸黃，豬膏髮煎主之。

〈嘔吐噦下利病第十七〉

※下利，肺痛，紫參丸主之。

〈跌蹶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蛔蟲病第十九〉

※師曰「病跗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卻。刺入二寸。此太陽經傷也」。

※病患，常以手指臂腫動，此人身體者，黎蘆甘草湯主之。

※問曰「病腹痛有蟲，其脈何以別之」？師曰「腹中痛，其脈當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蛔蟲」。

〈婦人妊娠第二十〉

※師曰「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妊娠，桂枝湯主之。於法六十日，當有此證；設有醫治逆者，卻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

※婦人懷娠六七月，脈弦，發熱，其胎愈脹，腹痛惡寒者，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臟開故也，當以附子湯溫其臟。

※婦人懷妊，腹中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妊娠，小便難，飲食如故，當歸貝母苦參丸主之。

※婦人傷胎，懷身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下重，如有水氣狀，懷身七月，太陰當養不養，此心氣實，當刺瀉勞宮及關元，小便微利則愈。

〈婦人產後第二十一〉

※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安中益氣，竹皮大丸主之。

※產後，下利虛極，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

〈婦人雜病第二十二〉

※婦人陷經漏下，黑不解，膠薑湯主之。

〈雜療第二十三〉

※退五臟虛熱，四時加減柴胡飲子。

※治傷寒令愈不復，紫石寒食散方。

